
3 1761 08422628 1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寒林高隱 詩詞四象回文

封淑英

直讀：（七言律詩）

寒林一隱高飛遠。好好安身倦息征。
單鳳伏閒庭落落。六花飄冷院清清。
殘衫杏褪紅無色。斷佩蘭垂碧有聲。
鸞玉步微輕踏葉。舞還歌去自怡情。

回讀：

情怡自去歌還舞。葉踏輕微步玉鸞。
聲有碧垂蘭佩斷。色無紅褪杏衫殘。
清清院冷飄花六。落落庭閒伏鳳單。
征息倦身安好好。遠飛高隱一林寒。

直讀：（前詩變詞為虞美人詞）

寒林一隱高飛遠。好好安身倦。息征單鳳伏閒庭。落落六花飄冷院清清。
殘衫杏褪紅無色。斷佩蘭垂碧。有聲鸞玉步微輕。踏葉舞還歌去自怡情。

回讀：

情怡自去歌還舞。葉踏輕微步。玉鸞聲有碧垂蘭。佩斷色無紅褪杏衫殘。
清清院冷飄花六。落落庭閒伏。鳳單征息倦身安。好好遠飛高隱一林寒。

梅花

十萬山人

搖落羣芳節氣藏。霏霏漠漠月昏黃。
一枝斜出千山雪。數點開來滿地霜。
人說冰花清耐冷。天生玉骨德康莊。
俗流趨艷爭桃李。寒歲中情獨自傷。

病起有作

黃嗣拔

余患腦爆血管，臥病經年，近漸康復，病起成句，先呈文格詞長斧正。並致披荊諸文友。

大刧能逃命亦頑。悠然生出鬼門關。
敢抛功業千秋想。強遣浮生一載閒。
世路艱屯仍穩步。天心剝復自歡顏。
殊鄉儘有佳山水。容我烟蘿日往還。

旨酒

陳祖曦

拔苦憐秦痔。消愁愛楚醪。
青搖傾竹葉。紅泛醞葡萄。
舉世人皆醉。如丘事豈糟。
詩清懷李杜。箸失笑劉曹。
賁羨鵝黃勝。酩誇蟻綠高。
十千休論貴。五斗足稱豪。
牛飲甘於醴。鯨吞烈似刀。
擬賡伶作頌。聊效卓持螯。

前題

何鏡宇

飲酒眞疑有別腸。平生樂事託壺觴。
興來曾亦謀諸婦。解意居然出舊藏。

前題

前人

日守書城友古人。杜康於我最相親。
此身幸託太平籍。時代何曾知有秦。

前題

季子

一盃今古無中外。持以合歡情百倍。
亡國亡身總等閒。聖賢寂寞書無載。

前題

前人

稼軒曾事痛辭盃。踵未旋時又喚回。
大抵詞章無此味。有如梅萼不能開。

前題

樵西冷漁

肯賦長鯨吸巨川。豪情安敢望靑蓮。
傾樽儘有留髡處。忍使簪遺盛會前。

前題

黎晉偉

廿年點滴未沾唇。負盡年華與玉樽。
且待珠江明月夜。與君醉倒玉醪春。

前題

陳襄陵

隨量交杯儘自持。離痕歡唾染春衣。
歌筵祖席歸來後。無那醒時憶醉時。

前題

高福永

葡萄泛綠酌新醅。不記歡場醉幾回。
只記離筵吞淚勸。更闌未忍盡餘杯。

前題

葉玉超

黃封白墜費論評。知己相逢樂舉觥。
未許獨醒滋世詬。閒身但向醉鄉行。

前題

勞天庇

廿年月月一開尊。脫略渾忘孰主賓。
旨酒今襄文字飲。醉來益覺使君醇。

前題

蕭君亮

葡萄杯泛夜生光。百末醇醪味更香。
且醉且吟忘日月。陶然夢入黑鄉甜。

前題

邵鐵鴻

道左停驂把盞傾。今宵風月兩怡情。
樽前美酒宜微醉。明日天涯又幾程。

前題

卓淡影

今宵喜得樽盈酒。一醉當能解百憂。
醒後莫將醒眼望。隔江雲樹不勝愁。

前題

陳其浩

爲言旨酒並稱奇。天縱劉伶戒豈宜。
眾醉獨醒何自苦。解憂無量聖之時。

前題

張霞圖

仗劍中原同逐鹿。旨酒酣飲意氣豪。
英雄自易立功業。萬眾臚歡仰勳高。

前題

陳冠夫

適意興懷惟旨酒。哦詩鼓瑟集嘉賓。
中年豈擬忘哀樂。爲免羈愁入夢頻。

前題

林聖錦

新醅綠蟻可銷憂。雅集騷人互唱酬。
良會莫辭長夜飲。人間天上不知愁。

、放鞭炮，把代表迎進會議室，待屋裏吃完、喝完、談完，還要夾道歡送。」

這些所謂「歪風」，都是在中共的組織內部，在「幹部隊伍」中產生的。在大陸生活過的人，見了都不會引爲怪事，可以說是「正常之風」，「一貫作風」。反而，假如說中共頭目平日不借故大吃大喝，那才是不正常之至呢。祇是如今由共報將之揭示出來，便益使共產黨人在這方面的醜惡咀臉無所遁形。

詠輝

逮捕人犯莫須有 槍决追索子彈費

編輯先生：

記得不久之前，一位逃港大陸青年告訴筆者他在大陸曾親眼看到一幕鬧劇，原來一名共幹要逮捕「人犯」，其中一人問他：「我犯了什麼罪名？」共幹居然答道：「你自己都不明白，我當然更不清楚。」不過，跟我到隊上去，你自然會俯首認罪！」眞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淸，這位良民在共幹威脅之下，只有乖乖地就範。下文如何，不得而知。反正老百姓毫無身體自由與人格尊嚴可言，隨時隨地都會被面目猙獰的共幹，以莫須有的罪名關進集中營，不經審問卽判爲「黑五類」，使你永遠不能翻身！

這段對白似可輯入鐵幕笑話，然而要知道，這些笑話無一不是用大陸苦難同胞的血淚所和成的，所以其實並不好笑，聽後反而令人義憤塡膺，欲哭無淚。

本年十月十五日，中共在福建全省各地，於同一日內分別槍斃各類罪犯，單是晉江石獅鎭就有十人被槍决。其中一名叫林聯煥者，連中七彈，仍未死去，共軍乃用刺刀將他刺死，已可謂慘絕人寰，孰料事後共軍還向「罪犯」家屬追索子彈費，每顆折算人民幣八角。

我們常說毒蛇猛獸吃人不吐骨頭，以極言其兇殘暴戾。但由中共種種惡行看來，豈僅滅絕人性，簡直連禽獸都不如，難怪引起各地民衆極大的憤怒。

今天大陸八億同胞，不但民不聊生，實已民不聊「死」。在這種生不如死甚至生死兩難的情勢之下，深信羣起抗暴，誓與共黨「偕亡」的日子已經不遠。

讀者 過河卒

（十二月十五日）

華鄧貶毛運動 利用毛思反毛

編輯先生：

美國哈佛大學政政學副教授泰瑞爾最近在華盛頓明星報撰寫一篇專文說，華國鋒和鄧小平可能繼續利用毛澤東所說的話，來進行他們的「貶毛」運動，但是中國大陸上可能會恢復極左派掌權。目前佔上風的所謂「溫和派」未來必將受到極左派的挑戰。

泰瑞爾指出：『鬥爭將在雙方都打着毛的旗號之下發生，』他說，因爲「毛有多樣面貌，他寫了不少東西，又時常改變主意」。

毛澤東目前受到尊奉，但是毛的靈魂不能保證統一。『久而久之，這極可能意味着極左派恢復掌權，因爲毛的著述中有部份可作爲採取激進行動的藉詞。

同時，目前當權者引的是毛澤東在一九五〇年代所說的話。

和列寧一樣，毛思和毛說的教條將繼續受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尊奉。但是毛本人在一九四二年曾寫道：『世世界上沒有任何學說淩駕實利主義的考慮。』

讀者 金山伯

（十二月十二日）

政局動盪不安，更足以顯示中共政權永遭大陸人民的唾棄。

鄧派大字報揭發 華陳勾結四人帮

讀者　大陸客
（十二月二十二日）

目前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的權力鬥爭，正在激烈的進行。後者一派的嘍囉，已開始大肆揭發華國鋒、陳錫聯等與「四人帮」勾結的事實。

現在鄧已掌握華一派要角陳錫聯的罪證，認爲陳與毛遠新的關係密切。華國鋒需要依靠陳錫聯在軍方的勢力，以與鄧小平對抗，故極力加以庇護，此爲陳尚未被整肅的原因。當前矮鄧一派在鬥爭情勢上已暫時居優勢，因此在明春中共召開「五屆人大」之前，陳錫聯有可能被解除現有的各項職務，如共軍「北京軍區司令員」等職。

自本月二日到六日間北平出現「大字報」，攻擊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搞新的派系活動。鄧小平與陳錫聯之間的鬥爭，已經持續好幾個月。十一月二十七日華國鋒到北平郊區密雲水庫參加勞動時，跟隨前往的僅有李先念、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倪志福等，而鄧小平未參加，這兩個派系的裂痕因而更見明顯。

十一月上旬，中共「天津大學」門前出現一張署名「松濤」標題爲「八個問題你想一想」的「大字報」，揭發華國鋒與「四人帮」勾結的事實。其內容要點爲：

一、是誰支持湖南「湘江風雷」（爲「文革」時期當地極左的「造反派」之一），壓制保護革命幹部的羣衆組織？

二、是誰支持湖南所謂「左派」搞打、砸、搶、武鬥。焚屋搜掠之餘，還說：「這是革命行動，我完全支持。」

三、是誰坐直昇機從「革委會副主任」直升「黨中央」當領導？

四、是誰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與江青密商「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

五、是誰於一九七三年八月廿三至廿八日，黨「十大」的小組會上，頌讚江青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並爲江青與林彪的關係擺脫罪責？

六、是誰在「十大政治局委員會議」時，一再聲稱王洪文是最可靠的接班人」？

七、是誰於一九七六年二月上旬，在「中央」召開的打招呼會議時說：「江青同志的問題，「主席」（指毛澤東）已有指示，以後就不要再提了」，而封住了江青問題的蓋子？

八、是誰在毛「主席」臨死前，還親與「四人帮」密商大計，並親自提議毛「主席」追悼大會由王洪文主持？事後還頻頻與「四人帮」往來，但一見大勢不好，一下子又掉轉回頭反戈一擊，變成反「四人帮」的英雄呢？

揭發大吃大喝歪風 醜惡嘴臉無所遁形

共報自今年十月二十四日發表一篇揭露各級共幹大吃大喝成風的通訊，以及「評論員」驚呼「刹住大吃大喝歪風」的文章之後，又斷斷續續地刊登了不少有關此一問題的讀者「來信」。似乎顯得這方面的情況在共帮十分嚴重，而中共又很感「重視」。

如十二月十一日共報黑龍江雙鴨山市「商業局宣傳科」的李香民「來信」，便反映以下情形：「我們雙鴨山市和鷄西市、鶴崗市結成了對口賽的對子。結成對子之後，三個市之間之各行各業都一個勁互相參觀起來。據我所知，有報社參觀團、電台參觀團、司法參觀團、市領導檢查團、財貿參觀團。哪個團一來都是車水馬龍，氣派越來越大。」

揭發大吃大喝歪風，而扯及「對口賽」，引出「參觀團」，究竟兩者有什麼關聯？原來，這些「對口賽」和「參觀團」，都是大吃大喝的媒介，是禍根。「來信」續稱：

「就拿財貿參觀團來說吧，鷄西、鶴崗兩個參觀團沒來之前，我市財貿系統各單位就寫標語，貼大字報，收拾接待室。又抽出好多人辦伙食、管車輛。參觀團到了佳木斯後有火車不坐，我市偏要派四輛大客車、一輛中客車、還有小車，專程一、二百里去接。市裏又組織了幾千人的隊伍夾道歡迎，從早九點集會，一直在暴日下等到中午十二點多，人們極爲勞累，牢騷滿腹。當天下午三點開歡迎大會，又講話，又演節目，足足幹了一個下午。」

這裏講的是中共傳統作風之一的形式主義，弄虛作假。結果自是勞民傷財，人民怨聲載道。應該指出，「來信」所講的情事，是發生在今年夏天，距離四人帮 台的日子已有大半年。如果是發生在過去，諸如共報揭發過的什麼「哈爾套大集」鬧劇之類，一概罪惡皆可加在四人帮或者「四人帮在遼寧的那個死黨」頭上。但事隔大半年，各地頭目弄虛作假的「不正之風」變本加厲，到底又是甚麼「帮」的那個「死黨」在作怪，這是不是共產黨人的本性。

接下去，便是描述招待「參觀團」的大吃大喝排場擺闊場面。吃喝之前「還組織了二百人的隊伍，敲鑼鼓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五二六—五三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萬人意見

港府違反人道的「即捕即遣」政策

阻擋不住逃港大陸難民前仆後繼

今年被截獲的比去年增加一倍證明華鄧比四人帮更不得人心

編輯先生：

港府自從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卅日實施違反人道的「即捕即遣」政策，以對付不斷由水路、陸路逃亡來港的大陸人民後，至今整整三年，已有三千六百卅六名因唾棄中共政權，而決定逃離大陸的難民遭到截捕，指爲「非法入境」，被遣回大陸。

今年元月至十一月止，逃港難民中已有一千六百廿七人被截，這項數字是過去三年內人數最多的一年，與去年截獲八百零六人比較，則增加一倍。這足以證明，大陸人民不顧在華鄧統治下受奴役而冒死逃亡的決心，對於港府「即捕即遣」政策，並不感到畏懼。

據此間有關方面的統計，在今年的十一月內，每一個月被警方截獲的逃港難民人數，都較去年同期的人數爲多，尤其最近半年內，共截捕一千一百餘人，其中以七、八、九三個月截獲的難民人數最多。這些不幸被捕的難民，拘留一宵後，即遭押解送返大陸。

炎熱的夏季，往往是大陸人民逃亡的良好時機，因此，逃亡隊伍分別由廣東邊境向香港進發，而泅水逃亡的大陸人民，由於體力不支浮屍碧海的，在港境水域時有發現，今年已發現四十餘具。

天氣寒冷，並不能動搖大陸同胞逃亡的決心。他們除了藉機乘木船逃亡外，也有從各地攀山越嶺，晝伏夜行逃入港境，有的更不畏凜冽寒風，仍然游泳逃亡。

對於逃港難胞，香港政府不但嚴厲執行「即捕即遣」政策，更不斷加強設施及派遣軍警巡邏各邊區，以防止難民逃入港境。中共方面更用盡各類方法，企圖阻止大陸人民逃亡，不但嚴懲逃亡來港後被遣返的難民，更命令民兵開槍射殺或放出軍犬追噬逃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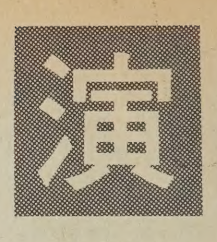
據近日報章報導，中共現已展開新的清算行動對付逃港難民，向逃港難民在大陸故鄉的親人勒索「罰欵」，以清償共黨所謂「失去的勞動力」

此外，值得重視的一件事，在今年內由中共放行離境，申請來港而獲港府同意入境的大陸居民，迄目前爲止，已有兩萬人以上，較去年同期增加約三千人，平均每日越過六十人，去年申請入境的「合法移民」共一萬八千六百餘人。

這兩萬多人中，包括多年前受中共欺騙「回歸」大陸的海外華人，他們看透了中共政權的眞象後，終於決定離開大陸，來港投靠親友，或轉往他地。

種種跡象顯示，中共內鬥影響所及，是造成大陸人民逃亡的重要因素。逃港難民以及申請入境香港的大陸「歸僑」人數大量增加，不僅證明大陸

圖爲由大陸油卡火車跳車逃亡受傷的大陸青年。




蔡東方

常洩漏軍政上的機密，於建安二十四年被曹操下令殺掉。

他的另外兩位好友，丁儀丁㢈兄弟二人，在黃初元年曹丕當皇帝不久，也被曹丕殺掉。丁家所有的男人，不分老少，同時一齊被殺。

曹丕叫曹植與所有的諸侯，一律離開京城。各「就」其國。魏朝對於諸侯，無論是同姓或異姓的，都管理得很嚴。行動的自由極其有限：非得詔書，不能自己來京城；諸侯彼此之間不許有來往，不許通信。在諸侯所居住的國，魏的中央政府設置了所謂「監國謁者」，專管監視諸侯的一舉一動，經常向中央政府作報告。

曹植在黃初二年被駐在臨菑國的監國謁者（姓灌名均）告發了一次，說他「醉酒悖慢，刼脅使者」。曹丕公事公辦，把他從縣侯降爲「鄉侯」，由臨菑侯降爲「安鄉侯」。

曹丕在儆戒了他以後，不久又把他由鄉侯升爲縣侯，封在鄄城。次年，黃初三年，再升他爲王，稱爲鄄城王。他晉京，於出京還國之時在途中寫了「洛神賦」，便是在這黃初三年。

黃初四年，他又被改封一次，封爲雍丘王。他寫了兩首詩，獻給曹丕，詩裏面充滿了悔罪與感恩的話。

明帝曹叡即位，在太和元年把他改封在（開封西北的）浚儀；到了太和二年，又把他送回雍丘。再過一年，把他搬去了東阿；到了太和六年二月，明帝一舉而劃了陳郡的四個縣，封他爲「陳王」，他並不會因此而快樂。

這一年（太和六年）年底，他就鬱鬱而終，年紀才有四十一歲。明帝追謚他一個「思」字。有些寫文學史的人，於是就拿「陳思王」三個字來稱呼他。

曹植在有生之年，曾經一再上表給文帝曹丕與明帝曹叡，希望能有一個機會帶兵打仗，爲魏國國家立功，始終沒有能獲得准許。此人眞被派到前綫，能否把仗打得像個樣子，我個人有點不敢對他樂觀。文章好，詩賦好，不一定軍事學術也好。況且，他毫無耍刀舞矛、或調兵遣將的經驗？

也許，曹植之所以渴望能上前綫，並非眞想立功建業，只不過是想離開牢獄式的「封邑」，逃避「監國謁者」的控制而已。他名爲王侯，而生活上不如一個田舍翁或販夫走卒的自由自在。

曹彰膂力過人

他的二哥，曹彰，是一個眞會打仗的人，結局還不如他。曹彰的鬍子有點黃，被曹操稱爲「黃鬚兒」。曹彰膂力過人，能夠手格猛獸；在建安二十三年受任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到代郡（察哈爾蔚縣一帶）討伐造反的烏丸（烏桓），回到長安，見曹操。這時候，已經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剛從漢中撤出夏侯淵殘部。

曹操自己打了敗仗，看到兒子曹彰打了一個小勝仗，凱旋，很高興，便抓了一抓曹彰的黃鬍子，說：「我這個黃鬍子的兒子，果然與衆人大不相同。」

曹操升他的官銜，由「行驍騎將軍」改爲實授「越騎將軍」；把他留在長安，自己回洛陽（可能是準備由洛陽再北上，回他的魏國的都城，鄴縣。）

曹彰算是當了曹操在長安的相當於今日「留守司令」，或「前進指揮所主任」的職務。

曹彰先後的幾個官銜，都是東漢的朝廷制度上所沒有的。中郎將東漢有；但是，所謂「北中郎將」却是曹操所創。「越騎將軍」也是曹操所創。西漢與東漢只有「越騎校尉」。至於「驍騎將軍」，也只是西漢一度「因人設政」，爲了寵遇李廣而特設過，對別人不曾給過這麼一個既不像正規的「驃騎將軍」，又高過了正規的「驍騎校尉」的名義。

從黃巾之亂開始的所謂三國時代是一個亂世。亂世也就是非常之世。懂得「用人」的領袖，很會「巧立名目」，「不拘一格」，想出種種的奇怪官銜來鼓勵一些人，替自己流汗流血。曹操、劉備、孫權，都懂得這一套。

曹操對別人尙且捨得給官，給爵，給錢。對自己的親生兒子，於是也不例外。

卞氏夫人所生的四個兒子，一個早死（曹熊），其餘的三個，曹丕受拜爲「五官中郎將」，曹彰受拜爲「北中郎將」，曹植受拜爲「南中郎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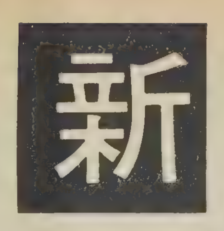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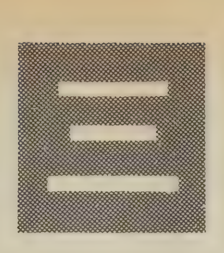
在這三個人之中，僅僅曹彰一人立了軍功。（曹植作了「行征虜將軍」，奉命到南方襄陽去救曹仁，却在出發以前喝醉了酒，被取消了官職。）

曹操回到洛陽，沒來得及去鄴縣，在收到了孫權送來的關羽的首級以後，不久便舊病（頭風）復發，派人叫曹彰趕快來洛陽。

曹彰很快的來到洛陽，曹操已死。

替曹操辦喪事的，是賈逵。曹彰問賈逵：「先王（曹操）的璽與綬，在什麼地方？」

賈逵回答：「先王已經有了太子（曹丕）。璽綬在什麼地方，不是（您）君侯所應該問的。」



並且創立了全篇七言的「七言體」：「燕歌行」。「燕歌行」的押韻方式，與今日的「七古」、「七絕」或「七律」完全不同：它是每一句都押韻的。這「燕歌行」一共兩首，每首十六句，氣很長，描寫獨守空房的女子，思念遠在他方丈夫。

曹植的「賦」

曹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比起曹丕來更高。曹植的五言詩，有抒情、說理、寫景、祝頌、象徵，種種的體裁與內容；在用字，措辭，押韻，尤其是情感的深度與意境的開拓上，不僅非曹丕所及，亦非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劉楨所能及。例如，「七哀」中的四句：「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又如「吁嗟篇」之中的八句：「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飇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這八句，批評家大可以說：「上追離騷」；在我看來，這八句比離騷「輕快」多了。

曹植留下了傑作，數不勝數。「洛神賦」是傑作中的傑作。有些馬虎的書人，以耳代目，牽強附會，硬把這篇極美的文字，與下流不堪的謠言連在一起，眞是太不應該。曹植賦中洛神，就是洛水之神。不是死了的嫂嫂甄后。當甄后在建安九年（西元二〇四）被曹丕娶來之時，曹植才不過是十三歲的小孩子，即使可能對甄后幻想，甄后也不會對他有什麼意思的。

苦命的甄后，在童年便已喪父，長大了嫁給袁紹的第二個兒子袁熙，又遇到鄴縣被曹操的兵攻陷，自己成了曹丕的俘虜。她給曹丕生下了曹叡，留住在鄴縣，却又因郭氏的嫉妒與進讒，在黃初二年六月被曹丕迫令自殺。

她自殺了以後的次年，黃初三年，曹植才因事晉到了魏朝的京城洛陽；然後渡過洛水回到自己的封地：鄄城。

這時候，黃初三年（西元二二二），甄后屍骨已寒，墓木已拱，倘若曹植要尊她爲神，該尊她爲鄴縣附近的漳水之神，不該稱她爲洛陽附近的洛水之神。

洛神賦是一種「純文藝」的作品。純文藝的超現實性質，很難被我們中國的業餘性批評家所能體認。（這些批評家的本業不是研習或寫作，在情操上是百分之百的科學性的現實主義。因此，他們就最喜歡作「索隱」，硬說賈寶玉是影射什麼人，或全部紅樓夢故事是曹雪芹的自傳，把紅樓夢本身的文筆、結構，完全擱在一邊，不管。）

洛神賦的文筆與結構，不是在它以前的漢朝若干篇的賦可比。它文字簡練，音韻鏗鏘，敘事乾淨俐落，描寫玲瓏透剔，雖則題材的本身有點模仿楚辭裏的巫山神女，而曹植的處理手法，確是高人一等。

「洛神賦」中的下面幾句話，曾經引起了將近兩千年來無數青少年男子的遐思：「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雲髻峩峩，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輔靨承權。環姿艷逸，儀靜體閑。……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最後，說到別離之時，「於是背下陵高，與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曹植的幾首極短的賦，更是自創一格。例如，寥寥八十幾個字的「慰子賦」：「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的懷戀。况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牀幃而切歎。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婉晚而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霑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

曹植與曹丕兄弟之間，處得不好，却也不曾有過那曹丕逼他「七步成詩」的事。三國演義厚誣古人，把周瑜諸葛亮說成互不相容，又把曹丕說成定要把曹植害死，這種「反道德性」的潛移默化，養成了明清以來中國人之不能彼此以善意相期，不能合作團結。

事實是，曹丕先死，曹植後死。曹丕死於黃初七年（西元二二六），曹植死於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西元二三二）。

曹植於建安十六年、二十歲的時候，被曹操以漢獻帝的名義封爲平原侯，三年以後，改封爲臨菑侯。他很得寵。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成爲魏王，曹植幾乎作了魏國的太子。帮他在曹操面前說話的，有楊修、丁儀、丁廙等人。

曹植做了兩件錯事，使得曹操打消了立他爲太子的念頭。第一件，他擅自叫人開了宮裏的「司馬門」，讓他所乘的車子直馳而出。按照漢朝的法律，任何大官到了司馬門，必須下車步行。曹操很氣他這種目無法律的行爲，下令將主管公家馬車的官（公車令）砍頭。曹植做的第二件錯事，是當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受任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之時，曹操有意思叫他到襄陽樊城去支援曹仁，對抗關羽。某一天，曹操召見他，準備有所吩咐，他却已經喝酒喝得大醉，不成樣子。曹操撤消了他的軍職，不派他去支援曹仁，也從此不給他任何實際的工作。

他的好朋友楊修，是曹操的主簿，喜歡賣弄小聰明，又常

，再消滅哈家路里和孤獨里的海軍陸戰隊。如此一來，通往興南之路將爲之敞開。爲了刺激共軍對海軍陸戰隊的仇恨心理，宋時輪把蘇聯海軍上校杜茲哈詩維里所寫的「血路」一文，對部隊加以宣讀或印發。其中說道：

「一九五〇年夏，當新出現的自認是世界統治者的美帝強盜，掀起了韓境的血戰，華爾街走狗麥克阿瑟將軍，要求將美國的所謂「陸戰隊」，立即撥給他使用。這位職業兇手和老戰犯，打算把他們儘速投入戰場，俾如他所想像的，予朝鮮人民以致命的一擊。

「提出此一要求時，麥克阿瑟乃是基於一項事實，那就是：美國的『陸戰隊』其所受訓練，較之其他美國部隊，更適於對愛好自由的英勇朝鮮人民，進行這種空前殘酷且不人道的掠奪戰爭。

「大強盜麥克阿瑟，專對着美國陸戰隊說：你們前面是座富庶的城市，有着酒和好吃的菜。打下漢城，所有姑娘都是你們的！老百姓的財物屬於征服者，你們可以寄回家去。」

「朝鮮的事實，清清楚楚表明，陸戰隊的壯士們確曾聽了他們那位貪慾大將的話；他們使朝鮮土地上，洒滿了成千累萬朝鮮女人，老人，和孩子們的血和淚……」

杜茲哈詩維里上校的大作，連篇累牘的詳述着這一「妖怪」、所犯「扼死小國家和人民」的罪行。接着宋時輪的作戰命令被宣讀，它說：「很快，我們將在戰場上和美國陸戰隊相見；我們將予以消滅。一旦他們被消滅，敵人的陸軍將崩潰，我們的祖國將不再有被侵畧的危險。殺死這些陸戰隊，就像你們在家打死蛇一樣！」

到十一月二十四日，尤旦里西化的陷阱已經設妥。但是，那兩個陸戰隊團，遵照史密斯將軍別忙起步的命令，却沒有自動跑進去。同一天，第八軍團西翼的攻勢開始；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當海軍陸戰隊仍在城津水庫徘徊之時，中共第三野戰軍之第十三兵團，對第八軍團發動大規模之反攻。在東面，埃蒙將軍馬上下令史密斯將軍，自十一月二十七日起，向西發動攻擊，以減輕第八軍團右翼之壓力。海軍陸戰隊第五和第七團，開始小心翼翼的西進，但是馬上受到攻擊，他們停下來，再向前進，又受到攻擊，於是退到尤旦里。那天黃昏及入夜不久，由莫萊中校所統率的第五團，及由李宗保上校所率領的第七團，開始在尤旦里各山頭編組防禦陣地並構築工事。

那天夜裏，共軍開始瘋狂攻擊。攻擊尤旦里各山頭的，是共軍的第七十九和八十九師；拉鋸戰一直持續到天明。同時，共軍第五十九師則南行，截斷由尤旦里至哈家路的公路。該師又對佔領俯瞰要地德冬隘路高山的一個陸戰隊連發起衝鋒，但是却未成功。該一隘路，後來證明對陸戰隊的撤退至關緊要。

同一個晚上，共軍對水庫以東的第七師先遣隊發動猛攻，將該隊打成兩半，分別予以孤立。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另兩師共軍對哈家路發動攻擊。在此三天中，共軍在尤旦里到南方三十五英里的慶宏里，沿着公路建立好幾處障碍；障碍由樹幹堆成，由路兩傍高山上的輕兵器，迫擊砲及砲兵火力加以控制。更多的部隊，被派出向南推進，準備最後攻擊興南。同時，對陸戰隊各集結地區如尤旦里，哈家路里、及孤獨里的壓力，也始終保持着。

如果不是那條將近完成，近似天賜的跑道，史密斯將軍所躭心的局面恐難避免；他的後路被截，所屬部隊前後都是敵人。中央情報局局長史密士將軍，望了望地圖上表示第十軍在十一月底的狀況的那些小紅點，他說：

提心吊胆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韓國氣候的酷寒程度，美國報紙有點渲染過甚。其原因大概是由於假定數個半島的冬天，都是大雪紛飛，北風凜冽的。

事實並非如此。除東北部高原外，韓國的冬天並不比美國東北部更冷。固然，氣溫確會降至零下十或十五度。這種情形雖然說不上是甚麼和暖的冬天，但如果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裏，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在孤獨里高原所碰上的氣溫相比，那還眞算暖和。

在那兒，晚上的氣溫，經常在零下二十至三十乃至三十五度之間；白天裏，也很少到零度以上。強大的風，和持續不斷的雪，有時候會增強至暴風雪的程度，這種嚴寒之下，武器會結冰，食物會結冰，人的血和肉也會結冰。看護兵不得不把嗎啡針含在口中溶化後，才能對傷兵注射。飢餓的人們，糊里糊塗吃了背包裏已經冰凍的食物，就會發生一種名叫腸炎的腹部劇痛症。還有許多因凍傷或因在寒風下暴露過久而倒下，或前因為一旦休息，鞋子裏的汗氣結成了冰，把腳掌部割裂了。另一方面，機械車輛會因之損壞，戰車和運輸車的馬達，隔幾小時得發動一次，否則就會結成冰塊。武器會失靈，因為燃燒後的火藥所生的瓦斯，推不動槍砲的零件。大砲的砲彈會打不出去；發射以後，砲身會慢慢回到原位，一點坐力也沒有。工作器具，挖在鐵似的泥土上，不起一點作用；死人冰凍了的屍體，變成了作戰的「防禦工事」同理，陣亡者的埋葬也至費周章。那一帶，當中國東北的寒風沿山峯呼嘯而下，河結了冰，山谷堆滿雪，岩石上的冰利似鋼刀之際，除掉少數躲在土磚茅屋中的可憐韓人外，整個原野荒無人烟；既找不到食物，也找不到住所。

就在這麼一個冬天裏，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的官兵們，向北行軍前往結着天藍色冰面的長津水庫—人們將永遠記得它叫冰凍的城津—同時，中共的第三野戰軍，正偷偷摸摸地由中國東化南下，為陸戰隊佈下陷阱。

那支部隊的指揮官，名叫宋時輪，時年四十歲，但是已經打過二十年以上的仗。十七歲，他畢業於黃埔軍校；二十六歲參加流竄時担任團長。他秘密地把十二個師，由中國東北開到城津水庫，這是現代戰爭中最為狡猾的手法之一。

宋時輪的計劃是：先消滅海軍陸戰隊師，然後打垮整個美軍第十軍團。他的攻勢，自然只是彭德懷由瀋陽所指揮的兩路攻擊中的東綫。宋時輪奉令循聯合國部隊間隙的東部南下，然後折而東向，進出至日本海，以吞噬包括十萬零五千美軍與南韓軍的第十軍團。此一部隊包括：已經開始由惠山鎮朝東南方向撤退至海岸上易灣，準備用海軍撤退的美軍第七師之第十七步兵團；已經直去西伯利亞邊界六十英里的長津向後轉，正沿海岸公路退向興南的南韓京畿師；位置於東南方，也在朝興南撤退的南韓第三師；新到興南，負責保衛港口地區的美軍第三步兵師；以及絡繹於興南至城津水庫路上，去興南五十三至七十八英里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和第七師所屬部隊。為了把這支部隊罩入羅網，宋時輪必須消滅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和第七師的一支兩千五百人的先遣隊。然後，所屬共軍才能在才毫無抵抗的情形下，沿通向興南的公路急進，阻止第三步師陸西翼的第八軍團取得連繫，並把第十軍在興南的退路大門關起來。

十一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被選定應予消滅的這些聯合國部隊，正延伸在由興南城津水庫間，那條長七十八英里的曲折狹窄公路上。幸運的是：史密斯少將得以將他那二萬五千人的師，大部份集中在三處：興南以北五十三英里的孤獨里，在蒲勒上校指揮之下，有兩萬五千五百名海軍陸戰隊，一些南韓部隊，一千五百名美國陸軍，兩百五十名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的突擊隊員，共約四千二百人，在東北十一英里處的哈家路里史密斯將軍的司令部所在地，有三千人，並且正在修築一條跑道；再往北十四英里處的尤旦里，第五和第七陸戰團有八千人，正準備向西北作迂廻攻擊，進出至鴨綠江邊。尤旦里在城津水庫的西面或左側；在這一由日本人所建，乃世界最大水庫之一的東面或右側，是信宏里，兩千五百人的第七師先遣隊就在這兒。

按照宋時輪的殲滅計劃，將聽令尤旦里的第五和第七陸戰隊團，沿路西進至邊境，然後予以截斷。之後，一舉擊潰水庫東面的第七師先遣隊。跟着

率舟先行。」

馮雲山不得已乃曰：「此爲絕地也，設有不測，後事何堪？臣弟請以先行。」於是率眾趨舟而東，江忠源則伐林爲堰，並張旗幟以爲疑兵，太平軍見而不敢進，而馮雲山亦拚死抵抗，激戰兩晝夜，遙望太平軍後援的旗幟已現，忠源計劃撤退之際，忽有炮彈落在馮雲山的座船中，以致全船被毀，馮死後，餘眾遂亂，盡棄輜重登陸，前頭水軍全部被殲。洪秀全聞訊，慟哭累日，據說馮爲人堅忍多奇計，太平軍作亂，醞釀數載，純粹由馮一人主持，秀全倚之尤重。馮死後，政權落入楊秀清的手中了。

斃蕭朝貴斬劉立簡

簑衣渡殘敵敗走，忠源以全州東岸空虛，請分軍扼截，並願親率所部前往。均未獲採納，敵即由東岸竄湖南，陷道州。五月，忠源請軍逼攻，堅匿不出。六月，忠源買通城敵爲內應，約期合攻，敵終不支夜遁，嘉禾攻桂陽，陷郴州，忠源拔營追擊。七月，連次進攻，忠源設伏接應，敵復分股長沙，忠源自郴州赴援，敵已圍省城；南門天心閣，地勢最高，敵爭柵其上，忠源望而驚曰：「敵若據此，長沙危矣！」遂急率所部縋城而爭，清軍死傷數十人，忠源督所益力，並移壘逼近，去敵營僅數十步，共汲一井，擊柝之聲相聞，自八月至九月杪，蕭朝貴中槍死，而長沙之圍解。忠源以官軍集於四面，惟河西一面虛，請調重兵，駐廻龍塘，斷敵竄路，加以殲滅。適賽尙阿被罷斥，而欽差大臣署湖廣總督徐廣縉，又久不到任，無所適從，敵遂由廻龍塘竄出，掠舟西遁，以致功敗垂成！

咸豐三年正月，以上年防守長沙有功，命以道員用。時太平軍由湖南竄湖北，陷武昌省城，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奏調忠源赴湖北差遣，旋擢湖北按察使，太平軍復自武昌沿江下竄，由安徽攻江蘇，湖北提督向榮跟蹤追剿，二月，上以忠源歷次接仗奮勇，命帶親信兵赴向榮軍營，張亮基奏留，暫緩前往，但敵陷南京後，鎭江、揚州亦相繼失守，則詔忠源速赴江南幫辦向榮軍務。又因通城土匪劉立簡糾眾肆掠，張亮基調忠源往剿，乃率其第六品頂帶江忠濟等，馳抵桂口、斬劉立簡、陳子申於陣，乘勝攻剿何葛瑕，擒巨寇二十餘人。

同年四月，以剿辦土匪將竣，遵旨前赴江南，並以軍興數載，巨寇披猖，貽誤有由，宜思變計，故將軍務得失，列舉八條陳奏：一曰「嚴軍法」，二曰「撤提鎭」，三曰「汰弁兵」，四曰「明賞罰」，五曰「戒浪戰」，六曰「察地勢」，七曰「嚴約束」，八曰「寬脅從」。疏入，得旨「所陳均切中機宜，該臬司親歷行間，數年以來，目擊軍情，自非空談韜鈐者比。現已赴江南軍營，着即將各條與向榮等悉心商榷，認眞辦理。……」

馳援南昌及田家鎭

五月抵九江，適太平軍由江寧分股溯江上竄，撲江西省城，忠源方奉命援鳳潁，聞警即疏請改道，先援江西，率親兵千三百人，三晝夜行五百里，抵南昌卽偕巡撫張芾力籌戰守。敵攻各門，忠源晝夜巡視，督促所部築城掘壕，安設甕聽，卽突門出戰，敵屢撲屢退，往復再回。又派兵縋城焚其巢，節次斬擒無算。上以忠源屢著戰功，所帶楚勇尤奮往出力，乃詔嘉獎。六月飭兵分三路迎剿燔章江門外敵壘及船，而敵則穴地轟城，陷數十丈，數千敵軍蜂擁而上。忠源率弟忠濟督師奮戰，搶護城缺，鏖戰經時，敵死傷慘重，奏入上又嘉獎。

不久湖南援師先後趕到，敵氣沮喪，閣吉安臨江，適安福、泰利、萬安各屬土匪紛起，忠源恐土匪與南昌之敵勾結，則上下路絕，乃分兵樟樹鎭扼其衝，而檄訓導羅澤南剿平泰和各匪。八月忠源於章江得勝兩門，城上分置巨炮十餘，逼對敵壘，晝夜轟擊，敵壘盡傾，並沉其船。敵將遁時，忠源下令乘勝出城縱火，值南風大作，火勢益猛，敵軍械多燬，紛紛登舟，揚帆下竄，遂解南昌之圍。

當時，敵人回踞九江，忠源揮兵追剿。敵復分股溯江上竄，援湖北興國州，撲田家鎭。起初，武昌道徐豐玉，漢黃德道張汝瀛，駐守田家鎭，用戰艦扼江，而南岸半壁不設備。忠源督師追至，急偪兵據險，敵船揚帆直上，已先官軍而登，陸上敵亦麕至，水陸交訌，官軍遂潰，徐豐玉、張汝瀛戰死！時忠源至此方一日，自請嚴譴。上念其初到，救援不及，降四級留任，旋擢安徽巡撫，敵自田家鎭連檣上駛，擾黃州，攻陷漢陽漢口，圍撲武昌，忠源收集兵勇往援，以江路梗阻，疏陳留楚剿辦情形，擬先攻漢陽。十月進抵灄口，敵懼卽乘夜遁，忠源則分兵沿江追剿，殲敵甚眾，武昌解嚴，遂繞道赴任，並疏請增兵萬人。

死後八日面目如生

自安慶被陷，省會移廬州，至是江西之敵下竄，再據安慶；而江寧之敵，亦分股竄擾，逼近廬州。忠源以廬州爲南北樞紐，赴援稍遲，敵且北竄，遂以二千人先發，抵六安州適舒城、桐城已陷，士民遮道請留，忠源方病，入城爲繕守備，六安人心稍定，而廬州警報頻頻，乃留千人守六安，自率數百人馳抵廬州，不久敵至，團丁潰散，忠源力疾登陴誓死守，城周二十六里，合團丁及援兵僅三千人，且缺糧械；敵以地雷轟西門月城進攻，忠源拚命抵抗。敵又在水西門伏地雷，五千敵人分撲小東門。忠源亦分兵敗敵，奏入得旨著賞給「霍隆武巴圖魯」名號。

廬州由忠源堅守逾月，敵人計劃徹退時，忽有內奸以城中糧盡彈缺密告，敵遂增掘隧道，且併力攻城，水西門城塌十餘丈，忠源且戰且修，敵突自南門沿梯而入，人聲鼎沸，忠源知事不可爲，掣佩刀自刎，左右阻止，一僕背負忠源行，忠源咬僕之肩及耳，僕受創不得已，委忠源於地，忠源仍轉戰至水關橋的古塘，身被七創，奮投橋下以殉，年僅四十二歲。布政使劉裕鉁，池州知府陳源袞、同知鄒漢勳、胡子雝等，均同時殉難。忠源死後八日，舊部周昌發冒死入城，負屍出而面目如生。事聞，追贈總督，予謚忠烈，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參閱「淸史稿江忠烈傳」及「江忠烈公神道碑。」

擊斃馮雲山蕭朝貴的江忠源

胡蓑之

友人問我：「你在萬人雜誌曾先後記述清末的胡林翼、左宗棠、劉坤一、李續賓等，何獨遺漏與上列諸公同時代的江忠源呢？」其實，我對江忠源的影响甚深，幼時求學長沙，常登天心閣遊玩，閣上聯額甚多，記得其中有江忠源的長聯一副，聯曰：

携酒上層樓，想屈子招魂，賈誼對策，縱談楚國多才，二千年往事猶存，秋雨正吟時，遺與豈徒韓吏部？

憑欄添逸氣，望星沙夕照，湘水歸帆，好寫江城如畫，數萬里遊蹤幾遍，岳陽曾覽勝，關心還是范希文。

這副對聯，上下聯各三十九字，將三湘的歷史人物，山川形勢，和江忠源個人的抱負及其身份，表露無遺，用典尤其雅切。因爲江忠源曾與太平天國直薄長沙的大軍，在這裏浴血苦戰八十日，並將太平天國的西王蕭朝貴擊斃於此！

所以，使人對這位後來殉節於安徽廬州的前賢，益增低細憑弔之感！

擒雷再浩解桂林圍

實際上，忠源辦鄉團、練楚勇、與羅澤南同時而先於曾國藩。他一生最得意的事蹟，除在天心閣擊斃蕭朝貴之外，並先後生擒新寧青蓮教匪首雷再浩，殲滅太平天國南王馮雲山於簑衣渡。

按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寧人，道光十七年舉人，廿四年大挑二等，以教職用。廿七年，新寧會匪雷再浩等滋事，忠源暗率鄉兵，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正法。湖廣總督上其功，賞戴藍翎，以知縣用。三十年文宗（咸豐）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禮部右侍郎曾國藩，疏薦忠源，遵旨赴部引見，並蒙召對，族丁父憂在籍。

咸豐元年，洪秀全等發難，上命大學士賽尙阿爲欽差大臣，督師往剿，於是奏調忠源赴營差委。他即募鄉兵五百名，親率前往廣西。當時敵勢非常囂張，官兵都不敢與敵正面對抗，忠源覺得非以智取不爲功，乃築壘逼近其營。敵以其兵少，且爲新集，乃廣速進攻，而忠源亦堅壁似不敢戰，待敵近壍，始開壁衝殺，斬首數百，敵兵大敗，以功賞換花翎，俟服闋後，即以同知直隸州知州用。自此，忠源頗獲副督統烏蘭泰所賞識。不久敵聚於永安州（今廣西蒙山縣），官兵環攻不克，忠源便與烏蘭泰舉行軍事會議，決定築長壕以殲敵。但烏蘭泰與提督向榮，意見分歧，以致不能團結合攻，因此，忠源遂引疾歸。

咸豐二年，永安之敵出擊，大敗官軍，進犯廣西東北的重鎮桂林城，忠源聞警，即由新寧增募千人，連夜兼程馳援。但援軍到達，而烏蘭泰却已戰死，城圍逾月。忠源乃與總兵秦定三等，由飛龍橋進攻古牛山，設伏誘敵，速敗北面之敵；復自北門外移營東面，連續出擊；並於貓耳山分路設伏，三面兜圍，經數日激戰，敵被殲戮及追溺者甚眾。因而敵以主力由棲山寺一帶來撲，忠源等則以伏炮迎擊，敵不支乘黑夜退却，桂林之圍解。從此，忠源獨領一隊，敵人往往指爲「江家軍」了，論功即以知府用。

簑衣渡擊斃馮雲山

同年四月，太平軍南王馮雲山，率眾北竄，進攻全州，附城屯踞，擊敗清部司武朝顯，企圖入湖南省境，江忠源偕清軍追至，疊遏其衝，並建議扼要布營，防其歧出。不料敵仍擄船圖竄，忠源除在河面密釘排樁阻截之外，並且分路逼攻敵營，敵拒戰兇猛，忠源策馬當先，清軍隨之繼進，一鼓擊敗了太平軍。數日後，敵爆穿地道破城而入全州城，旋又竄出，再圖循北河駛向湖南境內。江忠源等則繞前迎截，突發現敵船二百餘，聚泊於簑衣渡。

按簑衣渡在黃沙河附近，越過此渡即入於湘境了。原來這時的太平天王洪秀全，亟欲乘着湘江水漲，計劃刼民船東趨長沙。而素喜研究星相、卜筮及醫藥的南王馮雲山則以爲不可，並諫曰：「簑衣渡水湍而狹，兩岸多山林，一軍扼此足以致吾儕之死命！不如先以陸軍循兩岸行，而以舟師載輜重濟之。」洪秀全不同意，認爲：「陸行太遲緩，浪費時日，使到長沙方面知而有備，願親

鎮反英雄又變過街老鼠

秦明

天安門事件現正翻案，北平內部的權力鬥，目前爭正圍繞在這個問題上劇烈發展。

去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後，參加鎮壓的人員曾經擺「慶功宴」，各地都有代表參加。當時被稱之為「鎮反英雄」，現在都變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來自大陸的消息說，去年四五在天安門廣場參加鎮壓暴動的約有五萬人以上，大部是北平的城市武裝民兵，和衛戍部隊，衛戍部隊現已全部調到北平市郊外，而城市內武裝民兵的處境更為凄慘。首先是那些「功臣」民兵，全部被打成四人帮的帮兇。去年領的「立功獎狀」現在變成了賣身投靠四人帮的證據。所有參加鎮壓暴動的人，必須在所有的單位坦白，交代受蒙蔽參加鎮壓經過，以「北京捲烟廠」為例，該廠就有上百人被指為四人帮有聯系。

鄧小平大挖墻脚

天安門事件實為華國鋒與鄧小平升沉的一個重要時刻，華國鋒因此而登上黨「副主席」繼毛斃後升為「主席」，鄧小平則在此事件後被整肅下來，直到毛死，四人帮垮台之後才得以翻身。由於華、鄧兩人基本上的矛盾，所以天安門事件便為共區上下爭論的焦點。

陳錫聯是華國鋒帮系要角担任副總理兼北京軍區司令員，對大字報不斷的攻擊，早在今年三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自我檢討，承認和四人帮有密切關係，且在大安門事件中在「中央政治局」會上，同意撤除鄧小平職務，並承認「誤搭賊船」，請求華國鋒給予改過機會。這些文件現已傳達到基層學習中。

這種「自我認錯」的文件雖抵達基層，可是各地大字報在鄧系人馬的支持下，仍然不斷抨擊華國鋒一系頭頭們，「中山大學」的大字報更是針對華國鋒說：「華國鋒同意用血腥手段，捕殺大批民兵、工人、學生、機關幹部、革命幹部和軍人，罪責難逃。」該大字報也攻擊華國鋒「指使吳德，鎮壓羣眾。」

在十二月二日至六日間自北平傳出的報導說：相信是反映鄧小平一方面意見的大字報，在北平出現，攻擊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等搞新的派系活動。

據說，鄧小平與陳錫聯之間鬥爭，已經持續了很久，華國鋒需要陳錫聯軍中勢力之支持，所以對陳錫聯在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極力維護，不過鄧則極力「挖墻角」，企圖解除陳錫聯的現有職務，尤其是北京軍區司令員一職更想由鄧派軍事頭目接任。

天安門風捲殘雲

在圍繞在天安門事件的鬥爭中，去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報」更在「揭批四人帮死黨于會泳的老底」一文中，把天安門事件說成為廣大羣眾在天安門廣場自覺悼念周恩來的「革命活動」。這就把去年四月八日「人民日報」所稱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說法作了一百八十度轉彎。

可是在本年七月廿日，鄧小平在各省、縣黨委負責人座談會中說：「四人帮整天欺騙毛主席，別有用心地把天安門事件強加給我，這就把我撤下來……，現在眞相大白，天安門事件就是四人帮一手導演出來的。」

鄧小平一口咬定「四人帮」利用天安門事件陷害他，華國鋒捲在「四人帮」的漩渦中，一場生死的博鬥，這回眞是如箭在絃了。

有所不談集

中華民國一定勝利！

古鶴翔

今年十二月號的美國退伍軍官月刊在社論中警告說：

「廉價出賣我們一直對台灣友人所提供的保護的決定，將予我們所有盟國，以及其他視我國爲危險世界中穩定力量的國家，以莫大的震驚。

「我們在台灣的友人一直是我們最佳的盟國之一。

「除了提供台灣的後勤基地支援以外，他們還在我們無法獨立執行重大而有危險的行動中，予我們以援助。」

必須指出，上述言論是美國退伍軍人發表的，以熱血和生命保衛美國及世界自由的退伍軍人是最有資格討論中美關係的，他們爲美國及自由建立了不朽的基業。他們的正義之音，當然與花花公子愛德華。甘迺廸之流不同，這個甘廼廸只配等待共產黨去共他家族的產，到時他只有暗中嘆息「慘、慘、慘」！

美國的退伍軍人根據切身的體會，深知中美合作的互利的，決不單方面的，而且美國再也不能失信於盟友了，否則受害的將是美國！

在美國，熱愛眞理，追求正義的中華民國之友實在不少，就因爲這一股龐大的力量矗立於中流，成爲砥柱，所以遏制了媚共的逆流。要不然，所謂「中美關係正常化」云云，早已成爲事實了。

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包括大陸的八億同胞在內，全都不容許共黨長期騎在人民頭上，我們一定要光復大陸國土，而且必將光復大陸國土，這是絕對不容置疑的事。

誰都知道，中共禍國，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一定可以光復大陸國土，因爲這是八億人的共同願望。試問誰能遏制八億人追求自由、民主和幸福的呼聲和行動？

我們具有充足的自信，因爲我們是眞理，我們是正義，眞理和正義，必然殲滅欺騙和邪惡！馬列騙子是注定滅亡的，要不然，共帮怎會內訌不絕？直至今天，華、鄧之爭，正在方興未艾。其實，美國的明智之士，也衷誠地希望和支持中華民國光復大陸，因爲光復大陸以後，對全世界都有好處。

在今年雙十節，美國新罕布甚爾州州長陶姆森說：「我願請各位乾一杯，預祝中華民國在和美國人民的友好關係之下，不久卽返回大陸，把偉大的民主原則帶回大陸。」

我們決不辜負國際友人的期望，我們一定更加發憤圖強，我們一定勝利，馬列騙子一定滅亡！

起來！不願做赤色奴隸的人們！

冒充鴻儒最可輕

青冥

我非常敬重鴻儒，但絕對不敢輕視文盲。胸無點墨有何足鄙？可鄙的祗是不學無術，偏要矜才逞博——這樣的人，今天實在太多了。

月前我參加一個會議，會上有人提到「念經」一辭起源甚古，南北朝時已見於佛經。與會的某君，向來以「四歲通四書，五歲誦五經」自詡，這時忽然長身直立，施施然說道：「『祈禱』一辭起源更古，見於「論語。」此言一出，四座皆驚。沒有讀過論語的，自然深訝某君之淵博；讀過論語的，還以爲自己未曾熟讀，回家把論語翻了翻，但總是找不到「祈禱」一辭。

後來請教某君「祈禱」見論語第幾卷，他怎樣也答不出來，却慢條斯理地說：「『祈』字見於說文，『禱』字見於書經……」我忍住不笑出來，他面却也不紅一下。

還有一位大學者，近來常在報紙上談藝術的「靈」與「慾」。請看他如何解釋李白那「靈氣充溢」的淸平調：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識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依闌干。』……首二句是寫唐明皇的好色。後兩句是寫楊玉環的苦惱，『解識春風無限恨』，正是詩人將一個對陪老皇帝的少女心中鬱鬱不樂勾劃得很傳神，『沈香亭北依闌干。』也是重覆引伸那女女妃子的苦悶心態。」（青冥按：「重覆」應作「重複」；「依闌干」應作「倚闌干」。）

讀了這位文學批評家的大文，我還以爲自己記憶有誤，趕忙翻閱王琦輯註的李太白全集，明明是「解釋春風無限恨」，那裏是甚麼「解識春風」？再翻看蕭士贇本，也是如此。然後才知道那位文學批評家寫文章時以「靈氣」爲主，想象力副之，學識則不必提了，其實李白的膽子再大，也斷不敢當面罵唐玄宗年老體衰，害得他年輕的妃子那麼「苦悶」。在詩人眼中，楊玉環是個「解」愁「釋」恨的可人兒，故此「君王帶笑看」，辛而唐玄宗沒有想歪了，否則李白可能因這首詩而丟掉腦袋。

區區有幸曾隨大儒饒宗頤、余光中等唸書，發覺愈是飽學的人，發言愈是謹愼、謙虛。可惜飽學之士不多，而冒充博學者則盈市。

台合作投資，將來生產出來的客車，不但可供應高速公路使用，更可以低成本，低運費，重振東南亞市場，這對雙方同樣有利。

據經濟部發言人表示：本來台灣獨力發展小房車，絕對不是日本車的對手，因此必須像發展大客車及大卡車一樣，先爭取國外有名廠商合作投資，利用他們既有市場拓展，引進先進的製造技術，希望為汽車工業奠定堅固的基礎。

經濟建設委員會為評估汽車工業，先後邀請國外專家，對國內汽車工業作全面性清查分析，預測未來汽車市場的需要量，對小房車、小貨車的生產成本，以及投資設立大型客貨車及大卡車工廠的經濟規模等進行分析，及提出報告。將有廿多年歷史的台灣汽車工業，推向重化，建立自立自主體制，減低國際依賴與牽制。

蔣院長親自駕駛清華電動車

十一月經濟部已開始籌建重型車輛廠，計劃中的這家大型汽車公司，其廠房，設備及資金都已經有着落，國外新的生產技術引進正在接洽中。到目前為止，美國通用汽車及福特汽車兩家公司都表示有意參與這項投資計劃，而福特公司對投資中華民國生產柴油引擎及大卡車的重型車輛廠都很有興趣。

這個由國防部及經濟部聯合推動的重型車輛計劃，目前正在積極籌劃中，國防部已決定將軍車廠轉讓給經濟部。以軍車廠為基礎所推動的重型車輛廠計劃，由經濟部洽商國外名廠以技術投資方式合作，擴大生產柴油引擎及重型車輛。

經濟部及國防部並成立一個小組，專門推動此計劃，目前負責策劃此一計劃的最由聯勤副總司令軍職借調給經濟部台灣機械公司接任總經理的雷穎。

重機械發展是台灣工業發展三重點之一，由於台灣機械公司規模及技術能力居全省機械領導地位，年來多項重大投資計劃如重型冷作、整廠設備，及汽輪機、氣鍋輪，重柴油機等重型原動機製造，都由台機公司負責投資，經濟部此次籌建重型車輛廠，除了以軍車廠為基礎外，還借重台機公司，協助引擎鑄模等機械製造，我們由此可見國防部、台機公司、重型車輛廠三者的密切關係。

據工業局長韋永寧表示，由於目前國內對於三噸半到十噸的大卡車年需要量為五千輛，十二噸至二十噸級者需要三千輛，合計八千輛，如果外銷亦能達此數字，就可支持這個廠的設立。因此重型車輛廠一旦完成，也將以內外銷各佔一半為其生產目標。

近年來，政府向美國採購新式武器如飛機潛艇，仍有一時難以克服的困難，設法採購引進發展國防工業所必需的技術機器與原料，以充實台灣對製造、裝配與修護的能力，正是加速國防科技發展的途徑。介乎軍用與民用間的中間性物資（精密機械），外國沒有嚴格的限制出口。這個有「國防觀念」的重型車輛發展計劃（因為可以發展為坦克的製造廠），正好配合此一政策。

同時最近日本試射成功的空對艦飛彈，主要是由三菱重工業公司，日產汽車公司及三菱電子公司共同製造的，可見汽車工業發展的重要性。

而且八十年代的軍事工業已全面進入精確導引投射的年代，因精確導引武器的影響，陸地上一但發生戰爭，必然帶來大量的戰車被擊中與破壞，為保持絕對的優勢，後援的工業與經濟支持，是極為需要，可見中華民國汽車工業的全面發展，是深具戰略意義的。



由聯勤部自製的M48型坦克車

中華民國的汽車工業

陳金耀

中華民國為平衡對美貿易順差，目前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增加向美國採購大批雜糧和開放小型汽車進口。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指出：台灣為矯正愈益增加的貿易順差壓力，決定增加向美國購買諸如穀類、水果、酒和價值約兩千萬美元的四千輛汽車等產品。

自從政府宣布開放美國小汽車進口之後，各方面反應皆十分良好，認為台灣消費者福利將免於繼續面對不合理的價格，台灣汽車工業亦將由於美國小型汽車進口競爭的刺激，積極自我檢討，從降低售價，提高自製率及品質兩方面痛下功夫，以應付面臨的挑戰。

台灣的汽車工業，到現在為止，已有五六家民營汽車製造廠，過去政府為了保護國產汽車，雖經有貿易關係的歐美各國一再交涉抗議，政府仍然採取保護政策，使到汽車工業受到高關稅率及停止進口的保護達十五年之久。

這種適度保護民族工業政策，本是開發中國家用以保護本國萌芽階段製造業的一種手段，但因長期的保護，致使消費者埋怨保護政策造成業者本身的嚴重依賴性，而不求精進。

政府有見及此，為求達到以工業擴展作為經濟及國防的基礎，在本年中由行政院經設會提出一份「我國汽車工業發展研究報告」，研訂了汽車工業發展方案，決定以外銷為目標重點，提高自製率，同時局部開放小型汽車進口，以刺激工業的發展。

在外消方面，三富汽車公司四百CC的小房車，已初步外銷成功，留美學人溫陵熊博士不但為三富公司介紹了這筆生意，更帶了著名專家，為三富公司檢討及改進生產綫及技術，使其脫離日本合作公司的控制，相信今後，台產小房車的外銷將順利走上坦途，據估計如果繼續努力，一年外銷二、三十萬輛小房車到美國及東南亞市場，應無大困難。

今年十月八日，第一批實用型的十一輛郵電用電動汽車，已由國科會主任委員徐賢修移交郵政總局局長施有強和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使用。

一九七三年，國立清華大學開始推動電動汽車發展計畫。電動汽車發展計畫可分為兩期，第一期是由台電公司資助，這一期除進一步試車外，已經全部完成。

在第一期中清華大學已與台灣工業界建立密切合作關係，共同製造高性能的鉛酸電池、高速直流馬達，以及矽控整流器、切流控制系統。

最近開始的第二期計畫，將過去的「清華一號」、「清華二號」理論研究試驗型電動汽車為原型與台灣工業界合作研製不同型的生產雛形模式，除十一輛郵電用車外，計畫由經濟部、交通部、台電公司、國科會等機構支持，將於兩年內推出民用電動房車，最高時速定為九十公里，行駛距離為（以時速四十公里）一百四十公里，初期生產量以每年兩萬輛為目標，生產成本以每輛新台幣十萬元為度。同時將積極進行小型電動公共汽車的發展。

據最近消息報導，清華大學電動汽車發展小組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簽訂了合作條欵，決定由清大提供動力及其控制系統，由通用汽車公司提供底盤與車身技術，於兩年內合作完成五座位的小型電動汽車的設計與生產規劃。

據清大電動車發展小組表示，第一批電動汽車已脫離實驗階段的研究，完全站在實用的立場為接受實際使用的各項考驗而設計。

大批電動車預定明年出廠，由第一批郵電車實際行駛所發現的缺點，在第二批次第改善，例如提高電保流護電流，消除雜聲，改善起動時易斷路的弊病，並且加裝變速箱（波箱），以試驗改善高速或加速行車的性能，及對價格綜合評估。

電動汽車的研製，除可節約能源外，對帶動新工業水準的提高，都有深遠的影响，同時對汽車工業打下良好的外銷基礎。

大客車方面，目前唐榮公司已與英國洛克威爾公司合作，興建大客車工廠，英國洛克威爾公司的大客車原在東南亞市場佔很大的比例，本來英國工資高昂，大大削弱他們在東南亞的競爭，而他們在



「清華二號」電動汽車

罪狀，即是一九七三年炸死了當時任西班牙總理的布朗柯海軍中將。

巴勒斯坦人——如果巴勒斯坦人不能適當地派代表出席日內瓦中東和會的話，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內六個主組織之一的哈巴希的「解放巴勒斯坦民眾陣綫」，最可能將煽動恐怖活動。這個組織在識意態型上是急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企圖推翻保守的阿拉伯政權，參與活動者約有三千五百名游擊隊員，他們恐怖行動包括投炸彈、劫機與拘捕人質等，譬如一九七〇年間他們虜獲了八十多名人質，扣留在約旦首都安曼他們所住的旅館房間內兩天，使得情況極爲戲劇化。



左爲戴頭巾的巴斯克人，右爲日本赤軍連的頭子。

赤軍共和軍嗜殺

日本的赤軍連——這是一個狂熱的急進左傾運動集團，它的含糊的意識型態部分是屬於毛派，部分是屬於托洛斯基國際共產主義永久革命派，部分是屬於蓋瓦拉（阿根廷出生之古巴共黨首領）主義派。這個集團現在僅有約四十名活躍分子，但是他們恐怖活動的範圍却廣及歐洲、中東與亞洲。他們最惹世人注意的一次行動，就是一九七二年在特拉維夫洛德機場所幹的大屠殺，三名赤軍連恐怖分子代替巴勒斯坦人開槍射殺了二十六名無辜者。

愛爾蘭共和軍——傳說愛爾蘭共和軍在一九六九年，曾分裂爲兩派：其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官員派」，他們一直從事臨時地下活動；另一個是「臨時人員派」，他們代表阿爾斯特的天主教少數派，爲「一個新愛爾蘭」而奮鬥。自一九六九年以來，他們殺害了一千八百人，其中包括四百六十名警察或士兵。但是他們的支持者約有一千人被捕入獄，曾經一度崇拜他們的阿爾斯特天主教徒，現在已厭惡他們所做的暴動了。

阿根廷的恐怖派

蒙托納魯人——這個名稱卽指叢林作戰者，曾一度被稱爲新裴倫主義者青年團，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蒙托納魯人」，在伊莎貝麗．裴倫夫人執政政時，曾任意暗殺了許多人與綁架人質。軍事執政團已展開廣泛鄉村戰事。對把這些原始型的拉丁美洲游擊隊隊員（他們的目的就是想接管政府）他們至少已有九千人被警察所擊斃或拘留。但是據估計，他們仍有一萬二千人活躍着，他們的頭子與巴勒斯坦人保持密切連繫。蒙托納魯人的口號是：「沒有祖國就是死亡」。（譯自「時代」週刊）

周恩來會讚日赤軍

江邨

蘇聯的一家週刊指稱，在月前一架日航DC八型飛機被日本五名赤軍連份子劫持事件中勒索六百萬美元的日本赤軍連，係由中共訓練，以做爲它在日本的間諜網的一部份。

對北平的這項指控刊登在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的每週增刊「尼德利亞」上。該刊曾嘲笑赤軍連將對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說法。

這個組織的行動不像是政治恐怖份子，而是一羣兇手和竊盜，對他們而言，一個「計劃」不比衛生紙更有價值。

有「很多事實」可以支持該刊對於赤軍連係由北平訓練的說法。其中之一是中共故「總理」周恩來對一九七〇年赤軍連份子首次劫持飛機的反應。「尼德利亞」說，周恩來稱該次行動「很了不起」。

赤軍連——「尼德利亞」周刊以日名「赤軍派」稱該組織——的許多黨員，都是毛澤東思想的信徒。

關於犯錯的赤軍連份子被他們同黨凌遲和殺害的數件事，他們的作風與紅衛兵一樣是不足爲奇的。紅衛兵在中國大陸文革時期曾設私刑。

赤軍連對毛澤東的尊敬及對毛派主義的虔信，顯然還未消失。

當一九七二年五名赤軍連份子被捕時，警方曾發現大批中共的罐製食品和一套毛作品和許多毛語錄。這些和其他的許多事實都有力地顯示出，在中共停止專門仰賴「極端左翼份子」而開始希望與日本統治階層結盟以前，赤軍派原本是北平所訓練而設置在日本的間諜單位之一。

ワンマン 出入口

日赤軍蠔面刦巴士。

由馬毛所派生的世界恐怖組織

陳獨塵譯

目前世界上共有一百四十個恐怖組織，有的標榜民族主義；有的打着馬列旗號、毛澤東思想；更有的是僱傭性的，爲錢賣命。這些恐怖組織，刼持飛機，綁架人質，殺人越貨，無惡不作，藉暴力破壞爲手段，以達到其所追求的個人目標。

一百四十個組織

政治上有一句老格言說：「某一個人的恐怖分子，即是另一個人的自由鬥士。」這是恐怖分子很難辨認的一個原因。

然而紐約市警察局研究恐怖主義組織的一位專家波爾茲上尉估計，當今世界上約有一百四十個界限分明的恐怖組織，其中若干組織，譬如西德的赤軍派或意大利的赤旅隊，它們糊糊塗塗地企圖毀滅庇護它們與供養它們的社會，對於最後所追求的目標則很少有一致的體認。

赤軍連拿錢辦事

至少有一個組織顯然是屬於僱傭性的，即日本的赤軍連，只要付給他們的代價合適，他們將願意爲其他恐怖主義分子效力做污髒的事情。這些人曾參與一九七二年攻擊特拉維夫的洛德機場事件，以及一九七四年接管法國駐海牙大使館等事件，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只是要求把他們的一個被捕伙伴從監獄中釋放出來。

這件事指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卽這些恐怖組織正日漸加強聯繫。例如許多西德急進分子，曾在黎巴嫩與南也門境內巴勒斯坦游擊隊員的營地中接受戰鬥訓練。利比亞似乎願意以金錢支持世界各地的所謂「革命分子」，並以武器供應許多恐怖集團。

全球性聯盟跡象

這些加緊連繫，可能促成想像中的一個全球性恐怖組織的出現，用一人爲領導人，成爲世界上所有恐怖組織頭子們的頭子。據推測，担任這個職位最可能的候選人，將是現年四十八歲的瓦迪·哈達德。

哈達德是一個矮胖的巴勒斯坦人，他經常隱密地來往於利比亞與伊拉克之間從事活動。他用匿名，外界無人知道他的眞面貌。他的很少幾張被人保存的照片，其中一張已從某阿拉伯政府的一個情報機構檔案中失竊。他出生於加利利海附近的沙非德鎮，曾在貝魯特的美國大學研究小兒科醫學，隨後有一個同行名叫喬治·哈巴希者，與他組成「解放巴勒斯坦民眾陣綫」。去年哈達德與哈巴希對於刼機問題，兩人意見發生極大歧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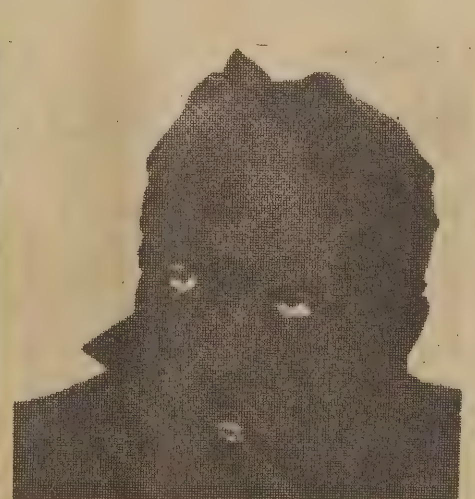
研究恐怖主義的某些學者相信，哈達德是今年九月日航飛機與德航飛機被刼事件的幕後策劃人，這兩個刼案雖然沒有造成旅客悲劇，但是他本人已有很多殘忍事件使他聲名狼藉，其中包括一九六八年由羅馬至特拉維夫的刼機罪行、一九七〇年四架客機同被刼持（其中三架隨後在約旦沙漠中被炸毀）。一九七五年恐怖分子突擊設於維也納的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總部，也是哈達德所計劃的：這次事件強迫石油生產國家償付了兩千五百萬美元。贖回了它們的石油部長。

這次突擊行動的指揮者則是曾任哈達德副手的委內瑞拉有名的壞蛋卡羅斯（他的眞名是拉米瑞茲——山契茲），他担任歐洲與中東恐怖集團之間的連絡人。

伊塔巴游攪恐怖

除西德之外的其他主要的恐怖組織，大概情形如下：

伊塔（ETA或稱「巴士克人家園與自由」）——這是在西班牙北部四個巴斯克省內的一個分離主義的組織，一般而言，他們傾向馬克思主義，尋求這些省區（與法國的巴斯克人地區相接連）的完全獨立，反對政府所提出的區域性自治的建議。據估計參與活動的人約有六十名到一百二十名，在西班牙北部省區約有數千名支持者。這個組織的主要



左爲法國警察檔案中的卡羅斯，右爲戴假面具的愛爾蘭共和軍。

必歪，新聞也難實。」

柳山

古今最糟的鍊金術士

共黨就像「鍊金術士」，向人民誇口「點石成金」，結果，蘇聯老大哥鍊了五十多年，還是鍊不出「金」來；米不夠吃，每年要進口小麥四、五千萬噸。中共呢？鍊了卅年，把老百姓全鍊窮了，鍊得一清二白，兩手空空，只好到深圳游泳逃生。越共呢？口誇得更大，「鍊金」沒鍊得出，却把老百姓的「金」全鍊走了！

要知道，一切鍊金術士，全是騙人的，把鉛汞鍊來鍊去，一會變白色、一會兒變黃色、一會變紅色。又是固體、又是液體，又是氣體……其實，搞來搞去，鉛最多變成氧化鉛汞，那裏有什麼「金」？

因為鍊金術士根本不懂化學，盲目摸索。

因為共黨根本沒有人性，只有一套空想。所以蘇共搞到最後只好「修正」；換一個爐子再鍊鍊看。

中共則鍊不成「金」，甚至鐵也鍊不成，只好罵那些林彪、彭德懷、四人幫下錯「料」——而蘇聯却指責中共在「修正」——改變「鍊金」的方式！

不管是誰指責誰，一個簡單的答案是：誰也鍊不出金來！

要知道，共產黨的理論根本是一部漂亮名詞的彙集，除了「文子」表面的意義，根本沒有「實貨」。

但那些「不學有術」的人，有政治野心，想做頭頭，想坐汽車，却無一技之長的野心家，便混充起「鍊金術士」，向天眞的老百姓說：我會鍊金，大家都有黃金屋！

共黨術士說：「你們聽我的，大家都有汽車坐，大家都有漂亮的別墅……」結果是，米粮要配給，一套破衣穿了卅年。越共頭頭黎筍說：「一九七六年每個家庭有電視，每個人有工做……。」結果是，西貢就有五十萬人失業，每人每日配給半斤米！

共黨的祖宗「馬」「列」，當初不過是開個玩笑，寫那本什麼「鬼論」——如何鍊金，他自己也想不到被野心家所利用，拿去當起眞來當經念。而且他那套東西，是對一百多年前英國勞工及俄國農奴制度——早就過時，早就不合乎現代的社會實質。

越南的共黨瞭解這些，但既然亮出「招牌」，而糊塗得來的天下又不能不坐着汽車來為人民服務，而兩個鍊金師父——蘇共與中共誰也鍊不出金來，好吧，跟着也修正一下，在那塊爛銅招牌上加上「幸福的」……，却叫老百姓餓得兩眼翻直。

吳望堯

腳、大花面、小生、武生、花旦、貼旦、總生、二花面……等，粵劇女角則是演花旦、女丑、貼旦、老旦等角色的多。

粵劇花旦與反串偶像

花旦條件．並不簡單

粵劇花旦扮相要美，歌聲要響亮、服飾要輝煌、表情要眞摯、關目要傳神、口齒要清晰、做手要俏妙、台步要穩健嬌嬈、演的劇情要有意義與動人，宗旨要純正，這些要求都十分嚴格，缺一不可，才是眞善美的綜合藝術。

基本功架 嚴格訓練

她們要受嚴格的基本訓練，也須學武功，除了花拳繡腿外，刀槍劍棍樣樣都得學習，更有些眞正學起中國眞功夫少林派武功，並非舞台上那兩三下便算，故有些花旦成了名後，是一位如假包換的女拳師呢。不過，她們都深藏不露，輕易不以武功示人，秉承師訓，只以防身，不以傷人。

粵劇花旦，記得有白雪仙、余麗珍、紅綫女（已投共繼而遭整肅）、鄧碧雲、羅艷卿、上海妹、鳳凰女、任劍輝（專演文武生）、郎筠玉、芳艷芬等等，後起者有崔妙芝、鄭國寶、梁綺蓮等等。

粵劇起源 各劇綜合

粵劇源於平劇？崑曲？漢調？河南梆子？至今尚無定論，我意以為是上述各劇曲的綜合藝術，較為恰當。因粵人是從中原遷徙南方的，從這些地方劇中演變脫胎而出，應是順乎自然之事。

有人為粵劇考證，但沒有為粵劇花旦作考證，固然考證粵劇是學術性研究，考證粵劇花旦，只能算遊戲筆墨。就以「燕新聲粵劇團」演出而論，花旦們的戲都很吃重，如陸寶珠在「烽火戲諸侯」中飾演如玉，鄭國寶飾演褒姒。「勾踐復國」中鄭國寶演鄭旦，梁綺蓮演越夫人。「燈心殺黃巢」中鄭國寶飾郡主等，如改以男角反串，號召力必大打折扣。

粵劇老旦很少由花旦飾，大多數由男角反串，演老婦倒無所謂，由大男人來演如花似玉的花旦，身段音質不如女性遠甚！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由花旦來反串男角，效果也大大不同，君不見淩波反串梁兄哥，造成電影史上的輝煌記錄，至今無人打破嗎？又如粵劇任劍輝、鄧碧雲，也是反串男角的名演員，特別是任劍輝，更是成為反串偶像，歷久不衰，成為粵劇的奇花。粵劇是地方戲劇藝術的一環，也是中華文化的分支，我們振興平劇、豫劇、越劇、崑劇，更應復興這具有歷史性的久劇以延長久劇的藝術生命。

大戲迷

中共的「宣傳」，究竟虛假到什麼程度？共軍「解放軍報」有駭人聽聞的揭露。「解放軍報」在「編者述評」中，列舉了中共的報刊「失實新聞報導種種表現」的原文：

一、本來某月某日，在某地是個大晴天，却硬寫成「飄着鵝毛大雪」。

二、有一個小島本來草木皆無，經過一番文字「加工」，成了「樹木參天、綠草成茵」的綠洲。

三、有的明明是到學校去爲自己的孩子催辦畢業手續，却改頭換面，變成了「說服學校領導，堅持讓孩子到農村。」

四、有的乾脆假造出一個事實來，說甚麼某個重要文件一廣播，「黨委連夜開會進行學習討論」；一查，不對了，這個部隊黨委並沒有「連夜開會」，而且其中「發言」的一位黨委根本就不在家。

顛倒黑白・弄虛作假

有的稿子爲了「跟形勢」，把事實當泥人一樣隨便揑來揑去，使報導失實，新聞報導要不要跟形勢？當然要跟「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新精神，一定要在報紙上迅速體現，這是新聞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問題是怎麼跟。有的採取「改造事實」或隨意變換角度的辦法，強使客觀實際服從當前宣傳的某種需要，這就必然違背了新聞的眞實性。

有一篇歡呼一次重要會議勝利召開的通訊，其中講到某部各部門的値班員用紅筆在値班日記上寫下了這一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時刻。據有關部門反映，這個情節是採訪人員事先布置他們做的，他們沒有照辦，可是通訊還是這樣寫了。

這種導演擺布，在新聞攝影中更爲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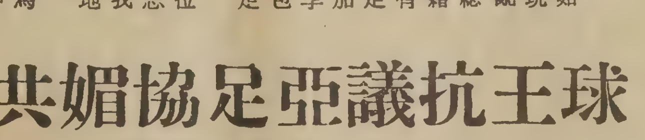
有的典型報導，爲了追求所謂思想境界高，却挖空心思編一些「靈光」的語言，添枝加葉，一好百好，完美無缺。

有的把幾個單位集體協作的成果硬是歸到一個單位，甚至一個人的頭上。

有的把部分說成全體，把個別說一般，把偶而說成一貫，把正在計劃做的報導爲已在進行，正在進行中的報導爲已經完成了。

如此等等，在一篇新聞報導中屢見不鮮，「解放軍報」說：「以上種種，是比較明顯的造假，至於『高明』的弄虛作假，名堂還不少。」

「解放軍」報紙把中共報刊弄虛作假的宣傳，歸咎於是毛婆江青等「四人幫」帮八股的流毒所影響。但是，「解放軍報」指出，以上所舉的，是中共報刊目前的失實新聞報導。它並供認「四人帮」垮台了，「但是



我國球王李惠堂因病住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治療，他對於亞洲足球協會堅持「排我納共」的非法決議，感到非常憤慨。

亞足媚共・憤而辭職

李惠堂是亞洲足球協會的名譽副會長，這是亞洲足協推崇他在國際足球壇上的崇高地位，給予的榮譽，而不是亞洲足協的正式官銜。他接受訪問時表示，他向亞洲足協辭去名譽副會長之職，乃是對亞洲足協受政治污染表示抗議。

亞足水準必走下坡

李惠堂說，亞洲足協如再執迷不悟，受到中共的玩弄，亞洲足協必定呈現混亂的局面，也會受到國際足總的制裁，最後會被取消會籍。今後國際足總如不承認有亞洲足協這個組織，亞洲足協的會員國都沒有資格參加國際足總的比賽，也不能享受國際足總的一切權利，包括援助。這一來，亞洲的足球水準，必定更走下坡。

雖然臥病在床，但這位熱愛祖國的球王仍念念不忘爲國效力，希望繼續維護我國在國際足球壇上的合法地位。

他對亞洲足協會長前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不齒中共玩弄政治手法，及違反國際足總的會章及精神，排除中華民國和以色列在亞洲足協的合法地位，憤而辭去會長一事，表示衷心的敬佩。

政治控制體育沒落

李惠堂說，亞洲足協受到中共一意孤行的控制，將來很可能演變成爲脫離國際足總的組織，與非洲國家另作亞非聯盟來對抗國際足總，以達到「我行我素」的心願。

他說，如果演變成這種局勢，則亞洲及非洲國家的足球運動只有沒落之途，因爲政治完全控制體育了。

李惠堂是享譽國際的足球運動員，今年已七十三歲，因「痛風」纏身（尿酸過多）住進榮民總醫院已一星期，他每天在病床上仍閱讀各報及收聽廣播，非常關心亞洲足協的進展及國際足總所持的態度。

李惠堂的親人都在香港，如今他臥病在床，並未通知親人，他說透過報紙的報導，相信他們會趕到台北來照顧他的。

李惠堂有兩個兒子，都會經獲選爲中華足球代表隊隊員，他們是李惠德及李炳德。由於年歲已大，加上生病，這位球王顯得很清瘦，他已從九十多公斤瘦到七十多公斤，醫師囑他多吃肥肉及鷄蛋。球王很痛苦地說：十多年來都不敢碰肥肉及鷄蛋，現在要我多吃，你說怎麼吃得下呢！

蘇菲亞羅蘭以出身農婦自傲

尹靜心

蘇菲亞羅蘭夫婦

蘇菲亞·羅蘭穿着絲質的洋裝，依着製片家丈夫卡洛·龐蒂而坐，在荷里活比佛利山莊一家平頂旅館草坪上，接受記者訪問。

修長的蘇菲亞總顯得輕鬆自在，而半禿的卡洛卻是忙個沒完的緊張模樣。他們兩人相逢，蘇菲亞只有十五歲，深深為卡洛的幽默感所吸引，對他更有一種對長輩的崇敬心理。

是最棒的廚子

他們現在到影城，為卡洛的一部新片「特殊的一天」（暫譯）做宣傳。記者訪問時正值下午，卡洛正在研究一份菜單。

他說：「美國人不像歐洲人那樣懂得欣賞食物。

他們向來懶得花時間搞吃的，在歐洲，烹飪是項藝術。」

他的英文顯然沒有蘇菲亞靈光。卡洛接着說：「蘇菲亞是頂棒的廚子，他燒的茄子乾酪最好吃。」

喜歡做家務事

蘇菲亞在一邊笑着接腔：「但他娶我可不是為了我的好手藝，卡洛愛我是個性感象徵，還有個美麗的靈魂。」兩人都不禁大笑起來。

這位美艷的意大利女星說：「我是個農婦，我也以此為傲。我還是個做餅專家，懂得配上乳酪之醬油和番茄一起吃。前幾年我出了一本食譜，在世界各地都很暢銷，連日本人也買去看呢！」

卡洛在一邊又接了一句：「我愛吃她在家裏替我煮的家常菜。」

蘇菲亞說：「每個人都以為我的生活豪華而多彩多姿，但一旦佣人走了，我就自己捲起袖子清掃房屋，我自己煮飲、洗碗、拖地，我一生中這種家務事做多了。」



蘇菲亞羅蘭在新片中劇照。

演農婦最傳神

「但這不是件苦差事，這只是生活的方式。即使我在拍片，每天上還是五點起床燉湯，讓全家及化粧師一起喝。」

「我總喜歡在攝影棚中製造一點家庭氣氛。

你可以說我過的是電影明星及家庭主婦的雙重生活。」

對她而言，繼續去體認，去感覺自己是位農婦，是很重要的。所以蘇菲亞每次扮演工人階級的女人時總是最自如，這正是她孩童時代在的那波里所經歷的世界。

她解釋說：「我演農婦、鄉下女人比公爵或貴族好多了，我實在對貴族的世界了解甚微。一個演員覺得自己的個性和劇中角色相似時，演得最傳神。」

新片成績斐然

蘇菲亞在贏得金像獎的電影「戰地兩女性」，就是飾演平凡的鄉下婦人。這次在「特殊的一天」中扮演意大利家庭主婦成績斐然，也有被提名的希望。

卡洛把這部新片和以往的「單車竊賊」、「意大利式離婚」相比，覺得是成功之作，結構很單純，但蘊藏的意義極多。

「特殊的一天」是蘇菲亞和男星馬斯杜安尼第九度合作，他們携手演出總是賣座極佳。有人把他們和史本歷士哈理遜及柯德利夏萍相比。

懷念羅馬老家

提到意大利，卡和蘇菲亞都很哀傷。他們在法國住了很多年，但懷念著意大利和羅馬郊區的家。

卡洛說：「我們真想回去，但那兒綁架案太多了。」蘇菲亞也表示：「我的母親妹妹都在那兒，但實在太危險了。」

她說：「犯罪簡直成了生活的一部份。在米蘭，晚上十點半後電影院裏一個人也沒有，大家都不敢在大街上走。」

當問及他們是否願意到荷里活定居時，他們的答覆是：「這是個旅行訪問的好地方，但我們不想在這裏住。」

世界鴉片大本營
金三角淪爲緬共根據地

韋嘉

「金三角」在雲南西南，緬甸、泰國、及寮國的交界處，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鴉片產於此，緬甸少數民族靠走私鴉片的金錢作爲顚覆政府的活動經費。每年到了旱季，鴉片走私之猖獗及政府取締之嚴厲，皆呈高潮，相映成趣。最近日本讀賣新聞駐緬甸特派員竹田遼特地訪問「金三角」，報導當地少數民族的販毒內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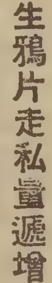
「金三角」游擊少年手持反戰車武器。

反政府組織首領投誠

十月底，在緬甸發生了一件令人震動的事情：九個反政府的少數民族聯合統一戰綫民族解放軍司令官昆廷龍（譯音）向政府軍投誠。這九個少數民族散居在緬甸東部，於去年結合「統一戰綫」，主張享有和緬甸族相同的權利，擴大自治權，以「民族革命」爲口號，起而反抗政府。但是不久之後，此統一戰綫竟分爲二：一反共、一親共，雙方爲了爭奪鴉片貿易控制權，時起衝突，貿易權被親共的一派奪去，反共的昆廷龍在資金斷絕之後，不得已只好率領部下，持械向政府投誠。

昆廷龍的投誠，證明了「金三角」內部鬥爭的激烈。鬥爭的內容，包含罌粟的生產、交易、及走私的路綫等。

種植罌粟的中心地帶，在緬甸東部，薩爾溫江之東，屬撣部高原之北，平均每年生產鴉片一千噸。本區本被少數民族佔據，以後，緬共的勢力漸次侵入，現在，「金三角」經完全在緬共的控制之下了，成爲緬共顚覆政府的根據地。



生鴉片走私量遞增

外傳緬共有意禁止栽培罌粟，而改種別的農作物，果眞如此的話，則馳名世界的「金三角」，不久將在地圖上消失。但是竹田遼拜訪反政府組織的領導者，所得悉的數字，却與外傳緬共的決定相反：反政府組織自設「海關」，鴉片過境，皆需納稅，前年過境的鴉片，總量達四千二十五噸；去年遞增爲七百二十噸；今年則更直綫上昇。鴉片一公斤，在當地值九百元美金，在日本則價值五億圓日幣。

「金三角」屬高原的山岳地區，居民的生活非常困苦，以大豆爲主食，連南瓜的葉及莖都取來充饑。每個村莊的兒童，都營養不良。緬共縱然想改種其他的農作物，也苦無種子，人民所貯存的種子，只有罌粟的種子而已。

離開鴉片無法生存

在金三角一帶，有很多反政府的組織，他們的總目標，雖然都是想獨立自主，或向政府爭取自治權，時常和緬共聯合對抗政府，但是爲了爭奪「金三角」的鴉片，互相之間也經常火併，例如，當地自誇勢力最強的一個派別，便與覬覦「金三角」的「撣同盟軍」時起激戰。無論那一方，都不能離開鴉片，一離鴉片，便只有滅亡。所以非拚命握住鴉片不放手不可，因此當地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困苦，而同時鴉片之毒害也就加速向世界各地擴散。根據聯合國「痲醉藥品管制基金會」的調查數字，去年美國吸毒的人約六十二萬、法國約十萬人。他們吸食的毒品，有不少是來自「金三角」的鴉片所煉製。（取材自「讀賣新聞」）



走私者背負鴉片偸渡緬泰國界。



黃鎭內調的作用

李哲夫

黃鎭離美返平時，雖說是探視孫兒，但黃鎭駐美期間，美毛關係由高潮走向低潮，黃鎭被調，可視爲中共對美關係的重新檢討。不過，黃鎭是鄧小平「百色暴動」的舊部，文革時與其妻遭紅衛兵攻擊作風洋化生活糜爛，此次內調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國務院」文化部部長，顯然是助鄧小平在統戰宣傳方面一臂之力，以加强鄧系在文藝綫上的勢力。

黃鎭初到美時拜會尼克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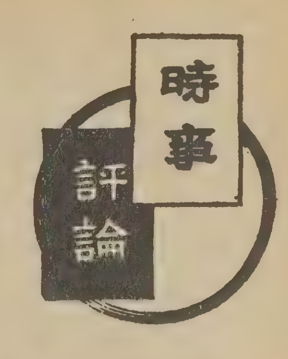
中共駐美「聯絡主任」黃鎭，最近離美返平。一九七三年黃鎭被派該職，迄今爲時四年有半。在其任期內，美國與中共關係自一九七三年的顚峯狀態，跌入今年八月美國務卿萬斯訪平以後所呈現的低潮。黃鎭離美前，曾拒絕美記者訪問，僅表示「目前許多事情都太過複雜，無法充分回答」。並謂此去將探視其現居北平的孫兒，對於今後出處無一語涉及。然黃鎭返平後，馬上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都部部長兼「國務院」文化部長，脫離自一九五〇年以後的統戰外交生涯，轉而在內部事務上作爲鄧小平的助手。（黃鎭自一九五〇年起，曾担任中共駐匈牙利、印尼、法國等大使，嗣內調爲外交部副部長。一九七三年中共與美國交互設置聯絡處後，被派任爲首任「主任」）。

今年八月美國務卿萬斯訪平從事「關係正常化」的試探，因雙方距離過遠而全無結果。九月，鄧小平揭露談判的內容，並重申其蠻橫頑強的態度和立場。中共與美國間之所謂關係正常化，遂被擱置黃鎭內調，中共又遲遲不派定繼任人選，此可視爲對美不滿的一種姿態。亦可據以判定，中共對美政策正在重新估量籌議之中，正如黃鎭所云，「許多事情都太過複雜」，非重加檢討不可。

如何運用美蘇兩超強之間的矛盾，適當地處理對美、對蘇關係，長久以來，即爲中共統戰外交的首一課題，萬斯訪平，爲卡達政府與中共新統治階層間的初次接觸，特別是鄧小平「回朝」後初次處理重大的外交事務，而結果非但未能促成對美關係之進展，反而使美國在其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道路上「後退了一大步」。（鄧小平語）此種情況，自必在中共內部引起嚴重的關切和檢討。繼續聯美以制蘇乎？轉而和蘇以自保乎？非特爲一外交戰綫上兩條條路綫鬥爭，抑且將與目前中共高階層的權力爭奪發生密切的關係。上月中旬，北平「光明日報」曾刋佈一文論述中共對美蘇兩強應採取的態度。其中有云：「在兩個超強中，蘇聯比較兇惡、鹵莽的陰險，實乃最危險的戰爭之源。如果對這兩個超強不加以區別，將它們同等看待，不注意到蘇聯是比較危險的世界戰爭的根源，則我們將犯下嚴重的錯誤。」此一段文字自非無的放矢，鑑於中共新任駐蘇大使之派往莫斯科，又與在邊境河流航道糾紛上之取得協議；復鑒於中共在今年蘇共十月革命紀念中所表示態度的溫和與熱烈，中共內部顯然存在有將美蘇兩強「同等看待」，既主張聯美勢力又主張和蘇，甚至主張和蘇重於聯美勢力。當此毛澤東思想路綫在經濟領域內、敎育文化領域內明爲繼續遵奉，實已遭受批評與否定之際，其所謂「革命外交路綫」之引起內部論爭，毋寧爲事實所難免，特別是在與阿爾巴尼亞關係惡化之後，更爲事理所必然。

基於辯證唯物主義，中共篤信矛盾推向前進之說。其在統戰外交方面亦然。中共認定現今世界存在有四大矛盾，而以美蘇矛盾最尖銳和深刻，因而欲利用美蘇矛盾，而以美蘇矛盾以達成其多種自利的目標。問題在於矛盾不僅存在於美蘇兩超強之間，中共對美，對蘇亦存在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就目前事實而言，「台灣問題」是對美關係中最大的矛盾，而邊境對壘是對蘇關係中最大的矛盾。中共欲利用美蘇矛盾而統一其對美、對蘇的矛盾：先聯美制蘇，緩和並消除來自北方的威脅；一方面又在「正常化」進程中謀求「台灣問題」的解決；俟完成對美「關係正常化」，並取得美國支援而增強其他地位之後，再轉而尋求對蘇和解；最後則媒孽於美蘇之間，不斷製造、加深、擴大二者矛盾以挑起美蘇戰爭。

中共倘非爲其內部的權力鬥爭所嚴重干擾，則爲緩和其對美矛盾，擴大美蘇矛盾，極可能在所謂正常化問題上改取彈性的態度！黃鎭之內調，可視爲中共對美外交前一階段的結束，而其繼任者一口派定，即爲下一階段的開始！



賭博在香港

徐達文

從「麻雀學校」到「投注站」，可以說是香港「合法賭博」的「大躍進」。港大社會科學學會於月前就賭博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調查訪問，作出專題研究，並舉辦了題爲「賭博在香港」的展覽會。該會又將所有展覽資料編成特輯，作爲提交行政立法兩局參考的備忘錄，以便促請當局重視賭博問題對香港的深遠影响。我們認爲，港大社會科學會確爲香港市民做了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因爲該會所反映的情況及表達的意見，確道出了廣大市民的心聲。

賭風影响正常的社會生活

香港賭風的刮起，固然與人口的壓力，謀生的困難，物慾的引誘，博彩的心理，好勝的表現，等等，有一定的關係，但香港政府從絕對禁賭轉變爲合法開賭的政策，肯定產生引人下注的加速作用。因爲港府當局在絕對禁止私人開賭，甚至有時干預酒樓雀局的同時，却在「政府特許」及「合法投注」的法律容許下，由具有專利權與許可證的特准機構，進行多樣化與普遍化的賭博，於是「投注站多過米舖」，及「萬民爭相趕投注」的情況，就成爲七十年代香港的怪現狀。

這種畸形現象，確使人目不暇給，像馬經狗經滿天飛，像投注人羣一大堆，都足以說明香港的各式賭博，經已做到深入民間，大動民心。當然，賭馬、賭麻雀，以致賭數學上的排列與組合的六合彩，只是官准的合法賭博，至於官禁的非法賭博，像私家俱樂部、大檔，以致街頭上引誘，小童的賭攤，更是不勝枚舉。任何一位市民都知道，賭風，確成爲本港最凌厲的熱風。

在這種風氣的襲擊，固然刮走了市民的正常收入及家庭的正常生活，也刮走了香港的社會秩序。如果不及時遏阻這種惡風的蔓延，其後果是極之惡劣的。

外圍投注變相縱賭

做成這股歪風的興起與蔓延，當局應負起一定的責任。因爲當局在容許合法賭博及消除非法賭博的政策下，大力支持馬會增加各種博彩方式及遍設各區外圍投注站，這種特殊的「寓禁於放」及「寓禁於征」，既無收取禁賭之實，反有增加放縱之效。

事實上，由「合法」排擠「非法」，由「馬會」取代「大檔」，雖然達到當局禁絕外圍非法賭博的某種目的，但也擴大了香港的賭博人數及投注金額。

故現在投身於博彩行列的，已不限於一撮愛賭人，而是包羅萬有的各階層市民，從販夫走卒到官商巨賈，從老翁主婦到稚童學子，都「齊齊玩」投注。這一注，那一注；你一注，他一注，也注定了香港賭氣的急劇上升。

正如上述備忘錄所指出的，「現在參予賭馬的人士」中，有百分之二十五點七的賭齡是在三至五年之間，而另外有百分之四十四點一是在兩年以下。

另一方面，在參與賭馬的人中有百分之六十九點七是在場外投注的，基於此點，可以肯定外圍投注站的成立，促使了更多人參與外圍投注，助長了香港的賭風，由此可知六合彩與外圍投注的設立，是香港賭風刮起的風源。

港府當局之所以特准合法外圍投注及六合彩的設立，除了上述的消除非法賭博的表面原因外，

短視財政與賭博政策損害香港社會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局企圖利用博彩稅以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有跡象顯示，政府從合法投注特有賭博企業中，經已取得巨大的稅額。正如上述備忘錄所說的，「近年來，博彩稅在間接稅中的比率不斷上升。從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二點七八增至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八點八九，加上港府批准興建沙田馬場和推出六合彩等措施，使人有理由相信港府是在利用博彩稅來提高間接稅在香港稅制的地位。」港府從外圍投注及六合彩所取得的巨額博彩稅，使當局成爲「有殺無賠」的必然贏家。

「賭博在香港」，現在確成爲香港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當局爲了短視的財政政策，而無限度地推行短視的賭博政策，受損害的，不僅是香港大多數市民，而且是香港整個社會。故當局有必要對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及先見小利後見大害的賭博政策，作出重大的修正。

共黨史和他們留的下若干歷史文件記述，人們都知道，中共自一九二一年建黨，直到今日，他們的最高領導者，除了船夫向忠發和王洪文，其餘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羅章龍、陳紹禹、張聞天、秦邦憲、張國燾、周恩來、毛澤東、劉少奇、林彪和現在的華國鋒，沒有一個不是知識份子，等而下之的中上級幹部，亦大部都是知識份子出身，但他們之中，除了毛澤東尙未被鞭屍，華國鋒仍爲他們暫時傀儡外，沒有一個不被鬥爭清算，打成反革命的什麼取消派、托派、立三路綫、國燾路綫、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綫，高、饒反黨聯盟，劉、鄧走資派，林、陳反革命集團和四人帮。以往替共黨賣命賣力所立下的汗馬功勞都被一筆勾銷，一律罵爲叛徒、國特、走狗和反革命集團。可證其對知識份子，用得看時，捧上九天，一旦翻臉成仇，便立即打下十八層地獄；不僅純然是利用，而且決不信任，終必棄如敝屣。

到了所謂實行工農無產階級聯合專政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不僅要將知識份子所屬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排除出其政權之外，還要把他們變爲無產階級專政迫害的對象。一九五七年進行的反右派鬥爭，將黨外知識份子（即所謂民主黨派和人士），統加整鬥，指爲毒草，迫令交心，意猶未足；一九六六年更發動「文化大革命」，再將助其奪取江山成爲中上層幹部的黨內知識份子，亦加以殘酷的排除迫害。而對一般「革命師生」的廣大知識青年，則強迫下放農材，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實則是凌辱）和奴役改造。反抗者，則指令軍隊特務，加以殺害。再加上今後培養所謂革命接班人，只許從工人和農民中去選擇的規定，知識份子在中共的心目中，自是更不在話下了。



中共把知識分子送往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如果有人說，錢三強、錢學森、丁肇中、楊振寧、吳健雄、乃至日本的林麗韞之流，不是正被中共「禮遇」重用嗎？

則我們更不能不痛心的答復他，那只是爲了勾搭美國並向中華民國統戰，所不能不玩玩的馬戲團玩藝而已，這些虎、豹、獅、猴喝的是大陸同胞的血，沾的是台灣進步強大和堅決反共的光，而他們自覺醒了，日子一長，他們必然也會向蘇聯的沙卡洛夫看齊的。

中共對知識分子評價與態度

李復華

中共在未取得大陸政權前，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評價相當高，認為是率先革命並担負啓蒙重任。但佔據大陸後，知識分子已失去利用價值，中共不但迫令他們交心，且強迫他們改造，接受所謂工農階級的再教育。實際已把中國知識分子看成為政治垃圾和社會毒草，不再當人來糟場了。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評價

中共在其未在大陸當權以前，對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特別是西方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思想學說的引進者，在政治上不僅較多重視，對彼等參加社會革命云云的可靠性之評價，亦較一般者為高。而對於那些跟着此等西化高級知識分子的鼓吹和倡議而參加政治實際行動的大、中學生——所謂知識青年這個較低的知識份子階層的革命可靠性，則評價要低得多。他們認為前者是馬、恩、列、史西方社會共產政治學術的直接受洗者，參加社會革命是比較自覺的、理性的，思想信念上是成熟的、定型的，較具殉道的精神和意志；而後者於馬、列主義思想涉獵不深，參加社會政治鬥爭，則多出於民族主義愛國熱忱的直覺衝動，情感多於理性，思想上是不成熟的、尚未定型的。是較易因革命遭受挫折，自身安危受到威脅、或生活環境發生不利的變化，而動搖變節，背叛「革命」的。這可能是他們檢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所謂大革命期間，國民黨實行清黨，他們在上層領導的高級知識份子，大多還能繼續抗鬥，而出身大、中學生的黨員，則大多見風轉舵，自行脫黨，或於被捕後悔過自新，這一歷史教訓所得的結論。後來毛澤東於延安文藝整風座談會上，便會慨乎言之，罵中國知識份子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中竹筍，嘴尖皮薄腹中空。」

不過，中共佔據大陸，毛澤東稱尊道寡之後，在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對知識份子的分類評價，實際又作了修正性的改變，那便是：他們認為在舊社會成長的西方高級知識份子，特別是進入中共組織，並成為中上級領導成員的三十年代知識份子，對於馬列主義理論修養，雖然較為透澈，但受舊社會和蘇共修正主義的影響較深，思想頑固，改造困難，可能反而成為進一步繼續革命的阻力。不僅不堪信賴，且有復辟成為資本主義走資派的危險。而認為四十年代後出生成長的中下級土知識份子，反而較可信賴，因其受舊社會影響很少，思想比較單純，批判力又不強，可塑性較大，易於接受教育塑造，使之成為所謂無產階級的知識隊伍，和其革命事業接班人，此於毛澤東所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五項條件，迄仍為中共當局所遵循，可以概見其中一斑。但亦限於所謂紅五類份子的子女，黑五類子女是絕對沒有份的。因為毛規定，只有紅五類子女才有資格成為所謂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而黑五類正是工農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在大陸喝中共奶水長大的黑五類知識青年，尚且無緣接受中共的接班人培養，生長在海外的華僑知青，中共認為不是受資本主義意識影響很深，就是充滿殖民地的奴才思想，素質更差，更不值一顧了。「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曾特准回大陸就學的僑生大量離去，不正是他們變相地排斥華僑知識份子的實證麼？當然，在海外對台統戰上，華僑知識份子，自然仍有利用價值，不過只限於在海外替他們帮兇而已。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態度

中共認為中國知識份子，除了具有列寧所謂左派幼稚病、易於投機、盲動、左右傾、動搖等劣根性之外，同時還具有毛澤東所謂「臭老九」（指臭知識分子，或罵為丘九）又臭又硬（其實是深厚的儒家志節）的頑固性（又稱落後性），基本上並不是西方馬、列共產主義革命的可靠社會基礎，但却是民族民主革命同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主要友軍和啓蒙者。因為他們富於民族大義和愛國情操。清末民初，他們接受西方社會共產主義的新思潮浸淫之後，思想激進，分析能力益強，社會改革的熱情更盛，自然會成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乃至社會革命之先驅。換言之，在這兩個所謂前期革命階段中，中國知識份子不僅可為中共利用，且可使為主要動力。但却必須隨時對之提高警惕，慎防它的投機、動搖、左右傾和變節等劣根性的發作，取消「革命」。也就是說，儘管不妨使之成為中共革命的衝力，但却必須慎防它的左右傾和背叛，取消革命，乃至出賣共黨組織。所以，中共對知識份子是絕對不信任的，即使已成為他們黨的最高領導者，依然要隨時對之加以懷疑，監視和鬥爭整肅的。從中



鄧小平不會放過清算這班文革餘孽。

毛林江三位一體，發動「文革」奪權鬥爭。林彪與四人帮合併清算，固然合乎事實，但此舉尚含有重大目的和陰謀。這就是通過此項清算以及對「文革」的否定，進一步打擊現仍保持權位的「文革」餘孽，如汪東興、吳德、陳錫聯、李德生之流。在鄧小平一類回潮派老幹部看來，凡是曾經充任林彪江青的帮兇者，或曾與彼等合作過的，甚至未曾遭其整肅清算過的，皆不可靠。對於這些「文革」餘孽，鄧派要進行清查，按其過去與林彪及四人帮關係之深淺輕重，分別加以處理，不會輕輕放過。

鄧與華大唱對台戲

「文革」餘孽要依附華國鋒，華是「文革」後飛黃騰達的，也要利用他們形成一個力量。鄧小平對此顯然深表不滿，與彼等的矛盾日益加深。十一月二十七日，華國鋒率領十一名政治局委員和一名候補委員，前往北平郊區密雲水庫視察，並參加「勞動」。偕行的十二人是李先念、汪東興、烏蘭夫、方毅、紀登奎、吳德、張廷發、陳永貴、陳錫聯、耿飈、倪志福、陳慕華。途中華特別與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陳永貴談話。李先念周旋於華鄧之間，其境況類似過去之周恩來，只是地位與權勢皆不及周。最令人注意的，是鄧小平和老「元帥」皆未隨往。

華此行的消息推遲至十二月一日始由「新華社」發表，二日見諸報端。同日（二日）鄧小平却出席親共紐西蘭人路易・艾黎的八十壽宴，在祝酒詞中稱艾黎為「老戰士、老朋友、老同志」，揚言要達成其大力推動的「四個現代化」目標。他又以權威者的語氣，給艾黎一個「任務」，並對他提出「要求」，就是要他再活二十四年，以便目睹其願望的實現。鄧此項活動的消息，於三日即華視察水庫消息發表後次日見報。這樣安排顯有與華國鋒唱對台戲的作用。

鄧小平寧願為中共豢養的一個宣傳工具做壽，而不願隨同華國鋒活動，顯示其要別樹一幟，並表示其個人權威。他要公開表示，他所關心者乃「老戰士、老朋友、老同志」，而對華等名實不符的新貴則不假辭色。中共報紙刊登鄧小平祝壽活動的圖文時，並且發表艾黎於鄧二次復出後所寫的一首詩。詩的題目是「重上軌道」強烈暗示，鄧復出後中共才能「重上軌道」。詩中有句：「一位老革命戰士，終於恢復了應有的職位。」對鄧小平大力吹捧。

次日「四日」，「人民日報」刊載中共「最高人民法院理論組」寫的一篇長文，提及毛澤東會肯定一九五四年的中共「憲法」「是屬於社會主義憲法類型的」。同日法新社駐北平記者報導，當日一位中共人士透露，恢復「國家主席」的問題正在大陸各地基層單位中進行討論，且有人提議鄧小平出任該職。一九五四年通過的中共「憲法」包括「國家主席」一節，規定其權限，特別是擁有「統率全國武裝力量」的權力。「人民日報」文章提及舊「憲法」，證以同日「中共人士」向法新社所作透露，似表示中共有意於明春召開「五屆人大」時重設「國家主席」，鄧小平且欲獲取該職。

鄧小平要當「國家主席」？

鄧曾表示無意於任中共「總理」，却可能要充當「國家主席」。以他的資歷及能力，他原應出任中共主席，乃該職已落於華國鋒之手，退而求其次，「國家主席」是最高職位，可與華平起平坐。「國家主席」雖地位高而沒有實權，但事在人為，可能因人而異，劉少奇握有該職，鄧將架空華，可無疑問。華鄧間的矛盾與鬥爭，是中共「文革」受益者與受害者之間進行全面鬥爭的集中反映，此項矛盾鬥爭已日趨尖銳。

中共對「文革」翻案與華鄧矛盾

梁景松

鄧小平表示無意任「總理」，却要充當「國家主席」，與華的黨主席平起平坐。「國家主席」雖位高而無實權，但事在人爲，劉少奇握有此職，尚能架空毛澤東，鄧若獲該職，必將架空華，無可疑問。

中共清算「四人帮」的政治運動，現正進入「第三個戰役」。所謂「第三個戰役」，是十月六日中共「兩報一刋」發表的聯合社論中首次提出的。這篇社論是爲打倒四人帮一周年而發表，文中揚言「揭批四人帮已經打過兩個戰役，現在要乘勝前進，打好第三個戰役」。過去兩個戰役，分別是揭發批判四人帮的「篡黨奪權陰謀」和「革命罪惡歷史」；當前進行的第三個戰役，則是要揭批其「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現」。

全面對「文革」翻案

「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極右實質」，據中共當權派的說法，是集中表現於他們精心炮製的所謂「反革命政治綱領」，此即「老幹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批判這個「綱領」，目的是爲老幹部翻案，肯定其早年對中共的貢献及「文革」前的工作成績。特別是要爲「文革」期中被打成「黑帮」的大批的幹部平反。此項翻案運動，同時肯定「文革」前進行的各項政策，推翻「文革」毛派所加的「修正主義」罪名。所謂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在「各方面的表現」，實則是在各方面進行翻案，否定「文革」。全面翻案與否定「文革」，纔是當前中共政治鬥爭的主要目的，所謂第三個戰役的實質內容也在於此。

近兩個月來，中共集中於翻案活動，無論在宣傳文章或實際行動上，都是以翻案爲重點，一切皆環繞此一中心而進行。其中談論較多因而引起重大注意的，有經濟政策、教育政策、文藝政策及科技政策方面。在經濟方面，着重嚴格的企業管理，執行規章紀律，甚至公然主張獲取利潤。另一方面則作部分調整工資，提倡論件計値，甚至發給獎金，以威迫利誘手段，脅迫工人進行正常操作或超額工作。在教育方面，則注重攷試與學業成績，反對「交白卷」。目前乂恢復大學入學招生，並允許中學畢業生成績優異及政治成份可靠者，直升大學。近日中共在文藝教育方面大做文章，抨擊四人帮全盤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藝政策、教育政策和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而對該等政策，重新予以肯定。

林彪與「四人帮」一夥

近日中共的宣傳文章，除肯定「文革」前十七年的各項政策以及推行這些政策的大多數幹部外，還有一個突出的表現，那就是將四人帮的「罪行」追溯至「文革」初期。在淸算四人帮的頭兩個戰役中，通常是從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算起，偶而說到一九七三年中共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大」）以後的情況。而目前的第三個戰役，則上溯至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特別是將四人帮與林彪混爲一談，指二者自「文革」初期亦互相勾結，狼狽爲奸。過去只說四人帮正如林彪一樣，或步其後塵，推行極右路綫，企圖「篡黨奪權」。現在則索性把四人帮與林彪結成一體，稱作「林彪、『四人帮』反黨集團」，將兩個「反黨集團」合二爲一。

林彪與四人帮原是勾結一起，加上一個陳伯達，成爲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打手。林彪與陳伯達分別握搶與提筆上陣，江青四人帮則組織「紅衞兵」，充當衝鋒陷陣的急先鋒。彼此配合，起來「造反」，打倒以劉少奇和鄧小平爲首的老幹部。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打倒四人帮後，華國際、葉劍英等「文革」受益者，要將林彪與四人帮分別對待，各有一筆賬。現在，鄧小平領導的回朝派顯然要將二者合併淸算，其目的是要算「文革」的總賬，將「文革」全面加以推翻。

華國鋒八月間在中共「十一大」提出的「政治報告」說，經過「文革」後，「我們黨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綫鬥爭的勝利，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四人帮』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言猶在耳，而今中共宣傳却集中抨擊「林彪、『四人帮』一伙」或「林彪、『四人帮』反黨集團」，強烈暗示在「文革」期中所推翻者只有林彪、四人帮一個「司令部」，而非三個。這無異掌摑華國鋒，推翻他在「政治報告」中的陳述。

近日的中共宣傳文章，雖仍承認劉少奇推行「修正主義路綫」，造成干擾，但不再指劉少奇曾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或曾領導一個「反黨集團」。這或說劉少奇個人曾犯錯誤，但他並無一個帮派體系。而過去追隨他的劉系幹部，如鄧小平之流，現在都與他脫離關係，搖身一變而成爲堅持毛澤東「革命路綫」的好幹部，並因其執行正確路綫而遭林彪、四人帮陷害打擊。毛澤東指使和利用林彪及四人帮打倒的劉鄧一系幹部，除劉少奇外，竟然變成了毛的忠實追隨者，而毛一手培植的林彪、四人帮却成爲罪大惡極的反毛派。這樣扭曲事實，顚倒黑白，寧非咄咄怪事？由此也可看出中共政治宣傳之不擇手段，全無是非標準。

華國鋒與「文革」餘孽

把林彪與四人帮合二爲一，一起淸算，主要是爲了將其罪惡追溯整個「文革」過程，從而全面否定「文革」，推翻其各種措施，爲彼時垮台的老幹部全面翻案。事實上，不但林彪與四人帮不可分，連毛澤東與二者皆不可分。實則



由于會泳所炮製的江青樣板戲。

麼厲害，如果沒有人支持他，他怎有那麼大的胆子？」于會泳心領神會，他在向同伙傳達時以權威的口氣解釋道：春橋說的有人，就是周恩來。要同黨批周、批鄧一起幹。

三、周恩來死後，他命令演出單位繼續演出文藝節目，按照徹底打倒周恩來的計劃，禁止羣眾舉行悼念活動，不准羣眾帶黑紗和白花，不准獻花圈，不准掛周恩來遺像。他下令要從櫥窗裏摘掉周恩來生平照片，他百般阻撓和破壞新聞工作者拍攝悼亡周恩來的新聞記錄片。

指名道姓・攻擊葉鄧

四、于會泳指名道姓攻擊葉劍英和鄧小平是家常便飯，他在正式會議上公開漫罵葉劍英和鄧小平，惡狠狠地要把這兩個「副主席」打倒。

五、于會泳調動他的帮派體系，在文藝界掀起一場舖天蓋地的反革命逆流，空前殘酷地打擊誣陷鄧小平。沒有材料就當面造謠，任意編造，企圖將鄧小平置於死地。

六、在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于會泳就佈置搜集整理了包括國家機關、軍隊等幾十個要害部門，二十多個省市，三十多個單位的黑材料，重點是放在搜集整理「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黑材料、黑情報上面，秘密送入「中南海」的當家那裏。

鞭屍批鬥・死有餘辜

七、于會泳搜集整理的黑情報、黑材料的人中，有「中央政治局委會」、「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院部、委、局的「領導」，有省委書記、副書記以上的負責人，也有「解放軍」的高級幹部，把黑手伸到四面八方，伸到黨、政、軍各部門，搜集了大量篡黨奪權的砲彈。

「人民日報」這篇鞭屍批鬥文章中還說：于會泳是搞修正主義、搞陰謀、搞分裂的兇惡份子，他的活動已超出了文化範圍，是一死有餘辜的現行反革命，這亦已證明了于在獄中已自殺身亡了。

乒乓高手・直綫上升

另外有關莊則棟不久前在北平吊頸自殺「解放」，被人及時救出，欲死不能！莊也是坐直昇機上來，並也機墜人倒。莊是乒乓球選手，曾獲世界乒乓球三屆冠軍（一九六一、一九六三、一九六五），是中共開創所謂「乒乓外交」的主要「打手」。當初其人或許未必是想做官，但自拿了世界三次乒乓賽冠軍頭銜，就成了中共統戰目標，在各種利誘下，在賀龍主持的「體育委員會」，負責訓練乒乓選手。

傳與江青・曾有一手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賀龍這位元帥，被紅衛兵打回土匪原形，「體委會」乃一瞬間由莊則棟掌管，並積極向「四人帮」靠攏，傳聞莊和江青曾有一手，關係非凡，成了心腹紅人。誰知去年十月初宮廷政變，「四人帮」垮台，凡和「四人帮」有關人員一直至今仍窮追猛打加以整肅，莊自亦難逃此刼運。過去是莊喉舌的中共「體育報」，也倒戈相向不止一次的批鬥莊則棟，過去神氣活現，如今苟延殘喘，在精神壓力受不了之後，只好尋求一死解脫，那知在中共統治地區，是求生不得，欲死亦不易，可以想見像莊則棟這類型的人物，是不在少數的。

今日座上客・明日階下囚

江青和王洪文均會自殺而未遂，後者並至今仍不肯承認錯誤，且要求公開辯論，這問題今天相當令中共當權派頭痛。于會泳和莊則棟兩人均是坐直升機似的上升，並雙雙墜機，造成一死一傷，往事如烟，過去風光時日只有追憶。相對的，中共如今當權派，如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鄧小平、李先念等等，他們如今當權在位，顯赫非凡，誰知今後是否又來一次政變，把這批人打成階下囚，換另一批人登台？到底中共的對立統一是暫時的、局部的；而其對立鬥爭却是永遠的、全面的。中共目前當權幹部應勿忘以于、莊二人下場爲借鏡。

文化部長・被迫自殺
體委主任・竟告懸樑
中共「階下囚」下場令人心寒

岑啓亮

林彪曾感慨地說：「今日座上客，明天階下囚」。這一現象，在林彪生前如此；死後也如此，絲毫沒有改變。有中共存在一天，「林語錄」放諸大陸而皆準。于會泳與莊則棟由音樂教師、乒乓好手，受江青青睞，扶搖直上，成爲北平的座上客。然而，曾幾何時，他們又隨着江青的垮台變爲階下囚，且抵受不了批鬥而自殺。

根據日本「共同社」十一月八日從北平發出的報導稱，被指與「四人帮」同流合汚的前中共「文化部長」于會泳，已在最近服毒自殺。「共同社」引述中共官方人士的話說，于會泳服食獄中用於洗刷厠所的鹽酸水自殺，據說在十一月五日「人民日報」會發表一篇文章，公開批判他是死有餘辜的反革命。另外，十月二十六日的日本「讀賣新聞」報導，被免職的前中共「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莊則棟，最近曾企圖自殺未遂（他以皮帶吊頸，但被救回），現仍在北平公園中担任清潔工人。讀了這二則新聞報導，感嘆之心油然而生。

音樂教師・雀屏中選

先說于會泳，他原是作曲家及音樂評論家，一九五八年被保送到「上海音樂學院」學習，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在「民族音樂系」裏充作曲理論教師。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江青在上海領導批判「海瑞罷官」等「毒草」，某天她看了一個智取威虎山的話劇，乃靈機一動，認爲可以發展成現代京劇（當時尙未有「樣板戲」名稱），欲找一個人來作曲，就向「上海音樂學院」索人。

要描寫「中國革命」故事，當然不可能用學西洋音樂的，只得從「民族音樂系」中物色，在系裏的音樂教師中，雀屏中選了當時大約三十五歲左右的于會泳。于在旁邊幾位「專家智取虎威山」，江青大爲欣賞，將此劇列爲「革命樣板戲」，于日後亦替數齣「革命樣板戲」編過曲，當時是政治舞台的炙炙紅人，成爲江心腹，一九七三年由中共「十大」提名爲「中央委員」；一九七五年一月在四屆「人大」上獲任爲「文化部長」，眞所謂坐直昇機上來的小子。

被捕監禁・自殺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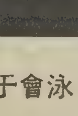
去年十月「四人帮」被捕，于會泳亦被監禁，也許後來因其它因素，曾被釋放，但不久也許是因在位得意時整批不少人，故再度被整肅，今年八月在「十一大」時，被免去了「中央委員」職位。在其自殺前，一直作自我批判，大概實在受不了迫害而自殺身亡，成爲「四人帮」黨羽中，第一個「中央部長級」的人物自殺。

中共「人民日報」十一月五日發表一篇約八千字冗長的文化部批判小組署名的文章，揭露于死有餘辜，並宣佈其生前罪行。「人民日報」在該文中指出于會泳歷史上就是一個投降派，由於江青看他是一忠實奴才，把他拉入帮內，使他青雲直上成，了火箭式的政治暴發戶，直接參與策劃攻擊，陷害周恩來的活動，茲將該報所列罪行列述於下：

集中矛頭・指向老周

一、一九七五年底，周恩來病危之際，于會泳按照「篡黨奪權」的佈置，主動向上海的黨羽「路綫交底」。他透露說：「紅旗」批「中學生直接上大學」這個觀點，不光是批周榮鑫，也是批周恩來，煽動他的黨羽把攻擊的矛頭集中指向周恩來。

二、張春橋把重點反對周恩來的策略和計劃告訴于會泳，他向于會泳交底說：「鄧小平爲甚麼那

于會泳

陳錫聯早年喪父，有弟一人，在鄉務農，母如健在，已達八十五歲高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當時陳任晉冀魯豫軍區太行三縱隊司令員，率部由皖西流竄至麻城，其母時以乞食渡生，與陳已分別二十年，聞訊由黃安趕至麻城新田舖與陳相會，留宿一夜，即爲陳趕走，行前僅將本人所用之毛毯，被子送與其母，而對其母之日常生活，置之不顧。陳在抗戰期間，與王璇梅結婚，一九四七年時，生有一子。

年齡最輕的師長，劉伯承的愛將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紅四方面軍在川北流竄時，陳錫聯由第卅軍八十八師二六三團政委，升任八十八師師長，時年僅二十三歲，爲中共軍中年齡最輕的師長之一。一九三七年八月，抗戰發生，中共軍接受政府改編，四方面軍改編爲八路軍一二九師，由劉伯承任師長；陳調任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七六九團團長，從此陳在劉的指揮下作戰，前後達十四年之久。陳爲人驃悍兇殘，胆大心細，在中共軍叛亂的各個時期，曾參加重要戰役多次，亦曾負傷多次，且多謀貫澈劉的命令，特別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日軍在山西雁門一帶增加兵力，陳奉劉伯承令，率部深入日軍後方，十二月陳親率七六九團三營營長趙崇德，夜襲日軍陽明堡機場，毀日機二十四架，從而減輕日軍對山西雁門、太原一帶的壓力，爲劉所賞識；陳亦常以此役爲標榜，曾著有「夜襲陽明堡」一文。自此陳即成爲劉之愛將，由團長、旅長、縱隊司令員、兵團司令員而擢升爲炮兵司令員，均係劉伯承之有意提拔，並視陳爲他的接班人。


陳錫聯

文革期間依附毛林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陳錫聯在態度上即表示支持毛林，是中共十個大軍區中，沒有受到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攻擊和批評的少數司令員之一。陳並受到劉伯承謝富治的影響，（當一九四〇年陳任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旅長時，謝任政委，兩人相處甚洽，合作無間。）謝曾多次向陳交待政策，因此陳和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兼瀋陽軍區第一政委宋任窮形成對立。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瀋陽市的羣眾組織，發生武鬥，宋命令武裝部隊出動坦克七輛，包圍毛林派佔據的廣播電台、郵政局等，致有數人重傷，一人死亡，經中共中央軍委命令陳出面制止，並在全省實施軍管。以後宋任窮被整肅，陳奉命負責促成遼寧地區的「大聯合」和「三結合」。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陳率領遼寧省的羣眾組織代表赴平匯報，決定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人事，五月十日，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陳任主任，至此，毛林在遼寧省奪權完成，陳爲毛林集團建了新功。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舉行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陳被選爲主席團成員，當選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中全會當選爲中央政治委員。

鄧派炮轟陳錫聯
兩下手令拘矮鄧
陳錫聯前途難料

岳騫

「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和該「軍區」的「第二政治委員」秦基偉，現在正困在嚴重的麻煩中。北平城裏貼出的顯然有後台的大字報，正對着這兩名大頭目猛轟。其中陳錫聯的主要罪狀有四條：

陳錫聯升官史

（一）去年春間，鄧小平被江青集團鬥倒，逃出北平時，陳錫聯曾下令「北京衛戍區」及「北京軍區」所屬的共軍，封鎖其轄區內一切交通要道，設立關卡，嚴查由北平開出的所有小汽車和軍用車，並下令對於抗拒檢查的，一律格殺勿論。當時葉劍英曾向陳錫聯說：「不要這樣作」，陳竟頂撞葉說：「在北京軍區所屬的範圍內，只要毛主席沒有能我的官，我就有權處理軍隊的調動。」

陳錫聯當時還下兩道手令給「五七二二〇」和「五七〇一五」部隊，說有反黨分子（指鄧小平）違抗毛澤東與黨中央命令出逃，應立即派員追捕。現在這手令還在，這證明陳錫聯與江青集團勾結很緊。

（二）陳指揮下的「北京部隊」，揭批「四人帮」的運動情況，遠遠落在其他「部隊」的後面。現在中共已進入「運動第三階段」，但是近在黨「中央」旁邊的「北京部隊」，至今仍停留在「第一階段」，遲至黨「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北京部隊」才設立「專案小組」，但是專案小組的任務，却不是積極去追查江派分子的活動，相反的，是在「連隊」裏抓「受四人帮影響」的情況，寫大字報的遂譏諷陳是：「射人不射馬、擒賊不擒王」，並質問「北京部隊這是搞甚麼把戲」？

又指陳在「十一大」分組討論時，誇口打保票說：北京部隊最緊跟毛主席，最忠實捍衛毛澤東思想，問題最小」。大字報說：「北京部隊固然揪不出甚麼大鯊魚，但並不是說全沒有問題，而是陳錫聯包庇問題，弄得北京部隊烏烟瘴氣，外面的水一滴也潑不入，一根針也插不進。」

（三）指陳錫聯違抗「黨中央」軍委的指示，沒有按照規定讓一九七四年入伍的共軍士兵退伍，一九七七年該「軍區」退伍的人數，只達到「中央」要求的五分之三，但是却沒有相應減少中共中央規定的入伍人數，故意造成「北京部隊」兵員超額，當中央軍委準備開會提出這問題時，陳錫聯又耍手段，欺上瞞下，謊報情況，迫使華國鋒同意了「北京部隊」擴充的要求。

（四）指陳錫聯把「北京部隊」當成私有財產，對於「中央」的調令不是敷衍，就是推托。八月份中央軍委提出，在封凍季節，爲加強中蘇邊境的防衛，要在東綫與中綫增加一個裝甲師、兩個砲兵師和兩個步兵師。並指定由「北京部隊」調兩個師出去。陳錫聯立即跳起來，大喊困難多，「調走兩個師，北京地區無兵可守」！到最後實在推不了，才建議全國十大軍區各出兩個團，但分來分去，「北京」最後才調出一團。事後，陳錫聯還大言不慚地說：「保衛祖國每個部隊都有責任，有任務大家分担，大家高興」。陳錫聯是把軍隊當成私有財產。

陳錫聯四大罪狀

陳錫聯，湖北黃安人，一九一三年生，幼爲牧童，一九三〇年參加農民暴動，編成「農民自衛軍」。一九三二年二月任中共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八十八師二六三團通訊隊政治指導員，一九三三年升任二六三團政委，在川東作戰負傷。一九三五年任中共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八十八師師長。一九三六年十月所部編入西路軍，由陝西西竄，在祁連山爲國軍擊潰，僅以身免。一九三七年八月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七六九團團長，一九四〇年升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旅長兼太行軍區二分區司令員。一九四八年任中共晉冀魯豫軍區太行三縱隊司令員，十月兼任中共皖西軍區司令員。一九四九年二月，任中共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司令員，十二月兼任中共重慶市軍管會副主任、川東軍區司令員、重慶市市長。一九五〇年兼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一年調任中共炮兵司令員。一九六九年十月，調任中共瀋陽軍區司令員。一九六〇年十月，充任中共軍事友好代表團團員隨賀龍訪問北韓。一九六三年六月，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一九六五年一月，連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兼任遼寧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主席團成員，廿四日當選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廿八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中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

新聞以外

趣；中國人說的，有我們傳統哲理，直截了當，一句就是一句，絕不囉嗦，觀眾已全盤了解。這部片子所以覺得不平淡，就因爲它「多嘢睇」，轉得快，使觀眾有目不暇給之概。

老萬看這部影片最感佩服的，是鏡頭眞實。尤其在刁奇醫院進行的一次大手術，更打擊人們的心臟！手術室設備是全美國最現代化的，醫生是美國第一流的外科專家，助手及護士全部是現役。手術進行可淸楚地看到，這種鏡頭，在國片中固然前所未有；技術先進的外國片，也沒拍得這麼好。

至於檢查腦及眼睛的儀器，及鈷六十放射治療，都只有一流設備如刁奇的醫院才有。老萬認爲單看醫院中的幾場戲，已眼界大開，增加不少現代化醫學的知識，因此，從許多方面看，「永恒的愛」都是爲國片開闢新途徑之作，也滿足了觀眾多方面的要求。

四個大男人之哭

丁善璽兄告訴老萬，那天下午拷貝剛印好，便試映過一場，四個大男人看，個個哭得一塌胡塗。包括中影的駐港代表黃也白在內。

老萬這麼說，也許讀者會認爲「永恒的愛」是一部什麼「倫理大悲劇」。其實，畫面上所見，不像典型的「悲劇」那樣，劇中人總是哭哭啼啼，把觀眾的眼淚擠出。相反的，「永恒的愛」畫面上歡笑場面多於悲傷，全片只有在高雲醫生宣判孝昌「死刑」時，才見到慈母的眼中淚。

四個大男人，而且都是幹電影這一行，他們所以看到哭得一塌胡塗，是因爲他們究竟是感情動物。「永恒的愛」不平凡的地方，是它用歡笑的場面，襯托出悲劇的內涵。孝昌明知自己患了癌症仍然不表悲哀，但觀眾却自然的替他悲哀，他的歡笑，換來觀眾的悲泣。他知道自己患了癌症，更潛心從書本上研究癌症，能在醫生面前提出試驗中的新藥，可見他在這方面已有很豐富的知識，可惜這種新藥對他的病沒有絲毫效果，藥石無靈。

老萬這樣解釋後，讀者大概可明瞭「永恒的愛」動人肺腑，賺人眼淚的理由，這也是「永恒的愛」不同於一般「悲劇」，却收到比一般「悲劇」更大效果的原因。用哭泣、呼號、對白打動觀眾的舊式方法已經過時，觀眾的理解力已有很大進步，劇中人的歡笑，觀眾看到的是歡笑背後的悲哀，於是他們哭泣了。

四個大男人與電影中的人物毫無關係，他們哭得一塌胡塗，是受到感情的感動；老萬夫婦及弟媳婦、兩個姪女兒和劇中人是親屬，電影對我們的感動力，不知強大若干倍，我們哭得一塌胡塗，是理所當然。

孝昌的不幸，只是一件很尋常的事，世界上每天都發生這種不幸事情，只因這事發生在老萬父子身上，我們才會覺得是切膚之痛的大事。四個大男人哭得一塌胡塗，可說是電影處理的成功。老萬認爲不必對這部電影怎樣介紹，只點出四個大男人看試片後的情感表現，觀眾就可了解「永恒的愛」是一部不平凡的電影。

一般「原著人」對他的作品拍成電影，總是表示「不滿」。因「書」與「電影」是不同的兩件事，他們認爲電影「不忠」於原著，所以不滿。殊不知好的書不一定可拍成好的電影，如果注入更多戲劇性，而不損原著精神，才是兩全其美辦法。

「永恒的愛」雖是眞人眞事，如果百分之百忠於原著，那會是一部很平凡的影片，四個大男人怎會哭得一塌胡塗呢？

導演功力不同凡响

丁善璽拍「永恒的愛」，並不期望成爲一部賣座影片，他要藉這部片子表現他的才華。

老萬看過試片後，認爲他這目的已經達到。

過去，老萬用別的筆名，寫過一些小說，有好幾部會改編電影。「泣殘紅」替秦劍賺了不少錢，也使他名氣大噪；「畸人艷婦」拿過亞洲影展的最佳故事獎，但老萬認爲拍得比原著好的，却是卜萬蒼先生導演的「盲目的愛情」，這部片子既未得甚麼獎，也不見得賣座，事實上，這部片子拍得很不錯。

因此，老萬覺得，「得獎」或「賣座」都不可以強求，時時會爆冷門。將來「永恒的愛」公映，說不定結果與預期相反，宣傳得好，它會十分賣座，因爲看過的人會作口頭宣傳，他們覺得是好片，會介紹給朋友。在外國影展中得獎希望不是不高，但外國人的看法，和中國人有距離，倫理關係與愛的觀念也不一樣，是否能撈到幾個獎，沒有絕對把握。

目前，市場上仍流行血腥和黃色電影，丁導演曾慨嘆的和老萬說：要拍一部賣座電影並不太難，多找幾個肯脫的「女星」，大堆頭、大規模的展覽，不問劇情，一星期拍一部，賣個三幾百萬沒有問題，問題在你肯不肯同流合污而已。

從丁善璽第一次到美國訪問拉利起，到「永恒的愛」全部完成，中間經過差不多一年，說短不短，說長不長。這一年來丁善璽爲了這部片子奔走，大熱天氣裏在美國開鏡，跑遍東西岸，香港、台灣，才把片子拍成。單是演員及工作人員的簽證手續，已花掉不少精神時間，行期一改再改。動員幾十人，老遠跑到美國，人生路不熟，拍成這部片子已不簡單，拍出這樣的成績，更大出老萬意想之外。老萬說這部片子充分表現出丁善璽的才華，將來各位看過之後，定會同意老萬的說法。老萬看過許多外國人到香港拍的電影，非驢非馬，看起來令人啼笑皆非。像「永恒的愛」這部電影，和比美國拍的毫無遜色，甚至還較美國片眞實。

担重頭戲的是飾演媽媽的盧燕和飾演孝昌的賈思樂。盧燕演戲沒有問題的，爐火純青的演技，眞是不作不二人想。賈思樂是因爲劉文正辦不成出國手續，臨時在香港物色的。老萬第一次和賈思樂見面時，覺得他氣質上和孝昌有很大距離，在影片上看到他演的角色，雖然不突出，却恰到好處。用一個新人而有此成績，可見導演功力，確不平凡。

「永恒的愛」先覩記

一部有歡笑沒有哭泣的悲劇

萬人傑

大導演丁善璽花了一年多時間，把老萬的一本小書「永不死亡的愛」拍成電影，已全部完成，老萬看過試片，就電影論電影，這部「永恒的愛」是一部罕有的佳作，它的特點是只有歡笑，極少哭泣的悲劇。那怕你是鐵石心腸，這部片會使你盪氣迴腸，永難忘懷。據丁導演說，本片打算排在「母親節」公映，這又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日子。

一部動人的影片

十二日晚上接到大導演丁善璽電話，他十四日便再踏上征途，到美國做準備工作，進行拍另一部新片，以華僑在美開發，建築鐵路的故事爲題材，在美國實地拍攝。

「永恒的愛」是他在美國拍的第一部片子，也是中影第一部在國外拍的片子。丁導演認爲這是他今後拍片的新途徑，因此再籌備拍這部中國人在美國的影片。

他在電話中告訴老萬，「永恒的愛」已全部完成，他看過，差強人意。明晚八點試映，叫老萬無論如何抽空去看看，本來他要請客吃晚飯，時間不許可，只能答應到時看試片。

在假日酒店客廳中，他送給老萬幾張劉文正的唱片，其中有「永恒的愛」主題曲和「媽媽」等幾首歌。還說明兩點：這部片子裏面有好幾段唱歌，使人有「歌唱化」的感覺，這是因爲用賈思樂飾演這角色的原故，賈思樂是一位歌星，在電視中以歌唱受人歡迎，片中應表現其長處。

第二點，老萬的書只着重人性與感情的表達，做爲電影，必須加強戲劇性，因此程序上、情節上都和原書有出入。

老萬也搞過電影，對丁導演的解釋十分了解，這兩點不但完全有必要，且丁導演這樣處理正補救了它的缺點。

當丁善璽兄找老萬，表示要把「永不死亡的愛」拍成電影，老萬當時心中便有這顧慮：會不會太過平淡？但丁導演滿有信心的說：「這絕不是一部枯燥、平淡的影片。」

甚至在他提出要拍這部影片時，中影的人也躭心這一點。其實丁導演親到拉利兩次踏勘後，對這部片子已定下藍圖，有充分信心，有十足把握，並且對老萬表示，它有希望在國際影展中，拿到幾個獎。

老萬對丁導演認識不很深，却一見如故、非常投契。看過他「英烈千秋」「八百壯士」兩部電影，別人欣賞他對大場面的處理，老萬獨喜歡他着重人情味與人性的發揮。不過，他私下對這兩部叫好又叫座的影片並不滿意，他自己更喜歡嘗試拍一些文藝性的眞實故事　這就是他爲什麼看中「永不死亡的愛」這本書的原因。

看過「永恒的愛」試片後，使老萬也沒法不信服丁導演的見解，撇開私人感情來說，「永恒的愛」確是比「英烈千秋」「八百壯士」更動人的影片，雖然它們格調不同。

全部實景拍攝

「永恒的愛」特點是在美國拍的部分，不但用實景，而且眞人出鏡。如高雲醫生、史蒂文生教授及醫院裏的護士、職員，都是現身說法。不要看他們是醫生、教授，在銀幕上表演和職業演員沒有分別，飾比利和安妮的，則是荷里活演員，演出很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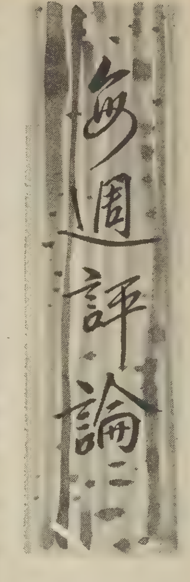
其他內景也全不用片場搭景，這一來，顯得眞實多了。譬如孝昌在拉利住的房子，也在原建築物拍攝，雖然房子已另租別人，裏面佈置再不是從前那麼簡陋，孝昌在這兒住的時候，限於經濟能力，只有幾件破爛的傢具，但在原地拍攝，仍比佈景眞實。

全片實景拍攝是「永恒的愛」更具眞實感的重要因素。香港拍的部分，銀幕上所見的蝸居，看起來堂皇得多；公共地方如飛機場、馬路上、停車場等等，都是佈景無法辦到的。

美國拍的部分，丁導演在美國曾冲印出來，看過試片，彩色效果，尤勝西片；但在香港印出的拷貝，和美國技術已差了一皮，仍比一般國語片水平高得多。

拉利的景色確很美，老萬遊美時已很欣賞，如今在銀幕上看到，比身歷其境還迷人。「永恒的愛」把美國各地及港台景色，盡量收入鏡頭，使這部片子充滿美感，每個畫面都怡神悅目，單看風景，好過自己遊一次埠。

「永恒的愛」的節奏，快而明朗，沒有拖泥帶水，對白簡潔有力，外國人說的，有他們的幽默風



投機份子絕無好下場

最近，大陸一些省、市、自治區紛紛舉行「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選舉新的革委會和新的一屆「政協」。這兩個會議已經收場的有湖南、貴州、西藏、天津、北平、河北和河南等省、市、區，在領導幹部人事的安排方面，仍是黨委第一書記兼任革委會主任，並絕對多數兼「政協」主席。如湖南毛致用、貴州馬力、西藏任榮、天津解學恭、北平吳德、河北劉子厚、河南劉建勛等都是一書兼主任。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失勢的大批黑帮份子利用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會議的機會傾巢而出，多數成為當地新的一屆「政協」頭頭。如文革前北平市委老黑帮陳克寒、鄭天翔、崔月犁、范儒生、范瑾和河南省委前當權派趙文甫、張柏園、彭笑千等就是例子。四人帮失勢前解放幹部多是利用死了人參加追悼會的機會露面，現在則是利用召開「政協」的機會大批予以解放。這是一個顯著改變，而此項改變又是與後解放的鄧派份子掌權分不開的。未來各地後解放的在「政協」領導班子中掛個名的黑帮老幹部，必繼續轉移陣地担任較重要職務，掌握更多更大的權力。

然重要並值得重視的還是最近在北平一些鄧派份子出任了令人矚目的要職。黃鎮繼于會泳任文化部長、胡耀邦繼郭玉峯當上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在此之前還有四川黑帮份子趙蒼壁任公安部長，原湖南走資派張平化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以及韋國清當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和新華社頭頭的調動等等。這些單位用中共的話說叫作「要害部門」，而出任這些機構的負責人，不僅多數是黑帮份子，而且以共軍「二野」系統出身的佔多數，這說明：鄧小平那一派不但已經掌握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權力，而且權力又正在不斷擴大。

此一事實證明：鄧小平絕非善男信女，而是站在派系鬥爭的第一綫，參加戰鬥，指揮戰鬥。有人說他執行的是一條甚麼「周鄧路綫」，這條「路綫」的特點是「溫和」而「穩健」。事實證明完全不是如此，這種說法可以休矣。

鄧派掌權，而以所謂「英明領袖」華國鋒為首的那一小撮毛江餘孽又如何呢？說起來真的抱歉，隨着鄧派勢力的擴大也就是華國鋒等人活動範圍的縮小。雖然在華手下，除難兄難弟汪東興、吳德外，文有紀登奎、武有陳錫聯。可是，就是這麼一個局面在中共內部也無法繼續維持下去，你說悲哀不悲哀？江青等人的束手就擒，是華汪等人的叛變出賣所致。雖然四人帮被捕後在皆大歡喜中有一個時期他們很受「擁護」，時至今日已事過境遷，由受諷刺而受逼迫，進而失勢下台倒是應該的。

所謂四人帮本是老毛生前用心安排的接班人，江青一伙垮台後，中共在宣傳上把毛周捏在一起，並頂在華國鋒的頭頂上，表示他是「正統」，而江青他們那些人是反毛反共的，甚至毛死前就和他們作過「鬥爭」，這些都是胡說，在今天鄧派掌權的形勢下，也證明了那是枉費心機。毛周那塊「正統」招牌已被鄧派奪去加以利用，而華國鋒頭頂上所頂的只是價錢不會高過一個爛燈盞的葉劍英。本欄過去曾估計：華汪叛變宮廷派是葉出力拉過去的，葉當時向以華汪為首的幾個「小老弟」拍胸口，先保證華的「主席」的地位，再保證在鄧小平復出後也不算天安門事件那筆應由華、汪以至陳錫聯負責的舊賬。然時至今日，隨着鄧小平的復出，大批黑帮份子湧出牛棚重掌大權，於此同時葉劍英又老得不行了，快要上八寶山了。於是，華、汪之流失去了遮風擋雨的傢伙，另一方面來自翻案復仇勢力的壓力却越來越大。當然華在短期還不會被踢下台，然日子一定是非常不好過。

中共收買的接生婆出身的傳聲筒韓素音，今年十月間在香港就私下向人透露：毛生前的「御林軍八三四一」已不為汪東興指揮，因此汪天天喝酒發牢騷。估計韓素音放出空氣是有用意的，汪東興酒後就會滋事，滋事後就會被整肅，而他的被整肅又與派系鬥爭無關，而是他咎由自取。

汪東興處境如此之壞，而不斷受大字報攻擊的陳錫聯、吳德的日子當然會比華汪還糟。大陸局勢發展到現階段，可以看出，因葉劍英就快要拉柴上八寶山的關係，華汪小集團不僅完全孤立，且其派系勢力的最後防綫已被攻破。最明顯的事實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郭玉峯失勢，其遺缺由胡耀邦接替。郭玉峯係來自共軍瀋陽軍區的軍人，先與陳錫聯有關後一階段就不會不與毛遠新以至江青掛鉤，以這樣一個人能拖到今日，這完全是因派系鬥爭的微妙關係，加之時間不成熟沒有動他。現在換了他，且由鄧的核心親信胡耀邦頂上，這都表明鄧派對於打擊華汪小集團，甚麼思想顧慮，客觀條件和中共體制以及毛的那套「遺產」等等都已一腳踢開，進一步必是放手大幹。

文章寫完了，它的結論是：投機份子不會有好下場。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二月廿九日出版 NO.531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二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illegible]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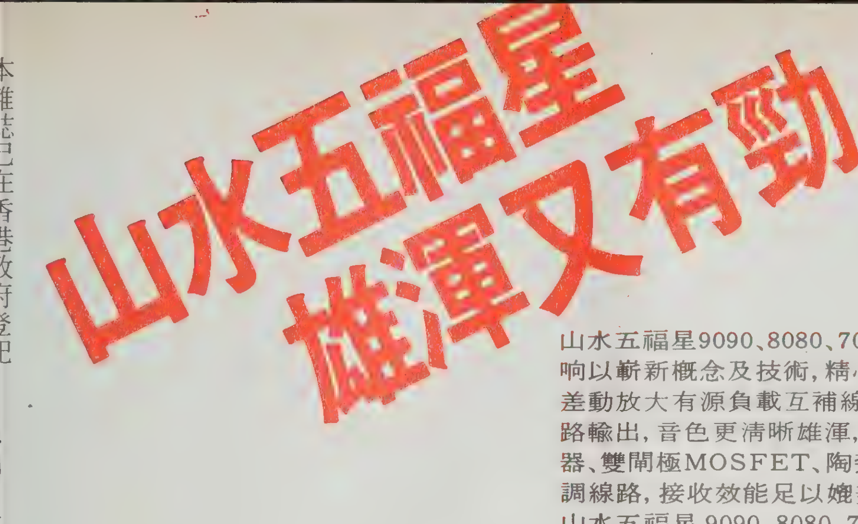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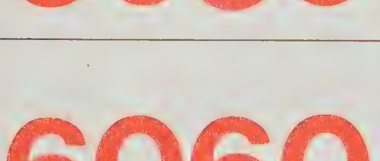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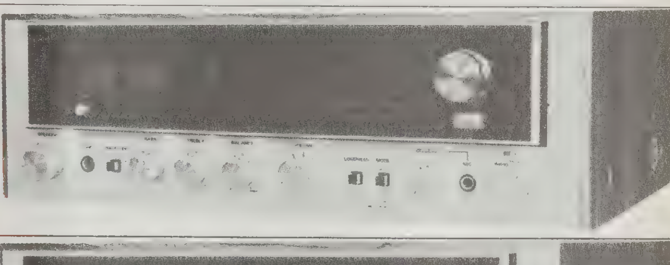
嚴以敬作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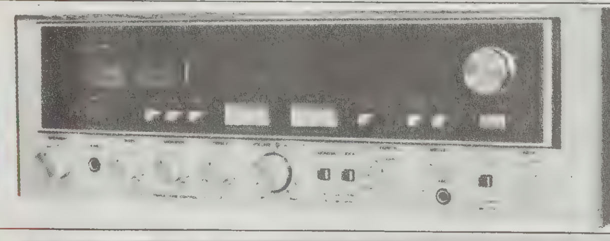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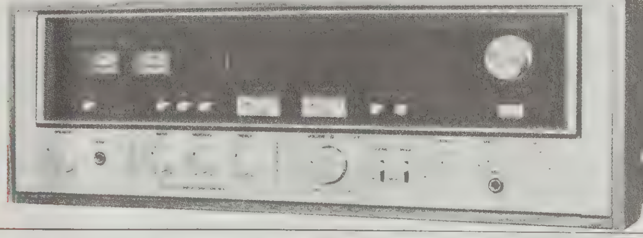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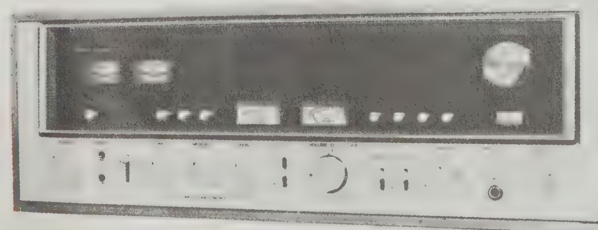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王昭君 回文

封淑英

羅衣舊換忍辭漢。棄主明妃恨畫圖。過塞黑寒驚雁有。渡山陰險守軍無。多因異就胡爲婦。少養親辭漢不夫。歌樂奏催人上馬。和番遠去別城都。

問譏：

都城別去遠番和。馬上人催奏樂歌。夫不漢辭親養少。婦爲胡就異因多。無軍守險陰山渡。有雁驚寒黑塞過。圖畫恨妃明主棄。漢辭忍換舊衣羅。

梅花

十萬山人

弄墨吟詩著句推。功名何若手中杯。少懷淸逸有仙骨。老氣初當占古梅。百代光陰同過客。一年花信犯寒開。生前應是林和靖。雪滿孤山夢不回。

書事

姚伯衡

放懷揮酒一高歌，蕩蕩中原怎奈何，誰昧黍離悲故國，我傷荊棘掩銅駝，佇看大鳥飛雲路，顧指潛龍起水波，畢雨箕風徵有象，祖鞭先着定山河。

調寄一翦梅

何敏公

濃葉繁英潤畫簷。兩點[illegible]纖。花影纖纖。蘭般心事上眉尖。春意頻添。秋思愁添。斜倚欄干待月明。東[illegible]垂簾。西[illegible]捲簾。幽情當[illegible]步難前。睡也懨懨。醉也懨懨。

前調

曾三戍

萬里蒼蒼物外天。山在雲間，雲在天邊。春風有意共留連。人也同旋。我也悠閒。陡起紅塵大[illegible]看。豪氣驚[illegible]。妻破驚寒。家國誰[illegible]步[illegible]還。玉種藍田，雪擁藍關。

前調 春遊澀源邨

潘友泉

[illegible]擁龍蛇淑氣催。海上春回。嶺上桃開。澀源飛屐踏莓苔。人自欣恢。鳥自喈喈。岸幘臨風亦快哉。無盡詩材。不盡吟杯。溪山如畫著亭臺。遊興淸佳。影興徘徊。

旨酒

崔雲岩

壘塊[illegible]胸次。三杯引興長。伯倫曾頌德。合醉鬱金香。

前題

麥友雲

婉轉情難已。琵琶聲欲低。獻卮歡笑罷。揮袖下樓啼。

前題

[illegible]

夏禹雖曾惡。葩經已見稱。主賓同燕傲。[illegible]何曾知[illegible]。

前題

梅五雲

我是逍遙客。[illegible]渴暫托身。家鄉無[illegible]土。海角叔無人。日載披荊會。三旬旨酒頻。初醒俱未[illegible]。[illegible]思步淸塵。

前題

陳其浩

[illegible]相[illegible]少[illegible]而[illegible]禹惡。[illegible]沉湎國可亡。千[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陳荊禹

[illegible]

前題

劉秉衡

[illegible]未須懲憂倩。應與度新盟。

前題

劉[illegible]

但願醉鄉住。何拘[illegible]。一斗東坡賦。十觴工部詩。南浦送君日。西窗剪燭時。有情忘歲月。旨酒以爲期。

前題

黃思湣

但把貂裘換。何勞問幾千。當歌思魏主。屬座笑前賢。碧甃窺浮蟻。芳阡覓墮鈿。文君新釀熟。應醉玉人邊。

前題

賴定中

休問醉還醒。閒來罄一瓶。戒曾聞夏禹。德却頌劉伶。飲我蓮花白。醉君竹葉青。忘憂端在旨。安用酒盃停。

前題 古風

[illegible]樹聲

酒能亂人性。亦可聯歡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豪飲皆留名。愛惡因各異。引致偏見成。應知世間事。多於屬模稜。是非罕絕對。[illegible]。世限難分明。任教相[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陳敏存

瞻日人皆醉。安容我獨醒。[illegible]。飲者聖而淸。鬧市沽千日。生涯夢幾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處常逋債。深閨屢動情。漫聽漁父唱。柔櫓一聲聲。

前題

陳[illegible]

歛客添豪興。[illegible]。千日[illegible]。[illegible]。銷愁傾玉斝。拚命臥沙場。頻貴包茅貢。[illegible]。[illegible]。

國大陸。

近年來中國大陸民間流傳最廣的故事之一就是「南京橋」故事，該故事的主題與謀奪毛澤東性命的圖謀有關，目前從北平到廣州到處都盛傳這個故事。

根據逃港大陸人透露，「從『文化大革命』以來，許多地下小說、短篇故事和詩歌普遍流傳於大陸民眾間。」其中包括某些情節嚴謹，文筆動人的自傳性小說，反映大陸人民「艱苦的生活」。像「湘江流紅」就是敘述湖南省一對父子間的衝突和恩怨。

許多地下文學都是前「紅衛兵」和文革期間或其後慘遭下放的青年學生所作的。工廠的工人有時也寫這類似作品。

反對蘇聯政權的地下文學在海外已頗具盛名，但是中國大陸所存在的地下文學目前尚鮮為人知。

讀者 金山伯

（十二月十三日）

大陸人民羨慕三寶 優差肥缺近廚得食

紐約十二月十一日報導，「走後門」在中國大陸是很普遍的現象。

不過在中國大陸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走後門。後門只對某些人開放。

該報在頭版刊出記者巴特斐自香港發出的報導說，「走後門」要靠「關係」，「在朋友、同學、親戚和同事之間培養良好的關係」。

巴特斐舉出若干「走後門」的例子。以下是其中之一：

中共「中央新聞影片與紀錄影片部」的一名餐廳採購員發現，以免費電影票贈送給食品店的店員，可以購得許多排骨——在中國大陸有配給票也買不到的美味。這是件好交易，因為在中國大陸，自從「文革」以來，娛樂受到嚴格限制。

巴特斐說，此類事件雖然報章很少發表，也很少為外國人所獲知，但卻是「各地方普遍的非正式交易的一部份——也就是蘇聯所謂的第二經濟」。他說：「透過此類安排，個人以及工廠，公社和辦公室利用手腕，對抗官僚機構，騙取或獲得通常得不到的服務或東西，這也許是新婚夫婦的住所，醫院提供的較佳醫療服務，假日或喪禮的額外食物，或可以使自己的子女進入體育或音樂等特殊學校求學，以避免被下放的入學許可。」

巴特斐說，這種非正式交易已製造了一種特殊階層。他說：「位於特殊階層之首的是中國大陸人民所謂的三寶——三種最容易給人稀有東西或服務的人：醫生和護士，司機及店員，尤其是食品店的店員。一名最近自廣州逃抵香港的學生說：如果認識這三種人，就可以無憂無慮的生活。」

巴特斐說，「由於醫院的死板作業情形，病人有時不得不暗中自醫療人民獲得特別優惠，司機所以身價高，是因為他們可以前往各地，可以請託他們帶需要的物品。」

巴特斐說，中共當局對這種情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認為這種現象似乎有助於緩和人民對共黨控制的挑戰。

巴特斐又說，「徇私與袒護情形也會發生。」例如，一名「國營農場」的「官員」，由於兩名勞改犯寫信向他們以前的同學「副外長」王海容訴苦，被調往「外交部」工作，而大感憤怒。

巴特斐在報導這種現象後暗示，毛澤東改變人性的企圖，已經失敗。

他說，「在中共奪取政權將近三十年後，這種個人精神仍繼續盛行，暗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並不像有人所描述是個統一的社會。更不像中共支持者所謂的是個沒有個人野心，沒有偏袒和諧的社會主義天堂」。

從上面的「政府」名單看，除了陳錫聯與華國鋒有關係外，其他各人都不會是華國鋒支持者，更不是文革派的擁護者。甚至像許世友等，則是華國鋒的反對者。他們勢必在「政府」中建立自己的勢力，一如文革前彭眞的北京市委，水不撥進去，針揷不進去，最後把文革叛徒派踢出政治舞台。

讀者　方外人

（十二月十六日）

玩弄毛澤東兩面外交 中共支援東南亞共黨

編輯先生：

據華盛頓郵報駐本港記者日前在一項報導中、引述中共祝賀泰共成立三十五週年的電報，認爲「是在亞洲玩弄毛澤東所制訂的兩面外交政策，旨在支持該地區的各國現政府，以對付蘇聯和越南的陰謀，一面反擊國際共黨右翼如阿爾巴尼亞對北平所作的『忽畧促進世界革命義務』的指責」。一般年來中共在國際上的活動，一般人只注重其對美對蘇的部份，而忽視其對其他地區的滲透尤其在東南亞的顚覆部署。實際上，中共慣於聲東擊西，以實現其最重要的企圖；就目前情形而言，其對美蘇所說的話和採取的姿態雖多，在短期內尙不會產生重大變化與結果；對東南亞的擴張，則是其主要目標，自由世界必須密切加以注視。

越棉寮相繼赤化以後，世人認爲中共已在東南亞得利，將可緩和其間接侵畧的行動，此一地區可望維持暫時和平之局。事實上，儘管越南戰爭結束，馬泰菲已承認北平，使中共減少了干預的藉口，並在表面上有所顧慮；但中共野心無厭，決不會因此而減緩其前進的步子，充其量是改變方式而已，此即支援當地共黨組織，擴大武裝叛亂，以從事內部顚覆。

但是，兩年多以來東南亞情勢的演變，對中共並不是有利的。第一、越南的悲劇，提高了這一地區各國的警覺，印尼、新加坡對共產集團保持警戒，並加強內部的反共措施；泰馬則由採會勦邊境共黨游擊隊，從而增進防共的合作，遂使中共無隙可乘。第二、河內自吞併南越，控制寮國後，勢力坐大，再不甘願受中共支配，且轉而傾向蘇聯；將來亦可能師北平對蘇聯翻臉的故技，與中共發生爭執；越南頭目黎筍上月訪問大陸，在言論和看法上與華國鋒岐異，即是可探索的跡象；同時蘇聯控制寮共，爭取越共，又使北平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趨於削弱。

基於這些情勢的發展，中共正在加強東南亞的鬥爭，除了儘量不作公開武裝介入，以免刺激美國，使其誘脅美國促成「關係正常化」的企圖受到更多困難；以免觸怒蘇聯，使中蘇共衝突益趨擴大之外，同時也要維持東協中三個國家的「邦交」，使他們不致步印尼後塵，採「中止外交關係」的斷然措施。因此，它將運用「人民戰爭」的戰畧，大力支援當地的武裝共黨組織，擴大騷擾活動，由佔據鄉村來孤立城市，以逐步顚覆政府，奪取政權。

中共在祝賀泰共成立三十五週年的電報中，稱讚泰共「正在包圍城市，俾能奪得政治權力」，即是鼓煽泰共，沿着「以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的戰畧路綫前進。這份賀電，爲北平在五年來的首次發出，意味着迫不及待，圖窮匕現。兩年前對馬來西亞共黨，曾發出祝賀成立紀念的類似電報，曾引起馬國當局的強烈反應。曼谷新軍人政府甫告組成，顯示以桑加德將軍爲首的反共勢力，對前政府的統治能力不滿，並急圖強化勦共力量，以打擊仍甚猖獗的泰共。中共在東南亞實施「兩面外交」策畧，並鼓煽內部顚覆，暴露其對這一地區加緊擴張的陰謀，泰馬諸國應當嚴加戒備，並對中共採取隔離的措施；其他自由國家，亦須由此認淸中共的猙獰面目，揚棄一切拉攏或退縮的想法和做法，才可免於赤色病疫的傳染，進而確保自身和共同的安全。

讀者　王道

（十二月九日）

大陸流行地下文學 反映人民艱苦生活

編輯先生：

最近的紐約時報刊登，由該報記者巴特斐的一篇文章，報導有關反對中共政權的地下文學目前已氾濫於中

萬人意見

矮鄧以政取代黨控制實際權力
華汪文革叛徒派勢將面臨收檔
鄧小平有生之年必培養自己接班人以防死後鞭屍

編輯先生：

據十二月十日此間「南華早報」報導，中共「政治局」於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三日舉行「擴大會議」，對明春的高層人事作了若干決定。

報導說，該項會議內定的重要人事計有：

葉劍英出任「全國人代會常務委員長。」

鄧小平出任「國家主席」。

李先念出任「國務院總理。」

許世友出任「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陳錫聯出任「國防部長」。

報導指出，汪東興和吳德兩人據說并未參加此項擴大會議。如果此訊屬實，則似爲華國鋒一派勢力逐漸衰的跡象。

這張中共「政府」排位名單，倘若一旦屬實，則華汪文革叛徒派，將會在北平政治舞台上逐漸消失。誠然，葉鄧李許陳等人年屆老朽，在世來日無多，表面看，與華汪紀吳等較爲年輕的人，是不能互爭時日，所謂來日方長，等到鄧葉等人進八寶山時，自然會輪到華汪等人粉墨登場，到時還不是由華國鋒任黨主席兼國家主席，汪東與任國防部長，紀登奎任總理，吳德任人大委員長。事實却不然，在一個專以權力鬥爭爲綱的中共統治層裏，任何事物發展都會急劇變化。在毛劉周朱陳時代，有誰會想到太子劉會被毛王爺廢立。林彪說得好，今天座上客，明日階下囚，正是中共權力鬥爭鮮明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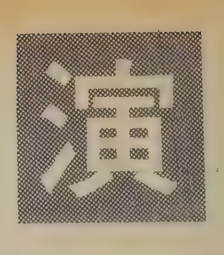
鄧小平一登上國家主席之位，首要任務自必是培植他自己的接班人，只要鄧小平有老毛般的壽命，他所培養的接班人足可繼承矮鄧的遺志。爲免死後遭華汪鞭屍，對接班人的選擇，矮鄧絕不會像老毛這般魯莽，選擇對中共沒有汗馬功勞的王洪文之流，他所選的必是較爲年輕且曾在延安食過夜粥，其後又在地方或中央獨當一面，特別要在文革時被鬥垮鬥臭的大員，這些人如趙紫陽、胡耀邦等是最有條件的人選，因爲也只有趙胡等人才有資格跟華汪爭衡。只要趙胡等輩在矮鄧生前建立權力基礎，到矮鄧兩腳伸直，華汪絕不輕易把他們芟除，到時仍然是鄧家的天下。

本來中共權力是以黨權爲中心，黨領導政，政指導槍，黨指揮槍局面有牢不可破之勢，但自老毛一手砸爛黨組織後，黨已不能控制政與槍。槍桿子的抬頭，形成槍指揮黨局面，握槍桿子的人視黨政如無物，其後老毛重握權力，曾企圖竭力使黨回復過去地位，但由於黨已被砸得支離破碎，加上槍尾大不掉，遂形成黨槍互爭局面。毛澤東晚年，也只有靠自己個人威望來統御槍，黨根本變成一個爛攤檔，對槍與政起不了指導作用。

華國鋒在毛死後，接手黨的爛攤檔，儘管加上政的權力，但對槍桿子還是無能爲力，他每一次施政，都要看槍桿子的面色行事，最後不得不把鄧小平拉上台，以圖減除內外所加的壓力。

雖然中共方針政策是由黨所制訂，並以黨的名義行使大陸，但由於黨長期變得脆弱無力，致政令下達地方，實力軍人與官僚陽奉陰違，使黨的決策無法實施貫徹，黨主席地位便顯於無足輕重。華國鋒死抓「總理」一職不放，便是藉此職加強個人地位，以黨政合爲一體，全力對付槍桿子，只要此兩權力能牢牢抓住，日後不憂不形成氣候，時間一久，槍自然會屈居黨政之下。

矮鄧欲與華國鋒爭一日之長短，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把華國鋒所抓的黨政權力分家，華國鋒權力被拆散，其定於一尊的欲望固然幻滅，且日後的地位也隨之低落。令華只任黨主席而不兼「總理」，可說是削除行使實際權力的唯一手段。老毛生前，矮鄧尚敢要老毛當名譽黨主席，何況現在的華小子，即使給他當黨主席，在矮鄧的眼裏，也只是掛名而已，跟名譽主席沒有兩樣。




蔡東方

法正與李嚴的爲人，我以前作過批評。劉巴，依照胡健中先生的意見，是一位値得重視的人物。他是荊州零陵郡蒸陽縣人，在曹操大軍壓境之時，別的荊州名士一窩蜂跟隨劉備向南逃難，他却向北走，投奔了曹操，其後又接受曹操給他的任務，回家鄉，爭取荊州南部郡。終於流落到交趾，又來到了益州，偏偏遇到劉備拿下益州，終於被劉備的情義所感動，死心場地，先後作「西曹椽」與尙書令，辦了不少事，而對外保密。他去世於章武二年（西元二二二）。

陳震是荊州南陽郡人，長於辦外交，出使東吳，訂成了漢吳同盟條約。他在建與三年以後，一度作過尙書令。

（卅一）曹家的事

曹操有過廿六個兒子。這些兒子，一個是元配丁氏所生，叫做曹修，其餘的廿五個是十二個小太太生的。（不曾生過兒子的小太太，在三國志裏面都沒有記載。）

他所最喜歡的一個兒子，叫做曹冲，是一位「環夫人」所生。曹冲人極聰明，在很小的時候就懂得（或是發明了）用浮水中的船，秤一隻大象的體重。（曹冲叫人把象牽到船裏，看這個船入水有多深，在船邊劃下記號；然後把象牽走，放入大小石頭，到船邊的入水記號相同爲止；最後，把大小石頭一一秤其重量，加起來，那便是象的體重了。）

曹冲不僅聰明，而且心也極好。有一次，曹操的掛在倉裏柱子上的馬鞍子被老鼠咬破了。管庫房的人心驚胆跳，怕被曹操發現了，就會一怒而處他以死刑。曹冲叫他不要怕，就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故意用刀子弄破一個洞，先讓曹操看見，而且做出很愁的樣子。曹操問曹冲：「你爲什麼發愁呢？」曹冲回答：「我的衣服被老鼠咬破了，有人告訴我，『衣服被老鼠咬了，人會倒霉。』」曹操說：「那裏的話？這是無知識的人胡說。你不要發愁。」過了不久，曹冲就叫那個管庫房的人進來報告馬鞍子被咬的事，向曹操跪下請罪。曹操笑了起來，對那個管庫房的人說：「你起來、這件事不要緊。我兒子的衣服，夜裏放在身邊，還會有老鼠咬；這馬鞍子放在庫房，掛在柱子上，當然難免被老鼠咬了，你沒有罪，去罷。」

可惜，這位有才有德的曹冲，在十三歲的時候便早死了。曹操哭得十分傷心，這一年，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烏林被周瑜劉備擊敗的一年。

曹操打聽到邴家有一個女孩子，剛死了不久，便向邴家的家長提親，要替兒子曹冲亡魂，娶邴小姐的亡魂，邴家不肯。

曹操又打聽到甄家也有這麼一個剛死了不久的女孩子，就改向甄家提親。甄家倒肯了。（能夠替死了的小女兒找一個伴，而且活著的家屬也與炙手可熱的曹丞相攀上關係，有什麼不好呢？邴家太固執了。原來，邴家的家長，是邴原，一位頗有骨氣的讀書人，他根本看不起曹操。）

曹操的最大的兒子曹修，死於建安三年征討張綉之時。次於曹修的，是曹丕，曹丕生於漢靈帝中平四年，比曹冲大九歲。

曹丕沒有曹冲那麼聰明，或那麼心好，曹操一向對曹丕不太喜歡。除了曹冲以外，曹操所最喜歡的，第一是曹彰，其次是曹植。

曹丕、曹彰、曹植，還有一個曹熊，都是第一個小太太卞氏所生。卞氏出身是風塵女，原籍（山東臨沂之北的）琅邪郡開陽縣，流落在（安徽亳州）沛國譙縣。她在二十歲的時候嫁給了曹操；當時，曹操是頓丘縣的縣令。她的命運很好，自從嫁給曹操以後，不僅衣食無憂，而且在建安二十年作了魏國的王后；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曹丕篡位以後，作了魏朝的皇太后；在曹叡繼位以後，作了「太皇太后」；活到了太和四年，七十一歲才死。

卞氏爲人很好，私底下常常接濟曹操的大太太丁氏。這位丁氏，可能是曹操的譙縣小同鄉，在兒子曹修死了以後與曹操鬧翻，去了娘家；曹操親自請她，她不肯回。卞氏每每乘着曹操不在家的時候，把她接來，厚加欵待，在曹操回家以前把她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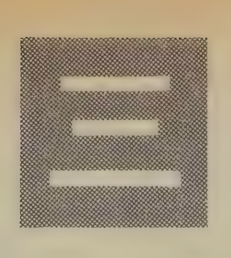
丁氏所生的一個女兒，卞氏與曹操也待她很好，把她撫養成人，嫁給了夏侯惇的第二個兒子夏侯琳（楙）。

在卞氏所生的四個兒子之中，曹丕最大，曹熊最小，死得很早，中間的兩個是曹彰與曹植。

曹丕頗有文才，寫過一部「典論」。典論之中的一篇，叫做「論文」，指出文章好壞的標準，不可一概而論，因文章本身的性質而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他又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政治上的飛黃騰達，只是「止乎一身」。而且，一個人的壽命，無論多長，遲早也會死的，不如文章之能夠把「聲名」傳於後世。

曹丕除了「典論」以外，也寫了一部很像「聊齋志異」的「列異傳」（在「太平御覽」與「法苑諸杯」裏有「列異傳」書的引文）。

他不僅會寫散文，詩也寫得很好。



事實上，郭攸之是好好先生，不太堅持自己的意見。費褘不久便被諸葛亮調去丞相府作「參軍」，剩下來作爲後主身邊的「諍友」的，只有董允一個人。

後主升他爲「侍中」，又教他兼領「虎賁中郎將」的職銜，統領在宮中宿衞的「親兵」。

後主對女子頗有興趣

後主在卽位的時候，年齡是十七歲，到了建興五年，便有了二十一歲。（他卽位的一年是劉備章武三年，沒等到第二年便改元建興。所以，在建興五年之時，他的虛歲是廿一歲。）

後主對於美麗的女子頗有興趣，雖則他的皇后，張飛的大女兒，並不難看（可能甚美，因爲張飛本人曾經是美少年。）

後主除了皇后張氏以外，也有若干位妃嬪之類，却貪心不足，頗想廣採民間的美女，收入後宮，董允認爲這件事他不能以侍中的身分，出面阻擋。他板起面孔向後主說：「古時候的天子，至多只有十二位后妃。現在，陛下的後宮已經超過了這個數目」。後主向董允說好話，請他通融通融；董允却始終堅持，絕對不肯通融，後主只得打消這廣採民間美女的念頭。

從此，後主對董允既敬且畏。別的壞事，他也不敢做，不敢想了。

宦官黃皓，也極怕董允，比後主更怕董允。董允對黃皓，也當然更加不假辭色，常常對黃皓嚴厲責備，也不許黃皓升官得太快。在他當侍中的期間，他只許黃皓升到「黃門丞」爲止。

董允在費褘於延熙六年升爲「大將軍、錄尙書事」的時候，被加官爲「輔國將軍」，以「侍中」的本職兼「守尙書令」，成了費褘的副手。

老百姓對他的印象極好，把他列爲所謂「四相」，卽四個丞相之一。這所謂四相，是：諸葛亮、蔣琬、費褘、與董允（其中，只有諸葛亮一個人是丞相；蔣琬與費褘均有過「錄尙書事」的實權，算得上是事實上的「眞宰相」。董允僅僅作了「守尙書令」，不曾「錄尙書事」；他是無論怎麼說，也算不上是一個「相」的。）

董允作「尙書令」的期間，也極短，只作了三個年頭，到了延熙九年便病故了。

繼任尙書令的人，是來自南陽郡的呂乂。呂乂的行政經驗很豐富，作過一任管鹽的典農都尉，兩任縣長，四任太守，他的辦事效率極高，做到了「衆事無留，門無停賓。」

呂乂作尙書令，作到了延熙十四年病故爲止，前後五年。

呂乂的繼任者，是貽誤大局的汝南郡人陳祗。陳祗與宦官黃皓「互相表裏」，縱容黃皓。黃皓之開始干預政治，是在陳祗作尙書令的七個年頭的期間。

在景耀元年（西元二五八）開始作尙書令的，是（河南省桐柏縣之東的）平氏縣義陽鄉人董厥。他作過諸葛亮丞相府的「令史」。令史的官職，似乎比「長史」小，雖縣令却比縣長大。（大縣的長官叫做縣令；小縣的長官叫做縣長。）

諸葛亮曾經向別人誇獎董厥，說：「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愼，宜適。」這「思愼宜適」四個字，是諸葛體」，費解。意思是：「董厥這個人很小心，想得很仔細，說出話來，很恰當，可行。」

董厥不僅在景耀元年作了尙書令，而且在景耀四年，以「輔國大將軍」的官職，「平尙書事」。「平尙書事」，在名義上比「錄尙書事」的權力較小，其實權力是一樣的。

（平字的意思，是「秤」，是「權衡輕重，決定如何處理」。其後的幾個朝代，「眞宰相」的官銜有的是「平章事」、「平章軍國重事」、「與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因此這「平章」兩個字成了眞宰相的簡稱。這裏面的「章」字，是名詞，似乎指「文章」、「文件」。「三品」兩個字，不是說眞宰相的官階只有「三品」，而是指「三品以上的官」。那時候，當眞宰相的人，要會同中書與門下兩個省（院）的三品以上的官，一齊研究重要的文件與政務，所以他的官銜才叫做「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

董厥開始作「平尙書事」，爲時太晚，不過兩年蜀漢就亡。在這最後的兩年，在董厥下面當「侍中，守尙書令」的是他的小同鄉，平氏縣義陽鄉人樊建。

他們二人有能力處理庶政，同時支援在前方作戰的姜維，却沒有辦法控制宦官黃皓。

不過，宦官黃皓之壞，並沒有壞到了該負亡國責任程度。那末，該由誰來負呢？第一，當然是後主自己。第二，是竭力主張投降的譙周。這些話，我要等到叙說鄧艾與鍾會兩路伐蜀之時，才能細說。

我在這一章裏，約畧叙過了董允到樊建、這幾位當過尙書令的人，用意在於說明諸葛亮不是沒有留心到獎拔人才。

在董允以前，蔣琬與費褘均作過尙書令。這兩人是諸葛亮有生之年的好帮手。

更前於蔣琬的，有法正、劉巴、李嚴、陳震，四個人，都當過尙書令。

後，北平亦沉着地宣告他們人民志願軍對韓戰的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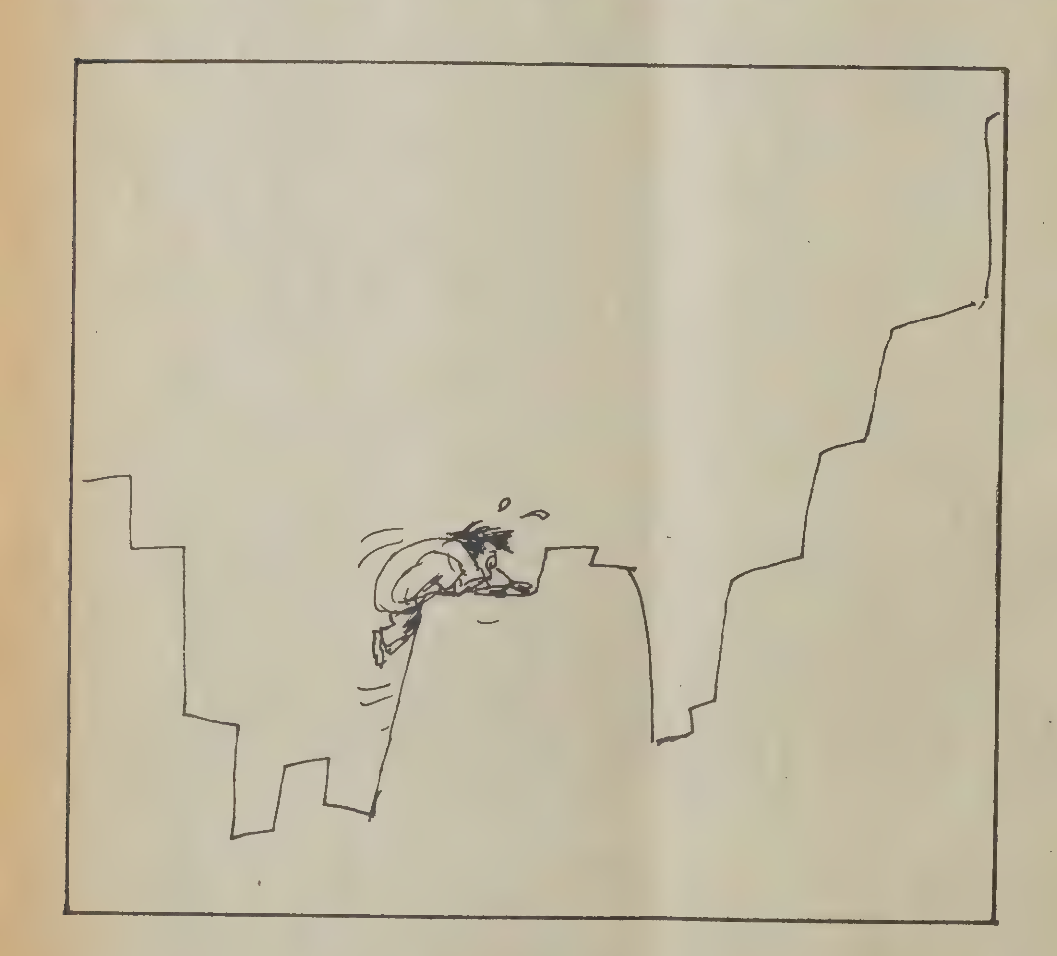
麥克阿瑟將軍擬用以結束戰爭的攻勢，預定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四日發動。計劃中，第八軍在橫跨東部與中部的廣大前綫往北推進，而X軍團在西部往北推進，在滿浦鎮，江界和熙川軸綫上斬斷敵人的補給綫。

如此，東部華克將軍所部和西部埃蒙將軍所部兩者分離的聯軍指揮系統才能暢行無阻。他們兩者之間，橫躺着半島脊骨的高山峻嶺，隔絕了大約五十哩的空間，因爲兩軍之間的連繫是由無綫電和空郵，專差來維持，這空間就必須在空軍看管之下。

麥克阿瑟採擇這個大胆而顯然風險很大的出擊意味着他在十一月初所抱的愼重態度，在中旬已改成樂觀進取的了。在十一月七日，他告訴他的參謀長說，在戰場上一定有組織的中共部隊準備抗拒他，他又估計就是他要建立充份的武力，這些新的敵人也可能使聯軍撤退。當時，麥克阿瑟關心的是究竟他能不能阻止敵人氾濫的增援軍，以及如何以更新的攻勢來試探敵人的企圖。十一月九日，他寫給參謀首長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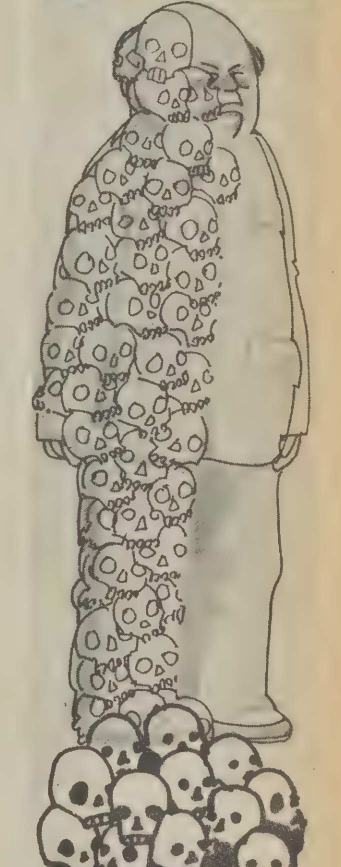
「我相信有除了水電裝置外可以自由轟擊的空軍力量，我能夠以足夠的兵力擊破渡過鴨綠江而來的敵人援兵，以防止我軍可能遭受的毀滅。」

六天以後，他改變十一月七日所想擬前進與當面的敵人一較短長的原意，而改採能獲完全勝利的計劃。從九月十五日至九天之後發動全面攻擊之日爲止，中共在韓國境內的兵力被穩重地估計約十萬人，面對着西部和中部的第八軍。以及散佈於東部的X軍團。麥克阿瑟的情報官威勞比少將把他們分開爲三萬或四萬的北韓人和六萬與七萬之間的中共「志願軍」，事實上，中共已有卅萬軍隊進入韓國，而且他們不是志願軍，而是有組織的林彪所屬第四野戰軍和陳毅所屬的第三野戰軍。許多美國的官員們，其中包括麥克阿瑟的參謀長歇奇少將，X軍團的參謀長萊福納，認爲威勞比所估計的數字太低，但是威勞比重申他的理論，認爲中共只有其志願軍在韓國，可能是按一個志願軍大隊等於中共一個師的比例組成的。除非威勞比被中共僞稱「總隊」和「大隊」以代替軍和師的方法愚弄到了，否則不知道這個理論的基礎何在。事實是，「第五十五總隊」實際上是第卅九軍，「第五十五總隊第一大隊」是第卅九軍第一一五師。威勞比繼續把師當是眞正的大隊，而無數的報告都證實大隊就是師的僞裝。許多中共的俘虜都還沒有足夠的時間而至習慣於此種全體一致的欺騙。他們有時說「大隊」又有時說「師」，因此惹起詢問者的懷疑，最後終於發現中共的詭計。



中共教育路綫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金日成自己於數天之後作第二次的逃走，從新義州向東逃至韓國北中部江界與滿浦鎮間的森林中。在那裏，他在他的最後基地上冀圖收拾殘局。金日成的逃逸，乃是美軍第廿四師和英軍共和旅進攻的結果，因為它們的先頭部隊於十月廿四日進入新義州和戰略據點水豐水庫。

南韓軍第六師追出聯合國前進的行列。在十月廿六日，它的第七團直入鴨綠江畔的楚山。把敵軍擊潰，最後北韓的士兵紛紛越過一條狹窄的人行橋而逃入中國東北。「用鴨綠江的水來洗淨我們的劍」此一諾言已經實現了。

現在，聯合國的樂觀主義在韓國處處飄揚。第八軍官兵士氣如虹。第一騎兵師的人誇張他們將於感恩節日披着他們光耀奪目的黃色肩巾，在東京廣場上作勝利大遊行。該師甚至在若干裝備方面已開始準備撤出韓國。其他部隊的人員，大談其在日本購買聖誕禮物的盛事。尤有進者，遠東空軍轟炸指揮部已開始抱怨說：「我們已無目標可炸。」一個第九十二分隊的飛行員於歸來後報告說，他的唯一目標是在路上被他炸中的一輛敵人的機器腳踏者。聽到這個報告後，史特勞梅耶中將把每天廿五次的出擊減為每天十五次，一直繼續至第廿二及廿九分隊開始返回美國的十月廿七日完全停止轟炸為止。最後在北韓只有三座列為目標的橋樑未被炸毀，原來它們是對於聯合國軍似乎比之對於敵人更具價值的。

當向新義州推進的左翼部隊第廿七共和旅的澳洲人接近定州時，他們遭到北韓軍頑強的抵抗。但是定州於第二日被跟着由美國第廿四師接替的阿及爾營所攻陷。是夜在眼色的月亮光之下，有一場猛烈的坦克戰，到大亮時，美國人又再發動對新義州的攻擊。

這個單位是名為史密斯特遣隊的第廿一步兵師第一營。這仍然是由四個月以前曾帶領第一批美國地面部隊在烏山作戰的布勒史密斯中校所指揮的。那天下午，他的兵士和坦克抵達僅離新義州和鴨綠江十個飛行里的張口洞，他們復又十分驚訝地接到阻止敵人猛烈的反攻的命令。不久他們退入定州。再進一步退到定川。

第八軍整個防綫已開始與敵人接觸。米格十五也於十一月一日首次出現於北韓上空。它們予美國空軍以突然與迅速的衝擊，但是不足予美國空軍的飛行員以突然的驚奇。它們表現一經令人難予置信的射擊技術的拙劣，而且這正是整個韓戰過程中敵軍飛行員的特性。是夜，第一騎兵師的人員遭到包括騎着蒙古矮馬的中共軍騎兵的敵軍兇猛的攻擊，由於南韓軍第二軍團潰敗之後所致美軍第一軍團右翼的大大暴露，第一騎兵師和美軍第二師必須用力毀壞他們後面的障碍或堅守目前陣地作殊死之鬪。現在，四面八方來的報告，都證實當面的敵軍就是「中共部隊。十月下旬整個北部山區大火的意義，現在已經明白了：在烟霧的瀰漫之下，中共軍機密移到目的地點，予聯合國軍以突然的一擊。毫無疑問的，中共與聯合國作戰了。十一月五日，麥帥提出關於中共軍參戰行為的詳細報告，其內容包括米格機的出現、鴨綠江西岸麥克阿瑟將軍向聯合安全地帶的防空設備以及北平所稱「人民志願軍」與中共軍部隊之同一部份。次日，麥克阿瑟發表一篇特別文告：

「由於平壤以北敵軍的毀滅以及我們對東海岸地區的奪取所致代表敵軍全部實力的十三萬五千人的被俘，以及其他廿三萬人的喪失，韓戰在實際上已經結束。北韓的失敗以及它們的軍隊的毀滅，由是已經決定。」

「在此面臨聯合國軍勝利之時，共產主義者們觸犯了違背國際法的最可惡的行為，他們不經宣告，而調遣並集結大批越過鴨綠江而進入北韓的外國共黨軍隊，同時並於隣近安全的中國大陸東北疆界內提供足夠的補給。」

「一個相當的陷阱，因此被秘密地佈置好，以毀滅從事於北韓邊境地區恢復政治與社會秩序的聯合國軍隊。這個危險的避免只有依賴於適時的發覺，以及負責這個地區任務的聯軍指揮部技巧的軍事部署，以它最高的知慧以及最熟練的技巧，以成就新形勢所要求軍事力量的較大團結，同時避免任何可能的軍事上的錯誤。」

第二日，金日成的文告正式承認：「中共的人民志願軍參加對聯合國軍隊的反攻戰」，再四天之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立言有方

跌打醫師梁仲偉敬賀

社會明燈

東莞工商總會

副會長 會長 主席 副主席

王校源 方標 歐潤林 劉伯樂 周錫年 鄒偉雄 張煌偉 譚深森 劉文翔 袁偉良

暨全體董事敬賀

時代巨輪

劉德怡敬賀

文章傳世

鮮魚行學校校長麥患華暨全體員生敬賀

社會棟樑

天鳳酒樓有限公司敬賀

九龍旺角上海街六七四號

電話：三一九六三六五八

春秋之筆

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 敬賀

九龍長沙灣蔬菜市場

電話：三一八七四一七六

市民心聲

鴨脷洲街坊福利會同人敬賀

文化之光

九龍巴士職工總會同人敬賀

百萬雄兵

調景嶺鳴遠中學敬賀

自強不息

圓玄學院同人敬賀

文化前鋒

德貞女子中學

校長：陳翠雲暨全體員生敬賀

僑胞先聲

油麻地街坊會

理事長陳蔭棠暨同人敬賀

文風遠播

鐘聲慈善社全體同人敬賀

出類拔萃

仁興礦務有限公司許晉義敬賀

鐵筆雄論

香港中原客屬總會

執委會主席廖謙慶

監委會主席劉映球

敬賀

社會喉舌

合益行同人敬賀

華國鋒的喪鐘響

秦明

鬥火直撲華國鋒

中共集團正以武力整肅「四人帮」黨羽之際，華東、華南地區反對華國鋒的聲浪，却不斷升高。首先是上海市的「反革命」潛伏份子，仍繼續把持「上海市」的黨政機構，暗中與華國鋒鬥法，且藉夜間張貼「大字報」，以揭露華國鋒罪行。繼之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亦在市內張貼「大字報」，指稱華國鋒是「四人帮」最大的帮兇。這張「大字報」標題爲「華國鋒和四人帮的黑關係」，幷列舉華國鋒爲江青賣命，以及陷害鄧小平，捕殺天安門大批民兵、工人、學生等等事實。對一個被認定爲黨「領袖」的人來說，遭受羣眾的攻擊謾罵，可說已權威掃地，這顯示大陸的奪權鬥爭，又有新的發展，華國鋒已呈搖搖欲墜之勢。

同床異夢難保朝夕

華國鋒去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拘捕了「四人帮」之後，卽順利地成爲中共「中央主席」幷兼任「國務院總理」，當時萬人筆陣曾撰文指出，華國鋒的權力是極不穩固的；原因是從華國鋒崛起的歷史背景，找不出他足以調和共黨新舊軍人和幹部的條件；厥後鄧小平遲遲未能復職，已可以看出乃華國鋒這一系的力量在從中阻撓；但是鄧小平挾地方軍頭支持的力量，使華國鋒等無法不讓鄧小平復出，然而華、鄧之間的隙嫌已越來越深，所有「政治局」以及抓權的爪牙都成了同床異夢，試問在這種狀況之下，雖有一共同目標——「四人帮」，作爲鬥爭的對象，但又能維持到幾時？

定時炸彈一觸卽發

上海和廣州，前者爲「四人帮」勢力最雄厚的地區，後者則爲始終反「四人帮」的軍頭許世友所盤踞；據傳聞鄧小平被江青等窮追猛打之際，卽曾逃匿廣州，托庇許世友，這說法是否眞實，雖尙待證實，但許世友等軍頭公開支持鄧小平，則係實事，而華國鋒則確係依靠「四人帮」起家，他在毛澤東屍骨未寒時，爲了平息各地方軍頭的憤怒，不惜倒戈囚禁了「四人帮」首要份子，希圖藉此獲得地方軍頭和周恩來這一系實權人物的支持；這手法雖可收效於一時，但決難長久維持；因爲除非華國鋒甘心退讓，否則必與鄧小平的權力發生衝突，此一衝突，絕沒有別的辦法可以調和，就要看誰背後的槍桿子能佔優勢。

上海和廣州之出現攻擊華國鋒的「大字報」，已「一葉落而知秋」。共產黨的奪權鬥爭公式，都是裝成一種「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模樣，設使地方軍頭不默許學生們用「大字報」方式出而攻擊華國鋒，則羣眾何能有此大胆？

從這種跡象來研判，則知共黨內部的另一次奪權大鬥爭，爲期已不太遠。



主席劉湘，與康澤有些磨擦，但海老跟省府新任的民政廳長王又庸熟識，王即勸海老改任行政工作，並派他爲簡陽縣長，按簡陽爲川中大縣，地當成都東南，瀕沱江與絳水會口之西，爲成、渝來往通衢，故此市況繁盛。境內盛產甘蔗，因之，製糖業極爲發達；同時產鹽亦富，以城北的「石橋井」爲集散。若貪枉之輩得此優差，豈不囊橐豐盈，而海老則兩袖清風，數年後又返回別動總隊部担任主任秘書。直到抗戰軍興，海老始回江西工作。

至於海老出任贛南行政專員的經過情形，我也是在「掌故」十二期上讀了他所寫的「我與蔣經國」一文後，才完全了解。這裏摘錄他的一段文字如下：

「我是民國廿七年春被任命爲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管轄十一縣（包括贛縣、大庾、龍南、信豐、虔南、定南、南康、崇義、安遠等縣），專署設在贛縣。奉到任命狀後，照例須赴各廳處請示，以期將來行政設施，獲得充分了解與遵循。到保安處晉謁廖處長士翹；及副處長蔣經國兄。其時經國兄由俄回國不久，即被熊主席式輝聘至江西工作。……當時他年不及三十，身材中等，美俊煥發，精力充沛，待人和藹可親。」

贛縣爲清時贛州府治，即古之虔州。城當章、貢二水之會，通閩、粵的咽喉，嶺表軍事的重鎮，抗戰前夕，這裏成爲惡勢力盤據所在，正如海老所說：

「在我任專員時期，最感困擾的則爲『贛南特殊要務』，亦即贛南十一縣地方非法武裝組織，各縣不肖土劣勾結退伍軍人及地痞流氓，假抗日之名，自由搜集槍枝，自我封王，號稱已組織有一團之眾。……

至經費來源，則擅在各鄉鎮墟場，包庇烟賭，集團走私；並向各地富室，勒捐軍費以作餉源。致各縣政令之推行，受到牽制，自衛隊軍力單薄，無法壓制。……」



蔣經國曾經救他一命

民國廿八年春，省府派蔣經國爲贛南團隊新兵編練處長，目的在撫綏贛南非法武裝組織。事實上，幾經調人奔走，終於達得協議：縮編爲江西保安第廿一廿二兩團。但它們對海老的仇視仍未消除，甚至對他有所行動。一次，他陪同蔣經國檢閱新軍，若非蔣奮勇掩護，幾遭刺殺！他寫道：

「閱兵典禮完成，蔣處長訓話後，堅囑我必須致詞，突有某團大隊長劉作孚一躍上台，將我拖至下台，拋在地面，挾持手臂，拳足交加，正在危殆之際，其他士兵高呼：『打倒劉專員！』

幸賴經國兄立即趨前，以全身掩護撲在我之身上。

並高呼：『如果要打劉專員請即打我！』……劉作孚畢竟有所顧忌，乃放手不敢拳擊，而經國兄的參謀衛士，亦趨前保護，得以解圍。……」

又說：「抵吉安（省府戰時所在）後，即向熊主席報告受辱經過，表示決不回任；並重述過去我會力保經國兄繼任，今爲收拾贛南殘局，經國兄適在贛南，事不宜遲。幸蒙主席採納，准我辭職，由經國兄繼任。……」

據說那些非法組織不獨仇視劉己達，更敵視熊式輝。

因此，熊式輝認爲劉己達代他受過，乃以兼省黨部主任委員的身份，保薦劉己達爲江西省黨部書記長，其地位顯然高過行政專員。

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王陵基任贛省主席，海老則卸任黨部書記長後，當選爲青年團支團部常務監察兼任省參議會秘書長及江西國民日報社長等職。至大陸陷共後，海老隻身亡命香港，妻妾則留在家鄉，不久即告家破人亡了！

悼念劉己達先生

胡養之

從香港返台北定居

十一月三十日上午，當我翻閱當天的香港時報副刊，讀到方劍雲（卽岳騫兄）先生寫的「敬悼劉海澄丈」一文時，獲知劉海老已於十天前（十一月二十日）病逝北台。當時我感到非常的難過！因爲，我們初來香港的那幾年，曾有一段時期都全靠在報章雜誌上寫稿爲生，彼此已有深刻印象，不久後，我們又同在一家報社工作過，每日都有見面的機會，每日都去飲茶聊天——上自國家大事，下至飲食男女，無非閒談資料——所以我們相差將近二十歲，却仍成爲忘年交。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海老由港返台北定居，事前我並不知道，直至他去後一個多星期，我才從友人口中得悉，未能作最後敘別，今忽以病死聞，不無愴然！

海老返台北定居後，最初兩年，我們還經常通信，後來逐漸減少通問；十多年來海老在台灣的生活狀況，我多半是從岳騫兄口中獲知一二，他所告訴我的，也跟他在時報寫的文章內容大致相同，毋須再贅。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我會對岳騫兄說：「我想給海老寫篇短文，作爲悼念。」他也覺得應該，但找不到海老的遺照。後來想海老滯港時，一直住在他的同鄉孫信堅先生家裏，他的生沽也由孫先生夫婦照料，我去九華徑探望海老時，也經常打擾孫先生夫婦；尤其是孫太太更賢慧，對於海老的朋友到訪，都很客氣招待，迄今猶甚感謝！但聞孫信堅先生於去年九月亦已去世，使我更多了一層感傷！好在孫太太還保存海老這張遺照，日前才隨郵寄給我的。

海老的優點和缺陷

海老的本名劉己達，字海澄，在香港寫稿時所用的筆名很多，其中比較常見的是劉靄如、小丞、筱臣這幾個。他是江西宜豐人，江西省立第一中學畢業後，考入法專深造，後來又入中央訓練團高級班受訓。他在省立一中的同學，計有：前台灣省主席，外交部長魏道明，前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北伐時第五軍政治部主任蕭淑宇等。海老自己也曾任四川簡陽縣長、贛南行政專員兼第四區保安司令、江西省黨部書記長等要職。他爲人深沉、厚重，從來不肯提及他過去的歷史，但我一九五四年夏季，第一次跟他在中環陸羽茶樓晤談的時候，就覺得他曾經担任相當重要的職位。若從他的外型來看，確實看不出有什麼特殊的地方，正如岳騫兄所說：「海澄丈中等個子，其貌並不堂皇。」如果從他的面相看，則大有來頭！因爲他的兩耳而高，所謂「耳過於眉，發跡得早。」果然不錯，他廿八歲便做了簡陽縣太爺。

特別是他的兩隻眼睛黑白分明，炯炯有光，襯着一條高聳的鼻樑，眉骨亦高，眉毛粗黑；因此，他從廿八至四十八歲（大陸變色爲止），一直走了整整二十年的好運。換句話說：他是中年興旺的。事實上，他的確平步青雲，由縣長而專員而省黨部書記長，一帆風順。由於他的咀唇平閉，眼睛有神，所以沉默寡言，絕不淺薄，而且帶有嚴肅和一種不言而怒的威信。又因兩目黑白分明，黑多於白，表示他對朋友重感情，並富有正義。唯一缺陷是咀唇薄，兩頰陷落，形成其地閣尖削，因此，晚運久佳。祗以壽帶深長，故能活到七十七歲。

海老還有一個長壽的徵象是：爲人樂觀，疏材仗義，有錢時大吃大喝，打牌，看戲，樣樣都行；窮的時候也可以吃苦，我跟海老經常上大牌檔，吃牛雜河，也津津有味；他腳上的皮鞋老是穿窿的。大概在一九五五年，他已五十五歲，還要談戀愛，希望娶個老伴。當時我認識一位中年寡婦，肥胖而有風韻，在第一茶樓見面以後，海老幾爲之傾倒，一再促我給他介紹，並會約定日期，在九華徑請客，劏鷄劏鴨，興高彩烈的！不料那寡婦中途變卦，當我以電話約她時，她却托病不肯赴宴，表示不接納海老的愛，甚至後來連我也不睬了！

海老的最大優點是，他過去雖然做過大官，在江西來說，也算得上是一位風雲人物。但他不僅從來不提起他的「當年事」，而且毫無官架子；更沒有做官的習氣，對任何階層都一視同人，他和報社的後生也做起朋友來。因之，只要跟他相處一個時期，任何人都會對他有好感。一九六三年當我結婚時，他已六十三歲，我特地請他坐上席，可是他很早就趕到樂宮酒樓，替我打理一切，如招待來賓簽名，收受賀儀等等，忙得不亦樂乎！這是使我耿耿於懷，沒齒難忘的。

簡陽總長至贛南專員

談到海老的經歷，我起初一點也不知道，後來許多江西朋友告訴我：「劉己達先生在我們江西是紅人，炙手可熱，他曾做過縣長，行政專員暨省黨部書記長等要職。」他究竟是怎樣幹起來的，仍不了解，直到他赴台定居後，經常爲「掌故」雜誌寫稿時，我才逐漸獲悉端倪。原來他最初是服務於「軍委會南昌行營剿共別動總隊」，總隊長是康澤，海老當時是該總隊「設計委會」聘任的設計委員。其後由於事實上的需要，更成立了「軍法室」，由劉海老兼任「軍法室主任」。

後來中共逃竄川康，別動隊亦跟蹤至四川，受重慶行營指揮。其時四川省

我看台北「吃·喝·玩·樂」

李丹

吃、喝、玩、樂，這四個字，很鮮明地刻劃了台北人生活的一方面。

世界各國我差不多都去過了，却從來沒看過像台北這麼好玩的地方，像台北人這麼會玩的人。可是，中國人用這四個字，多半含有點兒諷刺與不屑的意思。好像人們愛吃，能喝，會玩，耍樂，是不應該的。我則並不以爲然。吃喝玩樂代表着生活中的甜味，人們辛辛苦苦勞動，工作、養家之餘，總是需要一些甜味的。尤其在現代社會，科技與經濟發展的衝激與壓力，此等需要更形增加。但是，吃喝玩樂也是一種藝術，和文化有密切關係。這種現代社會之需要加上中國原有的豐富文化，二者配合起來，就給台北的娛樂壇上着上一層獨有的特色。

吃的文化最發達

先拿「吃」來看。如果世界上還有比台北市餐廳更多的地方，我倒不知道在那兒。從最豪華的大酒店到市場的小吃攤，台北的大街小巷，每個角落都有好幾家餐館。不但餐館多，而且生意都很好，因爲中國人喜歡從早上太陽還沒出來吃豆漿一直到半夜睡覺前的消夜，轉輪着吃好幾餐或是點心。

中國菜是世界吃的文化中最發達的。這五千年的烹調藝術今天都集中於台北。中午跟晚上，好的餐廳一定客滿，也很熱鬧，因爲中國人一起吃飯的時候[illegible]一定要喝點酒才夠氣氛。

乾杯豪飲敬好客

我住台北這幾年來，發現中國人眞能喝酒，比西方人厲害！中國人自古就會喝酒，詩仙李太白也是有名的酒仙，他所寫的「將進酒」一詩，其中有兩句：「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很清楚表示了中國人的好客。有幾個朋友湊在一起，必須有「吃」、「喝」，兩個字兒。喝酒的時候也是「莫使金樽空對月」一杯連一杯喊着「乾杯」豪飲下去。不像西方人安安靜靜地，一點一滴地，把一杯加冰塊加汽水的淡酒慢慢地啜飲下去。

愛玩是辛勞報償

台北人眞會玩兒，台北的餐廳、酒店、戲院、大飯店，天天都客滿。台灣每人電影消費量佔世界第一位。每天晚上，中山北路、西門町等娛樂區，滿坑滿谷的人忙着吃、忙着玩兒。我發現，這種愛玩的現象，應是苦幹辛勞的報償。世界上不懂「吃喝玩樂」的國家是有兩種：一種是貧窮國家，人民的收入不夠玩，沒有餘暇，也沒那份心情；另外一種是暴政極權國家，人不敢玩兒，沒有玩兒的個人自由。台北有這麼好玩的氣氛，正反映着經濟的繁榮與人民的個人自由。

人民部自由快樂

上面寫的「吃」、「喝」、「玩樂」三者加在一起，自然的結果即是「樂」，別的不講，台北人都好像很快樂的樣子。有多餘的財富、多餘的時間，也有個人的自由去追求這份快樂。不像貧窮國家，有自由但沒錢；不像有些極權國家，有錢但沒自由。也不像一些國家，又有錢又有自由，可是不會玩，不會找快樂，後者跟文化有關係。中國的文化跟社會傳統是以人爲主的一種人性傳統，不是被甚麼宗教或者某主義支配的。所以在中國，經濟繁榮、政府開明的時候，人民日常的生活比甚麼時代都喜好享受。

吃喝玩樂並不是甚麼壞事，它表示國家富強，有條件提供人民各項享樂。它反映人民有個人自由。舉一很簡單的例子，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不要吃東西，不想玩兒，你就立刻知道他有問題。社會也是一樣的，如果無論你去甚麼地方，人們都不笑，餐廳都空空的或是根本沒有餐廳，沒有酒，沒音樂可聽，你就知道那個社會有大問題——也許沒錢，也許受了強權的約束，也許沒文化。台北在這方面却樹立了最健康的指標：有菜、有酒、有人、有情。

吃喝玩樂有限度

當然吃喝玩樂總該有個限度，不要把所有的金錢都浪費在娛樂上。可是，這方面的生活則是不可少的。社會愈複雜，經濟愈進步，人們愈需要吃喝玩樂的發洩，台北的特點是不但有這些條件，而且對吃喝玩樂也有寬容的態度和高水準文化的風度。連孔子都說過「食色性也」，能滿足人類最基本的需要和愛好，就是社會穩定最好的保障。



圖爲台北餐廳座無虛席。

「惡棍」雜誌改邪歸正

藍湖譯

美國「惡棍」雜誌發行人佛林，專以怪異的性暴露為主題，迎合最低級的趣味，故有淫穢刊物大王之稱。但自被美國總統卡達之妹感化後，皈依基督，遂「放下屠刀」，準備不再刊登裸體「特寫」，且淨化連續專欄，內容以保護少女對抗邪惡為主題。

要說拉瑞・佛林是色情刊物發行人，就像莎士比亞會寫字一樣。佛林應該算是淫穢刊物中的「蘇丹」，他的「惡棍」雜誌（發行量一百九十萬份）專門以獸交、傷殘、排泄物及無數的怪異暴露為主題，迎合最低級的趣味。

然而，在一項令人驚異的改變中，佛林在十一月底的宣佈，他已經被美國總統卡達的妹妹，宣佈家魯絲・卡達・史丹普頓感化而皈依基督。他又說，「惡棍」雜誌將重生為一分「宗教的」刊物，他那年入數百萬美元，員工四百人的雜誌帝國和性產品，可能將改變成一個非營利的宗教基金會。但許多人却對他的說法表示懷疑，有人說他要辦的將是一分教性」色情刊物。

佛林在侯斯頓市的「聖靈降臨會」的一個聚會中說：「我應該向美國的婦女道歉。」在侯斯頓，他曾去參加美國「全國婦女會議」。

佛林「放下屠刀」的歷程開始於今年年初，他說，當他在辛辛那提市被控猥褻罪的公開審判之戰中失敗後，一經「發現眞實和自我的眞相」的力量一直在他心頭縈擾不去。

今年秋天時，哥倫比亞廣播台的新聞部製作人喬・瓦希巴勸他去見史丹普頓。史丹普頓與佛林對於非禮兒童的問題同表關切。



色情刊物大王佛林與卡達之妹

佛林和史丹普頓及她的獸醫丈夫在他們的北卡羅萊納州費頓維利的家中盤桓了一個週末，史丹普頓夫婦隨後拜訪了佛林在哥倫布市的二十三個房間的大厦，史丹普頓回憶說，他們在那裏討論了宗教和禁慾的問題。

在十一月十七日的午夜時分，佛林突然從聖安東尼奧市打電話給她。「他說話飛快，像是時速九十英里，但是經由雜亂無章的對話中，我知道一些眞正的事發生了。」

佛林告訴「時代」雜誌駐芝加哥辦事處主任卡提說，這件事是，他在四萬英尺的高空找到了上帝——在一架往返於丹佛和芝加哥市的包機上。佛林敘述他的經驗說：「那是件偉大而可敬畏的事，代表着社會污穢階層的我坐在那裏，事情就發生了，我曾為上帝哭泣，我不引以為恥。」

佛林的妻子阿西亞在開始時也為了他的轉變而相當激動——但却是為了另一個原因。「上帝可能進入你的生活，」她告訴他說：「但是二千萬美元却離開了。」

佛林並不以為然。「我曾在甚麼地方讀過一篇報導說，百分之九十二的美國人相信上帝，」他說：「但却沒有那麼多的人喜歡色情刊物。」

另一份色情刊物「螺絲釘」的發行人艾爾・高斯汀從紐約打電話給他的好友佛林，看他是不是仍然「神智清醒」。佛林平靜的告訴他說：「上面的『老兄』和我們在一道。」

佛林是否將維持他的改變，和「惡棍」的未來却是難以斷言的事。未來的幾期已經付印，但是佛林說，明年春季的「惡棍」和它的姊妹刊物「花俏」（銷行量四十三萬六千三百零九份）將開始表現「一種對性的健康態度，並且混合精神上的訊息」。他說：「我們將不再把女性看成一塊肉。」

具體而言，佛林計劃不再刊登裸體的「特寫」在封面上不再裸露，並且淨化一些連續的專欄。例如「非禮者契斯特」將變成「保護者契斯特」，它將以保護少女對抗邪惡為主題。

佛林沒有說明雜誌上的裸女圖片和郵購淫具的廣告如何處置，一名困惑的「惡棍」職員說：我猜我們將同時刊登淫具和十字架的廣告。」佛林認為，許多讀者可能仍然持懷疑態度。「人們可能會認為我是騙人的，但眞相如此。」他說：「我不是個宣傳專家，我曾要求上帝原諒我所做的害人的事。我已經沉淪到底，現在唯一的路只有向上。我將為上帝做個活躍的人物。」　（譯自時代雜誌）

美蘇對開羅會議的立場

程雪立

正如十一月底「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所言，儘管美蘇係超級強國，但它們在中東的影响力，也是有其限度的。

沙達的訪以，事先未必告訴過卡達總統。但卡達就任以來，力謀解決中東之用意，與萬斯數度訪問中東，對促進阿以和平，顯然與有功焉，這是不可否認的。

雖然，九月底美蘇對中東問題，發表聯合聲明，它們的立場是一致的。但對於沙達來說，對於蘇聯之再介入，其恐懼的心理與困擾的反應，却不下於以色列。這未始不是沙達單槍匹馬，撇開美蘇，直赴以色列談和的勇氣與信心的由來。

雖然，美國是善意的，但蘇聯却是前科累犯，尤是埃塞之間交惡，冰凍大江，非一日之寒，教訓太多了。

從沙達之宣佈訪以開始，以及此後阿拉伯國家的激烈反應，雖說物必先腐，而後虫生。可是若無蘇聯幕後煽動阿拉伯國家未必敢於如此蠻橫。

由於阿拉伯國家的分裂，形勢逼人，造成埃以個別簽訂和平協定的可能性。站在以色列的立場說：應該是「竊喜」。可是，貝金却感「悲哀」，因爲，他希望與所有阿拉伯鄰國和解。埃及更是如此，沙達之演說已再三表明，謀求中東全面和平。

可是，蘇共機關報「眞理報」却硬說開羅會議表面上爲準備日內瓦和會而召開，但實際上，却是爲了要破壞該項會議。因此，蘇聯竭力鼓吹，所謂全盤解決，亦即巴勒斯坦獲得充分參與的資格。

其實，自十一月底以來，美國政府對於個別達成協定的作法所持的立場，一直沒有改變。卡達總統上月三十日在記者會上說：「把其他各方摒棄在外的和平協定，是不受歡迎的」

萬斯國務卿本月六日也表示，雖然不用召開日內瓦會議也「可能」達成解決。

但是與中東衝突有關的各方仍表示希望在日內瓦舉行會談，以達成協定。

白宮新聞秘書鮑威爾十二月七日稱：美國總統卡特並未放棄尋求在日內瓦舉行全面中東和平會談的目標，仍然認爲埃及與以色列的個別和平解決是不好的。

鮑威爾並說：「就我所知，所有各方已表示它們希望，而且有興趣謀求全面解決，我們也希望如此。」

詢以卡達總統是否準備放棄以日內瓦會議作爲達成和平解決的手段，鮑威爾說：「當然不會。」

可是，事實上，由於中東局勢的劇烈變化，美蘇雙方對阿拉伯世界趨於分裂將阻碍全面日內瓦會議一事，表示關切。

美國方面：於是派中東問題專家、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卿哈比於十二月五日訪問莫斯科，交換意見。

據說：哈比曾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會談。據美國人士說：「蘇聯提出他們的立場，我們提出我們的立場。但是，這種意見交換將產生甚麼結果，我們不得而知。」雖然蘇聯方面一直沒有證實這次會談，但哈比與蘇聯高級外交官員兩度接觸，則是事實。

當哈比飛離莫斯科，前往布魯塞爾，向出席北約外長會議的萬斯國務卿報告後，萬斯坦率指出：美國與蘇聯對以埃的開羅會議所持意見直接衝突。不過，蘇聯對廣泛的中東和平仍感興趣。

十二月八日，蘇聯官方的「塔斯社」證實，美國國務卿萬斯強調開羅會談，而不注意日內瓦和會企圖，是對美蘇中東問題聯合聲明的「直接抵觸」。

美國自卡達總統以下，一直是大力支持開羅會議的，且有一再談話，可予證明。萬斯且說：他認爲開羅會議將是有益的。他這次中東之行，其目的就是爲以埃的直接會談，爭取更多的支持者。

可是，莫斯科方面則持反對的立場，這應該是「直接衝突」的唯一解釋。莫斯科的反對，當然是反對召開開羅會議，甚至希望美國也站在蘇聯這邊，或勸阻開羅會議延期或停開。

美國會不會勸阻開羅會議延期或停開？

這都是不可能的事。卽使美國勸阻，沙達也不會接受。萬斯也決不會在開羅做出這種愚蠢的事。

問題是，萬斯在六天（本月十日至十五日）中東之行，能否爭取叙利亞、約旦、沙地阿拉伯、甚或黎巴嫩等國之支持。

當然，最重要的是叙利亞，除非沙達能取得以色列某些實質讓步，否則叙利亞不會接受勸說，主動參與沙達的和平努力。

其次，對沙地阿拉伯和約旦，亦可做如是觀。不過，沙、約兩國似會作幕後努力，拉攏埃及和叙利亞關係，促進阿以和平談判。

不過，話又說回來，叙利亞會接受調停嗎？連美蘇對中東的影响力，都是有限度的，沙、約又能發生多少影响力，不能不令人懷疑。

開羅會議開幕鏡頭

中共無理驅逐孟諾出境

加拿大多倫多環球郵報駐北平記者孟諾，由於忠實報導大陸的眞像，被中共視爲眼中釘，因此下命孟諾在護照期滿後必須離境，中共只容許替其報喜不報憂，或歌頌鼓吹的外國記者留在大陸；對像孟諾般的秉持職業良心，作公正報導的人，自必拔之而後甘心。孟諾的被逐，充份暴露中共新聞完全沒有自由。

岑啓亮

外電報導，中共已正式通知加拿大多倫多環球郵報，該報駐北平記者孟諾必須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護照到斯前，離開中國大陸。

中共雖然沒有說明將孟諾驅逐出境的理由，但原因已昭然若揭，自從孟諾揭發中共統治下大陸人權眞相的一系列七篇專題報導在多倫多環球郵報刊出，並經美國七大報轉載以來，中共早已視秉持職業良心，作公正報導的孟諾爲眼中釘，必拔之而後甘心，果然，一個多月後的今天，中共採取了報復行動。

這在孟諾來說，也許早是意料中事。今年夏天北平已對他署施林葛，在邀請記者訪問西藏的名單上，獨獨將孟諾剔除；兩個月前，他又接到中共官方一封申誡函，譴責他「惡意詆毀毛主席與華主席領導的中央委員會。」

孟諾筆下的中國大陸何異人間地獄，絕大多數的人民根本沒有行動自由；大規模的「下鄉運動」戕害了知識青年的身心，憑「宣傳反革命口號」這一個罪名，就可將人處死；年輕人沒有獨立的思考，共產黨主宰了他們的一切；此外，當局對小資產階級的親友一律採取歧視待遇。孟諾寫道：有人寫信給海外親友，寄出之前，堅持要當地郵局職員看他在信上寫了些甚麼，以免日後但因此而被打成「反革命」。孟諾認爲「在多方面，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控制最嚴的地方。」

本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時代雜誌在一篇描寫西方新聞記者逐漸覺醒的文章中，對孟諾作了簡單的介紹。

孟諾是在加拿大溫哥華長大，後來入美國史丹福大學，攻讀政治。在赴北平之前，他是環球郵報派駐華盛頓記者，負責政治新聞採訪。當時即以長於精微研究，在華盛頓新聞圈內享有盛名。

二年前，他被派往北平。其時在北平的三十九名外國通訊記者中，他是唯一來自北美洲的。由於他不熟識中文，說寫均不行，故經常得靠譯員的協助，來採訪新聞，這在喜歡研究、講求深入報導的他來說，自然是件相當不便的事，但是誠如環球郵報的總編輯克拉克達維所說，孟諾以虛心學習彌補語言上的不足以及諸多限制。

孟諾(左)在北平

更重要的是，他以懷疑態度的來報導中共宣傳得天花亂墜的「新中國」，這點可能是駐北平絕大多數以居留證爲念的外國記地所不敢做的事。

但是，孟諾一本道德勇氣揭穿了中共種種虛飾的謊言。他在報導中指出，他懷疑內蒙古的一個名叫波特姆京的村莊，是專供外國訪客參觀之用，他又拼湊各方資料，評述北平政權與貿易赤字搏鬥的慘狀，並列數毛澤東死後，接班人篡改毛澤東指示的種種企圖，孟諾此種據實以報的作風，顯示早已激起中共的不滿。

孟諾自己說，他是以「逐步蒐集資料」的方法從事報導，他先蒐集各種文件、插圖、與談話內容，然後將它們貫穿起來，寫成專文。就這樣，經過幾個月觀察民眾持配給票買東西之後，他確信中國大陸配給制度實施的範圍遠比北平政權承認的更爲廣泛，他報導中共以呼「反革命」口號的罪名，將人處死，所根據的仔細蒐集偶爾在中國大陸出現的法院通告，孟諾說：「在普遍受到限制，不能接觸中國人生活的情況下克服問題唯一的辦法。」

孟諾的許多報導都配以他妻子茱莉所攝的照片，孟諾夫婦指出，當中共對一名記者表示不滿的時候，他們不採別的行動，只是不予理會，故意漠視他的存在，而生活在北平，無法和官方接觸，或外出施行採訪，就好像被隔離在一個荒涼的星球上。

孟諾指出：「就一般而言，我們這些記者對中共批准下一趟訪問旅行與否，太過關心，就好像外面的記者担心他們下次能否拿到護照一樣，這時有導致幾乎不自覺的自我新聞檢查。」

中共驅逐孟諾出境，部分用意或許也是要受駐北平的外國記者引以爲借鏡，在下筆前，先想想自己的居留問題，殊不知，如此一來，更暴露出中國大陸內部控制新聞自由的醜陋事實，孟諾被驅逐事件將使自由世界讀者的眼睛更趨雪亮。

、死亡和使成殘廢等」。

柳山

義勇軍進行曲

中共久已禁唱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準備廢止了，那到底顯示出什麼意義呢？

「義勇軍進行曲」，原是抗戰期間流行的一首歌，年紀稍大的人都唱過，都記得。歌詞全文，有煽動性，有火藥味，有怨氣戾氣，乃百分之百的軍歌，更是戰歌，對國家民族的未來，連邊都沒有挨上，而中共政權僭立之初，即以此軍歌爲「國歌」，亂拉牛來當馬騎，根本就不對路。

其次，共產黨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它的一切言論行動，都是草莽性質的，顯得它在台下有辦法，台上毫無辦法。那條「矛盾律」是它們解不開的死結！就以「義勇軍進行曲」來說吧，抗戰期間，日本這個敵人還在，戰火未熄，國難未已，「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固有實質實感，試問中共政權粉墨登場之後，歌詞中的話，那一字那一句不落空？如果時移勢轉，那首歌還有實質實感的話，則騎在人民頭上的中共政權，就成爲全體中國人的革命對象了。這一點倒是千眞萬確的，因爲「文革」期間，毛江派「紅衛兵」藉「破四舊」之名，鼓噪將「義勇軍進行曲」廢止，另要求以肉麻歌頌毛的「東方紅」來替代。的確，在「打着紅旗反紅旗」敵友不分的暴亂中，唱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唱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被迫發出的吼聲！」對反抗的人而言，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但在中共聽來，却是聲聲刺耳，字字驚心，所以中共「黨中央委員會」正交由共軍「總政治部」及「國務院文化部」草擬新的「國歌」，準備在今年底以前決定後，提交預定於明春舉行的「人代會」通過，以取代舊「國歌」——「義勇進行曲」。

一首國歌所表現的是一個國家的國魂，那是不能取代的。在「文革」期間，中共電台和重要集會，多改唱「東方紅」，如儀式必須吹奏「國歌」，即僅奏「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調，而禁唱歌詞。有曲無歌，是爲啞歌，然則中共已無「國歌」久矣，慨自神州陸沉，中國已淪落到國且不國的地步，還有什麼「國歌」？無國歌即無國魂，那麼，中共政權不過一具行屍走肉而已。再說，一首廣大羣衆唱熟了的歌，只容以奏曲詞，不許唱出歌詞，而眼睛「雪亮」的老百姓，心裏在默唱，在暗中「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當然比眞正發出的吼聲還天，還利害，還不可收拾！這說明共產黨已走到它們的反面，與人民對立起來，「義勇軍進行曲」的廢止，就是共產黨敗亡的起點！

仲父

七年之癢已嫌太遲

以前你聽過一句很舊的笑話，叫七年之癢吧，也就是說一個男人結婚七年之後，就會開始變心，喜歡別的女人，去找外遇了，但是七年已嫌太遲了，現在的男人，已變爲四年之癢主因是結婚的年齡太早，據英國婚姻專家羅拔哲士特，在研究離婚數字時，即發現夫婦在第四年即有婚變的甚多。

過去的七年之癢是說一個丈夫到了那一年之後，常藉故夜些放工，而又不經常是受公務所纏着，在週末與太太分道揚鑣，各自找尋娛樂，在假日甚至連鬍子也懶剃，對着妻子。這情形據說現在已是在第四年即發生了，英國賀爾大學的婚姻專家羅拔哲士特，會調查婚姻狀況，變化多年，他指出更多的夫妻在結婚最初三數年，即告觸礁。

他指出現在的結婚男女，年紀太多是很輕的，比他們的父母一代早幾年，因而在婚姻生活，未準備迎接那些緊張與壓力。他說：「一對男女在十八歲或廿歲就結婚，可能到了廿二或廿四歲，即告離婚。」因爲一個年青的女子，與他結婚，是從女孩子變爲婦人，突然醒覺起來，她有欲望及野心了。

新近的離婚數字顯示，四對新婚男女，有一對是以離婚告終的，而越多在他們的第二年即破裂，四年之癢成爲很普遍的情形。這些婚姻快變化的另一些原因，是他們婚前即發生肉體關係並且有孕，房屋住得不滿意，及生活標準降低，尤其是第一個孩子出世，經濟負担大爲增加。

布魯克婚指導中心的顧問寶蓮說，四年即出現婚姻問題，是極有可能的事，一個太早結婚的男子，想不到有如此沉重的負担，而女的則未準備有孩子，在孩子未出世之前，她是閒得多的，因爲缺乏心理準備，孩子來了是會突然驚惶失措的。

她指出今日的青年男女，更早就已有性事，在工作上又得多負些責任，甚至所得的待遇亦更高，可是在心理上仍沒有婚姻責任的準備，她說：「我個人的意見，是認爲男女是應該來一次考試，決定他們是否合格，才准許結婚。」

她認爲一定要了解這些要結婚的青年男女，究竟彼此認識了多久，最好是設一個婚姻指導中心，處理節育的事。她指出很少人在結婚之時，認識在婚後是與另一個人日夕相處，並且要有許多責任，而且是永遠的，她說男女在沉溺於愛的時候，把一切都拋諸腦後了。今日的夫妻生活，比以前更爲複雜，但是又比上一代更有興趣，是有報酬的，但是太早的婚姻，就會有一定的不良影響，四年之癢，是這樣產生的。

尹靜心

賀龍・老舍・白楊之死

剛從中國大陸訪問歸來的美國普立茲獎得獎人記者沙利柏瑞所以能搜集下面報導，祇是因爲所謂的「四人帮」已遭到推翻。相信這些報導之允許流傳，乃是爲了進一步「打落水狗」的目的。

故事之一是與葉劍英的女婿有關。

「有一天，江青集團的代表來找葉劍英的女婿鋼琴家劉詩昆，他們強迫他透露葉劍英和周恩來的日常生活安排和工作習慣，以便進行暗殺。劉詩昆當下予以拒絕，他的手指於是被他們折斷，並下獄五年，不得和外界通信。他手邊沒有紙筆，他想盡辦法從報紙撕下他所需要的單字，用稀飯當漿糊，貼在小塊衛生紙上。當他的妻子費盡方法最後得來探監時，他把這些小片衛生紙偸偸的塞給她。最後，葉劍英的女兒和老邁的葉劍英費盡周章，才使劉詩昆獲釋。」

第二個故事是有關賀龍的。在「文革」初期，賀被紅衛兵逮捕，脖子上套着侮辱他的標語牌，被推上卡車在北平街頭遊行。他被迫出現於「羣眾鬥爭」大會，會遭到毒打甚至可能嚴刑拷問。賀龍後來死在北平的醫院裏。沙利柏瑞說，江青的反對者現在說賀龍是被「謀殺」的。

「文革」前曾担任上海文匯報體育記者的朱希志告訴沙利柏瑞說，從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間，上海究竟有多少人被捕，他無法確知，不過他知道確有很多人被捕。他說，有些人經過一陣自我批評之後僥倖過關，不少人被逼迫至死，著名的影星和舞台劇演員白楊就是其中之一。他說，白楊于一九六六年自殺身死。

中共控制下的另一個受害者是小說作家老舍。對老舍的死因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十二月十二日這期的新聞週刊說，老舍是在北平附近的太平湖投水自殺的。沙利柏瑞以前聽說老舍是當着紅衛兵的面前自殺的。不過他又聽說，老舍是被謀殺或遭非刑拷打而死的。

前述文匯報體育記者朱希志，因爲批評「四人帮」之一的張春橋，而被罰在一處養猪場打掃猪糞達三年又一個月。

「四人帮」垮台後，文匯報的情形爲之一變。這名前體育記者朱某不僅得以「復職」，而且受命監視該報社論委員會的思想「正確性」。而該報前任總編輯范堯登，則被送往某處忙着「認罪」。

關于這方面，沙利柏瑞寫道：「誠然，過去十年中被捕的文化界人物多數已恢復自由之際，又有少數藝術工作者遭厄運。這些人都是和江青有關連的。不少人已不見蹤影」很可能被發配到現今已獲得自由的那些藝

中共不准王浩探馮友蘭

下面是留美學人回到中國大陸的兩則故事。一位留美數學家兼理則學家王浩教授，曾經參加左派活動非常活躍，幾個月前訪問中國大陸，他要求探視他的老師馮友蘭（圖爲馮友蘭協助北大理論組「批孔」），這項要求遭到拒絕。王浩返回美國之後，向他的好友表示失望和抱怨，從此一直被左派份子抵制，且在一次集會中受到批判，並被要求在馮友蘭與他本人之間劃清界限。王浩深感不快，而退出該一集會。

另一則故事：曾是康奈爾大學急進學生的布朗米勒・蘇珊最近訪問大陸，會見她在康奈爾時的彭姓中國級友，帶回來悲慘的報告，在自由主義週刊「鄉村之音」最近一期發表。布朗米勒的結論是：「他不應當回去的，對他眞是一場災難。」她形容彭某是「歷史的犧牲者。」

王浩雖有難堪的遭遇，但畢竟已回到美國，左派份子儘管抵制，並在集會中加以批判，但是王浩還能夠毫不掩飾他的不快而退出集會。王浩儘可不與馮友蘭劃清界限，相反地儘可與在美的左派份子劃清界限，祇要挺起脊樑，無畏脅迫，昨非今是，仍有海闊天空可任飛翔。但是那彭某却不同了，身在釜底，無從掙扎，不應當回去成爲歷史的犧牲者，噬臍之悔，已經遲了。這兩則故事，在今日中共正對海外學人多方誘騙之時，應該是嚴酷的教訓。

另外，是有關美國教育學術界與共黨接觸的故事。第一則報導：美國衛生、教育與福利部的助理部長柏雷，最近由中國大陸訪問一週返美，在一次演講中評論中共教育制度說：「美國可向中共的學校與學院學到很多東西。」柏雷的話，受到眾議員海基道恩和艾希布魯克等人強烈的批評，前者並建議卡達總統應該攷慮改換柏雷的職位。

第二則報導：會獲諾貝爾獎金的經濟學家佛萊曼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自從他於一九七五年訪問智利，對智利的軍人執政團提出非正式的建議之後，一直成爲親共份子騷擾的目標，他相信親共份子的這種做法，目的在於懲一儆百，以高聲叫嚷代替爭辯，這是希特勒慣用的手法。

爲什麼像柏雷這樣的人，竟然會相信美國可向中共的學校學到很多東西？中共催眠誘騙的伎倆如何有這樣的魔力？決不是中共有此魔力，而完全是柏雷這樣的人對自由社會的文化價值、生活價值喪失信心的結果。背棄理性、抹煞感情，才會毫無抵抗地接受中共的催眠與誘騙，這是一些知識份子落入共黨陷阱的心理背景。若干海外華裔學人自暴自棄而媚共，亦是這樣的心理在作祟

講究衣著掛滿衣

「又是穿旗袍指揮弄傷的？」

「這一次不是，指揮太用力弄傷的。我太不秀氣，有時穿旗袍都會拐了手。」她有點難為情的笑笑。

「平時，只喜歡穿襯衫、長褲？」

「哈！我最講究穿了，賺的錢都買了衣服。在法國獃了幾年，花學費去學了化妝和服飾，你來看看衣櫃裏……。」

果然！花花綠綠的掛滿了。

「我屬龍，天生好動，穿衣服，舒服第一。法國的式樣頂漂亮，菲律賓的蝴蝶裝也很可愛，我都有。我的身材穿旗袍不挺美，可是，旗袍是中國人的，我在國外，一定要穿。」

懂得化粧也用香水

「你的化妝技術很高段，看不出來呢！」

她高興的笑，說：「我的皮膚稍微有點敏感，用特別的化妝品。」

「也用香水？」

「嗯！習慣了。」

她忽然想起要到中山北路的多福天主堂去，搭電梯下樓，招了輛計程車，瀟洒的坐進去。

她喜歡大自然和戶外活動。在巴黎，常獨自在鄉間古堡旁、樹林間騎馬、騎單車。

「聽踩落葉的聲音，好過癮！嘿！有一次摔下馬來，躺了好幾天。」

她還去楓登白露和凡爾賽宮的人工湖划船，或做幾個中國菜給朋友嘗嘗。

虔誠教徒靜靜祈禱

「有時候，我真是渴望平靜。」在走進教堂的鐵門時，她低沉的說。

看著她走到最前一排，跪下，低頭。

那不是固定的禮拜時間，教堂裏沒有人，沒開燈，午後的冬陽緩緩的拂著彩繪的窗玻璃。

看不見她那張娃娃臉的表情，正像許多議論她的人，都看不到她內心的苦處。

傅聰的音樂生涯

李凱詩譯



傅聰二十四歲時，他面臨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擇：音樂或者中國大陸，他選擇了音樂，從此便過着流亡海外的生活。

到目前為止，傅聰已經過了將近二十年的流亡生涯，而經過這二十年的歷練，也使得他成為舉世聞名的音樂家之一。在香港酒店的套房中，傅聰噴吐着烟氣，深沉地回憶那一串串過去的日子。

那是一九五二年的事了。當時，中共當局為了紀念貝多芬誕辰一二五周年，在上海舉辦音樂會，傅聰在這項音樂會中，彈奏了一支貝多芬的協奏曲，由於琴藝超羣而受到中共當局的注意。

這時候，中共文化局的官員正為着要挑選一個青年音樂家去參加布加勒斯特青年音樂節而傷腦筋，這雖然並不是什麼大事，但是，由於這是中國鋼琴家第一次參加類似的音樂活動，所以，遴選的工作還是很受中共當局重視的。結果，傅聰在眾多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代表中共參加了布加勒斯特青年音樂節，之後，他又到波蘭舉辦了幾次音樂會，風靡了該國無數的音樂愛好者。

由於傅聰的琴藝超凡，波蘭政府便提供他一項獎學金，使他能順利進入華沙音樂學院深造。在四年之中，他在東歐諸國裏，舉辦了五〇〇次以上的音樂會，可惜的是，一九五八年中共當局不等他完成在波蘭的學業，便強制命令他回中國大陸。

傅聰說：「他們（指中共當局）認為我在波蘭四年的停留中，已經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傾向了，所以，他們要我回去，他們的目的是要改造我。奇怪的是，他們對我個人在音樂上的成就，常引以為榮，但是，他們同時又認為我漸漸變成『人民的敵人』了」。

在那種情況下，傅聰是毫無選擇的，於是，他離開了波蘭而定居在英國，此後，他就再沒有回到中國大陸了。

這些年來，傅聰在音樂界的聲譽一直是如日中天，但他說，他的心情却沒有平靜過，他總覺得自己並沒有真正地做一個鋼琴家。他說：「我實在不喜歡在音樂演奏會中彈奏鋼琴，那種氣氛使我感覺好像是在談生意：現在的音樂會的商業氣氛實在太濃了。我寧願將彈琴看成是生活上的一點嗜好而已。」

但是，為了追求他自己當初所選擇的音樂生涯，傅聰這些年來，每年總要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做環球演奏的工作，順便也觀光了許多國家。但他始終沒有回過中國大陸。

不管傅聰的心路歷程是如何的，我們不能否認的是：他是個傑出的鋼琴家、音樂家，永遠都是。（取材「南華早報」）

郭美貞的內心世界

程榕寧

台灣使我感到自己是中國人多於澳洲人。澳洲是新興國家，沒有傳統，文化不够複雜深刻，生活太容易。台灣有中國人的傳統，有掙扎，有痛苦，讓人體驗深刻。

「愛上音樂，就註定流淚。」郭美貞悠悠的說，一面用手剝糖衣。

十歲，她從西貢到澳洲學音樂，走遍全世界。直到今天，只有回到台灣，才覺得腳底下踏實。

愛上音樂註定流淚

她的大眼睛定定的望著空中，仍是同樣的口氣：「我很喜歡台灣，台灣使我感覺自己是個中國人多於澳洲人。澳洲是個新國家，沒有傳統，文化不夠複雜深刻，生活太容易。台灣有中國人的傳統，有掙扎，有痛苦，讓人體驗深刻。」

談話的時候，她捧著糖盒子，一顆按一顆吃著，讓人看了很担心。

「其實，我每半年檢查身體，醫生都說OK。」她笑起來，甜得叫人忘了她有個「樂壇女暴君」的綽號。

「多久回家一趟？」

「爸媽和兩個弟弟在雪梨過得好好的，我也不掛心，方便的時候，就回去看看。弟弟開診所，忙得很。」

找到一條生活之道

她在德國、英國、法國都有個家，嚴格說，那只是個住所，所幸，她在各地都有好朋友，下了飛機，準會有人接過她手上的旅行箱。

「東奔西跑的，不覺得辛苦嗎？」

「我在音樂裏找到美、希望和愛，而不只是金錢、名利和出風頭。這麼久以來，我愈來愈覺得從事音樂是屬於我的一條生活之道，更接近心靈和上帝的生活之道。天主賜我的多，我就該多做一點，命也就苦一點。」

在澳洲，她受了艾宜蘭修女的影响，十歲就正式皈依天主，從此，全心全意把自己交給了上帝。

「我也許常常在變，不過，我一向不喜歡抱怨，這是主教給我的。我心裏有一把尺，衡量自己——要活，就活得好，要做人，就做得好。」

她每個星期至少到教堂一次，每每在上飛機前，也要抽空去教堂，可是，她仍覺自己不夠虔敬。

找對象笑說很困難

她會教好朋友們祈禱，向她們傳教。逢人稱讚時，她總說：「我不是天主教徒的話，就不是今天的我。」

「打算結婚嗎？」

「當然，不過我走過許多地方，也學世俗了，找對象，很困難，從音樂裏，我學會改變自己的缺點，了解自己好的、壞的，以及自我的局限種種層面，可是，『他』是一個人，比音樂更複雜，我說什麼，『他』若不懂，我會很痛苦。」

訓練樂團喜歡孩子

不過，她一口咬定：「我喜歡孩子。」

一九六九年，她訓練中華民國訪菲兒童交響樂團的五十四個孩子時，說過：「孩子們在練習時，常會急得哭，我心疼的不得了。」

去年，華美青少年絃樂團赴美演出的訓練期間，她放下指揮棒，簡直就和孩子們融合在一起；出國前，在中山堂公演之前，她還和孩子們在走道上比賽踢旋腿。

「孩子們比大人好處些，對嗎？」

她答非所問的說：「爬上高山，難；下來再合拏，更難。」一面甩動著左手。





中共可能從法國購進的「米蘭」導彈。

因廉價武器普遍流行而受到考驗。這些武器大多異常輕便，容易移動，而且有許多在操作時幾乎不需要多少準備的時間，精確導引武器如能大量生產，其造價通常是每發一千美元至一萬美元間，而且多由普通的士兵來使用。

從最近的外電報導未經證實的消息，中共的外貿部長李強從法國購買了兩種與陶式導彈同樣功效的「米蘭」步兵用反戰車導彈，及可由戰車及直昇機攜帶使用的HOT反戰車導彈。

如中共擁有此種武器對今後反攻戰場上的戰爭形態便會完全改觀，過去大量集結軍事力量於一地的戰爭方式已一去不復返。

在未來的這場戰爭中，無論是對中共從內部政治突破或從外面的武力進攻，地面戰鬥似乎無可避免。而這場戰鬥將由大量坦克及攜有精確導引武器的步兵担任主力。

由於雙方同樣擁有精確投射的武器，部隊的隱蔽將益趨重要，通常只要一看見目標，便能予以摧毀，體積小和有機動力，將較易隱蔽。地面作戰的一般兵力，是許多獨立而有機動的單位，可能由三或四人組成的班，用徒步或廉價車輛來運動。因精確導引武器的大量運用，國軍的戰地司令，將可能採取「高低混合」的戰術系統，將許多造價低廉的裝甲車輛，配合較少而昂貴的車輛，廣泛分佈於戰場上，以減低損失，所以價值甚高的目標，則易為敵所追蹤，因而如何隱蔽自己，將是重要的學問，偽裝、烟幕、塵埃的運用亦會升級。

這編成無數疏散，可隱蔽的獨立而機動的第一綫部隊。較有助於減低精確導引武器和戰術核子部隊攻擊下的易損性。不過雙方前進部隊都同樣會採取一種「細胞式」的型勢。問題是如何保護這些分散的部隊，使其不致被敵方步兵傳統性攻擊所消滅，「細胞」的機動力，會有助這些缺點。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因為戰術的改變，戰鬥地區前綫將會變成更為模糊不清，將來這些前進部隊可以指示攻擊重要目標，將愈來愈少。

當隱蔽和偽裝功効升級的時候，則攻擊者便可能理所當然地轉回到使用區域彈幕射擊或地毯式轟炸的傳統武力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未來的這一場戰鬥，將會是精確導引攻擊為主傳統攻擊為輔的一場戰鬥。但勝敗的關鍵是在於更精確的投射率上，亦等於那一方精密電子工藝較先進，則那一方取勝機會較高。

為了在這場戰鬥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積極加強科技研究和發展，使經濟與國力日趨壯大，是必要的。

中共最近宣稱要力行「四個現代化」，在軍事科技工程方面，中共不惜重金購置和羅致人員物資，發動「清港風」搾取僑滙，以達成其夢想。依據觀察家們的估計，認為中共再花十年的時間也未必能達到目的。

這也就是提醒我們，正應該利用這寶貴的十年時間，不僅應迅速的進入開發中的現代化國家之林，而且應比照如以色列的科技發展成效，誠如孫部長所說，「我們的工業應走上瑞士的模式」，使科技發展在社會組織，經濟發展國防軍事各方面的生根，發展、創新，然後在充足國力之前，使我們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精密電子工業的突破，顯示我們已開始邁進生根，海外學人在政府計劃下回國報効則代表了發展，創新屬於明天的，正等待我們去爭取。

精密電子工業對國共戰爭作用

陳金耀

從六十年代初期，國府就強調技術及資本密集工業的重要性，十大建設相繼完工，投入生產，已爲我國奠立了一個強勁的工業基礎。

經濟部孫部長認爲，我們要發展精密工業，應該選擇本身既有的優點加以擴大，這就是今後要努力的三個項目——精密電子工業，精密機械工業及汽車工業。

政府決定發展汽車工業，是近半年的事，而這項工作到現在已做得有聲有色，先是研訂了汽車工業發展方案，決定以外銷爲目標的重點，接着是宣佈提高自製率到百分之七十，而籌建重型車輛及三富公司成功地向美國外銷小房車。及電動汽車的發展，正是最近推動的成果。

發展精密機械工業方面，經濟部已委託工技院訂定工具機及齒輪技術發展計劃，由金屬工業研究所主辦，並於今年積極建廠房及購置各式精密工具機，將來完成後，除了接受業者的委託，代製各項精密機械外，還要積極負起爲民間訓練精密機械專技人才的責任，並進而研究發展更精密工具母機。

今年十一月，一個由經濟部投資九百萬美元，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工業研究中心辦理的積體電路（集積電路）示範工場安裝完成，第一片由國人製造的積體電路晶片，已在本月十五日產生了。

這個經三年多的籌建，設備爲世界第一流的積體電路示範工廠，今後除爲民間電子工業提供這個電子產品的核子元件外，並將所引進的生產技術，逐步的向民間電子工業推廣，厚植台灣民間電子廠發展積體電路的設計、製作和運用的能力。

它初期所生產的積體電路，將供應台灣電子工業界製造電子錶、計時器、控制器、微形處理機（小形電腦）、記憶組件、中文打字機等所用，使我國電子工業擺脫裝配型態，進而與國防工業配合發展。該工場不但能大量生產大型積體電路，並具有設計功能複雜的積體電路的能力，同時電子中心有相當規模的設備，提供作爲電子成品及零件的檢驗，如溫度環境等試驗，並可作儀器修理與校正。

積體電路在電子產品中等於人體的腦部，它只像我們現在看到的五號字體那麼大的矽片，但在上面刻了很多層次無數的綫路，即使將它放大三百倍，它的綫路圖案也令人眼花撩亂，無法清楚。

這通稱積體電路晶片的小小薄片，可以容納一千多電品體，以及無數的電容、電阻、電桿綫路。

積體電路在電子工業發展史上，是一個重大的發明與改進。就製造一部電算機來說，如果用電晶體，其體積要大到像一個衣櫃，如用眞空管則要大到需要一個房間才能裝配起來，而積體電路，可以使一部電算機，小到比一包香烟還小。

除體積小外，其生產成本比原代替品便宜一千至一萬倍，且甚具穩定性，使用時故障率等於零。

八〇年代電子組件靈魂的積體電路技術引進，完全由多年來主持美國RCA公司研究發展部門的潘文淵博士所提供，他在一九七四三年七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時將計劃書呈送孫部長，孫部長當天下午二時即召開專案會議，到下午五時即批准了這個計劃，計劃重點，爲向國外引進技術與接受人才訓練，到目前，隨着示範工廠落成，在美國RCA誠意訓練的台灣三十六位工程師，亦已完成，相繼返國。爲我國尖端電子工業奠定飛躍的基礎。

本月十四日中央社報導，經濟部長孫運璿的談話：政府決定採取具體可行的辦法，協助回國學人創辦高級精密工業，促進我國工業進入更高級的階段。現在國外著名企業服務的我國學人多人，已先後響應政府號召，決定回國參加高級電子工業發展，並提具體計劃，這些熱愛國家的海外學人，都在國外大企業中担任重要職務，他們決定以他們學識基礎和豐富經驗，回國參予國家經濟建設行列。

可見我國這高級精密工業的重大突破，其意義不下於十大建設。明年小型電腦需要的「電腦終端裝置顯示管」亦在我國極力爭取發展的精密電子計劃下而出產了。

在上期本欄裏報導台灣具有改良及發展精確導引投射的武器潛能的時候，有部份讀者頗爲懷疑，現從上述的資料顯示，此種精密電子工業的突破，足可以應付八十年代國防工藝的需要，以配合現代化軍隊中具有高度命中率。「一發中的」的精確導引武器的發展，包括先進的軍艦、飛機、戰車的攻防武器等，在在都是由精密的電子組件所負担。

除核子戰爭外，大規模兵力之間的軍事平衡，勢將被精密電子武器所支配。價值一億美元的巡洋艦，五十萬美元的戰車，一千萬美元的戰鬥機，將



經濟部孫部長參觀精密電子工場。

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各國工作的收入都在當地納稅，然後這些錢都會轉交給貝魯特的巴解總部。捐贈和籌募基金也是巴解收入的重要來源。一名官員表示，巴解目前需要籌募大量經費。「黎巴嫩內戰期間，光是在貝魯特我們所控制的地區付薪資、買食物和維持公共服務，每天就要花掉我們三萬美元。」

巴解的影響力量

中東各國的官員們都承認，回教世界對巴解組織感情上的支持使得阿拉伯各國的領袖無法忽視這股勢力。大馬士革的一位外交官表示：「任何阿拉伯政府都能壓抑巴勒斯坦人，不過這一定是一項冒險而且不討好的舉動。」

在中東大多數國家，巴解組織的力量不僅強大而且深入各個階層。從科威特到蘇丹，巴解辦事處對當地巴勒斯坦人而言跟大使館並無二致。它們籌募捐款、分配基金、發給身分證並協助向當地機關取得巴人的工作證。在貝魯特污穢的難民營裏，巴解官員協助分發粮食、藥品，同時組織巴勒斯坦青年受教育並施以軍事訓練，以便將來做為巴游的一員。

即使在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阿拉伯公民和官員也都誓言效忠巴解組織，並且不承認在建立巴勒斯坦家園的鬥爭中有任何其他人能做他們的代表。一名美國外交官說：「不管你怎麼想，巴解組織正廣受歡迎和支持，它是整個巴勒斯坦世界的組織。不管有沒有和平協定，它是絕不會就此消失的。」

阿拉法特面臨險境

阿拉法特發現，要控制巴解，是極端困難的事。制訂政策的巴解中央委員會稱沙達是破壞阿拉伯大業的叛徒，並呼籲將他推翻，但是阿拉法特本人一直避免公開攻擊這位埃及領袖。

對於其他巴勒斯坦領袖呼籲與沙達政府完全斷交一事，阿拉法特也一直堅拒。阿拉法特已被巴游運動裏的批評者指責為「紙老虎」及「巴勒斯坦張伯倫」。

他們背地裏顯然懷疑曾在開羅受教育，一九五六年蘇彝士運河戰爭中還在埃及陸軍裏担任預備軍官的阿拉法特。

一名消息靈通的觀察家評論道：「阿拉法特在過去已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走鋼索者。過去他曾幾度面臨險境，但都沒有現在這次這樣危險與棘手」。

當阿拉法特受到各方接連不斷的謾駡侮辱時，他自己所屬的團體「法塔」仍然或多或少地堅決支持他。

「法塔」是最大的巴游團體。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中一些士兵的變節，却嚴重威脅到阿拉法特的統治權。巴游在黎巴嫩十九個月的內戰中戰敗，已使阿拉法特的聲望受到打擊。

敘利亞以軍隊介入黎巴嫩境內的巴游及其黎巴嫩左派盟友，實際上已使巴解為敘利亞總統阿塞德所控制。

阿拉法特本人之所以不願意攻擊沙達，可能是他希望保有多項選擇，同時避免為阿塞德所完全控制。

自從黎巴嫩結束內戰之後，阿塞德強化了一個親敘利亞的巴游團體，這個團體現已成為批評阿拉法特領導權最力者。

各派領袖議論紛紛

在另一方面，阿拉法特與阿塞德已經聯合起來，反對以埃和談。

以下是巴游運動各派對阿法特的批評：

一、「對抗陣綫」認為阿法特應當為沙達赴以色列訪問負大部份責任。「對抗陣綫」由伊拉克資助，並以哈巴希博士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綫」為首。「對抗陣綫」最近發表聲明說：「如果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拒絕參加一九七三年戰爭以後的任何中東和解過程，沙達是不敢從事這種背叛行為的」。這項聲明還蓋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綫」及其盟友的章。這些盟友是伊拉克本身的游擊組織——「阿拉伯解放陣綫」與極端的「人民鬥爭陣綫」。

二、「人民民主陣綫」已經不像從前對阿拉法特那樣忠誠了。在巴解中，這個馬克思主義團體曾與阿拉法特的「法塔」團體長期結盟。「人民民主陣綫」領袖哈瓦密說，「巴解需要一個更強、更有能力的人担任領袖，以便應付瞬息萬變的中東情勢」。哈瓦密是於上週從利比亞回來之後，作此聲明。「人民民主陣綫」於一九六八年脫離「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綫」。

三、敘利亞所支持的「塞卡游擊組織」正公開批評阿批法特的「沙達主義」。「塞卡」原來在巴解中是阿拉法特的盟友，現在大肆叫囂要暗殺沙達。甚至在阿拉法特與拉塞德聯合起來反對沙達之後，上述指責仍時時可聞。

巴解政務一片混亂

「塞卡」的領袖摩森說：「我們已受夠了姑息，我們需要的是行動，革命的行動！」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政務現在已經一片混亂。

阿拉法特對巴解政治部仍然緊緊掌握，因為該部領袖卡杜米是「法塔」的創始者之一。

但是掌理軍事部的摩森，則以「塞卡」領袖的身份，而非阿拉法特助理的身份在政治舞台中出現。摩森與敘利亞支持巴解陸軍的一個不滿派系反對親阿拉法特的巴解部隊。

去年為阿拉法特免職的巴解總參謀長布戴利現在在大馬士革。他自己仍保留着這項職位，並獲有在敘利亞的四千名巴解士兵的效忠。這些士兵的力量就佔了巴解全部的一半。

布戴利公開呼籲將阿拉法特推翻，並正與巴解中的阿拉法特支持者在貝魯特展開一場恐怖戰爭。最近的一連串綁架、暗殺及槍戰，使這場戰爭更趨激烈。

巴解新聞部似乎已脫離阿拉法特的掌握。該部領袖拉布屬於「人民民主陣綫」，他最近常從他的「人民民主陣綫」辦公室發佈聲明，一經巴解行政委員會的批准，就擅自蓋上巴解的大印。

一名巴游發言人嘆道：「我們現在的情況，實在比阿拉伯世界還要紊亂」。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分崩離析

陳獨塵

埃及總統沙達突然到以色列，從事和平訪問，似乎已削弱了阿拉法特對巴勒斯坦游擊隊運動的掌握。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由六個主要游擊團體所組成，現在因它們對於反對沙達的和平行動一事所採取的政策有很大的差異，它們彼此之間的夙怨又重現。



阿法拉特

阿拉法特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明白表示：「讓巴勒斯坦人成立屬於自己的國家，否則將永無寧日。」

巴解組織絕對無意緩和它對以色列的仇恨；放鬆它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努力或是減弱它要求以色列撤出所有阿拉伯領土的立場。

巴解的六個派系

巴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它何以拒絕承認以色列作爲一個個別、獨立國家的生存權利？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在一九六四年爲了協調各個不同的巴勒斯坦游擊派系的活動而組成的。目前它包括六個主要的派系和幾個小的分離派別，且總部大多設於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一、法塔組織——巴解中最大的派系，成員從右派份子到馬克思主義份子無所不包。領袖阿拉法特。

二、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綫——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曾主演過多次劫機事件，最近自稱已放棄恐怖活動。

三、巴勒斯坦解放民主陣綫——爲一親蘇派系，黎巴嫩內戰後勢力逐漸雄厚。

四、塞卡——一般認爲是叙利亞的傀儡。叙利亞出兵黎巴嫩，造成甚多巴勒斯坦人對此一派系深感不滿。總部設於大馬士革。

五、阿拉伯解放陣綫——係由伊拉克提供財力支援。此一派係反對叙利亞，惟在整個巴解組織中無何影響力。總部設於伊拉克首都巴格達。

六、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綫——（因與第二個派同名，故又稱爲General Command）係馬克思主義派系，黎巴嫩內戰期間，主張與反對與叙利亞合作的人士分裂爲兩派。

在沙達訪以之前大多數巴解組織的溫和派都贊成經由外交途徑解決中東問題，只有一些所謂「反對陣綫」的小黨羽才支持恐怖活動，劫機甚至於世界革命。

巴解的權力機構

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最高階層，是一個代表三百五十萬巴勒斯坦人，由二九三名委員所組成的「全國委員會」。這三百五十萬人遍佈中東及世界各地。分佈的情形大致爲：約旦九十萬人，以色列佔領下的約旦河西岸七十六萬人，以色列境內五十萬人，以色列佔領的迦薩走廊四十三萬人，黎巴嫩四十萬人，科威特廿五萬人，叙利亞十五萬人，埃及一萬五千人，此外在西德約一萬五千人，美國亦有一萬人左右。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主席係選舉產生，以領導一個由十五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同時有權任命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這些部門就如同國家的部會組織，使巴解也能發揮政府一樣的功能。

執行委員會最大的弱點是，它沒有權力約束各個分離的派系。因此有的派系經常各行其是造成不良後果。比方說一九七〇年在約旦和去年在黎巴嫩，激進的巴勒斯坦人都不服從巴解所下達的命令，而跟當地的中央政府進行戰鬥。結果兩次戰事都遭到挫敗，而且傷害了整體的巴勒斯坦運動。

巴解的經費來源

巴解內部的游擊組織大部份在軍事上都很脆弱。惟一的例外就是阿拉法特所領導的法塔組織。據專家估計，在緊急狀況下它能徵集兩萬名部隊趕赴戰場。不過權威人士指出，那些反對陣綫的黨羽根本不需要大量人力就可以從事爆炸、劫機或暗殺。

激進的派系所以能對巴解中央的指示愛理不理，大部份原因是利比亞和伊拉克這兩個走強硬路綫的國家給予他們財力援助。此外巴解，尤其是法塔組織也有各種來源提供他們大量金錢。這些來源包括左派也包括右派。

一名法塔組織的官員說：「中共、蘇聯、沙地阿拉伯以及其他阿拉伯國家都給我們錢。不過我們的錢有一半是巴勒斯坦人所供給的。」

自私·無恥·醜惡的共產黨

古鶴翔

直至今天，中共禍國集團仍然不敢否定毛澤東，因為否定了毛澤東，就等於承認中共是禍國集團，就等於否定了整個中共。

當然，眞正的毛澤東決不是華國鋒咀裏的毛澤東，也不是鄧小平咀裏的毛澤東，而是江靑、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活學活用的毛澤東。

現在，毛澤東的「嫡系」被捕了，而捕捉毛澤東「嫡系」的却是毛澤東的「庶子」華國鋒。鄧小平麼，那只是毛澤東深惡痛絕的舊臣，是毛一再貶逐的叛臣。可是，無論華國鋒或鄧小平，儘管盡「反毛」的勾當，他們口頭上總不敢否定毛澤東。

我說他們「反毛」，只因為他們捕捉了毛澤東的「嫡系」，而解放了毛澤東的「敵人」，他們「反毛」的目的只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決不是為了救國救民。

事實上華國鋒也好，鄧小平也好，他們雖然在人事上「反毛」，而他們邪惡的本質却是深得毛澤東眞傳的。

為了個人的權力，為了騎在人民頭上，華國鋒、鄧小平之流確與毛澤東同樣邪惡。

「毛澤東思想」的本質，也就是「共產主義」的眞面目。

凡共產黨，都是言不顧行的，全都是好話說盡，壞事幹盡的。

共產黨的本質就是暴力加欺騙，就是極度自私和無限兇狼。

殺，殺，殺！

騙，騙，騙！

試問那一個共產黨不是這樣的？試問毛、劉、周、朱，試問林、江華、鄧，哪一個共黨頭頭不是這樣的？

可是，共黨的欺騙失靈了，共黨的鎭壓失效了，中國人民已經高舉反共自救的旗幟了。最近，廣州市湧現大批反共傳單，而以「中國靑年救國同盟」的傳單最動人，這傳單實在擊中了共黨禍國集團的要害。筆者建議中華民國政府將這傳單復印，大量向大陸傳播，因為不是身受共禍的人，決不能寫出這麼深刻的反共傳單來。

為了這傳單寫得太好了，所以把它抄在下面，以廣流傳。

× × ×

這個黨的殺人紀錄，名列前茅，這個黨的壓榨人民，本領高超，這個黨把「民主」與「專政」，畫成等號。這個黨頭子的「親密戰友」，非垮即逃。這個黨統治下，特務布滿街道，勞改犯多得數不了，這個黨統治下，羣眾工資少又少，官老爺享受水平高。

這個黨牛皮吹得呱呱叫，「奇蹟」都是它創造，粮食年年豐收，可是人民吃不飽，形勢年年大好，爭權內訌亂糟糟。

這個黨說謊騙人手法巧，號召「大鳴大放」，被它騙死還不知道，高唱「土改分田」，剛剛分到田又報銷，轉眼間「反右」「除毒草」。

這個黨自稱是「正確」的黨，因為它曾向蘇聯一邊倒，現在又把美帝大腿抱；這個黨自封是「偉大」的黨，因為「偉大舵手」以秦皇為師表，而人民高喊「秦皇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這個黨使人們失去歡笑，這個黨使人間是非顚倒，這個黨對待同志陰狠殘暴，多少幹部被迫得掛黑牌，戴高帽！這個黨常說，它是工農利益總代表，這個黨常常說，它為了人民服務太周到，這個黨常常說，它處處受人歡迎名譽好，它却沒有想到，人人對它痛恨把牙咬！

× × ×

上面這張傳單的內容實在太好了，希望政府把它譯成各國文字，大量散發，使全世界人民都聽見大陸同胞的心聲。

寫到這裏，忽然想起自己在一九五七年寫的「歸去來」和「顚倒是非」，特附於後：

（一）歸去來：近來心已硬，慣聽鬥爭聲。人命如土芥，翻臉盡無情。「運動」年年有，害人必高升。高歌歸去來，逃返自由城。

（二）顚倒是非：甚麼叫做「是」，甚麼叫做「非」？指鹿作為馬，黑旗變紅旗！的確，中共禍國集團是沒有是非標準的，毛澤東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翻雲覆雨手」，為了個人的利益，毛澤東共產黨可以讚美蔣委員長，也可以胡亂攻擊蔣總統；可以倒向蘇聯斯大林，也可以擁抱美帝和尼克遜；可以高捧劉少奇和林彪，也可以把他們粉身碎骨。

抗戰時，毛澤東共產黨偽裝抗日，實際上却在搶地盤。最可恥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澤東竟然對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歌頌日本優異：

「日本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敢於跟美國作戰，跟英國作戰，跟法國作戰，曾經佔領過菲律賓，佔領過越南、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曾經打到印度的東部，就是因為那個地方夏天蚊子很多，颱風很大，沒有深入進去，打了敗仗，日本軍隊在那裏損失了二十萬人。」

毛澤東還說：「我們為甚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鶴翔按：共產黨口頭上和皇軍打，實際上打國軍。）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呀！」（翔按：自私，無恥、醜惡！）

從恢復「國家主席」看華鄧鬥爭

李哲夫

廣州是許、韋的大本營，也是鄧派在華南的基地，故出現反華國鋒的大字報，屢見不鮮。從廣州的反華大字報，可窺見中共高層的鬥爭動向。鄧派提出恢復「國家主席」，目的是使政權與黨權「分庭抗禮」，終結毛澤東時代的「統一體」。

廣州「中大」大字報

最近在廣州西堤貼出一張由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署名的大字報，以「華國鋒和四人帮的黑關係」爲標題，指斥華國鋒是「四人帮的最大帮兇」，「不要被帮兇的畫皮所蒙蔽」。要求羣眾向華國鋒清算一切舊帳。

大字報指出華國鋒與毛妻江青爲首「四人帮」有下列的「黑關係」：

一、一九七五年十月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上，華國鋒曾邀江青主持座談會，還請江青作錄音講話，並把它向全國廣播，討好江青。

二、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事件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支持「四人帮」撤除鄧小平在黨內外一切職務。

三、在天安門事件中，同意鎮壓羣眾，罪責難逃。

四、在天安門事件後，指使吳德出面，清查參與天安門事件的羣眾，他殺害同胞的罪行是無法逃避的。

五、一九七六年五月，華國鋒下令全國各地搜查鄧小平下落，以期加以殺害。

六、一九七六年七月，把毛澤東的指示洩漏給四人帮。

七、毛澤東死後，建議由王洪文主祭，目的是巴結四人帮。

這張大字報指出，四人帮所犯的一切罪行，華國鋒都有份兒，廣州地區民眾由於反對華國鋒的情緒日漸普遍高漲，故流行以下數則民歌：

一、「跟着華主席，終日冇（無）得食；跟着華國鋒，一世窮到燶。」

二、「肥頭猪腦華國鋒，反臉無情害人精；天生一副叛毛相，但求矮鄧留吓情。」

三、「郊城山下唱山歌，山歌吾夠一小籮；胆敢稱王又稱霸，看你幾時被做瓜（打死）。」

同時，自從十月底以來，在雲南、四川、貴州、廣東與廣西等省，常常出現要求由鄧小平出任「國家主席」兼「總理」的大字報。

據傳中共對淡服「國家主席」一職，「政治局」曾提出一項草案，內容是葉劍英將任「全國人代會常務委員長」、鄧小平任「國家主席」、許世友任「副總理」兼「總參謀長」、陳錫聯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總理」一職未定，但曾提到烏蘭夫及李先念的名字。

至於華國鋒，可能僅賸下一個空頭「黨主席」的頭銜，實際上的政、軍權力，似乎集中在鄧小平的掌握中了。如果上述傳言屬實，則許世友與陳錫聯兩個軍頭之間的矛盾，已暫時獲得妥協，而葉劍英與鄧小平之間的衝突，也因集中力量對付華汪「文革派」殘餘勢力，而不得不攜手合作；不過，這種「團結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作法，究竟能維持多久，誰也無從猜測。

其實，應該特別注意的，并不是鄧、葉在分贓鬥爭中誰分得了某一職位，而是中共在廢置所謂「國家主席」這一職位之後，爲甚麼又急圖恢復？要明瞭此中原委，必須先了解毛澤東在担任「黨主席」，被迫將「國家主席」職位讓給劉少奇時，已嘗到退居第二綫的寂寞和苦悶；毛澤東是一個權力慾極強的獨夫，眼見劉少奇掌握了一切軍政大權，幾乎使「黨」成了一個毫無實際權力的機構，遂不得不使出「紅衞兵」這一絕招，予以反撲；劉少奇垮了，毛澤東爲了防止產生第二個劉少奇與之對抗，便廢置所謂「國家主席」這一職位；雖然毛的作法，并不爲大多數共黨幹部所同意，但他的一意孤行，誰也不敢與之作正面衝突。

毛「統一體」一去不返

於今，鄧小平挾地方軍頭的後援力量復出，他主要的目標是必須削減華國鋒的權力；既然在目前情況之下，無法取華的「黨主席」地位而代之，就必須將政權與黨權變成「分庭抗禮」的地位，而恢復「國家主席」職位，是一件順理成章，并能獲得「黨」內多數幹部支持的計謀。如果此一計謀能夠成功，則中共今後將處於一個軍領政、政領「黨」的局面；一切對內對外的措施，將必須獲得地方軍頭的同意；至於「黨中央」和「政治局」可能被貶置成爲一個政策的幕僚機構，毛澤東時代的「統一體」，將從此一去不返了。

最後，還要提醒大家，葉劍英和鄧小平，甚至陳錫聯、許世友等，都是超過七十的老年，時間，使他們對權力無法掌握長久，是則中共內部的變化，隨時都可能出現一個意料不到的突變；但不管如何，總是一個亂局，總是一個走向崩潰、滅亡之途的亂局！

這個人物的不堪「回憶」，有「數不清的女兒」──「驕矜」、「愛情」、「恐懼」……的過去。「回憶」抗拒對新生活的「希望」，以對殘牆斷瓦破舊房屋的留戀抓住人的心靈，證明並不是過去的一切都已變成「骷髏」，其中還有可愛的東西。正如「希望」的顧慮，「回憶」可能「把我縮小」這一點十分重要。（批評文章的作者恰是利用這一句斷章取義，硬說穆旦指的不是「希望」而是本人，並以此論證他的嚴重個人主義）。字裏行間暗示，爲徹底實現關係到「改造」的「希望」必須同過去一刀兩斷。

正是這一點使這位批評家大發雷霆；詩人懷疑起毛澤東式「教育」的適宜性。他衷心想要過過爲之「寫出了多少篇英雄史」的「新生活」、但他本人──一個經歷了曲折道路的舊知識份子却「只有自己的葬歌」但詩人惋惜豪華的過去，他覺得過去可貴，不願同他訣別。難道不能不背過去的包袱而進入「新生活」嗎？因爲過去的經歷各有不同，不能等量齊觀。

毛派思想家回答說：不能！一個人應當是「一張白紙」，好寫最美的字，好畫最好的圖畫。消滅人性之「改造」，恰好存在於這些自私自利，反人道主義之目的中。

穆旦並沒有這樣寫，可能他也沒有這樣想。他是誠心誠意想要丟下防礙他做「新人」的舊包袱。他的不幸就過於坦率地談到這條道路對知識份子的艱難，並求「同志們」帮助他克服困難。

他等來了「帮助」……坦白是毛澤東理論與實踐的敵人，因爲它無形中揭發這種理論與實踐的虛僞。

葬歌

穆旦

一

你可是永別了，我的朋友？
我的陰影，我過去的自己？
天空這樣藍，日光這樣溫煖，
在鳥的歌聲中我想到了你。

我記得，也是同樣的一天，
我欣然走出自己，踏青回來，
我正想把印象對你講說，
你却冷漠地只和我避開。

自從那天，你就病在家裏，
你的任性曾使我多麼難過，
唉，多少午夜我躺在牀上，
輾轉不眠，只要對你講話。

我到新華書店去買些書，
打開書，冒出了熊熊火焰，
這熱火反使你感到寒慄，
說是它摧毀了你的骨幹。

有多少情誼，關懷和現實，
都由眼睛和耳朵收到心裏；
好友來信說：『過過新生活！』
你從此失去了新鮮空氣。

歷史打開了巨大的一頁，
多少人在天安門寫下誓語，
我在那兒也舉起手來：
洪水淹沒了孤寂的島嶼。

你還向哪裏呻吟，和微笑。
連你的微笑都那麼寒愴，
你的千言萬語雖然麯摺，
但是陰影怎能碰得陽光？

我看過先進生產者會議，
紅燈，綠影，眞輝煌無比，
他們都凱歌地走進前廳，
後門凍僵了小資產階級。

我走過我常走過的街道，
那裏的破舊房正在拆落，
呵，多少年的斷瓦和殘椽，
那裏還縈廻着你的魂魄。

你可是永別了，我的朋友？
我的陰影，我過去的自己？
天空這樣藍，日光這樣溫煖，
安息吧，讓我以歡樂爲祭！

二

『哦，埋葬，埋葬，埋葬！』
『希望』，在對我呼喊：
『你看過去只是骷髏，
還有甚麼值得留戀？
他的七竅流着毒血，
霑一霑，我就會癱瘓。』

但『回憶』拉住我的手，
她是『希望』底仇敵；
她有數不清的女兒，
其中『驕矜』最爲美麗；
『驕矜』本是我的眼睛，
我怎能把她捨棄？

『哦，埋葬，埋葬，埋葬！』
『希望』又對我呼號：
『你看她那冷酷的心，
怎能再被她顛倒？
她會領你進入迷霧，
在霧中把我縮小。』

幸好『愛情』跑來援助，
『愛情』融化了『驕矜』：
一座古老的牢獄，
呵，轉瞬間片瓦無存；
但我心上還有『恐懼』、
這是我慎重的母親。

『哦，埋葬，埋葬，埋葬！』
『希望』又對我規勸；
『別看她的滿面皺紋，
她對我最爲陰險：
她緊着你的私心，
又在你頭上佈滿
使你自幸的陰雲。』

但這回，我却害怕：
『希望』是不是騙我？
我怎能把一切拋下？
要是把『我』也失掉了，
哪兒去找溫煖的家？

『信念』在大海的彼岸，
這是汎來一隻小船，
我遙見對面的世界
毫不似我的從前；
爲甚麼不能渡去？
『因爲你還留戀着這邊！』

『哦，埋葬，埋葬，埋葬！』
我不禁對自己呼喊：
在這死亡底一角，
我過久地漂泊，茫然；
讓我以眼淚洗身，
先感到懺悔的喜歡。

三

就這樣，像隻鳥飛出長長的陰暗甬道，我飛出會見陽光和你們，親愛的讀者；這時代不知寫出了多了多少篇英雄史詩，而我呢，這貧窮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沒有太多值得歌唱的：這總歸不過是一個舊的知識份子他所經歷的曲折；他的包袱很重，你們都已看到；他決心和你們並肩前進，這兒表現他的歡樂。就詩論詩，恐怕有人會嫌它不夠熱情：對新事物想往不深，對舊的憎惡不多。也就因此……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那後一半，同志們，請帮助我變爲生活。

毛澤東思想對大陸知識分子心靈戕害

王希翎

毛澤東思想絕不符合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傳統教養與世界觀，毛澤東為了統馭他們，長期以來毫不間斷地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並採用高壓手段，把知識分子下放「勞動改造」，希圖藉此使他們成為闡揚毛思想的忠實工具。然而，知識分子對這種污辱與鎮壓方法，絕對不能接受。

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是毛澤東及其一伙由來已久之癖性。這些人的心情可以理解，因為他們在一九四九年宣佈之目的不符合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基本羣眾之傳統教養與世界觀。問題嚴重：要麼根本不要知識份子，要麼進行改造，用他們來實現自己的計劃。但他們在「改造」羣眾，包括「改造」知識份子方面使用的污辱與鎮壓方法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進行這種改造之最新工具乃「五七幹校」。把知識份子、幹部送到幹校進行長期勞動改造。一九七六年十月事件後曾有過在這個問題上發生某種變化，甚至根本變化的一綫希望。但一切跡象說明，希望破滅了。變化發生了，不過是朝着完全另一個方向。中共黨主席華國鋒號召，「抓」「五七幹校」，「更好地組織五七幹校」。據說「四人帮」統治時期這些幹校幾乎變成休養所。

根據中國大陸官方報刊之報導即可瞭解這是什麼「休養所」。僅在不久之前很多文章之作者曾繪聲繪影地描寫詩人、作家、演員動手修猪圈、拾糞、挖溝的情景。去秋發表了關於年輕詩人郭小川逝世的消息。可能他正是在「五七幹校」損傷了身體。據「詩刊」雜誌報導，詩人賀敬之因觸犯了「四人帮」被強行下放「勞動改造」與「思想改造」在中國大陸乃是共產政權對知識份子施加壓力之有力工具。

就此令人回憶起一件往事。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並同上述「詩刊」有關連，詩人穆旦在一九五七年該雜誌第五期發表了長詩「葬歌」。過了一年有餘，有個叫李樹爾的突然在一九五八年「詩刊」第八期上對穆旦進行了猛烈批判，稱他的「葬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頌歌。這位批評家得出結論，在上述長詩中第一人稱的「我」與第二人稱的「你」實際上同是資產階級個人表現。他武斷地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典型代表穆旦瘋狂反對改造，企圖以各種「講和」「懺悔」了事，把「我」看得這麼重，根本不同於忘我捨身的革命戰士，大公無私的工人。

這位詩人所寫的究竟是什麼呢？諸位讀者，請你們仔細閱讀他的詩篇。他描寫的確實是改造過程。「我」就是按照友人的忠告想「過過新生活」那個新生人物；「你」就是



大陸知識分子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實幹部和追隨者，曾任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文革」期間，被指控「在支掌青年工作大權以來，一貫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用毛澤東思想去培養教育青年」，是「劉鄧黑司令部在青年工作部門的忠實代理人」而被整肅。至一九七二年四月，始獲「解放」。一九七五年初，被安置在「科學院」工作，爲「科學院」負責人。由於該院院長郭沫若已老邁力衰，故胡雖名爲「科學院負責人」，但實際上掌握該機構的大權。

胡耀邦，湖南瀏陽人，一九一三年生：出身農家，未讀完小學即參加「兒童團」。後來領導少共，主持中共青運工作達廿年之久。能力強，且善演說。中共在江西叛亂時期，曾任中共少年先鋒隊總隊部秘書長、兒童局書記。一九三四年隨中共軍西竄，任中共三軍團地方工作團團員，抵陝北後任中共少共中央組織部長。一九三七年入抗大受訓，畢業後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一九

胡耀邦（中）

四一年任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一九四七年任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組織部長。一九四九年任中共十八兵團副政委隨軍入川；四月任中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九月出席「政協」首屆會議；十月當選「中蘇友協總會理事」。一九五〇年四月任川北軍區政委及「川北行署主任」兼「財經委員會主任」；七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一九五二年八月，四川各行署合併，免除在川本兼各職，調返中共中央，專任青運工作；九月當選中共新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共青年工作委員第一書記。

「文革」期間被指控在「支掌青年工作大權以來一貫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用毛澤東思想去培養青年」，而遭停職檢討。主要罪狀如下：

（一）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劉鄧黑司令部在青年工作部門的忠實代理人」。

（二）貶低「毛澤東思想」對實現青年思想革命化的決定作用，抵制毛澤東關于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指示」，反對工農兵青年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

（三）明目張胆地篡改共青團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助手的性質，企圖把共青團辦成大雜會的「全民團」，辦成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

（四）鼓吹「白專道路」、「技術第一」、「業務掛帥」，反對無產階級政治。

（五）一九六〇年公然叫囂「三面紅旗不成」，同時 動人民對黨不滿，鼓吹「單幹」，曾在河北唐縣搞了一個「田間管理包產到戶辦法」。

一九七二年四月被「解放」，初期未被委派正式職務僅經常參加所謂「戰友」（陳正人、鄧子恢、何偉等）追悼會；九月十五日「國務院」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十月十五日該會議移至北平召開「全體會議」，胡出席會議；十一月出任「中國科學院」負責人。

胡與鄧小平在「文革」前關係極爲密切：

（一）一九五〇年鄧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委時，胡任川北行署主任及川北軍區政委，是鄧的重要助手。

（二）一九五三年鄧小平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胡亦調中共中央專任青運工作。

（三）一九五六年——一九六六年鄧担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領導所有黨務團務，胡在他直接指揮下工作。

尤其在鄧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十年間，鄧、胡的政見極爲相近。而自鄧「解放」後，胡又爲鄧一手安挿在科技界的實際負責人，協助鄧推動科學技術的研究。

胡耀邦復出後，最初不太得意，直到上月一躍爲中共中央黨校第二副校長，現任又任組織部長，此是黨內最重要職位，一旦握於鄧小平親信之手，華國鋒地位自然大受威脅，華鄧之間也勢難長期相安，一場火併，將因胡耀邦之任組織部長而加速。

鄧小平展開奪權的兩翼

岳騫

最近共帮人事大調動，有幾個惹人注目的黨內職務換了人，一個是統戰部長換了烏蘭夫，一個是組織部長換了胡耀邦，僅從這兩人身上看，鄧小平的勢力確實大大的澎漲，而華鄧火併也更爲接近，兹介紹兩人與鄧小平的關係，可以看出端倪。

一手創建「內蒙古自治區」於三十年前的烏蘭夫，本姓雲名澤字時雨，烏蘭夫是其蒙名，也是參加共黨後的化名。一九〇四年出生於綏遠土默特特別旗，小康農家，該旗由於漢蒙雜居多年，蒙人雖仍保有其民族風習，但已由原游牧生活變爲定居務農。到烏蘭夫一代，已多不諳蒙語，是以綏遠的省、縣主觀的將土默特蒙古人，視同滿洲駐防歸化城的旗人（已完全同化）。頗加歧視，烏蘭夫因受省、縣壓迫，激發其民族意識，遂於一九二二年前往北平，就讀於國立北京蒙藏專門學校中學部，該校蒙古學生大都來自內蒙的東四盟及西二盟。東四盟學生佔大多數，西二盟的學生寥寥無幾，土默特的也不甚多。東四盟的學生幾乎都會蒙語，土默特學生則都不會蒙語，因此發生隔閡，分成東蒙、西蒙兩派，兩派學生相互歧視，東蒙學生人多勢眾，以西蒙學生不會蒙語而譏其爲「冒充蒙古」。烏蘭夫受了這項刺激，不二年便悄然離開了學校，與乃兄潛赴蘇聯，留學於中山大學。畢業後又入步兵學校學習軍事。

一九三〇年烏蘭夫秘密回國，開始在內蒙各地爲共黨工作，一九四〇年中共在張家口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他做了主席。第二年兼併了東蒙人所組織的「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逐漸的把東蒙領導人物如：博彥滿都、哈豐阿等，都排擠下去。烏蘭夫便出任了東西蒙統合後聯合會主席，算是報復了當年遭東蒙學生歧視的一箭之仇。

一九四七年，烏蘭夫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並兼中共中央內蒙分局書記及內蒙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於是內蒙古的黨、政、軍大權集其一身。迨一九五二年並兼任「綏遠省人民政府主席」，高居在綏遠省漢、蒙人民之上，因而報了早年他被綏遠省縣壓迫之仇，這是他最感到得意的時候。直到一九五四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是他在文革前的最高職位。

在烏蘭夫主持「內蒙古自治區」期間，中共先於一九五四年撤銷了綏遠省的建制，繼於一九五六年撤銷了熱河省建制，最後於一九五八年將察哈爾盟屬各旗分別劃歸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二盟，而察哈爾省亦不復存在。至此多年來熱、察、綏三省，省、縣對盟、旗的壓迫，表面上總算是得到了「解放」。中共對內蒙古此一措施，使烏蘭夫在內蒙古人民的心目中成爲與省、縣戰爭中勝利的英雄。這也是烏蘭夫的勢力在內蒙古各地廣泛生根壯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之後，大陸「文化大革命」爆發，一九六七年一月，烏蘭夫與內蒙軍區副政委劉昌出動武裝部隊鎮壓毛林派，造成持續的武鬥和流血事件。烏被文革派指爲所謂「二月逆流」中的「一股資本主義勢力復辟逆流的急先鋒」，並加以「叛徒」、「王明路綫的狂烈追隨者」、「土豆加牛肉的共產主義」、「劉少奇的幹將」、「赫魯曉夫的內蒙代理人」、「民族分裂主義者」等罪名而被整肅，從此下落不明者約六年之久。

繼一九七三年四月鄧小平復出後，八月二十六在北平舉行的亞非拉乒乓球賽的觀眾前出現了久未露面的烏蘭夫，同月二十八日更透露了中共十全大會已於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間召開。烏蘭夫名列主席團，並當選爲中央委員。從此烏蘭夫又開始活躍於的紅色政治舞台上，「四屆人代會」於一九七五年一月間召開，朱德當選爲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烏蘭夫當選爲第十六名副委員長（副委員長共二十二人。）

十一屆當選中委政治局委員，在十一大之前已任統戰部長。其人在目前已成爲鄧小平得力高幹。

其次再說胡耀邦，是鄧小平的忠



烏蘭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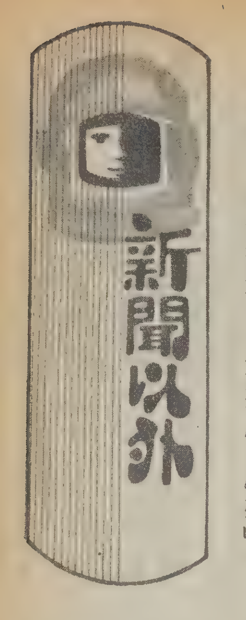
被他們抓到手上，會像查老板說的那樣子寬大對待嗎？這是小孩子也不會受騙相信的。有一名女子會被遣返四次，即使查老板說的確有這麼一個「女子」，可是她的被遣返四次，並不表示沒有受到「嚴懲」，勞改或監禁是有期限的，總不會讓她長期勞改，或把她處決，才算是「嚴懲」。每次在勞改或監禁期滿後，再作逃亡之計，不幸再被抓着的，大有人在。目前逃亡在港，安居下來的大陸難胞，不少是逃過多次，被抓過多次的。如果中共「不加嚴懲」，怎會眞槍實彈伺伏於邊界，對逃亡者見一個射一個；一旦抓到，難道還會以待上賓之禮？

收容難民有弊有利

查老板認爲即捕即遣政策是屬於經濟問題，這看法有疑問。如純粹屬於經濟問題，應歡迎大陸難民才對。大陸逃港難民，來時雖身無長物，身上一分也沒有，但他們的勞動力，就是香港的財富。

香港工業雖受到諸般限制，但沒有嚴重失業問題：今日大部分工廠仍缺乏勞工，需要人力補充。以老萬所知，香港一家出名的大製衣廠，數十萬尺廠房，辦事職員五百多人，工人不到六百，其缺乏情形可以想見。只要肯做，不會沒有崗位，各行各業都有人力供不應求的現象。如果有人力補充，對香港經濟發展，當然更爲有利。不過，查老板顧慮的也有道理，如果開放，每年來個二三十萬人，很容易把香港「擠沉」。

爲香港「經濟」着想，「即捕即遣」絕對不是理想辦法，有限度的放寬，却屬必要。老早有人提出，大陸逃港難民，不應一概遣解，凡有親人在港，保證他的生活，便應讓他留下。這是較爲合理的辦法，可惜未爲港府接納。這三年來獲准居留的只有幾十人，相信這幾十人一定是「情形特殊」。



既然「即捕即遣」也有例外，何不定下一個原則，和這原則符合的可獲准居留，這對香港「經濟」更爲有利。

一般不贊成收容大陸難民的人，所持理由有下列幾點：

一、香港人口已經太多，再讓大陸難民湧入，無法負荷，會由此引起種種社會問題。

二、大陸難民來港後，沒有謀生技能，不少淪爲匪寇，對香港治安大有影響。

三、大陸難民搶去香港人的工作位置，造成香港人失業。

更有些人對大陸難民有成見，認爲他們「好吃懶做」、「不滿現實」、「不安於位」，最慘是時時鬥爭東主，鬥爭同事。大陸難民中確也有這種人，但不能一竹竿打一船人。

一般來說，文革以前來港的，大都勤懇工作，安份樂業，六二年大逃亡來港，到現在而成爲大企業家，或者有了安定生活的，大有人在。這不是香港給予他們的，而是他們努力工作應得的成果。文革以後，逃港的大部分是紅衛兵，或下放知青，這些人反叛性很強，確有好吃懶做的情形，香港的「大圈仔」就是這類人物。大圈仔給香港人印象太差，所以部分缺乏同情心的人，振振有詞的認爲「即捕即遣」絕對合理。持此見解的人，當然不是純粹視爲經濟問題。

不論在「經濟」上、「人道」上，即捕即遣政策，都應有限度的加以放寬。

反奴役的雙重標準

引起查老板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因爲港府否認了來自英國的消息，說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次官戈倫維·羅弼茲已向英國「反奴役會」秘書蒙哥馬利提出保證，今後自中國大陸潛入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在被遣返大陸之前，有權委託律師作代表，向港府申請居留。港府與倫敦接觸後，已表示這方面政策一如舊狀，維持不變。

查老板說：「所以有這個消息，相信是英國『反奴役會』曾向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談過這個問題，而英國方面所以有這種討論，是出於對香港實情的缺乏了解。所謂『反奴役會』大概是和『國際特赦會』性質相類似的國際組織，以維護人權爲己任，如果什麼地方出現了損害人權的情況，他們就挺身而出，希望能設法改善。從通常情況下看來，有人從集權的政權下逃亡出來，來到自由世界，逮捕後立即交還原政權，似乎含有『奴役』的意義。」

查老板這解釋非常對，英國的「反奴役會」性質一如其名，動機在維護人權。正如美國總統卡達揭櫫人權運動一樣，在全世界有大半人口被極權政權統治，受到共產黨奴役，人權運動的提倡，極饒意義。「反奴役會」顯然是响應卡達人權運動的組織，反奴役就是反奴役，不應這個政權奴役人民要反，那個政權的奴役人民就不須反。

卡達的人權運動之受到批評，正因爲他的人權運動有雙重標準，基於政治上理由，他講的人權，只對蘇聯而發，中共違反人權，則熟視若無覩，還希圖和這個沒有人權的「國家」搞「關係正常化」，絕口不提他標榜的「人權」。

卡達所以聲譽一落千丈，在國內外大失人心，和他的雙重標準的人權運動大有關係。英國「反奴役會」覺得「即捕即遣」政策有「奴役」人民之嫌，而有「在被遣返大陸之前，有權委託律師作代表，向港府申請居留」的提出，是合情合理的，「即捕即遣」政策確大大違反人權，作爲以維護人權爲己任的「反奴役會」這做法非常對，經由律師申請居留的提出，也代表了許多中國人的意見。

查老板接着說：「英國『反奴役會』重視這個事實，當是出於良好的動機。不過香港的情況是非常特殊的，目前這樣的政策，完全是基於經濟上的原因，可以說與政治絕對無關。香港『即捕即遣』的辦法，並不表示贊成中共的政治制度，也不表示反對中共的政治制度，完全爲了香港本身的利益。」

香港政府可以爲了「本身利益」而「即捕即遣」，但「反奴役會」如同意了這種做法，就和卡達的人權運動有雙重標準一樣，是大敗筆。

如因「情況特殊」而「改變多衷」，這個會還有存在價値麼？

查老板為「即捕即遣」辯護
違反人道蔑視人權取悅中共

明報查老板在他的「社評」中又大發謬論，認為香港政府的「即捕即遣」政策，「完全屬於經濟問題」，做得很對。他的立論，既違反人道，更蔑視人權。其實，大陸逃港難民，對香港的發展，厥功至偉。沒有他們的勞動力，香港的工業，不會有這麼大的發展，香港人對他們，怎可以過橋抽板，打完齋唔要和尚？

萬人傑

為「即捕即遣」辯

十一日明報發表一篇社評，題為「完全屬於經濟問題」，談及大陸難胞「即捕即遣」問題，認為「只能將這件事作為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不作為政治或人權問題來看，才能有正確的了解。」全文在替中共辯，替港府辯，而認為「即捕即遣」是絕對正確的政策。可是這篇文章內容充滿矛盾，自打嘴巴，很難自圓其說。

舉個例：查文稱「如果香港來者不拒，那麼一兩年之內就可把整個香港擠沉。就算勉強可以生存，每年有二三十萬來自大陸的移民（我們稱為難民），這裏一切房屋、教育、醫藥、交通、福利等等方面的改進，立刻化為烏有。」

但另一段文字則說：「自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開始執行這辦法（即捕即遣）以來，有三千六百三十六名非法移民遣回大陸，獲准留居的只有幾十人。」

從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已整整三年，三年中才「即捕即遣」了三千多人，何必躭心每年來個二三十萬「移民」？除非中共有意放人，像六二年五月逃亡潮的情形，才有可能將香港「擠沉」。目前，邊界中共「解放軍」與「民兵」防範甚嚴，偷渡者易遭射殺，難民要進入自由境界，必須先闖過鬼門關。

查老板「屬於經濟問題」的見解，世界上許多國家也都同意的，試看千辛萬苦從赤化後的越南逃出的難民，到處拒絕收留，不管他們死活，所謂「人道」，不知丟到那裏去了。當然，這也是「經濟問題」，大家養不起這些難民，只好拒之門外，表示「愛莫能助」了。

卡達的「人權主義」儘管受到舉世推崇，大家翹起大拇指說「好嘢！好嘢！」但要他們收容一些越南難民，大家洒手擰頭。因此，誰都看得出卡達的「人權主義」，以及大力響應的人，大都是基於政治目的，不是悲天憫人，真的為「人權」呼籲。

因此，香港政府的「即捕即遣」政策，在「為了香港的生存」這方面來說，完全有其必要。但問題必須同時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今天的繁榮，工商業發展迅速，是靠什麼呢？靠人。香港有充足的人力，曾被外國指為非低廉勞力，打入世界市場。因為有廉價勞力，成本低，因而他國的產品，無法與之競爭。

姑不論是否「廉價」，無可否認，這些「勞力」可說九成來自大陸。大陸「解放」後，雖然來了一二百萬人，並沒把香港「擠沉」，相反的，香港因有充足人力，獲得一日千里的發展，大陸難民對香港發展的功勞，怎可抹煞？我們怎可以「打完齋唔要和尚」？

中共「不懲」逃亡者？

查老板的社評說：「英國社會人士一定不明白，目前的辦法（即捕即遣）是香港當局主動提出要求而為中國（共）方面所接納的。」「這三年來，香港並未受到入口的重大壓力，自與這政策有關。」「當時雙方談妥，中國（共）方面保障對於被遣返的人不加嚴懲。香港認為中國（共）當局一直遵守協議，因為有些被捕的入境者是以前所遣返的，其中一個女子一共遣返了四次，可見中國（共）當局沒有將他們處以監禁或勞改。」

以上引述的文字，有許多新聞資料很新鮮，未為我們所說過的。諸如「香港政府主動提出」「保障對被遣返的人不加懲治」「中國（共）當局並沒將他們處以監禁或勞改」，都未見之香港政府或中共方面的「官方」公佈，這「協議」的詳細內容，也根本未在報上發表過。孤陋寡聞如老萬，直到今天，才被查老板點醒，知道「即捕即遣」是香港主動提出而為中共所「接納」的。那麼，這被指責為「不人道」的措施，應由香港政府負其全責了。

老萬記得，在「即捕即遣」政策實施的同時，中共放出許多「合法」的「移民」，使到香港政府吃不消，要求限制，但實際上還是非「照單全收」不可。即是說，中共要讓他「移民」的，香港政府不能拒絕容納；中共不讓他出境的，香港政府「自動」合作，動員軍警，甚至利用警犬，全面搜捕，抓到了，送回去大陸。

至於送回大陸後是不是如查老板說的那麼「仁慈」「人道」，「不加嚴懲」，「沒有將他們處以監禁或勞改」，相信許多有親屬在大陸的香港居民一定比查老板清楚，查老板的社評雖要替中共說好話，把中共當權派描述成為「慈祥和善」，實際情況如何，稍後我們會接到讀者投書作證。這些事實，比查老板的「推理」要可靠得多。

目前，中共正雷厲風行所謂「清港風」鬥爭運動，逃亡者的家屬，且受到諸般壓榨，逃亡者本身



看中共大學招生的鬧劇

上週大陸各地紛紛舉行統一考試，考選大學、中等專科和技工學校的學生。這倒是江青一伙失手被擒出現的「新生事物」，雖然中共新當權派「臨屎急開坑」，爲了實現所謂「四個現代化」，現開科取士培養「科技人材」，不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却在強調「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的同時，狠狠地往老毛那具罪惡的腐屍上踢了一腳。

因爲，從今年開始大陸高中畢業生不必經過在農村「鍛煉」二年，可以直接升大學，是從基本上否定了老毛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此外，也等於是推翻老毛培養技術人員「走上海機床廠道路」的所謂「七·二一指示」。

自從文革開始後，中共就廢止了考試制度，而以個人「政治表現」和「家庭成份」作爲上大學的標準。特別是要從「有實踐經驗」（如青年下放農村要經過二年以上的時間，這就算是「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中選拔學生，上學後他們還負有「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的任務，所以，中共的所謂大學生，連它自己都說：「大學名義，中學水平」，其實多數只有小學的程度。這就叫「教育革命」，如果把責任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是不公平的；因爲「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這兩句口號是老毛喊出來的。還有，文革十年，也就是戕害大陸青年的十年，而這個責任主要要由「親自發動和領導」文革的老毛和老狐狸周恩來來承担，因爲搞紅衛兵運動是毛，後因紅衛兵運動出軌天下大亂，把青年掃數趕往農村進行變相勞改，表面上是響應老毛的號召，事實是周恩來的壞主意。這些事實說明：共產黨頭頭並無任何溫情主義，從不爲人打算，可以說個個都是壞蛋。

現在中共新當權派重新整頓教育，恢復考試制度，說甚麼「爲革命選拔人材」。同時也強調恢復教學秩序，妄圖爲「四個現代化」培訓科技力量。中共已公開宣佈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的身份主管大陸科教工作。矮鄧胃口很大，他除了在黨政軍方面廣泛安插親信外，復企圖利用抓科學教育的機會，在大陸青年中厚植力量，以備將來在大陸上一手遮天獨掌大權。然俗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辦教育也搞甚麼「突擊」或「大躍進」，不僅是荒唐，而且是胡鬧。

中共宣佈，這一次報考各地大專院校的青年約爲二千萬人，錄取名額只佔投考人數的百分之一約二十萬人。做到「百中挑一」，應該是成績很好的青年才能考取了，但因過去十一年來，中共的「教育」是一段空白，除非生在所謂「毛澤東時代」能有大批不學而知的「神童」出現，不然恐怕這二十多萬人中絕對多數是不夠水平的。當然「白卷專家」張鐵生那樣的活寶肯定不會再公開出現，因爲四人帮垮台後張鐵生已被扣上「現行反革命份子」遭到殺害，但交白卷的人一定很多，只是無人再在試卷上賦詩填詞大發議論了。但河南省唐河縣所謂「馬振撫公社中學事件」式的事件則不會少。此一「馬振撫公社中學事件」的主角是一個名叫張玉勤的學生，因英文不及格而被逼自殺。相信，從現在起在大陸青年中必刮起因考大學而不想活下去的自殺風。

在大陸報考大專院校的青年，首先要「出身清白」，也就是仍是政治第一。要越過政治背景好，成績好，又不超過規定年齡這三關恐怕爲數不多。那麼在學科考試方面勢成降低水準，這樣錄取的二十萬名新生中，一定多數很差。所以，中共雖然口稱整頓教育提高教育水平，恐怕仍是幾句空話，絕對無補於過去十一年派系鬥爭爲大陸廣大青年所造成的嚴重危害。

中共此次大學統考最受刺激的是文革初期參加造反後掃數被趕往農村「安家落戶」的紅衛兵和以後歷年由高中「畢業」後下鄉的青年。中共明確規定，凡下鄉知識青年曾倒流城市的不能報考大學，凡應下鄉而仍留在城市的也不能考，等等。中共強迫知識青年一律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極不合理，青年到農村後普遍受農民虐待，對安排出工勞動和口糧燒柴以及住屋，自留地等的分配一直受到歧視，並且從來沒有很好解決過。試問在這種情況下，能怪他們逃回城市另謀生路嗎？青年倒流城市後，男的跑單帮，做小生意，甚至爲非作歹，靠搶劫爲生。女的當然也有的作點小生意，也有的淪爲暗娼，廣州把這種可憐的女孩子叫做「馬達」。逃回過城市的青年失去了深造的機會，超齡的也無資格報考，可以肯定，近十年來下放農村的約二千萬青年受此次中共大學招生的刺激必更不安心在農村做牛馬活，吃豬狗食了。

表面上看中共恢復考大學是好事，但因北平政權一向胡來，好事也會變成壞事，不過，這個壞事倒對中國人有利，因爲大陸青年已徹底看清了中共的面目。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㈤七〇七六九〇
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㈤七九五八七六
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30

看中共大學招生的鬧劇

鄧小平展開奪權的兩翼

毛澤東思想對大陸知識份人心靈戕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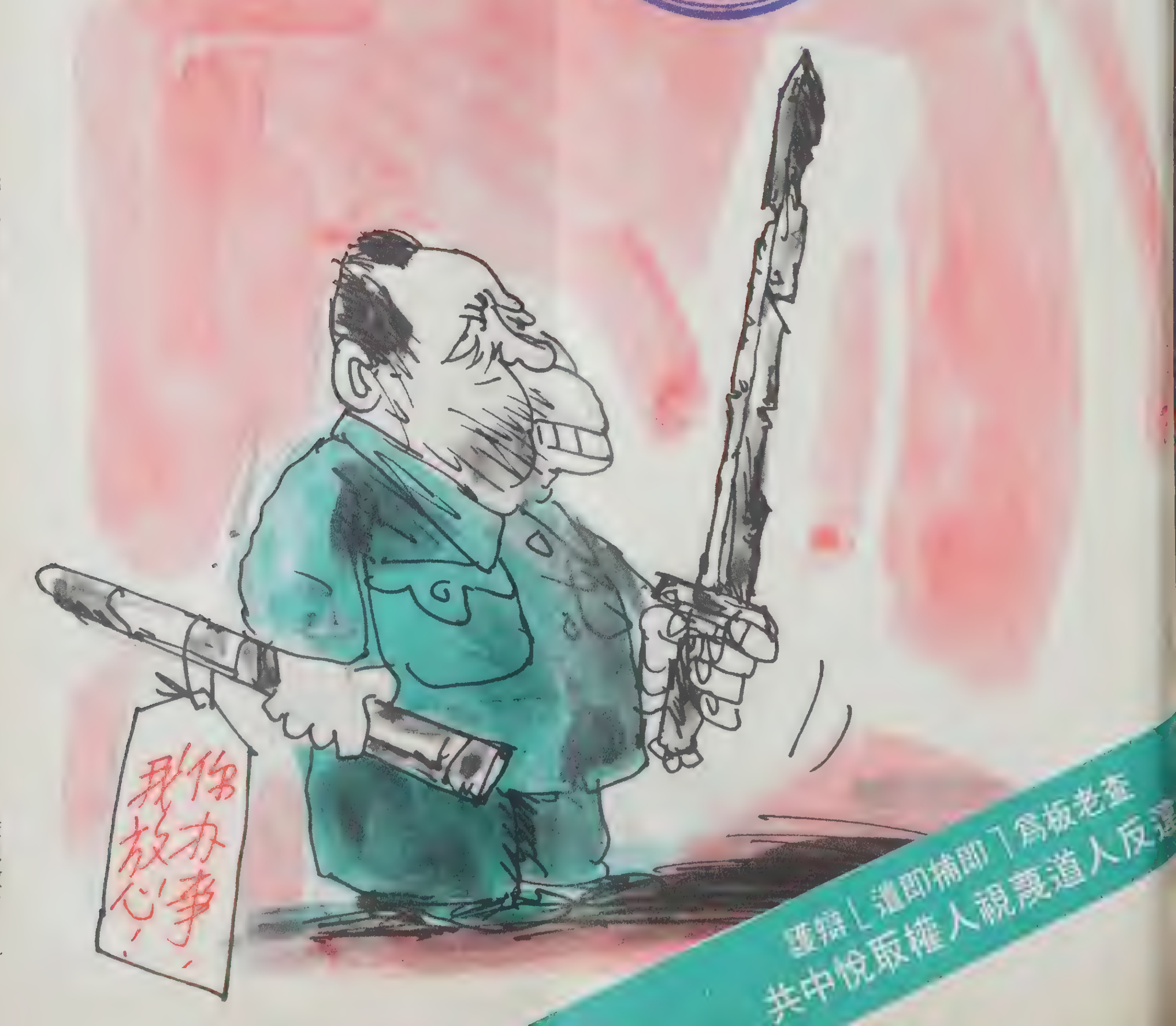
從恢復「國家主席」看華鄧鬥爭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分崩離析

精密電子工業對國共戰爭作用

賀龍・老舍・白楊之死

中共不准王浩探馮友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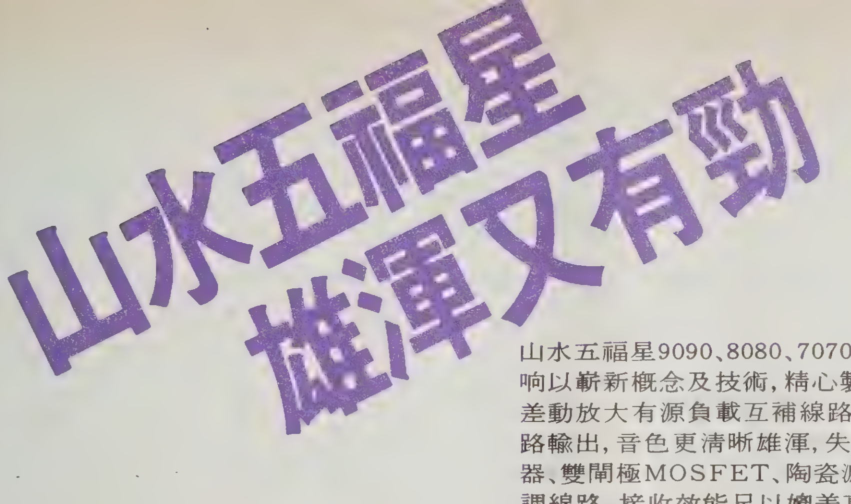


「生銹劍」

嚴以敬作

査老板為「即捕即遣」辯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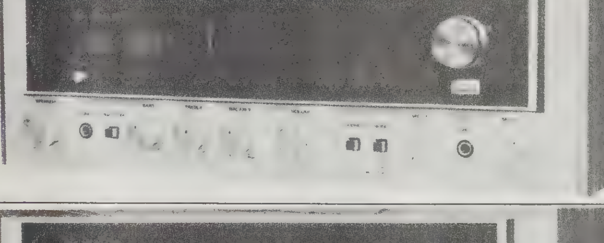
違反人道蔑視人權取悅中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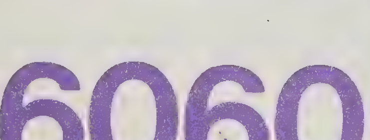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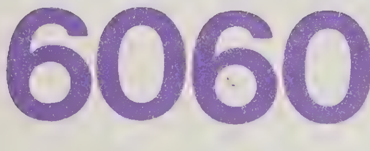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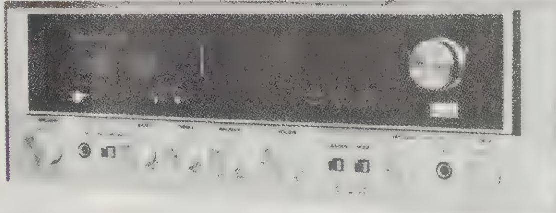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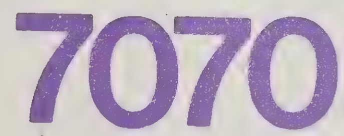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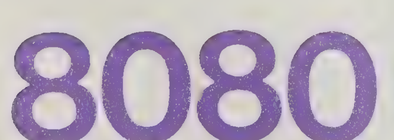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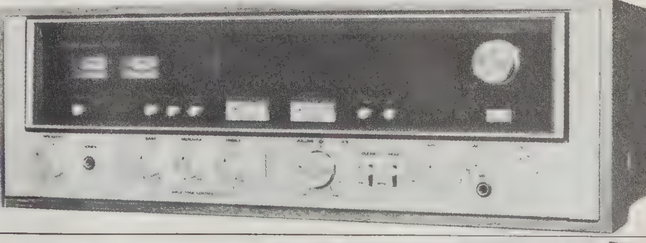


7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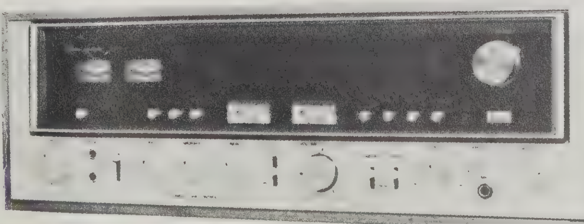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難償

封淑英

[illegible]
如何誓語成虛語，遮莫無情卽有情？
[illegible]

梅花

十萬山人

[illegible]
尋得喜神入畫譜。射開寒月一弓彎。
[illegible]

世態

[illegible]

和孫博文詞長遊寶蓮寺

[illegible]
忙裏三餘仍得暇，塵中四大總成空。
[illegible]
知是否統一，機理似甚深奧焉。

調寄一萼梅

[illegible]
滿林陬。

前調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老江濱。

前調

[illegible]
顱。喜能健步拒人扶。無畏崎嶇。可任馳驅。
一[illegible]車。兒孫戲逐日相娛。令我心愉。慰[illegible]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已翩翩。
[illegible]

前調

越南風土醇美堪戀賦此告之問者

[illegible]
愛湄邊。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影初嬌。
幾日東風不自聊。休負今宵。休負來潮。玉樓未醉也魂銷。衣已蕭蕭。月[illegible]

前調

一笑寒簾月透[illegible]。[illegible]

婷。客中繾綣慰淒清。眼底柔情。心[illegible]
正欲揚帆又暫停。爲了傾城。誤了歸程。隄邊依舊柳青青。人去長亭。舟[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彫。佞人盲目赴新潮。滿了鴟鴞。禍[illegible]
[illegible]
倫。幸能海角寄鷦鷯。只要情超。休[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遠遲生。
[illegible]
明。倫[illegible]又新痕，依[illegible]
驛長亭。

前調

[illegible]
辰。花間小坐挹香薰。白白紅紅，怡目怡神。

前調

紫陌香車緩緩停。釵也輕盈。人也分[illegible]
[illegible]

我的那本書。他說他很高興我的著作。他說他很高興我的成功，他說他對於科學未會作出重要貢献。」

「噢，那可嚴重了。你會問過他的工作嗎？」

「他告訴我他會在家裏工作了數年，但是現在在研究所工作。」

「在家裏工作？誰也不能在家裏做科學工作。你認爲他會遭軟禁嗎？」

「我怎知道。我祇是告訴你他所說的話。我竭力試圖不作猜想。」

布朗米勒然後描述了他與彭的談話：

「彭，你爲何自一九五七年起停止寫信？」

「我想我的信，會爲你帶來麻煩」。

「但是我們還認爲我們使你有了麻煩。彭，這件事我們慢慢談。在一九五七年，你寫信要我寄一本美國字典給你……。」

害怕製造麻煩

「我仍然在用你寄來的那本字典。」

「彭，但是你從未來信說收到郵包，並且從此不再寫信。彭，我寄給你許多信，還有卡美拉、蒂爾瑪、艾莉（其他康大校友）也會寫信給你。這二十年來，我們一直相信，因爲你有一些美國朋友，使你有了嚴重的麻煩。」

「你自己可以看，我很好嘛，難道我看起來不好嗎？」

「彭，你現在會再寫信給我們嗎？」

「我不會爲你們製造麻煩嗎？」

「你會爲我們製造麻煩？彭，在美國的人收到來自中國大陸的郵件不會有麻煩的。好幾年來都是這樣。尼克遜已到過中國大陸。我們做朋友是無妨的。」

對我的話彭未會作答，只是試圖轉變話題。他問：「卡美拉能來訪問嗎？」

在她回述的結論中，布朗米勒告訴紐約的康大校友們說：「他不應當回去的。」

對他眞是一場災難。」她將彭形容爲「歷史的犧牲者」。

北平醞釀權力分配
葉鄧爭任國家主席

據「朝日新聞」六日報導，香港盛傳中共將恢復「國家主席」的職位。而出任此職者以鄧小平的可能性較大。

報導指出：香港「大公報」於五日在第一版引用外電的報導說：中共各單位之間目前正在討論這一問題，可能由鄧小平出任「國家主席」。

香港的中共研究專家認爲，中共恢復「國家主席」這一職位，主要目的可能在企圖糾正目前權力過度集中的現象。重設「國家主席」，可使「黨」與「政府機構」分開。「黨主席」成爲理論上的「最高指導者」，而「國家主席」則是實質上的「最高權力者」。因此，在實施「責任分担制」時，權力階層必將產生激烈鬥爭。

又據尚待證實的消息，中共「政治局」會提出一草案，內容是：葉劍英任「全國人代會常務委員長」，鄧小平任「國家主席」，許世友任「副總理」兼「總參謀長」，陳錫聯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

「總理」一職未定，但會提到烏蘭夫的名字。烏蘭夫現爲「政治局委員」兼「全國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另外一個消息則指出，葉劍英自己希望出任「國家主席」，並推荐鄧小平担任「總理」。

麼垃圾黨的主席起碼也是小王帝，此是毛澤東萬萬不容忍的。因此，他把「國家主席」一職看得比黨主席還高貴，登上此位，便是九鼎之尊，過其高祖或高宗王帝之癮。其後，毛澤東被劉少奇轟下台，只能當黨主席，眼見劉少奇做了太祖、太宗。因此不惜千萬人頭落地，掀起鬼哭神嚎的文革運動，把劉少奇踢下台。

在劉少奇當太宗、太祖時，一次由外國訪問歸來，毛澤東與一班朝臣前往機場迎迓，當時有一鏡頭使毛澤東心如刀割，永世難忘，那是善拍馬屁的二撇雞董必武一見劉少奇步下機梯，便舉手高呼「劉主席萬歲」！當時毛澤東在旁，臉上突然變成了痲雀牌的「九筒」，還算二撇雞醒目，看看毛澤東怒形於色，馬上再舉手高呼「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此時才苦笑上前與劉少奇握手。毛澤東深感自己比洪秀全還差勁，劉少奇則比楊秀清更厲害，因此日後叫林彪這個韋昌輝非把劉少奇趕走不可。

毛澤東把劉少奇推下台，提出永不設「國家主席」一職，一來固由於面子問題，「好馬不吃回頭草」，自己重掌此職，實在又黑那個，給人印象是爭權奪位，並不是爲了甚麼「革命路綫」，乾脆廢棄，只設黨主席，可以欺騙羣眾，文革運動是爲使革命不變色，並不是謀權爭位。二來，由於垃圾黨已一一瓦解，名存實亡，沒有小帝王了。自己當黨主席，便是九鼎至尊，一樣可過其高祖、高宗王帝之癮。

目前鄧小平提出重設「國家主席」，此是反毛反到出面，倘此建議實現，華國鋒不但無地自容，且權力眞正被削弱。矮鄧一坐上此寶座，順理成章是紅朝的第三代皇帝，且「國家主席」是全權提名「國務院」總理人選，到時，華國鋒所兼「總理」一職自然必落在矮鄧親信手上。一個王帝一個宰相，都是鄧帮人馬，華國鋒這個黨主席不被架空幾希，無怪乎華國鋒誓死反對。不過，形勢比人強，矮鄧實已佔了上風，華國鋒這個吃碗底反碗面的叛徒，只能枉作小人。毛澤東九泉有知，非操他娘一萬次不可。

讀者 佘一中
（十二月七日）

海外學人唔衰攞來衰 自投羅網啞仔食黃蓮

美國自由主義週刊「鄉村之音」最近一期上，有一篇報導，描述由美赴大陸的學人正悔不當初。

現年四十二歲，曾是康奈爾大學急進學生的布朗米勒蘇珊，最近訪問中國大陸，關於她的會見前康奈爾大學彭姓中國級友之事，爲她的康奈爾校友們帶回了悲慘的報告。彭曾爲左傾學生，於五十年代返回中國大陸。

布朗米勒說，在彭返回中國大陸後，他們曾互相通信，但是兩年後，便停止寫信。她所收到彭的第一封信，是在船上寫的。信上說：

「親愛的蘇珊，我寫這封信給你，是因爲怕別人不會諒解。我在美國居留了七年，我知道我已養成了難以破除的小資產級的方式和習慣。有時我想起我所選擇的生活前途，我不禁寒從心起。我會能夠適應嗎？」

外表衰老沮喪

形容她在北平旅社內會見彭的情形時，布朗米勒寫道：

午後八時，有敲門聲。

「喂，彭。」

「此後兩小時內，我們傾吐了二十年的別情。眞不知從何說起。沒有答案的問題實在很多。彭的外表衰老而沮喪。他穿着一套不合身的棕色制服，瘦得可憐。他的手指被紙烟薰黃，指甲是暗灰的。

「他好像躭心和恐懼。」

「我要求他說明『四人帮』的始末時，他給我的回答與別人給我的一模一樣。」

回到紐約後，布朗米勒將彭某的彩色照片出示給她的校友們，她與她的校友們有如下的對話：

「在這些照片中，他看起來還不壞。你看那個笑容，那是他特有的。」一位友人說。

「那是我逗他笑出來的。此外，任何人在彩色照片中要比本人好看。他說康奈爾是他的最愉快的記憶。」布朗米勒回答。

這位校友說：「彭始終是一位浪漫主義者。許多人們對於他們的大學生活都有這種感覺。」

「可是我沒有這種感覺，你也沒有。他說你會寫信給他，告訴他關於

萬人意見

矮鄧老奸巨滑鞭毛屍步步爲營
重設「國家主席」目的架空肥華
四川黑貓哭湖南死鼠毛思下摒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編輯先生：

據法新社發自北平的電訊報導，一名中共「消息人士」今天在此間說，中共「國家主席」一職的恢復，是目前中共工作單位的政治討論主要論題。該職被一九七五年元月的「憲法」廢除。

該「消息人士」又說，「副總理」鄧小平名字被提出，爲未來「國家元首」的可能人選。

同時，上月二十四日開始的「北京市人代會」會議，已於昨天結束。「北京市長」、吳德顯然仍是「北京革委會主任」。

「國家主席」職位恢復，以及將來的「主席」、「黨主席」、「總理」三人如何分配權力的問題，目前也在討論中，以圖可在預訂明春召開的「第五屆人代會」中修改一九七五年「憲法」。

中共「憲法」的這項修改，今年十月二十三日在「第四屆人代會」的第四次「全會」上，由中共「黨主席」華國鋒宣佈列入「第五屆人代會」的議程。華國鋒同時舉出了該會的「目標」。

中共「黨副主席」鄧小平今年十月底接受法新社訪問時會說，這項修改旨在除去「四人帮引入憲法中的條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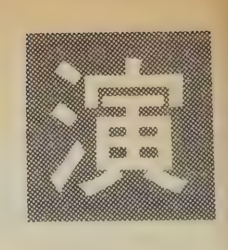
取代一九五四年「憲法」的一九七五年「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一職，把中共「武裝部隊」的大權置於「黨主席」的名下，並且規定以「毛澤東思想」爲國家指導原則。

又據大陸的小道消息透露，中共五屆人大原決定在十一月中旬舉行，但因各地四人帮的頑強反撲，乃不得不將會期改至明年春季。而另一原因則是對「憲法」修改問題，意見未能取得一致，鄧小平一派的人馬，主張將「憲法」大修特修，恢復「主席制」，並醞釀擁鄧出任「國家主席」兼「國務院」總理。

但華國鋒等人，則不主張大修「憲法」，更不同意在本屆「人大」會中恢復「國家主席制」，渠等指出，取消「主席制」是毛生前的堅決主張之一，如今遽予改變，等於公開鞭毛，會引起基層更大的混亂。

鄧小平鞭毛的步驟，並不像文革衝動派，採取激進手法，而是活學活用毛澤東的游擊戰術：「步步爲營，穩紮穩打」。鄧小平一上台，首先大量把牛鬼蛇神放出牛棚，使他們重掌要津，這一來，不但給鄧小平穩住了陣脚，且可以順利貫徹他的方針政策。其次在理論上雖仍高舉毛澤東的紅旗，然實際却進行鞭毛活動，如在教育上回復考試制度，把毛澤東的又紅又專、政治掛帥、重視工農成份拋之九霄雲外，特別是容許文革初期不能參加大學入學試的超齡中學畢業生參加考試，這批以前不得參加考試的學生，自是因其政治條件不符合毛派的要求而摒棄門外。鄧小平容許他們超齡考試，顯是否定毛生前的意旨。又如鄧小平目前推行的工資制度，採取資本主義形式，按日計酬及按件計酬，實是明目張胆反對毛澤東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鄧小平所推行的方針政策，無一不與毛澤東生前所定下的決策相違。然而鄧小平的狡猾處，並不在理論上批判毛澤東，相反的把毛澤東的神牌高高舉起，却從實際行動上徹底推翻、否定毛澤東的方針。鄧小平這一「打着紅旗反紅旗」絕招，確實做得相當到家，這隻四川黑貓大哭湖南死老鼠，令人拍案叫絕，矮仔多計，信然！

至於「國家主席」，爲毛澤東生平最頂心頂肺的奇恥大辱，林彪與陳伯達也因論設「國家主席」一職而遭殺身之禍，可見毛澤東如何恨透此職。毛澤東滿腦子帝王思想，「國家主席」便是王帝，紅朝在北平開府，毛澤東坐上「國家主席」寶座，即是紅朝的始祖王帝。雖然大陸是共黨的天下，但在「解放」初期，共黨爲了裝修「民主」門面，尙容許其他垃圾黨存在，假若共黨的主席算作王帝，那




蔡東方

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會發覺兵力很夠用。」

這個道理，並不難懂。守的一方，是被動，不能預測敵人向我方那一地點進行攻擊，因此而不能不處處設防。於是，「備多則力分」。反過來說，我倘若敢攻，而且搶先去攻，只須集中相當力量，專攻敵人的某一地點，就不會感覺自己的兵力不夠。

也許有些人，尤其是今天的美國人，會向我說：「你主張攻，固然很好。倘若攻得不成功，敗了下來，豈不是連帶的把老本錢也輸掉了？」

我的回答是：老本錢是輸不完的。分出一大部份主力，去攻；並不等於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綫，後方留下了相當的兵力，就不會因前方的攻勢頓挫而一敗不可收拾。

我在幾十年前，曾經看到了一部「圍棋兵法十三篇」，其中有一句話我至今不忘：「寧輸十子，不失一先」。「先」這個字，太重要了。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蘇聯處處佔先，而美國著著落後，連累到跟隨在美國後面的自由國家個個吃虧。

擺在自由世界前面的，是兩條不同的路，一條是費禕的路，另一條是諸葛亮的路（諸葛亮的戰畧，是穩紮穩打，是爲了穩打而穩紮；絕對不是只紮不打。）

再進一步來說，打得越勤，才紮得越穩。王夫之批評北宋的政府，說它白養了幾十萬禁軍，只曉得用「操演」來練兵，不曉得用戰鬥的實務來練兵。

也許，費禕的本意並非以守勢求苟安，而是靜待機會。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死得很沒有面子。他喜歡喝酒，與蔣琬犯了同樣的毛病。他在延熙十六年的年初，大宴賓客，「請春酒」，自己喝得大醉，人事不知，就被魏方的降人郭脩，一刀砍死。

郭脩是（今日青海省西寧縣一帶的）西平郡人氏，似乎不會作過魏方的官。他在姜維佔領西平郡的時候，被強迫遷移了來，頗受重視（可能是讀過一些書，在家鄉是一位名士）。費禕待他以賓客之禮，他却恩將仇報，不惜與費禕同歸於盡。（事後，魏國朝廷稱他爲「故中郎」，追封他爲長樂鄉侯，賜他的家屬銀一千餅，絹一千匹。）他也許是受了魏方間諜的說動；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就費禕來說，那眞是未免太疏於防範了

（三十）從董允到樊建

蜀漢的這一本賬，在諸葛亮去世以後便沒有甚麼「進項」，只是姜維在今日的甘肅青海畧有作爲而已。

比起魏吳兩方，蜀漢却也有它的優於魏吳之處：沒有權臣之肆意廢立，沒有宗室之內的骨肉相殘。後主雖則十分平庸，却也不會糊塗得像孫權晚年一樣。後主也很幸運，有一連串的文臣，從董允到樊建，忠心辦事，使得國家的庶政始終沒有違反諸葛亮所留下的規模（其中只有一個陳祗，成績較差。）

董允是董和的兒子。董和是諸葛亮的同僚兼好朋友，原籍益州巴郡，寄居荊州南郡，在漢朝末年回益州，在劉璋下面當過幾任縣長縣令與「益州郡」太守，富於行政經驗。劉備拜他爲「掌軍中郎將」，叫他陪同諸葛亮處理「左將軍府」的種種事務。

那時候，劉備除了仍自稱曹操一度向漢獻帝推荐他擔任的「左將軍」以外，已經同時又自稱爲「大司馬」。所以，他的「左將軍府」的正式名稱，是「左將軍大司馬府」（諸葛亮的官銜是軍師將軍，比董和的「中郎將」高。）

董和與諸葛亮兩人之間，相處得極好，董和雖則在官階上低於諸葛亮，却敢於「就事論事」，在公務上常常向諸葛亮提出相反的意見。有時候，諸葛亮不肯接受董和的相反意見，董和却又敢於不怕諸葛亮嫌他嚕蘇，一再把這個相反的意見提出，雖提出十次也要提它出來，直到諸葛亮接受爲止。

諸葛亮不僅不嫌他嚕蘇，而且十分欣賞，叫同僚們以他爲模範。諸葛亮說：「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董和的號，叫做幼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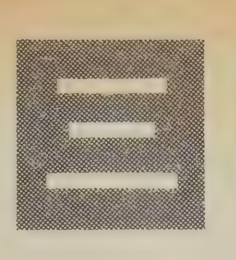
諸葛亮又說：「倘若大家能像董幼宰那樣『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諸葛亮說他一生有四位肯對他「直言」的朋友：崔州平，徐庶，胡濟，另一人便是「每言則盡」的董和。

董和生性耿介，不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爲官清正，「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

董允幼承庭訓，學養均好，劉備先後叫他作太子舍人，太子洗馬，意思是叫太子阿斗有這樣的一個好人作朋友，免得走入歧途。

阿斗繼位以後，把董允升爲黃門侍郎。諸葛亮在建興五年離開成都北上，進駐漢中，寫了「出師表」向後主臨別贈言，希望後主把「宮中之事，事無大小」，都徵求侍郎董允與他上面的兩位侍中（郭攸之與費禕）的意見。倘若這三人沒有「與德之言」，就殺掉他們「以彰其慢」。


新三國



魏延的「前軍師」，意思是前軍的軍師，也就是「先遣軍司令」之類。這個官職，於魏延被楊儀謀殺以後，一度由鄧芝承乏，但不久也劃歸了王平，於延熙元年改稱爲「前護軍」，到了延熙六年又改稱爲「前監」。

王平可以說是蔣琬所最信任的高級軍官。蔣琬於進駐漢中之時（延熙元年），不僅叫王平繼續作漢中太守與「督漢中」，兼任「前護軍」，而且也叫王平「署大將軍府事」。這是蔣琬把自己的大將軍府的一切事務，交給了王平處理，好比當年劉備把「左將軍府」的事務，都交給了諸葛亮一樣。

蔣琬在延熙六年帶了主力由漢中退駐涪縣，漢中的事，更完全交給了王平，把王平的官銜，由「前護軍」升高爲「前監軍」，「督漢中」升高爲「統漢中」，「安漢將軍」升高爲「鎮北大將軍」。

王平却也不負蔣琬的知遇，在延熙七年（西元二四四），魏方的二十萬大軍聲勢洶洶，來到漢中之時，不慌不忙，派了兩位偏裨之將，對曹爽夏侯玄等在（今日洋縣之北二十華里的）興勢山迎頭一擊，就把魏軍打得一時不敢再來。

王平所派去的這兩位偏裨之將，一位是護軍劉敏，一位是參軍杜祺。

費禕帶了若干兵馬，從成都趕到漢中。魏方的「齊王」曹芳的朝廷，接到情報，適可而止，召還了曹爽等人。一場很可怕的風暴，突然雲開霧散。王平的功勞很大。

蔣琬的値得稱讚之處，是知人善任。他把前方的事交給了王平，後方的事交給了費禕。他自己就獲得了充份的時間，去考慮較爲重要的問題，以決定大計方針。

他早就在建興十三年升任「大將軍、錄尚書事」之時，把「尚書令」的官職交給了費禕。延熙六年，他從漢中退駐涪縣，又把「大將軍、錄尚書事」的「眞宰相」地位，讓給了費禕，只留下一個「大司馬」的虛銜給自己（費禕對他始終尊重，直到他在延熙九年十一月病故之日。）

「公忠體國」這四個字，蔣琬是當之無愧的。

提拔姜維，保荐姜維作涼州刺史的，也是蔣琬。

蔣琬在政署戰署上，始終對魏方採取守勢。他叫姜維去經營涼州，也是「避實就虛」，藉羌胡的兵源與物資來加強蜀漢的實力，以長期對抗「跨帶九州」的魏。

在他主持蜀漢軍政的十二個年頭之中，孫權對魏有過兩次大的攻勢，一次小的攻勢。我們沒有見到蔣琬會經採過「平行的活動」以與孫權的行動相配合。

孫權於嘉禾六年（後主建興十五年，西元二三七）派遣朱然圍攻魏方的江夏郡郡治、今日的黃陂縣；其後在赤烏四年（後主延熙四年，西元二四一）派全琮掘壞魏方（在壽縣之南）的芍陂，派朱然圍攻樊城，派諸葛瑾進攻（湖北南漳縣城東南的）柤中。最後，在赤烏六年（延熙六年）又叫諸葛瑾的大兒子諸葛恪攻打六安。

蔣琬在這三年皆無行動，似乎是爲了等待吳方打出一個名堂，然後才出動自己的兵，來「擴充戰果」，「蠶食」魏的領土。

可惜，吳方的幾次攻勢，都沒有甚麼收穫。所以蔣琬才始終「持重」。朱然與步騭對他很誤會，在赤烏七年上表給孫權，說蔣琬暗中可能與魏方有了默契。孫權替蔣琬解釋，說「朕爲諸君破家保之。」

（二十九）費禕

費禕的才具，不及蔣琬，却好過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蔣琬在有生之年，以費禕爲第一替手；蔣琬死後，這大樑便輪到費禕來挑。

費禕也總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從延熙九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來的降人郭脩一刀殺死，六年之間，不曾出過甚麼亂子。

對魏方，費禕奉行了蔣琬的守勢政策，想絕對不攻，但是，姜維一定要攻。他就儘量抑制姜維，不給姜維以足夠的兵力，至多撥給姜維一萬人。他向姜維說：「丞相（諸葛亮）都平定不了中原，何況我們？」

費禕可說是蔣琬的信徒，却不是諸葛亮遺志的執行者。他甚至並未瞭解甚麼叫做「以攻爲守」。我對他，實在難有好感

但是，爲甚麼我在上一章裏面對蔣琬頗表同情呢？我的理由，是：蔣琬執政於諸葛亮連年用兵，國力頗爲虧損以後，又遇到楊儀與魏延互鬥不幸事件，不得不暫時休養生息。

費禕在建興十三年接任尚書令，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將軍，與衛將軍姜維「共錄尚書事」，於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蔣琬堅持要一併讓給他作的益州刺史。沒有等到蔣琬去世，他在事實上已經總攬軍政。他有機會把蔣琬所蓄積的國力，在延熙九年以後善加運用，不應該一味的守，更不應該抑制姜維。

孫子兵法上，有這麼一句話：「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有些人把它解釋爲「兵力不足的時候，就守；兵力有餘的時候才攻。」我以爲這樣解釋，失掉孫子的原意。孫子的原意，

由於第七師已攻取開城，第一騎兵師沿着漢平大路北進，還有白將軍的南韓第一師又居其右，第八軍早時因中共可能參戰所引起的不安已烟消雲散。遠東指揮部每日的情報都始終不認有中共介入的可能性。比如十月十四日的情報上說：「最近中共領袖們所稱，假如美軍越過卅八度綫，他們即將進入北韓一節，不過是一種外交上的勒索。」所以美國人、英國人、澳洲人和第八軍第一軍團的南韓人，都滿懷信心的朝指北韓的首都平壤揮師北進，而且事實上他們也的確所向無敵，爲所欲爲。後來，北韓的防衛逐漸加強，美軍第一軍團的前進亦因之遲緩。在十月十五日前後，它先進入北韓地區廿英里，而平壤仍然堅守着。第一軍團本身由於補給情形的變劣所致，補給品的延遲到達，亦有助於敵人的頑強抵抗，基此理由，麥克阿瑟將軍決定使用第一團作另一次的兩棲登陸。

在同一時候，西綫的第八軍開始穿入敵人防綫的外殼。接十月的第三個星期之時，北韓沿漢城通平壤路上的防衛已開始崩潰，而且仁川的收復，正加速對華克部隊的補給。是時，雖然聯合國軍所經皆屬崎嶇不平而且易遭敵人伏擊的山區小徑，他們仍然平均日行十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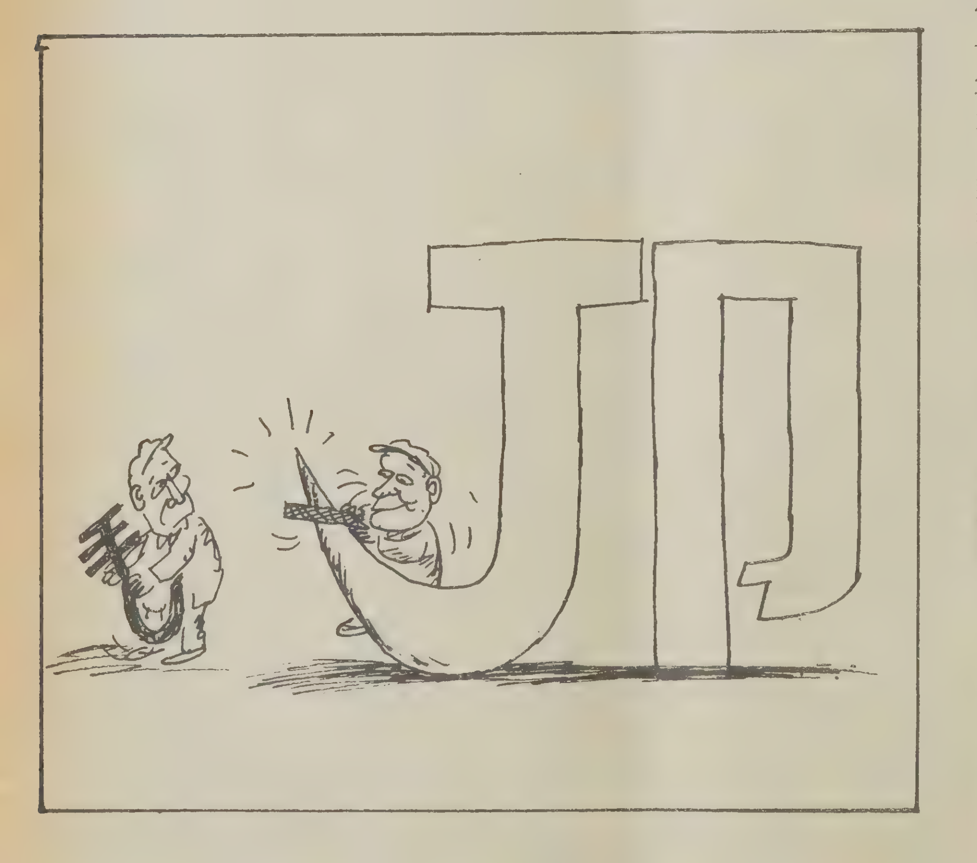
北韓軍沿西綫節節敗退。南韓軍第二軍團則在山區中心迅速前進，像要追過所有的追兵一樣。

對於平壤，格伊少將的第一騎兵師來到主要的大路上，而南韓白將軍的第一師，則沿右翼攻擊，在騎兵師之左，第廿四步兵師以及其配屬的英軍共和旅，則向西攻擊平壤的港口鎮南浦。這個補給口的佔領，可以彌補第八軍因鐵路交通受到破壞後，所遭後勤學上的惡劣境況。

十月十九日，美國人和南韓人均衝入北韓首都平壤的南半部。只有零零落落的射擊對着他們。這個韓國的第二大城市，簡直變成了一塊死城，金日成已經逃走，但勉勵他的軍隊戰至一兵一卒，以掩護他自己撤至鴨綠江畔的新義州。蘇俄顧問亦已離去，但是還有大量的蘇俄食物和史大林的全身或半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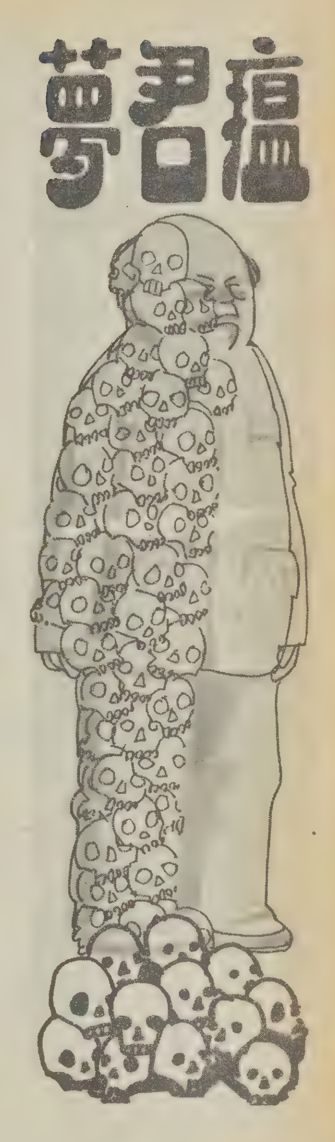
現在，北韓軍的集體投降開始了。在十月底以前，全半島有十三萬五千的北韓軍被俘，金日成的軍隊簡直可以說已經瓦解。聯合國軍可以在任何的地方自由行動，此種自由行動的結果，共黨暴行證據亦開始顯示出來了。七十三個被謀害的美國士兵的屍體，於十月廿一日發現於順川的市區和市外。這些人是在一個月以前被北韓軍驅使從漢城北上的三百七十個俘虜中的一部份。按照廿三個幸免於集體屠殺之災的人說，共黨於聯合國軍接近時，其恐懼日益增加。十月十九日，那些三百個幸存者的美國人被擠入於一列火車廂內，並由平壤往北運送。每天大約有六人因赤痢或飢餓而死亡。十月廿日，傘兵攻擊順川，這兩列火車駛入隧道掩護。

在其中的一個隧道之內，一百個美國人被分爲三組下車晚餐，他們剛好在地上坐定時，忽然遭到射擊，兩天以後，白將軍那一師的人，在球場洞附近的鐵路上又發現廿八個被謀殺的美國人。那些瘋狂的北韓人，使用所有最殘酷的方法，以減輕他們的裝載量。



毛派與鄧派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周恩來說道：「誰主動不是一樣？」

鄧穎超冷笑道：「大不相同。」

周恩來問道：「怎樣不同。」

鄧穎超說道：「如果是老毛主動，他當然有他的一套壞主意，我也沒有精神去研究，要是你主動，哼！」

周恩來有點吃驚，問道：「是我主動又怎樣？」

鄧穎超說道：「是你主動學問大了，老毛把精銳之師都投進朝鮮戰場挨美帝炮火，當然就沒有力量攻台灣了。」

周恩來嚇一身冷汗，說道：「小超，你怎麼會這樣想法。」

鄧穎超冷笑道：「有這樣想法的何止老娘一人，只是你自己當局者迷，想不到，以爲別人都是傻瓜，天下只有你一人聰明。」

周恩來叫起撞天屈，說道：「這是從何說起，是老毛主動，責任却落到我頭上。」

鄧穎超說道：「這也難怪別人說，老毛眞正親信是劉少奇，劉少奇排名比你高，又會說俄文，他同老史說話不用翻譯，老毛不派他去，偏派了你，別人自然懷疑不是老毛派你去，是你自抱奮勇。」

周恩來說道：「我抱這個奮勇幹什麼呢？」

鄧穎超說道：「問題又回到原處，把部隊都調到朝鮮去。台灣不受威脅，可以生聚教訓，捲土重來，到了那一天！周恩來，你還不是當朝一品。」

周恩來急得只作揖，說道：「小超，玩笑只能在這裏開，千萬不能說出去。」

鄧穎超說道：「你渾我不渾，放心吧！我也等到那一天作一品夫人哩！」

中共軍秘密運上前綫時，北韓政權實際已瀕於解體。

由金白易准將所指揮的南韓第一軍團，首先於十月一日越過卅八度綫，而該軍團的第三師則是其中第一個越過卅八度者。

放蕩不覊的南韓軍，個個都像過節時一樣的心情，開始沿着東海岸的大路向北推進，他們的第一個月的是要到達重要的港口元山，下一步是鴨綠。李承晚總統曾經告訴他們說：「我們前進到中國東北的邊界，直至把國境內的敵人完全消滅爲止。」他們的官長們也都欣喜欲狂，「我們要用鴨綠江的水來洗淨我們的劍。」

步兵的表現驚人，他們大部份只穿布鞋，有些赤足，但是他們的前進仍然是日以繼夜，敵人則節節敗退，留下了無數的粮食槍枝和裝備。有時南韓軍不廢一槍一彈，而能奪取敵人的要塞。有時候在路邊壕溝中發現敵人剛剛煑好但來不及食用的飯菜，由此可知敵人剛剛逃走。他們在途中受到老百姓熱烈的歡呼和歡迎，孩童們跟在他們的後面，手中持着一束要向英雄致敬的野花。婦女們揮着旗幟，老年人銜着烟斗，臉上都顯露着滿足的微笑。不過，沒有人能看到青年的男子：他們都被北韓軍擄走了。

十月十日，南韓的第三師和神殿師同時接近元山並開始攻擊。只在數天之內，他們就把港口和機場攻下，十二日有廿二架遠東戰鬪運輸指揮部的運輸機載運補給品進入元山城內。此後，勝利的南韓軍只巡遊於元山地區，而等待着下一個飲馬鴨綠江的長征了。

大約在同一時候，南韓的第二軍團——第七和第八師——在半島的中間朝着鐵三角向北推進，鐵三角是一個工業中心，後來在戰爭的後期變爲一個出名的區域。卅八度綫北廿英里的鐵原，是三角形邊西端的基點；它的頂點是北部的平康；底邊東端的基點是金化。鐵三角又是聯結東西海岸鐵路和公路的交通中心，它和元山於十月十三日同時陷落，預示聯合國軍的反攻一定勝利。

第八軍在西面的攻擊，在聯合國大會批准越過卅八度綫的次日即十月七日尙未開始，華克將軍希望設計捕獲大部份已被擊潰的北韓散兵，他曾經用獵人的話來描寫此次北追的性質：「我們已擾亂了一羣鳥，現在要一個一個來捕捉，任何獵鵪鶉的人都知道，等到你一個一個地捕捉的時候，你才能夠捉到最多的鳥。」這是最得意與樂觀的時候。當配屬於美軍第一軍團的南韓第一師指揮官卅歲的白善玉少將獲得簇新的美國坦克時，更顯露出滿面的笑容。當問及他到達北韓首都平壤以後的戰術時，他笑嘻嘻的說：「繼續前進」。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輿論先進
港九中醫師公會永遠榮譽會長
苗樂天敬賀
旺角彌敦道六五四號六樓
電話：三－九六二弍四二

玉律金科
歡華酒家同人敬賀
香港鴨脷洲大街六十七號
電話：五－－五二六七六一

消息翔實
鴨脷洲青年體育會
主席鄭文華暨同人敬賀

一紙風行
東藝塑膠宮燈李發敬賀

社會明燈
僑港潮州普慶念佛社
鄭貞馨暨理監
理事長陳覺軒
姚濟川事同人敬賀

文化先鋒
荃灣惠州幼稚園全體員生敬賀
新界葵涌新區第八座
電話：一二－二〇〇八九一

持論公正
港九景福金銀珠寶鐘錶行有限公司楊志雲敬賀
香港德輔道中卅至卅二號景福大廈
電話：總機五－二三五一壹一（十綫）

立言中肯
港九象牙商會 會長鍾發敬賀

出類拔萃
粉嶺區持牌小販互助會同人敬賀

宏揚文化
廣州府僑港同鄉聯誼總會敬賀

百萬雄兵
香港各界自由人士聯誼會敬賀

言論公正
佛濟堂國藥總匯譚述渠敬賀

文風遠播
四海醉瓊樓飯店酒家同人敬賀

言論公正

翔實報導

海外信託銀行敬賀

文化前鋒
旅港吳氏宗親總會
當屆會長吳友文
吳輔庭 吳幹華 吳富祥 吳為宜 吳述健 吳興明
主席吳頌堯 吳沐先 吳積豐 吳定邦 吳彥男
暨董事同人敬賀

鐵筆雄論
安泰毛織廠有限公司敬賀

社會喉舌
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
梁秉樞 張寒松 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出類拔萃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
會長釋洗塵
暨全體同人敬賀

立言有方
鄺肇威跌打醫師敬賀
九龍上海街三五三號二樓
電話：三一八五〇五七三

文章傳世
跌打醫師鄺本夫敬賀

口伐筆誅
跌打醫師莫公逖敬賀

前程無限
香港華南洋紙商會敬賀

社會棟樑
李一鳴跌打醫館同人敬賀

時代巨輪
旅港興寧同鄉會
理事長陳漢宗暨同人敬賀

報導迅確
喇嘛醫葯局 內外全科 指壓療法
國醫 羅威强 敬賀
醫館：灣仔高士打道二一三號地下
專用電話：五一七二三三二七

玉律金科
中醫甄德輝敬賀
九龍佐頓道42號聯德大厦三樓
電話：三一六八四三四六

輿論權威
孔聖堂中學敬賀

主持正義
唐慶跌打醫師敬賀
香港仔鴨脷洲好景街十一號
電話：五一五二七三三七

移風易俗
樂富坊衆事務促進會
理事長陸國忠暨同體同人敬賀

華國文章
僑港中醫公會
理事長梁森炎敬賀

遐邇馳名
香港同鄉會聯合總會
理事長張寬暨同人敬賀
九龍旺角花園街一百號B五樓
電話：三一九六三四三二

宏論匡時
元朗振興置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周道寬 總經理周自重
副董事長周有 司庫周環 敬賀

至理名言
模範英文中學 校長王澤沾暨員生敬賀

文化之光
西區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黃秀山暨同人敬賀

珠玉紛陳
威靈頓英文中學 校長楊棣偉敬賀

宏論匡時
恆英的士汽車公司 馮家仁敬賀

奉命出海航行呢？這是有原因的。且看「明史鄭和傳」說：「成祖疑惠帝亡海外，因而派鄭和等到海外去偵查。另一原因是：成祖奪得席位時，距太祖建朝已有三十多年，這時國內秩序安定，農業生產恢復並已發展了，工商業也跟着繁榮起來。亦即於說國力已漸雄厚，在全國各地倉庫裏的貨物都堆積如山；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不僅足夠供應全國，還可以推銷國外去。當時的商業頗爲活躍，人們也希望與國外各民族能來通商。加以朱棣又是一個能幹的皇帝，爲了爭取百姓的擁護和鞏固自己的地位，決定派一個陣營強大的船隊，到西洋（那時的西洋，卽指現在的南洋，婆羅洲以南一直到非洲東部地區），一方面旣適應人民的願望；另方面也讓那些西洋國家，都知道明朝的強盛、富有從而紛紛願意跟中國建立關係。

永樂元年（一四〇三），成祖卽選派了鄭和建造出海船隻，並訓練二萬多名海軍，準備率領這枝強大的船隊到西洋去。鄭和受命後第一件事是：在蘇州劉家港建造船舶。

不到三年，竟以驚人的速度和工作效率，完成了六十艘戰船——稱之爲「寶船」，這在造船史上，只是一隊下「西洋」的戰船，就已經是那個時代的奇蹟了，因爲每一艘「寶船」，就像是座海上宮殿，它長達四十四丈，闊十八丈，三層高，共有十八根大小桅桿，髹以墨黑和硃紅的閩漆，挺斜高翹的船首，嵌着口銜銅環的貔貅頭像；一艘寶船可載幾千人，船艙裏還要裝載好幾個月的飲料和食物充足的武器裝備，許多金幣以及贈給各國的寶物。

七次航海歷時三十年

永樂三年初下西洋的聖旨頒佈後，三保太監便成爲一個統領二萬七千名海軍官兵的司令官，率其大學的船隊，自蘇州的劉家港出發。這是鄭和第一次遠征，歷時兩年半，先後到過越南、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加爾各答、馬拉巴爾城及錫蘭等地。成祖非常高興鄭和完成其使命；並命令他卽作第二次出航，環行了南洋和印度沿岸各國一次。這次所到的地區包括着柯枝、加異勒、榜葛刺（孟加拉）等印度的不同王國，分別賞賜了他們國王珍貴的錦綺紗羅。

鄭和的第三次航行是，從永樂七年至九年，到達較遠的波斯灣，在忽魯漠斯（現在的奧爾姆），建立了與高加索、巴爾幹各國及歐洲、非洲國家間的海上貿易。第四次則自永樂十一年至十三年，鄭和繼續了他在前一次沒有完成的非洲國家的航行。第五次則從永樂十四年至十七年；第六次自永樂十九年至二十年；第七次是自宣德五年到宣德八年。在此廿九年中，鄭和一共出航七次，航程共達十六萬海里。

鄭和在此七次的航行中，除了在印尼和錫蘭兩地遭遇困難外，其他各地都一帆風順。由於當時舊港（巨港）的酋長，是廣東籍華僑陳祖義，已長久地公然刧掠商船，殺人越貨，令到這條繁榮的航綫，幾乎斷絕了解決的辦法，派出使者去與陳祖義商談，要他停止海盜行爲，並且要承認商人經商的合法權利。

使者返回船隊向鄭和報告他的交涉經過後，鄭和馬上答應使者去回報陳祖義，他決定接納陳祖義提議把船隊駛近海港，登岸投降的要求。

第二天，當一艘懸着鄭字帥旗的船開向港口的時候，却發現陳祖義佈置陷阱；鄭的指揮船已被賊船所包圍！陳祖義正在幻想他的佈置已告成功，不料在他下令圍攻鄭的「旗船」的時候，那艘巨船忽然轟隆地燃响了一個震天炮（當時使用小鐵筒塞上火藥，然後點燃起來當作訊號），船上兩旁立刻萬弩齊發，從頭到脚武裝起的戰士，也站滿船的兩旁，厮殺的號角聲响澈雲霄，武士們吶喊着擊殺正爬船艙和甲板的舊港賊兵。

大明恩威加於廿餘國

接着不遠的海面上，也有商隊進攻的訊號；港外已經殺氣震天！從海上帶給陳祖義的報告是：「中國人已識破我們了，他們的船隊殺來！」陳祖義及所部都被可怕的消息震動了！事實上，六十艘飄揚旗幟、响着戰鼓和殺聲的船隊，分向港口衝了過來，戰船掩護下的小艇，很快地在舊港登陸，與舊港賊兵展開厮殺！陳祖義在作戰中被俘，將他綁着押去見中國的海軍統帥，陳望見那位統帥，有一副古銅色而無鬚的方臉，大耳大鼻，渾厚的眼臉下是兩顆有神和銳利的眼珠。他披着金甲的身軀，魁樣的像一座銅鑄的大神像，左右將官衞士林立，鄭字大旗下面，還有明朝皇帝賞物的一排戈戟。

那便是鄭和，他在海上三十年的形象永遠是那樣。這次也像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事蹟，震動了整個南洋羣島的首次戰功。其後在錫蘭，也遭遇同樣的事，他又表現其沉着，勇敢和機智，不僅攻破王宮，並俘虜了國王、王后、公主和臣們，帶回中國來，奏請成祖處置。成祖爲了要更好的籠絡海外國家，於是赦免了他們，並護送他們回到錫蘭去。

鄭和遍歷了印度洋沿岸十一個國家，大多都建立了很友好的關係，他們的國王和使者幾乎成爲鄭和船上經常的貴賓，他們跟鄭和一齊到了中國去進貢，接受賞賜和封號，結果又坐着鄭和的船返回本國。

永樂十一年，鄭和的船隊終於抵達波斯灣，拜訪了忽魯謨斯，這是有名的波斯海上東岸堡壘——「東方珍珠」。那裏集散着高加索、土耳其、巴爾幹、印度和埃及各國的貨物，中國也獲得貿易上的特殊地位。他的船隊到達紅海入口的亞丁，並訪問沿非洲東岸的五個個國家，買回一批當時認爲是祥瑞的麒麟、長頸鹿、斑馬、鴕鳥、象牙、美麗的地氈及非洲黑樹等。

鄭和最後一次航海，是在明宣宗宣德五年的事。當時他已五十九歲，且有五、六年未過航海生活了。但他奉到宣宗的命令，於同年七月又率領一批船隊出海到各國去，目的在要求那些國家繼續向明廷朝貢，於是，鄭和率領船隊從中國南海駛往南洋，到了印度，往西經波斯灣，一直駛入紅海，然後轉往非洲東岸各國，南行差不多到了非洲的沙漠比卡邊境，花了二年的時光，又訪問過十七個國家後，才返回中國來。但不久後，這位偉大的航海家就與世長辭了。

三保太監——鄭和——七下西洋

胡養之



明成祖

在抗戰期間，筆者曾隨軍遠征雲南與緬甸邊境；當我們的炮隊自昆明經碧雞關，旅次安寧附近的時候，當地便有年長的一輩告訴我們，說昆陽縣西南與易門縣交界的馬家冲，便是明初著名的「三保太監」鄭和的出生地，那裏還有好幾千個小鎮和村莊，現在大半都是姓馬的。

鄭和的故鄉及其幼時

按昆陽縣，位在安寧縣的東南面，晉寧之西，滇西的西南岸。漢時的昆澤縣地，元置昆陽州；清屬西南府，民國改州為縣，現時昆陽已被中共併入晉寧縣了，而原有的晉寧縣治，則已改為普城，但並非縣。

原來鄭和本姓馬，是回族人，而其鄭姓，則為明成祖所賜的。鄭和的父親名叫馬哈，却是當地伊斯蘭教徒中，一個比較有名望的人，他曾朝拜過伊斯蘭教的聖地——穆罕默德誕生的麥加地方。馬哈一共有六個兒女；鄭和排行第三，所以，他幼時的小名叫作三保。據說三保在孩童時期，便很歡喜他父親講述朝拜聖地時來回的航海故事，各大洋中的驚險航行，跟天氣風浪搏鬥的動人事跡，以及海外各地奇異的風俗習慣，無不使他聽到入迷，這些對於他長大後的思想當有很大的影響。

由於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太祖朱元璋派大將傅友德率兵進攻原在雲南的元朝殘餘軍隊。平定之後，明軍將當地的大部份回族兒童作為俘虜處理，馬三保便是其中的一個。這些小俘虜被解到南京時，並馬上使用了最野蠻的刑罰，分別割去了他們的生殖器，以便充當皇宮裏的小奴僕。三保受刑之後，太祖將他賜給其第四位王子朱棣，他在幾位太子中的能力最強，實力也是最雄厚的一個。他一看到三保，就覺得這小孩相當聰明，於是將三保留在自己身邊，隨時呼喚。

協助成祖奪權的內戰

直到三保二十多歲的時候，明朝的皇族內部，便發生了一次鬩牆之戰。那就是由於明太祖朱元璋逝世之後，以太子朱標早殤，乃以太孫朱允炆（朱標之子）嗣位為惠帝，並由齊泰、黃子澄參預國事。燕王朱棣，鑒於姪兒年輕好欺負，即在北平（舊時稱燕京）整頓兵馬，找藉口向南京發動進攻，爭奪帝位。打了三年仗（一三九九——一四〇二），朱棣的軍隊終於攻下南京，趕走了朱允炆，殺齊泰、方孝孺等而自立為帝。

在這次戰役中，三保一直跟隨朱棣，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同時也鍛鍊三保自己的軍事才能和作戰經驗。至於奪權成功的朱棣，亦未忘記帮助他取得帝位的功臣們。論功行賞，他把三保升為太監，並賜以鄭姓名和，稱為「三保太監」。由於朱元璋少年時做過和尚，因此他便篤信佛教，並且大力擴廣，故當時信奉佛教的非常普遍。鄭和因為政治上的原因，也捨回教而信奉佛教了。同時，他也漸獲朱棣的賞識和信任，成為新朝廷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朱棣的得力助手。

建造寶船和訓練海軍

尤其是「三保太監七下西洋」的故事，更為世人耳熟能詳。他為什麼幾次

鄧小平步步逼宮

秦　明

矮仔上樓梯

綜合外電報導尚未證實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提出草案，華國鋒爲「黨主席」，葉劍英任「人代委員長」，鄧小平爲「國家主席」，另外選擇總理人選，並曾提到「政治局委員」烏蘭夫的名字。另有情報則指出，葉劍英不願任「人代委員長」，希望担任「國家主席」，推薦鄧小平任「總理」，前此鄧小平表示，自己要「多活二十年」，不願意出任「總理」。可是也有外電報導，鄧小平可能担任「國家主席」兼總理，葉劍英任「人代委員長」。

中共的「國家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十月竊據大陸時，由「政協」選舉毛澤東出任，到「一届人大」再獲繼任以朱德爲副主席，劉少奇爲人代委員長，連續十年，毛澤東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一九五九四月十八日，「二届人大」，毛專任「黨主席」和「軍委主席」，選劉少奇爲「國家主席」，朱德爲「人大委員長」，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届人大」，劉少奇、朱德均獲連任，毛以黨頭高高在上，不料毛澤東推行三面紅旗暴政失敗，發生了一九五九、六〇、六一連續三年所謂「自然災害」，中共中央決定劃分第一綫和第二綫，由劉少奇、鄧小平（時任黨總書記）主持第一綫，毛某退居第二綫，毛澤東不甘大權傍落，而至發動文化大革命「炮打劉鄧司令部」，至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劉少奇免除「黨副主席」，五十七年「八届十二中全會」以叛徒、內奸、工賊等罪行，「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至此所謂「國家主席」即告虛懸。

架空華國鋒

中共恢復設置「國家主席」，目前仍在辯論階段，如何發展，尚難定論，但可能在上述範圍之內作成權力分贓，依情況推斷，華可能堅持毛路綫，贊成「不設國家主席」，而老幹部尤其是文革期間被整肅的幹部，可能極力主張重設「國家主席」。

前面說過「國家主席」，職位重要但無實際權力；但在權力鬥爭却仍是關鍵地位，更明白的說，關係到承不承襲毛政治路綫的問題，由這個問題引發着黨內高層的人事傾軋。在「十一大」之前，鄧在今年七月間對「十屆三中全會」出席人員有過一次談話，華也在現場，鄧一再說明他與毛關係，承認有違毛澤東的指示，但他一再地以「老革命家」的姿態，說老一代人要放心讓華當權，而且明確表示華雖當權，但不能沒有「老革命家」的「協助」，言外之意，華憑「你辦事，我放心」六字訣是不夠的，可謂盛氣凌人，華應該不會沒有感覺的。

還是鬥爭爲綱

目前人事傾軋，以華鄧兩頭目形成壁壘，也是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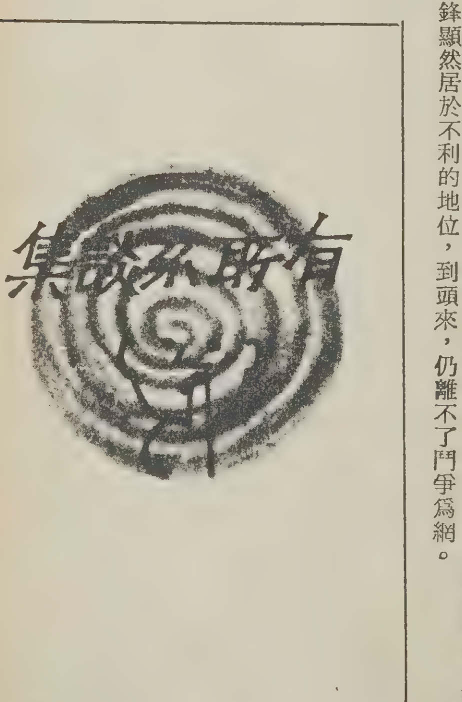
一、在共黨中央，鄧獲李先念、烏蘭夫、方毅、劉伯承、余秋里等老幹部支持，而華某則有文革餘孽吳德、紀登奎、陳永貴、倪志福、汪東興等支持。

二、在共軍中鄧有許世友、韋國清、張延發、蘇振華、徐向前、彭冲、聶榮臻、楊勇等頭目支持，華某則僅李德生、陳錫聯等支持。

三、在政權中，鄧小平接收周恩來全班人馬，加上大批解放幹部出籠，結成一個組合，華國鋒則幹部較少，因而居於絕對劣勢。

四、至於地方，鄧有華南、華中較多的地方力量，華國鋒則僅湖南、吉林少數地區，因而他仍仗於「四人帮」地方勢力，這也是華國鋒苦保某些四人帮份子的眞實原因，最近他在「北京」維護吳德繼任「革委會主任」，即是一例。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華鄧之間的鬥爭，華國鋒顯然居於不利的地位，到頭來，仍離不了鬥爭爲綱。



台灣農家譜新曲

焦毅夫

台北消息，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崇道最近說：「近年來，由於農村建設計劃的有效推行，使農民所得繼續提高，農家生活有顯著改善，農復會今後仍將繼續朝向提高農民所得的方向努力。」

台灣農家生活如何改善，目前農民所得達到甚麼程度？李崇道說：「可自生活費用及設施之增加，窺得一斑：六十一到六十五年間，農家每人每年生活費，由六千二百九十元台幣，增致一萬三千〇九元，增加率是百分之一〇六點八；每百戶擁有電視機，由三三七點八台增到八〇點三台；電冰箱由一〇點三台增加到五三台，同一時期、農家每戶之儲蓄，亦由五千五百一十八元，增至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三元，增加率爲二點三倍。」

這篇談話，在曾經回台耳聞目見的人聽來已經不是新聞，然而，我們讀到這則消息，仍然感到歡欣鼓舞。

台灣農家生活獲得改善，雖與富庶之區有關，但人的因素還是第一，農復會的功迹殊不可沒。

農復會的工作是推動補助農業發展計劃，指導開發水土資源，加強農業專業區，推行農業機械化，以及加強農業試驗研究與推廣工作。近幾年來，推廣主要農機包括耕耘機，曳引機、挿種機，聯合收割機達三萬五千餘台，以台灣省這大地方，有三萬多台農業機器，不謂之不普及。

台灣農家生活水準提高，是海外僑胞喜見樂聞，也是回國僑胞訪問的目的之一，凡是到過寶島一遊的，莫不分享這份喜悅；由台北到高雄，或由高雄到台北，耳所聽歌聲不絕，目所見綠野平疇，黃金舖地，谷浪翻騰，像是一幅彩色油畫，不，是經過農民描繪的一幅色調鮮艷的美麗的豐收圖。

古人有首形容農民辛苦的詩：「鋤人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可是這首農民辛苦圖已不適用於寶島，今日台灣農民耕耘條件與往日基本上有很大差別，自流灌溉和機械操作，就沒有那麼辛苦了。

台灣是一個孤島，一半屬於地震帶，常有颶風侵襲，也有地震騷擾，但因軍民同心、政府照顧，雖有損失，却並不嚴重。

即使經常到寶島訪問的人，也無法說出台灣用甚麼工具灌溉，因爲沒有人見過灌溉工具，難道禾苗不須滋潤，當然需要，台灣山脈綿延不絕，大小水庫斬谷儲水，只須按扭啓閘，就可自流灌溉。農民巡視農田需要，揮動下鍬鋤而已。

耕耘用機器操作，固然節省了大量的人力，農民下田以電單車代步，更節省了大量的時間，當下田操作時，一字長蛇陣，男男女女，紅紅綠綠，冉冉行駛於機車道上，收工時相偕唱着輕鬆的曲調，沒有一些疲勞，沒有一點倦態，就像旅行歸來，帶着笑靨回家。

說起電視機，幾乎一家有台，只要稍加注意，沿途可見天綫就像林圃的幼苗，茁立在住家屋的房頂上，而且都是彩色，眞叫人意想不到。電冰箱雖是國產，都爲大型，不像香港家庭用的小得就像一隻豎起的衣箱，這是因爲台灣一般農家住宅都是七八百方尺，廳屋至少有一兩百尺，放一隻大冰箱方才相稱。

寬敞的大廳，有電視機，電冰箱陳列，固然顯得豪華，但還少不了一架酒櫃點綴，這是台灣一般農家廳屋必須陳設的三件頭，缺一不可。酒櫃裏還得有酒，十多年前筆者初去台灣，農民待客的是糯米燒酒，今天不同啦，糯米燒酒已列爲婦孺飲料，來客以洋酒代替，一般農家酒櫃裏都有一瓶兩瓶，香港回國探親的朋友贈送，或者自己購買，收入增多，生活改善，就得享受享受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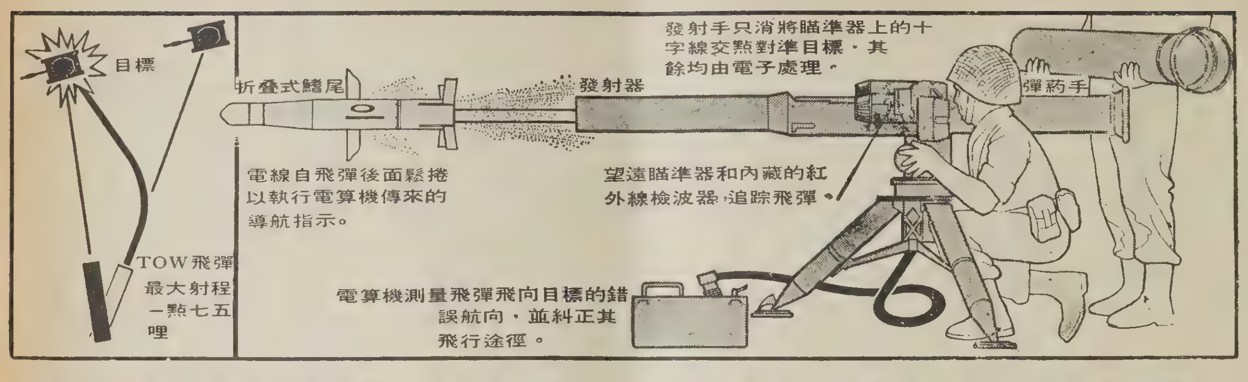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政府並未以農家目前生活情況爲滿足，仍將繼續朝向提高農民所得的方向努力，據李崇道主委表示，爲有效利用農業資源，農復會設有資料調查小組，現正進行五項重要工作。一、農業區域發展規劃；二、農地資源調查及土地利用規劃研究；三、東部農業發展整體規劃；四、地政問題研究旨在解決有關農業措施之地政問題，以及五、大規模山地開發。

關於山地開發，準備在苗栗縣內選擇兩百公頃左右之大面積山坡地，進行開發示範，建立坡地示範農村，安置青年農民。目前正進行水源及水質之探測調查。不過，山地開發應該注意的是水土流失，不但造成河流汚塞，還是影響水庫的儲量，想農復會的專家，早就注意到了。

今年是六年經濟建設計劃的第二年，春季雖然遭遇乾旱，六月間復有豪雨成災，但由於水利建設加強，充分發揮了灌溉和排水功能，據說上半年之農業成長率仍高達百分之五點九。七月間遭賽洛瑪及薇拉兩次颶風，雖農作物受到侵襲，但因早有適應措施，故損失不大。

有關方面預計今年農業的外銷，全年可達十二億美元。

爲今後加速農業機械化，行政院已將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列爲十二項重要建設計劃之一，並已核定每年籌措二十億元，四年合計爲八十億元。



十月戰爭後，一些軍事評論家認為坦克的末日已到，因為坦克將永遠無法敵得住目前的厲害導彈。目前反坦克飛彈全多用化學能的彈頭，足以克服任何目前世界上的坦克，目前的現代化裝甲車輛多裝有廿五至卅公分厚的裝甲，不過化學能的彈頭卻足以貫穿五十至八十公分厚的裝甲有餘。以一枚萬多美元的反坦克飛彈，便可以破壞二百多萬美元的坦克，是最化算不過。因而促使世界各國發展一種比鋼更堅硬，但不很重的裝甲與及將所有的坦克外面加了「附加裝甲」（在裝甲與裝甲間有一段空間）以抵抗先進反坦克武器，可見此種武器出現所引起的反應。

陶式飛彈在運用上，為了戰鬥隊伍可以容易的移動以利作戰部署，與及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戰鬥位置的不停轉移，飛彈發射器可放在小型簡單的履帶或輪太戰車上，如吉甫車、輕裝甲車，裝甲運兵車等，以便在第一綫上分散或空降，這不單可以加強對抗和打擊敵人。而且還可以阻截和破壞敵人的後援補給力量。

同時為了對地面作近接支援，陶飛彈也可裝在輕型多用途直升機門外兩傍，作為空對地飛彈之用，中華民國與美國貝爾公司合作，由台灣航空工業發展中心負責裝配的貝爾二〇五A型（UH－1H型）響尾蛇直昇機，全部一百八十多架都能裝上陶式飛彈，使此種為了垂直作戰而設計的空中良駒應用在反坦克戰術中去。此種反坦克導彈由直昇機發射時，只需使飛機保持在可見到目標的方位上直到發射為止。在歐洲進行的試驗指出，在良好天氣中選用乘地面之敵無備的戰術時，可能摧毀的坦克數與自己的直昇機損失的比例是廿比一。這使步兵、坦克、直昇機組成了一個立體有力的火網，以打擊敵方的坦克。

陶式飛彈在中東戰爭中吸收了新經驗，發現了一個存在的重大缺點，因為電綫導航需要射手的目力引導瞄準，飛彈由射出以致到達目標，一般須要十秒的時間，在這段完成任務的時間之內，射手（包括直昇機）也要如此長時間暴露在敵人火力襲擊之下。

最近美國軍方經過愼密考慮，終於決定選用一種改良的陶式反坦克導彈裝置（ITV），放置在裝甲運兵車上，整個組件包括一副液壓推動可前後伸縮的雙管陶式反坦克導彈發射管，和混合式觀測器（可調校視角，並設有夜間用的追蹤、導熱式觀測器）。導彈發射器可往後傾退，使導彈經由裝甲保護入膛，使塡裝手及發射手不至暴露在敵人炮火之下。

此種裝置且可收於車內，以利便行駛，此方面的設計發展，目的為加強陶式武器系統在戰場上的效率，不致因射手的受傷或死亡而使在空中導彈失去控制。

從各方面證明，使用此種反坦克陶式導彈，射手的勇毅果斷比技術更為重要。在執行任務時，不畏強敵——龐大的坦克，暴露在槍林彈雨下。冒險犯難，「不達目的誓不終止」的中國軍人精神，正是克服陶式導彈的缺點的重要因素。

中華民國在取得陶式導彈時，可就現有的高度精密技術改善其決點，更重要的是此一先進武器的引進，可依據其技術資料，發展更新的導彈武器，為未來的國防工業及反攻奠定良好的基礎。

裝在吉甫車上的TOM飛彈

中華民國已擁有的陶式導彈

陳金耀

本刊五二七期在「中華民國八十年代戰機」一文裏，報導美國已決定將第四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用以對付埃及坦克部隊極爲有效的「陶」式TOW（一譯拖式，是英文「有綫導向反坦克導彈」的縮寫）飛彈售與台灣，現已經美國華盛頓消息證實（見十二月四日萬人日報第四版頭），將使中華民國坦克部隊的力量，進入一個新的里程，擁有第二代的反坦克武器。

根據已公開的資料，由發射管發射的陶式飛彈，是用光學儀器追蹤，金屬綫導引，命中率極高。這種飛彈可以在地面發射，也可利用車輛或直升機爲發射地點。飛彈發射器重約五十四磅，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可以由兩人裝置完成。

在飛彈射出發射筒之後，有兩根電綫自彈尾鬆出連接發射器，因爲是有綫導引信號，所以不會受到外來電子干擾而影响。發射手可利用發射器上藏有紅外綫檢波器的望遠瞄準器以目力追蹤飛彈，指揮飛彈達到攻擊目標。

在越戰期間，陶式飛彈曾創下良好紀錄，在第一批使用的七十七枚中，有六十二枚擊中目標。一九七三年十月東戰爭中，在西奈沙漠地區，以色列射手的命中率據稱爲百分之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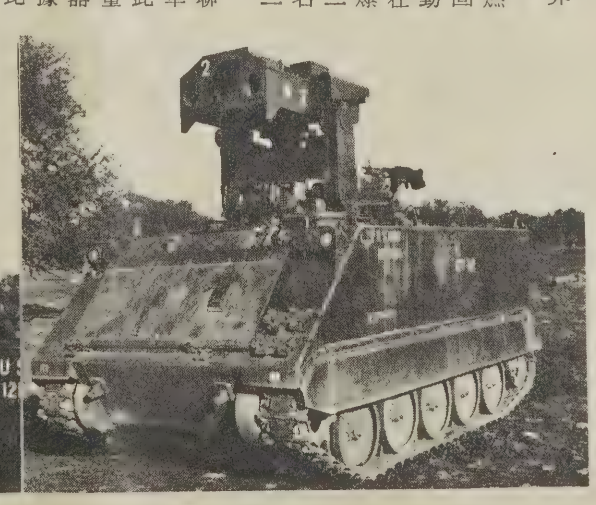
根據七七年版珍氏年鑑報導，目前採用及訂購陶式飛彈的國家有：加拿大、丹麥、西德、希臘、伊朗、中華民國、以色列、意大利、約旦、科威特、黎巴嫩、盧森堡、摩洛哥、荷蘭、挪威、阿曼、土耳其等，生產總額已超過十五萬枚。

陶式飛彈，主要是作步兵使用，其發射系統是由五個部分組成，總重量七十八公斤，分解後最重的亦不超過廿四公斤，（可由步兵組成的小組分別携帶），其中四個部分是三角架及一個轉動系統。由於轉動盤移動穩定輔以放大瞄準器，使火箭能精確的命中移動目標。第五部分是一具電子導向計算機，能把飛行方向指示自動地傳給在空中的飛彈。

飛彈本身包括兩具固體燃料推進裝置，發射燃料在火箭離開炮管即燃燒完畢，同時即由另一具固體燃料推動，飛行時彈尾拖曳的光綫，可作爲自動導向系統修正飛行方向依據，在其最大射程內及在飛彈發射手目視所及均可命中目標，彈頭選用高爆穿甲式（HEAT），有效射程是六十五公尺到三千七百五十公尺，由美國候活曉士公司製造，命名爲BGM七一A（TOW）飛彈。九十秒可發射三發。

在第四次中東戰爭初期，埃及步兵因爲有蘇聯供應手提「火箭」式有綫導彈，對付以色列裝甲車，使以色列坦克損失非常慘重，而以色列却缺乏此類型的先進武器，於是急忙向美國求援，通過大量空運載來了陶式反坦克導彈。發射手只消將瞄準器上的十字綫交點對準目標，電算於就代算一切數據，因爲較少須要技術，所以在戰鬥熾熱時，這種比「火箭」笨重和昂貴的陶式飛彈就較有效。所以在戰爭後期以色列能扭轉局勢。

第一代反坦克飛彈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是在訓練步兵應用這種新武器浪費了大量發展經費，單訓練還不夠，還要兵士靈活地把這種武器應用於戰場上。因爲應用時要兵士能心智合一地憑良好的視覺和觀感指導飛彈前進，這樣才能發揮效能，而這種訓練並不如步槍，戰車炮般的簡單，爲了適應訓練時的需求，部份供應訓練用的反坦克飛彈的飛行速度必需減低，因爲人的反應無法抵受得着秒速高於一百八十公尺的目標飛彈，這樣一來，坦克便有時間逃走；第二代反坦克導彈的出現，因有電算機的帮助，以確保導彈航綫能夠命中目標，故只需要操作員在有效範圍內有果斷的決定力及勇氣就足夠。



裝有ITA系統的裝甲運兵車。左圖可見在裝甲保護下的塡裝手。

主演。在這以後，電影界對拍「紅樓夢」的熱潮，又冷落了很長的一段時期。直到十多年前黃梅調興起，「邵氏」的袁秋楓執演「紅樓夢」問世。繼之，就是今日這場混戰了。

杜蘅之

中共對海外學人統戰

中共過去之所以能佔據大陸，它的力量完全是建立在它的誘騙的伎倆之上。它誘騙青年，誘騙知識分子，誘騙農工大眾，誘騙國際人士。現在它內鬥方殷，動亂不已，天怒人怨，日暮途窮，在敗亡前必然要作最後的掙扎，因此一方面將所有罪過諉諸「四人帮」，一方面叫出「現代化」的口號，企圖對內對外加強其誘騙行動。

中共佔據大陸之後，二十八年來最大的罪惡，乃是摧殘教育，摧殘青年，學校全是鬥爭的場所，青年全是鬥爭的犧牲，斲喪中國的生機，莫此為甚。從短期間來看，這樣箝制自由，滅絕思想，儘管遏阻反抗力量，苟延殘喘；但是從長時間來看，如此扼殺學術科技的進步與人才的產生，必然使中國大陸陷於落後悲慘的境地。試想世界上那有一個國家，能在將近三十年中沒有眞正的教育，而不毀敗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它要掙扎，就想誘騙旅外的中國學人，誘騙國際的科技支助，企圖塡補它的衰竭，以為續命之湯。

中華民國反共復國的前途，在於我強敵弱，敵消我長。因此我們要積極增強自身的力量，也要同時防阻中共誘騙旅外學人與國際支助為它續命，對中共引誘海外華裔學人返回大陸參加科技發展工作一事，我們必須有對策，全力予以防阻。我們要把這事看作一場重大的爭戰。我們不容諱言，旅外學人中有極少數甘心被中共利用為其鷹犬的事實，我們也不容諱言還有少數旅外學人正在中共陷阱的邊緣。對於極少數甘心被中共利用的鷹犬，我們自然要劃清界綫，對於正被中共誘騙到陷阱邊緣尚未沉溺的人，我們必須全力加以防阻，加以挽救，而不可遽予放棄，這是我們急迫的工作，也是我們重的責任。旅居美國各地的忠貞學人，已有組織，對於徬徨歧途的份子，必須即刻針對個別的情形，不憚煩地進行勸阻與說服的工作。這工作必須有人認眞去做。

我們要為一些徬徨歧途的旅外學人明白指出，中共以鬥爭為本質，對任何異己絕無容忍之可言。其謂異己，隨時可以改變標準，今日為座下客，明日為階下囚，黨內尚且自相殘殺，何況對海外學人。這一本質，不是「文革」十年所獨有，中共四十餘年歷史，無不如此。陳若曦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血淚斑斑的訴述，都是現身說法。此類客觀紀述與眞實反映的作品，以及外國人士如西蒙·列斯描寫的「中國大陸的陰影」，如孟諾的報導分析等等，我們應該大量向海外學人散發，幫助他們認清中國大陸的眞相，不使由於鄉土故國的懷戀，而為共黨陷阱利用掩護，造成個人千古的遺恨。

俞思園

大陸農業減產

最近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在「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作了題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情況」講話，余承認去年一年大陸是「四害橫行，五災俱全」的一年，因此也承認去年內大陸粮食大為減產，粮食總產量數字未敢公開發表。但從其進口粮食數字可以概見缺粮情形。據統計，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中共平均每年進口粮食六百九十五萬噸。今年上半年，中共又向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等國購了八百多萬噸小麥，但是大陸城鎮居民的口粮供應標準和農民的留粮數額卻年年下降，絕大多數的人民都只能吃個半飽。

今年大陸各主要產粮區不是水潦就是乾旱，今年粮食因而又是減產年。但大陸人口增長率，雖在中共強制壓低結婚年齡，並對生育第三個小孩者不配給口粮的不人道規定之下，大陸人口生育率仍在百分之二點多左右，因此，大陸粮產照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計算每年至少要比上一年增產百分之五，纔能配合人口的增漲而不至缺。而今事實上，卻是一年不如一年的減產，則人民只求獲得一點澱粉果腹不可得，自然更談不上其他的營養。

中共向國外購粮的外匯，最少要達一億五千萬美元以上，於今華、鄧鑒於大陸工農業減產，人民最低生活的食衣兩缺之下，大陸全局已形成為一個即將爆炸的火藥庫，雖在外匯奇缺之下，也不能不撥出數以億計的數目來搶購粮食，而近年來中共高唱所謂「四個現代化」，資金愈益奇缺，更無法增購新式設備，採購新技術，所謂工、農、科技、國防的現代化，無異癡人說夢，並已註定其失敗命運。農業的失敗已成為共產主義崩潰的主因。共產制度已在蘇聯實施了六十年，蘇聯目前的國防工業在聲勢上已威脅到美國，但其農業始終是跛足不前，年年要向美、加採購千萬噸以上的小麥，這就說明跛足的農業終將拖垮共產政權。

沒有農業為基礎的工業，正如在沙灘上建築高樓，愈高愈易倒坍。而農業生產是分散的、個別的，毛「人民公社」式的集體生產，已使大陸同胞一窮二白，華、鄧於今一面假毛之名，一面鞭毛之屍，而又同時死抓緊着毛靈位牌不放。所謂的「四個現代化」，已反毛所謂突出政治的作法，但又回頭高唱學「大寨」、學「大慶」的毛老調，仍然只知在勞力上大事壓榨人民，這就註定其更要加速其敗亡。因為它既跳不出共產主義的窠臼，在這窠臼打轉，總是死路一條。

余秋人

日蘇毛「和約」的僵局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已於上月廿八日改組內閣，以試圖解決其所面臨的各項重大問題，這些問題主要爲日本的國內經濟難關及對美的貿易赤字，但其中也包括了一項勢必影響日、蘇、中共三邊關係的「日中（共）和約問題」。

關於所謂的「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東京與北平係於一九七四年展開締約談判，然至今並無任何進展，而且雙方之間正式的會談實際上已於兩年半之前停止，這是因爲中共堅持要將「反霸權條欵」列入條約內，而蘇聯則認爲此條欵是以它爲對象的。

關於「霸權條欵」的爭執，日本與中共至今仍未打破談判的僵局，而日本方面最近扯出了中共與蘇聯一九五〇年特別針對日本而訂的「中（共）蘇友好條約」的論爭，因爲該約在前言及第一條中明指日本爲中共與蘇聯的「共同敵人」。

上月中，日本外務省公開表示，日本希望北平澄清它對一九五〇年「中（共）蘇條約」的立場，該條約將於一九八〇年滿期。

今年九月，中共「副總理」鄧小平曾告訴日本「新自由俱樂部」的代表河野說，「中（共）蘇條約」已名存實亡；上月十四日，「中（共）日友協會主席」廖承志在會晤一個自民黨國會議員代表團時曾暗示，中共在一九八〇年可能不會讓北平與莫斯科間的這項條約關係繼續下去。至於爲何不繼續這項條約關係，廖承志未做任何透露。

中共與蘇聯的關係，雖然有這一紙條約存在，但由於雙方之間的邊界衝突，實際已相互以敵人視之。然而，蘇聯駐日本大使鮑揚斯基上週曾強調，一九五〇年簽訂的「中（共）蘇條約」仍然有效，並表示，中共迄未做任何廢約的「正式」聲明。「和約」之前，必須先公開廢除這項「中（共）蘇條約」。

據瞭解，關於因締約事項而牽涉到日、蘇、中共三邊關係的問題，一九七五年九月，中共「外長喬冠華」與日本外相宮澤喜一曾在美國紐約交換過意見。對於「中（共）蘇條約」問題，喬冠華如何答覆宮澤喜一，外界一直未能得悉。

今年五月，日本國際合作事業團總裁法眼晉作曾訪問北平，並與中共頭談及此問題。上月九日，法眼應邀在自民黨舊田中派與財經界人士組成的「新綜合政策研究會」發表演說，講題爲「日中（共）關係的未來」。關於「日中（共）和約」與「中（共）蘇條約」之間的矛盾問題，法眼表示：「這個問題在締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

「紅樓夢」電影拍攝史

「紅樓夢」電影在台港兩地，展開六、七包的市場爭奪戰，鬧得如火如荼，各自正名，認爲自己才是正宗老牌。但是，這部文學名著自從被電影界看中以來，已有五十多年，拍過好多次了，誰是眞正的老牌，實在很難說。

現在，且把「紅樓夢」搬上銀幕的歷史，從頭說起。

第一次拍攝「紅樓夢」故事，是在民國十三年默片時代，香港的民新影片公司黎民偉，到北平去拍名伶梅蘭芳的戲曲紀錄片，拍了一段梅蘭芳主演的「黛玉葬花」。後來這段影片插在戰前「聯華」創業影片「故都春夢」（民國十九年）中映出。這是最早的拍攝「紅樓夢」故事的記錄。

正式以「紅樓夢」片名出現的影片，是在民國十六年復旦影片公司在上海拍攝的無聲片。任彭年、俞拍岩導演。現在台灣的前輩攝影師王士珍掌鏡，陸劍芬、范雪朋、黃月如、文逸民（在台）、周空空、王謝燕、邢丰梅、王意明、王曼意主演。這部影片後來改名「紅樓夢」，因爲實在太摩登了，林黛玉穿晚禮服，賈寶玉穿西裝革履，大觀園是花園大洋房，十足的上海洋派作風。看了使人發笑。自然製作上是很粗糙的投機影片。那時，報上有位文人寫文章道：「要是曹雪芹地下有知，必然號啕大哭，痛罵這些人侮辱了他的心血結晶！」

在「復旦」出品的「紅樓夢」時，也曾鬧過雙包案。有家孔雀影片公司也拍了部「紅樓夢」，程樹仁導演，周克攝影，夏佩珍、殷明珠、嚴月嫻、周晚成、周空空、蕭養素、陳一棠、袁盈君主演。這也是古裝演出的。但也是趕時間搶拍的影片，成績仍不太理想。

進入有聲影片時代，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大華影業公司拍攝「黛玉葬花」，金鵬舉編導、李雪芳、高飛鳳、馮俠魂、胡蝶麗主演。只是拍攝「紅樓夢」中一部份。

到了抗戰時期，上海租界上各家電影公司復業。張善琨大展宏圖。新華影業公司在民國二十八年出品「王熙鳳大鬧寧國府」，陳大悲編劇，岳楓導演，薛伯青攝影，顧蘭君、梅熹、白虹、李紅、陸露明主演。有「金魚美人」之稱的顧蘭君，在片中飾演王熙鳳，有很好的演出。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佔上海租界，併呑了所有電影公司，成立僞「華影」公司。在張善琨的策劃下，民國三十二年，又重拍大堆頭影星的「紅樓夢」。由陳燕燕演林黛玉、白虹反串賈寶玉。陳雲裳演薛寶釵。在陣容上說，是空前的。攝

她說：「她們對我說，他們不能刊出全文，只能片段地摘刊一部份。」

她說：「當時蘇共的中央委員會似乎頗喜歡這書，但蘇聯作家協會却想要禁它。」

她說：當時發生一番「爭執」，「齊瓦哥醫生」非常可能全文照登。

「他們甚至安排了和蘇聯出版部簽訂一項合約，但後來，他們仍要求刪去某些部份。」她說。

依芬絲卡雅說：幾個月過去了，此事仍一無進展，所以巴斯特納克決定豁出去「賭」一下。

她說：「記得，他與我在火車站碰面，他告訴我，他已將這書交給一位意大利出版商，這是非常犯忌的事，我當時已知道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她說：「我想趕去拿這書回來，但已來不及了。」

依芬絲卡雅說：那位出版商告訴巴斯特納克，他將「默默等待」一年，讓蘇聯當局有機會出版「齊瓦哥醫生」。

她說：但「新世界」的編者們，知道這書已在一個外國出版商手上時。就匆匆忙忙寫了一封信，拒絕發表這份原稿。

蘇「新世界」雜誌嚴厲批評

這封信寫於一九五八年，該雜誌的編者在信中攻擊巴斯特納克，原由是他這書中有某些人物，曾發表了對政治的評論。

他們提到書中主角齊瓦哥，具有「自我中心的觀點」。

該信並批評「齊瓦哥醫生」另一點，說是書中的「亞歷山卓維奇（另一主角）及齊瓦哥，均不會對革命或對人民，具有一絲一毫的責任感。」

依芬絲卡雅說，這一反對其實「與書中的主旨，根本毫無關係。」

她說，例如，書中第二章的思想，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爆發時期，任何人都可能會有的思想，「但他們全部將之歸咎於作者，他們硬說這就是作者的政治信條。」

她說：「巴斯特克納並不會計劃以這書來作爲一項挑戰，他也極不願意參加任何的政治活動。他不斷說明這點，但你們知道，人們即使不斷說他們不願涉及，政治有時却也脫身不得。」

她說：「無論是否願意，我們却變成了某一政治情況下的英雄。」

但外在的騷動傷害了她，也傷害了巴斯特納克

她說：「我被嚇壞了。我要承認我的過錯。當時的情形，巴斯特納克可以處理得更美滿、更妥善一些，然而我却加以干涉。」

她說：她對他施以壓力，要他試着去將這本書要回來。「接踵而至的，就是那些人計劃迫使巴斯特納克放棄他的小說，由於我担心他會有性命之憂，我只好照他們吩咐我的話去做了。」

「新世界」的編者曾在一篇嚴厲的批評中說：寫「齊瓦哥醫生」的巴斯特納克，早年曾是一位廣受敬愛的詩人，後來已經判若二人了。

歲月無情只留下片斷回憶

依芬絲卡雅同意這點。歲月已經改變了他。她說：「這是在史達林執政的痛苦年代裏，他很多朋友都受苦受難，生活使他面對這些苦難，也使他重新思考，徹底思考。」

依芬絲卡雅大聲地用俄文說，這就是何以「齊瓦哥醫生」書中的人物，具有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的緣故。

她說：「齊瓦哥並不想要以英雄的姿態出現，這正是這書的精華所在——他不是一個英雄。」

她說：「自從巴斯特納克死後，當局曾暗示說，他們計劃出版他的作品選集，包括「齊瓦哥醫生」。

但她認爲這一談話只是「政治安撫」，並說，後來也就沒有下文了。

巴斯特納克最後的幾年，是生活在比里德基諾的「作家村」，這是莫斯科南方二千哩處的一個農莊及週末消閒地方，依芬絲卡雅和她前夫的女兒依蓮娜，也住在那裏。

巴斯特納克也仍然和他妻子住在一起，他維持着兩處的家庭。

比里德基諾四周，那種與世隔絕的感受，和「齊瓦哥醫生」書中所寫的，烏拉爾山中瓦里基諾地方，那白雪覆蓋的避暑小屋，並無不同，書中的齊瓦哥與拉娜，就在那裏度過了他們最後一個冬天。

巴斯特納克的墳墓就在比里德基諾。依芬絲卡雅說：她經常去憑弔他埋骨的那處山地，他於一九六〇年安葬在當地的教堂墓園中。

在家裏，她的回憶恍惚歷歷可數。兩本剪貼冊紀錄了他倆一起生活的情形。

有一張照片顯示，巴斯特納克坐在窗子上，後院裏的雪花正在融化。

藏有「齊」片男女主角照片

依芬絲卡雅雖然從未看過根據「齊瓦哥醫生」原著拍成的電影，但她也有飾演齊瓦哥的男星奧瑪沙里夫，及飾演拉娜的女星朱莉姬斯蒂的相片。

當記者詢以巴斯特納克是以她爲模特兒，寫出了拉娜這個人物一說，是否有任何問題時，她微笑了。

她說：「自然，拉娜和我並不是同一個人。但我想，她發表的某些言論是我的，而當然，那些抒情的場面也一樣。」

她說：巴斯特納克有次曾將一本書題獻給她，上面寫著：「給拉娜，尤金·齊瓦哥贈」。

事實上，他倆的生活，就像小說中描寫的一樣，充滿了匆促而動盪的時刻，以及痛苦的離別。

依芬絲卡雅曾因她與巴斯特納克的關係，而兩度被捕入獄，第二次是在他死後。

也許，他們共同生活時，這種不安定的感覺，可以在「齊瓦哥醫生」書中的話，發現迴響。

在書中，齊瓦哥最後與拉娜到瓦里基諾旅行時，他說：

「我們的日子眞是屈指可數了，所以，至少讓我們按照我們自己的方式，來利用這些日子吧！」

書中女主角・作者情婦化身
沉默十七年・首次公開秘辛
「齊瓦哥醫生」女主角打破長期緘默

陳獨塵譯

曾以「齊瓦哥醫生」鉅著，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巴斯特納克，已經逝世了十七年之久，他的情婦奧佳・依芬絲卡雅，也就是「齊瓦哥醫生」書中女主角拉娜的化身，十七年來，她一直保持緘默，這次，在接受「合衆國際社」的獨家訪問時，她打破了長期的緘默。

在依芬絲卡雅兩間擁擠的公寓小房間中，巴斯特納克那黝黑而銳利的眼睛，自一張相片中向下凝望着。

巴斯特納克已經逝世十七年了，但在這裏，他卻仍似無所不在。

有關他的攝影與剪報，仍堆在她的書桌上，或排在書架上。

他們曾共度了十四年患難的歲月，他們的生命仍然交纏在一起。

「齊瓦哥醫生」作者巴斯特納克

巴斯特納克的情婦

依芬絲卡雅現在也已六十二歲，她曾是巴斯特納克的伴侶與情婦，在那本國際馳名的小說「齊瓦哥醫生」中，巴斯特納克以她為模特兒，塑造了那位令人難忘的女主角拉娜。

依芬絲卡雅自她丈夫死後，這是第一次接受西方記者的訪問，她說：「我不但與巴斯特納克同床共寢，而且也是他的右手，我瞭解他的思想，他的作為，他的計劃。」

在一九五八年，「齊瓦哥醫生」在國外出版，造成了國際性的轟動時，她也分享了他的激動，而蘇聯官方的「作家協會」。卻對「齊瓦哥醫生」展開抨擊。

巴斯特納克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曾被迫在赴斯德哥爾摩領獎而永不能返回祖國，或根本拒絕諾貝爾獎。這兩者之間，作一抉擇。在龐大的壓力下，巴斯特納克只好選擇了後者。

依芬絲卡雅說：惡毒的攻擊，傷害了巴斯特納克的記憶，所以迫使她寫下了她的回憶錄。

她說：「我沒有辦法，我只好做了我該做的事。」

她說：她並不想把她的手稿，在國外發表，但透過那些曾讀過她手稿副本的朋友們，該書已經傳到了西方，將在明年二月出版。

她說：她並不想引起騷動，她只要說出眞相。

詢以她是否担心蘇聯的反應，依芬絲卡雅輕輕地說：「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蘇作協欲禁「齊」書

在談話時，依芬絲卡雅啜飲着保加利亞酒，並以她的手驅著寒氣。她說，當時蘇聯「新世界」雜誌的編者，曾將巴斯特納克那本引起爭議的「齊瓦哥醫生」原稿，扣了七個月之久，不肯發表。

充滿了對沙達打勝仗的敬賀。

公營的電視台，充滿了有關沙達的各種影片，幾乎沒有一天晚上，電視上沒有有關沙達的新聞報導或特別節目。對於沙達的演講，電視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播放。一些電視觀眾開玩笑說，若想打開電視機而看不到他們的總統登上飛機。會見外國代表，或對人民演講，那是不可能的。

沙達是一位善於演講的人，這一點可能受了他半英國血統的妻子吉恩的影響，她在中學畢業後二十年，才進入大學就讀，而成爲一位女權運動的擁護者。在埃及的回教社會中，女人一直無法取得和男人同等的地位，而沙達本人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

不像納薩，生長在開羅及亞歷山大這些大城市，沙達生長在慕努費亞省的一個貧窮的小村，這個落後的小村，遠離二十世紀的繁榮，距最近的巴士站也有好幾哩遠。

沙達生在一九一八年的聖誕節，他父親是軍中的文職人員，母親是蘇丹人。當他還是小孩的時候，他的家由開羅北邊的的小村莊，搬到開羅來。因一九三〇年軍隊的對外開放，使得下層社會的子女得進入軍校就讀，沙達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了軍校，當時的同學包括納薩，他們這些同學就開始討論如何打倒那位一味追求享樂的法魯克。

密謀革命·被捕入獄

在二次大戰期間，爲了將英國人趕出埃及，沙達變成一位「恐怖份子」。當時，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的總理貝金，也爲了趕走英國人而成爲一位「恐怖份子」。

一九四二年，沙達被捕，被控以間諜的罪名，在獄中的兩年，他熟練了英文及德文。他並對希特勒表示個人的崇拜。

後來，沙達由獄中逃出，而躲在開羅的寺廟中，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他因謀刺一位政客而被捕。後來雖被釋放，但在一九四六年埃及內亂時，又再度下獄。

兩年後，他被釋放出來，一九五〇年，他一位在法魯克王宮中任職的朋友，出力使得沙達又恢復了他在陸軍中的職務，及與納薩的友誼，並且成爲埃及爭自由的軍官之一，不久他們終於廢除了法魯克，接管了埃及。

在政變之後，沙特成爲開羅三大報紙之一的阿爾·宮赫瑞亞報的總編輯。一九五四年，他被任命爲國務大臣，一九五六年，他離開納薩內閣，但兩年後又成所爲國會的議長，一九六四年，他成爲埃及的四位副總統之一，到了一九六九年，變成了埃及唯一的副總統，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九月廿八日納薩死於心臟病，該年十月十五日他被選爲埃及總統，不過他是唯一的候選人。



最初沙達被認是一位平平的繼承者，大家認爲他祇是臨時的接棒者，幹不了多久，但在這幾年內，他最少平息了一次政變，並驅逐了一萬五千名蘇聯顧問，而且更能很有效率的行使他的權力。

做事果斷·致力和平

沙達做事相當果斷。一九七二年，因爲蘇聯拒絕補充埃及在戰爭中損失的武器和裝備，沙達會立刻將在埃及的蘇聯軍事顧問驅逐出境，四年後他又廢止了埃及和蘇聯的友好及合作條約。

沙達最大胆的一次行動是一九七三年向以色列發動「閃電式」反攻。在這次戰爭中，埃及收復了西奈半島一部份土地，並迫使以色列和它談判。

一九七五年六月，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中東「穿梭外交努力」正遭遇困難時，沙達突然宣佈重新開放蘇彝士運河，他的這項使中東國家大吃一驚的行動，救了基辛格的「命」，使基辛格後來能促成以色列和埃及簽訂第二階段西奈隔軍協定。

對於五十八歲的沙達來說，在過去數年來，他爲了促進以埃和平所作的一些戲劇性的舉動，在在都使他的政治生命受到極嚴重的威脅。一九七〇年納薩去世，他就任總統時，就曾告訴新聞周刊的記者布屈葛瑞夫說，他有二個選擇，一個是追隨納薩「反以」的遺志，一個是做做前西德總理威理·布蘭特承認共黨東德政府存在的先例，而致力於促進以埃和平。沙達也不諱言自己願意成爲「阿拉伯世界的威理·布蘭特」；也許，有一天，也眞會成爲第一個承認以色列政府的阿拉伯領袖。

埃及總統沙達的風格

岑啓亮

沙達曾經表示，他願替埃及人民服務，但他退休以後，將回到那他遙遠而貧窮的家鄉。雖然他是一九五二年對法魯克王發動政變的九個軍官中的一員，但沙達却是一個不願出名的人，私底下埃及前總統納薩曾稱他爲「好好先生」。然而在他取得政權後，沙達却顯示出他出衆的才能，例如驅逐了上千名蘇聯顧問，現在更突然爲了謀求中東的和平訪問以色列。

冒險勇敢·極富機智

最近極受世人注目的一件大事，是埃及總統沙達的訪問世仇以色列。這是一個極其冒險，也極其勇敢，和極富機智的行動。沙達也知道他這一震撼世界的行動，必然引起阿拉伯國家的激烈反對，尤其是叙利亞和利比亞這兩個阿拉伯國家。但是他在訪問叙利亞會晤了叙利亞總統阿塞德，遭到阿塞德的反對之後，他還是毅然決定訪問以色列。這不是沙達的剛復自用，而是他的政治家的勇氣和睿智。如果我們不健忘，當能記得沙達當初想和利比亞組織聯邦，聯合阿拉伯國家對付以色列的故事。但是由於利比亞向蘇聯一面倒，而沙達又看出蘇聯的眞面目，所以他一夜之間，採取了驅逐蘇聯軍事顧問數千人的重大措施，這不但表現了他的智慧，也表現了他的勇氣。利比亞和埃及聯邦構想的破滅，除了沙達和格達費兩人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馳之外，這種事也有很大的關係。

沙達的全家福

阿拉伯國家的不能團結，是他們不能對付以色列的致命傷，沙達自然清楚這一點，所以他不能不放棄以戰爭作爲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沙達在本質上不是不一個好大喜功的狂人，他是一位平實而負責任的政治領袖，他看似平庸，事實上却十分睿智而穩健，世界上眞正成大功立大業的往往是這一類型的政治領袖，而不是飛揚跋扈的狂人或陰沉莫測的梟雄，這種人只會僥倖於一時，而不能立萬世之基業，國家民族前途多半斷送在他們手裏，希特勒、毛澤東即其一例。我們復國的希望不絕如縷，終必完全光復大陸，除了他們本身的許多條件之外，毛澤東也給我們創造了不少機運。現在大陸上這個爛攤子，他們誰也無法收拾，只有以我們的仁義之師，才能使河山重光，起八億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

平實負責·毫不浮誇

由於沙達的平實而負責任，所以他訪問以色列十分成功，他和貝金協議「一九七三年的以埃戰爭是最後一次戰爭」，就是實質的停戰，是邁向和平的里程碑。而他和貝金的發表談話，兩人都顯得誠懇實在，而不浮誇，雖然他們兩人的英語都沒有我們中國人說得漂亮，他們的態度却不亢不卑，都能適當地傳達他們彼此心聲，他們講的是不是打高空的外交詞令，尤其是沙達會晤以色列前總理梅爾夫人的交談，更是充滿輕鬆愉快的氣氛，梅爾夫人的幽默機智，自我嘲弄，妙語如珠，引得沙達一再哈哈大笑，她還以祖母的身份送一件小禮物給要作祖父的沙達轉交給他的孫兒，實在親切感人。這不是兩個死敵的會晤，簡直是兩個老朋友的閒話家常，這是政治家化干戈爲玉帛的最佳範例，是全世界政治人物和外交家的最好教材，對尼克遜和下三濫的「縱橫家」基辛格流更是嚴肅的一課。

沙達訪以，是貝金總理堅強不屈所產生的結果。從這一歷史性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埃以兩國政治家的風範和智慧。而以色列的政治家又比美國的政治人物實在高明太多，無論是貝金達陽或梅爾夫人若能有機會主持美國的大政，世界局勢可能主客易位，以色列以蕞爾小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表演得有聲有色，美國以世界最強、最富、最大的國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却經常弄得灰頭土臉，卑躬屈膝。美國文化的優點究竟在那裏。崇美媚美者應該有所反省！

出生故鄉·貧窮落後

當一九七〇年納薩死後，沙達繼任埃及總統，當時他被認爲是一種臨時性的替代。雖然他的相片代替了或者是與納薩的相片並列，但是一般人總是祇記得是納薩拯救了這個國家。

但漸漸的沙達開始獲得民心，在一九七三年對以色列一戰後，沙達已被認爲是埃及的「救世主」。這場戰爭，在許多人的眼中，當以色列陸軍越過蘇彝士運河，包圍蘇彝士城時，以色列獲得了勝利；但在阿拉伯國家，却認爲他們打敗了猶太侵略者。每年這場戰爭的紀念的時候，報上或電視上，總

香港中華書局發行一本好書

古鶴翔

（一）「新華社」歌頌「四人帮」

十一月二十九日，「新華社」在太原發出的一則電訊說：「山西省昔陽縣最近十一年來的粮食產量增長三倍。」

看完這則消息；使人忍不住大笑。——我並不是笑「新華社」造謠，因爲造謠之於共產黨，實在不是新聞。反之，「共產黨說眞話」才是新聞。我笑，笑「新華社」至今仍然吹捧「四人帮」，理由很簡單：由「文革」至今，剛剛十一年，這十一年來，中國大陸由「四人帮」統治了十年，直至去年毛澤東魂歸地獄爲止。

「新華社」吹捧十一年來粮食增產三倍，豈非歌頌「四人帮」領導有功？換言之，「文革」前的十七年，確是被劉鄧黑帮搞垮了！

從「新華社」的報導，可以看出「四人帮餘黨」華國鋒等與「回鄉團」鄧小平等的衝突和矛盾。

「回鄉團」要否定「文革」，盡力向「四人帮」臉上抹黑，甚至地震，也似乎罪在「四人帮」身上，如果可能，還要追究「四人帮」的黑後台。「文革」餘孽，即「四人帮」餘黨則誓死保衛毛，盡量維護「文革」，因爲他們是「文革」的獲益者。

看吧，內鬨並未結束，僅僅是開始，圍繞着「憲法」、「國家主席」、「總理」等問題而展開的鬥爭，將是更加劇烈的血戰！

（二）「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呼籲自由祖國反攻大陸

今年四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發行了一本好書，這是在香港第一版發行的好書，書名是「龍川詞校箋」。

「龍川詞」的作者是南宋陳亮，該書由夏承燾校箋，由牟家寬作注。

夏承燾是甚麼人？我不知道，他的「龍川詞校箋代序」是於一九六零年十月廿二日至廿五日在「杭州大學」寫的。

讓我先抄一首陳亮詞罷：「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長安今餘幾，後死無讎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多少恨，算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瑟！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何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絕！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

夏承燾在「代序」中說：「這詞上片『父老長安今餘幾……………猶未燥當時生髮』幾句，是用北魏拓拔燾的話。陳亮在中興論裏也曾經引用這個故事，並寫出和這詞同樣的感慨：北方淪陷已經五十多年了，中原父老相繼老死，後生出世於異族統治之下，也就認賊作父，忘了故主。若再放過了現在這段時期，不急圖恢復，時過境遷，北方百姓又知我是誰！這首詞就是概括中興論的語意。」

「龍川詞校箋」公開引用陳亮的中興論說：「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鎭，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祖父質產於人，子孩不能繼續，更數十年，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質而復取之。前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

的確，「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這是陳亮的意見，也是夏承燾、牟家寬和「中華書局香港分局」的意見，更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意見。

夏承燾的「代序」是引陳亮的「上孝宗書」說：「今者高宗皇帝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瞻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

「龍川詞校箋」於今年四月在香港第一版發行，而且露骨地以古喻今，實在妙極，好極，值得自由人士鼓掌！

「龍川詞校箋」還引陳亮的「再上孝宗皇帝書」說：「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

京口連江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畧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可飲酒，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正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

夏承燾露骨地說：「陳亮對於詞，有其不同於當時一般詞人的看法和作法。這裏談談他結合政治議論的作品。我認爲，他這一部分詞應該是你宋詞中估價很高的作品。」

「文學爲政治服務」，夏承燾呼籲「孝宋皇帝」不要因一水之隔而靳靳自守，不可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反攻大陸，因爲中國人不願做異族的奴隸，不願做馬恩列斯及認賊作父者的奴隸！

最後，請看看陳亮的「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罷：

不見南師久，漫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然堂堂漢使，得以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耻臣戎！萬里腥羶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時事評論

香港公共事業的加價問題

徐達文

擴充設備由消費者負担

據中華電力公司首腦最近在一個社團集會上透露，「隨着工業日益發展，爲滿足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用電量，中電計劃耗資八十四億元，與建四座三億五千萬瓦特發電機」，爲籌措這筆龐大建費，其暗示「該由消費人負担」。該公司爲適應香港發展的急劇需要，進行巨大的發展計劃，確是具有遠見的措施，也是有利香港的建設事業，故值得本港高興的建設新聞，與此同時，令人感到憂慮的，却是中電擴充設備所需要的資金，竟要由消費者負担。換言之，不屬於該公司股東的廣大市民，要付出更多的電費，作爲該公司發展所需的資本，但該公司因擴充設備而增加的利潤，則由該公司獨享，這確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新聞。

「合理利潤加在市民頭上」

本港公共事業在近年來，因爲經營乏善及管理不週而做成的開支增加及利潤減少，於是利用所謂保持「合理利潤」爲理由，提出加價，以便由消費者直接負起責任。有些專利機構，又以能源短缺及設備擴充爲藉口，提出附加費，以便由消費者直接分担責任。所有這種做法，受損害者，還是那些不得已的市民，受好處者，還是那些專利權的機構。電話公司的電話費、電話安裝費及電話搬遷費的倍增，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根據現行法例，本港具有專利權的公共事業每年的「合理利潤」，可以按照固定資產凈值的百分比計算，像中華電力公司的「合理利潤」，是該公司固定資產凈值百分之十三點五。如果不達到這數字，公司可以依照法例加價；如果公司擴充設備，增加資本，又可加價，以調整合理利潤至適合這一比率。總之，專利公共事業以各種名堂的加價，去適應不斷變動的「合理利潤」，最後還是加到市民的頭上。

尋求藉口達到加價目的

每當公共事業以各種理由向政府提出加價的申請時，有關當局循例召開立法局的審查會議，或組織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但這種審查及調查，大都成爲例行公事，故它們所作出的審查決定或調查報告，除了列出數字及說出理由外，都是爲加價找尋向市民交代的藉口。這種「加價」藉口，也就變成公共事業向市民獲取更多利潤的「通行證」。事實上，這類「通行證」，是有加無減，有入無出。因而在政府批准公共事業加價的時候，所指明的准予增費的附加條件，像電話公司因管理不善，致出現財政困難而要求加價時，政府准予加價的條件，是在該公司回復正常時，要作適當調整。但該公司自以倍增的大幅度加價後，至今仍未作過調整的表示，看來，加價似乎變成了定案。又像中華電力公司在電費單上，列出燃料調整費一欄，以解決能源問題所出現的困難。但能源問題產生後數年，而燃料價格並不是大幅度增加，可是該公司至今仍以高比率附加燃料費，這比率比起石油每年加價的百分率，却高出數倍以上。這個例子，又一次說明公共事業正不斷爭取機會及尋求藉口，以達到加價的目的。

最近，有家具有專利權的渡海小輪公司，竟以方便乘客爲理由，設立五角一次的收欵機，比起該公司原來收費四角，變相加價一角，經輿論的抨擊後，該公司才拆除這些吃多一角的老虎機。

港府應注意「刼貧濟富」現象

不過，使人感到離譜的，還是電力公司擴充設備所需的資金，却要消費者分担的提議。因爲這一增加市民開支，爭取公司利潤的手法，是公共事業將市民看作爲逆來順受的榨取對象，也是專利機構將用戶當作爲予取予携的生財機器，從而將專利事業的本質又作了一次自我暴露。

具有專利權的公共事業，本身是一個謀利爲目的的私營機構，故增加收入及提高利潤的做法，本無可厚非。但它們不應以當局發給的特許營業權利，作爲向廣大消費者不斷榨取利益的特權，並以此作爲推消它們因經營乏善與管理不週所造成的營業損失。如果它們將市民看作取之不盡的財源，這只有引起市民的極度反感。

我們認爲，港府當局有必要加強對公共事業的監督，並嚴格審理公共事業的加價提議，以負責發生「刼貧濟富」一類的現象。爲防患這種現象，政府更有必要修訂管制專利公共事業法則，以保障佔本港絕大多數人口的直接消費者的切身利益。

爭形勢的轉移而可能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最明顯的例證，是鄧小平的二仆二起。去年被批判爲「毒草」的綱領，今年又一一變成「香花」。領導中心如此反覆無常，使各級幹部有無所適從之感。因而凡事採取觀望，不敢認眞執行。近年來中共的每一項運動，無不成爲走過場式的應景文章，與五十年代大小運動的雷厲風行局面，恰成鮮明的對比。因此，儘管華國鋒一再呼籲要進行一場清掃四人帮餘毒的大鬥爭，在各個領域各個階層中展開大規模的整肅，但到本年十月底止，在數千名省級以上幹部中，據統計仍只有二三百名被整肅。軍中的整肅運動，據徐向前透露，根本仍未認眞開展。十月六日中共兩報一刋的聯合社論中，承認四人帮陰魂未散，「只要時機條件適合，還有可能死灰復燃」。在中央決定朝令夕改，地方幹部威信掃地的情勢下，中共的施政系統事實上已瀕於解體。這一情形如不能迅速扭轉，其領導集團所宣揚的「抓綱治國」、「四個現代化」等口號，均將徒托空言。

制度的重建問題

中共政權面臨的另一嚴重危機，是整個經濟教育制度的敗壞，使生產停滯、科技倒退，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低落與社會秩序的混亂。

五十年代中共的經濟及教育制度，乃全盤效法蘇聯，雖然削足適履、流弊孔多，但至少有一套制度可資依循。在經濟方面，從經濟計劃、統計制度、到企業管理、所得分配、都粗具規模。一九五二至六〇年間，每年必公佈其年度經濟計劃，並檢討上年度計劃執行實況。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首先破壞其計劃經濟及統計系統，故自一九六〇年後，即從未公佈任何經濟計劃，即一般統計數字亦俱付闕如。一九六一至六四年劉少奇當權時，對經濟工作會制訂一套措施，如經濟核算、崗位責任等等，企圖重建經營管理制度。「文革」以後，所有管理制度均視爲壓制工人的桎梏。歷年所訂規章制度，經「造反派」的不斷衝擊，幾乎蕩然無存。造成「操作無規程、質量無檢查、消耗無定額、經濟無核算、出勤無攷核」等反常現象。整個經濟的運行，既缺乏資本主義制度的市場調節，又缺乏社會主義制度的計劃經濟，成爲無政府狀態。本年十月六日，「新華社」發表華北油田揭批四人帮的一篇文章，對大陸廠礦生產制度的敗壞，有一典型性的描述。根據這一報導，在華北油田「有的鑽井工人頂班長、班長頂隊長，一級頂一級，是非不明，蠻不講理，個別人員甚至打罰幹部，使黨的決議和上級的工作安排很難貫徹執行」。「有的人打架鬥毆、吃吃喝喝。有的人拿國家物資搞非法交換，損公肥私，有的職工或隨意曠工遲到、擅離生產崗位、或違反操作規程、使生產缺乏秩序」。華北油田是繼「大慶」、「勝利」、「大港」後的第四個大油田，接近北平，是中共突出的重點企業，其管理混亂情形尚且如此，其他偏遠地區的情況當更爲惡劣。據本年十月廿七日「華爾街日報」發表其特派記者的目擊報導，從上海到新疆所見過的工廠企業，都發生過類似情況。如上海的「閔行汽輪機廠」，去年由於工人騷動，停工二月，利潤急降。新疆烏魯木齊的「七一棉織廠」，由於生產混亂，近三年來連續虧損。

在教育方面，自文革以來，學制蕩然、教育水準一落千丈，據鄧小平最近透露近十年來，大陸科技水平、不但未能縮短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且距離愈拉愈長。中共新當權派雖將一切責任都記在「四人帮」帳上，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共經濟與教育制度的紊亂，事實上自毛澤東推行「大躍進」即已開始，近十年來更變本加厲。如今積重難返、重建不易。故「四人帮」下台已一年，大陸經濟與教育的紊亂如舊。

華政權荊棘滿途

上舉這些危機，儘管海外附和中共的人避而不談，中共頭頭並非全然不知。鄧小平在「十一大」的閉幕詞中呼籲全黨恢復優良傳統和作風，如羣衆路綫、實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等等，既言「恢復」，即證明這些傳統和作風已經喪失。中共另一「元老」聶榮臻，在九月份「紅旗」上所發表文章中，更指出有許多幹部「爲了騙取榮譽、保住地位、弄虛作假、謊報成績、隱瞞錯誤……甚至把一切假話加以合理化、合法化」。聶榮臻並以沉痛語氣指出：許多幹部「嚴重地脫離羣衆，眼裏心裏沒有羣衆，對羣衆的痛癢漠不關心，對羣衆的呼聲充耳不聞，不是深入于羣衆之中，而是高踞羣衆之上……他們心裏想的只是爲自己和少數人謀利益，而不是爲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從聶榮臻這篇文章，可以看出中共政權不但在制度上已敗壞，而且在幹部的思想上亦已僵化。要扭轉這一頹勢，必須有大智慧大氣魄的領導集團，敢於面對現實、尋求對策。眼前的華國鋒、鄧小平顯然都未具備這些條件。

首先，華國鋒所提出的「抓綱治國八項主要戰鬥任務」，都是一些老生常談、缺乏新內容與新方針，並未能針對上舉的基本問題，提出一套具體的解決辦法。而祇是反覆引述毛澤東的教條，侈言「形勢大好」。正如聶榮臻所指出「報喜不報憂，忌諱困難」。如此諱疾忌醫，如何能扭轉逆勢、開拓機運？

其次，「十一大」所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大都是一九六六年前當權後來被清算的幽靈。這些人中有許多已七、八十歲，不是帶病延年，便是精力不濟。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大部是軍人與黨務工作者，既極少科技領導人物，亦缺乏外交及經濟長才。以錢學森對大陸科技的貢獻，亦只能當選一名「候補中委」。其在黨內的地位，還不如工廠的模範女工。中共領導集團對科技人才如此不重視，如何能鼓舞全「國」，達成所謂「四個現代化」的遠景宏圖？

復次，大陸經濟，即使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刋物，亦承誓自文革以來即一直在倒退中。當前情況基本物資奇缺，能源供應不足，外匯資源枯竭，生產技術落後。要振興經濟，必須增加投資、改善管理、提高勞動誘因、吸收先進技術，而凡事非錢莫舉。在資金不足情勢下，削減非生產支出乃惟一出路，但中共新當權派，却強調第三次大戰不可避免，高倡武器更新，將有限資金耗用於擴張軍備。這種本末倒置的作法，只有加深經濟的困難。

在上述這些情勢下，華國鋒雖高談「抓綱治國」，實踐上將是荆棘滿途。

當前中共局勢的發展

鄭竹園

自本年八月中共召開其第十一屆黨大會，選出新領導集團後，表面上緩和毛周死後的分裂局面，淸除爲禍逾十年的「四人帮」，推行一套較切合實際的經濟方針與文教政策。因而西方一般觀察家，多認爲中共政權的危機已經渡過，大陸局勢將由此趨於穩定。這一論斷，乃惑於一些表象，及官方「形勢大好」的宣傳，缺乏對表象背後暗流的認識。本文擬就中共政權所面臨的幾個基本問題，以觀測大陸局勢的發展。

政權的穩定性問題

西方專家認爲中共能順利開成十一屆黨大會，即表示權力分配已獲解決，繼承人爭奪戰告一段落，故可視爲政權穩定的開始。這一看法，似是而非，就中共的黨史觀察，黨大會的召開，往往是另一次權力鬥爭的前奏，並不一定表示政權就此將趨穩定。「文革」以後，中共曾先後召開過第九屆及第十屆兩次大會。兩次大會的結果，只導致另一場更激烈的權力鬥爭，製造更大規模的社會混亂。主要原因是每次大會，都不是照黨章辦事，透過民主方式遴選代表，再由代表選出中央委員會，而是由黨內當權派操縱人事，營私結黨，排斥異己。九屆大會在林彪派的控制下召開，形成槍桿子壟斷一切的局面，終於導致毛林的分裂，促成所謂「林彪事件」。十屆黨大會是「四人帮」的天下。「坐直升機」的文革份子紛紛佔據要津，形成近三年來大陸的高度混亂。本年八月召開的十一屆大會，表面上是軍人、老幹部及擁華國鋒的文革溫和派三足鼎立之局。但最顯著的特色，則是特務勢力的崛起。華國鋒以公安部長起家，成爲黨「主席」兼「軍委主席」。而長時期置身幕後，担任毛澤東保鏢的汪東興，這次不但在十一屆黨大會上担任秘書長要職，且獲選爲中共中央四名「副主席」之一，與葉劍英、鄧小平等元老並列。最近更出任中共「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校長由華國鋒兼）。中共中央黨校爲培養高級幹部的機構，由汪東興來主持，顯有不尋常的意義。更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七日「新華社」破例發表「中共中央辦公廳理論學習小組」長達一萬五千字的長文，首次公開透露汪東興控制下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及遐邇聞名「八三四一」部隊的一些內幕。縷述過去十年間，毛澤東、林彪及「四人帮」對這一特務控制權的爭奪戰。這篇文章的發佈，顯然在突出汪東興在中共權力中心的關鍵地位，並表揚他在這次淸肅「四人帮」的功績，爲日後攫取最高領導權的張本。在並世各國中，凡政治上軌道的國家，特務系統祗是政府維持法治的一種工具，極少公開問政。蘇聯在史達林死後，特務頭子貝利亞公開奪權，卒導致高階層的火併。這一記憶猶新的史例，使人感到汪東興的崛起，將是中共核心集團傾軋加劇的前奏。最近支持華國鋒的實力份子「北京市長」吳德及「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都受到「北京大學」大字報的猛烈抨擊。如得不到有力人物的支持，這類大字報決不可能在北平公開張貼。支持倒吳倒陳的人物，可能是擁鄧份子，藉此以報去年吳德反鄧的一箭之仇。亦可能是與華國鋒貌合神離、存心問鼎的汪東興。無論是誰支持倒吳倒陳運動，都顯示中共最高階層的權力鬥爭，並未因十一大的召開而消弭。

從十一屆黨大會人事的分配觀察，支持鄧小平的勢力顯然超過華國鋒。從韋國淸及楊勇出任共軍「總政部主任」及「副總參謀長」二要職觀之，鄧派不但已掌握中共中央軍權，其黨羽且遍佈各省「委員會」。在二十三名「政治局委員」中，眞正支持華國鋒的恐怕只有吳德、紀登奎、陳錫聯、彭冲、倪志福等數人，一旦吳陳被鬥倒，則華國鋒將被架空，眼前的矛盾統一局面將被破壞。屆時若非鄧派大將出馬，便可能是汪東興由幕後走向幕前。另一場激烈鬥爭，正在醞釀待發。

政令的貫徹問題

中共政權面臨的另一基本危機，是幹部威信掃地、政令無法貫徹。中共建立政權初期，由於內部團結，組織嚴密，加以嚴刑峻法，令出必行，故政令的實施，往往能雷厲風行，收到一定的效果。自「文革」以來，黨政機構被砸碎，施政系統陷於癱瘓。近十二年來，最初是劉鄧集團被打成「走資派、國民黨特務、叛徒」。所有在五十年代當權的風雲人物，自劉少奇彭眞以次，到各省省委，各地方地委大部被鬥臭鬥垮，經過遊街示衆、公審繫獄種種羞辱，不但使被鬥者聲名狼藉，民衆對一般共幹亦由此失去信心。林彪事件發生後，其黨羽又被打成「叛徒、國特」。到去年「四人帮」被整肅，所有中共各級幹部，極少能避過淸算鬥爭。幹部在羣衆面前威信盡失。每一人部感到前途難卜。今日橫行一時的當權派，明日可能淪爲階下囚。尤其是與民衆接近的基層幹部，都體認到人民對幹部已不復畏懼，在執行政令時莫不改採敷衍塞責態度，使一切政令無法貫徹。

其次，過去十餘年的循環鬥爭中，下級幹部都認識黨中央的決定，乃隨鬥

展局」把目標轉至東歐國家，分別派出代表團，赴波蘭、捷克、東德、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訪問，展出香港產品，並參加該等國家的產品展覽會，企圖吸收東歐消費者，打開東歐市場。

但是，凡是貿易，不外乎雙邊的或多邊的，香港有意與東歐國家作生意，東歐國家不能不派貿易代表團前來香港，參觀香港工業生產的情形，特別是對香港的紡織品，成衣、玩具、塑膠製成品等，東歐國家最感興趣。在「歐洲共同市場」的限制下，東歐搖身一變成爲香港最具希望的市場。東歐國家派出的貿易代表團成員，實際上是披上商人外衣，爲莫斯科刺探中共的情報人員。這一形勢的出現，觸怒了中共，要求港府採取適當措施，減少東歐貿易代表團的訪問香港。中共此一要求，殊使港府尷尬，因爲對外貿易是經濟主脈，費了偌大氣力開闢的東歐市場，怎能放棄？在幾經磋商後，港府仍然向中共低頭，接受有限度的批准東歐遊客及貿易代表團的入境。經營旅遊業的商人，對港府的限制措施，極爲不滿，英商最老資格的「通濟隆公司」，據聞會爲此事，向倫敦投訴。英國政府對此愛莫能助，因爲怕中共採取「不友好的行動」，對付香港。政治與商業的矛盾，殊難調和。

蘇又出新招雙管齊下

蘇聯鑒於每一陰謀俱受挫折，惟有退而其次，採取了兩項新的方式：

第一是委託旅行社及輪船公司（現時起碼有兩家旅行社與一家輪船公司），舉辦蘇聯觀光團，遊罷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後，可以繼續轉赴東歐觀光，再至西歐。坐輪船則先至日本，轉赴海參崴，搭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向莫斯科進發。此外，蘇聯駐東京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從東京發出邀請書，邀約香港的工商業名流及文化界人士，前往蘇聯遊覽，全部免費招待，在過去三年中，最少有二十多人應邀赴蘇，其中包括一位「船王」在內。

第二是改擇澳門爲活動站，派遣東歐國家的特務，扮成遊客或商人，前往澳門活動。澳門總督李安道上校前幾天向澳門立法局提出施政報告時，暗示東歐遊客大增，必須採取防範措施。李氏指出在一九七五年時，有六十七名南斯拉夫公民訪問澳門，一九七六年有五十三人，至今年七月底止，有十六人。去年訪問澳門的波蘭人有九人，匈牙利有三人，這些人訪問澳門的入境簽證，都是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辦理的。澳督的此項聲明，當然是受到中共的壓力後，不得不採取的步驟。葡萄牙政府的外交官員在今年九月與十月時，曾在巴黎與中共外交人員舉行兩次會談，據云是討論「建交」問題，中共官員要求澳門禁止蘇聯及東歐人士的入境，就是若干「建交」條件中的主要條件之一。

蘇聯在香港或澳門建立情報基地的企圖，雖然屢試屢敗，但若說莫斯科將因此而氣餒，可能性不大。香港有幾家中文報館，偶爾接到從東京寄出的英文資料，內容是描述蘇聯國內少數民族的「幸福生活」，一望即知是蘇聯的宣傳品。一家澳洲人經營的公共關係公司，不久以前在東京與「蘇聯觀光局」的代表舉行會議，討論如何代表「蘇聯觀光局」在香港推動公共關係工作與市場調查。所有這些動向，無一不顯示莫斯科想在香港取得立足點的計劃，不但未予放棄，而且努力不懈！

（轉載台北中國時報）

所謂「人民天堂」

李寒

加拿大多倫多環球郵報駐北平記者孟諾，被中共下令驅逐出境，原因是孟諾太不「友善」，沒有替中共的臉上塗粉，反而揭掉他們的「畫皮」，使他們露出了醜惡的相貌，所以孟諾只離開那「日落紫禁城」了。

孟諾日前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報導說：在中國大陸配給票是僅次於金錢的最珍貴的東西，所以僞造配給票的事件層出不窮。配給票也是黑市交易中人人爭購的東西。孟諾說：令人難以相信的是牙膏在大陸上竟是奢侈品，雖然說是配給，但是必須繳回已用過的牙膏管，才能獲得配給，而且還得買得起才行。大陸人民雖然這樣窮困，但中共的官員則是一批享有特權的階級。他們可以到本來只准外國人買東西的「友誼商店」，買高級物品；他們都抽一種特製的「熊貓牌」香烟，而且可以分享華僑寄給大陸親友而沒收的外國貨。

這就是「沒有階級」的「人民天堂」的景象；這也正是南斯拉夫前副總統拉吉斯所說的「新階級」。「新階級」的最上層是統治者，最下層是人民。最上層是天堂，最下層是地獄。中共慣說「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而人民卻生活在地獄裏，其故安在哉？問題就發生對「人民」一詞的解釋上。究竟誰是「無產階級」的「人民」？很顯然地只有共黨的所謂「官員」們才配稱「人民」，才是「專政」者，才能夠居於「人民天堂」，過神仙似的生活。

而一般黎民百姓，只是供「人民」驅策的牛馬，被「人民」支配的奴隸而已。

「四人帮」當權時，曾不斷揭露當時被關進牛欄裏的老幹部們的腐敗生活；「四人帮」被打倒後，復辟的老共幹們又數說江青輩的荒淫無恥，奢侈無度。其實，是一丘之貉，毛皮一樣顏色，獸性也一般無二，所謂「狗咬狗一咀毛」是也。

中外一些被中共蒙騙的人們，往往對中共存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幻想，只有眞讓他們去大陸生活一段日子，才能體認出自由的可貴來。女作家陳若曦就是其中的一個。她把身受目覩的情景寫成小說，大有儆頑啓愚的作用。

孟諾以新聞記者之筆，據實報導大陸眞相，相信也有警世作用。「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們，可以醒醒了

蘇聯幕後投資·中共提供情報
港府出面破壞·蘇聯計劃落空
中蘇共在香港的情報戰

港督麥理浩爵士在十一月五日的電視訪問節目中說：中共和香港的關係，再沒有能比今天這樣的良好。記者問他：這種空前良好關係將來會不會逆轉？港督答得很圓滑。他說：天下的事分秒在變，有誰能知道未來。

孔言

多年來，香港市民都知道的一項公開秘密，那就是中共要求香港政府提供的一項保證：不讓蘇聯及東歐共黨國家，把香港當作情報活動基地，刺探及蒐集中共內部情況的情報。港府對此項要求不但無條件答應下來，而且恪守承諾。於是有人這樣說：只要港府不食言，中共也就不想對香港添麻煩。

「興業公司」與蘇關係

從一九七三年開始，港府對蘇聯的輪船進入港口，掛起了擋駕招牌，在此之前，因爲海參崴港船隻修理的設備太差，蘇聯「遠東輪船公司」旗下的五千噸載重以上的商輪，經常開到香港，交由「太古船塢」及「黃埔船塢」修理，港府咬牙放棄這筆獲利不薄的生意，自然有苦難言，兩害之間取其輕，只有順從中共的主意；「塔斯社」計劃在香港派駐記者，先後四度申請，每次都被港府拒絕。蘇聯駐在曼谷與吉隆坡的外交與貿易官員，申請過境時，也遭有禮貌的拒絕。港府這種措施，顯然是獲得倫敦的同意，全力避免介入北平與莫斯科的對抗漩過。

莫斯科心有不甘，不願錯過任何機會，在香港開闢對中共的情報網，於是千方百計，尋求其他可行的途徑，終於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獲得一次機會，那就是港府決定發展離島大嶼山爲旅遊區的計劃，交由一家「香港興業有限公司」負責進行。合約訂明該公司投資二十億港元，在面積一千五百二十平方英畝的地面上，興建一百六十五間客房的酒店，一處高爾夫球場與三百個住宅單位的別墅。「興業公司」的董事長王永祥，長袖善舞，在美國、巴拿馬等地，俱有投資，其中一家名叫「帕特蘭財務公司」，王氏擁有百分之八十三的股權。該財務公司在巴拿馬興建一座二百五十個客房的酒店，工程進行至一半，因資金不敷調動，宣告停工。此事被蘇聯知悉，在新加坡與王某搭綫，由莫斯科的「人民銀行」新加坡分行出面，以二千萬美元巨欵貸予王某，但用「興業公司」的股權作抵押。此宗蘇聯貸欵，始終守密，連新加坡及香港的金融界人士也不知。

至於香港政府，觸角雖多，但獨獨對此宗幕後交易，毫無所悉。

港府破壞蘇情報滲透

莫斯科「人民銀行」特別要求王永祥把「興業公司」股權抵押，主要目的是「興業公司」既投得香港大嶼山的發展權，蘇聯可以利用該公司，滲入香港的投資，進而用作掩護，派遣蘇聯特務混入其中，實現其長期以來所夢想的計劃——在香港建立情報基地。

人算不如天算，「興業公司」因爲經營不善，頻頻發生意外，到了今年三月底時，號公司有三名雇員因公司欠薪，向香港最高法院申請將「興業公司」清盤。這宗訟案可以說是聞所未聞的官司，因爲三名雇員的欠薪，總數未超過五萬港元，何以如此的小題大作？

事後獲知的眞相，原來是香港政府終於獲得情報，洞悉莫斯科「人民銀行」是用貸欵方式，控制了「興業公司」的內幕，爲了粉碎蘇聯此一來意不善的陰謀，於是在背後發動打擊，說服該三名雇員出面控告。這宗官司經法官裁定接受，由最高法院授權「破產管理官」設立一個臨時委會，接管了「興業公司」的一切產業。莫斯科獲知判決後，雖然怒不可遏，但又不能正面站出來干預，以免暴露陰謀。

最後由新加坡的蘇聯「人民銀行」將擁有「興業公司」股權出售，在今年六月初以三千萬港元讓予香港兩家華資集團的聯營組合。至此，蘇聯企圖透過第三者在香港投資的計劃，全部落空。香港政府打贏了一仗，中共雖然貌若置身事外，其實北平可能是情報的提供者！

克宮生狡計重起爐灶

莫斯科雖然一計未售，但野心未死，終於又想出另一狡計：透過東歐共黨國家的旅遊觀光及商人，滲入香港，爲蘇聯作奸細。蘇聯此一計劃是針對香港的矛盾而產生的，因爲香港的生命綫是對外貿易，香港官辦的「貿易發展局」，多年來專責向海外拓展香港出口市場，美國、英國、西歐、非洲市場，銷路已抵達飽和狀態，從去年開始，「貿易發



圖爲閥門車間工人王廣權登上遼寧師範學院講台給學生講課。

東之所以要學生學外語，主要是爲了「輸出毛澤東思想」，爲了搞「世界革命」。另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中共「新華社」透露：外語課學習「毛語錄」以及戰時對敵喊話之類的東西，更充分說明了毛澤東對外擴張的野心。關於一般知識及技術課，則必須貫徹「少而精」和切合生產實際需要的原則，所有教材的編寫，都要從工農業生產和戰備的實際需要出發（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上海電台廣播）。統由工人階級修改或重新編寫新教材，毛幇指責舊的一般知識基礎課程，是「科目煩瑣，內容重複，有的小學學了，初中又學，初中學了，高中再學，有許多學了根本用不上，使學生越學越蠢」。至於音樂，美術課的教材，舊的全盤砸爛，「必須貫徹毛澤東關於文藝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其目的是「歌頌或宣傳毛澤東思想，大立工農兵的形象」。

廢除留級制，改變教學方法

五、廢除留級制度：這也是反對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綫的「智育第一」，「分數掛帥」的具體措施之一。毛幇認爲：過去修正主義教育路綫設下了此「關卡」，把工農子弟都「卡」在校門之外，使工農階級子女失學，所以要廢除。現規定：學生凡是「政治表現」好的，就可以「跳級」，升學，也可以提前畢業。

六、改變教學法：廢除「注入式」、「塡鴨式」，採用「啓發式」，和「現場教學」；以改變「先生講、學生聽」的傳統教學法，建立「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新教學法。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日中共廣播中舉了一個例子，據稱：「工人給學生講課學生聽得懂、學得快、跟得上，遠勝那些資產階級權威、教授，北京儀器廠半工半讀學校有個工程師是淸華大學一九五一年畢業的學生，他爲學生講眞空泵結構，夾着一卷圖紙，抱着一大堆技術資料，拿把丁字尺，在黑板上寫滿了數據和外文符號，講了廿多個小時，學生聽得頭都大了，還是聽不懂。最近請了老工人盧師傅講課，盧師傅拿着眞空泵，拿着一個活板手，邊講邊拆裝，講完了又領着大家到車間學習，先後只用了兩個多小時，就把這一課講得清清楚楚，學生不但懂得了眞空泵的原理，還學了實際操作。」「在課堂上解決不了的疑難問題，到車間觀看實物，由工人師傅進行指點，很快就解決了，譬如講刀具課時，在課堂上，老師講了一大堆外文符號，而學生還不知道那裏是前脚後脚，工人批評說：阿拉法，培爾塔，一接觸實際就抓了瞎，學生到了車間，老師傅拿着起刀，在地上畫個圖樣，三言兩語學生就懂了，學生們在實踐中學，深深體會到，工人師傅在現場講課最實際、最生動、最解決問題。」此外，據中共宣稱；有些學校已摸索出學生提問題，老師作解答；同學提問題，自己討論，老師從旁啓發；以及由教師作中心發言，由學生討論、做總結等等所謂「民主教學」的方法。

這些方法，到了今天都成爲四人幇的罪狀，但一九六八年毛澤東大權獨攬，精力正旺，這些把戲都是他搞出來，四人幇當時尚未形成，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王洪文還是一個小嘍囉，他們又怎能進行全大陸的改革？

誰毀掉大陸教育？

岳騫

華鄧聯盟目前把天大的壞事都推給「四人帮」，尤其是大陸教育制度的徹底破壞，指爲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筆者決不會爲四人帮辯護，但事實總歸是事實，不能全靠胡扯亂說就算是歷史，翻翻舊賬，眞正破壞大陸教育的實在是毛澤東自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人民日報」首先刋出一個「城市的小學及中學應當如何辦？」的專欄，其後該報及其他地方報紙、電台亦紛紛響應，不斷報導各方羣眾對此一問題所提出的方案與建議，千篇一律的所謂「大破大立」。綜合這些資料是：

廢除校長負責制，廢除入學考試制度

一、廢除「校長負責制」：毛帮認爲：以前實行的「校長負責制」是「資產階級專無產階級的政」，所以勢在必「破」，改由三結合的「校革命委員會」來領導學校。所謂「三結合」，也就是「革命領導幹部」、「革命羣眾組織負責人」和「解放軍幹部」或「民兵」的三結合，或者是工人、毛帮幹部和學校師生的三結合。例如廣州市第卅七中學大破了劉少奇及其代理人所鼓吹的「校長負責制」之後，由工人宣傳隊、共軍宣傳隊、同學校革委會分別派出代表，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組成了三結合的核心領導班子。又如駐中大附小的廣州塑料製品九廠工宣隊，給廣州「南方日報」的建議信中指出：爲精簡重疊機構，取消過去校長、主任、班主任的三級負責制，重建一元化領導，由工廠革委會設立教育革命小組，由工人、解放軍、革命教師組成，全權領導學校，以確保教育大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總之，毛帮在政治掛帥與節省教育經費的前提下，讓不懂教育的人去辦教育，把學校納入城市的生產組織或街道組織，由所謂工人階級管理學校的一切工作。

二、廢除入學考試制度：據中共報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北平市一女中的一名高三學生，爲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同月十日，北平市四中高三班也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表示響應一女中的「倡議」。

廢除入學考試制度是毛派此次攪「教改」首先廢除的一個制度。毛帮認爲：這一制度是「智育第一」、「分數掛帥」的一道「關卡」，是專門用來對付工農子弟的，所以必須廢除。現改行推薦和選拔相結合的新的招生辦法。同時並將小學年齡改爲六歲（原爲七歲）。

縮短學制，埋葬舊教材

三、縮短學制：這是毛帮攪「教改」的中心內容之一。毛澤東認爲：學生書讀多了毫無好處，「越讀越蠢」、「越讀越修」。並規定新學制爲：小學五年，中學四年，又爲使教育普及，而採取「九年一貫制」，即自初小至高中修業年限共九年，「九年一貫制」雖未普遍推廣；而「中學四年一貫期」、「初中、小學七年一貫制」以及「小學五年一貫制」等等，則已在大陸各地普遍推廣。

四、「埋葬舊教材」：這是毛帮搞「教改」的重心所在。毛澤東爲了建立其「一家言」、「一本書」的教育，一開始就叫囂「要把一切舊教材統統埋葬」！凡屬「封、資、修」的東西，統統列入「埋葬」之列，甚至連小學語文課本中選輯的如「司馬光、打破缸」、「曹冲稱象」以及「孔融讓梨」等對兒童的智育、德育具有啓發性的歷史故事也認爲是「臭貨色」，又指「狼來了」這個寓言故事是「汚衊貧下中農孩子」而全被「埋葬」！至於所謂「新教材」，則以「毛語錄」或毛澤東著作作爲基本教材。毛帮復指責過去的政治課和語文課是「厚古薄今，充滿了封、資、修的貨色，沒有工農兵的高大形象，教育出來的學生滿腦子名利思想」，是過去教育界、出版界的走資派，「把中國赫魯曉夫和反革命兩面派陶鑄等壞家伙的大毒草編在課本裏」。而語文課離不了作文，毛帮指過去的作文是「引導學生去胡思亂想，瞎謅故事」，現在設置政治和語文課的作用，是要青少年學生都用毛澤東思想去武裝各人的頭腦，同時在各人心目中樹立工農兵的形象，並且更要學生了解「階級鬥爭」的重要性，而作文課則是寫批判文章，以毛澤東思想爲綱，去批判階級敵人，寫了就廣播，登牆報，同階級敵人戰鬥。關於外語課，「教改」之初，羣眾的「反應」是「不列入重點課」，至一九六九年三月七日、「人民日報」刋載了一篇成都市二十中工宣隊的建議中指出：「在這個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裏，我們有責任向全世界人民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責任援助被壓迫的階級和民族，有責任向帝、修、反作鬥爭。這些都需要外語。隨着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形勢的發展，我國與世界各國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將更加增多，外語的需要無疑也要增多。」「爲了適應社會主義三大革命運動的需要，應該掌握一些簡單的外語知識作爲基礎。」基於上述理由，該建議乃提出「必須培養一支忠於毛澤東，忠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外語人員的隊伍」。由此可見，毛澤

失大了。

因此有些朋友認爲，沙利士用公欵給自己購置一部豪華座駕車並不過份。當他的座駕車在市面上馳騁，每個市民見到，都該感到自傲。他們心裏應感覺得：這部威水汽車，我也有份出錢的。納稅是市民的義務，也是市民的光榮。市政局主席愈奢侈，愈表示香港的富有，何必濕濕碎吝嗇這十零廿萬呢。

我們非常慶幸找到一位肯花錢的市政局主席，否則市政局凍結的金錢愈來愈多，那時恐怕非要辦一間「市政局財務公司」不可了！

入不敷支的「闊佬」

一位慣怒的讀者對老萬之「維護」沙利士主席表示不滿，他認爲沙利士花那麼多的錢去買一些「無謂」的東西，是慷他人之慨，把香港納稅人當作阿福。

他尤其不滿在市政局的赤字預算下，竟花錢搞一些不急之務。一個人生活好，經濟豐裕，才會想到種一盤花、養一缸熱帶魚，美化一下生活環境。如果入不敷支，僅夠開飯，應沒有興緻養魚、撚雀。因此他認爲沙利士花一百多萬玩隻大笨象，簡直𫘤𫘤地。

他這看法雖和老萬意見參商，不過老萬也得承認，他這些話代表了許多小市民的心聲。最難得人同情的是上回沙利士被迫減低差餉徵收率時，滿肚牢騷，而且早就寫下「提高的伏筆」，今年的預算，又是一個赤字預算，他放出空氣，這些赤字，必須提高差餉來「彌補」，看來，市民「加差餉」這一關將難以逃過。

市政局一方面因爲「唔夠皮」，要加差餉；一方面花大筆錢去買銀幕、買白象，隨便執一個市民而問之：你願看滿天星斗和大笨象而多納差餉嗎？相信一百個市民當中至少有九十九人洒手兼擰頭。

但我們要知道，由我們投票選出，代表我們市民的一班市政局民選議員，對這些「浿費」的開銷，未發一言，顯然他們都「認同」了沙利士主席的主張。我們的代表「同意」了，我們豈可和代表我們的議員持相反意見？但也可以說，議員之認同浿費，違反民意，我們有選舉權的市民，應刮亮眼睛，下次這些違反民意的議員要再出來競選的話，我們應考慮一下，值不值得投他一票。

目前由於核數署署長羅義孚看不過眼，提出來，我們才知道市政局有這麼幾筆帳，其他沒給挑出的恐怕還有不少浿費。我們納了稅，盡了市民義務，這些錢既是市民拿出來的，應有權利知道用在那一方面，儘管沙利士主席有全權去「支配」。

如果只爲了滿足沙利士主席的揮霍，我們有權拒絕增加差餉，還要制止沙利士這種陳村種作風。這幾年來，沙利士最受批評的「政績」是：小販認可區廣泛設立，造成混亂與糾紛，能發不能收。取締包伙食，使中環的白領階級、工業區的藍領階級紮炮，包伙食商失業。在市政局嚴格「取締」下，無牌酒樓千餘家倒閉。至於各種牌照收費幅度大增，猶其餘事耳。

上面種種「政績」，無不受到輿論激烈批評。取締包伙食，尤爲小市民詬病。在工業區，迫使大家一齊出來食飯，影响工作效率之巨，非議員先生所能想像呢！

「合法」與「非法」

民政司李福逑認爲合法賭博漸漸淘汰了非法賭博是「可喜的現象」。但在我們小市民立場說，很難找出合法賭博與非法賭博利害上的分別。非法賭博可以使人傾家蕩產，合法賭博何嘗不會令人盡負所有？非法開賭的開設者要抽頭；合法賭博，除了抽頭，還要抽稅。有位讀者計算過，沒有其他賭博抽水抽到百分之四十那麼多的，只有賭馬抽佣抽稅達四成，草皮客可說是天下第一笨伯云。

正如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老萬分不出「非法、合法」賭博對社會的毒害程度有何不同，因爲是「合法」的、「公開」的，不但毫無顧忌，而且投注站內，都有武裝警員「保護」，維持秩序。以前到大檔賭博，只能偸偸摸摸，現在到投注站下注，名正言順，大搖大擺，還可以電話投注，十分方便。非法賭博之被淘汰，理所當然。倘若大戲院可上映毛片、床上戲，小電影架步怎會存在呢？

每逢賽馬日，外圍投注站擠得水洩不通，如果你有時間，在投注站外，把投注的人作出分析，你會發覺，這些人九流三教都有，甚至小販、賣菜婆、擦鞋仔。狂熱的情形，非你坐在家中可想像得到，也難怪馬會認爲投注站仍然「供不應求」，要繼續增設。李福逑也表示「目前不擬限制」。料想在不久將來，投注站必陸續狂增，以「配合」沙田馬場開賽後的「需求」。

週三週末，香港可說「全民賭馬」。在那天，不論你在寫字樓或工廠裏，不論是茶樓、餐廳或理髮店，客人和伙記談的，統統講馬，可說百業半廢，對社會不能說沒有影響。因此，一些有心人認爲投注站應該「限制」，這建議雖冠冕堂皇、悲天憫人，但肯定不對香港政府胃口，因爲投注站越開設得多，越多人投注；越多人投注，政府收入越好。香港政府眼中只有錢，怎會聽你「建議」，限制投注站開設，把自己荷包倒吊？

至於說，賭博泛濫，將會造成社會更多罪惡，其實，英國人怎會關心我們的社會？一百多年前，英國人已用鴉片來毒害我們，現在把賭博「合法化」，縱未必存心毒害我們，但絕不會關心對社會影響多麼惡劣。他們目的是刮龍，有龍可刮，管你死活？

很多人知道賭博有害，等於許多人也知道吸毒有害，但賭博和吸毒都容易使人「上癮」，一經上癮，就難以戒除。廣設投注站，等於引人入彀，上了癮便被綁住，無法自拔。如果有一天香港政府實行「吸毒合法化」，廣設吸毒所，高價供應白粉，相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香港人變成道友。可惜全世界反毒，雖可刮龍，香港政府也不敢冒天下大不韙宣佈「吸毒合法化」。

花巨欵購白象、圓頂銀幕
沙利士浪費揮霍備受批評

市政局主席沙利士花三百多萬買太空館的圓頂銀幕；又花近二百萬買一頭白象及象籠。這大筆錢，都是出自香港納稅人的荷包。經核數署署長黎義孚指爲「浪費」後，引起輿論界批評。市政局「發言人」還爲「圓頂銀幕」及「白象」申辯，但說來說去，還不過把香港納稅人當做阿福。

梁人傑

銀幕．白象及老虎機

好好先生寒江雪昨天給「香港之寶」沙利士主席開了一記重炮，認爲他是「浪費第一流」；鐵漢也直斥老沙揮霍無度，看來，這位「沙王」已成衆矢之的，他所作所爲，很少人給予同情。

沙利士主席受人彈，因爲他花了三百多萬爲太空館購置圓頂銀幕；花七十六萬買一頭白象；花一百七十四萬一改再改的造象籠；又花幾十萬買入一批老虎機，打算向擺檔小販論時收費，爲市政局增加收入。誰知計過條數，有乜水頭，又打算把這批老虎機轉賣給運輸署，運輸署乘機「夾價」，市政局偷雞唔到蝕把米，如果轉手，便要蝕本。

花巨欵購買銀幕、白象、象籠是「浪費」；購買老虎機動機在刮削小販，賠了本，是做生意咁做，有賺有蝕，冇話講。說到「浪費」，老萬却有話說。

世界上不是每一個大城市的市政府都賺錢的，大家知道，最唔得掂的市政府是紐約，紐約是世界最大都市之一，在曼赫頓有成千上萬的世界富豪、龐大機構、高揷入雲的摩天大厦，而市政局搞到要宣佈破產，要借債渡日。我們香港市政府還沒這副窮相，相反的，年年有盈餘，存欵不少。

沙利士未做主席之前，主持體育會，運用公欵炒股票，替公家賺了不少錢。現在他做市政局主席，當然不可以拿公欵炒股票，且千七點的高潮已過，市況牛皮，要炒也很難發達。

但金錢如果不運用，就變了守財奴，沙利士主席絕不是守財奴那一類人物，因此雖不可以再炒股票，也要作別項運用。

不要說他花三百多萬買個圓頂銀幕是浪費，將來太空館入場可以收費，三幾蚊一位，香港人有一牛做老襯，這銀幕便對本對利的賺回來。至於白象，更是稀世奇珍，斷不會免費參觀，看「深山大野人」也有那麼多人上當，何況這頭白象連籠計算，身價一百多萬，只花一兩皮便看到，當然其門如市，到時一本萬利，誰還敢說沙利士主席沒生意頭腦，誰敢說他浪費？

退一萬步說，這些錢卽使眞的被他「浪費」掉，也是香港人之光。一個城市要富裕才可以浪費，窮佬無法亂花錢的。打一個比方，台灣的人吃得十分浪費，上酒樓，往往剩的酒菜比吃喝下肚的要多。人們常責台灣人浪費；大陸同胞鑽進枱底搶菜根吃，當然不會浪費，你寧願做台灣人還是大陸人？據此理由，沙利士的浪費，正表示香港的富足，爲香港人爭回不少面子呢！

花得起錢是市民之光

以香港經濟的繁榮富裕，市政局爲市民「文娛」設想，爲太空館購置圓頂銀幕，買一頭白象，讓市民開開眼界，儘管多花三幾百萬，未可厚非，計算起來，每人不過負担個零而已，原不必大批特批沙利士主席。

有位朋友說：沙王值得揭批的實則並非銀幕、白象和老虎機的浪費，而是用公欵購置的一部豪華汽車。因爲，銀幕、白象是準備供市民見識見識的，只要購買時沒有牽涉到「回佣」這回事，出發點還是爲市民着想的。對於用錢，有些人爽快，有些人吝嗇，沙利士可能屬於爽快類，因此使人覺得他浪費、揮霍。也許他對私人金錢也用得這麼爽快，花錢已成了習慣，那就沒理由怪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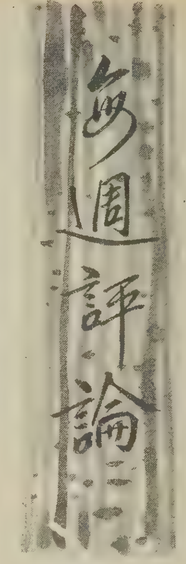
老虎機的購置，是要爲市政局開源。如果小販按時收費行得通，不失爲市政局的一條大財路。那時廣設認可區，全部裝上老虎機，相信收入當不讓運輸署。

不過，香港馬路有限，既然運輸署劃了停車位，市政局要再劃小販攤檔便苦無可用之地。

大概市政局就因爲這些老虎機無處立足，只好向運輸署兜售。運輸署「夾價」也是合情合理的，市政局訂來這批老虎機，有意與運輸署搶生意，現在市政局知難而退，剩下的這批生財工具，除了運輸署，沒有任何機關適用，當然唔平唔買了。

這一宗蝕本生意是「意外」，可以怪沙利士眼光不夠，不能怪他賠了納稅人幾萬塊錢。俗語說：貪字得個貧。沙利士此舉，也爲了貪字而起。

說到他的座駕車，不過是私人享受，汽車原只是代步工具，平治可以到的地方，錢七也可以到。沙利士的豪華汽車，代表了香港市民的面子。俗語說：狗瘦主人羞。如香港市政局主席的座駕車是一部錢七，外國買家會瞧不起香港，不相信香港，說不定各國的限額還會大幅度縮減，則香港人便因小



華鄧分裂表面化

本刊「每周評論」對於華鄧的分裂和中共上層那一小撮吸血鬼間的鬥爭，在過去一年中已談過多次。對於讀者來說，這和吃東西一樣，膩了應該換換口味，但爲甚麼這一期又談華鄧矛盾加深了這個問題呢？很簡單，那就是因爲華鄧二人的關係越來越不對勁。山西屠夫的如意算盤是維持毛的神的地位，他捧着毛的那塊神主牌，名正言順地當他的所謂「英明領袖和統帥」。可是，鄧小平却睇佢就眼怨，簡直是不耐煩了，看樣子不僅要踢走最會裝模作樣，但又不大是樣的華國鋒，且正在開始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文革的案翻了也就是鞭那個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的毛澤東的屍。

去年十月六日華國鋒背叛宮廷派與葉劍英等人勾結掩捕了以毛澤東的未亡愛人江青爲首的所謂四人帮後，中共上層有一個短暫時期的團結，華國鋒的聲望也高了些日子，但這些都是不久就烟消雲散了。對華國鋒來說，這倒確是「往事只能回味」。北平政權上層那一小撮極權統治者，在鄧小平復出後，因爲人事結構發生基本變化，所以，又掀起了一個新的回合的鬥爭，致使華國鋒的日子很不好過。

中共那幾個壞頭頭中的葉劍英，已八十多歲，看來已來日無多，就要拉柴了。所以，當前中共的派系搏鬥，主要是華國鋒和鄧小平之間的矛盾。他們二人的矛盾，一是權勢之爭，二是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重新估價問題。今日的華以「毛二世」自居，自然妄圖賴住北平一把交椅不放，並認爲文革「必要」，毛「偉大」，但這些又正是手中掌握實權的矮鄧及鄧派所不能容忍的；於是，華鄧之間和他們各自領導的山頭之間的裂痕越來越明顯，矛盾越來越嚴重。此種事實，從中共近來的公開宣傳中就可以充份地看得出來。但盡人皆知，華是毛江餘孽，加上和他同屬一派的散佈整個大陸的文革派，經過一年的揭發、批判、清查，已被捕殺殆盡，雖然還有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等少數人和他同屬一個山頭，然人數少力量小，加上在部隊方面沒有實力，所以，華鄧的鬥爭發展下去，前者絕不樂觀。

華在過去一年中，最賣力氣的是大搞其個人崇拜，但他那個「貓」樣在大陸上是否已經「深入人心」，實値得懷疑。此外，華也很會把握亮相的機會，還經常召開會議，作指示寫「題詞」，但對他是否能起到「提高威望」的作用？看來也未必，因爲有跡象顯示，中共中央的宣傳大權已由四人帮而他，而他而迅速地轉移到鄧派幹部的手中。十二月二日北平「人民日報」報導：十一月二十七日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和一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前往北平附近密雲水庫參加勞動，華是「英明領袖」嘛，加之又學着老毛的作風，在「題詞」之後復對當時在場的水電部長錢正英，作了利用水力發電和植樹造林的「重要指示」。可是，這個表演不僅不精彩，而且對於他和鄧派的分裂給人看得比前更清楚了。

沒有跟華前往密雲水庫參加勞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除了「帶病延年」的葉劍英、劉伯承和在地方工作的許世友、李德生、彭冲、賽福鼎、趙紫陽外，就是鄧矮子、聶榮臻，徐向前、蘇振華和余秋里，這些人不但不捧華國鋒的場，且顯見在拆他的台。

鄧小平也是七十三歲的老傢伙了，時屆冬令天寒地凍，因病不能跟華等一行表演一番一點也不意外。但事實却不是如此。十二月二日的第二天，北平「人民日報」報導了鄧小平參加紐西蘭作家艾黎八十歲生日宴會的消息，過四天他還參加了中共科學院頭頭吳有訓的追悼會。矮子對姓華的來說，簡直是「擺景」，用事實給他顏色看。他似在表示：我寧可給外國鬼子上壽和到殯儀館去送死人，可你華小子的提倡我姓鄧的興趣不大。

事實非常明顯：因鄧小平不賣華國鋒的賬，華派那幾頭爛蒜包括他自己在內，看來已來日無多了。

當前，大陸教育界，文藝界和公安人員正在全面清算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那筆賬。據說：林彪和江青一夥對文革前十七年的「成就」完全採取一筆抹煞的態度，認爲在那十七年中老毛的「路綫」未佔統治地位，而是劉鄧的「黑綫專政」。這個案正在開始翻，當然非徹底推翻原案不可。翻案後的形勢是：否定林江「謬論」，其說法改變爲：文革前的十七年「成績是主要的」。既然有成績，老毛爲甚麼發動文革呢？其結果還不是繼完全否定文革後，鞭死鬼老毛的屍嗎？

肥華垮後矮鄧上台，對大陸進行血腥統治一樣的壞。因爲鄧是「老八路」，其頑固的程度並不啻於老毛。

NO.529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二月十五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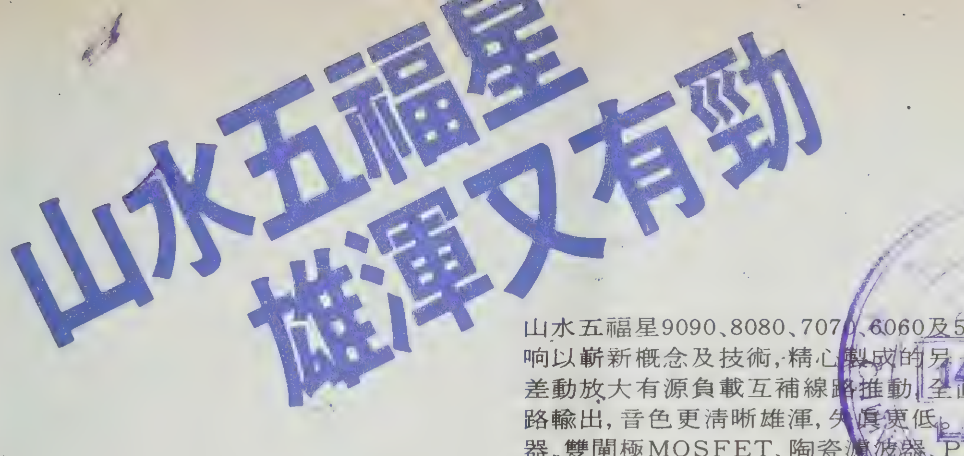
華鄧分裂表面化
沙利士浪費揮霍備受批評
誰毀掉大陸教育？
當前中共局勢的發展
香港公共事業的加價問題
香港中華書局發行一本好書
「齊瓦哥醫生」女主角打破長期緘默
中華民國已擁有的陶式導彈

批鬥四人幫

「燒到手上來啦！」

嚴以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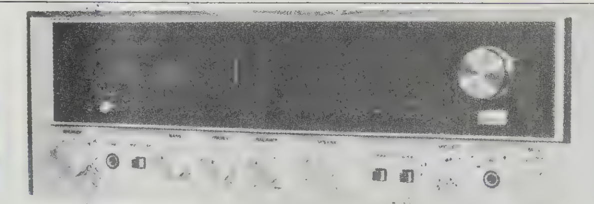
中蘇共在香港的情報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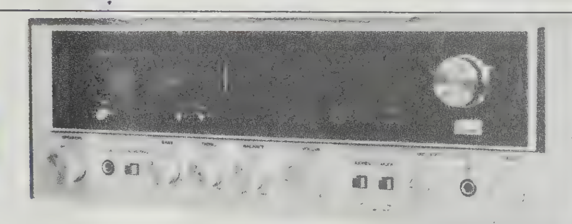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illegible]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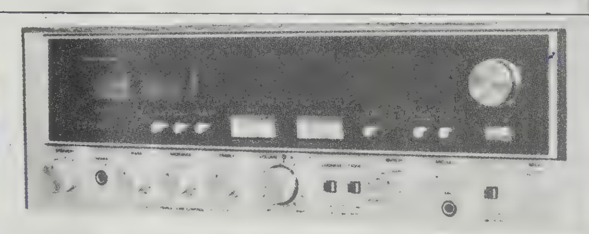
5050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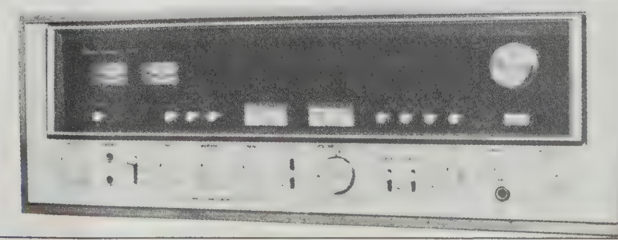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紅梅回文

封淑英

中華百秀獨稱奇。脊屬仙人耀雪肌。風舞醉瓊飛起座。紅飄欲暈酒凝脂。

回讀：

脂凝酒暈欲飄紅。座起飛瓊醉舞風。肌雪耀人仙屬脊。奇稱獨秀百華中。

梅花

十萬山人

月有清陰梅有香。重重花影入詩腸。天階雪夜坐敲句。野鶴歸來立畫堂。

感時之二

李曼石

廿八年來海角居，每懷故苑淚如珠！誓將悲憤纖毛賦；光復河山恨始除！

調寄一翦梅

葉玉超

眼底春光廿四橋。柳外鶯嬌。簾外花嬌。遠山排闥翠眉描。水也迢迢。風也飄飄。儘多別緒綰柔條。陌上愁撩。枕上魂銷。深情幾度繫蘭橈。誤了青鬟。瘦了纖腰。

前調

劉秉衡

幾度飄花送綠漪。心語神馳。夢語情痴。閒愁不與草蟲知。朝也思思。暮也依依。無賴啼聲喚已遲。人外鶯啼。雨外輕絲。憑闌爭奈信魚稀。淡了胭脂。謝了芳菲。

前調

黎[illegible]

花裏花開惹蝶蜂。飛過西東。投向林中。羈人賞勝滿芳叢。醉眼嬌紅。撲鼻香濃。四望煙光故國同。觸起離衷。撼動愁忡。何當歸去省飄蓬。閒倚孤松。沉醉春風。

前調

容蓮鄉

賦贈中國美術會年展

藝展高樓近海涯。眼底羣賢，盡是名師。會逢十五屆年期。作品風華，墨瀋淋漓。卷軸輕描絕妙姿。雲水悠閒，花鳥相嬉。文人筆下見精微。字已飛揚，畫也清奇。

前調 春寒

潘思敏

簾外春山晴雨迷。睡起添衣。酒醒裁詩。餘寒偏是養花時。開到辛夷。待放荼蘼。不似南園暖後枝。歸計無期。心事成非。濃愁處處未相宜。極浦雲低。隔院鶯啼。

前調

麥善慶

春色斑斕遍錦城。草也青青。柳也青青。寒梅節勁壓繁英。拂檻風輕。出岫雲輕。隔院絃歌著耳聽。纔報雞聲。又報鶯聲。持來頃耳醉還醒。幾許幽情。幾許閒情。

前調 惜別

呂錦洲

折柳河梁二月天。花正鮮妍。蝶正蹁躚。何堪此地惹情牽。泉自涓涓。草自芊芊。月冷寒窗獨自眠。倩影空懸。隻影誰憐。舊歡如夢悵當年。偎倚妝前。醉倚欄邊。

前調

朱濟川

悵惘新年在異鄉。誤盡韶光。嘗盡淒涼。惱人春色柳千行。蝶又雙雙。燕又雙雙。少婦樓頭應斷腸。想煞蕭娘。愧煞上郎。天涯何日整歸裝。寄恨箋箋。寫恨篇章。

前調 新春賦感

劉祖霞

一到新春喜氣揚。老為詩狂。幼為嬉忙。東君著意好時光。日燦芸窗。花燦蘭堂。息影香江願豈償。髮也斑蒼。面也焦黃。故園桃李總難忘。靚過紅妝。美過瓊漿。

前調

歐一鷗

昨夜樓臺送暖風。月影玲瓏。花影玲瓏。嫣紅姹紫滿眸中。春意融融。客意融融。幻化滄桑萬事空。誰是英雄。誰不英雄。幽情一盞醉芳叢。眼漸濛朧。景漸濛朧。

前調

韓穗軒

度嶺寒梅欲放遲。堆白成叢，點染春姿。荒臺閒步畫陰垂。遊子鄉心，怕寫烏絲。水遠山長孰護持。夢鎖停雲。淡蕩風旗。故國音問最傷悲。傾盡殘尊，吩付南枝。

前題

鄺[illegible]

愛惜春華氾水湄。蕩漾芳心，蕭瑟[illegible]移。淺光瀲灩對湖山。蕭酒前[illegible]，覓句尋詩。三兩嬌娃樹下嬉。羅帕輕揚。歡笑相隨。斜行漸遠漸無聲，唯有[illegible]，伴蝶雙飛。

羅茂平及「紅黨會」會長范家駒兩人，受四人帮黨羽指使，破壞潼湖水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西藏拉薩地區共黨正積極展開揭批四人帮運動。自本年七月開始，華帮除將各單位所清查出之四人帮餘黨押出遊街外，將已下獄之罪犯每天押出五至九名執行槍決，同時將其罪名及「罪狀」公佈於「人民大會堂」前。本年八月廿五日在黑水市區卽有康巴牧民廿二名被集體槍斃，其罪名爲殺死和射傷共軍共幹不計其數。又九月初，中共山南革委會主任端杰在開會後被人暗殺重傷死亡。拉薩地區一片混亂，街市上根本沒有菜賣，百姓成認又像「文化大革命」時期一樣。

在瀋陽、北平、武漢、杭州、上海、廣州、昆明等地均有佈告或大字報，宣告成批共幹和民眾被集體殺害。中共視爲工業樣板的大慶油田，現在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名基層共幹被殺害，並且還在清查和強迫自白之中。

青島江門工人兩派武鬥熾烈

編輯先生：

最近大陸各地四人帮黨羽紛紛起來反抗批鬥，擴大武鬥，搶奪槍械，焚燒粮倉。

山東省青島市與四人帮有關之工人份子，大事煽動學生推廣「三抵三罷一包」運動。所決「三抵」，乃抵制中共之指示軍事管理及反抗批鬥四人帮，「三罷」乃是工廠罷工、商店罷市、學校罷課，「一包」乃是以鄉村包圍城市之意。青島全市八十家工廠已响應運動，停止供應電力、自來水和勞動力，並阻斷交通，進而擴展爲「三停一斷」運動。

廣東江門甘蔗化工廠，因展開增產節約，提倡反浪費運動後，工人已形成兩派對壘情勢。曾經擁周恩來派，貼出大字報，指責四人帮黨羽有意浪費電力和生產則料。而四人帮黨羽則不承認浪費，並予以強烈反擊。由筆戰，爭吵，最後演變爲武鬥。部份鬧事者乘機奪取該廠民兵部槍械，使武鬥場面更形擴大。混亂中，該廠原料倉庫被人放火，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經派共軍及消防車前往鎮壓搶救，始將亂事抑平。事後共黨將拘捕之肇事工人，交「公安局」處理。經偵查宣佈，此次事件係四人帮餘黨潛伏份子，利用機會以達到破壞的目的。該廠毀損嚴重，如要修復生產，最少需時半年。

讀者　回港客
（十一月十五日）

外蒙指斥中共直接製毒販毒

編輯先生：

一位越南流亡在此間的作家說，中共乃是國際毒品走私組織的眞正大毒梟。

裴安通在「新潮」雜誌上撰文說，越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的毒品走私活動益形猖獗。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非法毒品係來自「金三角」。

如所週知，在金三角南方活動的共黨游擊隊係受命於北京。隨之而來不可規避的問題是：中國（共）才是眞正的毒品走私案的元兇。

作爲共黨國家的外蒙，對此提供了極明確的答案。

在庫倫出版的華文刊物「蒙古消息」說，中共「直接涉及毒品的製造和銷售」。

這份外蒙古官方刊物透露，北京每年從這種非法買賣中所賺取的利得高達八億美元。

這些毒品產自雲南、廣西及貴州等省，這三省種植鴉片的面積廣達三百到四百公頃。

從販毒獲得的利潤，主要是由北京用來作資助在亞洲及其他各國從事顚覆活動的經費。

讀者　金山伯
（十二月四日）

際刑事案件的「程序法」，而懲罰犯罪亦係人類社會的共同意願，所以大多數的國家都並不排除「非締約國」，對於引渡人犯的「請求權」；亦即是說，縱然沒有締結引渡條約或協定的國家，也可以依有關規定，按一定程序提出引渡人犯的請求。

並非不可引渡

我國的「引渡法」第一條條文即開宗明義地規定：「引渡依條約。無條約或條約無規定者，依本法之規定」。又於第六條中，就數國對同一人犯請求引渡設定優先順序，是「締約國」優先，「非締約國」次之。由此可見，和我國沒有訂立引渡條約的國家，亦得請求引渡。所以，香港警方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不過，港方既未透過英國政府提出引渡的請求，台灣自然沒有主動為之引渡的義務。

「引渡」既然是國際刑事案件的「程序派」，則所引渡的人犯必係犯罪疑犯，殆無疑義。但究竟犯了那些罪才予以引渡呢？依國際習慣，准許引渡的罪行，通常包括：一殺人、預謀殺人；二販賣、運輸或製造鴉片毒品；三強暴婦女、重大之猥褻或畧誘；四搶刼掠奪、擄人勒贖；五販賣人口等妨害自由罪；六縱火罪；七傷害、恐嚇罪；八詐欺、偽造貨幣或文書印信；九其他普通刑法中較重之罪。

馬惜如在香港涉嫌販毒，業已構成國際引渡的條件之一，但這并非「絕對」引渡的因素，人犯的國籍，通常也是被考慮的。揆諸國際法關於引渡的慣例，引渡通常限於一般刑事犯，而下列人犯則不予引渡：一政治犯、軍事犯、宗教犯（兼犯殺人罪者不在此限）；二人犯具有「被請求國」國籍者；三人犯之罪行，在「被請求國」依法不承認為犯罪者；四已經司法審判者；五犯罪歷時過久，追訴時效消失者；六輕微犯罪。

我國「引渡法」第四條：「請求引渡之人犯為中華民國國民時，應拒絕引渡。」馬惜如具有我國國籍，因此，縱然香港透過英國政府要求引渡，我國亦將予以拒絕。而並不違悖國際法原則。換句話說，就馬惜如引渡之事的「請求權」在英國，而「核准權」則在我國。

李裁法非引渡

台港之間一向沒有引渡的先例，有謂「李裁法殺人案」，是台灣自香港將李裁法「引渡」返台受審的，其實不然。據了解，當時係由我警方派員赴港，協助他們將李裁法逮捕，再由香港當局將李裁法押解至碼頭，送上「四川輪」宣布遞解出境；而預先喬裝船員等在船上的我國刑警人員，立即拘捕他，押返台灣。所以李案實際上是一種互惠、合作，絕非引渡。

關於馬惜如案在香港的一干嫌犯，包括其弟馬惜珍等十名，前些時已由香港法庭的檢察官正式檢控，目前正循「嚴重刑案程序」提審，一經裁定罪名成立，即可由高等法院判刑；他們的命運，也許是馬惜如的反映。

（何繼雄）

以殺為鞏權手段 全大陸鬼哭神嚎

目前中共正在大陸東北迄福建等地激烈展開揭批和清查四人帮黨羽和整風運動，因而遭華帮逮捕者難以數計，正在分別處置之中。

浙江寧波市黨革委會副主任宋定邦及武裝部長錢志強及民兵頭頭共十餘人，於今年九月上旬被捕。同月下旬，華帮以「串通四人帮餘黨陰謀反革命叛亂」罪名，將宋、錢判處槍決。其餘同黨分別判處五年至二十年徒刑。

中共晉江地區整肅四人帮黨羽，在「清資清財」運動中，曾規定共幹如貪污或投機倒把萬元以上人民幣者，將予以槍斃。但在運動中，第一次即拘捕貪污共幹達四、五百人，致令共黨有殺不勝殺之感，而迫不得已將尺度放寬，並特請中共中央高級人民法院派人前來泉州主持判決。中共中央來人十月十五日主持第一批判決案，在泉州市羣眾中山公園大會上一共判決五十人，其中一人被判當場槍斃，另判死刑、緩刑一至二年者各一人，其餘皆分處有期徒刑。另石獅亦同時舉行判決會，一次槍斃十人，據傳華帮會指石獅為大陸罪犯重點，要大力鎮壓。南安則槍斃五人，整個晉江地區當日一共判決約二百人。十一月份將實判第二批，舊歷年底又再宣判第三批。

廣東寶安縣「人民法院」於十月卅日佈告宣佈：該縣東平鄉民工隊長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自華帮打倒「四人帮」大肆揭批他們腐爛生活後，直至目前，大陸的高級共幹並未改變其豪華享受，仍然過着特權階級的生活，華鄧集團一面醜化政敵，一面則容許下屬魚肉人民，甚至全面屠殺四人帮黨羽，却容許王張江姚繼續享受高薪。這種矛盾，只有共產黨徒才作得到。

今年年初在北平的「北京大學」校園內貼出不久就被撕下的一張大字報寫道：「老頭頭能買到廉價的日用品和市面上短缺的物品。」

華鄧集團替特權階級撐腰
老共幹貪圖享受生活糜爛
共黨各級頭頭利用特權到處鑽營中飽私囊

許多共黨頭頭享用着大陸人民眼中罕見奢侈品。

老百姓無法得知中共頭頭如何取得中國大陸商店未曾出售的如柯達軟片到高品質衣料等東西。有些共幹甚至抽着一般商店不出售的，中共所特製的一種高級牌香烟。一名外國香烟商人最近說，中共每年進口少量高品質的烟葉，專門製造這種牌子香烟。

中國大陸大都市裏，所謂「友誼商店」的小百貨公司，是專供來訪或當地的外國人購物。北平的友誼商店售賣的東西，從蔬菜、家庭用具到衣服、古董一應俱全。

兩年前，進入友誼商店購物的中國人，全是外交官的厨子和女傭。如今中共資產階級在門口出示身份證，以進入商店購物的現象，已不足爲奇了。

至少有些城市的友誼商店裏，購物的特權中共頭頭多過了外國人。

「北京大學」大字報作者表示，某些省份的情況甚至比北平還糟。據大字報寫道，有些省份及城市的高級頭頭，擁有自己的大型公寓及考究的家具，而費用却十分低廉。有些頭頭利用非法及半合法的方式，取得建築材料後，建造自己的房屋。更有些頭頭只花一個半房間的造價，居然就蓋成一棟有六個半房間的屋子。

中共頭頭能購得外籍人士賣給北平友誼商店的二手貨舶來品。

中共頭頭享用西方物品的另一個來源，是廣州的海關。每年華僑自海外寄了成百成千的包裹給他們親戚，但這些包裹很多都無人受領，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對這些郵寄物徵收很高的關稅（經常多於百分之百）。據一名常到廣州的旅客表示，當這些未受領的包裹準備拍賣時，只有國內人能得到消息。

共產黨徒打着爲「人民服務」口號，處處表現出騎在人民頭上，壓榨剝削人民血汗，供自己奢華享受，這一丘之貉，不掃出大陸，大陸人民永遠不能過幸福生活。　讀者　李明

（十二月一日）

由於港方態度曖昧
引渡馬惜如頗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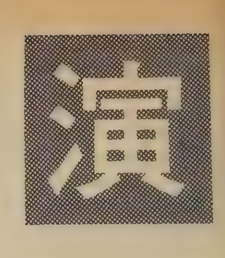
涉及香港一個龐大販毒集團而潛逃來台的嫌犯馬惜如，經台北地檢處羈押兩個月期滿之後，業經檢方同意依法交保。不過，他的行動受到限制，檢方並責令他「傳必到庭」。關於馬惜如的犯罪嫌疑與事實，司法機關目前正繼續偵查中。

港方態度曖昧

據了解，該案到目前爲止，仍然處於一個相當困難的局面，主要原因乃在香港方面態度的曖昧。雖然台灣已透過國際刑警組織，敦促香港當局提供馬惜如的犯罪資料及證據，但港方不僅未曾置理，反而說沒有得到是項通知，一再強調警署對馬惜如的通緝令「仍然有效」。

自馬惜如向調查局投案的消息披露後，香港警方在答覆新聞界的談話中，動輒以「台港之間沒有引渡協定」爲理由，說明對馬惜如進行「引渡」是不可能的。其實，這只是港方缺乏合作誠意的一種說詞，旨在「障眼」而已；因爲「引渡」之是否可能，考量的因素相當多，並不是純粹基因於協定的有無。

關於引渡，依國際習慣，原則上應該根據條約。不過，引渡是屬於國




黎東方

也很煩鎖。「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

蔣琬作了丞相府的東曹椽，表現得很不錯，不負諸葛亮的知遇。諸葛亮在「出師表」裏面把他與郭攸之、費禕、張裔，這三個人並列，稱他們四人爲「貞亮死節之臣」，那時候，建興五年（西元二二七），蔣琬已經由東曹椽改任「參軍」。郭攸之是後主在宮內的「侍中」，費禕是「尙書郎」，張裔是丞相府的「長史」（秘書長）。

諸葛亮率領十萬兵北駐漢中，叫張裔與蔣琬留在成都，「統留府事」（統管丞相留在後方的辦事處的事務）。張裔與蔣琬做到了「足食足兵」四個字：使得後方不缺少粮食，前方不缺乏兵源（諸葛亮所帶的兵，不是雇傭兵，而是徵兵，每次「瓜代」，有兩萬兵退役下來，另有兩萬新兵從今日的四川被送往漢中，這種工作，是張裔與蔣琬的任務之一。）

張裔是成都人，書念得多，經驗也豐富，他在劉璋下面做過魚復縣的縣長；在劉備下面被任命爲益州郡（雲南昆明一帶）的太守，成了造反者雍闓的俘虜，被雍闓送往東吳，獻給孫權，他在中途脫逃，躲躲藏藏，到了劉孫在章武三年言歸於好，他才被諸葛亮叫鄧芝向孫權要了回來，留在身邊作丞相府參軍兼益州牧衙門裏的「治中從事」。諸葛亮在建興五年去漢中，把他留了下來，升他爲丞相府長史，官拜「射聲校尉」，以射聲校尉的本職兼領丞相府長史，偕同蔣琬辦理「留府」（留守辦事處）的事。

張裔在章武三年已經有了五十八歲；到了建興八年，他虛歲有了六十六，病故。蔣琬被升任爲丞相府長史，也加了一個官；撫軍將軍，以撫軍將軍的本職兼領丞相府長史。

當時，諸葛亮的「丞相長史」有兩個，一個隨侍在他身邊，是楊儀；一個留在成都，稱爲「留府長史」，先是張裔，後爲蔣琬。

諸葛亮上表後主推薦蔣琬

蔣琬作了留府長史，在工作上與諸葛亮的接觸比以前多。諸葛亮對他的器重不減當年，而且尤有過之。（有些人起初能受到長官的識拔，過了不久，便由於成績不佳而叫長官灰了心，蔣琬和這些人相反。）

諸葛亮將常對別人說：「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公琰是蔣琬的號，「託志」的託字很費解。這是「諸葛體」的用字法。其實，改用一個「立」字，更妥。（恕我大胆！像我這種喜歡咬文嚼字的人，大概是不會受到諸葛亮的重用的。）

我在前面說過，諸葛亮曾經在去世以前，秘密的上了一道表給後主，推荐蔣琬作他死後的職位繼承人。（當時，諸葛亮下面的人才很多，諸葛亮獨獨選上了蔣琬，一定是蔣琬確有値得特別信任的地方。）

楊儀是在漢中隨侍諸葛亮身邊的「丞相長史」，應該是「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却落了空。爲什麼？楊儀不是沒有能力。他辦事以迅速著名：「斯須便了」。這位楊儀生性驕傲，看不起同僚，尤其看不起「前軍師」魏延，常常與魏延吵架，氣得魏延有時拔出刀來想幹了他，他被嚇得哭了出來。諸葛亮怎麼會保舉這樣一個楊儀，作未來的綜攬軍政的人呢？

我在前面也交代了：後主接受諸葛亮的推荐，先後把蔣琬一升再升，先升了尙書令，最後在建興十三年（西元二三五）四月升爲「大將軍錄尙書事。」

蔣琬作「大將軍錄尙書事」，作到了延熙六年（西元二四三）升爲大司馬，以大司馬的身分「錄尙書事」。實權照舊而官階升高。大將軍是三公以下的官，地位不如丞相；大司馬是三公之一，地位與大司徒（亦即丞相）相等。

三年以後，延熙九年，蔣琬在十一月間病故。綜計，他當「眞宰相」，從建興十三年到延熙九年，一共當了十一個年頭（西元二三五至二四六）。諸葛亮作眞宰相，也不過是作了十五個年頭而已。

蔣琬在那十一個年頭之中，作了些什麼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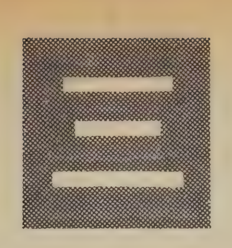
蔣琬在他當政的十一個年頭之中，不曾有一次對魏方採取攻勢。他對魏方，一直是只守不攻。

他而且到了當政已有四年，才在延熙元年（西元二三八）帶了主力進駐漢中。在漢中駐了六年，他又在延熙六年十月把主力撤回，回駐在涪縣（綿陽）。

諸葛亮去世之時，楊儀與費禕不顧魏延的反對，把主力從武功五丈原撤到漢中；留下了一部份力量在漢中，交給吳懿。吳懿是劉備的吳皇后的哥哥，以「車騎將軍」的身份「督漢中」。作爲吳懿的助手的，是「安漢將軍」王平。

王平也作了漢中太守，代替吳懿担任「督漢中」的重大任務。這個重大任務，起先本是劉備交給魏延担任的。諸葛亮在建興九年調魏延以「前軍師」的名義作先鋒，這個「督漢中」的責任，便落在「都護」李嚴的肩上。

李嚴因罪被廢以後，繼承他在漢中的職務的。似乎便是吳懿。



在名義上，只是「益州刺史」，然而他在事實上卻與東漢中葉的各州刺史不同，作了能夠控制各郡太守與主管各郡財源與兵源的「州牧」。

等到他一升再升，於建興十三年四月升成了「大將軍、錄尙書事」。他的實權就與當年諸葛亮作「丞相、錄尙書事」的時候，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在名義上不是丞相而已（諸葛亮卻也沒有作「大將軍」，也沒有作過「都護」。都護的位置，劉備給了李嚴。李嚴在建興九年因罪被廢，後主沒有把都護的位置另給別人。）

劉備大怒扣留蔣琬

蔣琬是曾國藩的同鄉，湖南湘鄉人。湘鄉在漢朝也是一個縣，縣城就在今日的縣城所在，屬於荊州武陵郡。

蔣琬於劉備在荊州抵抗曹操，只不過是劉表下面、荊州「州政府」的一個「書佐」，地位很低。他不願留在劉琮那裏，隨劉琮投降曹操，卻選擇了劉備，跟隨劉備到了益州，被劉備任命爲廣都縣的縣長。（廣都在成都之西三十華里。）

蔣琬在廣都當縣長的時候，作風與龐統在耒陽當縣令的時候相同：把日常的行政事務擱在一邊，所喜歡做的只是喝酒與睡大覺。劉備以益州牧的身分來巡查，見到他如此的不盡縣長之責，勃然大怒，不僅免了他的縣長之職，還把他扣留，關在牢裏，說不定想要他的命。

諸葛亮聽到消息，趕快搶救。以前，龐統被免了耒陽縣「代理縣令」之職，只是暫時失業而已，並無生命危險。而且，不久魯肅便寫了信給當時駐屯公安的劉備，說「龐士元非百里之才，應該當一個州的治中、別駕（總務廳長或副州長）。」現在，蔣琬這樣一個名氣不大的人，是不會有大人物如魯肅寫信來撐腰的（而且魯肅已死，即使不曾死，也並不認識蔣琬）。諸葛亮走到劉備面前，替蔣琬說人情。諸葛亮也用了「非百里之才」這個理由，請劉備對蔣琬原諒。

魯肅說龐統應該當「治中別駕之任」；諸葛亮卻更進一步，說蔣琬是「社稷之器」，堪以付託全國之事的大才。

劉備卻也並不立刻就把這位醉漢重用，讓他坐冷板凳坐了兩年，才給他一個什邡縣的縣令。

蔣琬挨到了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作漢中王，才勉強被召入王府，當一名「尙書郎」。尙書郎是年輕人幹的。這時候蔣琬年紀已不太小。

蔣琬只能怪自己不好，不該在廣都縣長任上大喝其酒，給了劉備以極惡劣的印象。

劉備當了皇帝，諸葛亮作了丞相，蔣琬這才有了相當好的轉機。被諸葛亮邀入丞相府，由區區一個尙書郎一躍而爲丞相府的「東曹椽」（勉強可以稱爲人事處處長）。蔣琬倒也修養上大有進步，居然謙虛起來，承認自己的學問道德不夠，請諸葛亮改派廖化，或就三位與廖化差不多的人之中選擇一位：劉邕，陰化，龐延。

廖化在當時名叫廖淳，其後改名爲化。讀過三國演義的人，每每以爲廖化是一個年輕的三等角色，我們也常常聽到一句「俗語」，說「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其實，廖化年紀大，有相當能力，並不「窩囊」。他是襄陽縣人，當過關羽的主簿（秘書長）；於關羽兵敗之時流落在東吳官吏之手，他用裝死的方法逃出東吳官吏的掌握，陪了母親向西邊走，在秭歸縣遇到來找東吳的劉備，其後先後作了宜都郡太守，諸葛亮的丞相府參軍，廣武駐軍的督（當時稱爲「督廣武」），最後升到「右車騎將軍」，遙領幷州刺史，封爲中鄉侯。他爲人富於決斷，作戰很勇敢：「以果烈稱」。

諸葛亮回給了蔣琬一封「教」，安慰他，說這東曹椽的職務，必須有你這樣肯「背親捨德」的人（不私於親戚與有德於自己的人），才可以担任。因爲，東曹椽有保舉「茂才」的權力。

諸葛亮又在他的「教」裏面說：「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丞相的命令，在當時稱爲「教」。諸葛亮的意思是說：蔣琬，你也不必再謙辭了。別人作事，常常不能「隱其心實」，不能擺脫心裏的情感，又不能保守辦事的秘密，而且，保舉出來的人，每每叫遠近的老百姓莫名其妙，何以保舉出那樣的人。因此之故，我希望你就東曹椽之職。你應該把保舉人才的事，做得像樣，使得老百姓知道你的這個東曹椽的地位，是既清且貴的。

諸葛亮的文筆，除了出師表那一篇寫得十分流暢以外，在其他公私文件中是以難解著名。這大概是由於他事情太忙，想說的話又很多，於是就不知不覺創出了一種過於簡練，而失之於有一點兒堆砌型的文體。

所以，我才每每不怕讀者嫌我嚕嗦，甘冒畫蛇添足的批評，反覆解釋他老人家的若干節語重心長的話。

● 與陳壽很多同時的人，也感覺到諸葛亮的「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陳壽替諸葛亮解釋，說尚書之中周公的幾篇訓誥，

西傳，逐漸傳入蘇聯，被他學會了。」

周恩來又忍不住想笑。

毛澤東說道：「我下次見到他，一定向他請教奇門遁甲，希望他能教給我，這比傳授馬列主義還重要。」

周恩來大吃一驚，說道：「這件事不能開玩笑，主席可要愼重。」

毛澤東說道：「那是開玩笑呢？句句都是眞話。」

周恩來知道硬功無用，繞開正題問道：「主席要向史大林大元帥學習奇門遁甲，他要問主席何以想起此事，主席怎麼對答。」

毛澤東登時目瞪口呆。

周恩來說道：「到時主席怎麼答都不好，騙也騙不了他，因爲他有X光眼。」

毛澤東嘆口氣：「找機會再說吧，奇門遁甲是我國舊有之物，我一定要想辦法收回。」

周恩來說道：「主席見了史達林大元帥，更不能提收回舊有之物，如果他疑心我們要收回西伯利亞，可就糟了。」

毛澤東說道：「怎麼說也不好，實在活活悶死，我如果能學會奇門遁甲，誰要反黨，一卜便知，也省了多少調查的工夫。」

周恩來說道：「這些問題留到以後再研究，我現在要先討論抗美援朝的事，史大林大元帥已批准，不動也不行了。」

毛澤東未料到有這種事，頓時氣得頭上青筋根根暴露，說道：「我們出人命，他們連槍炮都不出。」

周恩來不敢接腔。

毛澤東說道：「算了，不打了，你回去休息吧！只當沒有這回事。」

周恩來頓時魂飛天外，說道：「主席，這樣不成，我們自動要求出兵援朝，請他批准，他批准了我們不去了，主席想想這事能不能罷休？」

毛澤東說道：「不罷休又點樣，再把我下放雲都。」

周恩來一聽毛澤東揭這個瘡疤，不敢插嘴，但是，也不肯走。

毛澤東想了一下，說道「：這個問題，我們慢慢考慮，大概還是要出兵的，你回去休息，容我想想。」

周恩來無可奈何，只好回去，到家中只見鄧穎超斜靠在沙發上，兩手抱着頭，睜開一雙鴿眼向外看，周恩來覺得氣氛不對，陪笑說道：「你怎麼沒有休息。」

鄧穎超翻眼說道：「等你嘛，你這一次是勞苦功高了老毛賞你什麼？是不是把花旦讓你摸摸。」

周恩來嘆口氣道：「別胡扯了，你不知道我在莫斯科受的什麼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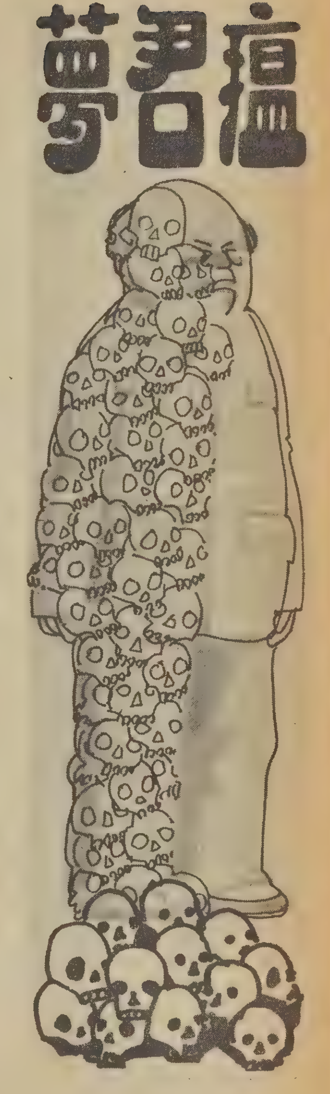
鄧穎超說道：「你捧着金元寶送禮還送不掉」

周恩來苦笑道：「這是送掉了，却又嫌黃金成色不佳。」

鄧穎超問道：「周恩來，我問你一件事，你要說實話，到底這要出兵朝鮮，是老毛主動還是你主動？」

一物二用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周恩來簽了軍火貸欵協定，立時飛回北平，下了飛機未回家，一直去見毛澤東。

毛澤東已經等得心焦，見面問道：「怎麼去了這麼久？」

周恩來苦笑道：「主席以為這件事好容易談嗎？」

毛澤東一怔，把手上夾的紙烟掉在地下，拾起來又放回口中猛抽一口，噴口烟圈，說道：「我們見義勇為，拔刀相助，還談不好。」

周恩來說道：「這是主席的說法，史大林大元帥可不是這麼講？」

毛澤東問道：「史大林大元帥怎麼講？」

周恩來說道：「史大林大元帥認為完全不關他的事，我們抗美援朝是為了自己。」

毛澤東把手中烟蒂向痰盂一丢，憤然站起來，說道：「這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心人，我們幫蘇聯打美帝，他居然說為了我們自己，為我們什麼？我們用不着去同美國打仗。」

周恩來說道：「但是史大林大元帥却是另一個說法，他認為美帝吞下北朝鮮就攻東北，攻下東北就打進關，國民黨便從東南及西南反攻，三路夾攻，我們一定支持不住。」

毛澤東又點起一根紙烟，噴口烟圈，冷笑道：「這眞是笑話，朝戰一發生，杜魯門就聲明不進攻東北，也不轟炸，他沒有聽見。」

周恩來說道：「史大林大元帥大槪以為杜魯門是美國總統。」

毛澤東說道：「美國總統怎麼樣，杜魯門的話比他的話靠住。」

周恩來搖頭道：「主席不要這麼隨便說，實在不妥當。」

毛澤東說道：「怎麼樣，這房內只有你我，我們兩人不說出去，他又不是神仙。」

周恩來嘆口氣道：「主席，他簡直有天眼通，沒有任何事能瞞得了他。」

毛澤東問道：「你是說他什麼都知道，知道什麼？」

周恩來苦笑道：「他所以說我們抗美援朝全是為了自己，尙不僅剛才那一點。」

毛澤東問道：「還有什麼？」

周恩來說道：「他說我們是有意藉美國炮火消滅異己部隊。」

「啊！」毛澤東失聲叫出來，厲聲說道：「這是誰同他說的？」

周恩來說道：「誰同他說呢？都是他自己看出來的，還有更可怕的第三點理由哩！」

毛澤東問道：「什麼理由？」

周恩來說道：「第三點是假道滅高。」

毛澤東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霍地起來，問道：「他怎麼會想到這裏。」

周恩來苦笑道：「所以我說他有天眼通，由莫斯科能看到北京。」

毛澤東說道：「我們內部一定有人向他報告。」

周恩來問道：「主席這句話有沒有向別人說過？」

毛澤東說道：「我又不瘋不傻，這話亂說嗎？」

周恩來說道：「主席未說出去的話，他都知道，是誰向他報告。」

毛澤東搖頭道：「難道他眞的修成天眼通。」

周恩來苦笑道：「他何止有天眼通，他那雙眼就是X光。」

毛澤東也笑起來，問道：「這話又怎麼講？」

周恩來說道：「有許多次，他問我的話，我尙未答出，他即代為答出，同我想的一樣，主席想想可怕不可怕？」

毛澤東越聽越驚，不敢大聲嚷了，低聲說道：「他是不是修成奇門遁甲之術，能知過去未來。」

周恩來笑道：「應該不是，哪有奇門遁甲。」

毛澤東說道：「你不知道，奇門遁甲是有的，只是失傳，如果沒有奇門遁甲，孔明又怎能借到東風，這種法術是在中國失傳，傳到蘇聯去了。」

周恩來想笑又不敢笑，不笑又忍不住閉唇不開口。

毛澤東若有所悟點了幾下頭，說道：「奇門遁甲怎麼傳去的蘇聯，現在我明白了。」

周恩來倒不笑了，問道：「怎麼傳到蘇聯去的。」

毛澤東說道：「孔明生前，帳下許多將校是西羌人，一定有人傳了孔明奇門遁甲之術，以後漸向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信孚中外

風行四海

蘇浙旅港同鄉會
蘇浙公學
蘇浙小學
聯合敬賀

立德立言

保華建築有限公司敬賀

功在社會

香港九龍米業總商會
理事長 鄭錫林
吳鴻茂
陳炎周
監事長 黃大澄
鄭碧木
蕭文添
暨同人敬賀

遐邇揚名

香港中國婦女會全體同人敬賀

宏揚文化

佛教明心中學
校監鄭炳元
校長區靜飛
暨員生敬賀
新界粉嶺火車站側淨修禪院內
電話：一二一九一二九四九

文化異軍

崇正總會
會長 胡仙
許讓成
張發奎
胡陳金枝
周有
李茂機
鍾玉興
黃華
古勝祥
鄒琳
林翼中
黃麟書
陳國鈞
理事長 黃石華
監事長 羅靖球
黃福祺
葉脉
黎國威
吳漢琛
鄧孔森
暨監理事
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社會棟樑

東園飯店
小南京飯店有限公司 敬賀
新界西貢醫局街廿五號A
電話：三－二八一壹〇八二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聯運道
電話：三－九四八八六〇

報導翔實

香港太極學會同人敬賀

一帆風順

曾昭宇健身院敬賀

文章傳世

岑貴體育會敬賀

時代巨輪

港九藤織用具業職業工會敬賀

口伐筆誅

九龍鮮魚商會同人敬賀

玉律金科

中醫林仲仁敬賀
診所：九龍上海街三七五號閣樓
電話：三－八四八〇七七

社會明燈

旅港陽江同鄉會有限公司
理事長 黃光源 陳偉 梁衍椒 馮興
監事長 鄭采權 曾廣德 張信 陳文創
同敬賀

翔實報導

粉嶺蔬菜合作社全體同人敬賀

言論公正

甄湯中山堂聯誼會敬賀

文化前鋒

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同人敬賀

出類拔萃

港九街坊婦女會
主席孫方中暨全體委員 敬賀
麥舜瓊 鄺瑞貞 孫方中 丁毓珠 戴連珍

文風遠播

旅港廣東新會縣同鄉會有限公司敬賀
九龍彌敦道五九一號十二樓一〇一至一〇二室
電話：三－三一三五八三

言論公正

高要同鄉聯誼會
理事長：龍禧 監事長：何兆軒
副理事長：區繼義 何詠權 副監事長：何克勤 黃波
暨全體同人敬賀

宏揚文化

僑港信宜同鄉會 理事長李紹孫暨同人敬賀

萬家傳誦

調景嶺營服務處 李振鵬暨同人敬賀

百萬雄兵

郭子樂運輸公司敬賀

鐵筆雄論

上水古洞商會 主席廖玖敬賀

社會喉舌

關德興藥局有限公司敬賀

文化之光

大同中學 校長李士秀敬賀

壕乂遺擊敗。六月敵全力上攻，蘄、黃告急，續賓揮軍渡江，大戰於廣濟的童司牌，破敵壘十八座；同時會水師攻破小池口，仍回攻九江。續賓以九江敵恃湖口相犄角，不拔湖口，九江不可得。乃定計水陸夾攻湖口。九月續賓遣弟續宜，率馬步軍攻梅家洲；而自率師揚言剿宿松，迂廻八里江，伏湖口後山士兵，都捫蘿上。時提督彭玉麟，以舟師攻湖口之東，游擊黃翼升則攻梅家洲。提督岳斌夾擊石鍾山，敵方全力抵抗。續賓率師從山檄破空而下，敵大驚，遂盡殲其眾，湖口縣城立即克復；梅家洲敵亦棄城而逃。清軍乘勝復彭澤縣，平小姑洑。捷聞，援浙江布政使。

八年二月，會水陸各軍攻九江，增兵掘壕合圍，水師十餘營駐守北面江岸，敵援遂絕。四月分三道開掘地道，督飭水師各軍，分攻北門及東南一帶；地雷爆發，轟塌城垣百餘丈，清軍沿梯而登，殄殺一萬六千人，並復堅城，擒林啓榮及興隆等問斬。捷入加巡撫銜，賞穿黃馬褂。適陳玉成自安慶陷麻城，黃安，續賓移兵進攻竟復，七月奉命征安徽，時敵援州廬，欽差大臣勝保及巡撫翁同書所部在北，續賓定計，南北合剿，互爲聲援，遂率師由太湖前往，自八月至九月，攻破松香鋪、小池驛、梅心驛及桐城、舒城各敵壘，先後克復太湖潛山、相城、舒城，聲威大振，乘勝進剿廬州。

陳玉成增援李續賓戰死

先是，敵於廬州的的三河鎮築一城，九座甎壘，憑河設險，其地爲水陸之衝，扼州要害，屯聚米粮軍火，以接濟廬州及金陵敵營，清軍非先得三河不能進兵廬州。而此時兵力一分九江、湖口、彭澤、再分於蘄州、黃州、又列於銅城，舒城，續賓所統僅五千人，駐軍三河，視察形勢，認爲攻城必克攻壘，便以一軍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夾一帶敵壘；一軍攻東北面迎水庵、水晶庵等地敵壘；一軍攻西面儲家越敵壘，親督馬隊，爲各路策應。同年十月整隊出擊，敵以大股迎拒，清軍分途進，斃敵百餘，而殘敵奔入壘頑抗，炮石如雨下，清軍鼓勇而進，乘機縱火，烈燄蔽天，敵營大亂！清軍奪柵入九壘俱下。敵方援軍雖多，却爲續賓馬步隊擊退，敵斃七千餘，敵勢窮蹙，不料陳玉成旋率大股自江浦，六合、盧江來援、敵十餘萬，乘夜竄至三河三十里的金牛鎮、白石山一帶，連營十餘里，鈔清軍後路。其目的在包圍清軍，使它彈盡援絕加以殲滅！

這時續賓以血戰數月，精銳傷亡甚眾，必須增調勁旅，以厚兵力，乃飛檄各路防兵援應。援兵未到，而敵鋒已迫，續賓部勒各營，犯半直逼金牛鎮，追擊十五里，拂曉抵樊家渡王家祠堂，突遇大股敵，分數路清軍激戰；並分數隊包抄清軍。李部連環轟擊，殺敵二千。敵退時而逢大霧，咫尺莫辨，敵則乘機由左路突出數十股，直前衝撲，李部驚潰，弁勇傷亡過半，歸路全被折斷，續賓督導新兵，並飛調他營接應，衝盪數十次，猶殺敵無算，城內敵人復聯外援，分股衝突，綿亙二三十里，環繞來撲，李部傷亡益眾，續賓一面死戰，一面傳令軍中，嚴守牆壘。其時敵勢愈集，各軍被敵阻截，不能回營，牆壘亦多被攻破，僅餘四五營。隨續賓苦戰。若干忠勇部屬，均註入續賓營盤，表示「要跟主帥共生死」；續賓則對其僚佐說：「我義當死戰以報國，諸君可自圖生也。」僚屬都說：「公義不負國，我等豈可負公？」或勸以斂兵退守桐城，突出重圍。續賓則說：「軍興九年，均以退走損國威，長寇志，吾當血戰縱橫，多殺一賊，即爲地方多除一害。」於是決心已定，遂焚香九叩首，取所奉廷旨及批摺焚毀，並說：「不可使宸翰落於賊手！」這時敵人已斷掘河隄，絕清軍後路，續賓乃怒馬衝入之敵陣，往來奮擊，敵斃數百人，激戰至夜半，續賓終於英勇殉職，隨從的員弁數百人，兵勇數千，同時戰死！

胡林翼曾國藩分別上奏

起初，續賓既克舒城、桐城，即派兵留守以顧後路，至十月初十日，續賓殉難後，隨從員弁，退守營牆，以俟舒城之援。無如三河地勢平衍，河港分歧，久困無援，猶更番疊戰，晝夜不息，延至四更，利右營已被敵攻破，帶兵官李存漢還衝入中右營，爲續賓保全士卒。十二日深夜，湘復、左仁兩營俱破，惟續賓自領的中左營，則將守軍令，感恩畏法，士無去志；又經丁銳義、李存漢、道員孫守信，縣丞劉運合、守備蕭廷玉，從九品李肇用、尹耀華等，曉以忠義，直至十三日夜，鉛藥水米俱盡，乃越濠浮水衝出，得免者僅十之二三，湖南、湘北、江西、安徽士民，巷哭如失所依，桐、舒紳民，從敵中密求其屍，由間道護送，交其弟李續宜歸葬湘鄉。胡林翼奏言：「李續賓在軍選士，知恥近勇，撲城敵戰爲尙。……其臨陣安間肅穆，厚重強固，凡遇事之難爲而他人所畏怯者，無不毅然引爲己任。其駐營之處，百姓耕種不輟，萬幕無譁，非其法令足以禁制諸軍，實其明足以察情僞。而一本於至誠也。其處事接人、和平正直，不矜不伐。……即如三河之敗，續賓於初十日戰歿，各營亦陸續失陷，其本營士卒，猶歷晝夜死守不去，其得人心又如此！……」

其同，湖廣總督官文亦以續賓殉難狀聞，上手敕曰：「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魂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追贈總督，入祀昭忠祠，並着於湖北、江西、安徽及湖南湘鄉本籍，各建專祠，予謚忠武，賞騎尉世職。

九年正月，曾國藩奏言：「李續賓初隨羅澤南征剿，循循不自表異；迨至岳洲大橋之戰，塔齊布獨稱湘勇白旗爲無敵；賊亦深畏白旗。白旗者，李續賓所部右營。……九江之敗，士卒多逃散，獨右營勇丁，依依不去。然後眾稱其賢，得士心矣！轉戰江西岳郡之間，經過州縣，不見一客，稠人廣眾，不發一語。自楚軍之興，人人皆以節烈相高，或嚙背自盟，或歃血共誓，慷慨陳詞，豫相要約，李續賓獨默然深藏，……然忠果之色，見於眉間，遠近上下，皆有以信其大節之不苟。……初定相營，餉項稍示優裕。李續賓統營既多，歷年已久，節省竄餘，及廉奉至數萬金，不寄家以自肥，概留軍中備非常之需。……至於陣臨之際，專以救敗爲務，以顧全大局爲先。分兵則以強者予人，而携弱者自隨，其仁厚在此。而三河之敗，亦未始不由乎此？此軍民所尤感泣不忘者也！」（本文參考「清史稿李忠武和羅忠節傳」）

兩敗石達開的李續賓

胡叢之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是唐人王翰的「凉州曲」，描寫軍人出征，能有幾人安然回來？事實上，就拿太平天國一役來說，清將羅澤南、張國樑、江忠源、李續賓等，無一不死於戰場；尤其李續賓，更視死如歸！本文記李氏的壯烈殉職。

轉戰湘贛鄂皖連戰皆捷

李續賓湖南湘鄉人，字克惠、號希庵，清道光廩貢生。咸豐二年，太平軍竄擾湖南，同邑貢生羅澤南辦團練，續賓往應；且能以兵法約束團勇。翌年敵圍南昌，曾國藩檄調羅澤南偕續賓赴援。適土匪圍吉安、泰和等地，續賓則奉命先去解圍；隨後又敗湘潭之敵，敘功以縣丞用。

最初，續賓所部僅三百六十人，後爲駱秉章檄增五百人，駐防衡陽。四年七月，曾國藩統水陸軍東下，續賓隨羅澤南、塔齊布等抵岳陽、當時湘軍僅千人，而分防八路，續賓作戰兩週，破敵壘數十，岳陽轉危爲安。乘勝追至湖北蒲圻的羊樓峒、崇陽的虎爪石柱口，克復咸寧等城。又擊敵於橫溝橋、官步橋，敘功升知縣，賞戴藍翎。八月進剿武昌，破花園及鮎魚套敵壘，遂復武昌、漢陽。曾國藩上奏：「李續賓自岳州拔營東下，常爲前鋒，沿途七戰皆捷；攻克花園堅壘，尤足以制敵之命。」得旨以直隸州知州用，賞戴花翎。

同年九月克復興國州，擒斬進士胡萬智。十月進攻半壁敵營，隨澤南紮營以下，距提督塔齊布之營十餘里，中隔小河，正督兵搭造浮橋，以通兩營之路，忽突出四人，阻遏渡處；沿江敵船及由田家鎮渡江敵，各出數千，分扼半壁山左右。其佔踞舊壘的二萬餘敵人，復傾巢來犯，而塔齊布之師，無橋可渡；澤南所統湘勇，又眾寡懸殊，戰士多失色，其中三人欲逃，續賓必斬三人以徇！於是鏖軍血戰，殲敵萬餘人，斷其橫江鐵鎖，遂破田家鎮。捷入，記名知府用，賞「摯勇巴圖魯」名號。

續賓隨即出任安慶知府，太平軍以黃梅爲鄂、皖、贛三省總匯之區，乃全力踞守，其勢甚張；湖廣總督楊霈，正駐軍北岸而不敢前。續賓則隨羅澤南渡江北剿，力攻堅城，身先士卒，克復黃梅及廣濟縣。敵復糾合其殘餘，踞孔壟驛、小池口一帶；續賓則自對岸率兵進攻，敗敵於濯港，並截擊湖口援敵；至梅家洲，大小十餘戰連捷。但當時水師陷入彭蠡湖，外江大利，而小池口敵勢復張，湘軍退回九江，續賓憤極！自率千餘人渡江，進攻小池口，因眾寡懸殊而未克。

兩敗石達開克復武昌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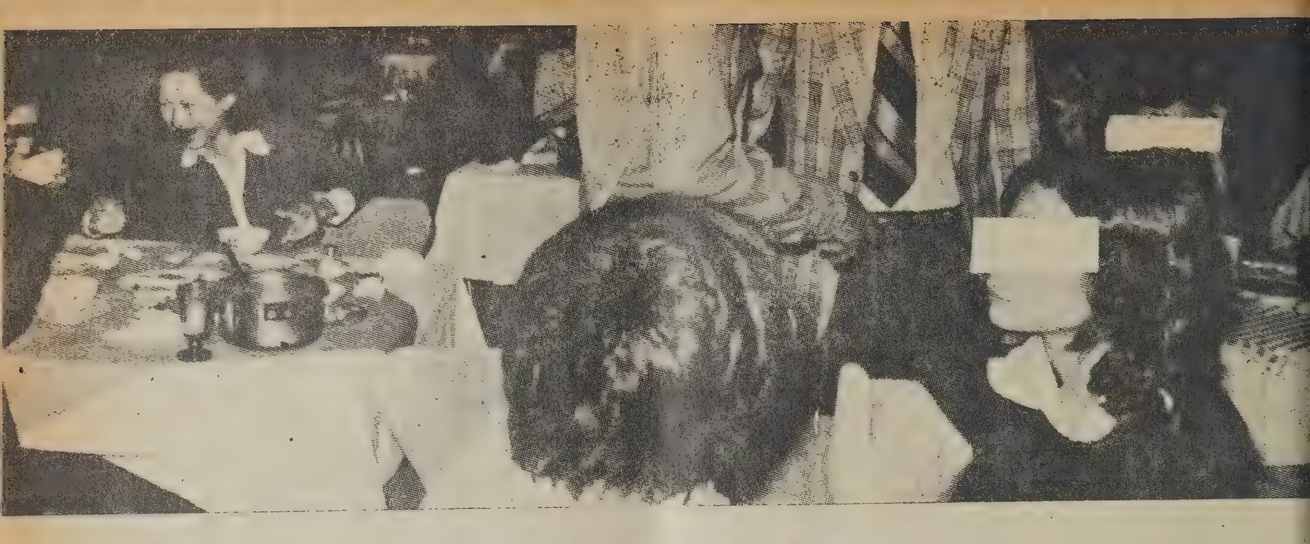
咸豐五年三月，武昌復陷，而江西的上饒，廣信亦告急，曾國藩又檄李續賓往援，連復弋陽、興安、德興、浮梁各城；七月進攻義寧，即拔其城，得旨記名，以道員用。八月隨澤南回援武漢，克復通城。而崇陽復陷，九月再克復，敵竄羊樓峒，爲負嵎計，石達開率大軍馳至。續賓督師迎擊，斃敵近千，生擒七十餘人。

而石達開復合六萬餘眾，自蒲圻來犯，續賓又打敗他，追殺十餘里，殲擒二千餘，遂復蒲圻。清廷聞捷，加鹽運使銜，並賞續賓父母三品封典。但石達開復約興國大冶之敵，麕聚咸寧，續賓奮勇攻克，遂同澤南會合湖北巡撫胡林翼之師，進規武昌省城，駐軍洪山。破塘角敵壘，旋與知縣劉騰鳴扼其窰灣，殲敵數千，屢戰皆捷。

六年二月，寧紹台道羅澤南以乘勝攻城，却中炮卒，所部都很精銳，胡林翼奏請以續賓繼統其軍。三月進攻省城，平六壕道，掃平保安門、中和門敵壘三座，並毀長虹橋西一帶濠壘。四月敵乘清軍分援江西，屢次出城來攻，續賓先後敗敵於賽湖堤、小龜山及雙鳳山等均。七月石達開自金陵會湖口、臨江各路七八萬人上攻，分十三股並城進。續賓則由魯家巷進剿，旬日之內，大小廿八戰，解散脅萬餘人，毀援敵營壘廿八座。八月賞布政使遍，時城敵堅閉不敢出，續賓則下令開壕，掘江水入湖爲長圍，斷其接濟，使敵益困！十一月克復武昌，得旨記名以按察使用。隨即渡江進取黃州，於江邊設伏，敵突出二千人撲水師，遇伏盡潰，續賓乘勝復城，並下興國、大冶、蘄州各城，遂統軍直搗九江。

濬長壕困敵擒斬林啓榮

七年正月，續賓見林啓榮率眾死守，乃濬長壕三十餘里。敵出毀壕，迭經清軍擊敗，並下八里波西壩，敗湖口援敵於茶庵，安慶援敵於新蘄。四月皖敵犯蘄州及黃梅羅田，續賓分兵攻陸家咀，進援蘄州均大捷。五月城敵突出，踰



台北有許多餐廳僱用大專女生陪人飲酒談笑。

錯了得挨廚子的罵；上慢了得挨客人的咒！到了吃晚飯時，得輪班上樓去只有十分鐘的時間，簡直食不知味！想想，自己却在侍奉別人吃飯，不禁啞然失笑！

平時，遇有客人白吃溜了，負責點菜的小姐得賠這筆帳，還得挨領班罵，簡直倒楣透了！但是每行都有一本苦經，自己多檢別人不願幹的事情，遞毛巾，……忙些，日子也打發得忙！

直覺上，兩個月的「餐廳服務生」幹下來，回到學校的我，依然本色，不是嗎？那個環境內各階層的人都可以接觸到！但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一個受了高等教育的人，若連自己本身的原則都把持不住，豈不枉廢了受教育一場？

我曾遇見一位大專女學生，她在餐廳中猶如一隻穿花蝴蝶，打扮的花枝招展，和客人調笑也極為開放，而且不時以學校中的生活，如溜課、跳舞，和教授搗蛋等情事來作為餐桌上的閒談，她一直要表明她的「大學生身分」，而且頗以此自得。我眞不明白，她到底是否眞是大學生？因為假如她眞的受過大學教育，就應該考慮身分，舉止端莊，縱使是為了賺取一些金錢，也應該表現得自重一些，更應該對她「學生」身分緘口不提，大學生到底該有榮譽之心，應維護自己的人格。可是她能如數家珍般地叙說校中生活，教授動態，而且還有「學生證」作證，這又不由人不相信了，不過我也覺得奇怪的是，為什麼大學校中生活管理如此鬆懈？為什麼她們可以逃課，可以夜間不歸？更奇怪的是，為何治安機關准許餐廳、咖啡應聘用在校女學生來服務，而不加制止？更任由商人加大宣傳呢？

更有社會人士聞所未聞的事，除了餐廳之士，有些酒館、舞廳，也有大專女生在其中「兼差」，我就曾經遇見過某大學體育系女生，眞不知到底是大專女生如今這麼不愛惜自己，還是不肖分子充斥，但是看她們的言談、氣質倒很不錯，而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孩子模樣，她們的手段也高明，很多人就是被她們不同於衆的氣質和「身分」所吸引。

這些女孩子也有談到自己的遭遇，及為何從事此等較不名譽的行業，她們有的表示，曾經受過男孩子的騙，現在看開了，只有多賺點錢是眞的。也有的是說，家中有了急難，需大量金錢，不過我有一些感觸，這些大專女學生，都是年輕而受高等教育的女孩，為何會如此容易受男孩子的騙，而且受騙之後就如此「看開」，這眞是教育上的失敗，這不只是學校教育的責任，也是家庭教育的失敗，另外，大專女學生縱使家中有金錢上的需求，除了此條路之外，尙有多條路可行。況且，現在學生繳不起學費的可以貸欵，而且還有大校工讀、家教等事情可讓學生兼差，果眞如此的話，她們又何必出來拋頭露面哩？是否這些手續是很麻煩，或是制度不健全，我希望社會、學校，能夠共同來為學生工讀之事來想一想，安排一些較好的工作，來為學生解決困難。

況目前社會，因色情泛濫，政府雖下決心，要將其消滅，卒因其根深蒂固，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慨。大專女學生到餐廳去服務，又培養出色情之根苗。對於社會善良風俗，亦要被其所破壞，則後患更不堪設想，與國家立法之本旨，大相違背。實為法令所不許。

再以地位而論，今日在在大專院校讀書之女學生，則其家庭父母，人人均希其將來而成鳳，出人頭地，將來可配一乘龍快婿。滿望其在學校用功讀書，修成品學兼優，畢業之後，出嫁成家，為家庭好主婦。在家做一賢妻良母，助夫興業，教子成名，報效國家，造福人羣，則其自己對國家，以盡國民之天職，做一巾幗之英雄。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惡習之移人，非常之甚，各大專院校當局，受各女學生父母付托之重，若任其其各餐廳去服務，萬一使其品格染壞，將何以對其家長？且其成了餐廳女郎之後，連其將來婚嫁亦要大受影响。如有品格高尙之男子，亦不屑和其配婚，則大專女學生，因其身份之特殊，品德之重要，且為其保持將來遠大之前程，至於經濟最困難，亦絕對不可使其到餐廳去服務而賺錢，對此問題，最好請大專院校各女同學，發起組織以自律，並向其同學盡勸善規過之責任。以協助校方耳目之不周，共維大家之榮譽。

色情餐廳・藏汚納垢
陷入泥沼・難以自拔
台大專女生混跡風月場所

夏影

目前台灣人民道德，尚未達到齊一高尚之境，則見色而不起淫心者，究有幾人？至於坐懷不亂者，惟恐絕無。況到餐廳吃飯者，可說龍蛇雜處，良莠不齊。如遇狂蜂戀花之流，利用餐廳為引誘場合，受其甘言蜜語之所惑，一中其計，被其威迫利誘，任其擺布，無法自拔，墮入火抗之後，一生之名節盡喪，則錦繡之前程自毀，後悔莫及，遺恨終生。

翻開報上「人事欄」裏形形色色的事求人廣告，不知有多少？然而像「高級餐廳服務小姐，身高一六〇公分左右，貌美氣質佳，歡迎大專生」；「PART TIME高級酒店徵服務小姐，身家清白，氣質佳諳英日語，工作清高晚間服務，月入萬元以上，另有獎金」；「女服務小姐、伴遊小姐，收入豐，歡迎學生兼職，請洽××餐廳」……，這類的曖昧廣告不知有多少？然而內中實情又如何呢？着實教人費猜疑！

倒底，報上所謂的女學生至餐廳裏「服務」的工作性質是什麼？我倒是聽不少在餐廳接綫生和櫃檯的朋友談起過。他們說，一般而言：像這些語意含混，說什麼月入數萬元以上的廣告，要的人都是些能夠拿出某某大學，某某商專學生證或旁聽證：……之類的「招牌」的女孩子，所作的工作，也就不外是脫不出『笑、色』二字！酒吧裏穿着制服陪酒的小姐，必須忍受客人們帶一種買醉買笑的心情及態度，甚或價碼談妥，制服一換，像舞小姐一般有所謂「出場的鐘頭費」，而台北市內燈紅酒綠變了質的餐廳，太多了！尤其在這種工業社會中，人情味淡了；道德觀念薄弱了，笑貧不笑娼的念頭，存在大多數人的腦海之中，以金錢交易，竟能買斷所謂貞潔！道德？一斤值多少？連十多歲尚在就學的女學生，也易受物質誘惑了。

不過，通常一個眞正的學生是不會參予這種汚穢行當的，迎張送魏，那還有什麼心情去唸啥子課本！可是，哪來這麼多持學生證的「特種服務小姐」呢？這該怪各大專院校給證件的方便了！如果，連一學期只選一個學分，都能拿着該校的證明文件，那麼，天底下的「學生」，可眞是多得數不盡了。自然，一些在慵脂俗粉堆中滾久了的「客人」，要換胃口了，他們轉向需求一種「清新、氣質好」的女孩，價錢高也無所謂！而有人專門會想到「人肉市場」，他們要原來的慵脂俗粉洗盡鉛華，學學女學生——她們才是一般人所垢病的「特種服務小姐」的主流！

事實上，像「YMCA」所附設的餐廳，就是眞正，純淨，以學生來作端盤子，招呼客人的餐廳，進出這裏的份子，也不會那麼複雜！在這裏工作的學生，有男孩也有女孩，他們拿的薪津並不高，小費也不多，但是，他們只作份內工作，要進入此地服務，還得經過考核品行、課業各方面之後，才會得其雇用的！

這是一個清靜環境，培植清淨的工作份子實例！當然，掃蕩一些打着餐廳招牌，暗地却作應召站營業的不良份子，有關單位是應立即澈底清除的，自然使那些在餐廳內作「特種服務」的假女學生無所遁形。

我唸書時，因為學的是觀光，眼見四年級要修「餐廳管理」的課程，平常每遇寒暑假，總到工廠作女工、公司抄寫，藉以賺取學費的我，却希望在三年級暑假時，能找個餐廳（尤其是西餐廳）的工作，藉以了解最基層同時又最眞實餐廳管理業務。

那年的暑假，我在一家餐廳端了兩個月的盤子！感覺上，和我以往花勞力去工廠作工，去抄寫的心情並沒有兩樣！

我得穿上紅色的旗袍式制服，踩高跟鞋，頭上帶個小小的白色花冠！我披了一肩直髮，兩個月來我沒化過一次粧，一如往日，但我天天把一支淺粉紅色的口紅及粉餅，帶在皮包裏，應付主任的抽檢！（工作的第一天就說了，得化點粧，要不燈光打在臉上不好看！可是我從不化粧，兩個月不也過了？）——抓到不化粧三次，扣薪水一百塊錢，一個月兩千不到的我，依然安然的上班到辭職那一天！

在餐廳工作是很辛苦的，我分的是中班（每天中午十二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事實上，我得十一點半就換好制服去接班，換同事上樓去吃午飯！九個多小時，我們沒有坐的權利，在學校穿慣球鞋的我，穿看高跟鞋站上九個多小時的辛苦，是比一般人要更深一層的。我們得為客人點菜、端菜，而且西餐的一道一道慢慢上菜的，如果你同時作上五桌，你就得注意這五桌客人下一道該上什麼？上

危機四伏的大陸農村

秦明

北平「人民日報」在廿八日的一篇專文中宣稱，必須懲治殺人放火及肆行刼掠的「爲非作歹」者，以從速「恢復」農村地區的「法律」秩序；雖未說明農村混亂的詳情，但由「公安部理論學習組」所撰寫，顯示情況嚴重，已到了難以控制的程度。

如所週知，從中共竊據大陸開始，卽對農村加緊剝削清算，對城市尤其幾個大都會如上海、廣州，則在配給和行動管制上較爲放鬆。這一面由於城市生活形態與農村完全不同，一面則爲保留少數「窗櫃」，展覽給外國人士看，以掩飾其迫害奴役的眞相。

農村廣大人民經過長時期的煎熬，尤其「破壞生產、躺下不幹、分光吃光」，以及逃往都市等方法均已採用，仍不能苟延殘喘之時，處境愈苦，怨氣難渀，只有秉持冒死求生或願與偕亡之決心，和中共進行另一回合的鬥爭。

狗咬狗骨自相殘殺

據外電報導，大陸各地在這幾月中，多次發生殺人、放火、搶刼、強暴的事件「人民日報專文」中則作了如下的自供：「我們一定要專政矛頭對準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革命份子，穩準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打擊資本主義勢力；對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打砸搶者和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壞份子，也必須狠狠給予打擊，儘快整頓好城鄉治安秩序」。

事實上，大陸農村和許多城市的居民，經過廿多年的血腥鬥爭，剩下來的只有「貧下中農」和日夜勞動的工人，根本沒有資產階級及至富農之類，所謂盜竊犯、詐騙犯……和「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壞份子」，那只是任意扣上帽子，至於打砸搶者，則是對反共抗暴羣眾所加的罪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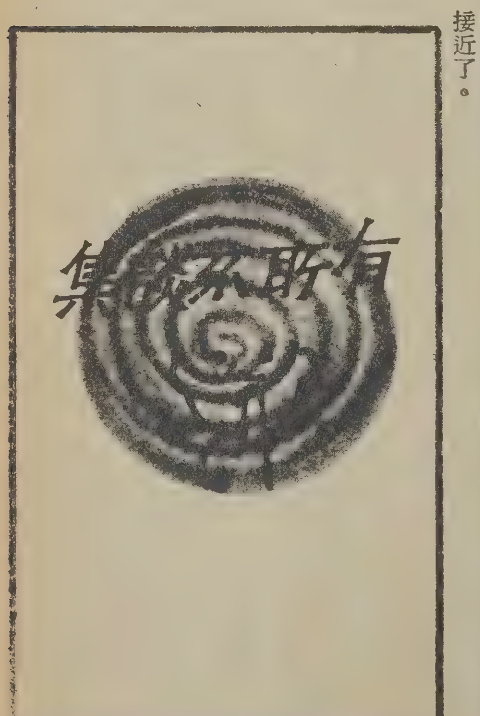
中共把上述事實，照例歸咎於「四人帮」的破壞所造成。並承認「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還遠遠沒有肅清，「對此決不能掉以輕心」。顯然，這是一種借題發揮的伎倆，也預示將其地方黨政幹部和反共的人民，進行一次更廣泛的鎭壓整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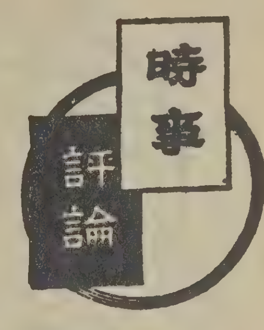
據有關方面大陸消息，中共正在各地實施集體屠殺，並強迫受害者的親友前往觀看公審情形，俾接受「機會教育」。至於對共幹的鬥爭，亦必因各地方頭目的大調動而加緊進行。

定時炸彈一觸卽發

大陸農村一向不安，乃由於中共暴虐統治，民不聊生；而最近情勢擴大，「公安部」不得不撰文供招，則應出於下列兩項原因。一是近一年多以來，水旱繼續爲災，粮食產量銳減，人民生活更加貧困；余秋里最近在「人大」常委會中，承認去年「四害橫行，五災俱全」，一是內部鬥爭激烈，「四人帮殘餘份子」，以及「下放幹部及復員軍人」，乘着內訌日亟的機會，在各地大肆活動；這幾種勢力，雖尙未公開揭示反共、反政權的旗幟，卻以造成個別的、經濟上和治安上的事件，來擴大社會騷動，使無法維持「秩序」，亦卽它的暴力統治與血腥鎭壓，已因面對着強大的反抗力量而失去其作用。

中共過去叛亂得逞的主要伎倆，是威脅農民以擴充武力，騷擾鄉村孤立城市，煽動羣眾以製造暴亂，使政府不能有效治理下去，人民不能安定生活下去，從而全面武裝進犯，以達成其控制整個大陸之企圖。現在大陸農村混亂的情勢，正是廣大人民利用奪權鬥爭熾烈，自顧不暇的時刻，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公安部」的自供，雖由於紙包不住火，亦反映其色厲而內荏的眞相；大陸革命全面爆發的時期，已因此而顯得愈趨接近了。





英國議員「放棄香港」的謬論

徐達文

據美聯社最近報導，英國執政工黨一位議員說，「香港是邪惡的據點」，故「英國越早放棄對它的責任越好」，他並聯同一些議員向卡拉漢政府施加壓力，企圖迫使工黨政府再行檢討英國和香港的關係。這名叫做索思的工黨議員，也和香港人士頗爲熟悉的比利議員一樣，都是對香港一直不懷好意的英國政客，他們利用一切機會，進行對香港事務的干涉，對香港社會的醜化，及對香港政策的曲解，早已成爲不是新聞的新聞。因此，他們對香港的攻擊，也就不足爲怪。不過，他們所謂「及早卸棄英國對香港責任」的「建議」，倒是頗爲新鮮，也極之怪誕，難怪成爲此間報刊登載及輿論評述的消息。

我們現在談論這種屬於謬論的理論，是因爲這種建議的提出，及這種議論的依據，是完全忽視香港的客觀狀況，是直接損害香港的切身利益，從而在英國造成一種具有破壞性的影響。

這些一向針對香港的英國議員，何以不滿香港現狀，向以攻訐香港社會的行動，早已成爲他們的政治活動的重要內容，也成爲他們的政治面目主要特徵。表面上，他們以關心香港市民的福利，關心英國人民的利益，關心香港社會的進步，然後以「香港事務專家」及「香港問題專家」的身份，在英國國會取得某種特殊的發言地位，然後試圖取得左右英國政府對港政策的特權，以直接及公開干預香港的行政事務。

這些議員經常以英國的眼光，英國的政制，英國的習慣，及英國的現狀，來理解香港社會的現實問題。這種英國化的言行，顯然是不適合於香港化的社會。如果生搬硬砌地將香港社會及香港政制的英國化。只有破壞香港社會的現狀與前途。可是這些議員並不以此爲足，他們利用英國議會，通過香港訪問，藉着歐美輿論，一再宣傳他們的英式改制及英式福利的觀念。目前，再行散佈「放棄香港論」，正是這種觀念的一種邪惡的轉化。

故索思所提出的很多所謂以「英國第一」爲主的國會議員的意見，而這類意見，無非是他們過去所宣傳的「香港已成一個沉重的負担而不是資產」。這個「意見」，主要還是重覆英國本身經濟面臨困境，而這一困境，却被某些短視政客及工會頭頭歪曲爲「主要受到香港商品競爭性輸入」，他們在英國社會製造一種假象，以爲英國工業衰退，失業增加，通貨膨脹，還是「香港造成」的。這顯然是一種對事實的歪曲。事實是：英國經濟危機，主要是英國本身的經濟政策、福利措施、工會制度等多方面造成的，再加上週期性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波及，才使到英國陷於困境。英國某些人士不從這方面去追根究源，反而將責任推給遠離歐洲的香港，這對香港固然是一種攻勢，但也未免太看得起香港了。

本來，英國從香港獲取的利益，是不可勝計的，故香港不是英國的負累，而是一種資產。既然小小的香港給予大大的英國，是多多的好處，英國應該是可分担香港之憂，可是，英國並沒有這樣做，反而在多方面拖香港後腿向香港下石。從英國一再提出對香港商品入口的設限與加稅，到英國在共同市場有關香港紡織品談判中，所表現的冷淡態度，甚至附和某些強硬主張的做法，就可知道英國對香港不但未盡全力，而且未免過份。

香港肯定不是英國的「沉重負担」，而是一種有形與無形的資產。從香港外滙儲備存入英國銀行，以及英國在香港所得到的收獲，就可知道香港對英國來說，是利多於弊。而在歷史傳統，社會背景，及政治現實等方面分析，在一個相當時期內，英國沒有理由放棄它對香港應負的責任，尤其是香港不可能存在自治局面的情況下。

至於這些對香港懷有惡意的英國議員，竟將香港稱爲「罪惡淵藪」與「邪惡據點」，這簡直是對香港社會及香港市民的侮辱。我們不否認香港存在的罪惡黑點及犯罪紀錄，但香港政府及香港絕大部分市民並沒有附和及同情這種罪惡行爲，反而是一直進行反暴力罪行鬥爭，更何況，各種類型的罪行，並不是香港所獨有的，即使在英國，行刧、色情、打鬥、吸毒、販毒、黑帮、謀殺、行兇、以致姦淫，都屢有所聞，如果說，香港是「邪惡據點」及「罪惡淵藪」則產生這類罪行的英國，也應物以類聚爲「邪惡據點」及「罪惡淵藪」，實無資格去作此以辨分。

英國某些國會議員作驚人之舉的言行，只有反映出他們對香港的偏見和主見，只有暴露他們對香港的無知與無聊。對這類以反港爲目的的短視政客，香港市民始終是不感興趣的，香港最感興趣的是，要維持香港現狀，要保障香港人權，要堅持香港自由，要穩定香港經濟，這才眞正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安定。

洪文等「四人帮黨羽」。許多另有意見的中共黨員幹部及抗暴民衆，亦遭迫害、處決，「罪名」都是與「四人帮」有什麼關係。一切宣傳都集中攻擊「四人帮」，將共黨所有罪過都推在他們身上，而指大陸上的一切「禍害」及破壞行爲，都與他們有關，進行殘酷鎮壓。用意是在利用人們痛恨「四人帮」的心理，來進行排除異己、蹂躪人權的鬥爭，以維護其血手抓來的權力。

大陸兩種鬥爭

自中共政權建立以來，大陸上有兩種鬥爭：即共黨內部的奪權鬥爭與大陸人民反抗的鬥爭。兩者相互影响，但其本質不同，不可混爲一談。在共黨的反覆內鬥中，其「當權派」總是集中火力打擊敵對宗派，凡是其鬥爭的「思想路綫」，個人或集體的活動，都與這個宗派拉上關係，而以種種「罪名」漫罵攻擊，其中包括「有問題」的黨員幹部和一般民衆。遠者不說，即以一九六六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而論，毛江「夫妻黨」勾結林彪奪權，「鬥倒鬥臭」了劉少奇一帮人，那時不知有好多共產黨員幹部被指爲「修正主義」、「走資派」、「反革命」、「工賊」，遭到了殘酷的迫害，更不知道有好多爲生存、自由生奮鬥的民衆遭殺害。隨後毛江又與林彪展開奪權鬥爭，原來殺害「修正主義」、「走資派」的槍手，一夜之間變成了這種「罪犯」的新代表，再加上「國民黨特務」「投降派」的「新罪名」而被鬥得粉身碎骨，斷子絕孫。同時亦有許多共產黨員幹部及一般民衆在這些「罪名」下失去了自由和生命。去年「十月政變」，原來跟毛江搞「文革」的特務華國鋒、汪東興等，「活學活用」了「毛澤東思想」，「背地下毒手」，從江青、王洪文等「四人帮」手裏奪得權力，搞成「五馬分屍」的政變，亦指「四人帮黨羽」爲「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大肆屠殺、迫害，也有許多共產黨員幹部及一般民衆在這種「罪名」下失蹤或被公然處決。大陸民衆的反抗鬥爭在各地開展，其行動表現是破壞交通，開倉搶糧，殺害兇惡共幹。華國鋒等指他們均是「四人帮黨羽」，而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時期，大陸上一切「罪犯」，甚至竊盜、強姦、投機、黑市買賣，都被指爲「四人帮」是一包容所有惡徒、無惡不作的大集團。實際上華國鋒等與所有共黨當權派的作法，一方面要人相信其敵對的宗派是一無惡不作的集團，另一方面使人將大陸人民的反抗鬥爭與共黨內訌混爲一談，不予重視與同情。

我們要認淸大陸上這兩種鬥爭的不同本質，注意其發展，並盡力援助大陸人民反抗鬥爭，匯合一切反共力量，從四面八方攻打共黨心臟，澈底摧毀這個萬惡暴政！

余秋人

能力者，可在寺廟爲學習僧，訓練其自立的能力，以後隨時參加社會一切工作，如教育、文化、法律、政治、社會公益等，總之，除有違背佛教慈悲外，農、工、商、學無不可爲，與現在的一般居士的身份無異。

我認爲，「大衆部」也應包容能安分守己，勤勉耐勞，願作頭陀行的比丘及比丘尼。

有關佛教系派、生活……等革新的意見，因限於篇幅，在此不贅。

釋曉雲

靜與修身相輔相成

諸葛亮在「戒子書」裏說：「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這幾句話，與「靜坐常思己過」一樣，突出了「靜」字。爲甚麼古代賢人常把「靜」與「修身」並舉？「靜」與「修身」相輔相成。在寧靜的時候，靈台一片空明，捫心自問，倘若有愧於天地，能不悚然而驚，痛加改悔？古人說：「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爲甚麼作了虧心事的人，在晚上必定惴慄不安？他們不是怕鬼，祇是害怕良心的呵責。因爲在萬籟俱寂的時候，最容易聽到良心的呼喚。

在香港，很難找到一片寧的地方。在街上不必說了，就是在家裏，電視機「日日夜夜嘈住你」，如何能有片刻安寧？許多人就是不懂得寧靜的可貴。工作之餘，不是往大公司裏擠，往電影院裏鑽，就是在麻雀枱旁，吵鬧的留聲機畔渡過。富貴人家，更是紅燈綠酒，紙醉金迷，恣意尋歡，如飲狂藥。今日世風澆漓，如江河日下，就是因爲多數人不懂得「靜以修身」的道理，寧願把自己的人格淹沒在聲浪中，生怕寧靜會刺激良心的耳朵。試問這樣的人與走肉行屍何異？

明朝理學家王守仁曾經在陽明洞中築室習靜。他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一文裏說：「夫過者，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王守仁是有明一代大儒，深明「靜」與「改過」的可貴。他能夠立德立言立功，豈是偶然的事？

印度聖雄甘地經常足不出戶，在家裏靜坐沉思；佛門弟子喜歡淸靜；天主教徒每年都有「避靜」的儀式。由此可知，淸靜與修身是不可分割的。

李白在「山中問答」說：「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則有天地非人間。」今天我們自然不可能過這樣的生活，但總可以退而求其次，學學陶淵明那樣，「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青冥

女指揮家郭美貞擇偶條件

郭美貞甜甜的笑，怎麼看，都不能想像她爲何叫「女暴君」。如果有話，也只是那雙比別人靈慧的大眼睛——卽使不是眼波流轉，仍有那份撼人的力量。

去年一年，郭美貞奔波於美國、韓國、日本、香港、菲律賓之間，很令人遺憾的是，她留在台灣的時間反而少。

這一次赴港指揮，她先抽個空，「溜」到台北三天，一來幫助市立交響樂團練唱，二來看看台灣的親友解解相思之苦。

郭美貞的去留，一直成爲音樂界關心的大事，對這個問題她答的很委婉。她說：「只要國家需要我，我就留下來。」

而有關單位是否曾爲這件事盡心呢？這倒是值得深思的事，誠如郭美貞說的：「看韓國政府如此重視音樂，我都替國內的音樂界著急。」

她是偏心的，她用「感情」及「需要」來決定去留。

郭美貞談到婚姻時，開出擇偶的「條件」來了，這對從來不談感情的她，是多難得的事。

她說：「我的條件很簡單——有很好的學問、而且是個成功的男人。她解釋「成功」二字：「要作到想作的事」這些條件，眞是看似「簡單」其實「難矣哉」！

可是郭美貞分析的理直氣壯，她說：「我認爲自己也算是個成功的女人，當然要找個成功的男人。」

瞭解郭美貞的人都不會否認，她的確是位「成功」的音樂家，尤其是她令一些男人佩服的很。

經過她指揮的交響樂團共有卅三個樂團，其中如紐約的愛樂交響樂團、美國交響樂團、馬尼拉交響樂團，都是連進去都難的樂團，而她却能面對「千軍萬馬」，指揮若定。

她常年的旅遊在外，她已經變成「世界性」的音樂家，她一直沒有「歸屬感」，她在澳洲的父母也希望她能定下來結婚。

「結婚是必然的，但是，我希望婚後仍能在音樂界工作。」看來她眞要拿著指揮棒結婚。所幸，她並沒有規定自己要嫁個音樂家，不然，她可眞是嫁給了音樂。

出生於越南的郭美貞，是家裏的老大，下面的兩個弟弟都是澳洲的名醫，從小優沃的環境，加上長大後的東奔西跑，看得多，想得也多，無怪乎，她對「成功」二字，非常敏感。問題是誰能征服這個成功的「女暴君」呢？目前她有「高處不勝寒」的寂寞，她相信婚後她必以先生的去留爲主，換句話說，先生住那兒，她便住那兒，看來，她還是有中個傳統「夫唱婦隨」的觀念。今年一年她在香港大會堂及韓國指揮了數場成功的音樂會，她認爲香港「商業氣息太濃」，而

中國佛教嚴淨律儀

據歷史記載，中國有戒律、受戒之始，在三國時代。當時，中天竺曇摩迦羅（又作曇柯迦羅，譯云「法時」）到洛陽，魏國境內道風訛替，便請迦羅譯戒律。嘉平二年，在白馬寺譯出「僧祇戒心」，又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大行佛法，從此中國佛教開始有了戒律。

而日本雖早已接受了北傳佛教，但直到唐代鑑眞法師歷盡艱險渡海到日本後，才正式傳戒，後因政府提倡，民間的膜拜，於是逐漸昌盛。不過，時至今日，日本佛教已有變質的傾向，如善男信女進香，先得買門票卽是一例。由此也不免令人懷疑，日本和尚除了結婚、葷食之外，是否也是個賺錢的好差事？是否因此就不必担心沒有人不出家？

本來僧尼出家，原爲培養淨化心境，使人生智慧昇華，學有成就，教化眾生，住入寺院，修行辦道，研求佛理。小則須明心見性，超出輪迴，了却生死，以求個人的解脫，及普利人羣。大則要弘揚佛法，教化眾生，而發利他的悲願，並非單爲依寺棲身，圖個衣食；而今僧尼出家，出發點或是苟安生活，或因環境不良，藉出家免去痲煩，若以這種僧尼來住持，勢必弄得寺規不振，僧格腐敗，還談什麼興辦文化、教育、慈善、公益事業，帮助國家社會、福利羣眾？

佛教在盛唐時代，實行考試，僧尼出家頗不容易，凡是發心出家爲僧尼者，須經官僧雙方聯合攷試，最低限度，也要能夠講演一部經論，才可合格，允許出家，

自清世宗廢除攷試制度後，僧尼集團就弄得混亂不堪，涇渭莫辨了。尤其自民國以來，無論大小寺廟，對於初來出家者，不計良莠，不攷來源，更不問年齡的大小（三歲兩歲也好，七十八十都歡迎），來者不拒，多多益善，以致僧尼的品質異常複雜，數量也增加得驚人，竟將作世福田的僧寶人格，且變而爲無益於世的生活，因此佛教前途黯淡無光。

當今之世，對於僧尼出家，應恢復攷試制度，絕對要重質不重量，履行民國初年印光大師的「不亂收徒」「不亂傳戒，不亂掛單」的「三不亂主義」，將現有的僧尼制度，徹底的改革一下

仿照佛教初期的僧團制度，把全體僧尼分爲「上座部」與「大眾部」二個部類。

「上座部」是凡能持戒修行，精通三藏，具足道德，能爲人天師範者，不論年齡，不分僧尼，應一律推爲「上座部」，作「上座師」。

「大眾部」是凡反以上之持戒修行，精研三藏，而缺少道德，不能爲人天師範者，應一律歸納在「大眾部」內，爲「大眾師」

他們的任務不同：

「上座部」除主寺廟，自己修持外，

克里姆林宮的兩接班人

岑啓亮

接班者不外兩人

蘇共布里茲尼夫一連串主持新憲法制定、革命六十週年慶典等緊湊的節目之後，便面露疲憊之色，已難掩老邁衰弱之態，勢不許再長久戀棧。

西方觀察家認爲繼任布氏者，有兩個人最具可能性，一是柯拉可夫，另一是史徹比司基。兩人都是五十九歲，同年同月生（一九一八年二月），同年（一九七一年）任政治局委員，幾乎同時入黨（柯氏三〇歲入黨，史氏三一歲入黨），兩人眞可說是旗鼓相當。

柯氏靠農業起家

柯拉可夫：習農，曾任農業次官、穀產部長，內高加索斯塔波羅地方第一書記，至一九六四年，布氏（當時任中央第一書記）推薦爲中央農業部長，繼任農業部門書記。蘇共第二十四屆黨大會時，躍升爲政治局員，便名莫斯科。

柯拉可夫（政治局委員兼書記）

在黨內列名，僅次布氏及柯錫金之後，今年十一月七日紅場閱兵，與克宮頭頭同席而觀。柯氏身裁修長、容貌端偉，有「克里姆林宮王子」之雅稱，但不得人緣。

蘇聯政壇，素以農政績效爲問鼎之資本，幾無例外，若農政失敗，即意謂到政治生命之結束，一九六四年赫魯曉夫便是佳例。去年及前年，蘇聯農產大豐收，因此柯氏的地位蒸蒸日上，但今年全國普遍歉收，所以柯氏的政治生涯，頗受到不利的影響。

史氏受布氏眷寵

史徹比司基：習化工、初任工廠技師，參加共黨之後，在聶伯城（位烏克蘭中央）任州書記時，深得布氏（當時任烏克蘭第一書記）的垂青（到今天依舊是「布家帮」），因此扶搖直上，三十八歲時，任州第一書記，四十三歲時，便任烏克蘭共和國總理，且被選爲政治局候補委員，惜好景不常，觸怒赫魯曉夫，遭到降職。布氏上台之後，才又恢復總理職位；並升格爲中央政治局委員，且兼任烏克蘭第一書記。

二度授勳獲盛名

在今年全國歉收的情形下，唯有烏克蘭一地大豐收，因此獲列寧勳章，並接受兩次「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榮銜（這是莫大的榮譽，蘇聯規定：得過兩次這樣的榮譽，始有權利在故鄉建造本人的塑像，柯氏一次都沒有）。頒授列寧勳章，在里姆林宮舉行，由布氏親自佩授，授勳典禮由電視向全國廣播，頃刻之間便名滿天下了。史氏經過激烈的政治鬥爭，在宦海浮沉過，比柯氏多彩多姿，更適合當政治領袖人物。

能否混進書記局

但是史氏和柯氏比較，只有一項美中不足，就是沒有中央「書記局」的經歷，根據蘇聯的慣例，凡任最高元首者，都必須在「書記局」混過才行，而且尚無例外。

柯氏自入「書記局」以來，已有十二年的經歷。

布氏不知有意培養史氏爲接班人否？果眞有意然會在最近推薦史氏入書記局混資歷，這麼一來，則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大概非史莫屬了。

史徹比司基（政治局委員兼烏克蘭第一書記）



古鶴翔

「聯帝功高」

倒提着一隻可憐鴨，
洋人就說你犯法；
家中養着一頭癲痢狗，
分明就是虐待走獸。
冒死逃亡的人啊：
是否比不上可憐鴨？
是否比不上癲痢狗？
可笑的「人道」可以施於禽獸，
可憐的「人權」豈是難民所享受？
「人權宣言」已經成為笑話，
「卡達原則」也有兩個標準，
「即捕即遣」實在荒謬絕倫！
逃亡是否犯了滔天罪？
葡警為甚麼要開槍？
已經不是「四人幫」了，
那是「英明的華主席」，
也是「穩健的鄧小平」！
「以夷制華」，
「聯帝」功成！

中共禍國集團無法遏制逃亡潮，無法撲滅大陸同胞反共的烈火，於是一方面露出笑臉，一方面進行瘋狂屠殺，並且勾結「帝國主義」，屠殺自己的同胞。

在香港，「即捕即遣」政策，早已施行；在澳門，更有葡警連開五槍，追擊逃亡青年的慘劇。逃亡難胞追求的只是自由，溫飽和幸福罷了，他們所犯何罪，罪犯何條，竟然要被共產黨及所謂「自由世界」殘酷地對待？

我們要問，「人權宣言」是否已經成為廢紙？「卡達原則」是否已經無效？要不然，香港政府怎能施行「遣返」政策？葡警何以開槍轟擊逃亡者？卡達政府又怎麼會對這血淋淋的慘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美國當局，至今仍然夢想與中共「建交」，歐洲還想予中共以易貿上的方便，英國更給中共以勞斯萊斯噴射引擎。

中共一方面「聯帝制華」，實行「以夷制華」政策，另一方面又陰謀在各「帝國主義」國家，進行顛覆活動，可惜自由世界，竟然視「人權宣言」如廢紙，不但對中共的陰謀與殘忍不加抨擊，反而遵照中共的命令行事。

「聯帝制華」，「以夷殺華」，中共勾結「帝國主義」的政策成功了！

華國鋒和鄧小平可以在毛澤東的水晶棺前互相握手慶賀，互祝「聯帝功高」，然後再拔出刺刀來互相廝殺。

何時環宇無征伐？

埃及總統沙達毅然地訪問以色列，這實在是勇敢的行動。

我們認為，阿拉伯國家應該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保證以色列的生存，正如以色列應該尊重各阿拉伯國家的主權。

沙達訪問以色列一事，暫時雖未達成協議，起碼已獲得一項重大的成就，據以色列總理貝金說：「不會再有戰爭，不會再有攻擊，雙方將會合作，避免發生可能導致此類戰爭事件的事情。」

如果埃及和以色列雙方確能不再互相攻擊，並且合力促成以阿各國的永久和平，那實在是一件劃時代的事。

我們知道：無論蘇聯，或者中共；全都希望以阿戰爭，以便從中取利，如果和平實現，那確實是自由人的福祉。

無論以阿之間能否達成永久的和平，起碼，這次歷史性的會晤是值得讚美的，有關的領袖，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因為這項突破性的接觸是英明、勇敢和果斷的結晶。

我們還是指出：「以阿的接觸，與當年美、毛建立「聯絡處」一事，表面上似乎相同，事實上是絕對不可同日而語的。理由很簡單：以阿和平相處，對全人類都有好處，單單對共黨的顛覆活動不利；美、毛之「聯絡」，則只對共黨有利，使自由人都受到打擊。

基辛格之獲得「和平獎」，是以印支三邦淪陷為代價的，美、毛之「聯絡」，是以自由世界被滲透為代價的。

寫到這裏，想起以阿大戰時的舊作，題目是「月夜感懷」；

萬古高懸天邊月，曾照秦宮與漢闕。今宵明鏡碧雲天，回民苦鬥以色列。嗚呼！世間正戰幾時休？嫦娥淚滴征人血：誰憐黃沙埋白骨？何時環宇無征伐？

矮鄧要刮龍

「一難民」投函工商日報，指出中共勒索逃港難民，甚至在五三年初申請離境者，亦要負担「公積金」，每人每年數十元人民幣。他的親人來函表示，要負担二千五百二十元。

過去，我還以為這負担是個別「公社」搞的，原來那是「省委」對「逃港戶」的「經濟政策」，「公社」只是遵照「省委」意見而已。

要指出的是：廣東省委是支持矮鄧的，換言之，矮鄧要刮龍！



正作垂直上升的獵犬戰機，圖中可見其翼下之活動噴氣口。

鬥、地面支援，且無需要機場，而除時可在任何叢林地區的平地上升降，無怪中共垂涎！

中共希望利用種種手段取得此種戰機，以取代目前已漸落伍的空中力量，面對壓境強隣，中共始終飲食不安，而中共最近透露仿製的米格廿三，亦只能作一時權宜之計，肯定不能取得空中優勢（見五二六期報導），且米格廿三不大適宜於空中纏鬥，只有較佳的攻擊能力。中共軍方所担憂的是一旦與蘇聯發生衝突，所有邊境的機場都會受到蘇聯飛彈襲擊破壞的威脅，使所有的戰機失其所依。如能取得英國這種較善於纏鬥而又無需要使用機場的獵犬式戰機，在廣大的中蘇共邊境分佈，可將此種壓力大大減輕。這是中共忽欲取得的最主要目的。

而這種戰機同時可就目前中共僅有的五艘「旅大級」驅逐艦，將其後面部份裝置拆除改為甲板停放以作反潛之用。但中共的要求只是一廂情願，正值英國希望向中共推銷英法合製銷量甚低的協調式超音運輸機的機會，向英美提出要挾而已。

中共是否有能力購買二百多架該種戰機亦成重要的問題，因為這差不多要對英十年貿易順差才能清償此種戰機的八億美元欵項。（中共與英國今年一月至十月尾的貿易順差額為六千二百六十四萬美元，今年全年約為七千三百萬美元）。

來自英外交界及商界的消息指出：「目前距離中共擁有獵犬式戰機，還有段遙遠而複雜的路程。「美國的反對毫無疑問會是主要的難題。英國已被美國及以巴黎為基地的北大西洋公約戰畧物資協調委員會所反對。」

據非正式消息指出：這種宣稱不出售的戰機，美國能夠從英國手上取得，是因為在研究的當時是由美國航空及太空總署為獵犬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風洞試驗；後來美國政府還提出了以美國、英國、西德為合作基礎的聯合研究計劃方案，以挽救面臨胎死腹中的「獵犬」計劃，當試製成功時，英國是在極不願意的情況下，將一百多架獵犬戰機出售於美國，這種英國皇牌戰機可以說是在美國的政治壓力下而出售的。但無論如何，我們得密切注意英國的動向！

中共垂涎的英國獵犬戰機

陳金耀

本年十一月初中共「副總理」王震對到訪的一個英國高級代表團表示，中共有意購買英國的獵犬式戰術支援戰鬥機。十一月廿八日，一個由中共「外貿部長」李強率領的代表團到英國作一星期的訪問，廿九日該代表團在倫敦附近的航空太空中心，觀看獵犬式戰機進行八分鐘表演，據一位英國航空署的發言人謂，該代表團除聽取了有關獵犬式戰機的詳細介紹外，並對該架單座位垂直起降的戰機表演留下深刻印象。

據非正式估計，中共可能希望購買約二百架該種飛機。中共對獵犬式戰機產生興趣，已不自今日始，早在數年前，中共出版了一本翻譯自蘇聯的垂直升降戰機原理的書籍，就以這種獵犬式戰機爲封面。垂直升降戰機早在五十年代已開始研究，是以一種全新慨念爲基礎，垂直升降戰機的出現，爲現代空軍創造出更優異的作戰條件，使龐大的航空母艦在二次大戰珍珠港之役後所佔有的優秀地位產生動搖，代之而起的是有短甲板跑道的巡洋艦（最近下水的英國統舖甲板巡洋艦及已發現存在嚴重決點的蘇聯「基輔級」航空母艦可作代表，兩者均有垂直升降戰機作爲主力。）

據資料顯示，獵犬式垂直升降戰機從開始研究到正式服役，是經過一段頗長而且困難重重的階段，直至一九六七年，眞正供軍事用途的獵犬式垂直升降戰機才投入海空軍中服役。一九六八年在英國航空展覽會後，參展的獵犬式戰機接到了興趣極濃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訂單，首批訂單十二架，很快地美國陸戰隊就改裝爲適應他們使用的戰機，一九六九年，該種由英國霍加飛機公司製造的獵犬戰機組成了英國皇家空軍第一縱隊，成爲了眞正的空軍戰機。美國海軍陸戰隊方面按照它的設計，改裝成專供美國部門應用的AV—八A型垂直升降戰機。在美國生產的工作由著名的麥當奴·杜格拉斯廠負責、美國目前有一百零二架AV八及八架有兩座位的訓練型供陸戰隊用。

一九七一年美國在一次戰術行動演習中，獵犬式戰機在一天之內，六架參加演習的戰機作出了五十一次出擊投彈任務，表現它在戰場上的絕對機動性。美國陸戰隊在演習報告指出，獵犬式戰機在隱藏和低飛進攻過程中，可以使敵人的雷達系統產生混亂，它不但可垂直起落升降，而且還可以向後或強行向左及右端自由擺動。獵犬式戰機的唯一缺點就是嘈音方面未能作適當的控制和減少。

目前，英美兩國對獵犬戰機的作戰概念各有所異，英國把這種戰機用作地面攻擊及偵察用途上。美國方面則將其應用於海軍陸戰隊的搶灘工作。

戰術方面，由於獵犬式戰機有了垂直升降的動力設計，極富活動性，所以可隨時自空中突然停止前飛，而改變自己的方向，利用戰術性的角度打擊在空中追逐的敵方戰機。目前由於種種有利的條件和海軍空中支援力量的重要性，海軍用獵犬戰機應運而生，以配用於上述的巡洋艦。美國海軍協同以獵犬戰機所提供的聲納情報，進行及時對敵人海面下的潛艇活動進行攻擊。其巡航半徑爲三百至四百海里，除作平面偵察外，可對敵艦迅速進行反擊。

該戰機現已改用了新的勞斯萊斯製造的卑加斯一〇三型引擎，有二萬一千五百磅推力，從四個可以作九十八度擺動的噴氣口噴出，機體內有油箱五個，連同機翼下另外携帶的副油箱，共可載燃料二千八百六十五公斤。戰機機首裝有攝影機，機身可載五千磅彈藥，其中包括每分鐘可以發射一百卅發的卅毫米口徑機關炮和五個外掛鈎携帶武器，最重可達八千磅，可携帶飛彈、無導向火箭及一般炸彈，一般低空速度是每小時七百哩，在五萬呎高空飛行時可提升至一點三馬赫。海上獵犬型的雷達除可執行空對空作戰任務外，且具有探測雜亂海面狀況的性能，以應付海面波浪折射干擾，因此對於空對艦的偵察較適應，空對艦方面將可能用美國製造的魚义型飛彈而不用電視導向的馬德爾飛彈。因它需要兩座位的戰機才能操作。

中共外貿易部長李強(右二)與英相卡拉漢會晤。

獵犬式戰機是目前垂直、短跑道升降噴射戰機中最先及最成功的一種，較之在後面緊緊迫著的蘇聯YAK三六「鍛工」垂直升降戰機爲佳，後者最近證明在「基輔級」航空母艦不適用，因「鍛工」垂直升降時，噴射出高溫，普通甲板不能抵受，據北大西洋公約情報單位指出該艘在地中海試航一年的蘇聯「基輔級」母艦因此而要入塢修理，可能要改裝上抗高溫甲板。

本年七月七日亦差不多范園燚義士奔向自由的同時，英國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百里居發生動亂，英國就派出數架獵犬式戰機前往，以防來自危地馬拉的軍事威脅，這是這種戰機服役以來的首次戰鬥任務。這種每架約値四百萬美元的戰機，極適合纏

董時進

待砸之棺·待鞭之屍



毛澤東死後，繼承其權位者，爲他在北平天安門前劃撥了一大塊地皮，建造了一座堂皇的墳宅，已於九月完工，舉行落成典禮。據中共黨方宣佈，築該墳宅，花費了半年時間，動員了全國各族七十萬人民的「義務勞動」。建築所用的材料及設備都是由全國各地各族選擇最優美的送獻。其奢侈豪華，耗費人力物力，視古代帝王，更有甚焉！

從那個繼承毛氏的權位者而論，爲着自己的功名富貴，飲水思源，感恩圖報，乃效法俄共爲列寧造墓之先例，自不難了解，然而北平屬於全體中國人民，爲許多朝代的故都，天安門是北平中心，通衢廣場，古跡林立，論及地價，豈只寸土寸金，而精神文化的價值，尤非金錢可以計算。毛澤東不過一禍國殃民，如歷史上黃巢、張獻忠一流的混世魔王而已，而其繼承人竟不惜爲其少數人的私恩，將毛屍供奉在如此衝要寶貴的地點，豈不令人憤慨！

中國歷史悠久，歷代帝王乃至暴君梟雄，不可數計，然而從無人敢在首都衝要地點，建造墳園。這不僅是因爲地皮太寶貴，而且刺人眼目，惹人嫉恨，早晚難免遭挖墳鞭屍之禍。

毛澤東在世時，令人到處挖掘人民的祖墳，謂死人不許侵佔活人的地面。實際上，老百姓埋葬之地，不僅是私地，不僅是極其狹小，而且概屬石崖陡陂，不能生產。而今毛氏的屍體竟侵佔了全國最衝要、最昂貴的大段公地。這豈不比「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燃燈」，更不公平嗎？

就這一件事情而論，周恩來却比較聰明，他留下遺囑，火化屍身，撒棄骨灰，不造墳墓，顯然知道將來難免招開墳鞭屍之禍，或謂毛氏安葬計畫，早於在世時自行擬定，交給「接班人」執行，故能如此迅速，果如此，則更見毛氏的愛虛榮，忽視後果，其眼光遠不如周氏了。

毛澤東的「接班人」曾經公布「四人帮」罪大惡極，然而四人帮不過毛氏的爪牙而已，人民痛恨四人帮，尤其痛恨毛澤東。這一層毛氏的「接班人」不能不知道，但是他們竟將毛氏屍體安置於全國矚目之地，使成爲八億人民之釘，其用心何在，殊亦令人玩味。如東說是他們做了「按班人」，不便直接鬥爭毛氏，而欲以造墓之舉，激動公忿，使人民懲罰毛氏之屍體，誰曰不然？

無論此事是出於毛氏自己的計畫，抑或爲「接班人」的主意，中國的老百姓決不能容許殺人魔王佔據寶貴的地皮。有志的青年們務須牢記着，解放大陸，拔去八億人民眼中之釘，責無旁貸。這不僅是爲千百萬罹難同胞復仇洩忿，使後來的惡覇野心家知所儆戒，勿步毛氏的後塵。

毛遠新親信王淮湘

前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王淮湘原是林彪舊部，林彪垮台，投靠江青，成爲東北「太上皇」毛遠新的心腹。「四人帮」垮台，華帮曾拉攏王淮湘背離江青集團，遭王拒絕，且表示對毛遠新忠誠不二，直至矮鄧上台，調王恩茂坐鎭吉林，才把王淮湘鬥得體無完膚。

李哲夫

吉林共黨前任第一書記王淮湘、現在正遭猛烈批鬥中。

王淮湘本是共軍的幹部，林彪當權時期，把他安排爲吉林共黨頭頭，林彪垮台之後，他迅速攀住江青集團，遂得繼續混下去，這次江青集團再垮，自然沒有他混的了。他的遺缺由在「文革」中吃過苦頭的王恩茂繼任。

以王恩茂爲首的吉林共黨，指王淮湘「緊跟『四人帮』及其死黨東北太上皇，（按：指毛澤東姪兒毛遠新。）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全面貫徹『四人帮』的政治綱領，推行『四人帮』的修正主義路綫，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害」。

並且「在粉碎『四人帮』以後，毫無改邪歸正之意，繼續和他的同伙搞成一團，劃起圈子，上欺『中央』，下壓羣眾，頑固的對抗揭批『四人帮』的鬥爭。」

王淮湘被指爲曾「經過精心策畫，炮製出一個行動口號：『認眞學，深入批，對着幹！』作爲他控制下的吉共各項工作總的指導方針和路綫，忠實爲『四人帮』奪權效勞」。王又根據毛遠新的意旨，辦了兩期大型「理論討論會」，親自到會宣揚江青集團提出的：「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的必然規律」的理論，他要把「理論討論會當成戰鬥動員會」，開了會後，他指令立刻查「民主派」「走資派」，從省級一直到「公社」、「大隊」和「生產隊」，層層都要查。

王淮湘的罪惡，主要的幾條是：（一）積極部署大寫「同走資派作鬥爭」的作品；（二）積極推行江青集團炮製的「朝陽農學院」教育經驗：（三）積極反對四個現代化；（四）大搞「第二武裝」，派人去上海學習所謂「民兵建設新經驗」，在吉林省推行江青集團提倡的「民兵三位一體」。除此之外，並說王淮湘在吉共省常委內部搞小圈子，搞帮派聯繫，玩弄權術，派人去上海、遼寧學習搞帮派體系的經驗，對「領導班子」大動大手術，搞用人唯親，拉帮結伙，製造個人勢力，在一些要害部門，安排親信，提拔重用一些拒不參加黨團活動的人。又指王淮湘仗着有江青等做後台，而專橫跋扈，稱王稱霸，爲所欲爲，大搞一言堂，不准人講話，對人民羣眾疾苦不聞不問，一味求個人享樂，全身滲透了資產階級的歪風　氣，是個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化了的人。

在去年十月，江青集團被鬥倒之後，「中央」曾召開「打招呼會議」要王淮湘之類的角色背離江青集團，向華國鋒一邊靠。但王沒有這樣做，相反的抓看江青集團的幽靈不放，表示仍對毛遠新忠誠不二，公開反對華國鋒一夥。

除了以上這種一般性的「揭批」之外，吉林的科技部門，已成了一道批王淮湘的突出陣綫。近來，該省的科技系統，紛紛舉行各種形式的「清查會議」，說要「緊密結合本單位和本部門的實際，發揚連續作戰精神，揭發和批判王淮湘跟隨毛遠新所幹的壞事。」

王被指「在科技戰綫重用一個壞人，把持領導大權，作爲走狗，殘酷迫害和打擊科技人員，對科技人員實行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據說早在一九六八年，王淮湘就把那個「壞人」安插到該省科技界，這個壞人剛到差，就擺出一幅煞氣騰騰的架勢，利用「清理隊伍」的機會，在科技界製造白色恐怖。王淮湘對此不但不制止，反而備加重用，指派專人同那個人一道炮製所謂「經驗」，在長春召開幾萬人的大會作介結，又組織種種報告，到全省各地傳播。由於這個人能按照王淮湘的旨意行事，更受到王的重用，被拉入吉林省委，當了「省委候補委員」。從此，這個人更加有恃無恐，飛揚跋扈。這個把持吉林省科技大權的人，又炮製出一個論點：「知識越多越反動，權威越大越反動」；聲稱「要像剝奪地主、資本家的生產資料那樣，來剝奪知識份子在知識上的優異」。他們對知識份子、科技人員加罪名，大打出手，在一個「學習班」上，那個人一次就開除、批判了十多名科技幹部。

一九七五年九月，周派在鄧小平主持下，擬了一份所謂「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王維湘明明知道這份「匯報提綱」是鄧小平擬定，可是隨後不久，那個把持吉林省科技大權的人，秉王的旨意，搶先在一九七五年就批這篇文章，指「匯報提綱不講黨的基本路綫，不講階級鬥爭，是『唯生產力論』的樣板，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炮製的。」

王淮湘還一手組織了一個「理論討論會」，溝通了他的手下間觀念，然後組織起來，以突襲的方式，向「科學院」的周派頭目進行面對面的鬥爭，並公然攻擊周恩來，王淮湘對這一手極爲欣賞，指定召開該省的科技系統會議，對這一套擴大宣傳，還要求每走一步都要聽到那個「經驗」。

王淮湘在「科技戰綫」極力按照江青集團的標準，安插親信，重用「壞人」，打擊和排斥周派。他派去把持該省科技大權的那個人，本來在批林批孔中受過『批判』，可是，因爲這們人緊跟他，派爲『省科技局』的第一把手，總攬全省科技大權。從此，他們就在科技系統「動大手術」，一個工廠的共黨黨委有七名「常委」，他對他們幹掉了六個，凡不跟他們走的，就一律打倒的。

來創作也可以產生出「工農兵文藝」。這樣，我們又兜回到先前的論證：如果我們不同意，不接受共產黨對「工農兵文藝」下的階級定義，我們一些人所提倡的「工農兵文藝」只是概念混亂的文藝觀——不是文藝理論。因爲，就「農」的文學來說，可以分成自耕農、富農、大小地主、中農、貧農、僱農等等。以這些爲題材的是不是都算是「農」民文藝？或是「自耕農文藝」、「僱農文藝」、「小地主文藝」、「養鷄、養鴨人文藝」……？除了共產黨所說的「工農兵文藝」，世界上沒有其它的「工農兵文藝」。所以我們絕對不應該用「工農兵文藝」這個名義來倡導一個似是而非的文藝運動。

說到在台灣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一些人最基本的動機，我相信不外是對於某些現象不平的人道主義的同情及道義感。人道主義的一個特點是喜歡談「大多數」，把這個政治上、社會上的「大多數」應用到文藝上來。以爲工農——不算兵，因爲如我前面所說，中華民國的軍隊並不是職業、僱傭的，也不代表某一社會階級——是佔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可是我們的確知道，在台灣以務農爲生的人口已降到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以下，農人不再是大多數。我想工人，特別是所謂藍領階級的工人，也不會是佔全國人口的多數，他們合起來是否佔多數，我沒有統計數字，不知道。問題是：爲什麼那些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要把工和農合併起來構成大多數？理論根據何在？共產黨之「工農」理論是以工人無產階級來「領導」農民——實際上台是貧僱農——然後把農民無產階級化。在理論上說——雖然並不對——工農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是無產階級，或者，至少是農民——在共產主義理論上，農民，包括貧農，是資產階級意識極濃厚的——必須服從以工人爲代表的無產階級利益。這種觀念，這種社會，並不存在於台灣，就僅從工、農兩方的利害關係來說，也並不是那麼一致的。以爲工農在各方面利害相同，所以來一個「工農兵文藝」是錯誤的，至少是誤解；誤用了共產黨的口號。如果眞要來一個「大多數人」的文學，我想那些鼓吹「工農兵文藝」的人，應該把商、學和公務人員都包羅進去，豈不皆大歡喜的成爲「絕對的大多數」？

不錯，工、農都有他們的問題、困難、痛苦。但是，商人、教員們、公務人員，以至政府的官員、國家的領袖們，就沒有問題、困難、痛苦了嗎？爲什麼只有工、農的困難、痛苦才值得作家們的同情、注意？貧困只是各種各樣痛苦、困難、問題的一種、一部份。一個作家如果在無數人羣中的無數問題、遭遇、經驗中，只能看得到一種，只能了解、體會到某一種有限的人生經驗的意義，他只是一個平庸的作家。一個行政院長爲國家問題而引起的苦思、焦慮、痛苦的人生意義，決不下於，比方說，一個農人爲了收成不好，無米下炊而痛苦的人生意義，而且可能更有文藝價值，所以，人生的問題、困難、歡樂、痛苦等等生活的體驗，都不能、也不應該以階級的觀點來了解。作家應該超越，而且也能超越那些種局限，我們提倡「工農兵文藝」的文藝理論家們的確是有意、無意的以階級的觀點來處理問題。

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還有一個理由是：「知識份子既然可以寫他們的文學；工農兵爲什麼不可以寫他們的文學呢？」這句話有一邏輯上的錯誤，原因是把知識份子與工農兵相等、相對起來。即是從共產黨的觀點說，「工農兵」具有階級性的代表意義，而知識份子卻不是一個階級，算是一個「階層」，他們有共同性，但可以是來自各階級。以我們的——就我前面所解釋的——觀點來說，工農在我們的社會是不同的職業（他們自身就有階級，不能說自耕農是農人，僱農就不是；貧農是農民，富農就不是），但是知識份子既不是一個社會階級，又不是代表任何職業。並且文藝的創作，就是一種知識的活動。請問：商禽先生是大兵，還是知識份子：某某先生是農民（貧農），還是知識份子？他們的作品算是知識份子的作品，還是大兵、貧農的作品？再隨便舉個例子：一個貧農出身的青年，進了大學，畢了業，在一個大學或是中學教書，出版了幾部小說，這個青年是什麼成份？或者，一個農業專科學校畢業生，到農村買了塊地耕種，發表過十幾首詩，他又是什麼成份？所以，知識份子與工農兵商公教並非相等或是相對的名詞。在台灣，任何人都可以寫文學，「工農兵爲什麼不可以寫他們的文學呢？」這句話有語病，也不合乎事實。

但是，爲什麼說「應該鼓勵我們的農人、工人、軍人努力創作」，特別把工農兵突出來？也許我們應該鼓勵每一個人，小商人、銀行經理、市議員們、公教人員、家庭主婦以至中小學生來創作，如果我們足夠的報紙副刊、文藝雜誌，出版家們肯發表登載這些作品。大陸搞「大躍進」時，毛澤東要全國工人農人寫詩、創作，結果，據說是有幾百幾千萬首詩出來了，這是什麼工農文藝？誰要看？對工農的實際生活改善了多少？從毛澤東的經驗看，我只能得到「工農兵文藝」無用的結論，鼓勵小學生作文，跟鼓勵成熟作家是兩回事。聯合報的短篇小說徵文獎，國內各種文藝獎金都是鼓勵文藝創作——雖然有些辦得很不理想。事實上，眞正的作家創作是不需什麼鼓勵的，譬如蘇辛尼津和巴斯特納克，是冒著危險創作的。

最後，還有人說：「大陸提倡工農兵，我們就放棄工農兵，不唯愚蠢，亦復胆怯」，這是似是而非之論。我已經說道：共產黨的「工農兵」有他的特定的階級意義，而事實上我們並沒有放棄工農兵及其他社會階層、職業的人。至於說到文藝，所謂的「工農兵文藝」，除非我們同意，並不接受共產黨的論調、定義，我以爲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下不是不能成立的，這決不是「愚蠢、胆怯」，而是我們能了解所謂「工農兵眞義」，知道這一名詞最初、最早應用的歷史、原由與目的，所以不會把敵人慣用的名詞來混淆錯亂我們對我們社會、政治的認識，特別是一個名詞已經有了公認的特定的含意。

「走出象牙塔」，是一個很動聽、也是相當嚇人的名詞，雖然關心工人、公務人員，小市民的生活，並不能保證我們走出了象牙塔，因爲的確還有一種「象牙塔」式的的關心，「象牙塔」式的人道主義，以及「象牙塔」式的階級觀與「革命」觀，眞正生活在象牙塔裏的人，不一定眞知道他自己是生活在象牙塔裏面，所以我們很不必爭辯誰不是在象牙塔裏。

談「工農兵」文藝

董保中

在台灣各種文學派別，各種文藝思想裏，也有人在提倡，或者至少是肯定，所謂的「工農兵」文藝。「工農兵文藝」不是一個新名詞；誰都知道這個名詞最早的應用是出自共產黨的文藝理論，在台灣現在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解釋說，我們所主張的「工農兵文藝」不是共產黨所說的「工農兵文藝」，我認爲，在應用一個名詞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把那個名詞的含義弄清楚。有如「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古典主義」、「超現實主義」、「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等文學派別的名詞，「工農兵文藝」這個名詞，跟這個名詞的產生的歷史、政治的因素，是有著一定的意義，她果我們不把「工農兵文藝」，這個由共產黨發明的名詞的定義弄清楚，而隨便的引用，導致觀念上的混亂，是不應該的。

首先，「工農兵」這個名詞的產生及意義，在共產黨術語中是有一定的政治意義、政治目的的。「工農兵」代表著一定的階級，即是無產階級。從共產黨的觀念來看，並不是所有務農的都是農人，所有的勞動者都是工人。他們所謂的工人、農人都是在以他的階級觀念劃分出來的，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工人、農人，而兵，雖然本身不成爲一個階級，但都是出自「無產階級」的工農，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所以是無產階級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工農兵」在共黨術語裏是有階級性的，所謂的「工農兵文藝」實際上也就是「無產階級文藝」的另一替用的名詞。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共提出「工農兵文藝」，主要是「無產階級」這一概念太籠統，太概念化，而「無產階級」在共產主義定義下，在當時中國亦不佔多數，也容易引起一般人反感，利用「工農兵」這一口號不但具體些，而且也符合他們「統一戰綫」的策畧。但是，無論如何，共產黨絕對沒有放棄他們對所謂的「工農兵」所規範的階級定義，而他們的「工農兵文藝」也是在這一階級定義下的階級文學。現在台灣有人應用同樣的名詞來推動某一種文藝，自然會產生理論上、觀念上、以至政治上的混亂，不管他們怎麼解釋。

即是我們能拋開共產黨對「工農兵」及「工農兵文藝」所下的定義，我還是認爲「工農兵文藝」，在理論上，在我們實際社會狀況下，都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我們認爲一切務農的——包括共產黨定義的所謂「農村無產階級」以外的——都是農人；一切工人，包括非無產階級的技術工業、服務工人都是工人，那麼農人、工人都只是職業上的名詞，是超越階級，包含一切階級的。再說到「兵」，我想中華民國的軍人是來自各種不同階層、職業的「全民」武裝，不代表任何一個階級；事實上，除了軍校畢業的軍官、士官們，諸如三軍司令、參謀長、師、團、營長、艦長等等「職業軍人」，不能算是一種職業。大專同學畢業服兵役，除了自願留營的，都是兩年期滿退役，他們決不會說那就是他們的職業，而是盡國民的義務，如果我們認爲我們所說的工、農是包括各階層的務農者與勞動者的一種職業化分，而一般士兵又非職業性的，除了職業軍人軍官外，那麼，以這種方式來推動一種文學，來劃分文學，完全是沒有意義，沒有理論根據的。

如前說，我們的「工農兵」不是共產黨式的階級來劃分，含有階級定義的；所以是職業上的不同，超越並包含所有階級的；因此，我們的「工農兵文藝」也是非階級的，是職業之不同決定的。果眞如此，是否某一行業所寫的小說、戲劇、詩就算是某一行的文學？那麼我們可以提倡，或是把文藝劃分成進出口貿易文藝、計程車司機文藝、中小學教師文藝、售貨員文藝、廚子文藝……？另一個問題就是，是不是工人寫的就是工人文藝，農人寫的就是農人文藝，軍人寫的就是兵的文藝？我知道我國當前不少的作家詩人如商禽、梅新、羅門、瘂弦、洛夫、尼洛、司馬中原、朱西寧等等都曾經在軍中服務工作過長短不等的歲月。如商禽和梅新兩位眞可說是道地的大兵，而他們跟很多其他的人一樣，在軍中就開始，或是才開始寫作。那麼他們的作品是否就是「兵」的文藝呢？如果我們不知道這些作家的身世背景，僅只就他們的文藝創作來分析，是否可以證明這些作者是當兵，甚至當過半輩子兵？我看了商禽的詩，欣賞他的Metaphor的應用，哲學化的表現詩人意識的複雜形態；洛夫的詩似乎有着泛神論的影子；瘂弦的詩的戲劇性的諷刺；羅門詩中一種宗教性的憐憫同情（當然，他們的詩中還有很多別的）……。他們作品中內容、形式、技巧差別相異之大，似乎遠過於他們之曾經爲「兵」之相同。就提倡「工農兵文藝」者心目中來說，這些作品算不算是「工農兵文藝」中的「兵」的文藝呢？是否那些作品中的情感，意識的流露，形象、言語的應用只是「兵」或是當過「兵」的詩人、作家的特殊質徵？如果這就是「兵」的文藝，那麼我想我們的「兵」作家詩人已經產生了最嚴肅，最具挑戰性——向我們的本身對文藝美的，智力的挑職——的文藝。如果不是！那麼什麼才是「兵」，或是「工農兵文藝」呢？

也許，所謂的「工農兵文藝」必需以工農兵爲題材，這麼說來，「工農兵文藝」不必需要工農兵

鄧小平是老實人嗎？

李璜

「當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這三句話，是鄧小平再起而說出的最響亮的語句。這三句話，很顯然是在批評「四人帮」，特別是針對「四人帮」的主使者毛澤東的爲人，說話與做事都喜誇大虛浮，而不老實。不過鄧也不是一個老實人。一個老實人，豈會三下而又能三上！

這數月來，在中國大陸上，鄧小平再度起用後，似乎在發縱指示，有點當令的形勢。於是遠來的西方學人與駐台北的領事館中人向我詢問鄧小平消息者，不少酒會茶會，長談短談，都集中鄧矮。遠來學人多半是研究中華民國史的教授、講師以至研究員，他們且多是已到台北去採訪過來：而各領館之作外交情報者，平時已經與我往還較熟。因之，我對這兩類研求者，先有一段理論的話，作爲答客問的開場白：

客觀理性認識眞相

我是一個歷史學家，或者更直接的說，是現代史料的批判者。因之我常感到，用客觀理性去誌識眞相與抱主觀願望去希求結論，這兩者的看法角度，有點兩樣：前者可以說是立體的，從以往事態去直落現況，以至推論到方來；後者可以說是平面的，本着現狀，隨之起伏，並與時異其憂喜。即以鄧小平的起伏來說，當他被四人帮清算，丢掉三頂紗帽，我即曾在香港「大成雜誌」說到矮鄧絕不會霉到底；而毛死「四人帮」失勢，我又曾對「明報月刊」來訪的孫淡寧女士說，鄧必復出，那都是去年的事了。我不是有何主觀願望，對鄧具着情感（雖然在我的「回憶錄」上，對鄧的小時了了，曾加以誇獎），且懷着希冀；而是本着中國歷史上總是「槍桿子出政權」這個主因，再加以我深知鄧之爲人好強好勝，絕不甘於屈服的本身個性，而一一在前兩雜誌上詳加分析說明的。因之，我不會像左傾人士那樣，對毛死而四人帮忽然垮台，那樣亂糟糟的令他們憂懼，一時之間，簡直傻了！也不會像今天鄧小平出而高呼現代化，西方政經界認爲大陸從此天下天平，從事工商建設，大家爭着去攬生意，可以大撈一筆！（西方學人研究當不如是淺薄，但是其研究結論，往往與他們政經界乃有呼應作用的。因今日之西方，是已不大重視政治原則，而都在「經濟掛帥」也。）

我仍是本着我日常在做史料批判的精神，去客觀的就人就事而立論；質言之，用心理的分析去論其人，用邏輯的批判去論其事，以明現狀，而窺方來。不過茶前酒後，所談不免拉雜，我今將若干客問中，特別關於鄧小平名下，所談三題，抽舉出來，以明端緒，較易了解。

鄧小平是老實人嗎？

「當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這三句話，是鄧再起而說出的最响亮的語句，也是客問中隨時提到的。這三句話，很顯然是在批評「四人帮」，特別是針對「四人帮」的主使者毛澤東的爲人，說話與做事都喜誇大虛浮，而不老實。不過鄧也不是一個老實人。一個老實人豈會三下而又能夠三上！毛澤東兩次把鄧打倒，而終於忍手，既讓他復出，而又予以罷免，還是不開除黨籍，又豈是周恩來一人保護之力（且鄧再被打倒時周已死了）。鄧自有一套不老實的玩法，我在前舉兩月刊中已析言之，玆不贅及。

至於說老實話，這是我們四川人所謂「心直口快」，特別是四川川北人，成都人稱爲土包子的性格。陳毅是川北人（樂至），鄧小平是川北人（廣安），朱德（儀隴）也是；陳毅更比鄧爲心直口快。不過心直口快並不等於公正無私。看不過眼，就要叫了出來，所謂「如鯁在喉，不得不吐」，這是急躁而愛說話的川人通性，以「四川蠻子」之所以異於「紹興師爺」，所以陳、鄧、朱德不能如周恩來於疑猜之主下面而善始善終也！

談到做老實事，這是要扭轉二十年來毛澤東及其迎合他的浮誇而不顧事實的習慣，眞是談何容易！即以月前中共召開的「十一大」的講話報告而論，華國鋒用了兩萬言去重述毛的「不斷革命」、「三個世界」以及「反潮流」，或有大戰之類不切實際的空話，就足見此習難改。所謂做老實事，就是要脚踏實

地，實事求是。這要拿出實施的成績，是否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結果來兌現，絕不是大唱「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本世紀末成爲強國」的盜調，所能騙稱「做老實事」的！

華鄧的不斷鬥爭之局

鄧小平也說過：「辛苦得很的國務院總理願讓年青人去做」，他這句退讓的話，也爲來訪問者所注意，認爲華國鋒從此可以放心，權位的鬥爭可以緩和，中國大陸現狀可以樂觀了。並且還有認爲鄧小平此言，似乎得了周恩來之「不爲天下先」的眞傳，棄名取實，而名終歸之。而我則認爲鄧的性格與周絕不相類，至少鄧的圓滑學不到周，往事歷歷可見。只舉一例，如毛曾怨鄧，其在與劉少奇合作得意時，到上海公幹，也不願到杭州來看看倒霉的他，鄧是小有才而愛表現其才的一類型，自幼已然，在我的回憶錄中已抄記之。月來在對內對外的大政方針表示中，鄧已成爲唯一的發言人，而華國鋒不預焉！

何況近來已被毛及四人帮打倒的老將高幹一一翻身回朝，重任要職。這些老將與高幹大都與鄧共過患難，或竟曾受其指揮，是鄧的舊部屬。在這些老將與高幹眼中，華國鋒在排行中，又「算得上是老幾」（是川話形容資格不夠語）？這類老將與高幹，早在各省佈下地方實力，而今又紛紛問鼎中央，則政權隨槍桿以轉移，恐怕同袍們終不許鄧小平去「多活二十年」，而必得要他實授國務院總理，取華國鋒而代之！「黃袍加身」的史事，爲大家所熟知。未必趙匡胤當檢校太尉時，便早有意做皇帝，亦形勢所造成而不得不然。

不過，這些老將與高幹，曾與朱、毛、鄧、周等並馬創業，深知江山是辛苦拚命，而得來不易，又親見毛澤東十數年來之私心自用，爲顧全個人權位，不惜發動文化大革命，而且卵翼「四人帮」，把政局攪得一場胡塗，將社會各方弄得倒退落伍，前車可鑒，他們不願再學毛澤東那樣不顧一切，發動「造反」，竟連華國鋒也趕下台；在短時期中重演非常之舉，似乎是不會有的。但是，華國鋒、汪東興以至陳錫聯等是否心裏有冷病，在這種大家高喊肅清「四人帮」餘孽聲中，覺得不妥，而要暗中團結自保，以造成「華派」來對抗「鄧派」，那就又將有毛所強調的不斷鬥爭之局了！

共產制度阻礙現代化

四個現代化應是科技教育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與軍事現代化（大陸上的說法不一，而且似乎各有所偏），這當然爲中國人所普遍贊同的。我們在港在台的同胞生活都享受現代化的福賜，大爲改進，我們也當然盼望大陸同胞不再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工作，反終於吃不飽穿不暖。現代化的目標，是在使人們的生活普遍改良，知識普遍增進，國富因之普遍累積，國力因之普遍加強。一句話說完，大家不要一窮二白，而來過小資產階級的生活，這是眞正的走資派！反之，只是「不要褲子，而要原子彈」，或者只是「購買外國槍炮，講求軍事技術，以增強國防」，絕對不足以言現代化的。

照周恩來所提出，而由鄧小平今天所強調的四個現代化，其所以爲大陸知識分子所歡迎，且爲海外中西人士所贊成，應是我前面所說的普遍目標，而不是只重國防一事。但如果要實現這一種普遍目標，則其前提所需的要件，至少得考慮到三點：一爲環境，二爲人才，三爲時間。

在二十年來，毛澤東違背科學及其技術的常識，而提倡且強迫着知識分子向工農羣眾學習，且誇稱老工人爲工程師，而反把專家下放到陳舊的工廠與原始的農村，中小學生更因文化大革命的顛來倒去，而已失學多年。在這一個環境裏，而要一旦在實行西方式的科技教育與工農現代化，可以說是水土不宜，無法生起根來。中共目前在叫下放的科技人才回歸本位，中小學生回到學校，而乃遭受到抗拒。工廠農村的工作本來艱苦，而何以反轉不願回歸比較適合志願的研究場所與學校讀書呢？他們多數竟願從此「歸田」與「再教育」，而不肯回來上進，這個道理令人不解（就是中共的教育部長劉西堯也不能解）。我曾以此問過新逃出來被下放的大中學生，他們答我是：「在毛澤東思想還在高喊的環境裏，大家不能再相信有甚麼現代化的生活可言！從前大鳴大放與文化大革命等等胡天胡地，令知識分子大上其當的次數太多了，誰人再敢相信知識二字會終被重視？」

因此毛澤東思想不徹底被揚棄，其以往的狂妄而輕視知識與侮辱讀書人的種種不加以公開清算，則只是清算「四人帮」而仍舊捧毛，是引不起大陸僅餘的少數科技老人與多數下放知青的信心來的！

因此第二點的人才要素便成了問題！卽使科技老人與下放知青都願意回歸學術本位，他們老的研究荒疏多年，早已落伍：小的上山下鄉，拋了書本，且弄昏了頭腦，叫他們如何便升進大學？我在香港教書二十年，接觸大陸逃出來的下放知青，不在少數，大都是頭腦受的刺激太大，到了自由環境，還是皇皇然不可終日。我這個當老師的很費領導氣力去將他們恐怖而且懊惱的心境安定下來，使之冷靜；不冷靜，如何能去循序求知？然而我的努力結果，只有少數生效，多數每每令人嘆氣，這是珠海書院同事們都知道的。以此可以推知在大陸今天人權仍是毫無保障，恐怖心理仍是無法消除，如何能夠有眞正的科學人才的安靜訓練與養成。

然而環境並不是不可以改變過來。但必須先辦到三件事：第一是根本放棄毛澤東以至馬克思的階級性說法，而承認人性第一，知識爲上；第二是取銷封閉政策，而造成開放社會，與東西方海外大量往來並作文化交流；第三是照一般正規的辦法，將大中小各學校從頭另外來過，不能性急，不要躐等，按部就班，期以十年之後，然後始勉強造成現代化的大量青年幹部，這才足以引起人們相信中國大陸是有誠意在進行科技現代化。但要談到工農及國防業務眞正現代化，則尙須更進一步，培養高級的專門人才，又須再來一個十年。

因此時間是一個重要因素。鄧小平近日說是「到本世紀末要將中國大陸造成現代化強國」，那就必須趕快照我前面剛說三件事立予實行，缺一不可！否則現代化強國只是夢想而已。

大」就是一次大規模的「整黨」行動。在此之前，整肅江青勢力的行動雖已展開，但都還不是全面的。只是「十一大」是整肅的準備工作，而「十一大」是整肅的總結。經過這樣一次「大會」之後，前此所作的諸多整肅，在「黨」內也就「合法化」了。作爲最高權力機關的「中央委員會」，從其組成的分子，已經可以看出鬥爭的結果。

「四人帮」在「十一大」全軍覆沒。王、張、江、姚的政治死刑是判定了，必然回生乏術。他們不同於鄧小平和羅瑞卿輩，不可能幾上幾下。他們的基礎薄，而且登場的過程，喊打喊殺，囂張跋扈之極，曾經造成「黨」內極大的仇恨和混亂。大頭目既倒，那批擠進「中央」的頭目自然跟着被踢了出去。色彩鮮明的「四人帮」分子如原「人大副委員長」李素文、姚連蔚，「文化部長」于會泳，「衛生部長」劉湘屏，「副總理」孫健，「體委主任」莊則棟，「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宋佩璋，「北京市委書記」謝靜宜等固無一倖免，而向「四人帮」靠攏的丁盛、馬寧、冠華、冼恆漢、田維新、張宗遜、王宏坤、王淮湘、傅傳作、陶魯笳、胡煒、汪家道，也被擯出「中委會」之門。「十大」的「中委會」成員被整的逾三分之一，無疑絕大多數都是與「四人帮」有關連。華、鄧自然也會藉此機會整倒一些不愜己意的人，但必居少數。而在「十一大」選入「中委會」的成員中，也必有華、鄧想要聯手整倒的頭目，祗是格於形勢，不得不暫時退却一步，徐徐圖之，如「成都軍區」最近的改組，吳克華取代了劉興元，就是徐圖之一例。

投靠江派的陶魯笳

在江青帮一千多萬黨員之中，自是有兵有將。其散布在黨、政、軍各級機構的領導幹部必有相當數目。如今「中央」的後台既倒，已成落荒的窮寇。「四人帮」雖是窮寇，但也未嘗不是百足之虫。

華若沒有鄧小平、李先念、葉劍英輩領着一批老幹部撐腰，不論講鬥爭聲勢或技巧，他都未必是江青一帮的對手。再說，如果江青輩早防備了宮廷政變那一狠招，以先發制人的手段，藉馬小六的民兵師先抓了葉劍英和李先念，則華現在未嘗不是江記朝廷的應聲虫。

「兩報一刊」十月六日的社論就說：「四人帮不打不倒，打倒了不批判，他們的流毒影响也不會自行消失。如果不徹底批判……日後還可能死灰復燃，還會出現馬天水、于會泳、遲羣、張鐵生、翁森鶴、陳阿大式的人物，還會鬧地震。」這一段話充分說明了華帮的恐懼，眞是情見乎辭！

「窮寇」一大片並非易追

然而「窮寇」畢竟還是一大片！前述「兩報一刊」的社論指出「追」的手段是「清查工作要抓緊」，目的是「對於四人帮及其餘黨組成的……帮派體系，一定要徹底摧毀。」



江青親信于會泳

上海文革派地位僅次王洪文的紡織女工王秀珍。

葉劍英在「修改黨章報告」中說，一大片的新黨員「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這種說法是怕引起全面性的混亂。

實際上被清除出黨的絕不會是少數，不過還是要徐徐圖之而已！但是，「四人帮」並非全是一些少不更事的激進派，「文革」初期被提到「領導」崗位上的頭目，已經歷過十餘年的鬥爭大風浪，他們自然也會攪明投降、暗抗拒的手法，也會掩蔽自己，華大喊要徹底清查，意即在此。

再說，除了張鐵生、謝靜宜一類顏色鮮明以外，誰又一定不是「四人帮」？

華國鋒、紀登奎、倪志福、陳永貴，乃至李德生和汪東興，他們和「四人帮」的關聯，恐怕還遠超過丁盛和冼恆漢呢！「窮寇」並非易追，而且必定抵死抗拒，四人帮已經成了共帮的癌症。

江派黨羽遍大陸
華鄧聯手徐圖之
「四人帮」已成窮寇

岳騫

華帮最近大張旗鼓鬥「四人帮」，趙蒼壁繼任「公安部長」便是鄧小平手上的一把大刀，正向被指爲四人帮的黨員、幹部頭上砍下去。這一場血鬥，可能會比文革初期的武鬥規模更大，而一旦遭到反撲，必然會造成整個華管區全面混亂。

有些別有居心的人，在報紙鼓吹「天下大定」，進而是「天下大治」，實際情況不然，不僅不定、不治，眼見就要大殺、大亂。

江青勢力相當龐大

「四人帮」在王、張、江、姚之下是具有相當龐大勢力的。只不過華、葉、汪聯手先搞宮廷政變，把江青打個措手不及，使得「文革派」的廣大隊伍失去了「中央」的領導與後援，無法結成堅強的勢力。江青慫恿老毛搞了十年的「文革」，自然是有所爲而來。毛晚年昏庸，一心一意要把權力交給自己的老婆。江青有了老毛這個枕邊人做後台，在黨內雖不是完全暢行無礙，但十年之間所建立的勢力還是相當可觀的。最初在他身邊的王、關、戚和後來的張春橋、姚文元雖是秀才班，看來不足以成大事。但是，他們圍在江青身邊，帮着江青和自己搞奪權是有計畫、有步驟，從鬥垮劉少奇、林彪和陳伯達到批孔（矛頭指向周恩來）批鄧，就是清除障礙的一系列工作。再則不斷把自己人塞進黨內或提升爲幹部，所謂「突擊提幹」等都是手段。根據葉劍英所作的「修改黨章報告」中指出：「三千五百萬黨員中，文化大革命以來入黨的佔近半數，黨的十大以來入黨的有七百多萬，新黨員佔的比重相當大。」他們要把自己在黨內造成爲多數派，而且已經有了相當「成績」。江青一夥的另一手段就是建立武力，毛那句「槍桿子裏出政權」他們自是奉行不渝，而且也是實際所需。他們抓槍桿子分兩條路綫進行，其一是搞民兵，其二是在正規部隊中拉攏大軍頭和提升幹部。在搞民兵方面，總的數字雖未見透露，然僅上海與北平兩地就號稱百萬，而且有其指揮系統。「四屆人大」搞出的憲法，竟把民兵和正規武裝並列，其用心可知。

從以上的概述，不難看出毛費十餘年之力栽培他的老婆已經成了相當氣候。「十大」以後的黨，江青帮可以說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槍。從「十大」之後竟有七百萬人入黨來看，可見江青帮搞得相當積極。據說華、葉聯手把那場政變搞得那麼早，就是江青吵着要立即召開「十屆三中全會」。揆諸情理，實有可能。既然投票有人，又可訴之於幹部對毛新死的一點悲惘，則江青的勝算是相當大。殊不料一場擒賊擒王的宮廷政變，由原是江青帮一分子的華國鋒領頭，變生肘腋，江青帮夢想成空。而現在華國鋒在整垮「四人帮」之後的「整黨」，豈能不與「揭批四人帮」結合起來攪？



姚連尉（右）與喬冠華

共帮

的「十一

都是十分可悲的事。

我們在灣仔編報時，常見到梁「社長」的豪華平治汽車從雲東街新華社後面停車場開出，可見他在香港過的是百分之百的資產階級生活，回到大陸，即使眞的昇個犬官佢做，也很難再有豪華平治汽車供他享受了。

十九年的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生活，早已把梁「社長」腐化，他的「共產」只剩番把口，講話時滿嘴馬列，實際生活比反共人士更「走資派」。

過慣這種生活，要「內調」大陸過貧乏的日子，其苦可知。

儘管共幹過的不是老百姓的生活，但和他在香港的生活相比，總是蚊髀牛髀，冇得比！

新聞以外

可怕的報仇運動

十月政變到現在已一年多，王張江姚四人下獄，據說「好住好食」，只不過沒有自由，不可以再像從前那樣叱咤風雲了。

可是這一年多以來，由華國鋒、鄧小平分別推行，目的不同的揭批四人帮運動，雷厲風行，在各地還是如火如荼。四人帮「黨羽」之被處決的，據說已在六千名以上。

爲什麽說華國鋒與鄧小平的揭批四人帮「目的不同」呢？華國鋒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反戈一擊」之功，如果不將四人帮勢力徹底淸除，恐防被四人帮反噬，因此必須「除惡務盡，一個不留」。

鄧小平兩次打入牛棚，都是四人帮和他作對的結果，現在他回朝了，重握權力，自必然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凡對他或他的一派有過「牙齒痕」的，一律予以報復，罪重的處決，罪輕的打入牛棚。

使人感到滑稽的是：王張江姚這批「首惡」可以不死，他們的嘍囉、馬仔則難保性命。

四人帮被捕一年多，華、鄧還在各地拚命挖根，看來，和四人帮有過些微關係的人，都恐怕脫不了關係。

目前，大陸最可怕的是「報仇運動」。在批鄧、反右傾翻案風時期，那一個人不高舉過拳頭，叫喊過「擁護中央兩項決議」的口號？今天，這些人都有機會成爲「四人帮」，有機會被批鬥，更有機會送掉性命。

要報仇的還不單只矮仔鄧一個人，因他打入牛棚而受株連的鄧派人物，現在紛紛回朝，自然也要報仇，這一來，便使鄧派的「報仇運動」，更加廣泛。

報仇運動十分可怕，任何人只要給戴上一頂「四人帮餘孽」的帽子，便可任煎任炒。因以前批過鄧而罹殺身之禍，恐怕不在少數，今後還陸續有來，方興未艾。

誰都不能斷定王張江姚四人帮還有沒有「鹹魚翻生」的機會，萬一若干年後，他們也從牛棚爬出來，重抓權力，那麽，今天揭批四人帮的人，又將遭到報仇，難免再一次千萬人頭落地。

冤冤相報何時了，大陸報仇運動的確可怕。人們對周恩來、鄧小平一派，都有錯誤的觀念，名之爲「溫和派」，以爲周、鄧是溫和人物，不是講打講殺。殊不知所有共產黨人都是心狠手辣的屠夫、劊子手，殺人不眨眼。死在周恩來手上的中國人，何只萬千？今天，矮仔鄧的報仇運動，也殺人盈野，何「溫和」之有？

華國鋒、吳德、陳錫聯、汪東興這一班「文革受益派」先後遭到大字報攻擊，很明顯的，又是報仇運動的一個巨大浪潮的來臨。

外國記者的覺醒

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孟洛因報導大陸眞相，受到中共杯葛，不簽發他居留的證件，等於變相驅逐出境。

孟洛一系列的報導，對香港人來說，並沒半點新鮮的地方，諸如共幹成爲特權階級，人民生活困苦，一切要走後門等等，凡有親人在大陸的，都已耳熟能詳。不過，在外國人確是前所未有的大膽報導。一向以來，在外國記者筆下，對大陸情況總是「隱惡揚善」的，不但報喜不報憂，只說好的不說壞的，甚至歪曲地把壞的說成是好的。因此，在外國報紙上，幾乎不可能看到中共統治下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

到大陸去的外國記者，固然思想上較爲左傾，有意無意間維護了中共，再加上他們害怕「不受歡迎」，不能留在大陸，更加意拍中共馬屁，因而，駐平的外國記者便差不多成爲中共御用的宣傳員。自尼克遜「突破」了中共的鐵幕後，差不多所有的外國記者都拚命說好話，特別是日本記者，簡直違反了新聞道德，更埋沒了新聞記者的良知。

不過，絕對不是所有新聞記者都是如此，孟洛也不是第一個肯說眞話的外國記者，在他之前，我們看過不少外國記者的正確報導，但他們的影响力不及孟洛，他除了担任多倫多環球郵報職務外，還是美國七家大報的特約撰稿人，因此他的每一報導，傳播非常廣泛，加以世界各地報紙的譯載，使他的所見所聞，更傳達到世界各地，也難怪中共對他恨得牙癢癢的。

另一原因是過去世界上正掀起了一股「中國熱」，就算你百分之百的把中共實況報導出來，讀者也「不相信」，他們只相信讚美之詞。到今天，中共的騙術已逐漸拆穿，一切虛僞宣傳再瞞不過外國記者，因此，他們報導了眞實的一面。

同時，也因爲揭批四人帮太過「徹底」，把王張江姚的胡作非爲，過份誇張，徹底砸破外國人心目中形象，對有關大陸的眞實報導，他們也相信了，因此外國駐平記者必須把眞實的情況、消息向他們的讀者報導，不再以中共的「官方」公佈爲準。

透過這些報導，外國人對大陸的實況知得更多，力倡「人權運動」的美國總統卡達，也不敢貿貿然違反自己的主張，急急與中共「關係正常化」。

美國人因尼克遜突破了鐵幕而存下幻想，現在又因突破鐵幕而看清楚中共的眞面目。壞事有時會變成好事，這話倒是說得不錯。

港共大整肅已見端倪
大頭頭梁威林內調凶多吉少

萬人傑

我們早在去月初便得到港共進行大整肅的消息，最近，這一項「傳說」已見諸事實。港共大頭頭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被調回大陸——捧場的人說他將「出任大官」，但老萬看法並不這樣樂觀，因爲梁威林在職十九年，每逢大陸權力變動，他都幫一派打一派。老幹回朝，對他自然難有好感，因此他的「內調」，肯定吉少凶多！

梁威林「內調」

萬人日報曾被左報詆爲「造謠」報，不幸事實一一證實了這些「謠」。有位左派仁兄告訴老萬，新華社頭頭每天第一份先看萬人日報，老萬當時「疑信參半」，現在則「信十足」了。

有人認爲萬人日報的大陸消息靈通，實則更難得的是萬人日報共黨內部消息比左派人士更靈通。他們要知道自己的消息，非看萬人日報不可。

老萬這麼說，並非自我吹牛。萬人日報十一月四日發表一則港共進行大整肅的消息，這消息敢稱是左右、中西報紙獨有的。發表後，一般讀者可能「疑信參半」，但左派內部的人却因我們的報導而戰慄不安。理由是左派人士事前已聽到「風聲」，我們的報導，加強了它的眞實性。

十一月四日萬人日報的報導，指名道姓的「點明」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也在整肅之列。我們還指出，梁威林內調，是人是鬼難逆料。「新華社」香港分社前任「社長」梁上苑「內調」，經過政治審查後，卒能過關，獲派担任「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的要職；但如果像「文滙報社長」孟秋江那樣便慘了，他因無法過關而批鬥下放，境況凄涼。

梁威林「社長」今回內調，命運如何？成爲梁上苑抑變成孟秋江？我們不禁爲梁「社長」躭心。

「新華社」通過英文南華早報發出梁威林內調的消息，據說他將調任「更高級」的「官職」，相信這只是他主觀的期望，此時他的心情，正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大概和喬冠華「外長」在美國接到「召回」的通知時差不多。自己做過些甚麼事，自己明白。正如萬人日報歷舉他的「政績」，證明他是個兩面派人物，此時內調，當然「凶多吉少」了。

使人感到有點蹺蹊的是：有關梁威林內調消息，新華社沒有直接發表，而通過他們的代理人蘇某，先在英文報上發佈，中文報繙譯刊出後，新華社加以「證實」，這一條迂迴路綫，已比我們遲了二十五大。

對萬人日報來說，這是一件「吐氣揚眉」的事，儘管左派詆譭我們是「造謠」報，是「謠言工廠」，但他們終於要「證實」我們的「謠言」，這是天大的笑話！

左報又指我們爲「蔣特」，有人說：你們連左派內部的機密消息都知道，還不是特務嗎？我們對左派消息的靈通，不是因爲我們有三頭六臂，更不是我們的記者能力超人，其實是左派「送上門來」的。左派內部有很多「不滿情緒」，不滿的人給我們一些綫索，我們自然不難「採訪」到詳情了。

港共的大整肅

中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的「內調」，決不是「另外畀個大官佢做」咁簡單。大家知道，新華社表面是一家新聞通訊社，實際在沒有外交人員的地方，它就成了中共「官方」代表。至少，在香港是這個情形。中共和香港政府「交涉」大都通過新華社，而新華社頭頭，等於變相的領事。

梁威林在職十九年，對香港事務的熟悉，共產黨人中沒有人比得上他。他和香港政府有過蜜月期間，也有翻面成仇的日子。六七年「鬥垮鬥臭港英」的暴動，曾經陷於低潮，使中共與香港的關係顯得惡劣。今天「事過情遷」，雙方似乎都渾忘前事，港共既不再駡白皮猪、黃皮狗；中共在港辦的紅白二事——「國慶」和「弔老毛」，港府「大官」也相率參與，看起來又似已眞的和好如初，覆水重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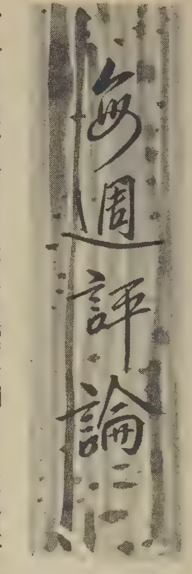
因此，老萬認爲，梁威林的「內調」，決非因爲他「不能勝任」，實是另有原因。原因是甚麼？大概與大陸權爭有關。

鄧小平和華國鋒雖鬥爭激烈，可是鄧、華都在揭批四人帮。如果梁威林因過去的德行，被打成四人帮，則這次內調便凶多吉少了。

梁威林在香港搞了近廿年，大陸當權派數易，還是穩坐他的「社長」交椅上，可見他並不簡單；今回頂不住批鬥四人帮的浪潮，一葉知秋，從這一點就可看出大陸權爭的嚴重。

港共的整肅是全面性的，原則上「全部調走，一個不留」，因此受影响的不單祗梁威林一人。在香港的中共黨員、幹部，將逐一內調，也許已有不少知名度不高的左派「重要人物」已回歸大陸，過他們的社會主義幸福生活了。

不管是吉是凶，這次的內調，對梁威林來說，



由中共進口瑞典鹿茸談起

是一條法新社的電訊，說是中共準備從瑞典入口鹿茸。這段消息只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明報一版刊出，其他報紙均付闕如。在法新社的消息中和明報登載時的標題上，都提到這種鹿茸有「壯陽」之功。可能因中國大陸出產的鹿茸只能入藥，但却無「壯陽」特效，故北平當權派非從瑞典進口不可？

大陸同胞連飯都吃不飽，加上強迫限額「計劃生育」，生孩子超過兩個，不僅不能上戶口領口粮，還要受幹部和左隣右舍的譏諷和政治上的壓力，就是奉送那種有「壯陽」之功的瑞典鹿茸，他們也不會要，那麼天天叫喊「一切爲人民」的中共入口那東西幹甚麼呢？當然是供高級幹部享用了。現在被中國大陸上的老幹部視爲洪水猛獸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老毛已死，江青一伙已經垮台，他們——老幹部除了已死的以外，絕對多數已經復出掌權。如果說過去的十一年是毛江派掌握大權，那麼現在的大陸就是老幹部的獨霸天下。有權也就有了一切，加上毛死前長期蹲「五七幹校」吃盡了苦頭，這回吃點入口鹿茸「壯陽」一番，或者再攪幾個新愛人，似乎是很應該的。

一年多來，中共在對王張江姚四人帮的罪行進行揭發批判中，主要是說他們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其實，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打倒的老幹部多數被指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江所持的「理由」是如果不把權奪回來，那些「走資派」就會「復辟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陸就會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這種對罵，差不多是一個「模式」，反正有權就是「革命」，就是「無產階級」，也就有權對所謂「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進行對自己絕對有利的解釋，同時自己也必是擁有兩家「工廠」的老板。這兩家「工廠」一個是「鋼鐵工廠」專造鐵棍子，一家是「帽子工廠」專做「帽子」。中共在派系鬥爭中，失勢的一派，一邊被勝利者打棍子，一邊被「扣帽子」就是這麼來的。劉少奇的「帽子」是「叛徒、內奸、工賊」，今日的江青帽子最多，有什麼「叛徒」、「階級異己份子」和「白骨精」等等，不一而足。

但不管是那一派，當他們仍在台上，有權力用「棍子」打人，用「帽子」壓人扣人的時候，他們揮霍金錢和過着豪華的生活都是一樣，其驕奢淫佚的程度，實超過了美國的什麼汽車大王、中東的油王和船王，且已到了令人不敢相信的地步。近年大陸逃出的青年都知道，毛澤東援外最豪爽。據說：當他批准援外金錢和物資數額時，往往在數字尾上加個「〇」字。本來「〇」本身就是「〇」，但若加在金錢一千萬的尾上就成了一億。再如文革前，鄧小平到熱河離宮避暑，一時橋牌癮作，乃派飛機前往北平接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等人前往玩牌。

還有，江青爲了仿效武則天，汽車坐膩了，喜歡策馬，一次前往海南島就派飛機由廣州運去兩匹馬，以供娘娘玩耍。在海南島江青游泳，先通知海軍艦艇封鎖海灣，一來怕有人由水路闖進海灣，二來躭心有鯊魚。

前述鄧小平和江青的故事，可千萬不要又說什麼「反動派造謠」，而是在他們失勢後大陸上公開揭發出來的事實，以作爲批判的材料。這些事實說明，儘管中共頭頭派別不同，又互鬥而已，但不管是誰在台上，都是毫無限制地浪費刮自老百姓的血汗，在這方面却沒有什麼兩樣。一來，這是中共的「進步」的制度賦給北平那一小撮頭頭的權利，二來作爲中共的「首長」級幹部，又有誰不是咀裏喊着「爲人民服務」，所幹的却是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痾屎痾尿呢？高價進口瑞典鹿茸，配煉成劑用以「壯陽」，是有此需要啊！譬如曾坐二把交椅多年的劉少奇結婚次數之多，就是在中共口中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少見。上海赤化後，風流成性的陳毅當「上海市長」時，那裏的著名明星歌女和交際花等等，有不少人都被他「解放」了。再如，毛死江青垮台後，中共在批「四人帮」中，隱然點出乒乓能手莊則棟所以能當上「國家體委主任」，就是因爲江青和他「有一手」。試問：像劉少奇、陳毅那種「夜夜換嬌娃」和江青那種「以老攻幼」的情形，不補下身壯壯陽或者壯壯陰點得噃？

當然今日中共進口瑞典鹿茸，既不是爲劉陳，更不是爲江青，相信是爲了供應北平那羣新貴統治者。

那麼中國大陸上的老百姓生活又怎樣呢？當然仍是和過去一樣，粮食不夠吃，燒柴一天一天的想辦法，衣服問題始終也沒有解決。如果有進口鹿茸給他們「壯陽」，他們會說：我們要粮食塡胃。

NO: 528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二月八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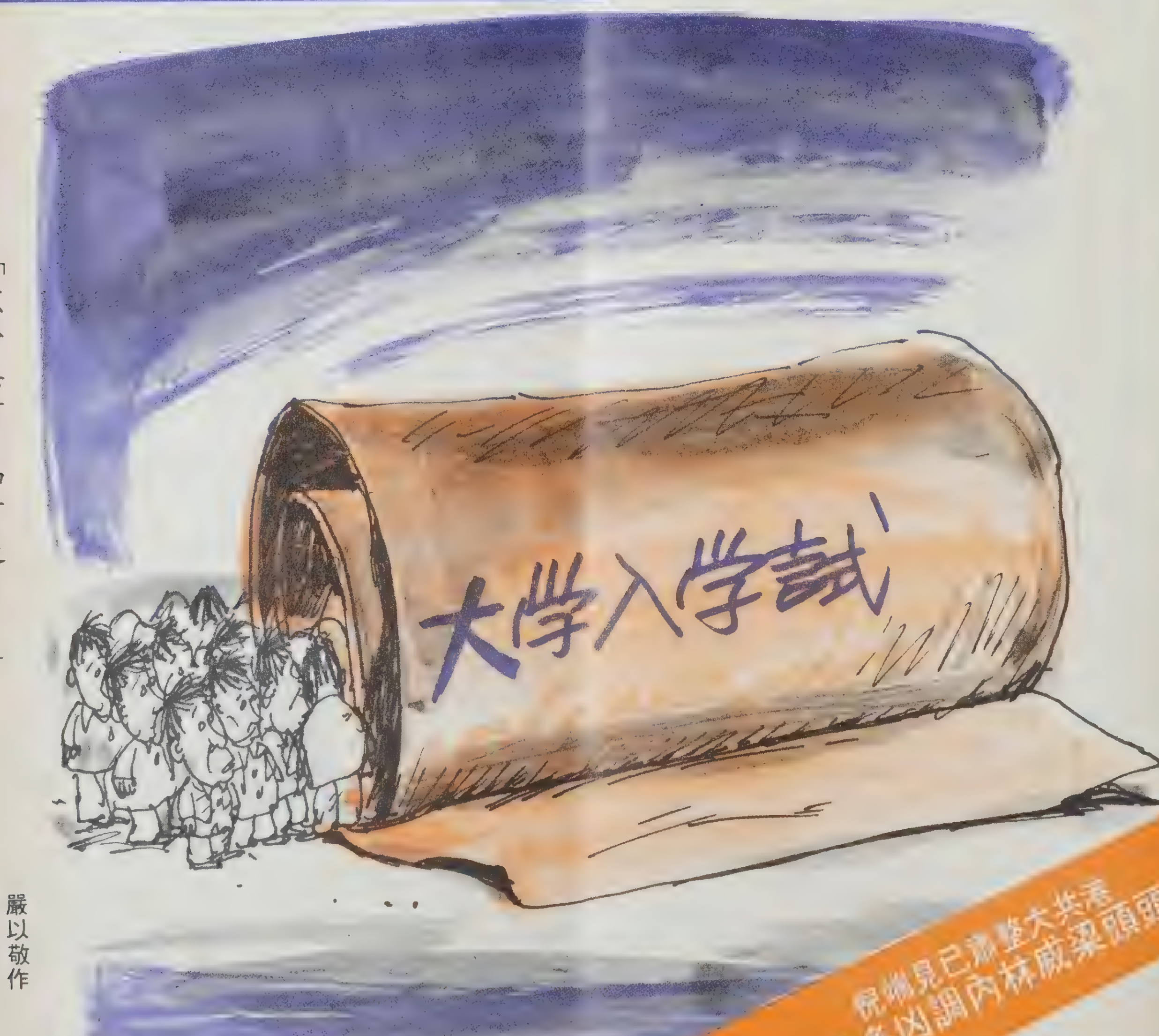
本期目要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28

由中共進口的瑞典鹿茸談起
「四人幫」已成窮寇
鄧小平是老實人嗎？
談「工農兵」文藝
毛遠新親信王淮湘
克里姆林宮兩接班人
中共垂涎的英國獵犬戰機
英國議員「放棄香港」的謬論



「不學無術，如何過關？」

嚴以敬作

港共大整肅已見端倪
大頭頭梁威林內調凶多吉少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鷗同文　封淑英

[illegible]

同韻：

[illegible]

羣出舉軒軒。木有宜居野。官無台隱村。

[illegible]

梅花　十萬山人

[illegible]

斗轉寂無聲。縱意詩吟咏。[illegible]

乾坤不可極。萬壑有餘清。

感時之一

[illegible]

喜訊　調寄鷓鴣天

午睡神仙夢裏期。四重六合洩天機。

水塘久旱逢甘雨，馬纜連贏掘草皮。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花艷沁荷香，陣陣錦帆歸處藻流江。

前題

[illegible]

亭亭倩影從天降，新潮異昔人空巷。

顏色艷如前，女兒依舊妍。

[illegible]

千。親情靡覺寒。

詞牌：一翦梅—淺談　何敏公

題攷：一翦梅者即一枝梅也。宋人謂一枝[illegible]

相思，荆州汜，陸凱自江南以梅花[illegible]

有，聊贈一枝春。詞名一翦梅，即取此意。

別名：韓淲詞，有一朵梅花百和香句，又[illegible]

體制：此調以周邦彥爲正體，兩段六十字[illegible]

格式而塡。又有五十八字五十九字體者。

調寄一翦梅

[illegible]

月下花前。枕上燈前。與來弄筆且休[illegible]

前調　日人　傅靜菴

七日東風折菊萊。日上樓台。[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屏。可憐春夢喚難醒。如此江城。幾[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大會堂前展覽場。萬紫千紅，海國[illegible]

外清香。

[illegible]

揚。合歡枝上合婚天，入夢優曇，成[illegible]

前題　高福永

[illegible]

悽。年年孤負杜鵑啼。人不成歸。夢不成歸。

紅豆春來又滿枝。昔怕春遲。今願春[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這件少爲外人知的事件，是由密歇根大學的研究員袁非泉（譯音）與奧森堡兩人揭發。「揭露出中國大陸上的政治性處決，業已製造出他們原意要掃除的公眾激憤、政治騷動與行政糜爛。」

處死異己 數以千計

外國旅客最近報導，在中國大陸上出現「大字報」，報導許多政治處決的情事，「華國鋒的長時期的掃除政敵的努力，很可能遭處死者的總人數以千計。」

華國鋒與他的助理們，對於五十年代初期及六十年代後期的混亂中，政治殺害所造成的家族世仇的悲痛，以乎並未使他們得到絲毫敎訓。

據袁賽泉與奧森堡所撰的一篇文章說，這件事發生在「混亂及並非不尋常的執行土地改革的最低階層幹部的腐化」之時代。

這樣的一個「土地改革」團體，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抵達余澤，「他們不與地區內的貧農建立連繫，反而居住在富農的家裏。」

「據後來的揭露，在很短的時間裏，這個小組便開始無法無天，亂搞男女關係，保護地主，將富農列爲貧窮以便加以保護等等。」

被處死的農民楊德隆，原還以爲共黨是救星，迨發現共幹腐化覺得震驚之後，便大聲批評共幹的劬行。與腐化的共幹同流合汚的地方「法官」，公報私仇，支持控告楊德隆誹謗與妨碍「土地改革」。「法官」遂提議處以死刑。

沒經調查 遽爾處死

「在當時，要批准處死一個人，需要經過極爲複雜的一連串的查核。而華國鋒似乎是這件事的主要協調人。

縣黨部的「土改」幹部以電話告訴華國鋒，他遽爾批准處死，並於數小時內通知了地方「公安軍」。

華國鋒正式獲悉此事之後兩天，這名被誣告的農民即遭槍殺。

「這件事發生得太快，核准死刑的官方文件尚未送達，而不待楊德隆提出屬於他的權利的最後辯白。」

這整個事件，使市鎮上的許多農民極爲不滿。

兩年之後，湖南省的官方報紙刊出此一事件。

袁賽泉與奧森堡指出，「細讀報紙新聞，暗示華國鋒也許已自承犯了官僚主義的小錯，即是他處理此案過分急速，而完全信任下級的報告，不做獨立的求證。」

關於處死刑的案件應有的程序，中共黨徒並不認眞執行。

在中國大陸上，不可能復活的罪犯，如九月間在北平刀刺一名美國遊客的神經病人，與不願改變思想的政治異調者，這兩種人之間是不加區別的。

他們認爲，這兩種人都威脅公共秩序，所以都必須掃除。

統治手段 政治處決

一位德國遊客布羅達說，中共的「司法官員」以「毫不遲疑的與無動於衷的態度」談到死刑問題說，「這是比較少加應用的，顯然是屬於社會對偏差行爲的反應範圍，便是我們所說的『執行預防措施。』」

在毛澤東垂死之年的動亂之後，企圖重建中國大陸的華國鋒，「遂行五十年代百試而無一爽的方法……包括在西元前的中國黃金時代便已開始的政治處決。」

在這些問題上代表西方道德的，贏得諾貝爾獎的國際赦免組織，曾於八月間致電華國鋒，對於這些處決事件表示關切。他說：「就所知，迄無答覆。」

中共高層黑狗相爭 地方基層白狗擋災

編輯先生：

最近外電頻傳大陸腥風血雨，報復殺伐，橫掠全部大陸。日前華國鋒在第四屆第四次「常委會」中說：「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混進一批壞人，有些成員犯了嚴重錯誤而又堅持不改。」這無異爲整肅殘殺作了註解。美岀爾的摩太陽報本月十四日報導，在不斷的整肅下，這些年來，業已使原有二十九名省級「革委會」頭兒們，死得只剩三個人。這僅有的三人，是陝西的李瑞山、河南的劉建勛和天津的解學恭。這項事實說明了大陸整肅的慘毒和激烈。

但是在原廿九省級革委會頭頭們下的附從分子，華國鋒等仍一點也不放鬆，正在其嚴密控制下，從事所謂的改組工作。華並曾表明，此項改組工作，應在明春下屆「人代會」召開前完成。目前假借以追查四人幫餘孽爲名，大開殺戒，以反革命爲名，並以堅不改悔即判死罪，牽出執行槍決者通常一卡車、一卡車運赴刑場執行。英國「經濟學人」週刊最近一期的報導說，數以千計的人民已遭處決，其證據主要來自中共張貼的「公告」，而且即便外國人能着懂中國字，但他們看到的中國大陸，也僅是允許他們看的一小部份，所以處決總數絕對要高出許多。這還是以北平一地來說，其在大陸各省區的地方，外國記者是無法看到聽到的，其清算鬥爭的慘烈當可想見。

這種人間地獄式的殘殺慘狀突然加亟的情形，說明大陸的奪權鬥爭已到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戰的時候了。因爲自從矮鄧復出以來，外表看來中共高層雖已形成爲華、葉、鄧、李、汪集體領導的局面，而實際上「人代會委員長」一職虛懸，「國務院總理」職位完成任命手續及其他各級政府各項高級職位，都須經過「人代會」的手續，尤其成爲問題又必須在「人代會」上爭奪鬥爭的是「憲法」上要不要設立「國家主席」一事，如果說要設「國家主席」，華能以共黨「主席」兼任「政府主席」嗎？「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代會委員長」，「軍委會主席」，新五人幫都在虎視眈眈，惟恐每一個要職落入他人手中。而今天的華名爲共黨「主席」，究竟實力有限，已很明顯的在拉攏汪東興，希圖以兩個特務勢力的聯手，來對抗有地方軍頭勢力支持的鄧小平。因此，五人幫鑒於「人代會」一拖再拖終必要開，所以分別各自在開會前刻爭取時間，部署一切。華此時從事省、市、自治區的地方改組工作，無非在打擊鄧以便安置自己的勢力，最近華大開殺戒的原因在此。鄧擁有大部軍頭的實力又得官僚老幹部的支持，已企圖在中央控制關鍵地位，而與鄧接近的老軍頭羅瑞卿趙蒼璧復出分任「軍委常委」和「公安部長」，傅崇碧復任「北平衛戍區司令員」，楊勇復任「副總參謀長」，這些復出的軍人，均在文革時期受盡迫害，多與鄧有淵源，就鄧來講，他已實際控制了中共政權。

在未來「人代會」中，華、鄧拚鬥必所難免，但看葉劍英如何來調和華、鄧。而葉已八十餘歲風燭殘年，只要葉一死，則華、鄧終會拚到你死我活，人民必將乘機而起，大陸重光之日，當在不遠矣。

讀者　史　湘

（十一月廿七日）

華國鋒以殺人起家 被整肅者數以千計

華盛頓郵報記者馬修茲發自香港的報導說，自己涉及誣告一個農民政治犯罪而將農民處死的華國鋒，似乎無視整肅的痛苦教訓，而堅持繼續整肅他的政治敵人。

馬修茲在郵報刊出的文章中說，在華國鋒指揮下的中共黨徒，「往往利用行刑班」，雖在五十年代初，處死人的事曾爲華國鋒帶來麻煩。

華國鋒三十一歲那年，在湖南省的一個縣裏做「黨官」，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七日，安排處死當地的一個農民楊德隆，而受到批評，事後的調查眞象大白，原來腐化的「土地改革」幹部，設陷誣告湘陰縣農民的楊德隆。

色色空空佛門清規戒律不能破　娶妻猶如食狗肉污穢正果難修

大陸「解放」初期中共強迫和尚師姑結婚他們寧死不遵從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最近台灣佛教人士提出和尚娶妻問題，引起本港的佛教人士及新聞界的熱烈反應，意見紛紜，對和尚討老婆之事，發表高見，反對與贊成，意見不一。本人雖非出家之人，但也算是佛門信徒，因此借貴刊一角，提出一點拙見。

佛教在中國已有二千多年歷史，且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自中共佔據大陸以來，佛教幾乎在大陸絕迹，僅留下一些紅色和尚，替中共紅朝裝修門面。即使西藏，也不例外。解放初期，中共強迫和尚、師姑還俗，互相結婚，許多和尚、女尼寧死也不肯就範。至今只有台灣及港澳地區，才有正宗的佛教存在。香港是新潮的地方，以前有天主教提出神父結婚問題；但佛教人士，並沒有提出和尚討老婆問題。因為和尚娶妻，正如和尚食狗肉一樣，對佛門來說，同樣污穢，所以凡是修善正果之和尚，生前絕不肯破戒。足見香港和尚比台灣和尚參禪功力之高。

佛教在中國是信徒最多、影響國民精神生活最大的宗教，雖非沙門中人，但對於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也必須權衡損益。台灣和尚主張開放的理由是：（一）日本有允許和尚結婚的事實，天主教中也有核准神父結婚的，這是不可忽視的趨向；（二）獨身生活不合人性，僧源因而枯竭，台灣青年女尼的數目遠超過青年僧侶。

反對的理由則是：皈依三寶，必須持戒苦修，娶妻則受塵累，與在家修行的居士沒有分別。

宗教中所以有獨身僧侶制度，一方面是主觀上修持的需要，一方面是由於客觀上這種方式的獻身，更容易贏得俗眾的尊敬與信賴，僧侶不必為子孫謀，則一切輸將捐獻皆涓滴歸公，用於寺廟教室及其他慈善活動。天主教在羅馬，初期曾備受壓制，但終於能成為權力凌駕帝王之上的宗教團體，實得力於僧侶制度之建立。佛教也是如此。現在天主教神父雖然也有結婚的，但祗是極少數的特例，事實上等於還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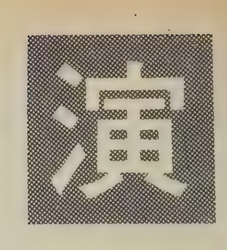
僧源的問題，佛教和天主教也不盡相同。天主教着重神學教育，必青年男女虔誠服膺教義，且經過極慎重考驗程序，始得為修士修女。從前在中國大陸上，有童年的小沙彌，剃度前未嘗知曉經典奧義，祗由於家境貧寒，或聽信術士之言，必須為僧始保性命；孽海記中的女尼唱「年方二八被師父削去了頭髮」，多少亦有其代表性，即有部份僧尼的來源是出於非自覺自願的。在台灣何以小沙彌極少，正由於農村家裕人足，沒有捨子入廟的需要，年輕女尼較多是由於有部份家庭相信每一代捐一名未成年者給寺廟，則全家將因此蒙福，而選擇時自然留子而捨女。這些女童應洒掃之役，無所取償，且自帶伙食所需之費。這現象不是一經濟問題，而是習俗問題。修持有其層次，每一種宗教也各有其清規。信徒不一定出家，如和尚自覺有結婚需要，則自可還俗做居士，不必留在寺廟，同樣受人尊敬。

台灣現有五萬僧侶，依顏習齋存人之說，在人口比例上似屬過多，不發生「和尚慌」問題。明乘法師說得好，每一種宗教都可能有這種週期性的低潮，一時剃度者少，不足為慮。

我覺得為什麼剃度比有多少人剃度更重要。佛教起源於印度，乃大盛於中土，其在印度反趨式微，實由於中國僧侶制度之嚴密及持戒之嚴謹。歷代高僧輩出，悉棄小乘而就大乘，達摩東渡，別立禪宗，已使佛教具有中國的面貌；如效日本及「南方佛教」之所為，捨大乘而就小乘，對佛教前途未必有利。為佛教的健全發展，應該注意兩件事：（一）教育——辦佛學院及以通俗方法宣揚教義；（二）多做社會福利事業——救危濟窮，如辦義診醫院及老人就養所等。以開放結婚來保持僧源是沒有必要的。

讀者　檻外人

（十一月廿五日）




蔡東方

的人不僅佩服他的行政能力與打仗技術，而且更崇敬他的爲人，他的道德。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臣」，他是一個「宗臣」，值得推爲模範受人崇仰的賢臣。

杜甫在他的另一首詩裏說：「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杜甫接着說：「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這兩句相當費解。一種解法是，三分割據的工作，太委屈了諸葛亮；諸葛亮的大才，好比是「威鳳一羽」，具備五德，它升入雲霄，經過千古萬古，才被人們見到一次。

另一種解釋，是：三分割據的功業，在諸葛亮的成就之中只不過是猶如羽毛一般的小事而已。我覺得第一種的解釋較爲說得通。

杜甫這一首「七律」的後四句，是：「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在這四句裏面，只有一個「失」字成爲問題。它不僅費解，而且不可解。倘若這「失」字是「軼」字的訛寫，我們就很容易懂了

杜甫的結論是：諸葛亮不是不知道漢朝的天下難於恢復，然而爲了報答劉備的知遇，實踐自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諾言，所以不惜以煩勞軍務，磨折自己的身體，以至於死。

我個人的看法，與此稍有不同。諸葛亮似乎沒有以操勞作爲他慢性自殺的手段。他並不想自殺。他只是抱了「盡人事以待天命」的態度，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決心，奮鬥到底。

他始終一貫，稱得上「不負平生」四個字。這便是他不僅對得起君上、家人、僚屬、朋友，而且也十分對得起自己的地方。（這與自私不同。自私的人，實際上是最對自己不起。）

他死後成了人民所拜的神，也是極應該的。神是什麼？神是：「聰明、正直、而一者也」的超過普通人的人。

（廿八）蔣琬

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經秘密上表給後主，說「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後主依照諸葛亮的意思，就在他的死訊到達成都之時，任命蔣琬爲「尚書令」，這時候蔣琬已經是「丞相留府長史」、撫軍將軍」（撫軍將軍，是一種「加官」，沒有部隊供他指揮）

尚書令的職務，不過是主管天子在宮內的秘書處而已，雖則實權很大，可以批駁三公九卿的奏章。但是，自從西漢霍光以來，尚書令之上另有一位「錄尚書事」的大官，不管「本職」叫什麼，都在事實上作了「眞宰相。」

諸葛亮生前是這樣的一位「眞宰相」。他從劉備稱帝之時開始，就當了「丞相、錄尚書事」。倘若他僅僅官居丞相，而沒有兼了這「錄尚書事」四個字的頭銜；那末他便不會有「眞宰相」的實權，只是名義上的一個「丞相」而已。

後主叫蔣琬作尚書令，而沒有立即叫他兼「錄尚書事」，並非不肯讓他繼掌諸葛亮的職務，而是蔣琬本來只不過是一個「丞相留府長史、撫軍將軍」地位太小，聲望不夠。所以，必須先升他爲尚書令；然後，過了一個很短的時候，再升他爲「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又過了若干天，才終於特任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同時，封他爲安陽亭侯。（不曾被封侯的人，不能作丞相或眞宰相）。

蔣琬於過渡期間所作的「行都護」的官，也很不小。所謂「都護」，是「什麼部隊都能管」。我們所熟知的是班超担任過的「西域都護」。那就比較小，因爲官名上有了「西域」二字，所管的限於在西域的部隊。周瑜在東吳作過「中都護」，那就很大。因爲他的官名之上的「中」字，不是指的「中等」或「中部地域」，而是「中央」的意思。（漢朝的所謂「中二千石」比普通的「二千石」大，也因爲那九卿之官是中央的官，中字指的是中央，有時候指的是「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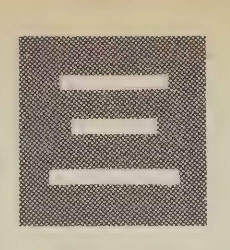
蔣琬所一度担任的「都護」官名上邊有一個「行」字。這行字是「代理」或「試用」，意思是說這個人資格稍嫌不夠，姑且讓他先試試，做得好再「實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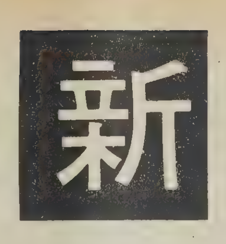
「假節」的假字，不是僞造的假，而是暫借的假，意思是：暫時把皇帝自己的「節」（權杖）暫借給他，於必要時代天子發號施令，節制軍隊，任免大官（漢朝有過這「假節」的權力的人不多。諸葛亮有過。另外，魏吳將「假節」改成了「使持節」；其後「都護」改成了「都督」，都督某州或某幾州的軍事，甚至「都督中外諸軍事」。皇帝所保留的實權，越來越小。）

蔣琬又「領」了「益州刺史」。這領字倒不是「代理」、「試用」，或「暫借」，而是「兼領」，以較大的官職兼領另一個較小的官職。

然而這益州刺史官職雖小（薪水是六百石，比不上太守們的二千石），在當時當地却是一個頗有實權的據點。因爲，蜀漢所有的，也就是這麼一個「益州」；而蔣琬雖則又因爲「資格不夠」而不能像諸葛亮當年「領益州牧」。









第一、「所與對敵，或値人傑」（例如晉武帝的祖父司馬懿）；第二、「衆寡不侔，攻守異體」，魏方的兵多，蜀漢的兵少，彼此相差太遠，不成比例（魏有十三州部之中的八個州，一個部；蜀漢只有一州。司馬懿的兵力，號稱有三十萬，事實上有多少，待考，比起諸葛亮的十萬，應該是多到一倍以上。）諸葛亮採取攻勢，司馬懿採取守勢，攻難守易；第三、諸葛亮的才能，比得上管仲與蕭何。但是管仲找得到王子城父，蕭何找得到韓信；諸葛亮在他的同時的人之中，找不出王子城父與韓信這樣的人，作爲助手，因此就在功業上不能有管仲蕭何的成就。

諸葛亮不負平生

陳壽的解釋，是既公平而又沒有火氣的。倘若他僅僅指出這三項諸葛亮未能在軍事上達到「龍驤虎視，苞括四海」的原因，而不加以什麼「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的按語，後世大多數的崇拜諸葛亮的人，就不會責備陳壽對「私怨」未能忘懷。因爲，既然是對手方「或値人傑」，「衆寡不侔，攻守異體」，又找不出王子城父與韓信那樣的人作爲助手，諸葛亮即使有「奇謀」也不敢輕試，即使長於「將畧」，也難以實施。怎麼就可以因他之「連年動衆，未能有克」。而說他「短於奇謀與缺乏將畧」呢？

到了出擊或應戰之時，雙方於集中以後「擺開陣勢」。最簡單的是所謂「一字長蛇陣」。這長蛇陣的長處，並非如「外行人」所說，能夠「首尾相應」，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首尾相距很遠，實際上不僅不能首尾相應，而且最容易被敵人切成首尾兩段，或若干段。這一字長蛇陣的長處，是便於包抄敵人的兩翼或兩翼之中的一個翼，繞到敵人後方。西洋的軍事學家，稱這種動作爲 out flank，中文譯成「延伸兩翼」。

在西洋的歷史中，希臘人有所謂「方陣」，羅馬人有所謂「分段陣」。我們中國人在春秋時代就已經有了「魚鱗陣」。魚鱗陣可說是「複式」的分段陣，以次一排的分段單位，填補前排的空隙。

諸葛亮的「八陣」，是那八陣？我個人研究得不夠。丁中江先生在去年發表了幾篇有關古代中國的攻守戰術的文字，在台北春秋雜誌之上。

八陣的總原則，我們可以從三國志姜維傳中窺見一二：「初先主留魏延鎭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

（興勢，在今天陝西洋縣之北二十華里。王平於後主延熙七年（西元二四五）抵擋曹爽，派護軍劉敏與參軍杜祺，帶兵守住興勢，自己以主力留在洋縣之東八十華里的黃金谷，作爲呼應。）

諸葛亮曾經在漢中郡首縣南鄭縣的外圍，新造了漢城與業城兩個城，用意也是爲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

他當然不致於用石頭代替兵馬。杜甫所見到的石頭，可能是劉備營壘所遺留下的殘蹟。造營壘的壁，是必須用石頭作爲基礎的。諸葛亮在五丈原的營壘，也留下了石頭基礎，甚至牆壁。這些石頭與牆壁，後來被司馬懿看到，司馬懿很讚賞，說諸葛亮是「天下奇才」。

諸葛亮的才具，確是「兼資文武」。中國漢唐及其以前的讀書人，文武兼修，不曾「分途」。孔子注重禮樂，同時也教學生練習射御。子路（仲由）是他門下的一位很會打仗的人。中國在宋朝以後，才出現了「文人不知兵」的現象。到了曾國藩起兵打洪楊，這種怪現象才被逐漸改變。可惜，從袁世凱創辦新軍以後，又有一些所謂「軍人」，自以爲讀過了步兵操典之類，便成了專家，把所謂「文人」一概不放在眼裏。其實，步兵操典之類，文人也頗有讀得很熟而瞭解得十分透徹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不曾進過職業性的軍事學校，對軍事理論却頗有很精到的見解。在革命元勳之中，黃興、陳其美、于右任，都不曾進過軍事學校，而他們都以副元帥、都督，或總司令的身分帶過兵，打過相當成功的仗。

總統蔣公一向提倡「文武合一」，教文職人員兼習軍事，教武職人員兼習政治經濟與人文學科。他發揚孔子的「六藝」思想，希望今後的中國，能產生像諸葛亮這樣的兼資文武的人才。

蔣公對諸葛亮的讚揚是：「在政治上以猛濟寬，以討賊雪恥，激勵國民的志氣；以循名責實，糾正浮華浪漫的風俗」。

諸葛亮的成就，超過了他在青年時代的願望。他在隆中抱膝長吟，自比管樂。管仲在功業上不過是扶助了齊桓公成爲諸侯的盟主，在道德上却免不了有「三歸」之玷。樂毅替燕國向齊國報仇，一舉而打下了七十幾個城鎭，然而結果却受了奸人的讒毀，丟了官職，功敗垂成。諸葛亮在表面上沒有做到管仲的領導羣倫，或樂毅勢如破竹，却在事實上奠定了天下三分。

諸葛亮並且使得全中國的人心不爲那不顧道義的曹氏父子所迷惑。他敢於以區區益州一個州，抵抗曹家的八州一郡；而且也在他本人的公私行爲上做出一個好榜樣，使得當代與後世

史大林問道：「你知不知道蘇聯給予滿洲的援助何以比你們關內多。」

周恩來心想你有意製造第二個滿洲國，但嘴裏却不敢說出。

史大林看着周恩來，微笑道：「我決不會製造第二個滿洲國，那個方式過時了。」

周恩來當時魂飛魄散，覺得史大林眼光簡直是天光，能照透五臟六腑。連忙說道：「我們決沒有人這麼想。」

史大林說道：「蘇聯援助所以給予滿洲特別多，是因爲滿洲安定，物產豐富，有發展的潛力，例如新疆，我們無論給予多少援話，都沒有用處。」

周恩來說道：「大元帥的指示清楚極了，我回去要轉達毛澤東同志。」

史大林說道：「你回去告訴毛澤東同志，抗美援朝最多只能一石兩鳥，萬不能一石三鳥，不要來個抗美援朝滅高，那可是不成的。」

周恩來說道：「大元帥放心，絕對不會有這樣的事。」

史大林冷冷說道：「沒有就好，有了可就不好了。」

周恩來實在不想再多說，站起問道：「大元帥還有什麼指示，如果指示完畢，我就回去了。」

史大林打個手勢要周恩來坐下，轉過來問莫洛托夫：「一切細則你們都談了。」

莫洛托夫說道：「都談了，至於軍火方面，中國向我們購買，以黃金、白銀償付，不足之數，再運糧食及日用品抵償。」

史大林閉起眼睛想了一下，問道：「其中還有些差距，你想到沒有？」

莫洛托夫問道：「什麼差距？」

史大林說道：「我們軍火運去是整批，數字一定越來越大，中國的金、銀及物資決不可能足夠抵償軍火價欵。」

周恩來陪笑道：「大元帥顧慮得周到，我也同莫洛托夫副總理，維辛斯基外長談到這一點，他們說是不能貸欵。」

莫洛托夫連忙說道：「不是不能貸欵，是因爲我們也沒有錢。」

史大林說道：「莫洛托夫說道，你的腦筋太不靈活了，軍火援助不能一時一刻躭擱，如果一定要中國償還了債欵再繼續供應，前方軍隊沒有軍火怎麼打仗。」

周恩來連連鞠躬道：「大元帥明鑒萬里，一點也不錯。」

莫洛托夫一臉不高興神氣，問道：「應該怎麼辦呢？」

史大林說道：「名義上還是貸欵，但不是現金，而是將軍火作成價目，重轉爲現金賬、算是貸欵，這樣就不一定要收支相等了。」

周恩來說道：「這樣實在方便。」

莫洛托夫問道：「這樣貸欵有沒有利息呢？」

史大林說道：「當然有利息，按照賬面起息，公公道道。」

周恩來這時才明白，史大林實在比莫洛托夫，維辛斯基更狠，但不敢插嘴，還連連點頭道：「大元帥指示的非常正確，實在公公道道。」

史大林說道：「這些辦法你都同意了。」

周恩來說道：「大元帥的指示，我們幾時有過不同意。」

史大林說道：「既然同意，你可以同維辛斯基外長簽一份軍火貸欵協定，便可參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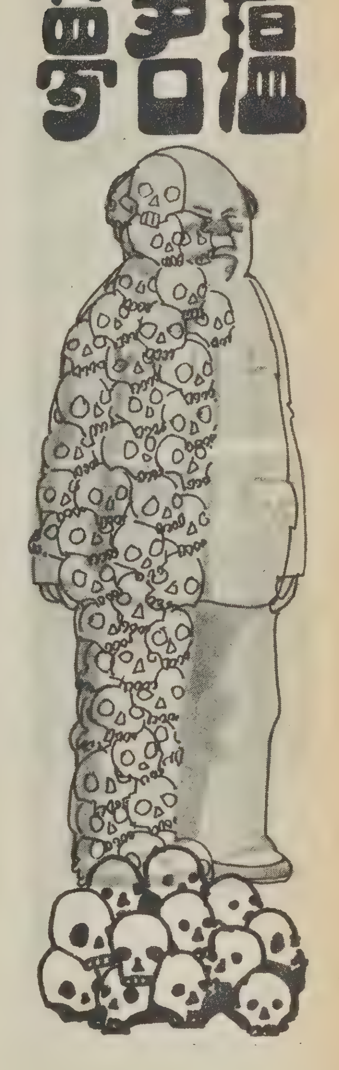
周恩來連忙起身告辭，說道：「多謝大元帥。」

史大林也站起來同周恩來握下手，說道：「祝你們勝利。」



不知如何下筆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周恩來此時眞了解史大林的厲害，怪不得羅斯福、邱吉爾都在他手裏吃了大虧，當時連連點頭說道：「大元帥指示一點不錯，我們抗美援朝實在是爲了自己。」

史大林說道：「你們雖然爲了自己，當然也是爲了我。」

周恩來又不知這句話怎麼解釋，不敢插嘴。

史大林徐徐說道：「你們如果不抗美援朝，美國擊敗北朝鮮，攻入滿洲，國民黨從東南及西南兩路反攻，你們一定支持不住，到時麻煩不是又找到我頭上，所以說你們抗美援朝雖是爲自己，到頭來也還是爲了我。」

周恩來連說：「是的，是的，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都靠大元帥領導，任何國家有了困難，都要請大元帥解決。」

史大林說道：「你們抗美援朝還有另外一個重大作用，毛澤東同志有沒有告訴你。」

周恩來連忙說道：「毛澤東同志只要我趕來向大元帥請示，請大元帥批准參加朝戰，沒有談別的。」

史大林陰陰笑道：「你們部隊裏面有很多國民黨官兵，這些官兵都是受了官長欺騙，胡里胡塗跟着過來，內心當然不服，他們是在等待機會，等待國民黨打回來，來一個裏應外合。」

周恩來身上已經冒冷汗，心想這老傢伙眞是無所不知。當時恭恭敬敬說道：「多虧大元帥提醒，我們都未想到這一點。」

史大林一雙鷹目注視周恩來兩分鐘，說道：「你也許未想到，毛澤東同志是一定想到的。」

周恩來不敢接觸史大林的目光，只說：「是！是！」

史大林說道：「這麼多的有敵意軍隊，實在是肘腋之患，毛澤東又沒有魄力一次殺光，留着遲早是害，不如現在趁着抗美援朝，送去北朝鮮作砲灰，讓美國人打死，不是一舉兩得。」史大林說到得意處，縱聲大笑，莫洛托夫也陪着大笑，周恩來却不能不陪着笑，又眞眞笑不出。

停了兩分鐘，史大林又說道：「如果毛澤東同志要求抗美援朝只有這一個主意，也還罷了，是不是還有更深的計劃。」

周恩來差點急昏過去，怔怔不敢接腔。

史大林又問道：「你們對高崗同志的看法怎麼樣？」

周恩來聽到史大林口裏說你們，明明把自己算上，再也不能裝胡塗，連忙說道：「我同高崗同志一直是密切戰友，從在延安說起，我們兩人的工作互相配合，私人關係也很好。」

史大林微笑道：「外長同志，你同誰都處得好，我要問的是毛澤東同志的意見。」

周恩來說道：「大元帥明鑒，毛澤東同志怎樣想法，我實在不知道，不過，照我想，大家曾共生死患難的老同志，現在革命已經成功，更不會有什麼意見。」

史大林說道：「你們中國人不是常說可以共患難，不能共安樂嗎？」

周恩來陪笑道：「大元帥對我們中國的事了解得眞清楚，不過，那是帝王時代的事了。」

史大林說道：「毛澤東又很濃厚的帝王思想，你也該知道，他不是寫什麼詩，把你們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皇帝都貶得一錢不值。」

周恩來說道：「那是游戲文章，再說那也不是他作的。」

史大林點頭道：「我知道不是他作的，但是，他把人家原作者殺了，將所有作品據爲己有，也等於他作的了。」

周恩來眞想不到史大林對中共情況了解得這麼清麼清楚，簡直有千里眼，順風耳，一時汗流浹背，不敢開口。

史大林說道：「高崗同志在滿洲埋頭建設，很有成績，你說是不是？」

周恩來連聲說：「是的，東北現在是全國最安定繁榮的地區。」

史大林問道：「爲什麼會有這樣成績，你知不知道？」

周恩來想說自然是多虧老大哥帮助，但恐怕引起誤解，不敢插嘴，只是陪笑。

史大林說道：「你不必小心，我不是毛澤東，專從一句話裏面抓人小辮子，你是不是想說多虧蘇聯帮助。」

周恩來不敢推拖，說道：「是的，我就想說這句話。」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為民喉舌
沙田商會
理事長林惠端 黃汝亨
監事長陳奕
暨全體理監事敬賀

前程無限
保良局董事會同寅敬賀

洛陽紙貴
金山地產有限公司同人敬賀

正誼明道
油塘區自由聯誼會敬賀

時代巨輪
九龍官塘區自由商販聯誼會有限公司全體同人敬賀

萬人心聲
元朗太平行仝人敬賀

言論公正
上水惠州同鄉會有限公司暨全體理監事同人敬賀

文風遠播
僑港羅定同鄉會有限公司敬賀

出類拔萃
僑港博羅同鄉會有限公司敬賀

鐵筆雄論
香港布廠商會
會長劉世仁
副會長朱祖涇 李毓流
敬賀

萬家傳誦
養吾堂藥廠有限公司仝人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立德立言

大坑坊衆福利會會長翁祐
理事長甄子傑暨全體同人敬賀

社會明燈

僑港南海同鄉會 理事長潘夢應暨同人敬賀

一紙風行

調景嶺小販聯誼會
調景嶺自由工商革新會敬賀
調景嶺國術健身院

宏論匡時

山河企業有限公司敬賀

信孚中外

七海旅運有限公司葉迅中
金城旅運有限公司黃虞興
同敬賀

萬人雜誌十週年紀念

市民喉舌共推崇 駭浪驚濤大海中
筆陣千軍誰與比 香江十載紀豐功
正氣長舒宇宙開 誅奸警惡醒愚頑
移風易俗狂瀾挽 香江誰人不識君

尹致中敬題

文化之光

上水區鄉事委員會 主席 廖正亮 侯壽德 簡就枝 暨全體代表敬賀

社會欽崇

新界大埔番禺同鄉會 理事長 徐雲 黎達 黃成 敬賀

文光照耀

世界曾氏宗親總會九龍分會
理事長曾宗正
監事長曾昭慶暨同人敬賀

大衆喉舌

香港房屋司署職工會 主席李之 副主席蕭福泉 胡降開 暨全體同人敬賀

還有各地的高僧；加上婆羅門教及其他教徒數千人，合共將近萬人。這是印度文化史上第一次的大盛會。尤其值得我們中國感到光榮的是，在開會那天的上午，唐僧玄奘在戒日王，鳩摩羅王的陪同下，到達會場的時候，各國國王及其大臣高僧們，都跟隨着玄奘等人的後面。全部都到達會場，舉行了隆重而莊嚴的宗教儀式之後，大多數的國王除介紹玄奘給出席大會的人認識之外，並一致推舉玄奘上座爲大會「論主」（等於現時的大會主席），開始講解經義。玄奘在此大會之前，又另自寫了一本名叫「破惡見論」的書，公佈於會場門外，宣示給大家閱讀，使人稱讚不已！

五十萬人無遮大會

莊嚴的大會，約繼續舉行十八天之久，各國國王與近萬計的高僧，聽到玄奘精闢的佛學理論，始終沒有提出反對的意見，更屬難能可貴，致令玄奘獲得了光榮的全部勝利。按照印度的傳統方式，凡是在大會上辯論得勝的，就應該騎着大象遊行一週。以是十八個國王乃請玄奘照例要騎着大象遊行。玄奘起初雖謙讓不肯如此眩耀，但終於拗不過國王們，只好騎上象背。而國王們則在兩旁掀起玄奘的袈裟，高聲的頌讚。會場的觀眾也踴躍呼歡，並燒香撒花，氣氛異常熱烈和諧。從此，大家公認唐僧玄奘爲權威學者，聲名傳遍了印度各大小國家。隨後，玄奘又與戒日王等一行到了鉢羅耶伽國大施場，舉行過七十五天的「無遮大會」（按無遮會，印度國俗經常舉行。梵語般闍于瑟，義釋曰無遮會。無遮，卽寬容無阻之意，不論賢聚道俗，貴賤上下，一律都可參預，平等行財法二施的大法會），到會的共計達五十五萬餘人，這也是印度有史以來的空前文化大集會。

其實，玄奘的確爲中國人增光不少，據歷史紀載：印度文化的燦爛時期，歐洲還在原始時代，遠在公元前三千年，印度已產生偉大的吠陀詩篇。二千多年前，印度詩人已創作了十萬行的大部史詩。在亞當斯密之前，印度在政治經濟方面，已有了阿塔沙斯陀的名著。公元前六百年，印度已設有大學。元前五五〇年，釋迦牟尼已創立了佛教；至阿育王時代，定佛教爲印度國教，於是佛教大盛。玄奘去到印度時，印度文明達到最高峯時期，而他獲得印度人士的頌讚，載譽而歸，實屬難能。他在印度整整過了十三、四個年頭，對於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也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可是，他却沒有一天不在懷念着祖國的，無遮大會以後，他便辭戒日王和其他國王的挽留，決心回國了。

滿載佛經返回長安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六四三），玄奘獲得印度各國國王所贈的大象、馬匹、分別馱了佛經六百多部，若干佛像及其他關於佛教的文物，由中印度起程回中國。那時候大唐的聲威；已遠播西域三十六國，路上的交路亦因此而較前爲方便了。然而玄奘等却走了一年多，才到達於闐國（新疆和闐）。他在那裏又被于闐國王留住講學，又耽擱了半年的時光，原因由於他起初是私自出國的，未經朝廷所批准，所以他便先行寫了一封奏章，請於闐商隊帶到長安，遞上太唐皇帝李世民，說明他冒險西行取經的經過，自己則在於闐靜候回音。李皇帝接到奏章後，異常高興，立卽覆諭歡迎他回國。玄奘終於貞觀十九年回到了長安（今西安），李世民派宰相房玄齡等人恭敬地去迎接他。

玄奘將自己從印度帶回的佛經，佛像、帳輿、華攝以及印度的特產等等，陳列於朱雀街南面，舉行過一次盛大的展覽會。李世民卽下詔建造一座塔，來收藏玄奘從印度帶回來的佛經佛像。按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太宗子高宗爲紀念已死之母文德皇后而建造的「慈恩寺」，規模宏偉；接着又附設一座大雁塔，便由玄奘主持該寺。他在該寺住了十年，由許多位高僧和學者的協助下，從事大規模的翻譯佛經工作，故後世稱玄奘爲「大慈恩寺三藏法師」。他還把他西遊十多年的所見所聞，編成了一部偉大的著作名爲「大唐西域記」，書中記載了一百卅八國的風俗習慣，和奇異的見聞。他一生共翻譯了八十五部，合計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經，都在慈恩寺裏完成的。

同時，玄奘所創立的佛教一大宗派，也稱爲「慈恩宗」，又名「唯識宗」、「佛相宗」等。而慈恩寺在當時有許多壁畫，大都出自名畫家尉遲乙僧、吳道子、王維等人的手筆。可惜後來寺院倒坍，使其珍貴的藝術作品，只有成爲文獻中的記載罷了。

藏經的大雁塔傳奇

慈恩寺的大雁塔，始建於唐高宗永徽三年（六五二），卽高宗秉承太宗遺詔爲玄奘收藏佛經佛像而建的；相信玄奘法師曾親自動手搬運磚石，參加建塔工程。最初只建了五層，後又增建爲七層。大雁塔之名的由來，據說當該塔興建的時候，曾有雁羣飛過其上空而突然墜落於此，故名。塔的第一層四面旁門入口處，有用青石製成的門楣、門框及門墩。上面都是精美的陰綫雕刻；尤其四垛門楣上的佛像和菩薩像，館滿豐潤。西面門楣上刻有一座殿宇，結構細緻，都是唐代雕刻和建築藝術最珍貴資料。

塔的南面東西兩側，竪有兩座大碑，卽聞名碑林的「大唐三藏聖教序」和「聖教序記」。——前者是太宗貞觀廿二年爲玄奘釋經所作的總序；後者則是高宗爲「聖教序」所作的記文。兩碑都是名書法家褚遂良於永徽四年所書，字體甚美。碑的四周裝飾也很精緻，而被認爲書碑帖中的重要歷史文物。這大雁塔在唐代是人們登臨攬勝的好去處，當時詩人岑參在他的「登雁塔」詩中描寫云：「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場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形容塔的雄偉，而且也非常出色。

玄奘晚年雖體弱多病，但他在慈恩寺的大雁塔裏，仍一面講學，一面譯經，日以繼夜地工作着，終於唐高宗麟德元年逝世。在他舉行葬禮那天，長安附近的朝野人士，特來送殯的達百多萬人。對於這位偉大的高僧，兼旅行家、思想家、翻譯家的三藏法師，是永垂不朽的。

唐玄奘在印度的生活

胡菼之

越鐵門關入印度境

根據「西域記」所載內容，玄奘偕護送人員一行，向西走了將近一千華里，便爬上了葱嶺的淩山（葱嶺在新疆西南境，自北而南，綿亘疏勒、蒲犁諸縣之西、崑崙、天山等報發脉於此，此稱亞洲的山脊。水經注說：「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名。」），這山高達七千尺，上有水河，經常有暴風雪，飛沙走石；他們經過六、七天的生死掙扎，隨行的人只剩下幾個了！接着，他又經過了山勢奇險的「鐵門關」（早已淪入蘇俄中亞細亞境內阿母河之北，明史西域傳：「渴石東行一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崖如斧劈，行二三百里，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號鐵門關。」），從現在的阿富汗進入了北印度境，護送者返去，玄奘獨個兒到了印度。

當時的印度，也像中國春秋時分成大小許多國家。玄奘先到喜馬拉雅山西面的迦濕彌羅國（今克什米爾），國王聞訊，率領兵馬前來歡迎；並請玄奘騎上他的大象，一同進城，場面熱鬧隆重。那裏有座大寺，收藏着三十萬頌的經典，由一位高僧管理，玄奘花費了整整兩年的時光，才把全部經典閱讀完畢，大致理解其重要內容。隨後他又漫遊到了北印度的另一些小國。一日，玄奘跟同伴們在原始森林中，碰着幾十個強盜，他們隨身携帶的衣服財物，全部被刦去無遺。玄奘認爲只要留着自己性命，損失一些財物，也不關重要的。次日，玄奘和同伴一行來到了磔迦國（即今旁遮普），城裏的居民獲悉中國來的高僧遭遇盜刦，便紛紛前來慰問玄奘，並捐助衣服布疋和食物。玄奘對當地百姓的友情，內心不勝感激！

巡禮釋迦牟尼聖地

玄奘在漫遊北印度諸國時，到處受到熱烈歡迎，成千成萬的當地居民，都樂意聽玄奘講經。隨後，他沿着恒河東下，一路巡禮過佛教的六大聖地，其中如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生長的地方（即嶠薩羅國迦毗羅街城，其父即是當時羅毗衛城主淨飯王，故牟尼又名淨飯王子。他廿九歲時偶乘東出遊，見衰病及死者，深悟世間無常，遂決心出家，削髮爲僧），那時已無城市，只剩下頹垣殘壁，茂草荊棘，荒凉不堪了！中印度的摩揭陀國（亦名摩伽陀國，今印度貝哈爾地方，恒河之南。唐書西域傳說：「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有一所「那爛陀寺」，寺內常住一萬多和尚，爲印度最大寺院，也是當時印度文化的中心。這寺的主持戒賢法師，當玄奘到訪時，他已達百一十歲高齡。於是玄奘乃拜戒賢爲師，跟他學習最高佛教經典，他在那爛陀寺前後學習五年，通曉了最高深的佛學經義，並且能用印度文寫書了。但他還不覺得滿足，又拜別戒賢再遊其他地區。

「西域記」載他漫遊過印度東部西部各地，巡禮聖蹟，拜訪名師。其行蹤所至之地：最東到了迦摩縷波（今阿薩密），最南到過羅毘荼（今印度麻打拉薩四南一帶），最西則到達郎揭羅（今西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東南一帶地方）。唐僧仗着其最堅強的決心，在六年時光裏面，差不多走遍了印度境內大小一百多個國家，然後再返回那爛陀寺，跟戒賢法師學佛。

說來也很有趣，在玄奘回到摩揭陀不久，便發生了一件怪事，有個婆羅門教徒，寫了四十條理論，掛在「那爛陀寺」門口，向一萬和尚挑戰，說：「只要誰能夠駁到我一條理論，我就割下頭來認輸！」過了幾日，一直無人出來應戰。玄奘則叫那婆羅門徒進來，邀請戒賢法師及另外幾位高僧做證人，然後和他舉行激烈地論戰。辯論到最後，使到婆羅門徒無話可答，祇得低頭向玄奘認輸，請唐僧照約執行。玄奘笑道：「你要知道和尚是不殺人的，那麼你就跟在我身邊工作吧！」那婆羅門徒心悅誠服。

辯論大乘小乘教義

當時摩揭陀國的戒日王在位，他熱心發揚佛教，他在一次領兵去打仗的時候，忽然看到佛教「小乘」派大師批評「大乘」派的文章。戒日王是信仰「大乘」的，因此曾寫信給戒賢法師，請戒賢遴選高僧來辯論是非。戒賢接信後，即與衆僧商議，推選玄奘偕同另外三名大弟子前往。同去的三人恐怕失敗，都有點胆怯。玄奘則極力鼓勵他們說：「小乘與我都學過，是絕對破不了大乘的，大家不必爲此担心！」——按大乘即梵語摩訶衍，譯言大乘，對小乘而言。據寶積經說：「諸佛如來正覺所行之道，彼乘名爲大乘。」而法華經也說：「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勤修精進，慾令安樂無量衆生，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爲大乘。」至於小乘亦爲佛家，凡求阿羅漢果，辟支佛果者，皆爲小乘。（「法華經方便品」）

玄奘爲了「知己知彼」，重新研究大小乘道理，他知道那個被他降服了的婆羅門徒，是學過「破大乘論」的，若遇到疑難的地方就馬上跟婆羅門徒討論。他們還未出發之前，東印度的迦摩縷波國（今印度孟加拉）國王鳩摩羅，因爲仰慕玄奘的高深學識，所以特派使者前來將玄奘邀請去了；戒日王祇好到鳩摩羅王這兒來，恭請玄奘。兩位國王碰面以後，就決定在曲女城召開一次大會，請唐僧玄奘闡揚大乘教義；同時也讓印度各國有學問的人，都來認識一下中國的高僧。

大會是在這一年的臘月開始舉行的，到會的共有十八個印度國家，此外，

米：知識份子在現今世界的任務，眞如你所說的那麼重要嗎？

尤：當然。知識份子形成輿論，日積月累地形成，爲時不止一年，兩年，甚至十年，而是好幾十年。

米：你所担憂的知識份子所犯的錯誤，大家怎樣才能避免？

尤：很難。你知道，各國共產黨政府的宣傳機構，宣傳工作都做得十分有效，十分巧妙。他們的論調給知識份子接過手去，加工思考—也就是說，知識份子並沒有根據事實來解決思想，只是把共黨的口號加以推衍而已，就靠這種方式他們建立了自己的理論，就靠這種方式他們漸漸生活在一個純屬意識形態的虛假的世界。

米：回到沙特的話題來吧。最近布里茲尼夫來訪巴黎，馬克西莫夫和俄國其他的離心份子，諸如作家布可斯基，數學家普留布奇，會同沙特，集體向布列茲尼夫抗議。

尤：在我看來，這件事很不公平，也有點滑稽。這種場合根本沒有沙特的份，因爲他當初是反對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巴斯特納克的，做過這種事的人，根本配不上普留布奇和俄國同類的知識份子，以及古拉格從前的特囚犯。從前他既不肯抗議古拉格集中營，現在就不配去那場合。不過歸根結低，，這樣做還是最有利的。沙特的立場變過好幾次。雖然不是每一次都爲了投機，但是無疑是由於他有弱點。他不能抵抗歷史的趨勢。現在，蘇辛尼津和布可夫斯基，普留布奇等人已經把眞象叫得天一般響，誰也不會聽不見了，既然幾個俄國人竟能扭轉歷史的趨向，那沙特跟他們靠在一起總是上算的。

米：你現在歡迎沙特轉向你這邊嗎？

尤：我可不願說，我會一般勁兒去歡迎他，不過我要說，那樣也好。無論如何，他已經不再有力量了。

米：正當法國面臨重要的選舉，像你這樣的知識份子該負甚麼樣的責任呢？

尤：知識份子該講甚麼，就要講出來。我們不再孤立了。像目前的「新哲學家」那一般人——格呂克斯曼，貝努瓦，雷維等等——把知識份子該講的話，講得比我們更動聽。不過我們會和他們並肩攜手，把話說下去：這種轉變來得正好。只是我不知道來不來得及，因爲三十年的誤入歧途不是三個月的工夫就能糾正的，除非法國人在最後一刻清醒過來，能有正常的反應。法國人一直在玩火，可是現在火已眞的燒到眼前來了。

共產黨，發錢狂！

古鶴翔

近日寄郵包返回大陸的，絕大部份被共黨打回頭，而且要捕貼退件郵資。

爲甚麼中共禍國集團不准我們寄郵包給大陸的親友？難道單單懼怕大陸同胞受到「物質誘惑」而發生反共意識麼？當然，這是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禍國集團發錢狂，遠在大陸陷共之初，禍國集團就沒收了大陸同胞的全部財產，並且不斷的向歷代的墳墓打主意，正所謂打刦陰司路。

現在，大陸同胞的財產被搶光了，死人的財產也被刦一空了，禍國集團需要外匯來購買戰爭武器，需要外匯來進行顛覆活動，需要外匯來統戰，需要外滙來揮霍，例如江青等購買春藥。

因此，禍國集團目有所視，那就是錢；耳有所聞，那就是錢；鼻有所嗅，那就是錢；口有所言，也就是錢；腦有所思，手有所求，全都是錢！

錢、錢、錢，中共禍國集團只知道要錢。共黨頭頭要成爲資本家，而大陸同胞却要成爲正式的「無產階級」。

不准郵包進口，祇要外滙！

在東南亞，中共每天可以搜刮到一百萬美元僑滙，但禍國集團並不滿足。錢！錢！錢！禍國集團需要的錢！

十一月十八日，萬人日報刊載的血淚家書說：「姪兒於九月十六號與人出門，由於運氣不濟，行至橫崗不幸被捉，十八日送往寶安，廿二日轉送樟木頭。……提審後，處理罰款三十元人民幣，錢繳交後，人才能出去。……今姪已在監中，毫無辦法可想，來所至今已二十天之多，沒半點指望，今天利用出所勞動機會，借得一筆與紙，潦寫幾字告知，望伯父接得此音后，請伯父多多帮助，使姪兒早日恢復自由，爭取早日與你相會。」

又從東莞探親回港者稱：「凡逃亡來港者，中共立即勒令其家人罰交一千元共幣，倘交不出，則沒收其家禽、家畜，以至封屋。在配粮方面，每担穀本來只需共幣九元，逃亡者的家人却要共幣四十元。」

不久以前，有人從香港返回中山探親，她戴了一個百多元港幣的手表回鄉。在沐浴時，他把手表放在廳中，可是沐浴之後，手表竟然失去了。

本來失去一個手表是小事情，但回鄉客失去手表，就不易返港。他驚慌之餘，遍尋不護，急得大哭。

然而，哭泣不能解決問題，他被迫留在鄉中月餘；最後，共幹勒令她繳交共幣千元，作爲「手表進口稅」，才能脫離虎口。

共產黨，發錢狂！

西歐知識分子思潮轉變

陳獨塵譯

各國共產黨政府的宣傳機構，宣傳工作都做得十分有效，十分巧妙。他們的論調給知識分子接過手去、加工思考，也就是說，知識分子並沒有根據事實來解決思想，只是把共產黨的口號加以推衍而已。就靠這種方式，他們建立了自己的理論；就靠這種方式，他們漸漸生活在一個純屬意識形態的虛假的世界。

尤內斯柯（見圖）為原籍羅馬尼亞法國當代戲劇大師，所著「禿頭女高音」及「牢牛」等久為荒謬劇場之代表作，但其政治思想絕不「荒謬」。他在近著論文集「解藥」之中，政治觀點堅強而肯定，其反共立場更顯示西歐知識份子思想之重大轉變。下面是他在巴黎的寓所接見「新聞週刊」記者米喬莫爾之訪問紀錄，原文載今年十月十七日「新聞週刊」。

米：你在「解藥」的序中說：「三十年來，知識份子只是在欺騙自己……」你說這話，究竟是甚麼意思？

尤：我在序裏說三十年來，其實是錯了。其實是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尤其是二次大戰以來，知識份子不但自騙，而且騙人。例如當時在東歐各國發生的事情，原有許多文獻指證。卡繆，胡賽，柯斯特勒，都是證人。大約在二十年前，胡賽就把古拉格羣島全部的文件提供給了沙特，可是沙特和一般知識份子的反應却是：話是不錯，不過我們千萬不要張揚，因為中產階級聽去了，可要樂壞了。所以這是否定了眞理，否定了正義。

幾年前我在巴黎見到流亡的俄國編輯克西莫夫，他跟我說，他要用不同的文字辦幾份刊物來報導眞象，使西方不能再閉眼不管。我跟他說，西方早已知道了眞象。可是並不關心，因為大家都恨美國人，而法國人是你恨我我恨你，小圈子的思想論戰吵之不休，至於別的國家有甚麼遭受，法國沒興趣過問。

幾十年來我們眼見的怪現象是：美國救了法國，法國却倒過頭來反美國，打擊美國的士氣。早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由沙特領頭，英國和法國已經開始打擊美國知識份子的信心。大家寫文章，總說沙特是「他那時代的良知」，其實還不如說他是他那時代的「無知」。

米：究竟是沙特欺騙了美國的知識份子呢，還是美國的知識份子誤會他的意思？

尤：不是的，不是的，像「兩怪像」，左傾思想，「花神酒店」之類，傳到了英國，又傳到了德國、美國，使美國人良心不安。法國使美國有罪惡感。目前法國人似乎聽了所謂「新哲學家」的言論而稍有警覺，可是現在才來扭轉大眾的普遍誤解，實際上已經太晚了。

鄧小平革毛澤東的命

秦明

前年十一月，中共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署名，在「紅旗」雜誌上發表過一篇題爲「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長文，該文迅速即由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許多中共報刊轉載，並獲得中共上下滿堂彩聲。現在，中共却由「教育部大批判組」出面，指責這篇文章是「大毒草」，並連帶透露了一些過去少爲人知的背景資料。

有仇必報不留後患

這篇文章，是當時中共兩大派別爭奪文教權力的產物。那時的「國務院教育部」、「部長」是周派的周榮鑫，實際掌權的却是江青的親信遲羣。周榮鑫得周恩來、鄧小平的授意，要對大陸的教育進行「整頓」，他頭一炮就開向遲羣，他說：「這些年教育上的問題，根子不在教師，恐怕也不在學校領導，根子在教育部門領導，在管教育的。」遲羣一聽這話，立刻向姚文元密報，一面指使江青集團在「教育部」的另一個爪牙給老毛寫信告周榮鑫，一面指使人通宵達旦地偸抄鄧小平等周派頭目關於教育的講話，把證據拿住之後，經過一番籌劃，姚文元便指使他在「紅旗」雜誌的一個親信，組織人寫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這篇文章。姚曾反覆強調，「文字份量要重一些」，「這是一個信號」。該文一經拋出，江青集團的筆桿子便紛紛上陣，大肆鼓噪，陸續從科技、文藝、衞生等各方面，密切配合，向周派全面攻擊。

頭上長角身上長刺

整個問題的由來，是大陸的大學招生問題。當時周恩來主張：可以從有研究才能的中學畢業生中選拔好的，直接上大學，每年勞動一個時期。不需要專門下鄉勞動兩年，可以邊學習，邊勞動。周爲了不跟毛硬頂，還補充說：這個辦法，「和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大學生是平行的」。周恩來這個主張，遲羣明明知道，却根本不理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遲羣更把周恩來的這一套編進「右傾翻案言論」，有人提醒遲羣：這是周「總理」的指示。遲羣說：「引一些代表性的言論，抓住兩三句話，展開分析批判，一看就知道誰說的。」原來是存心將周恩來扯在裏面。

周恩來的餘孽在得意之餘，指控江青集團，「在他們所控制的大學裏，誰安排「黨史」、政治經濟學和哲學教學，就被罵爲「蘇修的框框」，「學黨史是給走資派臉上貼金」。他們要學生「頭上長角，身上長刺」，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資派作鬥爭上」，「能和走資派鬥，就可以打九十九分」。」又指江青集團曾提出：「大學沒有專業」，「只有一個專業，就是鬥走資派的專業」，「鐵鍬就是專業」，於是搗毀實驗室，荒廢圖書館，「在他們控制的大學裏，有的班級的專業學習時間全年只有八個星期，僅佔全年學時百分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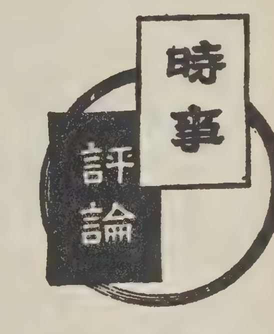
開門搗亂開門奪權

周派餘孽現在指遲羣爲江青集團設計的教育模式，有幾個特點：一、「開門辦學」實際上是「開門搗亂」、「開門奪權」。二、「結合典型任務進行教學」是大搞絕對化，根本否認人的認識由淺入深、由近及遠的規律，否認基礎理論知識的重要性，否認知識的系統性，就是不要基礎理論，不要系統知識，完全是唯心主義的認識論！三、拚命反對共黨對教育的領導，在學校中煽動無政府主義，鼓吹「和（共）黨委對着幹」，「踢開黨委鬧革命」，挑撥「工宣隊」和學校共黨黨委的關係，成立凌駕於共黨黨委之上的「上層建築管理改造委員會」，製造三權鼎立的局面。四、對學校中共黨的老頭目能打倒的就打倒，不能打倒的就打病、打跑。

中共現在又交代出會被大批特批的一句話：「要有熱心科學的外行來領導」的背景，當時江派的矛頭，表面上指向「教育部長」周榮鑫，實際上是指向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和鄧的後台周恩來。

現在的鄧小平喊出改革教育的口號，其實上就是革「毛澤東教育」的命。





反對共市削減配額

關於共同市場與香港談判紡織品問題，確是困擾香港工業的嚴重問題。因為共同市場將香港若干紡織品配額派分給發展中國家，將會直接損害香港的外貿。因此，香港談判代表在與共市紡織品談判代表會談這個問題的時候，採取堅決的立場，以反對共市削減香港紡織品配額分給其他國家之作法，是完全合乎香港的利益，故值得本港社會與論與全體市民的全力支持。

據報載，共市方面須於十一月底前與三十多個紡織品供應地達成雙邊協議，其中以與本港的談判最為重要，而本港是共市最大的紡織品供應地，假如本港的談判遭受挫折，亦會阻礙共市與其他國家的談判。共市要香港作為這一連串談判的問路石與試金石，故採取這種故意刁難及橫施壓力的做法，目的是給香港以外的其他紡織供應地作「榜樣」。此外，還包含着某種政治和外交的理由。

香港與共市的紡織品談判

徐達文

共市企圖犧牲香港

共同市場之所以對香港特別注視，是企圖犧牲香港利益，以達到爭取所謂「發展中國家」的外交支持和銷售市場。既然這些國家在共同市場成員國看來，是一種可供利用的國際力量，是一個可以擴張的商品市場，是一個可作宣傳的對外援助，於是以犧牲香港去達到這些目的。更何況香港本身的情況，使到共市有某種「有利條件」採取主動的行動。

由於香港的自然條件及政治處境，使香港在談判國際貿易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處於被動的地位。近年來，因為歐美國家的通貨膨脹，工資上漲，能源短缺，工潮四起，外貿收縮及工業衰退，至出現的經濟危機，雖逐漸趨於恢復，但至今仍未完全回復能源問題發生前的繁榮景象。故這些國家在來自內外的政治壓力及經濟負担下，確有逐步走回國家經濟主義及閉關主義的老路。這種自保式的經濟孤立主義的抬頭，必然引致這些國家採取排外性的入口設限，作為刺激本國經濟一種手段，也作為反擊本國政治的一種策畧，以排他性的關卡，去阻止政治的攻擊，以確立民心的附從，現在已被那些孤立主義政客，看作為「萬應靈丹」。

孤立主義者以強壓弱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也就被某些國家的孤立主義者，當作為經濟的箭靶。共同市場這次對香港紡織品配額推行的政治，可以看作是共同市場成員國的孤立主義的聯合，實行「以大欺小」及「以強壓弱」的強橫措施。而英國對香港目前的處境，並未盡應負的責任。這種冷淡的態度，也是和英國本身對香港商品入口的歧視與抵制有一定的關係。

事實上，共同市場目前對香港紡織品配額談判的態度，確是強硬。像共市紡織品首席談判代表陳文聰就公開警告，宣稱共市「已與七個紡織品出口國達成協議，並已將小部分香港配額給予此等國家」，他更揚言，「香港越是拖延重返談判桌的時間，將有更多配額會被分給其他國家。」陳文聰這番威迫利誘的談話，雖然被本港有關方面指稱為「故意放出空氣」，以迫使香港按照共市的意圖，作出忍讓的協議。但共市既然能發出這種警告，就值得本港有關當局的特別警惕，以防患於未然。

香港工業一直以紡織品為最大宗，故紡織工業可以說是香港工業與外貿的壓力。如果紡織品受到共市設限削額的對待，肯定會損及香港工業生產的穩定與成長。據香港經濟界人士指出，本港輸共市的紡織品配額，一九七六年的水平就是七億八千萬平方碼，而今年是八億三千萬平方碼。如果回到一九七六年的貿易額上，由於該年的實額僅為限額的八成，那就只有六億二千五百萬平方碼，再削減百分之九後，就只剩五億六千九百萬平方碼。由於有新項目包括在內，可能還有其他的影響因素加上引起之貿易連鎖反應，損失可能超過百分之十。

全力支持港府談判立場

這種連鎖反應，不僅在於紡織品生產與出口方面，也在於對外貿易和經濟穩定。因為共市這種削額設限一旦實施，會引起非共市國家的爭取效法，從而引致對香港外貿更進一步的損害。同時，這一設施造成紡織品出口的削減，會導致本港的勞工失業，工業衰退，經濟動蕩的反應，故共市對香港紡織品談判的動向，確值得人們特別重視。

故香港各界人士在目前的情況下，應該全力支持港府的談判立場，並早作準備，以克服可能引來的困難。以香港的有利條件及適應能力，我們相信，香港也和過去一樣，一定能渡過這種工業難關。

大陸各地一片殺風

上掛着註明罪名的木板牌子，跪在羣眾面前，承受他的批鬥。中共軍的一名「官員」敲着大銅鑼，使羣眾安靜下來，接着透過擴音器宣讀犯人的罪名：「謀殺、放火、強姦」。每當宣讀罪名時，羣眾便高聲叫囂道：「打倒反革命份子，他們該死！」這項樣板結束後，犯人即被帶往附近的山腳下，公開槍決。

這類事件出現得愈來愈頻繁了。從北平到各省，跡象顯示，華國鋒政權已展開一項不妥協的，通常要人性命的社會治安運動。

這項鎮壓手段似乎震驚了中共社會的每一階層。前往大陸的旅客報導，以黑市價格出售產品的農人，大批被捕，過去可能送往「改造」的罪犯，如今經常即時遭到處決。

使得國際間為之側目的第一批處決事件，是三月間，上海——中國最大都市，同時為「四人幫」過去的權力基地——「法庭」的一項公告。該項公告載明了二十六名判處槍決的人犯，以及二十七名暫予緩刑的死刑犯。八月間，又有十二名「反革命份子」在河南安陽被槍決。這種舉動激起了監視全世界違反人權行為之國際特赦組織「深為關切」的抗議，並呼籲廢止死刑。九月，中共「外交部」證實：刺殺一位住在北平的紐約律師之精神失常犯人，已予處決。自此以來，北平至少還有人顯然因其罪行而處死。在昆明，有二十三名「反革命」政治犯已遭處死。同時據報導在六個中國城市中，還有二十餘人被處決。

雖然幾乎所有「觸犯法律」的中國大陸人民皆被指稱為「反革命份子」，但是很難區分普通的罪犯與政治犯。中共沒有成文的犯罪法典，「人民法庭」所判處的刑罰差異極大。一名無產階級家庭背景的殺人犯可能監禁五年即可獲釋，然而一個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小偷，假使他被判偷竊「國有財產罪」的話，就可能被處死。東北黑龍江省的一名中共「官員」最近告訴一個外國訪問團說，中共政權已開始處決過去曾受「四人幫」或其黨羽庇護的份子。

幾乎無庸置疑的，華國鋒正利用這項社會治安運動，掃除仍然效忠毛婆江青的政敵及其他急進份子。他承認，黨內仍有一些「壞份子」，並且正如某些專家所認為的華某最近把預期的「人代會」延期到明年春天召開的決定，反映出華國鋒希望先使他的政權走上軌道。

不論如何，華國鋒必須審慎的推行他的運動。雖然要恢復中共工廠及農場的秩序，採取一些強硬的手段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這種嚴厲措施也可能對他不利，因為在十一年的騷亂之後，他無法承諾給與大陸人民以安定。

（譯自十一月十四日「新聞週刊」）

李凱詩譯

為人性而反共

所說的王道文化，以[illegible]

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文化思想，重視「人」的自覺，使人人自覺其異於禽獸，而為一個有目的，有意義與有價值的人，能明乎人我界限與羣己界限的「社會人」；並能充分發展人的自覺，由「我」進入於「無我」，由人性昇華為神性，由「社會境界」上昇到「宇宙境界」。

儒家以「仁」解「人」，仁者愛人，捨己為人，殺身成仁，與佛陀之講慈悲、耶穌之說博愛，其意義均屬相同。所謂以仁義道德為中心的東方王道文化，就是要使人性與理性不斷昇華，來締造美好的社會和世界。今天人類在文化思想上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反人性、反人道、反理性和反人權的馬列主義，所以我們要宏揚東方的王道文化，來締造三民主義的新社會與新世界，就必須以最大的勇氣的決心，接受馬列主義的挑戰。

今天如果有人要問，我們為誰反共？為何反共？最簡單的答案是，為了我們自己和後代而反共，為了要使我們自己活着像人，有情有義，具有人的自覺，人的意義和人的目的；而非像木石牛馬一般，無情無義，無意義、無目的，變成馬列主義的「活工具」。反共不僅僅是為了保命保產，更重要的乃是為了保衛人的意義、價值和尊嚴，乃是為了保衛人性、理性和人權自由，乃是為了保衛一個充滿了愛心、公平、正義、合作，和諧與和平的社會和世界，使人人均能免於仇恨壓迫，免於鬥爭恐怖，免於剝削掠奪，免於貧困飢餓，免於戰爭屠殺。

幾十萬年人類進化的歷史規律說明了一個眞理，此即獸性代表野蠻，人性代表文明，而人性的最高發展，便是孫中山先生所說與進化派學者所稱的「神性」。獸性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動物性，與一般下等動物無異；然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則為超脫動物性的人性，亦即人的社會性；而人性的昇華則為「神性」，使人由社會性進入無我的「宇宙境界」。

儒家所說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耶穌背起痛苦的十字架，都是「神性」的表現。馬列主義的邪惡思想，恰恰反背了人類進化的歷史規律，要用暴力來消滅人性，發盡獸性，使人類返回到最野蠻的原始時代，並進而欲將人化為物（人的物質性），使人變成毫無目覺的「活工具」，像木頭石塊一樣。由此可知，反背人類進化歷史規律的馬列主義，最後一定失敗，而我們反共必勝的信心，就是建築在歷史進化的規律和潮流之上。

佘秋人

赤菌滲透台灣文壇

最近若干年來，在台灣民族復興基地的自由文壇上，由於有一小撮異端分子，別具用心；經年累月，不斷掀起陣陣的文學歪風！一陣剛消，一陣又起；突起突消，突消突起。因而使得台灣原本聖潔的文壇，也就不斷遭受着各色各樣的嚴重污染。

這些文學歪風，現象非常複雜！總括而言，不外是些「黃色的害」、「黑色的罪」、「灰色的病」、和「紅色的毒」。這些有色的毒素，猶如傳染病菌，一經擴散蔓延，就到處爲害。此所以近幾年來，在台灣自由開放的社會上，有所謂「力的展現」，有所謂「情的無奈」，更有所謂「社會的寫實」等等五花八門的作品。有的公然出版，有的在暗中流傳。這些作品的出版流傳，察其內容，有的是作重點突破，有的則是交互爲用。手法雖各不同，而其目的却只有一個：旨在腐蝕民心士氣，瓦解精神戰力，鬆懈反共的意志，動搖復國的信念！

尤其近一年來，一陣「紅色的毒」的文學歪風，得更是來勢洶洶，明目張胆！他們公然無視反共國策，蔑視國法尊嚴，不斷主張「開放三十年代文學」，大力提倡扭曲的「鄉土文學」，力竭聲嘶地倡導邪惡的「工農兵文學」，厚顏無恥地大談其所謂「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文學」。衡其動機，顯然是想製造階級對立，階級矛盾，階級仇恨；妄圖傳播毒素思想，煽動社會紛亂，進而達到顛覆國府爲目的。這種陰謀詭計，豈僅是別具用心，簡直是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眞是：其心可誅，國人皆曰可殺！

根據國家安全單位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目前中共加緊向台灣復興基地的滲透方式，是迂迴的、多綫的；顚覆活動的重心，是採取分化離間、製造紛亂。其具體的做法，一是使用反動傳單、廣播、通信、黑函、電話、謠言及寫作等手段，進行心理腐蝕，動搖反共意志；一是使用狡猾、欺騙、僞裝、利誘、威脅及挑撥離間等手段，進行分化對立，破壞我們的團結。特別在寫作方面，更是利用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積極進行意識型態的文學統戰。

至此，我們可知：這一小撮異端分子，年來之所以不斷主張「開放三十年代文學」；打着批判幌子徹頭徹尾在報章上吹捧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大力提倡扭曲的「鄉土文學」，以及倡導「工農兵文學」，大談其「現實主義文學」等行爲，顯然都是在妄圖散播共產邪說，鼓吹階級對立，製造社會矛盾，掀起社會紛亂。所以，如何有效防止中共對台灣進行文學統戰的陰謀，實爲

希特勒並非性無能

一個名叫詹洛瑞（見圖）的男子，站在法國電視鏡頭前，眨著眼睛說：「希特勒是我父親。」神情緊張而又有點不知所措。接着，自學成功的歷史學家威納梅瑟宣佈，經過十二年的研究，他終於證明希特勒並非如其他歷史學家所認爲是性無能，說完這話，即擁着洛瑞離開了電視台。他指出：「這表示希特勒在生理上是個完全正常的人，能夠生育子女。」

在把洛瑞送回他西德的家之後，梅瑟答應把整個故事全盤托出——對象是第一個出價二十萬美元的人。

梅瑟自稱擁有一百頁文書證據，「保證對希特勒有利」，不過，他只肯透露洛瑞是一次大戰期間，希特勒駐紮在法國北部，與一位法國女人生下的孩子，當時希特勒只是一名步兵下士。洛瑞一直不知生父是誰，二十五年前，酗酒成性的母親臨終前，才把這件事告訴他。

洛瑞在電視上露面後，大批新聞記者卽展開瘋狂的搜尋，想要找出這名自稱「希特勒之子」的人，但這事也引起許多懷疑，法國的「黎明報」表示：「我們需要更明白的證據，讓大家眞正相信希特勒有一秘密子嗣」

專研究納粹時代的歷史學家梅瑟說：經過十二年的調查後，他發現詹洛瑞，一個五十九歲的法國人，是希特勒的兒子。

在面臨梅瑟調查的結果時，洛瑞告訴梅瑟說：「在法國無人想收留希特勒的後裔在他的家裏的。」

自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以頭版報道希特勒有子在法國的消息後，一位西德史學家梅瑟對這消息加以證實，同時希特勒的一名侍從已經提供證據，支持梅瑟的這一發現。

據各地報章報道，目前發現有希特勒的書信、證件、日記和他親筆爲過去那個法國情人畫的油畫像，希特勒在未成爲納粹頭子前本來是一個畫家。

由於希特勒一直堅持他荒謬的「純種論」和「日耳曼民族優越論」，作爲他征服世界的「精神支柱」，因此從來不敢承認與外國人誕生下這個兒子。

希特勒的這個兒子名叫詹洛瑞，現年五十九歲。一九一六年卽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作爲佔領法國北部的德國侵略軍的一個軍曹，跟一個法國少女同居，生下了詹洛瑞，希特勒遺棄了這個女人。

詹洛瑞知道自己的身世，他一直隱瞞，因爲他感覺到有希特勒這樣一個父親是他的恥辱。二次大戰時。詹洛瑞曾參加法國軍隊，他抗擊希特勒的侵法軍隊。

詹洛瑞現居於法德邊境附近，他有九個



中華民國極力爭取的F16廉價輕型戰機

制桿安放在駕駛座右面（其他戰機在兩腿之間），這是爲高空飛行的重地心吸力狀態所設計，使機師雙手可放在扶手上，減低飛行疲勞，使機師能夠抵受高速飛行時八倍地心吸力的效果，同時可抵受加速時的強大壓力。

機倉玻璃纖維倉蓋由於飛機的駕駛座後斜和機體細平的關係，增加了駕駛員的視野，機師可以向上作三百六十度和向下作四十度的自由瞭望。倉蓋沒有前端支架，使人担心長期超音速飛行時氣流所引起的氣壓對倉蓋破壞的影响，不過，通用動力公司方面都了解這會是在戰爭中的一個問題，但F十六的一般巡航速度在一倍音速間，影响不大。

F十六淨重一萬二千磅，可在六萬呎高空活動，巡航距離二千三百哩，作戰半徑五百七十五哩，這和蘇聯的新式戰機比較，其速度自然比不上，但據專家認爲F十六比米格廿一作戰半徑要大，比米格廿三來說，米條廿三機身不很靈活，只佔短途加速疾飛的優勢，相對米格廿五來說，F十六當然沒法跟得上米格廿五的速度；不過F十六在一萬呎至六萬呎高空時仍維持一點六倍的速度，所以F十六對低空飛行的米格廿五也是一樣威脅。

該種戰機目前還在不斷改良中，美中不足的是機身下引擎入口採用動壓固定式，如將來改用活門引擎入口，其性能會更爲增大。

如我國能將各種壓力解除，以四百六十萬美元買到這種戰機，是最化算不過。

國府同時考慮的另一種八十年代戰機，就是由美國羅富諾與麥當奴杜格拉斯聯合製造由F十七（在歐洲武器市場敗於F十六）改良而成的F十八戰機。

今年羅富諾公司的總裁潘恩前來台灣時，除考察與我國合作生產的F五E戰機生產過程之外，同時商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F五E」計劃完成之時的下一個合作計劃。

潘恩謂：「我迫不及待的來這裏看看我們的好夥伴，並和中華民國空軍討論繼續合作的可能性。」F十八戰機就是下一個合作生產的目標，這一型戰機性能優越，潘恩同時又謂：「我們正在研究合作的可能性，這不單純是我的公司一方面的問題，還牽涉了你們空軍方面的意見，和我們政府有關部門的意見。」

據羅富諾公司發言人指出：F十八是架雙引擎戰機，能以每小時六十英里的慢速度停留空中，最高爲一點八倍音速，此種可快可慢的戰機，在速度上比不上其他高速戰機，但它富機動性，較適合纏鬥，每架售價約七百萬美元。

F十八飛行控制異常穩定，能以低速度高衝角至六十三度，側滑角三十八度，能作急速爬升，對短距離跑道有頗大的適應性。它以奇異公司的F四〇四引擎爲動力，每具在推力一萬六千磅，可以一次過携帶燃料一萬磅，能作長途戰鬥，在七千哩的飛行中可完全無需中途加油，升空高度爲四萬八千呎。

有高強度的航空電子能力，供應整個戰術裝備，包括內部的反電子系統，配有廿八吋的碟型雷達：機身兩側掛有兩枚麻雀飛彈，兩枚翼尖響尾蛇飛彈，機下有三個掛載站，可掛附加的麻雀飛彈或其他彈藥。

F十八是全天候，能快慢，靈活的纏鬥戰機。中華民國除了上述兩種戰機外，手上另有一張皇牌，就是歐洲的其他先進戰機，亦希望發展外消，在世界軍火市場競爭的先進的武器、戰機比比皆是，不怕沒有來源，問題就是我們本身有沒有購買的能力而已。

中華民國八十年代的戰機

陳金耀

有關中華民國決定採用何種戰機作為八十年代第一綫戰機一事，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一個明朗的答案，今年年初，外電報導謂：中華民國有意購買以色列製造的「幼獅」戰機。不久為中國國防部發言人所否認。年前新聞報導，美國政府曾有意以貸款方式售我一中隊新型戰鬥機F十六。今年美國與中共勾搭，美國担心此舉可能激怒中共而影响「關係正常化」，對中國屢次提出採購新式F十六型輕型戰機一事，一直沒有答覆。

萬斯去年前，參謀總長宋長志將軍對合眾社記者談及提購F十六的要求說：「我們知道美國政府在這個階段出售這些先進武器的困難，但我們仍會鍥而不捨地要求，因為我們總需要這些武器來自衛。」最近此種壓力已消退，據美國國務院消息透露，美國已決定將第二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用以對付埃及坦克部隊極為有效的TOW飛彈售與我國，又對於F十六之遲未售與我國亦多方解釋，謂此等新型武器之訂購與生產，有其一定的過程，且其供應亦須依各方面需要的情形有其先後的次序。（中華民國排在第六位，韓國之後）

何以F十六戰鬥機會這樣吸引人呢？根據資料顯示，這種由通用動力公司發展的單座單引擎戰鬥機，代表了低成本，高性能，重量輕的一種戰機新概念，其設計不僅可提供空中優勢，並且同時經濟合算。此機快速、牢固，犀利與多性能，但每機價格僅為四百六十萬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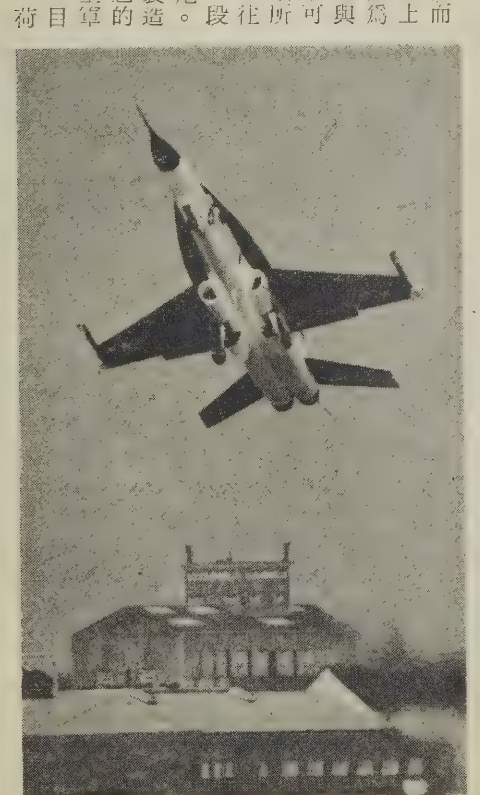
外型小而重量輕實際上就是F十六非凡性能的秘密。與目前典型的F四戰機比較，它具有三倍的作戰航程，加速率幾為兩倍，在超音速情形下其轉彎半徑則少於三分之二，所有這些優異的性能即表示它比周圍的任何飛機飛得快，也能擊敗所有這些飛機。

由一具推力兩萬五千磅的（P&W）F一〇〇渦輪扇引擎推動下，F十六能作兩倍音速飛行，在作戰高度幾近每小時一千五百哩。事實上它是少數幾種能在垂直爬升時繼續加速的戰鬥機之一。

F十六短的轉彎半徑與高的加速度使它能與敵機纏鬥，並能克敵致勝。此機的標準武器包括有兩枚裝在翼尖上的響尾蛇飛彈與一門每分鐘能發射六千發砲彈的二〇公厘火神式機關砲（存五百發炮彈）。翼下能另外携帶多達一萬一千磅的武器彈藥（額外的飛彈、炸彈、無導向火箭等）以應任務的需要。

汽油箱可以裝在飛機機身的重心上，使汽油應用時所產生的飛機重量分佈不同的情況減低，增加了F十六的飛行平穩，機上亦有空中加油裝置或外載副油箱，以便長程作戰任務時使用。就是這種適應性使得F十六成為一種多性能的飛機，它能執行空對空、空對地、地面支援、長程轟炸、戰鬥機護航與艦載任務等。

F十六是一種複雜而又簡單的飛機，在設計上高度精密。但是結構甚為簡單。升降舵段、襟翼與其大部分之主要起落架可相互替換，是以修理站所須儲備的零件與配件比往常少一半。機身分為三段，即機頭，中段與機尾。各段可在不同的工廠製造，以便需要時裝配，它的經濟與簡單就是各國空軍長久以來的一個夢想，目則訂購的有：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沙地亞拉伯、以色列、伊朗、中華民國、南韓等。



具極優良爬升力的F18

就航空動力學上言，F十六是一項航空工程的傑作，機翼與機身平滑連接設計比傳統的機翼與機身連接結構穩定。在機翼前面前段機身兩側窄而薄的條板，有助於防止在高攻角情形下翼根之失速，並增加升力與改良飛機之可操縱性。位於機翼前緣的襟翼也可以增加升力，此種襟翼是以電子計算機來控制，可根據速度與姿態而自動操作調整，從而使飛行員能專心一志於飛行戰鬥，而無須再費神操作。

所有操控裝置全部是以電來操作的。此種設計完全省去了較易發生故障的機械式連接裝置，從而接供了更為靈敏的操縱，並增加了飛行員的安全。重複的綫路裝置使它在其他電綫已被擊斷的情形下，仍能繼續產生操縱作用。

駕駛座後傾廿五度，而不是通常的十三度，控

至於沙達此行是否如一般所稱頗具歷史性的意義，那就要視以埃高峯會談的結果而定了。對以色列而言，沙達是十九年來第一位訪問以色列的阿拉伯領袖，這當然是件歷史性的事件，不過，這種歷史性事件雖具有象徵性的作用，但重要的是它能否帶來實質的意義，此點才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以色列又為什麼歡迎沙達特往訪呢？一般而言，貝金政府是一鷹派政府，對於中東問題，除了堅持涉及領土安全的原則外，關於美國及阿拉伯方面所主張的全面解決，它的立場却甚具彈性。今年七月份，以色列外長達陽曾擬定一項中東和平秘密方案，據說，此方案的主要內容之一是重提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逐步解決」辦法，所謂逐步解決即是以色列分別與各有關阿拉伯國家，就範圍有限的問題達成局部協議。從這點看來，以色列積極反應沙達的表示，乃是可以理解的，況且他們之間先前



沙達抵達以色列受貝金熱烈歡迎。

已經從事過事秘密接觸。

叙利亞總統阿薩特強烈反對沙達的這項訪問，早在預料之中。這是由於叙利亞的立場受黎巴嫩情勢的影響，而阿薩特係因為主張全面解決中東問題才奠定在阿拉伯國家中的領導地位，如果緩和態度，必定會使其聲望受損。

美國贊成沙達的這項外交之行，也是因為感覺到埃及的經濟情況越來越糟，美國官員甚至害怕沙達若在往後幾個月中，無法就中東問題有所收穫，則這位埃及總統可能就會被推翻。因此，直接的接觸可能會為沙達爭以更多的政治時間。

由上而言，這項以色列之行為沙達帶來短期的政治利益，如他在國內的聲望會暫時升高；但在長遠看，此行對他是否有利，就要視他能否達成具體結果而定了。

以色列形勢比人强

沙達對以色列所擺的姿態可以說是很低了，甚至阿拉伯聯盟在突尼斯的外長會議中也無人反對沙達要去以色列談判的建議，沙達為甚麼如此委屈求和，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在國內的政治地位需要和平來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了解到以色列的強勢地位，以色列這種強勢地位會隨着時間逐日增加。

根據美國情報方面的分析，以色列與阿拉伯之間的軍事力量已失平衡，前者日增而後者日弱。

這可以從兩項因素中看出：（一）以色列的軍事領袖們對以國作戰力量有充份心信，參謀總長葛爾估計，到明年底，以色列有力量抵抗任何阿拉伯國家的聯合攻擊。（二）以色列的軍火工業逐漸在壯大，目前有百分之四十的軍火由自己製造。據前國防部長裴瑞斯估計，到明年，以色列軍火自製率可以達到百分之六十。

雖然目前尚有部份軍火依賴美國例如F十五戰鬥機等，但是這無碍於以色列發動一項閃電快速戰爭，即使戰爭爆發，美國禁運武器亦不影響結果。

葛爾說的很明白：如果另一次戰爭爆發，我們的勝利必須保證是快速而決定性的，使全世界立即知道誰勝誰負。專家們估設這種戰爭最多三個星期即可結束。

假如蘇聯不全力的支助，阿拉伯可能無回手之力。

埃以會談意義

以色列總理正式歡迎埃及總統沙達訪問耶路撒冷，討論中東和平，已緩和了爆發第五次以阿戰爭的威脅。

在重開日內瓦中東和談的希望十分渺茫之際，這個突然的戲劇性發展，的確令全世界為之驚愕不已。

今秋以來，重開日內瓦和會的前途即甚黯淡，加上以色列和巴游不斷在黎巴嫩南部發生衝突，以及以阿之間無時或已的戰爭宣傳，在在都使中東隨時可能爆發一場新戰爭。

十四日，中東情勢變得十分緊張，以至於美國國務卿萬斯考慮明年初再度舉行中東會議，設法挽救美國所發起的此項中東和平計劃。十五日，沙達與拉賓的會談明朗化了，美國國務院大感意外，一位官員說：「我們得評估這種局勢。」

對於在突尼斯舉行的阿拉伯聯盟外長會議決定把下屆會期延至明年二月十五日，部份外交家認為深具意義，因為這象徵沙達一項政治勝利，可讓他有時間運用他自己的和平方法。沙達和貝金的會談，和下屆阿聯會議，可能使正式的日內瓦和會得以重新召開。

以阿之間對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成員問題一直意見不和，以色列堅決反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參加。沙達建議以巴勒斯坦籍的美國人為巴勒斯坦之代表，可能使這個問題獲得解決。

埃及官方的「中東通訊社」十五日指出，這位巴裔美人為塞德教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英國文學。以他為巴勒斯坦出席日內瓦和會之代表，仍有可能獲得以色列同意。

沙達訪以的內外因素

岑啓亮

沙達以色列之行，是十九年來第一次訪問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領袖。沙達向貝金擺出的低姿態，遭受阿拉伯許多人的反對。沙達如此委屈求和，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在國內的政治地位需要和平來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了解到以色列的强勢地位。假若不及早謀求解決中東問題，對他自己及埃及來說，是有害而無一利的。

為中東和平奔走

埃及總統沙達十一月九日在國會發表了一篇富有戲劇性的演說，表示他準備親自到以色列去談和。這一表示，是沙達的全面外交努力的開始。

通往日內瓦和會的道路困難重重，一方面是阿拉伯各國對於巴勒斯坦代表權問題意見不一，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堅決不肯讓步。在此情況下，沙達展開他主動求謀達成阿以和平解決爭端的行動。

沙達為謀日內瓦和會的召開，過去兩週曾與多方接觸。他去過羅馬尼亞，希望敦請羅國總統希奧西斯古出面調解；又曾去過伊朗，希望巴勒維國王能對美國有所影響。他返國後，還接見了來訪的約旦國王胡辛，和巴解首領阿拉法特。他將動身前往大馬士革，與叙利亞總統阿薩特會商。這次表示他願打破傳統，親自前往以色列，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作風。

不過，叙利亞不願埃及單獨直接和以色列談判，一如一九七五年九月埃及單獨和以色列談判西奈隔軍協定那樣。而且，叙利亞和埃及對於若干問題的歧見，特別是巴勒斯坦代表權的歧見，不可能在未來的沙達—阿薩特會談中解決。

沙達在這次演說中，堅持拉巴特高峯會議的決議，即巴解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不過，他也表示了更多的彈性。他同意美國與以色列商妥的工作文件，並勸告阿拉法特從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兩岸地區，選擇未曾參加巴解的有名望人物，組成巴勒斯坦代表團，參加日內瓦和會，如此可消除以色列的反對。他也建議成立一個巴勒斯坦臨時政府。

沙達的努力，已超過了阿拉伯邊界，因為他說，他願無條件的到以色列去談判。實際上，沙達是想藉此向世界輿論，特別是美國輿論表明，中東和平的障碍，應歸咎以色列者多於阿拉伯。

作為阿拉伯盟主的埃及，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需要和平。

以色列總理貝金，對於沙達的這次演說，已作了歡迎的反應。他說：「如果沙達準備來耶路撒冷，我也準備去開羅。」但是他拒絕沙達所提，以色列從所佔全部阿拉伯領土撤軍及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的要求，因為他認為這些條件將威脅以色列的生存。

為政治前途而訪以

自沙達在國會發表演說，表示願意親往以色列為中東謀和；十五日，以色列總理貝金正式宣布歡迎沙達往訪；十七日，貝金宣布沙達將於十九日訪問以色列一天。

沙達何以要在此時訪問以色列呢？原因很單純，他覺得在今年底以前重開日內瓦中東和會的希望已經消失，而他如不及時再作一些努力，則其原先想以外交上的成就彌補內政缺失的計劃將為之破滅，如此，那他原已不穩的政權將遭受進一步不利的影響。

其實，沙達欲與以色列從事雙邊接觸的想法，早已醞釀成熟。去年下半年，埃及經濟狀況不斷惡化，今年一月份，民眾終因政府抬高物價而發生示威暴動，沙達此時即想擺脫阿拉伯國家的集體行動而單獨與以色列展開談判，企圖以外交上的努力來轉移人民對內政經濟的注意。

沙達的這個想法受到沙地阿拉伯的默許。由於沙國是埃及的經濟後援，沙達在財政須依靠沙國的資助，因此埃及的外交受沙國的影響相當大。今年九月中旬，沙地阿拉伯的一位高級官員曾代表沙達，在巴黎秘密會晤了前往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的以色列外長達陽，這是沙達頭一次與貝金政府非正式的接觸，而居間拉綫者為有錢的沙地阿拉伯。

因此，沙達於十九日訪問以色列，只是把雙方之間透過第三者的接觸，由間接化為直接，由暗化明，以及由非正式化為正式。



沙達自美大使手中接到以總統理貝金正式邀請其訪以的信函。

華鄧教育改革走回老路

藍湖譯



大陸「教育改革」後小學生上課時情形。

四年前，中共一名叫做張鐵生的學生，以交出空白考卷，表示他對於「資產階級衡量價值的方式」——分數的不滿，一夜之間，頓成英雄人物。

張不但被譽爲「當代革命學生的典範」，且被派遣出國，並獲選爲「人代會」常務委員會的委員。

然而，中共最近對於教育部掀起重大改革，考試與分數再度獲得重視，獎學金也開始取代「黨性」成爲學術上邁向成功的途徑。至於張鐵生則已鋃鐺下獄，被指爲「投機分子」。

在幕後策劃推動中共教育改革的人是「副總理」鄧小平，他曾身受激進派的鬥爭，今年夏天才在華國鋒手下復出。鄧小平在葉的同意下，似正設法結束十一年的激進派教育政策。這十一年的政策，搞得中共教育一團糟，將昏庸無能的幹部，捧出來担任農、工業的要角，嚴重威脅到中共的經濟前途。問題嚴重的程度，從「上海市革委會」最近對分發到各個科技單位的大學生所舉行的考試成績，可見一斑。他們發現絕大多數的技師，連中學生的基本技術都沒有。百分之六十八的人，數學不及格，百分之七十的人物理不及格，化學不及格的人也有百分之七十六。據中共「人民日報」的報導，「最令人吃驚的是，有些人一題都不會答。」

中共教育的惡化，始於六十年代末期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專院校均曾關閉多年，即使在恢復上課之後，學生們也很少去上課，因爲鼓動及倡導「階級意識」，遠比傳統的學習重要得多。但過去十年來因動亂而未能好好唸書的學生現在却有一些補救的課程可唸，內容包括數學、科學、語文、歷史及地理等等，研究課程也廣泛的恢復。

下月中共將舉行大專入學考試，據報導將有二千萬人參加，同時，學生的勞動課程並有減輕的跡象，很多高中畢業生多年來將可以首度直接進大學唸書，不必先到農場或工廠勞動兩年。此外，當年因「資產階級背景」，或「過分忙於反潮流」而沒機會進大學的人，現在也有機會一起進行競爭。

但某些觀察家提出警告說，一旦學生們認清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事實上少之又少時，目前在教育方面這種「幸福感」，將迅即破滅。參加下月大學入學考試的千萬人，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有機會進入大學就讀，中共的一名發言人承認：「我們謹能挑選少數年輕人去唸大學，其他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仍必須在生產前綫奮鬥。」也就是說，必須在工廠的裝配綫或稻田中勞動。

儘管毛派的教育哲學有很多缺失，但它對於年輕人提供了一種替代性的進身之階。華國鋒與鄧小平封閉這條進身之階後，面臨了一種挑戰，即必須找出替代的辦法。

（譯自十一月廿一日「新聞週刊」）

我怎樣認識孫中山先生

王雲五

我開始聽到孫先生的名是前淸光緒二十年，那時候我才七歲，因爲體弱多病，還沒有入私塾讀書，祇在家中由我的大哥日華授讀。有一日聽到大哥說我們的表兄陸皓東（名中桂）因爲造反被砍了頭。我追問他陸表兄怎樣造反又怎樣砍頭。他告訴我陸表兄是追隨和他們同村一位姓孫的起兵反皇帝，失敗了被捉着，審問他的官員見他一表斯文，不像造反的人，還想超脫他；可是表兄眞是好漢，一口承認要革淸朝皇帝的命，說這是和湯武革命一樣，不能算是造反，不幸失敗，砍頭便砍罷了。我聽到這番話，對於陸表兄的壯烈很是欽佩，連帶對於他所隨那位同村姓孫的，也不禁景慕起來，遂又追問那位姓孫的名字和他的行業。大哥告訴我，那位姓孫的名字是一個單名，叫做「文」，但是官府因爲他膽敢造反，硬把這個「文」字加上三點水，變爲「汶」字。聽說他小時候到過外國，在香港學西醫，表面上掛牌做醫生，暗地裏一心一意，反抗當時的皇帝，特別是那位西太后。那時候我年紀尙小，對於民族意識還沒有印象，祇是小小的心靈對於我們的表兄和他所追隨的那位孫醫生的大膽行爲，仍然時時懷念。後來有一日，大哥教我讀孟子，讀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一段話。我經他解釋以後，不禁高興萬分，那時候中日戰爭，我國大敗，民間傳說都痛恨西太后信任太監，亂花國家的金錢，專供一己的浪費，把人民的死活看不在眼裏。這一次打了敗仗，我國人民不僅要給西洋人欺負；甚至東洋鬼也欺負我們了。我聽了這些話，此時又讀到這句書，便忍不住對大哥說：「那個西太后是把我們當土芥，我們爲甚麼不把她視同寇仇；陸表兄的行爲怎算得是造反？將來我長大起來，定也不肯把她放過。」大哥是一位典型的舊式讀書人，曾經考中秀才，不免迷信忠君的敎條，聽了這番話，大吃一驚，除力戒我不要胡言外，後來還對父親說過：「四弟讀書還不差，祇是防他長大後要走錯路」。

我在幼小的時候，既然有了這種的心情，而且和當時首先爲革命而犧牲的人物，陸皓東烈士，有親戚關係。聽說在我三、四歲時還和他見過一面。由於欽佩陸烈士的犧牲精神，連帶敬佩他所追隨的革命領袖，於是我對於孫先生由聞名而慕名，長大後，能夠讀書閱報，對於孫先生所領導百折不回的革命運動，無不寄予崇高的敬意。從十八歲起（民國五年）我任敎於上海中國公學，該校爲曾經參與或擁護革命的許多師生所創辦，我與之接觸既多，對於孫先生的崇高思想領悟更深切；但因那時候我的三個哥哥先後去世，我在家庭中實際上成爲獨子，兩老均在暮年，未便有何冒險行動，祇好善用時間，充實自已，以備將來發展。不過私心對於孫先生的景仰，與對革命成功的期望，殆無時不念茲在茲。

僥倖得很，後來竟有一個機會和孫先生見面，而且藉此機會，竟在孫先生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一個短時。前者在中華民國開國的前夕，後者則在中華民國開國的最初幾個月內。

事實是這樣的：民國紀元前一年十月十日（前淸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革命黨人熊秉坤、蔡濟民等奉孫先生命在武漢起義，各省紛起響應，未滿兩月，便光復了十幾省。其時孫先生海外從事於種種支援革命的運動，十二月二十五日才返抵國門上海，二十九日各省代表集會於南京，以絕對多數選舉孫先生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三十一日（舊曆十一月十二日）孫先生乘滬甯鐵路夜車往南京就職以前，我們香山縣（就是現在中山縣的舊名）四都和大都（孫先生的翠亨村和我的故里泮沙村均屬四字都）的同鄉人士，聯合公宴孫先生和隨他返國的革命先進人士於上海老靶子路的展虹園。我以一個年僅二十三歲的青年，被同鄉父老謬推爲主席，即席致詞歡迎孫先生，並對中華民國建國的意義，頗有陳述。孫先生在答辭後，因與我鄰座，交談特多，並詢我現任職務。當時我担任吳淞中國公學英文敎員和江蘇省提使李瑞淸所資辦的留美預備學堂敎務長，並晚間餘暇爲友人李懷霜所主持的天鐸報撰述。由於兩校均以軍事行動停課，此時僅爲報社撰述。孫先生聞言，即告以明日爲中華民國開國元年，他立即就職，很希望我能來京相助。我自計對於孫先生雖然私淑已久，此時才得初次承敎。我並未加入革命組織的同盟會，孫先生竟不見外，邀我相助，其用人無方，特別値得敬佩。我出身寒微，又沒有甚麼學歷，這時候已服務社會七八年，向來都是事找我，沒有由我去找事；因我入世未深，認爲社會上尤其是敎育界的工作如是此的，祇要你適合於這件工作，工作自然會找到你的。但我也知道政府的工作，可不能如此。前淸參加政府工作的人，大都經過兩途，一是考試，二是花錢損納，但無論是考試或損納，都得要自己鑽門路和請託，才易獲得實職。却想不到一個未曾參加革命工作，又未加入革命組織的人，僅因一面之緣和一席的話，便承我們新建國家的最高領袖自動擢用，一面固然受寵若驚，一面還得謙讓一下。但孫先生仍堅邀我相助，並且很具體地說明要我充任臨時大總統府的一名秘書。我感於孫先生的態度誠懇，始敢應允。但因手邊尙有未了工作，擬請在兩星期內晉京報到，孫先生也慨然允許，祇望我如有可能，還是早些來京任職爲好。

記得在民國元年一月中旬，我把未了的事料理和交代後，即趕往當時首都的臨時大總統府報到，承孫先生即予接見，態度異常親切，並下手諭派我爲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面囑我在接待處代他接見一切來訪的賓客。孫先生說，由於我能操英語，又擅長國語和廣東語、上海語，對此任務最爲適宜。

訪問大陸，「美中（共）貿易全國委員會」採礦小組一行十五人於七月下旬訪問北平，美國萬國商業機械公司（IBM）高級人員也組團於十月間訪問中國大陸。

四、美國國防部長布朗於九月初宣布放寬一國防裝備的輸出管制，項目包括噴射機引擎、飛機機身、電子裝置等。雖然未指明對共黨國家所設的，此次放寬，其對象目爲共黨國家，一般相信，這項宣布是對中共示惠的一種表示。

政治意義重於經濟意義

一般而言，中共對外貿易的方向是：向經濟先進國家（如西歐、日本）購買機器設備，而向經濟落後國家（如東南亞地區等國家）售出其輕工業品或其產品，然而中共對美國的貿易型態則不同，中共向美國進口的幾爲農產品而非機器，這可能是基於政治因素，因爲中共與西歐國家在政治上互相勾結的歷史較久，而與美國之間則否。

以「走資派」著稱的鄧小平復出後，在中共經濟政策下必然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預料鄧小平之經濟政策動向將多少以「物質」爲基礎，其中基於政治和經濟的理由，對外貿易對中共的重要性將被重視。

在政治上，中共對外貿易是欲衝破蘇聯對它的孤立，企圖製造美蘇間的矛盾，並分離蘇聯與美國對「第三世界」國際的影響力，同時，它也妄想藉此來孤立中華民國對外的政治、經濟關係。在經濟上，鄧小平將大力推動其「四個現代化」運動，一定會加強其對外貿易以資配合。不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的理由，美國與中共均有發展彼此對外貿易的企圖，但也由於其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理由，而使美國與中共之間的對外貿易難有進展：

一、在政治上：美毛貿易「正常化」的關鍵是，美毛間在貿易上的最優惠關稅待遇的問題，此「優惠關稅」乃是經濟先進國家給予經濟落後地區的特別待遇，美毛間甚難達成此項協議，因爲美國法律規定不能給予任何共黨國家此項待遇，除非彼此間對於商標權、出版權、專利權以及移民權等有了妥當的解決，但這些問題之解決，在中共政權下是不可能達到的。

此外，美毛雙邊凍結財產的問題，也是彼此發展對外貿易的一項大障碍，除非美毛凍結財產權問題獲得解決，中共不能取從美國政府的信用貸欵，同時中共船隻和飛機如在美國停留，會遭遇美國財產權所有人之要求而扣留，以作爲補償。

美毛貿易「正常化」之困難重重，而且從美毛貿易商品結構來看，即使美毛貿易取得最優惠關稅之協議，美毛間的貿易，也只能增加百分之十五左右。

二、在經濟上：儘管華鄧政權積極推展「四個現代化」運動，唯其政治意義將重於經濟意義，雖然如此，未來中共或將重視對外貿易，唯由於中共經濟的困難，生產力敗壞，勢將影响其出口之潛力，進而影响其對美國進口的潛力，使未來的美毛貿易難有進展。中共經濟之未能衝破經濟之惡性循環，是基於其經濟政策上的錯誤，而導致內部權力鬥爭之不已。據統計，其個人所得尚不及美金一百九十元（以八億人口爲計）其購買力低落。其農業不振，糧食年成長率約百分之二點二，而人口增長率約爲百分之二，其糧食成長幾爲人口膨脹吞噬，故中共每年向加拿大、澳洲、阿根廷等地購買大量糧食，以今年（一九七七年）爲例，進口了一千二百萬噸之小麥，是故，中共對外國農產品之依賴度日漸提高，據美國農業部之估計，一九五六年中共進口品中有百分之六爲農產品，而其出口品中百分之七十五爲農產品，可是一九七五年中共農產品之進口已增至百分之廿四，而農產品之出口則降至百分之五十四，致使中共無法向西方國家進口必須之技術和機器設備等，以從事工業化，由此可知，爲何中共出口品中皆是以農業加工品及輕工業爲主，而無法因應國際間千變萬化的產品需求。近年來，中共以石油之出口賺取外滙，來彌補對外貿易上的赤字，唯中共未來之石油成長率，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等有關單位估計，不可能高於一九六四至七五年間之成長幅度，而只有百分之十至十五之間，何況欲達此標準，仍須以中共財政百分之十五的投資，負担極重。從各種角度觀察美毛貿易潛力均甚爲有限。綜上所述，可以獲得下列結論：

對外貿易爲革命外交路綫服務

一、鄧小平復出後的中共對外貿易，似將彈性地改變其對外貿易制度，藉改變其經濟外貿政策，以圖解決其經濟危機。中共在對外貿易上，仍是以配合其對外政策及外交上爲主要目的。美毛貿易正常化之渴求，政治、經濟是雙重目的，唯多年來中共呈現鉅額貿易逆差，致使中共不得不一方面企圖擴大對美之輸出，另一方面則擬減少對美之輸入。但事實上，未來美毛欲取得貿易上的平衡，是相當困難的，而由於美毛貿易之不平衡性，必將影响雙方貿易繼續進行。

二、由於中共對美國輸出之輕工業品或農業加工品。大抵是所得彈性低、價格彈性高的產品，無法在美國市場上與他國產品競爭，又中共在其計劃性貿易政策下，不許消費品進口，美毛貿易是很難有所進展的。

三、預料中共似將知難而退，轉移美國市場到西歐，中共對西歐之貿易，是進口必需的技術和機器設備以從事其「四國現代化」，同時爲了彌補其對西歐對外貿易所需的外滙，中共似將積極對東南亞等均區擴大輸出。

四、從中共政權成立廿八年的歷史看來，每當中國大陸權力鬥爭激烈時，其對外貿易便處於低潮。鄧小平的復出，就是中共經濟政策轉變的開始，過去，每當中共經濟政策的轉變，也是中共內部政治權力激烈鬥爭的開始，其結束，不是中國大陸經濟狀況的改善，而是經濟的再崩潰，進而影响其對外貿易。

中共一向堅持「對外貿易是爲革命外交路綫服務」的，所以中共的對外貿易政策，是其整個對外政策的重要部份，也就是其對外統戰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共正圖加緊與美「關係正常化」受挫之後，進一步加強雙方的經濟貿易勾搭活動自屬必然趨勢，中共於九月間首次派出一個由高級共幹組成之貿易代表團赴美大肆活動，其意圖至爲明顯。也就是說政治意圖顯然大於經濟意義。

中共對美統戰·採取迂迴戰術
披着貿易外衣·埋下革命種子
中共對美國貿易的最終目標

李哲夫

中共「外交部長」黃華七月卅日對「外交」幹部講話時，有過這麼一個「工作指示」，他說：「美國是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產業工人的力量很大，是革命的一個很大的潛在力量，通過貿易往來，讓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傳播到美國，像種子一樣在美國生根，發芽和壯國，使美國的國內革命運動孕育的更快，打開中（共）美關係之門，就打開通向美國革命的大門。黃華的論調，分明是要穿着貿易商的外衣，滲透美國，在美國掀起革命。

萬斯訪平之後，證明了美毛「關係正常化」缺之可能性，因此，許多美國學者逐漸把美毛關係的焦點，轉移到所謂貿易「正常化」上去，其理由是在華鄧政權下，其經濟路綫改變的跡象日趨明顯，而且高唱「四個現代化」，故中共未來對外貿易政策似將加強。此時美國也正值自一九七〇年石油危機以來，對外貿易呈現最鉅額赤字之時，鑑於各國紛紛採取對外貿易上的保護主義，對擁有八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市場，仍然存有相當的幻想，以期改變其在國際收支上的負担。

美毛貿易急劇下降

尼克遜對中共態度轉變後，美毛貿易直綫上升，一九七一年美毛貿易僅爲四百九十萬美元，一九七二年則尚不足一億美元，可是一九七三年即達八億零五百萬美元（中共逆差六億七千五百萬美元），至一九七四年竟高達九億三千三百八十萬美元（中共逆差七億零四百萬美元），此後又開始走下坡，一九七五年下降爲四億美元（中共逆差一億四千五百萬美元）一九七六年再下降爲三億三千六百萬美元（中共順差爲六千五百萬美元）。美毛貿易中，中共自美國輸入是以農產品爲主，一九七三年美國輸大陸產品中，農產品佔百分之八十四點五（計佔值六億二千五百一十萬美元），一九七四年爲百分之八十二點一（計佔值六億四千三百萬美元），主要的農產品爲小麥、棉花、黃豆、玉米等，其他的產品很少，因爲中共不允許消費品進口的。美國自中共的主要進口品爲紡織品、鞋類及手工藝品等，其總額在美國進口品中所佔的比重甚輕，然而有些產品却成爲美國的重要來源，如猪鬃、生絲、松脂等等。

一九七五年美毛貿易比一九七四年衰退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中共對美國進口減少百分之六十二點九，而中共對美國之出口則仍然繼續成長百分之三十八，美毛貿易之所以衰退，是因爲中共減少對美國粮食的進口，主要是由於中共在一九七四年的農業收成較爲良好，而且中共對外貿易力求平衡性的原則，其進口爲出口的函數關係。自從中共擴大對外貿易以來，年年呈現巨額逆差，其外滙短絀，中共遂一方面蓄意減少進口，另一方面則竭力擴展其出口，以圖達到其對外貿易進出口「平衡性」的目標，中共出口潛力極爲薄弱，其貿易政策的結果，必然是縮小其對美國的貿易，於是一九七六年美毛貿易又急劇下降。

美毛刻意加强貿易活動

據統計，一九七六年中共與美國的貿易總額爲三億三千七百廿三萬美元，較一九七五年的四億六千二百八十萬美元減少百分之卅七，其中中共出口額爲二億零一百九十四萬美元，中共進口額爲一億三千五百廿九萬美元，這是中共一反歷年來對美貿易逆差的情況，首次出現順差。

儘管美毛貿易在一九七六年呈現衰退現象，但最近雙方却有刻意加強經貿活動的跡象，諸如：

一、以「中國石油天然氣探查開發公司」副總經理趙聲振爲首的中共「石油設備貿易孜察團」一行十六人，曾於六月廿三日至七月廿三日訪問美國，參觀各地生產海底石油鑽探機、利用地震探測地下石油儲藏儀器等工廠。

二、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任王耀庭團長的貿易代表團一行十五人，於九月十五日起在美國訪問兩星期，與工商界多方接觸並洽商貿易事項

三、由西雅圖商會會長率領的美國華盛頓州對中共貿易代表團，於五月間

席之一，政治局五常務委員之一，其政治地位急遽升高，可舉下列實例明證。

今年四月，汪曾陪同華視察「大慶油田」三天，事後「新華社」發表汪緊隨華的照片數張，刊於「人民日報」上，其他隨行頭頭，則擯入另一組鏡頭。同月二十八日又以政治局委員身份會見北韓共黨代表團。繼之，又主持了「工業學大慶會議」的閉幕典禮，此均可表明汪權力和職責也相當廣泛，八月十二日，中共「十一大」召開，汪被選為主席團副主席兼秘書長，並作代表資格審查報告。「十一大」中被再度選為中央委員，「十一屆一中全會」，再連任前述諸職，是為目前共黨最高權力階層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



一九五五年的毛澤東與汪東興

更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今年九月九日毛死亡一週年，北平草草舉行三十分鐘「紀念」儀式上，除了華講了幾句話外，葉、鄧均未發一言，場面出奇的冷清。可是共黨傳播工具，却大捧特捧汪東興。九月八日的「人民日報」，以重要地位刊登一篇由「新華社」提供的長達一萬七千餘字的長文，此是由以汪為「主任」的共黨「中央辦公廳」理論研究小組所撰寫的，主要內容是強調毛如何關懷和培育以及信賴「八三四一」部隊，也強調「八三四一」部隊如何忠實執行毛命令，並在歷次反黨事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腳色。九月九日「人民日報」又在第一版刊出了兩張照片，顯示了毛、汪的親密關係。照理汪是共黨目前最高五成員之排名和地位最低的一位，豈知他的風頭却壓倒了前四位，此意義不可輕忽。

這至少說明了汪的權力和地位日漸膨脹，由於其有真正實力（美國「時代雜誌」報導汪統率了一支相當與美國聯邦調查局、秘密勤務局、中央情報局合組的隊伍，他至少可以馬上召集約五十萬名安全部隊），如此有黨權、特工控制權在握，其聲勢至為可怕。

基於此，英國「泰晤士報」駐香港記者鮑納維亞就認為，汪東興依目前的行情，遲早將會取代華國鋒成為新的獨裁者。美國名專欄作家左薩也認為，華、汪之間存着潛在的緊張情勢，二人的年齡相差不多，可算老、中之間一輩，彼此日後必將進行長期的接班鬥爭。

汪除了本身的特工勢力外，其背後相信必得陳錫聯與吳德二人的鼎力支持，結合成「親密的戰友」，形成一股真正的實力圈。

至於汪日後是否將成為中共的獨裁者？誰也無法遽下斷言，任何事均得端賴時空變化與人事變遷來決定。筆者舉個例子給讀者參考，汪東興竄升，和蘇聯貝利亞似乎很相像。貝利亞是史太林一員愛將，在史太林生前和死後一段時期，比起汪還風光與神氣。貝利亞是史太林時代特務頭子，史太林晚年剷除異己，貝利亞皆是奉命執行的劊子手，故深得史太林寵信，其他人深深畏之如蛇蠍。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太林暴斃後，由馬林科夫繼任，担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不久即被赫魯曉夫取之）、蘇聯總理，其下設許多副總理，副總理分為兩種，即第一副總理與副總理，當時有四個第一副總理，即貝利亞、莫洛托夫、布里加寧、卡岡諾維奇。貝利亞是四個之中排名第一的第一副總理，因此貝利亞是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馬林科夫雖然最大，但可說是掛名而已，大權實在於貝利亞一人之手，由於貝利亞陰狠毒辣，人人自危，隨時恐遭其毒手，乃合謀除掉貝利亞，但除去貝利亞並不容易，最後還是一主管財經的副總理米高揚想出辦法，在開政治局會議時，一羣人上去握着貝利亞喉嚨，使之不能出聲，然後大夥拳打腳踢，活活打死。貝利亞一死，其手下不敢妄動，馬林科夫也堂而皇之派專人調查此事，並先將貝利亞第一號助手担任公安部長的阿巴庫莫夫槍決，其次者或監禁或勞改，全部予以剔除。

今天的汪東興實在很像過去的貝利亞，其結果會不會重蹈貝利亞覆轍？那是很難說的，然而汪東興權力和地位日漸高升，華國鋒及其他一些「頭頭」必也感到威脅甚大，或許就用蘇共對付貝利亞一樣，冷不防的打死。當然汪也知目前週遭環境及自己處境，小心翼翼的防衛自己，免得結局和貝利亞一樣，因此筆者願大胆預測，今後共帮下一回合的鬥爭焦點必在汪身上，至少和汪脫不了關係的，這點讀者可拭目以待。

利用「八三四一」控制中南海頭頭
汪東興崛起的背景與因素

汪東興追隨毛澤東前後四十餘年，一直深獲毛寵信有加，視之如自家人，以毛如此奸詐多變之性格，汪竟可獲此禮遇，可見汪不是等閒之輩。今日汪挾持特工實力進入共黨最高領導層，在短期內，或許產生一種平衡和穩定作用，但是在未年的內鬥中，亦可產生再令外人意外和更激烈的權力鬥爭。

魯曉明

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於八月二十日宣告選出華國鋒爲「黨主席」，並選出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爲「副主席」，並同時爲中共政治局五個常委。

汪東興，江西省泰和縣人，一九一六年出生，現年六十一歲，出身貧農，童年時期卽參加中共「江西蘇維埃」紅小鬼組織。一九三三年任中共「閩贛軍區保衛局」勤務員及保衛員，一九三五年底，「長征」抵陝北後，改任毛澤東之保衛員，自此卽先後以不同之職務隨護毛澤東達四十餘年之久，其間曾一度調職江西，但不足兩年又爲毛澤東調回。

此段期間汪所担任的職務，爲一九三七年任中共「中央警衛團」第一營教導員，以後歷任該團副參謀長、政治處主任、副政委、政委等職。一九四七年六月，國軍胡宗南部進剿延安，時汪任職該團副參謀長，因情况危急，曾率共軍據制高點，實施頑抗，遲滯國軍前進，致使毛得以兎脫，因此極得毛之寵信。

一九四九年任「公安」部隊中央縱隊第一師政委，後升該縱隊副政委。一九五〇年三月任「政務院」（卽國務院）秘書廳副廳長兼警衛處處長；十二月兼任「公安部」第八局副局長。一九五五年再升任「公安部」副部長；一九五八年六月，當選江西省「副省長」並兼省公安廳廳長、江西勞動大學校長。一九六〇年底再回任「公安部」副部長，後又兼「中央警衛團」政委，以後一直從事發展其特工組織。

一九六六年三月，劉少奇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等國，汪隨行，表面上是作保衛工作，實負有監視之責。「文革」之後，汪權力隨之膨脹，出任「全軍文革小組」副組長。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接替楊尙昆爲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本已統率的「中央警衛團」也擴大編制爲「中央警衛師」（卽八三四一部隊），兼任該師師長，仰承毛及「文革派」鼻息，對所有被淸算、整肅之各黨、政、軍高級幹部，執行逮捕及監管之責，儼然成爲公安、特工系統中最具實力的人物，亦爲毛、江奪權與整肅異己的主要力量與工具。

一九六六年汪曾以閃電手法逮捕羅瑞卿；同年又到四川扣留彭德懷；「楊成武事件」後，又逮捕了楊成武、余立金；並負責執行過軟禁劉少奇、鄧小平、賀龍三名黑帮頭頭的任務。

一九六八年開始以中央軍委會保衛系統取代公安系統，權勢在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身上，後接替謝職位的李震，由於和汪不合，傳說已被汪刺殺身亡。

一九六九年四月，毛提拔當選共黨九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後補委員。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發生後，爲毛指定參加處理所謂「林陳反黨集團」專案組成員之一。關於林彪墜機身亡，大陸上曾傳說是被汪刺殺推上飛機，再裝上定時炸彈，造成飛往內蒙途中墜機事件；據內幕資料得知，在「林彪事件」前夕，汪足足失蹤了九個月，當時還以爲他已失勢遭整，誰知「林彪事件」結束後他馬上公開露面，並出任調查成員之一，可知在他失蹤期間必是在秘密部署對付林彪的「五七一」政變計劃，事成後才告恢復正常活動。

一九七三年八月續當選共黨十屆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一直和「文革派」混在一塊，大多數人均認爲汪特工勢力，必是「文革派」日後奪權的靠山。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斃命，華國鋒和王、張、江、姚「四人帮」進行「篡黨奪權」的鬥爭中，在緊要關頭，却背叛了「四人帮」，成爲華逮捕「四人帮」的執行者。此的確大出意料之外，但據專家分析認爲汪所以背叛「四人帮」可能基於下列因素：

（一）在毛患病期間，汪受「四人帮」等排擠，心中早就憤恨不平。

（二）汪眼見「四人帮」到處得罪人，胡作非爲，早引起幹部普遍不滿，知彼輩終難成大事，故在毛死後第二十七天就倒戈投靠華國鋒。

汪短小精悍，時常面帶微笑，在打倒「四人帮」上有顯著功績，故在分贓大會被提升爲四名副主



毛阿蜜月時期毛鄧周林接見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時的情景•

論文中都是批判蘇聯和「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和好戰性」）有三篇英譯及一篇法譯，寄送給北平的各國大使館及外國的特派員。

阿共這一連串的行動，顯然並不顧及兩者之間外交破裂之後果。中共對此卻一直不致公然答覆，只是藉其他毛派國際共黨頭目的談話，以作側面還擊。

中阿共恩怨複雜

中共與阿共爭執原因相當複雜，至少牽涉到蘇共、南共、甚至美毛勾搭。

當一九六〇年代，俄毛爭執之時，阿共是站在中共一邊；而一九六〇年底（十一月），莫斯科世界八十一國共黨與勞動黨大會，蘇共杯葛阿共時，中共則乘機「雪中送炭」。且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二十二大，中蘇共衝突更加尖銳化。同時，蘇共對阿共攻擊程度亦逐漸升高。當年的十二月十日，蘇聯正式宣布與阿爾巴尼亞斷絕外交關係，自此阿共完全投向中共。

蘇共方面抨擊阿共，奉行的對外政策是一種獨特的冒險主義；抨擊中共，阿蘇分裂全係中共唆使，指責中共企圖分裂世界共產主義。中共反擊，認為改善蘇南關係違背了莫斯科聲明，蘇共廿二大通過的綱領是修正主義的綱領。阿共指責，蘇南改善關係，是反莫斯科宣言與聲明。

在毛阿結成反蘇軸心之後，在對外關係上，則採取一致的反蘇和反美。於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多軸心。

毛阿關係的極度蜜月時期，是一九六三年至六八年。六三、六四、六五年，周恩來曾三訪阿爾巴尼亞；六八年九月，阿共宣布退出華沙公約，毛、林、周三人曾致電霍查致敬。在文革期，阿共是中共少數尚能維持關係的國家。

進入七十年代後，中共進行乒乓外交，雙方關係開始轉劣，如七一年的阿共六次大會，中共即沒派遣代表團往賀。七二年，邀尼克遜訪大陸，阿共在言行已開始對中共不滿。

中共政策開始轉變，也間接促使阿共內部產生路綫對立。如七三年夏，阿共開始對文化界整肅。七四年夏，整肅面擴大，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巴魯古被免職。七五年夏，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長凱萊吉亦遭撤職。這些人都與中共有密切關係。七六年開始，中共駐地拉那外交人員，也與其他國家同，受到在阿境內旅行的限制。據傳今年五月，阿共曾破獲一龐大間諜網，牽連到的重要人物與中共有關。

阿共不給華國鋒賀電

去年十月，四人幫事件後，華國鋒就任中共主席職位，人民日報上未見有阿共之賀電。十一月，阿共的七次大會，中共亦仍未派代表團列席（有卅四國共黨代表團列席）。

阿共獨立初，原為南共之附庸，後乘蘇南分裂之時，棄南而就蘇，以至六一年底與蘇絕交止。故阿共對蘇南關係，一向都無好感。此點與中共同。這在對外關係上，雙方之所以能結合的原因。

但自歐洲共產主義興起，共產主義運動更形分歧後，特別是去年，蘇南關係，蘇共主動急謀改善。中共華體制乃亦於去年十二月八日派「人大秘書長」姬鵬飛及今年之派賽福鼎與廖承志，都只赴羅、南訪問而不訪阿，阿對中共此舉自不愉快。而中南共關係改善後，阿對這件事情最不能忍受。如八月卅日，南共狄托應邀訪大陸，固在此之先，中共宣布毛南之間只存在「政府與政府級關係」，不具「黨與黨的關係」。但因中共對歐洲與巴爾幹政策越來越感興趣，特別在此一地區抵制蘇聯一事，中共給狄托的往訪之接待，極盡巴結之能事，更引起阿共忌恨，乃一發不可收拾。

毛澤東「第三世界」論 與馬列主義惡意訣別

華帮阿共公開反目

岳騫

共帮唯一「小朋友」阿爾巴尼亞，已經公開與華帮分裂，事情雖小，卻與共帮以相當打擊。

阿共譴責毛澤東的第三世界論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機關報「人民之聲」，今年七月七日，發表一篇長逹二萬五千字題爲：「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社論，對中共「三個世界」的理論，大加譴責。強烈表示，不同意中共藉反蘇而親美。這一評論之內容，由阿爾巴尼亞國營通訊社，向世界宣布。根據日本「共同社」七月八日貝爾格萊德「合衆國際社」片斷電訊及其他外電來看，其攻訐之內容，約有下列四點：

「（一）敵人之敵人就是朋友的說法，在美國與蘇聯這兩個帝國主義大國間，不能應用；（二）不能因爲受到一個大國的壓迫與直接威脅，就說另一大國沒有壓迫或威脅之危險；（三）對毛澤東強調第三世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心的說法，人民之聲駁斥爲：『是與馬列主義惡意的訣別』；（四）該報捧出列寧思想，認爲富前世界上，只有『社會主義世界與非社會主義世界、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至於將第三世界列爲一個集團，『是無產階級與階級鬥爭、無視該等國家內的被壓迫人民與反動勢力之間的衝突。』」

八月上旬，阿共人民之聲報，再次激烈批評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的觀念。這篇題爲：「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加速世界革命過程」的文章，其中說到：「現實證明，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正在一切方面加強，不論在資本主義工業國，還是受資本上統治地位的落後國家到處都在發生這個過程，這個無可反駁的事實，用宣傳所謂三個世界的理論也掩飾不住。宣揚三個世界理論的人，閹割了我們時代的階級內容的人的觀點，否定無產階級的重大的革命鬥志。他們不加區別的把極反動的政權和努力，也列入第三世界，這種觀點破壞革命。」

葉劍英輕描淡寫重提「三個世界」論

阿共的這次攻訐，主要針對葉劍英，在七月卅一日「中共八一建軍節五十週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及八月一日，在「建軍五十週年招待會上之講話」。葉劍英這先後兩次的講話，一稱：「我們一定要遵循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綫。」一稱：「第三世界在反帝、反殖、反覇鬥爭中，日益發揮主力軍的作用。第二世界反對超級大國威脅和控制的鬥爭正在發展。」

在阿共攻訐「三個世界」的理論後，以上葉劍英的談話，雖是輕描淡寫，也是中共官方負責人的正式重提此一理論，阿共自不愉快，故第二次評論「三個世界」，應屬針對葉劍英之話而出。

阿共第三篇批評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是八月十四日在阿爾巴尼亞各報紙所登載的一九六五年三月，周恩來在阿爾巴尼亞官式訪問時，阿共第一書記霍查就有關兩國友好的演說內容的揭露。此演說當時是阿共強調反對蘇聯修正主義，與中共一起爲擁護正統的共產主義而奮鬥。這些報紙在揭載這一演說內容之時，明白地指摘中共現今領導階層的變節。

阿共以實際行動反對中共

阿共不僅對中共「三個世界論」之外交方針表示強烈地異議，伴同此的，在行動上也有一連串的對中共展開抵制。如七月七日人民之聲的社論發表後，七月十二日，阿駐北平的大使館，卽將其全文向駐平的各國大使館與駐平的各外國特派員寄送。這一舉動，地拉那首開戰火顯然是要公開表明，其與中共之間存在有不可妥協的意識形態的分歧。而七月中旬，阿共命令在北平各大學留學的阿爾巴尼亞學生歸國。七月廿五日，阿共向中共提出，其留阿之技術人員，期滿得立卽回國。八月四日，莫斯科的外國觀察家指出，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華國鋒被批准担任中共中央和軍委主席的各國賀電中，沒有阿共之賀電。八月十五日，駐北平的阿大使館，將霍查在一九六五年周恩來訪問阿爾巴尼亞之時的宴會演說，以及指摘意共修正主義路綫與六二——六四年的論文等（這些

新聞以外

我們的主筆稱之爲「合法賭檔」的確絕妙，合法大檔和非法大檔都要派鬼，不過非法大檔派給警察，合法大檔則派給政府；賭非法大檔時刻担心被冚；賭合法大檔則永遠不會拉人，除非你由於貪念作祟，將六合彩塗改，希圖過骨。

開放賭博，是政府一條巨大財源，香港所以鼓勵「合法賭檔」，因爲合法賭檔可以「杜絕貪汚」，而那些派鬼的錢，堂堂正正的以「稅收」名義，撥入庫房。投注站越開越多，博彩方式層出不窮，吸引更多人投注，不但合法賭檔抽頭增加，政府的一鬼錢」收入也更爲可觀。至於因爲許多人賭敗唔得掂了，出之於偸、搶、呃，或因而鬧出家庭變故等等，都是「社會問題」，與政府的助長、鼓勵無關。

毒害本地人的賭城

世界有許多著名賭城，如蒙地卡羅、拉斯維加斯等，都是城開不夜，各式各樣的賭博，應有盡有，吸引了無數遊客，也替自己國家賺進不少外滙。香港人未必都到過蒙地卡羅或拉斯維加斯，但澳門是大部分人去過的。澳門之出名，也是靠賭，雖然規模遠不如蒙、拉這些世界性賭城，但東南亞各地的賭徒，也被吸引了不少。

老萬有次從日本回香港，機上遇到一名日本商人，他說一月有個一兩次要到香港，老萬以爲他來接生意，但他坦白說明，目的是到澳門賭博，星期六去，星期日回東京，星期六晚上，在澳門賭個淋漓痛快，數年如一日。

最近，韓國也用華克山莊的「卡仙奴」來招徠遊客，雖然規模還比不上澳門，但也居然有遊客專爲賭博而去，可見賭的吸引力多麼大。

不論蒙地卡羅也好，拉斯維加斯也好，澳門也好，華克山莊也好，賭客大部分是來自外地，就是說，賺遊客的錢。華克山莊人場收費，本地人與遊客完全不同，即表示不歡迎本國人入內賭博。在澳門賭場賭博的，也十九是香港客，澳門政府雖沒「禁止」本地人賭博，但澳門人很少入賭場是大家都曉得的事實。

老萬並不反對香港開「合法賭檔」，即使在大嶼山闢一個東方蒙地卡羅也是好主意。不過，首要條件是「以賺遊客的錢爲目的」，千萬不可毒害本地人，如果把本地人引得個個爛賭，則香港社會勢必弄到立立亂。

陳日新紳士提議的龍珠島賭城計劃雖然沒有通過，但由於「合法賭檔」林立，而五花八門的投注方式，名目之多，和「卡仙奴」不遑多讓，使香港也逐漸趨向成爲「世界賭城」了。

不過，香港「合法賭檔」之賭，和外國的著名賭城適得其反，外國賭城要賺遊客的錢，而香港的「合法賭檔」却專刮本地人的龍，上年度馬季的投注額達二十九億港元，這筆巨大的投注額，完全是香港人的，不論紳士MBE，或販夫走卒，照樣奉獻。

香港賭馬之「深入民間」，到了可驚程度。我們大厦的看更人，薪水只有四五百，每逢賭馬便大陣仗，擺開報紙，聽住收音機，緊張萬分。這時候如果走進幾個陌生人，把全座大厦所有單位搶刧一空，他老人家也許仍一無所知，爲他投注的熱門馬跑出個梗頸四而「氣憤塡膺」呢。

老萬也見過一些賣菜婆大談馬經，事實上她連字也不認識，馬名却背誦如流，後來老萬才知道她這些知識是從收音機學習得來。香港「合法賭檔」是專門毒害本地人的，與外國的賭城適得其反。

賭馬與打麻雀

香港賭博，行頭最大是賭馬和打麻雀。究竟賭馬的人多，還是打麻雀的人多？旣賭馬又打麻雀的人，比率又佔多少？

學生們的「統計數字」只說賭馬的人大約有五十萬，但沒說打麻雀的人有多少，相信這行頭不會比賭馬的人少。不過，打麻雀沒像賭馬那樣受到香港政府保障，因此，常有打麻雀被拉的新聞。

有人問：賭馬對社會影響大，抑或打麻雀影響大？這問題很不容易解答。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賭博，因此它們對社會的影響也兩樣。

賭馬目前每週只有兩個機會，馬兒又需要歇暑，不是長年大月有得賭。打麻雀則不同，有人一起床就「開早場」；有人可以連打四五個通宵，一切大小事情置之腦後，不問不聞。

不過，打麻雀輸贏有一定限度，沒有馬會、政府的抽頭，損失百分之四十左右，一般情形下，可以十足收成，一場輸、一場贏，除「吃」掉一部分外，應沒什麼損失，儘管有一輪富黑，也會有一輪當旺，長年計數，來來去去，不會「輸死」。賭馬的朋友，除「刀仔鋸大樹」，有耐性的人外，老萬見過許多朋友「仆直」，這因爲他們沒法控制自己，豪賭，手風一不順，便負債累累了。曾經有一名管公帳的公務員，十多廿年前騎了二萬元公欵，星期六投注在一匹「必勝」之馬身上，也不敢投「獨贏」，只買「位置」，希望分五元半，便可有二千元外快，十多廿年前，二千元是個大數目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這匹大熱門馬竟然倒灶，跑了個梗頸四回來，這位公務員無法交數，結果服毒進了枉死城。

這種事，打麻雀絕少發生。大部分打麻雀的人是娛樂性，過日神的。在香港，到了假期，郊區擠得水洩不通，熱鬧過中環，上茶樓，等位等到發嬲，不願在外邊擠的人，最好莫如在家砌四圈了。

麻雀不但迷了香港人，日本仔打麻雀之狂熱，初不亞於香港人，還有就是台灣。台灣雖然不許打麻雀，但在家裏打，又不太張揚的話，警察也不會管，因此台灣打麻雀之風，殊不在香港之下，不過在台灣不可以在公共場所打，而香港的酒樓，以雀局爲主，因此表面看來，麻雀風香港盛過台灣，實際是半斤八両。

台灣沒有賭馬，因此打麻雀更普遍。如果不是廢寢忘餐，正經事都不做的去打，麻雀並沒有大害，週末一次衞生麻雀，該是「健康」的。

「合法賭檔」奉旨開賭
香港小市民普遍受「毒害」

萬人傑

香港原則上是禁賭的，在報紙上常常看到聚賭被拉的消息。大檔也是差佬最大的入息之一，甚至在家打麻雀抽水吃飯，也有被控之虞。可是，卻有十分奇異的現象，馬會的投注站，越開越多，環頭環尾，無遠弗屆，無處不有。其對小市民的影響，十分深遠。但賭馬是英女皇御准的，奉旨的，合法的，小市民受「毒害」是活該！

投注站多過米舖

有位建築商對老萬說：新蓋了房子，最理想是把樓下舖位租給馬會作投注站，或者賣給銀行開分行，這會使大廈「身價不同」。

當然這位建築商是「在商言商」，他的觀點只代表了建築商。建築物成為投注站或銀行，會使這幢大廈在發售時更易出手。

無可否認，近年香港最「發」的是投注站與銀行，新開的銀行與投注站多過米舖，這難怪，根據「賭博在香港」展覽公開的資料，香港四百多萬人中，「賭馬」的人佔五十萬，即八九個人當中便有一個是馬迷，如果不在港九新界遍設投注站，怎可方便這大批顧客？

香港賽馬會投注站之多，會使「有心人」為之浩嘆。賭博是人類的天性，如果沒有法律與道德限制，賭風便會大盛。在香港，甚麼賭博都在被拉之列，即使在家打麻雀，三枱以上，便有作為無牌麻雀館論罪，抽水吃飯，也是犯法行徑。只有投注站五花八門的「博彩」，卻是「英女皇御准」，百分之百合法，難怪每到賽馬日，投注站便人山人海，水洩不通。

在「新例」未訂出之前，到投注站排隊的很多是十多歲的青少年。他們未必是「賭徒」，但家長不耐煩排隊，叫他們去投注，有許多連校服還來不及換便在那裏輪候，這種情形，看起來叫人難過，想起來更使人痛心。

一向，在中國人傳統思想上，賭博是「四大害」之一，嫖、賭、飲、吹，只是一些不務正業的頹廢派所為，「好人」不會有這種「不道德」行為。

可是今天到投注站賭馬的人，不但不會有心理上的虛怯，更把賭馬視為十分時髦的行徑，不賭馬，才被目為「落伍」，跟不上時代。加入馬會做「會員」，表示身份高人一等。掛起那枚金屬會員牌，零舍威風。

風氣如此，對賭馬誰都「直認不諱」，街頭巷尾，九流三教，大家見面大談馬經，到了賽馬之日，不論是政府機關，抑工商業機構，甚至到理髮店，都會發覺「效率奇差」，一切陷於半停頓狀態，三五成羣，高談闊論，研究「即場投注」，雖沒有明定為「公眾假期」，實際上等於放假了。

有時細想起人，人是最滑稽的，如果你到大檔去賭，固然「犯罪」，親友也會對你作鄙視的批評，認為你「爛賭」。但如果你入投注站賭馬，他還會問你：「有甚麼特別貼士？」其實，實質上說，賭馬和賭大檔，在「人格」上應該沒有分別，不見得賭馬人格高尚，賭番攤就是人格低賤。說是「娛樂」也可以，而想「發財」其目的則一。

談「合法賭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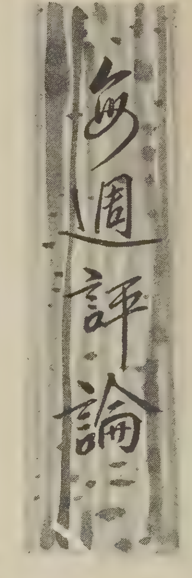
賭博就是賭博，不管由那一種方式，同樣是決定「輸」與「贏」。賭博之所以五花百門，無非用種種花樣，投合種種人的愛好。不可以說某一種賭博是毒害，另一種賭博則是健康。凡涉及金錢，或有價值的東西作為賭注，其結果是相同的——造成一方贏、一方輸。

更不能說，英女皇御准的是好的賭博；沒得到御准的就屬壞的賭博。因為英女皇喜歡騎馬，更喜歡賽馬，於是賽馬會為英女皇所御准。假如英女皇喜歡打麻雀，那麼，香港便可能出現許多「英女皇御准麻雀館」了。

在賭言賭，我們看不出打麻雀對社會的影響有什麼壞於賭馬的地方。但因為賽馬是英女皇御准的，賭馬是奉旨，打麻雀雖不致偷偷摸摸，但是警察隨時可以找麻煩。

由港大社會學學會成員及一百三十多名中學生調查所得資料，認為香港政府直接或間接助長居民參與賭博，同時，賭博（特別是賭馬）已成為一個公開而合法的「禍害」。我們的主筆也指出：從一八八四年賽馬會成立開始就打出一個「慈善」的招牌，港府也增加了稅收，有計劃地造成一個「合法賭檔」，推行這壟斷性的「事業」，用各種形式來賺取超過五十萬名香港白領及藍領階級的血汗錢。

老萬認為這兩個「結論」都很正確，如非政府助長，這種「禍害」不會如此狂烈。這「合法賭檔」不但沒有和別的大檔那樣「被拉」，而且迅速發展，擴散到沙田，將來連禮拜天也有得賭。目前賭馬之風已深入民間，升斗小市民也成為馬會客仔，雖然他們沒有資格加入為會員，可是他們辛勞所得，也紛紛拿到投注站貢獻；沙田大檔開始營業後，貢獻機會更多。



矮鄧應負濫殺責任

當前在中國大陸上已殺人成風，表面上看，應由華國鋒負責，實際關鍵在鄧小平。因爲今日大陸上的濫施殺戮主要是由黑帮份子翻案復仇而起的。

且說，外國記者爲了不被中共趕出境，能夠駐在北平吃碗安樂飯，雖然他們也不斷從北平發出電訊，但多數是對中共有利的宣傳，在這方面日本記者做得最到家。他們這樣做，一個原因是耽心絕無新聞自由的中共政權趕他們走，另一個原因那就是有的駐平外國記者本身就是左派，甘心情願地充當中共政權的應聲虫。但最近幾個月，他們居然報導了一些中共殺人的消息；有的報導說大陸不少城市經常貼出殺人的告示，有的看到「犯人」脖子上掛着寫明姓名和「犯罪」性質的巨型牌子被押着乘坐大卡車遊行，然後槍決。其實，中共地方電台對此亦陸續有所報導，如四川、雲南、湖北等地電台都曾報導過嚴厲打擊四人帮爪牙「現行反革命份子」的消息。十天前和上週，福建和山東兩省電台分別報導了「逮捕法辦」所謂「現行反革命份子」的新聞。特別是「福建日報」的一篇「評論員文章」中，說甚麼「惡貫滿盈，人心大快」，顯然這是在他們殺人之後最好的自我解說。

因外國駐北平記者和到大陸旅行的外國遊客不斷把中共殺人的消息傳到世界各地，已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北平華葉鄧統治集團，並不是採取「溫和路綫」的所謂「穩健派」，而是和「毛澤東時代」一樣，甚至還有過之，爲了鞏固權力，剷除異己，正在全面地大肆進行屠殺，其無視人權，視人命如草芥，實已到了瘋狂的地步。

近數月中共大量殺人，是北平上層那羣人政治鬥爭的一個必然結果。過去，中共的「鎭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四淸」和「文藝整風」等運動本身就是一個大規模的殺人運動，自然殺人之多多到了無法統計的地步，此外，中共的派系鬥爭，每次都「照例」地要無數人頭落地。

値得重視的是受牽連的無辜，竟佔了多數。因爲，中共的「原則」是「寧錯殺一千，不錯放一個」，對政敵確是心狠手辣，至於對被牽連進政治漩渦老百姓，那還不像腳踩螞蟻一樣嗎？這是說死的，至於活的被送進勞改營的人那就更多了。

美國總統在談甚麼「人權」，然只見一木而不見森林，其道理與有些人硬說今日的華葉鄧班子所走的是「溫和路綫」一樣，簡直沒有原則，不明眞象或者是別有用心。

老毛之對人對事可以說是在中國歷史上空前也可能是絕後的一號大壞蛋，然他對付黨內政敵，公開處死的還不多見。先是拉下馬，鬥倒鬥臭，再下放或送進「五・七幹校」勞動改造，然此次四人帮事件，中共新統治者一邊高喊「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一面却給毛澤東來個冚家剷。老毛有今日的結果，倒給濫施殺戮的統治者上了很好的一課，那就是殺人者人亦殺之，把人家搞得家敗人亡的，人亦把你攪得個家敗人亡，冚家富貴！雖然，老毛對政敵如張國燾、王明、李立三和劉少奇、彭德懷等人，他都沒殺，如果他也像今日鄧小平、羅瑞卿之流一樣本着「除惡務盡，不留後患」的主張，並一再叫囂「決不心慈手軟」，對於十多年來與「紅衛兵造反」和「反潮流」，「打砸搶」以及「突擊入黨，突擊提幹」等等有關的人都將在「四人帮黑幹將」、「黑爪牙」等「現行反革命」罪名下，科以重刑，甚至處死。而對受株連的反共人民，更動輒扣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格殺勿論。且看，這就是張口「人民」，閉口「人民」的中共所作所爲！

中共新當權派，最有權力的是以鄧小平爲首的那股黑帮勢力。他們是文革中的受害者，今日大權在手，大搞翻案復仇似乎是應該的事。然發動文革的罪魁禍首是老毛，連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之流只能說是附從份子，報仇雪恨應先從老毛下手，然後再抓四人帮，並適可而止，少殺百姓，不然那叫甚麼「抓綱治國」，又怎能達到「安定團結」的目的呢？事實上中共當局一直在胡來，不但未鞭毛之屍，復動用刮自大陸同胞的巨額金錢和大批物資在北平天安門前修了一座瘟君廟把老毛罪惡腐屍供了起來！當然這都是「坐直升機上來」的毛江親信華國鋒搞的。

可是，假設鄧小平若是有種的「巨人」，而不是睚眦必報的「矮仔」，應該本着「冤有頭，債有主」的道理，在殺了四人帮及其在各地的主要「帮派頭目」後，就暫停屠刀，不要像揀蘋果似的逐個「淸查」，拉人、關人、殺人沒完沒了，而應把矛頭轉向所謂「毛澤東思想」那塊爛招牌，以及以那塊招牌爲護命符的一批壞蛋。

那批壞蛋是誰？就是華國鋒、汪東興、吳德、紀登奎和陳錫聯、李德生等人。

NO.527 十二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砵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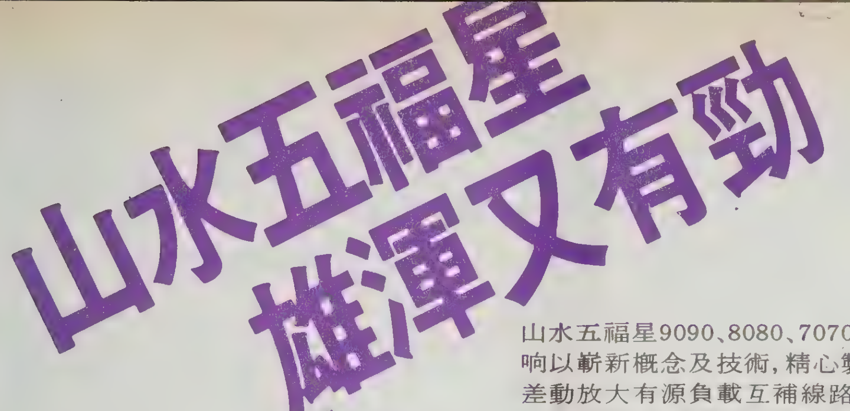
萬人傑主編

527



鞭屍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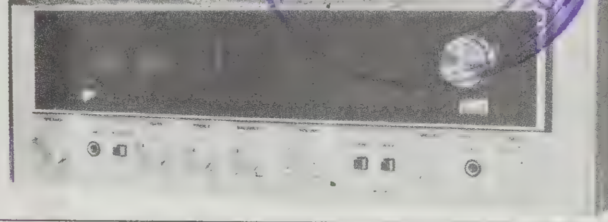
嚴以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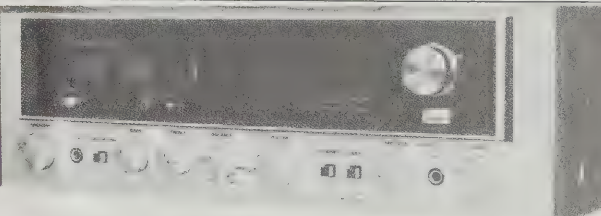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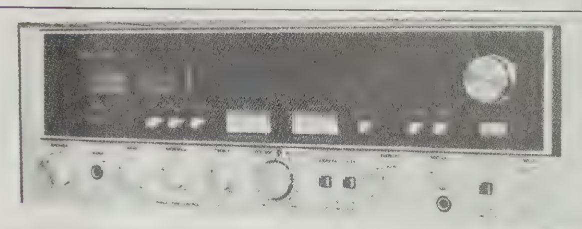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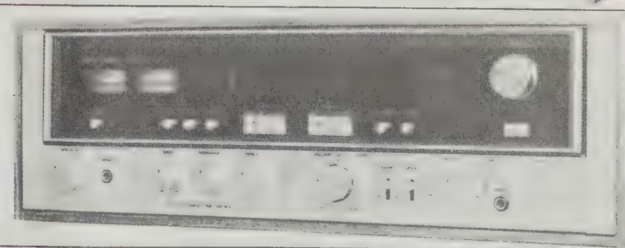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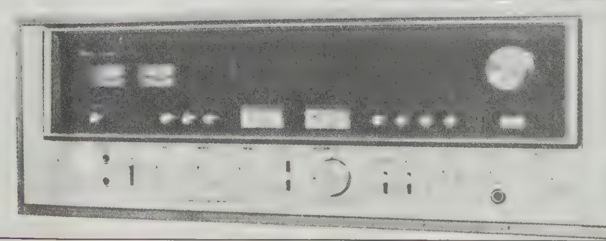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賣歌娘 回文

封淑英

提琴一載歌。失意人長嘯。低唱亦低彈。淺聲還淺笑。迷驚夜路危。覺苦初風峭。悽叫外傳聞。燭燃將客照。

回讀：

照客將燃燭。聞傳外叫悽。峭風初苦覺。危路夜驚迷。笑淺還聲淺。彈低亦唱低。嘯長人意失。歌載一琴提。

泰山圖

十萬山人

泰山行跡少。八月已飛霜。古木秋容淡。層巒石骨寒。乾坤留正氣。日夜望蒼茫。賢聖江山助。登高說典章。

猛士

馬天

猛士拘泥濘。謀生妻苦心。天涯雖鬧市。洞窟隱高林。恨望空如許。征傳那可尋。鐵肩亂世具。曾不論千金。

好事近 悼亡之三

劉祖霞

本是好鴛鴦，爭奈忽然分拆。偏值菊黃苔紫，惹傷心詞客。中秋已過又重陽，依舊淚頻滴。夢也難相見，恨人天遙隔。

喜訊

盛獻三

三春乾旱使人憂。蓄水池邊日日抽。當局節留冬備用。貧民受制夏先愁。忽聞南海颱風至。果見東風雨似流。霖澍數天紛報喜。加前十億不勝收。

前題

衛燕山

霜鬢還鄉未算遲。釣遊丘水已迷離。詩書重課兒孫日。桑梓相稱父老時。春色繽紛猶約我。風雲萬變近何誰。閒情若寄陶潛趣。細數新詩幾□枝。

前題

岑□綸

異域吟風惜國殤。[illegible]

含貝吐錦英華溢。具質披文藝事真。羣著合篇成卷軸。印書歸義掬囊人。初聞喜訊詩懷愜。小枝能傳附驥伸。

前題 三首

何鏡宇

著衣亦兆有蜘蛛。客至如聞夾道呼。事付史遷書反正。情關士會問歸琴。此來待證人權說。回顧容摹鬼趣圖。消息日從天際下。便能喜氣及遐隅。

乾□□檐晴色開。叩門人送郵筒來。將軍真個從天降。義士無殊衣錦回。末局已徵滔勝著。神州可待淨浮埃。快心卻為忘形久。敘話平添佐酒村。

事功成敗但觀微。史筆千秋有是非。乃見楚材供晉用。竟能趙璧自秦還。人心於此明趨向。天道如何任背違。四望□雲歡欲散。國添一士示先機。

前題（集句）

邱瑩

信知天地有精英（劉克莊）
曳杖長廊喚弟兒（陸游）
處處白雲迷駐馬（趙嘏）
深深綠樹隱啼鶯（李中）
通宵道意終無盡（何仲誼）
好景隨心次第生（吳□僧）
忽喜叩門傳語至（魚玄機）
萬方同軌奏昇平（張□）

前題 調寄□□月

藍戚三

花總放，鳥爭鳴。一派家書萬里情。唯有平安三兩句，管教意滿笑頻仍。

前題 調寄相見歡

李撰□

歸客島地計程。□□使、天外詩風□。□石胸襟。青年青。更逢歸。最稱心。轉眼評雲剛□見來禽。

前題 調寄喜遷鶯

□雲閣

乘鐵翮，駕長空。高舉似冥鴻。翱翔海外遂初衷。羨爾脫羅中。莫為先，誰繼後，接踵定雲從。昭蘇由此慰喁喁。齊沐自由風。

前題 調寄清平樂

潘學增

孟軻不寐，樂正當權位。好善優於天下事。弄到聖人難睡。荊蠻子玉誅鋤，晉邦重耳歡娛。樂禍幸災無取，原來霸主非夫。

前題 調寄芭蕉雨

黎心齋

佇望大青海碧。總愁河漢阻，雲堤隔。暑酷何堪煎迫。誰憐忍死吞聲，生難喘息。雲開一綫空原。興奮展鵬翼。揮涕淚，奔家山如擲。傳喜訊，振天聲，應告捫籥人知，夫何飲默。

前題 調寄浣溪沙

朱濟川

久旱甘霖快慰斯。陰霾化雨雨催詩。隔江淡水報添時。端是春風如意事，好音傳遍眾相期。能源佳訊更心怡。

前題 調寄鶴沖天

蕭瑤笙

星黯淡，月微茫。風雨數敲窗。更殘蘭燼落銀缸。漏永夜偏長。天欲曙，開雲路。一鶴沖霄飛去。鶴聲高唱遍遐方，大地齊晨光。

前題 調寄普天樂

劉祖霞

憶當年，□□戰。全民貢獻，中國輸捐。意志堅，國□青，八載殲仇終如願。降頑兇，喜訊頻傳。凱歌勝宴。旗飄□展，今日□□。

關進黑牢滿身傷。
還要査，還要鬥，趕盡殺絕「四人帮」。
悔不該，狠心用盡千般計。
到垷在，半死半活半瘋狂。
夢中的，王光美，披頭散髮對俺笑。
地獄裏，老毛兩眼淚汪汪。
早知道，卅年威福成糞土。
還不如，貧賤夫妻守糟糠。
秋夢醒，秋夜長。越思越想越悽愴。
決心還是死了好。
禿頭撞壁硬碰硬。
怎奈衞兵動用無情索。
絆在床上等天亮。
這是紅魔報應活現世。
誰道天公沒主張。
眼睜睜，蛇神牛鬼淘汰盡。
簡㪅漁鼓笑一場。

美國不敢面對現實無視中國大陸人權

編輯先生：

閱報據悉最近「聯合國安埋會」一致通過一項重要決議：禁止銷售所有武器和軍事裝備給南非。秘書長華德翰說，此項「制裁」，是一個「極重要的步驟」，將加速終止種族隔離政策，美國是投贊成票的國家之一。接着美國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向參院會報告譴責南非違反人權。這似乎表示華府重視種族平等與人權問題，亦似在執行卡達總統的「人權外交」。但就全球情勢及美的「說詞」與作法看來，則矛盾百出，誠不知華府當局所謂的「人權」何義？其「維護人權」的立場又如何？

美參議員高華德對華府關於南非之事的表現已提出嚴正批評，並在參院提出修正意見。他表示對華府有關世界各地違反人權情况的「自相矛盾」說詞，「深表遺憾」。他指控說：「每天打開報紙，我們會讀到在中國大陸又有一百個人遭殺戮或謀害。然而我們的總統和我們的國務院却是拚了命也要與中共同床」。他比較南非與中共的情形，問道：「假如說因爲南非政府殺了一個人而被指責爲迫害人權——本人對此並無意予以寬恕——然則我們對中共又該如何？」於是他強調「譴責南非，而對中國大陸上的種種暴行覜若無覩，乃是『自相矛盾的說詞』」。這些暴行包括「公開消滅宗教活動，取消新聞自由，禁止工會組織，否定集會自由，限制旅行自由，取消司法獨立，在所謂勞改營中拘禁好幾百萬人，殘酷壓迫人權。」根據世界的新聞報導，中共蹂躝人權的罪行，比此處所舉者更多、更嚴重。在中共反覆內訌內，各宗派互相攻擊及其招認的迫害人權情形，也比這更專横、殘暴。美國當局如眞維護人權而敢於面對事實，對高華德參議員的批評和主張，其將何詞以對？

在人權問題上，美國「自由矛盾的說詞」，還有表現。如其對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比較落後因國家時有譴責，指他們未充分保障人權；且採取停止援助方策予以「制裁」，促其改善。我們無意爲這些國家辯護。實際上，這些國家由於經濟比較落後，人民生活亦較窮困，社會欠安定，且受共黨滲透、顚覆威脅，在人權享受方面，的確不能與美、英、法等先進國家相提並論。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關切他們的人權，希望其人民多得人權保障，也是應該的。然而，在這些國家，還有私人的報紙、書刋等大眾傳播媒介，還有宗教信仰自由，人民在國內還可自由交往、通信、旅行、遷徙，自由經營事業，照顧其家庭……這些人權中國大陸及其他共黨政權下有嗎？沒有，美國爲何不聞不問？再說，這些國家在動盪不安中，共產黨乘機展開滲透、顚覆活動，其口號即是「爭人權」、「爭自由民主」。在此情形下，美國譴責他們「壓制人權」，予以「制裁」，豈不是與共黨侵畧者配合唱和嗎？

讀者 朱基

假扮了一個鄉下大姑娘。
紅小鬼拐拐彎帶路走。
渡過了黃河遍體凉。
嗶喇喇狂風捲地起。
沙土滿身，天日無光。
地上沒有一根草。
山崗上倒有幾隻狼。
戰兢兢走到了延安城。
白茫茫，遍野寒冰遍地霜。
俺在「抗日大學」裏成了一朵花。
餓狼們，見了俺，不斷的上毛房。
大家都要一杯水。俺是有心要釣山大王。
老毛看俺心歡喜。
叫俺半夜三更去研究黨章。
他是虎，俺是狼。
拉拉扯扯上了土炕。
賀志貞吃醋俺不怕。

怕的是許多想吃酸葡萄的狼。
你也吵，我也講，怪話傳得臭揚揚。
老毛臉上掛不住。
手提燈籠奔山岡，尋幹部，苦商量。
說道是，要找愛人伴上床。
花面老兒董必武。
代毛說話打圓場。
賀志貞送到俄國去。
小江青，只許睡覺不許出主張。
俺是咬牙切齒來答允。
整整的十年，不聲不響度時光。
老毛的鬼計用得巧。
假裝抗日打東洋。
三萬紅軍變了三百萬。
大鼻子又送炮和槍。
萬里江山萬里血。
天翻地覆捲紅浪。
老毛在北京宮殿高高坐。

俺搖搖擺擺掌昭陽。
俺本是，吱吱喳喳的土麻雀。
飛上枝頭變鳳凰。
要抓權
狠心腸。
俺好比，呂雉辣手把韓彭的三族滅。
又好比，殺姊屠兄扼女鴆母的武媚娘。
紅衛兵。助猖狂。鬥倒了當權的劉彭。
文革小組人人怕。
百萬人家掃精光。
左聯的老相好容不得。
更恨那，同演話劇的老同行。
餓死舒綉文，迫死小白楊。又鬥死了周信芳。
話劇國劇都是毒草。
只有樣板戲，是紅朝的羽衣霓裳。
文武幹部見了俺。
胆戰心驚體篩糠。
各級幹部見了俺。
恨不得爬在地上叫娘娘。
廿多年威風誰能比。
勝過那中外歷朝各女皇。
恨只恨，紅顏老去成醜怪。
滿頭青絲脫精光。
老毛老了爬不動。
俺養了四個床上小金剛。
王洪文好乖的乾兒子。
姚文元蠻會寫文章。
兩報一刊是武器。
要鬥人，鬥臭鬥垮入牛棚。
人民是個個都穿破衣服。
俺是，春風巧試薄羅裳。
人民是，每天十兩黃糙米。
俺是，海饈山珍玉食萬方。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五二一—五二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人民是，晝夜勞動不許休息。
俺是，按摩沐浴懶洋洋。
人民是，五尺土坑三代擠。
俺是，瓊樓玉宇象牙床。
人民是，沒驢沒車行不得。
俺是，專機南北任翱翔。
喪天害理的大事老毛做。
邪氣妖風俺內行。
林彪死。老周亡。閻王殿上去算帳。
十大元帥死一半。
那怕你，老朱德，
拚命大鬧懷仁堂。
大卡車，撞一撞，
老朱德也一命喪無常。
老毛是斷兒絕孫遭天譴。
還要紅鬼們帮俺把紅旗扛。
誰知道，老毛死了廿八天。
華國鋒，下毒手，使出了絕戶槍。
汪東興，放牛郎，老侍衛活捉老板娘。
毛遠新，強一強，亂槍打死在當場。
王姚兩個都綁了。又綑住狗頭軍師春橋張。
俺好像，萬丈高樓失了腳。
跌下來，栽進了臭毛坑。
哭哭鬧鬧都沒有用。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茲寄上一紙昨日收到的家信，信封沒有附及，信上人名地名我塗掉了，請千萬讀者看看，我人避紅禍逃難來到香港二十七、八個年頭，共產黨對我們留在大陸鐵蹄下的親人兒女是如何的慘酷，牠簡直把我離家時才出生今年二十八歲的兒子的生命，等同螞蟻一樣的看待，身居農村自己的房子不給住，再下放數十里以外的農村，租人家破屋牛欄住，一切苦難，不暇細述，今兒子已廿八歲，被迫去做長期民工，住居地有一妻一女，不給他在家，而要派他數十里外去做長期民工，高山深谷，抬樹用來做電桿，本來兒子瘦弱有胃痛病，怎可以離家再離家，下放復下放的去叢山窮谷，用人力抬樹，而與死神搏鬥呢？視人命如草芥，可見一斑。什麼叫做人權？簡直把留鄉的子女，當螞蟻不如看待，這是殺人不見血的暴政。

茲將大陸的家信附後：

讀者　吳××

（七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大陸家信・眞實報導
苦難生活・歸咎命運
華鄧集團驅迫青年作奴工
這輩子沒希望只有認命了

敬愛的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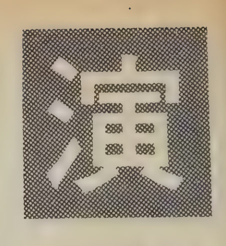
此次來信，我是十月八號做長期民工，今天是二十三號回家，這次去我是很不滿意去的。本來九月廿幾號去，那次就要做長期民工，可是報酬差，轉到大隊民工做了十餘天，回來勞動了兩天，大隊幹部叫我一定要去，不去要扣二十分工分一天。這樣一來，迫使着我又担起被蓆箱子離開了小家庭。現在電站指揮部又要調我進去做的扎電桿樹，此樹是去年的民工砍倒的，據他們說，每根樹都有水桶般大，四、五丈長，此山山高路滑，扛的樹要上到山頂去，再又下來。另外，此山從來就沒有人進去開伐，一進山就不見天日，在那裏砍了樹就要抬出來，四、五個傷工。這次我去有些感到害怕，這樣大的樹，重四、五百斤，稍微小的也有幾百斤，路又陡，一跌倒就別想留命。我想到，人固有一死，只是遲早不同，沒有什麼可怕的，這是自己的命運，做大人的人別爲我担心。寫到這裏，怎麼也控制不住心傷的淚水，涔涔不斷的流出。

昨晚寫了一點勞動的情況，今晚再寫一回，關于明天是二十五號我要返回工地，可能要到十一月十五號才可回家担米菜。十一月一號開始去扛樹，一切行李又要搬走，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戰鬥。我沒有什麼希望，但願自已能戰勝一切，健康回家。

毛婆哭牢（彈詞）

高越天

一陣秋風一陣涼。
梧桐葉落打宮牆。
那蕭蕭夜雨聲淒切。
醜毛婆，困在牢房好不悲傷。
思前想後昏沉沉，
眞是荒唐夢一場。
想當初，年華二九春光好，
談戀愛到處有情郎。
離故鄉，到洋場。
誰道是，蓬門未識綺羅香。
俺雖是，二三流的演員挑不起大樑。
賣風流，也引來了蝶舞蜂狂。
只可惜，小唐納是軟蠟槍。
劉不同又是一塊老不辣的薑。
俺，恨劇團，恨爹娘。小藍蘋一心要逞強。
參加了左聯，又入了共產黨。
離上海，渡長江，走山西，到晉陽。





梁東方

諸葛瞻才有兩歲。十五個年頭以後，諸葛瞻娶了後主的女兒，成爲駙馬；次年，官拜「羽林中郎將」，其後歷升至侍中、尙書僕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衞將軍，與董厥（共）平尙書事。（諸葛亮去世已久，不會見到諸葛瞻的成長與成就。諸葛亮去世之時，諸葛瞻的年紀才有八歲。）

諸葛瞻於三十七歲的時候，和自己的長子諸葛尙一齊在綿竹對鄧艾的軍隊作戰，壯烈成仁。

諸葛瞻的小兒子諸葛京，因爲年紀太小，不夠資格參加作戰，倖免於難。這是天佑吉人，使得諸葛亮不致絕後。諸葛京其後長大成人，在晉朝作了鄗縣的縣令，調升東宮舍人，最後做到了廣州刺史。

諸葛瑾的一支，前面已經說過，於諸葛恪滅族之後，因諸葛攀由益州回了東吳，也免於絕後。

諸葛瑾與諸葛亮是同胞兄弟。諸葛瑾是兄，諸葛亮是弟。另一位弟弟，是諸葛均，跟隨諸葛亮到了益州，做官做到了「長水校尉」。

他們的父親是諸葛珪，在東漢末年做過太山郡的郡丞（太守的副手）。諸葛珪早死，他們跟隨叔父諸葛玄，先到（江西）豫章郡，後到荆州陽郡。

諸葛玄在豫章郡爲太守，時間很短。他是袁術所派的人；漢朝在長安的朝廷另外派了一個朱皓來（朱皓其後死在孔融之手；孔融爲揚州刺史劉繇所破；劉繇控制不了豫章郡，朝廷又派了華歆爲太守。孫策帶兵打來，華歆投降，隨孫策回江東，當孫策的上賓；過了相當時期以後，華歆去了許縣，轉入曹操的門下。）

話說回來，諸葛玄在荆州南陽郡鄧縣，把諸葛瑾、諸葛亮、諸葛均，以及諸葛亮的「小姊」養大成人，把這位小姊嫁給了襄陽縣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當時的鄧縣縣城不在今天的河南省，而在湖北省襄陽縣之北。）

諸葛瑾於孫權在江東繼承了孫策以後，拜別叔父諸葛玄，奉了繼母（諸葛珪的後妻），離開鄧縣，轉往江東，經孫權的姐夫弘咨推荐，作了孫權的部下。從此，諸葛瑾一輩子忠心於孫權，不存「跳槽」、換老板的念頭。

諸葛亮與諸葛均，由於命運的安排，其後作了劉備的部下，與諸葛瑾天各一方，各事其主。他們三人在私底下的兄弟的骨肉之情，完全不會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受到改變，依然是休戚相關的同胞。同時，他們也絕不因爲是同胞兄弟，而試圖互相勾引，使對方不忠於其主，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他們做到了。

陳壽對諸葛亮的評價

晉武帝司馬炎，叫陳壽編訂諸葛亮的文集，編成之後，陳壽呈獻給晉武帝，附上了一篇「表」。陳壽在這一篇「表」裏，暢論諸葛亮的一生如何多彩多姿，也強調了他死後梁、益二州的人民，「至今」仍十分對他懷念，「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表中的「至今」二字，是指的「直到晉武帝泰始十年」（西元三七三），上表的一年，距離諸葛亮去世的一年（後主建與十二年，西元二三四），已經有了四十個年頭。

後來的歷史證明了諸葛亮不僅被懷念了四十年，而且已經被懷念了一千七百多年，直到我們的今天；不僅被梁、益兩州的人民懷念，也被全中國的人懷念（東漢與蜀漢只設益州，沒有梁州。梁州是魏國朝廷，把漢中即陝南等地，從益州分出來設置的。）

陳壽在「表」裏說，諸葛亮「少有逸羣之才，英覇之器，身長八尺（一九〇公分），容貌甚偉」，他不僅榮膺劉備的三顧，也深受孫權的「敬重」。到了劉備死後，後主繼位，諸葛亮綜攬軍政，「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辦到了「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

這幾句「論定」諸葛亮的治績的話，是當時一般人的「公論」，陳壽並未「過甚其辭」。事實上，出於陳壽之口，更爲客觀。陳壽的父親，曾經是馬謖的參軍，於馬謖戰敗以後連帶的被諸葛亮處罰。

陳壽本人，也曾經爲了某一件事，被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處罰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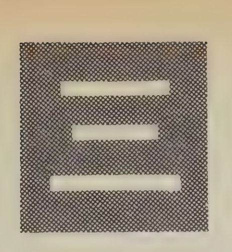
後代的史論家，却頗有批評陳壽不夠客觀，責備陳壽，說陳壽爲了「私怨」而在「表裏」寫了下列幾句話：「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

陳壽的批評是否恰當，爲另一問題。他確是並沒有爲了「私怨」而作出如此的批評。他不會爲了父親的被罰，而說同被治罪的馬謖好；也不會爲了自己被罰，而說諸葛瞻不好。

陳壽不會否認諸葛亮有「治戎」之長，所批評的只是諸葛亮短於「奇謀」、「將畧」。

陳壽而且找出三個理由，來解釋諸葛亮何以「連年動衆，未能有克」：






因龐統、法正的推荐而獲得劉備破格錄用，當了益州「州政府」的「治中從事」（與今日的總務處長或秘書處處長相類似）此人得意忘形，目空一切，諸葛亮向劉備建議，把他外調爲江陽郡的太守（江陽郡的首縣，在今日的瀘州。）這太守的位置，不算太低，而彭羕氣憤得很，竟然圖謀不軌，想唆使馬超與他一起造反。他向馬超說：「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馬超被他嚇得說不出話來；事後，不敢不告發他。他立刻被官廳逮捕下獄，判了死刑。死前，他寫信給諸葛亮，承認孽由自作，不敢怨人，說諸葛亮是「當世伊呂」，希望諸葛亮好好的輔佐劉備，共成大事。他沒有什麼別的話可說，只求諸葛亮瞭解他的「本心」並非「自求菹醢，爲不忠不義之鬼」，只不過一時酒醉，說出了不應該說的話而已。

諸葛亮不曾因爲彭羕寫了這麼一封悔過的信，而免他一死。原因是，唆使軍人造反的罪非廖立的毀謗之罪，或李嚴謊報軍糧不足之罪可比。

另有一人之死，完全是由於諸葛亮的堅決主張。這個人，是劉封。劉封原是（湖南省湘陰縣東北的）羅國封君（羅侯）的兒子，姓寇，母親姓劉，劉備在徐州丟了妻子兒女；到了荆州，就收養了這位寇封，叫他改姓劉，成爲劉封。那時候，劉封已經是十歲以上的大孩子了。他長成了以後，竟然膂力過人，而且學得了一身武藝，隨同張飛、趙雲等人進益州，很立了一點功勞，被劉備任命爲「副軍中郎將」。其後，劉備叫他帶兵由漢中，沿着漢水，順流而下，到（湖北的西北部）上庸郡，會同孟達，夾攻劉璋的太守申耽，給了他以節制孟達部隊的全權。申耽投降以後，劉備升他爲「副軍將軍」，駐紮在（陝西省安康西北的）西城郡。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在襄陽樊城攻于禁、徐晃，叫劉封與孟達出兵相助；這兩個人竟然藉口「山郡未附」，說是抽不出兵來。後來，關羽因呂蒙偷襲江陵後方而失敗，就不敢向上庸的方向撤退，以致作了俘虜，被斬。劉備因此而十分的痛恨劉封。

不久以後，孟達降了魏方，劉封不接受孟達的勸誘。西城郡的太守申儀，也降了魏方。擊破劉封的部隊，劉封隻身逃回到成都。（西城郡被魏方改稱爲魏興郡，仍叫申儀作太守，駐紮洵口。洵口在洵陽縣。）

劉封到達了成都以後，諸葛亮向劉備說，此人不可不除。據陳壽在劉封傳中所寫，似乎諸葛亮是爲了防免劉備百歲歸天以後的後患，而不是爲了治劉封不救關羽之罪。所謂後患，指的是：劉封生性「剛猛」，又比阿斗劉禪年長（大了幾歲，阿斗是在建安十二年左右才生下來的；他的母親是劉備的姨太太甘夫人。）雖則劉禪已被立爲太子，難保劉封不與劉禪爭奪繼承之權。

陳壽所記的，是不是事實？倘若諸葛亮是基於防患未然的原因而置劉封於死地，這是不足以服當世之人與後世之人的。劉封還不曾有過一絲一毫想爭繼承之權的言論或行動。大胆假定某人將來可能犯罪，而立刻就殺了這個人以防免他將來犯罪，這是最不講道理，最野蠻而殘忍的事。我不知道諸葛亮曾否做出這種事；我希望陳壽寫錯。倘若陳壽沒有寫錯，那就不得不改變我對諸葛亮的欽佩了。

也許，劉封之所以被賜死，只是因爲他不救關羽，又先後與孟達及申儀處得不好，使得劉備失了荆州，又失了益州的上庸郡、房陵郡、與西城郡。

倘若諸葛亮眞是爲了「防患未然」而冤殺了劉封，那他就未免太對不起劉封了。以我所知，除了這一件有待查的案子以外，諸葛亮並不曾做過對不起任何人的事。

諸葛亮的家族

他一生爲人忠厚。一個人是否忠厚，從他對家中的人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對黃氏夫人很好，姑無論黃氏夫人是否相貌平常。

他對養子諸葛喬與親生子諸葛瞻，一視同仁，很細心的教育他們。諸葛喬是諸葛瑾第二個兒子，於諸葛亮還沒有親生的兒子以前，過繼了給他。其後，諸葛瞻出世。諸葛亮仍舊以諸葛喬爲嫡子、武鄉侯爵位的繼承人。這便是諸葛亮十分對得起諸葛瑾與諸葛喬之處。（他不肯更改諸葛喬這個「養子」的繼承人地位，怎麼會像陳壽所寫，使出殺人辣手幹掉劉備的養子劉封呢？）

諸葛喬於諸葛亮北伐之時，隨軍到漢中，被指定帶了五六百兵，帮助轉運軍粮，與其他達官貴人的子弟一齊在山谷之中奔走，吃苦。

不幸，諸葛喬在建興六年病故，年紀才有二十五歲。他留下了一個兒子，諸葛攀。諸葛攀其後作了「行護軍、翊軍將軍。」諸葛攀於諸葛瑾的大兒子諸葛恪在東吳倒楣，遭受滅族之禍以後，轉回東吳，作了「諸葛瑾之後」，延續諸葛瑾的「香火」，作爲祭祀諸葛瑾的人。（武鄉侯的爵位，已經改由諸葛亮的親生兒子諸葛瞻繼承。）

莫洛托夫說道：「還有一點也要說明白，你們參戰之後對外不可說是經史大林大元帥批准的。」

周恩來連連擺手道：「副總理同志放心，這是何等機密大事，怎能向外亂說。」

莫洛托夫說道：「閣下當然不會說，但毛澤東同志就難說了，他的一張嘴吧！向來是無遮攔。」

周恩來笑道：「這點更請放心，有關係的話他也不敢亂說，就以上次前來莫斯科，他到底同史大林大元帥談的什麼？到今天也沒有人知道。」

莫洛托夫點頭道：「這樣就好，問題說淸楚，我可以向史大林大元帥報告。」

周恩來問道：「我幾時見到史大林大元帥。」

莫洛托夫說道：「這個話很難說了，因爲史大林大元帥現在不在莫斯科。」

周恩來連忙問道：「史大林大元帥去了什麼地方。」

莫洛托夫說道：「這個不便奉告，你住下等消息吧！」

周恩來送走兩人，躺在床上，回味剛才會談經過，不由得流下兩滴眼淚。

中間隔了一天，莫洛托夫一早來到，說道：「外長同志，你準備一下，我帶你去見史大林大元帥。」

周恩來連忙整理衣服，在衣袋上又插一條手帕，頭髮梳得一絲不亂，跟着莫洛托夫下樓上了汽車，一車開去機場，到了機場，周恩來曉得史大林住地離莫斯科一定很遠，但不敢多問。上了飛機，莫洛托夫才說出史大林大元帥現在黑海別墅休息。

到了黑海下了飛機又乘汽車趕到別墅，周恩來覺得有點奇怪，完全沒有警衛，一幢幢小洋房完全相同，若不熟路，找人可也不容易。

莫洛托夫同周恩來下了汽車，到了史大林住處，一直向裏走，也沒有傳達，周恩來才明白這個地區是禁區，警衛都在外圍，平時鳥也飛不進，所以裏面反而不必警衛，顯得輕鬆。

到了裏面一個房間，莫洛托夫輕輕扣下門，裏面應了一聲，莫洛托夫推門進去，看見史大林一個人坐在一張安樂椅上，旁邊坐了一個青年人。

周恩來連忙深深鞠了一躬，史大林伸下手算是還禮，莫洛托夫就同周恩來在沙發坐下。

史大林對着身後青年人講了幾句話，青年人譯成標準國語：「歡迎，外長同志到黑海來。」

周恩來連忙起身又鞠一躬，說道：「只是打攪大元帥渡假，非常不安。」

史大林又伸下手，要他坐下，問道：「聽莫洛托夫同志說，你們有心參加朝戰，挽救金日成，這個很好。」

周恩來說道：「我們受大元帥天覆地載大恩，無以爲報，想乘此爲大元帥出一點薄力。」

史大林臉上登時浮出陰沉的笑，說道：「不要說爲我出力，不干我的事。」

周恩來登時打個冷戰，曉得這句話說錯了，連忙改口道：「是爲社會主義國家。」

史大林擺手道：「這個說法也不對，應當說爲你們自己。」

周恩來當時怔住了，不曉得這句話怎麼講，爲什麼爲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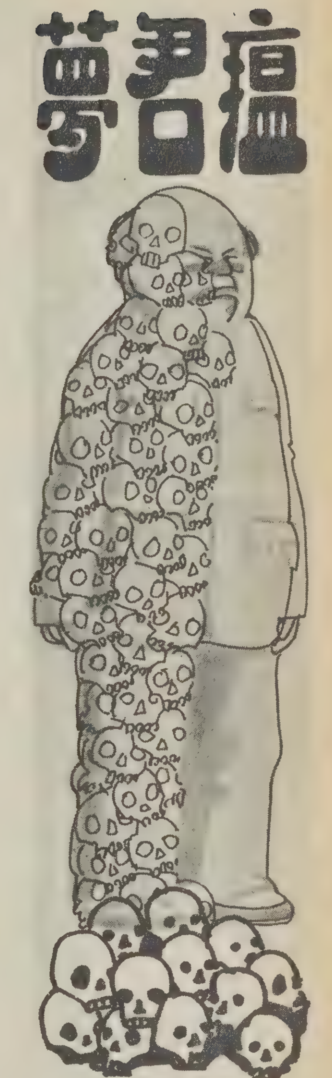
史大林說道：「美軍擊敗了北朝鮮，再打就打進你們東北，與國民黨配合進攻，到時你們怎麼辦，所以你們要抗美援朝。」



這招牌掉下來，看有多少人遭殃？　戲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次日，周恩來飛去莫斯科，只帶了一個警衛照料行事，到了莫斯科，莫洛托夫，維辛斯基在機場迎接，一起到了安排好的賓館住下。周恩來問道：「副總理同志，外長同志，知不知我這次前來的用意。」

莫洛托夫說：「羅申大使只報告外長同志要來，並未說明閣下此來任務。」

周恩來說道：「專爲談朝鮮戰爭而來，目前美帝國主義攻下平壤，朝鮮人民共和國已危在旦夕。」

莫洛托夫說道：「這一點我們當然曉得，但目前我們實在不能同美國作戰，你們中國人有句話不能下井救人，我們今天也是如此，決不能因爲救北朝鮮而把自己陷進去。」

周恩來看見莫洛托夫那張撲克面孔，又好氣，又好笑，但是又不知怎麼說才好。

莫洛托夫問道：「周外長，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周恩來連連點頭說道：「副總理的同志的話對極了。」

莫洛托夫不容周恩來說下去，又搶着說道：「世間再傻的傻瓜也沒有跳到火坑救人的，結果別人救不出，自己也就陪上了。」

周恩來陪笑說道：「副總理同志，我這次來就是要向史大林大元帥請示，我們願意開去朝鮮，同美帝打一仗，挽救北朝鮮。」

莫洛托夫圓瞪一對大眼，看着周恩來，問道：「閣下說什麼？你們準備要去北朝鮮同美國打仗。」

周恩來點頭道：「正是如此。」

莫洛托夫搖頭道：「你們憑什麼同美國打，美國那種油漿彈，一次就能燒得幾十里內沒有生物，你們怎麼抵抗。」

周恩來說道：「我們人多，美帝武器雖然厲害，殺傷力到底有其限度。」

莫洛托夫仍然似信不信，問道：「周外長，閣下此來專爲要求去朝鮮打仗。」

周恩來點頭道：「一點不錯，就爲了這件事請求史大林大元帥批准。」

莫洛托夫說道：「周外長，你要仔細考慮，同史大林大元帥說話可不能隨便，他若批准了，你們不能打，到時這個責任你們負不了。」

周恩來笑道：「那不是變成欺君，我怎麼敢？」

維辛斯基插嘴問道：「外長同志，史大林大元帥如果批准了，你們是不是馬上就能參戰？」

周恩來說道：「馬上就可以出動，我們從東北開進朝鮮，非常容易。」

維辛斯基又問道：「武器彈藥有沒有準備好，現在戰爭不是全靠人力。」

周恩來說道：「這個當然有準備，最少可以打三個月。」

維辛斯基問道：「三個月以前怎麼辦呢？」

周恩來說道：「那就要仰仗老大哥支持了。」

莫洛托夫連連擺手道：「這個作不到，我們不是美國，到送錢又送武器，我們送不起。」

周恩來說道：「我們怎敢要老大哥白送，我們出錢買。」

維辛斯基笑道：「你們有美元嗎？國際貿易是以美元作通用貨幣，我們上次借款給你們，也是借的美元，閣下應該記得。」

莫洛托夫連忙說道：「我還要提醒下，不可借債還債，再向我們借美元買我們的軍火，是辦不到的。」

周恩來雖然秉性柔順，此時也忍不住心頭起火，仍然壓住怒氣，陪笑說道：「這點不成問題，我們雖然沒有美元，却有黃金白銀及產品。」

莫洛托夫說道：「黃金白銀可以，產品就難說了，你們出產什麼呢？」

周恩來笑道：「最不濟我們有農產品可以運來，按美元市價折還。」

莫洛托夫說道：「還有一點，我也要先問明白，如果你們被美國打敗，戰火燒到中國境內，你們會不會扳我們下水。」

周恩來擺手道：「更不會，我們中國這麼大，如果美帝打進來，我們把他向四川引，引到了內地，重武器及機械化部隊皆失去作用，我們就有辦法了。」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舉世聞名

石硤尾街坊福利會

會長 葉傳賢
副會長 林烽
理事長 紀良臣 溫浩根 郭永昌

暨全體理事仝人敬賀

金聲玉振

元嶺街坊福利會

全體理監事敬賀

一紙風行

橫頭磡新邨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

理事長 鄭鍾溫 鄭木順 陳登強
監事長 柯水金 方永創 倪木楨

暨全體理監事 敬賀

報導翔實

長沙灣街坊福利會

會長 盧桐年 鄭海 李廣源
理事長 林忠 黃平漢 何金湖
監事長 溫浩根 譚松柏 鄭標

敬賀

社會明燈

土瓜灣街坊福利會

會長 楊仕權 林鑑洪
理事長 顧杞添
副理事長 佘家鑾 黃光甫 陳其年 林漢洲

暨全體仝人敬賀

文化之光

新界惠海陸同鄉會

理事長 林新 蘇桂 陳如潤 傅桂炎 呂相

暨全體理監事敬賀

精神食粮

荔枝角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 黃祥 韋少秋 劉熾枝

暨全體理事仝人敬賀

人間木鐸

茶菓嶺街坊會

理事長張育文暨全體理事敬賀

社會導師

九龍仔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 梁少英 徐華 尹有

暨仝人敬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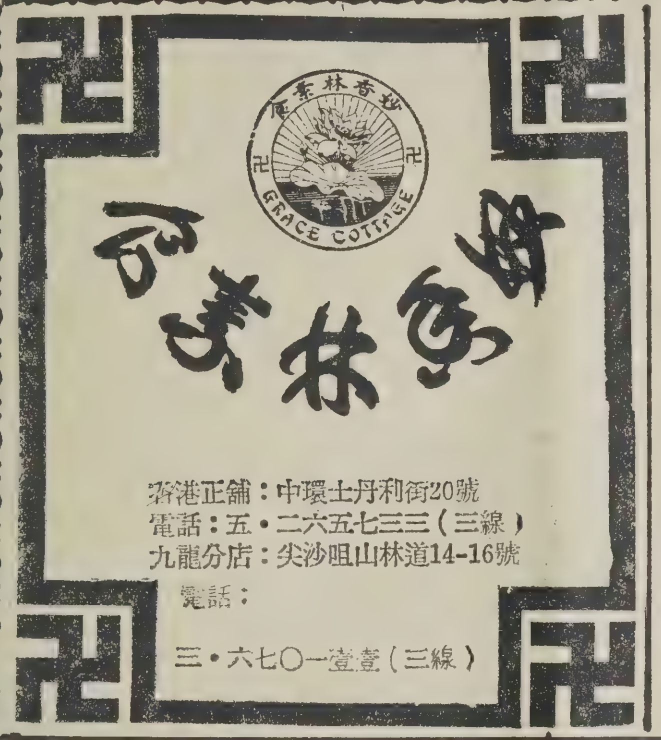
基業萬年

掃桿埔街坊會

會長 鄭炳松 黃洪 譚伯鴻
理事長 周惠程 林東傑 卓漢濤 吳爲賢 杜國熙

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中醫

吳俊英

香港九龍元培中醫研究學院董事兼跌打教授
石硤尾新區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常務理事
石硤尾新區街坊福利會義務跌打醫師
石硤尾新區街生促進會義務醫席
華達電影企業有限公司足球隊軍醫
香港九龍榕江福利會醫務顧問
俊英小型足球隊領隊兼軍醫

專醫跌打續筋駁骨內外傷症
精治殘頑奇難雜症內外全科

醫館：九龍深水埗石硤尾新區廿二座三十九號地下（萬安堂）
電話：八六三六七九

光照牛斗

港九持牌小販業公會
理事長 尹維初 胡漢坤 張祖棠
暨同人敬賀

文化先鋒

陸智夫國術同學會敬賀

輿論先驅

有記建築公司
周炳榮 周有 周炳華
暨同人敬賀

蔚為國光

港九中醫研究院
院長 盧儀榮
副院長 陳建邦
敬賀

華僑之光

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同人敬賀

移風易俗

大環山街坊福利會
會長 劉克忠 楊勵賢 葉少雲 馬木 王雄煦
理事長 鄧偉 顏文清 林英俊 李風民 黃丙輝
敬賀

逃出了涼州城，繼續向西方邁進，但走了不遠，忽然發覺背後有人追蹤，原來是涼州都督李大亮獲悉玄奘逃走，便派兵馬追緝。

玄奘很害怕被捉回，立卽鑽進山林中，躲藏起來；等到追兵過去了，他才從容地進入附近的一個寺院，遇見了涼州和尙慧威法師，說明出走的苦心，獲得慧威法師的同情，於是派了兩個徒弟（非孫悟空、沙僧）作他的嚮導。他們一行爲了避開追兵，決定晝宿夜行，好容易才抵達西域國境的瓜州（今甘肅安西），兩個响導到此爲止。向玄奘告別而去。幸好瓜州的官吏獨孤達也是一位信仰佛教的人，他對玄奘很優待；他們並談論西行的路綫，獨孤達認爲西行登天還難！因爲當前便有一條深不可渡的瓠盧河（今疏勒河），河的彼岸就是玉門關，關外還有五座烽火台，都有官兵把守，萬難偸渡！

唐僧聽了很發愁，獨自在寺門口東張四望。心中暗想：不管西行的路徑如何艱難，也不可以中途而廢，却仍繼續前進。正當玄奘決心未定的時候，突有一位壯硬的西域人向玄奘面前走來。他名叫石槃陀，也是佛教徒，跟玄奘攀談上了一陣，他便自告奮勇地要求護送玄奘。石槃陀先回自己家去料理一下，立卽返回見玄奘。唐僧喜出望外，卽將隨身衣物向商人換了兩匹乘馬，準備起程。奇怪的是有一位老翁，騎着一匹瘦馬，也來求見玄奘。他認識石槃陀，因而誠懇地勸阻玄奘，不可冒此生命危險而西行；但是玄奘的意志異常堅決，老翁很受感動，臨走時，並把自己騎的紅色瘦馬也贈給玄奘，且說：「你別以爲這馬又老又瘦，牠曾往返伊吾國十餘次，腳刀很有勁，沙漠的路途也很熟識；相信牠對你們的帮助很大。」

接連闖過五大難關

唐僧騎了老翁的紅馬，卽與石槃陀相偕出發，當晚三更到達瓠盧河畔，遠遠地望見高聳的玉門關，他兩人知道關防嚴密，計劃繞道偸渡過去，兩人繞到玉門關上游十多里地方，發現河面不過一丈多闊，岸邊又有梧桐樹林，卽砍樹搭橋，準備於拂曉前偸渡。橋架好了，上面鋪以草皮沙土，人和馬都已平安地渡過了河。他們躺在草地上休息一會，正準備繼續前進時，石槃陀忽拔刀向玄奘面前，徘徊猶豫，最後逼玄奘回去。他說：「若繼續前進，實在太危險了！路上沒有水草，只在烽火台附近才有。然而烽火台防守森嚴，萬一被發覺，我們立刻會被殺掉！與其送死，不如回去吧！」玄奘知道他已發生動搖，不可強留，乃讓他一個人返回瓜州去。可是石槃陀仍賴着不肯走，最後玄奘對天發誓，表示自己百折不撓，卽使被捉，至死也決供出石槃陀的姓名來。這樣他才放心，獨個兒騎馬折返了。

自此，玄奘單人匹馬，在平沙無垠的荒漠上行走，沿途見到沙漠中一堆堆的白骨和駝馬糞便，却成爲他前進的指標。他經常鼓勵着自己：「我死也不怕，還怕什麼？」走了八十多里路，第一座烽火台傳入眼瞼，他爲避免守兵發覺，乃將自己與馬都伏於沙溝中，等到黃昏後再前進。當晚，他悄悄地繞過台的西邊，看到了一池清水，喜出望外，人馬飲過痛快！又拿起皮袋，欲儲備一些清水，作爲沿途食料。正埋頭灌水時，忽聞兩枝箭相繼射來，都從自己的頭上掠過，差點兒被射中！玄奘知道自己暴露了目標，給烽台上的守兵發現了，只好大聲呼叫：「我是從長安來的和尙，請不要射我！」

一邊高呼，一邊拉着馬向烽火台走近。台上守兵開門，帶玄奘去見守將王祥。幸而王祥也是佛教徒，問明來歷後，不但表示尊敬，並且願意送他到敦煌去安居，却爲玄奘所謝絕。王祥無法強迫他，只好招待玄奘宿了一宵，第二天替他預備一些乾粮和淸水，親自送他到十里外的地方，並叮囑他沿途小心，指給他一條直達第四座烽火台的路綫。原來第四座烽火台的守將是王祥的同族，玄奘到達後說明經過情形，又獲那位守將更好的欵待，臨走時，守將又再送給他一大皮袋清水和一批乾粮馬料。

步行數千里大沙漠

玄奘仗着以上兩位守將的帮助和指導，使他終於安然繞過了第五座烽火台，進入八百里的大沙漠，那裏果然連飛鳥走獸都沒有。沙漠沒有水草，玄奘口渴時，則下馬解脫皮袋，正想飲水，可是不小心，水未入口而皮袋却已失手倒翻了，一會兒水全沒入沙地無遺！他有些懊惱，想到在沙漠中旅行，要是沒有水，怎能生存，不得已只好勒馬頭，打算返到第四烽火台去取水。但走了一會，玄奘又忽然想起自已已立下誓言，決不東退一步的，却又將馬頭勒轉，鼓起勇氣，向西北前進。他繼續冒險趕路，一連五天四夜，滴水未曾入口，到了第五天晚上，他已感到口腹乾燥，頭昏眼花，馬也無力行動了！

正是天無絕人之路，玄奘掙扎冒進，走不前幾里，天色已明，前面出現了一片綠油的草地，附近還有一池泉水。他喜歡欲狂，迅速地跳下馬來，飲過痛快。這位百折不撓的唐僧，畢竟走完了八百里的大沙漠，進入伊吾國境。當晚他看見一座寺院，便上前敲門求宿。寺裏有位中國籍的老和尙，聽說來的是大唐法師，連服裝也未整理，遂匆匆地跑了出來，擁抱着玄奘，喜極流涕呢！按伊吾國的西面爲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縣），國王麴文泰信仰佛教，他知道伊吾國到了一位大唐高僧，卽派遣使臣來迎玄奘去高昌。玄奘應邀隨使臣到了高昌國，麴文泰親自出宮迎接，對玄奘非常恭敬，並下令所有大臣和王妃都來禮拜。麴文泰本想把玄奘留下來，但玄奘不肯答應，使國王生氣了，乃大聲說：「現在有兩條路任憑你選擇！一條是留在這裏，另一條則是送你回國」！

唐僧覺得以上兩條路都非他願的，而仍表示依舊要到印度。麴文泰以玄奘堅決不屈服，乃改變方式打算用熱情來感動他。當玄奘吃飯的時候，他親自去捧着杯盤，慇懃侍候。玄奘覺得這樣纏下去總不是辦法，於是用絕食來表示抗議，從此，玄奘就靜坐着不動，三天三夜不食不飲。到了第四天，麴文泰見他氣息已漸漸微弱，還是不屈服，只好陪個不是，表示自己錯了，便答應讓玄奘繼續西進。玄奘休息一個月，體力恢復後，卽動身西行，麴文泰反而送給他許多旅行必需的東西，又派了一小隊的人馬護送他；此外，還寫了二十四封介紹信，分給沿途廿四個國王，請他們加以保護，玄奘甚爲感謝麴文泰。

唐玄奘 冒險偷渡求經

胡表之

唐僧西天取經考證

關於唐僧玄奘西天取經的故事，我國戲劇界不僅早已將它搬上了舞台；而且也不知道把它拍攝過多少次的電影？他們多半根據明人吳承恩所寫的「西遊記」那本小說，作爲編劇的主要藍本。而「西遊記」小說，則又本着「後漢書西域傳」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鄉」云云，於是曼衍附會而虛構出許許多多的傳奇事蹟，經過若干虎豹魔鬼等種種驚險的境地，縱横變化，作者構思之幻，大概共約在八十一難中！並且穿插了孫悟空、猪八戒及沙僧等傳奇人物。

其實，所謂「唐僧取經」，即指唐釋玄奘至印度求經而言。按「雙樹幻抄」中指出：「玄奘以貞觀三年（公元六二九）冬，奏請赴印度求經，即私遁出玉關（即今甘肅玉門關），抵高昌。高昌王奉奘行資，護送達於罽賓，隨歷諸國而至中天竺，入王舍城，居那蘭陀寺，見上座戒賢論師。賢年高德劭，號正法藏，奘從之窮探大乘，智學大進。貞觀十六年（六三七），乃發王舍城，入祗羅國，國主以青象名馬助奘，馱經而還，以貞觀十九年至長安，凡取經六百餘部。」其中根本未嘗提到什麼孫悟空，猪八戒及沙僧的。

同時，「大唐西域記」裏，也沒有上述人物。這部書簡稱「西域記」，凡十二卷。據傳係唐僧玄奘口述，辨機編撰。自唐太宗貞觀三年，玄奘赴西域求佛經開始，歷遊印度，前後閱十七年歸國。其中多半叙述他所經歷的各國風土，因這裏可以從唐玄奘冒險前赴西天取經有關的史地記載，找到若干答案。

到處訪尋名師益友

按唐僧玄奘，即唐朝的法師，本姓陳，名叫禕，以隋文帝開皇十六年（公元五九六），出生於河南的偃師（一說係陳留人），卒於唐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得年六十有八。他父親陳慧，爲當時的飽學之士。因此，玄奘幼時由他父親嚴格地教導，也曾飽讀經書，養成其廣泛研究學問的興趣。

由於漢平帝時，佛教已輸入中國，唐初興盛，玄奘又最喜愛佛學，因此在他十三歲時，便到洛陽淨土寺去出家做和尚，和他二哥長捷同寺研究佛學。因玄奘對此研究工作有高度興趣，所以非常用功學習。一次，寺裏的僧衆請玄奘試升座復講經中的道理時，玄奘把他平時究研所得加以詳細解釋，使到寺內僧衆都很欣佩他。玄奘聞四川成都地方有幾位道行高超的法師，乃與二兄長捷同往成都尋訪。從洛陽到成都，必須經陝西輾轉入川，沿途都向當地大師請教。玄奘在成都受教五、六年，遂精通了佛教的重要經典，他爲着更進一步地增多學識，便要求二兄允許他到各地去訪求名師益友，可是長捷却不肯讓他離開自己，玄奘不得已只好瞞住二兄，悄悄地跟着一位商人乘船沿長江而下。

玄奘到了湖北荊州（今江陵）後，便住了一個短時期，又北上遊歷河南、山東及河北等地，隨即到了大唐王朝的京畿長安；他的足跡幾乎遍及北中國。長安的法常、僧辯兩位老和尙，是中外聞名的大師。他們與玄奘討論佛學後，認爲玄奘佛學頗有心得，稱他爲「佛門千里駒」。實際上，玄奘刻苦鑽研佛經，幾年來確也發現不少疑問。他覺得要解決這些疑問，就非到佛教發源地的印度去留學不可！於是，他便約了幾個同伴，上奏唐朝的太宗皇帝，請求允許他們去印度研究佛學。不料朝廷的官吏竟將他們的奏章壓積下來了，太宗未曾見到，使他們空等，沒有下落，幾個同伴認爲沒有希望，而玄奘則仍有自信。他利用時機，向那些駐在長安的外人請教印度語文，待機出國。

隨飢民逃至玉門關

貞觀三年秋，正是玄奘卅四歲，由於長安附近發生災荒，太宗下詔允許飢民到豐收的地方去就食。玄奘便乘此機會混入飢民隊伍中，離開長安西行。他到邊防要地的凉州地方（今甘肅武威），都督李大亮執行朝命，禁止任何人越過邊界。玄奘只得留在那裏，大約住了一個多月後，他心裏很是焦急，乃冒險

已經減到四百五十萬份，於是廣告率開始減少。

路透社記者最近訪問了丹尼爾，討論他的經營方針。他說：「那就像修剪樹木一樣，在修剪後，樹才會長的更好，更壯。」

丹尼爾說：「我獲得霍夫納絕對與完全的支持。」但是他說，這位五十一歲的「花花公子」創始者仍然參與很多事項。他說：「他將很龐大的範圍讓給我……但是仍然參與主要的決策，他和我合作的很密切。」

霍夫納仍然是花花公子企業公司的董事長，他現在住在洛杉磯的查南多大厦，但丹尼爾說，他們經常會商

經營賭場挽救危局

丹尼爾毫不隱瞞「花花公子」的方向——恢復基本的發行量，並且全面發展合法的賭博——他稱之為「賭場遊戲」。此種事業對「花花公子」的企業並非新事，它在倫敦所設的賭場一直是公司的堅強據點，在去年，它的收益約有一千萬美元。

丹尼爾說：「我們發現，對花花公子而言，看重經營俱樂部和酒店，是一個重大的機會目標，在這些地方，賭場遊戲已經成為整個娛樂事業的一部份。」

第一個起站是新澤西洲亞特蘭大市，去年該市已經獲得賭博的合法許可。「花花公子」計劃興建一座五千萬美元的賭場——酒店，一共有五百個房間。

丹尼爾說：「賭場遊戲是個合宜的主意，亞特蘭大市可以為全國其它地區設立一個標準，我們打算成為這行中的一部份。」

花花公子企業公司也在試探在世界其它地區經營賭場的可能性，但丹尼爾不願透露「花花公子」的觸鬚將伸向何處。

在同時，公司已經開始顯示具有財務實力跡象。一九七七年的收入已經恢復到四百萬美元，較一年前多了兩倍，較一九七五年多了四倍。

雜誌前途聽天由命

一家新的花花公子俱樂部明年將在日本大阪市開張，丹尼爾說，第六種外文版的「花花公子」雜誌正在籌備中。花花公子的電視特別節目仍然是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霍夫納的女兒，二十四歲的克麗絲蒂正在發展另種新的雜誌。

至於「花花公子」雜誌本身的前途，丹尼爾多少有些聽天由命的味道。「我們已經做了一個非常妙的決定，維持我們在暴露方面的品味水準，並且放棄可能的發行增加量。」他說：「我們決定保留良好的品味，銷數少些無所謂。」

「民生主義」戰勝了「民死主義」

古鶴翔

台灣省的穀倉爆滿，有人主張政府減低稻穀的收購價格，蔣主席對減低收購價格的建議不予同意，因此稻穀的收購價格照舊。蔣主席表示；「農民很辛苦，我們一定要幫助農民。」

蔣主席還決定取消鹽稅。對油電價格，政府也決定不提高，因此政府要多負担油價上漲的一千多萬美元。

蔣主席說：這樣做在經濟上是不合算的，但對社會却有很大的安定作用。為政者不能在民眾身上打小算盤，應從大處、遠處着眼。」

上面這一段語，充分表現了中華民國政府對待同胞的仁政，仁政必興，暴政必亡，這是古往今來，絕無例外的規律。

我們且看看中共禍國集團如何對待自己的同胞罷：

（一）自中共統治大陸以來，中國同胞被共產黨殺害的，至少有六千萬人，直至今天，華國鋒仍然在瘋狂地殺人。

（二）中共禍國集團的教條是：決不施仁政。因此，人民有任何困難，都不准向共黨伸手，反之，人民必須完成共產黨規定的「任務」，而且要「超額完成」。

（三）中共禍國集團要求人民「不怕苦和不怕死」，要求人民「一天幹兩天的工，一人幹兩人的事」。換言之，中共禍國集團要求人民的是為共產黨做牛做馬，永遠做特權階級的奴隸。

（四）為了搜刮外滙，中共禍國集團對缺衣少食，無藥無錢的同胞絕不關懷，不但不予以救濟，還禁止僑胞寄郵包回大陸。最近筆者寄回大陸救濟親友的郵包，全被退回，還要捕繳退回郵包費。

據印尼的一位將領統計：東南亞的一千五百萬華僑，平均每日透過香港滙到大陸的欵項是一百萬美元。試想想，單單東南亞地區已經被中共特權階級吮吸這麼多錢，中共對全世界各地華僑，究竟吮吸了多少錢呢？實在難以統計！

中共特權階級吮吸了這麼多外滙，究竟作何用途？共報在揭江青等的穢史時，已有很多資料，這兒不再贅述了。

執筆寫本文時，共報也招供說：「江西省的幹部在宴會中大吃大喝，他們以賓客的身份而吃，他們因喜歡吃東西而吃，他們因舉行會議而吃，他們因為某一項計劃完成而吃。有些人甚至為慶祝反西方運動成功而祝酒。」

吃，吃，吃，特權階級可以用各種藉口大吃大喝。

餓，餓，餓，老百姓只能捱飢抵餓。范園焱義士告訴我們說：大陸到處是乞丐，飢民與猪隻爭食宿水，孩子搶吃空軍抛在地上的西瓜皮。

台灣省民豐物阜，蔣主席却關懷和支持農民。大陸飢寒交迫，中共禍國集團竟然禁止郵包入口！

肯定的，共產主義是徹底失敗了，而三民主義則欣欣向榮。

「民生主義」，必然戰勝「民死主義」。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花花公子」王國日趨式微

尹靜心

以長腿裸胸白兔頭女郎為標誌的花花公子企業，在六十年代是一個財雄勢大的王國：由裸女雜誌發跡而經營俱樂部、酒店、模特兒社、影片公司、唱片公司，且由美國本土擴展至海外。可是現在，由於其龐大企業所有行動的財務骨幹——「花花公子」雜誌的發行量開始低落，由七百萬跌至四百五十萬份，致使其他的事業也開始遭遇困難。



長腿裸胸的兔女郎和白兔頭依然是「花花公子」神秘的不變象徵，但是除此之外，希．霍夫納的快樂王義的王國已經所餘無幾。

財務上的現實問題已經侵入了這個由天仙般的美女，永遠精力充沛的男性，時髦的汽車和舒適的生活組成的夢幻世界，即使是霍夫納本人也感到了窘迫。

他已經離開他最心愛的玩具之一——一架黑的DC——九豪華噴射機，出售在芝加哥最早期的「花花公子」大廈，並且將他的芝哥總部移交給一個名叫廸瑞克．丹尼爾的商人。

六十年代雄極一時

丹尼爾解釋說：「隨着『花花公子』的成長，它變成了希．霍夫納一個人的企業，在一九六○年和一九七○年代初期發展的非常快速，但是在成長時，它沒有注意經營制度和組織。」事實上，當「花花公子」從世界上最精美，最成功的裸女雜誌擴展至俱樂部，旅遊酒店，模特兒代理社，影片公司，出版公司和唱片公司事業的時候，財務分析家們使已經開始憂慮，但是和成功爭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在一九七二年，「花花公子」每月的銷售量是七百萬份，較它最接近的競爭者「頂樓」雜誌超出了三倍。花花公子企業公司一年收入達一千萬美元，而賺錢的良機似乎永無止境。

在新澤西州大喬治市，一家鉅資興建的花花公子滑雪營地開始營業，唱片和電影的製片工作達到最高潮，「花花公子」雜誌一種外文版，在西德開始發行，它的姊妹雜誌（OUI」也開始發售。

但是「花花公子」雜誌在「坦露之戰」中落下風。「頂樓」和其它的男性雜誌，例如「惡棍」和「花俏」，開始以更暴露的照片和更無保留的性主題的編輯方針，侵入幾乎由「花花公子」所壟斷的王國。

花花公子消量低落

「花花公子」企業所有行動的財務骨幹——「花花公子」雜誌的發行量開始低落。其它的事業開始遭遇困難。

花花公子企業公司發現，在唱片出版業中，它很難和有組織的大公司競爭。「花花公子」製作的電影像「森林復活記」和「裸猿」賣座欠佳，旅遊酒店吸引不到足夠的顧客。

到一九七五年之前，「花花公子」的發行量降到了五百萬份，公司收入減至一百萬美元——三年前的十分之一。花花公子企業公司的股票在一九七一年底初次問世時，每股是二十三點五美元，此刻已經低到每股二點二五美元。

霍夫納去年辭去了花花公子企業公司的總裁和總理職務，並且說服「耐特——瑞德報系」副總裁丹尼爾接掌大權。

丹尼爾關閉了在波士頓，巴爾的摩和底特律，三地無利潤的花花公子俱樂部，關閉了虧錢的牙買加旅遊酒店——這是十四年前開張的第一家花花子酒店——他並且命令花花公子企業公司退出唱片和電影事業。

他裁汰了大批花花公子的職員，包括副總裁，經理，編輯和職員，並且制定「零基準」預算，迫使每個部門逐年檢討本身的存在需要。

「花花公子」雜誌的保證發行量

所以絕對不容許有輕率的行動——一次的開火行動，就有把一切導向反方向的可能，甚或導致正陷於「反革命」暴徒手中的「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長」遭遇極大危險被擄去生命也未可知。

但是，現在從劉豐的聯絡，已經了解「主席」和首長」們的情況，現已處於可予痛加一擊的情況之下。

各兵種的負責人，一個接一個的接受命令之後走出去了。林立果也隨着劉政治委員走向房門，注意到他父親的情形，就又走回來，正好他父親坐在籐椅上被兩個值班士兵抬起來的時候，摘下眼鏡白鐵青臉色和削瘦的面龐，緊閉着雙眼。這兩三天是在過於勞累的工作中度過的吧！

吉普駛下山丘之時，山丘頂上響起刺耳的爆音，一架大型直昇機飛起，劃着半圓形一直的飛向西北方向。這是他父親飛往樊口再轉搭軍艦，親自前往火綫指揮。林立果一瞬之間，身體震顫起來，這是担心他父親的健康呢？抑或是感到值得誇耀呢？或者是因他父親的雄壯的責任感而受到感動？這些因素可能都有，但他自己也不十分明瞭。

先遣機載着空降部隊起飛之後，氣象通信員鐵青着臉拿着湖北地區氣象台發來的雷雨警報紀錄，送交劉政委。他經過短暫的討論之後，即把氣象狀況通知了「軍事委員會」的「戰鬥指揮部」，大約經過十分鐘左右，回信來了。

「依照林總司令的指示進行。」第二駕運輸機搭載士兵準時起飛後三十分鐘，林立果也率領獨立團，再度飛向武漢。

日落之時，林立果拖着疲倦的身體，回到宿舍的房間，方政委和地勤人員正在檢查戰鬥機的安全狀況，不一定會回到宿舍來，房間裏有兩張床，現在只有林立果一個人，他精疲力盡的躺到床上。

外面靜靜的，也沒有飛機的聲音，政治混亂的風暴中心已經移往武漢，耳鼓中感到異常的寂靜，昏沉的頭腦中，像似空空一片，甚麼都不願去想。

閉上眼睛，腦海中重又浮出白天飛行中所看到的景像，一幕一幕，像電影一樣重現在眼前……

在數十架運輸機的下方，正撒灑着白色的花瓣，這些花瓣輕飄飄的隨風飛舞，很快的墜向地面消失，在地面上顯現出點點烟霧。這是空降部隊和「反革命」暴徒在進行戰鬥。好不容易使戰況進行得像似有利。低空飛行中，正想急轉飛回之際，穿深綠色服裝的空降部隊已經全部着陸完畢，其中有一部份正奔向飛機跑道上阻止飛機起落的數部車輛之處。

他正飛向低空中黑烟瀰漫的武昌火車站，那是先前派來空降部隊降落之處。火車站調車場上正冒着黑烟，其中並有紅色的火燄噴出。戰鬥好像已經結束。

空降部隊分成兩部份，按照計劃，一路衝向洪山地區，把被關閉在洪山賓館的數名「中央」首長救出來，應該已把高揭反叛「中央」旗幟的「武漢軍區」司令部奪回來了。

另外一隊則從旁的道路搶先佔領蛇山，突破了長江大橋的橋頭堡，並且斷絕交通，阻止了從漢陽開來的反叛部隊的增援。

激烈戰鬥在蛇山地區進行之際，林立果正在其上空飛行，他不可能進行攻擊，他也不想去攻擊，他只像一個旁觀者一樣的從上空往下觀察，但是由於戰鬥機的速度太快，多以沒有看清楚上面情況。

和穿深綠色軍服空降部隊對峙的「反革命」的暴徒們，在穿卡嘰制服的武漢部隊之外，還有穿白、藍、灰色的，亂七八糟的混成一羣，他們連戰鬥經驗也沒有，一邊離羣前進，一邊還擠來擠去，從空中看下去，延續到蛇山方面的大橋，有很多人在橋上跑，他們並不是逃走，而是跑向戰鬥。有那麼多的人嗎？大概這就是「反革命份子」屢次宣傳的「百萬雄師」吧！

漢口地區的街道上到處充滿了人，甚至連屋頂上都站着人。突然從剛飛過的大樓屋頂上連續的有像似光亮在閃亮，這些光正朝他飛來，他急忙把機頭拉起逃向高空，接着他向正在市區及河面上飛行的各機發出禁止低飛行的命令。

以高度一千公尺飛過武昌機場之際，飛機場四周混亂的人羣已經沒有了，到處是穿深綠色戰鬥服裝的小點，已經擴及於安全區一帶，跑道上的障礙物已經被除去，一架運輸機衝着風向緩慢的下降，並安全的滑行。

機場附近已經恢復原狀，但是在沙湖四周和洪山一帶的戰鬥，好像仍在激烈的進行着。

從龜山東側，像數十隻搖動着的馬尾一樣的黑烟昇起來，長江大橋南方的陣地附近，正反覆的進行着白刃戰，使過去黃鶴樓舊址之前成為一個大戰場。到處都有死傷者倒下去，硝烟升起，從四面八方清楚的看到有紅旗的搖動。

停泊在天興洲江面的驅逐艦，移向武漢海關大樓前面更為寬闊的江面，白色的硝烟，不斷的從砲口吐出，武昌地區沙湖一帶，也升起了幾條黑烟、

林立果從武昌東湖的上空，繞過洛珈山，直飛沙湖。下面街道上擠滿的人潮，像海嘯一樣的湧往「工人文化宮」。其正中央有瀰漫的黑烟上昇，在昇起的黑烟中，隨着一同飛散的有肉片，殘生斷足，鮮血和泥漿混雜，這顯示出剛剛失去的生命。

向東南方天涯望去，逐漸膨大的烏雲，已經覆滿了半邊天，雲端閃着閃電，烏雲繼續擴大來的很快，轉眼間，渡過長江，把武漢三鎮完全覆蓋了。

今天所做的事全都浮現在眼前，啊！今天是歷史上重要的一個里程碑，綜合起來反省一下，今後非努力幹不行。

從皮包中取出一本茶色封面的日記本，打開桌上枱燈，開始寫出今天的感想和反省。

「七月二十一日，武漢事件到今天已結束了」

一、導發「武漢事件」的原因不明，「中央」將如何處分陳再道呢？

二、為了甚麼竟能使大軍區以武力對抗「中央」？其內幕是甚麼？

三、「反革命份子」為甚麼這樣多呢？

四、噴射戰鬥機使用在內戰上是沒有效果的。

五、應該使用長距離用大型直升機，空降部隊的空降方法也有改善的必要。

六、空軍可作政治事件緊急使用做為壓制的重要力量，但海陸軍則因行動上需要時間，沒有功效

林立果把今天的事情從多方面思索、分析，專心一志的埋頭於今後應採對策之中。

林彪揮軍救毛

陳再道「百萬雄師」血濺洪山

夏之炎

彎彎曲曲的梁子湖，已落於飛機的後方，前方又出現了優美而安靜的東湖。在蒼翠的樹林中，也看到點綴着一些美麗的建築，那是長天樓、行吟閣和湖光閣等。

右手沿著楊子江長長的鐵路上，看不見火車的影子，閃閃發光的鐵軌，貫通沙湖中央。

啊！聚集在沙湖的一大羣人，正在從沙湖向洪水移動。道路上，廣場中，到處都充滿了人羣。他把機頭拉低，掠過洪山賓館後方的「武漢軍區」。在廣場裏，站滿了穿着黃色制服的軍人，他們在做甚麼呢？

再向左迴旋，從蛇山上空驀地飛越過筆直的高架於江上的長江大橋。從前，一般車輛和火車從橋的兩側飛馳而過，那種熱鬧景象，均已消失。現在，大橋只是孤寂的俯臥在楊子江上。

橋的兩端，正開始堆積砂包在做掩閉工事，林立果從飛機上看到進行工事的兵士們的慌張的行動，像似好不容易才弄好對空射擊的準備。

飛越長江，來到漢陽的上空，龜山頂上也正進行戰鬥準備的工事，有很多的部隊在進行這項工作。他皺着眉頭，機體稍傾飛越而過，經過漢水，已經飛到住宅密集、道路縱橫的漢口上空了。

馬上就看到了夾在高樓之間寬闊的中山路，從五百公尺的上空往下看，在數公里長的馬路上是一片旗幟高揚的人羣擠來擠去。馬路上，廣場上，到處都擠滿了人羣。他把機頭拉低，向洪山賓館後方的「武漢軍區」掠飛過去，看到一片全是穿黃色制服的士兵們，他們又在做甚麼呢？

人羣被分成三種顏色，穿草綠色的是軍人，穿白色的是學生和工人，穿藍色的是幹部。在人羣中混雜着卡車。的確，正是「反革命份子」在進行示威遊行，可是，那些「革命羣眾」到那裏去了呢？儘管如此，爲甚麼「反革命」的人們會這樣多呢？

右側河邊沿路上也擠滿了人的行列。他把飛機向右迴旋，飛向位於長江中央的天興洲，再度飛回武昌上空，經熊家坡飛往東南方向的武昌機場。此時，在飛行頭盔上耳機聽到異於常狀的雜音，是不是在高空担任警戒的岳雷和唐力夫他們在聯絡通信？看看雷達幕，沒有任何變化，這可怪了。

接着從耳機中聽到極爲輕微說話的聲音。

「這是武漢空軍部隊，這是武漢空軍部隊，請回答。」

林立果雖一瞬間感到迷惑，但立即撥動微波迴話答：「這邊是空戰獨立團，請說明你們的身份和姓名。」

「我是武漢空軍部隊副司令員劉豐，我們是尊從毛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現在飛機場，已有一部份被反革命部隊控制，不能降落，不能降落。」

「拜託請即向中央連絡，報告情況。」

「現在無綫電報已經不能使用，請你向中央各首長轉告……『太陽』無恙，正在照耀我們，儘可能的迅速擴大機場四週的安全地區，請派運輸機來，把高級首長運出去。」

「知道了，馬上連絡」，林立果立即按下「歸隊」數字的按鈕，和岳雷、唐力夫二人聯絡，接着把氣閥開足，全力拉起操縱桿到最大限，必須把這些情況及早向等待着的黨和軍的指導者報告。就很快的飛向九江。

三部吉普車，以全速駛出機場，順着沒有行人的大道，一直疾駛進往牯嶺的道路。

不久，吉普車響着遲鈍的吼聲，以全力爬向路左的山丘。

通過戒備森嚴的地帶，進入山丘上一座大建築物的廣場，停在九江賓館的門前。

設於九江機場「空軍指揮部」的負責人，「空軍政治委員」劉賢權陪着林立果，來到有很多衛兵保護的「軍事委員會」的「指揮部」，急急忙忙的的進入會議室。

此時，「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正在主持作戰會議，根據林立果的偵察報告和「武漢空軍部隊副司令員」劉豐的重要調查報告，迅即決定了作戰計劃。此一作戰會議是於下午二時正開始，這是把受全「國」人民敬愛的中心，親自指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毛澤東「主席」安全而秘密的從「反革命」暴徒或是反「中央」作戰的包圍之中救出來的一項軍事會議。

林立果已經很久沒和他父親林彪碰面了。他沒想到會在此地碰到。可能是在最高軍事會議中最緊張的作戰會議吧，林彪連看他一眼都沒有，用左肘放在桌子上，上半身向前傾斜，右手拿着粗的紅藍鉛筆，正在千分之一的大地圖畫着圓圈和箭頭。同時綜合的記下各人的意見做出決定的要領，分別向陸、海、空三軍發出共同作戰的指示命令，並且特別強烈要求要遵守時間。

此時，林立果才知道昨晚已由兩師陸軍把武漢市包圍，以及海軍已控制了長江上游到下游。由舟山羣島駛來的四艘重驅逐艦，已和南京海軍部隊的砲艇會合，並已駛至距離武昌七十公里處的樊口時待命。

」名義電賀蘇聯六十週年國慶，及中共駐日大使符浩之走訪蘇聯大使波廉斯基，國際間盛傳中蘇兩共有修好的迹象，此等訊息，顯已引起美國的注意及緊張。

華幫搔首弄姿

美國緊張的原因尚不止於此。中共新任駐蘇大使之被派往莫斯科，有關烏蘇里江及黑龍江邊境水道劃界談判之可能獲得妥協，均華府密切注視兩共關係可能緩和的原因。與此同時，經由美前中央情報局長布殊所帶回的訊息是：中共頭頭們極願與美國改善關係，其與西方國家發展貿易的態度，亦較前趨於積極。布殊甚而透露：中共在其所佔據的中國大陸，確擁有廣大的石油資源。爲此，他促請卡達政府尋求與中共的密切合作。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此爲中共誘使美國迅即與其建交的又一詭計。在美國，凡主張接受中共三條件與其建交的人士，早就提出警告：倘卡達政府在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道路上長此趦趄不前，中共迫不得已，即將轉而尋求與蘇聯復合。又若干美國工商企業經營者，一向對中國大陸的市場懷有幻想，認爲一旦關係正常化，資產解凍問題解決，大量美國商品即可在中國大陸打開出路。能源問題爲美國今日所感受到的最大危機之一。爲討好阿拉伯產油國家，使卡達政府無法放手支援以色列，因而形成中東的僵局。倘中共接受美國的技術與設備，大量開採中國大陸石油資源，美國的、甚而世界性的能源問題，即將隨之而解決。

中共正是針對美國此等心理上的弱點，故意擺出姿態，放出消息，目的在誘使卡達政府上鈎。這完全是一種賣淫婦的作法；搔首弄姿，眉目傳情，你如果再不上門求歡，她就要與舊時情夫復合。貿易也者，石油資源也者，皆可望而不可及之事。其所以若隱若現，無非是投其所好，令那急色兒心癢難熬。

卡達政府正面臨此項誘惑。首先，它有可誘之處。萬斯訪平歸來後，卡達政府的基本態度是：不能接受三條件，但不拒絕繼續保持接觸（此所以鄧小平表示華府北平間並無交通的障碍）。於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首席顧問布里辛斯基，美參院民主黨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及另一議員代表團，相繼被邀請訪問中國大陸。這說明什麼？它說明美國一邊欲擒故縱，而中共一方却鍥而不捨。

在所謂關係正常化過程中，卡達政府現居守勢，而中共則始終採取攻勢行動，迂迴曲折，無孔不入。取守勢者必深溝高壘，使難越雷池一步。最要緊的是堅定持恒，不可一心以爲有鴻鵠之將至。那樣做的結果，其後患有不忍言者。

佘秋人

人幫」的餘孽在該地區仍在製造「非常嚴重的」問題（譯自十一月七日「時代週刊」）

李凱詩

迷迷之音與高聲快板

當我執筆寫這篇雜文的時候，我深深的自覺又冒犯了大忌！人人都說靡靡之音不好，我又何必爲迷迷之音辯護呢？當前的靡靡之音至少犯了十大罪狀，國人皆曰可殺！而我所要主動爲她辯護的迷迷之音，却一無是處；這場筆墨官司用不着打，看來我是輸定了！

在理論上說，確是如此；然而，事實上呢？迷迷之音擁有那麼多美麗的女歌星、英俊的男歌星，以及成千成萬的聽眾，如果這些人都不抹煞事實，訴諸良知和誠意，來投票「審判」的話，我敢拍着胸脯說：這場官司我是贏定了！

各位讀者，請您看看原告，不外乎幾個舞文弄墨的所謂憂國憂時的衛道之士，他們不太懂音樂，只根據一句「隔江猶唱後庭花」的條文，便慷慨激昂、義正詞嚴的大發偉論，痛斥靡靡之音腐蝕人心，影響士氣，代表國人判她一個死罪！但是，請您回過頭來看看被告，爵士樂、搖滾樂、中國情歌、東洋情歌、美國情歌……有多少人在唱、有多少人在聽，電視台的收視率是聽迷迷之音多呢？還是聽大發偉論的人多？民主時代，開放社會，一切訴諸民意，如果我們不斷廣大羣眾的愛好和心願，請問：誰能消滅得了迷迷之音？根據「存在主義」這一條文，凡是能夠存在的東西，一定有她的意義和價值，誰有資格判她一一死罪？

唱歌好比講演，不見得慷慨激昂雄壯無比的聲音，就是愛國、就是全部對的；也不見從柔和細軟甜美無比的聲音就是賣國，就是全部不對的！共黨當年「破壞」民心士氣的歌曲，不見得都是雄偉的「進行曲」，也有民謠小調，唱得哀聲爹氣盪氣迴腸的。我們今天反共，也用不着全是「高聲快板」的進行曲。假如天天唱軍歌，人人唱軍歌，除了「雄壯」就沒有「別的」，請問那是一個什麼「音樂」世界？

我承認迷迷之音有許多地方要修正，但是我更承認有許多人在許多時候和許多場合也需要迷迷之音來調劑一下生活。最低限度，唱迷迷之音的男女歌星，很美！很耐看！即使聽得很肉麻，倒也看得蠻舒服。當今之世，僞君子橫行，假道學當道，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致的人太多！太多！我實在氣不過。當少數人以國家發言人自居一窩蜂信口開河，陳腔濫調的痛斥靡靡之音而又可能在收聽的時候，我訴諸良知和理性，挺身而出，爲迷迷之音作有條件的辯護：「官司」勝負，非所計也。

育良

受毛思影響的日赤軍

自從一九七〇年，大菩薩卡事件，赤軍內鬨，相互殘殺，死傷多人，遭到日本警方取締後，即潛赴海外，另謀發展。歷年來曾做過以下數件暴行：

一、一九七二年五月，以色列「特督阿比布」機場亂射事件。九十人遭受無故傷亡。赤軍派兩人自爆，一人被俘，

二、一九七三年七月，與巴勒斯坦游擊隊合作，在阿姆斯特丹挾持日本航機飛至利比亞，而爆破機身。

三、一九七四年一月，新加坡煉油廠爆破事件。

四、一九七四年九月，占據法駐荷蘭大使館，以法大使爲人質，交換被捕的同夥。

五、一九七五年八月，襲擊美國、瑞典駐馬來西亞的大使館，拘禁美國領事，交換被捕的同夥。

最近一次是赤軍派在海外實行暴力的第六次了。

赤軍派人數不多，據日本警視廳的公佈，大約二十人左右。有的被拘禁，有的流浪在海外。年齡大約都在廿六歲至卅二歲間，大多曾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如其中的一對兄弟奧平氏，皆曾爲京都大學的學生。其產生的因素，大概可歸納如下：

一、受共產主義思潮的影響，對資本主義社會採取敵視的態度。尤其在六〇年代末期，學生運動高漲時，導入了毛派的理論，主張世界革命論，以暴力打垮資本主義國家。

二、戰後，日本經濟急速成長，成爲資本主義的先進國。生活水準提高，人却失去了社會協調。加以日本人生來有份悲憤性格，易於動情而走極端。在此社會背景下，乃有赤軍派的產生。

其主要標出的口號，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對外經濟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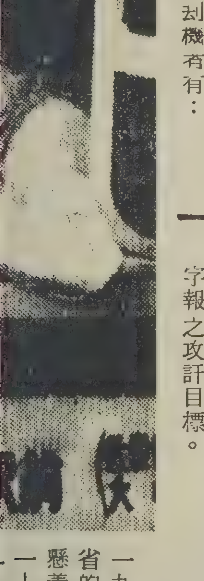
自一九七四年以來，攻擊目標漸由歐洲、中東轉移至東南亞。因東南亞與日本來往密切，深受日本經濟力的影響。在此施行暴力，表示對母國經濟侵略的抗議。

日本赤軍自流亡海外後，即與巴游携手，共同對付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但近年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政策轉變，極欲建國，而對赤軍的世界革命論不表贊同。赤軍不得已乃將其暴力戰場轉至東南亞，直指母國的經濟命脈，另闢途徑。

國際防止劫機的盟約：現行國際條約中，關於防止劫機者有：

一、一九六九年，飛機內的犯罪防止條約。（通常稱爲東京條約）

二、一九七一年，飛機不法奪取防止條約。如有違反上述規定者，國際警察可依法逮捕。可惜至目前爲止，參加盟約者僅七十



北平集團暗鬥加劇

華國鋒在第四屆第四次「常委會」中說：「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混進了一些壞人，還有些成員犯了嚴重錯誤而又堅持不改。」

這段話是華對於「五屆人代會」所以展期至明年春天集會的原因，所作的解釋。「人代會」之召開，純屬形式而已，主要是爲認可中共頭頭們所已作的「內閣」任命。華表示，選舉「人代會」的代表還需要一段時間，這是因爲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帮」黨羽，以及已故「國防部長」林彪的反黨集團從事「干擾和破壞」所致。

如此，華帮等於默認了他不能保證預期參加「人代會」的全體四千名代表都是忠貞不二的、儘管一年來對其政權的異己份子已經進行了有力的整肅，然而迄今仍有若干阻力存在於當政的各階層——其程度從敢怒而不敢言，以至徹底的反叛不一而足。甚至於傳統上爲共黨政權之主幹的黨內一般幹部，也受到懷疑。分析人士表示，在過去十年中，「四人帮」權重一時，中共大概新進的黨員都被懷疑爲「四人帮」的同情者。

經過細心的淘汰之後，中共問題觀察家終於成功找出了若干被華公開指責爲不肯悔改的「革委會委員」。比如，「北京革委會」以「市長」吳德爲首，他是在一九六六年江青忙於提拔她的支持者之際被任命爲北京代理「市長」的。去年，吳德還猛烈抨擊鄧小平是「不肯悔改的走資派」。自此而後，鄧小平聲勢浩大的捲土重來，登上了「副總理」位子，因此現在吳德就有麻煩了。

中共軍方的一再換人，調職，甚至於有些人神秘死亡等等，進一步證實了華是在繼續致力於壓制派系之爭。華的一個支持者傅崇碧，已被任命爲「北京衛戍區」的「司令員」——這是個戰畧要職。

同時這些更動似乎旨在削蝕「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的權威，陳錫聯名義上爲傅崇碧的上司。分析人士咸信，現在鄧小平要整陳錫聯了，據說陳錫聯會反對鄧小平復出，果真如此，結果如何可想而知。上週有一項招待會是爲一千名建造毛「紀念堂」的工人而舉行的，在有關此事的報導中，鄧小平於中共的權力階層中已排名第三，而陳錫聯則從第五位降至第十四位。按中共一向的政治更迭方式，陳錫聯和「北京市長」吳德，料將成爲北大一批新的大字報之攻訐目標。

派系之爭幾乎不僅限於北平一地。自從一九七六年七月皮定鈞死亡以來，設在福建省的「福州軍區司令員」的遺缺，至今仍虛懸着。在皮定鈞死亡十個月之後，其下屬之一——程朝章亦經「官方」報導帶職「殉難」

熊掌象拔・駝峯鹿尾

日本人化十萬港元的吃的中國「漢滿全席」，席中包括了各種天上飛的、地下跑的以及水裏游的各種動物所責成的佳餚。

在這份吃上兩天兩夜的滿漢全席中，據說是香港最珍貴的這道菜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熊掌及來自泰國的象拔。

滿漢全席中另外的珍饈還有鹿乳、鯊魚翅、龍腸、駝峯及鹿尾。

陪襯大菜的還有鳥、魚、野生動物、蔬菜和甜食。

大飽口福的日本電視電影界人士有女星濱美枝、天地稔子和模特兒木麗莎等十二人。

這份由日本「第五電視台」安排的盛宴，將拍成紀錄片，在黃金時間中播放給五百萬觀眾收看。

嘉賓走進餐廳後，先在鑲金的盆子中，用浮著花瓣的水洗淨雙手。

滿漢全席進行中，空氣中充滿著檀香木燃燒時高貴莊嚴的芬芳，大廳中黑木的家俱都嵌著珠寶。

珍美佳餚，一邊還展示著名貴的玉器古董，二十名廚子還用各種食物刻製出小雕像的「看果」，他們費了三個月時間來準備及佈置。

酒樓表示，事實上全部的裝飾花去了全部成本的百分之六十。

席中吃的，正是滿朝漢朝中國皇室所享用的美食。

在兩大幾乎不停嘴的滿漢全席中，爲首的「玉堂筵」是皇帝招待貴客的，晚上開「龍門筵」，是招待宰相及殿上貴族的。

客人在「龍門筵」結束後退席休息一晚，第二天再繼續品嘗，而第二天的「金花筵」是過去皇帝招待通過內廷考試得到做官資格的學士的，最後的壓軸宴則稱爲「鹿鳴筵」。

菊花與劍・蕩然無存

探究日本人花錢的方式，表現在這件事上，絕非偶然。平常從日本觀光客身上，也可以看出若干端倪。

在世界上，平均每人所得比日本高的國家，比比皆是：瑞士、瑞典、澳洲、美國、加拿大、德國、挪威、比利時、法國、盧森堡、荷蘭、芬蘭、奧利地等，從不會聽說這些國家的國民，窮奢極慾到想吃中國帝王的佳肴。

在所有研究日本國民性的著作中，人類學家潘乃德的「菊花與劍」，無疑是最突出的一本。菊花代表日本女性的潔淨與溫柔，劍則代表武士道剛毅嚴整的性格。然而，潘乃德筆下，講忠、講誠、講恩、講義理的日本人，三十年後的今天看來已有明日黃花之感。在這兒，潘乃德另一項名著「誇富宴」的研究，正可借用來理解日本人的行爲。

根據人類學家的說法，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建立，有兩種方式：一是歸屬地位，是一種已經固定的地位，如年齡、階級、職業等，譬如生在貴族之家，這個人便具有貴族的地位；另一種是獲至地位。是一種經過公開競爭，因個人的成就而得到的地位。在不同的社會裏，獲致地位的方式也不一樣。譬如傳統的中國士子，經由科考晉身爲官吏；以前的台灣山地同胞，男人因爲出草獵頭而得到較高的地位。

在阿拉斯加、英屬哥倫比亞及美國華盛頓州一帶，有一些印第安民族，如海達人、瓜求圖人等，他們得到社會地位（或者挽回失去的社會地位）的方法與眾不同，就是舉行「誇富宴」。誇富宴有許多種方式，最爲奇特的一種是主人請許多賓客參加盛大的宴會，在宴會當中，在客人面前把他多年來辛苦累積的財富，拋入大海或在熊熊火堆中焚毀。

在他們的觀念裏，生命中最高的榮耀，即在完全摧毀財物。敢毀損越多財物的，表示他的能力越高，也就越得到大家的敬重，社會地位也就越高。因此，當有人要超過他人的優勢時，他就舉行一次更爲壯觀的誇富宴，損毀更多的財物。王符潛夫論說：「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印第安人的誇富宴，正是最好的註腳。

這種原始民族贏得社會地位的辦法，借用結構學派大師李維史陀的觀念來說，正是一種財物與地位的交換。用這樣觀念來看日本人的作風，跟印第安人的誇富宴實在別無二致。從首相到老百姓，這種上下一心，一擲萬金的手法，所顯示的正是印第安土豪的氣派！印第安人把大批財物棄之敝屣，爲的是要建立自己的地位；日本人一再的花出去大把鈔票，在國際間，確實使人爲之側目。

誇富之宴引之爲鑑

日本在亞洲是國民所得，平均每人所得最高的國家，自然有錢在國際舞台上展示其財富。然而國際地位的建立，絕不比在印第安社會中逞豪強。印第人毀棄大量財物，這種棄溝壑的做法，在他們社會裏認爲是正常的；而日本人花費大筆的鈔票，却無視於東方這麼多貧苦的國家，無視於孟加拉嗷嗷待哺的難民！日本這種經濟大國的作風，從他們自己的一句俗謠裏正可以看出來：「秋風呀，隣居是幹什麼的？」他們連對自己的隣居都冷漠到這個地步，我們怎能冀望、何必冀望他們對人類有什麼愛心？富人一席酒，窮人半年粮，日本人的誇富宴當是我們該引以爲鑑的。

滿漢全席中所用的全套食具

滿漢全席・帝王享受
窮奢極慾・暴殄天物
日本暴發戶的誇富宴

啓岑亮

本月初，日本「第五電視台」，耗資十萬港元，在本港一酒樓請十二個人吃了兩天的「滿漢全席」，這種花錢「氣派」，只有揮金如土的阿拉伯油商可比擬，日本人這種暴發戶式的行徑，正跟成羣結隊北上大陸「朝聖」的觀光客一樣，使人感到厭惡。



日本暴發戶在本港吃滿漢全席

暴發氣味・令人噁心

本月初，本港一酒樓出現一桌價值十萬元的「滿漢全席」，絲竹並奏，配以全套宮廷擺飾，由六個頭戴禮帽，身穿長袍馬褂的侍者，伺候十二個日本人，兩天之內吃進肚子裏去。

看了這種新聞，不禁產生一種不倫不類，啼笑皆非的噁心感覺；也許只有在本港這種商業社會，才會出現這種只要賺錢不計一切的現象，而只有日本人，才會露出那種窮奢極慾、暴殄天物的暴發戶咀臉來。

十萬元港幣，不是個大數目，但對世界上好多國家好多地區還有上億人沒有飯吃的時候而言，他們十二個人兩天吃掉，就是個很有意義的對比了；而這十二個日本人，除了可以說一句「我吃到了」以外，又能得到什麼，表示什麼？

如果說「吃的藝術」也是中國固有文化的一部份，重要的是要吃得有味道，吃得有學問，而這十二個日本人，在別人惡性補習現場指導下吃，我們不相信他能吃出些什麼味道。

更何況，孔老夫子說過，席不正不坐，像這樣窮奢極慾不道德的不正之席，孔老夫子地下有知，恐怕要以杖叩其腦袋，還談什麼「吃的藝術」和「中國文化」。

正式的滿漢全席筵

漢滿全席共有七十一款不同精巧菜式，包括塑粿之星像，八大仙及五瑞獸，在目前一般人的想像中，已是一桌神話性的菜式，就是要吃，也決不是一間大酒家所能做得出。

滿漢全席菜單上的菜式序目是：（一）四大菜：喜禾官燕，飛鵬展翅，廣松付鶴，京扒熊掌，（二）四座菜：紅扒金瑞，海上時鮮，紅燒草狸，婆參蜆鴨。（三）四式燒烤：大紅乳猪，掛爐大鴨，脆皮鷄，蝦兒吧。（四）四上菜：皇母蟠桃，錦繡長春，雪影紅梅，寶鼎明珠。（五）八舟位：雪耳鴿蛋，白灼香螺片，紅燒網鮑片，油泡北鹿絲，合時蔬鴨脷，鬆子會龍胎，磨菇扒鳳掌，珊瑚北口蛤。（六）四熱炒：桂花脊髓，蛤扣鷄皮，金笋鴿條，比翼鴛鴦。（七）四冷雙拼：孔雀過屏，龍樓鳳閣，雁落平沙，雙飛蝴蝶。

上道許多花巧名目的精選菜式，並不是「一次上」的，而是分四餐吃，第一天吃兩次，第二天再吃兩次，吃的時候也有「就定程序」的。亂吃就不成體統的了，上菜時稍有錯誤，也不是辦「漢滿全席」的專家了。依照得統的的程序上菜，依次的程序如后：

第一天第一席筵上程序：孔雀開屏，皇母蟠桃，祝春錦繡，嘉禾官燕，掛爐大鴨，雪耳鴿蛋，白灼香螺（鹹點）瑞草靈芝，翡翠秋葉，鮮蝦魚皮角

第二度筵，龍樓鳳閣，桂花脊髓，蛤扣鷄皮，飛鵬展翅，大紅乳猪，海上時鮮，紅燒網鮑片，油泡北鹿絲，米絲湯，（甜點）茶腿冰玉夾，椰子西山餅，桂花時菓露。

第二天第三度筵：雁落平沙，雪影紅梅，寶鼎明珠，廣松仙鶴，脆皮鷄，紅烤菓狸，珊瑚北口蛤，時蔬扒鴨脷，（鹹點）寶蝶穿花，鳳舞羅衣，蚧鰲片兒麵。

第四度筵：雙飛蝴蝶，比翼鴛鴦，金笋鴿條，京扒熊掌，婆參蜆鴨，蝦兒吧，鬆子會龍胎，磨菇扒鳳掌，酸辣湯，（甜點）奶黃蓮子酥，桃茸泡香棗，鴛鴦奶露，四生菓，四京菓，四蜜碗，四糖菓，杏仁，瓜子。同時吃這種「漢滿全席」的，在吃時是另有「八音」伴奏的，使享受者除口福之外，還有耳福的享受。

中共向港澳招生目的

秦明

為甚麼向港澳招生？

中共集團在毛澤東「鬥爭為綱」的「指引」下，將大陸教育搞得一塌糊塗，就連周恩來的「文胆」周榮鑫在教育部長任內，根據前清華大學核長蔣南翔的意見，向毛澤東提出調查報告時，以「大學年齡，中學課本，小學程度」十二個字，將大陸教育一團糟的實況，作出入木三分的結論，使得毛澤東也發出垂死的哀鳴嘆息說：「如此教育，不但亡黨，還要亡國」，白紙印成黑字，這是中共不打自招的供詞。

由於大陸的教育領域成了眞空，為了配合「現代化建設」的高調，不能沒有多少科技人才做點輟品，可是大陸何來科技人才呢？

科技人才變成農奴工奴，教肓份子上山挖礦去，知識靑年下放去犂田，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原有的人才被糟塌殆盡，新生的一代只學會造反的鬥爭，大學生攷試交白卷被捧為「反潮流」的「樣板」，領導階層不學無術，只知道「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會殺人放火逞能的賊頭就可以佔據山頭稱王稱霸，書本盡是學習鬥爭的謬論，胡搞亂整了將近二十年。想在大陸舉行大學生攷試，恐怕報名的表格也塡得錯字連篇。萬一有番邦頭目到大陸參觀大專教育，豈不出盡洋相？

顯而易見中共來港澳招收僑生「回歸」的計謀，不外是：

第一、港澳僑生的英文程度，可能比大陸的「革命大學」教授好得多多聲，遇有番邦酋長到大陸參觀時，容易選出幾個講鬼話的學生對答如流，顯示大陸學生有「料」，可成為人才的裝飾品，嚇吓番鬼佬。

第二、港澳僑生家庭成分多是「有產階級」，統戰「回歸」之後，可以當做「人質」詐取更多的僑滙，加強勒索，如果不然，就下放邊疆去勞改，港澳家長自然成為砧板上的肥肉，任由宰割了。

第三、將統戰「回歸」的僑生控制在鐵幕內，等於控制了港澳「有產階級」的家長，分分鐘以子女的生命威脅，一紙內部文件下達，可以呼風喚雨。做家長的為了個仔個女的安全，不得不任由港共牽着鼻子走，為中共集團奉獻一切。

誰願子女做馬牛

大陸文盲普及，教育程度低落，中共集團固然是盲佬吃湯圓，心裏有數，而港澳僑胞總不目睹也耳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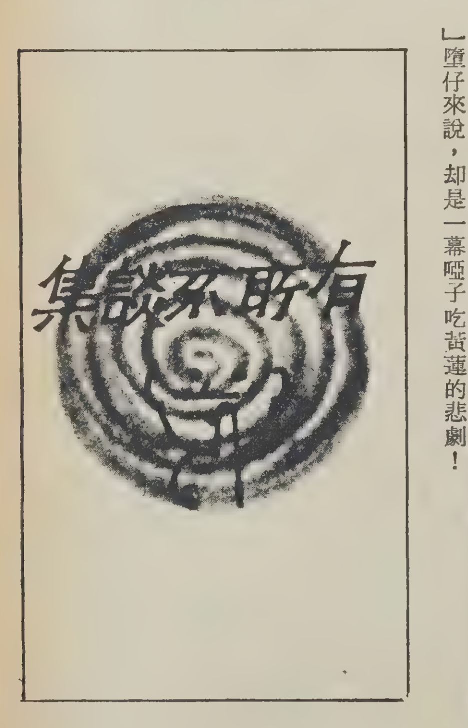
例如由廣東逃港的男女青年，初到香港時，見到高樓陽台林立的電視天綫，還以為是漁家晒網。「三字經」的粗口使港澳的飛仔飛女相顧失色，這都足以代表大陸文化教育低落的縮影，望子長龍，望女成鳳的港澳學生父母，誰願意將自己的子女，送入鐵幕去學鬥爭，去受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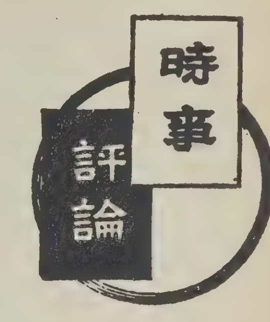
中共對於港澳僑生家長的心理，似乎早已有了最壞的打算。所以在公開宣傳招生辦法的同時，暗地裏却下了一項密件「指示」，命令港共的統戰人員，動員靠左的「有產階級」家長，包括一小撮曾經參加過弔毛、弔周，以及歷年出席「十一」酒會的「知名人士」，一定要他們以身作則，率先將自己的子女去報考，然後在左報上借題發揮，替中共開放教育歌功頌德，再把自己將子女奉獻給「偉大」的中共祖國的豪情，來一篇公開談話的表態。以掀起「熱烈報考」的宣傳攻勢。

啞仔吃黃蓮的悲劇

中共這一手絕招的「設計」，夠得上旣毒且辣。因為在港澳靠左的「有產階級」、「四人帮」得勢時都批鬥過鄧小平，在其「二項決議」打倒鄧小平的「慶功會」上，喊過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有新聞見報的名單，還有在酒會上作勝利舉杯狀的新聞鏡頭在案，港共分分鐘都可以扣上和「四人帮」有關的人和事罪名，來一個翻案倒算，問你怕未？

中共以改革教育為名，在港澳招生是一幕統戰的鬧劇，對靠左㛯共的「有產階級」墮仔來說，却是一幕啞子吃黃蓮的悲劇！





明智決定・果斷措施

徐達文

港督對今年十一月以前涉嫌貪污的公務人員，作出有條件的特赦，是一項明智的決定及果斷的措施，對於平息廉警的衝突事件，確具有積極的作用；對於消除廉警的誤會糾紛，確具有極大的意義。因此，從法理和人情而言，港督的做法，是值得社會人士和社會輿論的支持。

港督的決定以社會安定為基礎

我們認為，港督的決定值得歡迎和支持的重要因素，是因為這一決定，是完全以社會安定和市民利益為根本，是完全以法治精神和法律尊嚴為前提。如果離開這個根本前提，就會侵犯法權原則，損害法治精神，其對香港前途的危害性，其對香港法律的損害性，是極其深遠的。為香港政府的施政方針，得到有效的貫徹，為香港法律的原則精神，得到有力的維護，港督在對涉嫌貪污的公務人員的特赦問題，實行一種有限度的赦免及有條件的寬大，是完全應該的。否則，過度的讓步及過濫的容忍，就會帶來相反的效果。

在港督特赦消息宣佈後，其所以獲得市民和警察的歡迎，正是基於這種因素。不過，事情顯然不是絕對的，有時，某些措施或某種決定，未必能全部滿足人們的需求，未必能全部迎合人們的心意。在這種情況下，求同存異，互忍互讓，是解決歧見及消除誤會的辦法，特別是在舉行民主制度的社會，這種純屬於非政治性的糾紛，是可以獲得妥協性的結論。

本港社會人士與輿論一致支持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可能有些人對特赦令措施的原意感到含混，產生一些誤會，致要求當局解釋，並認為如不滿意，會再度採取行動。在這種事態發展下，港督於十一月七日上午，先後召見行政、立法兩局首席議員及三軍總司令，在布政司署進行閉門會議；當日下午，港督召開臨時緊急立法局會議，三讀通過一九七七年警察（修訂）（第二號）法案，授予警察處長權力，對不服從命令的警員，予以立即撤職處分，警務處長並發表聲明，禁止警員任何公開集會。員佐級警務人員協會及本地招募督察協會進行閉門會議後，公開聲明效忠警務處長，取消一切行動，其他警務人員的協會，也作出效忠聲明。於是一場警廉風暴，在表面上暫時平息下來。

港督的新措施和新法案，經已獲得本港社會人士和社會輿論的一致支持，各大社團及各界人士針對上述的決定，而公開發表的談話，可以反映出這種民意。

各警察協會及警察人員接受當局的指示，而公開表明的效忠，更可以表現出本港警察是一支有法律，有士氣及有遠見的治安隊伍，這種治安隊伍所發揮的法治精神及所體現的民主原則，是值得人們歡迎的。由此也可以看到本港民主制度的健全及法治基礎的穩固。

全港居民希望安居樂業

更值得人們欣慰的是，當香港面臨某種困難，或出現某種糾紛的時候，社會人士的事理分明及意見統一，正是出於一種以香港利益為先，以香港前途為重的觀念。

這種觀念可以說是維系官民關係，促進官民團結的根基，是維持社會安定，加速社會進步的保證。

除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士外，幾乎佔本港人數百分之九十九的市民，都希望能在香港安居樂業。

因為在這個動亂的時代及變動的中國，南逃香港的中國同胞，能夠得到人權自由，能夠避免清算鬥爭，能夠享受物質文明，的確難能可貴。因此，這種得來不易的生存權利，是任何一位市民所珍惜的。這種珍惜的反映，無疑表現在他們期望香港的現狀維持與社會安定。

我們認為，港督頒佈新措施及新法案後，民心的反映，警察的表現，說明了香港地區舉行民主政制，推行人權法治，是有利於社會局面的安定，是有利於矛盾問題的解決。

因為這種法治與人權、秩序與自由、民主與集中的結合，就能避免嚴重衝突，就能維護政府威信，就能保障法治精神，就能消除內部不和。

正基於這種因素，我們對港督的果敢決斷，是全力支持的，對港府的厲行法治及保障人權，是極為樂觀的。

公厘口徑航空炮，及首式的AA2「環礁」型紅外線制導的飛彈。

MS、MB型用AL—二一—F三引擎，淨推力達七千五百公斤，有戰鬥追擊任務時後燃器加熱後MS型的引擎可達一萬一千二百公斤推力，最高速度為二・一五馬赫（音速）（目前埃及供應中共仿製的正是以上兩品種。）

中共在埃及取得的正是此種較差的米格廿三MS型

該種搖翼機的活動機翼，在起飛降落或慢速飛行時機翼向前平伸展開，使翼面增大，有足夠的浮力和操縱性，所需的跑道可以更短，高速飛行時機翼向後收掠，縮小翼展翼面，減少空氣阻力，可是在實際上也有缺點，因構造複雜，重量增加；活動機翼下的懸掛點須有較複雜的機械裝置，使其掛承物（如炸彈、副油箱和無導向火箭發射筒等）在機翼搖擺時永遠和機體主軸保持平行；且造價昂貴，因為構造精密複雜，須應用大量高級鈦合金，故只有少數對短距離起降及低空低速性能要求甚殷的機種才採用。

中共於去年初，正式與英國勞斯萊斯廠簽訂了一項生產合約，價值達一億英鎊之巨，在西安設廠生產RB一六八型引擎，這種引擎近期內將正式生產，第一台製成品差不多要一九七九年才完成。

中共仿製RB一六八型引擎，用以裝上米格廿三作為動力，以作其八十年代的空軍主力，可是這種引擎早於廿多年前已開始設計研製，在性能上早已到達發展極限，在技術上也漸趨陳舊落伍，雖然目前尚能用於英製F四幽靈式戰機，但用於第三代，以作八〇年的主力，則已不夠水準，故英國發展其與德意合作的未來主力「旋風式」搖翼戰鬥機，亦已改用另一種更先進的勞斯萊斯RB一九九型引擎。

根據英國珍氏年鑑一九七七版資料，RB一六八引擎其淨推力及後燃推力僅達五千五百公斤及八千公斤而已。中共將原用七千五百公斤推力推動的米格廿三，改用五千五百公斤推力推動，小了四分一動力有多，就此而論，我們就可看出八〇年中共所出產的米格廿三有誇大之嫌。除非它取消搖翼設計，減低機身重量。

中共仿製米格廿三，必須要幾乎所有工藝知識和技術經驗的緊密配合（如空氣動力，熱力熱功，電子，冶金，彈性結構，加工處理等等），要比仿製米格廿一的第二代噴射戰機要求更嚴格，無論機體結構，機翼的製作，都需要更高的技術要求。而中共所仿造的米格廿三，除機身設計、引擎與米格廿一不同外，其餘如航空炮、導彈、雷達等電子儀器幾乎完全與米格廿一無異。可以明確的指出，這只是米格廿一的變體，比設計失敗的F九有較佳的空氣動力而已，如硬要擠身先進行例，則無法與其他歐美最新型戰機抗衡而一較長短。

中共更誇言該種戰機完成時定會造成蘇聯的重大威脅。

現代戰機除需具良好的動力質素，優越的推進引擎外，眞正重要的還是在電子設備方面，要具備良好的導航系統；火力系統方面，要能搜索空中目標，鑑別敵我，加以追蹤，協助機礮瞄準，飛彈導向，特別是要電子對抗措施，利用這種電子設備，務期能儘早有所警惕，其對敵地面雷達或敵機所射的搜索電波，高射炮之瞄準電波，飛彈的引導電波等能主動尋獲，經快速的分折後放出干擾電波或偽裝電波，擾亂敵方，進而利用對方的波源，追蹤、發射導彈將之摧毀。先進的電子科技，可使戰機成功地完成它的捍衛領土，取得戰場上的空中優勢和驅逐敵機的三重任務。形勢已經十分清楚，反應快，能夠自動取決回擊和防禦方法的電腦操縱電子戰爭系統的安設，是現代戰機的必要條件。

就以這種設備而言，中共出產的米格廿三就非常缺乏，根本無法與蘇聯的米格廿五，及正在試驗中具低空較米格廿三為佳的米格廿五，及正在試驗中具低空截擊能力的米格廿九呢？就地面攻擊而言，中共的這一種戰機，除非能有重大突破（包括電子儀器），能較F四為佳，否則，無法衝破蘇聯的薩姆六型防空飛彈及ZSU二三雷達控制高射炮所構成的基本防空網。以上兩種防空武器在「十月戰爭」中曾成功地打敗具有較優電子設備的美國F四戰機，對蘇共何威脅之有。

就以上述例證而言，中共的這種戰機，在電子儀器上也追不上在八〇年代便退居第二綫的中華民國F五E戰機。至於八〇年代可能成為國軍第一綫戰機的F十六或F十八L（目前正在討論與美國接洽中），則可以斷言，中共的戰機是無法超越。

所以這種經日本的共同社吹噓誇大的中共戰機，實際只能夠暫時取代米格廿一、十九作第一綫的戰鬥任務，以解決目前的落伍裝備，且中共能否仿製成功還是未知之數。

中共仿造的米格廿三

陳金耀

本月十四日日本共同社引述北平軍方消息時報導：「中共準備生產嶄新的戰鬥機，模型是仿造蘇聯的米格廿三，這種飛機已由埃及提供，編號F十二，將由經勞斯來斯引擎作爲動力。

「這種擬生產的F十二型機最高速度可達音速二至二點三倍，而且在起飛或降落時只需滑行六百公尺，預定在一九八〇年製造完成。」

中共在鄧小平上台高叫現代化，楊成武法國之行後，王震剛答覆英國高級代表團有意購買英國的獵犬式戰機之時不久，此一消息傳出確使人驚異。



有較佳設備的米格廿三S型

其實中共早在製造F九戰機之前已發現自製米格廿一存在着重大的缺點，必須發展另一種戰機取代已落伍的第一代戰機米格十九，在一九七〇年已開始製造一種類似米格廿三的戰機，不過中共在製造這種飛機時遭遇到重大困難，有兩架在試飛時墜毀，而這種中共稱之爲「殲十三」（殲？爲中共的自造飛機編號，米格十九爲殲七，致於F？則爲北約組織航空標準協調委員會所給予的代號，米格十九爲F六因由瀋陽飛機製造廠出產，故而稱爲瀋陽F六）式的新型戰機，在一定高空時尚能稱職，但再作爬升時，引擎則發生問題而失速下跌，當跌回一定高度時引擎又回復正常，因上述缺點及其他還未解決的問題而停止生產，改而發展由米格十九所改造的F九，約五十架，以作過渡時期的產物，目前亦已停止生產。

我們先看看該種由蘇聯設計製造的米格廿三及其數據資料。

根據英國航空月刊報導：一九六七年法國航空展覽會中蘇聯首次展示出其第三代的戰鬥機，這就是世界所注目由米高揚設計所製成的米格廿三型試驗原型。至今米格廿三已經出現了十年，亦幾經改良，且分別在蘇聯及東歐各國的第一綫戰機隊中服役，一九七一年首批的米格廿三被派服役於蘇聯的前綫空軍單位。一九七三年，東德的空軍單位中亦出現在服役中的米格廿三型搖翼戰機。至今年初，西方的觀察家估計各式的米格廿三型戰機的生產量已達一千架以上。其中在蘇聯空軍中服役的米格廿三約共八百五十架，而另外一百五十架相信已在埃及、叙利亞、伊拉克及其利比亞等中東國家前綫服役。

米格廿三型的機體結構是傳統的半硬完結構，鋼製機頭，引擎入口有活門控制空氣滲入量。

專供外銷用的有截擊品種MS型，戰鬥轟炸MB型。蘇聯政府的一貫政策是，凡是外銷品種其附有的設計必定是較舊式的。無論是引擎或導航系統都要比本身用的遜色，以上的兩個品種亦不例外，未有配備較新空中截擊雷達，只能配以供舊式米格廿一戰機的自旋掃瞄雷達。一切如多系統化導航雷達和雷射測距裝置，在出口品種中上都找不到，亦沒有電子干擾敵人偵察之裝備。戰機亦沒有特別改裝作發射空對地飛彈之裝配，只能裝上雙管的廿三

中共仿製有後段燃點器的RB-168型引

不平等條約而使中國得到獨立平等。

中國領土廣大，飽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自從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時，羅斯福總統帮助中國列為世界五強之一，因此民族主義在開羅會議得到實現的機會，先影响到亞洲各國的獨立，再影响到非洲的殖民地都得到獨立自主，這可以說國父的偉大政畧的成果。

其次，民權主義主張人民有權，政府有能，與歐美的民主制度畧有不同。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權，由人民選舉出來的國民大會行使之。政府有行政、立法、司法、攷試、監察五種權，稱為五權憲法，就是現在政府的組織。為什麼要用五權？因為中國過去重視有道德有能力的人來治理政事，所以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但是也不忽視法治，所以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國父的五權，兩個權是關於人的，兩個權是關於法的。攷試權是用攷試方法吸取最好的人到政府來做事，監察權是去除政府裏不好的人，兩權運用得宜，可達致人事上新陳代謝的功能，使政府永遠是「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立法與司法兩權是使所立的法能符合實情，能顧及人民的利益；使司法機關能切實執行法律，使人民得到公平與安居。有了好的人和好的法，然後行政院就可用人來行法，用法來管人。這種制度同歐美的三權分立不同，這是我們的民權主義獨特之處。

至於民生主義也有獨到的創見。國父既不贊成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一切經濟歸私人所有；也不贊成共產主義的全部利益均歸國家所有。他主張重要的有壟斷性的工業應當歸國家經營，其他輕重工業則鼓勵人民投資，而徵收累進所得稅。土地方面是主張平均地權，由人民自報地價，照價收稅，漲價歸公。這種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兩大政策，要比社會主義更進步，這種思想和方法，是合於中國固有的中庸之道，雙方並顧，公而平，人人享其利而各遂其生。現在政府在台灣基地，就是實行民生主義的政策，所以能造成安和樂利的社會，這是大家所了解的。

世界上三種主義文化

我常常說目前世界上主要文化，依其所奉行的主義而言，可分為三種，即資本主義的文化、共產主義的文化及三民主義的文化。三者不同之處究竟在何處？以本人居住資本主義的美國十九年，以及對共產黨鬥爭數十年之經驗所體認，以為資本主義是「重財而輕德」，目前此一文化正走向下坡，道德敗壞，宗教信仰動搖，一般人民受工商影响，一天到晚祗知謀利賺錢，青年犯罪與日俱增，為富不仁之弊，漸成實證。此種壞風氣漸漸影响到我國，値得警惕。共產主義則是「重物而輕人」，以唯物史觀衡量一切，把人亦看成物，當權者以人民為奴隸，高唱一切為人民，實則人民自由全失，生活乾枯，求生之味，道德更談不到了。

我們的三民主義則是「重人兼重德」，以上兩種主義之所輕者我重之，所重者我輕之，故一切以人為中心，以德為首要，所以重倫理，講道義，尙和諧，崇平等，期達人類優生、廣生、長生之效，以實現世界大同為目的，顯然是優於上述兩種主義。由此更可證明三民主義是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更可了解國父的救國大思想是十分正確，我們必須堅定信心，切實奉行，勿以一時的劣勢而有所懷疑。

三民主義一定戰勝共產主義

幾年前，我在美國，有人問我確信國父思想一定會戰勝毛澤東思想嗎？我當時回答：我認為一定的。因為國父思想是繼承中國傳統的思想，中國五千年來的一貫思想稱為道統，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一脉相承的，國父自己也承認繼承這個道統。毛澤東所採用的，完全是抄襲外國的東西，由俄國進口的馬列主義，是不合於中國國情的，怎麼能在中國生根呢？任何國家的立國之道，決不能完全採用他國的文化而能成功的。

而且國父的思想雖然繼承孔孟的道統，但是中國所缺乏的，仍然採納外國的長處而融會貫通。三民主義是順乎天，應乎人，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羣需要。他學貫中西，能把舊的理論變成新的方法去實行，把難懂的道理深入淺出的說明，讓人容易了解。國父的文化政策有兩句話：「將中國固有的道德智能從根救起，對西方的物質科學迎頭趕上。」這兩句話不但是國家的文化政策，也是每個國民應具備的基本態度，個人做人亦應如是，不如人的地方要向他人去學，比人家好的地方要帮助別人。

毛澤東只是完全抄襲人家行不通的馬列主義，馬克思是德國人，列寧是俄國人，馬列主義在蘇聯尙且為人民所痛恨，所反抗，怎麼可以在中國行得通呢？中國自己有崇高悠遠的文化背景，有道統思想的淵源，怎麼可以全都不用而拿外國的東西以武力強迫人民接受呢？所以我常說中國傳統思想是毛澤東的大敵，他們自佔據大陸以來，三反五反，無非要毀滅中國傳統思想，可是三十年來，這些暴政只是自促滅亡而已。所以，他一定會失敗的，他只靠黨的組織和特務的力量，使得獨裁暴政可以苟延殘喘，「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國父思想完全是領導人民向前走，毛澤東思想完全是強迫大民往後退，由這一點，也可以斷定三民主義一定最後勝利的。因為今天的世界有三個潮流是不能抵抗的：（一）所有的民族都要平等自由，不能自由是違反世界潮流，壓力大反抗更大。（二）民主的思想擴展，教育一定會發達，人民的智識日趨平等，若在政治上得不到平等，一定會反抗。（三）人民要求在經濟上的平等，不得平等，貧富懸殊，是大多數人民利益不調和，會阻碍進步的。毛澤東思想都違反三種潮流，企圖以武力強迫人民屈服，勢必失敗，而國父思想完全適應此三種潮流，而我們今日所致力的政治、經濟方畧，都是成功的。所以三民主義一定會戰勝共產主義。國父以思想領導，產生舉國一致的信仰，更進而發生偉大的力量，此一力量，即所以救國救世界，以往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亦是如此，應無疑義也。

孫中山思想一定戰勝毛澤東思想

陳立夫

國父思想是繼承中國傳統的思想，即是中國五千年來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一脈相承的道統；毛澤東思想是抄襲外國的東西，由俄國進口的馬列主義，是不合於中國國情，怎能在中國生根？任何國家立國之道，決不能採取他國的文化而能成功。

國父說：「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又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適乎人羣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所決志以行之者，則未有不成者也」；又說：「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臨終時又說：「和平、奮鬥、救中國」，由此而知國父如何以思想領導，以救國家，試述之如次：



孫中山先生

國父革命歷盡艱辛

實行三民主義，復興民族文化是我們目前團結奮鬥的目標，我們要完成復國建國的大業，恐怕還要經過漫長而艱險的歷程，必須堅定信心，惟有信奉國父的遺教和蔣總統的遺訓，纔是獲得最後勝利的唯一方法。

關於國父救國的大政方針，包羅萬象，本文祇能擇要述說。中國的革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滿淸時代，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侵畧中國，都強迫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各國在中國都有租界、屬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同其他的殖民地完全不同。像印度，唯一的對象是英國，印度只要對付英國即可。像安南，只要對付法國就可以了。韓國，只要對付日本就可以了。中國則受各國的聯合壓迫，要分別對付所有帝國主義才能革命成功。我們要革命成功，比之別國不知要艱難多少倍，他們都要把中國瓜分。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下，國父竟率先起義，倡導革命，這種大無畏的精神，眞正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而且他的革命，完全是由思想來領導全民，沒有什麼憑藉，全靠那偉大的思想做指針，以一顆至誠的愛國心，來喚起全民的愛國共鳴，經過九次革命的失效，仍然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慷慨犧牲，若不是為了救國，怎能如此？這一個救國思想產生了信仰，信仰產生了力量，才把中國從腐敗的滿淸政府及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救出來，不知歷盡多少艱辛，大家讀過中國革命史的，一定都已知道，我們今日試加以回想、研究，對於國父這種偉大的氣魄，不能不肅然起敬。

孫中山思想的獨到創見

三民主義是把當時世界上所有好的主義都集合在一起，不好的部份去掉，好的部份採納，實在是最新最好的主義。民族主義是以民族平等為出發點，具有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仁」的精神，也就是中國所謂天下的「平」的精神，沒有國家大小強弱的分別，這是中國固有的「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國父引用之成為民族的基本精神。今日的新興國家，都是從開羅會議的結果所產生。開羅會議時，蔣總統提出我們的民族思想，希望帝國主義的亞洲殖民地都能解放，所以，韓國獨立了，安南、印度、緬甸等都獨立了。最重要的是取消了



圖爲四人帮時期所刊登的化肥廠五年中產量翻了番。現在被指爲說假話，製造假典型。

這篇文章又說：「一種情況是，爲了騙取榮譽，保住地位，贏得領導的好感，不惜弄虛作假，吹牛撒謊，隱瞞不利於自己的情況。」然後又提出警告：「這些人說假話，害了人，也害了自己。因爲假話是不能維持長久的，靠說假話得來的名譽、地位是保不住的，如果不徹底改正這錯誤，終究是會跌大跟斗的。」此語有可能影射華國鋒作用。此外，該文又抨擊「喜歡說空話，唱高調」的人，並指出：「凡此種種，都說明『四人帮』說假話的帮風，對我們黨的危害極大，流毒很深。……正是由於那種言行不一，表裏不一，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的壞作風，特別有害於我們的事業。」文章中在結語中引述鄧小平提出「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的要求，聲稱「要堅決反對別人說假話，爲在政治上，思想上純潔我們黨而鬥爭」。

華鄧兩派互揭瘡疤

上面引述的幾篇文章，歸納起來，可以看出其攻擊目標主要是爲求取或保持個人政治地位而弄虛作假的共幹，特別是高級幹部，這些人包括過去投靠四人帮的人，以及投機分子，特別是過去曾與四人帮合作而企圖隱瞞此種關係的「文革」餘孽。

由此可見，鄧小平一系「文革」受害者，不但要清除「文革」流毒，徹底查出及清算四人帮黨羽，而且還要對「文革」受益者及「文革」期中未受整肅的共幹，進行個別審查，要他們「徹底交代」，否則就「決沒有好下場」。這些人在高層中包括汪東興、陳錫聯、吳德、李德生等，華國鋒和紀登奎也可歸入這類。他們可能隱瞞過去與四人帮的關係，繼續弄虛作假，以圖蒙混過關。當然，未受整肅者有不少人曾力抗四人帮，飽受壓力倖而不倒，例如李先念、余秋里、許世友、韋國清等。這些人似爲鄧小平信任，獲得重用。而汪東興、陳錫聯和吳德等則成爲鄧派攻擊的對象。

日前北平「北京大學」一再出現大字報，攻擊陳錫聯和吳德。陳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吳則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分別領導北平地方軍政機構。他們是去年四月鎮壓天安門暴動的兇手，是鄧小平一系的眼中釘。陳吳二人近日一再受到大字報攻擊，顯示鄧派要奪其權位，以鞏固鄧小平一系在北平地區的控制權。

據中共「人大常委副委員長」譚震林四月三十日接見日本地方議員代表團時透露，汪東興是中共黨內組織與宣傳的主管。而近日却出現猛轟組織與宣傳部門的文章，汪東興顯然首當其衝。他僅憑拘捕四人帮而位列中共副主席，正如華國鋒，是資歷不足，名實不符的。目前他似正成爲黨務總管，是華國鋒主要助手。位高勢危。何況他過去又是毛江宮廷特務頭子，曾替毛江監視和拘捕爲其整肅的高級共幹，怨毒至深，鄧小平一系當不會放過他。

上述文章攻擊「善於投機鑽營，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似包括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等人。而所謂「弄虛作假，吹牛撒謊，誇大渲染，任意拔高」，則可能影射近一年來對華國鋒所作的誇大宣傳。近日許多中共文章提到鄧小平於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共黨政事務，似有揚鄧抑華的作用。鄧小平正集中打擊華國鋒周圍的支持者，以孤立華國鋒。中共內部鬥爭正逐步深入發展，目前所看到的只不過是另一回合鬥爭的開始。

中共宣傳・眞假難分
吹牛說謊・歪曲事實
假作眞時眞亦假

梁景松

最近中共的宣傳機構大做文章，反對說假話，討伐「帮八股」，鼓吹講眞話，做老實人，辦老實事。中共不惜公然暴露其造謠說謊的眞相，自我醜詆，並非表示其已大徹大悟，改邪歸正；亦非純然爲了清算「四人帮」而揭其醜底。此舉主要爲了深入推展當前的政治鬥爭，含有現實政治意義。

弄虛作假・歪曲事實

中共「人民日報」於十月八日刊登「上海第五鋼錢廠」部分工人的「來信」，揭露這家中共黨報近年來造謠作僞的事實。這封信指出：一九七五年八月該報報導「上鋼五廠」生產上升，認爲那是「學理論，抓路綫」使工人政治覺悟提高的結果。但「實際情況」却是「上鋼五廠產量從一九七四年以後是一直下降，一年不如一年」。這封「來信」又說，去年該廠勞動生產率下降百分之十六，全廠產量下降百分之四十點二，上交利潤減少百分之二十八點七，而去年該報却報導「上鋼五廠」的產量隨着批判右傾「唯生產力論」而上升。中共當權派自然將歪曲事實的責任歸咎四人帮。「人民日報」並就該「來信」發表編者按語，自承該報在四人帮控制期間，「搞了許多虛假的報導」，以配合其「篡黨奪權」。

「人民日報」的自供，足以反映中共的新聞報導完全是爲政治服務，而非報導事實，其新聞報導全是政治宣傳，弄虛作假，歪曲事實。這是中共宣傳破產的自我暴露。過去中共宣傳不斷鼓吹政治運動促進生產，現在却把謊言戳穿。

十月十六日，中共軍方喉舌「解放軍報」發表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爲「討伐帮八股」，光明日報」於次日以首頁地位轉載。該文列舉「帮八股」的八大罪狀，予以聲討。八點罪狀是：造假、空喊、不講理、絕對化、影射攻擊、千篇一抄、強姦民意、誘以名利。所謂造假，即「說假，造假事，典型搞假的，歷史事實搞假的，照片也搞假的」。說謊造假固不必說，連歷史事實和照片也是隨意揑造，可見中共的宣傳絕不可信。

中共軍方發表這篇文章，據說是爲了「說明徹底肅清『四人帮』的流毒影響是何等的必要」。該文稱，要掃除帮八股，就是「恢復和發揚我黨我軍實事求是、羣衆路綫等優良傳統作風，切實按照唯物辯證法辦事」。所謂「恢復和發揚」傳統作風，是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大」致閉幕詞時特別加以強調的；按照辯證法辦事，根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一篇講話，也是「鄧小平講的」。毛澤東在講話中要求「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解放軍報」的文章，是中共全黨響應鄧小平的號召，聽從他的主張，用他提倡的一套辦法來肅清四人帮的影響。

製假典型・編假歷史

兩日後，「解放軍報」旋於十月十八日發表另一篇「編者述評」，集中攻擊「四人帮帮八股的一個罪狀」——造假。造假則包括「說假話，造假事，搞假報導，炮製假典型，兜售假經驗，編造假歷史……」復稱：「帮八股的陰魂不散，流毒很深。別的且不講，搞弄虛作假的報導，就沒有杜絕。」上文清楚表示，弄虛作假並非僅限於四人帮，今日仍有共幹承襲四人帮的衣鉢，繼續作僞。而這些人也就是鄧小平一系要整肅的目標。

上述文章具體透露了「無中生有」的失實報導。文中指出，一個「草木皆無」的荒島，經過文字加工，却成了「樹木參天，綠草成茵」的綠洲。大晴天寫成「飄着鵝毛大雪」。又如報導「黨委連夜開會「討論文件的消息也是假造的，實則根本並未開會，其中「發言」的「一位黨委委員根本就沒在家」。此外，還有種種「誇大渲染，任意拔高」的報導，極盡弄虛作假的能事。

吹牛說謊・栽贓誣陷

這兩篇「解放軍報」的文章，代表中共軍方發言，猶如共軍打出兩拳，擊向中共黨內和軍中的四人帮黨和「文革」餘孽。這次出擊是韋國清接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後發出的，顯示鄧小平要借助軍方之力推動整肅運動，將矛頭指向四人帮的追隨者和合作者。

更爲露骨的，是「人民日報」十月十六日發表的一篇文章。該文題爲「反對說假話」，明顯指向曾經追隨四人帮與其合作的共幹，施行重點攻擊。該文指「黨內有那麼一些人，受了『四人帮』的壞影響……滋長了說假話的惡劣作風」。他們「爲了博得四人帮的歡心，爲了往高處爬，吹牛撒謊，栽贓誣陷，什麼假話都敢說，什麼壞事都敢幹。這些人喜於投機鑽營看風駛舵，東風來就是東風派，西風來了又是西風派。他們看到了『四人帮』得勢於一時，就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在『四人帮』身上，一頭栽進了『四人帮』的懷抱。」文章指這些人已「完全墮落成資產階級政客，那裏還有一絲一毫共產黨員的氣味？」旋即提出嚴厲警告：「他們如果不痛改前非，不徹底交代自己的問題，而是繼續向黨說假話，是決沒有好下場的。」



楊成武

可見，目前共軍中，正是「一、二、三、四」野系都想力求恢復舊日的勢力的時候，只不過二、三野佔據天時、地利，掌權的人數比較多一些罷了。正由於二、三野這種極力擴張勢力的作風，業已引起其他軍系的不滿，一如「文革」以後，「四野」幹部佔據要津，引起一、二、三野各系軍幹不滿的情況完全相同。

鄧小平是搞小組織的能手，在江西割據時期就已經是替毛搞小組織的代表人物，竊據大陸以後，又一面倒與劉少奇合在一起，被毛指稱為「劉、鄧派」；第一次復出後，再與周恩來合夥，對毛陽奉陰違，並且大批「解放」在「文革」中被鬥垮的「二野」系幹部，形成了今日共軍中的當權派。

矮鄧是善攪小圈子的反覆無常小人

鄧個性極為強硬，同時又是一個反覆無常的小人；當毛在發起「反右傾翻案風」的時候，曾透露鄧在未復出之前向毛保證「永不翻案」。可是當他一旦大權在握的時候，馬上就「抓領導班子」、「組織還鄉團」，大做其翻案文章，而且狂妄的提出所謂「以整頓為綱」的口號，聲言「黨要整頓、軍要整頓」一九七五年鄧對「總參」直屬機關幹部說：「總參要整頓……從扣好風紀扣開始……」。

同年夏天又說：「軍隊建設要以整頓、準備打仗為綱」，並且那時對共軍「軍分區」一級單位的「領導班子」，業已進行無情的「整頓」，有好多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共幹，都遭到鄧的整肅。

鄧在共軍佔據大陸以後，即對於毛的一切措施均感不滿，因此才與劉少奇結盟，在黨、政措施上進行反毛的部署，對毛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更無好感，所以極力的想要否定「文革」。

對於毛所定的「軍事路綫」，也是抱着同一的態度，他反對毛的「十大軍事原則」，反對毛的「革命化」，反對毛的「政治建軍」。

一九七五年鄧在「中央軍委」辦公廳講話：「部隊抓政治學習行之已久，有紅軍就有抓政治這一條。其實軍隊是政治的產物，這道理誰不清楚，還大喊大叫幹甚麼？」

同年在接見第廿六軍「學習班領導小組」講話時說：「軍隊就是軍隊，打起仗來會喊口號、表決心，拚不起刺刀，小腹開花照樣死，這叫光榮？這叫不值得。我們要養背槍的兵不是背書的兵，林彪那套政治沖擊軍事，就是讓戰士背政治名詞，打仗當豆腐兵」。

由此可見，鄧小平對毛的「軍事思想」反抗得非常的劇烈，可是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卻正在極力肯定毛所製定的「黨的基本路綫」和「軍事路綫」。

這樣一個肯定，一個反對，不但將促使共黨、共軍內部鬥爭的白熱化，而且使一般中級以下的軍幹，無所適從，形成一個左右為難、進退失據的混亂局面。

調離楊成武拔除眼中刺

在目前的二級頭頭中間，鄧小平最忌的是楊成武，因為楊成武較其他軍事頭頭有材幹，而且現任第一副總參謀長，鄧小平雖是「總參謀長」，自不能長期處理「總參謀長」的事，大權便要落於楊成武之手，鄧小平又如何甘心，最近把楊勇內調為「副總參謀長」就有意以楊勇代理，但楊成武不去，楊勇仍然抓不到大權。

鄧小平最恨楊成武的一件事，是楊成武在文革開始，率領共軍三十八軍首先進入北平，控制全局，將劉、鄧、彭都變成了階下囚，全被鬥垮，這筆賬鄧矮子自然忘不了，更不願將楊成武擺在身邊，所以楊成武之被任為「福州軍區司令員」是道地的下放，受排斥，不久一定還有其他不屬於矮子山頭的軍事頭目下放，但此舉也只能增加各山頭之間的鬥爭，造成更大的裂痕。

楊勇取代楊成武
有仇不報非矮鄧
楊成武外放福州

岳騫

✲✲✲✲✲✲

共帮最近透露楊成武已出任「福州軍區司令員」，接替「因公殉職」的皮定均，此事在海外未引起注意，有的報刊畧加評論，也只說共帮注意福建海防，實則情形並非如此簡單，此是鄧小平排斥異己的一套手法，楊成武實在是被下放去了福州。

✲✲✲✲✲✲

鄧小平現任共軍「總參謀長」，但鄧小平在共軍中只代表一個山頭，一個力量最小的山頭。

鄧小平與二、三野淵源

從江西到延安，鄧小平與軍方並無淵源，到了抗戰開始，共軍投誠，將原紅四方面軍一部份編爲一二九師，由劉伯承任師長，張浩（林彪族兄眞名林毓英，張浩乃化名）任政治部主任，張病死由鄧小平繼任，以後升爲政委，是爲鄧小平打入共軍之始。當時一二九師團長以上軍官名單如下：

師長劉伯承（現爲共帮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副師長徐向前（現爲共帮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政治部主任張（張死後由鄧小平接任），參謀長李達（現爲共帮總參謀部副參謀長）。

第三八五旅

旅長王維舟、副旅長王宏坤、政治部主任謝富治（曾任「公安部部長」，已死亡）、參謀長陳伯鈞。

七六九團團長陳錫聯（現爲共帮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軍區司令員）。

七七〇團團長張才千（共軍副總參謀長）。

第三八六旅

旅長陳賡（已死亡）、副旅長韓東山、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參謀長周希漢

七七一團團長徐深吉。

七七二團團長葉成煥。

其後，由一二九師演變爲共帮的「第二野戰軍」，鄧小平任二野政治委員，徐蚌會戰時鄧任前敵委員會書記，指揮二野三野與國軍作戰。目前在共軍中握有實力的軍頭如陳錫聯、李德生、曾紹山、劉志堅、秦基偉、陳先瑞、陳再道、吳忠、馬寧（近已遭整肅）、李成芳等，都是鄧小平在「二野」時期的親信舊部。更由於一二九師的前身是由「紅四方面軍」所改編而成，所以鄧小平與許世友等原「紅四方面軍」（許後來編入三野）的老幹部也拉上了關係。

一、四野勢力仍强大

鄧小平雖是「二野」系的頭頭，與「三野」也多少有些關係，但與「一野」、「四野」則毫無淵源，尤其是「四野」，可以說是生死的勁敵。雖然在毛死之前，共軍各系支持鄧小平與「四人帮」鬥爭有過一段短短的結合，依共軍的術語來說，那是「統一戰綫」的作用，等到「四人帮」一旦倒台，共同的目標消失，這種「統一戰綫」也就無形瓦解，必須根據目前的鬥爭情勢而重新組合。儘管目前在黨、政、軍中有大批的老幹部重新掌權，而且出身於二、三野的佔多數，但是「四野」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視。雖然「南京軍區」的丁盛被整，而由許世友的舊部聶鳳智取代，但「四野」仍有「成都軍區」的吳克華、「濟南軍區」的曾思玉，「蘭州軍區」的韓先楚。還有屬於毛三灣子弟的「武漢軍區」楊得志，都是林彪任一一五師師長的團長。總參謀部的第一副總參謀長楊成武，也是一一五師的獨立團團長，把這些人加在一起，也不見得就比以許世友爲首的所謂「南方集團」遜色。此外，在「四人帮」垮台之後，共帮爲賀龍、陳毅恢復名譽，但也有人提出要求彭德懷重回「國防部」的說法。因此

沒有把握把地下鐵路趕在八〇年建成，經濟上的災難也將無法避免了。

爲什麼夏鼎基說地下鐵不能在一九八〇年完成通車，就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經濟困難」？這是計劃，地下鐵路的興建我們局外人難以了解的。那麼說，地下鐵路的興建計劃，等於是一場賭博。拿香港命運作賭注，有此必要嗎？這也不是我們局外人所能解答的問題。也許，香港的地下鐵路除了城市發展的需要外，還有其他原因，不爲我們所了解的也說不定。

偶然跑到尖沙咀，看到「滿目瘡痍」的情景，老萬覺得，如果地下鐵路的工程不趕快完成，這裏的商店非完蛋不可。對他們來說，確是史無前例的「災難」。修路十天半月，也往往給他們帶來重大損失；地下鐵的影响是論年、論月的，雖說可以獲得「賠償」，但以他們報稅的營業額爲根據，則他們所獲的賠償，絕不足以補償實際損失，這眞是啞子吃蓮，有苦自己知了。

地下鐵的利與害

香港應否興建地下鐵路，曾引起一番爭論。這個計劃拖延很久才告實現。到如今，香港地皮已弄到百孔千瘡，應不應該興建，再無爭辯餘地。爲眾所關心的，是地下鐵路的興建，應給市民多帶來利；把害減到最少。

什麼是利？要使地下火車眞能減輕地面交通負担，消解了擠塞情況。更重要的是由於這集體運輸工具能盡量發揮效能，使交通費用減到最低。能達到這幾點，地下鐵路是成功的，值得擁護的。如果一如傳說，將來地下火車收費奇昂，其他交通工具又須向地下火車看齊，當然不是市民之利了。

至於害的方面，目前在許多地方都可見到，除交通受影响，有些地區簡直陷於半癱瘓狀態，更可怕是日挖夜挖，地面一些建築物地基挖通，大厦竟變危樓，雖然急忙「灌漿」，可是是否能使大厦轉危爲安？天曉得。

有些建築物因地鐵工程而出現裂痕，由於「地下鐵若不能於八〇年完成通車，便會給香港帶來經濟大災難」，驗樓的人當然極力避免節外生枝，一於話「唔緊要」，避免爭情擴大。至於將來會不會出事，那是後話。

許多人認爲：地下鐵路對於市區廣闊的城市作用大，香港這彈丸之地，却不適宜。香港九龍間的交通，有了海底隧道已方便得多，如多建一兩條，貫通於不同的區域，根本就不需要什麼地下火車。

至於港九市區與衛星城市間，由於高架道路發展迅速，目前到新界地區的道路與以前已完全改觀，既有火車，復有大小巴，如果人們不多用私家車，路面擠塞大可避免。

在交通不擠塞的時間，由北角開車，通過海底隧道，再通過獅子山隧道，到達沙田，普通速度行車，二十分鐘左右便到達，即使有地下火車，也沒那麼快捷省時。目前從香港到九龍有隧巴；從九龍到新界又有火車、大巴、小巴，方便得很。造成擠塞的主要原因，除興建地下鐵工程外，便是掘不完、修不完的路。擠塞半年的英皇道，電車軌剛鋪好，電燈公司又把馬路掘得成爲「斷檠禾虫」，小巴轉入電器道、渣華街，又形成惡性擠塞。大巴不能改道，一堆堆塞在英皇道。

如果馬路不是長期掘爛，交通在正常情形下，應可暢通無阻，需要掘地的電燈、煤氣、水務局、電車公司互不合作，你掘完我掘，永遠不肯一齊攪，地面交通，有什麼辦法不亂籠？

到底爲誰而建設？

地下鐵路的口號是「爲你而建設」，就是說，地下鐵路的興建，是爲了大眾的利益。當然，將來香港有了地下火車，肯定交通情況比現在好，問題在地下鐵的建設，使許多商民忍受長期痛苦是否值得，何況還要因此而冒經濟上巨大災難危險？

香港路少，人多、車多是事實，但在高架路網完成後，各有關方面的「掘路」又盡量減少的話，香港交通原不致出現嚴重困難，因此，政府「爲你而建設」的一番好意，有人認爲並非當務之急。

要整頓香港交通，目前在不斷發展中的高架路應是主流，目前九龍區到新界的許多新路已完成，暢通無阻，只要九巴能多派車輛行走，「爲你而建設」的地下鐵暫時可有可無；同時，紅磡車站完成後，九龍與新界間的火車交通大爲改進，在假日郊遊方面，成爲交通工具的主力。

九巴車輛之不足，常爲市民所抱怨，大巴的專利權如果開放，讓其他財團另立門戶，或效法台北公共車的「聯營」方式，多了容量特大的巴士，地下鐵集體運輸的作用就更微不足道了。

地下鐵路的興建，市民只不過遭受諸多「不便」，但許多有關部門爲此憂心忡忡，誠如財政司夏鼎基所說，如果地下鐵路不能在八〇年完成通車，香港的經濟，將不堪設想。能否如期達成任務，完成通車，難有十足把握。原期「造福市民」的事，可能成爲市民的「災難」，當政者怎能不引起憂慮呢？

世界上許多大都市受到交通問題困擾，比香港更急切需要地下鐵路，但並不是每個城市都適宜興建地下鐵。

台北交通混亂，甚於香港，因此不少人曾提出過台北建地下鐵路。以台灣的經濟能力當沒有問題，比地下鐵工程浩大的十大建設，都一一接近完成了，要建設地下鐵，應沒多大困難，不必和「經濟上的大災難」來賭博。但直到目前，台北還沒有興建地下鐵路的計劃，是因爲研究結果，認爲台北不適宜建地下鐵，台北常遭水淹，上次雨災，不少下層道路淹得無法通車，如建了地下鐵路，雨水天裏很可能都浸了水，就反而帶來困難。

有人主張用架空火車，這意見被考慮中。架空火車對馬路寬敞的台北來說，確較爲適宜。

香港也有人主張建吊車，不過，香港建築物高的多，道路太窄，除了幾條主幹大道外，根本無可能使用吊車，應不在考慮之列。

地下鐵路如不能在八〇年完成通車
將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經濟困難

上面的「警告」，是財政司夏鼎基通過「最高當局」向港府各單位主管發出的。他提醒各機關首長，一切必須向地下鐵讓路。因此，爲了地下鐵路的「趕工」，雖鬧出過許多意外事情，却都「不了了之」，地下鐵路不必負任何責任，原因在此。香港政府以香港經濟命脈作賭注，冒經濟大災難的危險，值得嗎？

梁人傑

地下鐵為你而建設？

香港興建地下鐵路，雖說給香港帶來「美好的遠景」，可是也聽到市民「怨聲載道」。有目共睹的是尖沙咀區和中環因興建地下鐵路而弄到變換狀態，在受影響區域內，商業一落千丈，大受打擊，許多商人皺着眉頭說：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擁護地下鐵的人，認爲它可以帶給香港「安定感」，表示在可預見的將來，香港不會受到政局影響，今後十年廿年內可以安居樂業。因爲，如果香港政府看不透前景，不會作這麼巨大投資。

由於地下鐵的興建，可預見香港在今後若干年內，將必繼續繁榮。

不過，有人在替地下鐵路憂慮，花這麼多錢把地下鐵路建好，收費肯定比地面交通工具高，在地面交通還可暢通無阻的情況下，除貪新鮮的「好奇」搭客外，人們會寧願只花一塊錢搭隧道巴士，從荔枝角坐到筲箕灣，在世界水準來說，的確十分便宜。在倫敦坐地下火車，一英鎊跑不到一半路程，將來香港的地下鐵如果向倫敦看齊，鬼搭！

地下鐵和海底隧道不同，海底隧道通車後，和過去在渡海輪碼頭排隊的情況大有不同。現在，開車的人已沒有香港九龍之分。海底隧道對港九交通的貢獻極大，抵佢賺大錢。一塊錢搭隧巴，巴士公司獲其利，搭客可起條數，也比搭輪節省，所以隧巴架架爆棚，正是皆大歡喜。將來如果地下火車收費高過隧巴，生意也不會樂觀。

據小道新聞：爲了遷就地下火車未來的收費，在地下鐵路完成前，各種交通工具的收費將普遍「調整」，調整到和地下火車收費差不多，這樣才會有人肯搭地下火車，巨大的投資才不會血本無歸。

如果這一「內幕」消息可靠的話，則地下鐵路給香港居民帶來的並不是福。香港政府一直以祖家的交通收費來衡量香港，認爲香港一切應跟隨祖家。那麼，繁榮樂利的香港有一天會變成捉襟見肘的英國一樣，窮相畢露。

地下鐵路的建設肯定對香港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任何建設都會使香港有更大發展。不過像地下鐵路這種長期性的建設，不可以太過急功近利，希望五年十年便把成本收回，這是沒有可能的。

如果將來地下火車的收費與倫敦看齊，其他交通工具又相應提高，則地下鐵路之興建，就眞如一般市民說的「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徒然增加市民交通費的負擔了。

災難性的經濟困難

地下鐵路興建以來，發生過很多新聞，諸如工地的意外；地基發生問題，影響地面建築物；有些房屋的窗戶震碎了，窗門玻璃墮下傷人等等，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打發過去；更有使立法局議員們吹鬚碌眼者，地下鐵路一切事情，都自把自爲，不容立法局置喙，他們感覺得地下鐵大晒。

爲什麼地下鐵大晒？老萬從政府高層人士方面聽到一項未爲報紙公開的消息，財政司夏鼎基通過港督，告知本港所有機關單位，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地下鐵路的工程進行，地下鐵路必須一九八〇年完成通車，如果工程不能如期完成，將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經濟困難」。也即是說，如果地下鐵路八〇年不能完成通車，香港經濟將會破產，完蛋了。

只這一點，已可說明地下鐵大晒的原因。香港爲了興建地下鐵路，的確付出空前代價，用錢有如倒水一樣，固不待言；一切爲了工程，不受任何約束，也確是史無前例。

據參與工程人員說，香港地下鐵路要在這麼短促的時間中「趕工」完成，在世界上也是史無前例。遠東城市中，如南韓漢城、日本的扎幌，是花上雙倍時間去建築他們的地下鐵路。

不過，地下鐵工程的效率非常高，可謂不惜工本，一經發覺工作人員未能達到預期進度，立即加以檢討，如認爲工作者能力有問題，不論地位高低，立予撤換，不計較補薪的損失。若不如此，恐怕



中共頭頭的「大換班」

最近，中共高級領導幹部調動幅度極大。其中一個特別突出的特點，就是垮台或降級的多數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遭過甚麼風險，甚至還出過風頭。在文革中能夠出風頭，盡人皆知那他不是與毛林有關就是在政治上和江青有一手。而最近升官走紅的則清一色是進過牛棚的黑幫份子。這是「換班」，也是「調莊」。

十天前浙江電台在播音中透露：「新華社」浙江分社社長詹曼於十月末在北平死亡，十一月十日在北平郊區的八寶山所謂「革命公墓」禮堂為他舉行追悼會。消息透露：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既送了花圈，也參加追悼會。十一月十七日香港不少報紙引用外國通訊社電訊報導了此項消息，在消息中引用外國通訊社記者的觀點，都說張平化與華國鋒關係密切，甚至有的報紙在標題上就說他是華的「親密戰友」。實際上這是從表面上看問題，骨子裏並不是那麼一件事。張平化文革前爲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文革開始後曾跟他的頂頭上司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進「京」當了幾天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不久陶垮台他也跟着受了整肅。

張平化失勢後，湖南省委第二書記王延春替他擋了災，揪鬥遊街，並成了劉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雖然張平化未被押回長沙批判鬥爭，但他一樣是「走資派」，被關進了牛棚，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山西省委成立前夕，他才「解放」担任山西省委的一名書記。一九七三年四月調回湖南當書記，當時，因華國鋒是老毛的「心肝肉兒式」的親信幹部，已調往北平工作，在那個階段，在中共中央眞正掌權的是周恩來，相信張平化二度回湖南是周的主意，主要是因他對湖南是熟手。

再說，華國鋒是支持「造反」的所謂「革命領導幹部」，而張平化是紅衛兵和其他「造反組織」的「革命對象」的「走資派」。二人立場完全不同。

近年張平化在湖南當第二書記，如果他和華某真的是「親密戰友」，那必與北平吳德、上海馬天水、遼寧楊春甫和河南耿起昌等人一樣，不是受到大字報攻擊就是被指爲「四人幫」的親信或黑幹將，就是未遭整肅，也混不下去了。是的，華國鋒今天是中共中央主席，但又有誰不知道他是在老毛死後才「起義」而出賣了江青一伙才貪緣時會而上台的呢！事實證明：張平化當中宣部長在表面上好像是華的「勝利」，得實惠的却是矮鄧那一派。

還有，共軍資深名排前列的「副總參謀長」楊成武最近調任福州部隊（又稱「福建前綫部隊」）司令員，有人直覺地認爲：那是中共爲了加強對「福建前綫」的領導，才調楊前往任司令員的。結果又是與事實不符。福州部隊前司令員皮定均於去年七月七日不明不白地「殉」了「職」，迄今已十六個月，司令員一職一直空着，早也不「加強」，晚也不「加強」，偏偏在鄧小平官復原職重掌大權，和羅瑞卿担任「中央軍委負責人」後才調楊前往福州「加強」對福州部隊的「領導」呢？實際這是羅瑞卿作的手腳，對楊成武報一箭之仇。

楊成武和羅瑞卿二人的仇恨迄今已整整十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北平人民日報上發表楊成武的文章：「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徹底、清算羅瑞卿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文章中說羅是「陰謀家、野心家」，是中共黨內的劉少奇的「代理人」。楊文發表當時，羅瑞卿已經垮台年半有多，兩人本同屬以聶榮臻爲頭頭的共軍「華北」系統，照理說楊不該投井落石，想置羅某於死地，難怪大特務頭子羅瑞卿二度「翻身」成爲中央軍委重要領導人後，忙不迭地先向楊成武開炮。

今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喉舌的「人民日報」發表羅瑞卿文章：「長征路上一場嚴重的路綫鬥爭」。文章說：在文革期間，「林彪及其死黨陳伯達，與四人幫勾結起來」，曾「鼓吹」甚麼「天才論」、「大樹特樹」、「最高最活」、「頂峯」等等，「爲他們篡黨奪權製造反革命輿論」。羅某文中所說的「大樹特樹」倒不是林彪說的，那是楊成武的話，如若不信，可以前文爲證。

從楊成武外放福州這件事看，鄧派正在繼續通過甚麼「清查」和「一批、二打」等活動，徹底肅清文革派的嘍囉，另一方面則對毛江親信和與毛江集團有勾結份子採取有計劃的行動，一個一個地幹掉他們。成都劉興元，河南耿起昌先後垮台，接着而來的必是更多，地位也較高；如北平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瀋陽李德生、曾紹山等人不會太久必定遭殃。還有一點，那就是整肅一個補一個，補的當然是矮子派的人。

最後倒霉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死的，一個是活的。死的是老毛被鞭屍，活的是華國鋒。被趕下台今天的華某在北平的處境形成了一種「單打一」的局面：第一，他已被架空，成了孤家寡人；第二，靠八十高齡的葉劍英一人支持，這不是「單打一」嗎？在這樣情形下，這個「負心的人」還能混得下去嗎？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 NO:526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26

中共頭頭的「大換班」

楊成武外放福州

中共宣傳「假作眞時眞亦假」

孫中山思想一定戰勝毛澤東思想

中共仿造的米格廿三

日本暴發戶的誇富宴「滿漢全席」

陳再道「百萬雄師」血濺洪山

「花花公子」王國日趨式微



「四人帮打入天牢，毛頭像擺在牆脚！」

嚴以敬作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傷故人空門遺跡 [illegible]

[illegible]

同韻：

[illegible]

明儒許國佐墓圖

[illegible]

註：公著百洲堂集，首篇蜀絃曲，與唐寅張志和別異風格，談潮州文

[illegible]

宇宙詩壇八週年

[illegible]

少年遊 [illegible]之二

[illegible]

臨江仙

[illegible]

三千，一髮青山眉黛淺，瀟湘渺邈情

[illegible]

喜訊

[illegible]

臨風每切停雲望。午夜猶興落月思。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歷險遙來意若何。應嫌獨自聽韶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昔年曾賞連枝秀。今夏蕃開並蒂花。
最愛家風蘭苑茂。幽香伴我去烟霞。

前題

[illegible]

喜訊

[illegible]

聞。

前題

[illegible]

喜訊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又見神[illegible]。[illegible]
義聲響破西天夢。怒火光開北地昏。

[illegible]

前人

前題

一朝囊得滿青蚨。鎮日沉沉醉玉壺。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華鄧趕狗入窮巷 四人帮徒困獸鬥

中共「人民日報」的「通訊員」、「記者」和「新華社」的「記者」在二日聯合發表一篇報導中證明，因「四人帮」後遺症嚴重，四川省局勢仍甚混亂，並透露這是由於「四人帮」在四川的支持者「頗具勢力」，仍在繼續活動，「四人帮」的流毒尚未肅清，社會上的所謂「階級敵人」亦經常進行破壞，資本主義勢力不斷進攻所造成的。

「人民日報」以肅清「四人帮」流毒和清查該帮派黨羽為中心的「大批判」，目前正在四川各條戰綫深入展開。

這篇冗長的報導又把「四人帮」長期以來特別是在去年十月前後對四川破壞的情況，作了一個綜合性但極為簡單的追述。

報導承認當時在「四人帮」支持和庇護下，四川省的帮派頭子和親信操縱整個四川各地，其中以在重慶、成都、自貢、宜賓、廣元、合川等市以及金沙江畔礦區活動，更為猖獗。

它說，由於破壞性極大，使四川滿目瘡痍，例如把許多地方「黨」組織攪癱瘓，農業生產遭嚴重破壞，需要從外地調粮接濟，工業停頓，完不成「國家」計劃，財政收入減少，市場供應緊張，交通也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狀態，不少部門的領導班子組織渙散，思想不純，普遍存在着「軟、懶、散」現象。

報導中又說，由於受「四人帮」破壞十分嚴重，目前的四川百廢待興，但各級領導面對這種困難的局面，缺乏信心，有的竟因畏難而悲觀。

華國鋒企圖以殺制亂，最近又在閩贛實施血腥恐怖統治，使民怨進一步加深，據某機構押運員透露，最近一週來閩共在南平市曾舉行「審判大會」，判處二人死刑，但緩刑一年，會後並押二人遊行示眾。

閩共指此二人所犯罪行是企圖破壞鐵路，製造運輸事故。

贛共在上饒市亦舉行同樣集會，判處十九人徒刑，中有三人押至市郊處決。這些人是在「浙贛鐵路」沿綫遭逮捕的，贛共指其中的十六人曾在閩江的閩清大橋，貼反華國鋒的標語，並圖謀破壞大橋，被處決的三人被扣上的罪名是，破壞「鷹厦鐵路」運輸的「反革命分子」。

恐懼敵對派系反抗 華帮收繳民兵武器

編輯先生：

中共為防範「四人帮」黨羽之反抗批鬥與叛亂，全力收繳民兵和民間武器，甚至調動正規部隊鎮壓民兵。

在上海棉紗廠，編有一個民兵營，共有民兵約四百餘名，除配備有各型輕武器外，並經常實施軍事訓練，自四人帮被整肅後，上海公安局曾於本年四月初及六月中旬，先後二次收繳民兵營之武器，惟因受四人帮餘黨之影響，始終無法收齊，迄至七月卅一日，上海公安局指示該民兵營於八月一日十時携帶武器到閘北公園參加「慶祝」共軍「八、一」建軍節大會。該民兵營不疑有詐，按時携帶武器參加大會。當民兵進入會場後，即發覺會場周圍佈滿了全副武裝的共軍部隊，約有三千餘人，在慶祝大會尚未開始前，大會主席即使用廣播器，命令該民兵營將武器存放在會場保衛室，在此情況下，始將其武器全部收繳。日前上海第七棉紗廠的民兵組織已徹底解體。同時，雲南革委會和「雲南省軍區」已貼出佈告，要求揭批四人帮運動中，對私藏槍枝彈藥者必須徹底進行清繳。

讀者 老卒

（十一月十二日）

質上去觀察，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雖然中共將考試制度恢復，它照樣規定進入高等院校的學生，不算是文科還是理工科，都一律要考「政治條件」一門。它所包括的內容有「中國共產黨」、「毛選五卷」、「中共十一大」、「揭批四人帮」、「三個世界論」等等。這和以往以「政治成份」取人，仍然是換湯不換藥的作法。本人認爲，只要是共產黨，它就必然要維持這個制度，而只要是實行這一套制度，知識份子和共產黨間的矛盾就永遠存在。

尤有甚者，不管是中共的學校或科技單位，都是「黨委決定一切」和「政治掛帥」。教育沒有自由創新的餘地，奢談科技發展，談何容易！中共自己亦承認大陸大學生程度是「不考不知道，一考嚇一跳」。文革十年來，大陸教育政策忽左忽右，混亂異常，留下了一筆爛攤子。政治攪垮了教育，教育拖垮了科技，這就是中共制度的產物，也是教育上的死結。

由於北平政權目前正將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工業、農業及教育等範疇的實際問題，因此在這個改變先後順序的過程中，已產生許多新的問題。

對北平而言，今年不是一個好年，工業、農業及教育各方面都遲滯不前，更重要的是大陸上還發生了破壞情事。

爲了清理這些爛攤子，北平政權現在使用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去實地解決這些問題。

中共今年由於旱災及水災的緣故，粮食的收成極壞。

中共今年的粮食總收穫量，不可能比去年的兩億八千五百萬噸超出太多，因此無法與人口的增長相平衡。

由於粮食收成的減少，中共已簽約進口一千一百七十萬噸的小麥，以十八個月爲期，最終要到一九七八年中期爲止。

中共「副總理」余秋里承認，中共的經濟因稅收太少、貪污、管理不良及燃料和電力等重要工業緩慢成長而受到影响。

余秋里十月廿三日在北平的「人代會常務委員會」上發表演說時，並且宣佈工人和職員已經加薪，這是十四年來的第一次。但是幾億農民的工資也提高了。

中共爲加薪是討好工人及職員，希望他們支持中共領導階層的一個手段。

由於中共不論在教育或工農業方面都陷入困境，儘管鄧小平復出，也不能收拾這檔爛子。

讀者　黎亮

（十一月十日）

华国锋就是屠杀天安门革命青年的刽子手!



萬人意見

中蘇共和解迹象漸趨明顯 美國坐收漁人之利將幻滅

卡達不幡然醒悟改弦更張將自食惡果後悔莫及

編輯先生：

自蘇共布里茲尼夫在六十周年大會上提出中蘇共可以和解的口氣後，中共立即反應，不再強調反蘇，願意坐下來和蘇聯談判。其實，這是中蘇共一貫玩弄的鬼把戲，可憐的是美國兩面討好中蘇共，一心坐收漁人之利。美與中蘇三角關係正此起彼伏，勾心鬥角。過去五年，此一三角鬥爭形勢是：

美國由於蘇聯在軍事力量上與美國接近平衡，已可能威脅美國，所以多方面尋求可以牽制蘇聯的力量，特別是中蘇共長期衝突後，美國乘機利用此一情勢，進而聯毛以牽制蘇聯。

中共和蘇聯對抗以取得在共產集團中與蘇聯分庭抗禮，互爭長短的地位，勾搭美國，挾美國以自重，藉以提高其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所以聯美抗蘇。

蘇聯在三角關係中處於孤立的地位，居於弱勢，兩面受敵，所以一面用和解來欺騙美國，緩和美蘇關係，一面增強本身的實力地位，無止境的追求軍事優勢。

這個三角形勢中，三方互相可以偽裝為友，也可以相互為敵，虛情假意，玩弄手段。美國既可聯毛制蘇，也可以聯蘇制毛。中共是聯美抗蘇，，但也隨時可以和蘇聯重歸于好以要挾美國。蘇聯佯示和解，藉和解而極力追求實力地位及擴張權力。三方面各自保持它們相互有利的三角形勢，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它們時刻作出許多不同的手法以為鬥爭的手段。似敵非敵，似友非友，亦友亦敵，不敵不友。

舉例而言，中共近在外交上有意玩弄兩面手法，公開攻擊蘇聯以討好美國，可是也不時向蘇聯顯露出和好的姿態，不久前中共派出了駐蘇聯的新大使，而中蘇共談判多年的河流航行協定也可能在最近簽訂。與此同時，中共却把它駐美國的連絡辦事處主任黃鎮召回，而繼任人選却迄未宣布，這可能是中共故意要挾美國的外交姿態。

蘇聯一向不放棄爭取中共，同時在美蘇關係上不讓它弄僵，保持忽鬆忽緊，時弛時張的態度。

美國的眞正對手為蘇聯，美蘇關係如果眞能和解，世界問題大半都可迎刃而解，因此聯毛也好，拉攏第三世界也好，都是為了對付蘇聯，美蘇關係是主，其它關係是從，所以世局緊張或是緩和就要看美蘇關係演變。

卡達就任美國總統的初期，由于強烈推行人權外交，使美蘇關係陷於緊張，莫斯科限武會談失敗後，卡達的人權外交竟欲振乏力，顯然是對蘇觸礁。當人權的聲浪低落時，美蘇之間的僵硬情勢轉趨緩和，如限武協定於十月三日滿期，雙方均表示在新協議未達成以前，雙方將繼續讓舊協定有效。尤其難得的是十一月一日美蘇破例聯合對中東和平發表聲明，這都顯示兩國當局不打算把雙方關係惡化升級。

共黨國際統戰的手段是既聯合又鬥爭，美國今天也使用既聯合又鬥爭的手法，這是一種危險的把戲，事實上美國這樣做了以後，自亂陣營，傷害盟友，得不償失。筆者認為美國聯毛制蘇的策略實有修改甚至放棄的必要，如果美國不能幡然醒悟，改弦更張，則美國將自食其惡果，後悔將莫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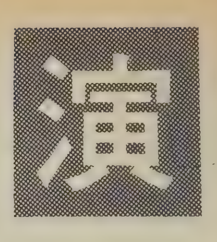
讀者 朱基

（十月十一日）

中共恢復考試制度 仍然是換湯不換藥

編輯先生：

自中共於十月下旬宣佈恢復入學考試的招生辦法後，中共宣傳機構立即將它配合著科技研究，向海外大肆渲染，企圖予外人一種表像，認為中共內部情勢已趨於穩定。但是若從實




梁東方

另一種關於諸葛亮軍事才能的批評，是說他打來打去，不致直接向長安打，或是直接向洛陽打，而故意「捨近求遠」，打到了甘肅去，最後的一次也只是在長安西邊相當遠的武功，作「屯田」的打算。

說這種話的人，也是忽視了諸葛亮的實力與魏方的實力不成對比。諸葛亮只能夠「捨近求遠」，先取得渭河上游的天水、南安、安定、武都、陰平等郡。（他在建興六年春天第一次出祁山，獲得天水、南安、安定，三個郡的官吏人民的響應。他在建興七年，又叫陳式攻下了武都與陰平。）

諸葛亮的打算，是先把蜀濟的防守綫做鞏固了再說。（陰平的重要性，從其後鄧艾經由陰平而偷襲江油城的一點上，獲得證明。）諸葛亮把遠在今日甘肅的幾個郡先拿下來，是爲了慢慢的擴充實力，同時解除了後顧之憂。

對諸葛亮的批評

自從三國時代以來，中國人在事功上與道德上，及得上諸葛亮的很少，而批評諸葛亮的人極多。（自己有所成就很難，批評別人極容易。）

最常見的批評，是說諸葛亮忽畧了分層負責與培養人材，以致於不得不事必躬親，與身後無人繼承他的事業。

這兩點批評，我想，諸葛亮自己聽到了，也會承認批評得對。他的確是不該「親校簿書」。不該親自覆判處罰在打二十下棍子以上的案子。他的確也忽畧了辦一個軍官學校，以造就堪比於姜維，或能力超過姜維的將才。

諸葛亮除了虛心接受類此的批評以外，可能要加上一兩句訴苦的話，他倘若不「親校簿書」，則簿書之上的一字之差，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錯誤，大到關係前方將士的生命。至於覆判刑事法案件，也不過是畧爲看看，希望下面的法官因此而不敢「草菅人命」而已。至於辦軍官學校，或使用其他方法培養人才，他也知道這工作很緊要，只恨有心無力，抽不出時間來做。（他把能省下的一點工夫，都用在教導姜維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批評諸葛亮或任何古人，都可以，倘若我們的動機，不是爲了專找出他們的缺點，而是爲了避免重蹈他們的覆轍，責備賢者，是可以的；倘若我們志在作一個比他們更賢的人。否則，便是刻薄，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自己毫無出息而對極有出息的古人吹毛求疵，自鳴得意，「無諸己而先求諸人」，不是「有諸己而後求諸人」

我個人佩服諸葛亮，不是佩服他打了勝仗，或是佩服他做丞相做得很有成績，如「野無醉人」等等，而是佩服他「人好」，佩服他做人做得夠意思。

我在前面已經交代過，他對得起劉備，也對得起李嚴。對於也反對過他的廖立與彭華，他也是十分對得起的。

廖立是武陵郡人，少年得志，在劉備自稱荊州牧之時，作了「從事」，升爲長沙郡太守；轉到益州，又作巴郡太守；劉備自稱漢中王，他作了「侍中」。

後主繼位，諸葛亮綜攬一切，把廖立調任爲「長水校尉」。廖立很不高興，就在言語之中對劉備、關羽、丞相長史向朗、丞相長史文恭、後主的侍中郭演，都批評得很厲害，蔣琬與李部，把他的話報告給諸葛亮，諸葛亮上表給後主，說廖立「誹謗先帝，疵毀眾臣」，好比亂羣之羊，建議把他削職爲民，流放到不毛之地的文山郡（四川省汶山縣茂縣一帶）。

諸葛亮與廖立所處的時代，不是今日的民主時代；當時的漢國，也不是今日的美利堅合眾國。皇帝是維繫國家統一的偶像，任何臣民不能批評。批評了依刑法小則殺頭，大則滅族。廖立胆敢說出下列的話：「昔先主拿下益州以後不取漢中，與吳人爭（荊州之）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後至漢中，便關侯身死無孑遺。」廖立倘若生在今天的美國，不僅可以有說出這些話的自由，也許還可以另組一黨，競選總統；不幸而生在西元第三世紀的君主專制的漢國，說出了這些話便是該殺該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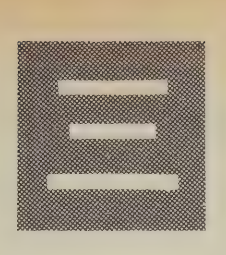
諸葛亮成全他，不請後主治廖立以死罪，而從輕發落，僅僅免去他的官職，流放到汶山郡去耕田，自食其力。這是諸葛亮十分對得起廖立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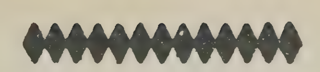
廖立也頗知好歹，心裏對諸葛亮十分感激，而且存了終有一天仍被諸葛亮重用或准許回成都的希望。

諸葛亮去世的消息傳到汶山，廖立大哭。廖立說：「我永久也不能回到華夏的文明之鄉，而要老死在這個不毛之地，與『左衽』的番子住在一起了。」

過了若干年，姜維有一次行軍，經過汶山，特地去拜訪廖立一次。姜維在事後告訴人說，廖立親自率領妻子兒女耕田，身體很好，「意氣不衰，言論自若。」廖立也確是一位「可人兒」，老脾氣沒有改。還好，汶山較爲偏僻，又沒有蔣琬之人旁邊搜集小報告的資料，他儘管在不毛之地對邊疆同胞用漢語大發牢騷，也不會再發生吃官司的事了。

另一名被諸葛亮治罪，而心中並不怨恨諸葛亮的人，是彭漾。彭漾是廣漢郡的一個書佐，地位極低。



成都的武侯祠

當時，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給諸葛亮建築一個廟。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認爲這不合於「禮秩」，不許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紛紛在路旁設祭，一面再度向後主直接要求，至少爲諸葛亮立一個廟，立在成都。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許。

有兩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兵校尉習隆，與中書郎向充，實在看不過去，就鼓起勇氣，向後主上了一個表，說：漢朝自從開始以來，功臣立廟的頗有前例。諸葛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不應該讓他「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習隆與向充，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不在成都立廟，而在沔陽（漢中的沔水之陽）諸葛亮墳墓的附近立一個廟。這一個辦法，總算被後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這些官僚與後主本人，在當時做夢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廟存在於成都的，不是劉備，不是後主，更不是那一羣姓名早就被人忘記的官僚，而是我們所佩服的諸葛亮。

這個廟，我去瞻禮過，老百姓稱它爲「武侯祠」。我到達以後，大吃一驚。原來這「武侯祠」大門之上有一塊匾，匾上的三個大字，不是「武侯祠」，而是「昭烈廟」。（劉備的廟，劉備死後謚爲「昭烈皇帝」。）

原來，將近兩千年來的劉備的廟，不被老百姓稱爲劉備的廟，而成了家喻戶曉的「武侯祠」。

早在唐朝的時候，昭烈廟就已經變成了武侯祠了。杜甫有一首詩說：「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錦官，是成都。

杜甫很同情諸葛亮之「出師未捷身先死」，認爲這是「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可悲之事。

杜甫在另一首詩裏，把諸葛亮比成伊尹、呂尙，與蕭何、曹參：「伯仲之間見尹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諸葛亮自己在青年時代，不過是自比管仲、樂毅而已。）

他確是一位「文武兼資」的人物。陳壽却只肯推許他的「理民之幹」，不甚欽佩他的「將畧」。他是否眞的不會打仗呢？是司馬懿打勝了他，還是他打勝了司馬懿？陳壽的批評，有很多人認爲是曲筆。（陳壽在晉朝做官，而晉朝皇帝的祖宗是司馬懿。陳壽可能懼怕惹禍，而不敢太稱讚諸葛亮的軍事才能）。

不過，陳壽也未嘗不替諸葛亮說公道話，陳壽以爲諸葛亮之所以「連年動眾，未能有克」，實在是因爲：一、「所與對敵，或値人傑」（例如司馬懿）；二、「眾寡不侔、攻守異體」（傳說，司馬懿有兵三十萬，而諸葛亮僅有十萬。究竟是各有多少，難考；魏方在陝西甘肅的兵，多於諸葛亮在漢中的兵，却是很顯然的）；魏方以數量較多的兵取守勢，諸葛亮以數量較少的兵取攻勢，當然是諸葛亮的處境較苦了；三、蕭何有韓信可以推荐，管仲有王子城父可以推荐。諸葛亮找不到比得上韓信與王子城父的名將，因此而「未能有克」。

諸葛亮所能指揮的，只是魏延、王平、高翔、吳懿、吳班，與年輕的姜維。這些人，除了魏延以外，都是難以和韓信或王子城父相比的。

魏延倘若獲得諸葛亮准許，以一萬人經子午谷直趨長安，與諸葛亮會師潼關，說不定能夠襲取洛陽，立下不世之勳，功名超過韓信。然而這是歷史上的若干所謂 if's（假定）之一，誰也不能預言結果一定會怎麼樣。

諸葛亮應該不應該接受魏延的建議？這也是一個所謂 idle Question（浪費時間的問題）。

魏延的建議，諸葛亮有權利不接受，正如你或我倘若在當時是諸葛亮，也有權利接受或不接受。這是各人的戰畧構想的問題。

打仗的事，多多少少含有賭博性質。勝負之數，所繫的因子太多。兵多、將廣、糧足的一方，可以打了再說，敗了捲土重來；正如賭本雄厚的賭徒，可以千金一擲，輸了面不改色。反過來說，兵比魏方少，將沒有魏方多，糧食更是成問題的諸葛亮的一方，實在是雖則明知有勝利可能，而仍舊不宜於輕易冒險的。

何以說，魏延的「子午谷計劃」是冒險呢？因爲，長安是一個大城，堅城，魏延帶去五千名作戰之兵與五千名揹糧之兵，未必能夠攻下；即使攻下了，也難免敵人不從洛陽及各地來援，對魏延部隊來一個反包圍。

長安的守將夏侯楙，是魏國的駙馬，是紈袴子弟，是一個「不知兵」的人。誠然，誰能斷定，在夏侯楙的左右與麾下，沒有一兩位知兵的，能征慣戰的將領呢？

我這些話，也並非「定論」。倘若魏延被諸葛亮准許帶一萬人經子午谷前往，那末，他一舉而攻下長安，與諸葛亮會師潼關，也不是全無可能的。

話說回來，問題在於諸葛亮本錢少，而冒不起這個險。

鄧頴超搖頭道：「好毒喲，這種人哪有不遭應報之理。」

周恩說道：「這還不算毒，還有更毒的一招。」

鄧頴超問道：「還有比這更毒的毒計？」

周恩來說道：「當然有了，假道滅虢。」

鄧頴超問道：「滅誰？」

周恩來說道：「滅高大痲子。」

鄧頴超登時打個冷戰，問道：「怎麼又打高大痲子的主意？」

周恩來笑道：「因爲高大痲子私生活太不檢點，在辦公室都玩女人。」

鄧頴超說道：「放屁，論到私德敗壞，還是老毛第一，怎能單責高大痲子，你規規矩矩回答老娘的話，別油腔滑調。」

周恩來說道：「還有因爲高大痲子太一面倒了。」

鄧頴超搖頭道：「這個理由也欠充份，老毛自已就高唱一面倒，爲了表示忠孝雙全，還趕去爲史大林祝壽。」

周恩來說道：「但老毛個性只能他一面倒，別人不能一面倒。」

鄧頴超說道：「但劉少奇也是一面倒。」

周恩來說道：「他兩人關係到底不同。」

鄧頴超說道：「這當然是理由，但不充份，問題決非如此簡單，還有什麼？都說出來。」

周恩來說道：「還有是高大痲子太跋扈，東北在他統治下比當年的滿洲國更像獨立國，老毛受不了，但平時又無可如何，此時假藉參加朝戰，把軍隊調去朝鮮，經過東北留下一部份不走，等到高大痲子發覺就脫了。」

鄧頴超說道：「這才是眞正原因，老毛太毒了，不過，人的心術太壞，必遭惡報，你等着睢吧！」

周恩來笑道：「你一說老毛要遭報，我就想笑，一個共產黨，何以這麼迷信。」

鄧頴超問道：「你說一石三鳥，才說兩鳥，另一鳥是誰？」

周恩來說道：「藉此向其索取新武器，可以換全新劃一的裝備。」

鄧頴超搖頭道：「太毒了，眞可怕，但史大林也不是善男信女，他怎會平白施捨新武器給我們。」

周恩來說道：「哪是施捨呢？我們用錢買，這是老毛交代我的。」

鄧頴超說道：「這是什麼話，兄弟國家支援武器，還要錢？美帝向全世界大部份國家提供武器，未要分文。」

周恩來說道：「這是由於兩國情況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鄧頴超問道：「周恩來，你眞去莫斯科同史大林說這件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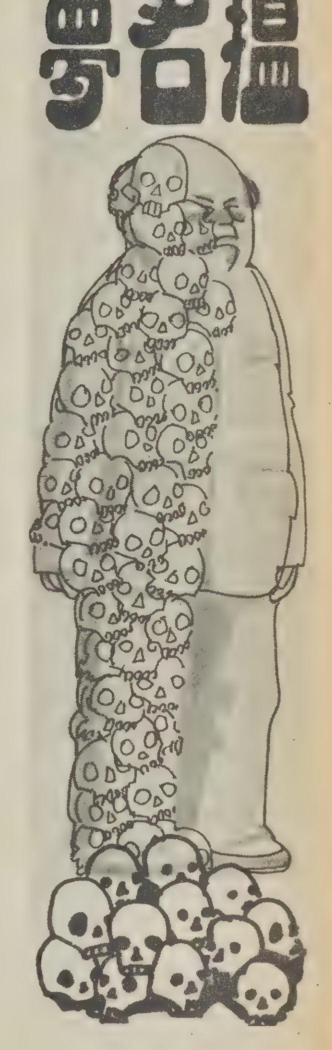
周恩來說道：「這是剛才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的，不去行嗎？」

鄧頴超說道：「你應該想到此行關係多大，說不成，回來老毛一定整你，談成了，要死多少人，這筆賬都要記在你的頭上，你扛得動嗎？」

周恩來說道：「我也知道後患無窮，再三推辭推不掉，事實上已成騎虎，去了禍在將來，不去禍就在目前，人總是有惰性，熬過去今天再說了。」

「要文鬥不要武鬥？」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周恩來却瞪着毛澤東，假裝期望。

毛澤東說道：「恩來同志，我看你去最合適。」

周恩來說道：「主席知道我不會說俄文，在蘇聯也沒有私人朋友，不太方便。」

毛澤東不會說俄文可以帶翻譯，我也不會說俄文，同史大林大元帥還不是說得十分投機。」、

許多大頭目皆知道毛澤東見史大林的情形，人人心裏想笑。

周恩來說道：「普通事可以帶翻譯，這是高度軍事秘密，如何能讓翻譯知道。」

毛澤東覺得周恩來這句話頗有道理，一時想不出理由反駁，閉起眼睛只是抽烟。

活曹操原來閉着眼睛養神，這時却吞吞說道：「這事也有補救辦法，我們不帶翻譯，總理一個人去同史大林大元帥談，他自己找翻譯，如有洩漏，也由蘇聯方面負責。」

劉少奇說道：「蘇聯方面不會洩漏機密的。」

活曹操說道：「這是當然，我也只是這麼說。」

周恩來心想，你們一說一應，不但逼我去，還設好陷阱等我，將來如果洩漏消息，就是我說的。

毛澤東看看全場，問道：「我想派周恩來同去莫斯科，大家意見怎麼樣？」

全場一齊舉手贊成，周恩來眼見辭不掉，說道：「我沒有單獨同史大林大元帥談過話，有點胆怯。」

毛澤東笑道：「這是說笑話了，你同大人物說話的經驗多，不會怯場的，你回去準備一下，明天坐飛機去。」

周恩來已經站起身，又坐下問道：「坐飛機去？」

毛澤東說道：「當然坐飛機，這種大事，不能像我去蘇聯坐火車，一路去考察蘇聯的情況。」

許多大頭目又差點笑出來。

周恩來先辭出，回到家中見到鄧穎超長嘆一口氣：「又要出遠門了。」

鄧穎超問道：「去什麼地方，我也去。」

周恩來苦笑道：「去莫斯科，謁見史大林大元帥，你去不去。」

鄧穎超連連擺手道：「我不去見那個惡人，看到他的照片已經把我嚇住，何況見到眞人。」

周恩來說道：「你小聲一點，別嚷這麼响，讓別人聽見了，實在不好。」

鄧穎超眞怕史大林知道了不得了，果然壓低了聲音，問道：「你去莫斯科幹什麼？」

周恩來說道：「關於朝鮮戰爭的事。」

鄧穎超說道：「朝鮮戰爭怎麼樣了，要你去議和？」

鄧穎超說道：「金日成快完了，後台老板要出場了，大概你又扮演和談的第三方面，在蘇美之間促成和談。」

周恩來冷笑道：「你太看得起我了，我有那種份量，我去莫斯科是奉了老毛的命令晉見史大林大元帥，抱奮勇打前鋒，同美帝作戰。」

鄧穎超倏的站起來，問道：「誰去同美帝作戰。」

周恩來笑道：「不是你，也不是我，自然是人民解放軍了。」

鄧穎超說道：「這不是發瘋嗎？我們憑什麼同美國軍隊打仗，周恩來，你怎麼不勸勸老毛。」

周恩來說道：「劉少奇，彭德懷勸都沒有用，我張口也是白說。」

鄧穎超說道：「有用無用是另外一回事，你也應當勸一勸！」

周恩來笑道：「我明白老毛的毒計，所以我不勸他。」

鄧穎超說道：「把中國人送去朝鮮戰場作砲灰，又是毒計。」

周恩來說道：「確實是毒計，老毛此舉一石三鳥，非常險毒，所以我不開口勸他。」

鄧穎超說道：「哪三鳥，你說我聽？」

周恩來說道：「第一是對付投降的國軍，你知道吳化文、曾澤生，陶峙岳、陳明仁、張軫這批人投降，帶來了一支大兵，但兵心並未降，只是幾個官投降，下級軍官及兵士無力反對，眼看過去，一旦那邊反攻，他們必然响應。」

鄧穎超說道：「這步棋誰都看得出。」

周恩來說道：「一旦參加朝鮮戰爭，先把這批人調了去當砲灰，十個也回不來一個，是不是藉美帝之手，解決了心腹之患。」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信孚中外

港九住客聯合會

會長 林尊生
主席 唐歐洲 林沾 李敬武 劉漢棠 張錦江

暨全體董事 敬賀

一紙風行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主席 吳茂成 凌鎮邦 陳昌

暨同人 敬賀

海外揚名

桒富坊衆事務促進會

理事長 陸國忠 敬賀

出類拔萃

香港 黃族宗親會

同人 敬賀

如日中天

鴻星營造有限公司
兆富有限公司
美華有限公司
東匯置業有限公司

吳多泰
吳朱蓮芬
吳偉基

敬賀

社會明燈

博愛醫院

主席 蔡國楨

副主席 楊曾培 黃源章 梁水發 黃國城

總理 范止安 黎錦文 薛浩然 林則貴 林達榮 凌鎮邦 袁景煜
陳火光 陳俊治 岑傑山 姚中和 曾伸枝 鍾義生 李惠光
謝耀佳 區偉雄 陳威穆 林漢中 蘇源 柯利德 呂佳

敬賀

文化先鋒

新界廣西同鄉會

理事長 黃志平 暨仝人 敬賀

蜚聲海外

荃灣文化促進會

主席 張寬 何壽康 包石元

暨全體委員 敬賀

紙貴洛陽

僑港 新雲陽集益聯鄉會

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僑衆之聲

惠州同鄉會荃灣分會

理事長 劉世英 周炳華 羅靖球 連達堂 張紹完

監事長 張志文 林鈞謀 丘瑞榮 暨同人

敬賀

宇宙雄文

葵涌街坊福利會理事長

李彬 朱文華 羅靖球 梁福有 陳嘉 暨全體同人

敬賀

宏論匡時

香港台灣 華彰藝術館梁子珍敬賀

香港陳列室：威靈頓街七至十三號電話H231900

畫廊：荷李活道十五號電話H221874 電話H241271

住宅電話K719460

台北市辦事處：碧潭太平路三十號 電話911505

通訊處：長春路二五五號電話545169 電話755842

匡世箴言

僑港番禺同鄉會

理事長 元伯芳 凌鉅豪 陳靜林

監事長 袁誠 張戩新 謝榮

敬賀

社會喉舌

東頭街坊會

永遠會長 李少英 徐月階

會長 陳定海

理事長 鄭之桂

副理事長 馬定昌 林建華 梁國

暨全體理事同人敬賀

持論公正

昇平海鮮酒家敬賀

九龍旺角長沙街11號 電話3—850975 3—851992

九龍尖沙咀疏利士巴利道三號 電話3—664992 3—663956

時代先鋒

香港中華國術體育聯合總會

首席會長 凌鎮邦

理事長 蘇源

監事長 陳德才

敬賀

推進時代

梁氏宗親總會

理事長梁英杰

監事長梁念祖

梁池 梁昭明 梁柏陵 梁榮祁

梁智南 梁振明 梁衍椒 梁炳兆

敬賀

立言有方

香港廣西同鄉會有限公司敬賀

九龍大埔道四十四號七樓（按六字）

電話：K三——八〇八四八三

露了對人生的虛無態度，大抵已看到朝廷內部的矛盾日深，身邊也危機四伏了。翌年，他的上司殷浩，因戰敗罪被貶爲平民，使他陷於惡劣的處境，他在政治上的興趣低落，却非什麼「抗懷物外，不爲人役」，而是那個混亂擾攘的社會，使他既沒有施展抱負的機會，也受到出身的限制，終於脫離實際，無可如何地過着他不願過的隱士生活。但其態度仍很積極的是，有一次 他跟當政的謝安登臨南京附近的冶城上，那時國勢已不如前，北方的秦國日漸強大，謝安曾表示以離棄世務，退處山林爲高士行徑的「悠然遐想」，羲之馬上批評他：「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

棄官隱退的決心

西晉悲顧所說的「立言藉於虛無，謂之妙玄；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正是晉代競相慕效的政風仕習。謝安本是東晉的一位傑出人物，也未能免俗地有這種偶然的情感發抒。他對於羲之的諍諫，不僅顯出他有着不滿於當時這種防習的卓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朋友把匡救時局艱危擺在第一位，爲後來的「肥水之戰」儲備了一個指揮若定的統帥人才。

在此以後，接替殷浩所遺職務，而成爲羲之的新主管的，竟是他家門內的王述。羲之爲此表求將他在官的會稽另立越州、以擺脫王述所領揚州的統轄。不料因此却引起那些趨炎附勢之流的訕笑；而那位新主管也含恨施行報復：派人到羲之任所去藉口檢查其工作，大事挑剔，給他以很大的難堪！本來羲之做了殷浩的部屬，其處境已十分尷尬；現在連自己的族人，也投靠了桓溫，並對自己施行打擊呢！永和十一年（三五五）二月，他到父母墓前，誓告從此棄官，並謂：「自今以後，敢渝以心，貪冒苟進……天地以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

羲之鑒於這些大族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個人又沒有力量把這局勢扭轉，他只得「稱病去郡」，以退出政爭的漩渦。如再戀棧，可能像他的誓詞所說：「斯止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遨遊山水，原非他的初衷，而棄官之舉，也是迫於事勢的萬不得已！不可否認，那個時代，環境及其所屬的階層賦予他的弱點是：認識生活能力的殘缺與應付事變能力的貧乏，他不滿包括自己在內的貴族的貪暴浮誇，臨到實際給他以嚴酷的打擊，他便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才不得不走其隱退的那條路綫。

羲之隱退後，便無所競爭了；可是，他仍然生活在那個時代和那個社會裏。無論那個時代，社會所發生的任何事，也依然與他有着關係。他到晚年還致函一個新興大族裏的謝萬，大談其「遊山水、植桑果、抱弱孫、讌親朋知己之樂」。最後更鄭重地聲明：「老夫志願，盡於此矣！」而此消彼長的政爭，也隨時會把他株連在內；他很想通過謝萬來向那些當權及爭權的大族，表明自己的心跡。由是可知，要想使自己置身於政治圈子之外，並置身於實際生活的各種搏鬥之外，都是絕不可能的事。

王、謝這兩個大族，和擁有軍事實力的桓溫之間的衝突就更深刻了，前者把一個剛愎自用的謝萬外調河南領軍，意在遙制雄踞荆州的桓溫。這種政治的低氣壓，令到隱居中而仍關切國事的王羲之，難免增加其內心的苦悶。他覺得這種各逞私心的暗鬥，終於消耗國家的力量，而引來外敵的入侵。加以自己原是王氏巨族中的一員，將可能被算作漩渦裏的人物，再遭遇一次無妄之災！他於是一面致函桓溫，提出他對謝萬外調領軍，有違其所長的看法，暗示無須因此擴軍備戰，藉以消弭其內戰危機。

另方面則致書謝萬，惋惜他這次奉命外調，是以大才而理細務，勸他隨遇而安地忍耐一時，並勉他要與部下同甘苦，而盡量克己，用意是抑制他的驕奢情緒，大前不敢輕率地發動戰爭，小前免於虐兵擾民，招致禍亂。這固然又一次證明他的「識慮精深」，和對國事關懷的積極態度；同時也可以看出他處在政事的夾縫裏，苦心孤詣冀獲敵對雙方的諒解底憂懼心情。羲之一生即因爲處於這不利的地位，以致「功名成就無一可言」；直到隱退甚久後的暮年，還要爲息謗避禍而大拋心力。他生長在一個豪門望族中，其遭際尚且不免如此坎坷，可見當時權力的鬥爭不知達到怎樣的的程度。

書法及其他愛好

羲之在書法上，跟三國的鍾繇同被稱爲南派的開山祖。永和九年的蘭亭修禊之會，他乘醉用鼠鬚筆，蠶皮紙寫成的「詩序」，那「飄若浮雲，矯若驚龍」的筆致，據說後來幾經重寫也總覺不如。這本眞跡後來給酷愛他的書法的唐太宗遺命隨其殉葬，從此不再出現人間；祗有褚遂良歐陽詢的臨本，還能保存其幾分神韻。其餘著名的「黃庭經」、「樂毅論」、「草書十七帖」，悉跡早已無存。「樂毅論」石刻（已破壞）曾出現於北宋中葉，但不久又不知淪落誰家，他的第七子獻之（字子敬，少爲州丞，謝安請爲長吏，歷吳興太守，徵拜中書合）也工書法，骨力雖不及乃父，而頗有媚趣，後世把父子稱爲「二王」。七世孫智永和尚，在陳代亦以善傳王氏書法見稱，所作「眞草千字文」八百本，分藏浙東諸寺。

羲之對鵝最喜愛，山陰有一道士畜有一羣鵝，羽毛極美，他想買下。道士表示這不是錢可換得的，除非代寫一本經文，那就可以全部相贈。他喜出望外地很快替他寫好，卽獲得那羣心愛的鵝。而他寫的經文，據宋蘇軾所說是「黃庭經」；「晉書本傳」則說是「道德經」。

他的思想雖不同晉人所競尚的虛玄，但在某些傾向和生活趣味上，却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例如在某種程度上，對於「高潔」、「雅達」的企慕，中年以後的服食丹汞（求長生的藥物）等。——他最後才領悟方士們所吹噓的虛妄。他也有些令人捉摸不住的個性，一次他在會稽境內的戢山，見到一老婦賣六角竹扇，他給那些扇上各題五個字。老婦埋怨他多事！他說：「你可對客人說是右將軍寫的，百錢一柄買不買？」果然一會兒被搶購無遺！老婦再拿一批去請他寫，被他笑而拒絕了。

王羲之——的趣事

胡養之

有人說：如果你到紹興而不去遊覽蘭亭，好比到了杭州未遊西湖。按蘭亭位在紹興縣西南，地名蘭渚，也叫蘭上里；那裏有亭名蘭亭，晉王羲之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孫統承、公孫綽等四十一人，修祓契之禮於此，揮毫製序，興東而書，其草、隸冠絕古今，且擅丹青。因此，後世只知道他那「飄若浮雲，矯若驚龍」的書法，而對其他的事則很少人知道。

東床坦腹的故事

王羲之，會稽人（卽今紹興），字逸少，生於晉元帝大興四年（公元三二一），卒於孝武帝太元四年（三七九），得年五十有八。他曾做過護軍、右軍將軍等官職，但他不滿「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政壇壞習氣，故終於掛冠，專縱情山水。也許這是命運之神給他以流傳的機會，因爲替他宣傳的唐太宗，專頌他的書法，以致後世也受了這偏見的影响；但忽畧了其他。其實，羲之應與溫嶠，謝安等同屬這時代的傑出人才。原來他是王導、王敦的姪輩，這個盛極一時的高門巨族，曾經引起另一動舊之家的太尉郗鑒，要跟它聯姻的興趣。郗鑒遣人向王導傳話，表示希望在他的子弟中選一個乘龍快壻。

王導卽陪他到東廂去挑選，令到王家子弟都覺得興奮！他們在來使面前，有的希冀自已能夠當選，有的則想表現其身份和教養；有的強制其驚喜交集的情緒。——總而言之，這些青年的神態及其舉止言行都欠自然就是了。其中唯一例外的是，躺在東邊床上那個青年，他敞開其衣襟，露出腹部，若無其事似地在吃東西。從他面上那悠然的表情，顯示未爲當前的事件所騷擾。

來使返回郗家，據實報告了太尉，郗鑒就認定那個東床坦腹的少青，正是理想的快壻。於是再派人去探聽，獲悉那不虛僞的人是王羲之，便決定將女兒嫁給他。相傳王羲之在書法上的成就，跟他的夫人有關。由於他們結婚不久，王爲了臨摹其名家的字體，每晚總在他夫人大腿上用手指寫字，夫人覺得奇怪，不明白丈夫的用意，於忍無可忍時，乃質問丈夫：「你自己有腿爲什麼不畫？老在我腿上亂畫呢？」一言驚醒了夢中人，王羲之感覺到我爲甚麼不自闢途徑，而要苦苦去臨摹別人的字體？因此，他後來對書法自創一格。

王羲之在同族中，也是一個比較關心國家安危和了解內外大勢的人。當時中國在西北匈奴的侵入和割據下，對漢族的壓迫和剝削異常兇狠！偏安江南的東晉王朝，政權都由少數的貴族所把持，賦稅苛繁，迫使大批農民論爲貴族的佃戶和奴婢；當權者內部的衝突，造成軍閥的混戰。王羲之鑒於當前情勢，故在北伐事業上，便無積極的表現。但他則再三反對當時朝中的內鬨，會主張息兵減稅，整頓吏治，讓老百姓得到休養生息，這在東晉王朝裏還沒有第二個提出這樣鮮明的主張。他誠然是那時的當權派特別是居於首位的王氏巨族的一員，但就他一生的言行來看，却在許多方面跟其他族人有着不同之處。

大抵他嘗試過失敗的滋味的人——在興兵作亂的王敦敗後才返建業——所以能安於秘書郎、江州吏等閒職，和征西、寧遠等將軍的虛銜。儘管曾有吏部尙書的征召，而他本身所屬的巨族，則已成爲其他豪族的眼中釘！甚至伯父王導也對自己親而不信，未必肯盡力支持；所以他直到那位徒擁虛名的殷浩出任揚州刺史時，才被勸請做了護軍將軍和右軍將軍兼會稽內史。

殷浩桓溫的內鬨

穆帝永和四年（三四八），桓溫因平蜀之功晉封爲征西大將軍，權威日重，皇族司馬昱拉攏殷浩，參預軍國大事，跟他對抗。當王羲之看出殷浩是一個要角時，他並不因有推薦之私而作盲目附和。他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於是勸殷浩不可跟桓溫對立。殷浩不聽勸告，三年後桓溫兵臨武昌，幾釀巨變！永和八年，殷浩貿然發動北伐，企圖藉此擴展其勢力，壓倒桓溫。羲之之勸止無效，果然失敗。他們爲逞達到爭權奪利的私圖，還要繼續冒險，羲之乃分函殷浩和司馬昱，痛陳內外大勢，指出這樣的貿然輕舉，將會帶給國家以覆滅的安危，他給殷浩的信說：「今以區區江北，天下寒心，固已已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另一封致司馬昱的信中，也有「以區區吳越之地，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的聳聽危害！

羲之看清楚了他們的目的，並非力圖恢復中原，而在與桓溫力爭功績罷了。他也看清楚殷昱並不具備相當這大事的智畧和魄力，貿然輕舉只招致國家的危險！有人以爲他對司馬昱所說的話，似有苟安或妥協的意向。然而他對於桓溫的北伐，則始終未加勸阻，又不像是希望與外敵妥協換取苟安的人。至於對殷浩建議整飭吏治，減輕賦役，則是切中時弊的。

由於他們一意孤行的結果，招致了永和九年的山桑（在今安徽鳳陽）慘敗！就在這一年的三月　那次著名的蘭亭盛會上，乘他着微醺寫成「詩序」，流

日一發射，好像瞄準第二個目標造人衛星，要去追趕它。但這個「殺手」爆炸得很早，並未能接近在相當高軌道上運行的目標人造衛星。最近一次發射是在十月廿六日，據說非常成功。

設計「殺手」衛星的目的，是爲了接近它軌道上的另一衛星，分清敵我，然後自身引爆，利用破片把目標摧毀，同時也可發射類似子彈的拋射物，攻擊對方或者使目標失却作用，設法接近一個偵察衛星，把它的鏡頭噴上油漆，使之無法拍攝照片。就技術而言，其困難程度相當於設計一枚反彈道飛彈。

蘇聯試驗的成績如何，似乎引起了不少爭論。但無可諱言，其已掌握資料與技術是可以肯定的。

據最近消息，美國也不甘後人，靜悄悄地決定製造能在太空中毀滅蘇聯衛星的新武器，美國這項政策性決定目的，顯然在於嚇阻太空戰爭發生，以及嚇阻失敗後，能有作太空戰爭攻守的武力。

美國發展用以保衛、修理、安放衛星的「太空穿梭」機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空軍在本年九月前已與德薩斯州達拉斯市澳特公司簽了一份五千八百七十萬美元的合約，以製造一種極機密的「追殺衛星」，這種「追殺衛星」是一種操縱靈活的追熱飛行物體，其形象像蕃茄，能以每小時高達數千哩的速度撞擊敵人的衛星，它將不携帶炸藥，完全靠撞擊摧毀敵人的衛星。這種衛星武器的形狀有如一圓柱體，其長約一尺，直徑約八寸，因此任何火箭均能將它射入太空執行任務。

國防部人士說，這種衛星的模型已經試驗成功，它的追熱及導向系統能使此種武器在半空中發動而擊中目標。

澳特公司預期以兩年時間製造一顆作戰用的「追殺衛星」，以將它射入太空進行實驗。

同時，美國將會一改過去強調和平的太空活動，而採取更積極的軍事立場，許多大部分列爲極機密的計劃，可能會迅速發展，例如國防高深研究計劃署（ＡＲＰＡ）正致力於發展裝於人造衛星上，作爲對抗敵方太空物體用之高能化學雷射（蘇聯也正在發展）。該項耗資二千七百萬美元的「高能雷射」，係使用氟化氫。此種雷射在真空狀態之太空中使用時，其廢氣排除壓力極低，故可獲極高效率，此種裝置可用於攻擊敵方的衛星，使其光學感測器及太陽電池失效。並可摧毀在低高度軌道上的衛星。

麻省林肯實驗所，正爲美國空軍發展兩枚實驗性人造衛星。ＬＥＳ八與ＬＥＳ九，它們用放射性同位素供電，而非利用太陽能電池。美國大多數人造衛星均靠太陽能吸熱板供電，但它們極易受到附近的爆炸而遭破壞。

有一種叫做「秘密人造衛星」的計劃，據稱是以設計一種「隱形」的通訊衛星爲目的。這種衛星的信號極爲微弱而特殊，它的表層覆以許多奇異的鏡片，俾便在陽光中得以隱形遁跡，據說這是由國防研究暨工程公司主持的，它被安置於離地球十一萬五千公里高的軌道上。最近，五角大廈官員曾暗示，這種人造衛星可能已經面世。藏匿於太空深處，隨時在其他重要衛星失去效用時，立刻接替其任務。

另一項美國現正全速發展的「太空穿梭」機，表面冠以「太空旅行的載具」的美麗名詞，而暗中被敵方稱爲「太空惡棍」，「太空穿梭」機，設計有兩種機艙，在「機身」前端爲人員艙，中後端爲貨艙，人員艙又分上下兩層，上層爲飛行艙，由担任駕駛的太空人使用三人，輪流執行操作任務，下層爲「客」艙，爲搭載「乘客」所用，可容納四人或以上，可用之將軌道中故障或受傷的衛星收回帶返地球，或可從地球把衛星帶到指定軌道上安放，同時可從貨艙內伸出的兩隻巨形機械手，將敵人的衛星破壞放在背艙上，捕回地球基地，與及可作太空監視，把接近己方的「殺手」衛星，用「高能雷射」射殺。

依美國太空總署計劃，已定於一九七九及一九八〇年將舉行六次火箭發射「穿梭機」正式進入軌道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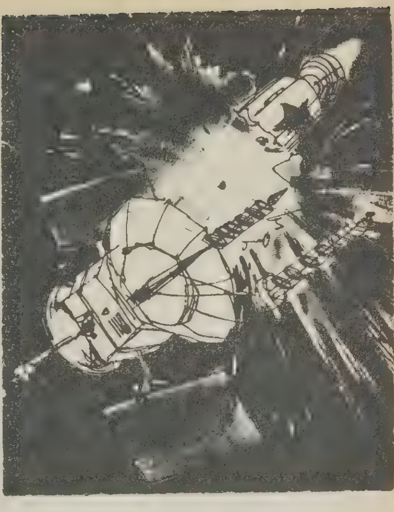
美國國防部與空軍，現計劃用兩架穿梭機，在一九八三年在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進入軌道，用以鑑定其對軍事上的各項用途。

「太空穿梭」機每次在軌道中飛行可長達卅天，重返地球十天後便可再回太空。

一回合的限武方結束，新的競賽又已開始，美蘇太空武器的爭霸連帶的戰略後果，使所有的國防專家深感不安，引以爲憂，他們都了解到，衛星被獵殺，必定是核子攻擊的前奏，全球的戰爭危機便一觸即發。

美蘇的衛星「殺手」

陳金耀



數月前，外電及美國新聞雜誌報導，蘇聯軍方在恢復發展停頓了四年的「殺手」人造衛星，以在太空中摧毀美國的偵測人造衛星，對美國重要的偵察軍事與導航人造衛星，構成了極大的威脅。這種試驗，使美國政界長久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白熱化，美國是否需要加速反人造衛星武器的發展，並加強對自己極易受摧毀的人造衛星的保護？

美國曾明白表示，摧毀他的人造衛星，就是一項極度敵對的行動，敵人對其人造衛星所展開的全面攻擊，可能成爲第三次大戰的導火綫。

按照美國與蘇聯在一九六七年簽訂的外太空條約規定，兩國不得把任何帶有核子武器的物體或任何其他毀滅性極大的武器進入太空軌道。

而根據一九七二年的反彈道飛彈條約，美國及蘇聯同意不製造干擾「國家查證技術設備」的武器，所謂「國家查證設備」即指人造衛星而言。然而，美國國防部發言人羅斯表示，該條約並未禁止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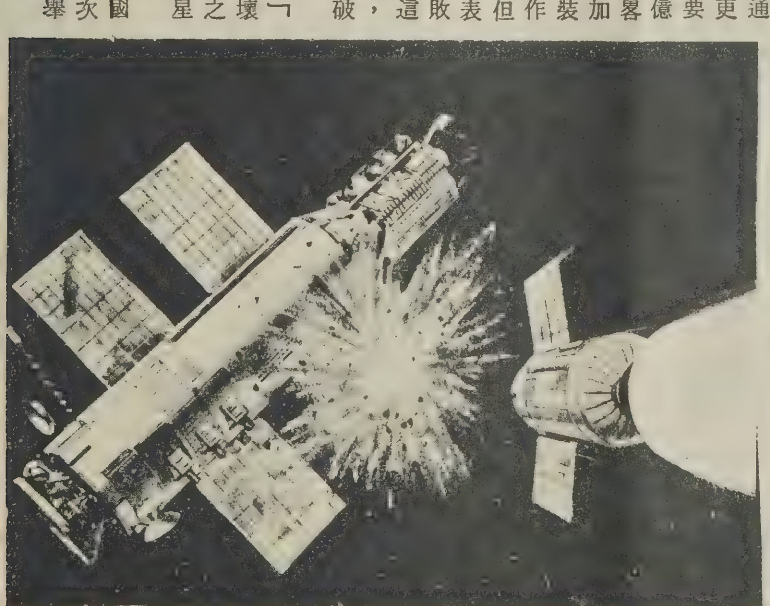
據五角大廈表示：美國已有三三七枚軍事衛星在軌道中，從事通訊、導航，天氣及偵察監視活動，蘇聯則約有六六一枚，它們能被用於軍事任務。

在離地球二千一百零一公里至一百四十九公里高度的範圍內，美國有數個重要的人造衛星在其間飛行，它們的軌道與蘇聯發射的一系列人造衛星的軌道非常接近。美國的許多照相偵察衛星，離地球不遠的上空——約一百二十至二百五十公里處飛行。美國「電子搜索」衛星，負責收集一切電磁傳播——自無綫電通訊到資料轉遞，飛行於地球四百至一千公里上空。美國海軍主要的導航系統——通行衛星大約離地球八百至一千公里之外運行。氣象地球資源衛星也在這些範圍之內。

衆所週知任何核子載具，包括洲際導彈、潛艇、戰略轟炸機等必須要依賴衛星作導航或通訊，尤其是最近美國全力發展的巡航飛彈更需要衛星作精密準確的導航投射，以便必要時對蘇聯作低空滲透襲擊，穿過蘇聯一千億美元的防空系統，對其內陸作戰術性或戰畧性的破壞，蘇聯目前已在邊境廣築高台，加速發展「下視」雷達，加派由圖一一四改裝的空中哨戒機，作前哨監視，忽速發展能作低空截擊的米格廿九戰鬥機等以謀應付。但據美國國防部今年夏季進行深入研究後發表說，蘇聯要把目前的防空系統改良到有擊敗巡航飛彈系統的能力，至少要花上八年，這即是說，就算美國不改良目前的巡航飛彈，在一九八五年之前，該種導彈仍有實力衝破蘇聯的空防系統。

所以蘇聯與其作「矛盾」之爭，不如「射人先射馬」，退而求其次，在必要時破壞對巡航飛彈傳達蘇聯地形訊息的衛星，使之失去精確能力，這可能是蘇聯斷然發展衛星「殺手」的主因之一。

蘇聯塔斯社，北美防空司令部，與英國皇家航空處均分別報導，蘇聯會發射了七次火箭，相信係爲試驗「殺手」人造衛星而擧行的，其中三次可視爲成功，攔截衛星都能接近到足以摧毀目標衛星程度。根據塔斯社消息，二月十二日與七月九日各發射人造衛星一枚。一般認爲，這兩枚人造衛星是當做目標用的。然後，另外三枚攔截人造衛星亦出現，其中一對分別於二月十六日與四月十三日發射，它們似乎以第一個目標人造衛星爲獵殺的對象。第三個攔截人造衛星於七月二十



專家模擬蘇聯「衛星殺手」的攻擊



於此。」

蔣公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乃是構成大學之道的三個要則；而且是體系一貫，其進行程序，本末始終，徹上徹下有條不紊。大學之道，第一就是要修「明德」，以去人慾而存天理。第二是「親民」，親民包括於「新民之中」，就是「化民成俗」，也就是蔣公所倡行的新生活運動的眞正意義。第三是「止於至善」，有兩種解釋：一是「精益求精」；一是「擇善固執」，「止其所止」的意思。明德、親民是兩大要則；精益求精，擇善固執，所以達到止於至善的第三要則。這第三要則也就是總括以上兩大要則，而為實踐篤行的準備，而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總綱領。

大學之道下篇詳釋哲學與知止定靜的工夫，科學與格物致知的定義，政治與治國平天下的法則。

蔣公說：「中國道統哲學之偉大，不僅人己不分，而且是心物一體，內外一貫的。今日之物理與科學，研究發展起來，皆不能超越他這一學說。」又說：「我以為這大學一書，不僅是中國正統哲學，而且是現代科學思想的先驅，無異是開中國科學先河！如將這大學與中庸合訂成本，乃是一部與科學的相互參證。不僅是心物並重內外一貫，而且是知行一致的最完備教本。所以我乃稱之為『科學的學庸』……我以為這『科學的學庸』之精神，乃是中國文化的中心。無論其說甚麼新文化或舊文化，如其離開了這學庸的精神——就不是心物合一的哲學，決不能成為中國有益於復興民族文化，更不是中國傳統哲學了。」蔣公指出科學的學庸，就是中國的政治法則，亦就是治國平天下之道。

在中庸要旨中，蔣公闡釋中國道統及傳授心法和研究中庸的方法，對中庸篇中所論及的：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天命率性人心，道心愼獨，存誠，中立和位育等說，分別加以詮釋，而特別取哀公問政一章，另作「政治的道理」一篇，分段闡明哀公問政章的要義，其要點畧為：一、政治要以人為本。二、政治應該由個人對家庭社會和國家完滿負責作起，應篤行五達道與三達德，而以「誠」字貫徹到底。三、說明修養人格的重要和效果。四，列舉九經的功用和要義。五、推行政令須有預備，原理則尤為前提。六、政治動力在乎誠，完成誠之德性，在乎力學與篤行。而其中一切的總要義為一「誠」字。誠是修己治人之根本，一切之根本，一切事業的原動力。

隨後，蔣公引用禮運大同之治，提出中國政治哲學精義：一、中國政治哲學，一切以人為本。二、政治以倫理為基礎。三、禮運篇為地方自治的圭臬。四、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目的在使人盡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五、中國政治哲學以行仁為本。最後，蔣公指出：「若說政治極致，則不外使人人各盡其力，各得其所，各遂所生，而政治基礎還是在於得人。人能誠意正心，明德修身，而後能踐履篤實的去行，才能夠順利實現三民主義的政治理想，和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蔣公的學術修養和對哲學探討的深邃，故能有此睿智的政治哲學發明，當此紀念誕辰之日，追懷領袖，國人自當遵行遺訓，共同努力，完成光復大業，實現三民主義的政治理想。

信仰的道路

司馬中原

蔣公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領袖，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豐功偉業，記載已多，而爲衆所周知，衆所欽敬。至於蔣公的學術修養，治世主政有高度的學術理論作基礎，有些人或注意未及。蔣公由學術研究所創立的政治哲學，主要參考大學與中庸。

一張海棠葉舖展在您的心裏，無數民族生靈的生存情境，都在您的關切之中，從歷史的夢魘向未來矚望，建國的藍圖是這樣繪成的，三民主義的中國，該是沒有暴力，沒有流血，沒有戰爭的大同世界的縮影。

而時間是一道搖盪的繩梯，高張在風裏，火裏，血裏，您必須領着一羣深具信仰的人，穿過現實的泥沼，向未來攀登。北伐、抗戰、剿共……祇是通向理想進路上的梯級，從您一生的經歷和行誼，我們體認到仁者謀國的憂懷，革命道路的險阻，但更體認到不朽的意義！

您偉岸的精神形象，挺立天地之間，以仁的風催萌萬物，愛的雨普濟蒼生，誰配稱爲您的敵人呢？各逞私慾，據地自肥的北洋軍閥倒下去了，稱兵黷武，肆意侵華的日寇倒下去了，在謊言欺騙中建立的中共赤色王朝，必然會崩潰，它擋不住冲擊而來的潮水。您披戴着中華文化的鎧甲，一路披荊斬棘的走過來，您所面對的，不光是行爲上的戰爭，而是精神上的戰鬥，人類一切卑污的，貪婪的，猜忌的慾望，才是您戰鬥和消除的對象，這種戰鬥，在人類生存之際，仍然要延續下去的，那是人性與獸性的永恒的戰鬥。在這樣的戰鬥中，您的生命已化爲我們信仰的磐石，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搖撼。

時間的繩梯搖盪着，歷史的過程遠比個人生命更長，後繼的革命者，都將遵奉您的訓示。洗淨自己的心，把生命獻給這多難的邦族，這種篤實踐履的付出的行爲，該是最佳的獻禮，它具有超過任何膜拜形式的，內在的莊嚴，我們會將生命綰結在一起，洪洪然的奔流下去，我們會將您心中的那幅藍圖，攤展在民族的山河上，一如我們在這裏所做的一樣。

把海洋塡成陸地，把荒灘開成大港，利用灌溉和耕耘，使所有的平原成爲綠色的沃野，利用無數道路，把這裏和那裏，東部和西部，緊緊地牽結起來，在風沙打熬中的臉，在火花閃映中的臉，都顯示出一種凝聚的意志，這種意志，使隧道穿貫大山，使巨輪出海試航，使高爐以白熱的高價熔化鋼鐵，使各種不同的機組，無日無夜的發出大復興的歌唱。

凡接受您精神幅射的人，人人都成爲無畏的勇者，不論國際風雲如何詭變，四週的波濤如何險惡，這復興的島上，仍然日夜飛揚着人性的歌聲，埋入土地的種子必會萌芽茁長，而這裏所做的，正是爲主義播種的工作，它將決定這民族的未來。

讓我們用新的儆醒紀念這個不尋常的日子，您的一生，爲中國挽軛負重，如今，這重量該由全國全民來共同分担了！時光不息的輪轉，時日愈悠遠，我們的心離您愈爲切近，您的語言舖展成一條信仰的道路，充滿眞知和灼見，是那樣的坦直、壯闊而又輝煌，我們祇要把握方向，在這條革命道路上穩穩前進，便能逐一實現我們復國建國的理想。

頂禮慈湖，感悟深深，我們在文化建設和精神建設方面，所行所做的，是否足以承當革命的軛負？我們如何使日趨淫靡的社會風氣轉向簡單純樸，如何化除人心物慾、建立整體的付出感，如何將文化精義及歷史重量融入下一代的心靈，這些都是您殷殷教誨的，它實爲復國建國基本的精神軸綫，凡具歷史感與文化感的生命，都難辭這份責任。

掬慈湖之水洗淨心靈，一個革命者應如何端正踏步而前的行姿，作社會的表率，更使後方學習前綫，上級學習基層，使浮靡的都市學習勤勞樸實的農村，使這奔向復興的合唱的節奏更爲齊一，更爲明朗。

神凝目注的一刹，將這份感知捧獻給您，安睡於永恒的偉大靈魂，在您仁風愛雨的沐浴中，已壯大了每個鬥士的精神形象，革命的陣式，如嶺脉綿延，此時此刻，我們已通過未來的歷史，看到您所期望的民族生存的圖景，它安樂、詳和、拂盪着由您隻手牽起的春風！

總統蔣公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領袖，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豐功偉業，記載已多，而爲衆所周知，衆所欽敬。至於蔣公的學術修養，治世主政有高深的學術理論作基礎，有些人或注意未及，茲扼要簡述蔣公由學術研究而所創立的政治哲學。

蔣公的政治哲學，主要參考大學與中庸。

蔣公爲了闡明大學中庸精義，創「科學的學庸」之說，並經四次親自訂正成書。闡釋大學部分題爲「大學之道」，中庸部分題爲「中庸要旨」。

大學之道分上下二篇，在上篇中蔣公指出：「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

一位很有學問的大學教授，因爲幾個兒子都在美國。他老先生早已拿到綠卡，但在美國沒有事做，因此在國內的大學兼了許多課，經常往來於台灣美國之間。這一點我們倒無法派人家的不是，不過有一次在一個餐會席上，聽他講取得綠卡的經過，以及他的寶貝兒子如何會做生意，如何在美國吃得開，沾沾自喜。還有美國如何如何好，津津樂道，眉飛色舞。我倒有點奇怪，這位先生對於中國文化有深厚的修養，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國學大師，爲甚麼對於祖國的一切，不屑一顧，毫不留戀，毫無感情，而對於美國的一切，那麼的感興趣，那麼的熱中？

綠卡黨徒的嘴臉！

還有一位學者，曾任某國立大學文學院院長，應該算是第一流學人，他對於中國文化，不但有深刻的認識，也具有極大的熱忱。他所提倡的某些運動，也算是眞知灼見，別具隻眼。可是自從他交卸院長職務之後，也孤鴻遠引，漂泊異邦。聽說他去美國的目的是守着兒子。但大家要知道，現在時代不同了，到了適當的年齡，小鳥翅肌硬，便成了大鳥；小孩子能獨立自主了，也就成了大人。還用得着你去守？「兒孫自有兒孫福，莫替兒孫做馬牛，」這兩句古人的話，現在聽來更有道理。

聽說這位學人的夫人，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自然更不懂洋語洋文。連買東西都發生問題，連說話聊天的人都沒有，你想那多痛苦？我相信她一定懷念在台灣的人情味濃郁的舒適安定的生活，那爲甚麼要棲遲異邦，忍受晚年的淒涼與寂寞呢？

有一位平劇名演員，家學淵源，專工老生，頗有成就。在台灣雖不能坐上第一把交椅，但也是平劇界頗享盛名的人物。聽說後來也移民美國。這種人才當然是我們國家的瓌寶；但到美國，恐怕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你有粉墨登場的機會嗎？你能組個戲班子嗎？你能包一家戲院連演幾星期或者幾個月的戲嗎？改行另圖發展，恐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學唱戲的人無戲可唱，那籠得多難受？不懂洋語洋文想做假洋人，那多困難！也多痛苦！

還有一位頗有成就的國樂家，他擅長琵琶，被認爲國內第一高才，也主持某著名國樂團。這自然是道地的土玩意兒，應該特別喜歡這個土生土長的土地方，以及這土地方的一切土東西才對；可是他老先生最感興趣的却是洋地方以及洋地方出產的洋人，以及一切洋玩意兒。大小姐嫁給美國洋人。二小姐從小就送入洋人在中國辦的美國學校。公子據說在××專，××學院先後都「待」不下去，却如願以償的赴美「深造」。

江應龍

最近華帮集團大肆整肅異己，在大陸各地掀起屠殺四人帮黨徒高潮，他們沒有經過地方法院審判，在所謂羣眾公審下，押上街頭，遊街示眾，然後槍決。

中共向來無法無天，一名嫌疑犯的命運在他被帶到法庭之前，就已決定。法院開審判僅僅是通過「公安」機關及共黨「官員」已作好的決定而已。

法院的宣告指出，一小撮罪犯拒絕認罪，並且堅持他們是無辜的，不過，法庭紀錄指出，由於他們的態度惡劣，法庭判決都對他們不利。在記錄中，有一些難民並沒有犯罪，這乃由於他們承認犯罪事實，因此，法庭認爲有被赦的希望。一些人經由地方法院判決有罪，上訴到高等法院，而高等法院並沒批駁地方法院的判決的例子，在過去十年中還沒有發現過。

迄今，「法律」一辭還沒有被中共利用過。中共沒有一個成文法典。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中共曾引進一部法律以及司法獨立的有限觀念。不過，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它們已輕易地被拋棄。中共的法律制度不過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或當時盛行的道德規範的一部分。

權力控制法律

中共一直爲了它本身利益而利用這種傳統。即使是一種苛刻的法典，也會間接地對人民賦予一些權利。這種法典藉著告訴人民，什麼是禁止的，而暗示人民什麼是許可的。如果沒有法典，人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有些什麼權利。

中共由於沒有一部法典，它只能夠依賴政治狀況來決定什麼是可被允許的行爲，昨日的英雄在今日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名，而被處以死刑，就如同中共自己曾經說過，政治領導法律。

去年春天，中國大陸上好幾個城市的法院，都有過一種類似的宣告，這些宣告說，他們已處決「反革命」份子及其他罪犯，這強烈顯示，北平的指示要維護中共新頭子的權威，並且警告潛在的敵人，他們的命運將如何。

中共根本就沒有列出各種禁錮方式，因爲中共的刑罰制度也是相當武斷的，並且因省而異，隨政治情勢的緊張或鬆弛而有不同。中共的報紙打擊「四人帮」激進派的時候，曾經刊登有關激進派的故事，在沒有黨或「國家」授權，把反對派人士監禁起來。但是，激進派份子的被監禁，竟然沒有一點經過司法審判的跡象。

中共監獄制度的重心是分佈在各地的勞改營。勞改營中只有艱苦的工作，微少的食物配給，和不停的思想改造。大陸上至少有幾百萬人被關在勞改營中。

余秋人

短兵相接的權力鬥爭

目前中共內部的奪權鬥爭，正進入短兵相接的階段，掀起了血腥的高潮。這種嚴重情況，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一是對四人帮的整肅報復。自從華帮逮捕了四人帮之後，即進行整肅共黨羽；但因華還想利用四人帮的勢力，作爲其奪權的政治資本，所以整肅行動並不十分積極。最近，由於鄧小平的復出與共黨十一全大會的召開，對於整肅和鎮壓四人帮的行動，顯已轉趨積極而猛烈，所以大陸各地公開處決所謂反革命份子的情事，頗爲普遍。

二是四人帮的激烈反抗。自從四人帮頭目被逮捕之後，其各地黨羽即進行反抗，破壞鐵路交通與工廠礦坑，暗殺地方軍頭。（如福建軍區司令員皮定鈞之死），盤據共帮地方黨政機關，控制公社工廠。最近由於整肅四人帮的行動轉趨積極，所以四人帮的反抗亦轉趨猛烈。據報導，共黨中央爲了鎮壓四人帮的反抗，已由廿九個省市區共黨組織派出了超過了一百萬人的工作組，進行血腥的整肅，而在很多地區如福建、江西、河南、四川、雲南等地，四人帮的勢力，仍然頗爲猖獗，進行頑強的反抗，也不知已有多少顆人頭落地。

三是華帮與鄧帮的權力鬥爭日趨尖銳。華帮在逮捕四人帮之後，即多方防範鄧小平的復出；但因鄧小平獲得地方軍頭的支持，華終於無法阻撓。鄧小平復出掌權之後，即積極進行擴張其權勢，大批起用被四人帮整肅的高級共幹，調動軍方人事。最近，奪權鬥爭的矛頭已指向陳錫聯與吳德。陳錫聯與吳德是華國鋒的左右手，也是打倒四人帮的功臣，現在他們受到攻擊，亦可認爲華派與鄧派之間的權爭，已至短兵相接的階段。

四是五屆人代會的延期召開。共黨現已決定將五屆人代會延至明春召開，據華國鋒在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中講話，這是因爲地方黨政組織中還有很多壞分子需要清除，「要使羣眾一聽到新選出來的革命委員會名單就高興就擁護，受到鼓舞」，「不要把那些打、砸、搶者，『鬥而優則仕』的人物選出來」。實際上，就是各派要在地方組織與代表中，擴充自己勢力，爲奪權鬥爭打下堅實的基礎。五屆人代會的延期召開，是因爲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之間有矛盾，對於是否設置「國家主席」的職位，彼此意見不一致，而葉劍英雖已老邁不堪，卻仍不願出任人代會委員長，將國防部長讓給許世友。因此，即使明春召開五屆人代會，將來「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代會委員長

卡達兒子撒普的外遇

據美國「午夜地球報」刋載，搖滾女歌星琳達．朗絲黛（見圖）是撒普．卡達最近婚姻糾紛的原因之一。

趕出白宮．幡然醒悟

傳說中，二十七歲的撒普和琳達有段羅曼史，卡達總統發現之後，把撒普趕出白宮，而讓媳婦卡倫及小孫子留在身邊。

撒普總算沒有迷昏了頭，他在回到平原鎮家鄉後，求得了卡倫的原諒。

二十六歲的卡倫帶著六個月大的兒子厄爾也趕回喬治亞洲一塊兒監管花生的收成。只是他們婚姻的裂痕仍然隱約刺人，撒普聽到收音機中播發琳達的唱片時，仍是若有所思。

琳達不願對「午夜地球報」發表撒普與她之間的傳聞置評，但她不否認兩人前些日子時常見面。她透過發言人說：「撒普人很好，我們彼此印象不錯。」

天天拜訪．電話追蹤

但一朋友透露，他們之間並不是這麼單純。他說：「琳達與撒普在卡達總統就職典禮相遇，如果撒普不是已經結婚，一定會全力追求她，但撒普不是新潮的，不會不顧自己的已婚身份。在這方面琳達正與他相反。」

琳達目前獨居在瑪利布海灘，是荷里活眾星在總統就職大典中表演人之一。

她時常就穿着曲綫畢露，綳得緊緊的牛仔褲出席正式茶會及晚宴，但令許多政壇人物爲之傾倒。

消息來源說：「我想撒普眞的被她迷住了，大多數時間都在注意她，他在一個星期中幾乎天天去看她，但有時也有別人一起去。一月底時，琳達到外地夜總會去演唱，撒普每天晚上給她打電話。」

當時卡倫有孕在身，對此事毫不知情，直到八月中，她方知丈夫的外遇。

琳達冷淡．氣壞撒普

二月裏，琳達曾邀請撒普到她家參加宴會，但撒普興沖沖趕去時，發現自己不過是眾多賓客之一，琳達待他甚爲冷淡，屢次閃躲而去。撒普氣壞了，但他又能怎樣呢？只好悄悄回到華盛頓。

什麼使得琳達淡了下來呢？一位朋友說：「她不想和撒普陷得太深，她喜歡和傑瑞．布朗恩維持的那種不勉強的關係。」

布朗恩是加州州長，曾和卡達一起競爭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他也曾和琳達交往，但彼此不要求什麼。

怨婦心聲．蕩氣迴腸

琳達薄唇大嘴，以「日久天長」、「金綫銀針」等歌享譽歌壇，她唱起被遺棄女人的心情婉轉有致，蕩氣迴腸。

警方說，他們今年至少殺了六個人，死者都是華裔美國人。

在華埠摩地道巡邏的警察羅西說：「他們不找白人的麻煩，只殺自己人。」

在華埠附近的意大利餐館內工作的一名酒保說，這些不良少年沒有找過他的麻煩。他嗤之以鼻說，這些華裔不良少年都是「一些嫩雛兒」。

他說：「他們連槍都打不準。」

無而。華埠這個位在紐約市曼哈頓區東南方，過去是觀光客必來的地方，夜晚却成了一個鬼域，外地的人都避得遠遠的。

羅西說：「這個地方現在一過九點就變成了死城，往日整晚都很熱鬧。」

本來繁盛的唐人街由於黑社會無法無天，市民裹足不前，入夜如死城。

紐約市華埠的生意人現在付出「保護費」後，發生任何事都不說話，因爲「鬼影帮」和其他帮派的報復非常殘酷。

一般人認爲，三藩市華埠中的兇殺案增加，這些帮派要負大部分的責任。

九月四日發生在金龍飯店裏的槍殺事件和其他的殺人案有別。這一次不是兩派火併，而是蒙着臉的暴徒闖入飯館，見人就開槍，而造成血案。所有的死者都是無辜的受害者，其中還有幾人是觀光客。

這件事經過報紙和電視的報導後，到三藩市華埠的觀光客人數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三藩市市政府懸賞十萬美元捉拿兇手。警方說，他們認爲這個案子是幾名不良少年幹的，但是他們還沒有採取行動逮捕人。

三藩市華埠第一個組成、最大的一帮是「華青帮」。九月四日清晨，金龍飯店血案發生時，華青帮的「老大」和幾名「弟兄」正在飯館中吃飯。有一名在華埠內從事社會工作的人說：「約有百分之九十的不良少年都是在美國國外出生的人，或是移民的子女。他們大部分來自香港，親眼看見過香港的黑社會活動。」

三藩市的華埠區一向治安良好，居民奉公守法，老輩的華僑，本着中國傳統儒家精神教導子女，使他們從小就有守法精神。可是新的一代移民，特別是從香港去的移民，他們本身就沒有受過良好的中國傳統教育，他們所受的只是不中不西的殖民教育，到了新的環境之後，立刻要解決生活問題，更沒有時間去教導兒女，是於年輕的一代新移民（年齡在十七、八歲之間），在缺乏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雙重影響之下，結帮結派就變成他們的唯一出路。據三藩市華埠的商業界人士表示，不良少年已經違反「帮規」。他們隨興之所好，每天都要到大小商店勒索、敲詐，稍一不順意，就動手打人，很多小商店受不了這種苛擾，紛紛結束營業，另謀發展；但是大的生意因不易轉手，只好忍氣吞聲，任其蹂躪。不良少年彼此之間也有帮派分別，爲了利益地盤，彼此間也會結怨。金龍酒家血案的發生，就是帮派尋仇，結果變成濫殺無辜，造成轟動世界的大新聞。

據目擊者表示，事發的當天晚上，金龍酒家生意鼎盛，忽然有四個蒙面（用塑膠袋和絲襪蒙面）青年，手提機關槍，其中一人對空射了幾發槍彈之後，其他三人就不分青紅皂白，對客人胡射一通，被射殺和受傷的客人，以日本遊客居多，他們和帮派根本扯不上一點關係。有一些客人，他們從桌下看到那四個年輕兇手，在開槍時雙手發抖，可見他們在行事的時候，還是心慌意亂的。

金龍酒家血案發生之後，又接二連三發生兇殺案和搶案，攪到個整華埠人心惶惶，有些激進份子，爲了保護本身的利益，不惜用重金聘請黑手黨的人來作保鏢，而且有一些「華青帮」的不良少年，已經被黑手黨的打手修理，離奇的失蹤。這種驅虎吞狼的方式只可說是一種憤氣的報復方式，因黑手黨勢力一進來之後，再請他們走就很難了！華埠有一家首屈一指的酒家（姑隱其名），就請了好幾名荷槍實彈的打手做保鏢，筆者問老板爲甚麼要這樣子做？他說：「我整的事業就在這裏，難道就讓幾個毛頭小伙子把它毀掉？」他也知道前面驅狼後面引虎不是一個好辦法，但是又有甚麼辦法呢？

三藩市華埠的生意一落千丈，華埠商會的負責人特別在九月十六號的晚上，請了三藩市的幾個官員走夜市，表示治安絕無問題，同時三藩市的幾家電視台也拍了這些片子，讓市民們知道唐人街依然如舊，不要再怕！可是，第二天下午，又有二名不良少年持槍搶劫錢的案子發生！這件搶案發生，唐人街的居民紛紛携槍自衛。到筆者離開時，唐人街已經變成美國當年的西部世界。到人人都有槍在身的時候，「法律和秩序」已經是蕩然無存了！

港產惡少・橫行霸道
刀光劍影・殺氣冲天
三藩市唐人街日趨沒落

金山伯

三藩市是一個令人徘徊留戀的地方，因爲它有很多東西値得去看，唐人街就是一景。今年八、九月間，唐人街接連二三的發生大血案，使許多遊客裹足不前，生意一落千丈，每天黃昏一到，唐人街有如死城，以往那種繁華氣氛和城開不夜的盛景，已不復存在！造成華埠區血案的主要原因，不外是香港不良少年移民過多，因爲不學無術，在美國社會裏很難立足，只好挺而走險，結黨營私，敲詐勒索，無惡不作。

三藩市的華埠是美國境內最大的一個華埠，人口多，商業繁華，是一個擁擠、燦爛，但只有十七條街的地區。

在門面輝煌的餐廳及觀光商店的後面，是許多擁擠的、合住的房屋。在這裏，老鼠爬過垃圾堆，常常一家人合住在一個房間內。

許多居民最近才來美國，他們不會講英語。有些事實上拋下他們的子女，去餐廳、洗衣店及榨取勞力的商店，每天工作了十四小時，賺取低廉的工資。

這些無法解決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造成了華埠所謂的「不良帮派」問題。這些不良帮派的所作所爲使人感到不寒而慄。警方說，最近發生的金龍飯店血案就是他們幹的，在這次事件中有五名無辜的人遭殺害，六人受傷。

移民法律在一九六五年放寬後，數以萬計的華人從台灣及香港前來美國。其中有許多人在舊金山華埠定居。

華人大批移入，使該地區原已不足的住屋，惡劣的衛生條件、失業及低度就業，以及文化方面的差異等等問題愈形惡化。

該地區住有許多老年人，他們中間有許多只會說華語，與美國出生的年輕人之間造成語言上的隔閡。

警方也發現，在與該區的四萬居民交往時無法溝通。數十次與帮派有關的槍殺事件，儘管有許多次在光天化日下發生，但很少有人願意出來作證。

目前，這個警隊共計祗有八名講華語的警察，但現已計劃雇用五名能通兩國語言的平民雇員來充實華埠的警察所。

在金龍餐廳發生兇殺事件之後，華僑商會曾舉辦一次盛大的宴會，以顯示在那裏的街上行走並不危險，但此舉仍未能使觀光客增加。

一名商人說，槍擊事件對於經濟的全部影响或須在一年之後才能知道。

華埠的一個機構建議，派武裝警察輔助隊在街道上站崗，以作爲一種明顯地嚇阻罪行的措施。

應付這個地區社會需要的機構太少了。華埠所有的問題和整個的華裔美國人社會的問題不同。約有七萬華裔美國人居住於華埠之外的地區——居住於華埠之內的人數大約相等。這些居住於華埠之外的人，有着適當的職業，並受到相當的尊敬。在三藩市的華裔美國人的教育水準，其百分比高於一般人的教育水準。

結果，人們紛紛遷離華埠他去。

法學院學生秦艾說：「人們紛紛遷離。」又說，在該市里奇蒙區已興起一個「新華埠」。該區位於原華埠以西，靠近海洋。

警方說，在里奇蒙區，第二大青年帮會「中青帮」已經興起。這個地區內，已發生一些與帮會有關的兇殺案件。

不過，儘管華埠已趨沒落，但它的銀行業却日漸興盛。過去幾年來，存欵已增加百分之四十五。

一名不動產交易商說：「我現在專門跟華籍顧客做生意。有一天，來了一名男子，打開手提箱，出示六萬美元現鈔。我沒有問那是從那來的。」

一名社會工作者說：「華埠是一個大的閃爍着霓虹燈的地區。你不會找到別的地區有這麼多的銀行。儲存在那裏的錢，可能會毀掉這個地區。」

一個身材矮小的廣東餐館老闆坐在陰影下，很緊張的低聲說：「他們學會了香港街道上的殺人放火的老玩意：他們也學會了美國電視上新的暴力行爲。」

六小時後，在距離紐約市勾街兩條街以外的地方，一排子彈貫穿了六名華裔青年乘坐的汽車。十九歲的伍鍾其被人送到醫院後即死亡。

和往日一樣，在驚恐的華埠，無人願意出來挺身作證。警方只能猜測十月初發生在勾街上的案子是華裔帮派爭奪「保護費」的傑作。

這批傢伙只會說廣東話，衣著很像美國的不良少年。他們在街上橫行不法，自稱是「鬼影帮」或「飛龍帮」，爲了爭奪地盤彼此鬥毆。

警廉衝突雨過天晴

——追記香港警察風暴的過程

秦明

香港一部份警務人員，掀起「廉」「警」對立的風暴，開始時市民反應不一，後來被一小撮陰謀份子插手其間，企圖乘機煽風點火，大亂「港英」，香港市民由於「六七暴動」的慘痛記憶猶新，終於發現事態有變質的趨向。

這一撮別具用心的陰謀份子，其背景可說呼之欲出，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特將這一個回合「風暴」高潮迭起的過程，摘記如下：

十月廿六日下午二時，警方員佐級人員不滿廉署調查方式與程序，派出代表前往九龍警察總部，上書警務處長施禮榮請願，提出九項要求，請求處長答覆。晚上八時，近三百名警務人員及家屬，齊集黃大仙警察宿舍，舉行「反迫害研討會」，隨後發起全港警員簽名運動。

廿七日下午，施禮榮發表公開聲明，強調將使每一警務人員均獲公平待遇，並派出蘇桐與員佐級人員五名代表會晤。晚上八時卅分，數達五千餘名警務人員齊集九龍花墟球場，舉行「警察伸張司法正義研討會」，決定翌日九時半，全港休班警務人員在中區皇后碼頭廣場集合，一同操往警察總部，要求晤見警務處長。

廿八日上午九時半，近五千名警員，由皇后碼頭廣場開始，列隊操往灣仔警察總部請願，中午十二時十分左右，約百餘名請願警務人員直闖和記大廈，圍搗七樓廉署執行處總部，並引致五名廉署人員受輕傷。

當日下午，警務處長親自下令刑事偵緝處立即徹查圍搗廉署事件，成立特別小組進行調查。

廿九日，警察員佐級協會籌備委員會，舉行閉門會議，決定日內呈函警務處長，重提九項要求，並且計劃進一步行動。當日廉署總部及其他各區分處，均受警方嚴加戒備，門外設警員巡更部，警員按時巡邏。

卅日，消息傳出，港督下令儘速調查襲擊廉署總部者，並決定廉署肅貪政策維持不變。

十一月一日，警務處長施禮榮向街坊首長透露，警察員佐級人員已獲准成立協會，會章內容大致與本地招募督察協會相同。

二日下午三時，警察員佐級人員協會在界限街警察會所舉行座談會，市政局議員陳子鈞出席解釋「污點證人」各項問題，楊勵賢議員及若干位街坊首長亦同時出席。

三日晚上八時，本地招募督察協會，突然召開緊急大會，在九龍警察總部舉行，拒絕記者採訪。警務處長施禮榮據說亦被拒於門外。

四日上午，員佐級人員在官塘警署舉行會議。晚上六時許，近千名員佐級警務人員，在界限街警察會內作兩小時秘密會議，傳出警察在翌日實行怠工的消息。

五日下午，港九新界各警隊單位派出近三百名代表，進行「閉門會議」，隨於晚上九時許，在會所內舉行大會，近三千警務人員出席。是晚九時許，港督突頒佈特赦令，宣佈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以前的貪污罪行，普通情況下不予調查。

警察會所之數千人大會亦接獲特赦消息，在大會上公佈，在場人員歡聲雷動，並透過警方通訊設備，向當值警員「實地現場轉播」。

六日，警務人員又認爲港督特赦令措施含混，提出抗議，要求警務處長翌日予以詳細解釋，如不滿意，再度採取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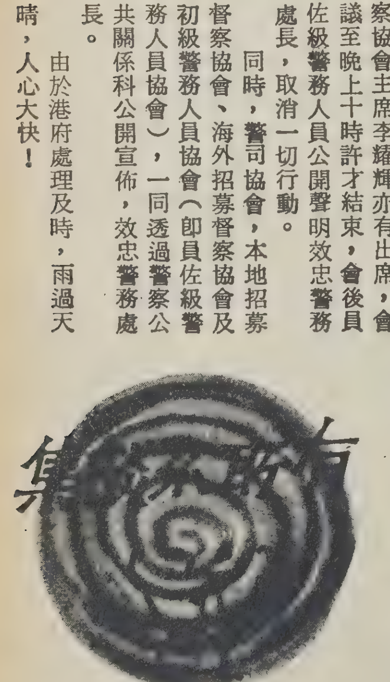
七日，員佐級警務人員準備晚上召開萬人大會，並計劃操往港督府請願。港督於上午先後召見行政、立法兩局首席議員及三軍總司令，在布政司署進行閉門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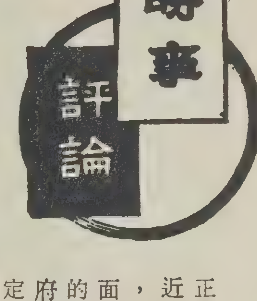
下午，港督隨即召開臨時緊急立法局會議，在二十分鐘內，三讀通過一九七七年警察（修訂）（第二號）法案，授予警務處長權力，對不服從命令的警員，予以立即撤職處分。下午四時半，警務處長發表聲明，禁止警員任何公開集會。

同時，社會知名人士亦紛紛表示支持港督的新措施及新法案。五時許，員佐級警務人員在花墟警察會進行閉門會議，本地招募督察協會主席李耀輝亦有出席，會議至晚上十時許才結束，會後員佐級警務人員公開聲明效忠警務處長，取消一切行動。

同時，警司協會，本地招募督察協會及海外招募督察協會、初級警務人員協會（即員佐級警務人員協會），一同透過警察公共關係科公開宣佈，效忠警務處長。

由於港府處理及時，雨過天晴，人心大快！





反廉怒潮與反貪風暴

徐達文

維持安定 消解矛盾

香港警務人員與廉署人員發生的正面衝突和公開矛盾，可以說是香港近來發生的重要事件。因爲這次事件，不但是有關人員之間存在積怨的表面化，而且是有關當局內部存在不滿的公開化。這種積怨和不滿，如果港府當局不及時予以平息和消解，其肯定會導致不良的效果。因此，這場反廉怒潮及反貪風暴的爆發，值得人們注意的，還是如何去從事善後的補救及事前的防患。以香港社會的處境而言，任何一種風暴，尤其是來自負有維持香港治安的警務人員的不滿情緒的激化，是會造成深遠的影响。

正如我們曾經指出，廉署人員的維「法紀」行「廉政」，警務人員的反「逼害」爭「人權」，雖然是各執一詞，各持己見，但雙方只要平心靜氣，求同存異，就不難消除誤會，化解歧見，以求避免事態的轉化及事件的惡化。這種和緩及折衷的解決辦法，只會有利香港社會的安定，及有利香港治安的維持。

廉署調查應顧及人權

以事論事，廉政人員在處理反貪事件中，可能會出現若干措施不當的錯誤，致引起某些警務人員的誤會和不滿，但這只能看作爲處理方法的問題，而不能說是廉署的「違法亂紀」，因爲廉政人員所執行的任務，是有法例依據的；廉政人員所達到的目標，是有益廉政開展。同時，廉署工作的對象，未必是專門針對警務人員。當然，一撮警務人員的貪污行爲，致引起外界人士的注意及談論，這不能說是廉署故意刁難警察。不過，廉署對若干警務人員的調查和檢控，應該要顧及他們應有的人權，應該要注意他們應有的法權，是完全必要的，以免殃及池魚，使許多守法的警務人員蒙受不白之冤。

警務人員應遵循合法途徑

我們認爲，警務處員佐級人員遵循正常途徑，根據合法手續，向警務處長呈遞一封請願信，提出九項正式要求，是值得有關當局考慮的。因爲該請願信所包含的內容，象廉署應對被調查清楚後認爲有證據者立即起訴，以免因爲經過冗長之調查及停職，致令被拘捕者及受調查及其家屬備受精神上的威脅；廉政公署不應只憑聲名狼藉而滿身污點之罪犯出作唯一證人，並給證人利益或其他有利條件；等等。這些內容是合情合理的。也反映出本港警務人員的切身利益。

謀求對策避免歧見加深

我們認爲，廉署辦公室前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只是孤立事件，故人們不能以一撮人的粗暴行爲，就忽畧大部份警察的合理要求。如果將這件事混作一談，是無補於事情的完滿解決，正如毆鬥、謾罵、鬧事反常行爲，無補於事情的解決一樣。既然不愉快的事件已成過去，在目前的情況看來，有關當局如果擴大這次事件的處理，未必是消除歧見的唯一辦法；最重要的，還是如何去謀求今後的對策，以避免歧見加深，矛盾擴大。

無可否認，香港警務人員對香港社會的安定，對香港治安的維持，具有極大的作用。因此，如何穩定警察情緒，如何提高警察士氣，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有關方面對這個問題有所忽視，這一定會引致危害性的影响，其結果，就會犯了顧此失彼及因小失大的錯誤。要避免這種錯誤的產生，就要先行防患於未然。

防止別有用心人士利用廉警衝突事件

我們認爲廉警衝突事件值得人們關切的，應該是防止這次事件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士所利用，作爲攻擊港府施政，挑撥官警關係，打擊警察士氣的藉口，爲防範這次事件的轉化，港府應該採取一種公正的仲裁辦法，使到廉署與警務人員雙方有所瞭解，有所構通，有所抑制，以便從事直接的協調及正面的商談，以消除彼此的歧見誤會。只要雙方能本着尊重人權及厲行法治的精神，去處理這個問題，事情不難得到解決。

而香港的傳播媒介，則應負起促進了解，加強團結的輿論責任，實不應藉着這次事件，作誇張報導，作渲染宣傳，因爲這種誤導，只會使到事件更加復雜化。我們相信，經過一個冷卻時期後，廉署與警務人員的誤會會冰釋，再經過有關方面的冷靜處理及合理措施，上述的事件所引發的衝突，定能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

橫眼一瞥，看見純眞的士兵們臉上充滿疲憊的顏色，但很快又閉起眼睛。

「報告林團長，方政委他們都在這裏。」坐在吉甫車後座的岳雷大聲的說。

林立果睜開眼睛。方政治委員和預備連長陳璋，正一起從獨立團警備排站步哨的地方，向停著飛機的五十公尺遠的空地，跑步過來迎接。

方政委瘦削而被太陽晒焦的面孔顯得更加蒼白，看到他的面孔，便不由得想起切除半個胃部的痛苦情狀。

「我剛剛跟宿舍連絡過，他們說您已經來這裏了……昨天晚上有沒有睡好？」方政委親切而低聲地說：

「我睡得很好，你可沒有睡好吧，接到任務了沒有？」

「上面指示，九點四十五分來這裏接受任務，時間還有二小時，準備作業，忙了通宵，總算做完。」

林立果看看陳連長，眼睛果然充血，前天晚上，爲飛行訓練忙了整夜，昨天晚上又繼續工作通宵簡直像個鐵人，林立果接受十二架「峨嵋」式戰鬥機的檢查報告之後，默默地伸出手，緊緊握住陳連長的「武骨」的手，這出乎意外的動作，使陳連長臉色變紅，以立正姿勢大聲回答說：

「一切爲着敬愛的毛主席，爲着革命。」

林立果溫暖的眸子突然射出銳厲的光芒，以冷淡的口氣說：

「準備作業完成後，除值班人員以外，全體好好休息。」

命令完後，又轉向方政委說：

「趕緊連絡傘兵師，從停止點到起飛跑道通路的，一定要保留至少保持五十公尺寬。」

方政委浮現微笑點了點頭，隨着林立果強有力的腳步後面小聲地說：

「已經連絡好了，只要我們需要用，他們立刻讓開路，那些傘兵部隊昨天晚上剛來，一直站到今天早上三鐘點，他們團長來商量，希望通路借他們的士兵們坐下來休息、休息，我也就同意了，他們也的確需要休息。」

閃着銀色光輝的十二架戰鬥機，在停機綫後面排成一列，「停止信號」後面的草園上架起五、六座野戰棚，突然間，獨立團通信員小李從最前面的棚子跑出來大聲說：

「政治委員、團長趕緊來指揮部，有緊急任務！」

三十分鐘後，林立果帶領岳雷和唐力夫，以二千公尺高度向直綫距離三百公里的武漢市飛去。

放眼望去，蔚藍色的天空沒有一朵白雲，操縱室後方，高高升起的朝陽，正閃耀着光輝，看看機首下方，右側是一條寬絹帶般的長江，正蜿蜒地向一望無際的綠野平疇中流出，廣寬的河面看不見小船，已經被封鎖二天了。」

這次的飛行任務，可有一點特別，到達武漢市上空時，主要是偵察漢口各機場狀況，迴旋五、六次返航，不可有任何威嚇行爲，或戰鬥行動。

地面上土黃色的道路，沒有車輛通過，甚至連牛車也看不見，所見到的是一片寧靜而和平的景象。當降低飛行高度，通通死寂的黃石市時，突然看到長江裏有幾隻灰色的軍艦，正曳着白色的尾浪溯江而行。這是屬於「東海艦隊」中配備有最強大武器，速度最快的驅逐艦。本來是配屬於舟山羣島海域，正協助作戰訓練之中，現在居然竟在此種情況下參加了行動，實在是大出意外。

林立果和很多的軍區指揮員及政治委員熟識，但是和「武漢區司令員」陳再道，政治委員鍾漢華則僅見面兩三次而已。

陳再道原本出身於張國燾所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嗣後又配屬於劉伯承和鄧小平的第一二九旅，到一九五四年，移歸「第四野戰軍」管轄，而成爲林立果父親林彪的部下。

一九五五年，中共設立「武漢軍區」，陳再道雖然昇任「司令員」，但在發表昇任之時，林立果的母親葉羣曾經向林彪說過，目前林立果仍還記得的話是：「連字都不認識的一介武夫，爲何讓他來担任軍區司令員？」

「不可以把他看做是沒有學識的人。他在戰鬥方面非常了不起，甚致連美國西點軍校出身的優秀學生都輸給他呢。」

這位強於戰鬥的武人，此次竟把「毛主席」軟禁起來，實在太大胆了。林立果很希望今後能夠看到他進行戰鬥的情形。

「毛主席」被監禁的事未被洩露出來，所發表的只在「武漢軍區」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反革命份子，監禁了「副總理」謝富治和主力。假設毛澤東被軟禁的情況洩露出去，第一，勢必將引起全「國」的「大亂」。第二、担心「主席」和「黨」的威信受到損傷。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主席」安全而迅速的救出來，並且不管如何都在最守秘密而絕對不露痕跡的予以處理。

在機首下方看到水光明亮的一個湖，這是他過去多年前曾經打過野鴨子的梁子湖。對於過去嬉戲過的地方，儘管是再訪，但人事已非，即使是能追憶過去的時光，究又能怎樣呢？也只不過反覆咀嚼着人世間的痛苦而已吧？

陳再道兵圍毛澤東
林立果親駕座機勤王

夏之炎

文革時，武漢陳再道和鍾漢華，大清早率領八二〇一部隊，包圍洪山賓館，對住在賓館的毛澤東、謝富治、王力，以武力實行兵諫。林彪兒子林立果，駕他的座機「峨眉」式戰鬥機，前往武漢上空偵察，準備勤王救駕。

一九六七年，新年來臨的時候，正面臨着混亂與動搖的重大局面，北京中央文革小組所支持的奪權造反運動，正向全國大規模的展開，一月間，首先在上海奪權成功了，學習「巴黎公社」的「上海人民公社」產生了。這種埋葬官僚制度的激烈行動，動搖了原來指導黨軍政三者的傳統體制，震撼了所有的統率指導集團，而奮勇地站起來的却是對「革命」滿懷熱情，參加奪權造反運動的人們。

兩者間的鬥爭立刻起來，新疆地區的「當權派」丟棄了革命的假面具，殘酷地殺害拿着機關槍與手榴彈造反的羣眾，到了二月，長沙和廣州兩地掀起了大規模的武鬥，其後不斷升級，從棍棒、石頭槍矛、大刀、火燄瓶、強力殺虫藥，甚至演變到放火打刼、放毒氣彈的程度。「國務院」的部份高級官員，由於在二月份召開的擴大會議上，會大胆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遭到垮台的命運，各省市政部門的負責人，都受到相當大的壓力，他們深悉眞相，知道今後不能再依靠中央的領導人，也悟及自已的事情非由自己保衛不可了。

但是，這些「當權派」並不甘於沉默，他們雖然遭到黨、團、勞工組織、民兵、公安等的無情打擊，但他們迅速改編了剩餘的組織，聯合退伍軍人或郊區農民，構成保衛「當權派」本身的「革命勢力」。

這股革命勢力從人民銀行取出現金，從物資倉庫取出衣類、粮食、車輛、宣傳用具等，甚至利用門路爭取槍枝和彈藥。

因此之故，「造反羣眾」相對地顯得勢力薄弱了，儘管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組，打了多少長途電話給他們鼓勵，儘管人民日報呼籲「要文鬥、不要武鬥」，却絲毫不能阻止「革命勢力」對「造反羣眾」的殺害。到這時候，「造反羣眾」終於發覺到這一向自稱爲中立的軍隊領導人，實際上是站在當權派一邊的。

當時「中央」爲收拾這種局面，不外採取兩種方法，其一是中央文革小組命令各地軍隊支持「造反羣眾」，奪回已經交給「革命勢力」的武器；其二是靠自已武裝起來「造反」奪權。

中央委員會訴諸各種手段呼籲停止戰鬥，但自四月卅日至五月十日，僅十天之間，北京就發生一百卅三次武鬥事件，參加人數合計達六萬三千多人，更甚的是四川省，竟有四千人以上，因武鬥而死傷。

五月十六日，當「中央」委員會公佈了一年前毛「主席」在杭州親自擬訂的文告，如此一來，更進一步增強了造反勢力，企圖把頑強抵抗了一年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眞等人，從政治舞台上拉下來。

這所謂的「五一六通知」發表後，造反羣眾又增加信心，進入更激烈地奪權鬥爭，即使對協助當權派的軍人或對周「總理」領導的國務機構，也開始直接攻擊，天翻地覆的戰鬥序幕正式拉開了。

鮮血染紅了中國大陸的每個角落，人人心中都充滿着深沉的憤恨與痛若，一個不過十數年歷史的「國家」竟然陷入有史以來最大的混亂之中——而這混亂的根源——中國共產黨中央內部的奪權鬥爭，由於高層兩個主要集團的勢力，不分軒輊使一時難以解決的全「國」混亂狀態，只有長期延續下去。雙方對立越來越深刻，終於由「量」的鬥爭演變爲「質」的鬥爭。

從七月廿日下午到廿一日清晨，軍用機與臨時徵用的民航大型運輸機，不停地在九江機場起落，駐在上海郊區大場基地的「空軍司令部」直屬的獨立傘兵師進入戰鬥狀態，緊急向九江移動，狹窄的飛機場一時顯得擁擠不堪，充塞着司令部後勤人員，以及大量的軍用物資，有些還分散在臨時徵用的市內各學校、體育館、旅館及沿岸的倉庫中。林立果率領的空軍獨立團，也在繁忙中抵達九江，「軍事委員會」臨時設立的戰鬥指揮部，將空軍獨立團分配到九江市委員會的住處，宿舍雖然狹窄，但比起騷亂的機場營房來，要好得多了，林立果和團政委方玉理分到二樓東側，是一間有浴厠的套房，方政委與團參謀爲參加臨時設置的空軍指揮部作戰計劃，必須留在機場，所以特別要電訊部隊架設一台軍用電話，藉此與宿舍保持聯絡。

被低空飛行的飛機噪音吵得一夜沒睡好的林立果，仍然在六點便起床，往機場走去。

機場指揮部人員也個個都帶着睡眠不足而充血的兩眼忙碌着。陸續送來的氣象資料散布在大張千分之一地圖上，十數台電話機同時在通話中。

林立果走出充滿污濁空氣和烟味的地下室來到塵埃仍在明亮陽光下飛舞的機場。

岳雷與唐力夫站在跑道邊的吉甫車上等待着，他默默地上了吉甫車，車子便順着跑道向機場東北端駛去，獨立團的戰鬥機正在那裏待命中。

跑道盡頭是一片廣闊的草原，但草地的綠色却被一片穿着草綠色戰鬥服的傘兵部隊所覆蓋了，吉甫車响着喇叭，從坐在草地的人羣中穿過，林立果

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並以三年內黨員增至三〇萬，「赤旗」報讀者增至四〇〇萬人爲目標。實際上過去四年來新增黨員七萬有餘，而脫黨、死亡者也有三萬數千人。截至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日共第十四次大會開幕時，黨員僅得三九萬人。至於「赤旗」報銷售量，因從九月起舉辦「黨勢擴大月」，連同星期日版在內，實銷額激增七〇萬，共達三二〇萬份。

日共吃了「二連敗」

在「民主聯合政府」口號下，日共自然盡量僞裝民主。第十二次大會時，日共將其綱領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爲「無產階級執權」。一九七六年六月日共九中全會，又將「無產階級執政」改爲「勞動階級權力的確立」，把綱領中的「馬列主義」改稱「科學的社會主義」。六月二日又發表「自由與民主主義宣言」。根據日共自己的解釋：「無產階級執權」與「勞動階級的權力」爲同義語，爲了實現社會主義，勞動階級掌握權力是必要的。但「無產階級執權」，常使人聯想到俄國革命中的暴力革命與獨裁政治，這不是日共的目標，故爾加以修改。又稱：百年前，「共產黨宣言」以無產階級專政爲其理論中心，由於當時勞動者乃係少數，奪權專政乃屬必要，俄國革命時亦然。現代先進社會中，勞動階級及薪給階級、農民、中小商工業者佔絕大多數，專政已無必要。

姑不論是誰影响了誰，但近年日共論調頗與歐共類似。一九七五年九月意共代表團，一九七六年三月西班牙共黨總書記卡里略，同年四月法共總書記馬歇，先後應邀訪問日共，並分別發表聯合聲明。而上述三個共黨，正是所謂歐洲共產主義的代表者。這些聯合聲明中所鼓吹的，大致可歸納如下：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適用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容許多黨制存在，尊重普選結果，保障集會、言論、出版、思想、文化、藝術表現的自由，以及包括自由布教在內的宗教自由。在西、日共黨聯合聲明中，更僞言不容許以國家特定的思想加於人民，卽不容許有「欽定哲學」的存在。

上述各項口號是相當動聽的。但在日本，要右，有自民黨和社民黨；要左，有社會黨（日本社會黨比共黨更激進），日共把自己弄成個不左不右，非驢非馬的樣子，未必就對自己有利。且看事實吧！從一九七四年日本參議院選舉起，至一九七五年的地方統一選舉，共黨勢力就無法伸張。一九七六年參院秋田選區補選，日共得票卽從過去的三萬票下降。本來，依照黨章規定，日共第十三次大會應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舉行，因國會解散後將於同年舉行大選，日共乃於同年七月舉行第十三次臨時大會，爲大選作積極準備。臨時大會前，日共書記局長不破哲三於五月間，形容那次大選爲「一九七〇年代最大的政治戰」，號召全黨在這次「歷史上最大的激戰」中，盡全力達成任務。結果在那次大選和今年七月的參院選舉中吃了個「二連敗」。

日共的當前任務

日共第十四次大會於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在日本靜岡縣熱海市伊豆學習會館（黨學校）舉行，這一次挽回頹勢的大會，甚至有人稱它是「重建大會」。

日共中委會委員長宮本顯治在大會致詞時，檢討了日本政局及年來的兩次選舉。他把日共在選舉中的挫敗，歸咎於社會黨的內部紛亂以及「反共中道連合」對以社共爲中心的「革新自治體」的新攻擊。他強調「教育立黨」，要求黨員克服分散主義和官僚主義傾向，以「革命性的樂觀主義」，發展「革新統一戰綫」，冀能在下屆國會選舉中獲取勝利。

日共書記局長不破哲三在他的報告中聲言，要建設「強大的大眾先鋒黨」，並指出日共的當前任務是：主張廢棄「日美安保條約」；緩和經濟危機和改善國民生活；加強在各階層羣眾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這次大會的結果，可歸納爲以下幾點：㈠黨的建設方面——提出黨員五〇萬，「赤旗」報四〇〇萬份新目標，並以一〇〇萬黨員爲將來目標；㈡黨的路綫方面——積極肯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進步法則」，這是所謂「宮本柔軟路綫」，也差不多可稱爲歐共路綫。但另一方面，日共明確指稱公明黨、民社黨和新自由俱樂部是「親自民勢力」；再度批判創價學會；對於社會黨的「全（部在）野黨路綫」，也指爲有利於「反共中道」的主張。那麼所謂「革新統一戰綫」能否組成（社會黨本身尙在內紛中），宮本路綫是否有歐共路綫那樣「柔軟」，實不無疑問；㈢人事方面——由於選舉中的「二連敗」，認爲第一綫黨員力量不足，因而本次大會中，戰前的老幹部如藏原惟一、砂間一良、多田留治、松島重治等退了下來，宮本顯治的戰前老戰友副委員長袴田里見，竟從黨的職員名簿上消失。但黨幹部雖有不少青年面孔，而從第十一次大會（一九七〇年）就建立起來的宮本委員長——不破書記局長體制，却依然未變。他倆又第三次連任。

最後，須要指出的幾點是：日共雖然高調民主，但其黨內組織却仍是民主集中制（中央集權的另一名稱）；早在去年二月，日共書記局長不破哲三就在美國「新聞週刊」的一次訪問中聲言：「共黨掌握政權後，也會維持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可是，接着說：「大企業雖不必解體，但一部分產業如動力工業等的國有化，將加以檢討」；宮本顯治也說過：「共黨獲取政權，如不將基本的生產手段社會化，不能說是實現了社會主義」。那麼，日共變了嗎？答案應該是：本質沒有變，它外表的變，只是爲了選舉——獲取政權。

年來宮本顯治連續邀請歐洲共黨代表團往訪，所唱的口號幾全同於「歐洲共產主義」，又竭力表白日共並不是「披了羊皮的狼」；但日本社會黨的勝間田清一則不客氣地指出：日共在同一領導者（宮本顯治）的領導之下，曾經長期反對過意共共唱同一曲調，事實上定然是狼披了羊皮！說眞的，歐共所爲豈不也是一種選舉的把戲！日共過去冀望一九七〇年代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現今已稱在一九八〇年代，革新勢力將與擁護自民、中道，新保守體制的勢力，展開政治決鬥。可是，像廢棄「日美安保條約」等口號，在今日的情勢下，眞的會受日本人民歡迎嗎？日共那張羊皮，眞的不會被人揭穿嗎？

越來越像怪物的日共

尹耀慶

日共身處東亞，却鼓吹歐洲共產主義。所謂歐洲共產主義的特徵之一，是實行左翼大聯合，藉此獲取選票伸張實力；日共却反對和日本在野黨搞大聯合，它和社會黨的統一戰綫，也遲遲不能建立。當前歐洲共黨實力爬升，日共實力却在滑降。

大戰前後的日共

就理論上言，共黨的革命是以推翻資本主義爲鵠的。在亞洲國家中，只有日本可稱是資本主義，而且，它的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列甯所謂最高階段。在第三國際時期，就曾界定日本社會的性質是獨佔的、帝國主義、垂死的資本主義。照這樣說，那裏的無產階級革命時機業已成熟，該是共黨一顯身手好園地。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二年七月，當年就加入了第三國際。論歷史，它也是不算短的。不過，在成立大會上，它只通過一個綱領草案。翌（一九二三）年五月臨時大會中，連那個綱領草案都沒審議完畢，留待大會後交黨內機關去審查決定。不料，同年六月間日共的重要份子，如德田球一、野坂參二等五十餘人就被政府檢擧，其時連黨的綱領都還未曾成立呢！

一九二四年一月日共決議解黨，但第三國際反對。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三國際支使佐野學等在上海集會，通過再組織黨決議。一九二六年三月加藤高明內閣成立治安維持法，主要目標就在取締共黨活動。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五日，宮本顯治等八百名共黨被捕處刑，日共領袖幾被一網打盡，第三國際派來的新領導人也陸續遭逮。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日共時興時滅，其實力微不足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向盟軍無條件投降，麥克阿瑟總部進駐東京，十月間釋放三千名政治犯，德田球一、志賀義雄、宮本顯治等得以出獄。野坂參二則已於一九三〇年逃出日本，一九四〇年赴延安，將參二這個名字改爲參三。日共得以公開活動，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亡時，日共的活動可分兩大時期。前一個時期是和平鬥爭，後一個時期是武裝暴動，兩者都少有成就。這個轉變，顯然與國際共黨的行動有關。因爲，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十一月共軍入韓。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舊金山和約簽字，預定翌年四月廿八日生效，盟軍在日本將結束佔領狀態。同（一九五一）年十月日共制定新綱領，要在「民族民主統一戰綫」口號下，展開武裝鬥爭。

單從日本看日共，其行動是相當可笑的。當日本戰敗、盟軍佔領之初，日共要以「和平」手段從事「民主」運動；當和約簽字，盟軍即將結束佔領時，日共却要以「武裝」暴動爭取「民族獨立」。這眞是倒看了日曆！此無他，只是爲了配合蘇聯的行動而已。從一九五二年開始，日共的火燄瓶（土造手榴彈）到處亂飛，把日本人民對它的一點點同情心連根炸掉。因此，在一九四九年眾院選擧時，日共曾獲三五席，一九五二年十月總選就吃了鴨蛋。火燄瓶戰術失敗後，日共不得不改弦更張，雖未放棄「民族解放」，但把它解釋爲長期而困難的鬥爭，轉而強調和平、民主、安定生活口號，改採迂迴戰術。

處在中蘇共夾縫中

一九五八年日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時，有黨員三萬五千人，大會決定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日本獨佔資本兩大敵人。該次大會也確立了野坂議長（主席）——宮本書記長體制。

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第廿二次大會，赫魯曉夫帶頭抨擊阿共，周恩來當場表示異議；中蘇共分裂，日共處於夾縫中頗爲尷尬。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日共「赤旗」報刊出「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眞正團結和發展」一文，公開了它的親毛立場，與蘇共日漸疏遠。

宮本顯治原有日本的赫魯曉夫之稱，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全會，他就稱病不會出席，嗣後且至中國大陸「療養」，當然他並不曾認眞接受中共的教條。一九六四年日本國會表決局部禁試條約時，日共主席團委員志賀義雄和鈴木市藏在參議院投票贊成。同年五月廿一日，日共中央全會以該二人違反黨紀投票，決議開除黨籍。此後志賀另組共黨團體「日本之聲」，由蘇共予以支持。其時，日本困於中蘇共干涉，於十一月九次大會中標榜獨立自主的國際路綫。

一九六六年春，日共代表團歷訪河內、北平、平壤，倡言在反修鬥爭。河內、平壤均表贊同，日共代表團由平壤再折返北平時，毛澤東強求修改日共與劉少奇業經協議的聯合聲明。日共不允，聲明未發，雙方關係惡化，中共也支援親毛之日共份子搞分裂活動。此後，日共乃認眞貫徹自主路綫，免受中蘇共干擾。

第二天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連續享受了廿幾年的經濟繁榮，日本業經成爲經濟大國，人民生活提高，政治也已民主化，因而日共也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共黨一樣，事實上很難發展。雖然它會以溫和的手段，藉開設診所等等服務工作爭取民眾，使黨的實力畧加伸張，但那是有限度的，而且不是以馬列主義的號召得來。

一九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初，西方國家倡言「談判時代」「和解政策」，與共黨政權「緩和」緊張，使得人民對共黨的警戒心降低，社會黨等左翼政黨也想與共黨聯合作戰對付執政黨。加以一九七三年以阿石油戰爭所觸發的經濟危機，使共黨有可乘之機，於是西歐共黨就死灰復燃。但日共似乎並未蒙受此一時機的恩惠。四年前（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第十二次大會時，日共提出建

給港共負責人的公開信

古鶴翔

駐港的中共負責朋友們：

我們並不認識，雖然在左報上我見過你們的名字，你們在反共刊物上也可能讀過我寫的東西。

在二十年前，我可以稱你們爲「同志」，雖然你們是較爲重要的「領導人」，我只是一個普通幹部。現在，我已背棄了共產主義，唾棄了中共禍國集團，所以不能再稱你們爲「同志」了，但我們都是中國人，即使不能稱作「同胞」，總可以互稱朋「朋友」罷。

我要向各位說的話很多，但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雖然血債纍纍，但參加共產黨的人不一定是壞蛋，反之，其中很多是熱愛眞理，追求正義之士，特別是早期參加共產黨的人，他們參加共黨的初衷可能是爲了救國救民。

據我所知，曾在本港活動，後來返回北平參加文藝工作的黃秋雲（後易名秋耘），他就是爲了追求眞理，熱愛正義而參加共黨活動的。我，古鶴翔之返回共區工作，也是透過秋雲兄的關係。

可惜的是，我，古鶴翔因爲不願意亂殺無辜，關心人民，追求正義，竟然得爲中共鬥爭的對象。

朋友，誰能同意把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處死，而指責這青年在三十年前殺人？

朋友，誰能同意判一個青年死刑，而這青年「犯罪的時間」還是一個嬰兒？

不，我不能夠，各位大概也不能夠這樣！然而，中國共產黨能夠這樣！由於我不願盲目殺人，於是在「廣東省司法改革會談」時，我，古鶴翔受到「全省司法幹部」的「一致斥責」，「一致鬥爭」。

朋友，秋雲兄也因爲敢於講眞話而受到攻擊，這是我逃出共產地獄後獲得的消息，詳細的情形，你們大概比我更清楚，這裏不必多贅了。

我還要告訴各位的是，曾在香港華商報工作的招麥漢兄，他於「解放」後在石歧「珠江人民報」担任「副總編輯」職務，其後轉入「粵中行署」文教科工作，他的「愛人」是「珠江區新華書店」的「經理」林楚。

據我所知，招麥漢兄的工作表現十分積極，他十分關心「同志」，十分爽直，富有正義感。

我，古鶴翔在一九五五年夏季剛剛被中共表揚爲「抗旱模範」，跟着就無端的成爲，「反革命」，又在一九五七年初獲得「恢復名譽」的待遇。

「恢復名譽」後，我在粵中行署碰見黃落塵，向他問及招麥漢的近沉。黃落塵給我的答覆是：「不要提及這個叛徒！」

當時我絕不相信招麥漢是「叛徒」，正如不相信自己是「反革命」。當然，今天的古鶴翔自然是共黨心目中的「叛徒」與「反革命」了！

前兩年，鄭秀堂兄告訴我說：「招麥漢已經自殺了」。爲了招麥漢之死，我覺得難過，因爲他是一個好人，然而，招麥漢之死，並不使人詫異，因爲共產黨絕不容許有正義感，有良心、有知識的人活着，共產黨需要的只是盲從當權派的狗腿。

在共黨苛政下喪生的好人，我見得太多了，其中有不少是「共產同志」。

肯定的，參加中共禍國集團的人，不少是滿腔熱情的，他們本來抱着救世濟民的壯志，可惜的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中共禍國集團彷彿是一個紅色大染缸，置身其間的人往往於不知不覺間被汚染了而不自覺，甚至以「紅」而自傲。

所謂「紅」，就是失去了良知，失去了人性，只有「黨性」。

所謂「黨性」，分明就是盲從，殘忍，偏執與無知。

例如在「三反」時期，「珠江專署文教科」的「負責人」張經畧，他被「珠江專署」的「秘書主任」錬鐵指爲「大貪汚犯」。

當時參加「打虎隊」的人大都不相信張經畧有貪汚的行爲，可是不能不跟着錬鐵的指揮棒跳舞，苦鬥張經畧。

當時有些「打虎壯士」在圍鬥張經畧時，竟然施用「武功」，又把張經畧關入厠所，以表「積極」。「打虎領導人」之一的陳海天，更指責張經畧「勾結大天二」！

張經畧如何「勾結大天二」呢？原來在「解放」前，他奉「組織」之命進行「統戰工作」，因此便與「大天二」結交，正如今日你們——駐港的中共負責人一樣，向「白皮猪」和「黃皮狗」進行「統戰」工作。這分明是「神聖的工作」，可是，突然成爲「勾結敵人」的「罪行」了。

港共的負責朋友啊，現下中共中央已決定把你們「逐步調離，全面調動，一個不留」了，你們將要返回大陸去。

你們誰沒有讚揚過劉少奇？誰沒有歌頌過林彪？誰沒有攻擊過鄧小平？誰沒有擁護過「四人帮」？你們誰沒有勾結過「白皮猪」和「黃皮狗」？

朋友，台灣就在對岸，自由就在香港。你們預備調回大陸受整肅，抑或投奔自由？

你們願意盲從中共禍國集團到底，堅決與八億同胞爲敵，抑或唾棄赤色的染缸？朋友，從速猛醒罷，青史流芳，抑或萬年遺臭，祗在一念之間！

正是：「少年壯志比天高，濟世救民意氣豪；蹉跎忽已四十年，暗笑我身難自保！」謹錄舊作一首，並促各位立即投奔自由。

順致

自由的敬禮！

你們的朋友或敵人　古鶴翔上

共諜滲透台灣

陳獨塵譯

二十八年來，中共處心積慮地想削弱台灣，不斷地派遣共諜潛入台灣，進行顛覆活動，以便能在最後決戰時，輕易攫取台灣。然而，中華民國治安當局的努力及一千六百萬人自然的反共傾向，已經成功地阻止了這種間諜的威脅。

長達五十年的中國國民政府與中共的對抗，曾在廣大的中國大陸、金門馬祖以及美國進行，這個月又進入台灣的後街小巷。

就在這場長期鬥爭進入關鍵時刻之際，兩萬多名海外華僑來到中華民國的這個最後據點慶祝雙十節，但其中卻有許多訪客是中共間諜。中華民國治安當局空前地在電視、電台向全島發出防諜警訊，並張貼標語，呼籲檢舉共諜，獎金高達新台幣四十萬元，此外據悉，治安人員在各處搜捕共諜。

深夜大家都在歡欣鼓舞慶祝佳節時，霓虹招牌及飾著彩燈的路樹下面某處，中共間諜也在傳遞指示，轉交情報，結交朋友，尋找弱點。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紀錄也顯示，本局發生過若干眞正的間諜案，接受訪問的治安官員所說的某些案情（這些案子已獲其他人士證實）顯示，台灣由於與大陸有無數的政治、宗族關係，且必須在華僑社會間儘可能爭取朋友，防止共諜滲透實有不少問題。

從各方面來看，朱壯周似乎都是個正直的台灣商人，他有時和幾個在大陸時期就交往的老友喝喝酒，每年還至少到香港做一趟生意。從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起，到一九六五年被捕爲止，他一直過着這種生活。政府控告他在大陸淪陷後不久就受間諜訓練，並且冒用親戚的名字來台。

朱某利用賄賂或酒友疏忽失言的機會竊取軍事機密，把情報轉交香港共諜（共諜在香港可以來去自如）。罪刑確定後，他在一九六八年被處決。他所以知道在台灣該與誰接觸，是因爲一九四九年背節降共的高級將領陳明仁乃是他的舊交。

偽裝爲新聞記者的徐英，曾在世界各地華埠與中華民國進行他個人的小型戰爭。徐英原來一直在泰國的中文報館做事，直到一九五二年泰國當局才發現他是中共黨員，把他遣返大陸。

一九五六年，徐英前往毛里西斯，積極參加「統戰」活動。一九六七年，他因不知中華民國情報人員就注意他的行動，居然來到台灣參加十月慶典，並想與政府官員結交，他被捕了，罪名確定後，入牢服刑，迄今在囹圄。

法新社記者袁錦濤由於以新聞電報的方式，向北平及香港拍發密碼文件，一九六六年被捕入獄。

最近被捕的共諜中，有一個人是一家藥廠的襄理陳明忠，他因在日本與一名中共間諜接觸，並在回台後印製親共傳單而被定罪。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政戰部副主任段宗鋒少將說，設在台北、台南、綠島的三個監獄目前關了二百三十六名共諜，不過其中有些人是同情台獨的份子。段少將拒絕區別他們。他說：「我們認爲他們是共諜，或共諜的同路人。他們的行爲都是想推翻政府。」

記者問，這些犯人有多少曾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到過國外？警備總部發言人說，大約三分之二。這個估計，使我們能概略計算出在外國有路綫的犯人有多少。

台灣是在美國務卿萬斯八月訪問北平之後不久，再次發起防諜運動，這似乎反映出台灣對華盛頓又有興趣與北平建交之事感到緊張。儘管美國的興趣最近數週似乎已經冷下來，但因華僑大批湧到，治安官員仍然緊張，防諜運動也就繼續下去。

一名電視播音員說：「要保障民主自由，必須檢舉共諜。共諜的活動：爲共黨搜集情報，爲共黨擴展組織，製造分裂，散播謠言。」他要求電視機前的觀眾打電話或寫信檢舉，並說，「請用眞實姓名住址」。

治安當局說，他們每週都收到大約三十通電話或信件，但目前還沒有甚麼綫索。一位治安官員說：「有個洗衣店老闆在顧客送洗的衣服內發現大陸硬幣，結果查出這個顧客只是個最近到大陸訪問的外國人。」

此間發現的實際破壞行動，並不比在那些沒有內戰的國家發現的情況嚴重。台灣省主席謝東閔去年收到件炸彈，炸傷一隻手。一名住在美國的台灣人爲了此事今年被定罪，但他的政治關係還不詳。

此間若干美國公司年初接到一個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陣綫」的組織寄來的恐嚇信，揚言這些公司如果不在六月三十日前撤出台灣，就會有某種後果。但後果如何？這個組織未明確表示，結果甚麼事也沒有發生。

極少數台灣本地人批評政府反共的措施損害到人民的若干自由，並認爲這些力量應該用於建設台灣。

但大多數台灣本地人，包括公開批評政府的人在內，都認爲應該防範共諜滲透，以免北平削弱台灣的力量。

去年有個女孩子因爲接受在日本的友人安排，參加一個團體到大陸訪問，結果被政府判刑三年。她的父親是個標榜無黨無派的民意代表。此事發生後，曾有人表示抗議。

但另一位台灣籍的無黨無派政界人士在接受訪問時說：「共黨知道怎樣利用那個女孩。他們對待要人一樣，而且他們一定也賦予她某種任務，要她去影響她的父親，所以我認爲政府有理由這樣處置她。」（譯自華盛頓郵報）

內的情況來說，假定毛先周而死，則接毛的班只能是周，不可能是別人。因此，毛如果有意指定某一個人接班，他只能把這個人放在周之下。當時排名在周之下的是王洪文。不過毛並沒有決定由王洪文接班，而是決定由江青接班，因此毛就在「批林批孔」運動發動後不久，拐彎抹角地想把江青提高到中共黨內第三號人物的地位。

毛安排江青準備接周恩來遺缺

毛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以後，周以退爲進，於一九七四年四月住進醫院，但仍繼續接見重要外賓。當時江青估計周將從此不起，乃積極展開接替周恩來充任「國務院總理」和毛的接班人的活動。因爲從那一年五月起，江青開始以「國家領導人」的名義，帶頭接見前往北平訪問的國家元首領袖。而每次均由



從這幀江青「威水」的照片看，可證毛澤東是四人帮的黑後台。

鄧小平或李先念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作陪。簡單的統計，江青自五月十八日接見塞浦路斯總理馬卡里奧斯大主教開始，到十月十九日接見丹麥首相哈特林止，在這期間先後接見的外國元首或領袖有多哥總統埃亞德瑪、奈及利亞軍政府首腦翁戈、茅里塔尼亞總統達達赫，以及加彭總統邦哥等四人。中共首要單獨接見外國元首或領袖，過去僅有毛周兩人，現在添上一個江青，豈非表示江青在中共首要中已隱然上升到第三號人物的地位？而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中排名第十，在中共政權中並未担任任何職務，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不具有單獨接見外國元首或領袖的資格。現在她竟然以「國家領導人」的名義接見外國元首或領袖，這只能是出於毛的有目的的安排。其作用乃在爲將來提高江青在中共領導階層中的地位，並以江青接替周担任「國務院」總理乃至充任他的接班人進行試探。但是進入十一月之後，江青單獨接見外國元首或領袖的活動即告停止，顯示毛的這一試探在黨內引起了強烈的反應，迫使毛不得不暫時擱置起他支持江青和文革派直接繼承他的權力的計劃。而四屆「人大」的召開已無法再事拖延。所以直到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才同意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作出把鄧小平提升爲中共中央副主席並出任「國務院」第一名「副總理」的安排。但是這對老謀深算的毛來說，不過是一個緩兵之計，等到時機成熟，他還是要實行他原定的繼承計劃的。而周恩來的死亡就是他所要等待的時機。

毛捧呂后武則天爲江青接班舖路

毛在淸除了林彪之後，決定以江青作爲他的接班人，這在現在幾乎可以說是一件確定了的事情。因爲當時毛除了他的妻子以外，已經沒有一個人可以信賴。正因爲毛作了這樣的決定，而以江青這個人又具有極大的政治野心，所以她在一九七四年以後就積極從事接班的種種準備。比如當時文革派曾經透過它所掌握的輿論工具，大事吹捧中國歷史上兩個有名的女性——呂后和武則天，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爲江青的進一步上竄鋪路的，或者有人會問，江青想充當毛的接班人，豈不是太不自量了嗎；但江青本人並不這樣想。第一、她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第二、她追隨毛幾十年，是最能掌握毛思想的毛的好學生；第三、當今世界上已有好幾位女總理，也有了女總統，爲甚麼別的女人做得到的，她做不到？或者又有人會問，在打倒四人帮之後，根據中共報導，毛在生前曾公開說，江青有野心，她想當黨主席，讓王洪文當「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春橋當「國務院」總理。但中共的報導是否可靠，值得懷疑，而即使可靠，也不能反證毛根本沒有作出讓江青充當接班人的決定。因爲毛雖在他的「三要三不要」中反對別人搞謀詭計，他自己却是一個專搞陰謀詭計的傢伙。而一個專搞陰謀詭計的人，經常是口是心非的。

即使毛當時眞的說過這種話，也可能是預留退步，準備萬一江青等人失敗，他可以推卸責任，永遠不犯錯誤。但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毛澤東未料到自己死得這麼快，更未料到辦事最使他放心的華國鋒，最後辦了一件使他傷心的事。

毛是四人幫的黑後台

岳騫

***

最近大陸傳出小道消息，一般人民同共幹都說四人帮實際是五人帮，至於另一個漏網者是誰，有人說是毛澤東，有人說是華國鋒，就許多資料而言，自然還是華國鋒，毛澤東是五人帮的黑後台，在後面發蹤指使，本人並未披掛上陣，不能稱之爲五人帮。

***

此一問題，最低要從「十大」說起。

毛在中共「十大」之後，積極從事兩件工作。第一，在文革派取得「黨權」之後，進一步使文革派取得「政權」和「軍權」；第二，在奪取「政權」和「軍權」的過程中，培養和指定一個接班人。然而在實現這兩件工作的過程中，毛遭遇到一個幾乎無法克服的阻力，這個阻力就是周恩來。

毛計劃先奪政權再奪軍權

毛爲了替文革派奪取「政權」和「黨權」，是作了週密佈署的。首先，就政權」和「軍權」兩者來說，毛的計劃是先奪取「政權」，再奪取「軍權」。原因之一是文革派與中共軍隊毫無淵源，奪取「軍權」，短期內無法實現。原因之二是奪取了「政權」，「軍權」即不難解決。爲此，毛一方面讓文革派插手「軍權」，一方面推遲召開四屆「人大」的時間，儘量拖延「政權」問題的解決。關於前者，毛以王洪文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春橋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就是明顯的證據。關於後者，毛不顧周恩來在中共「十大」所作「十大」之後即將召開四屆「人大」的宣告，緊接在「十大」之後發起「批林批孔」運動，就是明顯的證據。因爲文革派要掌握「政權」，首先必須取得「國務院總理」的位置。但是在中共政權成立之日起，這個位置即由周恩來佔據。而以周恩來的聲望和地位，除非他宣告死亡或重病不起，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接替他出任「國務院總理」的。唯其如此，文革派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就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周恩來。現在中共說，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提出要揪黨內的「大儒」，這個「大儒」指的就是周恩來。這說明在林彪事件之後中共黨內存在的主要矛盾，業已變成江青和周恩來的矛盾，同時也就是毛周的矛盾。

周恩來是文革派奪取政權的最大阻力

根據周恩來死後中共公佈的材料，早在一九七二年周便患有癌疾，而一個患有癌疾的人，究竟還能活多久，是大體上可以判斷出來的。毛在「十大」之後拖延不召開四屆「人大」却轉而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原因很簡單，就是希望在周死亡之後或病重得無法担任任何職務的情況下召開四屆「人大」，以便由文革派的人出任「國務院總理」。以周的狡猾，當然瞭解毛和文革派的意圖是甚麼。於是他針對文革派的企圖，提出了在他死後由誰來接替他担任「國務院總理」的問題，並作了將鄧小平重新「解放」出來担任「國務院副總理」以便將來可以有一個人接替他的建議；而毛爲了表示對周的尊重，勉強接受了周的建議。但毛是胸有成竹的。只要周一死，他就要把鄧打下去，否則他的繼承計劃又怎能夠付諸實現？

對毛來說，周不但是文革派奪取「政權」的最大阻力，並且還是他指定一個接班人的最大阻力。因爲在林彪事件以後，毛已經無法像以前所作的一樣，正式指定一個接班人，並把這個接班人放在周之上。這就是說，以當時中共黨



周恩來是江青奪權的最大阻力。

新聞以外

多，是因為他們貪污情形不如警察部門普遍。但心水清的人會問：廉署的人從來不會找工商署的麻煩，是什麼理由？難道工商署歷年以來，就沒有過貪污的事件發生？在貪污風氣如此普遍當中，工商署人員却能獨善其身，不入污流，難以使人置信的。因為廉署從來沒有找他們麻煩，因此引起種種謠言，對廉署聲譽，難免有損。

廉署成立前，貪污情況在香港政府各部門普遍存在，廉署要一下子將這些貪污者一一繩之以法，已難以成功，而廉署更不止要肅清當前貪污分子，更要大翻舊案，退休多年的警務人員也一律追查，雖然贏得部分居民叫好，却使人感覺得廉署辦事沒有步驟，太不自量力。結果呢，港督大失面子，被迫宣佈「特赦」。

香港能根絕貪污嗎？

凡有人類的地方便有貪污，這話說得一點不錯。所不同者只是名稱和程度上的差別而已。在香港，我們叫它做「貪污」；在台灣也有送「紅包」；在大陸則是「走後門」，三者性質一樣。程度上，貪污最嚴重，其中有強迫或勒索性的成分；送紅包比較小器，數目不會太大；走後門更是小兒科，在香港人聽來，簡直是笑話，一斤猪肉也可作為賂賄。在大陸走後門不一定用錢，很多時用食物、用品，因為在大陸粮食、用品十分缺乏，利用食物和用品走後門，比用錢更受歡迎。

香港會經有位大官說：貪污是中國人的傳統。意是指香港貪污風盛，是因為中國人有此不良傳統之故。其實，貪污並無種族之分，香港政府各部門的歐籍人士，貪污的劣迹，固彰彰在目；而外國「元首級」的貪污，更俯拾即是。大家熟知的如美國副總統艾格紐、日本首相田中、印度總理甘地夫人、荷蘭的皇夫，都是報上公開了的「巨型貪污者」，他們的貪污，難道可以說是受了中國「傳統」影響？

從資本主義「富強康樂」的美利堅合眾國，以至共產主義老大哥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同樣有「貪官污吏」，只是有些地方比較「明目張胆」「飛擒大咬」；有些地方則「過水濕腳」「揩些甜頭」便算。

說到貪污，香港應列入「中庸」之道，比起亞非拉一些落後國家，如大家所週知的某些東南亞國家，入境時護照內夾一張美金，就順利通過；否則要排隊排半天。在機場上尚且如此「公開貪污」，其他方面不必說了。一些老華僑告訴老萬，在那些地方沒有什麼事情是錢所辦不通的，老萬絕對相信他們說的是實話。

要把香港清洗，成為一個百分之百乾淨的地方，根絕貪污，連一隻小蒼蠅都不可能再拍得到，老萬敢說是絕無可能的事。別說廉政專員公署從一九七四年成立到現在不過短短三年，即使再給他三十年時光，也不可能達到他最高的目標。

只要香港不像東南亞一些國家那樣，在機場上便露出一副貪婪相；只要和官府打交道時，不用錢也可以把事情辦通，就應該心滿意足了。港督麥理浩說：「香港肅貪工作已告一段落。」表示香港肅貪已收到預期效果。其實，大家都明白，貪污在香港並未根絕，只不過由「集體」變成「個別」。集體貪污有綫索可尋，個別的很難找到證據，如果說香港已「貪污絕迹」，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話而已。

港督的「英明果斷」

港督麥理浩戲劇性的宣佈了「特赦令」，不特社會人士感到意外，正在激起怒潮的警務人員也意想不到。自七四年廉署成立以來，對警察部門的整肅便已雷厲風行，發展到最近，逐個警署來整，整完黃大仙整油蔴地，整完油蔴地又整別的地區，而且一整就牽連數十人之多，看情勢，廉署處理警察部門「肅貪」，與華國鋒批鬥四人帮餘孽正互相輝映。在大陸，批鬥四人帮和四人帮的反撲，已在許多地方演成「處決」及「暗殺」事件。當權的人殺了四人帮分子，是為「處決」；四人帮分子反撲，殺了當權者，就是「暗殺」。不管處決也好，暗殺也好，把異己分子除掉，目的是相同。

廉署之整肅警察部門，並沒有「權爭」成分，不必幹個你死我活，因此性質不能說是完全相同。但事情發展到警務人員人人自危的程度，便很自然的引發「自保」的行動。

五千多名警員的請願，不是等閒的事，如果不善予處理，有人從中煽風點火，很可能把事情鬧大。雖然港府還有輔警、啹喀兵可用，但如果引致「罷工」、「怠工」或「工業行動」便觸發更多問題，一小撮人的搗亂和記大廈，便是惡化的信號。港督在這時「提前」宣佈特赦令，誰都看得出是為平息了這可怕的浪潮。

大的變亂避免了，人們稱讚港督「英明果斷」，雖然有點「擦皮鞋」的味道，也算恰當。如果他不「提前宣佈」，照情勢看，閙廉署一幕，眞可能成為星星之火，如果到了燎原的時候才「宣佈」，很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港督的「英明果斷」是毋庸辯論的。有人認為，美中不足是太過寬大，本來，在廉署成立後，仍然有貪污行為，就不值得原諒，當然也不應在特赦之列；可是港督非常大方，凡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以前犯事的，一律不究既往，使警務人員大出意料之外的正是這一點。

不過，也難怪港督，他一身繫香港之安危，倘有什麼差錯，責任很大，相信任何人處在他的地位，在這麼匆促的時間內，很難作週詳思考，恐怕事情惡化而稍為賣賣大包，也不失為「英明果斷」。

也許，他發覺讓步太多，因此在第二天就「警告」警務人員，切不可「得寸進尺」，政府的寬大，「至此為止」，這一表態，也確「英明果斷」。本來打算到督轅「靜坐」，打算採取「工業行動」的警務人員，連忙取銷；本來罵施禮榮「冇X用」，也立即轉為表明「効忠」施禮榮。從戲劇性開始，以戲劇性結束，歌頌港督「英明果斷」，誰曰不宜！

廉警衝突事件告一段落

冷靜分析雙方各有不是

廉警對立，演成「武鬥」，香港市民為之胆戰心驚。如果事情惡化，香港可能「亂籠」。本來治安情況已不妙，警察若罷工，賊仔更肆無忌憚，受害的自然是我們無辜市民。幸港督在事態嚴重時，頒下特赦令，警務人員也停止採取進一步行動，並宣布効忠施禮榮。一場風暴，才平息下來。

萬人傑

平情論警廉事件

震撼香港人心的警廉事件，暫時已告平息，會不會波濤再起，雖還難以預卜，不過看情形警察在取得豐碩戰果後，也不應再貪得無饜得寸進尺了。

對這事件的評論，當然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看法。事過情遷之後，立法局議員、社會名流、各報評論，一律大讚港督麥理浩爵士「英明果斷」。在防止事件惡化而引起混亂方面來說，港督的及時發表「特赦聲明」是值得一讚的。

但讚許「特赦」為「英明果斷」，其實等於指責過丟的處理不當。如果過去處理得好，處理得正確，應該貫徹始終，以鐵腕大力肅清貪污，決不寬貸才對；因為過去方法行不通，引起羣情鼓噪，才需要突然作巨幅度後退，平息眾憤。

有人批評警察行動太囂張，更有不少評論把歷來警察的劣迹，逐件點數，把過去劣跡綜合起來，沒法不承認警察「一無是處」。不過，凡事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警察對於香港，有過也有功，警務人員中，有壞也有好，單把他們的好處加以頌揚，很多受過氣的人不服；把他們說得十惡不赦，也不太公平。

老萬對警察並無好感，大凡有架錢七的人，都會覺得非常受氣，偶然過時幾分鐘，苦苦求情也毫無反應；有時停在掘頭路，明明不阻碍別人，辦好事回來，水撥上便有了牛肉乾。做小販更慘，被拉時往往血本無歸。抄牌拉小販本是警察的「職務」，但做其他工作，不見他們如此認眞，市民與警察有過「接觸」的，很難有好印象。警察不得人心，當他們被拉時大家稱快，正因人們平日對警察印象太壞之故。

不過，在警廉事件中，警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就是廉署拿着上方寶劍，開始時不權衡輕重，見人就斬，貪污未有賍證，便半薪停職調查，而調查又不在暗中進行，公之社會，盡人皆知。卽使調查後證明清白，經過這一調查，便前途盡毀，幾難再立足，雖沒定罪，也等於判刑了。

廉署直接向港督負責，權力至高無上，許多識撈的法官，雖然證據未足，或在惡性證人的指證下而定罪，這都造成服務幾十年的警務人員氣憤難平。從一九七四年廉署成立以來，一直積壓心頭，終而爆出大鑊。如果要警察負事件的全部責任，不是公正的批評。如果廉署不是開始就要一網打盡，按部就班，分別輕重處理，不作三反、五反式的翻舊案，這種事絕對可以避免。

肅貪不應分彼此

警廉事件的爆發，並非偶然，可說警廉雙方，各有不是。寒江雪兄的話很公道，廉署對付涉嫌貪污手法，其實就是警察用來對付犯有罪嫌者的手法。不過警察施之於人的時候，不知其慘，身受的時候便苦不堪言。

廉署用這種方法「調查」是不對，警察用這種手段對付疑犯又何嘗是對？不同情警察的人，認為廉署不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可以說是大快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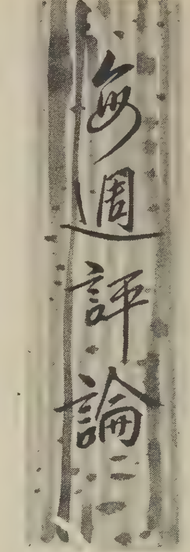
但警員間醞釀的怒潮也不能忽視，他們覺得政府對搶刦匪徒寬大，而有貪污嫌疑者，動輒抄家、坐牢，並受到精神上極大折磨，因此認為「打刦好過貪污」。反正孭鐵，武器在身，打刦易過借火，幾分鐘時間便可得到幾百萬，比因貪污而受廉署折磨、凌辱好得多。

廉署成立以來，矛頭一直指向警察，其實貪污事件並非警察部門獨有，凡有權力的機關，便有貪污。

一幢價值數千萬的大厦，如果入伙紙遲遲不發，將使營造商蒙受極大損失，因此寧願花一大筆金錢去搞掂，過去這種情形常見。「有水放水」的歌仔，也是人人聽得耳熟能詳。越戰期間，逃避兵役的華僑青年，只要肯付出代價，便可順利進入香港可見香港其他機關，貪污情形，和警察部門初無二致，何以這些機關之被檢控者，遠不如警察部門之多？

有人認為，警察部門貪污根深蒂固，比其他機關嚴重，而且貪污機會特別多。更大的原因並不在此，因廉署班底原是附屬於警察部門的反貪污部，這些人馬對警察部門情況最熟悉，讓他們獨立行事，黃皮樹了哥，熟個隻食個隻，警察部門的人，當然首當其衝了。

但廉署的人不會承認這說法，他們振振有詞的說，廉署對其他部門，也有檢控，不及警察部門之



由黑帮掌權談到「新肅反」

華國鋒和汪東興等人吃碗面翻碗底，出賣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帮迄今已經年餘。

在這一年多的日子裏，文革期間被打倒和去年天安門事件後跟鄧小平一起再度失勢的黑帮份子先後從牛棚中爬了出來，三個月前中共先後召開十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大，因鄧小平「解放」並恢復他失勢前所有的職務，加上大批黑帮份子選入十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以致中共黨政軍各方面大權，又回到黑帮手裏。

黑帮份子再度掌權，首先要做的事，並不是像中共宣傳那樣，貫徹甚麼「抓綱治國」這個「戰畧決策」；而是先搞「抓人報仇」這個「當務之急」。當前，因華國鋒已被鄧小平架空，所幹的事，無非是見見外賓，或者到北平市郊視察鷄場猪場，搞搞「抓鷄治猪」，表面上雖仍保有「領袖」和「統帥」的地位，但「權」字却是拿棒子喚狗越來越遠。因此，中共的政治整肅運動，也隨着黑帮份子由上至下掌握了實權而逐步深入發展。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登出一篇評論員文章：「清查工作要搞到底」。文章說：對四人帮的「資產階級帮派體系」的殘餘勢力，決不能低估，必須徹底查清。據指出：「清查工作不搞不行，不搞徹底就坐臥不安」。目前，在中共報紙廣播中，不斷大聲疾呼：如不把繼續放手發動羣眾搞好清查工作，就不能徹底粉碎四人帮及其餘黨的「資產階級帮派體系」，就有可能在中共的「腳下發生地震」。這些話既反映出再度掌權但還不穩固的鄧派內心充滿恐懼，一來怕四人帮殘餘勢力和與江青無關的「純毛派」合流進行反撲。二來躭心老百姓打倒他們。因經過文革，大陸同胞特別是「生在紅旗下，長在新社會」的廣大青年都已覺醒，他們對中共極權統治充滿了憤怒與仇恨，時時刻刻都想造反，今日在大陸上造反的對象，當然非毛非江，而是眞正掌權的鄧派。鄧派當然深知這些情況，所以，必須打鐵趁熱，利用「大打揭批四人帮第三戰役」的機會，在大陸廣泛進行抓人、鬥人、關人、殺人，製造腥風血雨樣的恐怖氣氛，從而鞏固他們已經到手的權力，另一方面則正在有計劃地進行大翻文革的案，大算文革的賬的活動。若說目的是為粉碎四人帮的「帮派體系」那是假的，而是打算把老毛生前那一套當作流毒來加以肅清。

中共當前正在開展的揭批四人帮的所謂「第三戰役」的手法，一是「大批判」，批判的重點是四人帮失勢前鼓吹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這個「反革命政治綱領」；二是「大控訴」，開大會把四人帮的親信、幹將、爪牙和帮派同夥等等押上台進行「面對面的鬥爭」，然後公審多數判處死刑。因為批判重點放在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綱領」上，已經可以看出這是為復出掌權的老幹部安排的報仇雪恨的一個「戰役」。打擊報復的對象相信不一定都與四人帮有關，凡屬紅衛兵，造反派和甚麼反潮流英雄，無產階級闖將等等，既或過去一年未受株連，在「第三戰役」中也一定在數難逃。

最近，外國記者紛紛從大陸發出中共到處濫殺無辜的消息。這是北平統治集團所進行的一次「新肅反」，雖然他們所殺的多數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必須領導一切」的工人，但畢竟要牽涉許許多多善良老百姓。於此同時，外國記者也紛紛報導：北平不斷出現正面攻擊或影射批評北平黨軍頭目吳德和陳錫聯的大字報。在該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中也利用旁敲側擊的手法「評論」說：「如果領導班子中有人自己不大乾淨，那就應當主動把問題講清楚，作誠懇的自我批評，取得羣眾的諒解，取得領導運動的主動權。遮遮掩掩，文過飾非，只能陷於更大的被動」。很明顯，這段話係針對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等人說的，要他們坦白交代過去與四人帮的關係，特別是被鄧小平稱為「不愉快的事」的天安門事件，就其派系鬥爭實質和轟動一時的情況言，是中共近年來爭權奪勢所上演的一幕重頭戲，這件事始終沒有作出交代，並不等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那一頁「歷史」翻過去了。估計：在這個事件中打頭陣的是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在幕後必與華國鋒有關。

第一、華國鋒熱衷功利過份投機，當時打鄧小平一羣落水狗，華不可能不伸手；第二，因有天安門事件才有華的今天，不管怎麼說：毛死江垮後他是跳進揚子江也洗不清的。

更正：上期（五二四）「每週評論」一開始「談到香港學聯辦的中國周」這句取消。最後一段倒數第五行「何況擁戴」的「戴」字應為「載」字。（「中國周」的「海外顧問介紹」原文為「擁載」）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㊄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一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25

由黑幫掌權談到「新肅反」

毛是四人幫的黑後台

共諜滲透台灣

給港共負責人的公開信

林立果親駕座機勤王

反廉怒潮與反貪風暴

三藩市唐人街的沒落

越來越像怪物的日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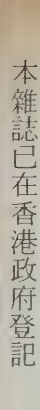
重磨生銹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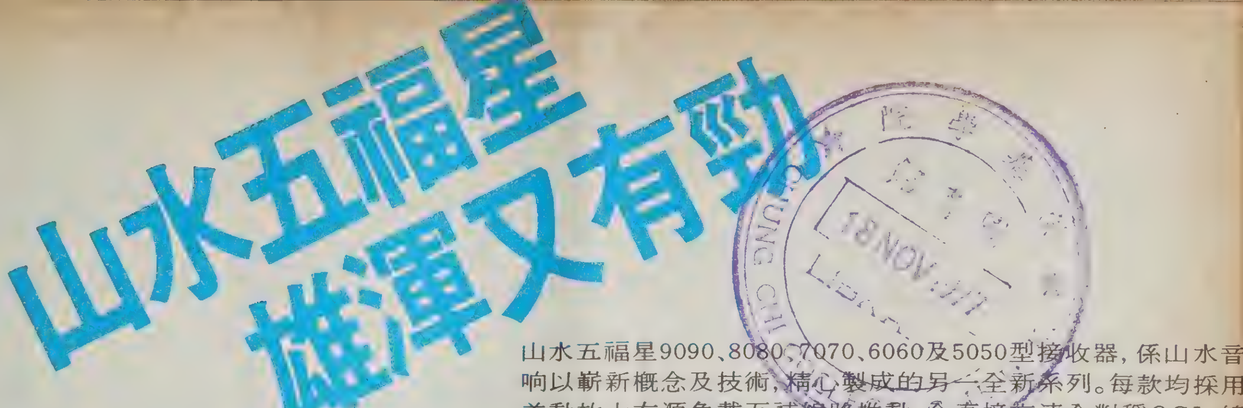
嚴以敬作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五二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出版（零售港幣一元五角）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蟬

封淑英

聲發出[illegible]。[illegible]清[illegible]風。
潔心常[illegible]露。[illegible]後身。[illegible]路。
生力阻難飛。[illegible]附。

同前：

附處高槐蔭。飛難阻力生。路前悲暗暗。
身後[illegible]。[illegible]清。
終[illegible]聲。

游蝦圖

十萬山人

蝦頭[illegible]。[illegible]化。
但[illegible]。[illegible]。
耶穌說末日。乾道不能全。

遙岑新柳圖

十萬山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天地[illegible]一。多[illegible]。

賞菊

[illegible]

喜訊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東籬黃菊開殘後。又報紅梅已著花。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何[illegible]

[illegible]
細[illegible]傳不美。[illegible]歸程。

前題

胡仿石

不[illegible]名。義不[illegible]正聲。
[illegible]白。[illegible]分明。

前題

劉[illegible]中

人間[illegible]。[illegible]大理頭。
[illegible]影。[illegible]。

前題

麥[illegible]慶

[illegible]沙場抗敵壘。健[illegible]河山。
羽書捷報傳消息。整肅三軍奏凱還。

前題

[illegible]明

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陳其[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裝。
[illegible]今無[illegible]。[illegible]忙。

前題

[illegible]輝

一紙傳來足解煩。知音健體已還原。
[illegible]

前題

陳[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陳[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風訊於今成喜訊。雲霓同望致甘霖。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大流。

天下甲兵今可洗。行看同慶太平時。

前題

朱濟川

伊入[illegible]城。獨倚闌干望月明。
一霎青[illegible]消息。碧空今夜降飛瓊。

前題香港防務成功

顧[illegible]

兩字平安無價寶。傳來[illegible]。
竿頭有尺如能進。東亞從今沒病夫。

喜訊二首

陳冠夫

桂味[illegible]米鹽。嶺南佳果號離枝。
不須[illegible]老日三百。[illegible]。
七事紛[illegible]。[illegible]。
喜聞[illegible]調整。[illegible]。

前題

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動。頓教瀑布[illegible]。
勺師意筆千千萬。驅策原來一豸娟。

前題

黃雲[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長空。
龍城飛將員添翼。虎穴奇兒肯負躬。
[illegible]。[illegible]又向東。

喜訊

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共爲蒼生謀福祉。不因權位逞兇頑。
[illegible]

喜訊

黃[illegible]

[illegible]

分布很廣的城市的旅客和地方電台廣播，也曾報導有許多人因從事「反革命活動」而被處死。這些活動被視爲可處死刑的「叛國」政治罪行。

最近曾前往雲南省昆明市的旅客們說，他們曾在該市看到貼在牆上的六張「布告」，這是宣布「法院判決」的通常方法。

他們在九月看到的一張布告上面列有四十七人的姓名，其中有二十三人被列爲「立即處決」，他們大部分是由於犯了「政治罪行」。這些罪行包括散發「反革命」傳單及組織「反革命」團體等在內。

在大陸，被判死刑的人是被槍斃的。布告中列出的另外二十四人，由於犯了各種罪，而被判刑期不等的監禁或是改造。

旅客們說，在其他五張布告中，一張布告所列姓名爲數大約相等，四張布告各列出十五到二十人的姓名。

曾是「四人帮」根據地的上海，「法院」在今年三月貼出的「布告」列出二十六人被判處決，另有二十七人被判緩刑的死刑。

前週週末在北平看到的一張布告宣稱已經處決了十個人，但全都是被判諸如殺人、強暴和搶刼等的普通罪犯。中共的頭目們曾不斷地講述必須消滅陰謀「纂黨奪權」的「四人帮」的影響力。

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的許多新選定的「中央委員」，已成爲目前中國大陸「肅清運動」的對象。

許多地方頭目，像江西省「黨委會第一書記」江渭清及湖北省「黨委會第一書記」趙辛初，在八月間的黨「十一大」中被選爲「中央委員會委員」之後，已遭整肅。

許多被指與「四人帮」有關係的北平頭目，已在八月間的黨「大會」中被排出「中央委員會」。

在明春「第五屆人代會」開鑼之前，將會有許多地方頭目遭整肅。

十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報」強調，審查工作應澈底進行，暗示「中央委員會」的三百三十三名「委員」及「候補委員」中的許多地方頭目可能遭整肅。

中共「國家體委」曾於十月十九日在北平對「四人帮」及其帮系餘黨，召開有一萬多人參加的大規模「揭批大會」。

據「體育報」二十一日報導，在大會上被揭露的有三名頭目，其中一人被指與「四人帮」直接「掛鈎」，會企圖纂奪「國家體委」大權；另一名被指有政治野心，爲投靠「四人帮」的老幹部，在奪權中曾起決定性作用；又有一個女性被指是與「四人帮」直接「掛鈎」的「歸山虎」，她是「四人帮」的餘黨、「體委」的得力帮兇，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的「急先鋒」。

如果有五人帮 那就是毛澤東

「『四人帮』是否有第五人？」「如果眞的有第五人的話，那將是毛澤東本人。」

這是已退休的紐約時報記者兼編輯沙利柏瑞在紐約時報星期天版上一篇發自上海的報導中所提到的問題及解答。

這位普立茲獎得獎記者說，這個問題在中國大陸上中國人之間已成爲一種「悄悄話題」。

沙利柏瑞說，他曾向「幾十名高、中及低階層中國人」提到這個問題，但他們僅說：「這是仍然困擾某些人的一個問題」。或「有關鬥爭的許多事，我們到目前還不了解」。

在提到這四人形成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賴以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以及這四人在毛澤東死時都是「政治局委員」的事實時，沙利柏瑞說：「由於這四人與毛澤東非常親近，而且他們交往時間又長，所以才造成『五人帮』問題的出現。」

沙利柏瑞進一步說：「如果『四人帮』眞像所形容的那麼壞，那它怎麼能那麼接近毛澤東？而又怎麼能幾乎奪取了權力？」

明節北平天安門大暴動，鄧小平第二次被罷黜，吳德、陳錫聯、汪東興三人實爲戎首，鄧小平這個囂張跋扈、睚眥必報的傢伙對於吳、陳、汪等豈肯善罷甘休，對於華只須翦除其羽翼，即可置於無足輕重的地位。然而鄧小平並不能爲所欲爲，雖然有許世友韋國清等極力支持，處境仍極艱險，否則他的復出恢復原官不致遷延達半年之久。北平現在掌權的五人帮暨其所代表的帮派尙須經過多次協商、多次反覆與多次的鬥爭，最後才得見分曉。

各自的準備沒有充分成熟之前，需要協商，談條件，談得攏就實行，談不攏就拖。鄧小平的復出、「三中全會」與「十一全大會」的得以召開，是協商談條件談妥了的。「五屆人大」最近也已大致條件談妥，決定於明年春天適當時期舉行，但已經過反覆，要不然，「全代會」之後，即可召開「五屆人大」，拖了這久才做決定，必已經過多次協商，始作成原則性的決定，然而還會有反覆。吳德、陳錫聯受批鬥，即爲反覆最危險的徵象。

「五屆人大」能否於明春舉行猶在未定之天。例如是否恢復設置「國家主席」及由誰出任「總理」，當屬最難協商定案的難題。談不攏就再拖，拖的階段必出現激烈的鬥爭。鬥爭如過於激化，大陸將呈現什麼一個局面，任何人都難於預測。

中共最近發表的文件，不斷諷刺「四人帮」爲「鬥而優則仕」，指斥「四人帮」好鬥成性，鬥垮別人，目的是爲自己做高官，最後部署接毛的班。實際目前五人帮內部爆發出一切批鬥，其目的又何嘗不是「鬥而優則仕」？自說自話，爲什麼不照照鏡子？

讀者　黃水上

（十一月三日）

華鄧以整肅鬥爭迎五屆人代開鑼

大陸西南部的昆明市，「法院的布告」宣稱，至少已有二十三人，大部分是由於犯了政治罪行而被處死。這是自從「四人帮」在去年十月被打倒以來，大陸各地區不斷進行整肅之中的最新一次處決。

此項「布告」表示，在毛澤東死亡後的中共「領導階層」進行消滅「四人帮」影響力的一切遺跡之際，整肅「四人帮」黨羽的行動正在中國大陸各地繼續進行。

但已有許多跡象顯示，此項運動的進行不如中共「領導階層」所預期的那樣迅速和順利。這些跡象主要是來自地方電台的廣播。在最近的若干場合中，曾有聲明說，中共「黨主席」華國鋒的地位必須加以保衛。這可能是顯示中共黨內發生紛爭的迹象。

自從「四人帮」在去年十月六日被逮捕以來，除昆明外，來自十二個

上個月中國大陸有許多人被「處決」，主要「罪狀」是「政治罪」。外國旅客報導說，大陸上很多人因從事「反革命活動」而被處死，他們還看過城牆上張貼的「判決告示」。「圖爲湖南長沙一輛掛着「堅決打擊製造事故、破壞鐵路運輸的犯罪分子」旗子的卡車上，載了兩名「罪犯」，狗前均掛牌子，左邊的寫着「盜竊犯唐淸華，送勞動敎育三年」；右邊的寫着「壞分子張標」。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最近中共「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亦即「北京市長」吳德又遭到在「北大」貼出的大字報的批鬥，而且這

矮鄧二次垮台吳陳汪實爲戎首
鄧小平睚眥必報豈肯善罷甘休
新五人帮各懷鬼胎矮鄧向吳德開刀華汪受嚴重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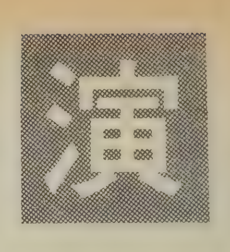
一次是被指名批鬥。大字報指責吳德在「北京市人代會」的選舉中不尊重「民主」，沒有考慮到「老中青三結合」。

北平的大字報是被運用的批鬥工具。大字報的批鬥方式大致分爲幾個階段，始而指責某一種政策方向的錯誤，繼而指責某一些人或某一個人犯了這種錯誤，並不指名道姓，但根據所描述狀況，讀大字報的人都知道所指者爲何人。由泛指而進入第三階段的指名批鬥，那問題就顯得嚴重了。細數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林彪等被鬥經過，都會經過這三種階段。吳德已落入被指名批鬥的境地，則其政治命運已受到嚴重挑戰。

吳德與「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在一個月前「北京黨委會」的一次會議中，曾被迫作「自我批判」。這一傳說似屬可信，因爲在旬日之前，吳與陳都曾被大字報不指名的批鬥過。引用中共慣用的詞彙來說，吳與陳都已可能「發生問題」。

吳德在共黨之中非等閑之輩，眞實姓名爲李貽德，曾受高等教育，在大學校園中即已加入共黨，抗戰發生之前追隨劉寧一在河北地區攪工運，煽動工人與國民政府敵對。嗣後在共黨中迭受重視，但竄升不快。「文革」期間，投靠江青，始扶搖直上，盤踞「北京市長」（即革委會主任）地位達十年以上，又兼共黨「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全國人代會副委員長」，掌握實權的職務還有「北京市黨委第一書記」，在北平確爲炙手可熱的重要頭頭之一。毛澤東斃命後，與掌握「北京軍區」軍事實權的陳錫聯共同參加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等所發動的宮廷政變，推翻了江青等四人帮的接班部署，拼湊成今日北平當權派的領導局面。

現在中共五人帮的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無論從政治背景或政治企圖分析，都係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其凝合的程度遠不及江青的四人帮。地位最高而地位最不穩固爲華國鋒，他的存在倚靠出身於「文革」而又夥同背叛「文革」的吳德、陳錫聯、汪東興等，葉劍英對華是利用而非擁戴，鄧小平到文革一派有不共戴天之仇。尤其是去年四月清





黎東方

張飛與諸葛亮也極好，從偕同入川打劉璋的一件事上可以證明。倘若不是張飛、趙雲、諸葛亮三個人水乳交融，分工合作，怎麼會席捲川北與川南呢？

趙雲的資格也比諸葛亮老得多，他在劉備死後隨諸葛亮北伐，服服帖帖，作了諸葛亮的部下。（可惜，在建興七年——或建興六年底——便去世了。）

黃忠去世得更早，在定軍山之役的次一年，亦即建安二十五年。

另一位五虎將，是馬超。抗戰期間，大公報的主筆王芸生，受了中共份子的影響，用影射的手法毀謗委員長蔣公。王芸生寫了一篇批評諸葛亮的文章，責備諸葛亮不用人才，把馬超擱在一邊。王芸生的眞正意思，是說：蔣委員長把馮玉祥棄而不用，擱在一邊。事實是，蔣委員長不是沒有重用馮玉祥，曾經在抗戰開始之時用過馮玉祥當戰區的司令長官。諸葛亮也不是故意把馬超擱在一邊，而是想重用馬超也無法辦到；馬超在劉備的章武二年已經去世了！

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個「誠」字。他從誠字出發。對君上的忠是誠，眞心眞意的盡忠，這是忠誠。對朋友、同僚與部屬和諸共事，守信用，這也是誠，誠信。

諸葛亮因爲能誠，所以能公。公是沒有私心。能夠以誠心待人，忘記了小我，一切爲對方着想，因此而所有的表現，都昭昭然是一個公字。陳壽稱讚他：「開誠心，布公道」，可謂十分正確。（清朝曾國藩之所以也能成就相當大的事業，也是得力於這個誠字。）

諸葛亮做到了賞罰公平。因爲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凛怠慢者，雖親必罰」。於是，被賞的不敢驕傲，被罰的也毫無怨恨。有時候，使得因小過而被罰的人，知道了警惕而免於再犯更大的過；這在事實上是教訓了他。

古語說：「刑賞，忠厚之至。」便是這個意思。有些君王或長官，對臣民與部下完全放任，不賞不罰，造成了一種不痛不癢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的往下坡走。這才是不負責任，也是對臣民與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評諸葛亮治國太嚴，太喜歡用重典。「嚴」是事實。他爲了挽救劉焉、劉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嚴。「喜歡用重典」，却不是事實。凡是要罰二十下棍子以上，諸葛亮都要自己覆判了以後，才許執行，我們怎麼可以說他喜歡打人或殺人呢？

王芸生又說，諸葛亮是「法道合抱」，「與儒家不相干」。其實，說諸葛亮兼有法家的作風與道家的修養，並不太錯，說他「與儒家不相干」，那就太武斷了。

祝秀俠先生曾經寫了「論『諸葛亮』」一篇駁王芸生（載在重慶中央日報），指出諸葛亮早年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其後受了劉備的知遇，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且「行儒家仁政之處頗多」在行爲上很合於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態度。他一心一意於「擁護正統」，「匡復漢祚」，也深合於儒家的「春秋大義」。不過，祝先生繼續說，諸葛亮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處非常之世，建非常之業，不能囿於那一家一派」。

王芸生強調，諸葛亮是「法道合抱」。有一位杜如明先生提出他的看法。

杜先生認爲不僅諸葛亮不是「法道合抱」，「數千年中國政治祇有兩條路，一爲儒道家合流，一爲儒法家合流，決無純儒家，或純法家道家，更無所謂道法家合流者。」

杜如明先生的幾句結論，也頗有可以討論之處。就就理論來說，以放任爲原則的道家確是很難與那以控制爲原則的法家「冶爲一爐」，或是被某一人「合抱」在一起。

我認爲，諸葛亮之受到我們佩服，並非因爲他是一位儒家，或不是一位儒家；王芸生不佩服諸葛亮，也用不著說他「與儒家不相干」，我當時很想進一步問王芸生，什麼叫做「儒家」？（我認識王芸生。）後來，却不曾問。問了，也是白費。像王芸生那種喜歡用某種帽子加在某些人的頭上，或故意不讓另外一些人戴另一種帽子的人，是從來不肯細談這些帽子的本身的質料的。

我說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麼？是：他對得起劉備，對得起老百姓，對得起他的家人與朋友僚屬，也對得起他自己無愧於生平抱負。

他對得起劉備，人人皆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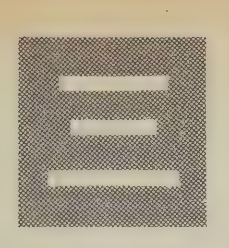
他對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證明。

在他去世的消息到達之時，各地的老百姓自動爲他戴孝，戴了很久。

（我在民國二十七年進了四川，見到川北很多地方的人頭纏白布。

他們並不是回教徒，有人告訴我，他們的祖先爲諸葛亮戴孝戴久了，纏白布纏成習慣，不纏就會頭部受凉，因此而永遠的纏下去，子孫相沿，盾到今天。）







魏延死得極冤枉

他不負劉備給他的知遇，實踐了自己對劉備所許下的諾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的左右，楊儀費褘二人，決定了把他去世的消息保守秘密，先把大軍撤回漢中，然後才宣佈這個消息。

楊儀是諸葛亮身邊的「丞相長史」，職位相當於秘書長；費褘是「丞相司馬」，地位相當於參謀長或參謀處長。

楊費二人所以要作如此的決定，由於他們自己不會打仗，而又怕魏延雖則會打，却未必能勝得了司馬懿，除此以外，他們在感情上與魏延也頗有隔閡，就楊儀而論，那就不僅是隔閡，簡直是「積不相容」，「勢如水火」。楊儀甚至於不願意魏延有機會主持作戰而戰勝，成爲諸葛亮的繼承人，作蜀漢的統帥與丞相。

費褘到魏延的營中，把諸葛亮去世的不幸消息，秘密告訴魏延，說諸葛亮留下遺囑，叫大家撤退回漢中，並且叫魏延担任「斷後」的任務。

魏延不贊成撤退。魏延說：「國家的大計方針，不可因某一人的死亡而變更。丞相的棺柩，可以派丞相行營的官吏送回漢中或四川。軍隊應該留駐在五丈原、屯田，作戰。他本人相信有能力打司馬懿。」

他質問費褘：「是誰派我替楊儀這種人斷後？是丞相本人麼？」

他隨卽把自己的作戰計劃，與分佈軍隊的方案，說給費褘聽，叫費褘回去丞相行營，以丞相司馬的身分，發佈命令，費褘答應了他。

費褘回到行營以後，把魏延的吩咐丟在腦後，仍舊與楊儀合作，完全按照楊儀的意思辦；大軍向南撤退；下命令叫魏延斷後。

魏延不理費褘的那一套：立刻派人送報告給後主，說楊儀與費褘造反。

楊儀與費褘也派人送報告給後主，說魏延造反。

地位僅次於魏延的大將王平，站在楊儀與費褘的一邊。於是，魏延失敗，帶了幾個隨從離開軍隊，走到漢中，被一個姓馬名岱的殺了。後主依照楊儀與費褘的請求，把魏延的罪定成謀反大逆之罪，不僅殺了魏延的妻子兒女，也屠滅了魏延的「三族」的人。（三族是父族、母族、妻族）。

魏延死得很不值得，而且極其冤枉。他倘若眞想謀反，爲甚麼不帶了他所指揮的先鋒部隊，去司馬懿的營壘中去投降？却反而只帶了少數人，來到漢中？他分明是想經由漢中，回成都，向後主當面報告，陳述他自己的繼續作戰的主張。他不像是「燒絕棧道」，用武力阻撓過大軍南下，如楊儀費褘所說。

（廿七）諸葛亮的爲人

在所有的三國人物之中，最能受到當代與後世的人崇敬的，是諸葛亮。孫權與蜀漢結盟，盟書中沒有提到後主，也沒有提到他孫權自己，却明明白白標出了「諸葛丞相」四個字，讚揚諸葛丞相「信感陰陽，誠動天地」。

被諸葛亮打得抬不起頭來的司馬懿，一生不會在別人手中吃過敗仗，應該是對諸葛亮「恨之入骨」了。這位司馬懿却在蜀漢軍隊撤退以後，視察了一番諸葛亮的營壘佈置，忍不住說出「天下奇才」四個字，表露了內心對諸葛亮的佩服。

諸葛亮不僅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德。劉備在臨死的時候，一面對諸葛亮親口說：「君才十倍曹丕」；一面寫信給後主與魯王、梁王等幾個兒子，說「能叫人佩服的不是才，而是德。……你們應該以（諸葛）丞相爲師。」字裏行間，劉備向兒子們稱許了諸葛亮的道德足以服人。

劉備左右的兩員虎將，具有萬夫不當之勇的關羽、張飛，膂力與諸葛亮不成比例，在年齡上也比諸葛亮多出了一截，而且關羽也念過左氏春秋之類的書，張飛寫字也寫得出夠資格刻在石頭上作爲碑銘的雄渾的字：這兩人雖然在劉備開始對諸葛亮禮遇之時，有點兒不以爲然，過不了多久便完全瞭解諸葛亮確是劉備這條大魚所需要的水。再到後來，劉備於拿下成都以後，提升諸葛亮爲將軍級的軍師將軍（不再是中郎級的軍師中郎將），又賞賜給諸葛亮以相同於賞賜關張二人的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銅錢五千兩。關羽、張飛二人一點兒不覺得劉備做得過分，也絲毫不以變成了與諸葛亮於同等地位爲恥。

而且，在關羽頗以與馬超並列爲恥之時（劉備自稱漢中王，拜關羽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只須諸葛亮一句安慰的話，便笑逐顏開。諸葛亮寫信給關羽，說「馬超是一時之傑，英布彭越之流，可以與張飛比一比，那裏趕得上你『鬍子』的『絕倫逸羣』呢？」諸葛亮和關羽交情，可見已經夠得上稱關羽爲「鬍子」了。（筆者曾經儌倖以後輩的身分。荷蒙于右任先生賞識，却從來不敢在于先生面前說出「鬍子」這兩個字。雖則于先生正如關羽一樣，頗以自己的美髯爲樂。于先生的鬍子之美，爲民國以來的第一人。）

彭德懷說道：「主席，小米加步槍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光靠人多不能擋住美軍的飛機大砲。」

毛澤東笑道：「這話也不一定，只要人太多，還是可以打敗敵人。」

毛澤東笑道：「德懷同志，放心吧！死不了你，也死不了我，更死不到我們兩人的兒子，死的都是野鬼，就算死個一千萬，又有什麼關係。」

彭德懷不敢再說話，毛澤東又問林彪。

林彪說道：「這個仗最好是不打，主席教導我們不打無把握的仗，因美帝打大規模戰爭，實在沒有把握。」

毛澤東笑道：「你不知道內情，我有把握。」

陳雲說道：「一旦打起來，就需要錢，目前實在沒有這個力量。」

毛澤東說道：「中國人有的是錢，只是還未拿出來，一旦對外發生戰爭，他們自然踴躍捐輸。」

陳雲說道：「主席的判斷自然不錯，還有許多人的錢沒有拿出來，但我們有什麼辦法要他們一定拿出來呢？」

毛澤東說道：「容易得很，有錢人不捐錢，便把他兒子送去朝鮮前綫打仗，看他怕不怕。」

朱德忍不住說道：「主席，這樣作法不大好，不是又變成綁票，國民黨會罵我們賊性不改。」

一句話引得許多人一齊插嘴。

毛澤東笑道：「老總，自從離開江西咱們就未綁過票，國民黨還是喊我們匪帮，就是這麼一回事，不必放在心上。只要六億人民不喊我們是匪就成了。」

活曹操林伯渠慢條斯理摸着小鬍子說道：「這個問題大家不必從枝節上爭，主席自有妙算，老實說，如果完全爲了打仗，我也覺得不妥了。」

許多大頭目聽了活曹操的話，當時有人明白了幾分，都不開口。

毛澤東看看周恩來，問道：「恩來同志意見呢？」

周恩來陪笑道：「主席意見就是我的意見，我完全擁護主席意見。」

毛澤東點下頭，又向全場掃射一眼，問道：「諸位同志還有什麼意見？」

半晌無人開口，最後還是劉少奇說道：「就算我們派兵去朝鮮作戰，也要去請示史大林大元帥，請求他批准。」

毛澤東說道：「這點我當然曉得，只要我們內部把問題決定，史大林大元帥不會不批准的。」

劉少奇說道：「也很難說，史大林大元帥極爲愼重，也許不願我們冒險。」

毛澤東說道：「死我們的人，花我們的錢，他還會不同意，這樣好了，派一個會說話的人去見史大林大元帥，當面懇求。」

眾頭目一齊看周恩來。

有寃無路訴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爆發了二次大戰後最震驚世界的韓戰，北韓共軍在金日成指揮下，分道南侵，舉攻陷漢城，南韓政府節節後退，由漢城退到釜山。

韓國所以一分爲二，說起來還是雅爾達會議種下的禍根，由於雅爾達會議讓俄軍進入中國東北，在蘇俄扶植下的韓共頭目金日成便在俄軍支持下進入北韓，佔據平壤，以後經過美俄談判，暫時以三十八度綫爲界，再進行韓國統一運動。

史大林拒絕韓國統一的計劃，美國便支持李承晚博士組成大韓民國政府，建都漢城，當卽獲得聯合國承認。蘇俄也支持金日成在平壤成立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政府，於是韓國便一分爲二，世界各國習慣上稱大韓民國爲南韓，金日成政權爲北韓。

南北韓對立之勢已形成，美國當時在南韓駐有大軍，所以還可維持表面和平。但到了一九五〇年三月間，美國胡塗總統杜魯門以爲日本投降，遠東已經和平，下令撤出駐韓美軍。當時中國大陸已淪於共黨，中國政府退守台灣，稍有軍事常識者皆知韓國駐軍撤不得，但杜魯門完全相信國務卿艾其遜的話，艾其遜則受了國務院共諜包圍，認爲大韓民國安全決無問題。

由於毛澤東輕易席捲中國大陸，使史大林增加了赤化世界的信心，認爲美國對中國大陸赤化尙且袖手旁觀，何況半個韓國，當卽命令金日成揮兵南下，準備一舉佔領全韓，進而便威脅台灣與日本，台灣、日本再落入國際共黨之手，美國便要退到關島以東了。

金日成領了聖旨，調集重兵，突然向南韓發動猛烈攻勢。南韓當局對金日成的野心並不是完全不覺，但由於國防力量尙未建立，北韓在蘇俄支持下，得到部份關東軍武器，部隊裝備，戰鬥力，都非南韓可比，一旦發動攻勢，南韓便無法招架，節節後退，整個朝鮮半島幾乎全部失守。

杜魯門這時知道上了共產黨的當，他這個人胡塗而衝動，當時毫未考慮立卽運用總統權力，命令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元帥指揮大軍援助南韓政府，但艾其遜一批仇華派又怕中國政府乘機反攻大陸，就要杜魯門同時下令封鎖台灣海峽，阻止中國政府軍與共軍接觸。

另一方面，又將共軍侵入南韓事提交聯合國，因爲大韓民國是聯合國建立的，聯合國當然有義務要支持大韓民國，抵抗侵畧。

麥帥得到命令，當時調派陸軍第二師由陸路增援，自己却乘米蘇里號旗艦率一隻龐大艦隊由元山港登陸，一舉攻下平壤，把北韓共軍截成兩段。消息一傳出，在平壤以南的韓共軍全綫崩潰，被美韓聯軍兩面夾擊全部殲滅，平壤以北的韓共軍也拚命北逃，一直逃到鴨綠江畔的新義州，才立住脚，準備必要時渡過鴨綠江逃入中國境。

這個時候史大林慌了手腳，明知蘇俄一插手便是世界大戰，美國炸廣島的原子彈又要落在莫斯科，不插手，北韓一定覆亡，以後驅使附庸國便有困難，這時「英明偉大」的史大林「大元帥」索性躲去黑海避暑，謝絕賓客。

蘇聯內部情況毛澤東當然知道，就把重要頭目召集開會，商量應付之策，朱德、周恩來、林彪、彭德懷、陳雲、陳伯達、林伯渠都出席參加會議。

毛澤東在大家到齊之後，一連噴兩個烟圈，打個哈哈，說道：「我們英明偉大的史大林大元帥又搞得走投無路了，看情形比德軍攻向莫斯科還狼狽，眞不知道怎麼辦！」

陳伯達忍不住喊了一聲：「主席」。

毛澤東擺手道：「你不用担心，我在這裏無論說什麼，也不會被史大林知道。」

劉少奇縐眉說道：「我們當然會報告史大林元帥，但社會主義國家休戚與共，蘇聯的困難也就是我們的困難，我們應當想個辦法支援。」

毛澤東又噴出一個細圈，說道「我找你們來，就是要商量一個支援辦法，我打算派兵到朝鮮戰場，擋住美帝國主義的軍隊。」

在場的大頭目聽了都爲之愕然，有人且啊了一聲。

毛澤東說道：「大家商量一下，說說你們意見。」

劉少奇先說道：「支援兄弟國家自是應當的，但我們目前是否有這個力量。」

毛澤東笑道：「小米加步槍，就是力量。」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萬人雜誌十週年創刊紀念

春華秋實

中國文化協會敬賀

報導詳實

香港公民協會全體同人敬賀

文筆風生

港九傢俬裝修同業商會同人敬賀

社會明燈

旅港陸豐同鄉會同人敬賀

文筆重千鈞
何祇萬人讀

萬人雜誌十週年

李惠堂敬題

時代巨輪

港九機器三十科總商會敬賀

基業萬年

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主辦閩光書院
董事長蘇子卿
校監簡賜福牧師
敬賀

文化之光

富都大酒店 敬賀

中外同欽

旅港黃埔軍校同學會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文字珠璣



恒隆銀行

敬賀

詞嚴義正

今之董狐

香港工商銀行敬賀

文化先鋒

旅港盧氏宗親總會同寅敬賀

正確周詳

德明書院

香港德明中文英文中學敬賀

德明夜中學

中照法、以南北極出地爲準，而不明地輿準望之法，所以方位時有誤會』云云。紀澤意西人繪中國輿圖，畧其所詳，而詳其所畧，誠所不免，至於方位遠近，山之枝幹、水之曲折，則西人之精神，實非華圖所及。蓋測北極出地之高下，所以定緯度之南北，而經度不與焉。經度所以分東西，則非晝測日午，夜測中星，而細推其差度，不可得而定也。至其循人行路徑，測其曲折，概以三角法推之，千里萬里，無或差忒。蓋大小總成三角形，同一比例，卽所準望之法也。

中國測望之法，所憑者僅一指南鍼，不知電極之南北，並非天元之眞南北，又不講求里差之理。……至劉錦棠所繪之圖，其遠近以馬行幾日程估而計之，其方位之不準，可想而知，然藉以譯音，亦可與西圖互相參考。……」

紀澤又顧慮道：「俄人以崇厚被譴，引爲大辱；或因此次未遽釋放，疑爲暫緩議決，更不滿意。則使者於此事，尤須委曲措詞。蓋崇厚之被譴，本因違訓越權，中國治違訓越權之臣，並非有意辱俄，俄人不應過問。今因俄君抱歉而減免其罪，彼此喻於不言之表，冀暗中可獲微益。若諄諄然取赦崇厚之事，明以示德於俄，是自認前此之重懲崇厚爲有意辱俄也，似不可也。英法使言，赦崇厚之益，亦有不可盡信者；中國援議貴之典，赦崇厚以自保威重則可；因事之棘手，乃赦崇厚以悅俄則似不可。俄人因我之譴崇厚而出怨懟之詞，散譏謗之語則有之，因赦崇厚而遽肯就我範圍，則未必也。」

爭辯十閱月改約及其他

紀澤於同年七月赴俄，與俄外部尙書吉爾斯，前駐華公使布策等人，前後辯論達十個月之久，方始談妥，卽疏陳改訂約章七項，詔諭：「該大臣握要力爭，顧全大體，深爲不負委任，卽著照此定約。」崇厚前此索地，僅得伊犂的一半，而嚴險襟帶之地，屬俄如故。經紀澤力爭，乃收回烏宗島山帖克斯川要隘，然後伊犂拱宸諸城，足以自守，且得與喀什噶爾的阿克蘇諸城通行無阻了。

光緒七年五月，紀澤被升爲宗人府府丞；七月，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先是，逆酋白彥虎竄匿俄境，督辦新疆軍務大臣劉錦棠，請索還懲辦。紀澤以西洋公例，於尋常命盜各犯，立有條約者，莫不互相交還，獨於稱兵作亂的叛逆首腦，則以公罪視之。原因是稱兵作亂者眾，爲首的叛逆非一人之私，故各國從無交還的例子。既而與俄約定，永遠禁錮奏結。

光緒八年八月，紀澤疏覆：「索倫營右翼四旗官兵，分設霍爾果斯河西之策集齊齊罕藩瑪爾圖爾根等處。其地劃歸俄境，該官兵等既慮無處棲止，又恐新葬墳墓，被漢回纏回平毀，誠爲可憫！惟中俄約章，經臣隨總理衙門王大臣，仰稟宸謨，竭力屢爭，久而後定。縱使其中有未盡愜心貫當之處，亦事勢所無可如何，刻下既定互換頒行，卽宜彼此堅守，不生異議。至於商議還該四旗之地，無論由總理衙門商之駐京公使，或由臣商之於俄外部，均屬跡近改約，俄人勢必不允，徒使大體有碍。若由邊界大臣於分界之時，就近婉商，俄官能以他處幅員無多之隙地，或以他項之補償換回四旗之地，則自以收地爲佳。如地界必不可收，猶可商及，將該四旗官兵，遷歸伊犂境內，另行安插，而與俄官約定章程，設法保全軍民墳墓。如此由分界官立言，卽使俄人不受商量，尙不致牽涉已換之約章，致俄人之譏議也。……」

光緒八年十二月差滿，紀澤得旨再留三年。但當時法人却已侵畧越南，而越南原爲中國藩屬，因此紀澤與法人竭力辯爭；又疏籌備防禦六策。十年五月，閩、浙總督左宗棠以紀澤才堪肆應保薦，命交軍機存記。同年十月，擢兵部右侍郎，旋與英人議定洋藥稅釐併征條約，歲增入欵二百餘萬兩。十一年六月，詔諭紀澤回京供職；同年九月，奉慈禧太后的懿旨，創立海軍衙門，並命紀澤幇同辦理。同年十二月，既任兵部左侍郎。光緒十二年十一月，上命紀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至光緒十三年正月，轉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業務日益複雜。

病故後李鴻章疏言得體

尤其到了光緒十四年六月後，紀澤除了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外，同年九月，更兼署刑右侍郎。十五年二月，管理同文館事務；同年八月，兼署吏部左侍郎。紀澤做京官的時間雖不太長，但分別担任過各部的重要職務，可說心力交瘁，積勞成疾！光緒十六年猶抱病工作，旋以病死聞！得年僅五十一歲，賞給太子少保銜。隨後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疏言如下：

「曾紀澤自光緒六年，兼使俄國，改換約章，正丞崇厚失詞獲咎之後，俄人藉有要挾之端；約自我廢，勢難轉圜。其時沿海震動，以爲兵事將起，該侍郎受命危疑之際，力爲其難，竟能廢已定之成約，折無厭之要求，易危爲平，卒歸於好，不惟界務商務，保全實多，而弭兵息民，大局所關，尤非淺鮮。約成之始，優旨褒獎，中外論者，咸謂此舉殆中國辦洋務以來所無，卽泰西交涉亦未嘗有也。九年法越事棘，差滿將代，奉旨留任，以與法人爭辯。該侍郎力持正論，法人畏避其鋒，至不敢復與議事，一時海內傳誦，翕然以爲正論之歸。十年冬間，在英議定洋藥稅釐併征條約，比中國歷年議辦而未行，英國人久拘而不願者，該侍郎悉心商辦，克底於成。至今歲增入欵二百餘萬兩，事蹟皆卓卓可傳。而俄法兩役，當時和戰之局，臣始終與聞。其中曲折爲難情形，局外多未深知。惟臣知之最悉，其奏疏函牘一一具存，艱苦之情，歷歷在目，每一念及，未嘗不失聲嘆息，以爲有古大臣之風。該侍係二品大員，國史例得有傳，惟事關洋務記述，應請敕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當時函牘，擇要咨送史館，編入傳中，庶足垂諸不朽。該侍郎爲故大學士曾國藩長子，少承家訓，劬志勵學，羣經俱有論述，於小學樂律，尤爲顓家，其餘力兼通泰西文學語言，更屬當代士大夫所罕有。閏二月臣在都會議朝野事宜，該侍郎力疾趨公，猶復長慮却顧，情溢於言，其忠愛之誠，臨危不改，實爲罕之盡臣，可否特旨予謚，出自恩施」。

疏入，謚惠敏。著有「佩文韻府古編」、「說文重文本部考」及「羣經臆說」諸書。

曾紀澤使俄任務艱鉅

胡蔭之

晚清名人曾國藩，生平以不識西文，不知數字為憾！因此，他便決心培植下一代。長子紀澤，不僅學貫中西，且為外交能手。次子紀鴻，則最精代數術。可惜都死得很早，未能展其全才。本文要記述的是，國藩長子曾紀澤。

紀澤字劼剛，由二品蔭生於同治九年引見，奉旨以員外郎任用，籤分戶部，十三年丁父憂在籍。

光緒三年服滿襲侯爵，四年七月賞戴花翎，充出使英法大臣，旋遷大理寺少卿。六年以使俄大臣崇厚，議收伊犁，遽許其以歸，御史交章論劾，乃治崇厚以違訓越權之罪，並任紀澤兼充使俄大臣，重行與俄訂約。

使俄重行訂約十分艱鉅

當時俄人藉詞要挾，且沿海增調兵力，肆其恫嚇！紀澤致書總理衙門說：「紀澤承崇厚之後，欲障川流而輓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事之難成，已可逆覩！凡民間交易，立一合同，寫一券據，其受益者，須待受害者先行畫押允許，乃可成事。兄兩大國，立一條約，明係中國吃虧，崇厚乃不先行請旨，而遽請俄君畫押，未免過於冒昧，然俄君亦大國之君主也，臨朝簽字，批准條約，本國臣民，遠近隣友，莫不固知，一旦將已押未行之約廢而不用，從新商議，辱孰甚焉？此難處之一端也。英、俄兩大相競，猜疑日滋，中俄交涉事稍不順，俄人則曰此英國所唆聳也！紀澤適以駐英使者，前赴俄都，凡有商議，舉國皆疑，惟有先入之言，此較他人尤難處之一端也。紀澤擬於英紳閒談之際，實探英俄消息，採聽既多，或可觸機策劃，此中求利避損之處，自當格外謹愼。」

又說：「俄人佔踞伊犁，當時蓋藐視吾華之心，不料西北京回之師，遂能如此得手，是以慨然有交還之語；及至我師大功告成，索踐前語，則藉此以為要挾地步，卒之還我者不過一隅，而嚴險襟帶之區，仍據為己有，於通商章程，佔我無窮利益。又多留隙罅，以作後圖，其巧亦巧矣！俄羅斯為西洋著名雄霸之國，與戰國嬴秦無異，狡獪多端，上下一致，當時即使他人處此，亦未必遽能勝任。但無崇厚已定之約，則使者於商務、界務、償欵三事，原可徐徐爭論，可者許之，其名可者磨牙掉舌，安排施宕之局，務求辯勝方休。取舍之權，未嘗不操之在我。今乃欲悉舉前約而更張之，俄人必仍藉兵費之立言，曰五百萬盧布未足以償還兵費。故於伊犁境內，割留某處，以土地準折貲財也。

至於通商政務，推廣某事，以商販之利，準折貲財也。大約界務稍有更改，則兵費不能不加；商務係俄人所最重事，必不能全行駁改。紀澤雖尙未赴彼之都，然不能毫無主見，以自伸其氣，而暢其說，或仍索伊犁全境，而可以酌加兵費；或暫不索兵費，而以伊犁更換東境舊空某地以難之，皆是立言之法，要之使者已至，既言舊約不妥，則約章必須如何？乃為公妥之處，勢必連類談及，斷無含糊中立之理。

至俄人接待情形，殊難逆料，倘竟失和，雖百端將就，終歸無益。戰守之備，在廷者自有嘉謨。然竊揣西陲一帶，左宗棠手執重兵，取伊犁猶可得手，海疆各口，南北洋大臣，亦當能先事綢繆，彼或有所顧忌，而不敢遽逞。

惟迤北萬餘里，處處毗連，尤以東三省為重……現左宗棠、金順於西陲各處，務宜專用恩德，綏懷反側，使其心悅誠服，無論和戰，總以收拾西塞漢回民心為主也。……」

論伊犁地圖和懲治崇厚

又論伊犁地圖云：「按西域地名，譯言各別，即不難指鹿為馬。惟憑精本輿圖，畫以界線，倘覺稍有把握。查左宗棠函稱：『伊犁大城與阿克蘇南北相望』，我圖則伊犁稍偏於西，紀澤徧查俄英德奧各本輿圖，伊犁皆較阿克蘇偏東一度左右。中國輿圖，則陽湖李氏及鄂刻兩本，均偏東三度有奇；並無伊犁偏西及或與阿克蘇南北相望之說。喀什噶爾則各圖皆在烏什西南，並無混列於西之說，未審左宗棠據何圖而云然也？又謂『俄圖不若中國之確，緣其不能行

持聯邦調查局追捕黑社會頭目爲止。根據一些內部人士說，胡佛憂慮組織性犯罪團體龐大的財源，可能使部分聯邦探員抵抗不住誘惑。一位前助理局長：「胡佛知道在芝加哥紐約的黑社會頭子如何使警官腐化，他不願意自己的手下面對同樣的引誘。」

不過，一旦被迫要採取行動對付犯罪組織之後，胡佛就全力以赴，他不贊成調查人員僞裝滲進入犯罪團體，反而他從犯罪組織的內部集募綫民。這些綫民，對該局破獲幾件最大的案子大有貢獻，特別是牽涉到間諜與激進份子的案件。因此，胡佛大力鼓勵手下從犯罪組織中召募綫民，並且設立收買情報的基金。

願意合作的黑社會份子，不是對其他組織的匪徒懷有怨恨，就是因爲他們面對要被判刑，而以情報作爲換取自由條件，綫民的身分不僅只是罪犯，他們還包括工會人員，與黑社會有交往的商人或甚至黑社會頭目的太太。雖然這些綫民的人數從數百人迅速增加到數千人，但是最有價值的是大約十五名黑手黨員，龐貝西諾是其中一階級最高的一個。在岩士唐「控制」龐貝西諾爲綫民之時，不僅在西岸就是全美的黑手黨家族也都對龐貝西諾相當尊敬。黑手黨家族之間有爭執時，他被邀請調解，並且黑手黨頭目之間的大筆金錢交易，往往透過他經手。由於此種廣泛的接觸，龐貝西諾因而能提供岩士唐有關黑手黨在全美活動的情報。

不過，龐貝西諾也有些怪脾氣，這包括他拒絕提供部分城市的任何情報，這些城市是：紐約、聖路易、底特律、和洛杉磯。起初，人們懷疑他在那些都市有朋友，但是他在其他都市也有許多朋友、像水牛城——他對另一些都市黑手黨活動的報告却毫無保留。回想起來，現在部分聯邦調查局官員認爲，他是担心黑手黨跟某些都市的聯邦調查局辦事處有接觸，他如果提供這些都市的活動情報，可能會暴露他的綫民身份而導致自己被暗殺。到終了，目前已知道，龐貝西諾的警戒顯然仍然不夠徹底。

黑手黨廣設「內綫」

扮演「控制」綫民角色的探員——像岩士唐對龐貝西諾——經常被其他聯邦機構的探員或官員要求提供他們綫民的姓名。偶爾，綫民甚至被「出借」給其他機構的法律人員。聯邦探員和檢察官許多年來和州及地方司法人員合作成立機構，對付犯罪組織。毫無疑問，黑手黨一定買通了其中的某些人員。

最近在亞特蘭大聯邦監獄內被刺殺的首要毒販文生特·巴巴，曾對一名檢察官承認，在紐約地區聯邦和地方合設的十五個執法機構中，黑手黨全都有內綫，其中三個是透過警察。

自從點二二口徑手槍的一陣屠殺之後，處理綫民的整個方法已修正，雖照這些新的措施對已死的二十三名綫民和證人來說，已幫不上忙了。在區域辦事處或華盛頓已沒有記載所有綫民的中央記錄卡。記載綫民的檔案中，只有代號而沒有姓名。在區域辦事處，綫民檔案鎖在櫃子裏，爲高級職員所保管並且他必須證明有必要方能取出檔案給探員使用。除了控制綫民的探員之外，沒有人知道綫民的眞實姓名，並且綫民也不再被出借給任何其他執法機構。

付欵給綫民的總帳上，只有綫民的代號，職員不可能發現綫民姓名。最後，召募綫民的探員，現在有了特別安全會晤場所，車牌號碼及電話無法再被追蹤知道是屬於聯邦調查局的。

當然，舊有的程序並非是唯一的問題，綫民的身份可由檢察官對黑手黨徒的起訴書中研判出來，更進一層，包含綫民所提供情報在內的聯邦調查局報告，過去曾在各機關流傳，現在又可以透過新聞自由法案而獲得。雖然這件文件沒有綫民的姓名，但是從情報的本質看來，不難猜出誰是密告人。

黑手黨收買局員

聯邦調查局調查綫民被謀殺的案件中，最令人震驚的理論是，黑手黨可能透過收買聯調查局內的秘書、職員或甚至探員，而滲透進入該局。事實上，曾經有一名職員把包括綫民姓名在內的文件偸給黑手黨人物的事情發生過。

一九七五年，二十二歲的新澤西州·伊蕾妮作證說，當她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於紐百克爲聯邦調查局工作時，她把調查約翰·狄吉里奧的影印文件塞在皮包和腰帶裏，然後把它們交給她丈夫，她丈夫再賣給了狄吉里奧。那個時候，狄吉里奧正在爭取新澤西州黑手黨眾族頭目的地位。

巧合的是，兩名對狄吉里奧不利的可能證人，也是最近點二二口徑屠殺案的受害人。彈道測試已證明，這兩人是死在同一枝點二二口徑的手槍下。

担任打字員工作的伊蕾妮說，她偸取文件是因爲她愛丈夫。她是自從一九二四年以來第一名被定罪的聯邦調查局職員。

這是一項輝煌的清白記錄，沒有任何其他司法機構可以比擬。但是有跡象顯示，如果聯調局追查內部腐敗像抓十大首要犯人一樣熱心的話，記錄可能就不會那麼美滿了。雖然伊蕾妮的事件被澈底公開，不過，她只是一名打字員而非探員。目前在另一司法機關工作的一名前聯邦探員說：「如果，探員發生問題，聯調局追究就不那麼嚴厲了。那名探員只會被調職，強迫退休或辭職。如此，聯調局的信譽得以保持。」

黑手黨滲透調查局

但是現在，授權調查點二二口徑謀殺案的聯邦探員，因爲考慮到黑手黨可能已經滲透進入聯調局，似乎已不再顧慮到會使聯調局受窘的問題。這項調查工作由聯調局華盛頓市部組織犯罪組首腦愛德華·夏普指揮。他的任務成敗極爲重要，因爲聯調局今後是否再有能力對付犯罪組織，大部分要看他調查的結果，聯調局不可能一方面不解釋清楚爲甚麼一些最重要的綫民和證人會被謀殺，而另一方面又希望黑社會的其他綫民繼續合作。如果點二二口徑謀殺兇手的目的是減少聯調局綫民的人數，那麼他們已極度成功。不僅是二十多名密告人及證人已經死亡，那些還活着，也已經嚇壞了。據聯調局內部人士說，由探員所控制在紐約地區的一半以上綫民，自從龐貝西諾死後，已把注意力集中在點二二口徑兇殺案上，並且他們不再提供任何情報給聯邦調查局。

美國黑手黨滲透聯邦調查局

■□■ 許俊譯 ■□■

美國聯邦調查局一些「綫民」是具有影响力的黑手黨黨徒，在黑社會中有較高地位，他們向聯邦調查局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來源，密報黑手黨的活動。但他們都由於「變節」而遭受暗殺，可見聯邦調查局內部已滲透了黑手黨黨徒。

在今年的二月十號晚上，七十一歲肥胖禿頂的南加州黑手黨頭子龐貝西諾，在他聖地牙哥面對太平洋的漂亮公寓內接到一個電話後不久，就離開住所走向兩條街外的一座公用電話亭，他常利用這座電話亭與各方面聯絡，以避免被竊聽。當時他袋裏，放了一本用密碼記載的高利貸記錄和與全美各黑手黨保持經常連繫的電話號碼簿。

暗殺「變節」頭子

在龐貝西諾通過靠近家裏的一條巷子時，從黑暗中發出了一聲微弱的響音，一顆子彈飛進他脖子內；另一顆穿進他右耳並且還有兩顆把他後腦打成一個大洞。沒有任何人聽到槍聲。當龐貝西諾的屍體被發現時，他片刻不離咀的雪茄掉在他身旁，可是記錄本却不見了。警方發現，子彈是由點二二口徑的自動手槍所發射。此種高性能手槍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發明，很少爲黑社會所使用。

殺死龐貝西諾的事件，像是一塊石頭扔進水塘裏，引起了陣陣漣漪，並且發展到現在，已經威脅要摧毀整個聯邦調查局，因爲，龐貝西諾不僅是名有影响力的黑手黨徒；而且他是聯邦調查局在黑社會中地位最高的綫民。他向聯邦調查局密告黑手黨活動達十二年，並且他的被暗殺，只是過去兩年中一連串二十三件謀殺案中最新的一件，這些謀殺案的被害人，全是聯邦調查局的綫民和可能的政府證人。一名殺手或一羣殺手，正在全美各地使用點二二口徑的手槍，殺害證詞可能危害黑手黨的黑社會人物。但是，黑社會是怎麽知道誰是綫民的？聯邦調查局目前正在從內部清查以回答此問題，調查的結果，可能消除聯邦調查局永不會腐敗的令譽。

對外界，聯邦調查局保持其傳統的冷靜。官方的立場是：「綫民的身份，在聯邦調查局是受最嚴密保護的機密，並且我們在保護此一敏感資料上，非常成功。我們的程序健全並且在繼續增強效率中。」但是暗殺的事件使聯邦調查局高階層官員深感苦惱，他們在華盛頓總部內已成立一個特別小組調查這件事；他們已完全改變處理黑社會綫民的程序，並且他們已被迫考慮從來所不考慮的事情：黑手黨可能已成功地滲進入聯邦調查局。

胡佛整頓調查局

一九二四年，當年方二十九歲的胡佛成爲司法部的調查局局長時，該部門聲名狼藉，該局只是「政府內貪官汚吏的秘密武力。」

在同意接受任命之前，野心勃勃的胡佛要求調查局完全與外界政治脫離關係並且個人對內部人事有絕對控制權。胡佛以傳教徒般的熱誠剷除內部的腐敗份子，直到一名老聯邦調查局人員回憶所說，調查人員比「白色更潔白」爲止。

女性在工作時不許抽烟；調查人員因爲閱讀黃色雜誌而被斥責。不久，調查人員傾向於一律化，像他們局長一樣，穿白襯衫與乾淨的黑西裝，口袋裏還有一條手帕。他們幾乎全都對胡佛統御帶着敬畏心理。

定期地，一隊聯邦調查人員會到聯邦調查局地方辦事處檢討調查作業，提出問題，甚至察看調查人員的經濟情況。任何調查人員有可能會使「聯邦調查局受窘」的行動，立卽會引起胡佛的注意，一項最著名的例子是，一名調查人員因爲晚上在家中留了女朋友過夜而被開除。

胡佛經其一生是最好的宣傳家，製造「聯邦探員」的完美形象，在三十年代使十名首要罪犯成爲家諭戶曉人物，並且親自批准艾佛林、金布利斯特担任風行一時電視影集「聯邦密探隊」的主角。從他任期一開始，胡佛就成功地使聯邦調查局不處理毒品的調查工作，因爲他知道，走私毒品所賺的巨額鈔票，很容易買通調查人員。他的憂慮是有道理的，因爲不像聯邦調查局，目前改名爲藥物執法署的毒品調查局，內部一直不停有調查人員接受出手大方毒品販子賄賂的事情發生。

拉攏黑社會分子

許多觀察家覺得，担心內部腐化，也是胡佛這麽久以來拒絕承認有組織性犯罪團體存在的一項原因，他堅持沒有此種組織存在，直到一九六三年黑手黨徒文拉奇公開作證及司法部長羅拔·甘迺迪堅

擁有者	名稱	淨輸出	型別	反應器供應者	運轉日期
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	清華水池式反應器	1000瓩（熱）	輕水式	GE公司	50年12月
	清華阿岡諾反應器	10瓩	輕水式	美國國立阿岡實驗室	63年4月
	移動式教學用反應器	0.1瓦	輕水式	自製	64年11月
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台灣研究用反應器	4萬瓩	重水式	加拿大	62年10月
	微功率反應器	10瓩	輕水式	自製	60年1月
	水鍋式反應器	100瓩	輕水式	自製	計畫中
臺灣電力公司	北部核能一廠一號機	60萬4千瓩	沸水式	GE公司	66年12月
	北部核能一廠二號機	60萬4千瓩	沸水式	GE公司	67年12月
	北部核能二廠一號機	95萬1千瓩	沸水式	GE公司	69年4月
	北部核能二廠二號機	95萬1千瓩	沸水式	GE公司	70年4月
	南部核能三廠一號機	90萬7千瓩	壓水式	西屋公司	72年4月
	南部核能三廠二號機	90萬7千瓩	壓水式	西屋公司	73年4月

台灣省研究及動力反應器一覽表。

份集中，在中心地區損失的能量太大，所以它波及的範圍並沒有理論上估計那麼厲害。而且一個原子彈爆炸，裏面的核原料並沒有全部反應消耗完就毀滅了，爆炸產生的能量只有十分一，只相當兩三千噸黃色炸藥，而由於在中心地區消耗過多，所以它實際上的破壞力量又更小於兩三千噸的黃色炸藥。

由於現今各國核子防護，已經普及，原子彈的毀滅面積，大約離落彈點一公里以內；離中心一公里以外只有一些殺傷作用。

科學家計算出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本土吃的炸藥，相當於四百五十枚原子彈，由於炸藥分散開，因此波及面積又比四百五十枚原子彈大得多。

科學家又作出估計：要原子彈波及法國全境，需要十萬枚。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科學家約里奧．居里經過計算，一枚原子彈的製造費要十億到三十億法郎，即相當於二億到六億美元，這是個頗驚的數字，一枚原子彈的造價，差不多可造二架至六架美國B一戰略轟炸機，當然，由於科學的進展以及各國情況不同，現在有些國家可能不必花這麼多錢，但戰後通貨澎漲與之相抵，造價亦不會便宜。

現今國際間認爲，就對一個敵對的核子國家達到有效的嚇阻作用。依他們看法，中華民國、南韓、以色列、南非等可能基於這項理由而決定製造核子武器，由於安全理由，曾簽署禁止核子擴散條約的中華民國，必要時可能會依條約規定先在三月前通知而退出這項條約。

美國武器管制暨裁軍總署署長艾克里，於去年八月廿二日向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武器管制、國際組織及安全協定小組，提出書面聲明，「本年七月總署在台灣對美國及加拿大所供應之設備加以檢查，據吾人之瞭解，並無任何跡象顯示此等設備曾將任何保防之原料作他用，或進行任何再處理活動。……

一個僅有少數反應器之國家當無可令人置信之經濟理由來建立其再處理工廠。從已耗的燃料中提煉能源所費之代價，一般均大於同量的新燃料所必須支付之代價。」

中華民國具備有優良的核能人才，有可製原子彈的原素，且經濟不斷發展，能力足以製造多個原子彈，已不是空中樓閣。

但從戰略價值來看，要動用兩三架B一的價錢，來破壞方圓一里的城市，核武器的威力雖大，但要正中目標才能發揮威力。如不能命中目標，落在其他地區，就毫無戰略價值，更化算不來。殺雞用牛刀。如多個城市被我們破壞，我們亦同時沒有了褲子。核武器雖可威脅敵人，可是使用它足以造成玉石不分，同歸於盡的地步，因爲我們的敵人是中共，用核子武器去毀滅我們的同胞和美麗的國土？救之爲恐不及，怎會去毀滅他們呢！中華民國所以不造核彈，是不爲也，非不能也。

中華民國今後的國防建設，定會着重於傳統武器的發展，用發展核武器的經濟能力去自造更先進的艦艇、飛機和戰車。將核能用於和平用途，加速經濟發展，而生生不息。

國軍的火箭導彈武器。

中華民國具製核武潛能

陳金耀

民國四十四年，中美兩國訂立原子能和平用途協定後，政府決定成立原子科學研究機構，以發展原子科學。乃於四十五年在清華大學設立原子科學研究所，建立第一座一百萬瓦的水池式反應器，進行核子科學教育的研究及人才培養。五十三年，該校設立大學部核子工程學系。五十九年成立核子工程研究所，進一步研究核能及反應器技術。中正理工學院則自五十七年起，在機械工程系下設立核子工程組，以培養國內所需的核工人才。其他大學和理工學院，也分別增設核能有關課程。在發展初期，曾派國內已有相當成就之科技人員前往素負盛名之美國「俄立岡國際核子科學及工程學校」及「橡嶺反應器技術學校」等進修。其後每年均有派員赴美、英、日、比、加等國研習高深核子工程理論及發電技術。

目前世界各國所利用之核能方式，均採鈾、鈈等原子核之能量，但據估計，恐於本世紀末左右即會將鈾用罄，對我國而言，台灣地區未發現有鈾礦因此必須發展可利用台灣省所產之釷元素反應器。

釷本身雖不能引起原子核分裂，但如先置於反應器內經中子照射，即可蛻為鈾二三三，而作為反應器之燃料。如此生生不息而成為重要動力資源，可以說核原料台灣本土是不愁中斷。

中華民國在六十六年十二月便踏上核能發電的新紀元，至於應否發展核子武器的問題，雖經政府一再明確答覆，但國內外人士仍然議論紛紛。

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主任巴納比博士表示，在理論上，中華民國到一九八〇年每年將有能力製造五十枚威力相當於二萬噸黃色炸藥的原子彈。

巴納比在一篇刊載於上一期的美國政治暨社會科學學會的雙月刊「記錄」的文章中，將中華民國列為目前未製造核子武器但到一九八〇年理論上將有能力製造核子武器的國家之一。

巴納比同時表示：「任何擁有核子反應爐的國家，在其領土內所擁有可有效製造原子彈的基本核子原料數量將不斷增加，並將有能力生產核子原料供極有效的原子彈之用，每一種核能反應均是鈈的來源。」

凡是能產生連鎖反應的物質都可用來製造原子彈。目前發現的有鈾二三三，鈾二三五和鈈等，用鈾做原料的叫鈾彈，用鈈做原料的叫鈈彈，這些原料都很貴重，提煉困難。例如在天然鈾礦中，鈾二三八佔百分之九十九點三，而可做原子彈的鈾二三五只佔百分之零點七，而且要把鈾二三五從鈾礦中提煉出來，更是一項非常復雜細緻的工作，要提煉一克（千分一公斤）鈾二三五都是極難，可是一個原子彈最少要有一公斤半這種原料，而一般原子彈則要用十公斤這樣的原料。

原子彈爆炸時，它的威力是相當厲害，一個十公斤核原料的原子彈，它的爆炸力相當於兩萬噸黃色炸藥，但由於它的威力過



謝東閔參觀核反應器模型

北投妓女將漸淘汰

由台北市政府提案經台北市議會討論多時的北投妓女戶廢業案，經這次台北市議會討論決定，維持現狀二年，至六十八年底廢業。

新北投之所以有今天，主要是該地區有天然資源「溫泉」，而在新北投各旅社內，可以公開召妓，與別的地區各旅社不得公開召妓的規定剛好相反，這點也是新北投地區「一枝獨秀」之處。

由於目前北投地區的妓女，都散置在北投市區，與民房為鄰，而平時羣鸞亂飛，其言談與行動都影響了觀瞻，深深的妨害了附近居民的善良風俗。台北市政府為貫徹中央的改善社會風氣，逐漸淘汰妓女戶政策，於今年二月公告時，原規定北投區三十餘家妓女戶維持現狀一年，至今年底集中管理，以後妓女不得至旅社接客。

當時妓女戶業者，針對市政府的規定，提出陳情，要求准許維持現狀三年，而後自動廢業，市府斟酌情況，而更改二年，在這次大會時，向議會提案；從提案通過，經議會討論修正為；自市府公告起維持現狀二年。

新北投在日據時代被列為「風化」區，以溫泉和女人來吸引遊客，當時新北投的每家旅館老板，都為了爭取遊客，特別將旅社裏的服務生加以嚴格的訓練，以殷勤、溫和的態度服務，遊客如有意飲酒取樂者，各種各色的山珍海味，醇酒名菜都可隨叫隨到，並可隨時召來日本的「藝妓」，欣賞其歌舞，使遊客們盡興而歸。

台灣光復後，這種「藝妓」被遣回日本，繼之乃由侍應生起而代之，而為迎合遊客，乃請琴師為侍應生們教唱平劇和一些流行歌曲，仍是以藝為先，後來就變成了「接客的妓女」，而以此為淘金的女人日漸增多。

到了民國五十年間，政府為改善社會風氣，曾制訂管理妓女辦法，規定妓女戶不僅要劃定區域，集中營業，並必須懸掛綠燈以為標誌。但是當時陽明山管理局，鑒於北投地區情形特殊，認為如照上述規定，對北投妓女之管理，反而有增加風化區的「聲勢」，乃報請有關機關，准予另行制定管理辦法，規定北投妓女之任宿處不得接客，必須在旅社交易。

至六十年間，陽明山管理局為了加強管理北投的妓女戶，規定每一家妓女戶，以坪一大的原則，按照原申請妓女數加倍計算，但最多每戶不得超過四十人，並規定妓女戶只准廢業，不准讓其新設立，以求新北投妓女戶的自然消滅

謝坤仁

沒有台灣問題

將原來只是一個地理名詞的「台灣」，說成是政治名詞，將原來乃是中華民國一省的台灣，逕稱為「台灣」而不稱為「中國的台灣」。我們認為，這種「名不正」的稱謂習慣，如果出之於無心，已經違反了常識；如果出之於有意，則更不可原諒。

因為稍具常識的外國人，都應該從辭典中獲知，台灣之為中國人移殖開發，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第七世紀。十七世紀中葉雖然先後有西班牙與荷蘭入侵，但自明末鄭成功戰敗荷蘭光復台灣之後，除了割讓給日本五十年（清朝光緒廿一年至民國卅四年），其先後三百多年，一直是中國的一省。總統蔣公所示「台灣與大陸的血肉相連關係」，正一若普法戰爭（一八七〇年）後法國曾經一度割讓給普魯士的亞爾薩斯、洛林兩省之與法國的血肉相連關係。

乃如今國際間竟有人焉，明明知道，台灣乃是中國的一省，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目前且在台灣省的台北市，而居然把台灣與中國分割開，稱中共政權佔踞的中國大陸為「中國」，稱中國一省的台灣為「台灣」，我們必須痛心指出：這種稱謂，如果出之無心，其忽畧了台灣的歷史與現狀，已屬不倫不類；如果出之於有意，則其無視中華民國政府，以及抹煞台澎金馬一千六百萬軍民廿八年來乾乾夕惕光復大陸建設奮鬥的態度，尤其惡劣，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們尤須指出的是：國際間有人故意將台灣與中國分割開，猶還是姑息主義猖獗下不分是非，不辨善惡的一股逆流。乃近幾年來，海內海外，竟然也有一兩小撮中國人，或則罔顧大體，僅圖苟安，認為國際間將中國與台灣分割開，他們即可獲得國際保護而免於中共之「解放台灣」；或則存心叵測，別具意圖，更與國際姑息份子的鼓吹桴鼓相應，自己不承認是中國人而只說是台灣人，只稱光復後來台的中國人為大陸人而不承認大家同為台灣人，也同為中國人的血緣關係與同胞愛。我們必須大聲痛斥，前一小撮「誤將杭州作汴州」的中國人，已是民族的敗類；後一小撮「數典忘祖」的中國人，更是國家的叛逆。我們所以要大聲痛斥那一兩小撮中國人為敗類、為叛逆，乃基於前者腐蝕了我們的社會人心，削弱了我們的戰志戰力。後者更勾消了大陸同胞同年對日抗戰才光復了台灣的史實，抹煞了最近卅二年來我們大家建立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目的。而任令這一兩小撮中國人繼續他們將台灣與中國割開的鼓吹活動，其唯一最後結果，必然是為中共乘隙得逞，「解放台灣」，「血洗台灣」，台灣的中國人，屆時固然無分省籍的同歸於盡，大陸八億中國人推翻暴政，恢復自由的希望之火，也從此熄滅。

余秋人

為何拒領諾貝爾獎

「齊瓦哥醫生」作者

「齊瓦哥醫生」一書的作者巴斯特納克（見圖）在贏得一九五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後，曾拒絕受獎；但是廿年後的今天，根據他的情人和文學工作長期夥伴——歐嘉·伊文斯柯亞在她即將出版的回憶錄上透露；拒絕諾貝爾獎的信函並非出自巴斯特納克本人之手。

伊文斯柯亞實際上即是「齊瓦哥醫生」書中女主角蘿拉的化身。她在定名為「時代的俘虜」回憶中承認，當時拒絕諾貝爾獎是錯誤的。

將於明年出版這本書的紐約道柏德出版公司提供了這些說法，但該公司發言人拒絕評論這本書如何會傳到西方。伊人斯柯亞現年八十四歲，仍住在莫斯科。

一九五八年，「齊瓦哥醫生」一書未經巴斯特納克同意即在西方國家出版，而在他自己的國家內被禁止出版。他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殊榮的蘇聯作家。

最初，他告訴諾貝爾獎委員會，他願意接受這項榮譽，同時他感到「無暇的欣慰、狂喜、驕傲、驚異和迷亂」。

接着暴風雨來臨了，蘇聯當局認為這本書侮蔑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因而對他攻擊，指他是小資產階級奴隸的走狗、猪、蛇和害羣之馬；他在蘇聯居住的權利因而面臨挑戰。

伊文斯柯亞在書中寫著：「情勢似乎已很明顯，我們除了屈服外，別無他途，於是我決定重寫一封信給諾貝爾獎委員會：……。我盡量模仿巴斯特納克的字跡，然後由伊拉和柯馬帶到裴瑞廸克諾（巴氏在莫斯科附近的夏季別墅）讓他簽字。」

他又寫著：「現在回想起來，這件事似乎顯得很荒謬，我們甚至在巴斯特納克還不明白到底發生什麼事以前，就決定要寫這封信。「但我們當時處在極度匆忙的狀況，四面楚歌，任何事對我們都不再有意義。」

巴斯特納克在送回簽署信件的同時，附了一張紙條，用紅筆寫著：「歐嘉，就讓他保持原樣吧！只是可能的話，請寫上我是生於俄羅斯，並不是蘇聯。」

伊文斯柯亞夫人還回憶到巴斯特納克對史達林的描繪。他曾見過史達林幾次，並且害怕自己會像其他作家一樣被史魔整肅。

她寫道：「巴斯特納克形容史達林是他有生以來所看過最恐怖的人物。」巴斯特納克形容史達林「好像是夜半爬到我身上的一隻巨蟹，臉上蠟黃，臉上布滿痲子，鬍鬚猪鬃，矮小的身材和龐大的上身極不相襯——

商品文學得天獨厚

有人提出「文學之死」的問題，縷述事實，斷言自由中國文壇已經是奄奄一息，去「死」不遠。也有人認為當前文學的衰退誠然不假，但絕對不會「死」，而且也「死」不了。不過，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就是文學已經逐漸淪為商業的附庸，亦即「文學商品化」了。

所謂「文學商品化」，最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但求具有一時的「市場價值」，而不管是否具有永恒的「文學價值」。「市場價值」的標準，在於「可讀性」高；必須「可讀性」高，才有讀者，才有市場，這自然也是一種「一加一等於二」的供求律。但無論如何，一味迎合讀者趣味的「可讀性」，甚至從中抽去了知識、理念和思想，膚淺到有如時下低俗的電視長篇劇，「讓小學生都看得懂」的程度，這就無異「革」文學的「命」，最後的結果極可能是文學「死路一條」，萬劫不復。

當前文學的「市場價值」是不可謂不高的，一本「暢銷書」，版稅收入足以置產；一部「長篇劇」，編劇稿費為數可觀。影響所及，商品文學不免大行其道；如對報間「文化廣告」稍加注意，即可見廉價書刊不斷出籠，所在多有。足證文學似已成為牟利的「終南捷徑」，發財的「不二法門」，真是「漪歟盛哉」，一片好景。古人說：「文必窮而後工」，照現在的情形來看，似乎已有「文必富而後工」之勢；試看吃香一時的商品文學，那一篇、那一本、那一集不是在作者住在華廈，出有轎車，喝必白蘭地，吃必西餐的情形之下產生出來的。這類的文學，不但商品氣息「濃得化不開」；而且流露於字裏行間的，也必然是人生的享受，享受的人生，蒼白的感情、感情的蒼白。作品的主角，無非洋場才子，亂世佳人，現代「寶哥哥」、現代「林妹妹」，不脫舊小說中「後花園私訂終身」那一套，和歷史的遞嬗，國家的苦難，生民的多艱，扯不上半點關係。

在商品文學得天獨厚，一枝「毒」秀的理狀之下，具有「藝術良心」的文學工作者，發出了「文學之死」的沉痛呼聲，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得到的。

文學應該服務人生，但並非服務腐化的人生；文學應該具有可讀性，但並非低級趣味的可讀性；不然的話，文學附庸的商品，從屬於市儈，徒自滿於現實的利益，而無視於永恒的存在，則「文學」即使不「死」，也活得夠可憐了。

文學關乎國運，其重要性無可比擬。我們眼見文學沒落至「死」而不加援手，那我們也就等於自暴自棄，置國家民族之危亡於不顧了。

白光也愛小動物，她曾養了一條狗，那狗的腿患了痲痺症，白光常用毛巾裹緊牠，抱著牠外出晒太陽，愛護備至。

白光侍母至孝，她初到香港，經濟情況還不甚好時，就想盡了辦法把母親從大陸接出來，直到現在，她的高齡老母還和她住在一起。

婚姻失敗．事業不振

白光在日正當中的時候，突然嫁給一位美國人，圈內人稱白光為白姐或白妞，稱她的丈夫為「白毛」。和白毛結了婚，白光就到日本去了。再隔幾年，她的婚姻失敗，便又重回香港。

左起龔秋霞、姚莉、周璇、李香蘭、白光、吳鶯音。

曾經數度拍片，也自組過電影公司，但卻再也不復當年那般如意。

白光曾演過「血染海棠紅」、「蕩婦心」、「雨夜歌聲」、「十三號兇宅」、「一代妖姬」、「接財神」等電影。

她演的電影已成「老片」，她唱的歌已是「老歌」，所以她這次赴台就更顯得特殊了。

多年不唱，白光的歌聲會不會改變呢？

莊元庸認為，白光有女高音的基礎，再唱低音，對她來說，原本就是很容易的事，並不需苦練強求，所以即使許久不唱，應該也不會改。

若將國語流行歌曲分成幾個階段的話，周璇的小調，姚莉的抒情曲，李香蘭近乎聲樂的歌喉，白光低磁的歌，以至近期的姚蘇蓉，都可作為代表。

許多人學白光的歌，即使學得再好，也只有幾分，因為白光不但聲音具有慵懶愜意的磁性，而且吐字帶有北方的鄉土味，更難得的是，她的歌總是那麼自自然然瀉到你的心中。

「……海角天涯，無影無蹤，燕飛蝶舞，各分西東，滿眼是春色滌人心胸；斷無信息，石榴殷紅，卻偏是往日魂縈舊夢。」

是的，許多歲月過去，再聽到她的歌，也許，會勾起人們許多記憶中的「舊夢」吧！

不穿內褲．花邊新聞

白光住在九龍天文台，家中除了她那個「寶貝」的狗，只有一個女管家。當時她作食米經紀與歐洲影片進口生意，生活並不寬裕，但也看不出潦倒相。早就有人出一萬港幣請她在利舞台與某一位又唱又跳的男歌星共同演唱一場。結果，她說，不但被那位男歌星耍了花招，而且合計下來，倆樂隊練唱、治裝之後，「撈」不到四千港幣，划不來，也就沒有「東山再起」。話尾帶了一句白光加料的「招牌國罵」。

白光的不拘小節近乎放浪的言行，是出了名的。跟她談久了，聽習慣了，卻覺得她不帶上那麼一句，倒真沒有「白光味兒」了。談起美國人，她更是咬牙切齒的臭罵不已。倒不是全為了哄動一時的，吃了美國空軍丈夫「白毛」的那檔子虧。

白光還用原名史詠芬在北平和東北的交際場合中活躍時，就認識川島芳子（金璧輝）。在香港息影之後，本來要用英文寫一部她獨家所知的川島芳子秘辛，結果又被美國出版經紀人給耍了。她也透露「美國前副總統韓福瑞曾托人找她去美國替中央情報局工作」，她拒絕了。

白光並不諱言有關她大胆作風的許多流傳。她說，一來，她認為人生沒什麼好假道學的，二來她也只跟熟朋友葷說葷道的：「再說，時代不同了，比起當今中、外很多女明星銀幕上下的表演與私生活，我算哪門子大胆？」不過有關她不穿內衣的「艷聞」，那卻是以訛傳訛了。她澄清說：那是她初婚時，有一晚從澡房走到臥房披衣裳，被丈夫說了句：「讓人知道了像什麼話！」她覺得愚蠢荒謬，外人還會管夫妻臥房的事！糟的是她咀快，一高興，當笑話說給朋友聽了。「白光不穿內褲」的「劃時代」花邊新聞就這麼傳了開來。

談到婚姻，白光說：「年紀輕輕的時候，不敢輕信男人，再說，打胎也打得我心怕了。如今老了，倒還是有人要，可是都是些拉家帶口的寡佬，我白光是給人帶孩子的料兒嗎？」

白光赴台前，她說：「一直想去啊。那邊有很多老朋友，也有很多人造我的謠，說因為我父母都還在大陸，我可能意志不堅。是見他××的鬼。我白光不受威脅利誘。左派的確給我壓力，可是我這個人就是喜歡浪跡天涯；不自由，毋寧死！何況以我的過去，他們能改造得了我嗎？……」



一代妖姬・歌星白光

白光是老牌的名歌星、影星，雖然嬌艷比不了同期李麗華，柔媚趕不上周曼華，風華也勝不過珠光寶氣、頗具「時代味」的歐陽莎菲；但是她那看似天生、自成一派的「烟視媚行」風格，却只有早期的美國「祖母明星」瑪琳黛德麗與中期的阿娃嘉娜可以比擬，眞個是「末世紀的女人」！

尹靜心

白光當年「標準」造型

一代妖姬・磁性歌后

三十歲以上的人大概都記得起白光的幾個封號，除了「「磁性低音歌后」之外，「一代妖姬」、「絕代尤物」、「風流蕩婦」，……都不算高雅，也含有舊社會戲謔兼歧視的味道。

三十歲以下，特別是生長在電視時代的年輕人，不僅可能不知道她，而且心理上，對她這一連串綽號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刻下常見的許多搔首弄姿的女歌星風騷有餘，却結扯不上「姬」與「尤」的韻味，至於女人的「妖」與「蕩」在今天社會道德的標準上，已不再是令年輕人臉紅的字眼了。果有人還聽過她的名字，那或是托了目前國語流行歌壇「老歌新唱」的福了。

「花落水流，春去無蹤，祇剩下遍地醉人東風。桃花時節，露滴梧桐。青春一去永不重逢，海角天涯無影蹤……」。

這是白光的歌「魂縈舊夢」。如果你是中年以上的歌迷，你會很熟悉白光的歌，「醉在你的懷中」、「相見不恨晚」、「秋夜」這一支支動聽的歌，是否會使你著迷過？

白光的其人其事，莊元庸非常清楚，在白光赴台時，莊女士曾談及舞台背後的白光。

提起白光，人們總會形容她的歌聲低沉，其實白光最初練的是女高音，這是鮮爲人知的。

莊元庸在十一、二歲時，住在上海，她家後門對面住的是一戶日本人，一家人都喜歡音樂，白光常去那戶人家中和他們一起吊嗓子，那時的白光大約十六、七歲。

莊元庸爬在窗口聽她練歌，她的嗓子又寬又高，眞是很好的女高音。

爲甚麼她後來唱的却是中低音呢？據莊元庸的分析，一是當時李香蘭已經成名，她唱的是女高音，白光可能不想走相同的路子。二是白光和嚴俊主演的第一部電影「血染海棠紅」一片，白光飾演一名風塵女郎，片中的插曲是帶有幾分慵懶的低音，塑造了白光以後的歌路。

健美白晰・不拘小節

白光眞正成名是在一九四九年到了香港，當時她和周璇都同屬長城電影公司，莊元庸在宣傳部做事。

莊元庸還記得第一次和她見面的情景，那時白光在九龍尖沙咀租了一間很大的房間，客廳臥房都在其間。莊元庸去找她時，白光正在浴室裏洗澡，她自在地大唱特唱，沒多久身上裹了浴巾，頭上包著毛巾，濕淋淋地跑出來，就那樣坐在沙發上和她談事情，邊談邊拿著剪刀修趾甲。由此可見白光的不拘小節，坦率自然的個性。

在片場拍戲時，她常在佈景堆裏倒頭小憩。烟抽完了，便伸手向電工或搬運工要一支來抽。人家說：「你是大明星還肯抽我們這種廉價烟呀？」她笑笑說：「你能抽，我有甚麼不能抽的？」

白光是大明星，可是她從來不擺大牌架子，爲人隨和講義氣，尤其對好朋友常是直來直往，從不做作。

有個週末，九龍下大雨，莊元庸夫婦要去學校接兒子，因爲平時兒子住校，只有假日可以回家。白光知道了也要跟他們一塊兒去，他們以路途太遠，又要搭巴士去爲由，勸白光不要前去，白光却毫不在意，跟着就跳上巴士。一路上，乘客們有眼福了，響叮噹的大明星坐巴士，還是很少見的呢！

白光很喜歡游泳，她常在夜間到海邊去游泳，這使她保持了美好的身材和白皙的皮膚。



驚濤駭浪的中南海

秦明

權力鬥爭佈局落子

以華國鋒、鄧小平爲首的權力鬥爭，雙方佈局落子已逐步升高，從「第五屆人代會」將在近期內召開，及「北京市革會主任」吳德遭受大字報指名攻擊，即可反映出來。

中共「五屆人代會」宣佈於明春召開，其主要任務，除了如鄧小平旬前對法新社總裁羅素所稱：「確定中共十一屆全會所奠立的政綱和修改憲法」之外，更主要的將是任命新「總理」和選出「人代會委員長」。這兩個位置，是當前中共權力鬥爭與分配的焦點；據外電報導，鄧小平企圖恢復「國家主席」由他來担任，並兼任「總理」，以架空華國鋒，並讓葉劍英出任「人代會委員長」，「國防部長」遺缺則由許世友遞升。這一如意打算，決非華、葉兩人所肯接受；目前的鬥爭，自然是佈置「代表」以在會議中爭取多數，同時透過政治局決定如何「修憲」。如果「人大」能如期開成，這場戲是非常熱鬧的，暫時拼湊的「五人帮」，到會終人散之時，也將因權力升降而鬧翻。

吳德被大字報批判，即意味華、鄧兩派的鬥爭劇化。

吳德近年在鬥爭風暴中，自有一套圓滑應付的手腕；由逢迎文革派而依附華國鋒，蟬聯「政治局委員及北京市革委會主任」等職，現在，在他的山頭之內，連遭批判，由轉彎抹角而指名道姓，應是失勢的信號。如眾週知，大陸沒有言論自由，貼大字報的必然獲得當權派的指使或鼓勵。

三家村歷史重演

據法新社報導，北平大字報指責吳德「在選舉人代會代表時，未尊重民主原則」，顯然是有股強大勢力在幕後支持。他過去帶頭「反右批鄧」以及對天安門事件的責任，鄧小平不會忘懷，而大字報直接抨擊吳德，即是間接打擊華國鋒，即令吳德被鬥垮，這一場權力鬥爭還要升級的。

以能點劉少奇爲例，先從打倒「三家村」而把矛頭指向北京市長彭眞，當時彭眞的權勢，炙手可熱，先任對蘇聯談判代表返抵北平時，毛澤東曾率領所有高級頭目，到機場迎接；可是在文革風暴中，被鬥得胸掛名牌，接受羣眾大會清算，他由此垮台了，劉少奇也接着被整肅。今日的吳德，類似當年的彭眞，華國鋒也可能和劉少奇的結局一樣。

另一値得探索的消息，是「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日前同時被「北京第一〇三中學」的大字報，指控爲天安門事件後試圖阻止鄧小平逃走，「軍區部隊」最近批判四人帮運動落後；另一外電報導，陳錫聯曾於月前在「市委會」中被要求作自我批判，可見他與吳德被攻擊的罪名雖不完全相同，政治原因却是一樣。

五馬分屍的殘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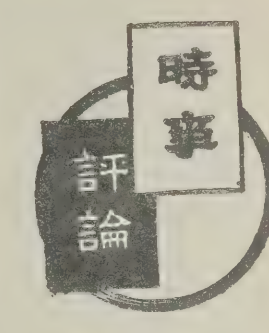
鄧小平復出後，多方抓取軍權，並已初步得逞，「北京軍區司令員」易人的傳說，迄今雖未見諸事實，但傅崇碧被解凍，再度出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顯係先挖陳錫聯的墻脚。

如果鄧小平勢力繼續伸張，很可能發動倒算，第一個目標將是吳德，或者是先把陳錫聯調空遣走。

從最近北平大字報的攻擊目標來看，吳陳兩人首當其衝，亦即意味華鄧衝突快要短兵相接。

究竟華派能否爲保權而擋得住鄧派的攻勢？吳陳是否在「人代會」前後將被拉下馬？以及葉劍英在這場鬥爭中扮演甚麼角色及發生何種作用？目前雖難以裁定，但「五人帮」變成五馬分屍的殘局，是可以斷言的。





港府對難胞的即捕即解政策

徐達文

唾棄中共政權

據此間傳播媒介透露，儘管港府當局強將投奔自由的大陸難胞解回大陸，但依然阻不了大陸同胞奔向自由的決心，從本年一月至九月期間，港府有關當局先後拘捕一千四百多名自大陸逃亡抵港的難胞，這個數字是港府有關方面在拘捕難胞後才作出此項統計，而那些安全進入市區，致避免了港府即捕即解政策波及的難胞人數，更無法估計。此外，獲得中共批准到達香港的老弱婦孺或「合法移民」，則有一萬八千六百人。這些非法與合法進入港境的人數，如果與大陸以億萬計的尋求自由的大陸同胞人數相比，則更是少數。不過，即使是這兩萬人，也成爲兩萬個活見證，以他們對中共的唾棄，對自由的追求，以證明中共的暴政及大陸的慘況，也證明中共的強權，壓不了大陸人民的反抗情緒。

同樣，也證明港府因爲某種政治壓力或政治利益，而制訂的反自由及反人道的即捕即解政策，雖然使到每年以千計的冒死逃港難胞，慘遭「送入虎口」的厄運，但還是阻擋不了他們投奔自由的決心及追求理想的行動。

不人道的「送羊入虎口」政策

「不自由，毋寧死」。大陸逃港難胞，眞正以他們的生命和血淚，去證明這句名言的眞諦，去說明這句名言的含意。任何人都知道，中共以其極權的統治，殘忍的手段，狡詐的手法，及嚴密的措施，企圖把大陸建造了一道道無形的「銅牆鐵壁」，但還是隔不住大陸人民追求自由的理想，還是壓不住大陸同胞反抗極權的行動。特別在近數年來，即使中共在大陸邊境遍設關卡，增派警衛，大放警犬，廣挖陷井，大修鐵網，藉着加強戒備以防止逃亡者越境，並施用外交壓力，迫使英國政府及香港當局接受中共的條件，以便從香港方面着手，去協助中共政權壓制大陸的逃亡潮。但中共這種內外夾攻與軍政兼施，仍然壓不了大陸人民唾棄暴政的決心行動，這也可反證出中共的醜惡本性及兇殘面目。

因爲政治買賣及利益交換，而引生出來的「即捕即解政策」，却變成了一個反人道及反自由的污點。以香港政府的政治處境，以香港地區的社會因素，因爲人口的壓力，經濟的限制，外交的迫使，強權的壓力，致被迫採取這種深受自由人士指責的措施，自有其某種迫不待已或身不由主的客觀困難。但因爲這種困難，就毫不顧及被解者被解後的悲慘處境，就毫不理會被解者被送時的求生願望，而實行這種「送羊入虎口」的做法，未免有損人性及有虧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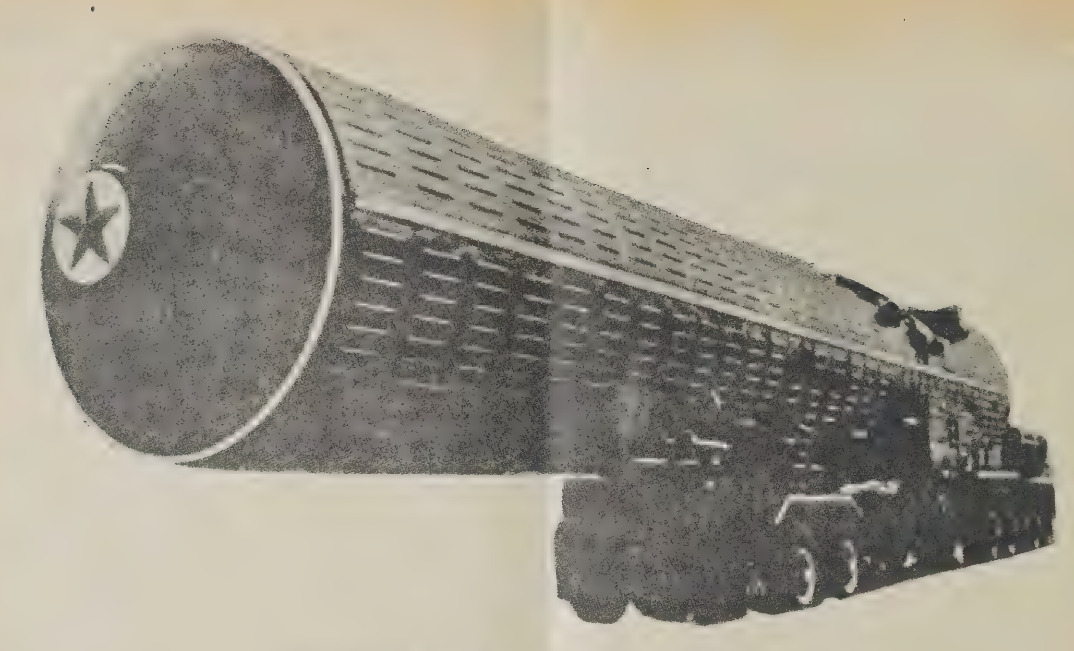
何以香港政府對越南逃港難民採取先行安置，聽候安排的人道措施，却對大陸逃港難胞採取即捕即解、不理不采的反人道措施，同屬逃亡香港的難民，却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遭遇，這確是令人費解的。其實，這也不必使人費解，因爲這唯一的因素，是來自中共的政治壓力，這種壓力，使到「強大的祖國」的逃亡者，也不如「弱小的越南」的逃亡者，這種「中不如越」的結果，無疑也是大陸人民另一種悲劇性的寫照。

本來，香港政府是可以謀求某種折衷性的辦法，以解決難民問題，像有親人在香港的，可由親人担保其生活費用及個人行爲；有親友在海的外，可由親友申請其往海外謀生；逃亡者願往台灣的，可由其本人申請赴台長居，等等。其情況可參照對越南難民的收容與安置一樣。如果港府毫不考慮這種折衷方法的可行性，就斷然執行即捕即解政策，無疑是受了中共的壓力與指使，變相成爲中共對付大陸逃亡者的工具。其所造成的影响，會使自由世界認爲是香港的反人道表現。

即捕即解令人痛心

難民問題確是個使人極之關心的現實問題。人們生活在自由社會，可以用「社會安定」、「香港利益」等名堂去大唱高調，大嘆風凉，但難民的求生慾望，正是一種人性的呼喚及人類的本能。如果剝奪一個人的尋求自由的權利，並將這種自由變成一種壟斷性的佔有及排斥性的獨享，這難免也是一種反自由及反人道的行爲。

當人們一再鼓吹人權，一再宣揚人道，一再談論仁愛的時候，「送羊入虎口」式的即捕即解政策，是最令人感到痛心的。大陸難胞的冒死逃亡，以事實，以生命說明了這種政策，總有點不得人心及不合人性的成份。



蘇聯多彈頭洲際導彈存放在密封容器內。

重返裝置）取代ＳＳ－Ｎ8型，據稱尚有一種將取代ＳＳＮ－－3型射程更遠的潛艇發射飛彈，亦在積極發展中。

計劃將逆火式B型轟炸機逐年更迭百分之二十五，同時設計爲該型飛機携帶新型的空對地飛彈。

蘇聯目前擁有的洲際彈道飛彈、潛艇發射彈道飛彈和長程轟炸機的總數已高達二、五二一，比一九六七年原有的八三七之數，多出三倍有餘，此一力量，大約可投擲三千八百個彈頭對抗美國。如果蘇聯配置的新式多彈頭洲際飛彈數額屬實，則其飛彈彈頭總數到一九八〇年代初，即可多達七千五百個以上。

此外蘇聯的防空攔截和地對空飛彈均已現代化，在莫斯科四周始終保持六十四座反彈道飛彈發射台的配佈，並裝置流動性雷達和氣層內飛彈。同時，有關民防活動和衛星攔截機的試驗，仍在繼續進行中，甚至傳聞蘇聯已將負載質點的光束運用於彈道飛彈防衛上。

美製核子動力巡洋艦

美國三軍部隊的人數大約有兩百零九萬，蘇聯約有三百六十七萬，與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雙方兵力都約爲三百萬人的數目相較，增減立見。目前美蘇雙方皆致力於改良其傳統武器系統。美國陸軍已著手縮減補給兵員，將目前的十三個師增加了一個，並計劃在一九七八年增加到十六個師，其中兩個步兵師將予機械化。這些計畫大都致力於直接和間接火力的反裝甲武器，三萬枚ＴＯＷ型飛彈已經完成配備，Dragon型亦在發展中；此外，諸如導向魚雷、火箭和携帶該武器的直昇機，以及新式目標監視搜索等輔助設施，亦均在發展中。至於坦克的數目與一九六七年約畧相等。

蘇聯目前正大量生產ＢＭＰ型裝甲戰鬪車輛，並將Ｔ－62型和新式的Ｔ－72型戰車分配部隊使用，戰車的總數已增加爲四萬三千輛（一九六七年爲三萬四千輛），其他如携帶反戰車導向武器的直昇機，以及新式地對空飛彈和自走砲等，均已加入服役行列。

美國海軍原計劃發展核能航空母艦擱置，而代之以較小型的傳統引擎航空母艦。兩艘六八八級攻擊潛艇已經下水，並預計再生產三艘。此外，仍繼續研究一種使用Aelis型防空武器系統的核子動力攻擊巡洋艦，而對進一發步展Harpo型艦對艦飛彈的，亦正在進行中，並計劃對就戰斧型潛艇發射飛彈從事戰術性的修改。

蘇聯促使艦隊現代化

蘇聯海軍建造的三艘基輔級航空母艦，其第一艘已參加艦隊服役。蘇聯極力促使其水面艦艇及潛艇逐漸現代化，同時繼續發展其Ｙ級和Ｔ級核子，，以及Ｆ級和Ｃ－二級巡弋飛彈潛艇，新式艦艇和反潛艦飛彈已逐漸發展並服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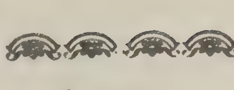
美國正繼續Ｆ－15型超級戰鬪機撥交空軍使用，並將Ｆ－14型防空攔截機分配海軍。爲了取代老舊的機種，Ｆ－16和Ｆ－18型將繼續發展，保持二千五百架戰鬪機的水平。而Ａ－10型地而攻擊戰鬪機則已開始生產，一九八〇年代初將可完成配佈。至於裝有空中預警及管制系統的Ｅ－3A型飛機，已參加服役（但北約組織尚未決定購買）。

蘇聯新型戰鬪機，如Su－17 Fitter C, Mig－23 Flogger B, Su－19 Fencer等型均已加入服役行列。蘇聯目前正致力發展多性能飛機，其足以從事空對地攻擊的戰鬪機數目已達一九六〇年代的兩倍，其中部份具有核子能力；據稱還有許多新型空對空和地對地飛彈，亦在繼續發展中。

（譯自論敦「國際戰畧研究所」九月底出版之「一九七七－七八年軍事均衡」）

美蘇飛彈力量比較

陳獨塵譯



一九七二年蘇聯在莫斯科簽訂限制戰畧武器協定，僅是對美蘇雙方的某些戰畧武器數量設定限額，並未對戰畧武器的性能加以管制。因此，在該協定生效的五年期間，美國及蘇聯均積極地研究改進它們的飛彈射程。機動力及準確性。蘇聯在這兩三年來已部署了四種新型飛彈，目前仍在加强、SS十六飛彈及改進其他型式飛彈。由此可知，美蘇限武協定，除了美蘇兩國元首在簽字時所呈現象徵性意義外，並未對兩大超强間的武器競賽發生任何實質效果。

美國與蘇聯均利用雙方在一九七二年所達成一項爲期五年「限制戰畧武器臨時協定」的某些限制空隙，先致力於攻擊擴展與更新，復於一九七四年的海參崴高峯會談中，亦未能達成新的協議；而第一階段限武談判的臨時協定，已於十月三日宣告期滿。

美國洲際飛彈一萬枚

美國致力改善現存洲際彈道飛彈、潛艇發射彈道飛彈與轟炸機三者的組合，並將於一九八〇年代繼續計劃發展新的體系，已完成計劃配置的五百五十枚義勇兵三型洲際彈道飛彈（每枚配置三個多彈頭獨立目標之重返裝置），四百五十枚單一彈頭義勇兵二型，以及五十四枚單一彈頭太陽神二型飛彈，此一規模並未改變。有關義勇兵三型的改進方案已取得讓步，但仍繼續研究威力彈大（相當於三十七萬噸黃色炸藥）的MK12A型多彈頭獨立目標重返載具的彈頭，以及NS－20型引導系統。尙有一種最終目標導向活動性重返載具亦已發展完成，將用於承載新型而載量大的洲際彈道飛彈，預期在一九八〇年代中配備。

在海中，每枚擁有十到十四個多彈頭重返裝置的海神式潛艇發射彈道飛彈四百九十六枚，已經按計劃分別裝在卅一艘潛艇之上，此外尙有配置三個多彈頭重返載具的北極型飛彈一百六十枚，仍分裝於十艘潛艇上正服役中。目前正在發展中射程達四千哩的三叉戟一型飛彈，及十艘具有廿四個發射管的三叉戟式潛艇，將自一九七八年開始逐步更換目前的海神式潛艇，但並不排除其他艦艇的繼續更新，據報導，三戟式級第二代潛艇發射彈道飛彈，射程六千哩的D5式，已在初步策劃中。

有關B－52G／H型轟炸機結構和空中性能的更趨現代化仍在發展中。B－1型超音速搖翼轟炸機的原型機，已有三種在試驗飛行中，第四種原型機也在建構中，但進一步的計劃已遭擱置。

此外，一種安裝在B－52型轟炸機上的發射巡弋飛彈，亦在試驗的階段；另有一種戰畧性最終目標導向巡弋飛彈，將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可能發展爲一千五百哩的最大射程。此外，還有一些巡弋飛彈在試驗中，一種可用水面艦艇也可經潛艇魚雷管發射的戰斧式海中發射巡弋飛彈，已經試射成功，目前正研究將此種射程兩千哩的飛彈轉由地面發射的可行性。

美國目前擁有的洲際彈道飛彈，潛艇發射彈道飛彈，長程轟炸機的總數共爲二、〇八三，比一九六七還少兩百，然而，此一力量可以投擲一萬一千個彈頭，這幾乎是十年前的兩倍。俟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三义戟飛彈全部配置完成後，美國的飛彈彈頭總數將達到一萬四千個，其中有一萬個屬於洲際彈道飛彈和潛艇發射彈道飛彈。

改善戰畧防衛力量的步驟，仍繼續而緩慢地進行。一種新型的攔截機已經計劃代替舊有的機種，另一種針對轟炸機和飛彈攻擊而設計的新型預警雷達，也仍然繼續發展中，但有關航海家潛艇通訊系統的發展，則遭到政治阻礙，現有一些計劃支持發展反衞星的能力。

蘇聯飛彈七千多枚

蘇聯仍然不斷增强其洲際彈道飛彈、潛艇發射彈道飛彈與轟炸機等現代化的能力。雖然其總數已減爲一、四七七（其中部份舊式的洲際飛彈已由新式的潛艇發射彈道飛彈所取代）。據估計，至少有八十枚新式洲際飛彈已經配置完成，其中包括SS－一七，SS－一八，SS－一九等各型多彈頭獨立目標重返載具和單一彈頭類型，據稱這些比過去SS－九，SS十一等型更爲準確，而SS－一九型據說可逼近美國現存的系統。此外，蘇聯非但仍在研究一種活動性SS－十六型洲際飛彈，並且發展該型飛彈的較短射程飛彈，其他如SS－二〇型中程彈道飛彈，經過其裝塡後已在蘇聯西部部署完成；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以前，蘇聯將可完成發展新型洲際飛彈的初步階段。

蘇聯的潛艇發射彈道飛彈已增加爲九〇九枚，分別配置在八十二艘潛艇上，四艘DELTA－二級潛艇已經下水，每艘可以携帶十六枚射程達四千八百哩的SS－N－8型潛艇發射彈道飛彈。另已準備一種SS－N17型取代SS－N6－型，並準備用SS－NX－18型（帶有三個多彈頭獨立目標

變，『工資低的最革命』，按照這些反動邏輯，他們便把上自中央、下至基層的各類領導幹部說成了『無產階級身上的寄生虫』，無一例外地扣了走資派的帽子！甚至把老工人、老貧農、老模範都說是既得利益者，保守勢力的代表，是走資派的附庸。

反抗鬥爭愈鬥愈烈

因此，從中共「新華社」最近這些揭批「四人帮」的說法和上述湖南青年對中共政權的攻擊相對照，就可以明顯看出大陸青年對統治階級的不滿心理與四人帮幾乎是一致的，而且顯示，這些鬥爭不斷在發展並更趨激烈。

撲滅叫春貓，消滅碩鼠！

古鶴翔

十月廿五日，本港的報章上出現了兩封信。一封是刋登在快報的，這封「C．S」寄給編輯的信說：

「我自一九六八年一月偷渡來香港，家鄉只有父母和兄弟，家庭成份是中農。現我在港已成了四個人口的家庭，一切的負担都靠我一人勞動來支付，但還要每月不停的寄港幣壹百五拾元回家解決困難，另外如果有特別情形還要額外多付欵。

「現我收到由海豐縣××公社××大隊寄來的一封信，是我父親寫的，信的內容很簡短，除了幾句問候之外，內容照抄如下。

「現我政府要算兒你交公積益金，茲兒你出門到現在，沒有在家做工份，算每年人民幣五十元，今算起來要人民幣五百元，一定要還的。今兒你收到信後要付欵回來交還，若無可能交還者，向我全家交涉也。不要思議，限此十天內要交的，若是身上沒有便欵者，郎使和他人借過來先交一半欵，勿誤。」

另一封讀者來信，是刋登在堅決反共的萬人日報的，讀者「水生」說：

「我是由廣州逃亡來港的難民。

「所謂『家如夜月圓時少，人似流雲散處多』，正是我不幸身世的寫照。為使萬人讀者了解今日廣州的慘況，請聽我細訴：我大叔接得從廣州寄來的一封信，眞如晴天驚雷，原來是一封告急信，家裏在中秋人們團慶之夜，全家又一次被當地共幹掃地出門，這屋被封鎖，鷄鴨和一條百多斤的大猪，亦統統被沒收……故來信求援告急。

「我這位大叔亦是由廣州逃離鐵幕來港的，」他的大兒子亦因偷渡來港，不幸葬身魚腹，二兒子亦會偷渡游水不遂而慘被抓回受盡折磨。大概是這樣原因而遭共幹慘酷的清算罷！

「誰人沒有可愛的家鄉和家呢？誰人沒有父母兒女呢？可是多少人為投奔自由而被迫家破人亡，被迫得離鄉背井，被迫得含悲忍淚離開自己年老可愛的父母受盡風險投奔自由！……………」

看完上面這兩封信，筆者只有舉頭東望，問道：「王師何日西來？」

的確，八億大陸同胞心中只有一句話：「王師何日西來？」

據港府統計，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九月，由大陸偷渡來港而被發現者為六百五十名，今年一月九月，已增至一千四百名。

上舉數字及讀者信件，都證明大陸的形勢並不比「四人帮」當權的時候好，因此華國鋒和鄧小平都急於勾結「美帝」，以鎭壓反共的中國人。

墮子們不停的為他們的「英明領袖」華國鋒和「不倒翁領袖」鄧小平吹牛，彷彿「不倒翁領袖」可以隻手回天似的，墮子們當然可以騙騙躲在象牙之塔裏的一小撮「進步學生」，但決不能欺騙大陸同胞，其實港大和中大的同學，也絕大部份不會被騙。

是的，「不倒翁領袖」雖然一再被毛江推翻，並會被「英明領袖」華國鋒奪權，但他終於翻身了，成為「不倒翁」了，因為他在「長竄羣鼠」中有一套壞本領。這套壞本領，或者可以打倒「英明領袖」華國鋒的。君不見，廣州「交易會」橫門外，有人散發華國鋒係四人帮黨羽的傳單乎？這傳單，就是鄧小平及其爪牙散發的！

鄧小平將成為中共禍國集團中的「不倒翁」，並且威脅着華國鋒，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因為「長竄羣鼠」中，他有點長得像貓。

我說「不倒翁領袖」像貓，這假貓確實威懾羣鼠，可是人們被這「叫春貓」吵得發火了。「叫春貓」一方面吵得人們不能安眠，一方面却與羣鼠一同破壞、盜竊、掠奪人們的財富。

「叫春貓」就是「碩鼠」，鼠類自然不能推翻他。可是，中國人民一定要撲滅他，一定可以撲滅他。

願王師西來，願王師快快西來，讓我們一同捕捉「碩鼠」！

前幾天，袁暘照告訴我說：「嚴總統表示，在反共聖戰中，希望僑胞盡力支持政府，因為光復大陸以後，百廢待舉。」

凡我同胞，都應積極支持政府，只有掃除共禍，中國人民才能安居樂業，不必離鄉別井，也不必受異族統治。

「四人帮」黨羽負隅頑抗

李哲夫

在中共激烈長期的內鬨中，誰當權誰就有理。華國鋒一帮子打垮了「四人帮」，但「四人帮」黨羽仍負隅頑抗。而大陸青年，針對這種鬨亂，採用四人帮的說法，積極反對華鄧政權。

推翻新生資產階級

目前，湖南青年均存有「變天思想」。他們認為大陸已出現了新生的資產階級與紅色資本家，使得幹部工人之間原來之「平等」的共同關係，變成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因此，必須將新生資產階級推翻，才能改善人民生活，乃積極的展開對特權與高薪階級的鬥爭，實際即對所有共幹的鬥爭。

他們目前對所有共幹的鬥爭情形甚為猛烈，其實況是：

一、對特權階級的鬥爭：青年們以「四人帮」荒淫奢侈的生活為例，將所有的領導人都列入特權階級之中，認為他們都是自私、貪婪、損人利己的。在株州街上常出現「一切統治者都是一丘之貉，歷史如此，現在亦不例外」，「以前受蒙蔽，現在要覺悟」等標語，或是把華帮張貼的「一年見效，三年大治」的標語，改為「一年無效，三年不治」。最近共黨「十一大」宣稱「文革已勝利結束」，這又將一部分青年們心目中「文革是最廣泛的革命大民主」之觀念打破了，使青年們更加憤怒，而將矛頭指向中共中央，作針鋒相對的鬥爭。

工資與地位的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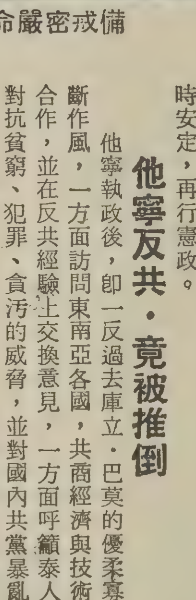
二、對高薪階級鬥爭：高薪階級並不一定是高級共幹，而有很多技術工人亦是高薪，青年們將每月工資超過八十元以上者列為高薪階級。而鬥爭是分為工資及地位兩方面展開：

攻擊高薪階級的地位相對亦高，只是指揮而不參加體力勞動生產，倘使工資五十元者，其生產額不等於工資廿五元的兩倍，便是剝削工人，此一論調使共幹無法指揮工人。以「株州製藥廠」為例，其抗生素車間本來每天可生產四十八粒裝之各種抗生素丸六百瓶，但因工人不聽從指揮，實際僅生產二百五十瓶左右，倘有幹部積極指揮工人工作，則又被辱罵是「只說不做的紅色資本家，靠剝削工人生產成果為生」，甚至於會有被毆打的可能。

華帮攻擊毛遠新

據中共「新華社」在十月五日的瀋陽通訊中透露，「四人帮」對於「如何識別走資派，另立他們的新標準。在經濟上，他們把階級高、工資多，當作劃走資派的標準。四人帮在遼寧的那個死黨就到處叫嚷，『三四百元一棟樓，汽車警衛樣樣有』的大官，就是走資派。在政治上，他們把革命早，資格老，參加過民主革命而現在又担負領導工作，做為劃走資派的政治標準，胡說甚麼：『越老越修，越老越右，越老越反動』。」十月七日「新華社」自成都所發出「徹底埋葬改朝換代的謬論」的專題報導中並說：「四人帮提出『階級關係新變動論』將文化大革命說成是『一個重新定階級，劃成份的運動』，並且製造出一套重新劃分階級，區分敵我的標準。一條是所謂的政治標準，他們狂叫『黨權必修』，『權掌得越大越反動』，就是說要根據職務高低來重新劃分階級，這是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幹部們一個反動透頂的新創造。另一條是所謂的經濟標準：他們胡說甚





泰國軍人變政後泰軍奉命嚴密戒備

能夠在緬甸、越南、馬來西亞之間，維持獨立中立；以及在日軍進攻南洋，也能免於以中立捲入戰禍的幻想，一面逼使美國的駐軍撤退，並交還所有美軍駐泰基地，以表示泰國的中立姿態；一面並派遣代表至北越談判和好條件以便平安。最愚笨而不可原諒的是庫立．巴莫竟異想天開與中共建交，企圖使中共不支援共黨在泰國進行叛亂活動。這一化友爲敵，認賊作父後果，不特使泰國的局面無法安定，且有繼中南半島之後，把泰國帶入全面赤化的危險。所以泰國以桑加德海軍上將爲首的軍方終又於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再度推翻了文人政府，使憲法成了具文。

這次雖同是軍人政變，但不同的，是過去均以陸軍爲首，而陸軍自他儂、巴博倒台後，因失去中心領導，勢力大不如前，所以這次的導演，就落到了海軍上將桑加德的身上。不過，桑加德雖然領頭，却不願身居首功，其用意顯然在顧忌陸、空軍方面如有歧見，或將引起磨擦，導致內爭。桑氏於成功之後，於是授權他寧組成文人政府，以謀政局暫時安定，再行憲政。

他寧反共．竟被推倒

他寧執政後，卽一反過去庫立．巴莫的優柔寡斷作風，一方面訪問東南亞各國，共商經濟與技術合作，並在反共經驗上交換意見，一方面呼籲泰人對抗貧窮、犯罪、貪汚的威脅，並對國內共黨暴亂份子施予痛剿，尤其是對寮、棉等國入侵的共黨，更給予無情的打擊，使泰國維護自由民主的堅定立場，獲得了舉世的刮目相視。

儘管他寧的施爲，正獲得泰國民眾的一致支持，但在其任內亦有一流產政變的揷曲：原來當他組閣時，卽有一派軍官支持陸軍上將乍叻在當時發動政變，幸三軍將領先發制人，始將其計謀粉碎，事後，並令乍叻由當時担任陸軍副總司令的職位上退役，乍叻旋亦自行削髮爲僧。不料乍叻六根未凈，旋卽暗中還俗，且於一九七七年三月廿六日竟鼓動少數士兵發動叛變，雖然第一師師長亞倫少將在其威逼下不與合作慘被槍殺，但鬧劇上演不久，事變卽告敉平，乍叻及其同夥四人，後經軍法審判，乍叻並被處決。

此次他寧任內二度政變不幸竟被推倒，而整他的不是別人，正是當年支持他出馬的桑加德，正應了中國「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矣」的一句古話，目前政變的原因，據外電報導：說是因內閣人事的爭執，桑加德說是他寧被推倒後將組織一個更「開明的政府」，他「保證將在十四個月以內舉行大選。」現在的軍政府將來如何開明尚不得而知，不過卽令大選能完全兌現，在泰國如此政潮起伏，推波助瀾的過程中，眞正的民主憲政，仍可能還須走一段遙遠而艱苦的路程。

欲勝泰共．安內攘外

另外，泰國是一佛教國家，與我國崇信儒家思想一樣，在愛好和平，崇尚仁義，不嗜殺伐許許多傳統信念中，可謂不謀而合。但共產黨視宗教爲鴉片，亦視儒家思想爲禍患。中共在大陸上所進行的「批孔」運動，固然未稍懈，而摧殘宗教的手段，亦無所不用其極。泰國佛教思想旣與共產思想積不相容，何况泰國佔有五十一萬餘平方公里的土地，除有豐富的錦、鎢及橡膠外，且有世界「米倉」之稱。泰國之被中共視爲必須獵獲的目標，早在一九五三年中共在雲南成立一個「泰國自治人民政府」已見其端倪。後來泰國以承認中共爲以不支持泰共爲交換條件時，中共官員則指出其「政府」是不干涉他國內政的，但却指出武力鬥爭是共黨的理論，而支持泰共是中國共產黨的事。中共這一說法，無異坦白暴露其赤化隣國的陰謀，一面是以「政府」名義與外國建交，一面又以共產的名義與外國共產打交道，支持他們推翻其本國政府。

中共爲了實行它們的陽謀，對泰國的軍事滲透早已積極推行，由中共訓練的三千名寮國共軍，久已越過寮國邊境，進入泰國最北部的清邁府。該批共軍並由中共供應大量軍火轉送支援泰共，以便滲入泰國東北部各府。

另外，南部棉共更風助火勢，經常派兵侵入泰國素非舉府所轄村莊，殺戮村民，焚毀民房，使泰國政府最近不得不派精銳陸戰隊，前往曼谷東南三百里叢林山地，以求堵塞此一棉共滲透路線。

至於泰國南部邊境的馬共，因其組成份子泰半以馬來西亞華人爲骨幹，中共除以武器支援外，並在泰南地區，設立訓練學校，從事武裝活動。泰國雖瞭解中共的顚覆野心，曾與馬來西亞携手合作剿共，曾因去年五月發生馬來亞因受國內的政治壓力，在吻洞撤軍事件，泰國片面廢止邊境協定，使兩國關係一度蒙上陰影。直到今年三月泰馬重簽剿共協定，並於七月泰馬聯合出動正規陸空部隊一萬名，對盤踞達二十五年之久的共黨老巢吻洞進行猛烈圍攻，才使共黨游擊隊全被擊潰，化整爲零流竄至其他叢林中，目前正在繼續淸剿。

安內爲攘外的必要條件，目前泰國處此危機四伏中，應該是加強內部文武的團結，緊密與民主國家合作，以引進技術資金，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的生活，才是免除共禍的惟一途徑。如果經常鬧政變，縱然是出於一種愛國行爲，都會使民心士氣發生影響，爲政令上帶來窒碍，更會啓發野心家彼可取而代也，何妨一試的念頭。

文人被黜・軍人執政
軍管憲政・徘徊不定
泰國的中立與出世思想危險性

岑啓亮

在中南半島三國於一九七五年先後淪入共黨後，泰國雖已失去其在越戰時期作爲反共的重要軍事基地價值，但泰國的地位，將影响馬來半島及星加坡的安全，進而影响馬六甲海峽運輸石油的通路，其在東南亞的舉足輕重，仍值得世人重視。泰國自一七七一年建國後，它較隣國的越南三邦及緬甸，星馬遠爲幸運，它既未受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統治，飽受壓榨；亦少內部戰爭，使生靈塗炭；縱然在如此安定而良好的環境中，却未能如東北亞的南韓、日本及台灣在經濟上開出奇異的花朵，在政治上能建立一循民主常軌的强固而穩定的政府；始終在軍管與憲政之間徘徊；在中立與出世之間夢縈，這是泰國的不幸，也是泰國人民的不幸。

學生暴動・强人去國

泰國自一九三二年實施君主立憲以來，雖君權以漸告沒落，如同英皇一樣，祇是像徵的首領，但泰國人對泰皇一如英國人對英皇一樣，始終表示崇敬與效忠。不過泰國政府的領導權，常不循憲法選擇途徑，動輒使用武力加以變更，但泰皇祇有追認之權，已無影響之力，所謂立憲，較之英國，不過是虛有其表而已，試觀世界第二次大戰後不久，泰國即由乃比里組成一文人政府，以謀適應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無如戰亂之餘，泰國軍人勢力甚大，故文人政府執政未久，即被以領導三軍的統帥鑾披汶推翻，而取得政權。鑾披汶掌政後，雖然他能獲得軍方的支持，而當時警察力量亦不可忽視，當警察總監乃炮企圖與軍方短兵相接奪權時，陸軍乃沙立元帥，即利用泰國人民對當時政治經濟情況不滿的情緒，在鷸蚌相爭中，獲得了漁利。

乃沙立於一九五八年十月執政後，即取消了憲法和國會，實行仁慈的獨裁統治，直到他於一九六六年逝世，泰國的政府權力就由他的副手他儂元帥接管，迄一九六八爲爲止，雖然在這十年中的政治十分安定，但因安定所付出的代價，是不容許反對的意見存在，而一切政治生活都受到了壓制。此時該黨內的溫和派，怕長期高壓政治的後果，會引起巨大的不良的反應，乃主張惟有逐漸開放政權，才是長治久安之道，故泰國政府終於宣佈了新憲法，並在一九六九年初舉行了大選，結果仍由他儂執政，但也設立了一個民選的國會，使泰國初次由軍管回到了憲政的舊路。

他儂政府雖表面上實施了憲法，但因泰國的經濟無法好轉，人民生活亦極度艱苦，同時畢業青年又無法覓得工作，以致引起了社會普遍的不滿情緒，終於因赤色爪牙，從中搆煽風點火，爆發了一九七三年的學生暴動，使泰國强人他儂與巴博不得不放棄權位，黯然流亡國外，至去年方先後回國，暫度其平民生活。

庫立短視・與虎謀皮

泰王爲平息紛爭，乃命桑雅組織文人看守內閣，以便制訂憲法，重訂憲政。桑雅政府於過渡十七個月後，泰國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廿六日舉行大選，首先由西尼・巴莫領導的泰國民主黨聯合社農黨於二月十三日在國會中當選，組成文人內閣，至三月六日泰國下議院召開全體會議時，因所提施政報告，未獲信任通過，執政不到一個月，便告垮台，成了泰國歷史上最短命的內閣。



西尼・巴莫內閣垮台後，泰國會中擁有次多席位的十二個政黨，立刻籌組新閣，推出社會行動黨的黨魁與西尼・巴莫爲兄弟的庫立・巴莫任總理。又使泰國第二次由軍人統治的眞正回復到了憲政。

在西尼執政期間，適逢中南半島相繼落入共黨之手，泰國已在國境上感到莫大威脅，而國內共黨份子又正在蠢蠢欲動；加以美國福特政府正困於水門案餘波，對東南亞的防務已感力不從心，庫立・巴莫政府又勾起了過去泰國在英法爭奪殖民地時，

貶毛運動。計自七月廿四日至八月六日，莫斯科華語廣播會連續發表反毛專文十數篇，其中最尖銳的，計有「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評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發表廿週年、「關於毛澤東對待知識份子的路綫」、「毛澤東的反革命」、「毛澤東的槍桿論」、「毛澤東用黨的威望掩蓋他的反動活動」、「科學技術的作用與毛澤東路線」、「毛澤東在舉行黨代會方面的反列寧主義實踐」、「不可辯駁的罪行」等篇，其內容：

「中國的內部情勢甚為複雜和不穩」，經常會發生許多「出人意料的事情」，「中國社會多年來為毛澤東所執行的政策付出了最大的代價」，「在樹立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路綫的過程中，中國被殺死了五百萬人，……毛澤東時而借助於這些活動家，時而借助於那些活動家以樹立毛澤東思想，致成為中國社會與政治衝突的根源。毛澤東生活本身證明，毛澤東思想與中國人民的利益是互不相容的。」

布里茲尼夫在蘇共六十周年大會上又罵大罵中共。

只有毛澤東一人說話算數

——「北京宣傳機構力求粉飾毛澤東的政策，現在雖然採取了另一手法批判『四人帮』，把『四人帮』說成是中國近幾年來遭受一切災難的罪魁禍首。無話可說，人民對『四人帮』的確沒有好感，無怪乎當『四人帮』從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後，許多中國人就輕鬆地喘了一口氣。但是，文化革命並非『四人帮』倡導，而是毛澤東自己」，因為「只有毛澤東一個人說話算數，他的話就是法律，就是判決，就是刑事處決。」

——「北京宣傳機器長期以來……硬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澤東親自締造的，但歷史事實說明，毛澤東不僅沒有締造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走向勝利，而且還千方百計地破壞軍隊，使軍隊為他自己的安全利益服務。毛澤東遠在獲得政治地位的初期，就竭力地推行他最喜歡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口號，而且他所說的政權，並不是人民的政權，而是他自己的政權。許多歷史事實都可以證實這一點，根據這些事實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沒有槍桿子、沒有軍隊就不能實現他的統治。這種統治不是建立在思想和信仰的基礎上，而是完全依靠暴力。」

——「列寧把黨代會稱為黨的最高機關，黨代會的決議，所有的黨組織、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不管他們的職位高低，一定要執行，任何人不能有任何的藉口去廢除或是改變黨代會的決議。……而毛澤東表面上不否認黨代會的建議和意見，但實際上則完全忽視黨代會的存在，……他背着黨私自處理了這些問題。毛澤東不敢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是完全有理由的，因為黨代會十有八、九不能成立。」因為他無法創造召開黨代會的「思想和組織條件」。

蘇聯攻擊中共件件有根據

蘇聯對毛的這一連串攻擊，雖說是惡言出於仇口，但也件件有根據，對共帮高級頭目心理上不能說完全沒有影响，共帮對之自不能不理。

「三中全會」的公報及兩報一刋為「八一建軍節」而撰的社論正式提出反駁。

「公報」說：「會議認為，國際形勢正朝着有利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方向發展。我們一定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加強同國際無產階級、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團結，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聯合一切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侵畧、顚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我們一定要加強同全世界一切眞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的團結，把反對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

「社論」說：「最近蘇修大肆鼓噪，汚衊我們『好戰』。蘇修先生們，你們瘋狂擴軍，炫耀武力，到處伸手，侵畧別人，在別國領土上駐紮了那麼多兵，攪了那麼多軍事基地，這不叫好戰？我們把他們爭奪霸權的種種事實告訴人民，做了一點反侵畧的戰爭準備，反而叫『好戰』，這種強盜邏輯騙得了誰，嚇得了誰？」強調「我們必需準備，完整地領會毛主席的軍事思想，來指導我們的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現在，蘇美兩霸激烈爭奪，戰爭因素正在增長，特別是蘇修亡我之心不死。我們必須加強軍隊建設，加速國防現代化」。

對罵自然罵不出結果，最近似乎又升了級，蘇聯頭子布列日涅夫在蘇共六十周年大會上又罵共帮，共帮又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了「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献。」使罵戰升到了頂峯，但仍然是蘇州人打架鼻子碰鼻子，最後還是各自回頭。

冷眼看俄華的「君子之爭」

岳騫

讀者看了題目請勿誤會，以爲我說蘇聯與華帮是君子，非也。本文是借用北方一句土話：「君子動口，小人動手」。蘇聯與華帮本是一對小人，但兩個小人之爭，却頗有「君子」風度，便是只動口，不動手。十幾年來一直在罵戰，不過近數月來似乎越罵越熱鬧，但可以斷言，無論怎麼罵，決不致於動手，此乃由於形勢所迫，小人不得不爲「君子」。

當毛澤東斃命之初，蘇聯確實希望共帮當權派能走回頭路，吃回頭草，後來見到華國鋒等人之反蘇，較毛澤東有過之無不及，於是惱羞成怒，對華帮又大肆攻擊。

蘇聯眞理報攻擊中共

眞理報在五月十四發表一篇題爲「北京在反蘇主義的掩護下推行破壞國際緩和的方針」的專文，對共帮施行全面的抨擊。這篇專文應算是蘇聯在這段期間抨擊共帮最澈底、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其要點爲：

一、指華、葉等忠於毛的內外政策，忠於民族主義、大國主義、軍國主義的方針。廣泛宣揚他們「忠於毛澤東的思想和事業，把反蘇主義和軍國主義當作自己的長期綱領和目標。」

二、斥共帮好戰，謂共帮一九五八年在台灣海峽造成幾乎導致全球戰爭的緊張局面，一九五九年及其以後的四年中，又對印度採取了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以後無論在中東、加勒比海、非洲或世界其他地區出現危機時，共帮站在公然挑釁的立場。現在仍然極力破壞國際緩和，企圖把世界推向全面戰爭。毛派份子一旦挑起全球熱核戰爭，就會給全世界人民造成無數的災難，當然，中國人民也不能倖免。

三、此外，共帮還千方百計妨碍蘇、美之間的關係正常發展，企圖加劇此一關係。同時，企圖在各國之間煽構糾紛，支持反動的復仇主義勢力，反對二次大戰後由多邊或雙邊國際條約固定下來的邊界。共帮自一九七一年混入聯合國以來，其「代表團」沒有提過任何一項建設性的建議，祗是利用聯合國的講台惡毒地誹謗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四、共帮進行的一切擴張計畫，是在美國和西德的軍事工業集團、以及英、法、日的某些壟斷集團的贊同下進行的。共帮的軍費正日增長，過去僅佔「國家」總預算的百分之十六——二十，現在則增長到百分之四十。美、日、西德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工業老板們，看到這種情形之後，就開始考慮對共帮供應武器和軍需品。這是西方的某些政要被共帮「反蘇宣傳弄得頭昏眼花，看不到矛盾」所致。西方的某些集團不以清醒的頭腦去考慮事實，忘掉歷史的教訓，竟如此縱容侵略者。難道共帮舉行核試的幅射塵沒有落到日本，美國和東南亞國家的土地上嗎？難道共帮「軍國主義的刺刀不會劈到他們的頭上」嗎？這「未免太幼稚了」。

五、不過，非常明顯的是，共帮的「霸權野心並沒有比較可觀的物質基礎來加以充實」，其經濟、工業和武裝部隊距離現代化的水平還遠得很，所以共帮頭目們的意圖顯然十分卑鄙、險惡，他們企圖「把其他國家和人民推到新的世界大戰的深淵，以便他們坐收漁利。」

六、共帮此種「瘋狂破壞緩和，不許裁軍，在各國之間製造不信任和敵視，挑起世界大戰以使坐收漁利」的政策，同各國人民的利益是積不相容的，蘇聯將予反擊。

緊接着，蘇聯外交部於五月十九日向共帮駐莫斯科「大使」館遞送一份抗議照會，指共帮宣傳機構和「官方人士」所進行的反蘇活動「規模越來越大」、「每天都在散佈對蘇聯的公然揑造和誹謗」。無理地干涉蘇聯內政、甚至要求蘇聯人民「應當做甚麼，或者不應當做甚麼」，誣衊蘇聯人民的「英勇鬥爭和勞動成果」，以及誣衊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革命傳統和共產主義理想」。蘇聯爲此向共帮提出抗議，並嚴重警告，對「這一運動的後果」要負担全部的責任。

蘇聯挑起華鄧鬥爭

當鄧小平復職後，蘇聯又想挑起鄧華鬥爭：引用「法新社」記者的報導，說鄧對內外政策以及發展經濟各方面，都具有「豐富的經驗」，華「在這方面不能與他相比」。指鄧復出後，「必將提出自己的發展中國的綱領」，且將「要求比中共中央全會賦予他更大的權力」。又指華不久前在一次講話中還說「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已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並且正在深入發展」。同時「北京市市長」吳德在一九七六年春天也曾「熱火朝天」地發表批鄧的講話，說是「人民的願望」。現在則「好像變戲法似的，突然改變了自已的信念和立場」，「高度評價鄧小平對黨立下的功勞」，指鄧是「作爲中共領導一份子的經驗對國家有很大意義」。這難道是「人民反覆無常」嗎？顯然是鬥爭所致。

這一步棋當時顯然未起作用，接着便火力抨擊毛澤東，期藉此煽起全面的

新聞以外

作爲一個主編，連甚麼是好文章也不懂欣賞，把高山滾鼓的東西，當做上等貨色，放入一流大報的副刋裏，只會貽笑方家。讀者以爲這家大報沒有人才，其實只是沒有能力、不識貨的主編，沒好好的利用本身的人才。

不過，有人告訴老萬，因爲主編不識貨，所以身不由主，「任點」。誰在「點」她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一流大報，用的是九流作家，付出超級稿費，還有馬仔寫「香港通訊」在台灣報紙大吹大捧，雖然「謊話說上一千遍便成眞理」，但不要以爲全港讀者都是盲公，偏就有一位「年青人」看不過眼，要求我們「筆轟」！

反共並非反華

下面是蔡雨眠對「反共與反華」的見解：

「可嘆的是，有些人反共，却不知道共黨也只不過是歷史轉型期中的產物而已。跟我說那句話的人，都是台灣新的一代，他們認知的程度上確然給出一個民族的希望。但時下某一些言論中，給我的感覺不是反共，而是反華。」

很對不起，上面一段文字，很多地方脫離了中文文字組織的常規，許多讀者讀起來或會感覺有點胡塗，難以明白他說什麼。最能表達蔡先生心意的一句話是：在某些反共的言論中，在蔡先生的感覺是反華。其實，蔡先生的這番「高論」並不新鮮，此間左派仁兄，把所有反共的人都指爲反華，理由很簡單，反共是無罪的，人同此心；反華則罪大惡極，等於漢奸，人人得而誅之，國人皆曰可殺。把反共說成是反華，是共產黨最陰險毒辣的說法。

反共就是反華嗎？絕對不是。連三尺小童也知道，共產主義是舶來品，並非中華土產，因此反共只可以說是反馬克思，並不反華；不但不是反華，並且愛護中華。

眞正反華的應該是毛澤東一干人，以及他們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黨人。他們不問中華的國情民俗，硬要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搬到中國。其實這種一百多年前的思想，不但已經過時，而且與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格格不相入，因此中國共產黨把來路的共產主義在中國國土上推行了二十八年，不但有錢人全被打入黑獄，窮人也比前更窮，得益的只是一班當權的新貴。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批鬥四人帮中，他們一一招供了，國家主席是工賊、國民黨特務，到了還在走的走資派翻身，從牛棚爬出來，則四人帮又成爲反革命分子，並揭發了他們過去窮奢極侈的生活，和十幾斤米、幾尺布的八億五千萬人民，顯然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這不是「反共人士」揑造，而是中共內部鬥爭所公開出來的。

蔡雨眠在他的黑文中却說：「中國（大概他指的是中共）要求他們入去（？），而不是要他們自視高人一等。相對來說，四人帮倒台了，他們的言論也跟着變了。試想想，連最起碼的政治上的敏感都沒有，還奢言什麼政治嘛。這些人都沒有觀點：：……」

在四人帮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雖然其最終目的是奪權，但其最大的罪行是盡力毀滅中國文化。所謂破舊立新也者，是要消滅中華文化，適應馬克思的教條。連蘇聯老大哥都知道這些教條行不通，加以「修正」。可見，反共的人並非反華，反華的罪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徹頭徹尾的反華分子

台灣被視爲世界上最堅強的反共堡壘，反共意志堅定不移。照蔡雨眠的說法，台灣就是最反華的地方了。

老萬不知道蔡老弟是否還保持中國國籍，但肯定他是黃皮黑睛的「華裔」。老萬也不知道他的原居地是台灣還是香港，只知道他受過台灣大學教育，是中華民國國家培養出來的。不論他是台灣土著抑或香港僑生，應該都和中華民國有分不開的關係。如果是回國深造的僑生，那更必然是因爲認同了中華民國的反共國策，才會回國就讀，否則，他應當念共產黨大學，就不會成爲反華分子了。可是他在反共的台灣受教育，照他本人的理論說，他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華分子。

星島日報是一份反共的報紙，蔡老弟在這家報紙寫文章，在共產黨眼中和在蔡老弟本人的意念中，也都是個反華分子。他大可以在明報蹲點，不必爲多賺幾十塊錢稿費而化名在星島寫稿，暗中進行其「反華」勾當。看來他早已被資產階級思想腐蝕，不祗星島，還在其他許多「反華」報刋寫稿，賺取反華稿費支持他的物質生活。因此，蔡老弟也無可洗脫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華分子。

上面這看法是照共產黨和蔡老弟自己的說法而下的結論。至於在我們反共人士眼中，蔡老弟也是不可饒恕的反華分子。共產黨本質上是反華的，因此親共、媚共、同情共黨、助長共黨氣焰的人，全都是反華分子，蔡老弟的「立場」，也就是反華的立場。

共產黨不過是中國一段時期的統治者，和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不能混爲一談。反對共產黨，絕對不可以視爲反對中華民族。共產黨給反共的人戴上這帽子，是他們統戰上的需要，不值一駁；蔡雨眠爲共產黨帮腔，也說反共的人反華，眞不明他站在什麼立場。

老萬在此，誠懇的希望星島副刋主編何錦玲女士，不必做太多個人宣傳，我們廣東人有句話「有麝自然香」，吹個人的牛皮沒多大好處，應多撥點時間看稿子，像「反共與反華」這類稿子，絕不應當在星島發表，如果「不好意思」，大可請蔡老弟拿回他自己的地盤「明報」副刋登出，那比較星島適合得多。

何女士既也來自台灣，且現在仍然和自由中國的報老板們及本港官報的主持人保持密切關係，便不應與一些常唱反台調子的墮子、文丑們打成一氣。老萬絕對相信何女士是愛華愛國，黑文之出現在她的篇幅內，可能只是「疏忽」，但願老萬推測的沒有錯。

星島副刊又出現怪現象
發表黑文鼓吹「反共」即「反華」

萬人傑

老板擁護中華民國的星島日報，由來自台灣的何錦玲女士主編的「星辰」副刊十一月一日發表了一篇由蔡雨眠寫的「反共與反華」的黑文，替共黨帮腔。其實，反共不但不是反華，應該說是「擁華」「愛華」。蔡某發表這種言論，顯然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何某替他在反共的報紙上發表，更是莫名其妙。我們反共人士豈能緘默，必須予以痛斥！

蔡雨眠何許人也

萬人雜誌出版十週年紀念那天，收到一位署名「年青人」讀者來信，附剪報，報是十一月一日星島日報的第三十版，一個小方塊，蔡雨眠寫的「碎影集」，題爲「反共與反華」。

信說：「十一月一日在星島日報看到了以下一篇文章，內心不由產生了找着這個作者直斥一番的衝動，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只好有勞萬人日報作更有力的『筆轟』了。

「今日的香港，墮子和做了墮子仍不自知的胡塗虫爲何這樣多呢？

「問候萬人日報大家庭，我深以作爲『萬人』讀者而驕傲。」

老萬雖在星島打工，抱歉得很，星島文章很少讀。也許因工作太忙，也許爲了自己有一點點的血壓，爲健康設想，不願像這位年輕朋友那樣引起「衝動」。

不過，既然他也是「萬人」大家庭的一員，且專誠把剪報寄來，老萬不得不心平氣和的從頭迄尾細讀一遍。可惜老萬資質魯鈍，細讀一遍還解不通作者艱澀的文字；再逐字逐句讀一遍，依然不通。不過，作者此文表達的心意，畧可領會。

後來，向同業一打聽，才知這位陌生作者「蔡雨眠」的來龍去脉。他的原名叫蔡炎培，是台灣中興大學農業系畢業生，現任明報副刊主編。

至於刋登這篇黑文的「星辰」副刋，編者何錦玲女士，也來自台灣。一個寫、一個編，兩人都與台灣有密切關係。再加上星島日報是一份擁護中華民國的內銷僑報，報上出現這麼一篇黑文，老萬不知道星島台灣版有沒有用這個副刊，如果把這篇文章帶到台灣，而台灣負責檢報的人又容許過關，老萬實在佩服台灣當局的寬宏大量。

如果老萬告訴這位年青朋友一樁事情，他將不祗「衝動」，更會「氣頂」呢！這位「明報」大將蔡炎培，在沒有幾個月之前，會應邀參加了一個「團」，到台灣「觀光」，還受到僑務委員會啦、中央黨部海外工作會啦、新聞局啦一大堆機關的欵宴。據一位曾參與這個「團」的同業告訴老萬，這位蔡老弟在灌了幾杯黃湯之後，居然大聲疾呼「華國鋒可以救中國」。也許是酒後胡言，但這種話未免使主人太尷尬。他們能容忍，值得佩服！

他寫這麼一篇文章不出奇，奇就奇在有一位主編肯替他登出來。就算沒有工夫細看內容，也不會疏忽到連標題都不看吧？不過，老萬看了兩遍也看不懂，大概主編也看不懂這篇詩一樣的雜文（蔡以「詩人」自居），故有此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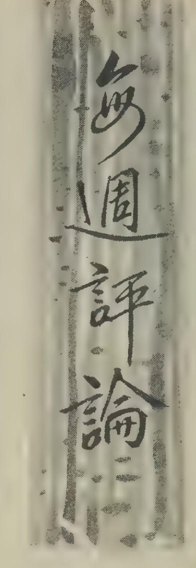
一流大報九流作家

在星島這大機構中，人才濟濟，執筆能寫，且寫到名重一時的大有人在。不說老萬不成器的牛馬集，王延芝的灌茶，可說是香港第一枝筆。可能是本地薑唔辣，自從何錦玲女士接編副刊後，和兩本附送的小冊子一樣，寫稿人全部是明報帮天下。老萬並非說明報的寫稿人不好，他們不少是極佳作家，問題在一脉相承的「思想」方面。就這位以詩人自稱的蔡雨眠爲例，儘管他是在台灣接受教育，可是混入這個染缸後，也自然而然的變了顏色。也許，主編人對這種顏色特別喜愛，因此專門向明報帮寫稿人購買這種貨色。

「反共與反華」不過是許多被發現的黑文之一，這種媚共的意識，在許多明報帮作家的文章中，總是或多或少的帶上幾筆，這一來，使星島副刊成爲明報副刊的分店，和查老板唱同一調子。許多同事感到痛心，自己在這機構做事，老板又不是態度曖昧的人，一向站穩立場，而整個副刊，却控制在他報的「班底」下，放棄本身人才不用，眞不明白是甚麼道理。

老萬會經說過，來自台灣的人，腦子容易受共黨侵蝕，或者在來自台灣的編者與來自台灣的作者「合作」下，出現這種黑文，正是這個道理。但主編的人必須認識清楚：星島日報與明報應大有分別。星島報頭上有中華民國的年號，星島每天用飛機運到台灣發行，絕對不應跟明報一條路走。我們有自己的人才可以用，爲甚麼一定要找這些連文字也未寫通的人，給他白送稿費？

也許蔡某人寫慣詩，而老萬的理解能力又太差，所以讀不通這篇「詩樣的文章」。相信星島讀者大部分也不過和老萬程度相若，老萬看不懂，大部分讀者必然也看不懂。撇開意識不說，刋登這種文章，不是浪費篇幅，白花老板的稿費嗎？



談到香港「學聯」辦的「中國周」 無恥墮子「啞行者」最近倒斃於北平

由死墮子蔣彝談到香港「學聯」辦的「中國周」

，所以，把他和河南史誠之列為一類，是死墮子。

中共對於中國人加入外國籍其中以入美國籍佔多數的無恥墮子，並非一視同仁，而是分成三六九等給予不同的待遇。就政治言，當然先決條件是所謂「愛國」，也就是中共指使墮子們在宣誓歸化的「祖國」替它充當應聲虫，帮着它騙人和拉人。然若過去曾經死捧江青，那就差一些。當然，中共不會像在中國大陸那樣，凡是四人帮的親信，黑幹將、黑爪牙和甚麼資產階級帮派同夥，一律當作反革命逮捕嚴辦。譬如香港一些大專學生團體，矇查查認為「毛主席英明偉大」，他幹的事「永遠不會錯」，更錯誤地以為「祖國」甚麼都好，所以，到去年十月中旬止的前幾年，他們竟把文化大革命描寫得完美無缺，更把四人帮歷年在老毛發動的政治運動中「另攬一套」的表現，都捧為「革命」的。結果是否受到了北平主子的批評，外人當然不知道，然當前中共掌握大權的鄧派討厭他們那是一定的。如果屬於長期捧周鄧的一派，在目前去大陸那就會受到歡迎了。

但不管是誰在老毛死亡前都不會「未卜先知」，把毛華周鄧列為一派加以死捧，另將江王張姚視為四人帮而痛加批評，特別硬給「夫妻團結如一人」的毛江拆檔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

前邊這些話，目的在於忠告某些墮子，儘管閣下看風駛舵來得快，但由於過去在海外力求有所「表現」而表演得太多了，不可能沒有尾巴或辮子抓在你們的嚴厲的主子北平那一小撮統治者的手裏。雖然現在中共還不會對你們有甚麼表示，因為你們是它的「財產」——用錢收買的統戰走卒，但如果你回大陸去定居，甚至「回國探親」而在大陸暴斃，中共一定會給你們這類臭不要臉的東西一點顏色看。

可憐的墮子先生們，不信嗎？好！給你們一個證據看：十月二十六日北平「人民日報」第四版左下方用半張普通人士用的卡片那麼大一塊地方刊出「蔣彝教授追悼會在京舉行」的消息。據「新華社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訊」：「中國血統美籍學者，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蔣彝先生」，於十月十七日在北平死亡。他的追悼會十月二十五日在北平「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追悼會由中國旅行社總社負責人蕭明主持，文化部藝術局負責人華君武致悼詞」。送花圈的「人士」和「單位」共有五個，參加追悼會的人包括蔣彝的「祖國」美國駐平聯絡處二等秘書何思文在內，也不過一打多一點。

一具棺木，五個花圈，十多個人參加的所謂「追悼會」，請想想這是何等「身後蕭條」？特別是主持追悼會的人既不是統戰部頭頭，也不是教育部首長，而是屬於特務系統的「中國旅行社」的負責人，難道蔣某已經進了棺材還會攪特務嗎？更妙的是「致悼詞」的華君武，是個畫那種極其下流的漫畫的周揚手下八流嘍囉，而且是個「黑帮」份子剛離開牛棚不久。

海外墮子特別是入了美籍的親共文人，以後到大陸「探親」，請先檢查身體，如果體弱多病不幸而死在大陸可是一百二十個凄涼！

不過話又說回來，有個甚麼「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對蔣彝倒是十分重視，百分抬舉，千分的尊敬。該會於十月間出版一本「中國周」，封皮不算，連帶甚麼「飯堂」向「學聯第五屆中國周」表示「致意」的廣告在內共八十頁，然在第二頁上就用巨型電版刊出自稱「啞行者」的蔣彝的一篇狗屁不通的對中共歌功頌德的「文章」。其中有甚麼「特別興奮異常」和「虔誠擁載」中共的「四全大會周恩來總理作政治報告，希望努力五個現代化，能在本二十世紀末實現」。在該「中國周」十二頁「海外顧問介紹」中對這位「蔣彝教授」介紹道：「蔣彝教授曾在海外各地講學三十多年」，且在香港得了個「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據說：他「精於書畫詩文，擅長寫遊記，以『啞行者』的筆名先後寫了不少有關各地遊記」。佩服！佩服！所佩服的倒不是寫文章連「通順」二字都談不上的蔣某，而是辦「中國周」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一小撮灰色小爬虫，居然能在「中國周」上影印蔣某的文章。「特別興奮」已經夠了，再加上個「異常」。其「詩文」豈止是「精」，而且還「重」哩！「虔誠」是朝聖或禮佛一類場合的用語，下接「擁戴」都不通，何況「擁戴」？「四屆人大」變成「四全大會」，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變成「政治報告」，「四個現代化」蔣死墮子又給添上一個成了「五個」！可是人家却是「博士」，這才眞叫「騙洋鬼子」！不過，也可以騙一竅不通的「進步假洋鬼子」——香港學聯那幾個頭面人物。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一月十日出版 NO.524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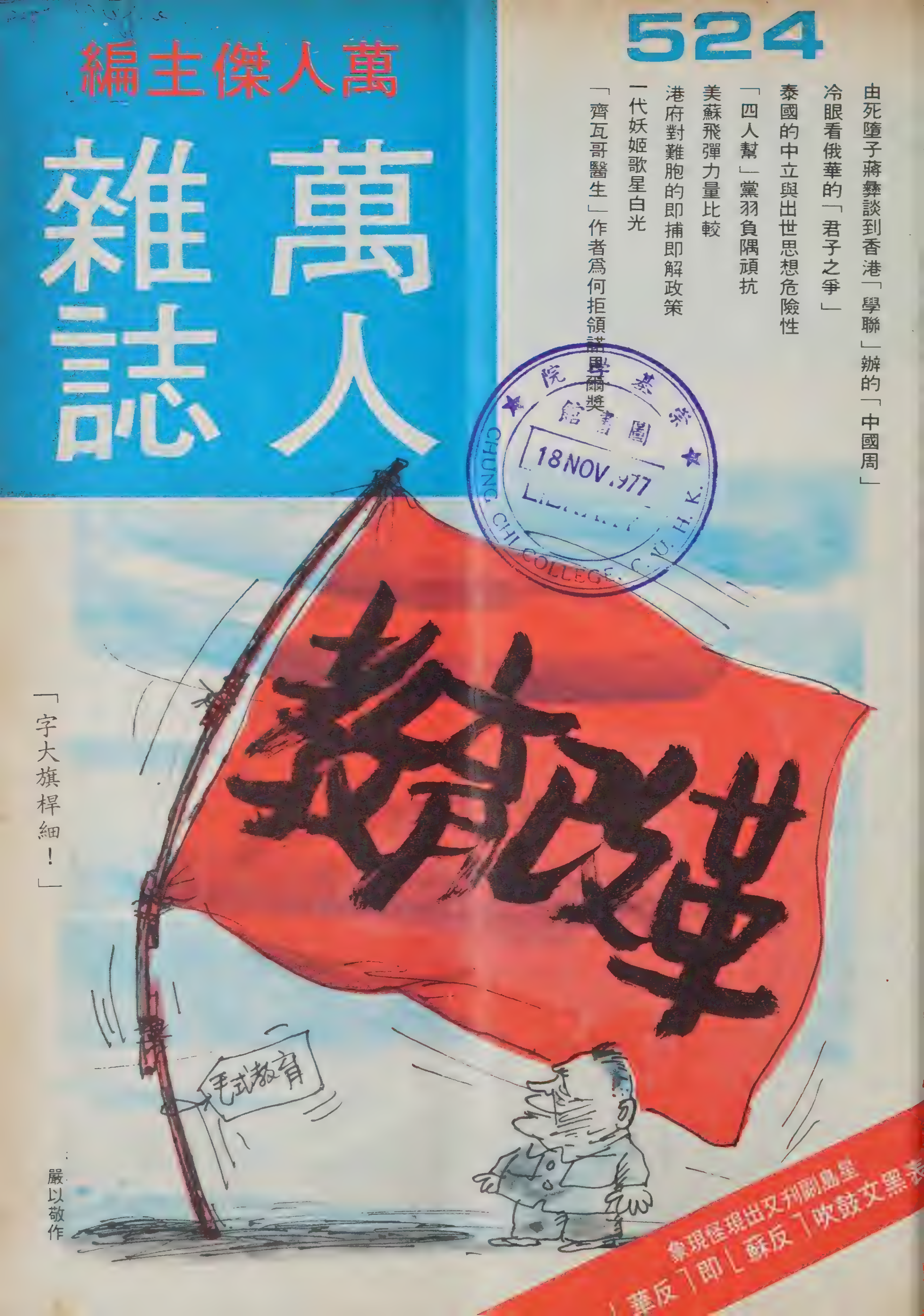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傑主編
524
萬人雜誌
由死墮子蔣彝談到香港「學聯」辦的「中國周」
冷眼看俄華的「君子之爭」
泰國的中立與出世思想危險性
「四人幫」黨羽負隅頑抗
美蘇飛彈力量比較
港府對難胞的即捕即解政策
一代妖姬歌星白光
「齊瓦哥醫生」作者爲何拒領諾貝爾獎
「字大旗桿細！」
毛式教育
嚴以敬作
星島副刊又出現怪現象
表黑文鼓吹「反蘇」即「反華」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秋心（回讀回文）　封淑英

直讀：（七言律詩）

頭[illegible]卻倚長斜日。望北樓登獨念鄉。
幽抱自尋芳步步。醉扶誰向路茫茫。
油油水意涼生井。寂寂秋懷冷罩霜。
愁太落山荒遠遠。襲來風急滾沙黃。

回讀：

黃沙滾急風來襲。遠遠荒山落太愁。
霜罩冷懷秋寂寂。井生涼意水油油。
茫茫路向誰扶醉。步步芳尋自抱幽。
鄉念獨登樓北望。日斜長倚卻[illegible]頭。

直讀：（虞美人詞）

頭[illegible]卻倚長斜日。望北樓登獨。念鄉
幽抱自尋芳。步步醉扶誰向路茫茫。
油油水意涼生井。寂寂秋懷冷罩霜。
愁太落山荒。遠遠襲來風急滾沙黃。

回讀：

黃沙滾急風來襲。遠遠荒山落。太愁
霜罩冷懷秋。寂寂井生涼意水油油。
茫茫路向誰扶醉。步步芳尋自抱幽。
鄉念獨登樓北望。日斜長倚[illegible]。

南薰社慶祝雙十國慶于瓊華酒樓東邀與會偶成　[illegible]

[illegible]

勁草　[illegible]

[illegible]

桐葉　[illegible]

[illegible]

喜訴　邵鐵鴻

宵來燈吐蕊。晨起鵲聲喧。竹報平安字。花開並蒂蓮。

前題　彭[illegible]白

昨夜燈花落。今朝聞鵲喧。[illegible]在道塗。否泰憑天理。

前題　黃少波

自君之出矣。[illegible]無心理。日日盼歸期。石榴今[illegible]子。

前題　高陽酒徒

[illegible]人[illegible]。訊息遙傳至。狂歡共舉杯。

前題　陳[illegible]

[illegible]
得句不須催。

前題　前人

[illegible]。人間關之水。[illegible]

前題　陳[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應宜放馬牛。乃翁今可告。孺子復何求。幼女拈針綫。須[illegible]理釣鈎。珠江風月好。帆影共悠悠。

前題　陳敏存

私情兒女事。千里續良緣。絲留一綫牽。青萍新長價。紅葉遠馳箋。卞璧堂前合。隋珠掌上聯。東邀來雅客。席設肆瓊筵。禮節通夷夏。人倫重聖賢。龍媒原是馬。月老快如鞭。朋輩三多[illegible]。佳音又幾年。

前題　陳[illegible]

鴛字機中恨。孤鴻足下書。一朝聞報[illegible]。千[illegible]雙魚。金[illegible]續。[illegible]心[illegible]。春風[illegible]玉格。明月照蓬廬。多事千[illegible]際。[illegible]傳[illegible]餘。平安傳竹[illegible]。幸[illegible]芙蕖。兩地三秋隔。雙眉此夕舒。五湖烟水闊。消息又何如。

前題　小學生陳[illegible]妍

暑假今朝放。歡聲動地傳。公園[illegible]。官校慣逃禪。課本堆成疊。書包重幾千。哈哈開笑口。跳跳卸勞肩。不用雙眉皺。[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看電影。約[illegible]。[illegible]。渾[illegible]自然。[illegible]上進。來學老師顛。

前題　高陽酒徒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入夜見花[illegible]

[illegible]

共軍左右北平政權
華鄧競相拉攏軍人

編輯先生：

儘管日前華國鋒提出將要召開「五屆人大」，但，各方似乎對中共能否開成「人代會」，均極感關注，因自「四人幫」被捕，華國鋒的中共中央「主席」及鄧小平的恢復共黨內外各項職務，獲得共黨「全會」的通過之後，照理說，「人代會」的召開，不過是加上一些陪襯靠攏份子就可以拼湊而成；但因「人代會」具有任命中共政權中「國務院總理」以下各項職務，以及「人代會委員長」的權力，而「人代會」的「委員長」一職，自「國家主席」頭銜被撤消後，已成為象徵的第一把交椅，共黨頭頭中想奪得此一頭銜的，也大有人在；故而在內部權力尚未獲得平衡以前，「人代會」的推遲，乃是一種必然趨勢。

華鄧衝突 老葉調和

本港中共問題專家認為華國鋒新政權的前途，端視他們能否在目前的領導階層中維持那脆弱的均衡而定。分析中幷指出，如果一旦葉劍英死去或健康惡化，軍人將攫取更多權力。所持的理由是，因葉在大陸不斷的權力鬥爭中，沒有明顯的派系色彩，意即是說華與鄧小平之間的衝突，乃因有葉居中獲得調和。

共軍頭頭 不願離巢

這一推論是否能成立，姑不置論；不過，最近兩月來，曾在「文革」時期，被江青系整肅的中共軍頭目，已紛紛陸續復職，顯見軍方對目前以華為首的這個政權，有足夠的左右力量，而這一力量又正是鄧小平的最有力的後援，以此而推斷華、鄧勢力的消長，是雖不中亦不遠的。

有人認為直至現在，許世友仍未在北平獲得一項重要職位，因而懷疑鄧小平的擁護者，仍受到某種程度的排斥；對於這點，筆者則持相反的看法；因為在毛當政時代，一直是名為「中央集權」，而實為獨裁，所以山頭主義，乃為毛寢饋難安的心腹之患；試想當年高崗在東北被調離他的根據地而卒被毛謀害於北平的醫院中，而李德生被逐出「政治局」下放到東北，如今竟有了復出的機會，足使這些共軍頭們作為借鏡，不敢輕易放棄自己的老巢。鄧在共黨中以老奸巨滑著名，他不會不懂得在「政治中心」安置自己「藩鎮勢力」的重要；因此，許世友雖尚未獲得如「國防部長」一類「中央」的重要職位，但他的槍桿子勢力，對北平控制的力量依然是存在的。

雲南地區 攻擊肥華

最新的大陸消息，謂雲南景洪縣，最近發現大量傳單，揭華國鋒篡黨奪權的陰謀詭計，而湖南的下放青年，也組成了「反奴役戰鬥隊」及「桃花江」兩個組織；這些組織基本上是反共的，但他們之所以先把目標指向華國鋒，必然是利用上述地區對華奪權不滿的情緒。

綜合各種跡象的結論，是中共內部的鬥爭不但一時決不會平息，且有日趨激烈之勢，因而大陸的反共力量都在乘機崛起了！

讀者 李甫上

（十月二十八日）

的道路作了一番總結。顧問說：「過去我的立場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立場。我的世界觀和所走的路綫，都是復古主義的，其突出的表現，就算是尊孔。過去我在哲學上的寫作和行動，都是同當時政治上的尊孔配合起來為當時的復古主義的反動路綫服務』。「我是五四運動的人，可是我擁護孔家店。經過五四運動，封建式的擁護方式不行了，我就用資產階級的方式，其具體的表現就是我在三十年代寫的那部『中國哲學史』以及抗戰時期所寫的宣揚儒家垃圾的那些書。這就同蔣介石的尊孔配合起來，為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服務。解放以後，資產階級方式又不行了，我就用修正主義的方式，其具體表現，就是我在六十年代所寫的那半部『中國哲學史新編』。這就同劉少奇、林彪的尊孔配合起來，為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服務。』過去顧問用尊孔的辦法，這一次用尊孔的辦法不行了，就用「批儒評法」的辦法，同「四人帮」配合起來，為他們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服務。

總之，這位顧問的一生，變化多端，但是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死心塌地為各朝各代、各式各樣的反動頭子賣命效力。

讀者　黃水上

（十月二十七日）

矮鄧鞭毛最佳語錄
陽光明媚玉宇澄清

毛澤東從一九七五年十月部署批鄧，歷時七個月，仍不能將之擊倒。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姚文元會見日本人公開宣稱「回擊右傾翻案風」，是毛親自領導，因此盡人皆知，打倒鄧小平是毛蓄意的。一九七六年從一月到四月，毛放出不少新語錄，為四人帮批鄧運動擂鼓；甚麼「翻案不得人心」，甚麼「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儘管毛這般露骨的攻擊鄧小平，可是在政治局依然不能採取行動，鄧也不自動辭職。於是，毛派在清華、北大校園內，貼大字報提名攻擊鄧小平，並用車載外國人到校內參觀，向全世界進一步宣示，毛鄧不兩立，以迫使「政治局」採取貶鄧或除鄧行動，可是依然鴉雀無聲！直到天安門事件發生，「政治局」才通過罷免鄧小平的決議。從一月到四月，毛以整個政治生命作賭注批鄧，奮力堅持，把鄧小平拉下馬兩個月，毛即病重，不能會見賓客，於九月死亡。可以說，批鄧是他生前最後一次權力鬥爭，是耗盡生命的一次鬥爭。換言之，鄧小平氣死了毛澤東。所以，讓鄧小平復職，這件事本身就是重大的反毛行動，也就是對毛屍的痛烈一鞭！也可以說是有實無名的鞭屍。

與鄧小平同時被黜，經又復起的萬里（現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胡耀邦（現任「中宣部長」）等，以及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周榮鑫，最近平反，恢復名譽，都大違毛澤東之心願，也可看做有實無名的鞭屍。

除了上述實質鞭屍行動之外，北平宣傳機關又在崇毛旗號之下，修正毛思想，而且這舉動正由涓滴之水淙淙匯流。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九日紀念毛死一周年，「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如果單看題目，你會以為這是頌毛的篇章，細看內容才發現是修毛的源頭，是鄧小平思想的嶄露頭角。

社論一開頭，就奏鄧小平的音樂「去年九月九日，是我們永世難忘的日子。革命人民悲痛欲絕，憂心忡忡。四人帮磨刀霍霍，天空烏雲密佈；而今陽光明媚，玉宇澄清。」

這「陽光明媚，玉宇澄清」，雖與天空烏雲密佈相對，但生硬艱澀，造作湊句的痕跡，甚是明顯。這使人敏感到八月六日「人民日報」上兩篇為鄧派敲響戰鼓的文章，該文刊在第一版，用楷字排，署名宇清，推測是鄧小平的化名；而社論那八個字明顯在歌頌宇清。這是一個有力的暗示。

再看社論的主文，重點在闡明「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一句話。這句話初見於今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寫給華國鋒的信，他希望華能夠「完整而準確地貫徹毛澤東思想」，繼見於鄧小平七月在「三中全會」中講話：「我在寫給華國鋒主席的信中曾說，必須完整而準確地貫徹毛澤東思想」。華國鋒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採納了鄧小平這句話（也採納了宇清文中的若干話），字句稍加變動而已。在中共黨內周知這句話是鄧小平首創。中共黨人一見到這句話，不但立刻知道是語源來自鄧小平，並且還會看穿，這是借華之屍，還鄧之魂。

萬人意見

中共批判梁效師爺馮友蘭 軟骨善變文人應有此下場

「歷史研究」指斥馮友蘭與江青關係又黑又深

編輯先生：

最近中共史哲學界對馮友蘭展開批判，抨擊馮友蘭為四人帮的帮兇，江青理論班子梁效的顧問，馮友蘭落得如此下場，歸根結底，是由於馮友蘭本身軟骨善變，咎由自取，不值得人同情。

馮友蘭過去在我國學術界也算頗負盛名，他的一部「中國哲學史」被多數大學選為研究國學與哲學的課本。對於哲學家，人們所期望其應有的道德秉賦，是要有為眞理殉身的勇氣，如蘇格拉底。

但馮友蘭的表現很令人失望。中共佔據大陸後，以戕害心靈，凌虐知識分子作為其高壓統治的一種手段，因此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因受不了中共威逼作自我否定，自我鄙薄的虐待而枯萎、而凋謝。馮友蘭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作自掌面頰的「悔改」與「坦白」，使人覺得其可鄙。馮友蘭現在應該近八十歲了，頃又傳出他再度遭受中共批評，少不了又要叫他再次「坦白」，再寫悔過書。一個讀書人落到這般田地，實在也夠可憐了！

他這個後半生，簡直成了中共奪奪權鬥爭的犧牲品。人們對馮友蘭難以諒解，是因為中共在大陸得勢後，以他的思想以他的「道」，本該是無論如何與共產主義格格難入的，但他首先豎起白旗，表示願意接受「思想改造」，成為一個無骨的變形虫。他以為這是「明哲保身」，見機得快，却殊不知，這一步錯便永無寧日，勢須跟着中共頭頭們的你爭我鬥共浮沉，誰得勢誰都要利用這位大「思想家」作文字打手，打落水狗連自己一起打。試看，大陸上那一次中共奪權鬥爭不把馮友蘭捲入其中：在「文革」期間，他被指為替劉少奇工作的「反革命分子」而遭受公審，被逼寫「自白書」，「批林批孔」浪潮掀起時，他又須自我否定一番，把自己比成「一棵腐朽的樹」，要靠毛的水肥使他「發新芽」，現在「四人帮」又被鬥倒了，又一次「改朝換代」，他又一次遭受批評，這次被人指為曾和「四人帮」的文字喇叭手「梁效」聲應氣求。馮友蘭是「靠攏」中共的好榜樣，就是把自己扒了皮改頭換面，也仍是靠攏！

下面是中共『歷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四期發表了王永江、陳啓偉寫的『評梁效某顧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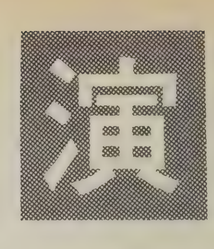
文章說，在「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另攪一套，以研究儒法鬥爭史為名，為其篡黨奪權大造反革命輿論的時候，「四人帮」的反革命別動隊梁效的某顧問先生，又是撰文、又是賦詩，名噪一時，紅得發紫。

文章說，這位顧問先生與江青的關係又黑又深。當「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的旗號大肆反黨，組建那個反革命別動隊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時，江青親自點名，把這個一貫尊孔的人物封為大批判組的正式成員，并賜以顧問頭銜。自此，他就成為了江青的集團策士。

文章說，顧問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日發表的『「克己復禮」是復古主義路綫核心』一文中，對他自己走過



馮蘭友




蔡東方

任；二、報告後主，說諸葛亮並非眞正撤退，而是「僞退」，以「誘賊與戰」。李嚴這一着很陰險。這是把撤退的事說成諸葛亮主動，不是他李嚴主動。而且把「誘敵」未成的責任，也加給了諸葛亮。

諸葛亮把李嚴前後寫給自己的書信與公文，彙集起來，叫李嚴自己下一個結論。李嚴承認自己前後矛盾，甘願受罰。諸葛亮上表給後主，把李嚴的本兼各職免了，所封的爵位也削除了，叫李嚴以平民的身分，從漢中郡搬到梓潼郡去住。

李嚴的兒子李豐，被諸葛亮從江州都督的職位上，調到丞相府，當「中郎將」軍階的參軍。諸葛亮勉勵李豐，說：「我和你的父親，本是同心力，爲興復漢室而共事的，我沒想到，彼此之間的關係中途發生變化。倘若你的父親知過能改，回心轉意，你也能和丞相留府長史蔣琬，『推心從事』，那麼，『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你的父親仍有可以替國家出力的機會。）」

從這一件處理李嚴犯罪的方式上，我們可以認識諸葛亮的爲人：公私分明，而十分忠厚。

後來，諸葛亮去世，李嚴在梓潼聽到消息，非常傷感。他知道，諸葛亮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人能寬恕他的過失，或重用他的才能。他絕了望，不久便發病而死。

資治通鑑在叙述他的這一段經過之時，稱他爲「李平」。這是因爲他本來雖叫李嚴，其後自己改名爲李平。（資治通鑑自己也稱大將王平爲何平。那是因爲，王平曾經一度作何家的養子；他曾經在張魯降魏前後，也降了魏，那時候還是叫做何平。到了劉備拿下漢中之時，王平歸附了劉備，復姓原來的王。但是魏方的人不知道他復了姓，仍舊稱他爲何平。司馬光及其助手，所根據的關於王平的資料，大概是魏方人士所寫。）

木牛與流馬

葛亮的兵多（十萬人左右），每個月所需要的軍粮自然也多，當時的漢中與四川雖則出產粮食，却很不容易運到秦嶺之北。諸葛亮在建興九年的上邽之役，所以能夠獲勝，原因之一是有了「木牛」。木牛被有些人，尤其是三國演義的作者，描寫成一種神秘的，甚至是能夠自動的運輸工具。實際上，它也依然是要靠人力來推動，不過是由於構造得巧，可能在外形像一條牛，或載重的能力像一條牛而已。諸葛亮在南陽郡鄧縣的隆中躬耕過（隆中在今天襄陽縣之西），那時候南陽可能已經有了我在民國初年所見到的一種叫做「土牛」的車子。也許，當時還不會有「土牛」，是諸葛亮先發明了「木牛」，其後才慢慢的傳回了今天的河南省的。另一個可能與「木牛」有關係的東西，是今天成都一帶都有的「雞公車」。雞公車，頭小身大，像一隻「雞公」（公雞），它也是車輪小，與「土牛」相同，推起來十分省力。兩者所不同的地方，是：土牛的小車輪在前，而車身是一塊長方形斜版（前窄後寬）；雞公車是小車輪在車身之中，車身也是前窄後寬。（這兩種車子都比江蘇各地所能見到的大車子省力。）大車子是有一個很大的輪子在車的中央，直徑幾乎有三尺左右，推起來十分費力，雖則車輪的兩旁每一邊可以坐一個人或兩個小孩，或一條肥豬。

到了建興十二年，諸葛亮進行第六次戰役，武功之役之時，由於已經有了渭河上游的天水郡，便不再需要木牛，而改用了「流馬」。

諸葛亮在上邽之役以後，休養兵士了三個年頭，才在建興十二年作最後一次的進攻，亦即「武功之役」。

這一次，諸葛亮所用的運粮工具，是一種快船，叫做「流馬」，「流在水中的馬」。船身長而且窄，因此而減少了水的阻力，所以能快。

諸葛亮在春天行動，帶軍隊從斜谷的一條路出來，很順利的到達今日郿縣西南的漢朝武功縣五丈原。司馬懿駐紮在附近，對諸葛亮部隊嚴密監視，却不敢走出壁壘來交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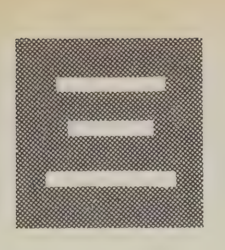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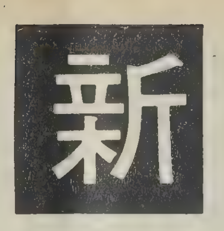
就這樣，兩軍「相持」了一百多天，沒有什麼「行動」。傳說，諸葛亮派人送女人用的裝飾品給司馬懿，司馬懿氣得想下令出擊。魏明帝特別派了一位老臣辛毗，來營中制止司馬懿，不許他與諸葛亮部隊對陣厮殺。這個傳說很沒有根據。諸葛亮不是一位肯用這種無聊手段的人。魏明帝既然授權司馬懿作統帥，也絕不會特別派一個人來，不許這位統帥作戰。事實是，諸葛亮確曾屢次向司馬懿挑戰，而司馬懿始終忍耐，不肯應戰，只是用「守」的方法，等候諸葛亮粮盡退兵。

諸葛亮這一次却並沒有「粮盡」的問題。他已經下了決心，對司馬懿持久作戰。他在五丈原一帶實行「屯田」，叫兵士種田，生產粮食。

諸葛亮的部隊紀律極好。他們夾在本地農民中間，相安無事。

可惜，他本人太勞苦了，「事必躬親」，而腸胃又不好，消化不良，吃得少。他的病越來越重，挨到八月間，便不幸去世。

諸葛亮死得太早，虛歲才有五十四歲。


司馬懿幾乎全軍覆沒

魏延在（甘肅省西南部的）陽谿與郭淮的主力相遇，把郭淮打得潰不成軍。諸葛亮得到捷報，很高興，保荐魏延由鎮遠將軍升爲「前將軍」（二級上將）；同時封他爲南鄭侯。這南鄭侯是「縣侯」的一級，比「鄉侯」與「亭侯」大一級。

在魏延軍中，輔助魏延的高級軍官之一，吳懿，也升了官。吳懿是劉備的吳皇后的哥哥，陳壽三國志把他的姓名寫成「吳壹」，爲了避司馬懿的「諱」。

這建興八年的陽谿之役，可以稱爲諸葛亮的第四次戰伐。我在以前說過，諸葛亮並未「六出祁山」，而僅僅「兩出祁山」。他北伐倒可以說是有六次。其實，北伐也並非有六次，而只有一次；重要的戰役，可以說是有六次。第一次，建興六年春天的街亭之役。第二次，建興六年冬天的陳倉之役。第三次，建興七年的武都陰平之役。第四次，便是這建興八年的陽谿之役。

其餘的兩次重要戰役，是：建興九年的上邽之役；與建興十二年的武功之役。

在這六次重要戰役之中，諸葛亮只有在街亭之役與上邽之役出了祁山。

上邽之役可說是六次重要戰役之中最重要的一次。諸葛亮把漢中與後方的政務與軍事，都交給了李嚴父子負責，以便用全副精神與魏軍決戰。諸葛亮任命李嚴的兒子作「江州都督」，把李嚴本人從江州（重慶）調了來，交給他兩萬兵，叫他留守漢中（魏延仍被諸葛亮帶到前方作戰）。諸葛亮而且也把丞相府的政務，交給李嚴代拆代行。

魏延以外，被諸葛亮帶到前方去的將領，有王平、高翔、吳班。

魏方的統帥不再是曹眞，曹眞生了病。代替曹眞的新統帥，是司馬懿。在司馬懿下邊幾員大將，是張郃、郭淮、費曜。

發動攻勢的，是諸葛亮，不是司馬懿。諸葛亮先打祁山（祁山於街亭之役以後，一向是在魏軍之手。）司馬懿進軍到天水郡城西南的上邽城。

諸葛亮聽說司馬懿本人來了，十分興奮，便留下王平續攻祁山，自已帶了主力，到上邽來向司馬懿迎戰。

司馬懿慌忙留下費曜與四千名兵士，守上邽城；自已帶了主力離開上邽，說是要去祁山，找諸葛亮，給諸葛亮一個迎頭痛擊。

祁山在上邽的西南。司馬懿却不向西南的方向走，反而向上邽的東邊走。

諸葛亮來到了上邽，與費曜及其四千兵畧一接觸，便把他們解決。解決了以後，諸葛亮不留在上邽，而即刻向東邊走，對司馬懿的主力追擊。

司馬懿和他的兵，雖則跑得很快，却仍然被諸葛亮追上。司馬懿並不轉過頭來交鋒，却叫部隊一口氣爬到山上，在山上紮營。

這時候，被魏明帝派在司馬懿軍中作爲「監軍」的賈詡，實在看不過去，就忍不住，責備司馬懿，說：「你怕蜀國的兵，像怕老虎一樣。天下的人都會笑你，你怎麼辦？」

司馬懿這才有點兒覺得難以爲情。同時，張郃等人也紛紛請求出戰，與「蜀兵」一決雌雄。司馬懿於是勉強下令，在五月辛巳日出戰。

五月辛巳日這一天，雙方的主力死拚，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諸葛亮把部隊分爲三路，分別由魏延、高翔、吳班三個人統率，把魏軍打得隔成幾片，一一包圍，殲滅。

惡戰了整整一天，司馬懿差不多是全軍覆沒，只剩下他本人與幾位親信落荒而走。諸葛亮所獲得的戰利品，有五千套盔甲，三千一百張角弩，與三千顆魏軍軍官的頭。

雙方參加作戰的兵力，似乎均在五萬人以上。諸葛亮是在建興五年帶了十萬人來到漢中；這一次，他留了兩萬人在漢中，交給李嚴坐鎮，可能也分撥了一些兵在祁山及幾個其他的兵畧要地。帶到上邽來的，應該有六七萬人，或是更多。

司馬懿帶了多少兵來，待考。總不會少過諸葛亮的部隊。魏國的領土大，人民多。兵員與粮食都是一向不成什麼問題的。諸葛亮竟然能於萬分困難之中，能採取攻勢的主動，而且打勝，眞值得我們佩服。

上邽之役以後，雙方有一個多月不曾有多大接觸。漢方的漢中留守兼代拆代行的丞相事務的李嚴，派人通知諸葛亮，說由於大雨阻塞了道路，軍粮恐怕不能繼續向前方運到，叫諸葛亮撤退。諸葛亮於是就在六月間撤退。司馬懿派張郃追擊，追到「木門」，遇到諸葛亮的伏兵，死於亂箭之下。

諸葛亮回到漢中以後，才知道雖然有過大雨，而軍粮的運輸並沒有李嚴所說的那麼嚴重。這一位李嚴居心不良。他自己要求了諸葛亮撤退，却在諸葛亮回師的消息到達漢中之時，故作驚訝之狀，說「粮食很充足，丞相怎麼撤退了呢？」李嚴隨即一、想殺掉軍粮的督運官岑述，以推諉自己不熱心運粮的責

江青怔了一下，說道：「潤之，這樣說是不是太狠一些。」

毛澤東說道：「無毒不丈夫，不狠怎能成大事，除去你我對誰都能下得去手。」

江青冷笑道：「一旦遇到更好的女人，對我就也下得去手了。」

毛澤東回家是一團高興，周恩來就慘了，當毛周專車開到北平時，在車站上未見到鄧穎超，周恩來已經感到不妙，心不在焉的同大家握手寒暄後，趕快上車回家，一進門看見鄧穎超雙手抱膝斜靠在沙發上，周恩來知道問題較想像的嚴重，陪笑問道：「小超，你身體沒事吧！」

鄧穎超一翻眼：「你看老娘身體有沒有事？」

周恩來說道：「看你身體是沒有事，但是，你你怎麼沒有去火車站。」

鄧穎超歪頭問道：「去火車站接你。」

周恩來陪笑道：「你接我，就不敢當了，但你是中央委員，應當接下老毛。」

鄧穎超問道：「爲什麼接你們，賀你們賣國有功。」

周恩來過去挨着鄧穎超坐下，低聲說道：「別說這麼難聽，共產黨人有什麼賣國不賣國的事。」

鄧穎超說道：「死恩，共產黨可以賣國，但中國人不完全是共產黨，中國人遲早要清算這筆賬的，到時你怎麼辦！」

周恩來說道：「不要把問題看得太遠。」

鄧穎超說道：「老娘已經提醒你，校長一生最恨人賣國，佛海大哥的事，你怎麼不記得。」

周恩來嘆口氣：「我哪裏還有機會見校長。」

鄧穎超說道：「你以爲老毛江山穩了。」

周恩來說道：「倒也不是，只是老毛在快完時，一定先除去我。」

鄧穎超說道：「就有這樣，你也要留個身後之名，不要叫後人把秦檜，周恩來連在一起。」

周恩來苦笑道：「到那時，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何必理會，作一個共產黨人，今天不知明天的事，不必想的太遠了。比這更麻煩的事還在後面哩！」

當毛澤東，周恩來，陳伯達由莫斯科回到北平時，莫斯科方面又宣佈將唐努烏梁海作爲一個自治州，屬俄羅斯共和國管轄。另外是帝俄時代強佔去的烏蘇里江東岸的江東六十四屯，也被蘇俄單獨舉行「公民投票」，宣佈爲蘇俄所有。一連串的行動，激起中國人的憤慨，大家都認爲是毛澤東在莫斯科所出賣，因而推測尚有條約，可能將東北，新疆全部割讓蘇俄，以後兩國將以長城爲界。

這些謠言傳進毛澤東耳內，就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伯達找來商量。

大家到齊之後，毛澤東問道：「你們聽到外面的謠言沒有？」

劉少奇說道：「聽到了。」

毛澤東說道：「這眞是笑話，說我簽有條約，把東北同新疆同割讓給蘇聯了，東北的事，我當得家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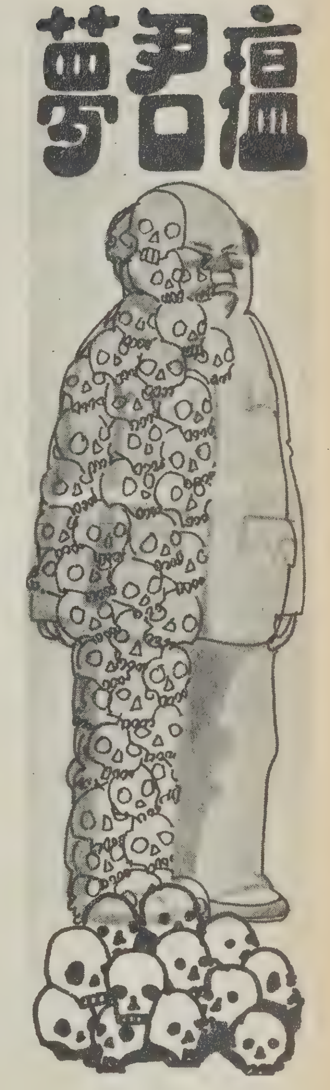
劉少奇說道：「謠言之來，高崗同志要負責，因爲東北太像一個獨立國了。」



這一關難過了。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一羣衛士簇擁着毛澤東上了汽車，周恩來才過來同大家逐個握守，輪到了郭沫若，周恩來低聲說道：「沫若兄，恭喜你，祝賀史大林大元帥七十大壽的詩，已經得到史大林大元帥欣賞，遲早必有好音。」

郭沫若聽了頓時流下眼淚，說道：「我粉身碎骨，也不能報史大林大元帥，報主席，報總理。」

周恩來頓時嚇了一跳，說道：「沫若兄，你怎麼可以帶上我，我同你是一樣的。」

郭沫若擦擦眼，仍在嗚咽。

黃紹雄低聲向張治中說道：「文白兄，我現在才明白我們失敗的原因。」

張治中說道：「人人都明白。」

黃紹雄問道：「你明白的什麼？」

張治中說道：「因爲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

黃紹雄擺手道：「文白兄，這裏就我們兩個人，不必背台詞。」

張治中臉紅了一下，問道：「什麼原因？你說說看。」

黃紹雄說道：「因爲我們這邊缺少像周、郭這種能哭能笑的角色。」

張治中點頭道：「這也是實話，沫若那一套急淚，我就沒有。」

毛澤東回到房內，上去抱着江青，說道：「我眞沒想到還見到你。」

江青用手推開他，說道：「你來信不是說史太林大元帥對你如何天高地厚，一如劉備之對諸葛亮，怎麼又說見不到我。」

毛澤東嘆口氣：「一言難盡。」

江青說道：「我也怕見不到你。」

毛澤東問道：「你得到了消息。」

江青說道：「我未得到任何消息。不過，你幾個月不回，我担心你在番邦招了駙馬。」

毛澤東苦笑道：「你不知道我過的甚麼日子，還拿我窮開心。」

江青問道：「到底你爲甚麼在莫斯科住這麼久，俄國女人怎麼樣？」

毛澤東嘆口氣：「命都幾乎沒有了，還想到俄國女人。」

江青說道：「你身邊怎能沒有女人。」

毛澤東抬頭看看江青，問道：「你知不知道我在蘇聯這兩個多月作甚麼？」

江青說道：「你不是天天同史大林大元帥開會，吃飯，睡覺，再開會。」

毛澤東說道：「你說的可輕鬆，我有兩個月在工廠作苦工，你想到想不到。」

江青大吃一驚，說道：「史大林怎麼好罰你去作苦工。」

毛澤東說道：「不是罰，是學習，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

江青一聽說毛澤東與工人同住，又嚇了一跳，說道：「你同工人同住兩個月，一定惹了一身虱子你今天不能上牀。」

毛澤東說道：「無論多少虱子在中南海也整乾淨了，無論如何也不會把蘇聯的虱子帶到北京來，帶到你的床上。」

江青說道：「史大林竟然罰你作苦工，還要與工人同吃同住，未免太狠一些。」

毛澤東笑道：「也好，我從史達林大元帥處學了這套法寶，以後也可以用在我們這邊，有幹部犯了小錯，不能送去勞改，就叫他下去與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江青問道：「史大林對你這麼無情，把你扣留兩個多月，最後還是放你回來，其中定有條件。」

毛澤東苦笑道：「談不到甚麼條件，他交下一張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我們照簽字就是了，還有什麼呢？」

江青問道：「是你簽的字。」

毛澤東接頭道：「我怎麼會簽那種字，是叫周恩來簽的。」

江青問題：「你不簽叫周恩來簽，是不是想把賣國之名加在周恩來身上。」

毛澤東笑道：「正是這個意思，這項條約吃虧太大，遲早會出問題，將來有了麻煩，就叫周恩來承當，我沒簽字。」

江青說道：「但人人皆知周恩來爲救你而去，周恩來不簽字，你不能回來，你怎能逃掉責任。」

毛澤東笑道：「嘴是兩張皮，怎麼說都可以，你說周恩來爲救我而簽字，我又何嘗不可以說我寧死都不簽字，性命可以不要，國家權利不能失，都是周恩來甘心賣國。」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大衆喉舌

位元堂養陰丸藥廠敬賀

智識源泉

僑港英德同鄉會敬賀

持論公正

惠州十屬公會敬賀

文化之光

九龍樂善堂常務總理會

主席雷樹

副主席李會桃
副主席朱夢疊
副主席羅潤深
副主席黃篤修

常務總理

雷福康　黃錫江　陳祖澤　陳墉　周君任　温達明　莫華燦　彭燿基　劉世仁

劉德　顧思聰　胡炳　古建　黎茂悅　鄧民椿　鄺樹能　許君瑛　余賢基　鄧錦河

陶家英　馬漢寧　許賢璋　霍永添　鄧泰全　劉文龍　區偉雄　陳浦芳　楊勵賢　張瑞琪

暨全體總理

敬賀

社會欽崇

港九飛鵬泥水批盪工會敬賀

一紙風行

佛教嘉寧英文書院

校長錢世年議員暨員生敬賀

文光照耀

僑港番禺同鄉會

粉嶺分會全體同人敬賀

至理名言

中央軍事學校香港校友會全人敬賀

名揚四海

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週年紀念

義正揚宣

香港中國信託有限公司敬賀

香港中環夏慤道十號和記大廈十二樓

電話：5—264111

實詳導報

德和輪船（香港）有限公司

敬賀

立德立言

僑港花縣同鄉會

會長：徐亨

主席：楊章瑛

暨同人敬賀

社會明燈

香港集成圖書公司

黃石華暨全體同人敬賀

宏論匡時

香港上海印書館敬賀

香港德輔道中租庇利街十九號順聯大廈二樓

遐邇馳名

港九自由文員會同人敬賀

信孚中外

香港棉糸產業職工總會

暨所屬各廠幹事會同人敬賀

當時適有湖廣總督倭什布奏漢陽府知府明保，例應迴避。諭曰：「明保係和坤母族姻親，平日倚恃和坤勢焰，在任聲名，甚屬平常，從前引見知府時，即蒙皇考鑒其人甚庸陋，查伊出身履歷，經和坤朦混具奏，亦未令伊遞摺請訓，逕赴府之任，皆朕所深知，明保着即來京，以部員補用。」又諭曰：「近聞京師統領衙門，及巡捕五營所管步甲兵丁，在和坤宅內供私役者，竟有千餘名之多，實在情理之外！國家設立兵額，原資捕盜緝匪之用，豈可將歸伍之兵，供私宅之役？無怪乎兵數日少，盜賊肆行也。」

「和坤列傳」纂官受處分

嘉慶十九年五月，國史館進呈「和坤列傳」。仁宗諭曰：「和坤逮問伏法迄今已越十五年，始將列傳纂進，太覺遲緩，迨詳加披閱，其自乾隆三十四年襲宮，以至嘉慶四年褫職，三十年間，但將官階履歷，換次編輯，篇幅寥寥。至伊一生事實，全未查載，惟將逮問之後，各諭旨詳加叙述，是何居心？不可問矣！和坤在乾隆年間，由侍衛洊擢大學士，晉封公爵，精明敏捷，原有微勞足錄。是以皇考加以厚恩，奈伊貪鄙性成，怙勢營私，狂妄專擅，積有罪愆。朕親政時，是故加以重罰。似此叙載簡畧，現距懲辦和坤之時，年分未遠，其罪案昭然在人耳目。若傳至數百年後，據本傳所載，考厥生平，則功罪不明，何以辨賢奸而昭賞罰？國史爲信今傳後之書，事關彰癉，不可不明白宣示。所有承辦和坤列傳之纂修官，著查明參奏，交部嚴加議處。」

不久查明原纂官顧蒓，因出差時將稿本交館席煜續辦，命將席煜革職審訊。諭曰：「顧蒓原纂和坤列傳稿本，載有事實四條，皆和坤罪狀。仰奉皇考飭諭，加以譴責者，葛方晉節去三條，席煜節去一條，其居心實不可問！除葛方晉身故外席煜前已革職，著即行押解回籍，交江蘇巡撫張師誠嚴行管束，令其閉門思過，不准外出，並留心稽察，如有怨望詩文，即奏聞，將該革員拏問治罪。」

原來和坤於乾隆四十一年入正黃旗以及得罪，仍隷紅正族，子豐紳殷德於四十五年獲賜名，五十四年尙固倫和孝公主，命在御前行走。五十五年授散秩大臣，五十六年二月，管理御茶膳房造辦事處；四月兼武備院卿。五十八年調奉宸苑卿，五十九年擢正黃旗副軍統領，六十年兼內務大臣，嘉慶元年，總理行營事務；二年因父和坤得罪，大學士九卿等會議，革去世襲。諭曰：「豐紳殷德，係固倫額駙，且公主最爲皇考所鍾愛，自應仰體恩慈，曲加寬宥，若此時將豐紳殷德職衔斥革，齒於齊民，體制亦覺未協。和坤公爵，因拏獲三槐賞給，應照議革去，仍加恩留伊伯爵，即令豐紳殷德承襲，在家閑居，不許出外滋事。」

公主與駙馬亦受影响

不料於和坤家中抄出正珠朝珠，追問其家人，都說和坤往往於燈下無人時，私自懸掛，臨鏡徘徊，對影笑語，聲息甚低，人不得聞。奉旨正珠朝珠爲乘輿服用珠物，豈臣下所應收藏，家人供出和坤情狀，竟有謀爲不軌之意，今倖逃顯戮，姑免磔屍。其子豐紳殷德若知有此物，不行舉發，當照大逆例緣坐，今經綿恩等訊究，實不知情，加恩免其追問，但不應仍叨世襲，着革去伯爵，賞給散秩大臣衔。惟和坤三等輕車都尉，係伊高祖尼牙哈那巴圖魯軍功所得，仍以豐紳殷德承襲。七年三省教匪平，諭曰：「固倫和李公主下嫁固倫額駙豐紳殷德，其品秩原與貝子相等，嗣因伊父和坤身獲重譴，是以將豐紳殷德一併革職。旋經朕格外加恩，授爲散秩大臣。今當大功戡定，恩逮親藩，因念固倫和孝公主，亦應一體賜予恩施，着將豐紳殷德賞給民公品級，仍在散秩大臣上行走，俾公主同深歡感，以示朕篤念推恩之至意。」

嘉慶八年，內務府大臣溫布奏「和孝公主府內已革長史奎福呈控豐紳殷德，演習武藝，謀爲不軌，並欲毒害公主，將侍妾帶至墳園，於國服內生女各欵。」命大學士董誥回京，與留京王大臣及溫布會同刑部堂官等，悉心推究，旋覆奏「奎福所控各欵，惟豐紳殷德在國服內妾生一女，審訊得實，餘俱誣控。」諭曰：「和坤獲罪重大，中外共知，即肆市亦罪所應得，仍加恩賜令自盡，伊子豐紳殷德族授散秩大臣，賞組公衔，朕於和坤父子，又謂仁至義盡。在豐紳殷德具有天良，自應感激無地！豈有反生怨望之理？此案溫布奏上時，朕即知事屬虛誣，但所控謀逆情事，案關重大，朕少露意旨，即使審訊實屬誣控，而外間無識之徒，妄生臆度，必以朕過於仁慈，不忍遽興大獄，而承審大臣，亦似有心迎合，轉不足以破羣疑而成信讞，當即特派董誥回京，與王大臣等會同秉公研訊。茲據王大臣等連日詳鞫，惟豐紳殷德在國服內侍妾生女一節，業已自認不諱。此外，如公主疑心飲食下毒，愈供實無其事。」

接着仁宗又替公主夫婦辯護：「額駙與公主和睦，誣妄實屬顯然，至演習白蜡械，始自乾隆五十九年，藉以練習身體，並非起自近日。其私放利債，尙非違例盤剝，即引進高陞鄭二戲耍棍桿，亦止係少年不謹。所使詩文，經保凝等親至府內查出，封固進呈，多係嘉慶三年以前所作。惟青蠅賦一篇，係四年在墳塋栽樹。聞外間傳說，有大工程之語，憂讒畏譏而作，詳細檢閱，委無怨望違悖語句，實係奎福因革去長史，心懷怨恨，揑詞誣控。今愛書已定，豐紳殷德並無謀爲不軌之事，其罪惟在侍妾帶至墳園，於國服一年內生女，實爲喪心無恥，前已降旨革去公衔，所管職位，仍着在家圈禁，令其閉門思過，因此懲辦，已足蔽辜，其他俱屬輕罪不議。總之，此案如豐紳殷德果有悖妄之處，朕斷不因公主曲法姑貸。既經訊係誣揑，朕又豈肯因怨家，造作蜚語，遽將殷德寘之重典，置公主於何地乎？着將辦理緣由，通諭知之。」

籍設家財實無法估計

嘉慶十一年正月，授豐紳殷德頭等侍衛，旋擢正白旗蒙古副都統，賞戴花翎。十二年二月，調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軍政屆期，賞給伯爵衔。十五年三月，因病奏請解任調理，上念其平日小心供職，賞給公爵衔。但於同年底已告病死！

大貪官和珅罪行錄（下）

胡蓉之

貪賍枉法大罪二十條

通諭各地後，旋據直隸總督胡季堂奏「和坤種種勃逆不法蠹國病民，貪黷放蕩，目無君上，請以大逆論處，上鄉太上皇帝在天之憤怒，下快天下人心之積恨」。並查出和坤薊州墳塋，僭妄踰制。上乃申諭曰：「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尙未宣佈諭旨，而和坤於初二日在朕前，先遞如意，洩漏機密，居然以擁戴爲功，其大罪一。上年正月，皇考於圓明園召見和坤，伊竟騎馬直進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其大罪二。又因腿疾乘坐椅轎，抬入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眾目共睹，毫無忌憚！其大罪三。並將出宮女子，娶爲次妻，罔顧廉恥，其大罪四。自剿辦川楚敎匪以來，皇考望軍書，刻縈宵旰，乃和坤於各路軍營遞到奏報，任意延擱，有心欺蔽，以致軍務日久未竣，其大罪五。皇考聖躬不豫時，和坤毫無憂戚，每進見後，出向外廷人員談笑如常，其大罪六。皇考力疾披章，批諭字畫，間有未眞，和坤胆敢口稱不如撕去！另行擬旨，其大罪七。前奉皇考敕旨，令伊管吏部刑部事務，嗣因軍需銷算，伊係熟手，是以又諭令兼理戶部，題奏報銷事件，伊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其大罪八。上年十二月奎舒奏循化貴德二廳，賊番聚眾，在春海肆刼，和坤竟將原摺駁回，隱匿不辦，全不以邊務爲事，其大罪九。皇考升遐後，朕諭蒙古王公，未出痘不必來京，和坤不遵諭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來。全不顧撫綏外藩之意，其居心實不可問，其大罪十。

「大學士蘇凌兩耳重聽，衰邁難堪，因係伊弟和琳姻親，竟隱匿不奏；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卿李光雲，曾在伊家敎書，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其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和坤任意撤去，種種專擅，不可枚舉！其大罪十二。昨將和坤家產查抄，所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槅段，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不知是何肺腸！其大罪十三。薊州墳塋，設立享殿，開置隧道，致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其大罪十四。家內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種，較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寶石頂非伊應戴之物，伊所藏竟達數十件；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其大罪十六。銀兩衣物等件，數逾千餘萬，其大罪十七。且有夾墻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內藏埋銀兩達三百餘萬，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蘇州有當舖錢店貲本，又不下十餘萬；以首輔大臣，下與小民爭利，其大罪十九。伊家人劉全，不過下賤家奴，而查抄其家產，竟至二十餘萬之多，並有大珠及珍珠，手串等，若非和坤縱令壓搾需索，何得如此豐饒？其大罪二十。」

零星罪行更不絕如縷

「除上列二十大罪外，其餘貪縱狂妄之處，尙難悉數！着將胡季堂等原摺，發交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悉心妥議具奏。如有自抒所見者，另摺封陳，諸臣俱言宜如胡季堂所議。上念和坤曾任首輔，免其肆市，賜令自盡！以兩淮鹽政徵瑞前後餽和坤銀四十萬両，山東巡撫伊江阿知太上皇帝龍馭上賓奏摺中，竟不及一字。惟致書和坤，則勸其節哀辦事，一併革職。並諭故御史曹錫寶，當和坤聲勢薰灼之際，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之職。今和坤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達廿五萬以上，是替錫寶前此所劾，信屬不虛，自宜加以優奬，曹錫寶着加恩追贈副都御史，並將伊子照贈銜予廕，以資奬勵。」

和坤自盡後，上又通諭諸臣：「和坤所管之衙門，本多由其保舉升擢者，自必不少外省官員，奔走其門下，逢迎餽賂，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亦非法不及眾之義，大小臣工，無庸心存疑懼，況臣工內，中才居多，即有從前熱中躁進，一時失足，但能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仍可勉爲端士，以副朕咸與維新之治。」時多言和坤財產甚多，不止抄出的數字。因此，又諭曰：「朕所以辦理和坤者，原因其蠹國病民，當擅狂勃，查抄所以懲戒貪黷，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嗣後臣工，不得再以和坤貲財，妄行瀆奏。……」

先是，和坤在軍機時，慮人舉發，凡有奏摺，令具副本，關會軍機處。其後，奉旨革除，和坤又令各部將年老平廉的員司，分別保送御史，俾其緘默不言，免於糾勃。至此亦副都御史賡音布奏，遂命嗣後保送御史，年不得超過六十五歲以上者。於是上又諭曰：「恭閱皇考硃筆，有嚴禁內外大臣，呈進貢物諭旨二道。聖訓煌煌，垂誡至爲深切，祗因和坤攬權納賄，凡遇外省督撫呈進物件，准遞與否？必須先向和坤關白，伊即擅自准駁，明示有權。而督撫等所進貢物，皇考不過賞收一二；其餘盡入和坤私宅。是以我皇考雖屢經禁止，仍未杜絕，嗣後有將飭禁之物呈遞者，即以違制論。」

排除異己與植黨營私

早在乾隆五十四年，山西舉人薛載熙覆試除名。至嘉慶元年，載熙在燕郊迎駕，命試以詩。並諭曰：「從前薛載熙中式時，覆試文理尙無大疵；惟詩粗率，奏請停科，經是考加恩寬免。嗣和坤等議覆科場事宜，以薛載熙覆試斥革，本非皇考之意，和坤辦理此事，實屬有意從刻。今薛載熙考試詩句，較前稍勝，着加恩賞還舉人。」因此，又有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代福康安私交粮船，分運桅木一事，當時和坤之弟和琳爲巡漕御史，乃劾奏福康安，因得嚴旨並革職留任，上又諭曰：「此案並非和琳秉公劾參，實係聽受和坤指使，爲傾陷福康安之計！今和坤籍沒，查出所蓋房屋，僭妄踰制，較之福康安托帶木植之咎，孰重孰輕？」

有一天，她把這隻鸚鵡的屍體寄給艾維斯，並且附以一封信說，她的鸚鵡死了，因為她非常愛他，所以希望艾維斯把這隻鸚鵡葬在葛里斯蘭大廈。

艾維斯從來沒有看到這鸚鵡，但是這隻鸚鵡，今天安息在葛里斯萊草地下的一只靴盒中。一個園丁埋葬了牠。

女性歌迷們喜歡把他們的照片寄給艾維斯——通常是裸體的。這些裸體照片都放在我的書桌最下一個抽屜中。我稱之為「骯髒檔案」。

到最後，在檔案中總共有三百張照片，這些女性們穿着性感的睡衣，透明內衣，緊身衣和吊襪帶，或着更常見的甚麼也不穿。

艾維斯對這些檔案中不雅緻的照片不屑一顧，他偶而會看看這些照片，對一些較有誘感力的照片多看兩眼，但是大部是嘲笑一番，然後面朝下的擲回抽屜中。

艾維斯愛他的歌迷，舉例說，最近在一次演唱會中，他把一條圍巾送給一個歌迷時，這個歌迷喊：「我不要圍巾。」他指着艾維斯的手說：「我要這枚戒指。」艾維斯聳聳肩，把戒指摘下來送給他。那枚指價值二千美元。

艾維斯知道他的成功，原因全在於他的歌迷。如果有人抨擊他，說他不重視觀賞他的演會，看他的電影，買他的唱片的人們，他會感到難過。

他說：「當我回到葛里斯蘭大廈時，我不是要離開我的歌迷。」

他曾經這麼告訴我說：「在工作過後，我會覺得十分空虛。我必須回家，休息並且思考。這裏很安靜，我可以在這裏休養，恢復我的精神。」

（譯自「國家訪問者週報」）

眞貓王猝逝 假貓王撈錢

八十多位假貓王

「貓王」艾維斯・皮禮士里的死，倒是為八十多位模仿他的「假貓王」帶來財運。

他們都學皮禮士里打扮；脖子上繫着一條圍巾，毛茸茸的鬢腳貼在雙頰，華麗的襯衫直敞開到腰部，把貓王的風采，又留給人們的記憶帶到各地。

最酷似皮禮士里，模仿最成功的該是艾維斯・韋德。他告訴「午夜地球報」：「在未來兩個月中，我可以賺進五萬美元。六十六天中我就訂了四十二份表演合約，你們可以想像出我在今年其餘時間會忙成什麼模樣。」

貓王死後漲價錢

這位原名韋德・甘寧斯的「假貓王」，在皮禮士里死後把演出由一千五百美元漲價到二千五百美元。但是他堅稱他的動機純粹是為了表示對已逝搖滾歌王的敬愛。

他說：「許多人問我為什麼要學皮禮士里？從何時開始？這一切是因為我實在欣賞他。無數的觀眾看我表演時就和看到他一樣。」

甘寧斯現年三十一歲，從一九六八年開始以模仿為職業。他原先只在一家俱樂部表演，每逢唱起貓王的歌唱，學學他扭動的姿態以博眾人一笑。

很下了一番功夫

他回憶道：「有一次表演完，觀眾們站起來喝采，那一幕眞叫人難忘懷，所以我開始眞正地研究皮禮士里，我學會了二百多條他的歌，還由他的電影中研究他的動作。」

他說：「隨後，我又去買了一萬二千多美元的舞台服裝。

我自信比其他的『假貓王』都出色，我是佼佼者。」

甘寧斯最後的野心，是能夠拍一部以貓王一生為內容的電影。

連鄉音都是一樣

他說：「我演起來一定很自然，我不但長得像他，連聲音都差不多，動作也一樣，我更熟知他的一切細節和所有的歌曲。」

甘寧斯說：「如果你去聽其他『假貓王』的演唱，就會發現他們都拚命在學那種南方口音，而我却不必。」他得意洋洋地解釋：「我正是田納西州人呀！」

皮禮士里死後第十天，甘寧斯在民謠之鄉納許維里登台獻藝，一間俱樂部中擠滿了五百位觀眾，門外更有一百五十多位歌迷等着看他一眼。

女歌迷全力捧場

在六十分鐘表演中，他被女歌迷們團團圍住，環肥燕瘦、老老少少都有，還有一人尖叫著衝向舞台吻他，台下有人大聲哭叫，有人不時尖叫。

一名女歌迷說：「噢！我愛他！他是第二個那麼樣的人！」甘寧斯身價要水漲船高了。

（譯自美國「午夜地球報」）



假貓王艾維斯・韋德模仿貓王神情。

別看貓王脂粉氣重
打鬥起來手腳不俗
歌台下的貓王生活秘密

李凱詩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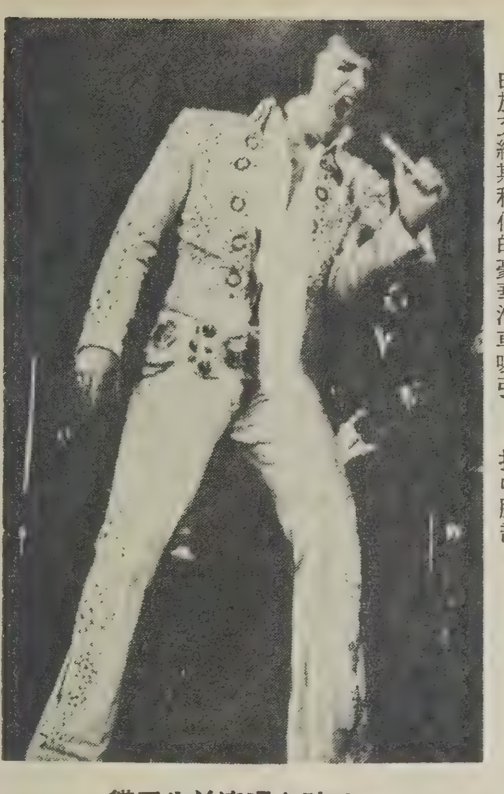
傾慕「貓王」艾維斯・皮禮士里的女歌迷們，寄給他數以百計的照片，在這些照片中，她們穿着睡衣、透明內衣，或者甚麼也不穿。皮禮士里偶而會看看這些照片，嘲弄幾句，然後把它們面朝下的丟在一個書桌抽屜中。——這是貓王的女秘書貝琪・洋茜和作家克利夫・林德克在即將出版的新書「我與艾維斯在一起的生活」中，對這位已故歌手不爲人知的一面所作的透露之一。

艾維斯・皮禮士里很幸運的有一副敏捷的身手，早在他還沒有開始學習空手道之前，就能夠在打鬥場面中保衛自己。

最出名的一次打鬥，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發生在孟斐斯市的一個加油站，時間就在艾維斯的第一部電影「淚子淚」首映的幾週之前。

由於艾維斯和他的豪華汽車吸引了大批人潮，加油工作受阻，使加油站工人艾迪・霍柏十分生氣，霍柏拍了艾維斯的後腦，對他大聲咆哮，要他離去。

艾維斯跳出汽車，給了霍柏一記右拳，另一名加油站工人，體重二百二十磅，身高六呎四吋的歐伯利・布朗出來帮他的夥伴，也被艾維斯一拳打中臉部。



貓王生前演唱之神采

在孟斐斯市立法庭上，艾維斯被判無罪，霍柏和布朗因襲擊和毆鬥的罪名被科以罰鍰。

艾維斯遇到的麻煩，大多數是男人嫉妒他們的妻子或女友對艾維斯太過着迷。

艾維斯在服役時，曾經揍過一個海軍陸戰隊員，這名陸戰隊員首先動手攻擊艾維斯，因爲他的妻子的皮夾中有一張艾維斯的照片，却沒有他的照片。

艾維斯最嚴重的一次麻煩，是由於一個十三歲的少女對他着迷的幾乎瘋狂而引起。

據梅曼恩在「艾維斯與柏加上校」一書說，一個黑社會帮派差一點要「做」掉艾維斯，因爲一黑社會頭目的女兒服食過量安眠藥，並且留下一封遺書給艾維斯。

曼恩在他的書中說：「在醫生把這個女兒救活之後，她的父親聽到她哭着說：『我愛艾維斯，但是將永遠不會和我結婚！』

「這個頭目正準備下令他的手下去「做」掉艾維斯時，她的女兒趕快承認，她和艾維斯並沒有任何糾葛。她是全國女姓歇斯底里的犧牲者之一，這些女孩都願爲了艾維斯的愛情而死。」

「這個父親問道：『這個抖腿的歌手是甚麼人？』一小時之內，手下送來了報告，艾維斯是全國青少年的偶像，少惹爲妙！」

每天都有歌迷的信寄到艾維斯所住的孟斐斯市葛里斯蘭大厦。這些信包括日文、德文、韓文、葡萄牙文、法文和許多其它國家的語言。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飛彈危機最嚴重的時刻，艾維斯收到一封從古巴寄來的西班牙文的信，它逃過了卡斯特羅的信件檢查。

美國中西部的一個護士每星期寫封信給艾維斯，告訴他關於私人生活，她的男朋友，和她的晚餐吃些甚。

他曾經寄來一封她自己的照片——一個衣着乾淨，身材肥胖的中年婦女，蓄着短髮，露出愉快的笑容，站在一個鳥籠邊，餵一隻鸚鵡。

就美國而言，巴拿馬運河不僅是貫穿兩洋的重要水道，且運河區內的十七個軍事基地以及軍事學校，已成為美國防衛西半球安全和對中南美洲安全支援的戰畧中心。美國在運河區設立「南方指揮」，統領着為數約一萬名陸、海、空軍，為防制中南美洲國家的共黨動亂，還設立了陸海空軍學校和反游擊作戰訓練中心。美國在運河區的軍事設施與軍事任務不斷擴充，迄今已佔運河區全部面積的百分之十八。從一九四六年迄今，已有三萬多拉丁美洲國家軍人在此接受軍事教育與訓練，並且在越戰期間，很多東南亞國家的軍官亦曾來此接受叢林作戰訓練。因此，巴拿馬認為美國在運河區的軍事基地



巴拿馬運河中巨輪正在等待開閘。

，已經不單為了保護巴拿馬運河，美國一天不撤除運河區的軍隊，巴拿馬即一天不能獲得眞正獨立。故近年來美、巴雙方關於軍事基地的爭論，更甚於一九〇三年條約的修訂。

經過十三年的談判，美國和巴拿馬間的運河談判終告達成初步協議；美國享用了七十四年的獨佔管轄權，已告結束，而改變為美巴共同管轄的新局面。

卡達總統及巴拿馬領袖陶瑞賀士，在本年九月七日簽署了一項新的巴拿馬運河條約，簽署儀式在華盛頓美洲國家組織總部舉行，初步協議已經達成，但卡達需要六十七位參議員的支持，即必須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否則這十三年光陰又付於流水。

根據美國國務院發布此條約長達六十二頁的全文。此條約內包含兩項基本文件，即巴拿馬運河條約，以及有關該運河永久中立及作業條約。

基本條約包括以下條欵：

一、承認巴拿馬對自己的領土擁有主權，取消現有的一九〇三年所簽條約內的用語說，運河區將被視為「彷如」美國主權內的領土。

二、巴拿馬給予美國有權利「管理、作業並維持」該運河，直到此條約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滿為止。其後巴拿馬將接管運河。

三、此運河將由一個委員會管理，包括五名美國人與四名巴拿馬人。從現在起到一九九〇年由美國人担任首席，一九九〇年則由巴拿馬人任首席。

四、巴拿馬與美國承諾保衛此運河，他們同意對付可能威脅此運河或其他船隻的「危險」。兩國武裝部隊將組織一個聯合委員會，以協調他們的軍事活動。

五、此一運河委員會的美國僱員，將禁止參與巴拿馬的任何政治活動，在過度期間，美國對其公民將有初步的司法權，直到本世紀末。

六、通過此運河的船隻，將不必付巴拿馬共和國所徵收的任何稅項或費用，但必須付一般的運河通行費。

七、這兩個國家將研究建造海平面新運河的可能性，但巴拿馬有權否決使用核子開鑿方法。

由於運河航道深度及水閘寬度的限制，美國在航運上，對此一運河的利用已逐漸減少，修建一條新的海平面運河確有需要（不僅大型戰艦、航空母艦以及超級油輪都無法通過）。因而美國國防部一改以往反對的態度，而支持國務院與巴拿馬談判締結新約的立場，據悉國防部且已同意撤除巴拿馬運河區的十四個軍事基地，只保留另外三個，並把運河區一萬名官兵集中於此三個軍事基地上，且擬將其中兩個軍事基地設立在運河兩端，以免國內有國而使一分為二的巴國領土獲得完整。

可是反對放棄這塊殖民地，把它當作美國第五十一州的一部分美國人而言。承認「巴拿馬新約」，是一樁難以接受的事實。尤其是從一連串世界事務中退縮，已造成了國內反對的浪潮。

在美國政府而言，要美國放棄傳統權利，「違背」長期國家利益，得回的只是「公平而不是武力」、「可改善與拉丁美洲關係」等空泛名辭。以此而希望在明年初獲得參院通過，實在是件非常艱巨的歷程。

但可以斷言，如果新約遭到參院的否決，則美國將再度成為巴拿馬民族主義攻擊的對象，而所有拉丁美洲的國家將會支持巴拿馬，中蘇共乘機滲入煽動，結果美國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



多災多難的巴拿馬運河

陳金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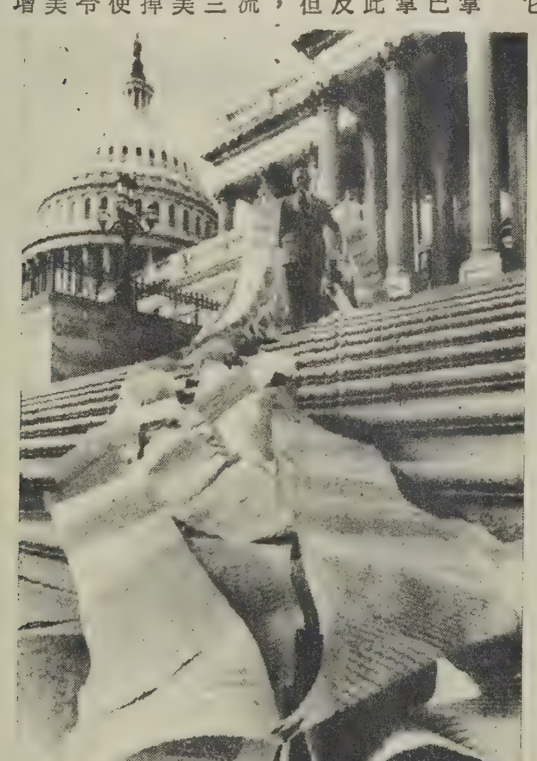
巴拿馬位於中美洲與南美洲的交界，南臨太平洋，北靠大西洋，原爲哥倫比亞的一州，一八八三年起，法國繼蘇彝士運河後開始興建巴拿馬運河，但巴拿馬的氣候濕熱，因瘴氣與毒蚊的困擾而失敗，一九〇三年美國付出了四千萬美元，收買了第二法國運河公司的運河開鑿權和一切財產權益，而哥倫比亞不予批准，因此，爭執未決。不久巴拿馬發生革命，宣佈獨立，當時美國立即以實力支持並承認巴拿馬政府，同年三月簽訂了美巴條約，美國獲得開鑿權，並把沿運河十六公里地帶也劃入運河區，歸美管理。自條約批准後九年起，美國給予巴拿馬一千萬美元的補償及每年應付出廿五萬美元給巴拿馬政府，此後逐年均有增加。

一九〇四年，美國開工建築運河時，曾動員一萬五千名工人，經過十年的艱巨工作，花了三億七千五百萬美元工程費，直到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開始通航。運河全長八十公里，因在中美洲地峽的大西洋與海面的水平高度不同，平均相差八英吋，大西洋方面（即加勒比海）的高潮與低潮相差不過一英吋，而太平洋方面（即科倫市）的高潮可以比低潮時高出十二英尺，有時相差廿一英尺，因此，溝通兩洋的巴拿馬運河，必須控制巴拿馬水面，以維持兩洋情況，所以當輪船由大西洋駛進太平洋，在運河口航行六英里，通過最大的「加通」水閘，進入「加通湖」。該運河主要是利用加通湖建成的，這個湖的面積達一百六十三平方英里，蓄積大量河水供水閘容納輪船通過時的消耗。輪船通過另兩個水閘後，始能抵達「科倫」瀕臨太平洋的港口。因此，船隻通行，通常都需要八、九個小時，並且亦有它的限量。

自運河通航後，紐約至舊金山間的航運，不須繞道南美的麥哲倫海峽，縮短了百分之六十的航程，而其主要任務，則在溝通南北美東西兩岸的貨運，而美國兩洋艦隊，更可以迅速調遣，可見巴拿馬運河對於商業、經濟和軍事上是何等重要。

這條運河是美國乘人之危，所檢到的便宜，就技術而言，即使在太空時代的今天看來，仍然是一項令人讚嘆的偉大工程。可惜的是，它建造在別人的領土上，從此註定了它多災多難的命運。

自從一九〇三年巴拿馬運河條約簽訂以後，巴拿馬運河成爲美國與巴拿馬關係上的重大問題。此一條約雖經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五五年兩度修正，但問題不但未獲徹底解決，且因一九六四年運河區流血衝突的發生和一九七三年聯合國安理會干預，美國人又使用否決權，除掉一項對巴拿馬有利的行使完整領土主權方案，而令問題更趨嚴重複雜，使美國在第三世界的眼中更增加一項謾罵的藉口。



美國一萬多人簽名反對巴拿馬運河條約。

按照一九〇三年條約，最初美國在運河設立總督，建造運河，治理運河區。至一九一二年，美國國會通過「巴拿馬運河法案」，重新調整運河區機構，巴拿馬運河公司與運河區政府分開；除巴拿馬運河公司專司管理運河及商業活動外，並設運河區政府，實施行政管轄。區內設有警察、法院、學校和其他行政機構，同時設有軍事基地，保護運河安全。因而五百卅三平方里的運河區，已把巴拿馬分成兩半，國內有國，是爲日後引起巴國人民激憤的主要原因之一。

免不有貧富懸殊的情勢出現，乃有卡爾·馬克思者以其先天性的反叛扞格性情，與當世人不相投契，以致凍餒終生，兒女餓斃，遂以其憤世嫉俗的仇恨心理，倡共產主義，強分社會階級，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扼殺一切理性、人性、個性，置一切自由人羣於極權暴虐的寡頭黨魁之下，謂經由此過程可以創造共產主義天堂。

目前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在蘇聯近六十年，在中共鐵蹄下亦將三十年，雙方酷殺一億左右人口，迄今鐵幕內人民啼飢號寒備遭凌虐。

天堂夢覺，人性、理性的再度發揚光大，已屆石破天驚的偉大時刻。如近年來大陸先後發生了一九五七年的「儲安平事件」，儲以「黨天下」一文揭穿共黨之暴戾。同年有「九三學社」顧執中事件，攻擊共黨之無法無天事實。

他如「譚天榮大字報事件」、「林希翎的小冊子事件」、「李一哲的大字報事件」，均係揭露攻擊共黨的摧殘剝奪人民的事實。在毛死前的「天安門事件」，死後的「佛山一青年大字報事件」，均已說明大陸上人民已到忍無可忍，民欲與之偕亡，中共還能橫行幾時？

民欲與之偕亡

余秋人

至蘇聯與東歐人民的覺醒反抗；如蘇聯氫彈之父沙卡洛夫倡導組織「蘇聯人權委員會」，以爭取人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辛尼津倡導「新斯拉夫運動」以反抗之極權暴政。

至於東歐諸國如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東柏林工人暴動，一九五六年波蘭波茲南工人暴動，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一九六八年捷克自由化運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波蘭碼頭工人暴動，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五日波蘭華沙物價暴動，均係人民忍無可忍，拋頭顱洒熱血的抗爭自由民主的運動。

今年初捷克人簽署「七七憲章」，波、匈、保、羅、南諸東歐國家今年為抗爭自由人權運動，此起彼落，使蘇聯疲於奔命。

美總統卡達執政以來倡為人權外交，實係鑒於東歐、中蘇共內部爭人權運動的洶湧，於是繼其前任簽署的「赫爾辛基協定」的人權條欵提出人權外交，以之促進鐵幕內人權運動走向高潮，從其內部瓦解共產主義的根本。

雖目前美國之人權外交有其雙重標準，但是只要人權運動的呼聲不絕，整個鐵幕內爭人權自由的革命運動，終將合流，一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時候，則必將沛然而莫之能禦。

無神論與個人崇拜

亘育

基於「人道」的理由，我絕不相信人間有「神」。一個人從生到死，他的人格行為，不可能完美無疵。我們經常把死人或活人「神」化，那只是一種概括性的頌揚，而不是絕對的完全的事實。

我非常「欣賞」胡璉將軍，當他坐鎮金門的時候，把一位活活潑潑的才十八歲的傳令兵「晉封」為金門之「神」！這位活「神仙」，只因在大胆一役立下不世之功，胡上將軍上就把他奉為「神」。所謂「神」，無論死的活的，大概就是如此而已。

我們講究敬老尊賢，慎終追遠，對於死去的「先賢」一律神化！我們講究完美的人生哲學，對於活着的「偉人」，以「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為標準，也把他的人格神化！中共最喜歡搞「偶像崇拜」，「個人崇拜」，所以經常利用應聲筒神化一個獨夫！世間豈有眞正夠格稱「神」的人？即使文聖武聖，在他活着的時候，也不無可議之處；只是人已死了，小的疵瑕「既往不究」，大的德業「擴而張之」。舞文弄墨之士，「好以天下之善歸之」，於是便「神」化了許多人。其實呢？郭汾陽、文信國、史閣部之流，並不是沒有一絲汚點，「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連司馬溫公都不敢批評寇萊公，至於後生小子，那有這種胆量？尤其是今天，豈敢不怕犯法？

我常想，我的祖先安漢公王莽先生，絕對不如「傳說」的那麼壞。當年他自比周公，也的確像個周公；否則，何致有十萬高級知識份子向他上書「勸進」呢？王老先生如果有什麼錯的話，只是錯在「晚節不保」四字而已。

如果以玩世不恭的態度來看人生，先烈與先劣之別，也許僅僅在一念之差，人人可以為堯舜，自然人人也可以為桀紂。做先烈需要道德勇氣，做先劣需要「犯罪」勇氣，流芳百世與遺臭萬年，其基本條件大致是等量齊觀的。

「君子恥居下流，天下之惡歸之」，若是文章則說得通，如是判決書則說不通。

因為先劣也是人，和先烈一樣，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他「劣」到什麼程度？算不算犯罪？要有證據，不能「自由心證」到把所有的惡都加諸他一個人身上。凡是先劣的後人，可以依法聲請保護先人的名譽，不容他人任意誹謗。

我們今天高唱法治，講求平等；既然法律把人一視同仁，誰也「神」氣不起來，您又何必費心把人「神」化呢？

中共對美日貿易不穩定

自一九七一年美國對中共解除部份禁運後，美國和中共的貿易，確曾從微不足道的數字，上升到第二年的九千六百萬美元。以後兩年，並繼續有相當數字的上升，在一九七三年，達到八億美元，一九七四年，達到九億三千萬元。但從一九七五年起，却又大幅下降，這一年，只有四億六千萬美元，一九七六年，更下降到三億三千萬美元。最後這一年的數字，約爲美國同年進出口貿易額的八百分之一，中華民國和美國貿易額的十五分之一，實不成比例。

美國和中共的貿易額，爲什麼又小又不穩定呢？基本上，自是中共的經濟落後，沒有什麼產品可以出口；而所採的貿易政策，是平衡政策，不能擴大出口，就無法增加進口。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兩年對美國的貿易，其所以能增加，只是爲了一時的政治目的，想趁尼克遜訪問大陸的高潮，把對美國的關係推進，臨時向美國購進了大批小麥。及至發現美國不是那樣容易欺騙，於是把原從美國進口的小麥，自一九七五年起，又轉向澳洲和加拿大採購。

此外，根據美國對中共貿易協會的報告，和中共作生意，不僅它的市場結構有問題，其進行的方式和方法也有問題。

由於中共的市場是封鎖性的，人民不僅沒有消費的能力，也沒有消費的自由，而僅有的工業，又全在中共政權的控制下，所以美國對大陸的輸出，只能集中在小麥、黃豆、棉花、棉紗、礦砂、化學品少數幾種項目下。至於中共可以對美國輸出的，項目更少。

最令美國商人失望的，是中共並不攷慮市場需要。美國商人所需要的貨物，中共往往不能供應。成交的貨物，又不能按時交貨，有時遲到幾個月。這種落伍的方式和方法，由中共多年來每年春秋二季在廣州舉行的交易會，可以代表。自然，傾向和中共貿易的美國商人，也有爲這種狀況辯護的，以爲如果和中共「建交」，就可使貿易擴大。這種說法，聽來好像有些理由，但事實並非如此。

就以和中共貿易最多的日本來說。在和中共「建交」前後，貿易情勢，並沒有什麼改變，所改變的，是表面，而不是實質。一九七一年，即日本和中共「建交」的前一年，雙方貿易額是九億美元。這一數字，是同年中共對外貿易數額的四分之一稍弱。一九七二年，即日本和中共「建交」的這一年，雙方貿易額爲十一億美元，沒有什麼增加。以後逐年雖有增加，到一九七五年，曾增加至三十八億美元，但到一九七六年，却下降至三十

我參加古寧頭戰役

金門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是未曾設防的處女地；當然也沒有任何的軍事設施，國軍撤出大陸進駐金門以後，在偵察地形時研判；古寧頭是金門西北海岸一個突出之部，最接近共軍盤據下的大胆。在我軍防守上是比較脆弱的部份；共軍如敢攻擊金門，在軍事態勢上必定先攻佔古寧頭，有利於共軍的後援。

根據以上的研判，在我軍的防守上，把古寧頭當作重點防禦陣地。在當時沒有鋼鐵、水泥的情況下，只好構築野散兵坑。因爲海岸是沙土，容易挖掘，也容易毀損。官兵本着克難的方法，就地取材，把挖好的散兵坑，用蘆葦作牆，再收購漁民廢棄的破船和民間的廢木料，加上頂蓋，上面再堆沙土；鋪上草皮，這就是當年金門的防禦碉堡。如果同現在比較起來，眞可說是天壤之別了。

我當時服務青年軍二〇一師，就駐紮在古寧頭。民國卅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零時恰輪到我担任哨兵。夜幕深垂，四週寧靜無聲，發現遠處的海面上，好像是一羣水鴨在游蕩。我想到金門駐防數個月以來，就沒有看到過天空中有成羣的野鴨飛過。以前每晚在這兒哨兵，也沒有看到海面上有個鬼影子。我警覺到有些不大對勁兒！快步回到碉堡，報告班長：海上發現有情況！班長一躍而起，衝出碉堡，俯臥在沙灘上，從水平面望去，一面喃喃地自語着：格老子終於機會來了！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我聽到班長這麼說，就有些緊張起來，把子彈推上膛，舉槍預備射擊。班長一伸手把我擋住了。他說：好小子你緊張甚麼勁兒！共軍還沒有進入我軍火網的範圍，不可以放槍！你快去報告指揮所，海上發現了情況。

當指揮所通知步兵進入作戰位置時；前一天戰車實兵演習時因陷入沙灘的戰車兵同時進入戰車，完成作戰準備。當指揮所發射一枚照明彈，暴露了共軍的目標。我軍的槍炮以雷霆萬鈞之勢，開始掃射，把第一批來偷襲的共軍，打得七零八落，消滅在海上；接着二、三批共軍在大胆共炮掩護下，用「人海戰術」向我海岸強行登陸。在激烈的戰鬥中，營長冒着炮火到第一綫陣地，下令死守；班長機智勇敢，混入共軍人羣中，帶領共軍一百餘人來投誠；炊事兵臨危受命，送彈藥到第一綫，在戰況混亂時，從已死亡的共軍手中，拾起一枝衝鋒槍，打死共軍十餘人。並且負傷完成任務。我軍士氣大振，戰志激昂。共兵雖然已突破了一點，殘部滲入我軍陣地，却都失去了連絡，共幹用各色訊號像流星一般，縱橫亂飛，猶作困獸之鬥。在天亮的時候，我軍增援的部隊和戰車都參加了戰鬥。這已經是

，仍然繼續掌政。

他寧先前曾担任泰國的大法官，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文人，他在去年十月被軍事執政團突然提名出任總理以前，可以說毫無實際政治經驗或權力基礎。因此，他担任總理所組織的內閣雖可稱爲文人政府，但並無實權，眞正的權力機構是軍人所把持的全國行政改革會議及全國軍事顧問委員會。

桑加德此次所以要推翻由他所擁立的他寧總理，主要是因爲在他寧執政將近一年後，泰國政局仍然非常不穩，許多高級軍官對他寧的執政做法極表不滿。他寧的做法主要在三方面導致實力將領的不滿：

第一，鎮壓共黨份子太無彈性。泰國內部的約一萬名共黨叛亂份子的勢力日益強大。自今年一月以來，他們已造成一千二百名政府人員的傷亡，泰國國王蒲眉蓬在今年九月的南巡中也險些被刺殺。他寧對付叛亂份子的方法是採取高壓手段，目前根據泰國政府第二十二號命令，已有三千餘名被判「危害社會」的罪犯被監禁。工會已走入地下活動。軍事將領不滿他寧的鎮壓手段，害怕他會把異己份子逼入共黨。

第二，經濟問題導致社會不安。雖然改種穀物計劃使泰國山區農民減少鴉片的生產，造成粮食的大量增產，而提高了泰國貨幣的國際信用，但援助貧民計劃的欵項經常被中級官吏侵吞，一年內導致十二萬農民湧進曼谷已擁擠不堪的貧民區。軍人親眼目睹這種城鄉貧富懸殊的危險，認爲受害的「內部殖民主義」可能迫使農民投奔共黨，因而主張大規模的改革，把曼谷地區的財富重新分配給落後地區。

第三，內閣若干閣員性格軟弱，無所作爲。今年二月間盛傳他寧將辭職的謠言，則是因爲泰軍方及政界有力人士不滿其內閣中某些要員的作風，他們認爲若干重要閣員毫無作爲，而且有些部長侵犯了軍人權責。也許後者才是高級將領不滿的主因，而前者則是具有革新思想的下級軍官不滿的緣由。

他寧對內努力剿共

泰國自一九七三年十月由文人政府接替軍事統治後，基於其本身民主基礎異常脆弱，全國形勢日益混亂，而共黨叛亂的外來威脅及內部滲透，更交相煎迫，因而使泰國人民寄望軍人重新掌政，以便挽救危局。桑加德在去年及今年十月兩次領導政變，可能即是由於這個原因。

不過，泰國此次政變，究屬多餘，他寧總理爲泰王摯友，受泰王委托出任總理，就任後，對內努力剿共，綏靖地方；對外則加強與東協各國合作。也許推行政令不夠理想，但其人有心作好，則是事實，泰國目前人才凋零，外患嚴重，再找一個似他寧總理者，而不可多得，是軍人此次起而推翻他寧政府，對泰國而言，並不是好事，也許有人以爲軍人比文人反共，但反共也要有技術，並非一味講打講殺就可奏效，先總統蔣公提出剿共政策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實乃放之四海皆準之理。

瀋陽批鬥毛遠新

錢希川

遼寧共黨批臭毛遠新的活動，正在掀起高潮。

據遼共宣稱，毛遠新對於江青集團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政治綱領，推行得格外賣力，整得許多老共幹死去活來。



毛遠新(左)視察新疆

由於江青說過：「老幹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必然走到走資派」，她在遼寧省委內的一個親信劉盛田也說：「革命任務變化了，相當大的一個多數跟不上來，這是普遍的」。她的打手張鐵生更說：「四十五歲以上的老幹部，都是民主派」，要「統統『卡吃』下去」。他們把級別高、工資多做劃「走資派」的標準，毛遠新提出：「三四百元一棟樓，汽車警衛樣樣有」的就是「走資派」。他們又把資格老，而現在還當頭頭的，做劃「走資派」的政治標準，說是：「越老越修，越老越右，越老越反動」。「就是要在『老幹部、老模範、老功臣』這些『頭上冒金光的人』中間揪走資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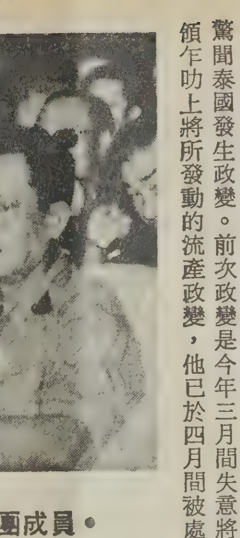
早在去年一月，毛遠新就指示其黨羽和親信，向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動進攻。他們有組織、有計劃地大整周派大頭頭的材料，點名攻了七、八個「副總理」和十幾名「部長」及「副部長」。在他們的密謀策劃下，遼寧省打着「研究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關係新變化」的旗號，多次召開「理論討論會」，得出的結論是：「走資派是一個階級」，「走資派還在走是一個階級的行動」。他們指着許多老共幹的鼻子問：「走資派還在走，你走沒走？資產階級在黨內，你在不在內？」他們在遼寧不但到處揪「黨內資產階級」，甚至還要揪「走資工」、「走資兵」、「走資員」。他們迫令老共幹「讓賢」，鼓勵「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人奪權。據說瀋陽郊區某「公社」的二十三個「大隊」，在不到四十天時間內，就以批「走資派」爲名，批鬥、撤換了十八個「大隊黨支部書記」；六十個「生產隊長」，被撤換了五十五個，僅有的一個非黨員「生產隊長」，被定爲「黨外走資派」。

泰國政變究屬多餘

岑啓亮

泰國又發生政變，仍由國防部長海軍上將桑加德爲首，推翻他寧政府。此次政變與以往不同，泰國政變最多，每次政變皆由軍人導演，但軍人導演政變是爲了奪取政權，此次政變則爲了加速推行民主制度，他寧被責爲推遲實施憲政時間，軍人奪得政權後，聲言將盡力提前舉行大選，此舉實與已往不同。

泰國發生政變。自去年十月曼谷軍人推翻西尼的文人政府以來，在短短一年期間，這已是第二次驚聞泰國發生政變。前次政變是今年三月間失意將領乍叻上將所發動的流產政變，他已於四月間被處決。



泰國政變領導人桑加德(中)與革命團成員。

此次發動政變的領袖是前海軍元帥桑加德將軍，他現任泰國副總理兼全國行政改革會議主席。去年十月六日的曼谷軍人政變，雖然表面上是由沙岳海軍上將所發動，但實際的策動領袖還是桑加德，這由他於事後掌握泰國的權力組織——全國行政改革組織——可以得到證明。

他寧政府風雨飄搖

泰國他寧政府在軍方支持下執政，自始就十分順利。早在他接任總理僅三個半月時，軍方和政界人士即對其政府中數位重要閣員的無所作爲，表示不滿。

當時他寧地位不穩，泰閣將改組的說法，傳遍了國內外。但是，既無實際經驗、又沒有支持力量的他寧，在風雨飄搖中還維持了幾近一年的時間，已可稱爲異數。

今年三月二十六日，泰國一批軍官會發動過一次政變，結果只維持了九個小時，就被軍方實力人物所敉平。這一段插曲，也是泰國政治未臻穩定的一項旁證。

事實上，他寧執政的這一年時間中，他面對共黨多方進行滲透顛覆和恐怖行動的威脅，表現得的確過分「無爲」。他寧雖明知泰國安全，受到了來自共黨侵畧與顛覆、貪污、部分官員擾民、大部分人民貧窮，不良分子企圖推翻以國王作爲國家及政府元首的民主制度、以及各種犯罪等威脅，但卻束手無策；泰內長乃沙麥堅決反共，先後兩次遭到暗殺威脅；泰王夫婦九月二十二日出席也拉一次大規模集會，竟發生兩枚土造炸彈爆發事件。內那治安不靖至此程度，固然令有識之士焦慮。外來的壓力，如泰南三省的叛亂，「泰國駐寮人民武裝部隊」組織的成立，棉共軍隊的不斷騷擾邊境，泰馬邊界的共軍流竄問題等，在在使泰人覺得毫無安全感。

被推翻的政府總理他寧

在經濟方面，他寧更是一籌莫展。美軍自中南半島潰退，外資裹足，國內資金外流，泰國經濟前途本已黯淡。加上償還外債的壓力，外界農產品市場飽和，使泰國農產品出口萎縮，外滙收入銳減，這一切，造成了經濟不振的惡性循環，亦非他寧所能解決，終於激出這次政變。

軍人對執政府不滿

被推翻的泰國總理他寧，早於今年二月間即有謠傳說他地位不穩，可能會因軍方的壓力日增而被迫辭職，但由於當時他執政僅三個月，未能立時呈現其施政的成果，因而在軍事顧問委員會的支持下

怪胎難產的「人代會」

秦明

中共自「三中全會」及「十一全大會」連續舉行之後，曾經一再對外暗示，甚至非正式表示，將於最短期內召開其「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由於上述兩項會議，都是一個接着一個，倉促舉行，所以對於召開「第五屆人代會」的各種暗示或表示，外界也信以爲眞，以爲這項「人代」會議，至遲將在本年底以前舉行。但事實不然。最近又宣佈延至明年春天才舉行。而明年春天又究指何月何日，也仍然未作確切決定。又宣布將於明春召開一全面性的「科技會議」，並一再強調，視其爲一件重要事項，那麼，這兩項會議的舉行，究將誰先誰後，也就成了問題。假若「人代會」在前，便表示「科技會議」的重要性已被減低或讓位了；若「科技會議」在前，則「人代會」又必繼續等待，要延至春末夏初來舉行了。

爭權奪利各不相讓

中共「第五屆人代會」所以由原定本年秋季延至本年底，再由本年底延至明年春天，而又無法定下一個確期，最大的困難與癥結，還不在於任何程序或枝節性的問題，而是由於更重大的實質問題，即內部權力的爭奪問題。換言之，當所謂「四人帮」的勢力還未完全清除之際，當新頭目內部的權力分配還未擺平，各方火併繼續未已，這種新的「人代會」是無法輕易召開的。

就「四人帮」問題來看，從中共「十一全大會」的報告，就可清楚瞭解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報告中曾說：「他們猖獗一時，這個偉大勝利，是得來不易的」。又說：「對於四人帮在思想、理論和路線上造成的混亂，及其對我們隊伍的腐蝕，不可低估。」這些話不過兩個多月，表示這一問題現在仍然存在。所以在「第四屆人代會常委會」的報告時，就曾明白指出，各級「革委會」正被反對份子所滲透，他們「拒絕悔改」，因此必須藉「人代會」的召開，來進行一次清除運動。所謂各級「革委會」，乃在指從「人民公社」至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而言。既然要把全大陸各地的這種「革委會」都要來一次清除，試問這要費多久的時間？這便表示從去年十月開始的清除「四人帮」運動，進行迄今，仍未獲得結束，迫使中共不得不一再延長這種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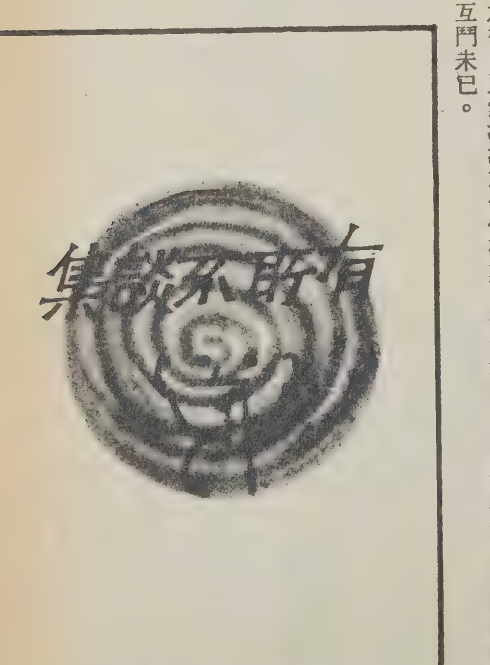
動盪不安互鬥未已

再就新頭目們內部的互鬥來計，這一問題比前一問題更要複雜，也更難以解決。

因前一問題已經是一個公開的問題，在各級「革委會」或其他部門中，究竟何者與過去「四人帮」有牽連，及牽連到何種程度，都不難予以查明而加清除。可是在後一問題中，頭目之間的互鬥，則是潛存而不明顯的，究竟誰支持誰，誰又反對誰，只能「心照」，而不能「言宣」，但誰也不肯輕易放棄各自的勢力。這種情形，在高階層的人事安排中，已各出奇招表露無遺，那麼，在新的「革委會」及「人代會」的各項人事安排中，也必然明爭暗鬥，進行激烈的火併。其費時費力，自在意中。

除此之外，「十一全大會」的修改「黨章」，以及上月間他們公開倡行新的經濟路線，則下次「人代會」也勢非修改「憲法」不可。要修改「憲法」，就須其「第四屆人代會常委會」或其他方面先行擬定一個「憲草」，然後再交由全大陸各地，各級機構，進行必要的辯論修正。這次「人代會委會」會議，可能已擬就或通過了這項「憲草」，但要交由全大陸作辯論修正，自也需一段相當的時間。於是也遂使不得不把「人代會」的召開予以延期。

總之，由「第五屆人代會」未照其預先表示而於年前舉行，延期之後，又無法決定一個確期，便表示內部的目下情勢，正是動盪不安，互鬥未已。



時事評論

英國議員的訪港觀感

徐達文

議員意見客觀中肯

英國國會議員域高史和夫與華爾治在訪港一週後，於會晤本港新聞界時表示，港府在過去廿年間，應付房屋，教育及人口迅增等特別困難的問題，有相當進展；而在未來十年，可能有更大的改善，本港市民應感到滿意和驕傲，他們又指出，本港擴展免費教育的政策令人鼓舞，但必須確保在改善教育的同時，使貧童能全部受益，港府更應有較開明的教育政策，以鼓勵學生發展個別的思想與行動。我們認爲，這兩位英議員對香港若干問題所作出的分析及所提出的意見，是較爲客觀和中肯的，故值得有關當局研究，以便在制訂某些施政措施的時候，能有所參孜及有所改進。

過去，有不少來自英國的國會議員，在香港進行了走馬看花式的訪問後，就懷着某種偏見與主見，並以英國的制度，英人的眼光，英國的情況，對香港地區的政策、政制和政務，對香港社會的風俗、習慣及民生，作出這樣的批評或那樣的指責。

諸多挑剔造成不良影响

他們這種諸多挑剔的態度，對香港社會的改進，並無任何好處，反而會造成若干不良的影响。事實上，他們對香港近乎醜化的做法，及近乎攻擊的表現，正表示他們對香港的不近人情及不懷好意。更令香港社會人士深感不滿的是，有若干英議員竟利用他們在英國的立法地位和政治影响，企圖強迫英國政府按照他們的見解和意圖，對香港從事所謂「民主改革」，致毫不考慮香港與英國完全不同的社會背境及特殊因素，實際是損害了香港的聲譽與前途。

近年，有若干來自英國的壓力，以迫使香港從事英式的政治改革、英式的社會福利、英式的工會政策，及英式的財經措施。這種壓力，經已引起香港各界人士的注意，香港社會輿論爲此作出強烈反應，香港社會人士爲這作出激烈反對。這種民意反映，有利地阻止了那些不切香港實際的政治改革，有效地擱置了那些不合香港實情的社會措施，從而證明，香港政府及香港市民，在維護香港社會安定與政治前途的前提下，是有必要反對那些不利香港的政制與改革。

過份干預盲目否定

由於某些英國議員對香港事務採取過份干預及盲目否定，使到本港對這類以反港爲目的的英國政客，有種「敬而遠之」的異樣感覺。難怪這類議員在訪港後的公開談話，在香港人士早已「習以爲常」及「多見少怪」後，對之已不大感到興趣。

不過，有一些議員確是眞正關心香港的前途。他們在本港進行實地探訪及實情視察後，都能作出一些較爲客觀的批評及中肯的意見。上述兩位議員對香港問題的若干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倒能反映出香港存在的弊端及面對的難題。像他們指出，港人生活步伐比廿年前急促，市面繁榮了，人口亦增加二百多萬顯得擠迫限度，使香港的人口密度與車輛密度名列爲世界前矛。事實上，人口壓力與交通壓力，是香港當前必需面對的現實問題。香港政府在近數年來，通過節育宣傳，去控制人口的增長，取得了某些成績；通過交通建設的發展，像架空天橋，高速路，以致正在建造中的地下鐵路，以解決交通的困難。這說明了港府對這方面的重視與成就。但這兩個問題，畢竟是長期存在，長期轉變，及長期解決的大問題，尤其是隨着香港社會的繁榮，香港地區的狹窄，香港用地的減少，交通問題會是一個日趨嚴重的市政問題。港府不能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在表面上去暫時解決眼前的困難。上述兩位議員提出香港在將來必須有一個統一的交通決策的建議，確有充分的理由。

强化教育與考試關係必須改革

這兩位議員指出，本港教育趨於形式化，強化了教育與考試的關係，使學童依賴考試與其他訓練太多，應該有較明朗的教育政策。這個提法，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實證明，香港的考試制度，早已束縛了香港學生的自由發展，因此，考試制度與教學方法，是香港教育問題中一個最急需解決的重點，以便能求出一個和香港學生、香港社會及香港條件相配合的教育改革的方案。由教育當局與教育專業人士的共同研討及協商辦法，就不難得出這個既合實情，又利發展的方案。

總之，這兩位英國議員所談的某些訪港觀感，是值得有關方面加以研究的。

奴叛變的西洋鏡……這一切都使我們感到震驚。

導遊說：「我們對於安排這種展覽非常沒有經驗，歡迎你們批評和指教。」

一名美國人說：「這個展覽很有力量，但是對於年代的先後却沒有說明清楚。這些暴行發生在過去或最近？」

導遊說：「圖片上的大部分暴行都是發生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九年之間。把那名女孩活活燒死作成爲鑄像的事件發生於一九五六年。」

一名美國人說：「你一定記得達賴喇嘛在的時候的一些往事。你本人碰到過這種事嗎？」

導遊說：「因爲我當時還是一個小男孩，所以我沒有這種經驗。」

當晚，「西藏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天寶和「拉薩革委會主任」朗杰，當著十四道豐盛的大菜宴席前向我們作簡報。

他們和任雍不一樣，都是藏人。天寶談到西藏自一九五九年以來發生的「大變化」。簡報中比較敏感的一個問題是漢人和藏人之間的關係。

天寶說：「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幹部都是由各民族的人組成的。藏人幹部主持西藏地方和『全國』的事務。」他很驕傲的提到在北平政權裏的兩名藏人。

喇嘛寺院不見僧侶

一個美國人問到「西藏自治區」的「革委員」組織如何，天寶說：「西藏人佔絕對的多數」。美國人問起確實人數，天寶看來有一點尷尬，恰好他與一些人有一項緊急會議，他乘機說：「我們過一下會提供給你。」我們就去進晚餐了。這人數也就永遠沒有下文了。

中共最拿手製造此類所謂「翻身農奴的憤怒形象樣版」。

據天寶說：「在『解放』初期，大約有十二萬名僧侶。」

一年前，當斯萊辛格一行人來西藏訪問時，中共會帶他們到兩個喇嘛廟去，他們看到了幾個年老的喇嘛。這次沒人帶我們去看廟宇，我們也沒有看到任何喇嘛。

十二萬名藏僧在卅年之間全部消失，如果不算一樁罪惡，也是一件頗爲值得注意的事，但事情的經過却不清楚。然而你記得「革命博物館」的一張照片。照片顯示在一九五九年的反抗運動中，「人民解放軍」如何以槍尖抵著一羣喇嘛。這些僧人高舉雙手，臉上露出恐懼的表情。

建立公社農奴制度

中共以「東卡人民公社」來展示農業的進步。斯萊辛格一行去年也是訪問這個「人民公社」，統計數字也完全相同。

這很明顯的是一個「樣板公社」，從路上看過去，這個公社似乎比我們經過的許多其他公社要進步得多。但是我們從院子中央的一棟房子看過去，卽瞭解卽使較爲進步的西藏農民生活，仍僅瀕臨倖存的邊緣而已。

房子的地面部是泥土，牆壁也是灰白的石頭，從天花板垂下來的僅是一盞未亮的燈泡。這一家只有一個房間，面積只有十八米長、十四米寬，廁所隔著一條布幔的坑，而房間內也僅能放一張床。

根據女主人的說明，這個家庭的成員有她的丈夫、她自己和三個女兒，最大的女兒九歲。房子裏沒有任何取暖設備。女主人是在室外有石頭擋風的一個小石爐子上作飯。女孩們都在我們當時坐的長椅上睡覺。

當然我們不懷疑他們稍有進步，但是中共以廢除達賴而代之以中共控制社會的制度作爲他們進步的代價。西藏在這種新風暴下，似乎不管誰控制布達拉宮，西藏農民和工人都無路可逃。

西藏布達拉宮內外

陳獨塵譯

到西藏旅行的經驗，對於首次訪問大陸的外賓而言，是相當有益的，因為從很多方面看來，西藏已被中共剝削一空。在這一兩哩高的高原上，生存奮鬥的艱難，要比中國大陸內陸為甚。下面是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布羅德，最近被中共破例批准前往西藏訪問所寫的眞實報導。

在一九五九年，由達賴喇嘛領導的一次未能成功的抗暴行動之後，西藏終於被北平鎮壓下來。中共用以組織控制西藏社會的方法，在外國旅客看來，是不夠聰明過於顯眼的。

布達拉宮門前森嚴

中共曾用盡一切方法，來掩飾其在西藏表現的文化「帝國主義」的罪行，但明眼人仍一看便知。

我們這一團體，由則美國中央情報局長及駐北平「聯絡辦事處主任」布希率領，於十月一日抵達拉薩。我們甫一到達，立即就進入布達拉宮參觀，在一九五九年時，達賴喇嘛就是由這裏逃亡的。首先，由操中國語的西藏人，對西藏的歷史作了一次簡報。

雖然曾有相當可靠的報導說，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於一九五九年西藏抗暴時，將武器空投西藏，我們這些遊客對於這一事情，一直不置一詞——也許是因為攷慮到布希的立場，布希於一九七五年自中國大陸返回美國時，曾主持中央情報局一年。

中共說，這一華麗的宮室已經「交回到人民的手上」，但這是頗有問題的，因為在我們沿著布達拉宮的花園漫遊時，附近數千名西藏人中，沒有一人會進入或走近布達拉宮，而當我們在宮內時，中共的幹部還沿着宮殿外圍，圍成了一個圈子。

我們參觀布達拉宮的大部份時間在欣賞達賴喇嘛留下來的華麗編織品及藝術作品。但是若干櫃子裏展示的文件遠溯至十四世紀，內容係北京與西藏的關係，有些信件顯示明朝皇帝如何授權及保護西藏的宗教風俗，其中甚至有一封中華民國蔣介石總統寫給達賴喇嘛十四世的一封信，信中承認他的政教權力。

我們的西藏導遊告訴我們：「所有的史實顯示，西藏官員及達賴喇嘛本身，若要合法的名份，都得尋求中央政府或皇帝的同意」。

以下是布希訪問團的一員湯瑪士（八十五歲，是一位廣播記者，經常環遊世界）與西藏頭頭任雍會面時的談話。

湯瑪士：「一九四九年我離開此間時還有幾名尼姑，現在是否還有？」

任雍：「還有幾個。」

湯瑪士：「為首的尼姑被稱為聖母猪。

任雍笑起來，答道：「她現在已有很多孩子了」。

湯瑪士：「她之所以得到這個外號，是因為在從前，當中共進入西藏時，她用魔術將眾尼姑變成猪，使她們得以逃跑。」

任雍搖頭表示不信。

展覽鎮壓農奴刑具

就像去年由斯萊辛格率領訪問西藏的團體一樣，我們也參觀了「西藏革命博物館」——一棟幽森陰暗的建築物，裏頭一再複述古老政權的殘暴，使人不免認為這是生硬的宣傳工具：中共認為他們必須以此來改造西藏農民。

唯一和理論有出入的是，當我們走進博物館時，裏面有西藏人。我們在拉薩的三天裏，有十幾次經過這幢建築物時，它的前門似乎緊閉，不讓擁擠在街上渡假的人羣進入。

但是它對美國賓客的影响却是強大而沮喪的。因為砍下來的斷手、人皮、活埋在寺院中的小孩骸骨、酷刑的刑具、表演喇嘛從事奴隸買賣及鎮壓農



「西藏革命博物館」展出西藏農奴用「活人」的大腿骨做成「法號」，以祈禱祭神。

西德突擊隊的虎胆妙算

朱武

最近西德政府對刦機暴徒採取突擊行動，拯救八十六名人質，執行此次任務的是西德聯邦邊界警察特種任務大隊，這支一百七十五人的精銳部隊，是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運會場發生以色列運動員遭屠殺的事件後，西德部署第一支對付恐怖份子的武力，此次他們使用的手榴彈，是英國軍隊發明的一種秘密的「昏暈手榴彈」這種手榴彈像巨大的重錘落下，產生很大聲音，並發生强烈的閃光，使敵人昏暈達十秒鐘，而不能動彈，以阻止他們殺害人質，這一時間已足够攻擊者俘擄暴徒，或射殺他們。

十月十三日，當一架德航客機四名說阿拉伯語的武裝暴徒刦持的消息傳抵波恩後，西德總理施密特立刻召集西德的領袖協商，他們認為採取安達比式的突擊行動，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這支名叫GSG九的部隊在接到通知後十五分鐘內完成部署，開始準備行動，這支部隊就在波恩附近的漢各拉總部內，利用一架波音七三七型噴射客機開始演練，突襲這架類似遭歹徒於西班牙馬約卡島飛往法蘭克福途中刦持的飛機。後來，兩支卅二人的小隊飛往塞浦路斯島，當時被刦持的飛機在羅馬停留後，正朝此飛來。但是塞浦路斯島的官員反對他們在塞浦路斯島採取行動。

十月十四日，遭刦持的飛機抵莫加迪休，外界對於德國突擊隊的動向有紛歧的報導。西德政府說：突擊隊在土耳其過夜，並且返回西德。

但是其他的報導說，突擊隊跟隨刦持的飛機已抵達杜貝，並在阿拉伯官員說他們的軍隊可以採取突擊行動後，德國突擊隊又離開杜貝飛往土耳其。

十月十五日，西德政府公開說明突擊隊已返回科隆，顯然在安撫刦機暴徒們。

十月十六日，被刦持的飛機由杜貝飛抵南也門的亞丁，外界對突擊隊的活動不明，施密特派出去的主要談判人員魏斯紐曼斯基沒有獲准隨刦機暴徒由杜貝飛往亞丁。他留在沙地阿拉伯的吉達。

十月十七日上午，被刦持的飛機由亞丁飛到索馬利亞的莫加迪休。魏斯紐曼斯基抵達莫加迪休。開始和暴徒重新談判。突擊隊乘搭的波音七〇七型飛機降落在克里特島加油，但是德國人告訴希臘當局，上面裝載的是醫藥和技術人員。

一名以色列無綫電監聽人員：他聽見這架飛機向法蘭克福報告，由於吉布地方面的官員「對於機上裝載的物品，問了太多的問題」，它已取銷在吉布地降落的計劃。這架飛機於晚間七時卅分左右，天色幾乎全黑時降落在莫加迪休。

西德突擊隊訓練情景。

這架飛機降落時只開了一部分的降落燈，並且在飛機一接觸照明不良的跑道後將燈光關閉。突擊隊乘坐的飛機降落，面對被刦持的波音七三七型飛機，但是這架波音七〇七型飛機越過它，停在波音七三七型飛機正後方約五百碼處。暴徒們無法看見它。

十月十八日清晨三時，指揮塔利用無綫電，把兩名暴徒引到駕駛艙。三名突擊隊員乘機接近飛機的後門。

突擊隊員打開後門，引爆最近研製成功的閃光手榴彈，利用極大的音爆和強烈的閃光，使暴徒在十五秒鐘內無法彈動。這個機會使三名突擊隊員有時間衝進飛機內。其他廿五名突擊員乘機打開飛機兩側的緊急出口。首先進去的幾名突擊隊員則用他們的身體壓住人質，並不斷的高喊：「躺下來，不要驚慌。」

許多乘機幾乎立刻滑到他們的座位下面，並且保持靜止，其他的突擊隊員則衝前去，射擊四名刦機暴徒，打死了三名。第四名暴徒受了重傷。

起初，人質都嚇得全身發涼，對於「可以出來了」的呼喚沒有反應。清晨三時零七分，第一批乘客已由後門緊急出口滑出來。

三點十二分，魏斯紐曼斯基用電話向施密特報告「任務完成。」

沒有圍牆的牢獄

丁侃譯

一位逃出大陸的知識分子說：「中共監獄裏的生活很好，幾乎和監獄以外沒有兩樣」。這是對在中共控制下大陸上的「囚徒」與「非囚徒」間，沒有明顯區別的生活的最佳描述。不少人形容中國大陸是個龐大的監獄，這種描述已由以上的話獲得證實。

這個故事是由兩年前逃離中國大陸的一名知識份子接受此間發行的「民族評論」周刊的訪問時談到的。

這位知識份子化名為李明，訪問了李明的是哲學家貝克遜博士。他的無所不談的訪問揭露了中國大陸上各方面的生活情形。不過訪談的焦點放在中共對思想的控制這方面。

以下為這篇題為「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的思想控制」的訪問記的節要：

貝克遜：我們從未聽到在中國（大陸）有類似蘇聯「地下出版物」的地下文學，何以中共政權對人民的控制這樣「有效」？

李明：中共在這些問題上相當狡獪……他們使用一種相互監視的「制度」。

貝：這種「制度」具體做法如何？

李：每個人至少屬於一個組織。縱然是一個沒有職業的人，他也隸屬於「街坊委員會」。在「街坊委員會」中有「討論小組」、「讀報小組」、「研究小組」，通常每週集會兩次。

貝：共黨如何利用這些「小組」使人民相互打小報告？

李：在各種「政治運動」進行期間，透過暗中威脅和當面勸說，施加壓力。在平時則每隔一、兩週舉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會。在「批評會」中，你必須揭發你自己和其他人的「思想落後」和「罪行」。

貝：你為什麼不能在自己家裏，撰寫反共的小冊子？

李：這是非常不智的事，因為你寫出來給誰看呢？你摸不清你的工作伙伴是否可靠。而且親密的朋友也會把事情洩漏出去……

貝：所謂「政治性運動」多久會有一次？

李：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至少有過十次「大規模的運動」和十多次小範圍的「政治運動」。

貝：在「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中，一般人民的遭遇如何？

李：在一九五〇年的第一次「政治運動」中，不少人遭到殺害下獄。一旦共黨感到他們已確實有效控制之後，他們可能故示「寬大」。例如在一九五五年的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他們經常把人民置於「羣眾監視」之下。

貝：這種做法的具體內容如何？

李：這樣做意味著你不再有任何自由。你仍留在你的鄰里中，仍在你的工作地點，但隨時受到鄰居的監視，每週一次或兩次必需就你的思想活動情形向一個團體或當地的「派出所」提出報告。

貝：這無異製造了一種沒有圍牆的監獄。

李：是的。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把所有的人都送進監獄是做不到的，因為沒有足夠的牢房，因之讓人民相互監視，而同時，可以從他們的工作中獲得利益。

貝：其後的一次「政治運動」的情形如何？

李：那是一九五七年到五八年的反右派運動。情形大同小異，不過這次的矛頭指向知識分子。

貝：這些遭到攻擊的人情況如何？

李：他們被套上右派的罪名，發配到農村工作，時間通常是四年到六年。

貝：他們在農村會遭到監視嗎？

李：當然，他們是「人民的敵人」。沒有奉到命令，沒有一個人敢和他們交談。

貝：他們回來之後的情形如何——是不是可以恢復和其他人的接觸？

李：不可能，他們一經流放，便是永久的流放。假如此人是「右派分子」，他將永遠是個「右派分子」和「人民的敵人」。誰又願意和他接觸？

貝：他的家人怎樣待他？

李：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和他不及一言。這種情形很普遍，特別是子女們常這樣對待他，因為共黨告訴他們：『你的爸爸、媽媽是國家的「敵人」。家裏人應該在「敵人」和人民之間劃清界限。否則你就是站在「敵人」的一邊。他既是個人民的「敵人」，就不再是你的親人，階級區分應列為首位。』

貝：可是如何去強制執行？

李：不會有人到你家裏來告訴你，該做這樣，不該做那樣。不過自有其微妙的壓力。假如看到孩子和階級敵人談笑，自會有人去報告。假如他們已告發了你，你的鄰居都會以一種極奇異的眼光來看你，你立刻會知道自己的行為有不小心之處，你再也不敢再「犯」了。子女們當然也連帶地會感到不愉快。

因為他們的父親或母親是個「右派分子」，則孩子本身將無前途可言。因之，孩子們儘管對他們的父母表示同情，同時他們也怨恨他們的父母。

貝：你是不是說，孩子們會因為他們父母的過錯而受到懲處？

李：不一定會真的受到處罰，不過他們會遭到排斥。他的同學會不理睬他，因為他們出生於「壞份子」的家庭。同時，對某些事他們是沒有分的，例如，這些孩子不得接受大學教育，也不可能得到「重要職位」。這種情形，對以前的富農的子女也是一樣。

樣下去，就要失敗；我們服從你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羅瑞卿說：「林彪打電話時我在場，親眼看到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同志，堅持黨的原則，同林彪作了堅決的鬥爭」。羅稱，他聽到聶榮臻對林彪說：「你是甚麼地位？你怎麼可以指定總司令，撤換統帥？」又說：「我們的軍隊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軍隊，你要造反，辦不到！」林彪不理會聶，打完電話，馬上又給毛寫信，提出要毛下台。他要聶榮臻在信上簽名，聶拒絕，聶榮臻並跟林彪吵了一頓。林彪見聶不簽名，便一個人在信上簽字，就把信發走了。羅說，林彪是要勾結彭德懷，奪毛澤東的權。

毛受到這一壓力之後，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在會理城郊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毛將林臭罵了一頓，毛說：「你是個娃娃，你懂得甚麼！」而周恩來則「在會上揭露了林彪反黨篡權的陰謀」，表示支持毛的領導。

羅瑞卿在繪聲繪影地說完了上面這一段後，筆鋒一轉，又把林彪問題套進了共黨傳統的公式：「林彪的反黨活動，決不是偶然的。他出身於地主資產階級家庭，混入革命隊伍後，始終堅持反動立場，拒絕世界觀的改造，在各個關鍵時刻，他總是站在錯誤綫一邊，反對毛主席的政治路綫和軍事路綫。」又說林彪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是一貫的。早在井崗山鬥爭時期，林彪就站在右傾機會主義立場上，散布『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觀論」。羅並指林彪一遇敵情嚴重就想逃跑，多次要離開毛，自行出去打游擊。一九三〇年一月，毛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批評林彪的。一九三一年，王明掌握中共中央的權力，林彪緊跟王明，積極為王明效勞。在五次反「圍剿」中，林彪拋出「論短促突擊」一文，公開為王明辯護，攻擊毛的一套「已經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連在「遵義會議」上，林彪的態度也是曖昧的，實際上是站在王明一邊。



林彪勾結張國燾

羅文指林彪跟張國燾之間有特殊關係：一九三五年六月，「紅一方面軍」跟「紅四面軍」接上頭後，毛澤東和張國燾鬥起來，林彪極力宣傳張國燾的路綫正確，說為甚麼張國燾路綫不對，有那麼多人呢？林彪看張國燾人多槍多，一心想投靠張國燾，張國燾也拚命拉他，張國燾成立中共中央時，還把林彪列為「中央委員」和「軍委委員」。同年十月，「紅軍」竄抵陝北，毛說要「鞏固陝北根據地」，林彪卻一個月內八次寫信、發電報給毛，表示要帶一部份共軍離開陝北到陝南去「打游擊」，他甚至威脅說：「寧可忍受處分，也不留在陝北。」

羅又說，林彪在抗日戰爭期間，帶了八路軍一一五師在華北，拒不執行毛的「指示」，而要與國軍相配合，去打大仗。一九四〇年，林彪還在蘇聯發表文章，大肆頌揚國軍的赫赫戰果。一九四二年他從蘇聯回來，路經蘭州，同國軍軍官打得火熱，低三下四，受寵若驚，曾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說：「此地長官，對我逾格優待，感情極為融洽。對國事意見，均極感誠意一致，殊堪告慰。」

林彪反對「抗美援朝」

抗日戰爭勝利後，林彪在東北鼓吹「和平民主新階段」，與劉少奇相呼應，公然提出「東北和平已成確定前途」，「願與國民黨在東北一道合作」，「使東北和全國一起走上和平民主新階段」。他還說要使共軍『國軍化』，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毛決定派共軍入韓參戰。林彪和劉少奇一起，反對『抗美援朝』，林說：「我看現在不要出國作戰，因為我們的國家剛剛初定，這個時候，要顧內，又要顧外，對我們是不利的。」

羅在扯了上面這些外間所未聞、無從辨眞偽的玩藝後，又指林彪：長期以來，採取極其卑鄙的手法，把自己醜惡歷史掩蓋起來，把自己打扮成「正確路綫的代表」，一貫「高舉」、「緊跟」，裝出最最「革命」的樣子。其實，稍微了解底細的人都知道，他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林彪的地位越高。野心越大，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林彪稱病不做事，專門搞陰謀詭計。一九五九年共黨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被毛鬥倒，林彪見有機可乘，搖身一變，把自己打扮成反彭的「英雄」，當上了「國防部長」。他一上台，一會兒說「軍事工作就是徹頭徹尾、徹裏徹外的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一會兒又說「政治可以冲擊一切」、「冲擊其他」，拚命鼓吹政治是「一本萬利」、「有彩頭」、「有奔頭」，是「核心中的核心」「靈魂中的靈魂」。一九六四年，羅瑞卿搞「大比武」，林彪掄起「突出政治」的大棒，把羅在共軍中搞的這一套打下去，矛頭指向當時直接領導共軍訓練的葉劍英和主持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的賀龍。在「文革」中，林彪與江青等勾結，鼓吹「大樹特樹」、「最高最活」、「頂峯」、「一句頂一萬句」，為奪權製造輿論。

由於林彪有一系列「歷史性的罪惡」，故中共暗示，翻他的案是不允許的。



羅瑞卿

只准鄧家放火 不許林姓點燈
羅瑞卿炮轟林彪彭德懷

李哲夫

羅瑞卿復出後，發表長文，對林彪的亡魂痛予鞭笞，並連帶把彭德懷，也打在裏面，羅文指斥林彪在「長征」途中的「會理會議」上反對毛澤東，但在他的文章出現之前，中共黨史上從未提及這次會議。羅文的目的暗示林彭不得翻案，顯是秉承鄧小平意旨，除周恩來系外，任何系的翻案，必須壓制。

由於鄧小平翻案得手，中共其他幾個被毛澤東整肅的派系，也在躍躍欲試，其中尤以在共軍中具有潛力的林彪系活動得勵害。但是，普遍的翻案並不合中共當前的利益，因此除中共新頭頭於周恩來系以外的翻案，採取壓制手段，以對林彪系而言，一方面是從組織上着手，將曾是林彪親信的劉興元，從「成都軍區令員」的位置上扳倒，使林彪殘餘失去了最後一個「山頭」，另一方面組織了林彪在各階段的對頭，出面數說林彪生前在共黨中的劣跡，提出若干在幾年前的「批林批孔運動」中也沒有提出過的資料，以坐實林彪的罪名。

羅瑞卿的浮沉

在這場新「批林」運動中打前鋒的，是羅瑞卿。羅是中共的老牌特務頭子，林彪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長」時，羅即是該軍「軍團」的「保衛局長」。一九五九年中共「盧山會議」之後，原主持共黨「軍事戰綫」的彭德懷的班底，被毛罷黜，林、羅便分別接任了「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兩個最重要的軍職。

羅上台之後，因眼看當時毛的地位岌岌可危，逐在政治上親近當時主持中共「第一綫」的劉少奇、鄧小平，這一着招來了毛的忌恨，便與林彪串同，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即「文化大革命」前夕，在上海將羅扣押，隨即由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組成「中央工作小組」，負責部署對羅進行鬥爭，將羅逼得跳樓自殺，雖然沒死，但把腳摔斷了。

經過一再的「面對面」、「背對背」的鬥爭後，以葉劍英爲首的「工作小組」，於一九六五年四月卅日，做成了羅瑞卿問題的結論，上報毛澤東。中共中央於同去五月十六日，批准了這個報告，並將之轉發到「地委」和「師級以上黨委」，口頭傳達到「縣團級黨員幹部」。

鄧小平上一次復出，搞「舉逸民」的把戲時，把羅瑞卿也「舉」了出來，給他安排了個無足輕重的小差事；鄧小平第二次被毛打倒，羅是隨之被打倒的共幹之一；鄧小平再次復出，又把他帶了出來，現在的職稱是「中共中央軍委會負責人」，大約是替兼職太多的鄧小平，攝理共軍方面的事。

「會理會議」林彪反毛

中共「人民日報」於十月九日，由羅署名，發表長文，對林彪的亡魂痛予鞭笞，並連帶把彭德懷等也打在裏面。

羅的「文章」，指中共一九三五年五月在「長征」途中舉行的「會理會議」的是毛澤東跟林彪的「一場嚴重的路綫鬥爭」。「這場鬥爭」，粉碎了林彪勾結彭德懷篡黨奪權的罪惡陰謀」。羅將這次「會議」說得這樣重要，但在他的文章出現之前，中共的黨史上從未提及這次會議。

據羅說，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的遵義會議後，時任「紅一軍團軍團長」的林彪，就曾「多次跳出來」，反對毛的指揮，反對毛的路綫。林彪情緒消沉，既怕苦又把死，該走時他不願走，該打時他不敢打，在每一個關鍵時刻，他都反對毛。當時毛要求紅軍，必須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做目標不明的游擊，林彪便罵這是「走弓背路」，「造成疲勞」，會「拖垮部隊」，一再鼓吹「走捷徑」。毛、林曾爲此掀起明爭暗鬥，共軍到達川南會理地區後，林彪就吵吵嚷嚷，煽動對毛的不滿。一落下腳，林彪就給「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打電話，說「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再這



林　彪

眞有撤僑名單，名單上也決不會有我，我自認在一千名以外，仍然有意自抬身價。十年來，認定這一點，倒也心安理得，不憂不懼，心定自然涼，眞有那一天，就跳海佈施魚蝦，也是一大功德。

十年前講的話，當時有人認爲偏激，到了西貢淪陷，可以證明我的偉大預見，西貢所有報社社長，僑團帮長（如此地理事長）全部淪入魔掌，政府倒認眞去撤僑，却只撤走了大使館的汽車、冰箱、還有狼狗。

今天何以要提這段不愉快舊事，因爲有感於十年來人事變遷太大，當時一些衝鋒陷陣的文化人，大部份銷聲匿跡，絕口不談政治，小部份更向左轉，成爲墮子，其故安在？推想當由於那次短兵相接，生死間不容髮之際，我政府及執政黨在港人員無影無蹤，台北方面不聞不問，因此，許多人事後憤而轉變。所以，那次大暴動，對我方而言，自是有利時機，我方的勝利確實達到巔峯，但也就從那時，開始滑落，到今天許多當年反共自由人士公開去中國殯儀館吊周哭毛，豈是十年前所能逆料。

萬人雜誌生於憂患也長於憂患，十年來，國家經過了多大變故，從尼克遜去北平起，接着中日絕交，我退出聯合國，總統蔣公崩殂，又有阿福去北平，聲言要與共帮「關係正常化」，卡達繼任，口號更喊得入雲，接着又派萬斯去北平，在各種不利情況激盪下，又有許多人轉了向，但萬人雜誌却屹然不動，一秉創刊時宗旨，爲自由、民主而反共，十年來如走一條鋼綫，未曾左右搖擺一次。

萬人雜誌不但本身爲國家貢獻了力量，又發展了萬人協會與萬人日報，目前兩個小弟弟成就均高於長兄，但如果沒有萬人雜誌，也許不會有協會與日報，飲水思源，我們更應珍惜萬人雜誌。

十年在整個歷史而言，只是一彈指間，但對一個人，一份刋物，都不是太短的日子，十年來，萬人雜誌出了五百多期，耗了多少人的心血，也賠了老萬不少的錢，但這份雜誌在這個時代，確實紀錄下許多珍貴的史料，所以萬人雜誌在世界各大學圖書館，皆有整套的保存。

萬人雜誌與其他雜誌不同之處，是眞能同讀者打成一片，自一周年便舉行三結合聚餐，一年勝過一年，這也爲任何雜誌所無。因此，萬人雜誌也得海外許多讀者支持，經常有讀者寄錢請工作人員飲茶，或者自送食物來慰問，亦爲一般雜誌所無。

萬人雜誌支持過艱苦十年，相信一定還有第二個十年，因爲萬人雜誌性質特殊，它是眞正與國同休戚，我們國家存在一天，萬人雜誌便不會停刊。今後的困難不能說沒有，主要是由於銷場，雜誌與報紙不同，雜誌主要靠外銷，一般香港雜誌一定要內銷台灣，銷南洋各地，但萬人雜誌雖向僑委會登記，却未向新聞局申請內銷，所以萬人雜誌不能銷台灣。如果辦內銷，也許沒有問題，但言論方面就要受約束，不似目前能暢所欲言。至於東南亞地區，則因爲萬人雜誌太反共，認爲有政治性，不准進口。

一份在香港辦的雜誌，不銷台灣與東南亞而能生存的，除去一些靠津貼爲生的刋物，萬人雜誌是打破了慣例，獨樹一幟。

曹雪芹自題紅樓夢：字字寫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以此兩句移贈萬人雜誌同仁，可以說恰如其份。



墮子高唱「回歸」，大陸人民則要衝出來。

萬人雜誌・創刊十年
十年人事・感慨萬端
十年辛苦不尋常



萬人雜誌創刊至今，已經整整十年，時間過得眞快，想起一九六七年大暴動，猶如昨日，但已經十年了。

一九六七年左仔在港掀起的大暴動，當時雖然製造了極大混亂，但那次暴動却促進了非共人士團結，除去一些被控制的紅肥貓，幾間正牌外圍左報，全部對左仔展開抨擊、擁護香港政府對付左派暴動，沒有外援，全憑港人力量敉平叛亂，萬人雜誌便是在那種戰鬥歲月中誕生。現在回憶起，眞是感慨萬端。

是在十一月一日前的某一天，亡友張贛萍打電話，告訴我，老萬要辦一份雜誌，要我代約幾位文化界朋友談談，因爲他們兩人都在新聞界工作，與文化界不太熟悉，所以要我代約，預定在銅鑼灣禮頓道楓林小館晚餐，截到此時爲止，我同老萬尙未見過面。據贛萍兄說，他同老萬也不太熟，倒是與其令弟子龍兄交情深些。

當天晚餐，主人是老萬同贛萍，客人則全是我約來，幾乎所有客人都同老萬是第一次見面，坐下後，老萬笑說一句：「如果左仔在這桌子下面埋一枚定時炸彈，明天就少了許多篇反共文章。」

大家當時雖是初見，一來神交已久，二來志同道合，眞眞一見如故，散席後也都認眞替萬人雜誌撰文，初期萬人雜誌實在陣容鼎盛，因此也風行一時。

不幸的是，贛萍兄突攖急症去世，對萬人雜誌，對整個自由文化界，都是不可彌補的損失。在贛萍兄逝世之前，馬森亮兄又移民去美國，去了兩根支柱，萬人雜誌當時眞是相當困難，贛萍兄逝世當晚，我同老萬在養和醫院贛萍兄遺體前會商，還有焦毅夫兄，我極力推薦原來担任助理編輯的小葉挑大樑，老萬採納我的意見，聲明無論如何困難都要辦下去，於是就由小葉負起編務。

小葉很盡責，也很用功研究毛情，但是，作了兩年時間，因爲其兄移民加拿大，他自己也有意思要去，就辭去編務。老萬又要我找人，是時林定兄正在掌故月刊帮忙，便以借將方式，借與萬人雜誌，直到現在，目前萬人雜誌用柯式印刷，編輯工作難於平版印刷幾倍，林定均能應付裕如，最是難得。

十年歲月不算太長，但是，回首當年楓林小館之會，所有朋友至今仍爲萬人雜誌撰稿者，也只有老萬與區區兩人而已。當然以後又增加許多位生力軍，如撰寫「每周評論」之畢松兄，寫人物專欄胡養之兄，都爲萬人雜誌出了大力，至今仍爲萬人雜誌台柱，其他中間參加撰稿朋友尙多，認眞統計起來，應有百人左右，無法一一列舉。

萬人雜誌生於憂患，創刊時值林彬烈士被暗殺之後兩個月，當時遍地炸彈，市民生命安全，毫無保障，一些反共人士更是左仔欲殺的對象。北平方面也公然爲左仔助威，一次就匯來鬥爭費一千萬港幣，聲勢洶洶，左仔更意氣風發，自吹一覺睡醒，香港便插遍「紅旗」。自由反共人士實在是作困獸之鬥，記憶中有辦法的人只有兩位，一位報社社長去了瑞士遊埠，一位報社社長住在台北領導香港的鬥爭。至於老萬同區區，當時並無逃走打算，但是，個人確曾有意把孩子送去台北，自己在此地與左仔鬥拚到死，孩子太小，又不能派用場，若能送回祖國長大，也可以替老子報仇。誰知道無論想甚麼辦法也接不通這條路，平日在此地稱兄道弟，拍肩膀的朋友固然找不到，在台北有深厚交誼，也是有辦法的人，寫信去請託，連信也不回，我從那一次才大徹大悟，下定決心，有了危機就跳海，決不作回台灣的打算，因爲這是不可能的事。

中間隔了一年，大亂已平，我去台北在一次宴會上，在座有政府大員，民意代表，談天談到一九六七年的大暴動，我笑說：「如果共產黨要在香港開刀殺人，我若說在前十名，也許是吹牛，但自信應不在百名之外，但如果我政府撤僑，我相信排名不會在一千名以內，政府也決不可能自香港撤走一千人，所以我也定了心了。」

此言一出，許多人愕然，其中一位立法委員，也是好朋友，正色詢問：「你不在一千名以內，請問一千名以內是甚麼人？」我當時笑而不答，實在說，

新聞以外

鄧小平說台灣民不聊生，值得原諒的，他沒有機會到台灣觀光，對台灣情況，只憑情報人員提供，可是情報人員不敢照實報告，對大陸的事是報喜不報憂，對台灣情況必須相反，報憂不報喜，因而把繁榮康樂的台灣，硬說成民不聊生。

本來，鄧小平自己相信了就好，千不該萬不該對外國人說出來。外國人不是關在鐵幕內，隨時可到台灣看看，作個比較，他們會發覺眞正民不聊生的地方，不是台灣，而是中國大陸。

台灣人的生活，使香港人也有愧色，大陸同胞更無法相比。鄧小平的話，拿來騙騙大陸同胞，他們還不敢不相信，要向外國人做宣傳，他們一聽便知道是矮仔胡說八道。

談「奢靡風氣」

對台灣奢靡風氣，許多人覺得「痛心」，沒有戰鬥精神，長此下去，會壯志消沉，反攻大陸的大計，丟在一旁，安於偏安之局。

這種見解，不是不對，也不全對。一個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為了社會繁榮，奢靡風氣勢所難免。今天世界上的經濟大國如西德、日本、美國，大城市如法蘭克福、波恩、西柏林、東京、大阪、神戶、紐約、三藩市、洛杉磯，那一個地方不是笙歌夜夜，紙醉金迷？

台灣經濟連年突飛猛晉，奢靡風氣自然形成。在經濟繁榮的時候叫人吃苦，人民不會聽話的。本來，人民從艱苦中能奢靡得起來是好現象，試看共產黨統治下的地方，除了特權階級外，甚麼人能有這麼充裕的物質生活？

人總是耽於逸樂，如果像共產黨那樣，天天用政治運動鞭策他們，未必就能把他們的「鬥志」提得起來。試看今天大陸同胞，他們鬥志是有的，但要鬥的是騎在他們頭上的共產黨頭目。天安門數十萬羣眾的鬥爭，這種場面肯定不可能在台灣爆發，因為台灣同胞生活都過得安定，不需要以生命去爭取。

有人認為，對台灣奢靡風氣不必太悲觀，中國對日抗戰前夕，上海奢靡風氣百倍於今天的台灣，古靈精怪的玩意多到無法盡錄，可是抗戰一旦爆發，馬上能全面投入這場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眾志成城，和日本侵略者纏鬥八年，並獲得最後勝利。

今天台灣在安定發展中，叫他們甚麼都不享受，天天喊着反攻大陸，那很難辦得到。除非反攻的號角吹響了，眞的有了行動，那時動員一切人力物力，進行這場大翻身的戰鬥，才可以鼓舞人心。

其實，台灣的所謂奢靡風氣，並非人人奢靡得起來。在台灣，從事工商業的，或者是大明星、大歌星，可以賺很多錢，自然有資格奢靡，一般人都過着正常的生活，尤其公務人員，生活沒有問題，但如果花天酒地，一晚就把整個月薪水花光，因此奢靡風氣決不會奢到他們身上。

以老萬在台灣所見，公務員生活的自律倒很認眞，尤其高級公務員，極力避免在觀光飯店、豪華餐廳出現。

他們也很好客，對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朋友，特別客氣，會招待吃頓飯，大多在機關裏或三軍俱樂部之類的公家地方，不喝洋酒，用土產的花雕、高粱。今天國家有錢了，招待外來的朋友，不必表現得太寒酸。

「家變」編導應批鬥

一位讀者投函本報，認為無綫電視長篇電視劇「家變」有醜化台灣之嫌。因劇中「唔得掂」的人，都「走路」去台灣，使觀眾引起錯誤的印象，彷彿台灣是逃逋藪，專門藏污納垢，所有香港攪唔掂的壞蛋，都以台灣為樂園。

香港「唔得掂」的人逃到台灣不是沒有，但和逃到加拿大、南美、歐洲的西班牙、荷蘭一樣，並沒獲得特別優遇。不再犯法，當然可以獃下去；如果犯罪，則必須受到法律制裁。一般來說，台灣對罪案的判處要比香港為重，如楊燕卿之流，逃到台灣，可說唔衰攞嚟衰。

台灣是法治地方，罪案所以比香港少得多，正因以嚴刑峻法，使犯罪者具有戒心。「家變」的編導以為在香港攪唔掂逃到台灣就可安然無事，這是錯誤的觀念，除非存心醜化台灣，否則就是愚弄觀眾，對觀眾不忠實。

親共媚共份子充斥無綫電視，編導們一向不放過任何醜詆中華民國機會，把觀眾當阿福，以為他們都未到過台灣，任他亂點。老萬偶然看到劇中人在榮民醫院（榮民總醫院簡稱「榮總」）的片段，固然病房的佈景不似榮總；劇中用的電話，形狀也和台灣電話兩樣。連這普通的小東西都沒注意，要他們了解台灣社會的眞實情形，太苛求了。

左派報刊和媚共墮子醜化台灣的慣用手法，是把一些偶發的事件，誇張為普遍現象。如果有一個港僑在台灣被打了荷包，他們會描述成「台灣盜賊如毛」；又如有一個少女被人強姦，他們會說是每個台灣人都是大色魔。

不管是劇情上的需要，抑或編導藉機向左派統戰頭頭邀功，這種醜化對台灣的聲譽損害不大，香港居民對台灣太了解，電視劇的醜化，不會改變他們的印象，他們只覺得電視劇不夠眞實。

同時，老萬由此發覺左派統戰工作做得十分差勁，既然鄧小平副總理說台灣「民不聊生」，電視劇應當予以響應，也描述台灣人「飢寒交迫」，像這樣一個鬼地方，應當沒有人願意去，即使在香港「攪唔掂」，也應是選擇「幸福的祖國」，回歸大陸。描寫那麼多的人要逃到台灣，無異間接否定鄧小平說台灣「民不聊生」的話，重重打了鄧小平的咀巴。「家變」的編導，不但不能立功，應當受到批鬥，將之宣佈為「四人帮」分子。

台灣經濟繁榮國民生活水準高
眞正「民不聊生」的是中國大陸

萬人傑

中共「副總理」鄧小平對外國記者說台灣「民不聊生」，外國記者的反應如何不知道，香港人聽到無不捧腹大笑，可笑的是矮仔這些話明明是自欺欺人。不過，他說謊也說得不够技巧，台灣是個開放的社會，人人得而觀之，是否「民不聊生」，瞞不過人。大概鄧小平說這些話只爲了掩飾大陸的「民不聊生」吧？

在台北「飲茶」

百忙中到台北頒發助學金，匆匆的去，又匆匆的趕回來。十一月一日很快又到了，這個已經有了十年歷史的「編作讀者三結合」盛會，一定要趕得及回來參加。

到台北時，雖已是國慶後十一天，許多建築物還披上彩牌，晚上燈火輝煌。據說，這些裝飾要過了廿五日才卸下，因爲廿五日是台灣光復節，這一天是假期，舉行盛大慶祝。因此，老萬雖錯過了在祖國慶祝雙十的機會，在熱鬧的台北，還可體現到不少熱鬧的氣氛。

在台北，遇上許多香港朋友，他們神通廣大，居然知道打電話到旅舍來找，原來他們在萬人日報讀到頒發助學金的消息，向台灣分社查問，便知道老萬住在那一家旅店，找上門來。

在台北遇上香港朋友感到特別親切，少不免「飲茶」叙叙。更使老萬感動的是，這些朋友不但在香港訂閱，到了台灣，仍然捧場。譬如戎馬書生朱振聲兄，他在台灣獃了半個月，每天跑到西門町買萬人日報，固然是爲了捧我們的場，可是在他本身生活上，已少不了萬人日報，他「中毒」已深，就像上了嗎啡癮一樣，每天非讀萬人日報不可。

說到「飲茶」，香港人「征服」了台灣本地人及外省籍人。在台北，飲茶之風極盛，稱之爲「港式飲茶」，差不多所有一流大酒店和大建築物，都有「飲茶」的館子，如統一飯店、希爾頓飯店等，都有。在西門町，飲茶地方更多，新近開張的國泰百貨公司四樓，開了一家福泰餐廳，也是粤式飲茶，因爲接近老萬住的旅店，這幾天老萬成了常客。

在福泰（或其他飲茶的地方）一坐下來，就聽得四面八方都有說廣州話的茶客，他們是香港客，過了雙十慶典，還獃在台北不願走。飲茶之風雖風魔了台灣人，但一看桌子，便知道這一桌客人是香港人抑台灣人。香港人飲茶，志在看報、聊天，並不在解決肚皮空虛，大多一盅兩件，很少吃得杯盤狼藉，當是開餐一樣。但台灣人吃得很多，點心鹵味，擺滿了一桌，更特色的是吃粥。

台灣的粥，和香港粥粉飯麵小吃店的粥，水準差得很遠，台灣人喜歡吃粥，大概以此爲滿足了。老萬也常吃台灣的粥，但不是這種粥。到梅子、青葉叫幾盤台灣小菜，一鍋「地瓜稀飯」，吃膩了湘菜、川菜，另有風味。「地瓜」是番薯，在白粥裏加些番薯，很好吃。老萬吃不慣蓬萊米，在台灣如果沒有應酬，不吃大酒席，就調調口味，吃台式「地瓜稀飯」。

香港客也有愧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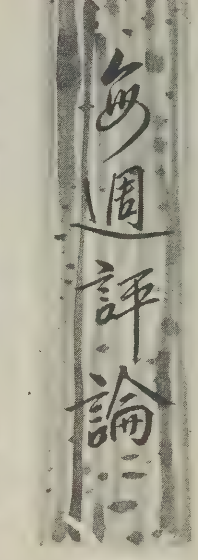
在被鄧小平說成「民不聊生」的台灣，香港人變得小器了。因爲，台灣人消費很得人驚，任何花錢的場合，都擠滿人。據說單是台北，便有八千多家餐廳，直追東京。千多萬人口的東京，不不過一千家左右而已。

以前汎亞飯店，現在改了金帝飯店，樓上的湘園餐廳，專營湖南菜，聽說自開張到現在，未試過一晚不客滿，還有很多人排隊等座位。鄧小平說台灣民不聊生，恐怕是他們買不到「高價粮」，只好上館子解決吃飯問題，正如廣東俗語說的「米貴上高樓」。

在台灣，衣食住行都比香港貴，「委託行」的舶來品固然定價令人咋舌，便是台灣出產的衣物，也比香港貴得多，「跳樓貨」很少見。男裝的花襯衫，算起港幣也要五六十，在香港，三四十便可以了。不過，台灣貨的花樣倒很新穎，和香港民生土產公司所見，大有不同，較好的貨色，在這裏見不到。

至於吃，上館子貴得要命，便是到大牌檔吃碗牛肉麵，也要三四十元，等於五塊港幣。香港大牌檔兩蚊一碗牛雜、牛腩麵，質量不比台北遜色。最便宜的早餐是豆漿、大餅油條，幾塊台幣便「攪掂」，而且是香港人不易嘗到的口味。聽家庭主婦說，現在上市場買小菜也不便宜了，因爲國民收入提高，一般物價自然也隨之上升。

東京東西最貴，香港人到東京都捨不得買東西，但日本人買得起，因爲他們收入比香港人好。台北物價貴，是一般生活水準提高的現象，和因「缺乏」而提高物價情形不同。大陸物價也漲了，求之「自由市場」更貴，可是貴也買不到，實際是因爲無貨供應，和東京、台北情況完全兩樣。只要你捨得鈔票，在台北要多少有多少。尤其谷米，生產過剩，更造成台灣的困擾。



本刊創刊十周年

前（十一月一日）日爲本刊創刊十周年，是晚假九龍紅磡金寶石酒樓舉行讀者、作者、編者聯歡聚餐，參加人數之多，場面之熱烈，和萬人日報七七創刊兩周年相彷彿。對此首先應該感謝萬人日報和周刊的讀者。因爲他們才是眞正的萬人報刊的老板。

溯在十年前假楓林小館召開本刊第一次編輯會議時，也就是香港左仔到處放「菠蘿」的一九六七年十月，當時雖然一小撮左仔「意氣風發」地大「鬥」所謂「白皮猪黃皮狗」的高潮已過，然人心惶惶，有些人甚至對香港失去了信心。這其中不只是有錢人，並也包括長期打着「愛國」旗號的「左派」商人，影人和新聞工作者。一個姓夏的左派女星爲了逃避上街「鬥爭」，竟在肚皮上綁個枕頭扮孕婦，旋又全家移民加拿大。

本刊誕生在那個風風雨雨的時代，並以反共愛國爲宗旨，這已經表明了它「下定決心，不怕犧牲」，辦一期是一期、永遠不改變反共的堅定立場。本刊沒有雄厚的資金，內容也多屬硬梆梆的反共文章，每期稿件編排印刷等等，也不盡合理想，然而它竟過去了十個年頭。十年雖佔人生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算短。在這十年時間中，世事的變化不僅大，而且有不少大出人們預料之外。如美國前總統尼克遜這個壞蛋和他的狗頭軍師基辛格二人，不僅莫名其妙地出賣了南越，更準備出賣中華民國。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問北平與老狐狸周恩來簽訂所謂「上海公報」後，在全世界刮起了所謂「中國熱」的歪風。在這股邪惡的歪風吹襲下，連大陸土酒之一茅台都就地成倍漲價。於此同時，大批跟美國人和美金「反共」的美籍華人，像過江之鯽似的紛紛「回歸」中國大陸，對中共政權表示「認同」。在這段期間，中共政權被牽進聯合國，中華民國也被迫退出了那個完全沒有正義的爛攤子。但就因中華民國退出了聯合國，台灣全省同胞和愛國的海外僑胞却都有了危險的感覺，從而也更增強了反共的決心，和愛國的大團結。本刊能始終擁有一定數量讀者和訂戶，這當然是小事，但說它是一個海外僑胞動態傾向的測量器也不爲過，經過本刊在有中國人的地方發行，正確地反映出：在香港以至各地華僑社會中，中共的統戰活動雖出盡八寶，但收效並不大。相反地，表明反共愛國立場的華僑却越來越多。

兩年半前總統蔣公逝世，這對中華民國反共復國大業和團結海外僑心，特別對大陸同胞的感召力等等方面，都是無可彌補的損失。然中華民國是兵強馬壯經濟繁榮的法治國家，一切依法行事，舉國哀傷過後完全恢復正常。再看看北平的中共政權，却完全不同。老毛於去年九月九日倒斃，屍骨未寒，中共各派之間爲了爭權，首先掩捕了以老毛遺孀爲首的所謂四人帮。老毛生前，他的宣傳嘍囉們用盡了人間歌功頌德的肉麻詞句來美化、神化與老毛有關的事物。如稱老毛的「語錄」爲「紅寶書」，一幅老毛到江西安源的油畫稱爲「寶像」，稱老毛爲「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等等，不一而足。然就在老毛「四大皆空」二十八天後，他和江青的親信華國鋒叛變，抓了江青母女，並殺害了毛的侄兒遠新。此一事件說明了師承列寧斯大林那一套的北平上層統治小集團是一羣甚麼東西了。過去一年，中共在所謂「揭批四人帮罪行」的鬥爭中，大批黑帮份子復出重膺重職，特別是今年七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二次復出後，周鄧那一派的勢力比前更大，所以，在名義上華國鋒是甚麼「英明領袖」，實際上却是傀儡。今日大陸的情形是：以鄧小平爲首的實力集團正在千方百計從「理論」和事實兩方面下手，力謀鞭毛之屍，一方面則孤立華國鋒、汪東興和吳德等幾個宮廷派份子，進一步必是強迫他們下台。

十年的變化一再證明：本刊所走的路子完全正確。反共雖不一定有功，但反共有理是不會錯的了。過去十年，世界在變，本刊的班底，也不例外。比如參加第一次編輯會議的那羣朋友，現在仍繼續留在萬人大家庭的只有老萬和岳騫二人了。值得告慰於親愛讀者的是：本刊風格則堅持反共的立場，一點也沒變。這不就是古人所說的「道不變」嗎？

過去十年，本刊像把利刀，刀刀挿入中共的胸膛。它也像一條皮鞭，鞭鞭抽墮子，無恥之人，「兩面光」教授和一些灰突突的媚共而又怕人知道的「半掩門份子」的脊樑骨上。在另一方面，本刊對忠貞愛國人士的頌揚，也是不遺餘力的。今後，我們仍將堅持我們的原則，保持我們的一貫作風。至於本刊的缺點，特別是在內容上很難使廣大讀者滿意。好在我們並不滿足，更深深知道自己的缺點。今後當力求改進，與廣大讀者共同邁向新的更爲壯麗的里程。

在此，謹祝本刊讀者、作者、編者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NO.523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一月三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
第三三九號二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
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
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
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要目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23

本刊創刊十周年

十年辛苦不尋常

羅瑞卿炮轟林彪彭德懷

西德突擊隊的虎胆妙篡

西藏布達拉宮內外

英國議員的訪港觀感

泰國政變究屬多餘

中共批判梁効師爺馮友蘭



百費氣力！

嚴以敬作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落木吟秋 調寄聲聲慢

封淑英

枝枝庭葉，落落寄寄，枯枯萋萋折折、[illegible]由雷雷，輕輕瑣瑣殺殺。使階斷紅碎綠，簌簌亂飄瓊屑；最苦是，乍辭柯，地別土離生絕！尋尋人人物物，雖水好，無[illegible]休說；寫入雲牋，點點淚淚血血。寒蛩夜吟絕句，一聲聲哽哽咽咽；[illegible]讀我，字篇篇慘慘切切！

漁光水調

樵西李文格

繁星影落大江流，隔岸虫鳴互不休；愛聽珠娘輕喚渡，莫教更唱客途秋。

觀院山文藝院同學書畫篆刻聯展賦呈瑗莉諸君子

李文格

潑墨構圖追鄭俠，生[illegible]奇！[illegible]

即席呈文格社盟

麥正本

文采風流早著聲，廿年健興創披荊；[illegible]道而今少，此[illegible]依然見盛情！

中秋有感 其一

海外遺民

[illegible]逢此日是中秋，祇有[illegible]；無[illegible]不絕，年年望月淚長流！

其二

曾聞畫餅可充饑，此日中原眞見之！時[illegible]，嫦娥[illegible]知。

桐葉 [illegible]

伍靜書

乍虛廊屧響，廢井烟沉，向秋一片先[illegible]

記。恨踏月尋蹤，隔院千秋猶閉。高閣獨上，夜涼如水，消得年時情味。憑欄閒，來歲孫枝，可有[illegible]雛聲碎。

前題 調寄翠樓吟

朱敬安

院宇深深，秋光淡淡，欄邊悄無人處。翻飛梧葉落，遽驚斷號寒蛩語。高枝雲聚，護暮宿棲鸞，晨喧仙羽。思佳侶，一燈相對，聽風聽雨。負負。負約黃昏，乍立殘疎影，倦凭孤樹。祇今傷往事。歎飄泊，更牽愁緒。庭階紛布，算玉剪裁圭，榮封寧誤。欣差勝，逐風隨水，落花飛絮。

前題 調寄青玉案

劉秉衡

新涼暗度閒池閣。肯負吟秋約。曉色遠郵[illegible]寞寞。[illegible]紅初染，菊黃微着。[illegible]。豐[illegible]淡如昨。葉[illegible]當時灼。休道同根村與柏。遙遙幽恨，沉沉離索，點點愁飄泊。

前題 調寄點絳唇

陳夔陰

淡淡斜陽，佳堂西畔風聲脆。片雲飄墜。[illegible]翠。半[illegible]芳心，[illegible]秋淚。[illegible]裏。一[illegible]流水，[illegible]題紅字。

前題 調寄鷓鴣天

高嶠水

玉露[illegible]金井幽。新涼應到[illegible]妝樓。三更乍[illegible]階前雨，半枕先知天下秋。[illegible]落感，別離[illegible]。枝頭片綠[illegible]留。[illegible]千紅一例[illegible]。

前題 調寄[illegible]

潘[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調寄綺羅香

陳冠天

粉蕊晴霞，霜含曙紫，一葉翻知秋信。薄露庭陰，清響井梧妍韻。映嫣紅夢醒閒敲，覷蟾影，鏡圓瓊閂。正銷凝，北迴淮徐，斗杓横漢淡烟縕。圭封無戲世遠。望裏高枝寒雁，雲淒音緊。冷篁斜闌，怕向捲簾人問。滴空階殘綠依稀，想天香雨聲幽恨。怪罔風，子律頻頒，乍愁鸞鳳損。

前題 調寄西江月

朱濟川

颯颯金風拂樹，紛紛黃葉辭柯。枝頭鳳去景蕭疎。淒咽寒蟬聲墮。忍看階前狼藉，怕從井畔經過。御溝好句寄宮娥。封弟戲言怎可。

前題 調寄西江月

潘學增

豐[illegible]一[illegible]秀，龍門百尺[illegible]枝。紛紛同墜若花飛。深夜清涼如水。封弟可能用此，成秋正可瞻微。滾來滾去任風吹，滿地掃之無計。

前題 調寄喝火令

劉雲閣

階落傳秋信，蕭疎漏月光。露濃[illegible]井闌旁。渾似焦琴低訴，洗韻總淒涼。陡宇[illegible]，[illegible]欲斷腸。[illegible]風味正[illegible]。夢[illegible]，夢也[illegible]。也朵頤空快，柏枕[illegible]殊鄉。

前題 調寄[illegible]

何[illegible]公

[illegible]

海外宣傳媒介太少 駐外人員各自爲政

編輯先生：

今年雙十回國參加國慶的海外華僑特別衆多，本港及美日的華僑比往年更加踴躍，即使歐洲地區的西德、奧地利、西班牙等國家，也籌組了歷年來人數最多的回國致敬團，他們先後分好幾批返國，最後一批是在八日抵達台北，到時候人數已達一百五十人以上。

旅居西德的趙漢良團長說，歐洲今年組成的團體，包括有僑社的階層，甚至華僑們還邀請西德朋友參加，所以今年也有十幾位西德朋友隨同致敬團，來到台北，使異國朋友進一步了解和認識我們的國家。趙團長認爲這是一項最好的國民外交。

趙團長表示，在僑居地華僑們都採取各種的途徑、方法，向各旅居國的人民宣傳中國文化，介紹台灣的進步情形。

但是，一般在海外的華僑都共同有一個看法，有關於介紹自由祖國的書籍、畫冊、影片等等的傳播媒介，在海外幾乎不大容易看到。所以，他認爲政府有關單位，或僑委會能多提供這方面的工具，使僑社間可以透過這些媒介，看到祖國的進步情況，同時也可以藉此向外國朋友，介紹我國的一般情形，使能促進彼此間的了解，也唯有相互的了解，才能爭取到可貴的「民心」。

駐外人員 令人沮喪

尤其，目前這個環境當中，爭取當地政府的同情，不如其人民的支持來得重要。畢竟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裏，其人民的意向足可左右政府的政策。因此，我們不可輕易放棄爲國家盡一點力量的責任。

基於此，歐洲的僑胞對進行國民外交的工作，表現都很積極，從此次邀請德國人民一齊回國來參加十月慶典的行動，即可說明一切。

對於我們政府在海外的宣傳工作，作得實在不夠。趙團長很含蓄的說，在無邦交的地區我們有關單位也有透過種種關係，派人員在當地負責祖國與華僑之間的聯繫，但是令人覺得非常沮喪的就是這些派駐的人員，由於所屬單位不同，往往各自爲政，各搞各的。

因此，不但談不上團結，相反的卻分散了力量，眞是使外人看了笑話，自己人看了心痛。

中共統戰 無孔不入

而中共統戰份子，無時無刻不在利用機會分化僑社，他們時常挨家挨戶去慰問，他們認爲可吸收的華僑。而我們的派駐人員卻自相傾軋，使中共有可乘之機了。

趙團長語重心長地表示，我們駐外人員實有檢討的必要，在國際局勢混亂之際，國情艱困之時，海內外應該是一條心，國內即時供應僑社所需要的各種媒體，僑社也發揮本身的力量，在有華僑的地區宣揚我們的國情、文化。使自己的同胞，以及外國朋友都能正確的認識中華文化，和自由祖國進步的實況。

讀者 李大楨
（十月三十日）

筆者認爲，目前行使中共權力並不是黨，也不是什麼中央集權，而是掌握實力的槍桿子。即是說，誰人掌握實際槍桿子，誰人便可以呼風喚雨，發號施令。自文革後，地方勢力崛起，中央集權消亡，「國防部長」權力比不上一個軍區司令員，軍區司令員對「國防部長」命令陽奉陰違，過去鄧小平能調動八大軍區，完全依靠毛澤東個人獨裁權力，「國防部」根本不能起作用。葉劍英担任此職，跟朱德担任「人大」委員長，有異曲同工之妙，此現狀一直保留到現在，也沒有什麼改變。最近軍區人事調動，也是出自鄧小平之力，倘沒鄧小平，以葉劍英之威力，相信搬動半個軍區都沒可能。因此可以說，葉劍英即使霸住「國防部」不放手，也只不過担當一個過河卒而已，根本對共軍起不到多大影响力。

許世友絕不會出掌這個有職無權的「國防部」，許韋兩虎，一虎已離巢担任總政，自己的地盤不能沒有人看守，而且這是命根子，有此地盤，才能敢言「大不了來一場南北戰」。黃永勝因過份高估「國防部」的職權，貿貿然脫離老巢，結果落得慘敗收場，此種血的教訓，歷歷在目，許世友自不能重蹈覆轍。一生在軍隊中打滚的許世友除將出長「北京軍區」，才可能放棄廣州軍區。鄧小平爲了保持自己絕對權力，寧可叫許世友看守廣州老巢，也不會給他「擢升」「國防部長」。因此，對葉劍英不願放棄「國防部長」而担任「人大」委員長以及許世友之不「擢升」，並不是什麼高層人事爭執。倘若眞的是爭執，那麼應該是說許世友不願「擢升」而堅持担任軍區司令員之職。

至於陳錫聯被削權，此一說法也頗爲勉強，只要陳錫聯仍然担當「北京軍區」司令員，他的權力絕不會被削弱，陳錫聯經營北京軍區多年，跟許世友經營廣州軍區一樣，有其沉在實力基礎，雖吳忠被調離，不見得陳被削權，因爲吳是被調到許世友的地盤，對陳來說，可說有百利而無一害，吳可在許內部起牽制作用，縱不能與陳北南呼應，但對許的破壞也有其一定作用。倘吳是被調担任虛職，可說是削除陳的權力，但吳所担任是實權，此一調動大概是在鄧的一番大調動後，華不能不提出異議，是在爭持下的一種妥協分贓，陳並不見得被削權。

最後，所謂五屆「人大」在本年內沒有迹象召開，因爲北平集團對此事不會重提，這也不見得正確。中共這個多變的政權，舉凡幹什麼大事都是偷偷摸摸，「三中全會」，「十一大」都是開了以後才公佈，五屆「人大」也將如是觀。當它正在神神秘秘中召開時，唯一的迹象是「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門前轎車如流水以及高官對外國記者回答「無可奉告」。那時，便可以猜測它正在召開「人大」了。

讀者　李甫

（十月二十日）

萬人意見

鄧小平羣權不擢升許世友担任虛職
中央集權消亡國防部管不了大軍區
北平集團權力擺不平數軍區大搬位鄧小平控制地方實力地盤

編輯先生：

據此間中共問題專家的研究，最近觀察北平高層動向，發現了令人迷惑的問題，可能是由於共黨頭頭之間在權力上擺不平，或者是對某一問題不能取得妥協，因而導致彼此間有爭執的歧見。他們認爲使人疑惑的問題有下面四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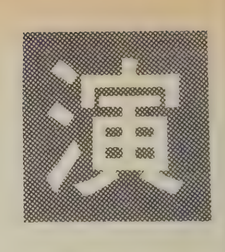
一、北平集團過去不久曾揚言拿大成就，歡迎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並且說有可能於本年內實現，但是現在沒有人再提起，並且沒有籌備跡象，恐怕要推遲到明年。

二、鄧小平在七月復出後，發生了軍事領導層的大改組，鄧派復出的很多，不過矮鄧的老戰友七十二歲的許世友並沒有擢升。

三、傳說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不久被任爲「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承繼朱德遺缺，同時許世友可能升任「國防部長」，代替葉劍英，現時又無人提及。傳說葉對這個沒有實權的委員長不感興趣。

四、「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在四人帮被整肅後權力逐漸旁落。並不是因爲他擁護四人帮而是反對鄧小平復出。陳氏麾下勇將吳忠（北京衛戍司令）已被南調出任「廣州軍區」副司令，顯然陳錫聯勢力被剝掉一部份。

對於上面四點看法，筆者有不同的意見。中共在「十一大」前，曾透露將要召開黨大及人大，以及修改黨章及「憲法」，當時外國觀察家推測「人大」可能在「黨大」後不久便召開，因爲「黨大」既然能取得妥協召開，那麼「人大」的召開絕對沒有遭到阻難，它的召開，也只不過分贓後的一種騙人形式而已。當時推測「人大」委員長一職可能是由陳雲出任，因爲陳雲在黨組織上已沒有什麼地位，但以其過去的聲望，却足夠資格担當。蓋此一有職無權的虛位，出任者只重聲望而無實權，正如文革後的朱德，連入政治局都沒有份，但仍担當此職，目前的陳雲，也跟過去的朱德一樣。至於說葉劍英出任此職，則是在「十一大」召開後的傳聞，主要根據是許世友將接長「國防部」，而葉劍英又不能在「政府」中無職，最適合的位置，便是「人大」委員長。因此外國觀察家們便自我杜撰一條北平集團權位分配方式：「總理」鄧小平，「廣州軍區」司令員楊勇，「國防部長」許世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但後來的發展結果是，楊勇任副總參，許世友與葉劍英仍任原職。




梁東方

間上來說，那是緊接着陳倉之役的一番舉動。帮他執行攻「二郡之役」的，是將軍陳式。

陳式的對手，是魏方的「雍州刺史」郭淮。雍州在漢朝沒有，魏國政府覺得涼州太大，創設出這個雍州來，以便治理，同時防備「西蜀」。

武都郡是今天甘肅的東南部，成縣一帶，與四川相隣接的地方，共有七個縣，首縣是「下辨」，在成縣之西。

陰平郡本來只是一個道，統轄甘肅文縣西北一大片邊疆民族（氐人與羌人）所居住的高原土地。魏國創設這麼一個陰平郡，也是爲了便於治理及防備「西蜀」。

「雍州刺史」郭淮，知道了陳式帶兵前來，也就「點齊人馬」，準備迎敵。郭淮不會料到，鼎鼎大名的諸葛亮，也親自帶兵來了，而且進駐了（成縣西北的）建威城，建威不是一個郡，也不是一個縣，而只是一向用來作屯駐兵士的大堡壘。

郭淮不敢與諸葛亮較量，就退了兵，讓陳式白檢了武都陰平兩個郡，這是諸葛亮北伐以來第一次的大勝利。

後主頒旨給諸葛亮，恢復諸葛亮的丞相原職，不必再以右將軍的身分「行丞相事」了。

建興八年，諸葛亮傳不會記載任何事蹟。這是陳壽的疏忽之處，叫我們讀諸葛亮傳的人，以爲諸葛亮在這一年大睡其覺、或不得以全副精神，「消化」武都陰平兩個郡。

事實上：魏方採取了空前的大攻勢：一面在合肥造了所謂「新城」，以對付孫權；一面準備人馬、粮食與武器，大舉進攻在漢中的諸葛亮。這個準備工作，在八月間完成。（諸葛亮也一直在對魏方的行動密切注意，因此而作冷靜的等待，不會輕舉妄動。）

魏方的作戰計劃，是分兵三路，會師漢中。第一路，由曹眞率領，走斜谷。第二路，由張郃率領，走子午谷。第三路，由司馬懿率領，從司馬懿所駐紮的襄陽出發，溯漢水而上，穿過鄂西北與陝南，以漢中郡的首縣南鄭爲目的地，也就是三路大軍的會師之地。

諸葛亮早就在去年冬天，新造了兩座大城，作爲南鄭的屏：一是漢城，造在沔縣東南；一是樂城，造在今天的城固縣縣城的所在地。

諸葛亮知道了魏方的三路大軍即將到來以後，却並不呆待在漢樂兩城作「死守」的打算。（有些人，每每以自己「死守」某地，或叫人「死守」某地爲得計。其實、守的目的不應該是求死，而應該是求生。守也應該有「時間上的限制」。任何一個地域與地點，都只應該守上某些日子或某些小時，以配合友軍的其他行動。在指定的時間以內，當然是雖死亦所不惜；出了指定時間之外，而仍留在那地域或地點等待死，則不僅是無謂的犧牲，也是一種損耗國家兵力，違抗上級命令的行爲）

諸葛亮當年於馬謖失去街亭之時，不曾「死守」西城。諸葛亮極有軍事學識。他深知道，打仗要以攻爲第一義；守是帮助攻的。爲了攻，而守，是對的，不是爲了守而守！

諸葛亮在建興八年大軍壓境之時，而集中在（洋縣之東，二十華里的）赤坂。在赤坂，他可以靈活的應付三路魏軍之任何一路，或所有的三路。這三路魏軍，却一路也不會到來。原因是，天公下了大雨，一連下了三十幾天。斜谷與子午谷的棧道，以及襄陽洋縣之間的漢水兩岸的道路，都被大雨衝壞了。

曹丕的兒子，魏明帝曹叡，下詔書給曹眞、張郃、司馬懿，叫他們撤退。討伐「西蜀」的事暫時作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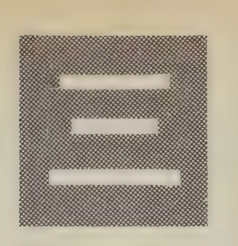
這一年（建興八年），陝南是雙方劍拔弩張，處在大戰的前夕，實實際上並無接觸。在西邊，新被蜀漢收入版圖的武都陰平兩郡，却發生了戰事，規模雖小，而打得相當激烈。魏方的主將是「雍州刺史」郭淮；漢方的主將是鎭遠將軍魏延。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上了演義著者的當，以魏延是壞人，「腦後有反骨」而且打仗的本事平常，老喜歡與黃忠爭功，其實，魏延這個人極忠心，極勇敢，而且深受劉備本人與諸葛亮的賞識。（魏延是行伍出身，爲人粗豪。這時候的軍階，是「牙門將軍」。）

劉備在自稱漢中王之時，就不用別人，而用了魏延坐鎭漢中。劉備給魏延的官職，是：「督漢中、鎭遠將軍、領漢中太守。」

劉備問魏延，「我以如此重要的責任交給你，你準備怎麼辦？」魏延說：「倘若曹操率領全中國的兵馬來到，我替大王擋住他？倘若曹操只帶十萬人來，我替大王吞了他！」劉備說：「好！」

諸葛亮在建興五年，帶了十萬人來到漢中，特地選用魏延爲「督前部」（先鋒司令），叫他兼爲「丞相司馬」。這丞相司馬，是諸葛亮爲了魏延而新設之官，地位相同於丞相長史（秘書長）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勉強可以稱爲「行政院軍事處處長」，在事實上諸葛亮是以丞相身分，兼爲統帥，而魏延是以「丞相司馬」的兼職，作了統帥部參謀長或參謀處處長的事。魏延的本職，是「督前部」，先鋒司令，因此，才在「雍州」與魏方的郭淮交鋒。



街亭之敗馬謖無能

二、馬謖於關在牢裏以後，死在牢裏。三、馬謖畏罪逃亡。丞相長史向朗知情不舉，被免職，斥令回成都。

陳壽把第一種說法，寫在三國志的諸葛亮傳與王平傳；把第二種說法，寫在馬良傳；把第三種說法，寫在向朗傳。

第一第二兩種說法，互相矛盾。第三種說法，可以與第一種或第二種並存。因爲，馬謖可能於逃亡了以後被捉住，然後被斬，或死在牢裏。不過，第三種說法也可以與第」第二兩種相牴牾：馬謖可能於逃以後，隱姓埋名，遠走他方，不曾被諸葛亮的部下捉住。然而，這個可能性很小。因爲，習鑿齒在襄陽記裏面，保存了馬謖在「臨終」之時寫給諸葛亮的一封信。信裏說：「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 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

這一封馬謖的遺書，可以稱得上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然而，它不能證明馬謖是被斬而死，還是因病而死。

進一步說，習鑿齒若能把襄陽記裏的「臨終」兩個字，換上「臨刑」兩個字，這問題便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習鑿齒在字裏行間，似乎是說，馬謖確是被斬的，不是病死的：「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

馬謖被斬的另一個旁證，是：諸葛亮確是殺了另外兩個將軍，一個姓張名休，一個姓李名盛。

儘管如此，這問題依然難以解決。爲什麼陳壽要在馬良傳裏，說馬謖「下獄物故」呢？

我只有轉請當代的幾位三國專家，姚季農、祝秀俠、陳致平，等等幾位先生，以及未來的後起之秀，用將來可能發現的新史料來結束這一樁公案了。（我乘此機會，向胡健中先生表示謝意。胡先生博聞彊記，談笑風生；是他，首先向我提出了這個馬謖是否被斬或逃亡了的問題。）

街亭之戰，暴露了馬謖的無能，證明了馬謖確如劉備所說：「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它也給了。將軍王平以施展大將之才的機會，雖則是出身行伍，所認識的字不到十個。諸葛亮升他爲「討寇將軍」，請後主封他爲亭侯。諸葛亮與魏延死後，王平主持漢中的防務，官職晉升到「鎮北大將軍」。

諸葛亮把街亭之敗的責任，自己担當，向後主請求處分。這敗仗雖則是馬謖打的，然而重用馬謖的是誰？是他自己。

後主接受諸葛亮的請求，將諸葛亮的官階降了三級，改爲「右將軍、行丞相事」。但是，「所統如前」所主管的各種事務，仍舊和以前一樣。用今天的官場術語來說，是相當於「革職留任」，或「降級留任」。

諸葛亮降級不到一年，就由於在建興七年攻取了武都陰平兩個郡，而官原原職。

這攻取兩個郡的一役，已經是他第三次北伐了。（第一次，是建興六年春天祁山與箕谷之役，包括街亭之敗。第二次，是建興六年冬天的陳倉之役。）

陳倉是今天的寶雞，守陳倉的魏方將領，姓郝名昭。郝昭守得很好。諸葛亮怎樣也破不了城。諸葛亮用雲梯，郝昭用火箭燒雲梯。諸葛亮用衝車，郝昭用繩子繫在石磨子上，壓斷衝車，而且在城牆以內很快的建築了另一圈城牆，準備外邊的城牆萬一衝破，能又有新的城墻可守。諸葛亮最後掘地道，郝昭也掘地道，與城墻平行，與諸葛亮的地道成垂直綫。

諸葛亮只得下令撤圍，回師漢中。郝昭派了一位姓王名雙的軍官帶兵追擊。這位王雙死在諸葛亮埋伏在路邊的部隊之手。所以，諸葛亮雖則不曾拿下了陳倉，却由於能夠殺掉王雙，這陳倉之役不算是敗。

倘若諸葛亮不在建興六年的冬天才發動陳倉之役，而提早幾個月，在建興六年的秋天，也許要好些。因爲，孫權叫他的鄱陽郡太守周魴騙曹休，向曹休詐降，誘他帶兵來鄱陽迎接，進行得相當順利。曹休在當時魏方的揚州牧，很相信周魴之降是眞心眞意，就帶來了十萬之兵來攻打吳國，作爲周魴的接應。他走到了（今日安徽濳山縣東北的）石亭，就遇到了陸遜，吃了陸遜的一場大虧。（孫權自己也帶了大軍，開到皖口，作爲陸遜的「後勁」。皖口在安慶之西，十五華里左右）。

我們也可以說，倘若孫權與周魴，能夠延遲幾個月騙曹休南下，對諸葛亮的陳倉之役可能很有帮助。話說回來，一則是騙曹休的事，要看時機；不是可以完全聽憑周魴一方面選定日期的；二則是，建業（南京）與漢中彼此相距極遠。當時沒有電報或長途電話可以互相連絡。有什麼消息或計劃，都全靠派人送信，最快的也依然不過是騎馬而已。馬怎麼快，也快不到一天跑「八百里」。（清朝曾國藩與部下通信，或對朝廷送報告，喜歡在文件或信封上寫「八百里」三個字，算是命令驛遞人員用最快的方式傳遞。事實上，驛遞人員並不能按照「八百里」字面，眞正做到一日一夜跑八百里。）

因此，漢吳雙方，雖則每每想同時採取攻勢，而每每無法在事前連絡好，或是於事發以後通知另一方趕緊行動。

建興七年，諸葛亮在春天便對武都郡與陰平郡動手。就時

必送我了。」

周恩來也說：「高崗同志，你是不是到北京有事。」

高崗笑道：「我到京沒有事，不過，我不在車內，主席同總理可能會在山海關換車。」

一句話說得毛澤東、周恩來面面相覷，兩人想起原來北平通瀋陽火車不能直達，以山海關爲界，關內乘客到山海關重新買瀋陽車票，換乘關外火車，乘客情況也相同，毛澤東上次乘車去莫斯科，到山海關停了很久，後來也是高崗趕來歡迎，專車才通過山海關，當時毛澤東還以爲是停車登高崗，現在聽高崗一說，想起兩地不能通車，心裏覺得實在不是滋味。

車到山海關，高崗下了車，火車繼續向國內開，毛澤東冷笑一聲：「我以爲去蘇聯是到了外國，想不到到了東北也是外國，很好，又多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周恩來陪笑說道：「高崗同志確實有本領，東北流通券就比人民銀行鈔票幣値高。」

毛澤東問道：「爲什麼？」

周恩來說道：「因爲東北出產豐富，高崗同志又同蘇聯簽訂協定，發展貿易，所以物價穩定。」

毛澤東哼了一聲，未開口。

周恩來又說道：「其實東北郵政也辦得好，東北郵局單獨發行的郵票，就比國內郵票美麗、大方。」

毛澤東冷笑道：「大概除去國旗一樣，樣樣不同了。」

周恩來陪笑說道：「黨旗也是一樣。」

毛澤東說道：「我們同蘇聯的黨旗都一樣，高麻子怎也不能變黨旗。」

陳伯達勸道：「這個問題並非一朝一夕形成，主席不要逞一時意氣，因爲這個地區太敏感，牽扯太廣。」

毛澤東點頭道：「我明白，我明白，但是，我總有辦法，這問題要不解決，將來我的事就讓他幹了。」

周恩來陪笑道：「高崗同志決無意代替主席，確實想幹我同少奇同志的工作。」

毛澤東問道：「想幹你們哪一個人的工作。」

周恩來說道：「想幹我們兩個人的工作。」

毛澤東冷笑道：「你們兩人加在一起，權力不是比我還大，他的胃口倒不小，還想不想幹朱老總的事。」

周恩來陪笑道：「這點高崗同志似乎未提過，不過，只要有了黨權與政權，自然也就抓到軍權了。」

毛澤東冷笑道：「沒有這麼容易，什麼都是假的，只有槍桿子才是眞的，人說一個麻子一個竅，高崗這個麻子就少這麼一個竅，所以他就要……」

說過仰天大笑了兩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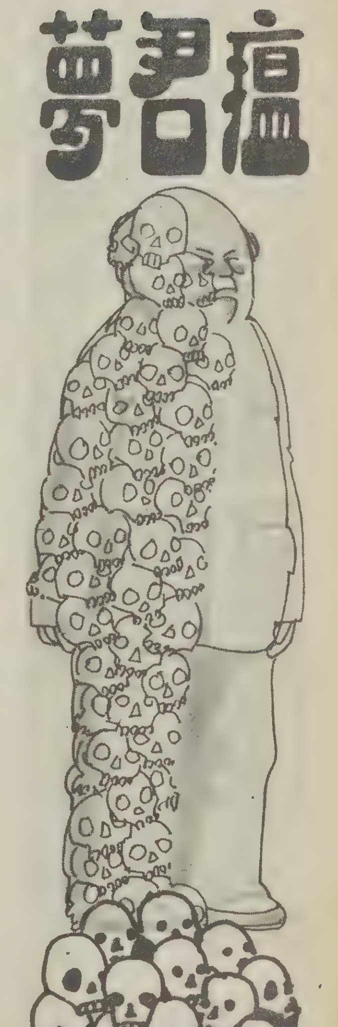
火車過了山海關，直放北平，沿途全不停車，一直開到前門車站停下。

車站上已經人山人海，排得密不透風，毛澤東一下車，奏起「國歌」，唱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毛澤東低聲問陳伯達說一句：「這眞是實話。」

接着許多重要的人排成隊過來跟毛澤東握手，毛澤東雖然滿懷怨氣，但一到北平，頓時大權在握，誰也不能再害，不由得精神一壯，臉上也堆滿笑容，許多人看了毛澤東表情，知道他在莫斯科住了兩個多月，一定大有收獲。

「別殺啦，四人幫還在享高新呢！」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莫洛托夫看出了毛澤東的窘狀，端着酒杯走過來說道：「主席同志，我們乾一杯。」

毛澤東如夢初醒，趕快舉杯同莫洛托夫乾杯，乘機問道：「副總理同志，我們幾時可以走？」

莫洛托夫笑道：「主席同志願意幾時走就幾時走，沒有人攔你。」

毛澤東心想你說的倒是漂亮，如果不簽條約，不提照會，你們肯讓我走，但無論如何，既然莫洛托夫這麼說，大局總算定了，當時說道：「既然這樣說，我想明天可以回去了。」

莫洛托夫說道：「當然可以，不知道主席同志是坐飛機還是坐火車。」

毛澤東聽說坐飛機，又嚇得一哆嗦，連忙說道：「我喜歡坐火車，還是坐火車吧！」

莫洛托夫說道：坐火車太慢，主席同志不是說回國有急事麼？」

毛澤東說道：再有急事也不在乎一兩天，煩副總理同志代稟明史大林大元帥，我也不去克里姆林宮辭行了。」

莫洛托夫說道：「史大林大元帥對於主席同志專誠來拜壽，又送了許多名貴禮品，非常嘉許，對待主席與其他兄弟國家領導人，完全不同。」

毛澤東連忙問道：「這就太多謝了，只不知有什麼不同。」

莫洛托夫說道：「主席同志未留心，史大林大元帥來赴宴時，打了領帶，在接見東歐各兄弟國家領導人時，從來未打過領帶。」

毛澤東聽了這段話，眞不知道酸甜苦辣是什麼滋味，嘴裏還要連聲多謝。

莫洛夫又問道：「你們有一個姓郭的詩人，最近寫了一首慶祝史大林大元帥的詩，有親愛的鋼，永恒的太陽，史大林大元帥很高興，這位同志現在作什麼？」

毛澤東說道：「他叫郭沫若，現在担任政務院副總理兼科學院院長。」

莫洛托夫問道：「是不是黨員。」

毛澤東連忙說道：「是黨員，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就是他同恩來同志領導的。」

莫洛托夫笑道：「我說呢？不是黨員哪能寫出這麼好的詩。主席同志回去要勉勵他，史大林大元帥也許另有嘉獎。現在就請三位作準備，明早我過來送行。」說過起身走了。

送走了莫洛托夫，回到房內，陳伯達忍不住說道：「主席，郭聾子不是黨員。」

周恩來笑道：「他本來是黨員，南昌起義失敗，他開了小差，跑去日本自動脫了黨。」

陳伯達說道：「郭聾子那種人，正是無恥投機分子。」

毛澤東說道：「不問郭聾子是什麼樣的人，史大林大元帥賞識他，我們就要拉他入黨。」

陳伯達說道：「這件事，主席可要愼重，郭聾子那種人，如果入了黨，一定對黨員及非黨員幹部，都有不良的影响。」

毛澤東知道陳伯達所以痛恨郭沫若，因爲地位與權利衝突，郭沫若是科學院院長，陳伯達是副院長，實權雖然操於陳伯達之手，但對外宣傳仍是郭沫若掛頭牌，陳伯達懷恨已久，這次聽說郭沫若寫的祝壽詩又得到史大林的嘉獎，毛澤東又承認郭沫若是黨員，更是氣上加氣，所以堅決反對郭沫若入黨。

毛澤東此時與蘇俄方面交往，全靠陳伯達作翻譯，自不能完全漠視陳伯達的意見，當時含糊說道：「這個問題擺一擺再說，看看郭沫若將來的表現，再討論是否批准他入黨。」

陳伯達阻止郭沫若入黨，初步獲得成功，也就不再堅持。

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乘火車回北平，蘇俄方面仍由莫洛托夫率領維辛斯基，葛羅米柯到車站歡送。火車走了兩天兩夜進入中國國界，高崗率領東北一羣大頭目在海拉爾車站歡迎，毛澤東看見高崗，才曉得到達中國，回頭向周恩來嘆口氣：「再世爲人。」

高崗連聲道辛苦，請毛澤東到瀋陽小住幾天。

毛澤東說道：「高崗同志，你記不記得我去了多久，馬上三個月哩！北京的大小事多如牛毛，等我去辦，我哪有時間在瀋陽小住。」

高崗當時也未再多說，陪着毛澤東一直到山海關，經過瀋陽時，毛澤東說道：「你可以下車，不

，豈不知朕於數千里外，懸懸廑注乎！」又說：「畢沅奏和坤在途次行走情形，婉轉開脫，措詞委曲，此即外省觀望習氣，究於和坤之行走濤滯，能逃朕之洞鑒乎！」

和坤還未抵達蘭州，海蘭察額森特則先馳至，剿賊獲勝，和坤乃以二人不察賊形，希圖僥倖責數之，並且奏其欺誑。上諭曰：「伊二人先行打仗，並無不是之處。和坤遽形之章奏，豈非行走遲延者，反爲有功乎？着令朕顚倒是非，申飭無過之人，朕不爲也。……」又以總督勒爾謹養癰貽患，不即參劾，彙下部議，降三級留任。同年五月，諭和坤馳驛回京，隨即到京復命，奏謂「陝西毗連四省，形勢扼要，而駐防之兵力單薄，而且甘肅駐軍數以遷往新疆，未經補額，存營者亦少，皆須多爲添駐。」

同時又請西安提督仍復舊制，駐固原州，而以固原鎭總兵遷駐河州。原來的河州協副，將改於安定，或會寧駐紮，方足以資控馭，指揮靈活。同年十一月，和坤兼署兵部尙書，十二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四十七年二月，以軍機大臣審辦甘肅鎭迪道巴彥岱受賄徇隱事，擬罪輕縱，降三級留任。四月御史錢澧劾山東巡撫國泰、布政使于易簡貪縱營私，命和坤偕左都御史劉墉按訊既定讞，先行回京。八月加太小太保，十月充經筵講官，官運特別亨通。四十八年六月，更賞和坤雙眼花翎，隨卽充國史館正總裁，十一月充文淵閣提舉閣事。四十九年三月，調正白旗滿洲都統，四月充淸字經館總裁。特別是甘石峯堡逆回張文慶等，於同年七月被敉平，以和坤首承諭旨，再予以輕車都尉世職，歸併前職，照例議襲，旋調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管理戶部。九月仍以平回匪之功，議叙封和坤一等男爵。

御史劾珅家人反遭殃

和坤自此權勢已漸近高峯，結黨營私，貪賍枉法之事，層出不窮，而朝野人士敢怒不敢言。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御史曹錫寶奏劾：「和坤家人劉全，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恐有藉端撞索情事，應密行偵訪，嚴加懲創」云云。上命王大臣會同都察院查覆，但以曹錫寶欲劾和坤，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其家人爲由，隱約其詞。乃諭曰：「此案總期根究明白，並非因此一虛言，欲治和坤的罪；更非欲爲和坤開脫，留言王大臣等，不可誤會朕旨，將曹錫寶加以詞色，有意吹求，使原告轉爲被告，亦無是理。務須平心靜氣，虛衷詳問，如曹錫寶果能指出欵蹟，訪查得實，即一面從嚴審辦，一面據實具奏；不可因和坤稍存迴護。若稍存迴護，是乃陷和坤且自陷也。」繼復諭：「詳詢曹錫寶，如果和坤有營私舞弊欵跡，不防據實指出，朕必質訊明確，將和坤治罪。」高宗寵信和坤，兩諭都有袒護之意。

果然倒霉的曹錫寶，反而遭殃，王大臣等奏曰：「曹錫寶如有實據，自應列欵參奏；今遽以無根之言，冀博建白之名，請交部議處。」旋議降二級調用，高宗以曹錫寶所奏無據，改爲革職留用！而於和坤更以寵信，升文華殿大學士。五十三年，台灣林爽文平，和坤以承書諭旨，晉封三等忠襄伯爵。五十四年充殿試讀卷官，及教習庶吉士。五十五年正月，上諭：「大學士和坤，著加恩賞給黃帶回開 袍，固倫題駙豐紳殷德，着兼散秩大臣行走。」十一月以須辦萬壽慶典，和坤同金簡專司其事，命於除加二級外，再加一級。五十七年九月，廓爾喀平，恩予議叙軍功，和坤加三級；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權勢已達最高峯。

雖然五十九年，吉林人蔆闕庫額，上命軍機大臣繕飭諭，和坤瞻顧遷延，未即擬旨，被降二級留位；但奏八族立廐養馬有功，則迅速取銷處分。至此和坤總攬朝政大權，擅作威福，大有「順我者存，逆我者亡」之概！因此，和坤胆大妄爲，予取予携。這些都是由於高宗晚年過分寵任和坤，以致釀成川、楚教匪之亂！尤其一手遮天，蒙騙朝廷而誤了大事。如乾隆六十年九月，朝命查明蒙古台吉圖巴扎布兇殘一案，據實具奏。而管理刑部理藩院的和坤，不僅未能查明具奏；且一直隱瞞，故遭嚴議，和坤除管理藩院外，又軍機書旨，也始終迴護。同年十月，廷試武舉發策，命軍機大臣恭查實錄。實錄例不載武試題，和坤等率以文武試策總載實錄對覆，詢對如前，以上和坤等護過飾非，顯示從中舞弊，嚴予申斥。

仁宗即位和珅已倒霉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高宗以明年正月爲八十六歲高齡，乃下詔歸政。故翌年正月爲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其子顒琰受禪即位，號仁宗；尊高宗爲太上皇帝。二月，仁宗御乾清門聽政，調和坤爲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六月，調任黃旗滿洲都統。嘉慶二年，和坤重行管理刑部，而退去戶部事務。不久後，又以軍需報銷，和坤仍兼理戶部，依舊操軍、政、經濟及生殺予奪之大權。嘉慶三年，邪匪王三槐就擒，和坤以襄贊機密得宜，晉爲八爵，更煊赫一時，却已接近倒霉階段，迴光反照而已！由於嘉慶四年正月三日，太上皇帝崩，仁宗令和坤總理喪儀；隨即科道諸臣，以和坤不法之事，列欵參奏，於是彈劾之聲，不絕如縷！仁宗便命王大臣共同鞫訊，俱得實情，仁宗乃下諭公佈和坤的罪狀如下：

『和坤受大行太上皇帝特恩，由侍衛洊擢至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多年，叨沐殊施，諸臣無其比。朕親承付託之重，茲猝遭皇考大故，每思「論語」三年無改之義，如我皇考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實心實政，方將垂示萬年，永爲家法，何止三年無改？至皇考所檢用重臣，朕斷不肯輕爲更易；即獲罪者，稍有可原，猶未嘗不思保全。令和坤之情罪過於重大，實有難以刻貸者。設數年來廷臣中有能及早參奏，必蒙聖斷，立置重典，而竟無一人參及者。內外諸臣，自以皇考聖壽日高，不敢煩勞聖心，實則畏懼和坤，箝口結舌，皆爲朕所深知。

今和坤罪狀已著，再得罪我皇考之處，擢髮數難，亦百喙難辭。朕若置之不辦，何以仰對在天之靈？除在京王大臣會審定擬外，着通諭各督撫，將和坤如何擬罪，並此外有何欵蹟，據實覆奏。……」

大貪官和珅罪行錄（上）

胡蓑之

當此香港廉政公署，正在如火如荼地加緊追查，或發布告示及照片通緝涉嫌貪汚的高級官員之際，不禁令我們聯想到歷史那些最著名的大貪官，首推淸廷的和珅。本文參考「淸史稿和坤本傳」，及「淸代名人傳」的資料，記述和坤究竟是什麽出身，怎樣起家，怎樣獲致寵信？貪贓多少？如何恃勢凌人？到結果落得怎樣的下場？都有詳細的交代，以饗讀者。

獲乾隆寵信平步靑雲

和珅，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最初由文生員於乾隆三十四年（公元一七六九），承襲三等輕車都尉；乾隆卅七年便在鑾儀衞當差，負責選舁御轎。一日，高宗帝將出，倉卒間找不到儀仗，帝問：「是誰之過？」各員不知所措，和坤獨答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態度從容，聲音洪亮，高宗認爲他在侍衞中最優秀，卽派他總管儀仗，並授以三等侍衞；隨卽挑補黏杆處侍衞。所謂「時來風送滕王閣」，四十年十月遷乾淸門侍衞，十一月擢御前侍衞，授正藍旗滿洲副都統。

在乾隆四十一年的一年中，前後升任戶部右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總管內務府大臣、調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充國史館副總裁、賞戴一品朝冠、總管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等要職，像乘直升機一飛冲天。四十二年六月，轉任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同年十月兼步兵統領。但至四十三年稍受挫折，卽吏部尙書永貴等奏京察降革司員參罰事件，和坤以挾同瞻徇，乃降二級留任，旋兼督崇文門稅務總管行營事務。四十四年，帝命和坤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四十五年正月，奉命偕刑部侍郞喀凝阿赴雲南，進行查訊按察使海凝控告總督李侍堯貪營各欵，鞫得實情，並奏「滇省自李侍堯婪索屬員，贓私狼籍，部廢吏壞，各府州縣，多有虧空。法澈底詳查，淸釐積弊」云。上以福康安爲雲南總督，赴任查辦。

和坤於定讞後回京，擢戶部尙書，旋命在議政大臣處行走。同年五月復命，奏稱：「雲南永昌府之潞江，普洱府之磨、黑兩地，向立稅口，禁止携帶綠紙針綢出隘。惟關外尙有騰越、龍陵、思茅諸處，地闊民繁，難免偸漏，請改設以收實效。」又奏稱：「滇省鹽務，緣川省私鹽偸漏，味好價廉，致官鹽難銷，正課日虧，宜在川、滇交界處，實力禁止，並以滇省私錢盛行，官銅缺少，請設法整頓。」

皆奉旨允行。接着，又奏：「緬甸送還蘇爾相等，有同來緬子二人，尙羈禁永昌，似應釋回。雲南開封府屬在關口，內地人民往交趾貿易者，由藩司給以印票。前交趾黃文桐滋事，內地人民不從，俱逃回，經李侍堯拏獲，有發遣者，有因曾在彼處娶妻定擬死罪者，閩粵省關隘，亦有交趾之處，辦法又復不同，似覺兩歧。……」

子爲駙馬成皇親國戚

淸廷除諭福康安將二緬子釋歸外，其逃回人犯，擬改具奏，並授和坤爲御前大臣，補鑲藍旗滿洲都統。諭曰：「尙書和坤之子，賜名豐紳殷德，指爲十公主之額駙，待年及歲時，卽舉行指婚禮。」這一來，和坤儼然皇親國戚，同年六月，授正白旗，領侍街內大臣，請以內務府筆帖式歸八旗應考，未獲允許。十月充任四庫館正總裁，兼辦理藩院尙書事。四十六年四月，甘肅撒拉爾番回蘇四十三等滋事，聲勢兇悍，一度進逼蘭州，淸廷命額駙拉旺多爾濟，領侍衞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等，率兵討伐；和坤帶欽差大臣關防同往。又命大學士阿桂督師，旋以阿桂有痺疾，諭和坤兼程先進，督辦一切，和坤至蘭州，詗賊已踞八蜡廟、雷壇等處，掘濠自圍。因奏言分兵四路，會海蘭察等從山梁進剿，額森特於了口斜撲賊營，提督仁和等直攻八蜡廟大樓。和坤自偕西安將軍伍彌泰等，由龍尾山梁策應。時海蘭察已逼賊至山梁，殲其溝中伏匪，和坤率弁兵乘勢追逐，斬二百餘人，賊立坎深數丈，小道皆掘斷，而不能越過，於是乃撤兵回營。

這一役傷亡甚重，總兵圖欽保陣亡，和坤匿不奏。其後因請恩卹而不得不提及，上以其取巧，傳旨申飭，諭曰：「和坤在途次所奉諭旨甚多，均未奏及

當前大陸的情勢發展

李哲夫

中共「十一大」開召後，外表似乎顯示北平高層暫時取得團結局面；大陸人民也因鄧的復出而生活有所改變。其實不然，由最近中共軍區的異動，正是鄧小平再度上台與韋國清上升以後的積極部署，其極終目標是爲奪權預作準備。而大陸的物價不斷上升，所謂工人加薪，只是變相的加班酬勞，人民生活絲毫沒有一點改善。這些現象，已透露出中共政權業已魚爛瓦解。

日前大陸的情況，每下愈況。騎在人民的頭上的北平集團，爲了奪權，最近重要軍頭調動頻繁，說明各地情勢不穩。次焉者，共幹監守自盜，進行黑市買賣，透露整個中共組織業已魚爛瓦解。關於一般老百姓，由於去年經濟成長率是個零，故物價急劇上漲，人民生活情況，可以想見。這正是整個社會爆炸的前夕，値得密切注視其發展。

據中共「新華社」月初透露：自韋國清升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後，共軍中重要頭頭，又有變動。其中：

共軍「鐵道兵司令員」吳克華出任「成都軍區」司令員。

共軍「副總參謀長」向仲華担任「廣州軍區」政委。

共軍「廣州軍區政委」孔石泉調到四川担任「成都軍區」政委。

吳克華曾做過共軍「炮兵司令員」，也是「國防委員會委員」。

向仲華曾做過共軍「裝甲兵政委」。

孔石泉曾做過共軍「四野十五兵團政治部主任」。

又據「新華社」報導大陸各地「十一」消息時，曾列舉各地共幹的名字，其中却缺掉兩名共幹，他們是共軍「成都軍區司員」劉興元及共黨「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前者爲共軍一名「大軍區司令員」，後者爲一名共黨省政大頭頭，可能有了問題。

「新華社」在報報這則消息中說，「人代會常委會副委員長」李井泉，目前正在江西。

據研究共情人士指出：據中共「新華社」的這則報導，李井泉在江西過「十．一」，顯然是江西地區的動亂正在擴大中。

而吳克華在四川出現，以及劉興元的消聲匿跡。吳接替了劉興元「成都軍區」司令員，孔石泉由廣州調「成都軍區」任政委，向仲華則接了孔的「廣州軍區政委」。

這些軍頭的異動，正是鄧小平再度上台，與韋國清上升以後的積極部署。當然，其終極目標都在爲奪權預作部署。

又自華國鋒在共黨「十一大」叫囂在這次會議之後，「整黨風運動」就要全面逐步展開以來，九月間，老邁的頭頭們紛紛發表又長又臭的文章，標榜毛澤東在延安時的「整風」暴行。顯示共黨內部一場大規模的清洗，已經迫在睫眉。

九月二十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人代會副委員長」張鼎丞的文章，強調此次「整黨整風」，是爲了「解決由於四人帮的破壞而造成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和作風不純的問題，肅淸他們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和影响」。這次大清洗，就是以掃除「四人帮」的餘毒爲名，圖謀鞏固新當權派的權位爲實所展開的全面整肅。

九月十八日，中共「新華社」發表「元帥」級的共黨「中央軍委副主席」徐向前的文章說：『在堅持還是反對黨指揮槍這個原則問題上，鬥爭並沒有止息。』徐並指出：『有的人對上級的命令和指示，斷章取義，……有的人認爲對上級的命令和指示，……不必堅決執行，還有的人強詞奪理，……動不動就藉口「抵制錯誤的領導」而不服從領導。』由此可見中共內部「黨」與「槍」的衝突，仍然極爲嚴重。

在過去，毛澤東一向把「整黨整風」做爲控制中共黨員，排斥異己，鞏固權位的重要武器。因此，現在共黨新當權的命運，亦必繫於此次「整黨整風」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次「整黨整風」將是共黨內部的一場生死搏鬥。

大陸共情，一方面是統治階層內部的分裂與奪權；一面是被統治者苟延殘喘。最現實的就是物價上漲，由於中共政權的操縱與飢餓輸出，中國大陸的食品許多年來均價格低廉。然而自從最近這次廣州外銷展覽以來，西德進口商發現中共的雜貨價格突然急劇上昇。

譬如，罐裝水菓價格上漲了百分之十七，麵條上漲百分之三十四，黑草菰上漲高達百分之六十。

至於大陸經濟的實況，據來自紐約華爾街日報說：去年中國大陸發生相當嚴重的經濟混亂，特別是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亡以後。華爾街日報發行人兼總編輯肯恩報導說：中共去年沒有任何經濟成長。

當受苦受難的大陸同胞。在衣食基本問題不能解決之時，「民不畏死」，則秦末揭竿起義之形勢，勢將隨時出現。

韓愈族譜的研究

嚴靈峯

(一)「韓氏宗譜序」稱：「今抄錄族譜，以誌永遠。」

(二)末署：「中華民國二年二月初旬，族副、族正，同誌。」旁註：「孟琪錄、增榮錄」字樣，足證該譜係民國二年的「抄本」所自。

(三)自三世祖韓緯至文公二十四代，共二十代，中斷無記載，全係空白。

(四)文公二十四代：玉珍，旁註：「自唐迄今，千有餘年，屢遭兵火，家譜無存；相傳文公二十四代孫玉珍。」

(五)二十九代：鴻琳、子：生陽、生春、生財、生奇、生大。

茂林：嗣子：生財。

毓琳：子：生大。

(六)三十代：生陽，子世延。

生春，子：世聲、世芳、世雄。

生奇，子：世英、文英。

生財，子：世榮。

生大，子：立志、立吉、立正、立德。

(七)三十代：紹祖、鑽祖、法祖。

①紹祖、鑽祖無子。

②法祖，妻任氏，字效光。

嗣子：伯虎，修武人。

旁註：「乾隆三年，授翰林五經博士。」

(八)三十一代：伯虎，子：子江、子漢，旁註：「硃批：其子孫永不准承襲。」

按：此註：「其子孫永不准承襲。」是指：「韓氏後嗣」呢？抑指：「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呢？未敢斷定。

(九)三十二代：子江：子漢。

旁註：「存恕宿恕，不令其子孫同譜。」子江、子漢皆無子。「存恕宿恕」四字，不明其意義。

(十)三十九代：思道，妻胡晶心，子：清濂、清溪。

旁註：「民國三十二年應襲奉祀官。」

(十一)四十代：清濂，子：恩元(大元)、恩培。

(十二)四十一代：恩元。

該譜中關於「翰林院五經博士」的記載：

(一)三十代：法祖，乾隆三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二)三十三代：九齡，妻楊氏，字遐年，乾隆五十年授五經博士。

(三)三十四代：錫爵，妻郝氏，字天章，嘉慶八年，授博士。

(四)三十五代：學禮，妻王氏，字鯉庭，道光九年，授博士。

(五)三十八代：綬榮，子：恩道。

旁註：「光緒二十六子，承襲博士。」

茲就該譜重要部份，加以分析：

(一)自韓愈的六世祖韓茂至韓昶的兒子韓緯，共七代，可能據現成的「昌黎先生年譜」，加以編纂的。

(二)自二十四代玉珍，以上「二十代」無有記載；玉珍既係「相傳」而成為「二十四代孫」，「相傳」二字，即「故老相傳」之意，亦即「傳聞」，他是韓愈的「二十四代孫」；是否「眞正的」韓愈的「後代」，仍屬疑問，「宗譜」中找不到他父親的名字，他何所從出？已無法證明；更無人能夠指出，由此上推的「十九代」的各個名字，這是無法證明，他是韓愈的「直系血親」。

(三)「三十代」的法祖，就是「乾隆三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的人；也找不出他的父親的名字，法祖無子，以「修武人」的伯虎為「嗣子」；也不知道伯虎的「生父」是誰？

(四)法祖有兄弟二人：紹祖、鑽祖，皆無後；同時也不知道：他們的父親的名字。

(五)「三十代」中尚有：生陽、生春、生奇、生財、生大等堂兄弟五人，皆有：父、子；但「排行」皆作「生」字；而法祖兄弟三人，排行皆作「法」子；這又不同。

(六)三十一代伯虎，與生陽、生春、生奇、生財等的兒子皆「世」字輩不同；而生大的兒子作「立」字輩，又有差異，其世輩之淩亂可知。木本水源，豈有好幾個人找不到他自己的父親的名字的道理。

(七)「三十九代」的韓思道，自列祖、孫三代。筆跡與原譜不一樣，他現年七十九歲，應生於清光緒二十三年，民國二年修譜，他僅十七歲；竟然做了「祖父」；其妻胡晶心，生於民國五年；當時，她尚未出生，如何能夠與韓思道結婚，且做了「祖母」。

(八)自三十代至三十八代，共記載「博士」五人；三十一代三十二代無「博士」，兩代脫節；三十三代、三十四代、三十五代，連續有「博士」三人；三十六代、三十七代兩代又脫節；此非「世襲」之證。

(九)三十代的法祖，三十三代的九齡，三十四代的錫爵，三十五代的學禮四人的「博士」上皆有「授」字，可見都是朝廷「授與的」；獨三十八代的綬榮，是「承襲」的；他係「承襲」誰的「博士」？未有明白記載；至韓思道却改作；「奉祀官」，這又何據。

(一〇)各代「博士」均以配偶入譜，其他各人並無此例，韓綬榮既係「承襲博士」，何以又不將配偶入譜？

(一一)韓思道個人有無增修「族譜」的權利？增修時，是否得到：族正、族副等證明或族人的同意？

(一二)整個「宗譜」、「二十四代」的韓玉珍，接不上韓愈之孫的「第三代」的韓緯；「三十代」的法祖，又接不上「二十四代」的韓玉珍，法祖無後，以修武人的伯虎為「嗣子」；伯虎的兩個兒子：子江、子漢又無後嗣，如此斷斷續續的記載；如何能夠證明：韓思道是韓愈的「直系血親」？

「下鄉運動」是一種控制技巧。對年輕人而言，「下鄉運動」代表「國家」和黨控制他們成年生活的另一階段。

中共指派年輕人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大多數年輕人很明顯地不喜歡農業勞動，而中共却要年輕人明白，他們對得到城市工作的希望必須以他們是否能努力工作和具有「好的政治態度」而定。

在公社中，黨的幹部、工地負責人甚至他們的同學，都一直監視、討論並且審核他們。

能否回到城市是一項非常狡詐的事。公社人員舉例說，一個年輕人可以藉積極地表示願意將他的餘生在鄉村「落戶」而顯出「良好政治態度」。

年輕人知道，如果他們藉加入「共青團」或甚至最好加入「共產黨」而表示對中共政權的支持，就更能有機會回到城市或者接受更高的教育。譬如，一名「共青團」的領導份子在接受訪問時提到，在她重被任派為北平某工廠「共青團」中的領導職位時，她僅在鄉下待了六個月。

在我所曾經訪問過的中共較高等學校中，超過半數的學生或是「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在中國大陸全部人口所佔比例的好幾倍。

家庭與學校的聯繫也有助於這一點。在某些學校裏，大多數的學生是「官員」的子女。這些學校的畢業生顯然具有特徵。「北京大學」的一名學生曾吹噓，他高中的班上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學生已進入「高等學府」。

具有足夠的政治背景、優秀的智識，以及良好關係以進入大學或學院的人，也同時走進了將能把他們帶入「幹部」階級的職業道路。「幹部」的大略意義是「官員」「官僚」或「知識份子」。所謂「知識份子」包括教師、宣傳者及從事某種行業者。為了要在未來獲得這些特權，他們必須接受對他們生活上的控制，這種控制範圍要比對普通人大。

司法審判極不公平

一九七三年夏天，一個姓張的青年把他的女友帶到他們工廠裏一個隱蔽的地方，他們在那裏發生了性關係，不幸的是，其他的工人看見了。

這一對情侶的行為是大眾所不能接受的，特別是在上班時間作這種事，於是西安西區電器廠的領導階層對他們採取懲戒行動。廠裏的職員認為這是「內部」的事情，不應該交給廠外的當局去辦，然後，他們批判這一對情侶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更不幸的是，張姓青年的女友的父親是一名重要「官員」，他聽到這個消息後趕到西安，逼使他的女兒改變說法，指控張姓青年強暴。

所以，廠外的當局接管了此案，張姓青年於是出庭應訊。他對於這件事的改變顯然很憂慮，因為「法院」的「官員」宣佈，他對於此事「態度很壞」，可以判廿年的徒刑。

「法院」後來對這件事起疑，將他的女友判了三年勞改。她被「法院」以生活方式不良判刑。

張姓青年的許多同事對於所發生的事感到很驚駭，因此他們利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不穩的政治局勢，在西安貼出大字報說明這件事，並且為他們的朋友申寃。

這也許是中國大陸上司法審判不公平、「司法制度」有問題的一個極端例子。但是，它却說明了一些事實。例如，廠方官員起初有意自行處理這件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中國大陸上幾乎任何工作單位，都有人受到批判和監視，因為他們犯了罪或錯誤。他們沒有被解交「公安局」或法院，仍然繼續工作下去。譬如，北平以南邊的石家庄有兩個工廠，工廠裏的職員說有些工人在行竊時失風，或是從事其他「破壞家庭」的工作(指通姦)時被人發現。

某工廠的一名職員說：「這些人除了在工廠裏受到嚴密的監視外，下工後他們可以回家去。我們常舉行教育會議，藉以批判和教育他們。」

行為不當也判死刑

他提到所謂羣眾的批鬥與監視制度，這是中共法律制度的一個基本部分。令大多數西方人吃驚的是，這種監視制度的理想形式，是用來對付那些罪行輕微的犯人與初犯。事實上，中共的制度很可以照理想發展，使罪犯留在他的社區裏，加以教育，不使他有再次犯罪的機會。

但由於有大字報、有法院的宣告、有中共的監視與批鬥，所以那個原先假定已經悔過的罪人，却成為懷疑與敵視的目標，只要有最輕微的，甚至只是想像的罪行，就被大肆批鬥，橫加打擊。中共的法院佈告上，有很多案子是因為那些列入被監視的人，犯了某些小小的事情，就被判入獄，原因可能只是有人判定他們的態度不好，或是有人聽到他們談了某些「反動」的話。

另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有人犯了相當嚴重的罪行，可是只要他在單位裏的朋友有權，或人數頗多，通常就可能只受一段象徵性的監視，就算了事。

例如，有證據顯示，共產黨員若犯了罪，是由黨的組織來決定是否召「公安」人員來處理。

法院紀錄上列出的兩個犯罪案件，就說明了這一不公平的待遇。有一個姓胡的小學教員，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因為「引誘與非禮」一些年輕的女學生，而受到批判與改造。後來，他又犯了同樣的罪行，甚至「更加過份」、「南京法院」的宣告說「他幾次三番，與兩個學生，在同一時間裏性交」。最後，他雖然十多年前即已有初犯的罪行，仍只判了十七年徒刑，看來似乎有人在庇護他。另一個在武漢的青年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這個不知名的青年，有一次在公共汽車擠到別人，在這過程中並口頭上侮辱了一個女人，然後他隨着她下車，在她走開時吼着侮辱的言詞。後來他又在街上侮辱了另一個女人。法院的佈告結論時含糊地指述這個青年與他的朋友對一個女子「行為不當」。最後的判決是把他處了死刑，而毫無證據顯示會先將這人交付監視，批判或改造。

所以，像張姓青年在西安的情形一樣，是否將任何一嫌犯送到「公安局」及法院，這決定有時是很隨便的，並含有政治色彩在內。此外，據中共的「法官」告訴外國人說，他們是「照羣眾的意思去進行」他們的調查。與法院一再提到所謂「羣眾對某罪犯的憤怒」合起來看，這顯然表示大眾的意見，在決定判罪情形上，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原作者：多倫多環球郵報駐北平特派員孟諾)

鐵腕治下的大陸人民生活

陳獨塵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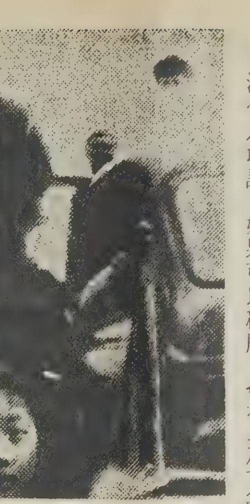
八億五千萬的大陸農民，在北平政權的鐵腕統治下，幾乎沒有一點行動自由。大陸農民如果未經獲准，甚至不能從一個縣旅行到另一個縣去。中共控制他們最有効的方法是不發給粮票，他們沒有「通用粮票」，根本不可能在別地生存下去。

大部份在中國大陸旅行過的人報導說，中國大陸的城市相當有秩序，不像亞洲其他地區的城市那樣亂。他們沒有看到雜亂的貧民窟，沒有人睡在街上，也沒有乞丐出現於旅館中。

最主要的理由是這樣的：中國大陸都市中的人口受到嚴格的控制，因為六億五千萬以上的農民中，只有極少數人有權到城裏去。這一規定，其實是中共對人民的自由施加了極嚴格的限制。

農民逃荒湧到城市

沒有人敢說，如果可以移居，會有多少人離開



武漢押出「罪犯」示衆

鄉土，但在一九五八及一九五九年間，對遷移的控制暫時崩壞時，千百萬農民蜎集到城市去，因為那裏的工作機會比較多。當中共「大躍進」的運動失敗之後，中共當局曾費了幾年的工夫，來捕捉城市裏新來的居民，把他們遣回鄉下去。但仍有許多農人硬留在城裏，不肯離去。

如今，仍有無可數計的農村百姓，忍辛耐苦，冒着受罰的危險，想到城市去，他們在城裏經常可能找到生存的夾縫，依朋友或親戚過活，因為他們在城裏不可能合法地得到固定的住所或粮票及布票。如果他們在行乞時被逮到，中共當局就把他們押回鄉村。

在毛澤東死後這一年，曾有一些徵兆顯示政策已告鬆懈，可以准許較多的人民在大陸旅行或訪問，但仍不能移居到另一個城市去。為了處理日益增加的旅客交通，中共的報紙曾呼籲要改進鐵路與航空業務。

然而，即使是從某一村鎮或城市出發，作短程的旅行，也仍是很難安排。

想要從事旅行的人，首先必須向他單位的「領導」報告——這單位或是工廠的工作小組，或是農村的生產隊，或是他工的其他機構——申請給假，准予旅行。他通常需要說出必須請假的理由（例如父母親在另一城市生病之類），因在中國大陸，惟一容許的假期，只有每年五天或六天的固定假日。

這一規定惟一常見的例外，是大多數不能住在一起生活的夫婦，丈夫通常一年可以有一或兩個星期的時間，去探訪他的妻子及家人。

雖然沒有絕對的規定，但顯然要獲得訪問某些地區的許可，是更加困難的。與中國大陸上的人談話以後就可以發現，北平已成為較難去的地方之一（至少最近如此），也許這是因為北平可銷售的物產很多，會吸引太多人之故。

前往邊疆地區也受到限制。在過去，福建省居民未獲許可不得越過縣界，現在也許仍然如此。

嚴格限制自由旅行

想要旅行的人一旦獲得「工作小組」的批准，就可以得到特別的粮票，使他能在外省買米或麵包。這些粮票是中共最基本的控制工具之一。通常每個家庭所得的粮票僅在該省有效，除非他們能拿出珍貴的「全國通用粮票」，否則他們在其他省份的餐廳中，連一碗飯都買不到。

旅客到達目的地後，除非拿出他「工作小組」的介紹信，否則不能投宿旅館或客棧。如果他住在朋友或親戚家中，他們必須向地方當局登記。

所有這些規定都嚴格限制了旅行的自由，但有些人還是有辦法不受限制。

經常有一些女卡車司機，向在北平街頭遇見的外國人吹噓她如何每隔幾個月就開好幾百哩的路來到北平。她向她的監督者所述的藉口是，她的卡車需要零件及修理，而這只有在北平的卡車工廠中才能買到及修好。而在下層社會中，仍有許多流氓及騙子找到某種方法到別處去。

中國大陸人口最重要的一次運動是在中共「政府」的指示下進行。

黑類下放紅類進校

近幾年來，數百萬年輕人在畢業時，就由城市被下放到鄉村，中國問題專家一直不斷分析這種人口大量遷徙的現象，經濟學家以降低城市人口和吸引多餘年輕工人的觀點來討論這種舉措，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強調年輕人無法適應鄉村生活的困難和少數年輕人逃回城市的黑戶問題，不過無論如何，

特別注意・中共統戰

談到我的「明天」，很多人一定會問我要不要到國外去？

如果美國政府邀請我到美國去，爲中共暴政殘民害國作見證的話，我當然願去，中共搞暴政是我親眼目睹的事，這有什麼不可以作證的呢？

這兒，我也要針對「明天」，提出一些我個人的淺見。

在大陸，人民反共的方法很多，有的組織起來直接與共黨鬥爭殺害共幹，有的起而進行武裝鬥爭，有的學共黨那一套，打着紅旗反紅旗，或靠派系鬥爭反共，各色各樣都有。

要翬夠自由陣營，對中共的統戰陰謀要特別注意，中共對外的每件事均爲統戰工作。

我所瞭解，中共統戰陰謀主要目的是跟你接觸，給你好感，然後讓你慢慢談政治或其他問題，慢慢上當。

中共懂得製造好感，略施小惠，利用人性弱點，這些看來簡單，却要萬分警惕。

有時看到自由世界的團體或個人，得了中共小恩惠，便什麼事都幹，連出賣老祖宗也無所謂，拚命爲中共宣傳張目，事實上他們看過大陸眞況沒有？並沒有。祇把中共所宣傳的當做事實，甚至替它們作應聲虫。

對付這些左傾的應聲虫，最好方法就是教他們實地到大陸去看看，去了解眞相，讓他們經歷一下大陸同胞的生活，這樣他們自會回頭。

對左傾份子和追隨者，我相信他們對共黨內部鬥爭及爭權奪利比較有所了解，所以當他們自己頭腦清醒下來，冷靜考慮一下，爲何中共造成今天這種殘破局面，相信他們會從對共黨的幻夢中覺醒。

深信國府・光復大陸

本人深信，在台灣復興基地的自由祖國政府，一定能反攻大陸，光復大陸。

光復大陸的日子祇有越來越近，因爲中共統治大陸已廿多年，作惡何止萬端，對大陸人民絲毫沒什麼好處，人們的生活比以前不知苦了多少倍，中共在大陸已喪失人心。

大陸同胞都想早日脫離統治，道理很簡單，中共不停爭權奪利，人民早已看清了它們鬥爭本質。

儘管中共政權再怎麼控制、迫害、大陸同胞對自由祖國生活概況，自由情形仍然有方法知道，中共也擋不住的。

連共黨幹部，甚至黨員的心都向着自由祖國，羣眾更不用說了。

把很多因素滙集起來，我深深相信，反攻復國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昨天」的我已死，「今天」的我正埋頭努力，爲反共大業而效力，對「明天」，我充滿了希望，充滿了反共勝利和光復重光的希望。

祝福各位關懷我的人！

日本拒絕中共軍事統戰

藍湖

本月五日日本「每日新聞」獨家報導，日本防衛廳已決定拒絕中共派遣一個「八一射擊隊」訪問日本的計劃。據該報說，防衛廳將透過中共駐東京使館照會中共「國防部」，以準備不夠充分爲由，表示無法接待該一射擊隊訪日。這是一項明智的抉擇，值得稱頌。

今年四月五日至十七日，中共曾邀請防衛研究所負責人嚴島久雄及防衛廳右十已離職軍官等訪問大陸；在嚴島等訪問大陸期間，中共曾派高級軍事人員陪同，實地考察「人民解放軍」裝備和參觀演習，並與中共有關人員舉行座談。繼之於五月初及邀請日本海上自衛隊將校所組成的「海軍研究會」五人代表團訪平，參觀中共海軍設施。六月九日又邀日本前陸上自衛隊參謀長（相當於陸軍部長）三好秀男到大陸訪問，並由共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接待，並陪同參觀訪問，並與共軍高級幹部會談，交換國際及亞洲情勢。而且中共接待三好時，完全以現役部長級儀式，隆重歡迎。此外前防衛廳防衛局長、國防會議秘書長海原治，亦曾應邀訪平，達一週之久。

中共突然邀請日本軍人訪平，顯係一件不平凡事件，察其目的，旨在透過此等退役軍事將領影响力，在自衛隊內培養親中共勢力，爲未來在日本發動武裝鬥爭打基礎，現在再計劃派射擊隊赴日本，與日本現役軍人藉射擊比賽，發生接觸。如果此計劃成功，中共準備邀請自衛隊人員訪問中國大陸，從人事交流，積極在日本自衛隊內擴大親中共力量。其用心相當深遠狠毒的。因日本防衛當局已察覺中共所包藏的陰謀禍心，因此毅然決定婉拒「八一射擊隊」訪問日本，使其陰謀無法得逞，但中共赤化日本爲其基本政策，即使這次計劃遭到挫敗，中共決不會就此罷休，必定會等待機會，繼續施展其統戰技倆，非達目的，決不會終止

因此，我們除了對這次日本當局的措置表示敬佩外，我們仍要誠摯籲請日本執政當局，應隨時提高警覺，決不能讓中共有可乘之機，否則引狼入室，惹火燒身，最後威脅到日本的安全。此外，據嚴島、三好等自大陸返日後所發表的談話，認爲共軍裝備陳舊，軍事技術落後，故中共有意要求日本提供新技術及日本購買現代化武器，更新裝備，以便推進所謂「軍事現代化」。所以我們也要在此提醒日本當局注意，萬不可貪圖經濟上利益，給予中共任何軍事上援助，或提供任何武器或軍事技術，否則，中共一旦壯大之後，第一個受害者將是日本本身，毫無疑問。

我的昨天今天明天

范園焱



我的昨天生活在大陸，沒有自由，祗有奴役、鬥爭、混亂，恐怖……簡直像在地獄中一樣。為了人權，為了反共，我拋妻別子，投奔自由。今天，在自由的新天地，心裏感到特別愉快，簡直和大陸那種非常痛苦的心情成了強烈對比。

風景美麗・建設進步

自由祖國各界同胞的熱忱及熱情，到處洋溢，連坐車路過，行人都舉手向我打招呼致意。

回到自由祖國，這兩三個月來，我曾參觀了很多地方。天祥、日月潭、陽明山、石門水庫等好多風景區都去了，高雄大鋼廠，大造船廠等建設，也留下我的足跡。

台灣風景的美麗和建設的進步，大陸沒辦法比。尤其現代化的煉油廠，用電腦控制，大陸上不但沒有看過，而且聽也沒有聽說過有這樣的先進煉油方法。

在過去，四十五萬噸的船應該有多大，實在難以想像。到了自由祖國的造船廠實地看了，才知道確實太偉大了。

我問船廠，能不能造航空母艦，他們說簡單得很。這說明了自由祖國的富強進步，大陸根本望塵莫及，他們連一萬噸的船都不會造。

一連串的參觀訪問，遇到各階層的同胞，不知道握了多少手，同胞們很熱忱，使我的心感到熱呼呼的。

祖國同胞們同我握手時越握越有勁，有時大家爭相握手，人太多，我無法一一握，自己心裏深深感到對不起，應該一一握的，可是由於時間不允許，眞感抱歉。

現在，我願藉這個機會，談談「今天」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

回來後，出席了不少次共情座談會，至今仍有很多機關、學校邀請，這是很榮幸的事，但時間有限，邀請的人多，祗好慢慢來。

依我看，對學生座談是必要的。許多同學生在自由祖國，過着幸福的生活，對大陸狀況完全不了解。就有人在聽我講共情後反應說，共黨也是人，不是那麼殘暴吧？我要告訴同學們，實際上共黨之殘暴，不是他們所能想像的，一切都不是有人性的人能做出來的。

從這方面看來，應該讓學生們深深地認識共黨的殘暴，不但他們自己要聽我這親身體驗的人說，同時也應將這些經驗，向各方證實。所以我很樂意與學生作集體或個別的座談。

對共鬥爭・徹底揭穿

對付共黨，你越讓他，他就越得寸進尺，共黨歷來如此，我們對共鬥爭時，就要我把它徹底揭穿，撕破他們的畫皮，人們就可識破它。

我認為我們以前的宣傳不夠，有些海外華僑對中共內部實情不瞭解，這對我們不利，也使若干華僑輕易的上了中共的當。

如果我們把中共眞相揭露，讓某些中了中共邪說的華僑，帶回大陸去印證，當他們看到共黨祇是說得好聽，而言行決不一致，那時他們就知道了。自由祖國可由此一角度，展開對共鬥爭。

據我所知，有些外國政府或政客，妄想與中共打交道，其實他們各有各的打算。

據我的看法，有些外國政客，他們的制度和意識形態與中共不同，領導階層在位時間不同，儘管這些政客也有些鬥爭策畧，但怎樣也鬥不過中共的陰險狡猾，一定會吃虧、倒霉的。

外國人很少到大陸，不知道、不瞭解大陸眞實情況，所以聽到中共的甜言蜜語便信以為眞，以為中共替他們講話，是向着他們的，所以聽信共言共語反對自己政府，另外又急着與中共訂交，這眞是引狼入室。

明天我要怎麼樣呢？

我的未來計劃是多做些反共、滅共的工作。那些工作最重要，我就先做那些工作。

當初我投奔自由時，曾表明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三民主義才適合於中國，未來我仍堅持此一看法。

共產黨說它們是「無產階級」，但在大陸消滅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却引起了更多的「反革命」階級，不管內、外，反對中共的越來越多，這一切的一切，證明中共是不能存在的。

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政策，主張平均地權，實現均富，這是最好的，也是最理想的制度，非常適合中國人的需要。

加強團結僑胞

認為海外的僑社，已有一般雄厚的新生力量，就是二千二百餘萬僑胞中，華裔青年的比例已逐年增加，加強對海外青年的培育工作，有刻不容緩的需要。其次，為發展僑團組織，工作重點為鼓勵僑社青年參加僑團活動，積極培養僑團幹部，加強輔導宗親鄉親組織及輔導僑團改選，毛松年報告僑胞的處境，由於世界姑息氣氛仍然瀰漫，共黨統戰毫未放鬆，故處境十分困難，當前僑務工作主要加強僑胞與自由祖國的聯繫了解，緊密團結合作。僑胞處境雖然艱難，但愛國的熱情與志節，非惟未見消退，反而愈趨激昂，過去五年每年回國參加慶典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增多，去年達到二萬二千二百六十四人，今年還要打破紀錄。每年回國僑胞中，來自我無邦交國家及地區佔總人數百分之八十以上，他們已突破了國際政治關係的藩籬。毛松年讚揚旅居海外的僑胞在艱彌厲，百折不撓，無論是僑居地堅守反共立場，粉碎共黨統戰陰謀，或是紛紛返國表達支持自由祖國的忠誠，在在表現了明順逆、辨忠奸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大義，今人萬分敬佩，也使大家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愈益充滿信心。

近幾年來，中共打入了國際社會，與非共世界很多國家「建交」，初期計劃原欲以華僑社會供其驅遣利用，以張大聲勢，亦向僑居國家進行滲透顛覆工作，其所採取的手段，或直接豢養爪牙，或以廉價產品供應華僑商店，或以「有邦交」的地位掠奪僑團與華僑組織。中共毒計雖然陰狠，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但却忽畧了最重要一個因素，那就是華僑社會決不能接受共產思想和共產制度，以此，幾年來鮮有成效。現在北平的五人帮——華、葉、鄧、李、汪，乾脆對華僑採取放棄政策，根本否定華僑地位。中共外長黃華於今年七月三十日在北平「外交部」禮堂向共黨組織科長以上共幹作了五個半小時的「外交報告」。其中提到華僑政策問題，黃華說：「再過二十多年或五十年以後可能已經沒有甚麼華僑了，葉副主席說，十年來的華僑工作，基本上是失敗，這點總結是中肯的。……出國的華僑思想情況也要注意，不要給台灣拉走。」中共今後對各地僑胞將更加採取敵對態度是可以斷言的。

國府應更加強華僑政策，團結全世界僑胞只有遵循兩條途徑：第一條是經濟途徑，強化世界華商總會一類組織，鼓勵各地僑胞成為自由祖國商品的經銷商或推銷員，在互利的基礎上鞏固團結。第二條是文化途徑，通過一切文化活動，促進僑社與祖國文化交流，特別着重於年輕一代的華裔青年，增強其對自由祖國的向心力，使全世界黃面孔的中國人都身為炎黃子孫自榮，那我們就成功了。

余敎人

雙重標準的媚共洋人

會與經濟問題之外，往往還聲稱中共目前所進行的措施實際上還要比先進諸國所已獲致的成就更優越。

這種令人悲嘆的最近一個例子是，一個美國家庭計劃團體，他們剛由中國大陸回來，正一身沾滿了專家所謂的「代表團災症」。他們聲稱已經親眼看到了遠景。而且是行得通的（至少他們認為如此）。而香港的報紙和廣播竟然也報導了這些存心善良，卻又不知所云者的無聊空話。

他們談到中共拒不發給第三個小孩糧票的辦法，好像那就是社會福利的一個了不起之例證。他們還讚揚中共讓婦女在她的短暫相聚時間裏，服用避孕藥的辦法——他們顯然沒有想到既屬夫妻為何會有這麼多強迫性的分居？最糟的是，他們對於這項節育計劃的驚人社會代價竟視而不見：例如迫使年輕人一直要到二十五、六歲以後才能舒解性的壓抑，嚴懲希望有三個小孩的家庭，以社會力量來排斥那些不願遵從節育計劃的人，並逼迫人們進行墮胎和絕育，

到中國大陸訪問的人還往往注意不到連中共「官方」的傳播媒介都自承存在的一些缺點。最近出版的一期「紅旗」雜誌上，有篇稱讚東直門外副食商店的文章，使人不禁聯想到要在北平那比較不「前進」的商店中購物該有多麼困難。

動不動便關門不營業的情形必定令人感到不好過，這篇文章說，東直門外的這家商店「在舉行研討會，盤點存貨，開會或者小作休息時；都已不再關門」。如果為了這些目的動不動就可關門不作生意，那就可憐其他商店裏的那些顧客吧。

其他不便之處還包括限制零售的最低數，因此小額買賣沒人受理，北平市內實施豬肉配給的現象，也在一篇聲明中暗示了出來：它說，豬排、豬油和其他日用品，均照著「一項預定的計劃」來供應，

這篇文章也提到，有些在「公家」供應站工作的人「廣開後門」，意即進行黑市買賣，雖然當局已經採取「教育」措施來處理此事，而且「自此以後便不再出現這類事情」，然而人們不免懷疑這種現象究竟還會繼續到何種程度？然而「南寧電台」最近一篇經廣播的一篇報導，才是承認中共內部這種缺點的最佳例證，報導中說：「廣西南部山區的一個生產隊，花了許多時間和力氣，把一部牽引機拖上山去。用不了幾天，這牽引機就發生故障，而且沒人知道如何修理，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把它拆散，再送回縣城去，結果發現主要的毛病是牽引機的油料用完了。」（譯自九三十日香港「遠東經濟評論」；原作者戴維斯）

李詩凱譯

曾坐五把交椅的陳雲

中共席捲大陸後，北平懷仁堂坐第五把交椅的是陳雲，當時大陸各地的大禮堂均掛上毛劉朱周陳的「標準相」，直至五六年的「八大」後，才添上鄧小平，隨後再加上林彪。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七張主宰大陸六億人民的「標準相」，幾年之後，一一被除下，僅留下老毛一張而已。

陳雲當紅的時間不長，「八大」後，大權開始旁落，且在威望上，不及後起的鄧小平。但也因此，才不遭老毛整肅，正合了「塞翁失馬，焉知禍福」一句。

陳雲別名廖程雲，一八九九年生，江蘇省青浦縣人。早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及印刷工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他是卅五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任中共江蘇省委員會委員兼職工部部長，以上海員工會爲掩護從事工運。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一九三二年底到江西蘇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白區工作委員會書記，白區工作部部長，全國總工會委員。

一九三四年，陳雲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結束後，在貴州化裝成商人，離開部隊，密經上海潛赴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並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

一九三七年返回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並在抗大，陝北公學，中央黨校，馬列學院等處任黨史及幹部政策教授，選述「論幹部政策」及「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等，甚獲好評。一九四〇年任政治局委員兼中共西北財經處主任。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選爲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抗戰勝利後，到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之吉黑軍區政委，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財經處處長，東北局組織部長。後兼任建設委員會主任，東北鐵路管理局總局長。

一九四八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瀋陽軍管會主任委員。一九四九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王任及重工業部部長。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選爲中央委員，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九大、十大也選爲中央委員，但文革中大受冷落，雖無甚「打倒」之聲，也無大濫。陳雲在大陸是有一定威信，但還比不上鄧小平。「十一大」雖當選中委，但沒有重入政治局，將來倘出任「人大」委員長，也是有職無權的虛銜而已。

紳士的眞正定義

紳士的眞正定義是甚麼？這個問題很難有一個完整的答案，但是我們來試試。

首先，一個紳士不一定是富有或衣著華麗。它與外在的環境或面貌並沒有關聯。而是靠內在的涵養來顯示出紳士的風采。在最卑微的身份中，有天性使然的紳士，我們給紳士下一個大畧的定義：眞正的紳士待人的方式是合乎「黃金律」的表率，這其中已包羅了所有。（按：黃金律者，出自聖經所示「無論何事，他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有關紳士的一般觀念是這樣的：紳士總是體貼別人的感覺，他是機智的——他知道如何在適當的時候說或做適當的事情。他是一個紳士——換句話，他在風度和談吐上是穩靜而且優雅的，他不會不合宜的堅持己見，眞正的力量不是高聲和喧鬧的，而是沈著和暖和的，紳士的風度於所有好的儀態，那就是穩重。

一個紳士永遠不會是專制霸道的，暴發戶可能以苛薄或輕視來對待佣僕和下屬，但一個紳士絕不會如此，他經常是謙遜的；沒有高或低的階級區分，他對佣人仁慈而尊重；他不會與他們太過親密，也不致於冷冰冰的保留自己，他對那些服務表示感激，以微妙又有效的方式表達。

在談吐方面，聲音的語氣和抑揚，用字的選擇，以及某種其他難以言喻的事情都顯示了一個人是紳士與否。他不必要是個用語純化論者；他可以自由地運用俚語，但他知道那些俚語可以用和甚麼時候不該用。他不必是呆板或拘謹的；他有時候可以頗具童心的說話和表現，但他知道甚麼可以做，甚麼不該做。

在服裝和外表上，一個紳士不會對別人失禮。他的服飾不必是時髦的——仍是較不引人側目的，但他對格調、端莊和整潔的講究。在穿著古老和雜亂的服飾有某種虛榮心在，正如同穿著最時髦和顯眼的服飾一般，紳士對於這兩種極端都會避免。他在經濟能力許可下，在服飾上表達自己——而且深知人不可貌相的道理，所以他可以不經心於外表的打扮。

在舉止和態度上紳士是慎重而非戰戰兢兢的，他不矯柔造作，亦非無事自擾。溫文典雅人其言行的原則；在房中踱步抑或把著一只茶杯，最典雅的方式即是不做多餘和醜陋的動作。

不是每個人都富有，但是每個人，無論是窮、是卑微，都可以做到一個眞正的紳士。

歡迎，現已成聖誕歌曲的經典之作，據「金氏紀錄大典」記載，冰哥羅士比所灌的聖誕歌曲唱片，銷售已達三億張，創下了唱片銷售史上的最高記錄。

一九五〇年代搖滾樂的盛行和貓王皮禮士利嶄露頭角，始將冰哥羅士比的聲勢壓了下來。

不過，他並不氣餒，轉而向電影界謀發展，他拍過七十餘部影片，演了些不唱歌的戲劇角色，頗受好評。

他較著名的影片有「鄉下姑娘」，與英格烈褒曼合作的「聖瑪利鐘聲」，以及一九四四年使他獲得一座奧斯卡金像獎的「與我同行」，他在片中扮演一位神父。

一九六〇年代，冰哥羅士比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電視上，他偶爾作些專輯節目，經常担任「荷里活之宮」這個綜藝節目的主持人。

冰哥羅士比第一任妻子全家福(一九三八年)

台詞永傳爭相傳誦

也許在冰哥羅士比一生中，最爲人津津樂道的是他與卜合搭檔。他們最初携手合作「新加坡之路」是在一九四〇年，二人的喜劇風格互相輝映，詼諧風趣，極受喜愛，經常在演出時，他們會撇開劇本，臨時穿揷許多辭意傳永的台詞，一時爭相傳誦。後來他和桃樂塞拉摩陸續合拍了五部「路」的影集，紐約前鋒論報曾讚揚他倆的風格輕鬆自然，不疾不徐，別具匠心，無懈可擊的搭配取代了大聲喧嘩。

二次大戰朝間，冰哥羅士比愛國不後人，他到各個軍營、醫院作勞軍演唱，又透過短波把歌聲傳到國外，一九四四年，並到歐洲勞軍。

他平素熱心公益，經常作慈善性的演出，籌募基金。

冰哥羅士比前後結婚二次，二十六歲那年，冰哥羅士比仍是無名小卒，當他和鼎鼎大名的女星狄絲結婚時，報上還把他的名拚錯了。

這段婚姻一直維持了二十二年，直到狄絲患癌症死亡爲止。五年後，他娶了小他三十歲的年輕女星嘉芙蓮

冰哥羅士比的大耳朵及開朗的笑容，是他的註冊商標，他所灌製的聖誕歌由，更是婦孺皆知。

今年三月時，他在慶祝五十年演藝生涯的表演中，由二十呎高的舞台上摔了下來，住院治療後，身體一直不太好。

他在自傳裏面，形容自已的成就是拜天之賜，他說他只是個幸運的人，餘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能眼見子女長大成人，日子過得幸福愉快而已。



冰哥羅士比與第二任妻子全家福

熱愛高球・最後一擊

熱愛高爾夫球的冰哥羅士比，是和三名西班牙高球冠軍在摩拉里加高球俱樂部，打至第十七洞時昏倒，被送往紅十字醫院時已死亡。

冰哥羅士比灌了十多張金唱片，每張都賣了一百萬以上。大家最熟悉的有「平安夜」和「銀色聖誕」等，其中「平安夜」的銷路迄今未衰。人們常說：在一九三〇與四〇年代他聲名最盛時期，每一天的每個時刻，在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可以從收音機、電唱機或自動點唱機裏，聽到他的男中音歌聲。

有許多年冰哥羅士比的唱片銷路超過歷來任何一位歌星，但在一九五〇年代，他的紀錄被貓王皮禮士里打破了。

布衣名震公卿
當代影藝完人
冰哥羅士比的藝術生命

尹靜心

冰哥羅士比是最偉大的低音抒情歌王，以輕鬆閒散風格、羅曼蒂克音調，爲流行曲開闢一新天地。法蘭仙納杜拉，甸馬田都承師冰哥，成爲廣受歡迎的歌星。冰哥多才多藝，由歌壇到影壇，聲譽沒有衰退過，特別與卜合拍檔，無懈可擊。兩人的喜劇風格互相輝映，詼諧風趣，臨時穿插許多辭意雋永的台詞，一時爭相傳誦。他平素熱心公益，經常作慈善性演出，籌募基金。他的逝世，是歌唱界一顆巨星的殞落。

偉大低音抒情歌王

被譽爲本世紀最偉大低音抒情歌王的冰哥羅士比十五日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享年七十三歲。這是今年繼貓王艾維斯皮禮士利逝世後，歌唱界又一顆巨星的殞落。

七十三年前，冰哥羅士比出生在美國華盛頓州，一個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家庭裏，他在七個兄弟姐妹裏，排行老四。

一九三〇到五〇年代末期，是冰哥羅士比聲譽最隆的時期，走在大街上，幾乎隨處可以聽到那低沉豐厚的嗓音唱出的動聽歌曲，銀幕上也可見到他的演出。表面上，他的歌舞表演似蠻不在乎，帶着點懶洋洋的味道，實則，他唱歌的態度非常嚴謹，舉凡節拍、咬字事先都經過苦練，務使演出時對一點點細微末節都把握得恰到好處，在瀟灑的神態後面，交織著多少血汗，他的成功絕非倖致。

演唱神情

冰哥羅士比爲流行歌曲開闢了一片新天地，此即以輕鬆閒散的風格，演唱羅曼蒂克的歌曲，後來法蘭仙納杜拉和甸馬田就是循此路綫，成爲廣受歡迎的歌星。

原學法律後進藝壇

冰哥羅士比一九〇四年五月二日生於華盛頓州的塔柯瑪，原名哈利冰哥羅士比，因爲喜看一則叫「冰村號角」的漫畫，後來即以冰哥羅士比爲藝名。由於父母均具音樂天份，他很早就受到音樂方面的薰陶。

但是，冰哥羅士比只上過一節聲樂課，那是在康扎卡中學求學時，老師說他唱歌呼吸不正確，因此要他先做呼吸練習，不准唱曲子，自此他就再沒有上過音樂課。

上大學時，冰哥羅士比加入史波肯當地一個小型樂隊，專在中學舞會和私人舞會中担任伴奏。



最後一擊

冰哥羅士比打算讀法律，但後來發現不適合，於是朝演藝方面求發展，他和友好林克爾籌措了一點資金，向荷里活進軍。

一九二七年，他二人爲著名的樂團指揮懷特曼網羅，在他的樂團中演唱歌曲，另外也灌了些唱片，「密西西比之泥」，「從星期一起」都是這時的作品。

一九三二年，正式步入他歌唱的黃金時代。他的一首低音抒情歌曲「我投降」透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播放，不久即成爲全美最受歡迎的一首歌，冰哥羅士比這名字也就隨之家喻戶曉了。

多才多藝沒有衰退

這是冰哥羅士比成功的開始，從那時起，他的聲譽幾乎可說是沒有衰退過，他歷經廣播、電視、電影各個行業，都能有傑出的表現，其人多才多藝，可見一斑，這種例子在演藝界實不多見。

冰哥羅士比灌了無數張唱片，其中以「銀色聖誕」和「平安夜」最受

共軍批鬥黨風不正

秦明

中共的「解放軍報」上週發表了一篇批判他們的報刊弄虛作假宣傳的文章，坦認「黨風不正，文風必歪，新聞也難實」舉出許多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導演擺佈，誇大渲染的實例，提出猛烈的抨擊。

「解放軍報」雖然是將「黨風不正，文風必歪」的罪行歸咎於「四人帮」的流毒，實際上就是鞭打毛屍，因爲「黨風不正」這一句，顯然是攻擊毛澤東的「領導」，更是一道在激烈鬥爭中的符咒。

槍桿子祇爭朝夕

從一年來中共內部發生的許多事件的特質看：表面上吹捧毛澤東路線，實際上是全面修正；形式上吹捧毛澤東思想，本質上全面否定。在這個特質的前提下，嚴格的說，中共新當權派實質上已開始了變相的鞭毛運動。毛某曾填詞自況：「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斃命一年，屍骨未寒，獨夫的權威地位，如此朝夕不保，應可爲暴政不得人心一個很好的腳註。

最能表現上述特質的，有下列數事：

毛澤東去年九月斃命，未及一月，華國鋒一夥即發動十月政變，拘捕毛妻江青，以及「文革」竄起的紅人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而指爲「四人帮」大加批撻，株連了因毛澤東發動「文革」所蓄意培養的「新生事物」，到處批鬥，到處殺伐，一直到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以極大的革命義憤聲討了王、張、江、姚「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將他們四人永遠開除黨籍，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

同時繼續叫着「堅決、澈底、乾淨，全面的粉碎四人帮及其餘黨的資產階級的帮派體系。」至共黨「十一屆大會」，江青一系的人除了少數依附華國鋒之外，絕大多數被淸出了「黨中央」的權力機構，毛澤東化了十年時間培養的「革命闖將，從此烟消雲散，又豈是毛澤東生前所能想到。

毒草變香花

「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職務的決議」，中共宣傳機器在宣佈這項決議時，說鄧小平受了四人帮的打擊和誣陷，最突出的是宣傳文章說「毛澤東對鄧小平同志早有過明確而全面的評價」。事實如何呢？鄧小平每次被打下去時，尤其是去年七月四日鄧某罷官，是毛澤東親自批准政治局作成的兩項決定，華國鋒竄升，鄧小平免職，毛澤東對鄧某的全面評價是什麼？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是「右傾翻案風」的代表人物，他的「工業二十條」批成毒草，在批劉鄧路線時公開罵他是黨內另一個最大走資派，現在鄧小平恢復黨內外的一切職務，而將他過去的一切，都歸過爲四人帮，說「對鄧小平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而且當初被指爲「篡改」毛澤東「旨意」的安全、團結、把國民經濟攪上去」所謂「三項指示爲綱」的毒草，一瞬刻都變成了香花。而且當年毛劉（少奇）鬥爭的焦點所謂修正主義路線，又被鄧小平搬了出來，而且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也都很自然的接受了這個事實。

黑帮使出回馬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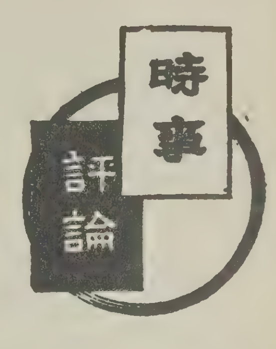
被毛澤東打倒的「老當權派」，又一個個的出現了。死了的大張旗鼓「恢復名譽」，不久前人民日報對賀龍、陳毅的吹捧，最近又爲已死一年多的前教育部長周榮鑫開悼，恢復名譽就是對這些人「重新肯定」，肯定這些人無意間就否定了毛澤東；另一方是活着的「老帥歸位」，這次中共「十一大」，職業官僚和老派軍人大批湧出，像「九大」和「十大」擠出「中央政治局」的聶榮臻、徐向前再度當權，羅瑞卿、蕭華、烏蘭夫、王恩茂、賽福鼎、萬里都當選中央委員。老一派牛鬼蛇神，除了劉少奇（一說已死於鼻癌，一說未死，但老邁不堪）和彭眞，幾乎都已竄出。相對的，文革新起的一夥，已多數被踢出，這種強烈的對比，對毛澤東是十分難堪的。

一代梟雄俱往矣

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華國鋒在「十一大」宣佈所謂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估暫不置評，但是中共文化大革命批揭四人帮，淸算毛某枕邊人和「文革」竄起的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判決他們的政治死刑，作爲結束，誠不知置毛澤東的「死靈魂」於何等地位！

更現實的是毛澤東的死靈魂，已淪落爲新當權派權力鬥爭的工具，「毛澤東進想」爲他們一夥政治服務。

中共新當權派對毛澤東的否定，等於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鞭屍，寫到這裏，不由想起中共創始者之一張國燾的話，張國燾指毛澤東是史達林式的「獨裁者」，他的一切環繞着錯誤的軸心旋轉，他斃命一年，蓋棺論定，毛澤東環繞着錯誤的軸心旋轉的結果，終於讓別人否定了他自己！



關於港澳問題的黃華講話

徐達文

據國府有關方面透露，中共「外交部長」黃華，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在北平「外交部禮堂」，向「國務院」有關外交各部會的科長級以上幹部的講話中，就人權問題，美國問題，華僑問題及港澳問題，作出了詳細的分析及政策的闡述。黃華這次「北平講話」的內容和實質，雖然與中共政權一貫執行的「階級鬥爭」及「世界革命」對外路綫，並無重大的分別，更無根本的改變，但黃華講話所提及的上述問題，畢竟是對當前國際形勢及海外僑情，具有敏感性的現實問題，難怪引起此間輿論的極大興趣。

尤其是「黃華講話」關於港澳問題所表示的，「維持現狀，在十年廿年間，甚至較長的時間內不提收回問題，那地區很特殊，左右兩派鬥爭很激烈，我們要密切注意蘇修的勢力滲透，不要讓他們有插足餘地」，「港澳地區在今後幾年『中國』與世界各國擴大貿易，引進先進科技和設備各方面，都會起很大作用，在政治意義上，比經濟價值上更大，也可以說，它是我們支援世界革命及傳播毛主席關於世界革命的橋樑，我們可以通過香港做許多這裏不能直接做的事。」

我們特別詳細引述黃華這段話，是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表達出中共當權派對港澳問題的立場和態度。而這種立場和態度，是完全以中共的「革命原則」為根本前提的。

其實，中共對港澳地區的「維持現狀」的政策，至今並沒有任何改變，這可以說，是由毛澤東、周恩來，甚至劉少奇這些老當權者，在世及在位時，經已確定下來的。中共現在的當權派，以致未來的接任者，正是為了一種無法估量的「革命利益」，及一種無法達到的「鬥爭目的」，實行「按既定方針辦」或「按過去方針辦」。

這種無法估量的「革命利益」，是中共透過香港，對自由世界進行的「革命輸出」，及對中華民國從事的「策反活動」。這種「革命輸出」與「策反活動」，表現在共產思想的宣傳，共黨人員的滲入，統戰工作的開展，媚共政客的拉攏、外圍分子的吸收，大陸商品的開拓，等等。同時，中共通過香港，從自由世界引進先進技術及優良設備，以利中共在軍事工業及尖端工業的研究和發展。事實上，香港在中共的外貿發展上，的確担當了極大的角色，像中共每年從香港獲得的外滙收入，幾乎佔了整個大陸的外滙進帳的三分之一。故黃華所指出的，香港所起的「很大作用」，倒是可信的。

而他所表示的，「政治意義上，比經濟價值更大」，同機是可信的。這就是上述所提及的，一種無法達到的「鬥爭目的」。這個「鬥爭目的」，就是利用香港，去「支援世界革命」，去「傳播毛澤東關於世界革命的橋樑」。從各方面來看，香港確是中共可資利用的無形「橋樑」，以便通過一特殊的橋樑，進入自由世界，從而在自由世界內部，開展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赤化運動，從而在中華民國內部，從事所謂「解放台灣」的陰謀活動。近來，美國有關當局及國府有關單位，先後透露中共人民利用香港作了跳板，進入台灣和美國，進行滲透活動。從這些事實可以了解到香港在中共的「政治價值」。

在中共和蘇共進行尖鋒相對鬥爭，及蘇共已被中共稱為頭號大敵的時候，香港在中共的全面反蘇鬥爭中，更具有經濟、軍事、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價值。這種價值表現在香港將以目前的特殊地位，担任某種超然角色，使香港成為中共反蘇戰爭中，一個進出自如的大後門，一個供應無缺的補給站。

香港能夠維持現狀，首先要本身具備先決的優越條件，而這些優越條件，不能全部歸納為中共的容忍及認許，因為這還要依靠客觀因素所決定的。

任何人都知道，中共的政策，正如它的「革命原則」，「革命領導」，甚至「革命憲法」，都會隨時改變的。因此，中共對港澳的政策，不能說是一成不變的「法律」，更何況這篇講話只是一個「內部報告」，對中共並無任何約束力。即使這已被通過為一種「決議」，也會在新的形勢下，加以新的修正的。如果人們將黃華講話，作出過份樂觀的肯定，顯然是不全面的。

香港前途的樂觀，不僅在於中共，也在於香港，更在於中華民國。因為中華民國的繁榮安定，使香港的維持現狀，更有突出的作用，而香港本身所具備的有利因素，也使香港的安定局面，更有重大的意義。故在很大程度上，中華民國的屹立不倒及強大鞏固，香港地區的有利條件及利用價值，是中共無法不承認及無法不面對的香港得以繼續存在的重要因素。

我們認為，這種先天性和後天性，主觀性和客觀性相結合的有利因素，正是決定香港前途樂觀的關鍵所在。

這裏，我無意以強調中共內部鬥爭，必然再起，作爲展望華國鋒政權將來的主流，中共必亡的命運，也並不是完全由它內部不息的權力鬥爭造成的。權力鬥爭，只不過造成中共政權的混亂、脆弱。它必亡的根是生在絕滅人性的共產主義思想與荼毒人民的共產主義暴政。上述中共十一大所暴露出路線和權力的不協調，就形成爲華國鋒政權的不穩定。但是從十一大召開另一面看，華國鋒政權未嘗不能藉此獲從短暫時期的維持。因爲它形式上的「合法地位」又進了一步，它已有一段短短的歷史基礎，它的妥協、安撫、羅致或多或少有些功效，反華國鋒集團的形成醞釀還需要一段時間。所以從短程看，華國鋒政權或者不會立見破綻。甚至它還會弄一些花招，讓民主世界人士目迷五色。我們全國上下，更不可掉以輕心；特別是在姑息氣氛瀰漫的今日，要阻止飲鴆止渴的所耗的氣力，實倍蓰於往昔。

跳不出「文革」矛盾圈子

但是，我們的新敵人——華國鋒政權，絕不是一個不可戰勝的敵人。那也是由中共十一大，看出它最大的破綻；它對毛澤東所作的交代，與對「文革」所作的交代。

十一年文革，是毛澤東一手導演的。他所喊出的、作出的「破舊立新」，比中共佔據大陸後所高唱的「薄古厚今」，更變本加厲摧毀了中國文化傳統，甚至連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歷史，也一腳踢翻。十年來所演出的武鬥奪權，大陸人民平添多少千萬白骨，中共幹部平添了多少千萬冤鬼。中共「人民日報」八月廿二日兩報一刊社論卻說：「歷時十一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爲標誌，宣布勝利結束。」華國鋒一帮可以如此輕鬆了結文革這場公案嗎？四人帮如果罪在文革，文革怎應勝利結束？文革如是勝利結束，四人帮又何以有罪？華國鋒集團明明看出文革禍害，又不敢正面否定，因爲這個集團中也有不少的人是從這禍水中爬上岸的。

他們不敢再舉文革的旗幟，倒不是怕失去民心，而是因爲那是加在敵對者身上的罪名，於是才造成華國鋒這般人走不出文革的矛盾圈子。一旦清算文革之勢一起，他們是無處藏身的。

脆弱的組合必難持久

現在，坐在中共第一把交椅三十幾年的毛澤東死了，儘管在中共十一大之前，有毛選五卷出版，之後有毛澤東紀念堂落成。

毛澤東的遺產，正如今年美國「O R.B.I S」春季號史卡拉匹諾教授論文所說，毛給予繼承人的是「脆弱的制度與核心的衝突」。中共十一大後九月九日，華國鋒在毛澤東斃命一週年講話：「黨中央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繼承毛主席的遺志，一舉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黨集團。」四人帮事件後，許多毛澤東過去批評指責江青一帮人的文字出籠了。

華國鋒集團豈有不知，至少有大部出自他們的僞造與誇張，他們也清清楚楚了解毛澤東是如何放縱溺愛扶植江青一派起來今天卻把打倒四人帮在十一大後，製造出「遺志」這樣新的術語，把笞打江青的鞭子，硬塞在毛澤東死人手中。試想這般人究竟是擁護毛澤東，還是在殘酷虐待毛澤東。

然而，他們另一方面又昧着良心，去出版毛選五卷，修建毛澤東紀念堂，說是要把毛澤東的旗幟「當做傳家寶」。華國鋒一帮是眞不知毛澤東是一混世惡魔，而把他當作尊神供養嗎？不管他們是明知故犯的犯罪人，或者是自欺欺人的僞善者，都將被中共黨內反毛和黨外反共怒潮湮沒下去。



華汪參觀大慶科學實驗室强調用毛澤東思想窮幹苦幹。

華國鋒政權的未來

中共必亡的命運，並不是完全由它內部不息的權力鬥爭所造成的。權力鬥爭，只不過造成中共政權的混亂與脆弱；它必亡的根，是生在絕滅人性的共產主義思想與荼毒人民的共產主義暴政。

李天民

當中共召開「大一大」後，「四人帮」事件所帶來的震盪尙未完全解除，西方記者沒有作出太多的大胆論斷。比較突出的分析，是八月廿八日倫敦泰晤士報波那雜誌的專題報導，指出毛澤東的思想被否定了。同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認爲，「十一大」召開，是中共「歷史的紀元」。至於一般觀察立論的重心，一是着眼在鄧小平復出後，領導中心在誰？以及可能形成爲三頭馬車的統治。二是重視華國鋒所號召的「安定、團結與建設」，尤其是「四個現代化」，「將帶來一番改革」。這些觀察後面，多少隱藏了一種推測，華國鋒政權將走向「穩定與溫和的轉變」。因此，「毛澤東的溫和繼承人」一詞又出現了。

「四個現代化」徒託空言

從「十一大」的文件看，「四個現代代」已列入中共新「黨章」，應當是一面路綫旗幟，但在華國鋒破例的冗長報告中，它却未佔一段一節；佔也報告三分之一所謂八項戰鬥任務第四「國民經濟」問題裏，亦未提及；却引了「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只在報告最後有「善於建設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現代科學技術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一句話，把極端繁複的現代化問題，簡化成一句口號。

中共已經召開過「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會議，只以窮幹苦幹作號召的大寨和大慶，是不能成爲現代化的標兵？現在中共又在準備明年召開「全國科學大會」。舉行一次專家學術會議，至多不過是科技現代化千百種工作之一而已。還有中共現在所提出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說明它將不走所謂資本主義的現代化，也不會走所謂蘇修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而應是走中共式的現代化。如此，它能製造出一個一舉手一投足立即實現中共式的現代嗎？一九五八年，中共以「大躍進」衝昏頭腦的時候，是年元旦「人民日報」以「乘風破浪」爲題的社論稱：十五年趕上英國。今天西方世界渲染中共的四個現代化，可能遠超過中共自己的宣傳，是否需要檢出這一歷史檔案，就英美國家現代化的歷程，對中共四個現代化問題，再作正確估計。

「集體領導制」問題重重

其次，鄧小平復出，與領導權力再建的問題。鄧小平是有刺、有能、有背景而又不甘寂寞的問題人物。華國鋒在四人帮事件後所表現的也是旗鼓相當的對手。鄧小平從千呼萬喚中出場，究竟表示華國鋒政權的統治圈子已把問題擺平，抑或未來仍會滋生問題來困擾華帮政權，只把中共「十一大」文件粗枝大葉看一遍，眞像有一團和氣景象；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便不難發現其中漏洞。七月廿一日，中共發表爲十一大揭幕而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公報，特別提到全會遵照毛澤東「靠集體的政治經驗和集體的智慧」的教導。兩報一刋以「歷史性的會議」，爲題的社論，更進一步指出華、葉、鄧和其他領導頭目的協力，是如列寧所說的「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担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爲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這當是中共正式宣告黨將改行集體領導體制。也可說是代表聯合陣綫的華國鋒集團獲致了集體領導的協議。果眞如是，則這是應當在十一大強調突出的。

但是在十一大文件中，只有葉劍英修改黨章報告，在關於黨的「民主集中制」一節，輕描淡寫，指出黨委內部依靠集體。華國鋒報告與兩報一刋社論，對集體領導均畧而未提。不管集體頭導是否應行或是否能行，讓高唱集體領導來代表團結氣氛，在十一大，是沒有看到的。

「八點戰鬥任務」充滿戾氣

華國鋒報告最後一大段是讓他的八點戰鬥任務，而兩報一刋社論指出八項任務中，第一項批揭四人帮是綱，這是充滿了殺伐戾氣。還有前無先例鄧小平短短的閉幕詞中，有六小段都提到恢復發揚毛澤東樹立的作風。我懷疑鄧小平眞是如此衷誠擁毛嗎？他在作風之上一律加上「優良傳統」四字，是不是他的笑裏藏刀呢？更使我們不可解的是中共新黨章中加了「要特別警惕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和兩面派，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頭導……」葉劍英修改黨章報告進一步指出：「今後，如果國內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我們就在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運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動員全體人民，實行大民主，革走資派的命。」揭批四人帮，目前還是戰鬥的綱，華國鋒集團的頭頭們又揭露了未來鬥爭的影子。十一大又顯示了甚麼「安定團結」氣象？看來中共內部野心家、陰謀家和兩面派，是永遠鬥爭不完的。總之，通過十一大去看華國鋒政權，看不出它穩定的基楚在那裏。



中共以「人民戰爭」對付坦克的落伍戰術

月十日中共派出一個由第一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率領的十五人軍事代表團，前往法國作十多天官式訪問。成員包括空軍副司令員曹里懷，海軍副司令員劉道生，裝甲部隊副司令員賀晉年炮兵副司令員李懋之，中共「國防部」外事局長張冰玉。

楊成武在二十三日告訴法國總理巴爾說中共武器落後二十年，需要友好國家提供軍事援助，以現代化其軍隊，並使武器系統趕上時代。（主要針對美國而言）

據一般觀察家認為中共工業發展落後，尚無法自製現代武器，所以唯有向外國購買，楊成武法國之行，便是與購買武器有關。但中共的購買力有限，所以他們所購的武器極為選擇，他們最感趣的是坦克，手提反坦克「米蘭」紅外線導彈，反低空「羅蘭」飛彈及光學坦克射程測距瞄準器。如得外國軍援，則更理想。

美國專欄作家羅文根據他與中共頭頭進行十六天的交談，得到一個印象，認為中共對美國所以如此強硬恐嚇，是因為華國鋒及其高級幹部幾乎一致認為，美國正利用中共作為牽制蘇俄的王牌，所以中共就利用美國聯中共制蘇的心理，對美國肆行敲詐勒索了。當美國政府正在幻想扶中共制蘇而與之勾結的考慮中，中共又加強宣傳與蘇聯間的衝突。廖承志九月九日在北平對來自夏威夷的商人和政府官員不斷指出中俄共大戰是無法避免。十月七日鄧小平對六位前日本防衛將領強調大戰快要爆發。

八月初中共主動讓外國記者到「新疆禁區」去參觀軍事活動，前美國國防部長斯來辛格和若干從員，在卡達就職前，就曾訪問這個「禁區」參觀共軍裝備，公然指出共軍裝備過於落伍，美國可能考慮予以援助。中共一再故意讓「帝國主義」了解它部隊的弱點，一面高叫大戰快爆發，這種反常舉動是明顯地對美國暗示「如果不趕快給我們援助，我們無以抵抗蘇俄」。

楊成武法國之行，購買武器只是其次要目的，除拉攏西歐外主要是明確的向美國提出他們要求，在美國現正處於直接予中共軍援有所考慮與困難情形下，加強其對美帝的敲詐。

楊成武訪法目的對美敲詐

陳金耀

楊成武和法國三軍參謀長會談

北平中共一班頭頭，本來未能確立其對各軍區及省區的領導權，大陸內部醞釀四分五裂的危機，他們迫切需要美國爲其撑腰，他們又圖謀轉移視線，藉反蘇鬥爭以強化其對內控制。

北平頭頭們高叫「大戰快爆發」與「國防現代化」，以誘致美國的武器支援。

他們更向歐洲諸國提出警告，要準備應付蘇聯軍事突擊。

美國政府除在戰畧性核武器上，希望保有適當的優勢以維護美蘇間戰畧均勢穩定外，同時希望改善對中共的關係，以牽制蘇聯的大軍，根據美國防部國防新聞中心的資料，蘇聯目前膠着於中共邊境的兵力，計有作戰部隊五十萬（歐洲若于戰畧研究單位的估計，則爲一百萬），作戰直昇機一千五百架，坦克車三萬一千輛（T－－七二或T－－六四），戰術性核武器四百件，裝甲車一萬八千輛，飛機九百架（SU－－一七、一九，米格－－二三等能作地面近接火力支援），核子潛艇十二艘，兵艦一百三十四艘，其總兵力約佔蘇國防實力三分之一。所以中蘇共關係緊張一日，蘇聯卽一日不至於在西歐輕舉妄動。

過去中共一直傾全力於發展核子武器及飛彈等尖端武器，而傳統性軍力有很嚴重的缺失，陸軍絕大部份未機動化，裝甲師只有九個，地面火力支援仍賴舊式火炮，空軍絕大部分爲舊式攔截機，幾乎無現代化地面支援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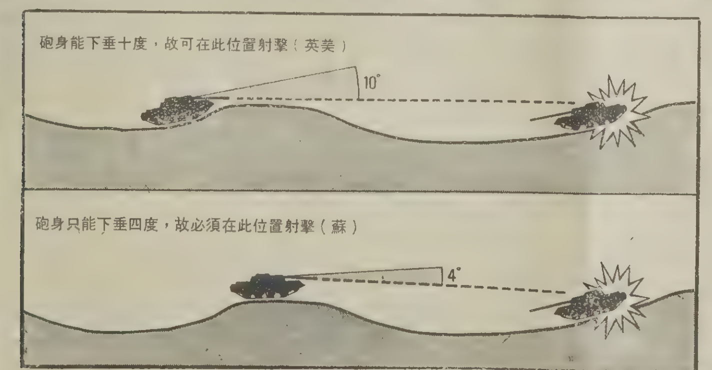
中共今天有一百六十萬戰鬥部隊部署邊界上，過去的戰畧是讓蘇軍深入大陸，然後將之從四面包圍的所謂「人民戰爭」，用大量血肉之軀，在槍林彈雨中，手持炸藥包，來破壞敵人的坦克。這在人力上及重要工業區的損失將十分浩大，中共限於本身能力，無法可想，不過在高呼現代化之時，他們似乎擬訂了一個新戰畧，便是將裝甲化部隊集中，使共軍可以在更接近邊境的地區與蘇聯部隊作戰。

在坦克戰中，蘇聯有手提工事包式「火箱」電線導航飛彈，它可以放在提包裏，由一名步兵獨自携帶，提包可變換爲發射器，發射時飛彈後面拖着一根細電線，操縱人員可以憑目力用操縱桿裝置追蹤射擊坦克，這種「火箱」導彈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使以色列坦克車一度處於劣勢。而中共只有舊式的反坦克武器不能穿破蘇軍坦克厚裝甲，同時中蘇共的坦克完全仗仰於目測距離射擊，車身低，炮塔較圓外型，使自己成爲敵方炮火的較小目標，但與較大的西方坦克高度比較則幾何換算造成了一個嚴重不利，由於炮塔低，坦克的炮身只能下垂四度，而西方坦克能下垂十度，在隱蔽陣地中，一輛下垂角度較少的蘇式坦克，爬上高地進入射擊位置，暴露自己就較大，西方坦克在戰鬥時就享有了射擊優勢。而後者更有高度有效的光學測距儀器。

中共在種種劣勢中西歐國家現有兵器，如法國的「幻象二〇〇」飛機，德國的「豹形」與英國的「百夫長」坦克等選購，可彌補現行的嚴重不平衡。

就中共政畧與戰畧構想言，蘇聯在歐洲與北約國家的對立與緊張如果升高，則無疑可大爲減少中共所受威脅。

在萬斯從北平回到美國不久，九



中蘇共坦克的致命缺點

再次，美國總統卡達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後，蘇聯「塔斯社」披露了卡達演說的摘錄，而沒有發表評論。這暗示：卡達總統大部分談到控制核子武器問題，以及中東問題的演說，得到了蘇聯肯定的反應。

蘇聯駐聯合國大使楚陽諾夫斯基評論：「我認為這是一次相當平衡的演說，也是令人滿意的原因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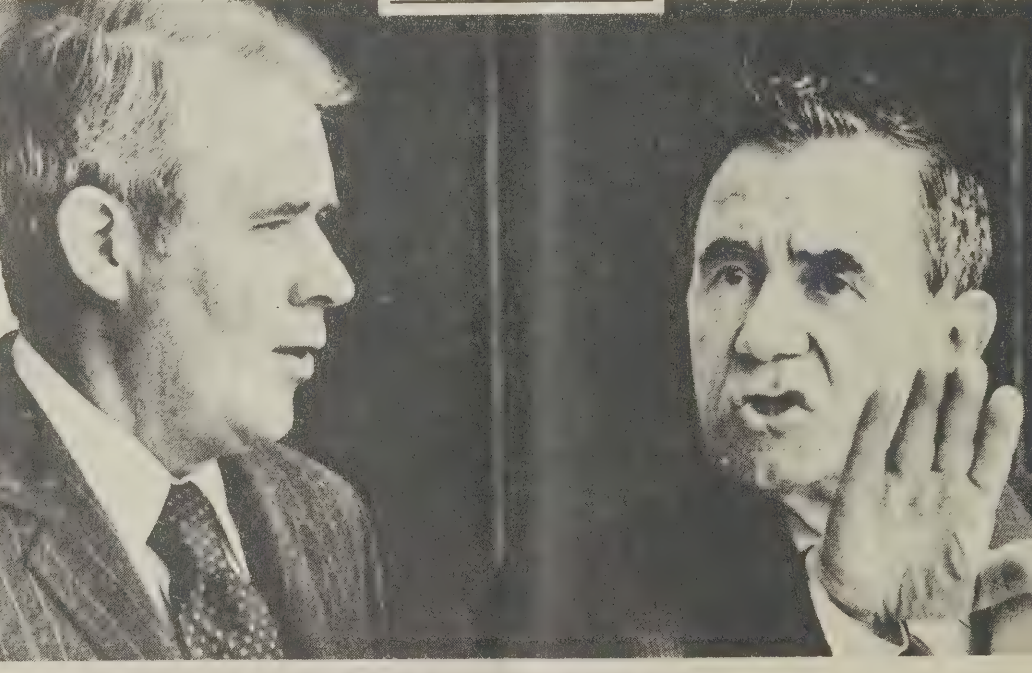
蘇聯代表團一位低層人士說：卡達在演說時未提及任何人灌問題，這是蘇聯的一項「勝利」。今春卡達在聯合國演說的主題，即為人灌問題。由此可知，卡達總統為了發展對蘇外交，不得不暫時抑制人灌問題。西歐國家，尤其是西德與法國，對卡達倡議人灌外交，甚為不滿，不僅是莫斯科指責美國干預內政，影响和解政策，因此，西方國家担憂。現在卡達見風轉舵，對西歐來說，不失為明智之舉。此其三。

最後，談到現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歐洲安全會議，美國大使高德柏力避與蘇聯公開對抗。僅此一語，可知美國外交的趨向。其他如華盛頓明星報十月三日報導說，美國和蘇聯已同意把它們在印度洋的軍事活動，限於目前的程度。這是今年稍早，卡達總統把印度洋的非軍事化，列為武器管制新作法的一個目標。於六月間開始進行有關此一問題的會談，業已獲致原則性協議。

綜上所述，似可說明美蘇關係解凍之跡象。雖然，美蘇爭霸是長期的鬥爭，但至少可說目前有趨於緩和的現象。要知道反共戰爭是長期的艱苦的，絕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解決得了。如果，不能認淸這一趨勢，而首先投入戰爭，消耗實力，那就好比是殉道的先知。雖說先知，却是最先引火燒身——殉道。而今中華民國，國力尙待積厚植，故美蘇兩尙緩和的大形勢，自是對我國有利的。

美蘇和解對國府有利

為甚麼說美蘇關係解凍對我國有利？自整個世局來說，我們所最不願望發生的，就是美、毛關係「正常化」，老實說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蘇聯。只要蘇聯壓力放鬆，華盛頓自不必積極與北平發生「正常化」關係。至如何制止其「正常化」關係。道理簡單，無甚奧秘。問題是美蘇關係是弧形曲綫式的發展，有緊張時期，有緩和時期；且非外力所能操縱的。但既面臨緩和期之來臨，說明美蘇雙方內部都有問題，或是經濟的、或是政治的，不是三言兩語，或如孤陋寡聞記者所能盡知。但我們可從現象中觀測出一斑。



美國務卿萬斯與蘇外長葛羅米柯

同時，由於中共內部奪灌未已，以及對外策畧運用的差誤，以及從美國卡達總統一連串的言談，尤其九月十九日談話，可知美毛「關係」，近於冷凍。最近卡達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告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前幹事長中曾根康弘說美國將維持其目前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並反對以武力「解放台灣」。說明美國一方面與國府維持目前關係；一方面透露：美毛「正常化」的障礙，在中共堅持武力「解放」。這與卡達總統所說：「我希望，任何統一中國的行動將以和平手段完成。如果這是不可能的，則我無法預料結果。」是一個意思，不同的表現，內容是一樣的。

但布里辛斯基同時表示，華盛頓將與中共維持友好關係和促進與中共的經濟交流，同時考慮出售非軍事用途的電腦給中共。這說明美國採取「兩個中國」政策，其主要目的，仍在穩住與中共關係，以免中共萬一再與蘇聯聯合反美。

當然，中蘇共携手，並非絕無可能。但在現階段中共意在釣住美國、誘美入彀之際。仍是不太可能的。

關於中蘇共之間，最近有兩種報導，一方面是說中蘇共加強宣傳戰、且有發生小型衝突。另一方面是雙方持續八年之久的邊界河流航運談判，近已達成局部協議。

總之，美蘇、中蘇共、美毛之間，照常理判斷，現階段應不至於發生任何大型衝突；但亦絕不會合作無間，走一步是一步，隨時在變動中。

美蘇關係開始解凍

岑啟亮

觀察國際局勢，最主要的，就是要看美蘇兩霸形勢的消長，因爲，這是決定現階段人類和、戰的關鍵所在。從最近的美蘇關係發展，已由冷凍而轉趨解凍的階級。雖然，這些緩和徵象並不十分明顯，而且前程仍多艱難，但就此一現象而言，應已帶來令人興奮與希望之光。

美蘇緩和徵象

自卡達總統上台以來，美蘇關係鮮有進展，惟最近則有緩和徵象。早在七月二十一日，卡達於候斯頓發表演說，呼籲進一步增進美蘇關係。隨後於八月十七日布里茲尼夫對卡達演說亦予好評，表示願意見到美蘇關係的發展，這使得九月七日美蘇恢復限武談判會議有了較佳的氣氛。

十月初卡達在聯大發表演說，將美蘇限武談判列爲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之一，而且絕口不談人權問題，顯示卡達政府的外交政策畧已有轉變。蘇聯私下對卡達演說表示十分滿意。前日卡達說，美蘇在限武會談方面，已獲致實質的進展。據說美國務院官員曾證實美蘇已達成某些折衷方案，其包括蘇聯準備限制逆火式轟炸機的製造，而美國則在巡弋飛彈的佈署方面予以讓步。

卡達上任九月以來，在內政方面少有佳績，外交上亦無甚成就可言，聲望逐漸下降。爲了突破困境，必須在外交方面有所斬獲，這是美國對蘇降低姿態的主要原因。當然，美毛「關係正常化」停滯不前，也使美國轉趨更重視對蘇聯關係。然而卡達雖想對蘇聯有所讓步，美國國會的態度却是強硬的，眾議院前日還以壓倒性投票支持發展巡弋飛彈，同時已有國會議員表示說美國讓步太大。所以，美蘇限武談判的前程仍多艱難。

限武折衷方案

美國國務卿萬斯向參院外交委員會解釋了美蘇新核子武器管制折衷方案，這是秘密報告，內容未見透露，只是參院外委會主席史巴克曼事後說這項報告「好極了」。

其實美蘇限武方案已成爲一門學問，史巴克曼都不可能弄懂，「好極了」恐怕是信口而言。

當然很難估計並說清楚最近美蘇在這方面接近的情形。

傳說：主要接近的地方是：美國不再反對蘇聯在臨時協議期間發展SS十八巨型飛彈，蘇聯只在臨時協議期間要求美國限制巡弋飛彈的射程。（按臨時協議預期三年）。

假如一般猜測的正確，那末，萬斯秘密報告中的折衷方案可能包括下面幾項重要的協議：

一、由空中發射的巡弋飛彈最遠射程限爲一五五〇英里，美國軍方原恐限制太嚴而致使空中携帶巡弋飛彈的效果，現在軍方滿意了。

二、海中及陸上發射巡弋飛彈限在三七二英里，逾限則既不准發展亦不准試驗。

三、美同意蘇聯有三〇八件重型飛彈（萬斯在莫斯科時要求蘇聯不能超過一五〇件）。

四、除美蘇雙方已在試驗中的試驗中的潛艇發射飛彈外，在臨時協議期間，禁止發展任何新武器。

在過去，美蘇間最大的歧見，在限制戰畧武器談判。依據一九七二年美蘇雙方轉成的協議，應於今年十月三日滿期。可是，在未滿期前，美國國務卿萬斯於上月廿三日晚發表一篇聲明，保證只要蘇聯也信守相同的約束，美國將繼續遵行舊「限武」條約。兩天後，莫斯科「塔斯社」發表一項蘇聯政府反應的聲明，保證在新協定達成之前，將繼續遵守現行限制戰畧武器協定。

接着，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於本月一日在莫斯科宣稱：關於美蘇新戰畧武器協定餘下的障碍，是處理一些次要問題，並可在即將來臨的日內瓦會談中獲得大部分的解決。

葛羅米柯解釋：「那可以說，美蘇兩國目前已走上導致協議的道路。」蘇共「眞理報」也說：由於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前往華盛頓參加限武談判的結果，美蘇關係已有若干進步。

兩天後，美國總統卡達於十月四日在聯大演說中聲言：美蘇有關限武談判，已屆近重大的協議，透露美蘇歧見有希望獲致解決。此其一。

其次：有關中東問題，美蘇於十月二日發表聯合聲明，說明雙方對問題持有相同的看法，並共同致力，希望中東和會至遲於今年十二月重開。中東問題是美蘇爭霸的重心之一。如今兩國政府能共同發表聲明，說明雙方寄望中東早日獲致和平，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開羅方面認爲這是蘇聯爲「和解」對美國的讓步。此其二。

寄望中東早日和解

革前的彭眞。

吳德在劉鄧垮後未垮，反而直綫上升，自然是得到江青全力支持，可知吳德調去北平之後，便倒向江青裙下。

也就因此，火燒天安門時，吳德以「地方官」身份出面鎮壓，將責任推給鄧小平。



陳錫聯與吳德(右)「十一大」會上。

在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復出已在醞釀中，吳德仍然堅持批鄧，是中共大頭目中最後一個公開主張批鄧的人，這筆賬，鄧小平如何忘得了。

吳德所以堅持批鄧，力阻鄧小平復出，自是由於了解鄧小平之爲人，一旦鄧小平復出，自己定會受到批鬥，不知會被加上何種罪名。

但是到了鄧小平復出成爲事實後，吳德又見風轉舵，說甚麼鄧小平復職是符合全黨全軍的願望，但十年宿怨，不是輕輕幾句恭維的話就可以化解的。

吳德在「十一大」仍然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原有職務完全未動，，並不是鄧小平忘了舊仇，而是由於華國鋒的一力庇護，鄧小平又力有未逮，暫時把他放下。

華國鋒所以要力保吳德，因爲兩人同病相憐，都是四人帮餘孽，這批人在政治局可以算出的便有紀登奎，陳永貴、倪志福、吳桂賢等，如果吳德一垮，可能會發生倒骨牌的現象，所以這批人以華國鋒爲首要團結一致，力抗鄧小平的壓力，「十一大」鬥爭下來，只有吳桂賢一人，去了政治局候補委員。

目前矮子已站穩腳步，經常大言不慚以共帮掌舵人自居，不但發表政策性談話，並且又說「黨內一些人都認爲我應當担任總理」，這種口氣除去毛澤東之外，倘無兩個大頭目敢這麼說，因爲共帮以鐵的紀律自詡，任何人也不能「黃袍加身」，由黨內一些人提出來，矮子敢這麼說，足證已抓到大權，華國鋒暫時已不足與之爲敵，自然就要向吳德埋手了，所以說共帮內訌再起時，第一個被整的必是吳德，吳德也必然是另一個火併的火種。

陳錫聯將會調離「北京軍區」

其次再說陳錫聯，陳錫聯原出身「紅四方面軍」，抗戰初期政府招安共軍，編爲第八路軍，旋改十八集團軍，共三師十八團，陳錫聯便是一個團長，屬一二九師，師長是劉伯承，政治委員是鄧小平，以後共黨擴軍叛亂，一二九師變成「二野」，前後十五年時間，陳錫聯一直受鄧小平領導，兩人關係自不同尋常。

文革展開後，共軍頭目不論那一個山頭出身的，都曾反抗，其中以「二野系」最激烈，但陳錫聯始終服從，未有一絲一毫不滿跡象，據傳陳錫聯之子，任共軍副軍長，娶了毛澤東與賀子珍所生之女李敏，也許由此關係，陳錫聯對毛江始終効忠，鄧小平對之當然恨之入骨，有機會必然報復，加之，「北京軍區」地位太重要，不能掌握在自己人手上也不能放心，所以陳錫聯雖不致公開被清算鬥爭，小麻煩如大字報批鬥之類的事件將層出不窮，「北京軍區司令員」位置也坐不太久，將來代之時，仍然以他的前任楊勇的可能性爲大。

總之，鄧小平復職後，雖然海外一批對共帮自作多情分子，跟着共報胡吹「天下大治」，把鄧小平當作「救時宰相」，實則鄧小平爲人擬之歷史人物，頗似唐代奸相李林甫，有半點仇恨永不能忘，而共帮內部幾十年來恩恩怨怨，就算到了閻王爺面前也埋不清，何況鄧小平，所以未來的動亂必然加劇，亂到同歸於盡爲止，吳德只是一個信號彈而已！

吳德地位不穩

岳騫

外電報導吳德陳錫聯處境危殆

據法新社北平二十日電：兩名担任政治局委員的中共高層官員，目前似乎處境危殆。他們是六十四歲的「北京市長」吳德，六十三歲的中共「副總理」暨「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

一名可靠人士今日說：吳德早在一月時便受過激烈的批評，但在過去數日來，則見「北京」大學出現間接批評他的大字報。在吳德受到批評的同時，吳德身任第一書記的「北京」市黨委亦一起受到批評。但這些批評都沒有點名攻擊吳德，某些大字報說：「你必須承認過去所犯的錯誤。」這是要求他自我批評。一名可靠人士說，當局曾在「北京」市黨委最近的一個會議中要求吳德和陳錫聯作自我批評。

在今年一月，羣衆曾在「北京」市中心發起大規模的大字報運動，嚴厲譴責吳、陳兩人，那時適逢周恩來逝世一週年紀念。

大字報批評他們兩人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暴動中處置不當。在天安門廣場發生暴動時「北京革委主任」吳德曾於該晚呼籲羣衆平息暴動，並強烈譴責那些示威者。吳德亦是在十一月三十日正式呼籲繼續批判鄧小平的最後一位高層頭頭。自該時起，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帮」便或多或少的被正式控訴爲釀成「四五暴動罪」的罪人。

當時的大字報說：「北京人民勢不能對吳德信任。」大字報並將這位「北京市長」詆爲「四人帮的走卒」。

關於陳錫聯，觀察家指出中共軍方因在過去數週來進行重要改組，故此他的地位實爲可疑。

陳錫聯和吳德的處境一樣，被大字報猛烈譴責他在天安門廣場暴動中行事不當及發下「殘暴的命令」來驅散示威者，大字報要求當局將他們兩人調出「北京」。

吳德之必出問題，在海外，不論專家與我輩非專家，皆有相同看法，誠如法新社所說，吳德是最後一個批判鄧小平的高級頭目，此點尙是表面看法，其中必然還有許多我們不知的內幕。

鄧小平睚眦必報先整反叛心腹

鄧小平此人個性睚眦必報，筆者已屢次指出，最近幾月在鄧小平復職前後，又發現一種新的情況，卽矮子之報復先自自己人起，愈是其心腹，一旦投同四人帮，也就要首先受到打擊，首當其衝者是前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前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淸，下一個可能就是吳德。

賈啓允是鄧小平一手提拔起，由原來的「財經幹部」轉入「黨務幹部」，數年之間便提升爲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文革開始，劉鄧被鬥垮，賈啓允也受到波及，被指爲黑帮，打入牛欄，但在毛澤東死前，賈啓允突然再起，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雲南自較貴州重要，許多人以爲賈啓允復出，大概是鄧小平復出的信號，誰知恰恰猜到相反的方向，到了鄧小平復職前兩個月，賈啓允又垮了，而且一垮到底，沒有下文，海外敏感人士又以爲賈啓允之垮，對鄧小平是一次打擊，誰知鄧小平恨賈啓允背叛，一定要在復職前除去賈啓允，至此眞相始大白，原來賈啓允之復出，是倒向江青，批了鄧小平，其垮則是由於鄧小平報復。

同樣情形，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淸也失了蹤，江渭淸在文革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其人與鄧小平關係雖不如賈啓允深，但也是劉鄧集團中人馬，所以文革也垮下來，以後復出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十一大」且當選中央委員，大概由於鄧江之關係不如鄧賈之密切，故鄧小平對江渭淸之恨亦不似對賈啓允之深，江渭淸仍然能在「十一大」榜上有名，但最近也不見露面，十之八九是撤了職，也許從輕發落「反省」一個時期，暫時保留職位以觀後效。

吳德堅持批鄧此仇鄧小平必報

由賈、江之垮，可以看出吳德的前途。吳德與鄧小平之關係雖然不能與賈啓允相比，但也總不會差於江渭淸，因爲在劉鄧當權期間，能任省委第一書記者，皆與劉鄧有相當密切關係。吳德原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當文革展開後，雙方爭奪北平地區時，原任市委第一書記彭眞，第二書記劉仁垮台，劉鄧就推出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峯接彭眞，調吳德繼劉仁，由於李雪峯之劉鄧色彩太鮮明，不能爲毛林江接受，不久又垮，改由謝富治任市革委會主任，當時「市委會」，市人委會（卽市政府）全部廢除，市革委會員兼有黨政雙重地位，吳德任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謝富治遇刺受傷而死，吳德便代理革委會主任，一九七〇年「黨政分家」，吳德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仍然是黨政大權一把抓，「四屆人大」又當選「常委會副委員長」，十足是文

新聞以外

輪流轉」。

如果當日文革期間，王張江姚不留下這些「後患」，一個一個把他們處決，實踐毛澤東說的「千萬人頭落地」，則今天四人帮便不會被打入黑牢，早已「接棒」成功。這應該是中共政權「奪權者」的上好教材，可是，今回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加上鄧小平、許世友、韋國清等，抓了四人帮，却沒把他們處決，且好食好住，生怕他們抵受不住倒下來似的，不免使人懷疑，是不是也給四人帮留下一條後路，讓他們將來也有爬出牛棚反撲的機會？

由於四人帮受到優遇，而大陸的不滿羣眾，却一批一批抓去槍斃，使人相信莫洛的報導不是穿鑿附會，而是有所根據，中共高級頭目之間，確是有所謂「秘密協議」的。

「大字報」

莫洛的報導也談論到大陸隨處可見的「大字報」。一般心目中，以爲大字報是中共允許人民以半民主方式，表達他們政治上的意見，其實全不是這麼回事。

據莫洛說：中共對貼大字報有兩種限制：一是不准提出中共制度上的基本問題；二是寫的人除非有中共高級幹部支持，否則會有嚴重報復的後果。

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字報非常流行，主要因爲中共內部兩個大派別在鬥爭，他們各自保護爲他們貼大字報的人。

莫洛的說法是對的，如果沒得到高級共幹的撐腰，貼大字報惹來麻煩可以想見，除非吃過老虎胆子，誰敢跟自己生命開玩笑？

十九日萬人日報獨家消息報導，上海南京路「人民公園」出現指名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今天，復職還朝的鄧小平，早已操了中央實權，誰敢捋虎鬚？這份大字報能在「人民公園」貼出，當然「唔係簡單」，因此，明眼人都知道，反鄧活動的大字報，幕後支持者明顯是以華國鋒爲首的「文革受益派」。

通常，中共某派系要攻擊另一派，先從大字報開始，南北對峙的局面形成時，南北的大字報成爲互相詆罵的工具。有位朋友說，讀大陸的大字報很有味道，他認爲，反共人士罵共產黨，只罵到皮毛，並不深入，也不夠痛快。唯有共產黨人罵共產黨，罵得特別到家，因爲他們對「敵人」的底子比局外人清楚，他們的罵，罵得入心入肺。把雙方對罵的大字報，拿來觀察中共權爭的內情，可說是最佳及最可靠的資料。

萬人日報經常發表出現大陸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在大陸是公開的，很多人都能見到。一部分則以傳單方式派發，就變成「小字報」了。我們的讀者拿到這類的「傳單」，都向我們提供，因此萬人日報有很大部分新聞資料是這些大字報。

不過，讀者讀到這些大字報，不可存錯誤的觀念，以爲是民意的表現。今天大陸出現的大字報，不過是權力鬥爭的手段之一。譬如，大陸若干地區，大字報既攻擊了當權的五人帮，也狠批黑帮回朝的鄧小平，這種大字報，顯然是四人帮餘孽的傑作，這些大字報的出現，表示四人帮的勢力依然存在，有一天，四人帮爬出牛棚，並非絕無可能的事。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如果華鄧爭權更趨尖銳，無異給四人帮再度崛起的機會，除非華鄧敢於斬草除根，把他們幹掉。

每月「加薪」五皮

打工仔最高興是加人工，大機構都有加薪制度，每年加百分之若干。生活指數逐年提高，加薪是抵消物價上漲。加薪，數字是增加了，實際對生活的改善，沒多大帮助。

每年，香港公務員加薪，會給市民帶來「災禍」，他們加薪，往往刺激物價上漲，他們雖加了薪，抵消了，一無所得；而一般沒有加薪的市民，無異增重了担子。因此，加薪表面上皆大歡喜，精於計算的人，會發覺低薪公務員加的幅度小，得不償失，唔加好過加。

高級公務員加薪論千論百，低薪公務員加薪論十，形成高級公務員與低薪公務員入息的差距越來越大，實受加薪之惠的只是一些高高在上的高級公務員，低薪者捱騾仔如故。

十七年沒有加過薪的大陸工人，據中共宣佈，從今也獲加薪了。加薪的幅度是百分之十七左右，本來的工資是三十二元，加了之後，三十七元多，不到四十元，即是每人每天加二角，一個月五六元。因數目微不足道，大陸工人對這加薪喜訊，反應殊不熱烈。每月五元的加薪，對他們的生活無大裨補，無法熱烈得起來。

大陸自發動批鬥四人帮的政治運動，大家一窩蜂參與批鬥行列，使到工廠生產銳減，農民收穫大打折扣，結果是粮食與其他民生日用品奇缺，只得七成左右，東西賣完了，雖有證也買不到。掌握物質的人，索性只賣一小部分，其他拿來應酬親友，或者和其他有權配售者「交換」。譬如，甲配售猪肉，乙配售大米，那麼，甲向乙配大米得到方便，乙到甲處買猪肉也獲得優待，這就是大陸的所謂走後門。其實走後門也者，即我們資本主義社會的貪污是也，只是名詞上不同，性質則一。所以左派仁兄說：「大陸沒有貪污。」這是的而且確的，因爲他們並不是說：「大陸沒有走後門。」

目前大陸的情況是：有證、有錢，買不到東西。錢本身是沒有價値的，如果在國際市場上兌不到其他貨幣，如果拿着買不到東西，就等同廢紙。老萬不敢說人民幣是廢紙，可是拿了人民幣很難買到東西是事實。大陸人民對加薪這喜訊之所以反應不夠熱烈，是他們多拿了這五元人民幣，無法買到他們需要增加的口粮。如果用來在「自由市場」買高價粮，所得不夠燒一餐粥。因此，儘管中共爲了這次「加薪」大事宣傳，明報查老板也撰社評歌功頌德，但大陸人民得到的是甚麼呢？每月「五皮」而已。

四人帮好食好住 小嘍囉槍斃處決

傳中共大頭目之間有「秘密協議」

萬人傑

據韓素音透露：四人帮被捕後，目前還是好食好住。多倫多環球報記者莫洛，以前駐北平，據他報導，很多四人帮的「餘黨」被抓去槍決。何以四人帮獲得優遇。而小嘍囉却難逃厄運？據莫洛說，是因爲中共頭目之間，彼此有「秘密協議」，互不使用極刑。是否眞確，難以證實。以四人帮爲例，又似乎並非「空穴來風」。

四人帮好食好住

最近在報上看到韓素音在北平之行後透露的消息，說四人帮雖然沒有自由，却仍然好食好住云。

自從四人帮去年被捕，一直沒有了他們的消息，每天在報上看到的，是如火如荼的批鬥運動。

四人帮既然被抓，他們還繼續批鬥，當然在鬥四人帮的餘黨。當權派越宣傳得厲害，越顯示四人帮在各地勢力浩大。

根據當權派宣佈，在批鬥四人帮運動中，已槍斃了若干名四人帮分子，當然這些被槍斃的只是無名小輩，諒想他們的作惡也不會惡到那裏去。

如果韓素音說的話可靠，眞使人有莫名其妙之感。王張江姚四人帮好食好住，既未公審，亦不處死；而他們的「餘黨」，手下馬仔、嘍囉，抓到了要槍斃，這等於大賊可獲優待，賊仔則須法辦。

雖然，韓素音的話未必靠得住，四人帮是否眞如她說的好食好住，讀者不能不存疑，他們既這樣「罪大惡極」，担負了共產黨二十八年來的罪行——按照中共當權派的宣傳，中共當政以來的二十八年，所作一切不得民心的壞事，全是四人帮之過。那麼，把王張江姚四人處決了，以後豈不是天下太平，國運昌隆，再不會有壞事出現了嗎？爲什麼又要好吃好住的把他們奉養在那裏，難道讓他們「伺機復辟」，讓他們有一天像鄧小平那樣從牛棚爬出來？

如果你同我是華國鋒，也懂得斬草除根的道理，如果有一天當權派中又有人像華汪等「反戈一擊」，把江青等四人帮捧了出來，結合各地的「餘黨」，五人帮豈不又「倒瀉籮蟹」？

韓素音之宣揚四人帮好食好住，看她的意思無非表示中共當權派的「仁慈」，只要這些人從政治舞台上倒下來，並不像過去對付林彪那樣，要他的命。過去處理林彪的方法，是因爲林彪掌握軍權，縱放不得，要是他有時間發動武裝奪權，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過去韓素音和江青雖屬老友記，韓素音曾爲她賣力宣傳，可是今天韓素音大概不會有機會探到江青的監。所謂好食好住，不過是她「想當然」，或者從中共當權派口中聽到的。

不過，照老萬判斷，她在中共新當權派面前，絕對不敢提到四人帮，否則由於她過去和四人帮關係的「密切」，又曾替四人帮賣過膏藥，一定引起當權派懷疑，那麼，即使沒有惹到什麼麻煩，這一條米路也要斷了。

共頭間的「秘密協議」

加拿大多倫多環球報駐北平記者莫洛結束了在中國大陸的採訪工作，回到加拿大，發表一系列有關中國大陸實況的報導，很受到外國人士注意。

本月十一日發表在華盛頓郵報一篇題爲「不滿分子可能面臨處決」的文章，其中一段說：「今年夏天，有一批外國人在河南省安陽縣看到十二人的行列，包括兩名縣級幹部在內。當地的民眾告訴他們，這十二人因從事『反革命活動』被綁去槍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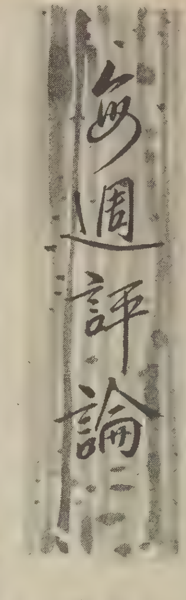
莫洛說：「在中國大陸，某些個人或者一些不知名的地方共幹，往往因政治原因被槍決，但一些有名的不滿分子，則可逃過這種酷刑。

「這有二種可能的解釋：第一、中共的高級頭目中，有種秘密協議，他們之間彼此不互相殘殺；第二、有些被整肅的人，如果把他們處死，有很多地方會引起反應。」

或者，這就是「爲甚麼四人帮被捕之後好食好住，而四人帮的餘黨却被處決」的解答。

中共頭目之間是否有「不互相殘殺」的秘密協議，難以證實。不過偶然翻開一本名爲「紅朝滄桑錄」的畫報，裏面有文革時期被鬥的大頭目，個個胸前掛一塊大牌，上面寫了他的名字，用一個大「X」把他「X」住，後面幾個睜眉突眼的紅衛兵，大有把他「押赴刑場」之勢。可是點數一下，這些人今日大部分已復出回朝，又是領導階層中的當權分子了。

當日公佈他們的每一條罪名，都是罪無可逭，如果一個平民犯上這樣的罪名，早已執行槍決，只有希望十八年後又成爲一條好漢。可是他們居然留得性命，僅僅過了十年，便再度當權，且把當日將他們打進牛棚的人，鬥個死去活來，十足是「世界



明報社評胡說八道

十月十九日明報以「華葉鄧無衝突迹象」為題發表一篇社論，首先以一種「大政論家」的姿態，用極其不屑地口吻「申斥」道：「評論中國大陸政局的觀察家之中，近來有一派意見，認為鄧小平與葉劍英之間，似乎正在進行暗鬥，這也表示，鄧小平與華國鋒、汪東興一系勢力之間有暗鬥」。哼！簡直胡說八道。

那麼這種「暗鬥」——就是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的暗鬥，再進一步說也就是以華國鋒、汪東興為首的宮廷派殘餘份子與周鄧派間的暗鬥是否存在呢？在明報社長兼主筆金庸筆下的「有一派意見」認為是有的，而金庸先生說「我們並沒有見到任何迹象，顯示華葉和鄧小平之間，目前有路線上或權力上的衝突。」這是金庸寫這篇社論的主旨。金庸到底是「武俠高手」，所以先來一輪花槍。他說：「如說中共內部可能發生權力鬥爭，當然不會錯。這種可能性永遠存在」。這和盲公算命一樣，不少話都是「兩頭堵」，如「父在母先亡」這句話就有兩種解釋：第一，可以解釋為父仍在世而母親已經去世了；第二，又可說那是父親於母親之前逝世了。

金庸先生的社論，有時今天說東明天就說西，周恩來倒斃到鄧小平二次栽跟斗那段日子中的「表現」最為突出，當然，談中共問題較難，因為中共對外嚴密封鎖大陸實情，對內則實行極其恐怖的特務統治，即或進入大陸「觀光」或「探親」，所見的人和物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樣板」，其中包括與自己親人見面也決不敢對你說眞話；不然你走後他就「手尾長」，又何必口疏多講呢？不過，紙還是包不住火的；此外，中共根據甚麼馬列主義所攪的名曰社會主義實為極權統治的頭頭們，要想奪權和保權就非鬥不可。又何況今日北平統治小集團有的是毛澤東生前的親信，有的是其必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教他永世不得翻身而後快的仇人；當前雖然毛已斃命，然肥華和矮鄧出身和背景都不同，加上他們背後的支持力量更是南轅北轍，所以，他們之間的權力鬥爭，過去有，今天有，將來也不會沒有。用中共形容「階級鬥爭」的濫調加以形容：那是高一陣低一陣「波浪式」前進。絕非如明報社論所說那樣：「目前中共高層領導，一切顯得頗為穩定。」

據明報社論指出：「鄧小平和葉劍英，是周恩來最信任的文武大將，在周重病期間，前者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後者掌握軍委大權，共同應付江青一派的奪權」。又說：「周鄧葉李四位一體，是不爭的事實」。照金庸的說法，葉劍英、鄧小平都是老狐狸周恩來生前的心腹「大將」，那麼金庸先生又何必把華葉「合二而一」呢？如果只為了描述北平上層那幾個寡頭統治者之間「無衝突迹象」而「亂點鴛鴦譜」，充其量能達到欺騙部份不明眞象讀者和往北平政權臉上貼金的目的，然與事實則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

金庸「愛」中共這個所謂「國家」的「熱情」實躍然於社論之中。他之所以認為「華葉鄧無衝突迹象」，是躭心中共放棄「四個現代化」。他在社論中說：「如果這是事實，大陸的局面難免又會趨於混亂，甚麼四個現代化之類又得束之高閣」。這份情懷如謂那是「愛國」，勿寧說是抱着隔岸觀火心情，希望中共暴力政權永遠騎在大陸同胞頭上痾屎痾尿，不給吃飽，乖乖地「甩開膀子大幹」如果稍有「反動」就殺頭。

明報社論「明確」指出：「中共的報刊之上，並無任何文章，顯得是鄧小平的部屬在對葉劍英指桑罵槐，亦無暗示攻擊中央領導機關的文章」。社論中既說葉「和鄧小平、李先念，一向步伐一致」，同時，葉復「堅決支持鄧小平復職」。在這樣情況下，鄧的馬仔那裏會攻擊葉呢？應該是攻擊華和汪、吳德等人才是正理。金庸先生可能沒有看十月七日北平「人民日報」上刊出的署名「楊逢春、葉揚、陳中」三人的文章：「把四人帮顚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這篇文章香港文匯報十月八日三版全文刊出，另在同日首版上端刊出文章的內容摘要，可能金庸先生也沒看。

文章指出：「至今有的同志，特別是有的做幹部工作的同志，由於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實黨的幹部政策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份有路線覺悟，有工作能力的幹部還沒有分配工作，許多受審查的幹部還沒有作出正確的結論，一些混進幹部隊伍的壞人還沒有處理」。這篇文章是藉為尙未「解放」的黑帮份子鳴不平，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和汪東興開砲！

可能，金庸先生會說：沒有這件事。但遠的不說，只說「十一大」以來，如聶榮臻、張鼎丞、羅瑞卿和前述楊逢春等三人的文章，都是根據矮鄧「十一大」閉幕詞的調子一路下來的，與以「中共中央辦公廳理論學習組」也就等於是汪東興的文章內容完全不同。這些都顯示：鄧小平的得力幹將正在向以華、汪為首的毛江餘孽進擊。如果說這是主觀的臆測，那麼十月二十日法新社發自北平的電訊說：吳德和陳錫聯已受到大字報攻擊，這當不會是假的吧！

NO.522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廿七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二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22

明報社評胡說八道

吳德地位不穩

美蘇關係開始解凍

楊成武訪法目的對美敲詐

華國鋒政權的未來

關於港澳問題的黃華講話

會坐第五把交椅的陳雲

冰哥羅士比的藝術生命

花花草草

嚴以敬作

四人幫好貪好佳 小嘍囉槍斃處決

中共大頭目之間有「秘密協議」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LIBRARY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亂緒 調寄酷相思

封淑英

月浸花陰涼似水，立風露遲無寐。甚愁緒絲絲心緊繫？欲理也，知無計；欲斷也，知無計！

鎮夜樓頭閒獨倚，問誰會憑欄意？有多少相思魂夢事，要說又，情難已；不說又，情難已！

大風豪雨制水其稍寬乎

調寄減蘭 [illegible]子

登難猶易。晴雨[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成災，[illegible]不由[illegible]人[illegible]。

水[illegible]化淡。[illegible]民生[illegible]。[illegible]。

重陽近

調寄[illegible] [illegible]白

[illegible]，[illegible]切，[illegible]，萬里音書絕，風露冷，芳菲歇，天涯[illegible]淚，[illegible]，歸夢杳，[illegible]一[illegible]月。

悼亡

[illegible]

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一[illegible]士，[illegible]花。

[illegible]中秋[illegible]，[illegible]試。

註：[illegible]

桐葉

[illegible]

[illegible]

從此為君勤掃矣。焉能封弟戲言哉。

[illegible]村莫作焦琴用。留取陰深待鳳來。

前題

黃[illegible]

碧梧桌落半成荒。金井飄殘寫院喧。

[illegible]葉剪封原自戲。嬌娥題寄與誰言。

也知應候[illegible]開謝。豈爲隨風傍小門。

最是歸來南內日，滿牆紅葉更銷魂。

前題

[illegible]香[illegible]

案白三文聯一枝。春風秋月影離離。

[illegible]早[illegible]日。[illegible]。

日[illegible]平空[illegible]，[illegible]將一葉付[illegible]。

飄[illegible]。[illegible]台[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封賜從[illegible]寶刀剪。幾番心事付寒流。

前題

何[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施王師[illegible]日。[illegible]年[illegible]。

前題

麥正本

風露[illegible]森玉井前。[illegible]一葉落秋邊。

秋來[illegible]。[illegible]。

一[illegible]焦琴成寂寞。[illegible]。

漫[illegible]銅[illegible]清流[illegible]。[illegible]中郎久杳然。

前題

陳琳

客館[illegible]風[illegible]一[illegible]。未[illegible]。

夢回故國[illegible]去。[illegible]入[illegible]得[illegible]無。

金井[illegible]夜月。[illegible]古[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衛[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隊伍搶到手，想把「理論隊伍」引導去為他們奪權效勞，並欺世盜名，把自己打扮成理論隊伍的締造者和培育者。江青一聽說「上海鋼鐵第五廠」的工人理論隊伍搞了一本「論語選批」，馬上下令調去，開動她的御用寫作班子，把這本「論語選批」改了五百三十多處，塞進許多的黑貨以攻擊周恩來，要「理論隊伍」為他們奪權搖旗吶喊。

江青集團一心要用「張春橋思想」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他們在上海的一個代理人曾多次鼓吹：「理論隊伍的學習內容不要多，主要學習春橋、文元的文章」。他們還要「理論隊伍」把學梁效、羅思鼎（編者按：都是江青系的「寫作班子」的代名）的文章當做必修課。

有一次，江青集團組織了一些人員去造船系統搞「調查」，這些共幹不明究裏，調查了些甚麼「革命統帥生産」、「大幹快幹」的「經驗」，江青的代表就大發脾氣罵道：「誰叫你們調查這些的，你們不懂，我要的是炮彈，是給上面打仗用的炮彈！」

江青集團在上海的一個代表，多次鼓吹「理論隊伍」的圈子要小，人多了不行，「理論隊伍」要關起門來議，關起門來批。他們還經常打着辦「學習班」的幌子，檢少數「苗子」，拼湊理論班子，以用本身的觀點，培養自己的骨幹。他們並大力鼓吹，搞理論的應走「姚文元道路」。

照說共黨的「理論隊伍」，是要由「黨委第一書記」去抓的，但是江青集團却是「以幫代黨」，用「幫」來壟斷理論工作，控制理論隊伍。每當共黨「中央」有關部門在理論工作方面召開會議佈置任務時，江青在上海的代表就叫：「不聽他、不管他，我們聽春橋、文元的，我們上海還是獨立大隊」。在他們的心目中，完全沒有共黨中央，只有「幫中央」。王洪文並公開宣稱，「工人理論隊伍」的眼睛，要盯在黨委的缺點上，意即要「理論隊伍」凌駕於共黨組織之上，眼睛睜得大大的監視「黨委」。最後這幾年，上海還刮起過一股砍去共黨的宣傳部門的風，目的在進一步將「理論隊伍」和共黨的宣傳工作，直接由江派控制的某個部門領導。他們是要抓緊「一文一武兩支隊伍」，文的是「理論隊伍」，武的是「第二武裝」，以便既有用槍桿子殺人的能力，又有用筆桿子殺人的能力。

讀者 紙上談兵
（十月十四日）

一封寄往加拿大的信

青冥

宗德：

寄來的兩封信都收到了。你和我相處不過一年，到現在居然還沒有忘記我，實在非常難得——尤其是在這個冷酷無情的世界。

我現在已不是中三甲的班主任，今年隨着你的舊同學「升班」了。此外還要教中五英文，工作固繁，責任尤重。

今天是雙十節，可是仍然要上課。國慶日就這樣在粉筆灰中度過了。在街上看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不覺感慨萬千。於此赤焰燎天，國命如絲之際，身為中國青年，不能為中國做半點有用的事，教我能無愧怍！

加拿大的華僑，一定也張燈掛綵，歡迎雙十國慶罷？中秋之夜，你是如何度過的？在皓月之下，可有想到香港——既可恨又可愛的香港？

最近有沒有看電影？可曾聽過一齣名叫「筧橋英烈傳」的國語片嗎？倘若有機會，你實在應該看看這齣電影——看看我國的空軍如何捨生護土，千秋凜烈。

你說加拿大現在並不甚涼，然而異國天寒，小心衣著才好。

祝學業進步。

民國六六年十月十日

式的戰爭，對國家民族的毀滅不算嚴重，即使是掌握核武器，當瀆者也不會用來殺害本國同胞。因此，共產集團不論中共或蘇聯，不惜一切在這些亞非國家中搞風搞雨，滲透顛覆他國政權。這種戰爭，祇要共產國家存在一天，永不會停止。

中共口頭上強調蘇美兩霸戰爭的的可能性，實質上聲東擊西，爲的恐懼蘇聯對本身的戰爭壓力。中共相信美蘇不會發生戰爭，但決不相信蘇聯不對中共的威脅。因而高叫蘇美戰不可避免，利用美國抽蘇聯後腿，不敢對共進行武裝活動。

中共對西德外長吹噓戰爭，目的也是如此，爲了反對蘇聯及東德集團，不惜放棄國際共產主義團結的原則，與敵人互相吹捧，益顯出中共這個共產集團，正是一不折不扣的騙人的政權。

讀者　麥文
（十月十三日）

鄧掌握三大喉舌　華奪江理論班子

編輯先生：

目前中共「紅旗」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上的理論文章，差不多全是出自鄧小平手下的宣傳大員手筆。這些文章打着崇毛尊華幌子，却大力替周恩來、鄧小平吹捧。鄧小平一上台，便迅速建立自己的理論班子，掌握中共的三大喉舌，以波浪式的「戈培爾」招式替自己的政策路綫宣傳。這種現象，一若江青時代的理論班子。

江青的理論班子搞得相當成功，可惜缺乏槍桿子支持，終於在毛死後失去靠山而收檔。鄧小平的理論班子獲得槍桿子支持，復加上一班精於理論鼓動的老走資襄助，這班老走資在中共闖蕩江湖時已大顯身手，以其富有煽動鬥爭經驗，自然比江青那班初出道的理論班子高出幾皮，因此鄧小平的理論班子在目前是意氣風發，無往不利。

華國鋒在打垮四人帮初期，也曾建立自己的理論班子，可是由於心腹人材缺乏，無法組成。只好向江青的理論班子打主意，大挖其角，希望把江青理論班子搶過來，改頭換面，好替自己服務。

江青集團把持中共的黨權時，花了很大的力氣搞所謂「業餘理論班子」，目的在養一批能替他們罵架的筆和咀。

現在他們垮了，華國鋒集團想把這批「班子」接收過來做工具。於是，華國鋒集團閉着眼睛叫嚷，硬說這些「理論隊伍」，原就跟江青們沒有任何關係，並且編了不少故事，來支持這個說法。

華集團說，上海的那支五十萬人的「業餘理論隊伍」，本是他們建立的，但是江青集團挖空心思要把這支



人民有交易　嚴以敬作

李先念重提戰爭不可避免濫調
拉攏西德反擊蘇聯分化西南歐
西德堅信只有緩和才能消除歐洲衝突與緊張確保世界和平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據「新華社」十二日電，李先念在「人民大會堂」歡宴西德副總理兼外長根舍，會上李先念除大讚中共與西德五年來的友好關係，又大放戰爭不可避免的厥詞。李先念說：「當前世界各國人民十分關心的一個嚴重問題，究竟是「緩和」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還是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正在增長？近幾年來的事實表明，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的爭鬥絲毫沒有減緩，而且日益加劇，戰爭的因素的確是明顯地增長了。人們不能看到，超級大國在高唱「緩和」、「裁軍」的掩蓋下，已在開足馬力，積極打一場全面戰爭。特別是那個把「緩和」吹成是甚麼「發展國際關係的核心」的那個超級大國，更是口蜜腹劍，變本加厲地推行侵略和戰爭政策。歐安會後，它並沒有滿足於屯兵易北河畔，而是加緊在非洲和中東搶佔戰略基地，掠奪戰爭物質，企圖從側翼迂迴包圍歐洲。它已經成爲當今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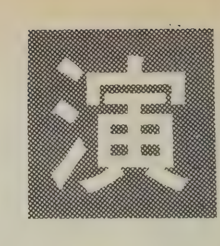
李先念別有用心的說：超級大國這樣爭奪下去，總有一天要打起來，想要避免是不可能的。但我們認爲，祇要把眞相如實地告訴人民，指出戰爭的根源和危險，不相信「緩和」、「裁軍」等陳詞濫調，提高警惕，作好切實準備，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綫，同霸權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就有可能推遲戰爭爆發的時間，打亂他們的戰爭計劃。一旦打起來，也將處於有利地位。霸權主義同樣是紙老虎，並沒有甚麼可怕。它本質虛弱，欺軟怕硬，它到處擴張，就孕育着必然失敗的因素。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敢於鬥爭，就一定能使國際形勢繼續朝着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直到最後勝利。

上述李先念的謬詞，完全是針對蘇聯而發。所謂口蜜腹劍，屯兵易北河，在非洲與中東搶佔戰略基地，分明是指華沙公約國軍以及蘇聯在非洲的顚覆活動。不過，蘇軍駐兵東歐已數十年，但並沒有跟北大西洋公約國發生軍事磨擦，而且，在中蘇共關係並未破裂時，中共極力支持華沙公約國，並派彭德懷以觀察員身份出席會議。說蘇聯駐兵東歐，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強力支柱。現在則說蘇聯屯兵易北河，是構成導發世界大戰的根源，中共這種前捧後抑行爲，固然顯得無恥下流，其出爾反爾的話，令人難以置信。李先念高唱此調，無非是挑撥離間西方與蘇聯集團間的緩和關係，特別希圖藉此掀起西德的反蘇運動。達到打擊蘇聯及蘇聯集團的支持者東德的目的。中共反蘇，却拉攏別人參與其道，而且中共祇出口，却希望西德動手，所謂精人出口，笨人出手，中共的算盤確是精到加零一，但西德也絕不是愚不可及。

以目前的國際形勢看，世界大戰是不會發生，正如狄托所說，是可以避免的。西方國家正在努力尋求與蘇聯集團緩和，祇有緩和，才能消除歐洲衝突與緊張，確保歐洲的安全及和平。不可避免的戰爭，祇有共產黨在亞非地區搞顚覆活動的所謂「解放」戰爭。兩霸戰爭可以避免，是因爲兩大集團均掌握核子武器，倘若一旦發生戰爭而用上核子時，整個世界便要毁滅，這一點，兩大集團的首腦都清楚，也就因此，他們才盡量設法限制核子武器，「緩和」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解放」戰爭不可避免，是由於一些沒有掌握核子武器的亞非國家，在內戰中採用普通武器，甚至是游擊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五一六－五二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黎東方

說的瀿力；更不會料到司馬懿早就斷定了他孟達遲早會反，於是也早就把大兵向南移動。所以他宣布造反剛剛才有八天：司馬懿已經率兵來到了房陵城下。

孟達死守新城郡的首縣房陵，在城外築了一道木柵，木柵以外三面有水，一面是山。司馬懿圍攻了十六天，用船渡過了城外的水，毀掉護城的木柵，使得孟達自己的外甥鄧賢與愛將李輔，都失掉了信心，自動開了城門，放進司馬懿的兵。

孟達成了俘虜，頭被割了，送到洛陽，在洛陽的「四達之衢」燒成了灰。

諸葛亮和孫瓘都已經派了軍隊來支援。這些軍隊分別抵達了房陵附近的西城、安橋、與木蘭塞；却都被司馬懿的兵擋住了。

也許，孟達對魏方造反造得太快了一些；應該等待漢吳二方的援兵來到了以後才動作。或是，等待諸葛亮於次年（建興六年）春天在祁山大舉，聲勢浩大之時，然後再動。

諸葛亮出祁山

諸葛亮是在建興五年，把十萬大軍移到漢中，於建興六年春天，聲東擊西，以一部兵力交給趙雲與鄧芝守住陝西寶鷄東南四十里的箕谷，自己率領主力攻打（甘肅西和縣西北的）祁山

祁山是魏方在西邊的軍事重鎮，正如它在東邊的「合肥新城」。位於合肥新城及祁山之間的另一重鎮是襄陽。

諸葛亮的部隊，據陳壽說，是「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不僅魏方的祁山守將張郃感覺到吃不消，魏明帝曹叡也認爲必須自己御駕親征，從洛陽來到長安坐鎮。

諸葛亮一時攻不下祁山，但是祁山後面的南安郡、天水郡，與安定郡，這三郡的官吏與老百姓都一致響應了諸葛亮的北伐軍，反魏歸漢，換了旌旗。

魏方南安郡的首縣，叫做「豲道」，在今天甘肅隴西縣的東北。天水郡的首縣叫做冀縣，在甘肅伏羗縣之南。安定郡的首縣，叫做臨涇，在甘肅鎭原縣的南邊五十華里。

這是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他一共出了兩次祁山；演義過甚其辭，說他「六出祁山」。）這第一次的祁山之役，諸葛亮本可以獲得全勝；可惜，前鋒的司令官馬謖，在（今天泰安縣東北的）街亭鎭敗在張郃之手。

馬謖戰敗的經過，依照三國志王平傳，是這樣的：馬謖「舍（捨）水上山，舉措煩擾」。王平以裨將軍的身分，向他一連規勸了好幾天，馬謖固執己見，不肯採納。結果，魏軍來了，把馬謖所指揮的部隊一齊圍困在山上。部隊沒有水喝，軍心瓦解，小有挫敗，便一鬨而散。只剩下王平所直接控制的一千多人，竭力「鳴鼓自持」。魏軍以爲馬謖有埋伏，而不再戀戰，收兵而去。王平以他的一千多人爲基礎，慢慢的招集了其他各單位的潰兵，整軍而退。

諸葛亮這時候駐節在距離街亭不遠的戎丘，接到馬謖戰敗的消息，很耽心魏軍會傾巢而來追擊，便立刻下令把（天水西南一百二十華里）西縣城內的人民一千多家，連同他們的粮食都一齊搬走，搬去漢中。

諸葛亮的這一項撤走西縣人民與粮食的措施，拿現代的術語來說，是「堅壁清野」。用古代的話來說，是「空城計」。

空城計，不能像演義與平劇所描寫的那個以統帥本人的生命爲賭注的兒戲行爲：開了城門，坐在城樓之上彈琴，邀請對方的大將司馬懿進城來共享羊羔美酒。

事實是：對方不會來追擊，對方的大將也並不是司馬懿，而是張郃。諸葛亮一生謹愼，做不出這種只有撲克牌老手才敢於施演的bluff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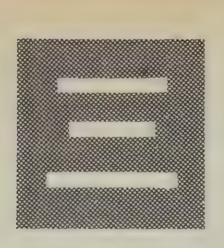
「卿本佳人」的褚民誼，在他下水當漢奸以前，曾經以票友的身分扮演過空城計之中的司馬懿。他一反常規，居然闖進了「西城」，Called 戲中諸葛亮的bluff，贏得了全場觀眾的喝采。

平劇的題材，幾乎有一半左右是取自三國演義。「失街亭」與「空城計」是其中很受觀眾歡迎的兩齣，另一齣是「斬馬謖」。合起來，成爲一齣「三部曲」，叫做「失空斬」。李景武兄曾經在他八十歲生日的一天，登台演唱了這「失空斬」全套，答謝向他祝壽的嘉賓。這一件事，是平劇有史以來所不曾有過的空前創舉。

馬謖究竟有沒有被諸葛亮斬了呢？（這個問題，在極大多數的平劇愛好者看來，是不必深考的一個問題，只要戲詞兒好，唱得好，做工好，馬謖在事實上是否爲諸葛亮所斬，沒有多大關係，推而廣之，我們中華民族的極大多數成員，在本性上也不甚重視「細節」。反正馬謖早就死啦，至於他怎樣死的，有什麼關係呢？）

學歷史的人，爲了忠於所學，却不敢不認眞，不敢不追根究底。有時候，追不到根，究不到底，也只好算了；把未完成的使命交給下一代學歷史的人。

馬謖有沒有被斬，是追不到根，究不到底的一個例子，陳壽自己，先後提供了三種互不相同的說法：一、諸葛亮誅了馬謖，戮了馬謖，也就是斬了馬謖。


新三國

諸葛亮對孟獲盡力安撫，同時也指點他，教導他，成為一員有用的人才。傳說，孟獲其後在蜀漢中的中央政府中，做官做到了御史中丞。他的若干夷胞部隊，長於爬山，被諸葛亮編成了一支特技隊伍，稱為「飛軍」。

南方的四個郡完全恢復了秩序以後，有人建議諸葛亮留兵鎮壓，諸葛亮不予接受。諸葛亮說：「留兵太多，就妨礙北伐的大計；留兵太少，也徒然引起本地人的反感，而力量不足應付非常，倒不如完全把兵撤回，對本地人誠心相交，在他撤兵以後，「南四郡」就不會再叛亂過。

他本人在建興三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回來以前，他下令把益州郡改稱為建寧郡。益州本是一個州，而益州又一直是一個郡，益州之內的一郡，很混淆不清。諸葛亮索性把益州郡的郡名改了，這雖是一件小事，却十分要緊，也顯出了諸葛亮懂得「正名」的重要性，確是一位大才。

建興四年，諸葛亮在表面上沒有什麼舉動，而在實際上用全力作大舉北伐的準備，他一共準備了十萬人的軍糧、軍服，與刀矛、盾牌、弓箭、箭頭。在這一年，他也命令了駐防永安城的李嚴，移駐江州（重慶），叫李嚴在江州建築了一座大城。（永安城，改由一位次要的將領，陳到，担任防守）。

建興五年，北伐開始，諸葛亮率領大軍開往漢中。出發之時，他寫了一封十分令人感動的表，不僅感動了「後主」劉禪，而且也感動了一千七百多年以來很多的人，使得他們也成為忠臣義士。他勸後主親君子，遠小人，賞有功，罰有罪；尤其要把宮內的幹部與丞相府中的幹部一視同仁，不可稍分彼此，在賞罰上有所異同。他保證宮中的侍中侍郎等官郭攸之、費禕、董允，與專管軍政的一位將軍向寵，都很有能力而且可靠；丞相府的留府長史張裔與參軍蔣琬，也是「忠貞死節」之臣，建議後主對他們加以完全信任。他語重心長，不勝依依。

諸葛亮這一次北伐，是頗有計劃的行動。他不僅策動了西邊的天水、南安、安定，三個郡的吏民，一致對他響應；而且在東邊約好了已經降附魏方的孟達，在新城郡反正。

新城郡名為一個郡，實際上是房陵、上庸、西城三個郡所合併，地域包括今天湖北省西北部，與陝西南部的一部份。

孟達之死

孟達是扶風（郡）人，曾經在劉璋下而做官，奉劉璋之命，帶了兩千兵，偕同法正及其所帶領的兩千兵，到荊州武陵郡陵孱陵縣公安城，迎接劉備。劉備叫他留在荊州，當宜都郡太守，把他的兩千兵與法正的兩千兵，都撥給他指揮。（法正跟隨劉備進入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孟達替劉備攻下了房陵、上庸、西城，三個郡；劉備調他為房陵太守，拜為「副軍將軍」。

關羽圍攻襄陽樊城，叫孟達派兵來助攻，孟達藉口山地的防守與安撫很重要，分不出兵力，而在事實上抗命，以致關羽終於失敗。

劉備很生孟達的氣。孟達又和劉備的養子劉封處得不好。劉備下令，奪去孟達的「鼓吹」，（軍樂隊），不讓孟達享受當將軍的榮典。孟達也就投降了曹丕。

曹丕對孟達很有禮貌，而且加以重用；拜他為建武將軍，封他為平陽亭侯，任命他為「散騎常侍」，領新城郡太守。

孟達在曹丕下面而雖然相當得意，却免不了內疚於心。曹丕死後，曹丕的兒子（魏明帝）曹叡，待他不能像曹丕對他那樣好；而且駐節在南陽郡宛縣的司馬懿又顯然對他很不放心。這時候劉備已死，主持蜀漢政務的諸葛亮，以及同受託孤之任的李嚴，常常寫信給他，暢叙舊情，好像是他並未曾投降了敵方。

李嚴在一封寫給孟達的信裏說：「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諸葛亮在他給孟達的信裏，談到李嚴，大加讚賞：「部分如流，趨捨罔滯，正方性也。」

（孔明是諸葛亮的號；正方是李嚴的號。李嚴所寫的，是：我和孔明的責任太大，很希望有你這樣的人，來陪陪我們，諸葛亮所寫的，是：李嚴有辦理行政的天才，他處理公文，隨到隨辦，很像川流不息，從來沒有過積壓公文的事。換句話說：倘若又有你來，像他這樣的協助我，該有多好！）

孟達終於抵擋不了諸葛亮與李嚴的「策反」，在暗中答應了叛魏歸漢。

後主建興五年（魏明帝太和元年），陰曆十二月，孟達豎起了反旗。他預料司馬懿不能立刻把他怎樣，最快要在一個月以後（亦即諸葛亮的援兵已到之時），才能率領大軍來討伐他。為什麼呢？因為他以為魏方的情報員需要走好幾天，才能把他造反的消息從新城傳到南陽郡宛縣；司馬懿也需要若干天，把這項消息派人從宛縣送到洛陽京城，又從洛陽京城把討伐的詔書聖旨帶回宛縣，然後司馬懿才能出兵，出兵了以後，又得走上幾天，甚至十幾天，才到得了新城郡首縣房陵（今天的湖北房縣）。

孟達做夢也不會想到司馬懿有不必向洛陽請示，先幹了再

後來勾踐滅吳，文種被誣賜死，屍身亦被拋入江中，翌年秋天八月十八日，海潮嗚咽，狂濤高漲。勾踐驚恐，遂效吳王故事，旨封文種為潮神，與子胥並享血食。因之，在越王時便有祭潮儀式，並以每年農曆八月十八日為「潮生日」，叫做秋祭，禮節很隆重，相沿二千多年，直到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才明令廢止。

還有一位潮神，清代雍正的「十四太子」。緣雍正駕崩時，密詔傳位十四太子，被親乾隆派密改遺詔，將「十」改為「于」字，便篡詔傳位「于四太子」，這四太子就是乾隆。乾隆即位後，將十四太子外放，賜封「海昌王」（即海寧縣）。但不久秘密揭穿，海昌王抑鬱投江而死，乾隆遂封十四太子為潮神，改行宮為廟宮，並移潮神廟吳子胥、文種伴祭。至今廟內正中白面的是十四太子，左邊黑面是的是文種，右邊紅面的是吳子胥，從此潮神有了三位，鼎足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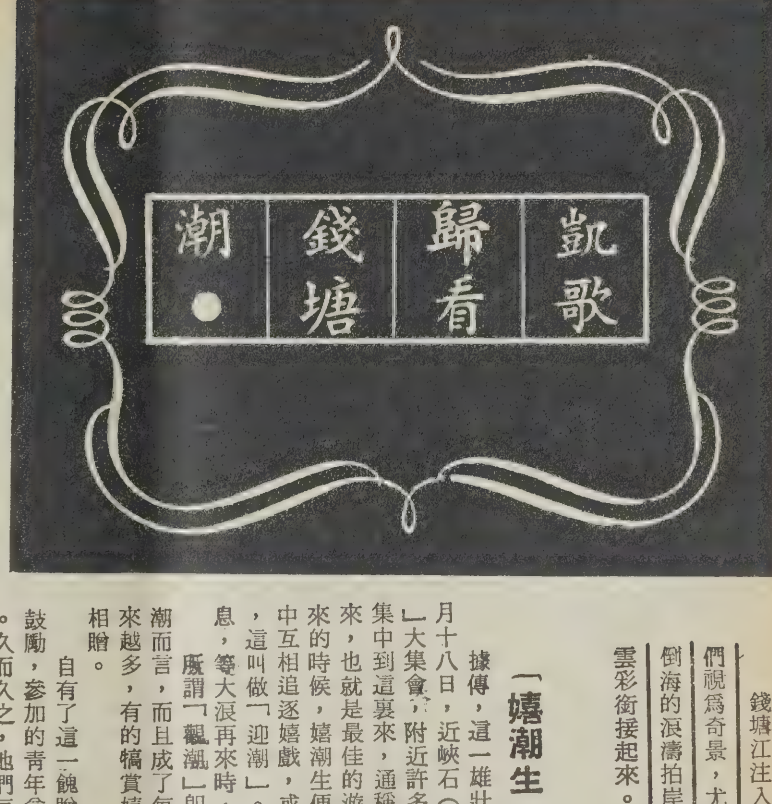
河山變色・勝景久睽

觀潮節起源於宋，按臨安（杭州）郡縣誌云：「八月間，郡人有觀潮之舉，自八月十一日始，至十八日最盛。蓋因宋時以是日為校閱水軍，故闔城縣觀，至今尤以十八日為觀潮節，是日並有弄潮之戲。」該誌又稱：「每年八月十八日，數百里士女共觀，舟人漁子，訴濤觸浪，謂之弄潮。」

照說一年之中，以農曆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三十日，這一段時期，潮汐現象最為壯觀。在每年的中秋節前後，便是江南人士觀潮的佳期，尤以俗傳八月十八日的「潮生日」最為熱鬧。海寧的觀潮台雖距海塘有三四十公尺，但有時還要給潮水濺上一身水花呢！蘇東坡除了他是第一個倡導月下觀潮的人他更感歎過：「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又有一首觀潮盛況詩：「萬人鼓操震懾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月花渾在浪花中。」其潮汐之大，可見一斑。

如今，河山變色，勝景久睽，但願大陸人民抗暴怒潮與錢塘江潮同樣澎湃，早日撲滅秧歌王朝，我們好重睹此一「壯觀天下無」的勝景。

（瘟君夢作者因事暫停一期）



錢塘江注入杭州海之處的北岸，近海寧的海潮，兩三千年來已被人們視爲奇景，尤其舊曆八月十八日那天，銀花水柱，高躍數十丈，排山倒海的浪濤拍岸欲上，整個江面，迷濛一片，激起的水星成霧，彷彿和雲彩銜接起來。

杭州老史

「嬉潮生」逐浪迎潮

據傳，這一雄壯偉麗的佳景，在宋以前每年八月十八日，近峽石（海寧）的江岸上，有個「弄潮」大集會，附近許多十七至二十歲的善泳青年，都集中到這裏來，通稱爲「嬉潮生」。從現代觀點看來，也就是最佳的游泳選手。當潮波洶湧向江堤襲來的時候，嬉潮生便奮不顧身地逆浪而下，在巨浪中互相追逐嬉戲，或作各種表演。總之，各顯奇能，這叫做「迎潮」。海浪一退，嬉潮生們又上岸休息，等大浪再來時，再上去迎潮。

所謂「觀潮」即指這一天到江岸去看嬉潮生迎潮而言，而且成了每年一度的盛況。文士與富商越來越多，有的犒賞嬉潮生們的辛勞，以食物或銀錢相贈。

自有了這一餽贈風氣，無形中給了嬉潮生一種鼓勵，參加的青年益見踴躍，表演技藝也日益精良。久而久之，他們每迎一次潮上岸，都向觀潮的濶老們行禮討賞，因此變了相，由純粹的自娛性質，而趨向娛人獲利的節目了。

玩火者終被火所焚，三兩年之中總有一兩個嬉潮生被波臣召去，造成悲劇。所以宋哲宗以後，禁止弄潮這一玩意兒。從此，觀潮者只有觀「潮」而已，再沒有那緊張動人的弄潮節目可看了。不過，在巡邏者不到之處仍有少數好此道者，暗中弄潮爲戲，故蘇軾曾爲弄潮而遭不幸的人們，和禁而未絕的現象爲詩云：「吳兒生去押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然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銀城雪白・蔚爲奇觀

不過，單是澎湃洶湧的「潮」也頗可觀，每當潮水初來時，遠望數百里，有如白練橫江，萬馬奔騰。蓋江水本來清冽如泉，近視碧清，遠望白茫茫一片，有如碎銀子。因此，潮水壁立起來時，又似一座銀城雪山，蔚爲奇觀。於是，除了前人一番品評渲染外，便有了神道觀念流傳民間，並稱之爲「鬼魂潮」；都以爲有鬼魂在那裏作祟，驅使着潮水來興風作浪。

其實，潮汐是海水受日月自然的引力而發生，一般說來，浪濤不過幾尺，而錢塘江的怒潮與其他地方不同，卻能高達二丈以上，即使在風和日麗之下，潮與浪也一樣壯觀。考其原因：錢塘江外，爲喇叭形的大海灣（即杭州灣），灣的外口很寬廣，但愈向內愈狹窄，從江蘇的南匯到浙江的鎧海，距離有一百八十多里，而從澉浦附近的尖山以後，海潮被束於漸漸狹小的灣身裏，潮水便湧而爲濤，亙如山岳，奮若雷霆。況且尖山口外還有赭龕兩山對峙，因此激起巨潮以後，灣身愈湧愈高，海寧便成了兩丈多高的大巨浪了。這種景況，純是海潮與錢塘江水互相撞激而成的，前人不究此理，以爲是潮神顯於巨潮之上，而有「鬼魂潮」的傳說。

錢塘江潮・充滿神話

因爲錢塘江的潮汎最盛，便產生了充滿神話色彩的潮神故事。最早的傳說是吳子胥，因諫阻吳王夫差不要對勾踐過份寬大，竟而觸怒吳王，賜劍子胥，要他自殺，並將子胥屍身拋入江中。子胥心有不甘，死後忠魂不滅，隨流逐波，依潮來往，激蕩堤岸，勢不可禦。有人竟親見子胥躍的橫刀，夾着戰鼓浪濤，奔馳而來，吳王大驚，曾以弓弩三千射潮不退，乃下旨賜封子胥爲潮神，立廟祭祀，這是祭潮神最早的起源。

詩人墨客・讚訟奇景

若干年來，這一奇景曾吸引了不少詩人墨客，他們讚頌這一奇景的文章，迄今仍膾炙人口。如唐李白的「洶濤來自白雪中」，清鄭燮的「雲雷風霆爲前趨，潮頭聳併青山立」，還有宋蘇軾的「始識橋頭高幾許，越山還在浪山中」，都是描繪這一海潮佳景的佳句。

意味最深長的還是蘇軾，讀着他的「寄語重門休上鎖，夜潮留向月中看」，白天觀潮回來，吩咐人不要鎖門，他夜裏還要出去，在月下觀潮哩！這說明了這一佳景是百看不厭的，白天看罷，夜裏還要去看。

關道，置「権稅」，係一大肥缺，實際上，日金數斗，富甲天下，乃極意聲宮寶之能事；並且購置梨園三部：叫做「玉笥班」、「玉蘭班」、「長春班」、每班各有百餘人，共三百餘人，稱得上「玉貌珠喉，錦衣畫棟」，極一時之盛！特別是他個人排場，更像一個土皇帝，他共擁有寵姬三十多個，都稱爲夫人。李世忠每日惟有徵歌選舞，人皆稱之爲「壽王」。而山東的曹州、兗州及安徽的潁州（今阜陽）、壽州各地之匪，淮陰、揚州、海州（今東海）、通州（今南通）之梟，幾無一不出身世忠之家。因之，吏民側目，但無如之何！

報私仇欲殺陳國瑞

同治元年，太平「忠王」李秀成，遣將北討，世忠防禦阨守，築有堅固的城濠，使李秀成動用八九萬太平軍，亦無法進攻。至於九州、浦口等地失守之後，則奉旨革職留任，其時爲同治二年也。到了同年十二月，捻首苗沛霖一舉攻陷了安徽的壽州、潁上、懷遠各地，李世忠又奉命入臨淮，由除州馳檄進討，遂迅速地克復了懷遠縣，旋又得旨復職留任。但還不到一個月，李世忠因爲與陳國瑞爭功，而導致互相鬥爭斷殺！清廷即下令曾國藩查覆，解除了李世忠的兵權。因此以後，李世忠的驕奢荒淫，變本加厲，終日以演劇開賭場爲樂，蓄有優伶數十人，往來於長江商埠。在安慶住宅中，也設有賭館，自做囊家。勝敗常以萬計，游手好閒的貴族子弟趨之若鶩，又設寓販土賣烟（鴉片），無所不爲！

由於同治九年五月，因天津人民焚毀教堂，毆斃法國領事豐大業案件，激怒了洋人，全部責任歸咎報國瑞，上奏甚急，國瑞不得已乃匿居揚州，暫避耳目；且常與李世忠過從，聊解愁懷。不料李世忠爲人陰險，欲洩宿恨，雖陽與爲歡，實則乘機上手，一日清晨，世忠親率士卒數十人，突入國瑞住所，將國瑞綑綁，聲言解往金陵，聽候總督曾國藩處置（按曾國藩於天津教案後回任兩江總督）。於是挾國瑞登上船隻，揚帆南下，陳國瑞的姪兒陳濚培，率衆僱舟追蹤。當時湖北運銅船數十隻泊於河畔，水手都於鄂人，亦即國瑞的同鄉（陳國瑞係湖北應城人）。這時陳濚培向那些水手表示：「任何人能救我叔父，即賞以萬金！」於是應募者達數千人，追及李世忠於瓜州的四里舖，包圍其舟，準備救人之際，沒想到詭計多端的李世忠，乘黑夜挾國瑞登舢板炮船潛行出口，溯江西上，黎明濚培登其大船，縛三人以歸，國藩得牒，釋放國瑞，而世忠則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但惡性難改，販毒聚賭如故。

裕祿設計斬李世忠

當時有一候補知縣吳廷選者，赴外省提案歸遇世忠，打傷吳母，同僚大憤，指斥世忠不當，世忠抓去吳廷選之弟以報復，或曰釁起女色或賭博，吳母聞幼子被辱，急往救護其子；又遭李世忠拳打腳踢，昏厥仆於道旁；因而引起路人聚鬨，而吳的同僚亦動公憤，以爲世忠乃犯官，猶侮辱斯文，毆傷命婦，實不可忍，遂聯名具公稟，趨撫轅，大呼曰：「吾捆一強盜來？」巡撫裕祿，以計羈之，更招戲班供世忠取樂。不久而正法的聖旨到來，裕祭即行戒嚴，召吳中軍及記名提督黃文誥，示以機宜，而已入內署，堅閉宅門以俟。到了深夜，黃文誥入中軍署，李世忠正在花廳聽戲喝彩，感到極快樂的時候，忽發現兩旁有人佩有洋槍短刀，黃文誥即令數卒突入，反縛其手。世忠急忙回顧高叫：「你們要殺我！」

所謂「快刀斬亂麻」，黃文誥見幾名殺手順利縛得世忠，乃急令拖出至門簷下，即揮刃以斬！當時見者送者，文武官弁，多爲世忠同寅，或鄉誼戚友，無不黯然！有揮淚的，有飲泣的。這天晚上，省城居民，聞角聲嗚嗚，城內外軍隊畢集，驚駭不知何事？直到次晨，才知道是李世忠正法。雖然有驟雨，地上到處都是濕的，而來弔祭世忠的人甚衆，焚燒紙錢，灰如山積。這種情形是由於過去世忠不吝資財，亡命無賴多來依俯。他們之中也有不値世忠所爲，然其私人多受世忠恩惠，故於其死後聊表弔念。

殺妾楊氏及其全家

據說李世忠身高八尺，體健如牛，而其頭髮不過數十莖，且酷鴉片，妻妾過多，使其身體逐漸損耗，而其行動猶輕捷如猿，好殺人！得皮工之女楊氏，寵愛特甚。楊氏後來患病時，要求同室的蔡夫人：「請你替我炙罌粟膏來！」蔡氏乃送進幾粒丸子，楊女暗中吞下後，而告死去！李世忠當時正領軍入臨淮，得報，驚哀流涕！報訊者告訴他：「楊氏吞了蔡氏的罌粟膏致死！」世忠憤極，即取劍授一老兵說：「取蔡夫人頭來，並將蔡氏全家殺光，雞犬不留！」原來蔡氏全家，以其女嫁給世忠之故，都在除州經商。老兵馳往蔡室，呼夫人出，謂軍門有命，蔡氏方勻鉛黃，以爲迎接她，喜甚！揭簾而出，老兵告以軍門以楊夫人故，乃賜夫人死，請易衣出，蔡哭而入，即殺之於中庭，斷其首，裹以布帕，懸於馬鞍之側，並令十餘士卒，匆匆包圍蔡家的住宅及其經營商場，全家十餘人全部殺光，八十歲的老翁和週歲小兒，亦無一倖免！

老兵完成這一使命後，便從容帶着蔡夫人的頭顱入臨淮，獻給李世忠過目，世忠視其頭便說：「這足以慰楊氏於地下！」皮工對世忠此舉非常感動，更以小女嫁給世忠，則稱爲「小楊夫人」云云。據說李世忠所以養成這種仇視世人的殘忍性格，係由於他幼時受盡侮辱使然。既已得志，則睚眦之怨，靡不報復。惟有當年固始的老獄吏，則視爲大恩人；並把他迎來除州，善爲欵待說：「我不能忘記繫獄時的痛苦！多蒙你照料。」世忠既貴，每逢生辰大讌，戚友滿前，珠翎盈座，小優抱銅琵琶，唱「朱買臣侑觴」酒酣，世忠嘆道：「賴天地祖宗之靈，世忠幸有今日，且不自料，大家也未曾料及；昔日幽繫獄中，面黝黑如鬼！以爺呼人，日不得一餐，地蚤成芒，溺淋成渠，叫要八兩便可出獄，託人告伯叔甥舅，老母沿門拜求，都不可得。」說到這裏，悲憤交併，淚輒墮杯中，一座傾耳而聽。他又哽咽道：「不能名一錢，若沒有朱元興、倪文華諸兄，世忠之骨已朽，還有今天嗎？今日世忠何有如此衆多的族黨親友？」言罷，攘袖高呼「給我砍！」使到全座大驚失色！世忠自悔未嘗唸書，其後每日勤習，則能作擘窠虎字，且通簡矮尺牘呢。

傳奇人物李世忠

胡蓑之

在滿淸季年的太平軍和捻匪裏面，曾經出現不少的傳奇人物如捻首苗沛霖、四眼狗陳玉成、李秀成及淸軍中的鮑超等人，都是異乎常人的；尤其由捻降淸、又投靠太平軍而再度降淸的世忠，更是一個飛簷走壁，無所不爲，令人恐懼的角色！由於淸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盤踞金陵，與淸軍相對峙的時期，每次劇戰都以勇武著名的；淸軍中有陳國瑞、鮑超、向榮、桂林；太平軍則有李秀成、陳玉成、李昭壽等。

攀登簷壁如履平地

按李昭壽，卽李世忠的本名，別號兆受。他最早作賊，其後做捻匪頭頭，後投太平軍，屬「忠王」李秀成，最後再降淸，屬欽差大臣勝保，才更名世忠的。根據「淸史稿」的紀載：李世忠是河南固始縣人，（固始在河南與安徽交界處，位商城縣北，史河與曲河之間）。幼時家境異常貧苦，不僅未曾正式唸過書，而且患有癬癩，以致頭髮脫落而變成了禿子！父母命他從村兒去讀私塾，但他中途逃學，等到母親到處找尋他的時候，往往發現他攀登簷壁上，如履平地。從此鄰里有許多人的財物被竊，均懷疑是被昭壽所幹的。事實上，過了不久，他竟能立於竿上，一躍更可越牆！族人見了，雖內心厭惡，而無不驚奇害怕！因此，通常叫他爲「禿賊」而不名。

李昭壽行竊多次失手，屢被繫獄，獄吏亦深惡痛絕，常加毆辱，惟老吏某獨憐其餒，常暗中施以食物，久之得出獄。到淸咸豐四年，江淮盜賊蠭起，李昭壽認爲時機難得，乃揭竿而呼，響應他的人數以千計，於是大掠安徽的六安、霍山、英山及固始之間達十餘縣，遂成爲捻寇巨首；並與湖北方面的太平軍相結納。但這種烏合之衆，自然經不起淸軍的一擊，至兵敗後，淸觀察使何桂珍則招降李昭壽。這時，何桂珍駐英山，他所屬的部隊和民團，共約三千餘人，又益以李昭壽的新降之衆，便超過了他所預備的軍糧和物資，因而有一部份缺之糧食，設當時沒有帳幕，下雨時缺少積薪。起初每人每天派麵一斤，繼則半斤，旣而只有四兩了。

殺何桂珍降太平軍

李昭壽及其部屬，均不堪其苦，怪責何桂珍沒有辦法來養活他們，又怨同降的馬超江爲匪所殺，官方不能逮捕兇手正法。因此，憤而爲馬超江設會受弔，一時捻黨畢集，形勢突厄；是故河南、安徽各省的大吏，都以李昭壽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千金，以購李昭壽的頭顱，昭壽更感不安！加上大府有密函桂珍，令他相機剪除昭壽。事爲昭壽所悉，遂將良心一橫，以先動手爲強，暗中布置。置酒高會，誘桂珍赴宴時，伏兵戕何桂珍於英山的小南門，焚其屍而揚之！且與桂珍同時被殺死的共四十七人。並即以英山之地叛降太平軍，馬上宣佈授李昭壽爲七十二檢點，部其衆爲廿四軍，屬李秀成底下，使忠王如虎添翼。

李昭壽叛降太平軍後，首先給李秀成的見面禮是一舉打敗了桐城的淸軍，復陷舒城，屠霍邱，而拔捻首張洛行於鳳陽關。使到南北太平軍及捻黨得以聯絡，遂全部接受太平軍的命令。咸豐七年，昭壽和張洛行，聯手會攻固始，並擾固始之東的光州（卽潢川縣）。昭壽旣陷安徽的六安、英山、霍邱諸地，且其各地的淸軍，多半爲他所破，然後返回六安基地，同年十月間，李昭壽曾將太平軍的旗幟，並以萬餘人入葉鎭。葉鎭介於霍邱、固始之間，亦卽昭壽出生地，相距其家約五里，於是大宴宗族，炫耀鄉里。可是一經聽到太平軍統帥韋志俊被敵人擊潰的消息，頓卽離去，會李秀成攻陷除州，全椒；並令昭壽把守除州，據有數城，昭壽強迫民夫挖掘城壕，大事「儲粮備戰」，表示自私自利，爲陳玉成所厭惡。

旋而，淸廷的欽差大臣勝保使出一道絕招，將李昭壽的母親挾持，向昭壽招降；同時江蘇知縣姜錫恩也利用陳學書以利害對昭壽游說，昭壽認爲形勢比他強，而且有利可圖，乃以數百騎歸降勝保，言定條件是由勝保奏請詔賜花翎二品冠，補授參時，並賜名世忠，號其軍爲「豫勝營」。

蟠踞除州稱土皇帝

昭壽性甚兇悍，向來不守紀律，但其驍勇善戰，所向無敵。因此，李秀成對他一向很優待，同撈同煲。當時李秀成營中有位精於相學的幕僚譚紹洸曾提警告曰：「李昭壽這人蜂目陰視，腦後有反骨，不明恩怨，一有不合，必致反覆無常，大王軍機密事，軍營布置，他全部知道，一旦反戈，我軍非常危險！此人不除，將必受其困，不如以軍法處決；或者置他於閒散之地，不可令他當前敵。」李秀成不聽譚的警告，至是降淸，果然爲太平軍的心腹大患！他從除州沿烏龍、江浦、浦口等地進逼金陵，並打敗淸軍於烏江、六合、橋林諸地，累官至松江提督。因而昭壽自恃功高，驕悍日甚，他的家族子姪，及其姻黨部曲，如倪文華、朱元興、董作平、蔣升等人，全部都游職提鎭；甚至於走卒厮養等等，也莫不參游千總，把總。此外，他的宗族姻婭，轂擊星馳，自固始到除州，五百里相屬於道，都與昭壽及倪文華、朱元興、董作平、蔣升之輩有識，殺人亡命，斬竿　篋之雄，通通以除州爲藪澤，而自此除州也就成了多事之地。

除州屬安徽省，在全椒縣北，隋置，唐以後仍之，轄全椒、來安二縣，宋歐陽修嘗知是州；州南有醉翁亭，修會爲之記；元末郭子興起兵於此。淸一度改爲直隸州，民國改州爲縣，城瀕除河西岸。李世忠在此居了五年，掌管淮河

無所適從，今天之友，成爲明日之敵，隨時有被清算鬥爭的可能，而事實上却又是如此。

毛澤東鬥垮了彭德懷之後，將林彪提拔起來拿握軍權，但林對於人民的反抗情形，採取鎮壓手段，在劉少奇、鄧小平的當權派手下，則聯合陣綫對付毛澤東，毛澤東後來形容他當時的處境是：「像死了老子一樣，雖然有人恭恭敬敬叩首行禮，但不能說任何話，過問任何事」，爲了奪回失去的權力，推行他的暴政，一九六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誘惑林彪支持，利用「紅衛兵」的組織奪權，在「中央」砸爛了劉少奇、鄧小平的領導，在地方則利用無知的「紅衛兵」作工具，配合林彪的軍事力量奪權，任令這些十餘二十歲青少年的血氣方剛，利用串連的機會，爲所欲爲，不但在「除四舊」的口號下，摧殘中國文化的根基，而且，到處殺人放火，在這一運動下，究竟有多少人被殺，中共沒有正式公佈。但在串連期間，各省、縣的武鬥事件此起彼落，僅廣西一地，就血流成河，死屍漂流海外。可見人命的不值錢，人權的無保障。

親密戰友寃寃相報

文化大革命之後，毛澤東奪回了他失去的權力，對於支持他的林彪，則稱作「最親密的戰友」，並明定他爲「接班人」，林彪多次在緊要關頭救過毛澤東，而且也是毛的學生，在感情上和現實上，都應該是非常親密的，但毛澤東並不能容納林彪，雖然在文革後收拾「紅衛兵」，把「紅衛兵」下放到鄉村山頭的是林彪，但林彪威脅着毛澤東的權力，在「不是同志，就是敵人」的仇恨心理下，毛澤東又藉故把林彪一家殺光，這是狡兎盡，走狗烹，「最親密的戰友」亦不例外，今天爲中共作走狗的，下場亦不會有例外。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思想，沒有感情，不講道理，人權爲何？更不必說了，根據美、英的專家統計，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來，最少已屠殺了六千多萬中國人，這是血腥的事實，有理性的人應該看清楚。

華國鋒利用毛澤東斃命的機會，以「你辦事，我放心」的六字眞言，逮捕「四人帮」取得了中共的「中央」領導權，而且以毛屍作護符，以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思想」來作爲鞏固其權力基礎的號召，這是領導階層的權力鬥爭，也是繼續剝奪人權的殘殺，因奪權而在中國大陸造成的派系武鬥，毛澤東的政策是「不是同志，就是敵人」，華國鋒利用毛屍，逮捕江青（毛澤東之妻）、毛遠新（毛澤東之侄），在方法上是活學活用了毛澤東的思想，在行爲上是滅人之族，這誠然是毛澤東生前作惡多端，應有此報！但華國鋒集團之趕盡殺絕，却是使中國大陸的共幹、人民，人人心寒，駕米格十九戰鬥機投奔自由祖國的范園焱義士，形容華國鋒與毛澤東，是一丘之貉，是一針見血之論；在這種充滿了恨的基礎上，鬥人者人恆鬥之，寃寃相報，是必然的現象，在這種度制下，社會的結構是爾虞我詐，人人恐懼，旣無和諧之可言，自無生命之保障，起碼的生存權都受到威脅的時候，生活上的任何保障，就更不必提了。毛澤東形容他失勢時像死了老子那樣可憐，今天在中共政策高壓統治下的共幹，在共幹高壓控制下的人民，又何嘗不是像死了老子那樣可憐，所不同的是毛澤東死了老子有人叩首行禮，而人民死了老子只能棄骨荒郊，成爲一路白骨無人收的慘狀。中共的「憲法」確實列有各種自由的規定，但那是條文，對人民如何？鮮少人知，但「四人帮」的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及不支持華國鋒的毛遠新，被逮捕了已一年，公開審訊了沒有，連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黨副主席」尙且如此，對一般無權無勢的廣大人民，其予取予求，生殺由我，自是必然了，以領導階層的「四人帮」的遭遇回去研究，凡稍爲頭腦清醒的人，均不難明白，在中共的制度下，是沒有人權可言的。目前中共的當權者華國鋒，從「四人帮」把領導權奪取到手之後，亦宣佈繼續行走毛澤東路綫，雖然這是華國鋒捧着毛屍，壯他聲勢的作法，但他不如此行，等於宣佈中共過去的政策全盤錯誤，而如此行，又遭遇到像范園焱這種幹部的消極反抗，或如「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等的那種積極反抗，「中共中央」而至地方，消極的或積極的反抗事件，却正方興未艾，不斷動搖中共政權的根本。

寃寃相報廿八年

李哲夫

中共政權已成立二十八年，大陸人民在這二十八年中，沒有一天不過着提心吊胆的恐懼鬥爭生活。即使是共幹，也不例外。在「反右」鬥爭中，僅被送往「勞動敎養」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就超過十萬人以上，被打落冷宮的中共幹部，更是無法統計。至於「文革」運動，更是對大大小小的共幹大砍大殺。結果到頭來，連毛澤東妻女侄兒也不可避免，所謂剃人頭者，也被人剃也。

中共政權奉行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而所謂馬克思思想的形成，據英國哲學家羅素的批評是：「馬克思却把一時一地（按：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國的社會）的現象的恨，樹立爲天下普遍的原則」，毛澤東既承襲馬、列的「思想」作爲中共的政策，則中共的所謂「人權」價值，與蘇聯的「人權」價值，實在是一脈相承的，所不同的，是蘇聯對馬、列的學說，已作了相當程度的修正，而中共則一貫反蘇修，可見在「人權」的價值觀念、意識型態上，中共比蘇聯還要殘暴。

陽謀誘騙知識分子

一九五七年五月，毛澤東提出「大鳴大放」的方針，要求中國大陸各界人士，幫助共黨「整黨」，並表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實在是很動聽的民主名詞，當時在中共統治下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工商界人士便誤以爲，這是中共廣納眾言的寬廣胸懷，於是「大鳴大放」，知識分子口誅筆伐，攻擊毛澤東，「人民民主專政是無賴專政」，發展到整個中國大陸，就成爲反共怒潮澎湃，各地工人、學生、農民聯合遊行示威，搗毀中共行政機構，情勢惡劣，毛澤東乃於同年六月，透過「人民日報」的社論，發動了「反右派鬥爭」，對凡是在大鳴大放中有名的人士，一律予以拘捕、公審、處決。據中共自已的統計，僅被送往「勞動敎養」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就超過十萬人以上，被打落冷宮的中共幹部，更是無法統計。

把人民視爲勞動工具

中共在「全民整風」的大鳴大放之後的冬天，發動大規模的興修水利和土法煉鋼等羣眾運動，藉此推動工農業的「大躍進」，宣稱在十五年內趕上英國，二十年內趕上美國，在這個政綱之下，人民被強迫作無償的勞動，法國記者形容此爭爲「藍色螞蟻的大軍」，可見其慘。爲了達到鋼鐵生産的規定數量，各地方的民間房屋中，凡是鐵欄、鐵窗、鐵門，甚至牆壁上的鐵釘，都被拔維去作煉鋼之用，爲了使煉鋼的「小高爐」（一種用土製成的泥爐，用手拉的風箱鼓風，增加底下空氣中氧氣的流通）的火力，能達到鋼鐵熔化的高溫，共幹強迫孕婦、小孩廿四小時輪班作拉風箱的工作，死的人不在少數，這種不科學且殘暴的行爲，被英國記者形容爲「小高爐」中沸騰的鋼液，就像許多人的血汁在其中翻滾，用這種方式煉出來的鋼，眞是堆積如山，使當時往訪的英國議員，大吃一驚，以爲中共立即可以擠身工業大國，增強軍火製造能力，但是，經過英國科學家後來鑑定的結果，是含硫量很高，製菜刀有用，造步槍不行，用這種鋼製機器，也不可能。

一九五八年春天，中共在中國大陸各地農村進行農業合作社的合併，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化運動」，將政治、經濟、軍事、文敎的制度，集爲一體，在這個制度下，人民的行動、言語、思想、生活完全受到共幹嚴密的控制，個人的自由權、隱私權全部被剝奪，直到如今將近二十年。

在這同時，中共的「八屆二中全會」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把一切的人力、物力集中，剝光人民僅有的一點財産權，更在思想上箝制人民的自由思想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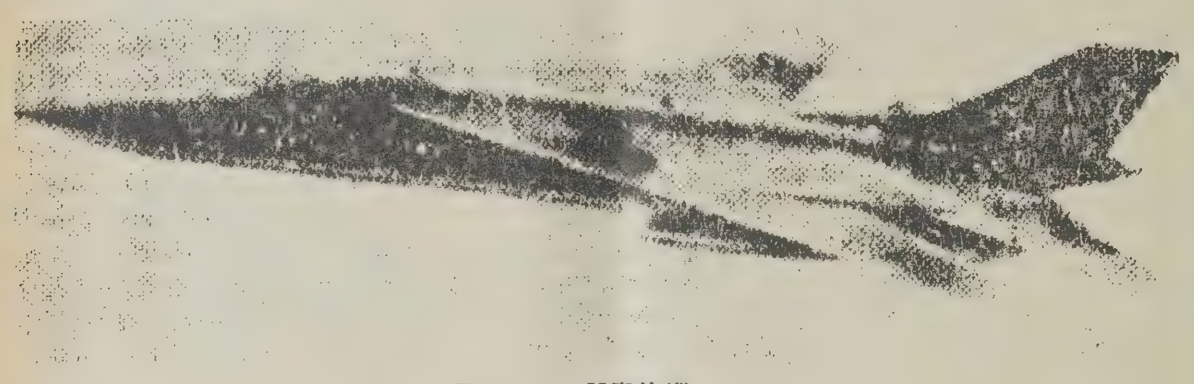
整肅異己的共黨幹部

「大躍進」、「總路綫」、「人民公社」，被中共稱作「三面紅旗」，但這「三面紅旗」師出不利，因爲違反人性，普遍受到人民的反對，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舉行會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第一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彭德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黃克誠等，在會中集中力量，攻擊「三面紅旗」暴政的不當，因彭黃人多勢眾，使毛澤東處於劣勢，暴動如雷，以「將上井崗山再革命」爲要脅，才算渡過難關，並藉機勉強整肅了彭、黃。但劉少奇與毛澤東的鬥爭，因此公開化，並且，由於「三面紅旗」政策的錯誤，造成了農村中的「一窮二白」，人民普遍的不滿，復由於工人的超時工作，勞力被搾取，引起工人的不滿，農、工業減産的結果，千萬人因此被餓死，造成震驚中外的「五月大逃亡潮」（一九六二），千千萬萬人往香港逃。劉少奇取代毛澤東的「國家主席」後，雖然有限度放鬆了農民的自留地，也稍爲增加了工人一點工資，但人民在「三面紅旗」的緊箍咒的緊箍之下，生活、思想、行動均不自由，甚且亦無恐於恐懼的自由。

而中共的高層權力鬥爭不斷發生，各部門各自爲政，朝令夕改，人民更是

新戰畧轟炸機「B一之子」

朱武



FB一一一H轟炸機

美國總統卡達於今年六月宣佈造B一轟炸機後，美國國會方面的批評認爲，這簡直是減低了美國在對蘇聯限武談判上討價還價的地位。

因此，參院爲矯正卡達上項決定的錯誤，其軍事委員會乃於上週決定撥欵兩千萬美元，從事研究把FB一一一型輕轟炸機身加長的可能性，以發另一種取代B一機的長程轟炸機，參院的全體會議終於十月七日通過了這項追加軍費法案。

即將着手發展的該種「加長」型的FB一一一輕轟炸機，如果研製成功，在未來美國的戰畧武器系統中，將做爲具有B一轟炸機航程及B五二轟炸機載重量的一種長程巡弋飛彈射機。

這種國會決議發展的轟炸機稱爲「FB一一一H」機，它將安裝B一轟炸樣的引擎及電子系統」轟炸機。因此，有人乃稱此種飛機爲「B一之子」。

卡達政府目前仍未確定他們是否需要此飛機，不過，美國空軍都極力主張發展此種FB一一一機的「加長型」，此乃因爲他們相信B一機在從卡達決定停造後，雖然有關該機的研究發展計劃仍在進行，但它已經喪失了「復生」的可能性。

由於FB一機的造價實在太昂貴（每架約一億美元），通用動力公司在前幾年就遊說空軍當局把FB一一一機拉長，以取代B一機，因爲FB一一一除了本身具有轟炸機的性能外，它的機翼和B一機同樣是活動式（搖翼）的，而且它也能在距地面二百呎的空中以近音速度飛行，此外，此種FB一一一H型還能具有B一機的航程長及B五二機載彈量大的優異性能。最重要是它的造價每架只要三千五百萬美元，比B一機要便宜得太多了。

支持研造FB一一一H型轟炸機的人士認爲，這種低成本的武器計劃將能增加美國在限武談判中的彈性；然而，從較客觀的立場看，如果卡達政府決定大量發展及製造此種飛機，則它很可能會爲未來的美蘇限武談判再添加一項困難。



B一轟炸機

窮而後工的韓文公

馬起華

詩文是否窮而後工，都不是文學發展的鐵律和定論。因爲在實際上，有窮而後工的，有窮而不工的，有工而不窮的。韓文公既窮且工，但窮和工之間的關係，有待研究。

韓愈是唐宋文學上八大家之一和之首（首領和首創）。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他曾自稱昌黎（可能他的祖先曾經遷住昌黎），後人稱他的文集爲韓昌黎集；死後諡文，後人尊稱他爲韓文公。他雖然在當時文名滿天下，可是一生窮途潦倒，困苦不堪。他的貧窮有兩方面：一是生活上的貧窮，二是仕途上的困頓。

韓文公的貧窮，新舊唐書的本傳上都沒有記載，倒是他自己說了許多次。例如他說：

「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與孟東野書）

「家貧不足以自活。」（上兵部李侍郎書）

「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刼，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與李翺書）

顏回以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備受孔子的贊揚。可是韓文公自認爲還不及顏回：

「彼人者（按指顏回），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者，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同上）

爲了解除貧窮的困厄，逼使他去謀一官半職？

「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答崔立之書）

可是做了官，還是窮：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與崔羣書）

「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與陳給事書）

「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賃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上考功崔虞部書）

上面所引，都是韓文公向別人傾訴他的貧窮，應爲實情，而非謊言。

韓文公誦儒家之言，學孔孟之道，本來是想在政治方面有所作爲的。他寫給衛中行的信上說：「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答崔立之書云：「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可惜這一位大文學家，仍然逃不出「文章憎命達」和「多才與命違」的軌跡。他考中了進士之後，先後向那些有權力的顯要，寫了好多封自薦求進的信。可是他們似乎都不理睬他，垂青他，和提拔他。依照新唐書本傳的記錄，他也做了不少的官，例如推官、四門博士、監察御史、縣令、國子博士、員外郎、法曹參軍、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潮州刺史、吏部侍郎、國子監、御史大夫、兵部侍郎等。這些官不大不小，在韓文公來說，是不痛不癢的。

韓文公沒有能夠在仕途上一帆風順，顯達遂志，至少有一個原因是，不宜於做大官。新唐書本傳說他：「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自然不爲當道所喜，當時的皇帝也再度貶謫他的官。他的個性和官場中那一套行爲模式，也是格格不入的。他在上考功崔虞部書中說：

「愈不肖，行能誠無所可取。行己頗偏，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

所以他「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他不但生活貧窮，仕途困頓，加上體弱多病，更顯得倒楣。他在祭十二郎文中說：

「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在寫給崔羣的信中說：

「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便不分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

又曰：「臣少多病，年才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潮州刺史謝上表）

這樣一位髮白、齒落、老花眼的窮書生，究竟和他那具有創造性而起八代之衰的文學，有什麼關係呢？他對於這點，也有所說明：

「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書）

「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答侯繼書）

「臣受性愚陋，人事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潮州刺史謝上表）

大體上，韓文公的天分很高，從小就好文學，由於博通經史百家，奠定了深厚的文學基礎。加上和窮困結了不解之緣，便吐露心聲，寫成文章。假如他是一個生活富裕的人，他不可能寫出「送窮文」，假如他宦遊得意，他不可能寫出那些向人訴告，求人援助的書信；如果不是「才高數黜，官又下遷」（新唐書本傳），他那能寫得出「進學解」？文公的著作，大都和他的貧窮有關聯。他的好文章，不少是給窮鬼逼出來的。

可見，詩文窮而復工，對於韓文公是說得過去的。不過，由於他只活了五十七歲，中間宦途奔波了二十六年（從三十一歲起到死爲止），又浪費了不少時力，以致作品並不太多，這是很可惜的。

莫斯科・香港・北平

讀者上次離開史邁利的時候，他剛剛查出了蘇聯間諜海頓的底細，他是多年來潛伏在英國情報局內的雙重間諜。海頓這個人物是根據眞實人物菲爾比創造出來的，菲爾比是英國情報局的主要戰略家，他替俄國人幹了二十年的間諜，而從於一九六三年投奔蘇聯。在「菲爾比醜聞」發生之後，眞正的英國情報局必須予以重建，小說中的英國情報局也受了重創，必須在海頓事件後加以整頓。史邁利被人譏諷為「破船的船長」，他要設法使出一個絕招，來重振英國情報局的聲望，並且設法恢復經費。一開始，他就有一個夢寐以求的目標——蘇聯間諜活動的頭子卡拉。卡拉有一張幽靈似的面孔，他毫不放鬆地緊盯著史邁利的辦公室。這兩個彼此敵對的間諜大師之間的關係，就値得另外寫一部書。

卡拉是一個鬼才，他曾命令他手下的一名雙重間諜引誘史邁利的太太，使英國人懷疑他對海頓的動機究竟何在。史邁利急於報仇，因而冲淡並且歪曲了他單純的愛國熱誠。

復仇的機會終於來了。有一天下午，情報局注意到有大批的鈔票從莫斯科流入東南亞。這是不是莫斯科用錢在支持英國的敵人的活動？這筆錢是不是用來擴大在中國大陸生產海洛英？香港的百萬富翁郭德可是不是穿針引綫的人？郭德可的弟弟紐爾遜（英文名）是北平廿四個最重要人物之一，也許他也是卡拉的雙重間諜，甚至比海頓更重要。郭氏兄弟的關係已經疏遠了，抑或他們的關係比血還濃？史邁利追查曾被海頓收藏起來的文件和檔案，找尋人名、地名和其他綫索。在追查途中，發生了可以連貫起來的事情。於是，展開了一個迂廻的計劃，作者向心急的讀者作抽絲剝繭式的交代。最初的行動由韋斯特比負責，他偶爾接下英國情報局交下的任務。他現在住在塔斯肯尼山，他喜歡看書，所以得了「學童」的綽號。韋斯特比具有間諜的典型條件：他身體健康，具有玩女人的本錢，對道德毫無知覺。史邁利提醒韋斯特比，有一個歷史學家曾經寫過好幾代的人，這些人生在債務人的監獄裏，必須賺錢贖自由來過日子。他說：「我認為，我們的時代就是這樣的一代。」

久歷風霜的韋斯特比被派到香港，然說到東南亞，他被安排在陰謀之中，以及料想不到的背叛行動中。韋斯特比眼見同僚死去，神秘的郭氏兄弟愈來愈容易了解，効忠之心也逐漸瓦解，他發現自己在懷疑自己的動機，最後竟懷疑起他接獲的命令，而奉命行事是他這一行業中的紀律。他突然強烈地對郭德可的情婦伍新丹生出了感情，這件事危及韋斯特比的整個任務。精心策劃要納爾遜投靠西方的計劃，變成了計中計，其結果很有啓示性。

這樣粗枝大葉的情節介紹只是「受人尊敬的學童」這部小說的一個概略提示而已，書中有透徹的社會觀察，啓發性的智慧，而且人物衆多，各有個性。主要的人物有：美麗出衆的伍新丹，一個美麗、愛幻想的失敗者、賽琪絲，英國情報局中對蘇聯最有研究的專家、方恩，史邁利手下打雜的職業殺手；克勞，精通中共事務的專家；李嘉圖，受僱的墨西哥飛行員。作者也沒有忘記書中的小角色，他說：「我的小說中的小角色總是不成比例，我答應他們，如果他們現在肯委屈一下，下一部書裏一定讓他們好好表現。」史邁利就是作者雷卡爾遵守諾言的一個例子。在「柏林諜影」中，史邁利只是亮了亮相而已。看過雷卡爾作品的讀者，都熟悉他那種拘謹、憂鬱的筆調。他的作品發自內心，「受人尊敬的學童」中有這樣的話：「有一種疲倦是只有外勤人員才能體會得到。」又如「溫柔的誘惑可能是死亡之吻。」又如：「世人都以為外交官那種迷人的優越感樹了一種榜樣，至於它是何種榜樣，以及是什麼人的榜樣，連鬼都不知道。」至於書中的間諜人物，從不好動的史邁利到活力充沛的韋斯特比，也都是由作者的內心觀點來描寫，這些人物都是作者自身經歷的反映。

獨自在山間徘徊構思

雷卡爾的本名叫做大衛・康威爾，他曾在陸軍的情報單位工作，有一次被派到維也納，他在那裏與一些戰爭下不尋常的犧牲者相處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使他後來在寫小說時加入了人道的觀念。他說：「這些人當中，艾斯東就是一個例子。他曾經被德國人關起來，為德國作戰，成為蘇聯的俘虜，後來又被美國人囚禁。」

雷卡爾出身牛津大學，娶英國皇家空軍元帥之女安妮為妻，在著名的伊頓學院教書，後來進入外交部服務。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三年，康威爾在英國駐柏林大使館担任二等秘書，其後兩年，他出任駐漢堡領事，然後又教書。他担任外交官期間也參與過情報活動，由於外交官經常要調動，生活不安定，他為排遣煩悶，就開始寫小說。外交部規定職員不得以本名出版刊物或書籍所以他選了雷卡爾這個筆名，這是倫敦一家商店玻璃窗上所寫的一個名字。

他的第一部小說是「死亡的召喚」，然後寫了一部「高級謀殺」，以伊頓地區為背景，這兩部小說使書評家認定雷卡爾的確算得上一位作家，而不是公務員玩票性質的作家。不過，這兩部小說銷售的情形並不很好。「柏林諜影」才為他賺了大把的鈔票，這部小說收入足夠外交部全體職員的開銷。

雷卡爾時常獨自在山間徘徊構思，在他腦海中有許多人物，這些人物照亮了黑暗世界的一角，那個世界每個人都知，但是，看到的人都不多，那就是間諜的世界。

雷卡爾的構思究竟有多眞實？他安排的情節是否與眞實世界中在道德邊緣徬徨的情形相符？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位官員說：「我們知道自己的工作破壞了我們的私生活。我們知道有許多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要辛辛苦苦去翻檔案和電腦記錄。可憐的史邁利，他跟我們一樣。」

至於故事發生的環境和情勢，雷卡爾創造的世界也許不夠精確，但是，在他的筆下，十分逼眞，這已經足夠了，畢竟他只是一個間諜小說大師，而不是間諜大師。他重視研究，也有天份。為了寫「受人尊敬的學童」，他曾經到東南亞旅行五次。他曾在高棉遭到自動武器攻擊，動彈不得，而躲在汽車底下，冷靜地在資料卡片上寫下他的印象。為了寫另一部有關史邁利的小說，他又到中東去穿梭旅行了。

間諜小說大師雷卡爾

應小端譯

間諜小說總是吸引人的，這源於人性，在這種小說中有巧思、鬥智、懸疑、善惡的對立，同時也刻劃了人性，構思這種小說的人，在日益複雜的社會中，也要用新的心思，創新的境界。下面是十月二日出版的美國「時代雜誌」，刊登一篇介紹小說和作家的專文，相當細膩生動。



在目前的緊張狀態下，英國的象徵物不再是獅子和獨角獸，它的新象徵是一個面容嚴肅的男人，他的名字叫做喬治．史邁利。從各種標準來看，他都是一個最不調和的象徵。這個男人是一輩子戴綠帽子的烏龜。他身軀肥胖，全身亂蓬蓬，戴着眼鏡，下樓梯時會氣喘吁吁，而且，他用領帶擦眼鏡。他喜歡裝腔作勢，態度曖昧。但是，他也是他那個時代首屈一指的間諜。

最傑出間諜小說家

這似乎是一個很相襯的搭配，因為創造出史邁利這個人物的人，是他那個時代首屈一指的間諜小說家。他是現年四十五歲的雷卡爾，他也許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間諜小說家。當然，雷卡爾成功的部份原因是他找對了題材。間諜活動是起自遠古的一種傳統計謀。在斯巴達時代，秘密間諜就組成了「特務隊」。兩千年後，「特務隊」仍有勢力，但是，沒有以前那麼「秘密」了。幾乎每個月都可聽到廣播，有東歐人向西方投誠；幾乎每個月都可聽到新的指控，指責西方的情報活動漫無節制。在水門事件後的時代中，幾乎每一項揭發都是可信的：有關中央情報局進行藥物實驗和有毒雪茄的報導，間諜衛星和潛艇打撈沉船的報導，以及暗殺陰謀等等，都比任何虛構的小說更離奇。要跟報紙上這些聳動的標題競爭，小說家就必須比重述這些事件要更費腦筋，他必須把這些事件誇大，而且賦予人情味。於是喬治．史邁利登場了。

兩種間諜故事類型

間諜故事的類型有兩種傳統：「大善的寫法」和「大惡的寫法」。在摩門教的「大惡書」的世界裏，惡勢力比英雄主義更引人入勝。這一類的作品如巴肯寫的「三十九招」，構思出精細的國際陰謀。羅默所寫的「傅滿洲」間諜小說集，刻意描寫了一個超級惡棍，他具有東方民族的殘忍和狡猾個性。這個小說集與伊恩佛林明所寫的「占士邦○○7第一集——神祕島」，相去不遠。

艾博樂和葛林已為較高的境界舖路，雷卡爾再加以改善，引人進入一個比較模糊的境界，在這個境界裏，沒有任何一方是完全道德的。冷戰或熱戰的火焰照亮了敵人的臉。間諜的心就和他所到過的地方一樣，是一片空白，背叛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小說要表達的，不再是愛國心的回響，而是：「思考、恐懼和勇氣都救不了我們。不近人情的罪惡是由我們的英雄主義而生。我們卑鄙的罪行，把美德強加在我們的身上。」

雷卡爾的新著「受人尊敬的學童」的主題，就是這些卑鄙的罪行。這部小說本週已在美國出版。像作者過去幾部暢銷書「柏林諜影」和「補鍋匠、裁縫、軍人、間諜」一樣，史邁利的冒險故事代表間諜故事的一種更新，而不是一種革命。雷卡爾說：「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佛林明正紅得發紫，那時候間諜的典型是能夠玩女人、開快車，使用各種精巧機器和秘密裝置，並且能逃出敵人之手的人物。我把真實的間諜故事找回來，並不是創作，有人誤以為這是一種新潮流。」

雷卡爾的柏林諜影

舊潮流有一股勢力，而雷卡爾的第一批小說表現了新的才華。「柏林諜影」就是其中一部，書中那個沒有英雄氣質的主角李瑪斯就是身不由己的惡魔的化身，冷戰間諜的化身。「鍋匠、裁縫、軍人、間諜」比任何其他的間諜小說賺的錢都多，而「受人尊敬的學童」已快要打破他的記錄，這部小說正在趕印第三版，「本月暢銷書俱樂部」大部份的會員都選它為十月份的暢銷書，普及本的版權已由班丹書局以一百萬美元買去。目前，只有荷里活還沒有這部小說錦上添花。「鍋匠、裁縫、軍人、間諜」不容易改編成劇本，大製片家發現「受人尊敬的學童」更不容易拍成電影。因為這部小說就和史邁利一樣，是不能濃縮的。它的故事是火辣辣的，地方色彩很重，有時稍嫌過長。這種情形會冲淡懸疑和雷卡爾的特色——冷酷的事實粉碎美麗的政治理論，來作一番諷刺。

在描寫地點這一方面，沒有人比得上雷卡爾，他尤其擅長描寫特務機構的總部——沒有陽光的走廊，奇特的研究室，官僚的雜務等等，他並且很精彩的描寫了敵對行為。權力鬥爭是顯而易見的：史邁利的對話中常有沉默的片刻，而且十分曖昧；宣傳小冊子中的幾句話可以致人於死地，一次秘密會議可以使英國的情報局比美國的中央情報局佔上風。他的小說中有很多殘酷的場面，罪行也不少。史邁利心中認為，需要利用秘密間諜，但是，他知道，他那可怕的盟國——美國也會了解這一點。

古老新潮夫妻稱呼

最近有很多場合在討論夫妻間相互稱呼的問題，一般認爲「一個美滿的婚姻，乃是新生命的開端，也是快樂和幸福的出發點。」夫妻間親暱的稱呼，可說是幸福和美滿的象徵。

夫妻過去比較保守的稱呼有：老爺、老太婆、娘子、官人、孩子的爹、孩子的娘、X的爸、X的媽、老公、老婆、當家的、老身、夫郎、阿君、X妹、閣下、X娘……這些字眼，都可以看出婚姻有着神聖的約束力和責任感，要男女雙方都能重視家庭，養兒育女，傳宗接代，一直延續下去。有一位醫生喜歡用「老伴」稱呼他的那一口子，他說：「孩子長大，一個個都會飛的，不如老伴來得天長地久，年輕時只有我倆，年紀太了也只剩下我倆。」

時代在進步，現在的人都怕老，夫妻稱呼也跟着「年輕而時髦」起來，快人快語，直呼對方名字或彼此取個小外號什麼的，如：寃家、小親親、達令、討厭的、爸爸、我的媽、妞兒、老頭子、煑飯的、家裏的女人、死豬、母豬、懶虫、母老虎、黃臉婆、奴才、老牛、女暴君、皇后、女王、太上皇、嘿、喂……等等，充分表示出男女思想開放和自由，洒脫利落，灰諧而耐人尋味。「外子」、「內人」又把男主外，女主內分得清清楚楚，似乎可以點醒不喜歡做家務的女士們，不管您有多大的才幹，甚至於在外面許從多麼轟轟烈烈，家裏的孩子還需要您的教養，丈夫也需靠您的鼓勵，賢妻良母才是結婚女人的本份。而作丈夫的既然是「先生」就應該比太太成熟穩重，識大體，懂得將太太關懷體貼，對於您的「牽手」能夠疼愛她，這將是您最受人尊敬的地方，在人生旅程上成功的人，都能夠一手「牽」着「太座」，另一手「牽」着自己的「公事包」——愛情和事業並重，千萬不要左右逢源，除了太太之外，還想釣個「落翅子」、「馬子」或「海鷗」玩玩，甚至在辦公桌上擺個「秘書」之類的花瓶，齊人之福非福，時代已經變囉！

現在的婚姻講究感情和羅曼蒂克，在夜闌人靜或無人在旁的時候，不管對方是「黃臉婆」或「老不死的」，「心肝寶貝」或「死鬼」也好，不妨點綴一聲：「親愛的！」或給她來一句：「我愛妳！」這不是肉麻，而是詩情畫意，相信熱情泉湧而來，愛情永不褪色。

陳慧秀

孔老二看崔苔菁

會不會偶爾在螢光幕上看一下？關於這個問題，我曾攷慮了很久，所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爲什麼認定孔夫子也會看崔苔菁呢？理由有三：第一、「子見南子」，孔夫子既然見過南子，南子也是當時的名女人，但不一定比崔苔菁漂亮；那麼，他爲什麼不見一下當代著名的節目主持人呢？何況，崔苔菁在今天的知名度遠勝過當時的南子。

第二、「聖之時也」，孔夫子既然是聖之時者也，絕對不會不通「時務」；崔苔菁是當今的「時髦」人物，兩「時」際遇，有什麼不可能！

第三、電視有「強迫」接受的權威，有時候您想不看也不行；孔夫子即使堅持「非禮勿視」，那鏡頭却硬要從他的眼前掠過，他有什麼辦法拒絕「接受」？

孔夫子可以不看電視，但是也許他的兒子孔鯉却非常喜歡看重視；孔老二先生極可能偶爾也瞄一眼，也許那一眼正好就「看中」了崔苔菁！

我可以肯定孔夫子會看崔苔菁，但是，我無從臆測他看了以後作何感想？喜歡「代表」孔夫子作「感想」的，首推宋明的理學家。他們研究心性，對孔先生的「心性」自認研究得很透徹，所以動輒「加注」，把自己的感想算作孔先生的感想，藉以「發揚光大」！於是，儒學自宋明以後便走了樣，最具體的事實是「神」化了孔仲尼。

宋明理學家如果知道我認定孔子會見崔苔菁，一定十分震怒，極可能由朱晦菴帶頭聯名陳請警總，把我移送外島管訓。

只可惜，他們死得太早了，管不着我，使我享有恢復孔夫子「人」性的言論自由。

不過，言論自由歸言論自由，學術論戰歸學術論戰；我最怕學術論戰，所以不敢寫「孔子的人性觀」，只敢畏畏縮縮的，勉勉強強的寫一篇「孔老二看崔苔菁」，這該不算犯諱吧？

當今之世，儒學不取正道而承宋明理學之遺緒，所以僞君子假道學忒多，漢學大師都糾正不了事情，我算什麼？

豈敢揭理學徒子徒孫的瘡疤？我自覺超越宋明，遠追秦漢，直承孔仲尼先生活活潑潑的人生觀，認定崔苔菁值得孔夫子瞄一眼，如此而已，不必太認眞；您用不着批判我的「謬論」，還是去看崔苔菁的「大動作」吧！

育良

强化文化戰綫

當此國際姑息逆流有增無已，中共統戰攻勢變本加厲之際，強化文化戰綫，以補外交戰綫之不足，以助經濟戰綫之擴展，乃成憂時愛國人士所熱切關注的問題。一般認為：我們在反攻大陸之前，不可能成為政治大國；而因侷促海島一隅之地，亦不可能成為經濟大國；唯一可循之途，當為復興中華文化，重振民族精神，提高學術水準，從事文化輸出，締造一個基礎深厚、內蘊豐富的「文化大國」。文化之輻射力，無遠弗屆，而其出發點，不以大小計；何況散佈全世界每一角落之僑胞，無一不可能成為我們的文化尖兵，所經發生的力量，誠屬不可限量，所以我們要建立「文化大國」，並不是空中樓閣，端視有無決心？做法如何？退一步言，即使「文化大國」非一蹴可就，但加強文化建設，充實精神戰力，增進國際宣傳，反擊統戰攻勢，不僅是當前所必需，而且在時間上也不容或緩。「一支筆可抵十萬毛瑟槍」，但同樣千百句口號也抵不上一次行動；所謂建設，就是要做，正如蔣院長所云：「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要後悔」。

加強文化建設之重要性究竟如何？遠者不論，僅就大陸淪於赤禍一事而言，我們之敗，與其說是敗於共黨，還不如說是敗於共黨所一手操縱的文化運動；與其說是敗於朱毛，還不如說是敗於為朱毛所豢養利用的文化打手。凡對中共佔據陸前夕，知識份子以及青年大學生之被中共蠱惑煽動，以致盲從附和而不自覺之情形尚未健忘者，當知此非誇張過甚之詞。政府退處台灣，於茲二十餘年，整軍經武，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不遺餘力；凡所成就，昭昭在人耳目。唯獨對於關係重大的文化建設，未能記取過去教訓，從而充份注意，大力提倡，實在是亟待彌縫的一大缺憾。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現值剝極必復之機，「莊敬自強」之際，如能從頭開始，齊一步調，加強文化建設，展開文化出擊，假以相當時日，則不惟中共外強中乾的統戰攻勢，不難瓦解於無形；而且「文化大國」的建立，亦可望事半功倍。

文化建設，經緯萬端，欲求同時並與，齊頭並進，自非易易。但先從基層做起，在台灣每一縣市建立一包括圖書館、博物館、音樂廳的文化中心，以期轉移風氣，化民成俗，使民間擺脫直至今日仍停滯於神權社會的落伍觀念，使有用資財不復投之於修祠建廟的無知舉措，則直接固有助於提高國民水準，增進其對一切邪說詭行的「免疫性」；間接亦足以結合全民的力量，端正發展方向，促致經濟的更繁榮，社會的更進步，穩然成為現代化的「文化大國」。

自力更生的電動汽車

台灣製造的十一輛電動汽車開動，不只是在實驗場中發動引擎，而是要交郵政局使用，在各大街小巷中負起運輸工作。也就是說，原本只是實驗階段的國產電動車，今天已開始，邁向它「實際應用」的階段了！這種郵電用電動車，外型和一般郵電用車相似；不同的是，它不靠汽油為動力，而是以電力來推動，動力系統是由鉛酸電池、馬達構成。這種電車約重九百九十公斤，車速最高可達每小時七十五公里，一般速度每小時四十公里，如滿載三百公斤郵件，充電一次可走一百二十公里。

電動車是清華大學近四年來，孜孜研究的國產車，它能因應目前石油價格高漲、能源缺乏的交通市場。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對電動車有極大的補助和支持，國科會主任委員徐賢修曾經發出豪語說：「未來兩年的電動車研究發展，將會成為我國的一項新興工業，並將成為我國在國際工業界的一個『標誌』。」

事實上，台灣近年來積極研製的電動車，已受到許多國家矚目，尤其在電化學方面研究與電瓶動力系統設計等技術，已達到一流水準，於是引起美國最大汽車製造廠通用汽車公司的重視，已與國科會簽訂一項技術合作協定，將在國內產製電動車。

徐賢修表示，電動車能成為我國一項新興工業的主要理由為：我國汽車工業尚未完全成型，容易「代替」；同時台灣環境對車速、行程等要求不高。

其次是：到一九八五年核能發電後，可充分利用剩餘的大量電力充電。同時，現有二百多萬輛摩托車，可逐漸由電動車替代，具有市場潛力。

電動車最具經濟意義的是：電動車的研究與材料、電子、電化學、機械等工業技術關係切，容易帶動相關工業發展，也培訓了一大批技術人才。

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毛高文，是電動車研究計劃的主持人。他表示，過去的「清華一號」、「清華二號」，是屬於「理論研究」試驗型電動車；今天推出的郵電用電動車，則是邁向「實用」階段的電動車，在經過郵政局試用提出改良建議以後，將與參加研製的機構合作，進行製造可供五人坐的「迷你型」電動車。預估，「迷你型」電動車的成本將不超過新台幣十萬。而且，根據專家估計，清大的電動車試驗，從零加速到每小時小六十公里，所需時間為十四秒，足以應付台灣地區的交通情況。

儘管電動車不是新鮮玩意兒，但透過近代電子工業與電化學技術方面的進步，已使電動車法除「玩具車」的

又如法越戰爭時，曾在奠邊府一戰顯赫一時的英雄卡斯特羅將軍，後來當他戰敗而被越盟共軍俘虜後，只在越共獄中囚禁了四個月。但因他已受過「洗腦」的酷刑，故在後來當他被釋返回法國後，便常常在有意無意中自行替越共宣傳。

這除了他的腦子麻木，意識不清，以及在心理上受到催眠（包括藥物催眠）之外，實在沒有其他更好的解釋了。

據說，當一個人受到「洗腦」之後，他的精神和意識就會陷入半昏迷的狀態，於是共產黨就乘機對他進行催眠，等他醒來時就要乖乖聽命於共產黨的指揮了。這是迷幻藥物與催眠術的混合運用，可以造成一個人的精神意識迷亂一直延續到很長的時間，這眞是共產黨心戰的最犀利的武器！

還有一個例子，那就是六十七歲的美國傳教士海斯博士，在中國大陸被共黨「洗腦」的事實。海斯博士是生於中國長於中國的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畢生以傳教爲職志，但自中國大陸被關入鐵幕後，由於中共對宗教的迫害，海斯博士也於一九五一年在貴陽被中共逮捕下獄，他的莫須有的罪名是「美國聯邦調查局駐華南的間諜」。

就這樣他被中共一直關在牢獄中達數個月之久。雖屢經嚴刑拷問，海斯也堅不承認他有間諜的行爲。但海斯一經接受「洗腦」之後，他的心智就忽然變得模糊起來，精神恍惚，終於在某一天，他向中共人員說出他會與另一位同伴藏匿一部無線收發報機的事，這樣海斯即以「間諜」的罪名被驅逐出境，遣返美國。

又如好久以前的西德安全部長奧脫約翰博士，投奔東德共黨的事件，有人說也是受了德共催眠術與傳心術的作祟。

總之，蘇聯及共產集團，他們對於控制人類大腦的研究及對催術與傳心術的運用，是較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佔優勢的，這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我們必須要特別加以警惕，萬不可「妖道」視之！

傳心術比中子彈更可怖

如美國杜克大學的名教授雷恩博士（他也是美國著名的催眠術專家），就曾向人們警告說：「不承認蘇聯共黨能運用催眠術與傳心術是不智的！

因爲如果這種技術眞能發展成功，作爲戰爭工具，或其他的軍事用途，則其所具有的毀滅性的力量，實在遠較氫彈或中子炸彈更爲可怖！」

譬如以傳心術來說，若把它運用於戰場，即能解除敵方指揮官的精神武裝，使他指揮失調，心神不定，甚至逕行放下武器向對方投降。

至於其他官兵，也可以使用傳心術向他們進行遠程催眠，使他們思想行爲皆受控制，因而集體厭戰，放下武器，全隊全營齊向敵方投降。這是古今最犀利的心理戰術！

傳心術即是利用「心電感應」和「心靈互通」的道理，而達到「精誠感召」。因爲人的腦子也會發出腦波，即如電之能發出電波一樣；只要施術者向受術人集中精神，作精神轉移，則施術者的精神，就會由腦波發出而轉於空間，再傳到受術者的腦中，這樣受術者就會聽命於施術者的指使，而做出施術者所欲做的事情和行爲。最後，我們要問：人的大腦可以控制嗎？據專家指出，那是可以的！如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即可證明人的思想行爲和意志，皆可用藥物及催眠術、傳心術予以控制，這並非「幻想」或妖言惑眾！凡是受過蘇聯中共洗腦的人士皆知道。

而且目前催眠術與傳心術已經成了心理學的一部門，腦神經科或精神科也是醫學的重要部門，決不是往昔所稱的「妖道」「魔鬼」。

（節譯自美國Confidential）



傳心術比中子彈更可怖●

比中子彈更可怖的洗腦術

最近，世界各國的報章雜誌曾熱烈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機密研究控制人類思想行為（即大腦）的新聞，哄動一時！其實，關於控制人腦的研究，早在一九五〇年代，蘇聯與中共就已設立專門機構進行研究了！而發明這種心戰武器的人，則為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德國的科學家。

賈秀譯

希特勒命令研究「腦波」

遠在一九四九年，有一位流亡古巴的納粹醫生，名叫哈瓦納，他曾寫信給杜魯門總統，自稱是德國難民，他與其他兩位同伴（以研究人腦著名的德國心理學家）在二次大戰時曾奉希特勒之命，共同負責研究人類的「腦波」，藉以設法控制盟國軍事將領和政治首腦的思想行為，俾期不戰而屈人之兵。可惜這項研究將達成功的階段時，希特勒就垮台了！但是，最可慮的就是與他一起研究的其他兩位同伴，已被蘇聯當局俘虜去了。最後，他並向杜魯門總統表示，說他能在很遠的距離以外，對人進行催眠，而不需要接觸這個人的肉體，就能使他乖乖聽命於他的指使。

當杜魯門總統收到哈瓦納醫生這封信後，曾引起他的好奇心，他就將這封信批交給他的情報顧問賀德奈羅海軍上將辦理。後來這封信輾轉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便引起了情報當局的重視，並於一九五一年開始研究，並設專人負責，當時他們這項秘密研究的計劃代號是「青島」。後來獲悉蘇聯集團能透過藥物及「洗腦」技術，來控制人的思想行為，因此「青島」計劃又改為「朝鮮薊計劃」了！

本來，美國政府最初的這項計劃，是屬於防衛性質的；因為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怕受蘇聯中共「洗腦」的酷刑，致影响他們的情報任務，故先為防範，設法予以破解。但是到了後來，却又變成一種攻擊性的計劃了。

[illegible]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撥出了一筆鉅款（二千五百萬美元）來供給中央情報局作擴大研究之用，並委託了好幾所美國和加拿大的醫學研究機構來暗中從事研究，以期尋求控制人類大腦的方法。這期間，並有學生、妓女、魔術師、大學教授、和心理學家各階層的人士來參加試驗，而由中央情報局的人員從旁觀察其效驗。據說，這項研究一直延續到二十多年之久。

又據本年八月三日「紐約時報」的報導，並引述了中央情報局所發表的一份秘密文件：一九五三年，該局曾計劃以六千美元僱用一名魔術師，來參加控制人類行為暨心靈的秘密實驗工作。

控制心智的「洗腦」術

該局又懍於當時的蘇聯和中共，已經發明了「洗腦」技術和控制人類心神的方法，因又轉向到有關藥物暨人類行為的研究工作，這就是所謂「第四號計劃」，企圖以藥物來控制人類心神，進而改變人類的行為。如該局曾以某種迷幻藥一類的麻醉藥物，分別給好些大學生服用，俾試驗其效果。結果，那些服用了迷幻藥的大學生，個個都昏頭昏腦，不由自主，任由該局人員指使，完全喪失了自由意志，甚至會做出違反自己意志的事，而聽命於中央情報局的指揮。該局的另外一項改變人類性生活型態的研究計劃，也曾在紐約和舊金山的豪華旅館「密室」中進行試驗，它的代號稱為「午夜高潮」。其法是利用漂亮的酒女、咖啡女郎或交際花，將藥物交給不知情的人服用，然後由中央情報局的人員從透視鏡中以觀察他們性行為的情形。據說，這種藥物（現在流行的迷幻藥物，是由此藥物演變而來）一經服用之後，便令人發生性的瘋狂，拚命的追求肉慾的享受。旦旦而伐之，神智不清，終至心臟痲痺及四肢痙攣而死。這是用以對付共產國家的高級官員的。不過，因為這計劃太過違反人性，太過殘酷，故不久便停止試驗了！

至於蘇聯及其共產集團，據說對於控制人腦的研究更為成功！他們是利用催眠術、傳心術和藥物的混合運用，而達成洗腦的目的。蘇聯是在一九五〇年初便開始研究，由最高蘇維埃科學院的科學主持，除了被俘虜的納粹德國那兩位腦科專家外，還有兩個名聞世界的帝俄時代的科學家；一是以研究狗的行為而榮獲諾貝爾獎的伊葛巴布羅夫博士，另外一位則是世界傳心術的研究權威爾德．米爾比蒂特洛夫。雖然，這兩位科學家如今已年老逝世了，但蘇聯當局還要強迫更多的青年科學家去繼續展開研究，所以有人預料蘇聯在這方面的成就，已超過了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

共黨心戰最犀利武器

例如，在一九五一年冬天，亦即韓戰爆發的第二年，某天，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電台在漢城收聽北韓共黨的廣播時，忽然發現有美國大兵在宣傳廣播中向美軍喊話，他們並說出自己的姓名、地址和編號，以及被俘的經過。而最令人震驚的是：他們竟向美國兵作反宣傳，叫他們退出韓國，返回老家去過太平的生活，不要在此作無謂的犧牲。他們又說，他們已坦誠地向韓共說出他們曾參加美國的「細菌戰」！很顯明，這些美國大兵已被韓共「洗腦」過了；因而他們的行為和意志，都已受人控制，而不能自主自制，說話當然也是受人擺佈。

中共黨校與整肅信號

秦明

北平當權派，又要求各級「黨校」，重新學習馬列主義與毛思想，加緊進行「整風運動」。據北平日前廣播，華國鋒、葉劍英在「中央黨校」開學式中講話，強調在延安時的「整風運動」，承認目前全黨在思想上已陷於混亂，要求重新學習馬列主義，特別是對劉少奇、林彪及「四人帮」的路綫鬥爭。

這是又一場腥風血雨的整肅信號，也是華鄧兩派為保權與奪權而佈陣落子，如所週知，所謂「整風」乃是中共當權派藉以排除異己的一種方式，盤據延安時期的「文藝整風運動」，一些搖旗帮腔的「作家」曾被整肅，也使毛澤東的獨裁地位獲得穩固；此後，「整風」即成為毛的殺手鐧，迭次派上用場，使千萬人頭落地。

亮出了拼命的武器

這一以幹部為對象的武器，是在內爭劇烈而又勝負難分的時候才亮出來，亦常為進行「路綫鬥爭」而使用。

中共在黨內發動了十一次「路綫鬥爭」，以毛劉、毛林鬥爭與去年的「四人帮」事件，株連最廣；華葉兩頭目在上述講話中，要求學習這三次的經驗，乃意味「文革派」頭目雖已被捕，其黨羽仍散佈在各省市和各機構之中，且在頑強反抗，欲擒則力有未逮，故縱則後患無窮，使北平領導班子深感棘手，於是又叫嚣「整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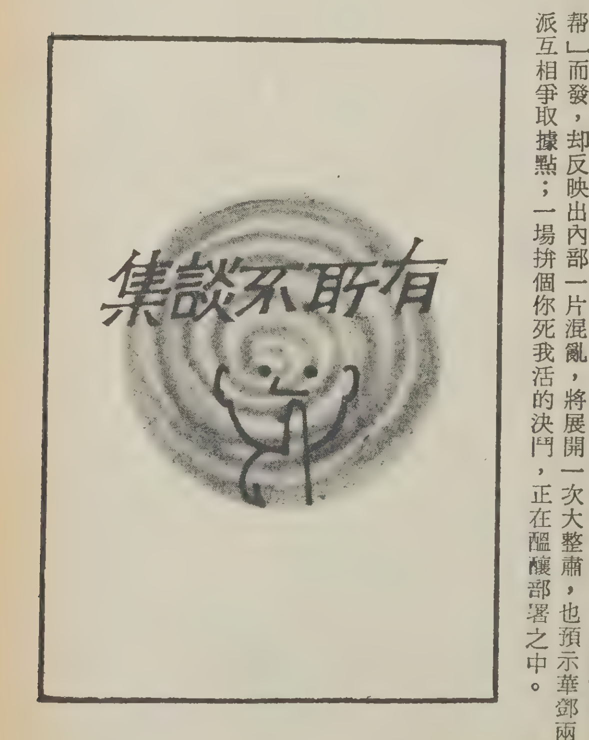
華國鋒垂死的掙扎

所謂各級「黨校」，是中共幹部訓練及搞路綫鬥爭的場所，亦有時為對「犯了錯誤的份子」而施行改造教育。現在，恢復已被撤銷或停頓中的「黨校」，並由華國鋒兼任「中央黨校校長」，預示對許多幹部要加以清查或排除。值得注意的是，華某最親近的汪東興，和曾被「文革派」鬥倒而與鄧小平具有密切關係的胡耀邦，分任「副校長」，這顯示華鄧兩派都在抓取黨權，在關鍵性機構中，要保持均勢，才能暫時擺平；但這只是過渡時期不得已的辦法，事實上，鄧小平雖復出未久，勢力均在擴展，華國鋒雖坐上第一把交椅，實權已被架空；從爭奪槍桿子的第一回合中，已可明白的看出。

鄧小平步步逼宮

最近中共高級軍事頭目，迭有更調，例如：韋國清、張愛萍分任「總政治部主任」和「副總參謀長」，廣州、成都、新疆等「大軍區司令員」亦均易人，以及許世友可能接拿「國防部或北京軍區」；從竄升者的派系關係來探測，都表示鄧小平正提拔親信，爭取軍權，如果大部份槍桿子被他所控制，華國鋒更將削弱其迄未落實的權力基礎，成為一個傀儡。自然，華國鋒是搞特務起家的，很懂得鬥爭技術，在「十一次全會」時，扶植掌握「八三四一」警衛部隊的汪東興充任四名「副主席」之一，這次又要他兼任「黨校第一副校長」，顯示為了制衡鄧少平及其安插的幹部。這是北平兩個主要派系暗鬥的持續，緊接着將由明爭而互相火併。所謂繼續清查「四人帮」，實際是華國鋒保權防身目前可以假借的名義。但他和汪東興以至駐守北平的陳錫聯、控制北平黨務的吳德，都曾向文革派靠攏；如果鄧派勢力繼續伸張，很可能發動倒算，第一個目標將是吳德或者是先把陳錫聯調空遣走。

總之，中共頭目揚言進行「整風」，重彈路綫鬥爭，雖是對「四人帮」而發，却反映出內部一片混亂，將展開一次大整肅，也預示華鄧兩派互相爭取據點；一場拼個你死我活的決鬥，正在醞釀部署之中。





港督的施政報告

徐達文

港督在十月五日的立法局會議上，發表的施政報告，對香港的經濟前景，作出的預測，可以說是審愼的樂觀，對香港的施政措施，作出的決定，無疑是溫和的行動及進步的表現。總的來說，這個施政報名，有利於香港經濟的穩定，有利於香港社會的發展。

香港經濟 穩定發展

而香港的穩定和發展，顯然是在奉行民主政制及自由制度的基礎上，有效地促進經濟的成長。沒有工業的增長，沒有出口貿易的促進，沒有民生福祉的改善，一切政績措施，都是空洞的。正如港督指出，「在世界出口價格每年增加約百分之八至九的情況下，本港已逐漸恢復其競爭地位。一九七八年的世界貿易比較樂觀的預測如能實現，則本港出口貨品有較迅速增長的基本條件便可能存在，最低限度，那些不致遭受歐洲共同市場選出來給予不公平待遇的廣大種類貨品會具有這些條件，而這些貨品佔一九七六年本港對全世界出口額的百份之九十。」事實上，香港出口面對的難題，不僅在於本地因租金上漲、工資增加所造成的產品價格的上升，更重要的，還是面臨共同市場國家及美國，排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而設下的關限，使香港產品受到歧視和排斥。這種因「進口入侵、失業及政治等所造成的壓力」，使共市想出的各種「限制辦法」，雖然對這些國家來說，有其不得已的困難，但其對香港來說，「既欠缺公平，也缺之合理」。

經起打擊．解決困難

港督在施政報告中，詳細而具體地談及香港工業及出口貿易所面對的難題，原因是這個難題，對香港出口貿易的影響確是深遠的。但香港仍具增長條件、競爭條件及適應條件，所有這些條件，是香港接受挑戰及解決困難的因素，「我們經得起打擊，甚至是嚴重的打擊，但決不是致命的打擊。最壞的祇是使我們面臨嚴重的挑戰。」（港督語）我們認爲，對香港眞正造成「致命打擊」的，還是香港在外力壓迫下，對民主政制，自由經濟，人權精神，及法治尊嚴的根本改變。因爲這種改變，將會使到香港的社會變質及政治變色，從而全部喪失了原有的推動力和生命力。故香港只有保持原有的自由化、民主化及法治化，就能經得起任何打擊，就能克服任何困阻。

港督在施政報告中，就發展社會福利計劃，提出了若干具體的建議，以便擴展傷殘人士、老人與青年服務，增加貧苦、傷殘和老弱人士的公共援助金，像將高齡津貼年齡由七十五歲降至七十歲，提供全面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促進青少年的文娛活動，建設爲老人提供社會工作服務的中心、擴大院所護理、增加護理設施，以致實現中的免費教育等等。這個社會福利計劃，是將香港社會的全民福利及全民教育，引進了一步。我們認爲，雖然香港和西方先進國家相比，在社會福利及教育保障等方面，會稍爲落後，但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硬性指定要和這些國家相比，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因爲香港的生活程度，政治情況，社會結構及經濟水準，却有一定的局限性。故不可能忽畧這種局限性，去過激及過份要求香港社會，在極短時間，去追上西方社會的福利水準。

全民教育．全民福利

無可否認，近年來，香港已朝着這個全民教育與全民福利的方向開步。這個步伐過速過快，無論在客觀因素或在主觀願望，無論是財政預算或是經濟發展，都是沒有好處的。

香港政府沒有排除這個計劃，而足以溫和性，計劃性及法理性，去實現這個社會福利目標，却是有好處的。提供全面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審愼擴大開展社會工作，積極促進家庭生活教育，逐步採取社會保障措施，這是民主社會應該爭取的目的。

民主社會，應該是自由發展，自由經濟，自由生活，自由思想及自由享受的開放性社會，政府不能以政治壓力或行政措施去強迫人民這樣或那樣生活享受，去限制人民這樣或那樣佔有財富。因此，在這個社會內，也就不可能做到財富均等，享受劃一。即使在「共產主義生產佔有制」的極權社會，也不可能做到均富，而只是「均貧」。故民主社會的終極，是全面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同時，由政府以福利計劃去補助這個社會的不幸人士，像擴大傷殘老幼服務，增加貧苦老弱援助，就是這種福利計劃的實現。

港督詳細論及這個福利計劃，以及報喜報憂地分析香港的經濟前景，可以說，是這次施政報告的最大特點。

通過這個報告，我們對香港的政治前途及經濟前景，更加深了一種審愼的樂觀的看法。



刻折返以色列，和總理貝金及政府其他官員舉行緊急會談，這足可看出達揚和這位沙特代表會談的重要性。

阿領袖對達揚有信心

和胡辛一樣，沙特知道美國不會強迫以色列在重開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的問題上讓步。同時，沙特在國內受到的壓力很大，他的國家的經濟正由壞變得更壞中。美國官員担憂，如果在未來數月不能邁向眞正和平，沙特可能被推翻。秘密或直接和以色列接觸，將替沙特帶來更多「政治」時間。

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之後，約旦、叙利亞和埃及三國領袖會私下告訴新聞周刊記者區葛萊夫說，了解阿拉伯並能說阿拉伯話的達揚，將是一位和平的締造者。到目前爲止，達揚的秘密外交，雖然沒有產生具體的成果，但是至少達揚已開始談判了。

卡達支持巴勒斯坦

美國總統卡達在其致力於確立中東和平的基礎之際，對以色列正採取一種較以往強硬的立場。

白宮已經改變戰術，轉而支持讓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佔領下的阿拉伯土地重建家園，並支持阿拉伯的要求，希望讓巴勒斯坦人參加在日內瓦所舉行的以、阿談判。同時，卡達還公開反對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建立新的猶太人屯墾區的計劃。

目前並無跡象顯示美國要「疏遠」以色列，但以列色總理貝金已被照會，卡達期望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各緩和其要求。就在這種背景下，卡達於九月底開始在白宮與前來美國參加第三十二屆聯大的中東國家外交部長舉行會談。國務卿萬斯亦分別在華府與紐約的聯合國大廈中會晤這些外交官員。

自從一九七三年的以阿戰爭以來，中東的前途還不會像目前這樣有賴於華盛頓的舉措。

其可能的發展之一是舉行日內瓦會議，在此雙方至少總有一個達成協議的機會。

另一個可能的發展是陷於僵局，往好的方面看，這項參只使和解延後數月或數年而已。但往壞的一面看則有可能導致美國謀和努力的崩潰，而觸發第五度的中東戰爭。

卡達或萬斯均未預料他們目前的努力會產生驚人的結果。他們祇希望縮小以、阿之間的歧見，以便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得以在日內瓦召開直接的談判，並不致在首次會議中就扯破臉。目前的主要障礙在阿拉伯國家之一再堅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應參加談判；他們認爲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美國也支持有巴勒斯坦人出席會議的想法，但最好是以阿拉伯代表團之一部分的身份出席這項會議。以色列願接受親巴解的巴勒斯坦人作爲約旦代表團的一部份成員，但它拒絕與阿拉法特的巴解組織作直接的接觸，因爲巴解仍誓言要毀滅以色列。

以阿之間三大問題

然而代表問題之爭只不過是日內瓦和會的一個小問題罷了，一旦這項問題獲得解決，至少還有三大問題阻礙着達成持久的中東和解。

一、阿拉伯國家堅稱以色列應該歸還它在一九六七年戰爭中所佔領的「每一吋」阿拉伯土地。以色列只願意歸還其中的一部份，不願歸還全部。

二、以色列拒絕阿拉伯要求在它所佔領的巴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國的主張，阿拉伯人警告，除非辦到這個條件，否則中東和解免談。

三、以色列堅稱應簽訂一項不僅宣佈結束戰爭狀態，並須涉及外交和貿易關係的和約。阿拉伯國家則辯稱，現在要談建立全面關係還早。

以色列外長達揚於九月九日帶了一份列述以色列政府之和平計劃的草約前往白宮。這是以色列在美國敦促下首次寫下了準備交給阿拉伯國家的具體建議。其中條欵包括：終止戰爭狀態，而後以阿相互建立正常關係，以色列歸還埃及大部份的西奈土地，並自叙利亞的戈蘭高地上之若干據點上撤軍；以色列保留對約旦河西岸的控制權，但將給予住在該地的巴勒斯坦人享受較大程度的自治；在談判達成的新阿拉伯彊界內之猶太人屯墾區，將予遷除。

九月二十一日當埃及外長法米呈遞卡達一封沙特總統的信件時，更顯示了以阿之間的鴻溝，其要旨是不讓巴勒斯坦人參加，就無日內瓦會議可言。不讓巴勒斯坦人立國則無中東和平之可能。

以阿之間三大問題
阻難達成中東和平
達揚神出鬼沒的秘密外交

陳獨塵

以色列外長達揚將軍，月前兩度訪問歐洲，與阿拉伯領袖秘密接觸，舉行會談，表示願意讓步，解決以阿間的長期爭持僵局，達成中東和平。但對抗以色列的三個阿拉伯前綫國家：約旦．敘利亞、埃及並不十分合作，而且各懷「鬼胎」，加上巴解組織仍然揚言毀滅以色列，致使達揚的秘密外交，沒有產生具體的結果。

在歐洲進行秘密接觸

最近一個多月來，以色列外長達揚曾神出鬼沒地兩次訪問歐洲，於是謠言四起，說達揚曾和阿拉伯領袖舉行秘密和談。現在以色列和阿拉伯雙方都已證實確有其事：五個星期前，達揚秘密訪問倫敦時曾見了約旦國王胡辛；兩個星期前，達揚在前往美國途中又秘密轉到巴黎，和埃及總統沙特的一位特使舉行了會談。據阿拉伯高級官員透露，胡辛和沙特目前正在草擬計劃，以分別和以色列簽訂臨時和平協定。

七月中旬時，美國新聞周刊記者包區葛萊夫，曾就以色列提出的和平計劃，問胡辛國王有何意見，以色列的和平計劃包括在約旦河西岸建立一個政治上和約旦連結的半自治區，但是安全事務由以色列負責。當時胡辛表示不能接受這項計劃，並認爲這是不切實際的，將妨礙邁向和平。不過自那時起，胡辛開始重估中東全盤的情勢。

胡辛怕西岸被併吞

據胡辛的密友說，胡辛對「不戰不和」的情勢感到憂慮，他認爲這樣拖下去，總有一天他的阿拉伯兄弟會做出「傻事」而引發第五次阿以戰爭。胡辛的看法是，如果再發生戰爭，約旦河西岸將正式被以色列併吞，而擬議中的一個巴勒斯坦國可能被建立在他的王國約旦河東岸，這樣約旦將慘了。

胡辛已知道，美國對以色列「慢性併吞」約旦河西岸不會以行動阻止，華盛頓方面最多只會譴責以色列是「壞孩子」而已。因之，胡辛獲得的結論是：如果將約旦河西岸交給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以色列，而由美國充當仲裁人，另一次戰爭將可避免，並且可防止蘇聯影響力在中東復活。

達揚胡辛表示讓步

胡辛在過去數年曾經秘密和以色列領袖接觸過，八月下旬他經由第三者接到以色列外長達揚寫給他的一封信。達揚在信中說：「我們和你們的意見不一定不能撮合。以色列誠摯地希望達成一項解決方案，而且準備讓步。」胡辛的回答是，他有興趣看看是否能找出一項折衷方案。胡辛特別注意到達揚未強調以色列決不放棄約旦河西岸。

達揚於八月二十二日突然抵達倫敦，表面上是說他此行目的在向猶太領袖簡報以色列和平計劃，其時胡辛已在倫敦，當他們作秘密會談時，達揚會說了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共同管轄」的構想；建立一個自治的阿拉伯西岸政府，以色列在俯視約旦河的山三上駐紮一支衛戍部隊。約旦河西岸可和色列及它的阿拉伯鄰國通商，而政治上則和約旦連絡。

以約方案各有讓步

胡辛對達揚的構想雖然表示不能接受，但他認爲至少提供了談判的基礎。胡辛曾明白表示，談判應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直接參加，他指出，約旦西岸居民大都同情巴解組織。胡辛並向達揚提出了三項解決基礎：（一）西岸完全自治，警察事務由巴勒斯坦人負責；（二）西岸應和加薩的一個地中海港口貫通；（三）以色列衛戍部部隊經過一段合理的時間後應撤出。

約旦、敘利亞和埃及是阿伯對抗以色列的三個前綫國家，但是這三國之間並不十分合作，並且各懷「鬼胎」。約旦和敘利亞担憂埃及會和以色列簽訂另一項協定（埃及和以色列曾在一九七五年簽訂西奈協定），而使它們不利。這一憂慮不是沒有根據的。在以色列外長達揚和胡辛會談過後三個星期，達揚在前往美國途中突然轉到巴黎，秘密的會晤了代表埃及總統沙特的一位沙地阿拉伯高級官員。他們會談的結果無法知道，但是達揚在會談後立



阿法拉特與沙特

「走資派」粉墨登場

錢希川

鄧小平復出後，大批的「黑帮」和「走資派」陸續走出牛欄，重返紅色舞台，大大增加了否定「文革」和否定毛澤東路綫的翻案勢力，甚至可能發展到對毛的公開鞭屍。如果華汪集團脆弱，就很難壓住矮鄧這股「翻案風」，也有可能會有利用這種壓力作爲權力鬥爭的資本。

「文革」期中被一度整肅的前共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前共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前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前新疆黨政軍頭目王恩茂、以及北京市副市長萬里等，都是鄧小平的舊部和親信，以及很多與鄧關係較密切的頭頭，都被再度選爲中央委員，成爲共黨最高權力機關成員之一，並且都獲任較重要的方面工作。反之，文革成員被大量整肅，如「四人帮」頭頭王張江姚、前「外交部長」喬冠華、前「文化部長」于會泳、前「衛生部長」劉湘屏等高級黨羽十六人；前空軍司令員馬寧、前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前蘭州軍區第一政委冼恒漢等共軍實力頭目二十人；和工、農、婦、青等羣衆團體中的活躍份子廿三人。這些人雖然不全部都是「四人帮」的忠實黨羽，但都是能在地方攪風攪雨有實力的「文革派」分子。至於上屆候補中委，被淘汰的竟達百分之四十八，十一屆新選的候補中委竟佔總數的百分五十六點八，其變化幅度更大。

共黨新的最高權力中心——中央政治局的構成，有如下一些特點：

共黨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由委員二十三名，補候委員三人構成，其中在「文革」時被整肅和嚴重批鬥的反毛、反「文革」份子竟佔到一半。共黨新權力中心的政治性格已非常明顯

在廿六名總成員中，現職軍人佔十一人（葉劍英、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蘇振華、張廷發、許世友、陳錫聯、李德生、汪東興）。他們以共軍的實力爲背景，顯然是「四人帮」事件後共黨新權力結構的主要支柱，他們和中央黨政領導人三名（華國鋒、李先念、紀登奎）以及地方黨頭五人（韋國清、吳德、彭冲、趙紫陽、賽福鼎），共同構成共黨新的掌權集團。至於其他成員：財經科技領導幹部三人（方毅、余秋里、陳慕華）；內外統戰工作負責人二人（烏蘭夫、耿飈）；和工農代表二人（倪志福、陳永貴）等，都是工作幹部，他們之被選入政治局，只表示中共今後將重視這方面的工作，並不代表眞正的權力，在掌權集團中仍是以共軍頭目佔多數，說明中共政權已變成軍事專政性質。

中共「十一大」後的新權力構造，實質上是一種「五人專政制」，已和毛時期的「個人獨裁制」不同。共黨現時的最高權力核心，是由中共黨中央主席和四個副主席組成的五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他們大體上正好代表了中共新當權派中的兩大勢力，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代表了老幹部、共軍頭目和官僚勢力（包括所謂解放幹部），華國鋒、汪東興代表了原文革派中分離倒戈的分子。

從共黨以上這些新人事安排的特徵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如下一些問題：

一、在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國鋒雖居於主席地位，但威望不夠，實力背景也最弱，這種情況會刺激實力者取而代之的野心，這是中共內部今後一個致亂之由。如汪東興，他既有力量執行逮捕四人帮，擁戴華國鋒上台，將來時機成熟，當然也可以推倒華自己沐猴而冠。況且共黨內部有野心者絕不止於汪一人而已。

二、五名常委中，論權勢和聲望則以鄧小平爲最大，鄧、華兩人間的矛盾，也是一個致亂之源。今後華爲力求擴大和鞏固其權位，必然要與鄧發生磨擦。雖然鄧個人目前不一定有爭奪第一把交椅的野心，但鄧的一派則必然要利用機會力求擴大權勢，一步一步向華的權位進迫和挑戰。

三、這次有許多中央和地方的實力軍頭，未能進入共黨中央政治局，這是因爲各派爭奪激烈，相持不下。共軍元老徐向前和聶榮臻的進入政治局，是一種對爭奪者不得已的壓制和阻擋，很顯然，這方面的關係並未能擺平，將也是共黨內部亂源之一。



羅瑞卿

共黨公然「以夷制華」

■□■ 古鶴翔

要滅亡別人的國家，最好的方法並不是征服，而是消滅那個國家的文化。在歷史上，中國人曾經幾次被異族的武力征服，但由於深厚的文化基礎矗立不搖，因此亡而復安，亂而歸靜，反而將征服者「同化」了。

中共禍國集團深悉此中三昧，認爲要永遠奴役中國，必須消滅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一天不能徹底肅清，則馬恩列斯毛邪說一日不能安枕而眠，因此要搞「文化大革命」。

如所周知，中國文化的主流是孔孟之道。孔子主張仁，孟子主張義，仁與義，實在是「階級鬥爭」邪說的剋星，祇要中國文化尙存，則外來的「馬列主義」，遲早會消滅。

可以說，「文化大革命」的遠因是中國共產黨要徹底消滅中國文化，近因則是毛劉周鄧林江的內鬨。

現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都「魂歸馬列」了，江青也垮台了，「文革」似乎結束了「批孔」似乎停頓了。

難道華國鋒、鄧小平不是共黨麼？難道他們不需要「階級鬥爭」麼？難道共產黨可以和中國文化「共存」麼？肯定的，不會，不會，永遠不會！

孔子的仁，正與「不施仁政」的理論相反。孟子的「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論，更是獨裁政治的大敵。

試問爲了爭奪奴隸主寶座而僞造毛澤東字條的華國鋒，怎能容許中國文化存在？

試問明明被毛澤東踩在地下的鄧小平，何以至今仍然僞裝擁毛？理由很簡單：保持權力，爭取奴隸主的寶座！爲了騎在中國人民頭上，孔孟學說，不准存在！

爲了配合永遠征服中國人民的目的，馬列主義的信徒華國鋒和鄧小平之流，必然要消滅中國文化。

十月五日，共黨在海外的走卒費彝民以「大公報社長」的資格，邀請「英國人」韓素音演講。我不清楚韓素音究竟是甚麼人，因爲她自稱四川是她「家鄉」，但她却是「英國人」。

這個「英國人」爲了配合共產黨消滅中國文化的目的，在「大公報」宣稱：

「我再次對大家說說我對『四人帮』的看法。近月來的研究，使我感覺到，『四人帮』所做的壞事，就是新中國想淸除的一切反面東西的集中。任何文化、文明都有它的優點、缺點。中國經歷了三千五百多年的中世紀年代，這些中世紀東西損害了我。使我永誌不忘。這二千五百年的中世紀歷史還沒有完全消亡，我以爲『四人帮』就是代表那些在中國的中世紀意識中最落伍的，最反動的東西。他們實在是後退的，在文化領域中後退。」

「英國人」韓素音啊，我們不准你僞裝公正，假稱「任何文化、文明都有它的優點、缺點」，而事實上都詆毀二千五百多年的中國文明！「英國人」韓素音啊，我們更不准你把「四人帮」和「中國文化」混淆起來，因爲「四人帮」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邪說」的產品，是中共禍國集團的產品，決不是中國文化的產品！

爲什麼「大公報」要假韓素響之口來詆毀二千五百多年的中國文化？因爲孔子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距今已有二千五百二十八年！

在這二千五百年中，歷春秋、戰國、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淸各朝，而且人才輩出、文化輝煌。

大公報竟藉一個以四川爲家鄉的「英國人」之口來醜化二千五百多年來的中國文化，難道要再掀起「批孔」的浪潮麼？

我們還要指出：大公報實行的是「以夷制華」手段。

共產黨首先拉攏「蘇聯老大哥」來制服大陸同胞，現在又企圖拉攏「美帝」來迫害中國人。韓素音雖然以「四川爲家鄉」，但她是「英國人」，自然也是共產黨用來「制華」的工具之一。

在十月七日，「文滙報」也發表一個「讀者」的信，要求香港當局禁止中國同胞慶祝雙十國慶，並以「破壞大衆安寧」的恐嚇口吻，威脅英國人做共黨「制華」的工具。

在新界米埔隴村，共黨已利用港英來制止愛國同胞搭牌樓慶祝雙十節了，但全體自由村民決定與共黨鬥爭到底，堅決進行慶祝。

我們絕對支持米埔隴村的愛國同胞，我們要揭發共黨「以夷制華」的卑鄙手段。

最後，敬錄錢穆先生對祖國文化傳統的意見於后：「果必求惡於古人，吾祖吾宗，積數千年來，無善可述，則今日吾國人，可與爲善者又幾希，此誠當惕然自反也。」

是保障人權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國家，使世界各國對蘇耳目一新，期以對抗卡達總統的「人權外交」；⑤將知識分子列入「黨」和國家主體的中堅，藉以安撫和利用；⑥強化蘇聯本身及其集團的力量，部署世界革命的政客和戰畧。試觀以下蘇聯新憲法草案新增列的重要規定，即可見其梗概：

蘇聯新憲法草案開宗明義的說：蘇聯是「表現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各邦各族的共同意志和利益的社會主義全民國家。其全部政權屬於人民」（草案一、二條）。「黨是蘇維埃社會的領導力，是政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用馬列主義學說武裝的共黨，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內政外交的路綫、領導蘇維埃人民的建設活動，使爭取勝利鬥爭具有計劃性的科學根據。」（草案六條）。

新憲草第十九條規定：「消除城市與鄉村、勞心與勞力者間的實際差別，使蘇維埃各民族繼續發展和接近，形成歷史性的人類新共同體（蘇維埃民族）。誇示蘇聯是世界和平的維護者，徹底執行與各不同體制國家和平共存的原則。」聲稱禁止戰爭的宣傳（草案二十八條）。自釋蘇聯要建立武裝力量，係「爲維護社會主義的成果、人民的和平勞動和國家的主權與領土的完整」（草案三十條）。

新憲草第三十九條明定：「國民行使權利，不應損害社會和國家的利益，以及損害其他國民的權利。」強調「蘇聯國民有義務關心兒童的教養，訓練他們成爲有用的人」（草案六十六條）。把舊憲法被選入最高蘇維埃法案年齡二十三歲的限制取消，規定年滿十八歲具有選舉資格（草案九十條）。並且「最高蘇維埃增設第一副主席一人」（草案一一條參照）。

新憲章的另一變向，是增加了「對外政策」和「國防」兩章。

對外的關係，係基於互相尊重，不使用武力爲原則（草案二十九條）。同時，要在社會主義國際基礎上進行友好、合作及互助，採取積極態度，達成經濟融合及國際社會的分工（草案三十條）。所謂國際基礎，即布里茲尼夫的「有限主權論」的別名。所謂國際分工，乃蘇聯統治其附庸國的一種手段。由此可見，蘇共非但加強對衛星國家的控制，迫使「中共」低頭和就範。而且也分化中共與第三世界的結合，

增設第一副主席的用意

蘇聯新憲法草案在組織上最令人注意者，爲於第一一八條內，將原憲法第四十八條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設副主席十六人的規定，修改爲由其中一人爲第一副主席。

「布里茲尼夫憲草」增設「第一副主席」的法意何在？就積極的觀點言：一九七六年二月廿四日蘇共廿五屆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之後，布權勢突出，其職位非惟由第一書記改稱總書記，而且五月十日最高蘇維埃決議閉幕。上述種種，顯示他的地位已超越赫魯曉夫，趕上了列寧和斯大林，成爲至實名歸的大獨裁者。從最近保加利亞總統茲維可夫稱布爲國家最高領導人看來，布氏可能已以總書記兼最高蘇維埃主席，布日理萬機，自然須有一位親信的第一副主席以爲襄理之助。就消極的觀點言；布里茲尼夫主張修憲，波哥尼似曾反對或反對憲法草案中某些條文；同時新憲草顯示的「全民國家」和「階級本質」仍在衝突；而中共、歐共和蘇聯皆陷於分裂之中，在卡達人權外交攻擊下，蘇聯確有不少潛在的危機，而今由以「善於處理外交問題」知名的庫滋涅夫出任「第一副主席」，對內足以助布加強統治，對外則可施其縱橫捭闔，緩和國際關緊張的氣氛，徐圖「蘇聯對世界革命大戰畧」的部署。

許多國際觀察家都曾猜測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一副主席的人選，但都沒有猜中，那是因爲把方向猜錯了。

觀察家們第一個錯覺是由於布里茲尼夫做了最高蘇維埃主席，便認爲這是蘇聯最有權力的位子，所以，有繼位可能的第一副主席便必然是布里茲尼夫的繼承人。

由於這個錯覺，所以觀察家們所猜的對象都集中權力人物身上，有人猜是布的密友經常代理布職務的基里林柯，又有人認爲基里林柯年齡太大，可能由五十九歲的克拉柯夫担任，更有人猜度可能由總理柯西金的副手馬索洛夫担任。

結果却爆出冷門，由老外交官庫茲涅佐夫担任了最高蘇維埃第一副主席。

由此證明，不管蘇聯新憲法如何規定，蘇聯的最高權力位置既不在國會（最高蘇維埃）也不在政府（部長會議），而是在黨，黨的總書記才是掌握最高權力的人。換句話說，誰能繼續承布里茲尼夫黨總書記位置的人，才是眞正的繼承人。

庫茲涅佐夫只是布里茲尼夫的儀式代表而已，布身體已衰弱，也不屑於經常接見新大使呈遞國書或是其他官式禮節，當然也懶得照顧國會（最高蘇維埃）的事，庫次埃夫久任外交官，當然熟習這些事，替布代勢而已。

庫茲涅佐夫簡介

庫茲涅佐夫生於一九〇一年，現年七十六歲。

庫茲涅佐夫出身列寧格勒工業學院，一九二七年加入蘇聯共產黨，担任馬凱耶夫鋼鐵工廠的技師。四年後，進入卡涅根大學進修，研究特殊鋼，而後担任五年的特殊鋼技師。一九四〇年出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二次世界大戰時曾任最高國防委員會委員助理，負責冶金部門，翌年以研究鋼鐵有卓越貢献，獲頒斯太林獎。

一九四四年，他担任黑色冶金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數席出席國際勞工會議。

一九四六年，他當選中央員，組織局委員，以及蘇聯最高蘇維埃民族院主席。一九五二年爲中央主席團委員，翌年出任外交部副部長兼駐中共大使，同年返國。一九五五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一九六一年連任中央委員，一九五六年任蘇聯駐聯合國首席代表。

一般認爲庫茲涅佐夫是中共與蘇聯關係的專家，對東西外交關係和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均有相當了解。

庫茲涅佐夫二次大戰期間即與布里茲尾夫共事，二人關係頗好。

蘇聯修憲與新設第一副主席

岑啓亮

蘇共頭頭布里茲尼夫把波哥尼踢出政治局後，一身兼兩職，接着推出其一手導演的蘇聯新憲法，使他的權力達到顛峯，成爲斯大林後的第二個獨裁者。布氏的新憲增設第一副主席，國際觀察家都猜測出任此職必爲布氏的繼承人，結果爆出大冷門，由久任外交官的庫茲涅佐夫担任。相信是布氏欲利用庫氏在外交上的縱橫捭闔，晉其解决日益困阨的國際局面。

高階層重大改組

據蘇共「眞理報」宣佈，蘇聯最高蘇維埃定在十月四日於莫斯科召開第七屆特別代表大會，審議於今天六月四日所公佈的蘇聯新憲法草案。

根據各方觀察，這部由布里茲尼夫所一手導演的新憲法，其將在十月間順利通過，以配合紀念蘇共的「十月革命」六十週年，自屬意料中事，但問題的癥結，則在這部憲法頒佈之後，必將引起一連串的重大變動。

一、有關國家元首一職，現既由布里茲尼夫以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出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大權在握，形成一元領導，在新憲法通過之後，布蟬聯此職，固然不在話下，但各加盟共和國（如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等），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與黨的第一書記，以往一向均係採取黨、政分離方式，如今時移事易，因此今後必將隨同變動。

二、接新憲草第一二八條，在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將增設專任第一副主席一人。如眾週知，在原來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之下，即設有副主席，但係由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兼任，在事實上，只能算是掛名，其權力反不如主席委員來得重要。對於第一副主席的增設，是否一如民主國家副元首的設置，在「主席」任期內，「主席」因病去世或因故不能視事時，由第一副主席繼任或予代理，憲草條文未加詳細說明，只有含糊籠統一句。如按邏輯來說，「主席」既係由黨的總書記出任，則第一副主席亦應爲黨的第二號頭目。由此可以研判，第一副主席一職的爭奪，必然極爲激烈。



蘇聯第一副主席庫茲尼佐夫、

三、由於過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只是一名傀儡，虛有其名，因此連帶主席團的成員，也就不爲人所重視，在現行的二十名成員中，除了布里茲尼夫、格里辛、庫拉耶夫、羅曼諾夫、謝爾比茨基五名政治局委員，及馬雷洛夫、拉希多夫兩名政治局候委員外，其餘將近三分之二，至多只是一名中央委員，始今情勢改變，布已經登上主席寶座，可見想見，今後主席團的成員，必將作大幅度更換，亦即大多定的現任委員，均將被踢出主席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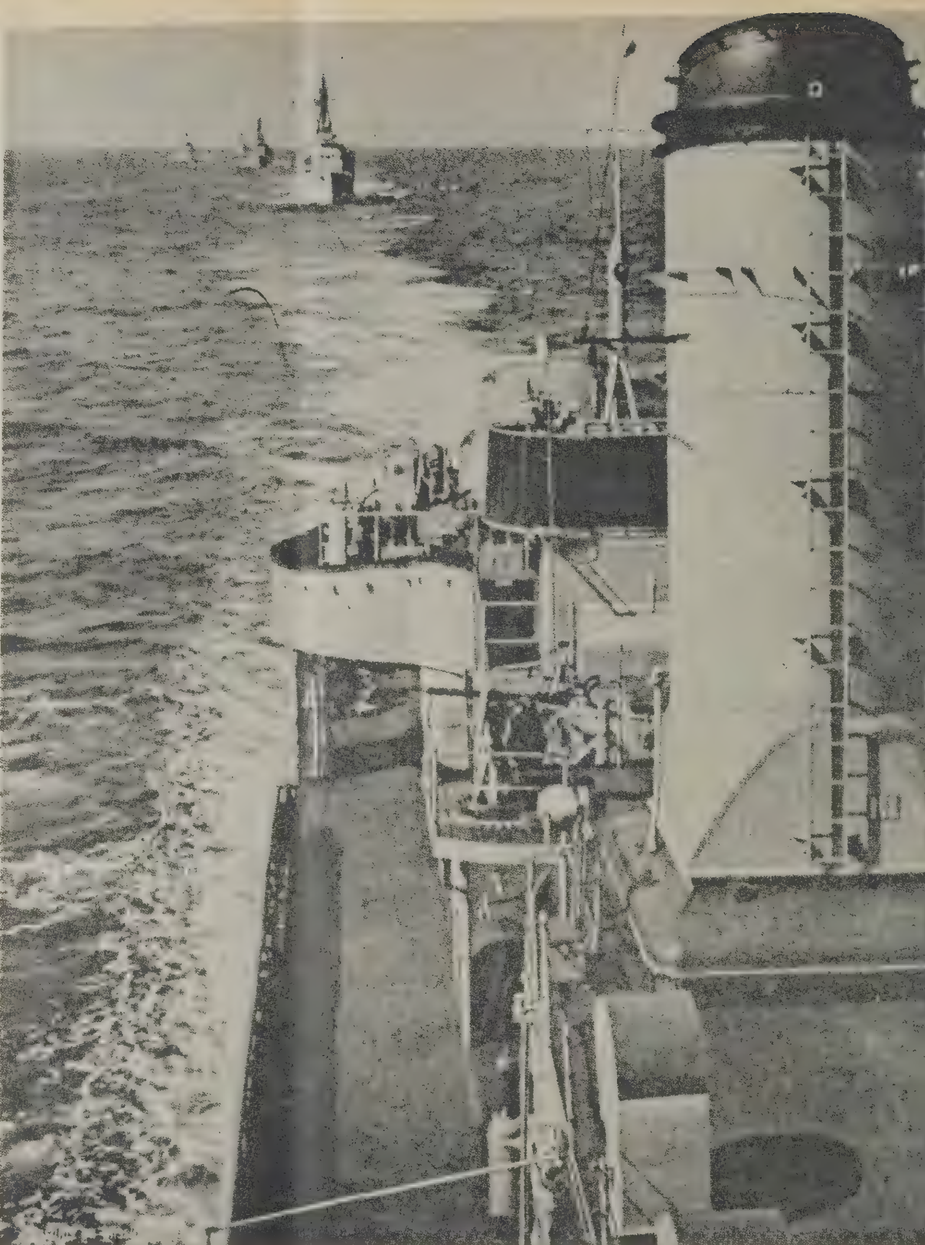
四、過去蘇聯權力結構中心的三頭馬車或領導，現已因布取代波哥尼而告瓦解，目前唯一剩下來的一匹馬——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由於健康情况不佳，久病纏綿，早已傳其位置不穩，依據目前趨勢，在新憲法頒行之後，柯西金去職的成份甚大，對其去職之後，將由何人繼任，各方揣測紛紛，尙無定論。

唯一值得注意之點，則爲布權力，今日雖則已達顚峯，柯西金的權力，亦已早被削弱，大非昔比，但在部長會議主席之下，仍然拿握着數十個部會，不可忽視，因此，未來對此職的奪取，亦將拋起軒然大波。

修憲因由及目的

依據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布里茲涅夫在蘇聯共中央全會的報告，蘇聯所以修憲的理由，不外以下三點；①現行憲法歷四十年，整個社會和國際地位，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②鼓吹布里茲尼夫的「社會主義民主主義」，並擴大與加強；③字裏行間顯示蘇聯自一九五六年即有反斯大林運動，豈能長久實行「斯大林憲法」？

蘇聯選擇此時公布修憲草案，非若布所陳光明堂皇，筆者以爲尙有以下潛在的原因；①布強調蘇聯的現在社會業已成熟，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即不啻將蘇聯革命後所造的罪惡推卸到被鞭屍的斯大林一身；②標榜所謂全民國家，顯示蘇聯現社會已經沒有剝削階級，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影射中共政權落伍，蘇共開始邁進眞正共產主義社會；③同時故意傲示「全民國家」全體人民地位平等，羞辱中共落後的「無產階級專政」；④突出蘇聯也



撤出全部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又接着：「在此期間，它將隨着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所以美國如欲維持其對西太洋的一切軍事活動，以及保持與中華民國的軍事合作，至少在表面上須避開中共的注意，而由明而暗，這對於「台海中立化」以及整個西太平洋防綫之不利，可想而知。而且中共的領海寬度是十二浬，也遲早會將沿岸二百浬劃爲經濟區，則可藉口保護其經濟利益，使一百浬寬度的台灣海峽無美國軍事活動的餘地，還談得到維持台海和平的國防政策嗎？

第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雖規定締約國之一方可以在一年前通知廢約，而事實上是兩國維持台海中立化的一個盟約，故又明文規定：「本條約應無限期有效。」可是，如果美毛「正常化」的目標是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則因美國對中華民國的合法承認之改變，而無法繼續中美外交關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既爲高度政治性的條約，就因締約國之一方（美國）之「不承認」另一方（中華民國）爲條約主體（合法政府），使此條約自然終止。

中華民國的立場

台海中立化的最大功用既然是保障美國的太平洋利益，而美國卻縮回去，把一切責任都放在中華民國的肩上，當然是不公平的。而且在美國政府進行「正常化」期間，亦從未聞有任何訓練及裝備中國軍隊以接替本地區美國軍事力量的措施與計劃，更顯得是一種不負責的撤退。

我們認爲無論如何首先應維持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這是維護台海中立化的基本條件，因爲這一條約已成爲美國所建立的西太平洋安全體系的一個構成部分，如果這一環鬆了，整個體系就開始崩潰了。這一體系之開始是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美國與菲律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同年九月一日與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簽訂安全條約（後爲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之美日合作及安全條約所代替），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與韓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最後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與中華民國簽訂這一共同防禦條約，而完成這一體系。所以一九五五年二月七日杜勒斯國務卿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這一條約完成了西太洋的安全體系。」再者，自從東南亞公約組織於本年六月底解散後，美國協調及結合各國國防守西太洋區域的唯一法理根據是這一體系，應不容有鬆弛之危機。

至於如何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得以維持，當然一個先決條件是維持中美間的現有外交關係。則美國爲了維持中美外交關係，必須修改其與中共「正常化」的政策，即使不廢止，至少應即中止進行。

總之，將近三十年的「台海中立化」是中美兩國共同的國防政策，亦已證明爲維護太平洋和平的主要條件，並不僅只爲所謂台灣的安全而已，所以我們有責任也有權利要求友邦繼續這一軍事同盟。

台灣海峽的形勢

杜蘅之

對於五年來的美毛關係「正常化」，大家都認爲是對中華民國的一個嚴重打擊，而疏忽了它同樣是危害美國自身甚至所有太平洋國家的一個錯誤的政策。因此，通常所說與美毛「正常化」不相容的是所謂台灣安全問題，也應該說不相容的是「美國安全問題」或「太平洋安全問題」。對這一點，由台灣海峽的形勢去看，看得最清楚。

台灣海峽形勢的特點

首先我們必須明瞭台灣海峽已不是一個普通的海峽，它有一個特點就是「中立化」。所謂中立化就是任何國家（尤其是海峽兩岸的國家）不得破壞海峽的和平。這「台海中立化」是美國在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的第三天（六月二十七日）創設的。那就是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的第三天（六月二十七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一項聲明說：「本人已命令第七艦隊防止對台灣之任何攻擊。同時本人已請求在台灣之中國政府停止其對大陸之一切海空軍活動。」六月二十八日國府外交部亦發表聲明，接受此項請求，而奠定這項兩國共同國防政策的基礎。

美國之所以宣佈「台海中立化」，顯然是爲了它在太平洋的龐大利益。美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太平洋強國」。美國在太平洋岸有四個州，而又有一個州（夏威夷）全部在太平洋中，此外則北自依留申羣島，南至薩摩亞羣島，西至密克維尼西亞，美國的「海外領土」佈滿在太平洋，使太平洋幾乎可稱爲「美國港」。

自從中美兩國共同執行「台海中立化」政策以來，二十七年的事實證明這一政策使太平洋風平浪靜，完全符合美國當初維護太平洋利益的目的。

維持台海中立化的有力因素

一九五〇年中美兩國共同建立「台海中立化」以來，至今將三十年，其所以能確實維持台灣海峽之和平，是靠下列三個有力因素：

第一是美國的國防政策，根據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杜魯門聲明，不但第七艦隊將台灣海峽列爲重要巡防地區，也因此建立了防守西太平洋的國防政策。美國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如中華民國、日本、韓國、菲律賓，不但供給軍援，而且駐有軍隊。這一政策迄今未變。本年八月一日，美國國防部長布朗，還在舊金山宣佈說：「任何人都不應懷疑，美國將繼續成爲西太洋和東亞的主要力量。」他又說美國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力量「已經增強，並將進一步的加強。」

第二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海中立化」雖在一九五〇年經中華民國同意而成爲中美兩國的政策，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才更進一步由兩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完成法理的條約，而成爲合乎國際法的一個體制。這一條約不但重申第二次大戰期間兩國「團結一致，併肩作戰」的精神，並且明文規定「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領土之武裝攻擊」視爲「共同危險」而採取行動。

第三是中華民國的強大武力，依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美兩國維持台海中立化的責任是平等的，但由於中華民國在海峽的地位，使中華民國所負之任務特別重要。而事實上中華民國的強大部隊亦曾在金門前綫幾次擊退中共之進犯，並始終掌握台灣海峽的制海及制空權。

而在這三個因素中，特別是第二個因素（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具有連繫第一個因素（美國的國防政策）和第三國因素（中華民國的武力）的作用，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換句話說，也就是靠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中美兩國的軍事力量結合起來，執行這一項兩國共同的國防政策。

美毛關係「正常化」對台海中立化的影響

「台海中立化」既爲美國對抗中共的一項國防政策，就因此一直阻碍了美國對中共的承認。那麼，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而開始對中共關係「正常化」，是不是美國認爲中共不再構成太平洋的威脅，而可以修改或放棄「台灣中立化」呢？回答是否的。美國可以對中共打開外交之門，却決不會打開太平洋之門。在所謂「上海公報」所說「它重申它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其實重心在於「和平」一詞，也即指台灣海峽的和平。美國之所以願意對中共打開外交之門，顯然是認定中共已願接受「台海中立化」這一事實。如尼克遜在一九七三年向國會所提「七十年代的美國外交政策」報告上說：「敵人認清我們繼續保持爲太平洋強國的決心，才促使他們（中共）作肯定的反應。」這是說中共頭意在台海中立化的既成事下接受美國之「正常化」談判。可是，從美毛「正常化」的目標來看，上述三個維持「台海中立化」的條件，至少有兩個（美國的國防政策及中美共同防禦政策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受到嚴重的影响。

第一、說到美國的國防政策，對於維持台海中立化，主要是中美軍事合作，不但中國軍事部隊的裝備補給的主要來源是美國，中華民國也提供美國部隊在台澎地區的一切便利。但美國在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竟「確認從台灣

新聞以外

「一疑是神經不正常男子，昨晚九時許在窩打老道赤裸散步，一女子駕車途至該處時嚇得發呆，適逢一交通警察經過，狼狽的將他拘捕。該男子報名陳用雄，廿六歲。」

在現實生活中，既然「赤裸散步」是犯法，爲甚麼電檢處却容許？如果大家接受了這項「電影教育」，都到海灘裸體散步，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

賴鵬祇談「女子裸體沙灘漫步」，沒有說容許男子裸體沙灘漫步，大概是恐怕上述一則花邊新聞的情況會出現在電影院中——女子嚇至發呆。

男人見到女子裸體漫步，露出恥毛，肯定不會「嚇至發呆」，正人君子最多側目而視；好此道者視爲極大享受，細加觀賞。此所以男女之不能平等也。

成人電影與小電影

在亞洲地區，容許恥毛出現鏡頭的，恐怕只有香港這地方。日本，許多人心目中有如丹麥、挪威那樣開放，日本人也被中國人認爲民風很「淫」，可是，在日本的銀幕上絕不會見到恥毛。

老萬遊日本時，曾經看過幾部「成人電影」，日本的成人電影和美國大異其趣，由頭至尾，未見過男女性器官。美國成人電影其實是「大銀幕小電影」，全部是男女性交的過程，並有太多變態動作，不循正道而行，不特見到恥毛，且經常用特寫鏡頭專拍性器官部分，在銀幕上所見，都是那兩件令人反胃怪物。

不要以爲美國「成人電影」如此「徹底」，觀眾一定爭先恐後欣賞，老萬參觀時竟門堪羅雀，場內小貓三四隻。大概美國人對這些東西已看厭，且老是看着那兩件東西，確令人噁心。老萬極少看這類影片，看了二十分鐘，也興緻索然，寧願放棄權利。

但日本的成人電影，老萬認爲有點道理，它和一般電影一樣，有完整的故事，也有主題，明星當主角，拍攝很認眞。和一般電影不同的地方，對性的部分，坦白直寫，不用暗場。比方，一個少女在車站被幾名飛仔強姦，撕毀她的衣服，輪流和她造愛，一切動作，眞啲一樣，但見不到雙方性器官。又如一個飛仔回去，和他的愛人相處，又是另一種純情的交合，溫柔的愛撫，都在鏡頭出現。他如老人與少女，中年婦人勾引後生仔等等，都用同樣手法。估量日本的檢查尺度，必定是不容許恥毛或性器官出現鏡頭，所以製片人避而不拍。

但不見到性器官或恥毛的成人電影，却比春宮片吸引得大。許多遊日本看過這類影片的朋友，公認日本成人的電影「好看」。

香港容許觀眾見到恥毛，初時可能對「好奇者」有點吸引力，當恥毛大量出現後，好奇者會痲木不仁。

爲甚麼香港比日本還先進？大概因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香港許多法例以英國爲藍本，英國電檢制度一向很寬，香港比日本先走一步，或許就是這原故。但香港人一般知識水平不及英國，香港「風化」案件已經太多，而香港居住環境又與英國有很大不同。年輕人看電影看到心猿意馬之餘，在住得密密痲痲的新區，隨便抓一個女童洩慾，滿足一下「好奇心」，是「唔出奇呀」的事。香港非禮案、強姦案之多，已不容許使無知的青少年受到誘惑，那麼，何必用恥毛去挑逗他們呢？

談「銀鷄」事件

不久前，香港發生「銀鷄」事件，涉及「電影明星」應召，電影公司扯皮條，因而大班「女明星」被傳到警署「協助調查」。

社會人士不少感到「驚訝」，她們都是「明星」，不但有地位，入息也很好，照理不該做墮溷之花，應召爲生。甚至執筆寫評論的主筆先生也對她們「不諒」，一致予以苛評。

其實，主筆先生將本末倒置，事實上是先有「應召女郎」而後有「明星」；「明星」之出鏡爲「應召女郎」不過未忘本業而已，不應給她們苛責。

爲了投機「製片家」一窩蜂的大拍脫片，肯於脫、敢於脫的女人，只有求之於「應召女郎」之羣。「製片家」派出的「星探」，也是嫖客，在嫖客與應召女郎肉帛相見之時，對方是否有足夠本錢，一目了然。符合條件的，當面「斟介」，表示可以捧爲「明星」。

在應召女郎來說，確是千載一時機會，有人投資一百幾十萬，爲她拍宣傳片，何樂而不爲？當她榮登銀幕後，展示了「樣本」，不但可招徠生意，且叫價一定高過以前若干倍，應召一次，等於幾十次，片酬多少不成問題，主要還是這項收入。

製片家與應召女郎的關係就這樣建立起來，可謂「一家平宜，兩家着數」，在兩利之下，脫星不斷發掘，新人輩出，正是這道理。好此道者在影片上看過「大樣」，生蟋貓入眼時，要找門路，只有從影片公司入手，因而影片公司也「兼營副業」，成爲「應召中心」了。

仔細分析，「銀鷄」事件並非「明星」墮落，淪爲「應召女郎」。實是應召女郎利用電影作宣傳工具，藉以推廣其應召業務而已。挾其「明星」頭銜而應召，自必聲價百倍，夜度之資是論千而不復論百矣。

有些人說：點解女明星咁「賤格」，連恥毛都畀人影埋？這樣問的人實在太天眞，當你叫來一個應召女郎，她在你面前，必須脫個清光，你付出幾百元，甚或更少的代價，便不但可看到她的恥毛，更可驗屍咁驗，看她的任何部分，甚至「最神秘的地方」，使客人感到「滿足」爲止。那麼，她拿千百倍代價去拍片，讓鏡頭拍到她的恥毛，在她來說該是非常化算，那有「賤格」這觀念在她腦子裏存在呢？

電檢尺度放寬，當是投機「製片家」與「應召女郎」的一大喜訊，今後出路多的是。如果恥毛稀疏不夠吸引，大可起鷄鬚燦於九泉，爲之加工，則鈔票必隨恥毛而滾滾來了。

香港電影檢查尺度放寬
裸體漫步海灘恥毛出現銀幕

為了銀幕上出現毛茸茸的鏡頭，引起輿論界議論紛紛，大家在爭論「應不應該」讓恥毛上銀幕的問題。其實，還是見仁見智。大多數人反對，但也有人認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過，香港色魔橫行的今天，多拍誘惑鏡頭，難免產生鼓勵作用，掌權的先生們，又何必助長「淫風」，致遺毒社會呢？

萬人傑

電檢・脫星・毛

記得從一家娛樂性的報紙上看過一篇質問電檢處的文章，提及「劉雅英的毛」。老萬很少看本地拍的脫片，也少看「反映現實」的電視片集，不知「劉雅英的毛」是怎麼回事，文章中也沒提到是那一部分的毛，大概撰稿人認為在螢幕上見到毛，是一樁「不雅」的事。

報社的小伙子們訂了一份「內幕性」雜誌，作為「參考」之用，這本雜誌前頁彩圖，是脫星劇照，每期都有十幅八幅。在這些彩照中，也常見到毛茸茸的鏡頭。其實，在一些脫星身上見到「毛」，已不再是什麼轟動的大事，看慣了，已缺乏刺激，就如看到她身上另一部分的眼眉毛一樣，如果來一個「特寫鏡頭」，根本不知道是甚麼毛，人們也全然引不起興趣。

老萬不是頭腦冬烘的正人君子，漂亮的女孩子會多看幾眼，但對中外以脫吸引觀眾的眼星一向沒多大興趣。一來電影上的鏡頭是閃電式的，一霎而過，眼慢便走雞；二來老萬有個觀念，人是所有動物中唯一穿衣服的，除了保暖外，相信還有一個理由，是穿了衣服比不穿衣服漂亮。衣服可以彌補或掩飾「不太理想」的身體缺憾，一個女子的身體，絕少十全十美，了無缺憾的，用衣服掩住了缺憾，會更加好看。

有經驗的朋友常說，不要把女人看得太淸楚，否則你會大失所望。這是經驗之談，至理名言。看到在薄紗裏掩掩映映的女體，比赤裸裸地展露在你跟前更有吸引力。近來電影的大脫特脫，即使「在商言商」也並不是太聰明的辦法。電影風氣是一陣子的時興，有過一個時期來路片多數有床上戲，即使是靑春已逝的大明星，也裸露着肌肉鬆弛了的身體，演出和男角造愛的鏡頭。

看到這些鏡頭，老萬常常想吐、作嘔，對她過去的印象也為之一改。到如今，床上戲觀眾已看厭了——像那種令人作嘔的鏡頭，不厭才怪！可見脫星們的毛，也不可以長期吸引觀眾。

香港拍的脫片，脫來脫去，不過那幾位，每部脫片都可看到她們身體的每一部分，看得多，觀眾都看熟。銀幕上出現女體的一部分，根本未見面目，座中便有個小伙子叫道：「這就是某某啦，你看她乳房下面有一顆痣。」他們對脫星的身體熟到這樣的程度，不久就完全消失刺激，看到她們的乳房，和看到她們的面孔一樣，還會大驚小怪嗎？

過去限於禁例，裸照有毛的地方都要洗去，反而覺得怪模怪樣。現在當局開放了「毛禁」，只要很自然的「露毛」，不會受到取締云云。

裸體漫步男女不平等

儘管一般執筆朋友對毛的出現銀幕及螢光幕認為「不妥」，但電影總檢查主任賴鵬表示：如果一個鏡頭純然為了顯示恥毛，這鏡頭將不獲通過；但如果一個鏡頭，女子在沙灘上漫步，即使露出恥毛，我們會批准。所以有此改變，因為發覺香港人今天對裸體和恥毛的出現，已不以為忤。

但賴鵬這番話却引起執筆朋友的疑問：女人在沙灘上漫步，可以露出恥毛。那麼，男人在沙灘上漫步，是否也可以出現恥毛，甚至露出不文之物？如果祗能見恥毛，不許見性器官，是否可以用黑墨把不文之物塗黑而出現鏡頭？

另一疑問是：基於「男女平等」的原則，女子在沙灘上散步，露出恥毛，可獲通過香港現行檢查尺度，那麼男人應該也可以在同樣「限制」下出現。如果男子與女子同時在沙灘漫步，同時露出恥毛，是否也獲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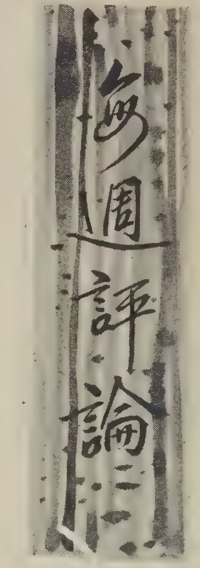
這些疑問，還沒得到答覆。不過，經過賴鵬這一提點，相信今後港製影片，「毛」的鏡頭必然大為泛濫，成為毛的洋洋大觀。

譬如，金髮女郎的恥毛，是否也金色？在影片中會得到解答。有些毛髮特盛的女子，恥毛活像一條天然黑色三角褲子；也有些被稱為「白虎」的女子，却牛山濯濯。不同的樣相，會像「沐浴大觀」那樣，公開在銀幕上展出，祗要安排她們在「海灘漫步」就成。

老萬自問不是保守派，不過，對電檢處容許恥毛出現鏡頭這一「決策」，始終認為找不到法理根據。

如果有一個赤裸的女子或男子，露出恥毛，在海灘上漫步，遇上警伯，她或他會怎樣？

引述一段在「電視露恥毛、港人不為忤」的短評發表同一天刊出的花邊新聞：



由毛江餘孽談到矮鄧

中共十一大收場後，大陸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曾奉命組織由二百至四百人的「代表團」，分批到北平瘟君廟即所謂「毛主席紀念堂」去參觀毛屍。在華國鋒、汪東興、吳德、紀登奎、陳錫聯和李德生等人而言，捧屍「高舉」毛的所謂「偉大旗幟」，並非尊崇毛這個人和甚麼「毛澤東思想」，而是爲了自保。詳細點說，就是現在仍在北平上層掌握實權的一小撮宮廷派餘孽，企圖維持老毛「如在其上」的地位，這樣被宣傳爲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的華國鋒就可繼續維持他的「領袖地位」。華暫時不垮，汪東興、吳德之流也不致在別派壓力下被迫而下台。這個如意算盤，可能在目前還沒有正式受到矮鄧的公開反對，但却不爲文革中失勢近年復出掌權的黑帮份子所接受。在現階段，復出的黑帮份子的人數不僅不少，却絕對多數掌握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實權。

如文革開始前第一個被毛林拉下馬的就是共軍前總參謀長羅瑞卿。這個担任「公安部長」爲時較久，且負責「鎮反」、「肅反」的大特務頭子，保守的估計．大陸同胞被他殺害的至少也在千萬以上。文革期間紅衛兵押着他兩臂扭後成個「飛機型」，脖上掛着個方形大紙牌子，上寫巨型簡體「羅」字，下邊註明「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羅瑞卿」。這個手上沾滿中國同胞鮮血的劊子手，自殺未遂只跌斷了一條腿。此次他再度復出担任「中央軍委負責人」，可能是負軍委實際責任的常委，頭銜可能是秘書長或辦公室主任一類的玩意。試想：一個自以爲對他們的黨和北平政權即他們的「國家」有貢獻的高級特字號幹部重掌大權，那裏會不以百倍的瘋狂，千倍的仇恨，萬倍的凶狠來「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呢？

羅瑞卿如此，其他如鄧小平、李井泉、葉飛、楊勇、傅崇碧等等曾被毛林江一度或兩度打下擂台的黑帮份子，今日重出「衣錦歸位」，又那裏會講究孔孟的恕道而不進行報復呢？現在看他們的報復手段分爲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利用深入揭批查「四人帮」的機會，對文革派大小嘍囉進行毀滅性的打擊。首先是踐踏坐直升機上來的幹部，如靚女吳桂賢、孫健和李素文、姚連蔚之流，一度會是甚麼「國務院」副總理和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挺神氣，可是在十一大前後垮台的垮台，失蹤的失蹤。其次，祗要是曾與「四人帮」掛過鈎，搭過綫，無論是久是暫，是眞是假都是切數難逃。在中共「十·一」突然「下落不明」甚至其職務已另派新人接替的成都軍區司令員劉興元和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等人就屬於這一類。第三步是清算文革初期的歷史舊賬。中共九大上當選中委和候補中委的劉結挺、張西挺夫婦，早在一九六九年冬就已垮台，然前此不久據說經華國鋒批准再送回四川（劉張均爲四川省革委副主任）巡迴批鬥。根據這個例子判斷，當年「五一六兵團」人馬以及與劉結挺、張西挺情況相同的在中共九大上被選入中央委員會之時就是自己垮台之日的黑龍江潘復生、北平聶元梓、山西劉格平、山東王效禹和貴州李再含等人，如果沒死的話，可能不久將來也被重新揪出來加以批判鬥爭。

與文革有關的人，只有北平上層少數人本屬宮廷派，但至今日還沒有被揪出來加以批鬥。這些人現在用華國鋒作爲他們遮風擋雨的靠山，因此，今後黑帮份子必集中力量對華展開攻擊，把華這個最後的一顆大狗牙拔下來，汪東興、吳德等人那就休想不完蛋。

在與文革有關的宮廷派殘渣餘孽花果飄零之際，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江一伙炮製出來的所謂「新生事物」，也已在暗中被淸除殆盡了。就連老毛親自提倡的東西，亦無不正在大力被修正。如老毛說過「政治掛帥」，在科學技術方面做到「先紅後專」和「又紅又專」。然在當前却有「先專後紅」或「只專不紅」的趨勢。在高等學校（包括大學、學院等）招生方面，當前中共雖還未作出最後決定，然初步方針已經確定下來，那就是從今以後高中畢業生可以直接報考大學，不必再經「下鄉鍛煉」這個過程了。這一招最毒辣，因爲「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是老毛提出的口號，如果高中直接上大學，就等於是反駁了老毛「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句話是廢話。諸如此類情形已非止一端，這不就是對老毛開始鞭屍了嗎？由數千萬憤怒的青年來鞭毛之屍，不僅華頂不住，矮鄧也將有一天吃他們的虧。

老毛之腐屍被鞭到一個相當的程度，以華國鋒爲首的毛江派還能不垮台嗎？

毛被鞭屍，華某垮台，大陸會是鄧小平的天下嗎？也未必。因爲矮鄧的班底是以「二野」幹部爲骨幹，然「二野」份子就和當年「四野」幹部中也有人反對林彪一樣，並不一定都能與矮鄧合作。如「二野」份子陳錫聯和「後起之秀」的李德生，不僅不擁護鄧，甚至堅持他們的「宮廷路綫」，寧與華汪之流携手而不和鄧小平集團合作。還有，今日「三野」頭頭許世友、韋國清、葉飛等人，都可以說是「周鄧派」。然許世友的親信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在雲南却與同屬「三野」出身的陳丕顯發生嚴重衝突。結果，陳丕顯只在昆明呆幾個月就調到湖北去。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二十日出版　NO.521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21

由毛江餘孽談到矮鄧
台灣海峽的形勢
蘇聯修憲與新設第一副主席
共黨公然「以夷制華」
達揚神出鬼沒的秘密外界
港督的施政報告
比中子彈更可怖的洗腦術
間諜小說大師雷卡爾



「鹹魚番生，看誰倒霉？」

嚴以敬作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釣鼇 回文

封淑英

長虹落海一絲柔。手下先投月子鈎。
香餌是誰知客問。鈎鼇將去取魔頭。

回讀：

頭魔取去將鼇鈎。問客知誰是餌香。
鈎子月投先下手。柔絲一海落虹長。

逸興

十萬山人

樂水樂山各自然，清江波上坐漁船；
蝦兒釣得隨生放，無友無琴無酒錢。

晚晴

劉軒宇

雨餘日影又西斜，[illegible][illegible]天邊散彩霞。
吹笛牧童騎犢過，農人荷插已還家。

桐葉

梁朗秋

知世皆千先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燒出楓葉紅[illegible]碎。吹散西風片片[illegible]。

前題

卓淡影

知時可報秋來訊。[illegible][illegible]還能[illegible][illegible]珠。
今歲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興言堪從一葉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多君密茂護清陰。傳我蒼[illegible]度[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一首

[illegible]

庭梧搖曳竹[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天意[illegible][illegible]飄葉落，一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深宵愁聽夜烏啼。四野蒼茫眼欲迷。
一片飄然秋漸[illegible]。碧梧留得鳳凰[illegible]。

前題 二首

黃志鴻

涼生金井已先知。院[illegible]驚秋又一時。
倚[illegible][illegible]裝風定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最高枝。
風去庭[illegible][illegible]暮[illegible]。飄然一葉報秋聲。
君王笑指當封弟。[illegible]代猶思骨肉情。

前題 二首

季子

御園偶拾作封皮。知是君王童戲爲。
誰見周公轉遂過。便宜柳子辯文垂。
山房佇榴爐將來。長惹檀楠烟靄培。
蛻後芳心猶篆篆。詩情禪味靜中開。

前題 十首

陳鐵兒

日落楓林映晚紅。碧梧陰影未央宮。
成王亂剪如荊棘。惆悵英雄唱大風。
枝頭羨爾鳳凰棲。紅葉辭時相別離。
萬古乾坤憑正氣。任高千丈亦風吹。
成灰晉上御爐香。飛絮如烟伴玉皇。
莫笑今時千丈落。昔爲丹鳳立朝陽。
楓樹凋傷白露寒。鳳凰飛舞入天安。
不求落者歸根處。秋雨秋風未忍看。
今年八月閏中秋。百尺辭柯不復留。
有見飛天有落地。蟬聲殘門幾時休。
葉落知秋物[illegible]悲。年來心事寫新詞。
翻開樂府梧桐雨。曲曲傳神帝子悲。
已涼天氣太陽收。睥睨乾坤亦不留。
今歲看風如有眼。滿階碧落漢宮秋。
殘秋寄落樹蕭疎。片片含愁景物殊。
一代繁華同一夢。傾城傾國不勝書。
三秋長嘆感何深。滴雨疎疎好句吟。
可有興亡譜一曲。思君本性發清音。
黃花落地襲清庭。再聞聯軍亂帝京。
物換星移天下改。風飄一葉比毛輕。

前題

蕭君亮

葉落知秋至。庭梧影漸稀。蟬聲猶未歇。
鶴夢竟何歸。帶雨蕭蕭下。隨風片片飛。
依[illegible][illegible]半久。不覺[illegible]沾衣。

前題

梁軾昭

蕭蕭秋訊報。蛩韻更清淒。客思驚寒杵。
螢嬌棄瑞圭。影疎蟬已噤。枝老鳳猶棲。
歲閏能相應。知時與蓂齊。

前題

何鏡宇

斜陽矜此樹。終古竟成孤。賜茗吟臣軾。
爲圭贈叔虞。立秋驚乍落。閏月訝相符。
色待回青日。先偵燕至無。

前題

李撫虹

落葉飄庭井。乾坤盡入秋。回頭驚鬢改。
放眼逐雲流。簾外風猶急。窗前雨未收。
頻年歸計左。異地怯登樓。

前題

麥友雲

冷透北窗枕。難當九月霜。吹來一葉小。
想入百年長。爾樹誇資質。人家作棟樑。
爲能支大厦。多被斧斤傷。

前題

前人

不怨知音寡。劇憐別恨深。鄉關時入夢。
風雨一鳴琴。殘片吹庭院。清涼逼枕衾。
相思如可寄。題贈熟痴心。

前題（集唐）

邱堃

時節暗推遷（李　頻）新年改故年（孟浩然）
水涵天影闊（僧可朋）魄滿桂枝圓（太宗帝）
守道安清世（許　彬）精誠契昔賢（權德輿）
從來敦棣萼（明皇帝）桐葉戲仍傳（張　說）

前題

盛獻三

故人訪茅舍。清話長暑夜。打梧疎雨聲。
露月密影傍。轉瞬又秋涼。熏黃辭枝卸。
飄捲入水流。風定向階下。飄遠或歸根。
欲擇無憑藉。榮枯似循環。盡已隨造化。

前題

何顯孫

漫辭冷雨斜陽枝。時節凝珠玉露稀。
金井散飄催意亂。銀牀搖落切心悲。
裁珪莫戲封三晉。閏歲從知增一期。
靈鳳扶疎棲綠蔭。拂檐青簇燕歸遲。

汪集團的吳德仍高叫「批鄧」，把矮鄧與王張江姚並列，從而使文革派繼續像毛在生時一樣主宰大陸政治命運。結果適得其反，文革派成員看不過華汪集團的背叛，羣起反抗；而擁鄧的走資派，特別是槍桿子，地方黨棍則乘機割據反抗，使華汪集團處於兩面夾攻境地，猶如「三文治」一樣，加上羣眾已胆大起來反抗，廠礦生產停頓，鐵路破壞，農民怠耕，糧倉失竊，全大陸到處出現偷呃拐騙，殺人放火的破壞活動。華汪集團在四面楚歌中，權衡利害，不得不與鄧小平勾結。利用鄧小平去替其安定天下。俗語說，一針不能兩頭利，矮鄧復出後，其勢力迅速暴漲，在槍桿子、黨棍、政客的支持下，不要說功高震「主」，簡直對華的地位有如探囊取物。華汪集團利用矮鄧，眞是得不償失。

兩報一刊社論，雖然在文字表面仍寫上幾句吹噓華帮整肅四人帮功勞，捧一捧老毛的「偉大」，但全篇的重點是進行全面整肅四人帮黨羽，其整肅步驟是深入檢查，徹底批判，以期把文革派連根拔掉。這篇社論，顯出自鄧小平文化打手手筆，不然，絕不會提出全面徹底整肅。要是出自華汪集團手筆，儘管提出清查，但還要保留餘地，因爲華汪集團的黨羽，跟四人帮黨羽同出一源，都是在文革中起家，一旦徹底追查清算起來，十個有九個都不能過關，因此華汪集團怎麼愚蠢絕不會搬石頭砸自己的脚，斷了自己的命根。

華鄧勾結，經過一年的鬥爭整肅，四人帮的黨羽仍然頑強反抗，因此社論不得不承認，整肅運動進展緩慢，呼叫「宜將剩勇追窮寇」，把四人帮黨羽徹底根絕。事實上，大陸的混亂情況；絕不像他們想像這麼容易平靖，四人帮黨羽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經十年文革運動的培植發展，像細菌一樣遍佈大陸每一角落，而且他們都是年輕一輩，有戰鬥力，加上潛勢力，儘管進行清洗，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華鄧集團欲要大陸安定，談何容易。

讀者　朱基

（十月七日）

「人民日報」的設備簡陋過時陳舊不堪

北平「人民日報」的各項設備皆屬過時已久，陳舊不堪。

不久前參觀過該報印刷工廠的華盛頓郵報公司總經理葛理翰說，「人民日報」的設備和華盛頓郵報的新式裝備兩相比較，「有如黑夜之與白晝。」「人民日報」印刷廠的其他美國報紙發行人也莫不感到「他們有如退回到另一個時代」。「人民日報」祇有一間「很小的」印刷廠。兩部印報機，和美國的現代設施兩相比較，有如黑夜之與白晝。第一部印報機印前四版，第二部印報機印另外兩版，「人民日報」總共祇有六個版面。

印好的報紙再送郵局，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份堆在一起，再用手一份份套好，然後才能分送到讀者手中。

這份中共機關報「沒有競爭的對手」。「這是份中共的正式機關報，經常首先刊出重要社論、中共政治局名單和來訪的外國顯要活動的消息」。何以一直祇有六個版面呢？

葛理翰說：「每個人都發現，多於六個版面的時日裏，塡滿六版已算是不容易了。」在毛澤東死亡前的時日裏，塡滿六版已算是不容易了。儘管該報社論誇稱報紙已有了新的改變，但事實並非如此。

報導愈來愈短，不過讀者投書和彩色圖片比以前要多些。該報誇張發行五百五十萬份，比五年前告訴英國記者訪問團的數字多出兩百萬份。

不過，「人民日報」編輯的做法似「乎他們從來沒有聽到過截稿時間這個名詞。一名中共頭頭，五年前就說過，「人民日報」有時是早報，有時又是晚報。而今天，正如外國訪客說的要想上午看到報紙已不太可能。

萬人意見

鄧小平集團「宜將剩勇追窮寇」欲把文革派趕盡殺絕斬草除根

華汪黨羽跟四人帮黨羽同出一源清算起來大家一鑊熟

編輯先生：

十月六日中共兩報一刊發表聯合社論，題爲「把揭批『四人帮』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該文一開始就說，所謂「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領導我們一舉粉碎了王張江姚『四人帮』，打垮了以『四人帮』爲代表的新老資產階級妄想扭轉革命航向的陰謀，推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車輪滾滾向前。滿天烏雲，一掃而盡，祖國大地，又是陽光普照」該文強調：「淸查工作要抓緊。對於『四人帮』及其餘黨組織的資產階級帮派體系一定要徹底摧毀，對於同『四人帮』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一定要徹底淸查。由於堅決執行黨的政策，依靠廣大羣眾，孤立和集中打擊『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黨，淸查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這方面的任務沒有完。還有少數地方和部門領導仍然落後於羣眾，運動進展緩慢，這種情況必須迅速改變。在運動搞得比較好的單位，也還要把淸查工作做深做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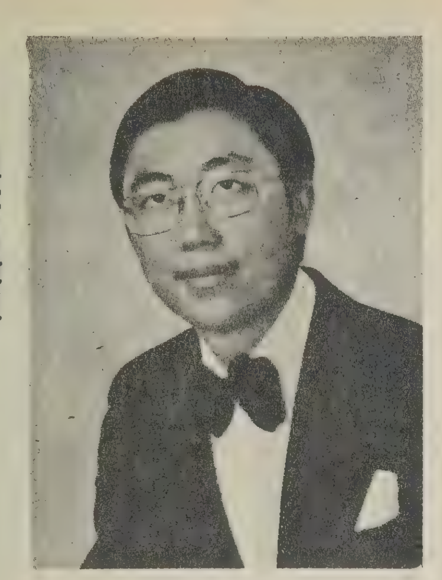
「批判更要抓緊，對『四人帮』是不是心慈手軟，不僅表現在是不是抓緊淸查，而且表現在是不是抓緊進行批判。『四人帮』不打不倒，打倒了不批判，他們的流毒影响也不會消失。如果不徹底批判，『四人帮』這一套反革命修正主義思想路綫，祇要時機條件適合，還有可能死灰復燃，還會出現馬天水、于會泳、遲羣、張鐵生、翁森鶴、陳阿大式的人物，還會鬧『地震』。因此，一定要把大批判搞好，從路綫上、理論上深入批判『四人帮』，徹底肅淸『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它比之淸查工作是更艱巨更長期的任務。正因爲這樣，我們『除四害』的工作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差得還多，還要作更大努力。」

華國鋒集團整肅「四人帮」後，整整一年，仍然不能把四人帮黨羽肅淸，可見「四人帮」勢力之强大。當華汪集團把王張江姚拘捕時，對四人帮黨羽曾採取安撫政策，不敢進行全面開刀，所以一段時期，四人帮的地方頭頭，仍掌握實權，如上海的馬天水，曾在上海的打垮「四人帮」慶功大會上亮相。後來，四人帮的黨羽全面反擊，鐵路終斷，內鬥此起彼落，使華國鋒集團防不勝防，難於應付，儘管進行「軍管」，但也無濟於事，最後不得不與鄧小平妥協，借助鄧小平與地方軍人之力，才把四人帮黨羽的反抗稍爲壓下來。

由於四人帮黨羽不單是地方上的黨政幹部，最要命的是掌權的槍桿子，華國鋒祇能動了地方的黨政頭頭，但動不了軍閥，如南京丁盛、安徽宋佩璋、甘肅冼漢恒，以及最近失勢的成都劉興元，要不是鄧小平把這些槍桿子搞掉，華汪集團所面臨的困境是無法想像。不過，雖然華汪集團得鄧小平帮了大忙，但所付出的代價是極之慘重。原先華汪集團以爲擊敗「四人帮」後，四人帮的黨羽會服從他們，因爲他們畢竟是文革派成員，彼此一家，所以在打倒「四人帮」後，華

紀念陳孝昌助學金

萬人傑往台北主持頒贈儀式每名台幣八千元



陳孝昌遺照

本學年紀念陳孝昌助學金得獎名單，經由評審委員會評定，本月中旬在台北舉行頒贈儀式。

本刊社長萬人傑親往台北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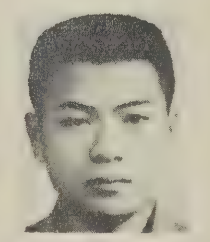
紀念陳孝昌助學金頒發的對象，是在台灣地區大專院校在校就讀之清寒優秀學生，好學向上，品德兼優，經由就讀學校根據成績及操行考核推荐申請，最後由有關單位代表組成的評審委員會本諸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評審後核定。每年撥發一次，每人可獲新台幣八千元。本來名額為十三位，今年因海洋學院未有符合申請條件者，故減為十二名。

紀念陳孝昌助學金的主要意義，是鼓勵清寒好學的優秀大專學生，發揮光大陳孝昌辛勤好學苦讀的精神，帮助有為的青年上進，以結合國家作育英才的教育政策。另一方面是陳孝昌父母將對子女的愛心推己及人，使接受紀念陳孝昌助學金的優秀青年，感受到天下父母的愛心而激發孝思，宏揚孝道，使我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歷久而彌新，實具有深遠的啓示。

今年獲得紀念陳孝昌助學金的十二名優秀大專學生名單如下：

洪永華 二十歲，福建同安人，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學系三年級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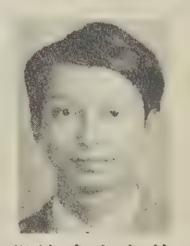
林景寬 廿三歲，台灣雲林人，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化學系三年級學生。



柳金章 廿一歲，台灣嘉義人，國立交通大學電信工程系二年級學生。



余昌裕 廿一歲，福建永春人，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系三年級學生。



鄭明和 廿一歲，台灣苗栗人，國立成功大學造船工程學系三年級學生。



吳佩學 廿一歲，台灣嘉義人，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二年級學生。



李恒祥 廿一歲，台灣基隆人，私立東海大學工業工程學系三年級學生。

莊輝煌 廿一歲，台灣高雄人，私立中原理工學院建築系三年級學生。



張止善 廿一歲，浙江江山人，私立逢甲工商學院建築系三年級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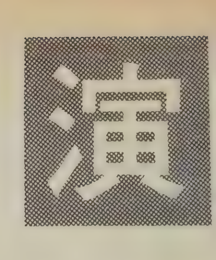
陳志臣 廿三歲，台灣嘉義人，私立淡江文理學院工程學系三年級學生。



劉光新 廿一歲，湖北黃岡人，私立中國文化學院電機系三年級學生。



劉致誠 廿一歲，河北荻苑人，私立大同工學院化學工程系二年級學生。





黎東方

了將軍級的官職，以前，於取得荊州南部之時，他只不過是一個「中郎將」，地位在將軍與校尉之間，而職務是專管長沙、零陵、桂陽，三個郡的賦稅與軍粮。辦公的地點是在衡陽，不在公安城。

劉備帶了龐統、黃忠等人去益州，把公安城的後方事務，交給了趙雲，叫諸葛亮留在江陵，輔佐關羽。張飛仍在宜昌附近的宜都郡當太守。劉備打不下雒縣（廣漢），調張飛、趙雲與諸葛亮西上。這三位，分兵兩路，席捲了川南川北，與劉備在成都郊外會師。（劉備在這個時候，已經打下雒縣。）

取得了成都，劉備給予諸葛亮以相同於關羽張飛二人的賞賜：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銅錢五千萬。劉備而且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兼「署左將軍府事」。把所謂左將軍府，亦即劉備自己的司令部交給諸葛亮代拆代行。

劉備離開成都，與曹軍爭漢中，其後去夷陵，替關羽向孫權報仇，都是叫諸葛亮留在成都當留守。

在這兩次出征之間，劉備在「建安二十六年」（曹丕黃初二年，西元二二一年）四月丙午日稱帝，改元「章武」，叫諸葛亮作丞相。六月，張飛被部下殺害；遺留下的遙領司隸校尉榮銜，也被劉備送給了諸葛亮。

劉備在七月沿江東下，於次年閏六月兵敗回川駐在魚復縣白帝城，改稱魚復叫永安。他得了痢疾的病，又加上了「併發症」，醫不好，自己知道快死，就派人把諸葛亮召來永安城，託孤給他，請他扶助阿斗劉禪繼承帝位。

這時候，阿斗的年齡是虛歲十七歲。

劉備寫了一封遺書給阿斗，叫阿斗「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弗爲」；又叫他勤讀漢書與禮記；有了閒功夫，就不妨劉覽諸子，尤其是「六韜」（兵書）與「商君書」。劉備聽到說，諸葛亮曾經用親筆抄了申不害、韓非、管仲的作品以及「六韜」，叫人帶給阿斗去讀，可惜這些手抄本都已經在中途被遺失了。劉備告訴阿斗，這些書不妨另外再求一份。

這一封劉備的遺書、裏面有幾句十分重要，而人人可以受用的話：「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換句話，不僅以力服人，不能叫人心服；才幹高強，也不見得可以服人。能服人的，是賢，是德。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劉備向他的兒子阿斗坦白承認自己一生的作爲，不配當兒子的模範。他寫下這七個字：「汝父德薄，勿効之。」

他要阿斗與其他兩個兒子劉永劉理，不僅要以諸葛亮爲師，而且要以諸葛亮爲父。（劉永這時候，在劉備身邊。）

劉備於臨終斷氣以前，向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劉備又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兩句話，是多餘的；而且說得太不應該，叫諸葛亮如何吃得消？（諸葛亮度量大，不計較劉備的這兩句話。換上一個人，例如司馬懿，就一定會有很不好的反應：「你既然不相信我，我又何必爲你與你的兒子出死力呢？」）

我認爲，劉備的確於信任之中，帶了一點不信任的意思。他把阿斗不僅託給諸葛亮一個人，同時也託給李嚴。李嚴被劉備提升爲尙書令兼都護軍，鎭守永安，「統內外軍事」，分掉了諸葛亮軍政兩方面的大權。

劉禪在五月繼位以後，改這一年章武三年爲建興元年，他對諸葛亮很好，封諸葛亮爲武鄉侯，不久又叫他兼領益州牧，丞相的官職仍舊，一切大小的事務，都交給諸葛亮處理。

這時候，蜀漢對東吳的和解，尙未成熟，內部又有四個郡一齊叛亂。是那四個郡呢？昆明與晉寧縣一帶的益州郡；雲南省保山一帶的永昌郡；西康與四川西南的越南郡；貴州安順一帶的牂柯郡。

叛亂的首領，是益州郡的土豪雍闓。他把本郡的太守張裔捉住了，押解到東吳去，向孫權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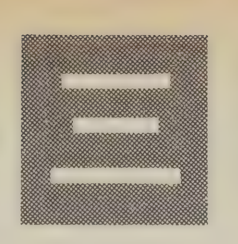
雍闓叫他的一個在永昌郡的姓孟名獲的徒眾，用造謠的方法煽動各地的邊疆民族：夷人、叟人，等等。

謠言的內容是：「官家要你們繳納三百條黑狗，必須胸部及其以上完全烏黑。官家又要你們搜集『滿腦』（瑪瑙？），不能少於三斗。第三項的徵收之物，是『斷木』三千根，每根不能少於三丈。」這『斷木』是當地的土產，却沒有長過兩丈的。

於是，各地的夷人叟人，感覺到繳不出這三項貢品，一定要被處罰，倒不如索性造反，亦許可以僥倖獲勝。

諸葛亮處在這內憂外患之中，一點兒也不手忙腳亂。他先把對東吳的外交辦好。到了建興三年，才下手平定那叛亂的四郡。

他自己帶了得力的部隊，渡過瀘水，把雍闓等人及其徒眾打平，殺掉雍闓與越雋郡的夷王高定。孟獲被諸葛亮捉了又被諸葛亮放走，最後終於又被捉住，諸葛亮又叫他走，他死心塌地投誠，不肯再走。漢晉春秋把孟獲屢次戰敗而終於投誠的經過，擴充爲十分熱鬧的「七縱七擒」的故事。



曹丕沒有行政草事才幹

曹丕這個人，除了會寫寫無關宏旨的文章以外，沒有什麼行政的或軍事的才幹。劉備曾經在託孤給諸葛亮的時候，向諸葛亮說，「君手十倍曹丕」。劉備的這句話，沒有錯。

他在內政上全靠華歆王朗等人，本身毫無創見。他有了時間就常常去打獵。一名姓戴名陵的長水校尉勸他不可如此，他一怒便把戴陵關在牢裏，處以無期徒刑（比死刑輕一等）。

他的所謂武功，只是征伐了孫權兩次，而兩次均無戰果。第一次在黃初三年十月，三路出兵：叫曹休帶了張遼與臧霸，進兵（安徽和縣西南的）洞口；叫曹仁打（安徽無爲縣東北的）濡須，叫曹眞帶了夏侯尙，張郃，徐晃，圍攻孫權的南郡首縣江陵。這三路，都被孫權的將領擋住：呂範擋住曹休；朱桓擋住曹仁，諸葛瑾與潘璋、楊粲擋住了曹眞與夏侯尙、張郃、徐晃。

曹丕第二次對孫權用兵，是在黃初六年十月。他御駕親征，到了（江蘇江都的）廣陵，渡不了江。這一年冬天天氣極冷，江水一部份凍成冰，曹丕的水軍無法航行他們的兵船。曹丕所能做的，只是：把十幾萬兵陳列在長江北岸，把旌旗排成了幾百里，嚇唬嚇唬孫權而已」。

其實，孫權不是一個他可以嚇唬的人。當年，他的父親曹操，帶了號稱八十萬的大軍，也不曾嚇唬倒了孫權。

漢吳同盟的盟書，全文被保存在三國志孫權傳裏面。這是一篇極有趣味的「原始資料」。

盟書首先叙述漢朝的「皇綱失叙」，以致「國柄」先後被董卓與曹操刼奪，而曹操死了以後，大權傳給了曹丕，曹丕「偸取天位」篡了漢朝。曹丕死了以後，又有曹叡這個「公魔」繼續作惡，「阻兵盜土」。當年高辛氏征討共工，虞舜征討三苗，現在，滅掉曹叡與捕捉他的徒黨的責任，不由漢、吳雙方來担負，有誰能担負呢？

因此，漢吳雙方必須先立一個盟誓，聲討曹叡的罪惡，同時把曹叡的土地「奪」去，由吳漢雙方分掌，讓曹叡統治下的各地區人民，知道他們將要屬於那一國。漢吳雙方雖則是已經互相信賴，却也不可沒有書面的約定，說明曹叡的土地如何分割，以免將來於勝利之後發生誤會：「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

盟書最精彩的一段，是關於諸葛亮的一段。它讚美諸葛亮，而沒有一句話提到吳國的丞相或漢吳兩國的國君。這是中外古今任何條約所沒有的特殊文字：「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

盟書的作者，或孫權本人，之所以如此推崇諸葛丞相，原因是：發起這個盟約的不是別人，而是諸葛丞相。

盟書的主要部份，是下列幾句：「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雙方一致對魏。至於雙方彼此之間，當然應該「互不」侵犯：「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

倘若有一方違背誓約，做出對不起盟國的事，該怎麼辦？那就只得信賴「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極」。

當時的人們，極大多數信神，不像今天有些國家的朝野上下，嘴上離不開上帝，而一肚子裝滿了出賣盟友，男盜女娼的壞心眼，把朋友看成沒有飯吃的「窮親戚」（poor relation），把敵人看作分十可愛的未來顧主（potential customers）。

中國在春秋時代，諸侯之間有過若干次的盟約。其後，在唐宋之時，也有過若干次對番邦的盟約。然而沒有一次，同盟者彼此之間眞能有始有終，信守盟約到底，像這一次建興七年（黃龍元年）的漢吳盟約的。我們再查查西洋各國的歷史，也絕對找不到一次有始有終的同盟，足與漢吳的同盟媲美。

在締結了這盟約以後，孫權把國都遷回了建業，叫陸遜陪太子孫登留守在武昌。爲什麼呢？因爲他不再以蜀漢爲假想敵，而改以曹魏爲唯一共同敵人。他必須把大本營搬回建業，以便專心攻打曹魏的「合肥新城」，同時也是爲了加強江東的防守。

可惜，諸葛亮活不了幾年，便積勞病故。諸葛亮倘若多活幾年，一定可以與東吳密切合作，東西兩方同時北伐，獲得更輝煌的戰果。曹叡和司馬懿對付諸葛亮一人，已經十分吃力；倘若又要分兵在東邊抵擋孫權的長期攻勢，很容易一敗而不可收拾。

諸葛亮在締結漢吳盟約之前的兩年，建興五年，就開始了北伐，一直打到了建興十二年，不會休息（雖則有時候要屯兵、運粮、種粮，不是天天交鋒）。孫權這方面，也確是不斷的給予他以呼應。

上帝有靈，爲什麼要叫諸葛亮在僅僅虛歲五十四歲之時，便病故了呢？這眞是「天道難知呢！」

（廿六）諸葛亮北伐

諸葛亮是在帮助劉備拿下了成都以後，才在劉備下面獲得

的，說辦就辦，你馬上就打電話。」

陳伯達說無可奈何，起身給莫洛托夫打一個電話，當時只答覆請示再說。

毛澤東苦笑道：請客要得到客人批准，總也算是少有的事。」

陳伯達說道：「主席最好不要談這件事，免得引起意外麻煩。」

停了兩個鐘頭，莫洛托夫回了電話史大林已經批准，換文之後毛澤東可以設告別宴，史大林可能出席。

毛澤東聽了電話頗爲愕然，說道：「我請客主客便是史大林大元帥，他如果不出席，我還舉行甚麼告別宴，不如乾脆有請客也有告別，留回去算了。」

陳伯達低聲說道：「主席放心，史大林大元帥一定會出席。」

陳伯達說道：「史大林大元帥一身繫天下之重，平日行動非常小心，照我的看法未說一定出席宴會，主要還是爲了保密。」

毛澤東說道：「對我們還保密。」

陳伯達說道：「對誰都要保密，這是聯共的習慣。」

毛澤東說道：「我們也一向保密，不過，還是分別對象，不能對任何人皆保密，不，這些事我們管不了，也就不願管了。」

第二天正式舉行換文，周恩來與維辛斯基各自簽了字，然又握手致賀，儀式便算完成。周恩來聽到維辛斯基口口聲聲喊周外長，心裏實在滿不是滋味，但又不怒形於顏色，仍然要滿臉笑容答應。

接着就是毛澤東的告別宴，所請的是蘇俄黨政重要官員，名單也由莫洛托夫送來。

毛澤東，周恩來也不敢問史大林來不來，恐怕洩漏了機密，只能在門首等候迎賓，客人差不多到齊之後，突然有幾輛黑色大轎車疾馳而來，毛澤東坐過這種車，知道都是政治局委員以上的大人物，果然先跳下來的是馬倫可夫，接着是貝利亞，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最後下來了五短身材，一雙鷹目，使毛澤東看見戰慄的史大林。

史大林一下了車，馬倫可夫等人自動排列兩行，宛如清代站班，毛澤東就要過去握手，莫洛托夫伸手攔住，一直到史大林走到面到，毛澤東才有機會同他握手。

接着，周恩來，陳伯達都過來深深鞠躬，史大林也伸出手同他們握了一握，然後就在一羣簇擁下進了客門。

已到的客人見史大林進來，一齊舉手拍掌歡迎，史大林也伸出手向周圍揮了一揮，算是答應。

毛澤東陪着史大林到沙發生下，親自奉上一杯酒，史大林却用手擋了一下，未接，另外一個警衛送上了一杯自帶的水，遞給史大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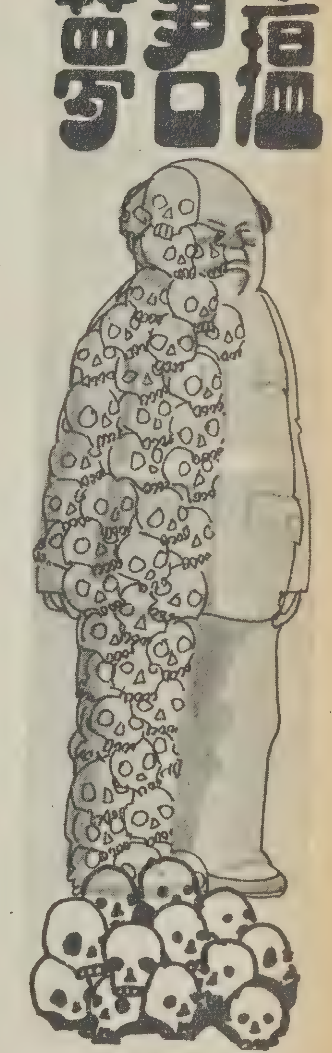
毛澤東此時在衆目睽睽之下，眞的有地縫都能鑽進去，獲幸史大林接過水杯，向毛澤東舉了一舉算是碰杯，毛澤東連忙站起來，把手中的酒一飲而盡，史大林也是放在唇上沾一沾，接着就起身與毛澤東，周恩來，陳伯達握手告辭，其他一羣政治局委員，除莫洛托夫之外，也都過來握手，然後到門首排成兩行，在史大林上車之後也魚貫上車似一陣風吹去。



養得熟嗎？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周恩來無可推辭，只好安排一下，飛去莫斯科，與蘇俄新外長維辛斯基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項條約未提到蘇俄軍隊駐旅順大連的事。簽署條約之後，莫洛托夫當晚來看毛澤東，周恩來與陳伯達皆在，見面之後，莫洛托夫問道：「今日簽署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未提到旅大地位問題，所以我要來同三位商量一下。」

毛澤東問道：「旅大地位有什麼問題？」

莫洛托夫說道：「在目前情況下，紅軍實不能撤出旅大，美帝一定與日本配合進攻，所以紅軍駐旅大，實在是保衛中國東北。」

周恩來笑道：「這一點中國人民都明白，也都非常感激紅軍。」

毛澤東說道：「其實如果沒有偉大的蘇聯，也沒有這麼多的社會主義國家，飲水思源，沒有人不感激蘇聯，感激史大林大元帥的。」

莫洛托夫說道：「中國同志當然明白這一點，但資產階級國家，未必明白，即使明白，也要造謠。」

毛澤東說道：「副總理同志，資產階級造我們的謠已經造了幾十年，其它幹什麼。」

莫洛托夫說道：「是又不然，過去資產階級造謠毫無憑據，完全是自說自話，現在蘇聯紅軍實在駐在旅大，變成了鐵證如山，敵人再攻擊，我們辯也無從辯了。」

周恩來不知莫洛托夫此來眞意何在，不敢接腔，只是看毛澤東。

毛澤東也不明白史大林究竟打什麼主意，問道：「副總理同志，依你的意見怎麼辦！」

莫洛托夫笑道：我哪有意見，這是史大林大元帥的意見。」

毛澤東說道：「這更沒得說了，史大林大元帥的意見，就是命令，我們一定遵從。請你說出來吧！」

莫洛托夫說道：「史大林大元帥希望由你們那邊寫一項照會，請求紅軍留駐旅大，然後我們這方面復文表示同意，以換文方式將此一問題規定下來。」

毛澤東說道：「這個辦法好得很，恩來同志，你馬上就寫一個照會交給副總理同志，問題就解決了。」

莫洛托夫擺手道：「不要交給我，這是外長的事，由周外長致維辛斯基外長。」

毛澤東說道：「好的，好的，我要恩來同志馬上就寫，明天一定送到。」

莫洛托夫說道：「就這麼說，我馬上回去向史大林大元帥復命。」

送走了莫洛托夫，毛澤東回到房內憤憤把帽子向床上一摔，說道：「石友三是好樣的。」

陳伯達一頭霧水，周恩來也莫名其妙，不知怎麼扯到石友三頭上去了。

毛澤東喘了一口氣，說道：「你們記不得石友三在抗戰初期說過幾句話：『未當過漢奸的不知道當漢奸的苦，當過漢奸的，王八蛋還當漢奸。』這眞是聖人之言。」

陳伯達，周恩來都不敢接腔。

毛澤東又說道：「我們張口就罵汪精衛是漢奸，但汪精衛從來也未有寫信給日本人，要求日本人佔領我們的領土。」

周恩來也忍不住了說道：「不但沒有要求日本軍留住，佛海他們還天天逼日本撤軍。」

毛澤東說道：「所以了，恩來同志，你比不上佛海令兄，我也愧對汪先生。」

陳伯達急了，說道：「主席，談談別的吧！」

毛澤東問道：「說什麼？」

陳伯達說道：「雙方換了照會後，一切問題全部解決，我想在動身回國之前，應當舉行一次宴會。」

毛澤東問道：「到底給不給我走，如果告別宴也舉行了，我還在莫斯科，不是又成爲世界頭條笑話。」

陳伯達說道：「主席有此顧慮，可以問問莫洛托夫副總理，如果他答應了可以行告別宴，當然是准我們走了。」

毛澤東說道：「可以，你馬上打電話莫洛托夫，問問他的意見。」

陳伯達說道：「不如明天打了。」

毛澤東說道：「不成，我的性子急，你是知道

受挫折，迨理鳴抵省時已不及挽救，幸新軍領袖多為知友，經理鳴痛哭陳詞，大局始平。隨後任湘桂聯軍督戰官，出發武漢，任鄂軍政府秘書。並代表黎元洪赴南京商組織政府事，被選為臨時參議院議員，選孫中山先生為臨時政府大總統。民元南北和議成，孫先生推袁世凱為第二屆臨時大總統，黎元洪副之，理鳴見袁氏所提閣員名單後份子複雜，迭電袁指正，措詞激烈，黎恐袁誤會，特電請撤消其代表。後為袁多方籠絡，不為所動。宋教仁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得譚之協贊特多。正式國會成立，當選為眾院議員，在議院評論興革，甚著聲譽，對袁之措施如大借欵案，抨擊尤力。

民二教仁被刺，袁氏陰謀暴露，理鳴力主討袁，並與蔣翊武回湘策動，乃有二次革命之舉。失敗後隨孫中山先生赴東京，助其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任湘支部部長，收羅幹部，厚集革命力量，續派同志入湘活動。民四籌安會起，袁氏稱帝，理鳴在日聯絡華僑學生，開會反對，發表宣言，聲罪致討。袁派蔣士立携鉅欵赴日收買黨人和學生，並組籌安會。理鳴密遣其門人吳梅先監視他，於某日大風雨之夕闖入蔣士立的寓所行刺，連擊三槍，雖受重創惜未斃命！日警大搜兇手不獲，旋偵知係吳所為，立即通緝。而吳已設法藏匿，卒得逃避警探耳目，秘密逃回上海。日政府以此事發生於其輦轂之下，有損其威信及其聲譽。駐日公使陸宗輿復迭奉袁的密令，嚴詞交涉，偵騎四出，大事搜索。中華革命黨同志先後被傳訊拘押的達百人。旋偵知吳係譚的門下，乃捕理鳴，百般威逼凌辱，不給臥具和飲食，理鳴據理力爭，斥其野蠻，終以不得口供釋出，然已被扣押十四日，出獄竟臥病月餘！

趕走湯薌銘及傅良佐

民四年雲南舉義討袁，理鳴奉命以特派總司令主持湖南黨務軍事，率同志多人返滬計劃進行。湘督湯薌銘為袁爪牙，封侯爵，性嗜殺，時人稱他為「屠夫」！黨人死於其手者無算！理鳴在滬與龍璋、周震麟等計議，非誅鋤此賊不可。時南方諸省相繼獨立，湯薌銘見袁勢日孤，為緩兵計，由其先派人就理鳴婉商，請勿操之過激，俟有機會當迎湘人返湘主政，並以保證其安全離湘為條件，但事實上則殺戮黨人如故。其時理鳴已派廖湘芸、楊天鵬諸同志入湘，謀起事。佈置尚未就緒，不料藏於日豐洋行的炸藥失慎；廖、楊等見事急，乃先發制人，率數十同志，各懷炸彈猛攻督署，甫入頭門，門即閉，廖楊等知已有備，奮勇攻其守兵，炸死數十人，奪門而出，終以眾寡懸殊，死難者二十餘人，楊天鵬等並受剖腹挖心之慘！

理鳴聞耗，悲憤填胸，立偕龍璋赴漢，續遣同志入湘，並願親往指揮，為同志勸阻。湯薌銘以民氣不可抗，乃欲假借獨立，圖緩和局勢，理鳴則謀之益急！湯見大勢已去，卒棄職宵遁。袁世凱死後，譚延闓以克強之推薦，復主湘政，湘局粗定。理鳴啣承孫中山先生同意，創立正誼社本部於長沙，設支分部於各重要縣市，推龍璋為社長自己為副，團結同志，推進黨務。督軍團在津倡亂，繼以張勳復辟，湘省軍民主張北伐，當局頗為持重。譚氏創辦「明恥日報」，取明恥教戰之義，以于若愚任總編輯，楊腴秋、龍戒子等為編輯，鼓吹出師北伐，議論激烈。其次社論將反對北伐的某廳長等，指為北伐的障碍物。因觸其怒，欲封報館，捕主筆，經湘軍師長陳復初，旅長林修梅等派兵至報館保護，始告平息。段祺瑞討平復辟，黎元洪復位，任傅良佐督湘，譚延闓去職。譚理鳴與趙恒惕、林修梅、劉建藩等密商零陵獨立事。並派廖湘芸隨周則范赴湘西策劃響應，己則赴滬陪孫先生南下護法。旋奉和為湖南檢閱使，由粵入湘，部署軍事於湘西，聯呈張學濟、田應詔、周則范、林德軒各部隊，與入湘黔軍盧燾部建立聯軍。與零陵獨立的湘軍各部形成犄角之勢，戰敗北軍王汝賢、范國璋等部、傅良佐逃走！民五至民八年間，孫先生命理鳴策劃討桂軍事。民九年冬，粵軍回粵，桂軍敗退，軍政府解體，孫先生重蒞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理鳴，隨往贊襄機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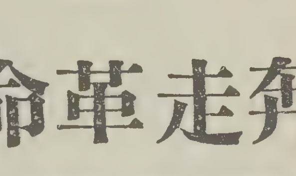
解鮑羅廷除汪兆銘

民十年五月，孫先生就非常大總統職，任譚振為總統府參議，兼法制委員。七月廣西底定，孫氏由粵入桂，督師北伐，設大本營於桂林，派理鳴負責黨務，並先後遣同志多人回湘，籌設黨部，宣傳北伐意義。翌年以後方受陳炯明掣肘回師，改道北伐，駐節韶關，理鳴則因其他任務赴滬。隨後奉命着手起草改組國民黨黨章，同時驅逐了徐世昌，使黎元洪復職，國會重開，於是有法統之爭，侵假而有曹錕賄選。理鳴口誅筆伐，伸張正義，與萬惡的軍閥官僚奮鬥，不遺餘力。

民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理鳴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旋為漢口執行部常務委員，辦理湘、鄂、陝、甘黨務，親赴漢口設執行部於日租界，為鄂督所聞，即遣監視，郵電亦被檢扣。理鳴以發展困難，乃返湘暫住。十四年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理鳴即離湘赴平祭奠。同年秋，大本營元帥胡漢民，粵軍司令許崇智協力削平了楊、劉而底定廣東，成立國民黨政府於廣州，以汪兆銘為主席。汪則利用俄顧問鮑羅廷以自固，中樞遂被共產黨徒把持，先後發生廖仲愷被刺、胡漢民、許汝為被刧持排擠以去。當時理鳴由上海偕同居正、張繼、鄒魯、林森、戴季陶等北上，與留平同志于右任等就孫先生靈前，召開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全體會議，發表清黨宣言，主張與共黨分離，解除鮑羅廷顧問之聘，並開除汪兆銘等黨籍。

民十六年寧漢分裂之局復合後，乃有特別委會的設立，理鳴任宣傳部長。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理鳴被選為立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一二八」事件後，又被選為司法院副院長；其後出洋考察司法，抗戰軍興，政府遷渝，理鳴以中央監察委員兼為國府委員。但其體質素弱，入渝後氣候不適，漸羅哮喘之疾，纏綿數載，日趨沉重。卅四年倭寇乞降，遂飛滬就醫，卒以沉疴太深，醫藥費常告不繼，竟於卅六年四月十八日，病逝滬寓，得年六十有三，遺言歸葬長沙岳麓山。身後蕭條，衣棺殯殮之貲，亦由同志臨時籌嚴；遺子女十三，男四，女九，多未成年。

譚振 一生奔走革命



胡蒼之



在辛亥前後的革命洪流中，有許多無名英雄是不爲外界所熟知的。就拿譚振來說吧，便有不少人對他感到陌生。其實，他在辛亥一役，奔走艱難，出死入生，不遺餘力的。

幼孤憤常發革命理論

譚振、字理鳴，原名道讓，淸季因革命被通緝始改現名。他以淸光緒十一年，出生於湖南桃源縣大田鄉，幼時甚聰慧，十四五歲時已博覽羣書，剖晰精微。但十六歲時，父母相繼逝世，刺激甚深，發爲孤憤！時値庚子之變，舉國騷然。淸政腐敗暴露，理鳴目擊時艱，深信非推翻滿淸不足以言圖存。熱血沸騰，常就廣場向民衆講演淸廷辱國，聲淚俱下，偶遇不平事，輒挺身爲弱者助。有楊某者見而異之，求與結交。楊固豪俠之士，爲當地秘密會黨的魁傑，聲聞遐邇，黨徒頗衆，以理鳴革命主張與該黨反淸復明的本旨相符，願受部勒。

理鳴十八歲入本邑小學，識同邑之宋教仁，志同道合，相交莫逆；並密結同學多人，日夕研討革命計劃。時黃克強在湘組「華興會」，密謀舉義，以宋、譚爲湘西的負責人。十九歲入常德府中學肄業，因常復發表講演，發揮救國必須革命的理論，慷慨激昂，淸吏側目。武陵令廖某，欲捕理鳴以邀功。常德府守龔湘西學務總辦朱某愛其才，僅以開除學籍了事。理鳴離校，後以通俗之文「死裏求生」爲題，闡述革命理論，由同志分抄，遍貼通衢，聚而觀者途爲之塞。於是譚道讓三字幾於婦孺皆知。事爲武陵籍某顯宦所揭發，幾興大獄。理鳴乃改名走上海，而府縣均因此受處分。

藉監獄掩飾聯絡同志

翌年東渡日本，入東京文學院，時黃興謀以「華興會」在湘發難，密訂十月十日，在省垣大舉，並分瀏陽、衡州、常德、寶慶五路策應。宋教仁負常德一路之責，因約理鳴回里協助，不幸失敗，乃暫匿鄉間，是年與宋之晤女士結婚。旋以官廳追捕，復東渡日本。旋而「華興會」與「興中會」合併，在孫中山先所領導下成立「同盟會」於東京，爲指揮中國革命統一組織。克強則在瀏、醴、萍發難，理鳴奉命回湘協助，預爲策動。抵長沙後，一面聯絡新軍與各校學生，一面盡力宣傳，曾化裝在市上販賣民報。當時湘學界主張公葬爲取締規則風潮蹈海而死的革命先烈陳天華、姚宋業於岳麓山，跟頑固派紳士鬥爭甚烈。省吏左袒頑固派，壓制學界，幾釀暴動。理鳴不顧一切，奔走呼號，誓不屈服，益遭法吏之忌，下令逮捕，幸獲警界同志密報得免，乃重赴日本。而黃興所發動的瀏、醴、萍之役，亦告失敗！

光緒三十四年，理鳴復奉命返長沙謀再舉，以事機不密被逮，臬司某主張嚴辦，鞫訊時諸形羅列，逼供同黨，期爲一網打盡，譚則滔滔抗辯，泰然不屈；學使某愛其辯才，力爲斡旋，乃以終身監禁繫長沙獄！他以獄中除吟咏外，並以革命大義向監犯人宣傳，受其感化者甚衆。他更利用監獄爲掩護，與外間同志聯絡，漸爲省吏所聞，屢施搜查，提訊迄無佐證，因遞解桃源縣獄，嚴加戒備。但桃源爲其原籍，人地更熟，進行工作較長沙獄尤爲順利。外間同志如劉復基、蔣翊武等時來探視，對外間活動情形，亦瞭如指掌。

辛亥出獄即參加討袁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理鳴得訊，即在獄中與外間同志密謀部署湘西軍事。九月長沙獨立，同志焦達峯、陳作新被舉爲正副都督，急電桃源縣護送理鳴入省，共商大計，遂獲自由。計被捕入獄已四年矣。湖南獨立旬日，忽起劇變，焦、陳兩督爲新軍某部所戕。常德亦發生巡防軍慘殺同志事件！革命頓

個舞台演至另一舞台，簡直成了六〇年代的萊地嘉蘭了。

一九六四，她主演舞台劇「妙女郎」，簡直演活了該劇的女主角——芬妮布萊絲。六八年，「妙女郎」搬上銀幕，主角當然非她莫屬，佳評如潮，轟動一時，並且因此獲得了一座奧斯卡后冠。六九年，主演第二部影片「俏紅娘」，飾一典型的三八媒婆。七〇年「姻緣訂三生」成績平平。另一部「俏寃家」中，巴巴拉飾一嘮叨妓女，和作家（佐治席格飾）相戀事，頗受歡迎。七三年和賴恩奧尼路合演「愛的大追蹤」，演一喜劇片。七三年的「往日情懷」，飾一熱衷政治的激進份子，十分感傷的劇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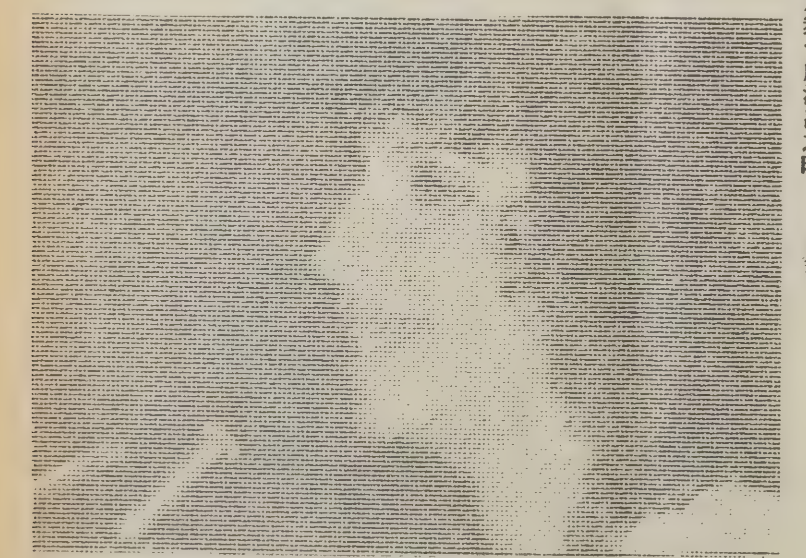
巴巴拉史翠珊在「俏佳人」中的造型。

七四年與米高薩拉辛合拍「嬌妻擺烏龍」，又是一胡鬧喜劇片。七五年再度飾演「俏佳人」，但盛況遠不如當年。七六年和男歌手里斯多佛遜合演「愛情萬年青」，描述一對歌手夫妻的感人故事。

電影「愛情萬年青」的主題曲「萬年青」，由巴巴拉寫曲，保羅威廉填詞，是今年以來最受歡迎的一支歌曲，該片目前仍在上映之中。

堅強能幹 事業心重

巴巴拉起初參加舞台劇演出之時，認識了首任丈夫——伊利奧高德（當時，他也是一名新人，一直不得志，直到後來因主演「兩對鴛鴦」「外科醫生」等片才稍有名氣），他倆於一九六三年三月結婚，當時生活美滿，他們有相同的命運，相同的興趣。後來，巴巴拉的事業日漸發跡，兩人之間的差距逐漸擴大，終於傷害了彼此的感情，六九年宣告分居，終以離婚結束了此段姻緣（六六年，他倆生有一子傑遜高德）



巴巴拉在「愛情萬年青」的造型。

巴巴拉史翠珊除了演戲、灌唱片外，還和史提夫麥昆、德斯汀荷曼、薛尼波特等人合組第一電影公司。巴巴拉在娛樂界所表現的一貫作風，是堅強能幹、事業心重，因此，她的成功自是必然的，早在她踏入電影圈之前，她的舞台劇就已倍受愛戴，她的電視節目收視率亦高，她的唱片銷路更是驚人。第一部影片「妙女郎」推出之後，她更成爲娛樂界的佼佼者。誠如該片的插曲「我是偉大的明星」I'm The Greatest star 所述，巴巴史翠珊確實是一位不可一世的偉大女藝人。

妙女郎俏佳人 芭芭拉史翠珊

魏小鶯

尹靜心

美國女猶太人巴巴拉史翠珊是當今娛樂界不可多得的一位女藝人，她雖不漂亮，但以無比的魅力和野心進軍娛樂界，終於以「妙女郎」一片紅透全球。她那傑出的演技和悅耳的歌聲，深深地打動了許多人的心，無論是百老匯、荷里活或音樂界，她的成就都是一等的，難能可及，够得上稱是二十世紀的一顆巨星。

中產家庭 力求上進

巴巴拉史翠珊，一九四二年二十四日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當她仍小的時候，父親便已逝世，留下一個不太富裕的家。對一名生長在布魯克林的猶太人而言，力求上進的野心是他們求生存的本能，巴巴拉從小就受到這種本能的影響，他一直期待着出頭的一天。十四歲那年，看過「安妮日記」後，深受感動，從此決定要成爲一名演藝人員。

天才努力 成功要素

由於他沒有美麗的外貌，走向成功的路途就更加坎坷，因此，她所下功夫比任何人都大，她堅信天才加努力是成功的要素，於是，她珍惜每一個能增加自已經驗的機會，也利用課餘努力地參加演出。十八歲那年，她離了布魯克，進軍百老匯。

百老匯的日子是十分困難的，她做過電話接綫生，爲的是活口。由於舞台劇不缺角，她又非美女，實在迷不倒製片大爺們，因此，當「演員」這個夢想便一直無法實現。廿歲那年，走頭無路之下，參加了格林威治的唱歌比賽，她那動聽的歌聲，繞樑三日，聽者無不動容，結果不但贏得了頭獎，也使她得到了一個在俱樂部駐唱的工作。很快地，她便擁有了許多的歌迷。

優秀演技 爲人賞識

像她這等才華的人並不常見，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巴巴拉終於小有名氣。此時，她也偶而參加電視及舞台劇的演出，尤其在「批發價」一劇的優異演技，更爲人賞識，許多全國性的大節目如蘇利文劇場，今夜及丹娜蕭時間等，紛紛邀請她出席，她的名字傳遍了全美。

當時，她所主唱的電影插曲「歡樂時光」，也迅速地暢銷起來，連甘尼廸總統也邀請她到白宮演唱。這位來目布魯克林，自稱「醜小鴨」，滿懷野心的小女孩，終於達成了心願，成爲萬眾矚目的新星。

困苦奮鬥 毫不矯飾

巴巴拉蒸蒸日上的事業，足以媲美四十年代的茱地嘉蘭，他們同樣是偉大的演藝人員，同樣擁有廣大的崇拜者。唯一的不同，來自良好家庭，漂亮溫柔又惹人憐。巴巴拉則不然，她那太大的鼻子和太近的雙眼，並不十分美麗，同時，她更是從困苦中一步步中奮鬥出來的，但是六〇年代的人就喜歡她這毫不矯飾的性格，「美麗」再也不是成功的唯一條件！許多年輕少女們紛紛仿效巴巴拉的裝扮，她的事業從此一帆風順，如日中天。

黃鶯出谷 繞樑三日

一九六四年，她推出的頭三張專集，銷路驚人，她的歌聲，她的表情，充分證明了她是優秀的藝人。她所扮演的角色由少女至老婦人，無一不淋漓盡至；如黃鶯出谷的歌聲更是繞樑三日，雖然未經琢磨，她的藝術天分却克服了一切。她隨心所欲地由一

我問過卡達，他是否覺得競選總統是要完成他的「任務」，但他沒有承認。

自大誇張虛假

不過，他的確相當自大。

卡達告訴我：「自大？我無法否認，我寧願不用自大這個字眼，它有點專制的暗示。但任何希望當兩億人口總統的人，都有相當的自大感，這是無疑問的。你必須認爲你只要擊敗對手，而且也要能適當地担當這個職務，一定會有若干自負感，並尋求認知和灌力，這沒甚麼好懷疑的。」

誇張是卡達最著名的特性，在競選期間，他的誇張幾近絕對不眞實。初選期間卡達向美國選民宣稱：「我絕對不向你們撒謊，我絕不會把你們帶入歧途。」其實，他並不很必要作如此說。

卡達很喜歡和一大堆人談起他如何在早上四點起床，套好一輛騾車，他生長在一個沒有電、沒有自來水的貧困環境。偏偏他的母親穿了帮，她說：「我們住的地方實施鄉村電氣化以後，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很快就有了電。」

對女人色迷迷

卡達告訴我，他的夫人羅莎琳知道他心裏色迷迷地想着其他女人，但當我問她時，她說，他們從未談過這件事，「從未有這個必要」。

卡達極不諒解別人犯錯，尤其最恨人遲到。有一次，卡達在担任喬治亞州州長時，該州一名專員在早上七時氣喘噓噓地跑到亞特蘭大機場的跑道上，準備搭乘七點起飛的飛機，卡達就在那架已準備滑入跑道的飛機上，當卡達看到那位專員時，反命駕駛員趕緊起飛，他說：「如果他不能準時到飛機上來，眞是太糟糕的事了。」

但富有同情心

然而，除了他的自大、喜歡挖苦人、拿破崙似的傾向和孤獨等缺點外，卡達是個好和氣的好人，且很有同情心。

魏金斯太太是一家汽車旅館的職員，他的兒子和撒普．卡達一起長大，她記得一九六六年時，她丈夫從梯子上摔下來，背部骨折，在醫院住了四個月，以後幾乎有一年無法工作，他們連房租也付不出，有天晚上，他們正担心下一塊錢該從何而來時，卡達來了。

魏金斯太太說：「他給我們一個棕色信封，並且說「這只是我們的一點心意」，我打開一看，裏面有八百五十美元現欵，是他和朋友從鎭上募捐來的，而且，卡達還連續八、九個禮拜天到家裏來爲我先生講解聖經。」

十年後，卡達已是總統當選人，他聽到魏金斯發生過一次嚴重的心臟病後，立刻送來十八朵玫瑰花，還接他們一家到白宮去玩。

卡達似乎眞的很喜歡小孩，而且富有同情心，例如，他聽到華盛頓一位名記者的女兒患了白血球過多症，他竟哭了，然後，就跑到外面的空地上，找了一些慈姑花送給她。



孤獨自大・色迷虛假・樂善助人

卡達的雙重性格

陳獨塵

占美．卡達在競選總統期間，一再告訴美國人說：「我絕不會騙你們，我絕不會把你們帶入歧途。」然而，他的母親和妻子最近透露，他在談到童年和婚姻時，曾公開撒謊。下面是肯迪．史楚德新著「占美獲勝之道」中的精彩摘要。

認識卡達是我一生中最困惑的經驗，他的一位親近僚屬曾說：「認識卡達六天，你會喜歡他；為他工作六個月，你會憎惡他，六個月後你就開始尊敬他了。」

競選期間，我曾斷斷續續地跟卡達十月，在兩年之內共訪問過他六、七次，卻仍然覺得他是個謎樣的人物。

對人並不坦誠

他有時很吸引人，有時又很笨拙，他的姊妹葛蘿麗亞曾告訴我：「他是我所見過最煩人的傢伙。」他的演說不是光芒四射，就是很失敗。

他對別人並不坦誠，沒有幾個人知道他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慾望。回顧我紀錄下的數千言中，從未洩漏他的內心。

他和新朋友相處並不自在，他的朋友不多，敵人却不少，尤其是在家鄉喬治亞州，據說，他在家鄉根本競選不到甚麼職位，所以改為競選總統。

他沉默、退縮、嚴肅、孤獨，幾乎完全內向。

沉默孤獨內向

競選期間搭飛機時，整個行程中多半都是靜坐著，以左手遮掩雙眼，看書或思考。

卡達有一次說：「我想有時我是孤獨是退縮的。」

卡達有一種很特別打招呼方法，他的朋友艾瑟．艾倫說，「那是他當耶穌的片刻」，我碰到三次他這種奇特的問候方式。

第一次是五月的一個早上，在底特律，卡達正準備離開一個記者招待會，我靠在門口附近的牆上寫東西，他突然叫住他的秘密勤務人員，走到我面前，把雙手按在我肩上，深深地注視我眼睛，却沒有說一句話，五、六秒鐘後，他放開我，繼續往前去，那眼光含有深深的祝福之意。

艾瑟．艾倫是費城的一位黑人外科醫生，卡達也對他作過類似的問候，他回憶說：「他走過來，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就像他在為我祝福似的。另一次，他用手掩住我的臉，溫柔得就像他的彌賽亞（猶太人期待的救主），使我非常激動，我眞是非常感動，大多數黑人都會覺得這是神奇的。」

有些助理很担心卡達這種「教主感」，有位助理告訴我，卡達說，他離開軍中是「因為基督希望他不要再作戰爭的武器」。他的朋友萊曼克林也會告訴我，他會勸卡達不要競選總統，但卡達表示那是上天注定的事。



一窮二白農業現代化搞不起來。

，原因是：時移勢易，鄧小平已力不從心。

當毛澤東未斃前，中共「中央」對共幹尚有偶像作用，領導的事權是集中，雖有各種各式的派別，但不敢明鬥，鄧小平也仍托庇在毛澤東的「聲威」之下，中共那時如果推行，鄧小平狐假虎威，是行得通的。但是，毛澤東「思想」鑽進了牛角尖，只能「政治掛帥」，而不准「經濟掛帥」，在意識型態上的「自我衝突」，造成了嚴重的矛盾，周恩來、鄧小平想打開這死結，毛澤東却扯緊，現在，毛澤東雖然斃了命，照理已經鬆了手，問題不應再存在了，但是，華國鋒却千萬放不得，只有走「毛澤東思想」與路綫，才能表示他是正統的繼承人，這是一根救命繩，華國鋒一放手，就必下陷萬丈深淵，所以，在建設的政策上，意識型態的矛盾，而在實際環境中，鄧小平更有「時機不再」之感，目前中國大陸，最少有下列四大阻力存在：（一）軍方的阻力，（二）工人的阻力，（三）農民的阻力，（四）科學界的阻力；這四種力量互爲牽制，即使華國鋒把「毛澤東思想」修正，鄧小平把「走資派」修正，大家靠攏一點，上述四種阻力仍在：各行都會問問究竟實行那種行業現代化爲先？蘇聯大軍壓境，應以軍事爲先！有理由；工業是一切建設的基礎，應該第一！也有理由；農業關係到每人的生活，尤其目前粮食大感不足，更應優先解決！亦有理由；沒有科學作基礎，軍事、工、農的增產，都屬空談，科學應該優先！振振有詞，誰能反對？當人人都認爲自己有理之時，就是混亂的開始。

一窮二白現代化攪不起來

以「地大、物博、人多」，來形容中國大陸，沒有人能反對，但在中共的統治下，這「架勢」却成爲要命符：地大，邊界的防綫長，由東北而西北，蘇聯虎視耽耽，由東海而南海，國軍六十萬隊伍枕戈待旦，隨時在躍馬橫戈，中共有四百五十萬「解放軍」，在一千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要防外患，又要防內亂，每平方公里有幾個人可擺？中共的工業落後，除了大慶油田的石油，有那些工業品可以輸出，廣州春、秋季的「交易會」，最大宗的是農產加工品，是勒緊了人民褲帶壓榨來的食物，除了油開不出地下寶貴資源，因爲科技有問題，據八月一日出版的時代週刊報導，由紐約洛克斐勒大學副校長尼哥爾斯率領的十一個科學家組織團體，在中國大陸五大都市，訪問了六間大學及九間研究院之後，尼哥爾斯說：「我們沒有看到一切，但是我們已經看出了全貌」，這全貌，可以團員之一的分子生物學家辛德爾的話作說明：「就科學方面來說，中共要比西方國家落後幾十年之遙」，時代週刊引述說：「外國觀察家們認爲：中共科學落伍的原因很明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中共除了跟武器發展有關的高能物理學以外，一直在強調應用科學，輕視基本科學。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狂暴的激進派學生關閉了大學，『政府』也把教授們送到鄉下去種田和向農民學習」，因爲中共的科學家被奴役，並且基本科學受輕視，後繼無人，中共如果想「科技現代化」，就要從頭做起，而科技的研究，與「毛澤東思想」無關的，科技研究要花大筆錢，毛澤東思想却使中國大陸「一窮二白」，爲了挽救粮食不足，迫得於去年十月在倫敦拋售八十噸黃金，於今年向美、澳、加三個國家，緊急採購七百五十萬噸小麥，人多，也成了中共的拖累，本來，中國俗諺有：「人多好作事」，但千萬人之心成爲千萬人之心，困難萬端，鄧小平又有什麼能力，現代化得起來？

正因爲在權力鬥爭上有無限的衝突，在思想上有嚴重的紛歧，在財經上又有許多的困難，在人心上有各種的分裂，中共只有把最後的法寶祭起來，作爲苟延殘喘的殺手——厚顏求助於反了二十多年的「美帝」，在「三中全會」中起用鄧小平，以與美帝談判；在宣傳上，由二流的頭頭如紀登奎、李先念一類來叫囂，要「關係正常化」，美國就得對台灣撤軍、毀約，並且大言不慚地口口聲聲「解放台灣」，對美國採取高姿態，只是自抬身價，在干涉美國內政，恐嚇美國人，眞正的陰謀，是利用恐嚇爲手段，達到取得美國軍、經援助爲目的，而不是「解放台灣」，中共今天有什麼能力解放得了台灣？姑不論蘇聯在押後腿，即就戰術而言，據軍事專家的經驗，海島戰爭，兵力使用，攻者爲守者的五倍，換言之，中共要想攻台灣，需使用三百萬的兵力，當中原的共軍往海港集結時，反共的人民不砸爛「人民政府」？油料控制甚嚴時，中共飛行員尚且起義向台灣投誠，戰時油料充足時，更會有大羣飛機結隊飛向台灣投奔自由，參加反攻復國聖戰，中共怎麼辦，「解放台灣」說得好聽，作得到麼？

意識型態與現代化的矛盾

鄧小平復出，可能解決中共目前一小部份困難，但因衝突矛盾太多，在思想意識上已無法調和，復由於權力的互相衝突，積不相容，除了「四人帮」餘黨的必然破壞之外，各地的軍人的矛尖相對，更是中共的致命傷。中共的領導統治權力，原是建立在「槍桿子」上，所謂「槍桿子裏出政權」，自毛澤東死後，許多掌握地方實力的軍人如許世友、陳錫聯、李德生等，或對鄧有功，或對華有功，人人都想在「政治局」佔一席之地，如果得不到，就要佔山為王，誰肯相讓？

李哲夫

鄧小平復出，中共的政策仍然不會變，所變的只是對西方的統戰手法；對整個中國及全體的中國人，仍無好處。

政治與經濟掛帥無法統一

中共過去、現在、將來，始終有一個根本對立矛盾存在——意識型態的矛盾，無法統一，亦即「政治掛帥」還是「經濟掛帥」的問題，始終是爭論的焦點；近二十年來，中共政策是遵循「毛澤東思想」路綫，作為統治中國大陸的張本，特別是「文革」以後的十年，更是變本加厲，凡是稍偏一點的，莫不一律遭到清算鬥爭的噩運被打下牛棚，在諸多共幹中，最具代表性的可以鄧小平為代表，一九六六年十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報」中，會說過：「我的思想和毛澤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沒有跟緊主席，這就嚴重地脫離了領導，加之又嚴重地脫離了羣眾和脫離了實際，完全暴露了我這個人不是一個毛澤東的好學生」。

鄧小平這段話，在表面上是公開檢討，骨子裏是表明態度——「有我就沒有毛澤東，有毛澤東就沒有我」，勢不兩立，因此，與「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毛澤東利用「文革」，一同打下了牛棚，直到前年「四屆人大」，才被周恩來援引復出，但毛澤東並沒有放過他，在周恩來死前病中的這段期間，始終被攻擊為：「那個死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到去年四月五日北平天安門事件，毛澤東藉機再度把他打下去。

由於他敢公開與毛澤東對抗，因此，常被外國觀察家誤認為他是「溫和派」，但事實却非如此，在實質上他只是中共官僚派中的一部份，是對毛澤東強力反抗的代表，去「溫和派」的路綫甚遠，與西方的資本主義思想，完全不同，在共產主義一脈相承的意識型態上，目的仍是「埋葬資本主義」，不同的是毛澤東採取硬手法，鄧小平採迂迴戰術而已。

華國鋒與鄧小平對立面

自從毛澤東斃命之後，華國鋒藉着「你辦事，我放心」的六字「眞」言，利用特務及軍方的力量，逮捕了「四人帮」，從此，凡在「文革」受害的中共老幹部，都蠢蠢思動，特別是過去跟鄧小平有過淵源的，更是在各行各業中鼓動，華國鋒本身沒有眞正的「槍桿」作基礎，逮捕「四人帮」完全是彼此間利害關係的結合，當他冒升為中共「中央主席」之後，對共軍幹部的態度，又不一樣了，這時，他可以「挾天下以令諸侯」，以毛屍作為護身符，對於鄧小平這種反毛派，當然是極盡阻撓之能事的。而且，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沒有私人的感情，只有權力衝突的恩怨，如一九七六年二月，華國鋒升任「代總理」後，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會不客氣指出：鄧小平「重新登台沒有幾天，就迫不及待地上竄下跳，不但矢口否認自已有錯誤，一句不提黨和毛主席對他的耐心教育，相反的竟然顯出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和仇視的面目，把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誣蔑為小資產階級間歇性狂熱症」。可見，華國鋒是站在毛澤東一邊，與鄧小平對抗的，華國鋒以毛澤東的繼承人自命，就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而鄧小平，却是斬旗的闖將，試想，衝突豈能免得了？

毛思與現代化的根本矛盾

也許有人會說，在鄧小平認錯之後，中共「三中全會」既通過決議，准許鄧小平「官復原職」，中共內部不是團結了嗎？在最近的現階段，特別是蘇聯大軍壓境，中共急需拉攏「美帝」自保的這幾個月，最少有此可能（僅限於可能，而非絕對），但這只是華鄧之間各懷鬼胎的「蜜月期」，因為華國鋒深知，鄧小平具有「重新登台沒有幾天，就迫不及待的上竄下跳」的性格，在毛澤東眼前都敢，華國鋒又算是什麼東西？這不僅註定是權力鬥爭的火種，而且，更是大鬥特鬥的明顯火把；「三中全會」華國鋒讓鄧小平出來，是「勢」逼如此，不讓他出來不行，因為中共的統治組織，已是四分五裂，工、農業的生產，一再萎縮，中共的裝備窳舊不堪，「四屆人大」提出「四個現代化」（科技、工、農、軍事）政策，就是想用以挽救統治失敗的危機，但毛澤東反對，因為近二十年來，中共辛勞建立的「毛澤東思想」，不能因此毀於一旦，而鄧小平是「四屆人大」認為是執行「四個現代化」方案的較佳人選，這種衝突，在毛澤東生前即已存在，但因為阻力太大，按理是可以推行了的，但仍是行不通

楊傳廣紀政在西德

易的事。紀政率領田徑隊到德國，前後上過三次報。在杜塞道夫的世界杯比賽，德國報紙大搶金牌選手的新聞，紀政早已從田徑場上退休了，當地一家報紙仍然詳細介紹她。在法蘭克福時，又有兩家報紙刊出紀政、楊傳廣抵達的消息，並介紹我國田徑隊。

名叫F·A·Z·的日報，還在體育版上的四分之一篇幅介紹紀政、楊傳廣及我國田徑隊伍，照片登得相當大。

九月九日，田徑隊參加尼德歐姆國際田徑賽時，大會主席莫基還帶着紀政走上運動場內的領獎台，跟觀眾見面。這時大會廣播，來自中華民國的紀政現在率領一支小型田徑隊伍由杜塞道夫世界田徑賽來到此地。她是女子一百公尺第一個跑出十一秒的人。

大會廣播後，莫基贈送一盒禮物給紀政，全場熱烈鼓掌。看台上的小孩，選手紛紛跑到司令台前，找紀政簽名。

莫基是西德十項運動的名將，當年曾以擊敗蘇聯選手庫茨尼夫而名揚德國。他跟楊傳廣也很熟悉。

楊傳廣專程觀看世界杯比賽，此後就與中華田徑隊同行。

中華田徑隊抵達法蘭克福後由西德足球名教練奧伯曼安排住到法蘭克福體操學校。奧伯曼曾應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的邀請，在左營體育訓練我國足球代表隊。奧伯曼夫人也到過台灣。

奧伯曼在八日中午，請田徑隊全體到他家作客。他家客廳除擺設許多體育書籍外，還掛有中國字畫燈，連椅子也帶有中國味道。

奧伯曼夫婦說，他們喜愛中華民國，只要看到來自中華民國的人就很高興。

田徑隊來到歐洲，從八月卅一日到九月九日十天當中，只有一次乘參觀科隆田徑體育俱樂部之便，順道去看科隆大教堂，其他時間，都忙着參觀體育設備，收穫不少。

歐洲的田徑比賽太多了，像尼德歐姆國際田徑賽就是其中之一。尼德歐姆離法蘭克福有六十公里，是一個小地方，但是這項比賽來了三位奧運金牌選手。他們是美國的四百中欄世界紀錄保持人莫塞斯，美國的鐵餅世界紀錄保持人威京士，捷克的女子鉛球奧運金牌費賓吉洛娃。我國選手能跟這些一流的選手在一個場地比賽，也覺得很高興。

這項比賽是賣門票的，一張入場券八馬克，聽說，這還是很便宜的入場券，其他比賽門票更高。杜塞道夫的世界杯田徑，好座位的票賣五十馬克，居然座無虛席，可見歐洲人多麼喜愛運動。

孫鍵政

曾國藩的異聞奇事

曾國藩生於嘉慶辛未年（公元一八一一）十月十一日亥時，他的祖父夢見一條金光閃閃的大蛇從空而下，蜿蜒憩於客廳，環繞柱子數匝，蛇首在樑上昂着，電目吐信，恐怖之極，老人家一驚而醒，家人趕來報喜：「添了孫子。」

曾家後園有一棵古樹，樹洞裏盤踞着一條大蛇，性情溫馴，從不傷害人畜，曾家也當牠家蛇飼養，後來這蛇修煉成仙而去，傳說曾國藩就是蛇仙投胎，以報豢養之恩。是月，後園牆角爬出一株青翠的蒼藤，這株蒼藤夭矯屈蟠似蛇形，關係着曾國藩一生的命運，如果某年枝葉繁茂，則登科第、升官階、剿賊必大勝，如果在丁憂期內，或追寇致敗，則藤亦兀兀枯槁，如是歷年不爽，曾的鄉人都說有這件事。

饒州知府張澧翰精通相法，以前在曾府做過八年賓客，他說：「公是癩龍，遍體癬紋有若鱗甲，每天早晨起身，床上遺留癬屑一堆，好像蛇的脫皮，早餐後必與我下棋，目注棋盤，兩手不停地搔癢，頃刻，棋桌上堆滿了肌屑。」

咸豐三年，曾國藩編制鄉勇，督導團練，他請向榮調撥軍官，向榮把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的勇將飽超薦了過去，無巧不成「癬」飽超身上也長癬，皮膚碎屑經常飄墜如雨，曾國藩跟他們開玩笑，給他取個綽號「癩皮狗」。曾國藩每天早晨有下棋的習慣，飽超也有此癖，二個人志同道合，天天過棋癮，一次為了爭棋吵架，曾國藩先發脾氣，將棋子抹了一地，飽超氣冲冲地走了。翌日，曾國藩想想自己不對，飽超是個耿直的武夫，天不怕、地不怕、居然不拍我的馬屁，胆氣可嘉，就升他為水營統領，負責肅清沿洞庭湖和長江下游兩岸的太平軍，飽超為報知己也不負曾的所託，連連打勝仗。

曾國藩喜歡下棋，但是棋藝不佳，那時朝廷「弈」的風氣流行，一般王公巨卿都請弈師指導，有時納賂讓弈師輸給他們以便在同僚面前吹牛，誇張自己的棋藝何如了得，曾國藩也免不了這一套，請個最有名氣的弈師周小松來指導，周小松不識相，將曾的棋制成九塊，塊塊剛好二隻眼，曾國藩從未吃過這樣大的敗仗，心裏火氣直冒，周小松臨行時，除了給規定的指導費外，一文也不賞。曾國藩雖然勳業彪炳，却怕鷄毛，看到插羽毛的公文，不敢親手去拆，同治十年（公元一八七一）十月到上海閱兵，隨從先來檢查，看到大帥座後的鷄毛帚，趕快拿開，何故？據隨園筆記說：「焚鷄毛，修蛇巨蚧聞氣即死，蛟蜃之類亦畏此氣。」曾國藩既是仙蟒轉世，當然怕鷄毛。

湘客

陰謀野心濫用權力

中共頭目徐向前，日前在「人民日報」刊出一篇長文，重提毛的「黨指揮槍」原則，並呼籲中共所有階層，均須繼續「集體領導」，對人民發號施令，他說：「我們必須防止任何野心家及陰謀分子濫用權力，霸佔軍隊的領導權或者反黨」。徐之所以作如此呼籲，乃是鑒於地方軍事頭目，有獨攬大權，各霸一方的趨勢，並且為華國鋒、鄧小平與葉劍英三頭馬車政權，作紮穩根基的工作；殊不知這種作法，不僅收不到功效，且足以暴露當前中共政權在理論與實際上，已經成了極端的對立。

毛的「黨指揮槍」理論，乃是其個人獨裁最具實際力量的法寶；中共政權成立之後，「軍事委員會」一直仍隸屬於共黨「中央」之下，即是毛「霸佔軍隊領導權」的有利條件；毛、赫反目，最主要的衝突，係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倡言「集體領導」；如今華國鋒等，既要以繼承毛自居，處處用毛「語錄」作為護符，而所作所為，又與毛生前的意向完全背道而馳，試問在這樣一個矛盾的情況之下，何以能使幹部和人民信服？

華國鋒、鄧小平與葉劍英的「集體領導」，不僅一開始即是「貌合神離」，而且在鄧小平未正式登場以前，即彼此在政策路綫與權力分配方面各不相讓。華、葉兩人的結合，原是企圖排斥鄧小平的，但鄧在各地方軍事頭目的支持下，由一個被清算的囚犯，再浮起成為「黨、政、軍」的高階層領導人物，如果沒有「槍桿子」作為後盾，則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甚至徐向前、聶榮臻輩又豈能甘心；因而，透過徐向前這老頭頭的嘴來批判「陰謀分子」和「野心家」「濫用權力」以及「霸佔軍隊領導權」，其目的在壓制鄧小平的支持力量，藉以防止鄧不致成為共黨中央的實際獨裁者。

不過，鄧小平在權力上雖然突出，但亦有其無法解開的死結；他被毛兩度罷黜，幾乎連生命都發生危險；但在目前情況之下，仍不得不捧着毛這座偶像，甚至編排出他在被「四人帮」清算時曾受毛庇護的謊言，以圖使羣眾相信他與毛之間的關係。

而實際上，鄧對毛早已恨之入骨，尤其對毛對內政策，認為是一個澈底失敗的瘋狂、愚蠢行動，必須立即改弦更張，就在這樣矛盾狀態中，所以鄧的言行，也不能為幹部和羣眾的信服，故亦難使支持鄧小平的地方頭頭們，在宣傳上搶奪上風。

總之，大陸政權，不倫不類和勾心鬥角的作法，遲早又將出現另一場火併，到那時候也許對毛澤東鞭屍的時期已經到臨了！

發揚尊孔尊師精神

孔子之道在中華民族史上歷亘了二千餘年，教育之道是眾所公認的百年樹人大計，中共佔據大陸廿多年來，批孔揚秦，奴役知識份子，乃為蓄意毀滅中國優良的文化。

論夫子之道，固然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然認真體會，也可說得是人人可懂，人人可行。且不說孔子的文哲之學，並不深奧費解；即以他所倡行的己立立人，已達達人的精神抱負言，大者遠者雖然談到治國、平天下，小者近者則僅要求修身、齊家，正是人人可懂，人人可行的事。因此，我們今日而言發揚孔子之學，有人可以鑽研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家應該記取實行其修身、齊家之方，而不必視孔子之學為高級知識份子的「專利品」，如是者，才真正是尊孔。

另一點值得指出，孔子一生好學深思，他所接觸的事物，都要訪問研究以求了解，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同時，他更主張學優而仕，仕優則學，亦即現代術語所講「研究與實踐」，不斷的相互為用，以求日新又新的進步。孔子自己也說：「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我們認為，今世而談孔子之道，或者論孔孟之學，切忌的是食古不化，甚之咬文嚼字，將孔學儘往形面上作闡釋，而忽畧了孔孟經世致用的另一面。

我們於致慰老師之餘，所祝望於老師者，經師人師，在這知識爆炸的新時代，期為一個經師，固然更應感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大責重任，下工夫做學問，可以「自成一家言」自勉，卻不可把自己束縛在一家言的小圈圈裏，而疏於融貫通他家之言，或者悍然拒絕駁斥他家之言。須知在學術領域，互為發明乃能成其大。孔子之學的發展演變；它在漢代曾經包容了百家精華，在宋代曾經汲取佛教的理念，今天以發揚孔學為己任的經師，正該接受現代科學理論，現代科學方法，方才是體會得了孔子之為百世師的道理。

再從經師而談到人師，則今天人師的責任，更不下於經師，且不說「有教無類」的孔子精神，在此時此地的教育新制之下，受教之「類」更多更緊，作為人師，尤其需要「教不倦」的敬業精神，以循循善誘學生臻於學不厭。

最足以考驗人師的，此時此地，是工商業社會，追求是利潤，講究的是享受，「萬般皆上品，唯有教書低」，尊師重道之風，已跡近蕩然無存。

因此，今日而為人師，如何安貧樂道，是最大考驗，但亦唯能安貧樂道，方足以無愧人師。

俄國人酗酒

李凱詩譯

在蘇聯的每一個城市，一到晚上，滿街都是喝得醉薰薰的酒鬼，他們有了伏加特，甚麼都不要了。蘇聯的警車時刻準備着，在他們醉倒雪中凍死前，救起他們。蘇聯的暴力犯罪以及少年犯罪迅速增加，主要原因是酗酒之故。由於俄人工作環境差，內心苦悶，缺乏正當娛樂，加上天寒地凍，唯有以酒消愁。

新的證據顯示，蘇聯入在喝酒方面領先世界。法國人喜歡喝葡萄酒，英國人喜歡喝威士忌，俄人有了伏特加，其他甚麼都不要了。對俄人而言，喝酒不只是生活的一部份，並且是生活的一種方式。

入夜滿街醉鬼．警車等着救人



一蘇聯酒鬼對另一個說：「抓緊，下一站我們要下車了。」

蘇聯任何城市，到了晚上就可看到滿街幾乎都是喝得醉薰薰的人，有時候早晨也可看見到處有酒鬼。在西伯利亞，一到寒冷的冬天，旅社和餐門外經常有警車在等候，以便在喝醉了國民走路不穩倒入雪堆中被凍死之前，將他們救起。

不喝酒運動．反而變本加厲

酗酒是蘇聯官員和評論家公開討論的蘇聯社會問題之一。有關當局也不斷的在報紙、電台、電視台以及各機關和工廠推行不喝酒運動，但是運動歸運動，酒照喝不誤。

自一九六三年以後，蘇聯政府對人民喝酒數量的統計從不公佈。但是據外國和未公佈的蘇聯調查顯示，俄人酗酒情形愈來愈嚴重。

就俄國傳統而言，喝酒盡量喝、猛喝，不但可以，甚至受鼓勵。慢慢喝洒被認爲沒有男子氣，一瓶酒蓋子打開立刻把它喝掉，是最光榮的。

增加少年犯罪．造成大量離婚

俄人酗酒對社會和經濟造成了嚴重問題。據報導，蘇聯的所有暴力犯罪，四分之三是酗酒的人所爲。而少年犯罪迅速增加，查其原因也是十來歲的孩子們就酗酒之故。

俄人所有離婚案件，有大約一半也是酗酒的結果。同時，丈夫喝醉酒之後，太太總會被「修理」。蘇聯所有的工業，交通和家庭事故，三分之二也是與酗酒有關。

一九七五年，蘇聯被淹死的人創下了紀錄。貿易公會報紙「信用」報諷刺的說：「人們只會像魚一樣喝，不會像魚一樣游。」

工人宿醉未醒．降低生產能力

蘇聯許多工廠經理報告說，每週一早上，總有百分卅到四十的工人酒醉仍未清醒。此外，每週的任何一天，只要對蘇聯工人驗血，都會發現他的血液中有酒精存在。西方權威人士估計，如果蘇聯工人上班時已清醒，他們的國家生產力可增加百分之十。在工作時喝酒被發現將會受到減薪處分，並不發給紅利和剝奪不易得到的休假。爲了防止酗酒，據說蘇聯已動員一萬三千名醫生和五萬五千名助手專門從事對付酒鬼的工作。

寓禁於征失敗．酒稅天文數字

蘇聯十五個共和國中，已有一國的法院可對喝酒「慣犯」處以醫學爲治療或「從工作中改造」——送入勞動營。

蘇聯政府會以提高酒價來減少人民喝酒，但是沒有用。西方分析家根據蘇聯的統計估計，蘇聯工人和公務人員的全部收入，百分之十到十五化於喝酒。蘇聯的酒很貴，一瓶最普通的伏加特要賣大約美金五元。

蘇聯官員也有些不希望抑制人民喝酒，因爲對國家太有利可圖了。一九七二年蘇聯的酒稅收入相當於二百五十億美元（一九七二年以後蘇聯未公佈）。這一數字和那一年蘇聯公佈的國防預算數字相等。

俄人酗酒主要原因是內心苦悶，他們缺乏正當娛樂設施和下班後遊玩的場所。他們住的公寓又很狹小些且擠滿了人，加上工作環境很差，他們怎麼辦呢？只有喝酒解悶。（譯自九月二十六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界世報導）

甘地夫人的下場

唐露

甘地夫人是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女兒，三十歲進政壇，此後一帆風順，出任國大黨主席，登上總理寶座，歷時十一年。因採獨裁鐵腕統治手段，年初被轟下台。最近準備捲土重來，屢在北部舉行羣衆集會，公開向政府挑戰，結果在上周因貪污罪名被補，雖然獲釋，但可能從此斷送了她的政治生涯。

前印度總理甘地夫人以貪污罪名被拘捕，她由新德里中部的寓所被中央調查局人員帶往不明的地點。

甘地夫人已被扣留查詢有關她曾濫用職權由兩家公司取得一百零四部吉普車一事。

甘地夫人被捕後發表一項聲明謂：她係因政治理由被扣留，以防止其接近人民。「此爲一種欲使本人在他們（人民）及全世界之視線中丟臉之企圖。」

甘地夫人自本年三月在大選中喪失其總理地位後，卽由官邸遷居該寓所。現年五十九歲及曾任總理十一年之久甘地夫人最近已發動準備重返政壇之舉。最近數星期來，她曾屢在印度北部舉行羣衆集會，公開向政府挑戰，敢否將她拘捕。她曾在一項集會中稱：「他們（指現執政黨）無膽。倘他們有此胆量，則他們可能早已將本人作爲政治犯而加以監禁矣。」

聚集於甘地夫人寓所前之約一千多名羣衆，於目覩甘地夫人被捕時，高呼「甘地夫人萬歲」口號，表示支持該前任總理。大隊武裝警察到場，目擊者謂警察與國大黨工作者打鬥時，數人受傷。

甘地夫人曾要求執行拘捕者以手銬加於其腕，但印度中央情報局官員向她解釋，他們於提押將被扣留之人時，不用手銬。

甘地夫人對羣衆稱：「我將和你們重聚。保持鎭靜與和平，切勿讓任何人或事情征服你們的精神與決心。」調查甘地夫人於一九七五年宣佈印度進入緊急狀態時所犯之錯誤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她在三月大選中失敗後，撤消實施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法令。甘地夫人是於去年，在家鄉競選國會議員落選後，結束她在國內外政壇叱咤十餘年的輝煌生涯。甘地夫人的失敗，主要歸因於最近兩年，她爲了個人政治利益，竟然中止了歷時卅年的民主政治，而實施個人獨裁。一般人民在她的鐵腕統治下，委屈自保不敢聲張，大選來臨，自然是一舒寃氣的時候，因此造成她一敗塗地的結果。

甘地夫人被捕時的情景。

不過，甘地夫人的失敗，尙應追溯於一九七一年她個人政治生涯最輝煌的時代。當時雖戰勝巴基斯坦，但國家元氣受損；接着挾戰勝餘威，贏得一次全面性的大選勝利，不免令她志得意滿，隨後兩年印度發生大旱，全國通貨膨脹，經濟困難，但政府却實施核子試爆，使得這個擁有六億二千萬人口的貧窮大國，進入了核子時代，但也種下了她個人失敗的因素。

一九七五年六月，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一年國會選舉的訟案中，被判操縱選舉，依法律應該辭職，但兩週後，她爲了保護自己，使出了殺手鐧，以國家安全遭到威脅爲由，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大肆搜捕異己，限制個人自由，實施新聞檢查，據說被捕的反對黨人有數千之衆。

其後，她利用國大黨控制的國會，修改選舉法，新法律可溯及既往，使對她不利的判決依據失效，最高法院因而推翻原先的判決。

一九七六年，印度政府雷厲風行地實施結紮避孕運動，引起以務農爲生的一般民衆的反感。印度政府宣稱在緊急狀態下，經濟已改獲善，但民衆並不相信，因新聞檢查的結果，所有電視、電台及報紙的報導，民衆都認爲是政府的欺人之談。在這種情況下舉行大選，無疑地對甘地夫人頗爲不利。甘地夫人的獨裁統治，終於使她退出政壇。

．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韓公獨不得爲一善人乎？

若謂居今日凡善皆在外洋，凡惡皆在我躬，此猶可也，果必求惡於古人，吾祖吾宗，積數千年來，無善可述，則今日吾國人，可與爲善者又幾希，此誠當惕然自反也。

猶憶七十年前，當淸末，在小學，有一暑期講習會，授古文，自上古至淸末共得四十篇，韓文占一篇，爲伯夷頌，余時方十二三歲，讀而愛之，越後讀書稍多，乃知韓公實自頌也，其言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且萬世而不顧者也，今日吾學術界羣起爲郭某辯護，爲要保障學術言論之自由，然使於韓公此文廣爲宣揚，使人手一篇，雒誦數十百遍，其可發旺吾人之獨立自由精神者又何限乎。

韓公送孟東野序有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孟郊東野李翺張籍，三子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竊謂此文不啻乃中國全部文學史一總宣言書也，凡文辭，皆以鳴心中之不平，鳴大不平，得大共鳴，是爲文中寓大道，鳴小不平，得小共鳴，甚至於無共鳴，斯爲文中寓小道，乃至於無道不道，所鳴又有正反公私，鳴國家民族之治亂興亡，斯爲公而得其正，鳴一人之窮達飢飽，斯爲私而近於反，宋以下，胥承韓公之意以爲文，謂其文起八代之衰者，爲魏晉以下八代之文不寓大道也，然韓公之文，亦有未盡得其正而大者，如韓集中三上宰相書，符讀書城南詩，乃如潮州謝上表之類，後世之尊韓者，多致譏議，然亦以尊韓，丘有過，人必知，終亦無害於七十子之尊孔也，民國以來，吾學術界亦有共鳴，則爲崇洋譏華，是今非古，余不幸，乃獨於前淸之末即知讀韓公書，乃不能免於敬賢尊古之夙習，近代學術界亦非不敬賢尊古，惟所敬尊乃洋賢洋古，而惟已是譏。

余則譏己生之不肖，不敢譏祖宗之無德，因以自孤於一世，則每以韓公之頌伯夷者自慰自勉，偶値誹韓風潮，亦不免作不平鳴，然其聲啞以嘶，其辭晦而抑，並不能鳴舉國一世之盛，而特爲國族往古鳴不平，是余之所鳴，乃得當世之私而反，惟亦竊自附於學術言論之自由，當受衞護，不受裁判，則雖遭鄙斥，又何說以效東野之不釋然哉，韓公答胡生書有曰：別是非，分賢與不肖，愈不敢有意於是，竊願附於此，用息不知者之謗。

查老板之心

古鶴翔

九月三十日的明報社評說：「蔣經國在立法院的施政報告中說，經過一年來的細心考察，發覺政治上還有七種偏差，希望公務員能勇於改正。他指出的七種偏差是：一、口是心非的虛偽作風；二、假公濟私的自私作風；三、高高在上的命令作風；四、瞞上欺下的小人作風；五、各自爲政的本位作風；六、利用特權的違法作風；七、爭取享受的敗壞作風。」

明報社評繼續說：「蔣經國所說的七點偏差，幾乎與中共近年來連篇累牘所指責的，四人帮當政期間幹部的作風十分相似。」

明報社評還說：「大陸和台灣的政治立場根本不同，不肖公務人員的作風却頗爲類似。或許，這是中國人中一部份非正當人士的共同作風。我們這個民族共同受了數千年文化的熏陶，好人的好作風頗爲相似，壞人的壞行爲也差不多。至於甚麼主義，甚麼政策，則與作風無關。」

明報這些話，實在陰險、惡毒、荒謬已極！

首先要指出的是：明報故意將中華民國的公務員與共產黨的四人帮等同起來。而不指出中華民國的公務員絕大部分是好公務員，中華民國政府正在大力糾正一部份壞公務員的錯誤。

其次要指出的是：中華民國部分公務員的錯誤與四人帮有着明顯的不同，因爲四人帮的罪行是由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主使和支持他們幹的，即使周恩來和華國鋒，也曾高呼擁護江青；而蔣總統、嚴總統和蔣院長，則嚴格要求澄淸吏治，否則中華民國怎能飛躍地前進？

還要指出的是，直至今天，華葉鄧李汪政權，依舊胡作非爲，「你辦事，我放心」已是瞞上欺下的小人行爲；一邊建毛堂，一邊捉江青，分明就是口是心非的虛偽作風；要人民一人幹兩人的工作，一天做兩天的事，更是命令主義的典範。一句話，共黨已由頭壞到底，人民餓肚皮；而厲行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則粮食堆積如山，民生康樂。

還要指出的是：蔣院長指出的偏差，決非中國所獨有，例如卡達種植已枯死的樹苗，隨從人員明知樹苗已枯槁，竟不敢告訴卡達，這就是口是心非的虛偽作風，又如尼克遜之水門案及禮物失蹤事件，均爲假公濟私的自私作風。

總之，上述的不良作風決非我們中國人所獨有，更非由於我們中華文化熏陶而致。

查老板，切勿侮辱我們中國人！

查老板：究竟你是那一國人？

爲誹韓案鳴不平！

昌黎韓文公，不僅爲唐代一人物，實係中國全史上下古今三四千年來少數之第一流大人物也，其創爲古文，起八代之衰，下啓宋元明清四代之古文學，而爲不祧之祖，其在中國文學史上，少與倫比，此且不論。在其當世，有兩事大堪敘述，一則當時全國上下，羣奉佛教，韓公昌言闢佛，因論佛骨表，貶潮州，但佛教實主出世，唐末五代，一世黑暗，宋初有僧智圓，在佛寺中勸和尚們讀韓文，期待國家社會稍有規模秩序，和尚們再可安居佛寺中信佛，此其一。第二是當時惟佛寺中和尚得稱師，全國學術界已無師稱，獨韓公作爲師說，以師道自居。

柳宗元謂：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抗顏爲師，以是得狂名，自謂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爲人師，但宋元明清四代，中國學術界仍有師弟子一倫，此一轉變，不能不追溯到韓公。

潮州人尊韓甚摯，府城東有東山，因韓公在此遊覽，遂名韓山，又惡水，由潮出海，韓公貶潮州經此水，稱其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故其水又稱鱷溪。韓公爲文驅鱷，潮人因名此水曰韓江，宋代潮州府建韓文公廟，蘇軾爲之碑，後改爲韓山書院，又有昌黎書院景韓書院等，潮州一府之名臣流寓及鄉土人物，亦綦有徒，然潮人必尊韓公爲首，其實韓公乃係得罪貶官而來，其貶在憲宗十四年正月，以三四月間到潮府，即以是年十月，改援袁州刺史，在潮先後只半年六月之期，而潮人千年以來敬禮追思之不已，誠爲不可多得之一事。

民國以來，競務爲崇洋讜華，在中國歷史上不甘仍留一好人，孔子大聖，以子見南子肆嘲弄，岳武穆爲武聖，以軍閥恣誣衊，韓公亦自不免。近日潮州同鄉會有一潮州文獻雜誌，發行人郭某，於雜誌上特刊一文，謂韓公在潮染風流病，以致體力過度消耗，及後誤信方士硫磺鉛下補劑，離潮州不久，果卒於硫磺中毒。然公之被貶，即日上道，家屬亦遭迫遣，女拏年十二，死於途，見女拏壙銘，其到潮後謝上表，歐陽修言其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然韓公非不關心潮民疾苦，爲文驅鱷魚是一事，又爲潮人置鄉校，請潮民趙德領學事，今外集有潮州請置鄉校牒蘇軾謂潮人初未知學，公命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人之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是也，韓公自潮移袁，有別趙子詩，曰：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是韓公當或親至其家，又傳韓公與僧大顛往來，韓公不自諱，與孟尚書書曰，老僧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

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今外集亦有與大顛師書大顛居址，在潮陽縣西北五十里之靈山，故韓公海上祭神至其廬也，惟在潮海上祭神事，則韓集無他處可考，韓公少年苦學，備見答李翊書、祭十二郎文有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

與崔羣書又曰：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兩鬢半白，頭髮五分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又有落齒詩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又贈劉師服詩云：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脆，又曰：祗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此皆在赴潮前。其潮州謝上表則曰：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

凡韓公在潮六月，其心情，其體況，其交游，其政績，可知者具此，今忽有人云云，則在韓公同時，下迄於今千數百年，潮州人之信崇韓公，一何愚昧，辱及其三四十代之祖先，在今日潮州人中，有人不服，情亦可恕，輾轉訟之法庭，乃有學術界起爲郭某衛護，引自居易詩退之服硫磺一語爲證，但此退之是否即韓公，歷代有爭議，未臻定論，縱謂是韓公，亦與在潮州時無涉，郭某謂韓公在潮得風流病，一般學人又謂法院判郭罪乃文字獄，此所謂風流病與文字獄兩語，似不宜隨便使用。

韓公答崔立之有云：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竊觀韓公，非姦不諛，應可無諍。而其復則已潛，其光則已幽，今日吾學術界，讀韓公詩文集者又幾人，必辦復興文化非復古，古亦豈易復，至聖先師如孔子，一代文宗如韓公，武聖如岳武穆，今豈易復得其人。古不易復，存而不論，可矣，韓集儘可置一旁，但何必爲服硫磺一案造定讞。韓公答元侍御書有曰

落葉枯枝的中共悲秋

秦明

反共心花朶朶開

中共經常吹噓：大陸上的人百分之九十五是擁護他的，只有百分之五反對它，而反對的是「黑五類」，即所謂「地」、「富」、「反」、「壞」、「右」。實際上他這一套只是政治口號。爲甚麼呢？因爲實際上反對共黨的人太多了，在這種情況下，共黨強調「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只是其中有部分因爲受了「階級敵人」的影響上了當，受了騙，這些人是「可以教育過來的」，只有百分之五是死心反共的「壞份子」。共黨在政治運動中一貫都是如此說。他們又說，百分之九十的共幹都擁護毛澤東，但「文革」時有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共幹被毛自己打倒了，這又如何的解釋呢？以後他們一度說不要「幹部」二字，把「幹部」歸到人民中一道來算，這是一種狡辯。舉例來說：

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九十七人，後來被打倒了五十七人，還有許多被半打倒、「掛起來」的，這比例又怎麼算呢？「文革」期中，省級單位的「書記」和省級幹部，幾乎沒有一個是好的，都戴高帽子被批鬥，這個比例就更大了。

共產黨徒也反共

至於反共羣眾的比例更大了，大陸上每個地方都發生問題，都有許多羣眾起來反對共產的暴政。河北保定還發生大量羣眾搶粮暴動事件，這就是大陸人民反對共黨的顯著證明。

去年北平天安門事件，估計最少有五十多萬人參加，如果共黨把這五十萬人都打成「反革命份子」，這影响就太大了。因爲這不只是參加抗暴者個人的事情，還要牽涉到他們的「後台」或親屬，這樣反抗的力量就愈來愈大。爲了「縮小打擊面」，共產只抓一部分人作爲「反革命」，說其他大多數是好人，這些好人是被「矇蔽」，不明眞相，可以慢慢教育過來，這就是中共「百分之九十五」數字魔術的眞相。

大體來說，反共者在大陸全部人口中的比例，是隨着各種政治運動逐漸深入而增加，尤其自「文革」後，無論是中共黨內幹部還是老百姓，反對它的都愈來愈多，越來越烈。實際上與共黨宣傳的恰恰相反，大陸上的人，大約只有百分之五，勉強可說是不反共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反對共黨的。

三結合變成三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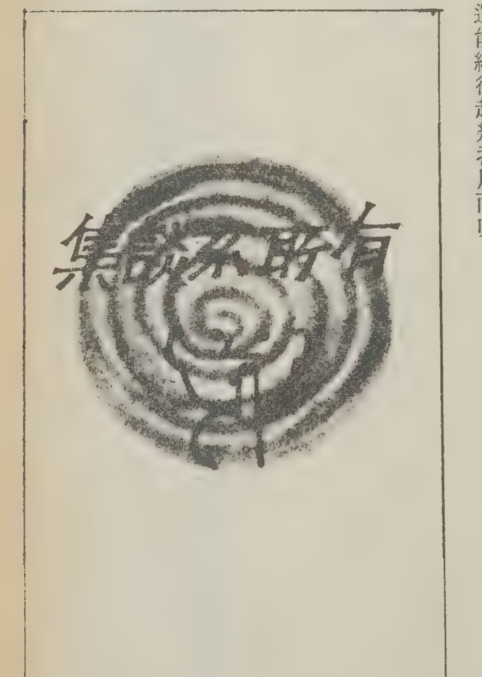
至於中共的所謂「新幹部」，目前也形成了一股反抗中共黨中央的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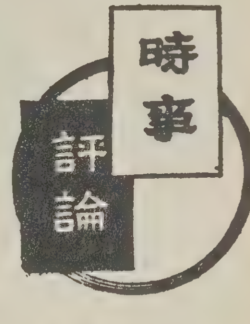
且看現在的中共當權派在「中委」二百零一人中，黨政幹部有一百零七名，約佔百分之五十三。軍事幹部六十二名，約佔百分之三十一。工農羣眾及知青代表僅三十二名，佔百分之十六。黨政幹部和軍事幹部都是竊據大陸以前就參加叛亂活動的老幹部，此類老幹部竟佔有「中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四。同時在一百六十九名的黨政軍幹部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文革」暴亂時，遭到批鬥而後復出的「解放幹部」。

由上述看來，可見各級領導階層，是以老幹部爲主，名符其實的「老帥歸位」。新幹部在「十一大」受到排擠壓抑後，更隱伏了「新老之爭」的導火綫。

不但是眾叛親離，還形成了一股反抗的暗流！

所謂葉落知秋，中共集團目前已盡失人心，有如落葉飄零的枯樹，還能經得起幾番風雨呢？





所謂抗議「大學加費」的無理行動

凡事必反·利字當頭

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當局最近聯合宣布，該兩所大學的學費，將由明年起，每年加費一百元，至八〇年由現時每年一千七百五十元，增至二千零五十元。我們認爲，這兩所大學當局這次加費的決定，加價的幅度，及加收的步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也體諒到本港學生的處境，及照顧到本港學生的困難。故社會人士和社會興論對這項決定，都表示支持。可惜兩校的學生，爲了他們個人的利益，竟忽畧社會的責任和政府的財政，實行集會抗議與標語反對。當然對一小撮別有用心的職業學生來說，「凡事必反」及「凡官必反」，早已成爲他們處事的態度及本能的反應，更何況這次加價，加到他們的頭上，難怪他們是那麼熱切「响應反加價」。

而這次反加費行動，正是那一些一心把持學生會及策動學生活動的人士，一次博取學生同情，與爭取學生支持的大好機會，也是他們向本港教育當局施加壓力的大好藉口。正因爲目的多多，這才會使得以搞學運，生是非，反當道及唱高調稱於港的有關學生會，也離不開利字當頭及錢字掛帥，實行另一種「反迫害、爭權益，戰鬥到底」，他們這回勇於戰鬥的動力，及策動鬥爭的目標，是爲了年增一百元學費的「迫害措施」和「反革命政策」。對於這些以「反」見稱的反字號的人物，他們的舉止行徑，早已著稱於世，但爲了僅僅一百元的加費，却要抗議，要示威，要戰鬥，這種「革命理想」，未免過於短視過於自私。

學之驕子·竟不知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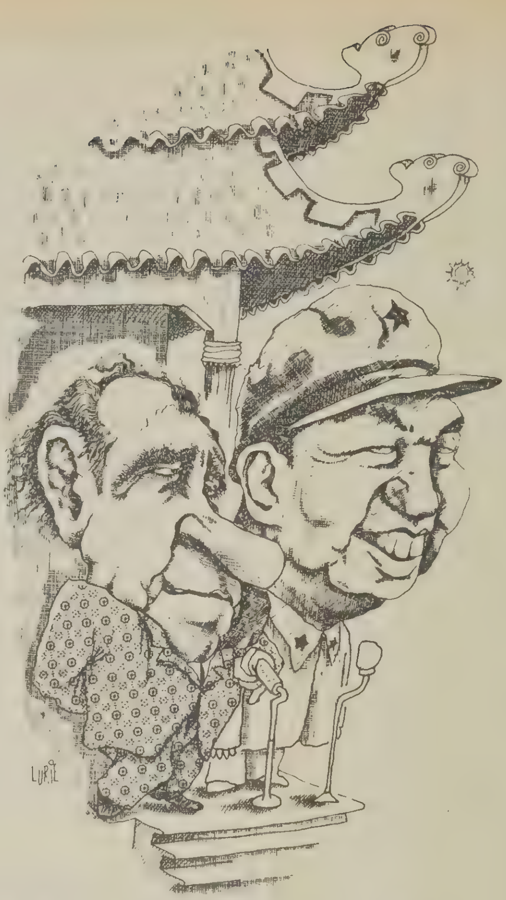
其實，這個「革命目的」，也難以吸引外界人士的注目。因爲大學當局只是每年加一百元學費，且逐年遞加，到八〇年後，即使學費增至二千〇五十元，每月學費僅是一百七十元，八〇年後這種收費標率，只及目前本港若干中學甚至幼稚園的收費，更不必說是私立的大專院校。而且港府還有貸欵措施以資助清貧學生繼續就讀。能夠進入兩所大學就讀，能夠得到這麼多人所共知的求學優越條件，這些學生應該感到滿足。可是，這些被香港廣大市民，尤其是被無法繼續升學的青年極爲羣慕的「學之驕子」，竟不知心足，反而以各種藉口，去反對當局一切措施，以示他們的「反潮流」的精神，「反政府」的勇氣。這才是值得社會人士要向這些學生問明原委的原因。

我們認爲，兩家大學的有關學生，抗議大學加費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故難以令人信服，而有關學生會提出的「一、當局應公佈加費理由；二、公佈釐定學費的準則；三、公佈大學的財政狀況；四、要求當局公佈資助大學的原則；五、成立調整大學學費問題研究委員會」的「五點要求」，是沒有必要的，至於「堅決抗議大學無理加費」的行動，更是「一種假民主的掩眼法」。

忘本自私·不應同情

據有關方面透露，上述兩所大學的每一個學生，每年大約要用社會所供給的公欵二萬五千元，而學生自己所繳的學費不過佔這筆的百分之七點五。社會對這些學生的照顧及幫助，不是沒有限度的，如果了加多一點比例極小的學費，就要抗議，這對整個社會來說，簡直是一種貪求與苛求，是一種忘本與自私。事實上，社會上要求照顧及需要照顧的人士極多，兩所大學的學生，雖然是「學之驕子」，但不是「天之驕子」，社會的錢不可能沒有限度地化在一些在未來究竟會不會爲香港社會服務的青年身上。如果這些大學生，「只曉得一心一意關注自己事業的成就，醉心於爭取個人舒適甚至豪華的生活，對廣大貧困的市民熟視無覩的話，那就是我們應該感到最悲痛的事。」（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語）。這次大學生反對加學費的抗議行動，顯然是一種只顧及學生本身利益的個人行動。這些經常以「認祖關社」誇稱的「前進分子」，現在爲了一百元而喊出的口號，之所以無法獲得社會同情及市民支持，顯然是過份追求自私的目的，致「對廣大貧困的市民熟視無覩」，對社會對他們的津貼援助，對市民對他們的期望關心，同樣是熟視無覩及忘恩負義。當這些學生大聲抗議大學加費的時候，任何一位市民都有權向他們反問一聲：他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對香港社會究竟負過，或準備付出甚麼樣的責任？他們有沒有做到社會人士對他們提出的爲香港服務的合理要求？如果他們只是要求多，而付多少，只是責人多，而責己少；這才是社會人士深感遺憾的事。從多方面來看，兩所大學生反對加費的盲目抗議，確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徐達文



對於共產集團，勞瑞是厭惡的。他說了一則笑話：猖狂自大的布里茲尼夫早上六時起床抬頭詢問自東方升起的太陽對他的看法，太陽答：「你是個聰明的好人。」中午十二時，又抬頭再問太陽對他的看法，太陽答：「你是位英明的哲學家！」下午六時傍晚夕陽西沉時，布很得意的再去看太陽，布又問，已經西隱的太陽在距離布越來越遠時，突然有膽量說出了真話：「你是個又醜又笨的大壞蛋，因為我現在在西方，可以自由地說我心裏的話了。」

「我筆下畫的，都是事實。」他引以為豪的說。俄國人有一次質問他，為什麼老畫蘇聯消極的一面，他告訴俄國佬：「我對你們的國家有諸多疑問，對你們的制度持有異議，如果你能回答我，我就可以畫你們積極的一面。」結果這個俄國人無語而退。

勞瑞經常在漫畫中諷刺共產主義。他認為共產主義，毀滅人性，壓制人民的自由，是不可原諒的錯誤。他痛恨任何壓制百姓的政權，不管是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或納粹主義，在他看來都是一樣的。因為這些政權下的人民，生活在集中營裏，為了政治理想而受迫害和監禁的情況，如出一轍。

反對美毛建交

他之所以一再以美毛意圖「建交」為題材，主要是呼籲美國當局尊重民意，同時讓大家提高警覺，不要誤入中共的圈套而背棄了多年的盟友。

在美國國務卿萬斯八月下旬訪問北平間，勞瑞曾繪製兩幅漫畫，一幅畫着山姆叔叔（代表美國）登梯向邪惡面貌的中共巫婆[illegible]化，梯子的第一階（越南），已被山姆叔叔踏爛了，第二階（南韓）岌岌可危，第三階是正被滿臉諂笑的山姆叔叔踏着台灣。另一幅畫着面色凝重而難看的萬斯，提着一個台灣形狀的手提箱到中國大陸去。這兩幅畫都諷刺美國不惜重大的犧牲，作低級趣味的巴結。

勞瑞解釋道，他之所以這麼畫，是因為他認為中共正對卡達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而卡達可能將屈服而把台灣犧牲掉。勞瑞是堅決反對美國犧牲台灣的，他說，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在道德上不應犧牲盟邦，否則對美國的信譽是一大打擊，令其他盟邦產生懷疑與不信任。因此，他把他認為將要發生的情形畫出來，企圖給美國民眾一項警告，希望反映出反對美國犧牲台灣的輿論。

他認為中華民國是個有理想、有原則的國家，為了求生存而奮戰的例子，歷史上不絕於書，他相信歷史是最公平的見證，中華民國必有光明的遠景，因為歷史就是喜歡這種國家。

忙碌生活中的清涼劑

美國社會最實際的統治者就是民意，沒有民意的認可，總統和國會不敢任意行事。

勞瑞作畫的立場是儘量求其客觀，而且本諸良心。他知道他的漫畫具有的影響力，但他潔身自好，絕不亂畫一件壞事或道德的事，即使是由他的好友或他一向支持的人做的，他也照樣毫不考慮的把這件事情畫出，不久前發生的蘭斯案即為一例，他認為卡達做錯了，因此雖然他支持卡達，但也毫不留情的在漫畫中攻擊卡達。他認為任何有原則而又能為堅守原則奮鬥到底的國家，必定能夠生存，中華民國是堅守原則的國家，所以他支持中華民國。

他畫了多年的漫畫，接到不少抱怨，倒還沒有人對他提出控訴，他認為這是美國的可愛處，也是自由的可貴處。

艾格紐當年做副總統時，對勞瑞愛誇大他的脖子，心裏十分不快。有一次，艾格紐按捺不住，開門見山的問勞瑞說是什麼意思。勞瑞告訴他：「我穿的襯衫是十六號領，閣下至少得穿十七號，這可見你脖子粗，並非捏造。」結果逗得艾格紐當場解開領口，一看是十八吋半。勞瑞大樂。

勞瑞對自己的漫畫工作，十分著迷。他從幼稚園起就開始畫畫，到今天仍然興趣盎然。他平時也寫作，這兩份工作，他隔著做，頗能收到平衡心情的功效，同時也達到了休息的目的。

西方是個民主自由的世界，政治漫畫家們可以不保留地以國家領袖或高層人物為漫畫素材，而那些大人物雖然被諷刺了，也有寬容的雅量，於是一幅幅絕妙的政治漫畫，帶給人們歡愉的享受，為枯燥忙碌的工業化生活，平添了甘草般的清涼劑。



濃縮政治・妙手勾勒
輕描幾筆・深寓諷刺
美國政治漫畫家勞瑞描繪生涯

岑啓亮

勞瑞夫婦

尼克遜的大鼻子，艾格紐的大脖子，卡達的大門牙，都曾博得人們一笑。但是這些我們以十秒鐘流覽的作品，卻是名漫畫家勞瑞三、四個小時的心血之作。

日前抵達台北訪問的美國著名政治漫畫家勞瑞認為：一篇精彩政治漫畫的可讀性，不亞於一篇精彩的社論。有些時候，讀者寧願以十秒鐘的時間「心領神會」一幅漫畫，而不願花十分鐘的時間去細讀一篇冗長的社論。

筆下主角都是當政者

四十五歲的勞瑞，出生於以色列，一九六八年歸化美國，十六歲開始嘗試他的第一幅以政治人物為主角的漫畫，三十年來，樂此不疲。先後担任「生活雜誌」、「紐約時報」的政治漫畫家及撰稿人，一九七四年八月五日開始，担任「新聞週刊」的政治漫畫家，同時並為「新聞資料供應社」的傑出政治漫畫家，他的漫畫稿有全球二百六十二家報紙訂購刊登，擁有五千二百萬讀者，極受歡迎與重視，美國外交政策委會並頒給他最傑出新聞獎。

美國著名政治漫畫家勞瑞在新聞周刊的漫畫，筆下的主角都是當政者，曾使萬斯、艾格紐不滿，但其「心領神會」處，不亞於一篇精形的社論，因而極受讀者的歡迎與重視。特別是諷刺共產主義，妙到顛毫。他說政治漫畫家必須具備五項條件：一、必須是個政治分析家，能夠預測將要發生什麼事。二、必須是個好的藝術家，具有豐富的想像力，知道如何繪畫。三、要是個好的面部描繪者，能把握住人物的面部特徵，能諷刺性的繪得唯妙唯肖。四、要有幽默感。五、要是位新聞記者，知道如何找題材。

亦寫亦畫的勞瑞認為，一個出色的政治漫畫家必須同時是一個出色的政治新聞記者和一個出色的幽默家，更重要的是，他必須同時是人道主義者，在作畫的時候，「人性的尊嚴」是高於一切之上的，因此，儘管畫家筆下的政治人物在讀者眼中看來總是「滑稽」的成份居多，作畫者的却常是嚴肅而有原則的。

儘管他筆下的主角都是當政者，但勞瑞從未牽入過任何誹謗案，他把握往下筆的原則，便能從心所欲不逾矩。偶爾，會有愛面子的白宮主人或其他美國政壇知名人物會向勞瑞抱怨把他們的臉型或模樣畫得過份難看了些。上任不久的國務卿萬斯，就在看了勞瑞所作有關他訪問北平的一則漫畫後，去信向勞瑞抗議，萬斯說，那幅漫畫中的萬斯只有在失眠一夜後才會出現那個怪模樣。

「水門案」發生期間，政治漫畫家每天都在畫尼克遜的大鼻子，卡達競選期間與入主白宮後，漫畫家又忙着在他的兩排牙齒上打轉，每個政治人物非要有特徵才容易入畫嗎？勞瑞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說：「每個人都容易入畫，但年紀大的人，由於臉型和個性已定，更容易捕捉其入畫的特徵！」

繪畫如交女朋友

他創造時靈感從何而來？他說：「我不喝酒，我不碰任何藥物，我不做瘋狂的事，我從我規律的生活中，從我培養的閱讀習慣裏，發掘題材，獲得啓發。」

他以交女朋友來比喻他創作時的情況，他說，如果你喜歡她，喜歡這個題材，那麼畫起來一定得心應手，反之，則痛苦不堪。

什麼樣的題材是他喜歡的呢？他說，「過去，我喜歡畫尼克遜，他是個好的漫畫對象，不過我最喜歡畫的，這是預測性的漫畫，因為如果預測的事最後實現了，那眞是一種最大的快樂。」

諷刺共產主義

勞瑞會到過蘇聯訪問，也看過他們的漫畫作品。他認為這些作品，就藝術水準而言，無懈可擊。但是他們的致命傷是不能反映現實。他們的作品畫的是中東問題，畫的是美國種種，完全看不到蘇聯人民的生活和問題。

劉興元，湖南人，一九一四年生。一九三五年在林彪的紅一軍團、紅二師（師長陳光、政委劉亞樓）任某團營教導員（時梁興初任五團三營營長），隨毛澤東參加「長征」，抵陝北後，一直在林部工作。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共軍改編八路軍，劉興元隨林彪一一五師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副團長梁興初）參加平型關戰役。一九三九年，隨一一五師（陳光、羅榮桓）入山東。

一九四一年，劉興元升任山東一一五師教五旅政治部主任（旅長梁興初），參加蘇北沭陽戰鬥，隨梁興初率兩團護送劉少奇由蘇北進入山東。一九四三年兼山東軍區（司令員羅榮桓）濱海軍區（司令員陳士榘，政委符竹庭）政治部主任，領導教二旅（旅長張國華）攻戰贛榆城。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戰勝利後，隨山東軍區的濱海、膠東部隊渡海至東北，轉任林彪、彭眞的「東北民主聯軍」第一師（師長梁興初）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五年冬至四六年六月，共軍叛亂，隨林彪參加錦西、四平等戰役，阻擊國軍出關。

一九四七年一月，劉興元升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李天佑，政委周赤萍，副司令員兼一師師長梁興初）第一師政治部主任（師政委梁必業），參加四平、遼瀋、天津各大戰役，由一師（梁興初）政治部主任升任一縱（李天佑）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縱改編爲「四野」三十八軍，接梁必業任三十八軍政委（新任軍長梁興初），率部南下華中，迂迴荊沙湘西，挺進廣西各次戰役。一九五〇年春，升任十三兵團政治部主任（司令員李天佑，政委莫文驊，副司令員梁興初），率十三兵團黨委參加韓戰。

黃永勝得力助手

一九五一年夏，返任「四野」兼中南軍區政治部幹部部部長（政治部主任陶鑄，副主任梁必業、丘會作），兼中南軍區黨委秘書長。此後十五年長期在廣州工作，爲黃永勝的得力政工助手。

一九五四年九月，任「廣州軍區」第一副政委（司令員黃永勝，政委陶鑄），一九五五年九月受中將銜。一九五八年升「廣州軍區」黨委副書記（書記陶鑄）。一九六一年十月，陶鑄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劉升任第二政委，實際主持軍區業務。一九六五年一月，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陶鑄失勢，劉興元脫穎而出，接替陶鑄職位。一九六七年初，支持黃永勝執行「三支兩軍」（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任務，受江青派反對，林彪加派孔石泉處理局勢。

與丁盛同掌「廣州軍區」

「武漢事件」後，廣州武鬥劇烈、黃永勝、劉興元、溫玉成等有「支保」嫌疑，被江派指爲「廣老譚」，並受軍區內部部份軍人攻擊，處境困難。九月五日，毛澤東號召「大聯合」，同年底，溫玉成調升共軍副總參謀長，一九六八三年，黃永勝調升總參謀長（取代楊成武），廣州軍人握有全軍權力。同月廣東省革委會成立，軍區工作操諸孔石家（第三政委兼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劉興元（第二政委，丁盛（新任副司令員）之手。

一九六九年，接替黃永勝出任廣東革委會主任，是年，當選「九屆」中委，兼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與司令員丁盛掌握廣州軍區大權。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地位沒有受影響，一九七二調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司令員秦基偉）一九七六年一月，秦基偉調職「北京」，劉興元出任司令員。



劉興元陪同北越總書記黎笋參觀花縣「人民公社」。

林彪親信・丁盛死黨
四野地震・反而高升
劉興元凶多吉少

羊城客

劉興元出身「四野」，早年追隨林彪，中共佔據大陸後，長期在廣州工作，爲黃永勝得力助手。文革末期，與丁盛同掌「廣州軍區」。「林彪事件」後，「四野」系統地震，劉與丁盛則沒受株連，保持職位，後外調「成都軍區」。「四人帮」垮台，丁盛遭殃，劉雖保位，且當選「十一大」中委，但目前職位已被吳克華取代、並沒有發表劉的動向。看來，劉興元也會走上丁盛的道路。

吳克華出長「成都軍區」

據大陸的電台廣播，中共一些軍區的司令員被調動，原中共「鐵道兵司令員」吳克華已被任命爲「成都軍區司令員」。原「廣州軍區政委」孔石泉被調任成都軍區第二政委」。原中共「副總參謀長」向仲華則被調爲「廣州軍區政委」。

繼原「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調任「副總參謀長」以後，原「副總參謀長」向仲華是否在新職位之外仍保有原職務，目前尚不得而知。

「成都軍區」管轄四川，西康兩省，爲西南的重要軍區。在「成都軍區」人事大調動之際，四川一帶已在軍方的大力支持下，進行一連串的鬥爭大會。在上月舉行一次「羣眾大會中」，有兩名被逮捕送回四川的四人帮高級黨羽，被指爲是「四川長期動亂的罪魁禍首」。

劉興元凶多吉少

「成都軍區」原司令員爲劉興元，文革前在廣州軍區黃永勝手下工作，是一名政工幹部，與丁盛、韋祖珍（廣西軍區司令員）等爲林彪四野的大將。黃永勝上調出任「總參謀長」，丁盛接替黃永勝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兼廣東省革委副主任，劉興元爲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兼廣東省革委主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林彪事件」後，黃永勝、韋祖珍遭整肅，廣州軍區大地震，「四野」系統各大將領俱被削横。丁盛劉興元則沒受株連，丁盛仍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劉則外調四川，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

「四人帮」垮台，丁盛隨即遭殃，劉興元在秦基偉調職後出任「成都軍區」司令員，且在「十一大」當選中委。現在劉之職位被吳克華取代，且沒有發表劉興元出任何職，也沒有報導劉興元的行蹤，不像劉震出任新疆軍區司令員，不時報導楊勇的動態。同時，劉興元與楊勇背景不同，加上劉興元與丁盛是難兄難弟，「林彪事件」後地位不受影响，可能劉興元也跟丁盛一樣，跟四人帮有一定關係，目前的處境，可謂凶多吉少。



劉興元

早年追隨林彪

，指揮西綫的幾個軍與聯軍第一軍對抗西綫，壓迫美聯軍放棄織女星山、老禿山、豬排山等幾塊高地（時共軍在前綫的火力已追上聯軍），獲得現代化炮戰的經驗。

韓戰後隨黃永勝返任中南軍區（代司令員葉劍英）參謀長，兼主持華南空防工作。一九五八年調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楊得志，第一政委舒同、譚啓龍）。一九六三年九月，賀龍、羅瑞卿担任軍委第一綫工作之時（林彪因病休養），接替邱創成爲「炮兵司令員」（邱創成專任政委）。一九六四年九月，任「三屆人代」大會濟南部隊代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一九六六年中共軍委成立「第二炮兵」（導彈部隊）編爲獨立兵種，不屬炮兵指揮。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後，許光達（裝甲兵司令員）、劉震（空軍第一副司令員）、王秉璋（空軍副司令員兼「國務院」第六機械工業部部長），均被鬥爭。

吳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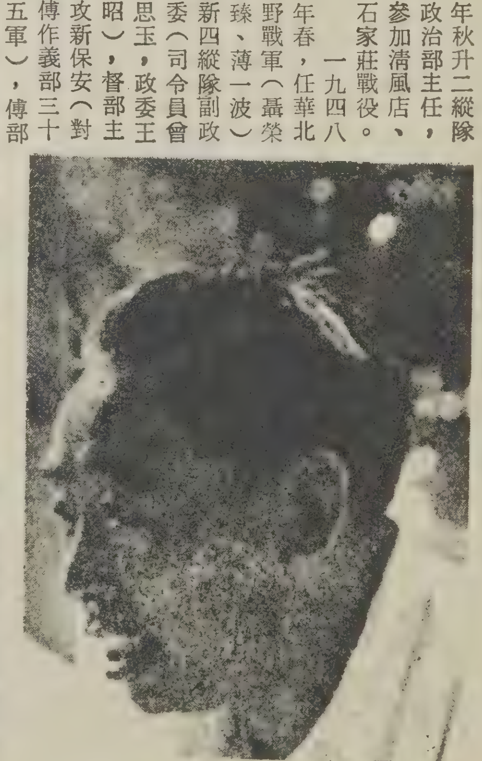
吳忠在「文革」前的林彪瀋陽軍區裝甲兵負責人。出身紅一軍團（林彪），一九三四年任兵士。一九三五年秋「長征」結束，升任紅二師（政委劉亞樓）連長。一九三七年八月，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林彪）六八六團（團長李天佑——楊勇）連長。一九三八年隨楊勇東進魯西。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五年歷任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政委蘇振華，副司令員楊勇）軍分區（司令員張國華）營、團長；一九四七年任豫皖蘇軍區（司令員張國華）某旅旅長。一九四八年秋偕旅政委劉振國參加淮海戰役（碾莊及雙堆集戰役）。一九四九年二月，任二野五兵團（楊勇、蘇振華）十八軍（張國華、譚冠三）五十二師師長（政委劉振國）。四月隨十八軍渡江，所部五十二師任渡江突擊師。同年夏秋隨張譚行軍數千里，橫跨浙贛湘黔入川，參加重慶戰役（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間參加韓戰，一九五八年任瀋陽部隊某坦克師師長，駐軍瀋陽軍區（軍區司令員鄧華，軍區裝甲兵司令員趙杰）。一九六二年爲裝甲兵少將，昇任瀋陽軍區裝甲兵負責人。一九六八年任「北京軍區」裝甲兵負責人。

傅崇碧

傅崇碧出身紅一軍團（林彪）第一師（師長陳賡，政委楊成武），一九一七年生，早年歷史不詳。抗戰發生，一軍團一師改編八路軍一一五師獨立團，以一師政委楊成武任團長，下轄蕭思明、曾保堂、陳正湘三個營，傅爲楊團陳正湘營連長（其他連長有馬龍、陳坊仁等）。九月隨楊成武團參加平型關戰役。一九三九年升任晉察冀軍區一分區（楊成武）獨立第一師（楊成武）一團（陳正湘）連長。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年隨楊成武，陳正湘韓戰，歷任營、團長，一九四五年十月，昇任晉察冀野戰軍（聶榮臻）第二縱隊（陳正湘）三旅（馬龍）政委。一九四六年一月，參加豐鎭戰役。同年秋參加大同、張家口戰役。一九四七年秋升二縱隊政治部主任，參加清風店、石家莊戰役。

一九四八年春，任華北野戰軍（聶榮臻、薄一波）新四縱隊副政委（司令員曾思玉，政委王昭），督部主攻新保安（對傅作義部三十五軍），傅部三十五軍軍長郭景雲自殺，一九四九年三月，四縱改番號爲十九兵團（司令員楊得志，政委羅瑞卿——李志民）六十四軍，仍任副政委（軍長曾思玉，政委王昭），四月參加太原戰役。七月參加扶風、眉縣戰役（對馬家軍），九月參加十九團進攻寧夏戰役，任六十四軍代政委，與軍長曾思玉在黃河中流沙洲上受降馬鴻逵殘部（馬惇靜等八十一軍）。一九五〇年春昇任六十四軍政委，駐軍寶鷄，率部修建寶成鐵道。同年韓戰發生，十九兵團（楊得志，李志民）密調山東改換俄械裝備。轉任六十三軍政委（軍長王道邦）。二月率六十三軍渡鴨綠江入韓參戰。四月廿三日，參加「第五次戰役」（彭德懷的春季攻勢），督部強渡臨津江，正面猛撲英軍二十九旅、比利時營，及美軍第三師一部守備的江防戰綫，以重大代價，突破英軍戰綫，殲滅英軍有名的「格羅斯特榮譽團」。一九五一年夏秋守備西綫，與南韓軍第一師對戰多月。一九五二年改任六十三軍軍長，担任北韓西海岸守備。一九五五年受「少將」軍銜，率六十三軍返駐石家莊地區。一九六五年昇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一九六六年毛林發動「文化大革命」，率部接李家益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保證毛林奪權。此後部隊人事動盪，政委廖漢生以賀龍案被清算，司令員楊勇繼之，副司令員鍾偉、副政委吳岱均受紅衛兵攻擊。軍區業務主要由副司令員鄭維山、傅崇碧負責，歸副總參謀楊成武（傅崇碧的老首長）直接指揮。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謝富治），在毛林集團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一九六八年二月，與楊成武（或有聶榮臻的背景關係）有所密謀，反對江青謝富治，同年三月八日，帶兩部汽車到中央文革抓人，與江青衝突。三月廿三日，與楊成武同被免職。



傅崇碧的拍檔余立金

共軍頭目的調動（上）

岳騫

共軍最近又有一次人事大調動，即原任「炮兵司令員」吳克華調任「成都軍區司令員」接劉興元，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調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傅崇碧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原「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調任「副總參謀長」，原任「副總參謀長」向仲華調任「廣州軍區政委」，原「廣州軍區」第二政委孔石泉調任「成都軍區」政委。

這一連串調動，最惹人注目的是吳克華、吳忠、傅崇碧三人的任命，茲將三人簡歷開出，再說對此一調動的看法。

吳克華

吳克華江西弋陽人，一九一三年生。十四歲爲學徒。十六歲（一九二九年）入方志敏邵式平開辦的信江軍政學校，畢業任獨一團（紅十軍的基礎）排長、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隨方志敏轉戰閩贛，歷任紅十軍連、營長。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調任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任團政委。「長征」中率部（五軍團十三師三十七團）任後衛。一九三五年秋隨部併入四方面軍，隨四方面軍轉戰川康甘肅各地，失敗逃返延安。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留俄習炮兵，返國派山東膠東軍區工作。一九四二年昇任膠東獨五旅旅長，兼膠東三分區（西海分區）「司令員」，控制膠東渤灣地區。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全大會後，膠東獨五旅擴編爲「山東解放軍」第五師（山東軍區臨時擴編的八個師之一），率杜光華、溫玉成、江燮元各團由烟台潛渡渤海，登陸東北，在蘇軍掩護之下，擴大爲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任司令員（政委彭嘉慶），轄杜光華、李福澤、江燮元三師。一九四六年初昇任四縱司令員（政委彭嘉慶），控制南滿太子河地區，阻擊國軍五十二軍進攻本溪。四月至九月激戰於老爺嶺、摩天嶺一帶，連戰皆敗。十月三十日，獨率四縱伏擊國軍冒進的二十五師（師長李正誼）於新開嶺（王家堡子），激戰兩日夜，國軍李正誼師損失近五千人。一九四七年春被國軍逼退至遼東長白山麓的荒寒地區，參加「四保臨江」戰役，穿插國軍後方，減輕遼東部隊（司令員蕭勁光，政委蕭華，政主任莫文驊，參謀長程世才）所受的正面壓力，作戰有功。當時遼東軍區吸收了大量延吉區的朝鮮軍，並有北韓金日成的化裝部隊參戰：致吳部被國軍稱爲「李紅光縱隊」。一九四八年國軍縮短戰綫放棄遼東，率部出擊，主攻遼陽（一月）、鞍山（二月），守軍五十四師、二十五師相繼覆沒；四縱某團強攻鞍山，得「鞍山團」稱號。同年九月，參加遼瀋戰役，由鞍山挺進錦州地區，歸東北野戰軍第二兵團（程子華、黃克誠）指揮。十月，林彪指定四縱（政委莫文驊，副司令員胡奇才）固守塔山日軍遺留下的設防陣地，正面抗擊國軍由葫蘆島登陸，東援錦州的「東進兵團」（陳鐵、彭杰如），以利林彪野戰軍主力急攻錦州。十月中旬，吳莫指揮第十師（蔡正國）、十一師（朱光）、十二師（江燮元）三師兵力佔領塔山十二公里寬的戰綫，在國軍幾個炮兵團、空軍，和海軍集結於錦州灣以巡洋艦「重慶」爲首，包括護航驅逐艦「太康」的臨時混合艦隊八艘軍艦的艦炮集火打擊之下（共射炮彈一五一九發），以縱隊軍黨委名義發佈「寸土不失，寸土必爭」的有名命令，督部死戰塔山六晝夜，以慘重代價（估計傷亡萬人以上），阻止了國軍優勢兵力的更番衝擊，達成阻援任務，受林彪特別表揚（全縱十個團中的三個步兵團和縱隊炮兵團獲得「英雄團」的稱號）。十一月（一說次年二月），四縱改編爲四野四十一軍，續任軍長（政委莫文驊，副軍長溫玉成）。十二月，仍歸第二兵團（程子華、黃克誠）指揮，首先入關，長驅平綏綫，分割北平與張家口兩部國軍。所部改隸華北野戰軍第三兵團（楊成武、李井泉）指揮，担任主攻張家口。一九四九年夏，率四縱（政委易爲歐陽文）南下華中，歸十二兵團（蕭勁光、黃克誠）指揮，參加衡寶戰役（對國軍白崇禧部主力）。十一月，任四野十二兵團先鋒，沿湘桂路進據桂林。一九五〇年初，率四十一軍由桂轉粵，轉隸十五兵團，控制粵東東江海岸地區，鎮壓東江國軍游擊隊。同年韓戰發生。八月，十五兵團司令員鄧華密率四十、四十一兩軍北上參加韓戰，吳昇任十五兵團副司令員（司令員黃永勝）留守廣東，兼華南軍區參謀長（接李作鵬），及廣東人民政府委員。一九五二年夏，黃永勝十五兵團三個軍入韓參戰（繼李天佑——韓先楚爲「志願軍」十三兵團司令員），隨黃永勝轉任「志願軍」十三兵團副司令員。一九五三年三月至七月間

新聞以外

的話，香港和九龍界限街以南的這小塊地皮，便也失去生存下去的條件。到時中共的態度如何？是未知之數，因此目前仍在香港獃着的人，不少有「移民」打算。移民外國最大目的是除掉精神威脅，在不受共黨威脅的地方可以爲下一代作出長遠安排。

老萬發覺熱中移民的大部分是從大陸逃來的人，事實上也只有大陸出生的，才較易獲得批准，因美國每年有二萬個額供中國大陸移民，只要符合條件，不必等候，很快就獲批准。

其實這些移民並非不知道外國並非天堂，但他們沒有「收回港澳」的威脅，精神暢快，多吃點苦也不在乎了。

中共「外長」黃華的「內部講話」，說明在二十年或更長久的期間內，不會提「收回」問題，雖然還未能把香港居民的陰影完全消除，但如果二十年的安定生活可以得到保證的話，也總是爲大眾樂聞的消息。

有台灣才有香港

中共決定在二十年或更久的期間內不提「收回」問題的理由，引起「政論家」的爭論，其實什麼「政治掛帥」、「經濟掛帥」都不是主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有台灣這個反共基地的存在。

雖然中共一直叫囂着中蘇之戰不能避免，其實成爲中共最直接及最大威脅的是中華民國。理由很簡單，假如蘇聯眞的悍然入侵中國，即使在軍事上獲得勝利，但終必爲廣大中國人民所吞噬，中華民國的反攻則不同，在中共殘酷統戰二十八年下的中國人民，都歡迎國軍重返大陸，只要國軍有了立足點，便可摧枯拉朽，使中共政權迅速崩潰。蘇聯是異族，異族的入侵，中共可以激發人民的民族情緒，與蘇聯對抗；但中華民國一旦反攻，正是大陸人民獲得解救之時，必然羣起與國軍合作，中共政權危矣。

中共統治階層當然也明白，他們的實際危機是來自台灣，因此必須全力顧到台灣的威脅。黃華說保持香港澳門的現狀，政治因素大於經濟因素，在這一方面來說是對的，雖然香港澳門每一年幫助了中共幾十億，「政論家」說這在大陸八億五千萬人不過是個小數目，其實大家都知道，中共在港澳所得的經濟利益，爲中共全部外滙收入的三分之一，可就不能說是「小數目」了。

在對台灣滲透的統戰工作上，香港是極理想的基地，正如黃華所說，有許多事情可以在香港做，而不可以在大陸做的。這句話說得很明白，一直以來，我們提到中共的毒化世界計劃，以香港爲主要基地，所謂「金三角」的毒品，其實都來自中國大陸，只不過兜了個圈子運來，而非直接供應。再由香港分發到世界各地。香港是個國際城市，海空交通到達世界每一角落，如果香港不能「保持原狀」，中共這一項計劃便難以進行。

據國府消息，自從萬斯發動「正常化」活動，由於美國態度曖昧，導致中共特務人員不斷的潛入台灣活動，在這段期間內，至少有一千名中共間諜企圖潛入台灣，不消說，主要的跳板在香港，沒有了香港，要進入台灣就得繞道美國或日本了。

中共要保持香港、澳門的現狀，不但基於經濟、政治上的理由，還有很多其他原因，可以說，台灣保持現狀一天，香港澳門便必須保持現狀。許多左仔、墮子一方面希望繼續在香港過這種生活；一方面又向台灣攻擊。如果台灣站不住，他們還能在香港獃得住嗎，那時非回到「祖國」排除輪粮食不可了。

青天白日滿地紅

共產黨最害怕青天白日滿地紅，到處想盡辦法排除這面正統國旗，多少因受到心理上的壓力。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八年，在大陸當然不容許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但一離大陸，有中國人的地方便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在海外，掛汚腥旗的不過是中共的機構──如共產黨的書店、賣大陸貨的商號或他們的「外交」機關等；一般華僑，每逢節日，都掛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掛旗事小，這一來却反映了中共的不得人心。海外中國人，絕少投中共的票，難免使中共「老羞成怒」，因而處處找青天白日滿地紅報復。電視台爲了討好大主顧，把螢幕上每一個國旗出現的鏡頭都剪掉，凡他們「壓力」所可及的地方，都要使青天白日滿地紅絕跡。但在外國，連當地政府也無權干預人家掛旗，因此共產黨恨在心頭，也無可如何。

香港可說是最使共產黨丟臉的地方，每年雙十國慶，市民自動自發的盡量掛旗，觸目皆是，確使左仔非常激氣。老萬前兩天開車經過北角天橋，天橋旁邊一住戶，掛出一面頗大的國旗，來往車輛無不看見，這面國旗，相信使左仔非常氣頂。

許多朋友跟老萬說，不知怎的，看到一面汚腥旗，總覺得非但不悅目，且看似滿染血腥，一看便使人生出惡感；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便覺精神振奮。其實這不純是感情關係，共產黨的汚腥旗在配色上十分不調和，與美國、英國、法國等國旗用紅、藍、白三色，不管其爲星條、米字抑或三截式，都很醒目，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同樣是象徵自由民主的色素，足與這三種國旗比美。

汚腥旗之紅地黃星，顯得非常曖昧。共產黨的機構，招牌也慣用紅地黃字，同樣不能惹人好感。不過，香港居民之不肯掛汚腥旗，絕不因爲旗不美觀，而是它代表的政權的醜陋。

汚腥旗在香港無法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比較。香港許多做大陸生意的，或入了左派工會的，表面上掛的是汚腥旗，實際掛在心頭的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共產黨可以用「利益」爲威脅，要他們掛汚腥旗，可是他們心頭這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絕不能叫他們除下。

中華民國到了二十八年，海內海外還會有一面滿清的黃龍旗嗎？沒有。因爲大家愛戴中華民國；中共「立國」二十八年，海外中國人仍普遍掛青天白日滿地紅，中共這個政權之不得人心，可由此見之！

新界租約期滿前甚至期滿後

中共將不提「收回」港澳問題

中共外長的「內部講話」，提及港澳問題，認爲香港保持現狀，對中共有利，因此表示在今後二十年內，甚至更久的未來，也不會提到「收回」港澳問題。黃華表示這是基於政治因素，政論家則認爲基於經濟因素，老萬相信更爲重要是基於台灣的因素。台灣一天保持現狀，成爲中共的威脅，香港現狀就一天不能改變。

萬人傑

「政論家」之言

中共「外長」黃華一次「內部講話」的原文，在台灣報紙發表後，引起香港居民關注。

據說，華國鋒和鄧小平最近發出一指示」，要「維持香港與澳門的現狀，在二十年甚至較長的時間內，不提收回的問題。」

黃華今年七月三十日在北平「外交部」禮堂，向國務院有關外交各部會的科長級以上的幹部，發表講話，其中一段提及港澳問題，原文如下：

「港澳地區很特殊，左右兩派鬥爭很激烈，我們要密切注意蘇修的勢力滲透，不要讓他們有插足餘地。港澳方面台灣的人員活動也要注意。港澳地區在今後幾年『中國』與世界各國擴大貿易，引進先進科技和設備各方面，都會起很大作用，在政治意義上比經濟價值更大，也可以說它是我們支援世界革命及傳播毛澤東關於世界革命的橋樑，我們可以通過香港做許多由這裏不能直接做的事。」

報上發表了上項消息後，一家晚報記者訪問了兩位「政論家」，對黃華這段談話發表了他們的意見。這家晚報所說的「政論家」，據了解是經常在報上以「專家」姿態發表一些「政論」，又偶然在電視上亮相的那些「寫文章朋友」。

一位「政論家」認爲，他一向就不同意一些人認爲中共要維持港澳現狀，是由於「經濟利益」這種說法。現在看黃華的講話，便證明過去「余言不謬」，他不是說「政治上的意義比經濟上的價值更大」嗎？

這位「專家」說，香港只是個小小的地方，一億美元，對香港人來說，是個大數目，但對有八億五千萬人民的中共來說，一億算得什麼？微不足道。因此，他認爲香港對中共的經濟利益不大。

另一位「專家」持相反見解，認爲黃華這句話並不由衷，不過是掩飾之詞。其實中共要維持港澳現狀，是基於經濟上的理由。

兩位都是「專家」，但「專家」見解却有這麼大的差異，因此，老萬覺得，所謂「專家」的價值，只在有沒有胆說，如肯大放厥詞，不管是否言之成理，也就成爲「專家」了。老萬認爲，最大責任在報紙和電台，偶然發生一些涉及中共的「新聞」，記者就以電話訪問這些「專家」，他們當然不錯過出風頭機會，都以「專家」姿態在螢光幕上亮相，在報紙上出名。你當他「專家」他自然也就以「專家」自居，他們的意見是「信不信由你」。

繼續安定二十年

香港居民，大部分是避秦而來，寄身於別人屋簷下，唯一希望是安安定定的渡過一段日子後，重返故鄉。

有些人寄望於中共把政治改好，人民的生活至少可以過得像蘇修那樣，稍爲得到一點自由，活得下去。

有些人希望國軍反攻大陸，徹底地把中共政權推翻，恢復「舊社會」生活。他們對共產黨建立的所謂「新社會」已受夠了。

可是，二十八年來，中共的奪權鬥爭，有增無已，雖叫出了「大治」的口號，而「大治」無期，人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降低，且長期生活在恐懼中，眼看在可預見的將來，也沒有機會重回大陸在修明的政治下過日子。

反共大陸機會本來不是沒有，中華民國錯過了幾次機會是事實，但反攻的軍事行動有絕大的冒險性，也是不容否認的。因此有「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口號，希望大陸人民革命，而國軍予以外應支援。這當然比較渺茫了。

希望中共改革既無可能，希望中華民國軍事反攻也很渺茫，要過自由安定的生活，還是求庇在這塊英國殖民地。儘管是殖民地，但無可否認，我們過的生活，和大陸同胞有霄壤之別；在某些方面，也比台灣地區同胞有更多的自由，因爲台灣要嚴密防範共黨滲透，香港則沒那麼緊張，在台灣，自由便比香港多受點限制。

但生活在香港的人，有一個無形的陰影，一九九七年不到二十年後，九龍新界租借期間屆滿，如果到時中共政權還存在，要依約「收回」九龍新界

林彪垮台前，中共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多數猪仔中央委員還不知道林彪、陳伯達等人已經與老毛嚴陣對立。當時由陳伯達出面活動準備選林彪當「國家主席」。老毛提議「不設國家主席」係與林、陳進行的針鋒相對的鬥爭，而那些猪仔中委却以爲這是「主席」以退爲進，因此噪噪嚷嚷要老毛當「國家主席」。毛說：這是把他放在火上烤。毛死前大陸無人敢烤他，然死後他的徒子徒孫却花樣翻新的烤他的屍首！

瘟君廟裏烤毛屍

北平表面上以華國鋒爲首的統治小集團那幾個人中，不管是眞的「高舉毛主席偉大紅旗」，還是表面上敷衍，但在事實上都在鞭老毛的屍。十月五日香港文滙報九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彩色的「新華社圖片」。其中有一幅是毛屍及其頭部前端站着四個共軍的照片。圖片說明是「毛主席紀念堂瞻仰大廳。毛主席遺體安臥在萬花叢中晶瑩明澈的水晶棺裏。」

華主持修建的所謂「毛主席紀念堂」、也就安放毛屍供人唾罵的瘟君廟。

九月上旬北平「人民日報」刊出「中共中央辦公廳理論學習小組」的文章：「永遠銘記毛主席的教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篇文章事實上也就是毛生前衛隊長汪東興的文章。它說：一九六四年七月老毛說：「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它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飯沒有事情辦的人，才有閑工夫養花擺花」。

老毛討厭花，他的不肖的和恨他的接班人却偏把他的罪惡而醜惡的死屍安放在「萬花叢中」。老毛最愛江青，但老毛倒斃剛剛四星期她就被捕了。這些都表示：毛被鞭屍絕對不可避免。

矮鄧「實事求是」？

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大上所致的閉幕詞中，曾強調「實事求是」這個「優良作風」。其實，詭計多端的鄧矮子本人，就專靠混淆黑白和顚倒是非，日前中共僞慶，鄧小平對一些視這個矮子爲「龐然大物」的外國鬼子發表談話，侈談甚麼「解放台灣」。據說，因爲台灣同胞「民不聊生」。對這類屁話，聽了令人起鷄皮疙瘩，說的人簡直是無恥到了極點。鐵嶺遺民在十月四日萬人日報「上下古今」專欄中寫道：「台灣省沒有鐵幕，人人可以去，台灣省的中國人，過的甚麼生活，也是人人皆知。如果說住在台灣省的中國人有煩惱，便是担心因營養太好引起的各種病症」。

萬人傑在十月六日萬人日報上針對鄧矮子誣衊反共基地台灣省的騙人鬼話，用「民不聊生有餘粮」寫他的「牛馬集」。台灣「民不聊生有餘粮」，大陸同胞過的是「幸福生活」，但却吃不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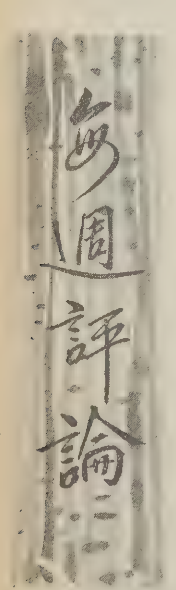
事實證明：鄧小平所提出的「實事求是」等濫調，用意在於衝擊華國鋒等人。因爲以華國鋒、汪東興爲首的「捧屍派」，一年來不僅沒有「實事求是」，甚至爲了利用毛屍比過去還神化老毛。華某上台當權可用八個字來加以形容，就是「心狠手辣，手急眼快」。因爲他和汪東興之流是投機份子，如果讓他們眞的「實事求是」，那就得公開天安門事件的眞象。主張整肅矮鄧的當然是毛江，而從旁帮助策劃，並直接下手的主要就是華汪。

老狗「冲喜」作用不大

自從去年七月七號范園焱義士駕機起義來歸後，對中共暴政的揭露自是言人之所不能言，眞是痛快淋漓入木三分。對此，北平政權當然痛恨萬分，並時刻想有以報復。在中共頭頭的心目中，最好是自己跑了一個空軍中隊長，從中華民國拉來一個更高的軍官。然無論是在台灣省或在海外，深明大義並具愛國情操的中國人，又有誰肯幹這種棄明投暗的事情呢？有的那除了是墮子血外，和入了外國籍的聲名狼藉的無恥政客。據十四日香港文滙報報導：「僞國大代表郭連蔭先生偕同夫人盧瑩如、兒子郭中美由美國回國探親參觀」。該文滙報還刊出一幅照片，說是郭盧夫婦在北平僞慶「遊園聯歡會上」照的。

據說：郭「係內蒙自治區呼和浩特（王爺廟）市人，今年八十一歲。解放前，他曾在馮玉祥、傅作義部任職，担任過民社黨綏遠省黨部主任委員。一九五〇年，他由香港去台灣，一九六五年由台灣到美國」。

去年僞慶，中共從日本拉個商震，今年由美國拉個郭連蔭，均八十多歲的老狗，就是「冲喜」，也不會起甚麼作用。



NO.520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十三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20

得意忘形

嚴以敬作

期滿前甚至期滿後

中共將不提「收回」港澳問題



寫入雜誌(第五一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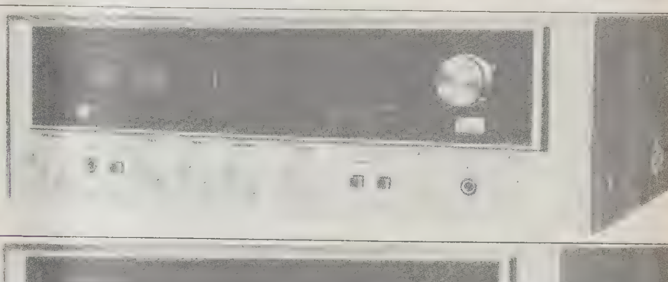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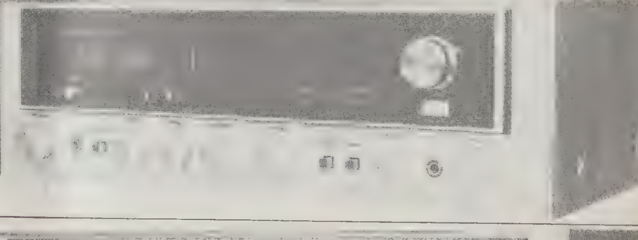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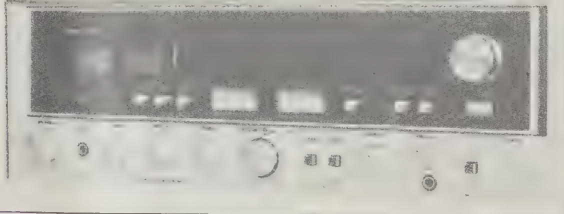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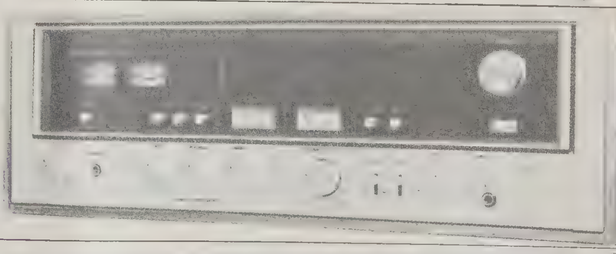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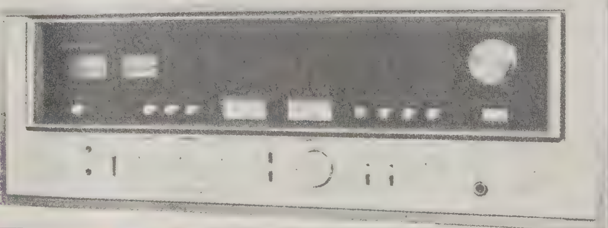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過雁 調寄虞美人（回文）

封淑英

娟娟月出雲飛彩。遠遠天連海。半空橫練雁徊低。失隊晚來驚過唳聲悽。
平沙一望回程路。漠漠征長赴。暑衡寒冒去還來。歲歲素心傳托密箋裁。

回讀：

裁箋密托傳心素。歲歲來還去。冒寒衡暑赴長征。漠漠路程回望一沙平。
悽聲唳過驚來晚。隊失低徊雁。練橫空半海連天。遠遠彩飛雲出月娟娟。

丁巳新秋爲雷大音樂家宏張老弟閣下賦而留念

樵西冷漁李文格

文章道德仰高風，獨鶴一鳴聞九重；恬淡眞如林處士，清狂直追米南宮。[illegible]，[illegible]。撥軫絃音開霧月，[illegible]鐘！

秋望

雨化

星移物換又秋時。遠眺籬邊菊滿枝。涼借清風明借月。歡憑古調遣憑詩。晨飛雁陣驚寒影。晚降霜華濕薄衣。回首山河生百感。悄開[illegible]惹愁思。

芰荷香 賞荷

呂錦洲

畫樓東。正新荷競放，十里香風。淡妝輕抹，午疑洛水仙容。鴛鴦葉底，[illegible]情，淺[illegible]儀。[illegible]裏，曲檻搖紅。[illegible]重重。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黃[illegible]

[illegible]

風吹過，四圍菡萏香浮。亭亭翠蓋，正珠跳，涼雨初收。棲葉底，婉孌綢繆。文禽並宿，不羨鸞儔。幾度歌聲悅耳，問綠雲深處，誰唱吳謳。盪搖雙槳，採蓮人在蘭舟。徐舒玉手，漫摘來，纖指輕柔。驚返顧，一笑迴眸。低鬟薄臉，帶怯含羞。

前調 廣州泮塘懷舊

陳崇興

客懷歸。正風雲洞，心醉神迷。邇遐難遇，芰荷有否凝脂。泮塘萬頃，伺水鷹，翡翠裳衣。魚戲那覺離披。波驚嘴捕，飽飫高飛。
織錦天孫絕奇艷，凌河仙子，裾袂霞揮。鷁舲輕掉，採蓮姿辭閨。六郎葩貌，戀愛情，徒苦相思。誰共飲碧筩盃。良媒乏了，嫁杏衍期。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對江天。正斜陽西下，回照峯巔。亂山殘影，暗將蒼海全塡。行吟麗景，聽鳴禽，隔葉聲喧。登古剎，指點雲泉。漫遊未倦，却又留連。
去去歸帆漸遠，更碧空清淨，皓月初圓。紫霧林畔，夜闌猶舞爐邊。誰歌一曲，信多情，醉我尊前。思往事，酒醒難眠。天涯曉望，盡是迷烟。

前調

藍戒三

遠山横。看千林綠染，幾樹紅蒸。欲留春駐，抑[illegible]行程。番風幾許，待從頭細數飄零。憔悴[illegible]眼[illegible]輕。花間酒醉，天半雲停。
倦旅江湖作[illegible]，試蘇公水調，歐子秋聲。[illegible]，倩誰再[illegible]亭。百年[illegible]，[illegible]，多少生平。非事一[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

桐葉

葉玉超

幾株涼影綉簾侵。金井疎桐夜月沉。一自西風搖落後。琴材尚許賺知音。

前題

荆鴻

封唐一葉亦尋常。稽古河東辯論強。人壽儘多兒戲事。扳龍得幸便侯王。

前題

李文格

籬邊誰獨戰西風。剎那飄來一葉紅。心事未隨飛絮亂。遙憐舊苑碧階桐。

前題

曾念祖

莫因封弟論非是。已就新涼井畔歌。記得洞庭湖上過。如今誰與問如何。

前題

崔雲岩

飄然一片秋纔報。金井闌邊絡緯啼。留得綠陰[illegible]有日。疎枝恰好鳳凰棲。

前題

何鏡宇

猗與晉國有人雄。封建初憑一葉桐。原是成王兒戲耳。誰知著眼在周公。

前題

歐一鷗

葉落梧桐天下秋。因風飄泊去難留。辭枝一任隨流水。隱[illegible]鄉心惹客愁。

前題

震圖

梧桐葉落炎威歛。宇宙家家覺晚涼。飽受炎[illegible]無限苦。炎威屆日自消亡。

前題

劉允中

原野秋深露濕濃。人間冷暖[illegible]時風。葉[illegible]梧桐知聞。[illegible]。

前題

劉紹進

[illegible]前一葉得秋先。最作離人五色箋。數[illegible]。[illegible]然。

，經過陰謀策劃布置，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移藩」。千不該萬不該，偏將一雙活寶弄到一處。未知可是陰差陽錯，使二人得以結合。據傳，鄧埼後，之所以未受軟禁，得免被宰，也全靠二人營救，包庇在廣州避難。若然，則眞的冥冥中自有主宰，在毛安排詭計時，將他的心竅迷了。

「十一大」閉幕後，韋、許一直滯留北平，現證實韋當了「總政治部主任」，至於許，一傳其接替葉劍英任「國防部長」，一說可能出掌原由鄧小平担任之共軍「總參謀長」。照情形看，後者兌現之機會較高，因「總參」與「總政」地位接近，「國防部長」則高了兩級。

不過，話得說回來，筆者總有這麼一種感覺，認爲韋、許之上升「中央」，是焉知非禍。因爲毛共過去不乏將地方頭目抬高了再打倒的先例。黃永勝，溫玉成之教訓歷歷在目，應是許、韋的前車之鑑。華國鋒學足了毛澤東的歪主意，來一招調虎離山而除之，也不算出人意料者。（詠輝）

北平頭號當權人物 外國人認爲鄧小平

一個偶爾往訪中國大陸的人，一定會認爲中共「黨主席」華國鋒的權力是無限的。一座六十呎高的華國鋒肖像，矗立在廣州一處交通要衝；在北平，成千幅繪着他畫像的海報張貼各處；在中國大陸各地的住宅、商店、與辦公室，近日最流行的「革命藝術作品」都是描寫以下一幕：毛澤東信心十足，眉飛色舞地對華國鋒說：「你辦事，我放心。」但如果問北平或香港的任何一個中共問題觀察家，誰是目前中國大陸最有權力的人，他們不會說是華國鋒，他們的答案是「第一副總理」鄧小平。

直到大約六週以前，鄧小平担任一切「公」職，再早一年多前，他完全消聲匿跡。當時他不斷被責罵是個「不知悔改的走資派」，與黨內的一股「右傾翻案風」，但是現在，鄧小平的大權在握，是不容置疑的。他在中共最近舉行的「十一全大會」中玩弄的政治手段，似使他根深蒂固地躋身於中共「三頭馬車」——加上華國鋒、葉劍英——之首。在與那些曾和華、鄧打過交道的人談過話後，或在看過華、鄧兩人一眼過後，筆者毫不猶疑地認爲鄧小平才是中共大頭目。

這些有關鄧小平權力的推測，多半由於華國鋒黯淡無光的公開表現而起。華國鋒看起來就不像個有權力的人。他碰到外國人會害羞，說話慢吞吞且聲音低得連他的譯員都難聽得懂。一個會與華某會談過的歐洲人士說：「我（當時）一點也沒有正與一個大人物說話的感覺。」

鄧小平的經驗與技巧，使他在「政治局」大部份作業中享有優越條件。他在上個月復出後，立刻成爲中共政權的頭號對外事務專家。美國官員報導，國務卿萬斯兩週前訪問北平時，所有重要談判的對手都是鄧小平。在經濟方面，據說中共政權一切重要經濟決策都出自其手。

但鄧小平實力的眞正泉源不是他的這些經驗與技巧，而是他的強大政治盟友。對許多曾被激進派整肅的「官員」說來，那小平不僅是他們的一份子，且是他們進身的最大希望。鄧小平與華國鋒不同，與許多「軍區司員」有密切關係。北平大部份外國「大使館」認爲，在「政治局」中，鄧小平對華國鋒至少佔三比一的優勢。若干中共觀察家預期，鄧小平終將出任「黨主席」，特別是在八十的葉劍英不久死去或退休後尤然。但鄧小平在復出後發表的一切公開聲明，都給予華國鋒適當尊重，且兩人間在意識形態上也似並無差異。同時鄧小平必然瞭解，如果要罷黜華，中共必須付出政治、經濟與心理上沉重代價。

陳錫聯，許世友徒手，加以鄧小平影響力，「北京軍區」便很容易落在鄧許手上，以「北京軍區」正牌槍桿子，對抗八三四一的特務部隊，自然是不費吹灰之力，到時華汪必走上四人帮之路。

讀者　朱基
（九月二十九日）

楊勇協助鄧小平全力統馭槍桿子

編輯先生：

前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被委任爲共軍副總參謀長，與新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共同掌握共軍的實際權力。楊勇是鄧小平人馬，出任此職，完全是爲分担鄧小平的工作，鄧小平一身兼三職，只能對每一職位作出決策，但實際的執行者，則要交由副手辦理。由於共軍總參謀部相當重要，非起用親信不可，楊勇出任此職，是全力執行貫徹鄧小平在共軍中的統御工作。鄧小平勢力之大，亦由此可見。

韋國清與楊勇，都是鄧小平的忠實信徒，而且兩人在地方上均有潛勢力，並不像張春橋，沒有地方實力基礎，虛得空銜，軍命不出京門，即使下達地方，也是陽奉陰違。韋國清雖離開華南，但許世友仍掌廣州軍區，楊勇的接任人劉震，也是鄧小平心腹，所以此兩人離開地方，對他們並沒有影響，相反地更好替鄧小平工作，由中央貫通地方，全面掌握槍桿子。

鄧小平復出後，不斷調整調動共軍人事，把自己的親信調去地方，拉上中央，全力在共軍中建立堅固堡壘。此無他，因爲槍桿子出政權，只有實實在在掌握槍桿子，自己的權力才能至高無尙，話一是一，說二是二，無人敢反抗。相反地，華國鋒只能委出「秀才」，担任革委主任，自然是秀才遇着兵，有理無理說不清。

鄧小平所重用的「兵」，都是替中共打天下，身經百戰，富於經驗的人物，且是在文革中屢遭整肅，浮浮沉沉，滿肚子烏氣的梟雄。他們對文革派均有刻骨仇恨，視毛澤東如狂人，對自命爲毛澤東信徒的華國鋒，當然不賣賬。這班人一復職掌權，隨着帶來大批大大小小的心腹上台，這批人非同小可，他們絕不放過文革派對其迫害。論對文革派打擊最大，直接遭殃，並不是幾個位踞高職的走資派，而是無數隨着大走資派復出而復職的中中小小走資派，他們分佈在大陸每一個角落，隨時可置文革成員於死地。毛澤東決不會想到死後，華國鋒、汪東興，籠裏鷄作反，斬斷文革派的命脈。更不會想到，鄧小平起死回生，形成數風流人物，還看矮鄧的局面。

讀者　王勇
（九月三十日）

許韋調升焉知非禍 華學毛招調虎離山

中共「新華社」已證實韋國清充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至此，先前小道消息所傳「廣州軍區」兩頭子許世友、韋國清可能調任「中央」職務之說，業已獲得局部兌現。

自「文革」開始以來，許、韋二人即成爲共軍的「傳奇」式人物。許某於毛澤東炮打劉少奇，正式發動「文革」運動，共報大罵「中國赫魯曉夫」之後，仍在「南京軍區」大搞學習劉少奇的「修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活動，可謂膽大生毛。結果不但未垮台，據說還因立了「新功」而地位上升。這是一奇。楊成武陰謀打倒許世友，結果倒下來的是自己，許某未損分毫，長時間坐鎮南京，與上海毛派分庭抗禮。這是二奇。毛死後，許批「四人帮」不算賣力，反而力迫華國鋒讓鄧小平復職，並提出重新評價毛澤東功過的意見，而竟能使華屈服。這是三奇。換了個人，即使如有十條命也恐已全丟掉了。

韋國清「文革」時被指爲「軍閥」，「陰謀家野心家」，竟能死硬頂住不垮。據說是靠了地理環境，仗着廣西是接越前綫，以及他與北越共黨的密切關係，要脅毛「中央」。稍後，更對造反派實行血腥大屠殺，一九六八年飄流來港海的大批五花大綁浮屍，便是韋某的傑作。結果，他也奇跡般地如許世友之反而步步高陞，毛死後，即聯合許世友與華國鋒爲難，並力主鞭毛屍。

許、韋之聯合反毛，說來可笑，這個機會竟是由毛澤東一手促成。林彪事件發生後，對共軍頭目深具戒心

萬人意見

韋國清離巢出長要職禍福難論
鄧小平新系勢力暴漲華汪危矣
許世友若出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鄧小平勢將坐「龍庭」

編輯先生：

中共「新華社」上月二十四日報導，中共「政治局」委員韋國清以共軍政治部總主任身份出席共軍文藝會演閉幕儀式，該報導稱：「來自全軍各部隊的廣大文藝戰士二十四日晚在北京展覽館劇場舉行了隆重閉幕儀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錫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出席了閉幕儀式。」

韋國清升官，海外中共問題專家有不同看法，一認爲韋國清出任總政治部主任，是鄧小平權力冒升，已凌駕華國鋒集團之上；另一認爲，韋國清之升任，是華國鋒調虎離山計得售，削弱韋國清在地方上的勢力。以上兩種推測，均有存在的可能性。

共軍政治部主任一職，權力與共軍總參謀長平衡，毛澤東生前，從不把此兩職位交由同一系統軍人把持。如徐向前、聶榮臻；粟裕、黃克誠；黃永勝、李德生；鄧小平、張春橋。此兩職位文革前是由軍人出任，且是元帥，大將級人馬；文革後才由上將、中將出任；鄧張則非軍人。可見毛澤東後期甚至連不同系統的軍人都不信任，要派非職業軍人把持。

鄧小平復職共軍總參謀長，爲了使權力不受制肘，總政治部主任一職，最好選任親信，韋國清是鄧小平的老友，出任此職，對鄧猶如虎添翼。

韋國清早年在廣西參加鄧小平的「百色暴動」，以後雖不屬同一軍系，但彼此關係良好，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後，專誠到廣西與韋國清串連，八大軍區撥位，鄧小平把韋國清調升到廣州軍區擔任第一政委兼廣東省革委主任，與許世友拍檔掌握華南權力。經鄧小平這一悉心安排，許韋遂成爲鄧小平二野軍系外的一強有力支持者。據說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後，逃到華南，在許韋庇護下，才能渡過難關。

四人帮垮台，許韋力主鄧小平復出，拒絕上京參加華帮會議，廣州出現反華擁鄧大字報，是得到許韋的默認支持。此後南北出現分裂僵局，直至鄧小平復出，許韋才上京，在「十一大」會上，並排坐在一起，露出得意的神色。

由鄧小平的復出，許韋上京，一直留在北平，韋國清出任政治部主任，許世友傳說出任「國防部長」的事實看，鄧小平新系的勢力已相當龐大，華汪權力顯得軟弱無力，照此形勢發展下去，華國鋒已被鄧小平架空，鄧小平取代華位置，快要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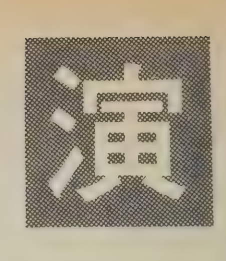
至於說，華國鋒把許韋調京，使這兩隻猛虎離穴，對華說，是百利而無一害。以前毛澤東撤銷六大軍區，把彭德懷、林彪、劉伯承、陳毅、高崗等調京，消除地方軍閥割據局面。

文革時，林彪把黃永勝調京，原作自己得力助手，結果反使他失去原有地盤。因此，上調任高職，是瓦解地方軍閥勢力的有効手段，故有人認爲華把許韋誘離老巢，顯示華國鋒權力正在鞏固中。

不過，華國鋒權力是否鞏固，要看許韋走後的繼任人是誰，外傳楊勇可能出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假如屬實，則許韋可以放心離老巢，專心在北平助鄧小平一臂之力。因爲楊勇也是擁鄧人物，楊勇自丟掉「北京軍區」司令員一職後，長期雪藏，直至鄧復出後，才出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爲陳錫聯副車。毛澤東削藩，鄧小平把楊勇調升新疆軍區司令員，目前新疆軍區司令員由鄧系劉震出任，楊勇卸職會以廣東領導人在北平出現，仍未正式委任，相信是華鄧在爭持中得不到妥協之故，倘楊勇正式出長廣州軍區，許韋的離巢，絕不能看成是華國鋒調虎離山。

華國鋒唯一的依靠，是汪東興的八三四一部隊以及陳錫聯的北京軍區。鄧小平若能把北京軍區由陳錫聯手裏交到許世友手上，汪東興的八三四一部隊便不能起作用。

北京軍區雖經陳錫聯經營多年，但共軍來自不同軍系，未必全力効忠




蔡東方

來答聘。諸葛亮於是又派費禕再度去建業，也算是「答聘的答聘」。

在鄧芝前往建業以前，劉備或諸葛亮曾經派了兩位不甚稱職的人去過：丁宏，陰化。孫權在寫給諸葛亮的信裏說：「丁宏掞張，陰化不盡」。孫權對鄧芝却十分欣賞，他告訴諸葛亮：「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鄧芝是南陽郡新野縣人，光武帝好友兼功臣鄧禹苗裔，眼見天下大亂，選擇了益州作爲安身立命之地，作了劉璋的部下的部下，在蜀郡郫縣當一名所謂「邸閣督」——山路棧道的管理員。劉備奪得了益州以後，到郫縣去視察，遇到他，聽到他的報告，看出他是人才，就叫他由區區管理員而「平地一聲雷」升爲郫縣的縣令；不久又因行政成績優良再升爲「廣漢太守」；其後又「內調」爲「尚書」。諸葛亮派他去建業，又加給他一個「中郎將」的官銜。

中郎將的軍階，雖則是不算太小，但在孫權的眼裏究竟算不了什麼，引不起這位大王的興趣。因此，鄧芝在建業的旅邸裏等候了若干天，而孫權並未予以召見。

他寫了一封信給孫權（這封信是下屬寫給長官的，在當時稱爲「表」。）鄧芝之表裏說：「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部下這一次來，也是想帮帮吳國的忙，不僅是替蜀國辦事。）

孫權接到了這一道表，念了一遍，覺得語氣不亢不卑，頗有道理，就立刻下令召見，見面之時，孫權說：「我未嘗不想與你們蜀國「和親」，但是你們的國君年紀太輕，領土又小，抵不住魏國的壓偪，難以自保，因此我才很爲遲疑。」

鄧芝回答說：「魏國雖大，吳蜀兩國合起來也有荆、揚、交、益，四個州。况且，大王是「蓋世之英」（蓋世的英雄），諸葛亮也可以說是一時的豪傑。蜀國有一重一重的高山，吳國也有三江可資防守。所以，吳蜀兩國聯合起來，像嘴唇與牙齒一樣，進可以統一中國，退也能夠與魏鼎足而立。大王倘若向魏輸誠納欵，魏國就要大王自己去上朝，或是送兒子去當人質。倘若你不肯照辦，魏國就會派大軍來征討，稱大王爲叛逆。蜀國在那個時候必定沿着長江，順流而下，江南的一大片土地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

孫權聽了鄧芝的這一番大道理，有很久沒有說一句話。孫權是在沉思默想。想定了以後，他就向鄧芝說出四個簡單的字：「你的話，對。」

於是，孫權就不僅與「蜀」繼續保持和平，而且進一步對魏國斷絕來往。再進一步，他就和蜀締結攻守同盟了。

攻守同盟的締結，是天大的事，不能立刻便與鄧芝立約簽字。

孫權派一位輔義中郎將，吳郡吳縣人張溫，作答聘的特使，到成都來見阿斗與諸葛亮。諸葛亮和張溫談了一些時候，談出眉目，就命令鄧芝再去建業一次。

吳蜀雙方信使往還，前後有七年之久，才終於締結成了同盟條約（條約裏面，稱劉禪的國家爲漢，不稱爲蜀。它的正式名稱，本是漢，而不是蜀，陳壽及後代的歷史家，爲了方便起見，才稱它爲蜀，或蜀漢，以別於前漢與後漢。吳國的君臣，喜歡稱它爲「西」；魏國的君臣，只肯稱它爲「賊」。蜀漢的君臣，也稱魏爲賊。）

鄧芝去了東吳兩次以後，費禕又在建興三年或四年去了一次（建興是劉禪的第一個年號）。到了建興七年，諸葛亮又派了陳震前往，慶賀孫權稱帝，乘着孫權高興，便把同盟的條約簽訂了。

孫權是老早就該稱帝了的。曹操與曹丕先後封了他南昌侯與王，却在封他爲吳王以後不久，見到他打敗了劉備，吞併荆州的南郡、宜都郡，與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個郡，聲勢浩大，就藉口他不曾遣送兒子孫登當人質，而大興問罪之師。孫權始則卑辭道歉，繼則以不用魏國的年號，而自創一個「黃武」二字的年號作爲抗議（以魏的黃初三年爲吳的黃武元年），却未敢再進一步，自稱皇帝。

爲什麼到了後主建興七年，亦即他自己的黃武八年，他竟然在四月丙申日自稱起皇帝來了呢？因爲，黃武七年八月，他的陸遜在（安徽潛山縣東北的）石亭大破魏明帝曹叡的大將曹休，他自己不再對魏國畏懼。

曹叡是魏文帝曹丕與袁紹的二媳婦甄氏所生的兒子。有人懷疑，曹叡的父親根本不是曹丕。而是袁紹的第二個兒子袁熙（正如有些人也懷疑，明成祖不是明太宗的兒子，而是元順帝的兒子）。

曹丕這個人極無良心，他在曹操大軍攻破鄴城之時，乘人之危，用暴力強迫這位袁紹的二媳婦甄氏順從了他，叫她生下曹叡，却又見異思遷，喜歡了一個姓郭的女子，逼死了甄氏。

曹丕對於自己的同胞兄弟，任城王曹彰，也不惜用毒藥澆在棗子上，毒死。

另一個弟弟，曹植，也被曹丕欺負得悶悶不樂，死在明帝曹叡太和六年，享壽僅僅四十一歲。

新三國





陸遜大敗劉備

陸遜動手的時候，是章武二年（黃武元年）閏六月。一場惡戰，同時燒掉了劉備軍的四十幾個營盤，殺掉了幾萬兵與大將張南、馮習，與來自（四川西南部的）越巂郡的「胡王」摩沙柯。

摩沙柯在三國志陸遜傳之中被寫成「沙摩柯」，可能是當年抄寫的人抄錯。

劉備本人逃到一座叫做「馬鞍山」的高地之上，只剩下極小部份的主力，這殘餘的主力，也被陸遜督率了若干人馬加以包圍，擊潰。

江表傳說劉備把盔皮甲作爲燃料，燒斷了夷陵的山路或棧道，狼狽得很，一口氣逃回了白帝城（四川奉節）。

劉備的鎮北將軍黃權，掌握有相當多的兵，不會來得及援劉備，被陸遜的部隊隔斷，便投降了曹丕。駐紮在今日湖北上庸一帶的孟達，也投降了曹丕。

有人向孫權建議，索性對劉備跟蹤追擊，捉住他，吃掉益州。

孫權徵詢陸遜的意見。陸遜說：「曹丕正在集中兵力，藉口帮助我們討劉，其實是很想襲取我們的後方。我們不可以不對曹丕加以戒備。所以，我已經大胆的自作決定，叫追擊劉備的兵停止前進了。」

孫權的昭武將軍朱然與建忠中郎將駱統，看法與陸遜的相同。

曹丕果然在兩個月後，這一年的九月，出兵三路：一路由曹休統率，來到（安徽和縣西南的）洞口；一路由曹仁統率，來到（無爲縣東北的）濡須；一路由曹眞統率，來到南郡的首縣江陵，把江陵包圍了起來。

孫權慌忙派遣呂範以五個軍抵抗曹休；叫諸葛瑾指揮潘璋與楊粲等人救江陵；嚴令朱桓以「濡須督」的身分，死守濡須。這三路兵，有兩路均被曹軍打敗，僅僅朱桓總算表現得還不太壞。

孫權向曹丕上書悔過，把話說得十分客氣：倘若所犯的罪太大，情願把土地人民一齊「交還」給皇帝曹丕，自己「寄命交州，以終餘年」。

曹丕的回答，是「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只因爲「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叫你送兒子孫登來當「人質」，你多方推諉，不會送來。

孫權在當時已經是大魏帝國的諸侯，受封爲「吳王」，照規矩確是應該送一個兒子以上到京城洛陽以「任子」的身分做或大或小的官，在事實上作爲忠心於魏國朝廷的擔保。

他始終不肯送，由於不願意把鼻子交給曹丕牽，不願意喪失他的「獨立王國」的國君的地位。

於是，吳魏之間就繼續處於交戰狀態。吳在一方面和劉備結了深仇；一方面又實在有點兒吃不消曹丕的三路進攻。

孫權挨到這一年的十二月，不得不厚著臉皮，以戰勝者的身分，向戰敗者劉備求和。他特派太中大夫鄭泉前往白帝城，拜訪劉備。

劉備接見鄭泉，同意了和，也派了一個太中大夫（宗瑋）到武昌見孫權，算是答聘。（孫權這時候已經把江夏郡的鄂縣改名武昌，作爲新設的武昌郡的郡治。他自己原本住在吳郡的阿縣——即丹陽。後來在秣陵縣境內造了建業城——即今日的南京。襲擊關羽以後搬到公安城，爲了就近支援陸遜抵抗劉備而又還居到武昌城。）

（劉備在自稱漢中王的時候，都城在理論上應該設在漢中郡的南鄭縣，而事實上留在南鄭縣之時極短，便回去了成都。其後，自稱漢朝的皇帝，都城在理論上反應該設在長安或洛陽，却由於事實上的限制，只能偏安於一方，把京都也都設在成都。）

孫劉二人經過了這一番互相報聘以後，可謂言歸於好。

劉備在次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後主劉禪繼位，把一切軍政事務交給諸葛亮管。諸葛亮堅持了他的聯吳伐魏的政策。此後吳「蜀」之間不僅不再有戰爭，而且合作到底。

（廿五）漢吳同盟

孫權劉備二人，畢竟是非凡的人物。孫權能在戰勝以後，反而向被他打敗的劉備求和；劉備於報仇報不成功以後，慨然面對現實，接受孫權的言歸於好的建議。這兩位均可以稱爲「知過能改」，值得我們讚歎。

雙方互相派遣的使者，孫權所派的鄭泉與劉備所派的宗瑋、費禕，也都是「使於四方，不辱命」的外交人才，非清朝以來的若干只會向洋人脅肩諂笑，滿口「也是」的「西崽官僚」可比（西崽是上海人用來稱呼洋人所雇用的中國僕役的名詞）

劉備去世，阿斗劉禪嗣位，諸葛亮主持成都的漢朝朝廷，決心把漢吳之間的和平，進一步發展爲攻守同盟，於是派遣了鄧芝作「大使」前往建業。孫權派一位官居輔義中郎將的張溫

，但是、一牽涉到賣國便決不饒恕，你如果簽了這項比當年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都不如的條約，到了那一天，他決不會原諒你，結果將同佛海大哥一樣。」

周恩來嘆口氣：「將來的事將來再說，目前怎麼過這一關，便是一大難題，我不去，老毛一定不答應，認爲我有心害他，這筆賬怎麼算。」

鄧穎超說道：「也許你不去老毛回不來呢？」

周恩來說道：「沒有的事，老毛對史大林大元帥百依百順，換了別人未必像老毛這麼聽話，爲什麼不讓他回來。」

鄧穎超說道：「不問如何，這張條約上面一簽了字，可是改不掉的，就算你的老長官能原諒你，也是千秋萬世。」

周恩來苦笑道：「我這種人還能留芳萬世嗎？只是遺臭長短的問題。」

兩人正說着，警衛進來報告，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要「總理」趕快去。

周恩來嘆口氣，站起身說道：「十之八九是那回事。」

鄧穎超說道：「恩來，你聽我的話，最好推給別人去簽字。」

周恩來未再接腔，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劉少奇、朱德、陳雲、康生、陸定一、張聞天、楊尙崑都到了。

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報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已經勝利完成」，現在就等簽字。

朱德不知就裏，說道：「主席在莫斯科，順便簽了字，不就好了。」

劉少奇說道：「主席不是外交官，這種條約，向例是由外交部長簽字的。」

所有大頭目聽到這句話，一齊看周恩來。

周恩來說道：「我雖然兼任外交部長，實際職務是總理，爲了愼重起見，我想最好派一位專任外長去簽字。」

劉少奇問道：「我們哪來的專任外長。」

周恩來陪笑道：「可以馬上任命一位。」

劉少奇說道：「主席不在，誰任命外長。」

周恩來說道：「副主席在也是一樣。」

劉少奇笑道：「總理不必推卸責任，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實在是一份光榮任務。」

周恩來說道：「我也知道是光榮任務，不過，我只覺得身份名稱，沒有一個專任外長，不夠鄭重」。

劉少奇說道：「總理的話也許有道理，但莫斯科方面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突然陣前易將，史大林大元帥會不會懷疑另有別情。」

一提出史大林大元帥，周恩來頓時噤不敢聲。

劉少奇接着說道：「其實全部條文我都知道，實在基於平等互惠立場簽訂，我們並未吃虧。」

周恩來說道：「其實都是一家人，也無所謂吃虧不吃虧，我所以要派出專任外長，決無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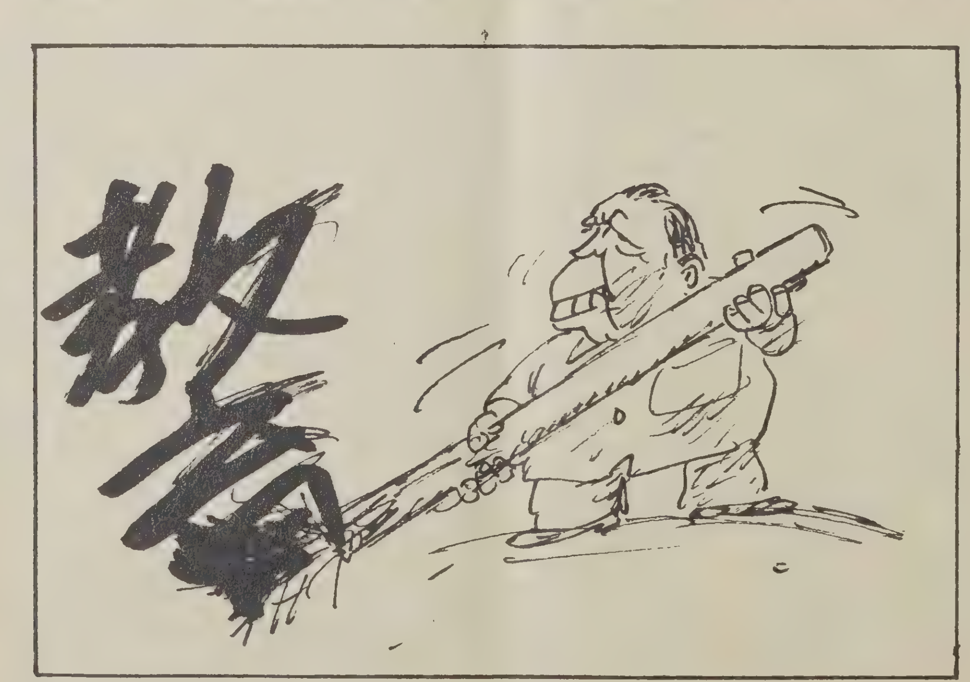
朱德已經看出眞正問題所在，插嘴問道：「少奇同志，新條約有沒有規定東北與新疆的主權誰屬」？

劉少奇說道：「沒有提到，當然是屬於我國了。」

朱德又問道：「外蒙古呢？」

劉少奇說道：「外蒙已經獨立，完全不關我們的事，條文自然也未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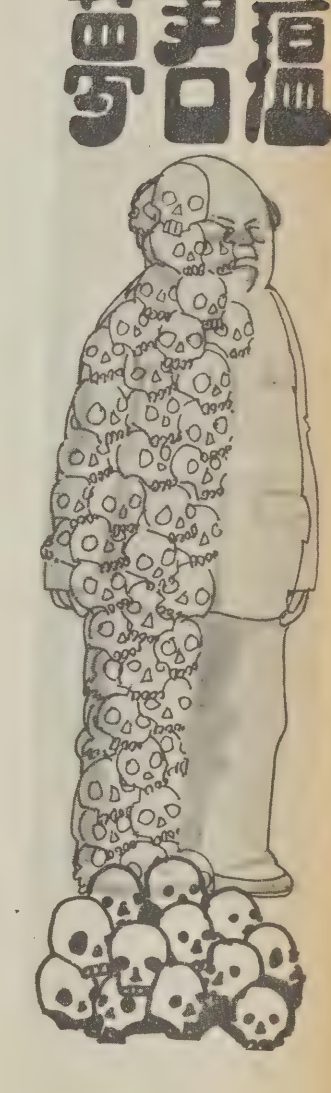
朱德點頭道：「這樣並無大的問題，總理不必多担心事，趕快去簽了字，主席可以回來。」



爛毛筆怎能寫好字？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毛澤東在莫斯科兩個月不回來，北平方面謠言就多了，一天「政協」開「常務委員會」，散會後，「常委」裏的共產黨員趕着去參加另一場會談，剩下的都是「民主人士」，談談便沒有拘束。

黃紹雄先生說道：「毛老板去了這麼久未回，會不會昭王南征而不返呢？」

王芸生說道：「不是昭王南征不返，而是懷王入關。」

羅隆基說道：「二公說的是一件事，總之是回不來了。」

王芸生說道：「努生兄，我同季公說的情況似是而實非，昭王南征不返，是無端端被楚人害了。懷王入武關盟秦，雖然也是被騙，但如果懷王肯接受秦人的條件，仍有回來可能。」

章伯鈞點頭道：「我們的專家這樣一說，我就明白了，不過，你看咱們的懷王會不會接受秦人條件呢？」

王芸生笑道：「當然會，而今已是秦楚一家，還分甚麼彼此。」

一句話引起鬨然大笑。

羅隆基說道：「我有點不明白，旣然懷王不入關就答應了秦人條件，爲甚麼又兩月不歸呢？」

黃紹雄說道：「也許是在學習。」

羅隆基笑道：「季寬，虧你是八桂智囊，怎麼說出這種外行話，毛老板還要學習？」

黃紹雄冷笑道：「努生兄，任何事都因人因地而異，毛老板在中國當然是最正確的了，但是到了偉大的史大林大元帥面前，也許還有不太正確之處，尤其是思想方面，更要徹底改造。」

聽了黃紹雄的話，全場愕然，從不講話的沈鈞儒也開腔，問道：「季公，毛主席思想還要改造。」

黃紹雄知道這個老傢伙奸刁，一肚子害人主意。但是話既然說出口也無法收回，當時冷然說道：「衡老，思想改造也有各方面，毛主席自沒有資產階級思想，不須從這方面改造。」

沈鈞儒追問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要改造的呢？」

黃紹雄笑道：「我也只是瞎猜了，照黨中央發表消息，毛主席到了好幾個加盟共和國，有些地方比我們中國落後的多，有什麼好學習的，除非去學習如何接受偉大的蘇聯領導，也變成一個加盟共和國。」

此言一出，舉座震驚，也沒有人再敢接腔，大家都覺得智囊到底是智囊，毛澤東久留莫斯科不能回來，可能與加盟共和國有關，想想不久之後也許自己會變成蘇聯人，心裏都有或多或少的悲哀。

毛澤東回到莫斯科之後，決計簽署史大林交下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拍一封急電要周恩來去莫斯科簽約。

周恩來對毛澤東在莫斯科情況雖然不完全知道，但大體也明白史大林不讓他回來的原因，接到電報要去簽字，當時頗爲躊躇。回到家中，面色沈重，悶悶不樂。

鄧穎超問道：「又有什麼事？」

周恩來說道：「沒有事？」

鄧穎超冷笑道：「沒有事？你還想騙老娘，看你的樣子也看得出來了，你還是老老實說出來，老娘也許能替你拿個主意。」

周恩來忍不住笑起來，問道：「小超，你替我拿主意。」

鄧穎超翻起鴿蛋眼說道：「怎麼樣，你以爲老娘拿不出主張。」

周恩來說道：「小超，我現在告訴你，老毛要我去莫斯科簽字。」

鄧穎超愕然道：「簽什麼字？」

周恩來苦笑道：「是史大林大元帥交下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現在要簽字了。」

鄧穎超問道：「是不是簽了字就放老毛回來。」

周恩來說道：「這點就不知道了。」

鄧穎超問道：「老毛自己爲什麼不簽字，要你去簽？」

周恩來說道：「大概因爲我是外交部長。」

鄧穎超說道：「恩來，你萬萬不能去。」

周恩來問道：「爲什麼？」

鄧穎超向東南指了一指，說道：「你該了解你那位老長官的脾氣，部下犯了天大的罪他都能原諒

兩戰失利再度褫職

咸豐八年三月，署理工部尚書。但同年四月，英法軍艦駛入天津，命馳赴楊村會同提督托明阿籌防守。六月，署直隸總督；七月，以通州鑄造銅炮需用銅斤，請截留浙江運津洋銅九萬餘斤，以濟急需。同年九月，調戶部尚書，十月遵旨會同直隸總督慶祺，議奏添設天津沙口各營將弁，請酌量裁移改駐。疏入，得旨允行。十二月擢大學士，兼管禮部鴻臚寺太常寺事物。九年正月，獲授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旋授文淵閣大學士，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四月長蘆鹽政烏勒洪額疏言：「長沙一帶，淤墊過高，河長乾涸，有妨漕運，宜亟籌疏濬。」上命瑞麟偕戶部尚書周祖培前往履勘，尋勘明復奏，如所議行。五月管理戶部事務，七月充經筵直講。

咸豐十年四月，瑞麟充殿試讀卷官；五月授內大臣。六月，英法軍艦復入天津，京師戒嚴，上命瑞麟帶兵赴通州防守。七月疏言：「聯軍見踞唐興沽，又尙以嚴防陸路爲急，通州爲京師東南門戶，擬於城外分紮數營爲犄角之勢，又偕僧格林沁奏請調蒙古三盟兵助剿，並籌備京城防守機宜。同年八月，怡親王載垣等與英法兩使議和未成，聯軍撲犯官軍，瑞麟等禦敵於八里橋，光祿寺卿勝保所部擊其南，瑞麟擊其東。正酣戰間，勝保突受炮傷墜馬，官軍驚潰，敵乘勢西趨逼都城。瑞麟請帶隊回京，布置防守，上不許，命他暫統勝保軍駐紮城外接應。旋駐安定門外，迎戰失利，詔即褫職！

同年九月，文宗（咸豐）巡幸木蘭，命瑞麟馳赴行在。十月，和議成，賞侍郎銜，並賞還花翎，命赴山東與僧格林沁剿辦濟寧一帶捻匪。時賊踞鉅野的羊山集，瑞麟揮軍進攻，再度失利，馬蹶被傷，退守濟寧城外，請假調理，僧格林沁以其節節退守，不能爲力，乃疏劾瑞麟，再度褫職復奪花翎，召令回京。十一年二月，賞四面頂帶，恭辦平安峪吉地工程，旋授鑲黃旗漢軍都統，兼署正白旗蒙古都統。十二月，管理神機營事務。

粵督十年剿匪最力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六月，瑞麟署鑲白旗漢軍都統；七月，署熱河都統，十月實授。同治二年五月，疏陳熱河圍場駐防旗丁練餉支絀，請將圍邊荒地八千餘頃召佃開墾，以濟軍實，並條陳押荒升課章程。奏入，六月授廣東將軍。四年二月，兼署兩廣總督。其時廣東信宜土匪勾結廣西岑溪股匪擾化州、羅定等處。瑞麟飭副將曾敏行帶兵攻擊，轉戰數百里，毀匪巢穴，擒吳春標、陳日昇、李阿孃等斬首，並遣江甲鱗於化州。同年五月，匪酋中有汪海洋擁眾數萬，由永定竄大埔，瑞麟檄副將方耀等督隊扼防，敵人假冒官軍，以圖潛襲，方耀嚴陣以待，偵敵將近，突起奮擊，連獲勝仗，斬馘無算，敵遂潰散逃遁。

同年六月，瑞麟派兵入於福建境內會勦，克復詔安、和平兩個縣城，殘餘之敵再度竄回廣東。瑞麟獲悉情報，即飭副將賓林等迎擊，敗敵於大溪附近地區；總兵翟國彥等，又乘勝追擊敗敵於東船鄉，致敵大潰，遁入鎮平。同年八月花旗敵軍竄擾平遠縣境，又爲清軍所敗。而復竄長樂縣的雉鷄籠鐵場等地，瑞麟立即檄調總兵卓興移師進剿，大破敵人於上述各地。同年九月，敵復陷長樂，總兵卓興督隊圍攻之下，敵勢大窮，因而迫使敵烈王黃宗寶乞降，獲其來王陸順斬首示眾，遂復縣城。同年十一月，洋面盜起，瑞麟大傷腦筋，乃飭令潮州府知府海廷琛等，率領大軍進剿，擒獲盜魁及其黨羽百餘名，就地正法，又飭方耀所部會合閩軍，克復鎮平縣城。

先是，敵由平遠敗走江西，旋而竄擾連平，並掠刦長寧，翁源等地，更陷嘉應州，情勢非常混亂！瑞麟於是偕同閩浙總督左宗棠等，聯名奏請合福建、廣東、江西三省兵力會剿。疏入，上命提督鮑超領兵馳援。至是方耀等會鮑超諸軍，實行四面環攻。同治四年十二月，敵人潛啓城門，連夜逃遁，清軍越嶺追擊，並殲其偕王譚練元於黃沙壩；同時擒獲汪海洋加以殺戮後，殘餘之敵殲滅殆盡！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正月，瑞麟以捷報聞於京師，上優詔嘉獎，賞還花翎。同年六月，左宗棠疏稱：「粵省海關征收稅銀報數懸殊！請改歸督撫經理。……」上命瑞麟等查覆，隨即奏言：「粵海關稅，前經改隸將軍督撫經理，自乾隆五十年改設監督著爲成例，未易輕議更張；且該關額征總數，從前併歸一口，不及九十萬兩，近來歸五口通商，每年猶不及一百萬兩。但能嚴禁偷漏，自見起色，請無庸議。」上依其所請。

曾獲授兩次大學士

同年八月，便實授瑞麟爲兩廣總督，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三月間，有五坑客匪滋事，鬧到滿城風雨！瑞麟即遣副將鄭紹等進剿，迭破芋塘、長坑等處之敵甚眾，從而進攻八寶平，直搗其巢穴。可是，曹冲赤溪之敵同時滋擾，使清兵疲於奔命，瑞麟乃商令巡撫蔣益澧，督兵進剿，由獅子山等處分路攻擊，敵率黨來援，清軍分路抄擊，直逼田頭寨，環築炮台，晝夜嚴攻，敵窮蹙求撫，餘黨皆被蕩平，朝廷嘉獎。同年七月，以布政使郭祥瑞濫委代理人員，瑞麟不查而先後批准，下部議奪其俸。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十二月，瑞麟兼署廣州將軍。八年五月，新安、東莞等縣之敵眾肆擾、番禺、南海亦受影响！瑞麟又飭鄭紹忠督兵迅速剿平各地之匪。同年十月，瑞麟疏劾前任鹽運使方濬頤專擅並收支欵目，每有不符，上命方濬頤速赴廣東清理舊賬，如有虧短情弊，即從嚴究參。同治九年十一月，瑞麟兼署廣東巡撫。同治十年六月，瑞麟被擢爲大學士，仍留任兩廣總督職位。同年七月，授文淵閣大學士；九月，以潮州府屬匪徒歷年搶掠械鬥，乃檄調方耀與道員沈映鈐率兵分頭剿捕，獲其首領陳觸目等先後正法，自此械鬥暫告平息。同治十一年六月，瑞麟轉爲文華殿大學士；七月，以率同司道等官員倡捐直隸賑銀四萬餘兩，又下部優叙。同年十月，瓊州府（海南島）等屬土匪滋事，遣署總兵劉允誠督軍剿辦，擒其首領何阿萬等誅戮，始告平息。同治十三年八月瑞麟因病乞假，死後追贈太保，照大學士例賜䘏，並賜祭葬予謚文莊。

瑞麟一生宦海浮沉

胡蒼之

有清一代，曾經出任兩廣總督的滿洲人，計有百齡和瑞麟等。——前者治尙威猛，征剿奸宄，不遺餘力，數年之間，粵中巨寇如藍門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如姚阿麻、李崇玉輩，幾無存者；特別是迫使郭學顯、張保仔之流歸降，更爲轟動一時！後者則與本港有着密邇關係。據說瑞麟在兩廣總督任內，跟香港官方的交情拉得很緊密，對洋人十分籠絡。一八七四年四月九日，當香港東華醫院行奠基禮的時候，由當任港督主持，瑞麟也派了代表參加；至一八七二年二月十四日落成，開始爲民眾服務，行禮之日，參觀者極眾，非常熱鬧，當時瑞麟也送來一件禮物是雕刻很精緻的酸枝大木椅。本人要記述的便是瑞麟其人其事。

官運亨通一帆風順

瑞麟．葉赫那喇氏，滿洲正藍旗人，由文生員於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充任太常寺學習讀祝官。二十五年（一八四五），補贊禮郎。二十七年，祈祭太廟禮成，道光帝以瑞麟讀祝聲音洪亮，乃賞他五品頂帶花翎。二十八年，瑞麟升太常寺少卿，自此官運亨通，所謂「時來風送滕王閣」，他於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就被擢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同年六月，兼太常寺事務。同年十二月，瑞麟丁母憂，三十年三月，百日孝滿，即授禮部右侍郎。維在同年五月，因上祀地於方澤，以贊引官察抗阿於獻爵引爵錯誤，致使瑞麟等四人，一併鐫級留任；但於同年七月，瑞麟則署正黃旗護軍統領。尤其是同年九月，宣宗（道光）成皇帝梓宮奉官禮成，更賞加瑞麟二級。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九月，瑞麟獲授鑲黃旗滿洲副督統；實授正黃旗護軍統領。同年七月，調任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八月充任經筵講官。同年十一月，兼署黃旗護軍統領；十二月又署工部左侍郎，兼管火藥局事務。咸豐三年三月，授左翼前鋒統領、左翼監督。同年五月，管理內務府三旗鳥槍營事務。七月以刑部要犯劉秋貴監斃，命瑞麟查訊，旋鞫實覆奏，郎中陳魯等坐草率，降革有差。八月充崇文門副監督；九月調戶部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並署禮部右侍郎。十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賜紫禁城騎馬。時髮軍竄踞天津靜海縣及獨流鎮，命瑞麟帶兵赴津，偕參贊大臣僧格林沁等防剿。十二月，攻獨流，迅速克復，靜海敵懼，傾巢而出，竄河間府的東城村。

咸豐四年（一八五四）二月，陷阜城，瑞麟督兵追剿，敵復分竄連鎮，遂陷山東的高唐州；瑞麟會軍合擊，屢有斬獲。七月轉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咸豐五年正月，大軍進規連鎮，瑞麟督軍會攻，燬其木城，遂克連鎮，林鳳祥就擒，餘均被殲。得旨嘉獎並加都統銜，賞巴達瑯阿巴圖魯名號。二月凱旋回京，三月管理健銳營事務；四月官兵復高唐州，髮軍全股肅清。上念瑞麟功，下部優叙，並授西安將軍。十一月擢禮部尙書，授鑲白旗蒙古都統。翌年十月，充玉牒館副總裁，十一月調鑲黃旗漢軍都統，授總管內務府大臣。七年正月，充經筵講官，三月管理欽天監事務，十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可說一帆風順。

從此，世俗領導者便獨攬東加王國大權。

君主立憲立場反共

公元一八〇〇年，大不列顛衛理公會的傳教士到達東加，並把基督教傳給東加人。旋因政教衝突發生內戰，公元一八四五年強人陶法候終於統一全國登上王座，爲喬治杜包一世陛下，是東加王國第一位國王，他所制定的法律，乃一八七五年東加憲法的藍本。喬治杜包一世逝世後，由他的長孫喬治杜包二世繼承王位。公元一九〇〇年東加王國成爲大英帝國的保護國，一九一八年王后莎洛蒂接掌王位，執政期間極力推展教育和衛生。公元一九六七年她的兒子陶法候喬治四世接位，一九七〇年六月四日東加王國正式獨立，同年第一期五年經濟發展計劃完成，現在已是第三期。

東加王國治安良好，政府的基本立場是反共的，我國在東加首都努庫婁發設有大使館，現由高錚任公使衔代辦。

中、東兩國間關係至爲良好，我國曾派民航考察團及加工出口區考察團前往助其發展民航和研究設立加工出口區的可行性。東加的經濟現仍依賴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相信由於杜包國王的來訪，將使中、東兩國間經濟和友好關係更形密切。



東加國王全家福

平凡主婦賢妻良母

作爲東加王后，如何處理每天的生活？

瑪德雅華王后說：「就和任何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一樣，既要做個賢妻，爲丈夫分憂，還要做個良母，爲子女操心。」

「當然，我要更匆忙些，因爲我不但要做孩子們的母親，更要做全國人民認爲的母親。」

這位典型的賢妻良母認爲一個成功婦女的秘訣是：凡事照着丈夫的意思去做。

聖經上說，上帝造人，先造男人，然後以男人的肋骨造女人。上帝爲甚麼要單單選擇肋骨呢？

男人肋骨造成女人

她以基督教聖經中一段話，來解釋男人與女人的關係與地位。她說，女人如果是男人的頭骨，那女人將以代男人統御天下；如果女人是男人的手臂骨，那女人就要扛槍上戰場了；但如果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那女人就要輔導男人打天下。因爲肋骨在心臟的上方，是保護心臟的。

所以，身爲一國之后的瑪德雅華陛下，願意作杜包國王身上的一根肋骨，幫助他造福東加人民。

東加王后眼中的杜包國王，是個體貼、溫和的好丈夫。

瑪德雅華王后平日不施脂粉，是簡樸愛民的表率。她自稱是東加十萬人民的母親，她幫助人民排解糾紛，改善生活，她教養子女，好讓丈夫專心治理國家。她是個標準的賢妻良母，雖然她謙稱自己只是個平凡家庭主婦。

談到管教子女，王后說，她和普通家庭教育子女的方式沒有兩樣。但是她從小灌輸四個孩子一個基本的觀念，那就是將來長大一定要做東加人民的公僕，要爲東加人服務，要改善東加人的生活。必要時，不但爲同胞工作，甚至爲同胞捐軀。

王后對孩子的管教，相當成功。這次隨同來訪的杜庫阿候親王是王后最小的兒子。照理應該受寵愛，但是他絲毫未受驕寵，看上去文質彬彬，風度很好，尤其對母親說話時，身體前屈，態度恭敬，充分顯示對母親無比的敬愛。

熱心社會福利工作

王后平日家居，除了照顧子女，也很熱心於社會福利工作。但是由於東加人民，家庭觀念很重，因此不需要政府操心，每個家庭都能做到老有所終，幼有所養的程度。像老人院、孤兒院這一類的社會福利機關，在東加極不普遍。

做國王比做丈夫難

杜包國王說：「做一國之王，難免有時候覺得負担沉重，失去了部分自由。但是這點個人犧牲是值得的，因爲這份工作神聖而有意義。」

到底是做國王難？還是做個好丈夫難？杜包國王沉吟片刻，覺得還是做國王難，因爲做丈夫只要讓太太妻子高興就行了。但做國王要使所有人民，都能快快樂樂的安居樂業，眞是談何容易。

東加婦女地位高

「做一個東加婦女是愉快的。」因爲在東加婦女地位比男人還高，所以在舉世一片「婦女解放」聲中，東加婦女仍然過着他們平平穩穩的日子，「我們不必忙着爭取女權」，馬德雅華王后笑聲中有掩不住的欣慰與驕傲。

馬德雅華王后說，在東加沒有共產黨，所以也沒有類似婦聯總會的婦女反共組織，但是，她也坦白地表示，東加是個貧窮的地方，「我們婦女仍然需要生計上的輔助。」

所以這位悲天憫人的王后也在東加組織婦女活動，幫助婦女從事各種手工藝生產，以改善家庭生活。

東加王國的風采

尹靜心

東加王國是一反共國家，與中華民國關係良好，日前東加國王伉儷訪華，受到國府熱烈歡迎。東加王國是位於南太平洋的島國，物產豐富，民性柔和純樸，是一愛好音樂舞蹈民族。

一羣健美的婦女，在陽光下繞圈站立，先是出現單調劃一的人聲，慢慢的莊嚴起來，舞蹈就此開始。

她們慢慢的繞着圈子，配合沈重的鼓聲、簡單的唱和聲，樂器聲由低而高，由小而大，由慢而快，漸漸到達不能再快的時候，樂聲及舞蹈動作突然停止，過了一會兒，才又從頭開始。

民性柔和愛好舞蹈

這就是一七七三年庫克船長第一次發現東加島時，東加島上友善而熱情的土著，跳給他看的舞蹈。今天，她們表演給觀光客看的，仍是這樣的舞蹈，不同的是，由婦女舞來，顯得高貴、柔和、可愛；男士們表演，則顯得興奮刺激得多。

東加島民愛唱歌

在庫克船長之後，一八二〇年左右，基督教的傳教士也來到東加，除了帶來宗教外，也帶來音樂，聖歌及讚美詩，後來成了此地音樂的主流。

除了古老的舞蹈和配樂外，令觀光客感興趣的，還有一種以鼻子吹奏的樂器，叫做「鼻笛」，這種笛以竹製成，有四個孔，由於可用單手操作，因此東加島人在吹奏時，可以一面「吹」笛，一面做別的事。這種「鼻笛」是很原始的樂器，現在幾乎只存在古老的土著中。

東加島民個個愛唱歌，固然是因傳統性，但已故的莎洛蒂皇后的倡導，也大有關係，在她統治東加王國的四十七年中，她也被視為國內作曲家中的領導人物，她作的曲子，表現出愛民如子的風範。

在莎洛蒂皇后常被提起的一首「Lave Malie Mai」一曲，是她在參加英國伊莉莎白女王二世的加冕禮後，回到東加後所寫的。歌詞大意是：「在我聽過和見過的地方——斐濟羣島、大溪地、薩摩亞和夏威夷等相比，對我來說，東加還是最美的，它是南太平洋上一顆亮晶晶的寶石。」

在現代東加的流行歌曲中，和世界各國一樣，他們的年輕人也談情說愛，也討論社會問題，甚至還有一首討論「嬉皮」的歌，提到那些有着「邋遢長髮的人」，援通用二句「這是甚麼？」來形容，結語是，「要對自己的傳統文化保持信心。」

人口十萬神話立國

這個有「友善之島」之稱的東加王國，屹立在南太平洋中，由一百五十個大小島嶼組成，距檀香山西南方約三千哩，是大英國協的會員國。她的政體是君主立憲，總理及內閣受命輔佐國王。

東加王國是波利尼西亞島羣中僅存的王國，人民多信仰基督教，屬衛理公會。全國人口有十萬八千人，他們大多居住在小村莊種植穀物，一些人也以捕鯨魚和魷魚為生。她是一個未開發的國家，土地肥沃，氣候溫暖，全國四分之三的人口務農，土地是國有的，凡達到十六歲的男性都可向政府租一塊土地來耕種。農產品有香蕉、麵包樹果、甜薯、樹薯粉、山芋。出口以香蕉、椰乾為主，主要輸出對象是紐西蘭；而自澳洲、紐西蘭進口麵粉、礦物、糖、紡織品、烟草。東加全境有二百多哩的公路，集中在東加大埔島；航運很發達，暢通許多島嶼，一個國有輪船機構連繫東加與澳洲、紐西蘭，以及其他國家，尼亞佛及努庫婁發是主要的港口；全國有四個飛機場，其中最大的一個在東加大埔島；但沒有鐵路。有一東加語版及英文版的週報，由政府發行，並有一家公營廣播電台。東加幣值相當於澳鎊。

東加國王王宮

第一支移民到島上的是波利尼西亞族，他們可能是來自薩摩亞。一九一六年兩位荷蘭航海家到達東加，是最先發現東加王國的歐洲人。早在公元前九百年東加王國的歷史是充滿了神話，當時的統治者均是世襲杜依東加的頭銜，人民尊奉他們為東加諸神的代表。約在西元一四七〇年，杜依東加統治者交出一部分領導權給世俗領袖，此後，世襲杜依東加祇是一個虛名。

到了西元一八六五年最後一位杜依東加去世，

叟的努力，造成伊麗莎白王朝及其後燦爛的文學時代。據此可以明瞭文藝的起源——也就是它最高的使命，是發揮所屬的民族精神和意識，換言之，「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民藝的充分發展，一方面有賴政治上民族意識的確立，一方面也直接影响政治上民族主義的確立。就前者言，民族文藝的發展必伴隨以民族國家之產生，這由近代全球歷史皆可證明，政治和文藝發展的出路都集中於民族主義，而文藝隨着政治推進，故民族文藝的確立，必有待於民族國家的建立。就後者言，以捷克斯拉夫爲例，由於該民族藝術的確立，歐戰後就見其民族國家出現。因此可知，文藝必須以民族爲基礎。

但民族主義文藝的內容何在？它指出民族是一羣人種的集團，其形成「決定於文化的、歷史的、體質的及心理的共同點，過去的共同奮鬥，是民族形成唯一的先決條件；繼續的共同奮鬥，是民族生存進化唯一的先決條件」。所以民族主義的目的，不僅在消極維繫那一羣人種的生存，並在積極發揮其力量和增長其光輝。而文藝是屬於某一民族，爲了某一民族，並由某一民族產生的，其目的不僅在表現所屬民族的生活情趣、民間思想及宗教，同時在排除所有阻碍民族發展的思潮，在促進民族向上發展的意志，在表現民族於增長己身光輝的進程中一切奮鬥的歷史。因此民族主義的文藝，不僅在表現那已經形成的民族意識，同時，並創造那民族的新生命。

民族主義民藝者最後重申，中國文壇當時的危機是對文藝缺乏之中心意識。突破並開展之道，是從歷史的教訓裏，集中努力於民族主義文藝的創造。而他們正在肩負這個重要的使命。

「中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載於「前鋒月刊」創刊號，說明了在國難日亟中，一羣愛國者對民族統一和意志集中的肯定態度。該月刊第五期登載了黃震遐先生的小說「隴海綫上」，述及作者以一位青年軍人的身份，參加討伐閻馮戰役歸來後的心境；第七期又刊有同一作者的劇詩「黃人之血」，寫成吉思汗之孫拔都元帥西征的故事。另外，邵冠華先生在申報刊出的「醒來吧，同胞」，蘇鳳先生在民國日報發表的「去上戰場去」，甘豫慶先生在申報發表的「戰歌」，沙珊先生在申報登載的「學生軍」等，皆屬民族主義文藝者鼓吹抗日救國的詩篇。

三十年代的民族文藝，既然反對將藝術拘囚在階級上，當然遭致「左聯」的詛咒。魯迅除了一再展開對王平陵先生個人的投匕之外，並且接二連三的撰文攻擊，他用了一連串的狠毒名詞，做爲對這種死敵的稱呼。爲魯迅唱和助威的，是「左聯」又一戰將瞿秋白，他亦撰文三篇，首篇特別表現出共黨對當時國民政府統一全國行動的恐懼怨恨，因爲統一之首務就是剿共安內。在那篇「上海戰爭和戰爭文學」中，瞿秋白終於表明所謂「中國革命普洛（羅）文學」應採的態度，就是「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對於這樣的漢奸文字，我們的感想正是一句回敬的話：「永含着戀主的哀愁」。

綜觀所謂「左翼作家」對民族文藝的攻訐，既無一句涉理，更暴露了彼等「一認錯祖國」的思想。誠如丁淼先生在「中共文藝總批評」中指出，三十年代民族文藝的提倡，基本上就是積極的要達到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完整，消極的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畧，尤其是針對當時貪得無饜得寸進尺的日本，所以它實際上就是一種抗日的文藝運動，但却被魯迅「惡補」學來的唯物辯證法說成了「親日反蘇」。由「反蘇」二字我們想起了中共的「武裝保衛蘇聯」，由「親日」二字我們想起了魯迅自己，而爲他早一步死在全面抗戰的前一年而慶幸。否則飽享日租界的庇護，飽受日本朋友內山完造照顧的這位「世故老人」，將何以堪？更不論假如他能活到那個「延安文藝講話」的年代了。

由於勳亂和時間的湮沒，三十年代的民族主義文藝史料，保存下來的極少，致使任何一本中國新文學史書，有關此部分的論述皆嫌不足。這個令人遺憾的缺失，竟在將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獲得彌補，實在可喜。

任卓宣先生終於在舊書店買到一本內容完好的「民族文藝論文集」，而於去年九月將它影印出版。這本厚逾四百頁的當時文集，收入二十八篇的正面文字，大多數可用下列四項主題分類：一、民族主義文藝的理論及其方法論，二、三民主義文藝的理論及其方法論，三、世界文學運動概況及幾個民族文藝作家的史實，四、以民族主義作中心的各項藝術論。

第一項中除宣言外，包括「論民族主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中國文學」，第二項包括「宣傳是否文學」的論辯到「文藝與三民主義」，第三項包括「世界民族藝術之發展」到「黑人文學中民族意識之表現」，第四項包括「中國的繪畫與民族主義」到「中國的建築與民族主義」。另有「其他」項，包括「五卅慘案在文藝上的影响及其批判」到「初陽旬刊發刊辭」。作者共二十二位，包括周子亞、許尙田、程景頤、潘公展、傅彥長、何酒黃、孔魯芹、馬星野、王通櫄、林振鏞、金平歐、葉秋原、楊昌溪、朱應鵬、楊民威諸先生。

由於這本燦然大備的文集之重見，任何一部公平的新文學史書，至少都要修改增添有關民族文藝的理論部分，方屬完備。我們期盼立信顯正的新文學史之發皇，正如同雪萊「西風之歌」裏的希冀：

文藝似向不醒的大眾
作預言的喇叭
如乾枯的樹葉
來鼓舞新顆的誕生

現代中國文學的任務，最主要應該是爲民族的喜怒哀樂而呼號。三十年代的民族主義文藝鬥士們，歷史可以見證，他們透過理論和創作，已好好打完一場維護的仗了。事後他們是這樣沉靜，沒有一個人訴說自己的成績，但是誰是勝利者？他們的攻訐者——左翼作家們的投身，固然硝烟彌漫，但天下哪有永不散滅的火花？世人淸淸楚楚看到的却是這樣一齣起沒：從普羅文學到毛澤東崇拜。彼等個人的前透、文學的前途，以至民族的前途，都被導向深淵，這是中國悲劇的一面。

幸而不是全面，東海上仍有一道淸流，它是千千萬萬中國人心靈的活水，讓我們來珍惜、寶愛、溝通、匯合、再造民族的海笑。

談反擊「左聯」的民族文學

周玉山

三十年代，以魯迅、茅盾爲首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中共周揚的直接領導下，打着普羅文學招牌，積極拉攏青年，灌輸無產階級革命，成爲上海文藝陣地上的一霸。而當時關切民族盛衰存亡，人民權利義務，社會生活樂苦的文藝鬥士，則發起民族文藝運動，以三民主義文藝武器，進行無情反擊。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於上海，它是中共文藝工作者與魯迅、茅盾爲「誤會消除」後的產物。這個簡稱「左聯」的組織，是一個以文學爲招牌而積極擦撥政治風暴的團體，此由其成立綱領中毫不諱言「血腥的鬥爭」可知。「左聯」散發傳單，鼓動工潮，又派代表出席江西蘇區大會，籌組蘇聯文化參觀團，幫助「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的鬥爭活動，不少成員更「走到工廠裏面從事實際革命」，不一而足。在各個刊物上，尤見黨同伐異的喧囂。三個月後，終聞抗聲初傳，這就是「中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

民國十九（一九三〇）年六月，王平陵、黃震遐、傅彥長、朱應鵬、邵詢美、李贊華、汪倜然、范爭波、徐蔚南、葉秋原（有些新文學史書誤爲胡秋原先生，不確。胡先生是持文藝自由的立場，兩年後與「左聯」進行激辯的）諸先生，在上海發表該宣言，提倡民族主義文學，與「左聯」的「無產階級文學」對抗。如王先生所述，他們創辦了「前鋒週報」、「前鋒月刊」和「文藝月刊」，而「開展月刊」、「長風」亦有相關文章；此外由潘公展先生主持的上海「晨報」，胡建中先生主持的杭州「東南日報」以及「黃鐘文藝月刊」等，也對民族主義文藝鼓吹甚力。「前鋒週報」第二期中載有朱大心先生的「劃淸了陣綫」一詩，可爲他們心聲的代表：

劃淸了陣綫
我們起來作戰
爲民族而奮鬥
看旗幟的招展
起來
馬克斯列寧的養子們
起來
賣身投靠的養子們
我們在今天
刀對刀 劍對劍

「文藝月刊」創刊號「達賴滿的聲響」一文，則以全社同人的名義對左翼作家勸言：「你們所追求的，始終是海上的蓬萊，可望而不可即；而無量數民眾們所拜賜的，却都是現實的苦痛。」可惜復可哀的是，那些魯迅筆下的「破落戶的漂零子弟」，在幻想「共產主義天堂」之餘，何能預見自己飛蛾撲火的景象！

「中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是一篇重要的文獻，它首先明揭，當時中國文藝界深深陷入畸形病態的發展進程中、混雜的局面呈現了危機。因爲從事新文藝運動者努力改革形式而忽畧充實內容，「致使一切殘餘的封建思想，仍在那裏支配一切，這是無可諱言的」。同時，那自命左翼的所謂「無產階級文藝運動」，企圖將藝術葬送給「勝利、不然就死」的血腥鬥爭，並以「藝術不能不以無產階級在這黑暗的階級社會之『中世紀』裏面所感覺爲內容」。

因此宣言體認到中國的舊文藝已傾圮，而新文藝的建設過程中，却產生如此階級意識的活動。在這兩種極端的思想中，還有許多形形色色的局面，每個小組織各擁有一主觀的見解，因之中國新文壇藝壇上滿呈零碎的殘局，造成該運動的成就殊少，而發揮之日難期。

至此，宣言進入重點。它指出藝術在最初的歷史紀錄上，業已明示其所負使命。「藝術作品在原始狀態裏，不是從個人的意識裏產生，而是從民族的立場所形成的生活意識裏產生的」，作品所顯示的不僅是藝術家的才能、技術、風格和形式，同時也是那藝術所屬的民族產物。自古以降的藝術，皆可看出民族的基礎，例如埃及的金字塔及獅身人面獸，希臘的建築物和雕刻，在在展露其各個民族的精神和宗教信仰。中古的封建制度逐漸沒落，民族的意識愈見勃長，文藝復興所以能爲近代藝術開一端倪，即因它從哥德藝術的覊絆中創造了民族藝術。文學亦然，可從希臘史詩到我國詩經國風上獲證。文藝復興所以亦替近代文學開端，乃因但丁和喬

世外桃源的「大衛營」

藍湖譯

三十五年前，大衛營僅是一普通釣魚營地，距離白宮只有三十分鐘的直升機行程。自羅斯福建成為總統的渡假營地後，已變為設備豪華，環境清幽的世外桃源。羅斯福設計二次大戰戰略；杜魯門與朋友玩牌；艾森豪與赫魯曉夫會談；甘尼廸、詹森、周末散步；尼克遜草擬演說；福特玩高爾夫球；卡達打網球，均在大衛營進行。

設備豪華環境清幽

卡達總統似乎被大衛營迷住了。這個月的第一個週末，是卡達最近一次拜訪大衛營，大衛營位在馬利蘭州中北部，是一個設備豪華環境清幽的總統休閒地。卡達自上任以來，已八訪該地了。

在與記者、羣眾遠離的大衛營，卡達能夠完全放鬆地漫步，或打一場精彩的網球。

卡達的助理說：「他喜歡哪兒，因為那是一個跟家人共享生活情趣的好地方。」

今年夏天，卡達曾幾度偸空，離開燠熱的華盛頓，到這塊隱藏於蘭托克亭山中的一百五十畝的綠蔭地，喘一口氣。大衛營距離白宮不過只有三十分鐘的直昇機行程。總結來說：大衛營將不會受到卡達總統節約政策的影響，仍將繼續為總統提供休閒的場所。然而，卡達已經要他的屬員們密切攷慮以節省在這個遊樂所的花費。

三十年前釣魚營地

大衛營在三十五年以前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釣魚營地，後來漸漸變成了設備完善、最高級的遊樂場所。在大衛營的設備中有：

一、一幢有四個臥房的平房，這幢房有一個別緻的名稱——「白楊小屋」，另外，還有十間客房，全都有壁爐設備。

二、過去在此居住過的總統們或多或少為此地添了些設備，現在有：溫水游泳池、保齡球場、馬房、箭靶、高爾夫球場、水池、乒乓桌、雪橇、平底雪橇、雪車等。

這些地方的四週都圍着很高的圍牆，圍牆上繞着有刺的鐵絲網。武裝士兵前後巡邏，設在高處的護衛塔更進一步加強這個地方的隱密和安全。

大衛營的地底下建有防彈壕。精密的通訊設備使總統能迅速而便利的與外界連繫。

歷任美國總統的度假樂園：大衛營。

世外桃源渡假聖地

大衛營的建立最早是由羅斯福在一九四二年的時候提出來的。羅斯福曾在此研究設計二次大戰的戰略，並曾在此收集郵票，他把這裏稱做世外桃源。

杜魯門常在這裏和他的朋友玩紙牌，但他最喜歡是傍着海渡過假期。

艾森豪心臟病康復後，常在這個平靜的環境中和他的高級顧問們共商國事。艾森豪的孫子把這裏叫做大衛營，從此，艾森豪和美國人也就跟着叫下去了。許多世界名人曾至「白楊小屋」和艾森豪會晤過。蘇聯首領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曾在此與艾森豪進行友好的冷戰會談。之後，赫魯曉夫還曾經創造了「大衛營精神」這麽一個新名詞。

甘尼迪與詹森常在此閒散地渡過週末。

尼克遜常把工作帶到這兒來做。尼克遜也常叫他的屬員來大衛營，也曾多次在此草擬他的主要政策演說。一九七二年一年之內，尼克遜曾在此渡過二十五個週末。

福特總統是個高爾夫球迷，他通常喜歡到靠近華盛頓的鄉間俱樂部去消磨閒暇，但有時也和家人一齊到大衛營小住幾天。

有的總統准許他們的高級助理人員使用大衛營，但是到目前為止，卡達總統的助理還未獲准到這裏來。（譯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共產主義制度的沒落

秦明

中共集團又重彈四個「現代化」高調，似乎是要百廢並舉，誇口三年大治，查實是臨老學吹簫，學會吹簫牙都無晒矣！

中共去年的軍事費用化了二百一十億美元，蘇聯說中共的軍費占總預算的百分之四十。七月廿七日李先念對日本青年代表團說，發展火箭、核武器以及使常規軍備現代化，開支了「國家」預算的絕大部分。八月號「紅旗」社論是「加速國防現代化」，另有「軍事科學院理論組」文章「加速我軍革命化建設，建立強大的國防軍」。看來「祇要核子不要褲仔」勢在必行，那必然要妨害工農經濟及科學技術的發展。

中共集團野心甚大，但觀念却并不新。他們似乎在強調要和蘇聯走不同的道路，然而又說甚麼「要在建成全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起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六個大區……」。這正是共黨有計劃照比例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教條，它和蘇聯的大經濟區並無本質的不同。

經濟破產民不聊生

在自由世界，一個生產事業如果所需原料體積大，分量重，運費高，而成品積小量輕，運費廉者，它必然將廠設在原料產地附近。反之，寧可靠近銷售市場或商品集散地附近設廠。這是符合經濟原則的。在中國大陸那樣遼闊的面積上，各地區的原料產藏，交通條件，人口分佈，文化水準，其他天然條件都相差懸殊，硬要作計劃性，比例地使各地區平衡發展，即使各有一些不同，也定會造成不少困難，浪費，不合理，而紹難有較好成績，有些經濟落後地區的「政治工廠」要虧本，經濟發達地區的生產事業雖可能有盈餘，但要後者去補貼前者，必然會在地域主義，山頭主義之下引起問題。

利害關頭四分五裂

「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指針」一文，仍然在強調「必須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它引述毛澤東的話，認爲中央的部門可以分成兩類：有一類的領導可以一竿管到企業，他們設在地方的管理機構和企業由地方進行監督；有一類的任務則是提出指導方針，制定工作規劃，事情要地方辦，要由地方去處理。所謂發揮「兩個積極性」，就有調和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意義。然而，這是共產制度下的老、大、難問題。在蘇聯，由中央部會一竿到底領導到基層的中央集權制，形成了本位主義，或者說是縱的割據，各部門由上到下自成系統，與其他部門老死不相往來；地方分權就是把經濟管理權放下到地方，又形成地域主義，或者說是橫的割據。各地方自成獨立王國，即使原料產地就在工廠近旁，祇因不屬同一經濟區，你就祇好到本區內的產地去購進原料，而不計較其路途遠近與運費高低。赫魯雪夫會試過地方分權，甚至把黨部也照工農系統分開，結果是成爲他被鬥下台的主因之一。中共有辦法克服這些困難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窮途末路能不敗亡

中共還在叫嚷「革命就是爲了解放生產力」，事實却適得其反。中共甚至違背馬列教條，先改變了生產關係，後發展生產力。它廢除私有實行公有，結果是使個體與集體的利害衝突，人民與「國家」矛盾對立。「國家」要犧牲人民生活以積累建設資金，人民因勞而無獲，生活痛苦而怠工減產。改變生產關係扼殺了人民的生產情緒，使生產力永難提高，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今天大陸經濟的癥結，不僅是紅專的問題，簡直就是有無的問題；不僅是作風的問題，簡直就是制度的問題。不要認爲一次大會，幾句口號就可解決問題。他們沒法根本改變大陸一窮二白的現狀，更無法放棄那個不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

「偉大指針」一文，引述了毛澤東的幾句妙語：「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大塊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甚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今年十一月七日就是蘇聯革命六十週年，它和美國作了多少年經濟競賽，結果是彼此差距不會縮小反而擴大。中共能超過美國？誰能相信？想到大陸同胞的痛苦，最合理的答案應該是：中共祇有資格被開除「球籍」！



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所加的枷鎖，冒生命危險飛向自由的原因，是二十餘年來，中共施行的政治欺騙，謊話一個接一個，是非不明，社會混亂，搞得人不成人，國不成國，在中共手裏這樣搞下去，毫無希望，使他不忍。

在大陸身受共黨荼毒的八億同胞，當無人不認識中共的邪惡本質，而自由世界不了解它的統戰伎倆或漠然視之者，却大不乏人；今天當我們反攻復國，弔民伐罪的聖戰進入決定性階段之際，其爲首要務，我認爲無疑是要先把思想武裝起來，才是殲共滅共的最有力保證。

不可否認，在本世紀近數十年中，我們這個世界的面貌改變特多，物質生活之富饒，乃是不爭的事實。由於科技方面的突破，可以說人類數千年累積的文明總和，恐怕也抵不上此二三十年來的輝煌成就，誠然值得作爲現代人的我們驕傲自豪。

但是不容否認，也是在這幾十年間，人類在形而上學方面却是毫無進益，其哲理的思考，紊亂的程度，實爲前所未見；並且，顯然由於一些錯誤乖舛的思想，與歪曲不當的觀念，正左右着這一代具有舉足輕重力量的知識分子，已經給全人類帶來了普遍的危機。

加强思想武裝

例如共產主義之爲物，顯然比洪水猛獸更爲威脅人的生存，而自由世界却多抱與之共存的奢望。誠如蘇辛尼津之言：「竟沒有人願意了解共產主義是什麼東西！不去認識共產主義的完全違反人道的理論與實務！」這就是這一代知識分子在哲理思考上懶怠與不求進步，而表現了行動的弱預之原因。

從而自由世界在思想作戰上不但整個鬆懈下來，而且在處於挨打與吞噬的地位時還企圖與虎謀皮，尋求自貽伊戚的和解途徑。

要知道，人只有在思想在上戰勝，才能自由，才能生存；只有把思想武裝起來，才有抗拒邪惡的力量，才有遠大的前途。共產黨把持政權的一小撮人深知此一眞理，所以才千方百計圖謀摧毀人類的頭腦；腐化、毒化、惡化人類的思想與心靈，俾克實現其奴役全人類的夢想。而民主世界的人民，却多數猶在夢中，不知道可能卽將到來的厄運，說來眞是可嘆可悲。

所以，必須及早覺悟，趕快把思想武裝起來，首先不讓共黨統戰陰謀有隙可乘，始克謀求澈底解決共產主義逆流之妥善對策；則原已毫無希望的共產集團，自難苟延殘喘，其覆亡之日，當指日可持，才是舉世人類之大幸。

余秋人

寂寞是自我毀滅兇手

寂寞能殺死人，而伴侶是預防的良藥。

衞生學上的研究很早以前就顯示出，單身的、或鰥寡的人，似乎遠比已婚的人容易成爲死神的犧牲品。例如：二十五歲到三十四歲之間的寡婦，死於心臟病的人數是同年齡已婚婦女的五倍。

無論在那一種年紀，離婚獨居的人患肺癌或中風的人數，是已婚者的兩倍。離婚的男士患肝硬化的是七倍，患肺病是十倍。

爲什麼會這樣呢？三十八歲的心理學家林赤說，答案顯而易見：寂寞是殺人兇手。他說：「寂寞不只是把我們的教養逼向崩潰，也把我們身體的健康逼向崩潰。」

身爲馬利蘭大學醫學院精神治療專家的林赤說，社會孤立感先而誘發情緒的惡劣，繼而延及生理的退化。

居住在波士頓的愛爾蘭人，心臟病死亡率遠比那些留在老家，生活在親切氣氛中的弟兄們高。內華達州盛行獨身，死於心臟病的比率就比鄰近的猶他州爲高，猶他州的人信仰摩門教，在傳統上家族觀念很濃厚，家人互相有密切的聯繫。

一項研究顯示，賓州意大利人的社區中，患心臟的人只有散居各地城鎮的意大利人的三分之一。

由此可見，極親密的家庭關係，和城市中的社區聯絡，有助於抑制心臟的毛病。林赤說：「醫生必須使病人了解，家庭和社交生活對健康的重要性，不亞於飲食和運動。」

巫教在原始的文化中似乎能行神跡，往往是因爲它有法子造成人的孤獨，從而使人懨懨欲病，然後再予人相屬感和希望，用宗教傳統的力量，促成良好的健康。

醫生們應該知道，老式的臨床態度，在病人的復健過程中，有極吃重的作用。有些病人，他所需要的是人際接觸。這時，讓他們丟開藥罐子也許更見起色。

林赤曾以動物爲對象，作了一系列的實驗。實驗顯示，愛撫小狗可以「造成它環循系統上極深遠的影響」。

在患病的人類身上，也可以找到類似的結果——即使是昏迷不醒的人，當醫生或護士執起他們的手時，病人的心跳率也有顯著的進步。重要的是，醫護人員心裏明白人體接觸的醫療價值，但是，大多的時候，他們置這個原則於不顧，因爲這似乎是缺乏科學依據。

社會上有許多由寂寞而誘發的病症，我們應如何遏阻和減緩這種情勢的蔓延呢？林赤認爲，在羣體治療中尋求親密及感性的訓練，都只是治標而不是治本。

他深信，重新肯定家庭的重要性，關心朋友，友善鄰居才是治本之道。

（譯自九月五日時代周刊）

李凱時譯

矮鄧宣傳吹手胡耀邦

大陸三十五至四十五歲的人，無人不知有胡耀邦其人，因在他們的青少年時代，胡耀邦正是大陸青年的「偶像」。或許那時他們不知有葉劍英、李先念其人（華國鋒、汪東興更不用提），但決不知沒有胡耀邦、胡啓立二人。此「二胡」當時是中共共青團的掌門人，也被認爲繼毛劉之後，最有希望成爲中共第二代的接班人。

胡耀邦是鄧小平的忠實心腹，中共席捲大陸初期，隨二野進駐四川，知名度不出西南，後跟鄧小平進京，扶搖直上，名字才响噹噹起來。最紅時刻，自是在鄧小平任「八大」總書記後，悉心栽培，成爲全大陸無人不曉的青年「領袖」。

不過，由於他死心塌地地追隨鄧小平，以後的官運，自必然隨鄧小平的浮沉而起跌，由紅變黑，由黑變紅。

胡耀邦是湖南瀏陽人，一九一三年生。十四歲時，參加毛澤東的湖南「秋收起義」，由於年輕，被派在「小鬼隊」工作。二十歲時，在江西蘇區担任「中央兒童局書記」。隨毛澤東參加「長征」，抵陝北後，出任「中共中央青年局組織部長」。抗戰初期，入延安「抗大」，畢業留校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四一年任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後調二野任兵團政治部主任，成爲劉鄧政工的得力助手。

一九五〇年，胡耀邦隨二野十八兵團進駐四川，出任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及川北軍區政委，並任西南軍政委會委員。一九五二年被選爲新青團中央書記，主持新青團改組共青團工作。中共「八大」被選爲中央委員，一九五七年出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主持共青團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此時是他紅透半邊天的時代。

一九六六年，胡耀邦的厄運來了，文革運動起，劉鄧垮台，胡耀邦隨即遭殃，打成走資黑帮，革除一切職務。紅衛兵意氣風發，共青團名存實亡，胡耀邦的陣地被徹底砸爛。

一九七三年鄧小平鹹魚翻生，挈帶胡耀邦有「腥氣」，但不敢過份爆光，只在送殯行列裏亮相，成爲八寶山祭客的常客。一九五五年，鄧小平重掌實權，才放胆起用，派他主持科學院，院長郭大不要臉，向來掛名，實權落在胡手裏，於是大開掌腳，擬草「科學院滙報工作提綱」，推行周鄧「四個現代化」。一九七六年，毛江反擊右傾翻案風，欲除矮鄧，先把胡耀邦祭旗，指斥「滙報提綱」爲大毒草，胡耀邦再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重返牛欄。現在，胡耀邦又隨鄧小平的復出，走馬上任，不但成爲中委，且担任中央當校副校長，主持中央宣傳工作，實行像姚文元吹捧江青一樣，吹捧鄧小平。

不染雜色素的純文學

這些日來，「鄉土文學」與「農工兵文學」引起廣泛熱烈的討論，足見大家對這一問題的關切。

三十年代左翼文人作品意識

就文學而言，只要立意純正，抒寫切實，「鄉土文學」或「農工兵文學」均無可非議，若是認爲「鄉土文學」是「反抗帝國主義與反抗殖民經濟和買辦經濟」的意識，主張「文學必需紮根於廣大的社會現實與人民生活中，正確地反映社會內部的矛盾」，認爲「文學運動必需能發展爲一種社會運動」，如此文學本質有了染雜，有如若干特種咖啡舘與茶室，已不是純喝咖啡、純吃茶，甚至可以說是掛羊頭、賣狗肉了。如此主張與行徑，與文學創作旨趣已相去甚遠，使人不由而然的想到三〇年代左翼文人的「作品」意識。

善良的中國勞苦大眾，本性淳厚，農人只知道埋頭耕耘，工人只是默默地勤於工作，而那些大多出身是「小資格階級」的左翼文人在作品中硬是賦予他們階級意識，使單純趨於複雜，產生矛盾，農工本質都受到扭曲，文學也走入了旁門左道，無論就哪一方面說，都是不幸的，既有前車之轍，這種不幸的災害，不容蔓延，應予戢止。不使農工生產受到干擾，不讓社會安定受到影響，不使文學受到污染，這是我們所盼望的事。

不可否認的是，農、工、兵人口在我們社會中佔有很大的比例，他們努力生產工作或是捍衛國家功不可沒，他們自然是值得一寫的對象，他們的生活自然可以作爲文學素材，事實上，在以往二十多年中，我們的報章雜誌亦不斷的刋登以農、工、兵爲素材的作品，就瀏覽所及，以農人生活與農村爲背景者，有鍾理和、藍蔭鼎等人的作品；以工人生活與工廠爲背景者，有楊青矗等人的作品；以大兵生活與軍營爲背景者，有司馬中原、潘壘等人的作品，這一類作品縱或也反映了一些問題，絕不是專門以「反映社會內部的矛盾」爲唯一目的的。

不容將光明與陰暗面倒置

我們相信，以後仍會不斷讀到描寫農工兵的作品，從事文學創作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忠實——忠實的觀察，忠實的體驗，忠實的落筆。任何社會皆有光明的一面和陰暗的一面，但不容將「光明」與「陰暗」倒置；任何社會皆有正直向上的人，也有些不肖之徒，但不容任意混淆；更不容無中生有將某些意識加諸農工兵身上，我們不希望文學「發展爲一種社

是甚麼滋味？他們立刻把長江的話，傳入季鸞先生之耳，氣得季鸞先生許久說不出話來。後來才說：「我們已經熬了幾十年的夜了！是的，我們是在出賣健康！」又說，「他不樂意出賣健康讓他走路！」等季鸞先生平息了盛怒之後，谷冰、芸生又與他幾經磋商，才決定請這位中外皆知的「名記者」離開大公報館，結束與大公報的工作關係。

傳達這個決定是由谷冰兄執行的。谷冰兄次日婉轉地對長江說：「希天兄，您給大公報帮了不少忙，報館同人對您很感謝。現在這種環境可是對您不很合適，報館誠恐委屈了您，所以不樂意再躭誤您的前程！」於是教會計給他算清了帳目，請他不必再來上班。那是二十七年五月底的事。

范長江以為他已是唯我獨尊、天字第一號的名記者，大公報少了他就得垮台，所以胆大包天，狂言亂語，貪得無饜；萬沒想到大公報竟然敢主動地把他辭退！

范老二（綽號）聽見谷冰兄傳達命令後，起初還佯示鎮靜，慢慢可傻了！

經過一夜的反覆思忖。第二天，一清早他帶着徐盈，子岡三個人，翩翩蒞臨漢景街郵局，我的小小「官舍」。

頭一天，我在報館已在谷冰兄處獲知詳情，深為他可惜，也為報館可惜。我可惜的是：報館培養一個人才，需要耗費多少心血、時間，還需要化費多少金錢？一旦鬧得不愉快，並非只一方面的損失，雙方面都有損失！

季鸞先生心存厚道，縱然主動地辭退了他，但並未把這件事對外公開，尤其是既未發消息，又未登廣告，以保持范長江的顏面與不阻碍他的前途。

他們三人走上我的會客室，四人圍桌密談。長江一五一十地報告了經過，並且大罵芸生對不起他。「您今天來找我有什麼意思？」我不免開門見山地問他。他踟躕了一下，就說道：「報館當局太沒有把工作人員當人看，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依我看，我們幾個人今天正當用，假如您肯和我們共同撤退，則立刻使報館垮台，至少也給它些難堪！」我立刻明白了他的來意，便馬上扭過臉去問徐盈、子岡。他倆正在皺着眉頭注視着我。我說：「徐盈兄、子崗，您二位已經決定跟希天兄撤退了嗎？」

「陳公，陳公！我們看看有沒有轉圜餘地？」徐盈說話一向客氣。等於我們平常稱呼谷冰為谷老，稱芸生為芸老的一樣。但稱季鸞先生與政之先生，無論當面或背地，都是張先生與胡先生。

子岡這時把眼球一轉，向長江盯了一眼，便說道：「我可沒有答應一道撤退！」

長江聽了子岡的相反表示，也很尷尬，他佇待我的答覆。

「希天兄，這樁事演變到現在，眞是不幸。你和報館雙方都有損失，甚至於讀者也有損失。我樂意去探聽一下有沒有挽回的餘地。」又說：「承你瞧得起來看我，我忖我在報館的地位，實在沒有你三位重要，而且無論如何，我是客卿，報館有我沒我，毫不足輕重，不像你們。」

「那裏！那裏！我知道他們非常看重你！」長江大吵大嚷，雖然他儘量降低音量，仍然刺耳不堪。「假若他們眞是那樣，我越發該自重！但是我絕不以為自己了不起，大公報沒有我，一樣會受重於讀者。」這絕對是眞話，也是實情。「不然，」長江駁我道：「咱們都撤退，看它怎麼出報，我已經打電報給陸詒和秋江了，讓他倆馬上表示態度。」

我見他執着如故，使我不得不說出以下這段話來：

「希天兄！大公報可以三篇文章捧出一位名記者來。你我也包括在內，以區區不才來說，像我這樣的小小編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還不是靠報紙的培養才有小小的浮名？有甚麼了不起？閣下才氣比我雖高，但試想想，你的大作要不是刊在大公報上，有誰知道你范長江是老幾？即使我們今天都撤退，也不過讓社會覺得大公報當局不能容人而已，對於它的業務則絲毫不生影響。今天想進大公報的青年，無慮千萬，比我們寫得好的，比比皆是。報館如果連續在特別欄內刊用他三篇文稿，他就可以一躍而為名記者，不出一月工夫，就彌補上我們撤退後的遺缺，它怎會垮台？你的自尊心，我非常欽佩，不過我個人實在渺小得很，微不足道，縱然咱們一齊撤退，絲毫也不能使報館難堪。謝謝你看得起我！」

徐盈接着說：「希天兄，就讓陳公去探探路吧！」

我說：「我樂意從中努力！」

長江經我這麼澆了一盆冰水，自不愜意。又說：「萬一不行，我要向社會公訴！」

我聽了他的話遂說道：「我已說過，這樁事是雙方面的損失，但這種決定必出於不得已。在我記憶中，大公報當局與同人間鬧得不愉快還無前例。」又說：「希天兄，以我浮淺的經驗，今天社會看重我們，完全因為我們尚在報館服務之故；一旦我們離開報館，人家怎樣看你，那要全看你個人的成就了。社會有情也寡情。我看，中國古話說得好『合則留，不合則去。』『君子絕交不出惡聲。』萬一你訴諸輿論不成，大公報刊登一則小小廣告，就可以使你永遠抬不起頭來，那你又何必？以小弟來看，你希天兄，才高無量，請你忍一時之氣，另外去發展你的長才，創一番事業讓報館當局瞧瞧，那時你可以睥睨一時，顧盼自豪了。何況大丈夫報仇三年不遲？」我這幾句話，好像說動了他的心。他說：「桂林夏衍創辦『國際新聞社』屢次邀我，我遲遲不能決定，這次我要去了！」

「着哇！創一番事業，讓大家看看！我們忝為一度同事，也以你為榮！」

他們三人各懷不同心情離我而去。當天下午我接子岡電話，說是她和徐盈是被逼而去；並且說，上午談話，他已告訴了芸生。

當天夜裏沒上班前，我先去找谷冰。他斷然告訴我：「絕無轉圜可能，希望您婉言告訴他。報館當局希望他有好前途。合作一場，這樣結束，確是非常惋惜！」

後來同人告訴我，張先生下此決心，已得到胡先生支持。張、胡二氏想解聘范長江，已非一朝一夕之事，當初他攻擊劉汝明及跟隨胡宗南大軍追竄西北，報館都發現他與品德有虧之事，但隱忍未發。所以這次事件，冰凍三尺，已非一日之寒了。我才恍然大悟。

范長江被大公報解聘始末

陳紀瀅

范長江是大公報的名記者，被「炒魷魚」後，就去蘇北參加新四軍，正式投共。大陸淪陷後，他「榮任」中共政務院新聞總署副署長，曾於就任後，由北平到上海視察所屬新聞單位。那時大公報上海館還在出報，據說在上海報界赴北站歡迎新貴的行列中，王芸生也是其中之一。范長江昂首闊步，傲視一切，與歡迎的人羣週旋。正應了「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大丈夫報仇三年不遲」之說了！

范長江，學名希天，四川資中人，初到南京入政治學校，讀經濟系，僅讀了二年就轉到北京大學，改習政治，據說，也沒畢業，就進了大公報。

范長江自二十四年進入大公報之後，因報館當局蓄意培植，若干重要採訪，都派他去，先是蒙綏，後是跟蹤共軍西竄，深入不毛之地。一本「中國西北角」及一本「邊塞風雲」，藉大公報的有力傳播，不到兩年工夫，「名記者」徽號已屬於范長江，而名揚遐邇了。

「七七事變」後，報館為擴大採訪網，以搜來更大軍事新聞，除原有記者何毓昌、曹世瑛及高元禮等人外，又由長江介紹原在上海新聞記者陸詒及一位名叫孟秋江的，加入工作，台兒莊大捷及徐州會戰的新聞都由長江採訪，南京失陷前後沿江一帶新聞分別由陸詒及秋江採訪。那時他們的報導，因關係整個戰局，無論大小長短都受到讀者的詳細閱讀；一字一句深入人心，所以他們的大名，在讀者心目中，與日具增，「長江」「秋江」之大名，如學生兄弟一般，更時常在報上併見。這批在前綫工作朋友們的辛苦與驚險，換來些較多的稱讚，也是天公地道，無可厚非。

范長江五月中旬自徐州歸來，全館同人都以歡迎「英雄」的心理招待他。他也以「功臣」自居，很自負地接受大家的頌揚。因我在報館的特殊地位，除參加公宴，差不多的人我都另有招待，以示聯歡。在此以前，我並沒見過范長江，只因為看過他寫的通信很生動，既有同事之雅，理應對他表示我的敬意。有一次，我宴請他吃了小館之後，請他再看話劇，不料我發現他的某種小動作，使我大為吃驚。原來話劇內演員們，不免有些可笑的對白與滑稽的動作，平常觀眾遇到這種場合，不過是報以低笑而已，頂多轟然大笑也不致擾人而已，他則不然，一碰見這種場面，就張口狂笑渾身搖動，震鎮全場。遇到可笑之處還則罷了，甚至於那種對白與動作，根本不值一笑的地方，他也是那樣大驚小怪的，不但使鄰座不安，全場都集中目光來注視他。一次如此，多次如此，無數次仍如此，後來竟致惹得觀眾以「噓」聲相向，他漠然不理。

我最初以為他偶一為之，也不介意；後來見他回回如此，我就低聲提醒他：「希天兄，請你小聲些！」（他的學名叫「范希天」，報館人都私下叫他「希天」，沒人叫他「長江」的。）經我一提醒，他稍微矜持一會兒；但不旋踵間，故態復明，狂笑如故。

那時，我還以為他離開都市日久，對於娛樂項目生疏，精神上極需要一些輕鬆場面，以緩和情緒。因此對於他一時失態，既同情他又可憐也。哪知道，後來又跟他看過一次電影，許多不值得動情的小鏡頭，也使他大驚小怪，連場內的許多孩童都注目相視，甚至於有人偷偷罵他「神經病！」

由於這次親身經驗，使我對於這麼一個享大名的人，會有如此幼稚的舉動，極感失望。固然，東方人對一般事物的反應，不似西洋人那麼敏銳。說好了，是有修養，所見極廣；說壞了，是遲鈍，是麻木。無論如何，在公共場合，應力求言笑不擾人，尤其是戲院、影戲，絕不應似在球場那樣瘋狂，至少是常識。范長江何以有此毛病？除了動作與文章不相配合之外，我只能說他淺薄！後來他是否改了這種毛病，我不知道，且看以下事實：

編輯部自有了范長江以後，每天晚上，他放言高論，大說大笑，使一向安靜的環境驟然變成了噪音市場。其初大家還很客忍，他說他的，慢慢誰也不敢跟他交談了，免得因與他談話，而攪亂大家。

起先，他曾公開指摘編輯部同人擅改他所寫稿件。那時芸生已代替谷冰負責編輯部一切事務，他曾婉言告訴他，哪些文稿為甚麼要改，為甚麼刪，或是因戰時法令，或是因意義重複，或是因文字須加修飾種種原因，才有增刪，報館編輯無論對來稿及自己記者寫的稿件，站在他工作崗位，有權修剪是新聞界通例。除非事前聲明不得擅動一字。因編輯同人，無論誰來的稿件，一經發排，就須替報館負責，出了事，不能推諉說原稿就是這樣！

芸生對他說：「就是季鸞、政之兩先生寫的社評，都不拒絕同人的刪改。」又說：「希天兄，以後你如果不願意讓人刪改你的稿子，請註明，我們一定照辦。」芸生講的是實話，但語氣是嚴肅的。

經過這麼一段不甚愉快的談話後，范長江並不知退，他又向編輯部提出第二個要求：「我要作要聞版編輯。」

芸生跟季鸞先生，谷冰等商議了一下之後，就充許他的要求，把昭凱、恩源每晚看的稿子勻一部份給他核閱、標題。不料剛剛作了兩夜，他忽然又揚言：

「我不能這樣出賣我的健康！」因為既要作要聞版編輯就不能不熬夜、熬夜是新聞版編輯的正常生活，熬夜誠然有碍健康，但不知有多少位新聞界前輩，因熬夜損傷了身體作了古，更不知有多少位新聞從業員，正在過着有損健康的熬夜生活！范長江才熬了兩天夜，就這樣抱怨，像谷冰、芸生、昭愷、恩源等，他們都熬了十年以上的夜，聽到耳中

責同志傳達，既然有毛遠新造假材料和傳達假指示，那麼會不會還有其他的人也會經傳達過假指示和假材料呢？

「（二）如果因毛遠新假傳指示，鄧小平得藉以平反，而其他的人也因其他首長假傳指示而被鬥甚至因而身亡，得不到恢復名譽，我們想他們到了地府不會瞑目。

既然有假傳指示的事發生，過去歷次發出的中央文件都有毛主席批示，我們認爲也有必要重新審查，公開向全國宣佈，那些是眞批示？那些是假批示？

「（三）『四、七』決議一共是兩項，一是撤鄧小平三副一長的職，二是華國鋒當總理。毛遠新既然假傳毛主席對鄧小平問題的處理意見，也一定假傳毛主席提議華國鋒當總理，那麼華國鋒當總理就不是毛主席的指示，不然怎麼解釋毛遠新傳毛主席的同一指示有一半是眞的，另一半却是假的呢？

「（四）華國鋒在向毛主席匯報全國形勢，毛主席寫『不要着急，慢慢來』。在提到自己沒有能力担任領導工作時，毛主席又寫『你辦事，我放心』。

「當時華國鋒將字條放進口袋裏，後來字條又丟失了，因此就出現江青在九月九日提出要看字條的建議，而華拿不出來。

「這是去年十一月初天津市委書記解學恭面對天津市二千多個幹部提出的解釋，但後來的中央文件，這字條的複印本却出現了，到底是解學恭說錯了？還是中央造了假字條？我們認爲領導有必要作出解釋。」

上引的「小字報」，實在寫得入情入理，但它却把「招急」寫做「着急」了。這「小字報」値得自由世界加以傳播，自由中國應該把這「小字報」空飄入大陸，藉以揭發中共禍國集團一貫來是以欺騙及暴力爲統治基礎的。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爲政之道，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道：「信、食、兵，哪一樣較不重要？」孔子答道：「首先不要兵。」

子貢繼續問道：「信重要，還是食重要？」孔子答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孔子的話，實有至理。中共禍國集團雖然以欺騙和暴力奴役着八億同胞，但由毛澤東，以至華、葉、鄧、李、汪，全都以騙術及暴力爲統治手段，這種黑社會方式的統治手段，怎能長久？

不久以前，鄧矮子竟然說毛澤東保護他，才免受「四人帮」所害。這實在是「天下第一謊話」，由此可知，矮鄧也決不是好東西。那些吹捧矮鄧的瞎子，遲早要遭殃。

傳說百分四十的中共工人將會在十月份起加薪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即使這是眞實的事，也絕不能挽救中共的危亡。

理由何在？第一：百分之六十工人沒有加薪。第二：農民的生活依舊痛苦如舊，而且由於部份工人加薪，農民自然就要加「辛」。如果不加緊向農民掠奪，錢何來從？

更重要的理由是，加薪的工人並不會有甚麼好處，請看北平「人民日報」九月二十日的「社論」罷：

「從現在起，工交戰綫每個幹部，每個工人，每個科學技術人員，都要有一個數着指頭算日子的緊迫感。一人頂兩個人幹，一天當兩天用，快馬再加鞭，大戰一百天，向着高度難度最大的地方奮勇攀登。」

原來加薪不過百分之二十，却要「一天當兩天用，一人頂兩個人幹」。這分明是加強剝削，哪裏是加薪？

「加薪」原來是「加辛」，「加薪」原來是「新五人帮」的新騙局。加薪就要「加鞭」，馬兒就要快跑，牛兒就要擠出牛奶和血！

騙，騙，騙，誰再相信中共禍國集團？最後，恭祝雙十國慶降臨，但願明年此日，反共的朋友返回南京聚首。

誰有資格反共

青冥

有一個家財逾百萬的富翁，性情刻薄，祗懂得「共」兄弟姊妹的「產」。他痛恨中共，害怕中共，時常口沫橫飛地罵共產黨，可是我看見他便反胃。這樣的「反共志士」，徒然汚辱了反共的隊伍，有不如無。

有一位衰弱的老人，獨自住在鴨脷洲一間破舊的木屋裏，木門上寫着「隨遇而安」四個字。每逢雙十節過後，他必定小心翼翼地把掉在街道上的國旗拾起來，拿回家裏焚化，他不忍看見國旗被人踐踏。他還在木屋裏貼了兩面國旗，都是拾回來的。他渴望返回大陸終老，可惜素志未酬，月前已溘然長逝。不知魂翔萬里向何處？神州迢遞豺狼多！

倘若有人問及，我會毫無愧色地說那位老人就是我的外公。他生前完全沒有反共的力量，却最有反共的資格。至於那位「反共」的財主——不談也罷！

華帮的大騙局

□古鶴翔□

九月十七日，筆者在一份愛國反共的報刊上指出兩點：

（一）「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的「憤怒聲討四人帮」第三冊摘引的「毛語錄」有這樣一條：「毛主席聽取了華國鋒同志匯報國內總的形勢好，有幾個省不大好的情況，立即給華國鋒同志親筆寫了：『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

（二）九月八日，「新華社」從北平發出一則電訊，題目是「加強相互學習，克服固步自封，驕傲自滿。」「新華社」說：這篇稿子「是毛澤東同志爲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事實上這篇東西是吹捧華國鋒的。

由於「招急」應爲「焦急」，「固步」應爲「故步」，因此筆者很懷疑這些字究竟是否毛澤東寫的。毛澤東當然不是文豪，不是詩人，也不是詞人，但他的中文程度不會比不上香港的小學生，應該不會寫出「招急」或「固步」等別字來。

也許毛澤東寫「招急」等字是病糊塗了？但他寫「固步」兩字時決非病糊塗，因爲「新華社」說「固步」等字是毛澤東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寫的，那時的毛澤東並未生病。

筆者認爲：「招急」或「固步」均爲華國鋒使人僞造出來的，僞造的唯一目的便是騎在中國人民頭上。

大概奉命僞造的人文化水平低，也許奉命僞造的人故意露出馬腳，還有一個可能是：華國鋒搜集毛澤東生平的字跡，照樣摹擬，由於時間急迫，只能找到「招」、「固」等字，於是也就大胆地放出來了。

筆者還指出，在「中發廿四號文件」中，有這樣的話：「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毛主席給華國鋒同志親自寫了三條指示，一是『慢慢來，不要急』，……」

在「廿四號文件」中，「招」字失蹤了，大概華國鋒在泡製「廿四號文件」時發覺「招」字出了問題，於是把「招」字刪去。

上面那些話，是從九月十七日發表的一篇拙作中摘引出來的，誰知九月二十二日萬人日報登載了天津「南開大學」的一張「小字報」，也發生差不多的疑問。「小字報」提出下列問題，說：

「（一）毛主席從一九六五年已開始有病，雖經醫務人員精心治療，但經常會復發而引起神志不清。因此長期以來，毛主席的許多指示都由中央負

毛澤東的字跡雖「鬼畫符」但不會出現錯別字。

達政府不能再議「蘭門案」繼續下去。

蘭斯終於宣告辭職，因爲不辭職，這個案子還會繼續擴大，卡對達政府將造成無可補償的傷害，因爲人民公意認爲他們投票選舉卡達，是相信他所說的，把「道德」和「才幹」帶進政府，現在蘭斯的行爲被認爲是不道德，卡達因爲蘭斯是摯友而維護他，是私情妨害公義，如果卡達以私廢公，美國人民將會如何看待他？

蘭斯聲稱光明正大

在蘭斯被指控在任職喬治亞州銀行界期間，玩弄手法從數家銀行貸得數百萬美元以及曾有大筆銀行透支的不良紀錄。參議院政府事務委員會已安排聽證會，並召蘭斯參加，要他對財務行爲不當，處事不道德，缺乏管理能力等十大類指控，提出答辯。（據合眾國際社十五日電，蘭斯十五日在聽證會答辯時，聲稱他是「光明正大」的，並反指控參議員們和新聞界的嘲笑與諷刺中傷了他，侵犯了他的人權。）

華盛頓政界人士相信，即使蘭斯對各項指控一概否認，參議院的聽證會結束後，他將辭職。甚至蘭斯的銀行界朋友，也都在談論蘭斯終將辭職的問題。

卡達不能維護蘭斯

蘭斯在財務上有問題被揭露後，一般認爲他在卡達總統的支持下可能渡過難關，但是在幾項新發展之後，他似乎已招架不住了。

參議院的政府事務委員會主席里畢考夫和另一位參議員潘西警告卡達總統，因盜用公欵目前在服刑中的蘭斯的密友卡普貝爾，突然的暗示蘭斯曾掩蓋他的罪行；貨幣控制局長提出了另一報告，擧出蘭斯更多的有問題的交易；參議員潘西並猜測，蘭斯可能補開了總共十九萬六千四百二十六美元的支票，使他去年的所得稅獲得不正當的減少。此外，還有五個聯邦機構——從聯邦選舉委員會到聯邦證券委員會——也已開始調查蘭斯一團糟的財務。

民意測驗應該下台

美國民眾的反應更使人相信蘭斯在職之日不多了。投寄到白宮的關於蘭斯的信件激增，其中百分之九十七都是反對蘭斯的。另外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爲新聞週刊特別主辦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三人當中有兩人認爲蘭斯應該辭職。甚至卡達自己內閣中的一名閣員，農業部長柏格蘭德在接受一家報紙訪問時也說，蘭斯已經完了。參院多數黨領袖巴德完全同意柏格蘭德的看法。

蘭斯自己仍處之泰然，每天很早就到他的管理及預算局辦公。他並帶太太麗貝兒到國務院參加一項接待拉丁美洲外交官的酒會。麗貝兒的咀巴仍很硬，她告訴華盛頓郵報說：「我不要民眾爲我們感到難過。」

卡達面臨首度危機

爲了應付財務上的問題，蘭斯已不得不將他在亞特蘭大的豪華別墅「蝴蝶宮」作爲向艾加哥花旗銀行貸欵三百四十萬美元的額外抵押。蘭斯並計劃將他自己的銀行股票賣給一位印尼財神爺。參議院調查人員私下說，看來蘭斯是要破產了。

蘭斯的問題已成爲卡達的問題。這是卡達所面臨的首次重要危機。在卡達正小心地建立「誠實與廉正」的聲望時發生這一問題，對卡達的傷害是無法估計的。根據蓋洛普的民意調查，半數以上的美國民眾都認爲，卡達袒護蘭斯過份。百分之二十六的美國民眾則說，他們對卡達的道德水準的評估已降低了。

卡達處理雙重標準

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奧丁吉說：「民眾都說，卡達包庇他自己的人。」連白宮助理們也坦白表示，卡達在處理蘭斯問題上，有雙重標準。卡達的一位助理說：「羅馬沒有起火，但是城墻上已有油烟。」

蘭斯的問題使卡達受到這麼大的傷害，卡達爲甚麼還不叫他辭職呢？這是因爲蘭斯是卡達最親密的朋友之一，蘭斯對卡達確實是忠心耿耿，而卡達對蘭斯也完全信任。最重要的是卡達一直寄望蘭斯爲他整頓聯邦機構，並使聯邦預算到一九八一年時能平衡（卡達競選時曾作此保證）。卡達認爲蘭斯是這方面的人才。

友誼深厚糾纏公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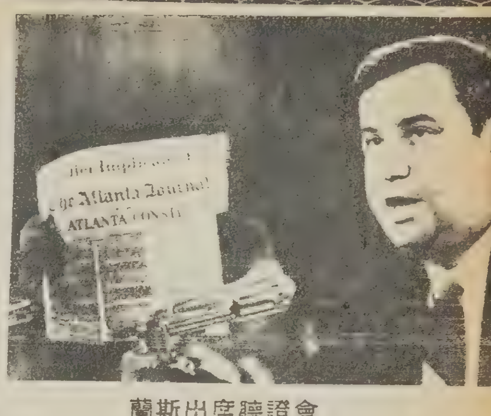
卡達任喬治亞州長時，蘭斯是他手下的交通處長，他們的深厚友情即從那時建立，打網球、吃午餐，兩人幾乎都在一起。蘭斯很喜歡談他和卡達當年在喬治亞州爲官的往事。蘭斯回憶說，在一起進午餐時，他常常要替卡達付三文治的錢。今年年初有人問蘭斯，現在呢？蘭斯回答說：「現在，我吃三文治，占美（卡達）付錢。」



卡達「揮淚斬馬謖」

美國聯邦管理及預算局長蘭斯，是卡達的老友，因被指控以不合法手段從數家銀行貸欵數百萬以及大筆銀行透支，儘管獲得卡達全力袒護，但得不到參議院信任，結果還是下台。此事件稱爲美國第二次「水門事件」，卡達在聲譽上受到很大傷害。蘭斯對卡達忠心耿耿，卡達對蘭斯完全信任，直至蘭斯辭職，卡達仍說蘭斯是誠實的。但民意測驗，百分九十的人都不信任蘭斯。

岑啓亮



蘭斯出席聽證會

美國總統卡達的密友，親如兄弟手足的蘭斯，終於在國會和輿論以及民意的督責下，宣告辭去預算局長職務，卡達在接受蘭斯辭職時，雖然堅決表示蘭斯是清白的，是無辜的，可是很多美國人都指這個事件，類似於尼克遜的「水門案」。

卡達最親密夥伴

蘭斯的故事開始於一九五一年，他在加爾渾與當地一個銀行家的女兒結婚，就在加爾渾第一國家銀行任職員，迄一九七四年，他已躍升至銀行董事會主席。他不止是卡達的密友，也是他政治上最親密的夥伴，他會竭盡一切支持卡達競選總統，所以當卡達當選總統後，他就被任命爲聯邦經理及預算局長。蘭斯就任預算局長後，依法須賣掉他個人在喬治亞州國家銀行的廿萬股票，今年夏初因爲行情過低，損失太大，乃呈請卡達總統商請國會准予延至今年年底再售出，可是一經國會調查聽證，發現其中銀錢往來頗有問題。一個官員財務上發生問題，自然引起極大的震動，美國財政部通貨監察官遂於七月展開調查，八月十八日發表報告，內容爲——蘭斯任職總裁的國民銀行，曾以大量公欵免息存在別家銀行，蘭斯和他的家屬曾在那家銀行有巨額的透支。蘭斯曾以這筆透支欵項支付政治運動的開銷。蘭斯的銀行曾買了一架昂貴的飛機，總裁蘭斯和其他職員曾用作私人旅行。

事實上在這個報告以前，甚至早在蘭斯被提名爲經理及預算局長時，曾有資料顯示蘭斯向四家銀行貸欵，其中一家借了三百一十五萬元，足以使他購買喬治亞國民銀行的股份，財政部通貨監察官發現這些情況時，曾將資料送給司法部，但司法部裁定不受理。

蘭斯終於垮台

當八月十八日財政部通貨監察官公布：「蘭斯案並無可足起訴之罪行後。」卡達正在大衛營渡假，特坐直升機趕返華府，舉行記者招待會，和蘭斯一起出席，宣布蘭斯繼續任職，還拍着蘭斯肩臂說：柏特（蘭斯名）我爲你驕傲。卡達以爲蘭斯已經過關了，然而事情不是這麼簡單，記者們對通貨監察官報告書追問四點：（一）蘭斯透支欵項用於政治競選；（二）蘭斯主持的銀行把公欵無息存於別的銀行，藍斯和他的家人再向該行透支；（三）蘭斯的間接借欵五十六萬，未在參院聽證會時說明，而且迄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尚未償付；（四）依法銀行總裁借欵需以書面向該行董事會報告，但蘭斯有五十次借欵未作報告。輿論認爲，這些雖然不一定犯罪，可是在道德上是很嚴重的。

蘭斯案也波及卡達，新聞報導說卡達的花生生意會和蘭斯銀行有貸欵，卡達競選總統時，曾五次搭過蘭斯銀行的飛機。

國會於九月七日對蘭斯案舉行聽證，新聞記者則到處挖資料找新聞，民意表達的函件如雪片飛來白宮，據統計，有二分之一的函件反對蘭斯。

國會聽證的結果並不能顯示蘭斯違法，可是卡



馬列階級鬥爭・儒家德化禮治

中共與中華文化的矛盾

李哲夫

「唯物史觀」分割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的發展不是什麼機械式的「唯物史觀」所能支配、所能解釋的。將中國五千年歷史硬性的劃分爲若干階段、以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以生產關係決定社會制度、作爲歷史演變的法則來剖析中國歷史的軌迹，是難於自圓其說的，眞正支配中國歷史的是中華文化也是中國歷史的產物。然而，構成中華文化的基本因素，不是外在的生產力而是內在的人性。由於人性具有善善惡惡永恒不變的本質，很自然的便形成一般性的價值標準，進而在人倫關係和社會生活上形成一般性的道德標準。這種基於人性的價值標準和道德標準，成爲中華文化的本位。雖然在先秦時代有過「諸子之言，紛然殽亂」，但孔子倡導於前、孟子宏揚於後，儒家學說思想，無疑問的成爲中華文化的主流，中國人的生活指標。當然，我們不否認老莊哲學和佛教在中華文化上的重要地位，但是歷代變亂中，無論是中華民族遭受到外來的侵略或是中國社會發生內部叛亂，危害到中華文化、也就是危害到中華民族的命脈時，總是由儒家德化禮治的精神力量，發揮了化夷夏和撥亂反正的作用，確保了民族的生存和文化的傳統。

歷史上的「批孔」都是「蜉蝣撼大樹」

在中國歷史上曾有過不少次「批孔」的運動，但結果，都蒙受「蜉蝣撼大樹」的失敗。最早的當數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可說是開「批孔」的先河。如論事功，秦代的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設置地方郡縣，以及「車同軌、書同文」，還留下一道氣壯山河的萬里長城，不能不說是大有作爲。但由於秦嬴只知法治而不知禮治，只顧國威而不卹民力，所行的是霸道暴政而非王道仁政，所以不及「二世」，終告覆亡。這是「當權」者「批孔失敗」的歷史證例。晚近的有「太平天國」的起義反清，以清廷的腐敗，原不難將其推翻，但由於洪、楊之流不僅造滿清政府的反，而且造中華文化的反，一般人本諸「兩害之間取其輕」的抉擇，雖然不滿意滿清政府，但卻不能不維護中華文化，於是而有曾、胡等仁人志士之崛起，借重清廷的支援而撥亂反正，乃使洪楊功敗垂成。這是「革命」者「批孔」失敗的又一歷史證例。以儒家思想爲主流的中華文化，是順應中國人的人性、深入中國人的人心，通過中國歷史上無數艱阻峽谷益發澎湃奔騰的洪流，誰想「反潮流」違抗這股洪流，誰必然爲洪流所衝擊而覆滅。

中共摧殘中華文化

共產主義和中華文化在基本上積不相容。共產主義所講求的「階級鬥爭」以及清算階級敵人的仇恨報復，和中華文化所講求的民胞物與以及親親民的仁愛祥和，在人性的根部、在人心的深處，構成絕對矛盾、無法解開的死結。毛澤東生前，曾不知出過多少主意，使過多少絕招，想在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上拔除中華文化的根株——儒家思想及其「現代化」了的三民主義思想。他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陽謀」而後加以「整風」的批鬥，他搞過「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的進行所謂「批孔」，目的便是想消滅中華文化。他知道中華文化是共產主義的根本大敵，不是它死，便是我亡。然而，中華文化是不朽的，毛澤東可以造中國的一時之反，可以殺六千萬中國人，但他以及其嘍囉們無法造中華文化永恒的反，殺不了中華文化的生命。中共政權永遠不能穩定，必須「不斷革命」，因爲它根本無法消除發自人性、深入人心、甚至也形成共產黨徒們「心中敵」的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能夠消滅嗎？秦嬴不能以「當權」的權勢消滅它，洪秀全不能以「造反」的聲勢消滅它，中共一時的「當權」和無理的「造反」能消滅它？中華文化不能消滅，中國人畢竟還是中國人，中共政權能不被人所唾棄、所推翻嗎？

時事評論

官校超額教師「遣散問題」

徐達文

「公衆利益」・誇大其詞

爲了所謂「官校超額教師遣散問題」，最近有八十七個社團，聯合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並公開發表了聯合聲明，並表明這是「爲維護公務員職業保障，爲謀取市民及公眾利益，爲檢討本港之教育政策」而作出的。因爲一小部分超額教師的職業安排問題，被人爲宣傳爲影響「公眾利益」的社會問題，這未免過於誇大其詞，也對問題的和平解決，會毫無好處。

本來，這些可能受縮班影響的超額教師，爲了保持原有的官立小學教師的職位，及因這個職位相應獲得的權益，這是人之常情。但政府爲了在官立小學縮班後，所形成的超額教師的職業分配，不致造成公幣的浪費，故重行分配這些教師的職業，或安排他們的出路，這是理之所在。政府不能爲了安置一小部分超額教師，就忽忙作出教育制度的改革，或大力推行教育措施的修訂，像將每班由四十五人改爲三十五人，以修改教師與班級之比例，作爲「解決所謂『超額教師』問題」的相應措施之一。也就是說，在政府目前的財政預算及市政計劃內，不應以更多的公幣，去「津貼」某些人的「職業權益」。更何況這種「職業權益」，不是具有絕對的，獨有的，及長期的法權所保障的。如果政府以公幣爲滿足極小數人的個別利益，致影響其他必要的市政開支，這才是眞正違反公眾利益。

置個人利益於整體利益之上

事實上，政府從來沒有排除對這些超額教師的應負責任，反而是以一些具體措施及確切行動，去表示政府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誠意，使到受縮班影響的超額教師，得以有自由選擇出路的權利，並保留他們原來担任官校所得的權利（像薪酬的年資等）。如果將這次調職事件，刻意誇大爲「反迫害，爭權益」，這難免是一種過激的說法。香港作爲奉行民主制度的社會，政府沒有，也不可能有對香港市民作出迫害的高壓行動，更不用說對具有公務員身份的官校教師。

在上述的聯合聲明中，提及「現代進步之政府，必須承担推行社會福利之責任，這種責任是絕對不能推卸的」，「如今政府先行推卸教育事務，倘市民大眾能及時警覺於自身應具之權利與責任，就絕不應容縱政府在此一方面得逞，否則政府將會再進一步任意把重要之公共事務如：醫療、公營房屋、工務等……逐步推卸開去。」我們認爲，這一提法，顯然犯了邏輯不合，事理不清的錯誤。導致這個錯誤的因素，是某些人士以一種危言聳聽的詞句，去誇大一撮人的個別利益爲整體利益；去誇張一部份人的職業安排，爲政府處理整個社會問題的決策。同時，這種提法，也無視客觀事實。因爲擺在人們面前的確切事實是：香港政府並沒有推卸推行社會福利的責任。政府過去在市政建設和福利促進等具體行動中，所取得的成就，確是空前的，故無論公營房屋或是工務建設，無論醫療改進或是福利改革，都獲得國際的稱譽。港府在制訂未來的全面發展計劃中，都充分證明政府絲毫沒有推卸應負責任的用心及意圖。故上述聯合聲明的提法，顯然是與事實不符，其目的是博取市民的同情和支持。

煽風點火・挑撥離間

我們認爲，只要關係雙方能進行直接談判，並互相作出適當的讓步，不難獲得折衷的辦法，並求得合理的解決。因此，人們對這個問題並不感到特別興趣，但令人們值得憂慮的，還是有一撮別有用心的人士，可能會利用這個事件，作爲他們挑撥官民感情，製造社會不安的手段。

事實上，對這次事件表現得最賣力的社團和人士，就有一直以攻擊香港教育當局，以否定香港教育制度，以煽動香港學生鬧事，以醜化香港教育狀況，以挑起香港教育對抗爲能事的教育團體及其頭頭。正因爲這些頭頭利用其把持的教育團體，作爲他們對港府施加壓力的工具，才使到香港教育發展發生混亂，及香港教育當局威信受到損害。

以此同時，此間左派報刊對這次事件，更表現得特別熱心特別起勁。並將這種行動吹噓爲「這是一項不平凡的行動，它顯示各階層同胞的日益團結和互相支持」，「不平則鳴，不合理的壓迫和損害必然招致反抗」，「可見，民居對壓迫和抽剝逆來順受的日子早已過去了，當局者仍然按過去的老皇曆辦事，那必將碰個焦頭爛額」，等等，極盡煽風點火興波作浪的能事。左派的居心用意，顯然是離間官民關係，鼓吹階級鬥爭，造成社會不安，並迫使當局按照它們的「過去方針辦」。左派的反應和呼應，無疑暴露了這次事件一旦變質，將會造成不良的後果。這正是超額教師職業安排事件最直得社會輿論和社會人士關注的重心。



鄧小平可能培養趙紫陽作爲「總理」接班人。

。這就需要中共召開「十一屆二中全會」，將二人之一提升，紀於「文革」期中冒升，竄上高位，未必能爲老幹部所接受，韋國清則長期在地方工作，缺乏領導中央工作的經驗，何况他是七十上下的人，機會似乎不大。

假使中共讓華國鋒繼續兼任「總理」，則可暫時維持目前的體制，實行黨政軍一元化領導。假如葉劍英將來任「人大常委委員長」，則其「國防部長」一職或可能由鄧小平兼任，而鄧的共軍「總參謀長」兼職可能交給近日在北平活動的許世友。

中共發表九月九日在毛澤東紀念堂「瞻仰遺容」的照片，除正副主席五人外，攝入鏡頭的還有烏蘭夫和許世友二人，可見此二人在中共政治局中地位突出，儼然凌駕於其他委員之上。

聶榮臻公開擁鄧

比較合理和正常的安排，應是使華國鋒專任黨主席，葉劍英任「人大常委委員長」，鄧小平作「總理」。鄧如作「總理」，則地位高於他的葉便應放棄「國防部長」兼職，而成爲徒擁虛名的「人大委員長」。只有維持目前體制，葉才可望兼任該職。鄧如任「總理」，似亦不可能兼任「國防部長」或「總參謀長」；但留任「副總理」，則可兼任兩個重要軍職之一，實際主持軍事，直接掌握兵權。而兵權才是中共政權的命根。

毛澤東倡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而今仍然適用於中共，因爲中共並無健全的法制。「四人帮」無法奪得軍權，乃告失敗；軍事官僚集團擁有槍桿子，故能一舉將其打垮而取得政權。

鄧小平近來十分活躍，一再在會見外賓場合中大放厥詞，批評美國當局在所謂關係正常化的道路上倒退，並揚言中共與蘇聯締結的「友好、同盟和互助條約」已名存實亡，一九八〇年期滿卽止，不再續約。可見鄧以中共最高發言人自居，公開談論關係重大的政策問題，並談及其個人處境，暢所欲言，藉此反映其掌握實權，而無所顧忌。其與華國鋒見外賓所表現的小心謹愼，誠惶誠恐的態度，成爲強烈對比。更由此可見，不論華是否繼續兼任「總理」，他也只是個傀儡，受制於中共元老派，爲其服犬馬之勞。

値得注意的，是繼葉劍英力捧華國鋒後，另一「元帥」聶榮臻突於「紅旗」雜誌發表一篇長文，公開闡釋及支持鄧小平於「十一大」的閉幕詞中所提出的觀點。該文題爲「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中共「人民日報」於九月五日以首頁顯著地位轉載。所謂「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正是鄧在其閉幕詞中反覆強調的重點，聶繼之加以抒發闡揚。該文強調實事求是，符合實際，並稱：「一切正確思想都以時間、地點，條件爲轉移，否則就變成形而上學。」此語明顯暗示，毛澤東思想也應視時空及客觀條件而隨時加以修正，而非一成不變的「眞理」，從而否定毛的神化作用。此舉又似有公開批判葉劍英、汪東興等盲目崇毛者的用意。聶與鄧同爲四川人，二十年代同赴法國參加「勤工儉學」，「文革」前又同任「副總理」。他又於鄧二次復出後升入政治局，是鄧在中共軍委及元老派中的有力支持者。他發表理論性文章，似要與葉劍英唱對台戲。

許世友羅瑞卿獲重用

此外，鄧又拉攏許世友、羅瑞卿等重要軍人，加強對軍權的控制，以鞏固其地位。許是擁鄧派健將，似已在軍委中任專職，成爲鄧的主要助手。羅於「文革」前任「總參謀長」兼中共書記處書記，在總書記鄧小平領導下主持軍事戰綫，「文革」期中，與鄧同遭整肅。其出任軍委常委，是鄧加緊控制共軍領導機關的一隻重要棋子，以削弱汪東興、陳錫聯等「文革」餘孽的力量。

鄧小平不管是否出任中共「總理」，實已成爲中共首領中最具權勢的一人。「總理」一職，對他誠然有用，但非必要。他可能要培植像趙紫陽（四川省第一書記，新任政治局候補委員）那樣的年輕一輩而又在「文革」中遭受淸算的得力幹部，作爲「總理」的接班人。

中共「總理」人選與鄧小平的地位

梁景松

鄧小平親信韋國清出任共軍「政治部主任」；楊勇任「副總參謀長」，顯示鄧小平勢力逐漸凌駕華國鋒之上。以鄧小平的權力與資歷而言，原應居於華國鋒之上，但華已據黨魁地位，即使鄧出任「總理」，仍在華之下，倒不如以副車名義，在幕後操縱指揮，掌握實權。

九月十四日，鄧小平在北平會見日本「新自由俱樂部」訪問團，表示無意出任中共「總理」，而只願續任副手，其理由是「總理」的工作非常繁重，宜於比他年輕的人担任，而他則希望多活二十年，此語一出，立即引起西方記者及中共問題研究者的重視，加以分析研究，並推測可能出任該職人選。

矮鄧無意任「總理」？

鄧小平表示，其動機可能不出以下兩點：一是預先向外間作此透露，免使外人對他日後未能取得該職而多所猜測，認爲他又一次遭受壓制；一是故意公開表示，他個人無野心，無意奪取首揆之職，而以充任副手爲滿足。如屬前者，則可表示，對於中共「總理」的人選，中共黨方已作了決定，而該職將非鄧小平所有。若爲後者，則鄧小平可能自覺鋒芒太露，需要稍作收歛，甚至以退爲進，藉以爭取支持。鄧小平此項談話，一經外地報刊登載，便可能被中共內部發行的「參考消息」摘引轉載，使共幹及大陸人民獲悉此事。因此，中共頭目的談話，往往含有對內外兼顧的雙重作用。

實則鄧小平所稱無意出任「總理」，並非表示他決不會取得該職，特別是在共黨體制中，個人意願經常要屈從於集體的決定，而無選擇的餘地。假使黨內高層決定鄧小平担任該職，他就難以拒絕。屆時他又可夸夸而談，說是作爲一個黨員，自當服從黨的決定，接受工作分配，勉爲其難，拚老命幹，死而後已，對其個人而言，取得「總理」一職固然可使他名實相符，以掌握實際行政權力，親自推動他所倡導的政策方針。但也將無可避免地使他忙於日常事務，參與會客迎送與酬酢，而勢必損耗其健康精力。鄧小平已七十三歲，健康情況似尚不錯，活力不減當年，但到底年事已高，從他復出後所拍的照片看來，顯出兩眼深陷，皺紋加深，比兩年前衰老。若其能擺脫一些繁瑣的日常工作及不必要的應酬，不任「總理」，只管大事，掌握政策路綫，固可多活幾年，可使大多數共幹認爲他不計個人名位，而只爲黨做事，對他更表服佩而減少戒心。

以鄧小平個人的地位及資歷而言，他應居於中共其他首領之上，而今華國鋒既已據有黨魁地位，則鄧只好屈居副席。鄧小平縱使獲任「總理」，仍將在華之下，倒不如擁有副手名義而以元老自居，在幕後操縱，掌握實權。這樣似對他更有利。因爲華國鋒並無實力基礎，只憑因緣時會，爲人擁立，表面充任黨魁，實則受制及聽命於中共元老。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對日人稱，黨內有人支持他出任「總理」，只是他無意於此，中共黨內有人支持他出任該職，原乃意料中事，特別是元老派和實力軍人中，更不乏鄧小平支持者，其公開作此聲明，是故意表示他手中握有王牌，對該職可予取予攜，只是爲了要多活二十年及提拔後進，乃薄此不爲，他的談話又顯示，關於中共日後舉行「五屆人大」時任命的「總理」人選，似已在黨內予以討論，甚至已有所決定。

華國鋒可能續兼任

假如鄧不任該職，似以華國鋒繼續兼任的可能性較大。華屬掛名，鄧則實際主政，政由寧氏，祭則寡人，至於外國記者提到的汪東興、紀登奎、韋國清三人，在短期內出任該職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按照中共的體制，「總理」一職應由黨的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担任。周恩來於「文革」前任中共副主席兼「總理」，「文革」期中則因毛澤東與林彪勾結奪權，乃被剝奪副主席職務（林彪成爲唯一副主席），留任政治局常委，仍兼「總理」。「十大」時又恢復副主席職務，且排名第一。華國鋒去年四月取得「總理」一職時，同時獲任中共第一副主席。「十一大」以後，中共有四名副主席，則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連同華國鋒，組成五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若華國鋒日後放棄「總理」兼職，按常理推斷，該應落於四名副主席的其中一人之手，而以鄧爲當然人選，葉年屆八十，不可能出任該職，李先念僅比鄧小平小一、二歲，也年逾七旬，論資歷他是鄧以外最合適的人選，但若要年輕者担任，則李先念亦在排除之例。

餘下汪東興，他久任毛朝宮廷侍衛長，又兼宮廷總管，屬特務系統，目前似已出任事實上的總書記，主持日常黨務工作。其過去只曾在「國務院」中任職「公安部副部長」，與行政系統淵源不深，似非「總理」人選。若其獲任「總理」，當屬冷門，而只能反映內部的反常。

矮鄧旨在掌握軍權

紀登奎與韋國清非中共政治局常委，只是普通委員，若要出任「總理」，應先行提升當常委及副主席，否則便會將「總理」一職實行降級，貶低其地位



三人火併華汪佔上風

秀、瞿秋白、向忠發、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到毛澤東，還能伺候坐第二把交椅的李立三、劉少奇、林彪，所以周恩來能安然病死床上。矮子不是，矮子只要坐上一把交椅，一定向高一級的頭目挑戰，過去因同毛澤東作對，跌了兩次，但矮子倔強如昔。

矮子不但咀說，也拚命抓權，他自己兼任了絕不相稱的「總參謀長」一直不肯丟手，又把與他相呼應的韋國清擢升爲「總政治部主任」，軍權一把抓，華國鋒雖然兼任「軍委主席」，也變得有職無權，華國鋒如果不反撲，遲早也被鄧小平擠掉，成爲五人帮一分子。

韋國清棄職 福禍難言

但韋國清躍升爲共軍「總政治部主任」，究竟是福是禍，亦自難言。

因爲共帮今天情況極似北洋政府，都是中央政權無力，地方軍閥掌權，本來內閣總理是行政最高官吏，也是各省督軍省長的直屬上司，可是，內閣總理反而要仰軍閥鼻息，民國十年之後，北洋政府總統提名任何人任內閣總理，如果幾個大軍閥如曹錕、張作霖不打電報道賀，提名的總理便不敢組閣，甚至已經上台的總理被軍閥罵倒台的事也有，如梁士詒內閣使是被吳佩孚專電罵垮的。

當時北洋政府也曾有一項計劃，調重要軍閥入京任職，一次調江蘇督軍李純任陸軍部總長，一次是調兩湖巡閱使吳佩孚任陸軍總長，均爲兩人拒絕。

若在明清兩代，陸軍總長便是兵部尙書，掌管天下兵馬錢糧，地方軍人求之不得，但此時却無人敢幹，因爲一失兵權，便如虎落平陽，任人擺佈，誰也不上當。

中共政權在文革之後，情況亦然，如黃永勝任「總參謀長」，自是「高陞」，而且是不次擢升，因中共政權成立後，任此職者始而是「元帥」級——徐向前、聶榮臻，繼而是「大將」級——粟裕、黃克誠，黃永勝是第一個以「上將」出任此職，「國防部長」又是林彪，決不能說此一擢昇有陰謀，但黃永勝在林彪事件一敗塗地時，爲林彪「殉葬」，如果黃永勝仍在廣州，毛澤東決不敢動他。

同樣情況用之於韋國清身上，也很相似，今天鄧小平地位很似文革後的林彪，大權在握。鄧韋關係也頗似林黃，確實是一條戰綫上的戰友，鄧小平調韋國清出任「總政治部主任」，也如林彪調黃永勝任「總參謀長」，爲了增強本身勢力，確實控制軍權。但鄧韋在軍方的力量，遠不能與當年的林黃相比，林黃在北平向無還手之力，又何況鄧韋。

矮鄧可能敗在華汪之手

自然今日的華國鋒也不能與毛澤東相比，但不能忽畧了一點，毛華兩人的力量都是汪東興，今日的汪東興權力更大於當時，除非汪東興不支持華國鋒，否則一旦動起手來，鄧韋依然沒有還手之力，而特務與軍隊，一向立於敵對地位，汪東興在華鄧鬥爭中，必然站在華國鋒一邊，至於鬥垮矮子之後，華汪之間下一回合將如何，是另一回事。

所以就目前形勢言，韋國清升官，實在不値得恭喜，除非矮子進一步掌握了「北京軍區」，以許世友接替陳錫聯，然後找一個適當時機，以華國鋒治江青四人帮之道，轉治華國鋒之身，兵圍中南海，消滅「八三四一」，捉住華國鋒、汪東興一槍打死，否則這場火併勝敗難言。

對於華鄧之爭，海外專家皆看好矮子，以爲華國鋒非其敵手，區區看法則不同，華國鋒治國平天下固然不成，鬥爭却不外行，否則也爬不到今天的地位，其他且不談，祗說華國鋒現在的佈局。

華國鋒目前對矮子鬥爭兵分兩路，在黨的方面，「十一大」的「中委」與「候補中委」出了一百名左右查不出來歷的新人，這批人顯然是華國鋒的幹部，雖然在政治局華國鋒仍然是少數派，但屬於老一派的頭目年齡都太大，已缺乏鬥志，祗有鄧小平一人拼命也不濟事。

另一條路便是利用特務，這次「十一大」汪東興在會議期間是主席團主席兼秘書長，會議結束後升爲黨的副主席，與史大林死後之貝利亞相同，此自是華國鋒提出，華汪在目前自然結成一體，劉少奇、林彪、江青皆敗於汪東興之手，鄧小平有甚麼防身法寶，目前還看不出，所以華鄧大火併一旦展開，矮子可能會三起三落。

除非許世友掌握「北京軍區」兵圍中南海消滅「八三四一」

華鄧之戰・勝敗誰屬

岳騫

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遲早總有一場決戰，這一年來雙方都在部署人馬，各向有利方面發展，目前看，矮子似乎佔上風，但最後勝利誰屬，此日下判斷似乎尚早，但筆者個人意見則看好華國鋒。

鄧小平個性睚眦必報

鄧小平此人個性睚眦必報，文革初起時，張國燾氏猶在港，某次在宴會中，筆者叩以劉鄧之優劣，張氏未作正面答覆，只說：「中共幹部如果被劉少奇罵了，處分了，可以放心，過後就沒有事，但是如果給鄧小平記下名字，一世也休想翻身」。這是說鄧小平之對人，至於鄧小平之處世，則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誰也不在眼中。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因「三面紅旗」炮轟金門相繼失敗，被逼退至「第二綫」，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負責第一綫，鄧小平一直不理會毛澤東，毛澤東後來發動文革奪權，種因實由於鄧小平。

鄧小平對毛澤東尚且如此，何況今日對華國鋒，試看矮子「復職」以來，對外大言不慚，放了多少空炮，幾時把華國鋒放在眼皮下，更要不得的是公然向日本人說：「雖然黨內有一些人認爲我應當任總理……。」

黨內有些人是甚麼人？矮子沒有說出來，但相信是有這種人，就在海外非共產黨的報人，就不少人在盼望矮子當「總理」。矮子任不任「總理」，在自由人士看來，不值一談，因爲共帮所以弄得一團糟，毛澤東固是禍根，其制度也要負一半責任，共產主義實際是共慘主義，誰當政都是一樣，大如蘇聯沒有毛澤東，小如阿爾巴尼亞也沒有毛澤東，但其窮困則一，只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中國人民受的罪更大於其他國家。

所以矮子任不任「總理」皆無關重要，共產黨一天不被消滅，中國人民的痛苦仍不能解除，誰上台都是一樣，也許沒有毛澤東花樣會少一些，但觀乎華國鋒登台不足一年，竟然開了一百次會，其人似頗得毛澤東眞傳，鄧小平眞當了「總理」，也要實行「毛澤東思想」，基本上也就不可能有所改變。

矮鄧不把華國鋒看在眼內

值得研究的是鄧矮子爲甚麼講這段話，揆矮子之意，當是勝算在握，完全不把「上級」華國鋒看在眼內，「有些人」是誰，只要不是華國鋒，皆構成叛黨行爲，因爲任命「總理」，雖由「人代會」通過，根據「四屆人代」通過的「憲法」，是由共帮主席提名，換句話說，如果華國鋒不提名，就算共帮大小三千五百萬嘍囉都認爲矮子「應當」任「總理」，矮子還是坐不上正位，所以矮子講這段話，實在是向華國鋒挑戰，如果「五屆人代」選出矮子任「總理」，是「有人」提議，與華國鋒無關，華國鋒只是迫於衆議，不得不提名，若是到時華國鋒硬不提名，矮子任不了「總理」，矮子在此日已經說過，自己不肯幹，也等於說如果格老子肯幹，還怕你華國鋒龜兒子不提名。所以矮子此言，直接是向華國鋒挑戰，再證以矮子近日對外國人之胡言亂語，完全擺了「當家作主」的派頭，隻字不提「華主席」如何？可知矮子已經不把華擺在眼內。

鄧小平爲人有些地方似周恩來，但是缺乏周恩來之狡猾，周恩來一生不希望作第一把交椅，對於坐第一把交椅的人一定竭力伺候，綜其一生可說是既不反對誰，也不擁護誰，只要讓他吃一份，誰來伺候誰，而且不但能伺候坐第一把交椅的陳獨



鄧小平手下大將許世友(右)、韋國清•

新聞以外

使她這麼憤慨？難道襲擊他們是應該，記者採訪反爲不對？

第四、包華絲小姐高叫：「讓我們清醒一下吧！」是不是表示他們一直在「不清醒」狀態下？從北平跑到香港來是需要「清醒一下」？

其實，包華絲小姐和她的三位旅遊同伴不必爲新聞記者的騷擾而不安，只要把事件經過，詳述一遍，記者自然滿意而退。可惜他們好學唔學，學了共產黨的封鎖新聞，記者自然尋根究底，這位女明星便感不耐煩。

這兩位美國明星喜愛鐵幕生活，大概就因爲這原故吧？

反美帝者槍斃

雖然威廉荷頓說達美治在北平遇襲是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史蒂芬妮包華絲也指責新聞記者過分渲染，達美治的傷勢，並不如外傳之嚴重。可是，從北平對這一事件的反應，可知事態也不如威廉荷頓與包華絲說的那麼簡單。

因爲，據說襲擊達美治的中國人，已於本週一予以處決，人命關天，可不是威廉荷頓和包華絲說的「小事」了。相信被襲的達美治，聽到這消息後，心裏也會非常不安。他是一位律師，曉得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西方國家，便眞如威廉荷頓所說，不過是小事。在香港，這類案件如要入獄，大不了坐三幾個月；大部分是賠湯藥及罰欵。而這「仇外」的中國人，却因此送命，達美治律師應覺得罪不至此。他身上的傷痕，過些時便痊愈，可是想到那個襲擊他的人因此被處決，一定感到有虧人道，永遠在心頭留下一道無法「痊愈」的創痕。

老萬認爲這事「有虧人道」，因爲「兇手」年紀不過三十五歲，中共奪得政權時，他只有七歲，從七歲起便一直接受中共教育，美帝是紙老虎……美帝是頭號敵人……也許在「抗美援朝」的時候，他仇視美國有更深刻的印象；也或許他有個哥哥在韓戰中被美國丟下的油漿彈活活給燒死，自幼便有「仇美」意識潛伏腦子裏，一旦見到美國佬大搖大擺在北平街頭招搖過市，不禁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突然從暗處撲出，予以襲擊，這是心理上極其自然現象，說他「有罪」，而且是「死罪」，眞是寃哉枉也。

如果「仇美」「反美」有罪，那麼早就該把毛澤東先送上斷頭台，因爲他老人家首先大聲疾呼不害怕這一頭有核子牙的吊睛白額大虫，認爲美國佬虛有其表，是徹頭徹尾的紙老虎。現在這毛澤東信徒把老毛的言論付諸實行，他的襲擊，證明了美國佬確是十足十的紙老虎，被打傷了，還噤不敢言，他的英勇行徑，本該大書特書，毛澤東接班人也該給他頒發一枚「紅星勳章」，但結果全不是這麼回事，他把二十八年來所受的思想灌輸，付諸憤怒一擊，誰知毛澤東接班人却把他槍斃，叫他怎麼死得瞑目？

這名「兇手」之「不化」，在於死牛一便頸，不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道理。

今時今日，連當時得令的「無愧領袖」也要和美帝勾結，凡有美國佬到的大城市，給予特別優待。中國人買不到的東西，美帝官民可以在「友誼商店」任買唔嬲，中國人民目睹此情，怎會不心頭火起？中共反把這些「愛國」人民槍決，他們的「政策」，實在叫人難以理解！

沒有原則的美國佬

今年越共獲准進入聯合國，成爲聯合國會員國之一，聯合國的火柴盒大厦在美國紐約，即是說，把美國佬打到焦頭爛額，鷄毛鴨血的越共代表，今後可大搖大擺進入美國，和美國代表平起平坐。

在越南戰場上，美國子弟兵數以萬計戰死沙場，也有不少美國佬還帶着創傷，變成殘廢。美國在越南戰場上消耗的軍費，達百餘億美元，雖然美國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也爲之元氣斲傷。

如果爲了一個目標，爲了一個理想，付出性命、金錢的代價也值得。美國之參與越戰，不能說沒有目標，也不能說沒有理想，可是打仗時既不求勝利，又干預南越內戰，暗殺人家的總統，最後千方百計謀求脫身，不惜對越共許下經援諾言，把美軍撤退後便「你死你賤」了。

由甘迺廸、詹森、尼克遜而至福特，沒有一個講道義的總統，且一蟹不如一蟹。美國在國際間聲譽地位之低落，都是這幾個寶貝造成，與其罵他們「無用」，不如罵美國「無人」。譬如當今的花生農總統卡達，比之上幾任的總統更莫名其妙。他居然同意不運用否決權，讓越共進入聯合國。

本來，聯合國這巨型爛攤子，早已成爲國際流氓鬥爭場所，加多一個越共無所謂。可是讓越共加入了，等於承認美國過去打的仗錯了，美國子弟的生命白白犧牲，美國大兵變爲殘廢者是寃枉。身爲參加過越戰，担負過越戰龐大軍費的美國人，作何感想呢？

不過，美國人的想法，和我們並不一樣。居然有數千美國佬參加了越共的酒會，爲越共加入聯合國而舉杯慶祝。什麼值得他們慶祝？相信他們自己也說不出來。

成爲強烈諷刺的，在酒會上和越共杯酒言歡的是美國佬，而外邊示威抗議的，却是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這羣難民是美國佬間接造成的，如今，他們堅決反對越共，美國佬與越共却大拍膊頭。

美國佬對中國，也用同樣手法，卡達、萬斯拚命大搞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也忘記了在南韓作戰犧牲的美國人民。我們和南越不同是因爲我們自己爭氣，有足夠的自衛能力，用不着美國佬帮忙打仗，不但可以把我們的中興基地守住，還成爲中共政權的巨大威脅，因此中共才會叫囂「解放台灣」，希圖解除威脅。

不過，仍然有部分「唯美派」的迷夢還沒有醒，以爲美國仍是我們「盟友」，對美國存了倚賴之心，這種人應當從越南滅亡與越共進入聯合國一事中吸取教訓。

美國人在平遇襲是自我作賤

反美中國人被槍斃死何瞑目？

中共一直在教育中國人民「反美」，美帝在他們描述中是「紙老虎」、「霸」、「帝國主義」。大陸人民養成反美意識，是很自然的事。因此美國電影明星威廉荷頓、史蒂芬妮包華絲和美國律師達美治夫婦在北平遇襲，威廉荷頓認爲「唔出奇呀」！可是這反美的中國人，却被中共槍斃了，爲什麼？我們要問問中共當權派了。

萬人傑

自我作賤的美國佬

在北平被襲的美國律師李察·達美治由北平負傷經港，返回祖家。荷里活影星威廉荷頓、史蒂芬妮包華絲同行。達美治面色蒼白，胸部紮了綳帶；對遇襲經過，緘口不提。

報上刊出一張由美聯社提供的照片，在火車卡上，包華絲舉手掩護達美治，圖阻記者攝影。

看到這新聞，老萬非常替這四名美國佬、美國婆難過，他們簡直在自我作賤。趕着到北平搭紅色巴士，誰知送上門給一向接受仇視美帝宣傳，把美國佬列爲第一號敵人的大陸人民（或許是特別訓練的特務也說不定，因爲中共一直沒有宣佈兇手的消息）攻擊，負了傷也希望「大事化小」，威廉荷頓忙不迭地說：「小意思，小意思，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發生。」其實看到達美治面青唇白的那副樣相還相信是「小意思」才怪。

史蒂芬妮包華絲要阻止新聞記者拍達美治的照，表現得很「勇敢」的樣子，如果在北平街頭，達美治遇襲時，她也奮起阻止兇手行兇，就更有意思了。

類似的事情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但如果發生在鐵幕以外的自由土地上，而又當場把兇手「擒獲」，一定會開庭審理，把這完兇案弄個水落石出，不會像北平這樣不了了之。

中共居然沒把眞相「公佈」，達美治也顯然不敢追究，給打傷了當做倒霉，悄悄的溜走，出了鐵幕，來到香港，猶有餘悸，緘口不言，一副可憐相，追源禍始，無非自作自受。

生活在北平的中國人，出盡方法，希望有一天能穿過鐵幕，逃出生天；可是這班美國佬偏以看猴子戲的心情，到北平「觀光」，誰知中共「官方」對美國佬雖「特別優待」，不像對自己同胞那樣要他們憑粮票吃飯，排隊買東西。但民間對美國佬並無好感，因爲他們一到北平，便成特權階級，要甚麼有甚麼，自難免對他們生出仇恨心理。威廉荷頓指兇手是「黐綫佬」，其實他既不是精神病專家，更未經檢驗，怎能確定兇手是「傻佬」？無非希望「大事化小」而已。

住在洛杉磯荷里活本來舒舒服服，却要跑到北平住醫院，老萬說他們是自我作賤，相信許多人也有同感。這個故事也教訓一些跟紅頂白的美國佬，到大陸「觀光」隨時可能惹上無妄之災。

達美治懷着有紀念性的創傷回美國，由於他本人的守口如瓶，中共又不「公佈」，這宗兇案將永遠成爲一個謎。

包華絲的憤慨

在北平遇襲受傷的美國律師達美治，到達香港後，自然成爲新聞記者採訪對象。儘管達美治傷勢並不嚴重，但在卡達、萬斯正盡力搞「正常化」的時候，一個美國佬無緣無故在中共「首都」受到襲擊，這事件本身是有其重大涵義的，倘不是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報紙把它作爲頭條新聞處理，難道全世界的新聞記者、報紙編輯都戴上有色眼鏡？當然大家認定是有「新聞價值」的新聞，才會拿來作頭條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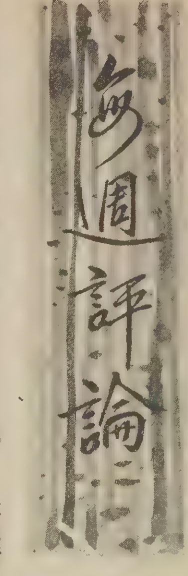
與達美治夫婦結伴同遊的電影明星威廉荷頓和史蒂芬妮包華絲，却顯得有點皇帝不急太監急的樣子，威廉荷頓事發後在北平一味說：「唔出奇呀！呢件事响全世界都會發生。」他們一行四人來到香港，包華絲又因新聞記者的採訪大發嬌嗔。

她責罵新聞記者「加油添醋」，否認達美治仍然「身體欠佳」的說法。她對西方記者的報導表示十分「憤怒」，認爲私人生活受到「騷擾」，她央求道：「讓我們清醒一下吧！」「我們來香港只是想探望一些朋友，在酒店中好好地生活。」她說。

老萬對這事感到懷疑的有幾點：第一、包華絲似乎是這個「四人帮」的代言人，對記者發表的話，都由她說，反而作爲傷者之妻的達美治夫人，始終未發一言。如果包華絲感到「困擾」，大可把這張牌打給達美治太太，何必自甘受「騷擾」呢？

第二、新聞是否重要，應由新聞記者判定。新聞記者的職責是採訪新聞，不管當事人高興不高興，都要打穿沙盤問到底。因爲發生了「新聞」，記者才會「騷擾」他們，這事怪不得新聞記者。

第三、包華絲小姐能容忍得下大陸暴徒襲擊，却不能容忍新聞記者採訪。在北平發生了暴力事件，包華絲小姐也沒光這麼大的火，何以新聞記者反



對韋國清出任總政主任的看法

上月下旬，中共「新華社」在報導共軍「文藝會演」閉幕消息時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出席了閉幕式」。共軍前總政治部主任爲四人幇之一的張春橋，去年十月六日王張江姚被捕，經過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又由支持鄧小平的韋國清塡補了這個重要而又危險的空缺。

總政主任這個職務爲甚麼說它既重要而又危險呢？因爲在中共黨內有句最流行的話，叫作「文化工作危險論」。這種工作不做則已，一做遇上了大的政治運動十之八九要倒霉。在共軍中主持文化工作自然更危險一些，事實上在中共內部只要地位高而又掌握實權，幹甚麼工作都危險，除非他們不再攪甚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們的黨也再不叫「共產黨」。否則總有一天冚黨劏！遠的不說，僅近十多年來，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就換了四個人。文革開始時是蕭華，他是林彪的馬仔甚麼「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和「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等等把戲都是他攪的。後因林彪與毛江發生磨擦，蕭華先被林彪犧牲垮了台。關進牛欄十年之久。現已復出，担任蘭州軍區第一政委兼任甘肅省委書記。李德生調任瀋陽軍區司令員則也一度担任這個職務。李德生出身二野十二軍軍長，文革開始後在安徽支左搭上了毛江的關係，從此一帆風順直綫上升。他算是江青親信。不過，在一九七三年前後也曾與江青發生衝突，所以，江青公開發表談話要拔他的「毒牙」。可能因此，李於一九七三年末八個軍區頭頭調動時外放東北任瀋陽軍區司令員，也可能因此沒有和丁盛一樣成爲四人幇的「代理人」而被整肅。繼李任總政治部主任的爲張春橋，於去年十月上旬與江青等人被毛江叛徒華國鋒、汪東興等人出賣而失勢。

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和總參謀長一樣，誰幹誰倒霉。這倒不是田於總政主任權力大的關係，而是因爲出任這個角色的幹部一定是當灌派大頭頭的親信馬仔。只要派系鬥爭激烈化，大頭目未倒他必先倒。當前的中共政權，表面上看坐一把交椅的是華國鋒，二把交椅是葉劍英。華是靠老毛那個寫着「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的紙條，並獲得葉劍英、汪東興等人的支持而成爲所謂「英明領袖」的。然「葉老」這個既是「老而不」又是「老而快」——不會太久就要死了的客家人，即或他眞的全力擁護肥華，他支持華那份力量也就要「報銷」了，而汪東興這個特務頭子，如果不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繼續把持「八三四一部隊」，他自己可能風險還小一些，並且對華某還可能起到壯胆子和保鏢的雙重作用。然現在他已當上了黨中央的第四副主席，當然不能再兼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看來「八三四一部隊」也非放棄不可。上月北平「人民日報」刊出的徐向前文章，一再強調「黨指揮槍」，估計就是針對汪東興，攻擊他死抱「八三四一部隊」不放有野心。

當前，北平那一小撮人最有權勢的是坐三把交椅的矮子鄧小平。鄧的勢力已經夠大，但他爲了避免有生之年，在派系鬥爭中第三次被打倒，所以，他在放出「不當總理」的聲氣同時拉拉聲先從軍隊方面部署自己的力量。韋國清出任總政主任就是這着棋。韋國清其人早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就在廣西跟隨他的長官李明瑞叛變投共，在張雲逸、鄧小平領導下參加百色暴動。韋與許世友、楊勇等人都是矮鄧親信中的王牌。許世友在十一大收場後一直未回廣州，他可能接替鄧小平的總參謀長的職務。上週柬共代表團訪問北平，楊勇以共軍副總參謀長名義參加迎賓，但當上了副總參謀長並不等於不再接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職務。過去，韓先楚還不是以福州軍區司令員名義，兼任一名副總參謀長嗎？

日前，鄧小平揚言不當「國務院」總理，給華國鋒出難題作；另一方面却在軍隊上層廣泛安揷自己的親信，擺下一着絕棋，準備在必要時「請」華、汪等人知危而退。

姚文元在一九六五年三期「紅旗」上發表文章，暗指鄧小平爲「中山狼」，說他「得意便猖狂」，今天證明這倒說得很對。不過話又說回來，像華國鋒、汪東興等本是毛江親信，但在毛死後却來個「吃碗面翻碗底」，一下子就給老毛搞了一個家敗人亡。從這一點看，在不久將來，華、汪之流被鄧派打下擂台，那倒是剃人頭者人也剃他的頭，因果報應說來就是如此。但也不必過早爲矮鄧及其嘍囉高興。華派也好，葉派也好，鄧派也不例外，他們那一個不是手上沾滿了中國老百姓的鮮血？以韋國清爲例：在廣西一地他就屠殺紅衛兵一萬五千多人。血洗梧州後，不是有不少五花大綁的「毛主席的紅衛兵」漂到香港海面嗎？一羣劊子手的下場如何，不問就可知了。矮鄧初出時，好像對功利很澹薄，然現在位子坐穩了，面對着華、葉等幾個「空心老倌」，已經毫無畏忌地開始「猖狂」起來。然中共上層，並不都是韋國清、許世友、楊勇之流，而還有反對鄧小平的力量，其中還包括「二野」出身的陳錫聯、李德生。看中共派系搏鬥的發展趨勢，初步必是鄧派勝利，然鄧不是毛，加上他控制共軍的野心比毛還大，這就和吞原子彈一樣沒有不垮台道理。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六日出版 NO.519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砵甸乍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六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19

對臺國清出任總政主任的看法

華鄧之戰，勝敗誰屬

中共「總理」人選與鄧小平的地位

官校超額教師「遣散問題」

卡達「揮淚斬馬謖」

范長江被大公報解聘始末

矮鄧宣傳吹手胡耀邦

反擊「左聯」的民族文學



「自我陶醉」

嚴以敬作

美國人在平遇雙是自我作饑

中國人被槍斃死何原目？



